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七四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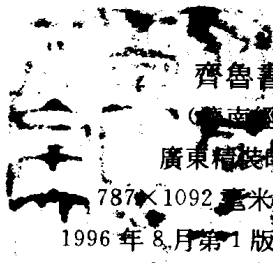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七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8.25印張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圓

史部第七四册目次

史部·詔令奏議類

皇明兩朝疏抄十二卷（二）

〔明〕顧爾行輯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六年大名府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兩朝疏抄十二卷》提要

原缺第二至四葉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六

時政類

直陳時政切要疏　張居正

臣聞帝王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務正心修身建極以為臣民之表率者圖治之大本也審機度勢更化宜民者救時之急務也大本雖立而不能更化以善治譬之琴瑟不調不解而更張之不可鼓也恭惟我　皇上踐祚以來正身修德講學勤政惓惓以敬　天法　祖為心以節財愛民為務圖治之大本既已立矣但近來風俗人情積習生弊有頹靡不振之漸有積重難反之幾若不稍加更易恐無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臣不揣愚陋日夜思惟謹就今時之所宜者條為六事開款上請用備聖明採擇臣又自惟幸得以經術遭逢　聖主備位輔弼朝夕與同事諸臣寅恭諧協凡有所事自可隨事納忠似不必更有建白但臣之愚昧切見　皇上有必為之志而淵衷靜默臣下莫能仰窺天下有傾治之心而舊習因仍趨向未知所適故敢不避形迹披瀝上陳期于宣照　主德而齊一衆志非有他也伏乞　聖慈垂鑒俯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一省議論臣聞天下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在于衆斷在于獨漢臣申公云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臣竊見頃年以來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後

陳愚見以裨　聖治疏　　淩儒

臣謂人臣生值　明之時復遘可言之會乃不能殫心畢知以裨時政之萬一不可謂忠臣愚無知待罪言責久矣茲者伏遇　聖明夙夜孜孜以求治理而大臣亦多精白以承　休德臣愚偶有所見敢復避忌而不一吐納於君父之前哉臣竊見　今日近臣清肅矣而外臣之貪墨者未見回風選將公明矣而操軍之虛冒者未聞改轍姦慝屏除矣而賢哲之伏處者未遂登崇此皆海內日眄眄焉延頸企踵以俟而不容不發慰其心者也臣謹據事條列如左伏望　聖明俯賜採擇施行　一曰重貪墨之罰

以勵頹風蓋　國家建立在外大小臣工凡以為潤澤生民保安地方之計而其最切且要者則在布政與知府知州知縣等官苟此輩不貪則保釐司牧咸得其人民瘼庶幾其有瘳矣柰何此輩提方寸之印任意伸縮錢糧朝夕營私執敲朴以鞭笞百姓其所以括取常規讚例火耗秤頭與夫因事受贓指公科斂甚至假借罪倘名色動罰大家富戶輒至幾百幾千榷髓剝膚民不堪命至是極矣然其所以肆無忌憚者亦以贓吏之罰太輕蓋曰縱或敗露彰聞重不過為民次亦不失冠帶以去此外更無憂矣則比所以嗜利殉財惟日不足又何所顧而不為哉臣謂

今日在內臣工率相重名檢而該　道查而　明旨屢頒復諄諄乎私餽凡禁迺日聽外官之貪墨如故不為破格一處如吾民之倒懸何合無　勑下該部通行撫按將屬內貪暴異常者不得優以潛司官尊崇科可惜不得待以朝覲罷斥差完論劾即不時指實奏　聞仍令該部令後遇有指名特奏者不得槩擬閒住為民務須重擬以懲貪辭來京追贓治罪其事情稍輕應行提問者該部仍酌地方遠近限以具　奏之期不許歲月遷延復致倖免其有先經論劾見行提問久而不報者迺行切責為何始息長姦如此則禁例之中飭益嚴風聲之感召自別而懲一警百

之餘庶貪黷者稍知改弦易轍矣　一曰革虛冒之兵以求實用蓋　國家設置春秋操軍凡以護衛都城即古所謂采徵之戍是其籌也柰何法久弊滋有空名而無實益除山東河南尚依限赴營積弊頗少者姑不論外獨江北直隸臣自束髮以來未聞每年有一軍上班有一批週附卷者邇來雖立法稽查甚嚴領操官參提降罰殆盡卒不能使一人來京何也蓋中都留守司所轄凡操軍共四萬四千有奇通計行糧銀一十四萬餘兩各在該府關給百計留難如該班應給銀一千止先給與三百即三百之內又皆加一扣除領操官得此止帶一二管事人役逡巡赴

京隱姓諱名上下打點于以東支而吾萬一稽查即便棄
營而走矣其所以頂名代役者又多在京積猾之徒專一
用強包占而營官以納賄為便該吏以得財為常左右通
同尅減責放者十且八九此其行無所資勢不能來而姦
有所售且不必來其為弊非一日矣夫 朝廷外則歲費
銀十餘萬兩以給軍內則歲費米數萬石以養軍乃竟無
分毫之用或者猶謂法不可以卒變是徒知愛禮存羊而
不知操練之實者也合無 勅下該部再加議擬將江北
操軍免其赴京止將原額行糧銀兩如數徵解仍於應操
各衛名下每名量追銀一兩謂之免班責令衛所掌印官

依限徵收批差領操官一併解部則內外所積歲可得銀
十八萬兩有奇然後付工部以十分之三以為各營夫役
之費貯兵部十分之七以備緩急召募之需蓋所謂一舉
而兩得之矣其在山東河南附近常來者則嚴行清查一
如該部所議如此則實既覈而名亦存財不歛而用自足
達權通變之餘而官軍公私兩利俱存矣 一曰拔隱逸
之材以振士氣蓋 人主遠姦為其妨治顯後將以維風
固有並行而不容偏廢者也我 皇上臨御四十二年以
來壽考作人凡布列在位者固濟濟多譽髦之士然其砥
礪名節伏處山林者求之海內可謂蓋無其人哉臣所
知則文炎純粹輿論久孚有所謂吉水羅洪先其人者行
誼優長鄉評推重有所謂華亭林樹聲莫如忠臨川徐良
傳其人者廉正自守終始弗渝有所謂汶上吴嶽其人者
疆毅有為盤錯不變有所謂金谿吴悌其人者此數臣者
或懲創益深而才行可用或沉痾久起而年力方強即今
身處畎畝之中非不忻忻幸有昇平之遇而思欲一置身
於 聖明之朝也苟失今不蚤為録用而風采不表見于
後固吾輩之所甘心者而野有遺賢其謂之何臣謂頃者
既多擯斥匪人而將來復者黜不肖人才亦幾于乏矣此
而衆隱逸以接續之誠 今日之所不容緩者合無 勅

下該部再加採訪果臣所舉或非繆妄將羅洪先等隨材
器使及時登庸使不使臣愚冐知而不舉之嫌復不使天
下抱舉而不用之嘆若夫限于耳目未周聞見未悉許地
方撫按各拔其尤疏其名以 聞如濫舉以樹私恩若三
十七年借邊材以希進用者連坐所舉如此則江漢鮮[illegible]
綸之士四方集千里之材而拔茅連茹之餘庶在列者咸
知所觀感興起矣伏乞 聖裁

陳愚悃以廣　天恩疏　　顧存仁

臣聞宋儒周敦頤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大臣宗子之家相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無告者也至聞　先師孔子曰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而終之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是知人君與天地常相為流通君道失而天下否　上天未嘗不降災以示怒君道得而天下泰　上天未嘗不垂祥以示喜而人君所以知化以善述窮神以善繼者又未嘗不以天下之心為心天

之所怒者人君亦怒之天心之所喜者人君亦喜之此天人交感之機父母宗子一氣流通之妙一定而不可易者是故帝王之治始於羲農成於皇帝至堯舜則通變神化法制大備而鳳凰來儀自堯舜之後歷幾百年至成周之治肇基於后稷顯承於文武成康則制禮作樂郁郁乎文而海不揚波當時之贊其治者不過曰恭己曰無名曰刑措不用是知堯舜成康之法天為治也當其法制之未備人文之未洽未嘗不乾旋坤轉發揚蹈厲以新天下之耳目比其法制之既備人文之既洽又未嘗不斂寂神功休養生息以凝天下之心志此其治所以至今稱盛說者謂泰

和在唐虞成周宇宙間者有自也自成康之後歷千餘年至我　太祖高皇帝出斟酌漢唐宋之制而一準於成周我　成祖文皇帝又重起而恢之而其治可謂一新矣迨我　皇上中興御極十七有紀凡天下之利病制度之因革或出於　祖宗之未暇或由於近代之廢弛莫不次第舉行煥然大備而寶齋靈龜不一而見乃今秋　明堂配享稱　祖稱　宗而崇重皇兄亦不欲遽及至昨朔冊上　皇帝上帝之大號而天心下鑒星月爛然加尊高祖高后之鴻號而　祖廟饗歆　天日晴朗當其時宇宙之和氣充塞臣民之懽忻無間雖唐虞成周之際直元

會合之運恐無以過於此者則　朝廷之禮樂可謂曠古而無倫　皇上之功德可謂格　天而無二矣臣備員該科濫叨侍從何幸身親見之茲有一得之愚可以逆　天休頌德功者不為　陛下獻之豈惟所以負　陛下抑亦以負　良時矣謹條為五事冒昧上陳伏乞　敕下廷臣詳議題　請推類施行務使天下得　虞周之盛而萬世之下復稱　陛下為恭己無名刑措不用之君此實千載一時也若我　皇上恭默以承　天休靜息以培民命此又在　陛下躬行而獨得之者臣不敢一一煩瀆　聖聽

一曰廣曠蕩之詔臣聞孝子之養親也必樂其心不違其志

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illegible]而
況於人乎今夫 皇天上帝 陛下之父母 陛下 皇
天上帝之宗子也而天下之顛連無告者又皆 皇天上
帝之所生 陛下同胞之赤子也今我 皇上因 明堂
配父而冊 天尊 祖此自古未有之典禮也 天心鑒
悅而雲日燦爛此自古未有之祥瑞也近該刑部審錄重
囚而特詔推恩上廣 天恩及該御史胡子中奏決罪囚
而順天八府一體 詔蠲此又自古未聞之 恩澤也自
今 詔示中外使不湮承 天意以廣 天恩與破常調
以垂曠典則 陛下視今日亦猶夫常耳何以昭示華夷

而超越今古哉臣愚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
非王臣 皇上之所子愛者不止於京師我 皇上之所
哀泣者亦不特於幾輔也即今天下罪囚暫免行刑者止
於幾輔而已耳嗚呼是不知 幾輔之外罪已處決而不
及奏免者獨非 皇天之所生而為 陛下之赤子乎他
如往年兩次諸臣不下百十餘人昨因延議俱已 詔宥
無遺所未及者止於馬録楊慎呂經馮恩等數人爾即今
遠沛淹久斜文日深而劉濟豊熙聞知病死其他摧折風
塵所未知者恐又不止此而已則今天下之顛連無告豈
知參有甚於此輩者均思六合同春而一夫不獲[illegible][illegible]

笑而向隅獨泣臣決知 皇上之心必有所不忍令天下
一不蒙 恩宥而賫志俱沒豈不為 大造之憾而 仁
之累哉伏乞 勑下廷臣議擬合無今日 大詔之頒凡
臣民 恩賜破例加隆至於寬宥無辜比前特廣其他謫
戍諸臣一體 矜宥 俾得生還鄉土均為 聖世之民
同歌太平之盛豈不休哉至於節年言事謫降與夫邇來
聚薦諸臣併望推廣 天恩不拘常例一體查奏陞用及
或自後言官狂妄而志非有他者亦乞際 賜優容豈惟
民臣之幸我 皇上渾淪平蕩之治真與天地同休而萬
物一體矣二曰崇安靜之吏臣聞漢帝元和之詔曰俗吏

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
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此誠王者之言深識治體之詔也
今我 皇上制作無前而上天垂鑒禮樂之盖世可謂感
備而無缺功德之及人可謂深洽而無外矣雖補偏救弊
之方時不可無而 國家之元氣生民之命脉此正
陛下與天下休養生息相忘於無竄而治之日也夫何邇
年以來守令出宰往往厭棄舊章好為新政不究 國家
之大本大原惟屑屑於簿書期會之間不詳生民之大利
大弊惟瑣瑣於毛鏇聲色之末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取勝
於胥官而受知於當路如興一利也名曰愛人後之欲自

附於愛人者徒欲更張之不知　祖宗之良法固在也利
不及而民先不勝其擾矣況未必利乎如除一弊也名曰
節用後之欲自附於節用者復欲裁省之不知有司之用
度固在也用日節而民益不可為賓矣况未必節乎此自
昔之常態莫有甚於今日者彼為謂諫者必從惟其名不
惟其實形之薦剡者必舉其行其人焉則後之為政者
安得不效尤之而人甚一人日甚一日非借如是則政體
之得失生人之理亂彼必至於不顧其勢不得不衍訴以譁
衆屈指以待遷轉積弊以遺後人豈有肯加惻怛於細
民耶　陛下流教化者耶此仁人之所隱憂而討　國柄

者不可不亟反之也臣惟　祖宗之法未嘗不善而勢之
所趨或有所偏而節省之言官之建言廷臣之建議頒之
詔諭詳悉無遺矣於今年天下朝　覲官員款陳利病吏
部採擇題行者尤簡要而切當但各官到任不齊邸報之
抄傳未盡司府之文移尚繁新官之民情未諳其勢不得
不視為故紙束之高閣甚者限於不及覩智者疑為不足
覩反欲出己見以創為新政此　陛下所以有配天之德
格天之政而天下黎元未得安家樂業之休者未必
不由於此伏乞　敕下該部備行內外官員務要上遵
皇祖成法盡修職業不必紛紛以為新政以紛擾或令該部即

將近日條約所陳利弊及杳近年　欽詔事宜凡有益於
郡縣者悉措成帙遇初選官員如降須知事例人授一冊
以便省覽未必不為筮仕之助而　國家之元氣生民之
命脈庶幾培養其一二而天休永弗矣三曰重撫按之責
臣聞天下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天官之黜陟係撫按之
薦劾是撫按者守令所視以賢否天官所視以黜陟生民
所視以休戚即古代天子巡狩之職而可任非其人如往
年　皇上敕諭部院曰欲守令盡職又在巡按御史克盡
職以為表率他自不敢不勉近該吏部題選忝欽風憲
之事奉　聖旨近來御史也差往往恣肆不遵憲綱今後

你每務要揀選老成持重的補用不許一槩濫授大哉
皇言誠切中時弊矣惟撫按之薦劾不貴多而貴精至於
巡行之徼勸不以刻而以慎昔人所謂賞一人而天下勸
罰一人而天下懼者用此道也以薦劾言如近年之指摘
刻為名流目循良為庸品者固不足道至若所舉者必欲
盡其人以市恩而漫無皂白之可別所劾者必欲得其人
以備數而不顧他長之可取則亦非公平之體也以巡行
言如近年之搭擊鵰而肥身指狐狸而埋輒者固不足道
至若以羨餘為課最公私之交蠹者務欲設法坐贓以除
強為能吏而耗之訪察者惟取入人之罪則又殃民之尤

者也他如唯諾聲拳而不思士風之日下趨走問訊而不
恤驛傳之騷擾近該湖廣都御史顧鄰兵科都給事中朱
降禧巳言之矣至於吏調一節尤所當慎臣惟天之生材
不甚相遠而許於旅吏甫聽何傷以操觚染翰之徒旦夕
臨之於民上當道者遽以喜怒而責成效不知數易長吏
送故迎新所易新吏又未必皆賢徒相益為亂耳此漢臣
黄霸之言尤為今日切弊也伏乞　勑下都察院行令撫
按今後按臨務要恪修職業共持大體以自表率至其舉
劾懲勸更簡調繁以報　陛下者必精必慎以保我黎民
至於各官之陞調撫按之推選該部亦不得輕舉濫授以

交固其心則　國家之元氣生民之命脉庶幾培養其一
二而天休永垂矣四曰慎考察之政臣聞人之才行自昔
罕全有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録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
人責短舍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是以伯鯀治水無功必
待九載而後考黜皋陶為士執法而堯宥之三信夫人材
難得而罰疑惟輕也目今京官而當事者不以惜材為念
而精考核臣恐以二卵棄干城以能言信宰我不肖者漏
網而為善者懼矣臣聞　祖宗之朝治化渾淪人皆修飭
而考黜数少至成化弘治之閒而此意尚在也昨年考察
京官而至今稱冤未必非各官之罪而當事者亦或徇耳

目為是非任喜怒為憎愛植同異為怨恩此之太而過刻
也爾因廷臣建議各官之負屈于下者　陛下數數　詔
舉而用之得非以往年之太濫而人材之可惜乎殊不知
今日所謂賢而舉用者即往年所謂不肖而考黜者與其
憐舉之于既黜之後孰若精慎之于未黜之先乎此其情
不可以不矜而當事者不可以不察也又況　皇上　御
極年久　德化之洽浹諸臣者比前特深而諸臣之漸濡
而向化者脩飭亦與此正　陛下與天下相忘于垂裳而
治之時與諸臣相忘于家人父子之日即今　大禮告成
皇天垂鑒薄海內外皆欲同春而諸臣之服勤左右奔走

後先周旋侍從之間親見　德化之成者顧不大垂　曠
典以　錫其身家以矜其罪過此豈　皇天一視同仁之
心　陛下推恩自近之意乎伏乞　勑下部院明年考察
務以愛惜為心以寬厚為本秉公持正開誠布公比往年
事例特加情恕以仰体　陛下之意以上答　皇天之心
陛下之于自陳待罪者亦乞稟　賜優容待天下以君子
長者之道則　国家之元氣生民之命脉庶幾培養其一
二而　天休永垂矣五曰抑邪佞之風臣聞堯舜之命禹
精一執中之言盡之而又諄諄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
謀勿庸孔子斷自四代之禮樂告顏淵而又終之曰放鄭

聲遠佞人信夫邪佞之言易惑而可畏也乃今如 明旨
告成雖因豊坊之建言 聖心之定議已久矣吳琯何人
而議如謬悖學義甚於釋氏之徒 皇上之欲化正有
旨矣葉懋秀何人而乞度其他蟬噪蛙鳴紛紛不已獻書
獻頌源源不絶釋此 穆繼大明之時 天心垂鑒之日
不預為 詔諭以禁其將來臣恐造言生事以瀆 聖聰
者不止於吳琯巧言令色以搖 國是者不特於葉懋秀
矣伏乞勅 諭中外以昭示人人使知吾 聖明正教中
天如日或有前項之徒出位陳言乘間希進者各該衙門
務要參駁究治及照各處官員今在邇近來遊食之徒

多有罷閑官吏黜退生儒脫逃軍匠潛住京師希圖教唆
本狀詐害良善挾制官府報復仇怨甚至匿名投書昏夜
黏貼糾出成風漸不可長蓋有不止於希求進用而已者
近該禮部參治生員黃淮奉 聖旨今後罷黜生員并各
色人等潛住京師假以建言為由希圖進用及寫本狀教
唆挾騙人的着緝事衙門訪拿照例枷號發遣 陛下之
意已先得之矣伏乞通行巡城御史緝事衙門預令用心
緝捕重則問罪以外輕則遞回原籍仍責月報有無以驗
勤惰務使公議止出於臺諫而無容喙於蠡蛙 國是常
存乎 斷定而不惑於游説則政一而風俗美人心

定而士習端 國家之元氣生民之命脉庶幾培養其六一
二而 天休永垂矣

時務最要三事疏　　魏時亮

臣聞帝王之治以親親為先以御虜為急以仁民為大方今天下有三大患　親親則藩祿不給矣御虜則邊餉不足矣仁民則公私告匱矣　皇上冊位　東宮首念　宗藩祿糧之缺東西虜[illegible]棄多官安攘之謀　登極布令重軫國匱民窮之急則我　皇上所加意者固恒以此三大患為首務臣等效忠君父者又敢不竭犬馬之思而念切　國家之計哉語曰厝火積薪之下火未及燃尚以為安今日　國家匱乏之勢何以異此臣請為　皇上備言之臣等伏聞　宗藩者　天潢之戚脉也匹夫而饑寒

皇上且將惻然動念矧　天潢乎廼今　宗室蕃盛廩祿日增各處竭民脂膏不足供歲入之半祿厚者猶可展祿薄者轉死溝壑昔人謂饑寒切身雖慈母不能保其子而今者遠在　天潢非細故也饑寒迫其外復無禮義以養其中有識之士方抱長慮矧日前已難支持即日後作何措處此而不為之計真賈誼所謂及今不治必成痼疾者矣臣等淺見薄識何能為謀顧區區一念愛　國不容自已嘗伏思之有一時教養之計有百世經久之計所謂一時教養者何蓋　宗室最多之處貧困爲極矣子弟失教亡素不檢者多矣創立宗學不但為禮義之閑實可資為

生養之地伏在今日切不可視宗學為緩圖也祿養之性或驕淫是肆禮義之習非預養非成勢衆易於變生困極易於為暴苟不籍禮義以維之詎能久乎是以　宗藩條例首載乎此而各處並未舉行者何哉以事有本原得其本原則事可就緒今宜　申敕巡撫如例內所謂悉采武岡王議特建一學特選一　宗室中行修學著者一人為宗正以主宗學一應事宜專責巡撫為提督官此事之原也三者如其議然後教授師生習學出學及稽考賢否並放縱傷教者悉奏降革之條方可責在巡撫著實舉行但提督在巡撫而教訓仍責在提學地方大遠並責在該

道守巡等官共　宗室多處特建一學果少處即宜於府縣並民學內闢除空地一段創立一　祖訓堂并號舍以便宗生肄業宗學教訓尊重德行宜訪其性度時加約檢諭其素行立為勸戒凡貧宗饑困率由奢侈所致教訓之中更宜申重守身節儉之義嚴加提撕警覺務令習與性成若宗學條教修明宗生各就規矩守巡等官俱聽巡按特薦不次超擢然臣等又謂可資為生養之地者蓋貧窘宗室於中有行誼最著宜加風勸者責令巡撫舉來在學於常祿外養以訓導一官之俸舉當必賞濫舉者罰其餘極貧無倚所當賑救如非行誼應舉者宜於常祿外日量

給學米賑之有貧不能婚者且足到學量助其宗生固宜
少課文辭而貧宗子弟更宜復開醫學一路延取醫師教
訓是禮義貧富交相為養誠今日處　宗潢之急務焉但
貧宗之勢亟矣或乞食道途或投身傭隸此固途人所不
忍而親　郡王之支派伊邇者何獨忍之况祿厚者坐享
貧迫者環視非久安之道也今宜因　宗學之建定議
郡鎮國各佈否　祖宗之靈深思一體之誼特開勸學睦
宗之例凡祿萬石者歲薄捐五分之一祿二千石者歲薄
捐十分之一祿一千石者歲薄捐二十分之一扣存該處
衙門悉收作宗學內屈行誼賑貧之助斂經之用夫勸學

睦宗為善最樂我　皇上特賜璽書扁額以獎異之各分
祿之數歲者為例此尤宗學所當嚴屬之誼也凡此皆不
過一時教養之計耳苟為百世經久之慮宜及今審為之
計焉蘇軾有言聚則爭於不足之中散則寬於有餘之外
今貧宗多處聚居一城不但民力難供抑且地方有限在
官府莫能為之謀即各宗自為生計亦無所措手足焉語
曰聚則爭爭則亂無事既相尚以驕侈之風有事又相激
為挾制之術皆聚故也茲急宜散之於　宗室最多極貧
之處如平涼大同開封等府與責該處撫按就本省相度
北府州洪大縣去守巡稍近地方可安插　宗室者奏

請酌量分封然後生計可活府各司[illegible]
遷稍便搬移原封除什物自行變賣外其房屋[illegible]
以助分封房舍皆限令狹小不制成分封并有王府地方
有司正官伏乞著為　令典[illegible]　宗府有[illegible]
肆者有司仍許暫行拘管守住一面移知該管　親郡一
面徑自奏　聞一一著為令[illegible]此分封所當議行不容緩
也伏見中土邊方宗甚貧迫[illegible]其在各處宗[illegible]者
連阡陌之田宗貧者無立錐之地皆不可不措處也伏乞
嚴限各撫按守巡查有官民無礙田地酌量歲可收租利
若干各給貧宗抵祈祿粮若干俾各令人佃種更嚴立查

勘之法除　親王　欽賜田土查明外若　親郡以下條
干投獻私占者　嚴敕撫按守巡查勘并諸人首告除以
前不論外以後寔該歲收租利幾何可抵折祿粮幾何查
果無礙仍給　宗室本主管業但抵祈祿粮只許抵足三
分之一其二分仍支祿粮若已[illegible]足三分之一者凡多餘
田土通行扣出給與別宗儻無別宗地方入官管理此
利所當均者不容緩也嘗聞非[illegible]之禁士庶必嚴　天潢
可混　祖宗在天之靈不能無[illegible]恫者適今花生子女禁
止不與口糧而冐以花生抱養[illegible]混　玉牒者全無重罰
豈所以嚴族類之辨慰　祖考之心乎若無嚴立保勘又

不過紙上虛文微隱難知誰能繳怨伏乞　中議除保勘
舊規已行外今後責任　親郡通行嚴禁乞　宗室及本
家宮眷親屬牧生等婦知情者各赴該管　親郡并官府
衙門舉首舉首之人行布政司或本府縣官給賞銀五十
兩或三十兩若已汙混　玉牒者所犯　宗室撫按奏
請定行黜削此　天潢所當辨者不容緩也此三者皆百
世經久之計雖非奇論實可必行　儻當事者以遠慮為心
庶幾或以一得可採議者又謂宜依　國初遂辭伊藩睹
諸府之制祿米皆二千石　郡王遞減又謂漢宋得應制
舉及工商各治生為兩便此二者雖經具題臣等未容輕

議但竊則思變變則思通若不措處久益難圖甚謀國者
重加留意仰惟　皇上憐恤貧宗　勅下該部查議務申
嚴宗學之法刻期創建定議經久之計責在必行也乞
特賜璽書與各該　親郡王府獎諭指祿宗學尚義賢宗
凡事體應責地方撫按有司各官者俱限文書到日半年
一年奏報此　宗藩所當計處者一也　國家定鼎幽燕
去邊咫尺邊事振則安邊事壞則危茲欲大振邊計非選
練將士不可欲結士心非厚充邊餉不可先年邊餉之法
糴商人中鹽屯田於邊商利而官亦利今則取給　內帑
邊屯廢而鹽課日增商困而官愈困焉去歲仰蒙　明諭

廷議籌邊申重理鹽法之一策特設屯鹽大臣選用才望
蓋誠有見於此而思為救急之計矣伏考　廷議有曰奏
請　簡用俾之清理因以興屯田之利裕塞下之民此專
為塞下非為內地也迺昨　欽遣大臣一往江北一往江
南一往河東等處往江北者兼理山東河南等處屯田往
江南者兼理浙江湖廣雲貴等處屯田往河東者兼理四
川等處屯田是內地在所重而塞下反在所略矣屯田鹽
法相為表裏專以塞下屯田言也若內地之屯田原與鹽
法無相干與緣內地省直屯田自有省直專責以經理則
有巡撫以專管則有分守屯田等道以查覈虛實則有巡

按御史封疆既濶事體亦殊今徧以一大臣兼統之豈惟
巡歷之難周亦且查訪之不及不過行文各該地方添一
造冊繳報而已今仍宜責在該部申明體統專責各省巡
撫與分守屯田道以下等官各務實修屯政嚴立舉劾外
而昨者　欽遣大臣誠悉罷兼山東河南浙江湖廣雲貴
四川等處屯田事務只宜各分搭九邊屯鹽地方管理俾
各清理鹽法外專意興復塞下屯田如是而後仰荅　聖
明不負初議何者鹽法清理一巡鹽御史稍加久任可責
成之若三大臣則專為清鹽法於內而因以復屯鹽於外
亦為不然此非議　遣之初意以慰中外人心之觀望者

但九邊分撥管理或謂以遠近分搭則江南鹽法即宜經理薊遼保定等處屯鹽江北鹽法即宜經理宣大山西等處屯鹽河東鹽法即宜經理延寧甘固屯鹽或謂宜以事體相關分搭則又宜查酌屯鹽事例凡商人報中於某邊即支鹽於內地某處者今大臣清理內地某處鹽法即宜管理某邊屯田因各商支鹽報中地方以為大臣分搭管理庶內外相關事體亦便若謂鹽法清理稍易屯鹽興復甚難殊不知大臣設心惟思利國有利於國不以其難而遂委之無利於國不以其易而苟為之今三大臣之遣專欲復邊商之屯中也議其難者不過曰　內帑旦夕

給邊專藉鹽引折色一旦赴邊報中則在邊尚未得本色之利而在內已先乏給發邊餉之資不知利不可以驟興法莫良於遠慮久遠之計興復屯鹽為最即在目前酌處盈縮有方何者凡在內鹽額初年以十分為率宜令八分仍納折色二分赴邊庶在內折色尚多在邊俗復以漸其赴邊商人必令厚利漸使樂趨待邊屯大興本色果賤每年漸加以漸可多復焉若謂虜犯非時邊屯難種今在邊屯軍非赤子耶果如所言邊塞將不保矣得鹽商而邊屯愈固虜犯愈難但令屯鹽大臣必宜令兼領修築墩堡勅書事務俾屯軍鹽戶墩堡可觀一應事宜聽大臣悉心

指處惟當事者責而成之苟利　社稷誠非久任不可所遣大臣一考三考果有勞績紀錄倍加　恩賚特奬即本任漸進尚書　宮保之職俟後在內正卿員缺仍內補久任以酬其勞績乞　皇上加念籌邊大計　勅下該部查議　欽遣三大臣專職責令各兼邊鎮屯鹽事務久任考成必期興復　祖宗良法庶邊儲不匱而官商軍民皆利此屯鹽之當計處者二也伏讀易曰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是天子所以聚人民守天位所需於財用者至急也今者府庫空虛百姓窮困則民不可聚矣不可聚豈特為民患已哉言及至此良可寒心將欲竭稅以裕民而

度支無終歲之計將欲聚民以足國而百姓有[illegible][illegible]之憂議者乃遂括天下府庫之餘以充目前匱乏之用殊不知府庫不遺錙銖甚非地方之福萬一變生不測官民將束手待斃矣今宜酌量停止各處府庫搜括外其所以為急救之策者惟在責成守令焉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通者百姓之不足實守令之不良致之也近年多應守令非才之為卓異勸奬綜覈名實失策尤甚自卓異之名出而守令之職怠矣何者天下人材不相遠其今以其之才為異而彼不以異稱者在賢智之士將感慨俗論而必懈其心彼不肖之徒必希覬倖進以營求其進雖中有可奇

稱誦者置之薦列誰曰不宜一立此名覓緣攀過之輩實
多飾詐匿情之風乃起則由風俗偽而吏治漸虛恬卓異
之名誤之也至於上下成風共喜奉承太過故守令奔走
無虛日一以能稱職致上司取用故州縣正官多差遣茲
欲大振吏治須從今始禁各處迎送奉承與正官差委務
從近題准例嚴禁革著為定行糾點一二示戒如是則
守令不緣虛名以亂實心不緣迎送奉承以耗精力然後
各府州縣庶幾乎有實效矣夫政在養民義在安民所謂
實政者救今日之弊之先也實關守令有在其曰治民生
計也清民賦役也通民財用也興民禮教也防民暴亂也

五者皆實政而簿書詞訟等不與焉興禮教則倡德行重
鄉約防暴亂則練鄉兵嚴保甲此二者於實之一救之後
賢守令自能力行之迺今救民實之則莫要於生養賦役
與財用之三事者伏見近來守令每借口於撫字云自拙
於催科臣等竊謂欲撫百姓自有惠政原不係催科之拙
與不拙也所謂惠政必使嗷嗷赤子各遂生計或開墾築
鑿或勸農賑饑或蠶桑或樹畜或商賈或工或作或山澤
興利凡一應有生計可措者因地便民得所欲焉曰治民
生計者蓋如此至若今之催科原有額數催科云拙徒不
過縱批頭攬戶之侵欺長猾胥積棍之瞞隱滋奸頑官鮮

之拖拒而小民不蒙惠也臣非精敏通才輒於錢穀考
其要與孔莫究其源要必嚴責府縣清查若覈凡見徵錢
粮除災傷蠲免外設法追完逋負錢粮除遠年恩赦外其
近年侵欺瞞隱拖拒者盡數查出照例呈請上司追究如
情節重大並許奏　聞有錢粮不完不清者自州縣以上
至分守管粮等官照例不得轉陞離任如不完不清至五
分七分以上者戶部歲終照例參奏降黜蓋賦有常經乃
所以足國而徭役輕減貧可以便民曰清民賦役者蓋如
此迺若通民財用者蓋今民之困窮極矣錢法通行於民
最便今不但南方未有行者即　輦轂之下且阻格焉臣

等伏思官以錢為稅則民未有不以錢為用者其在京須
要責令　崇文門查照舊法以錢為稅外凡各衙門納官
用皆須額定半銀半錢又必通行南北用錢地方凡係存
留本處納官官用銀兩並額定半銀半錢若素不行錢地
方限文書到日聽撫按官議處有能倡率錢法通行者許
撫按特薦量陞獎勵儻官有阻撓并令在京巡城御史及
內外巡按科道等官參奏但錢之為用每銀一分只額限
與用嘉靖通寶六文其前代舊錢皆視彼時貴賤用七分
之一庶錢不過賤民皆樂用嚴立諭禁不許故違有故違
者當即重治更宜申重鑄錢之令兩京工部添設鑄錢仍

乞行令各省撫按轉行布政司各特設鑄錢一局委官造鑄歲鑄若干存留該處府庫歲終奏報所鑄之錢例鑄大明通寶四字以便通用嚴行天下每銀一分亦只用六文夫錢法通則民困可蘇民困蘇則國用可裕曰通民財用者詎如此似此三者惟係撫按嚴責守令以上各官行之而撫按舉劾不必造飾文辭虛稱德聲只宜直書曰養民生計能治幾分不治幾分賦役能清幾分不清幾分財用能通幾分不通幾分以至興禮教防姦亂俱如此類據事直書但失舉者必連坐妄劾者必降罰連坐降罰先後已經題　准而當道並未舉行此後撫按舉劾不得雷同

若有互相朦朧聽部院科道不時查訪參劾庶幾連坐可行降罰無隱凡此無非嚴飭吏治裕　國保民之計伏乞勑下該部查議務停止奏薦卓異之名申嚴迎送委用之禁責成保民足　國之計申明連坐降罰并舉劾不用文字直書其事之條至如錢糧違欠不許離任以錢為稅及申重鑄錢之令一一乞　勑戶部嚴切議行之各該省直遠近俱要限期　奏報此民窮國匱之當討處者三也凡此三事最為拯救匱乏中要務遭值　明聖躬節儉以先天下尤為救民恤匱之本焉嘗伏讀　聖詔　明旨有曰朕加意節省又曰朕正供之外未嘗妄費分毫大哉

[illegible]謨[illegible]民情動然伏欲或　上於復感儉德易勵於有終懇乞我　皇上仍賜俯從[illegible]特罷該科屢懷繼之敬獻蠱塗之悃少紓愁懣之誠廼[illegible]三[illegible]識[illegible]足以參徵言之未從其說盡義不取於和衆[illegible]盡言之未必其遽行所賴皇上念宗藩之至急思以因末然之防懷邊圉之至虛不[illegible]消脫巾之患計民窮國匱之已甚務以與衆人守位之謀責在當事嚴識實行經畫措處於先稽考奏報於後力挽之必勝身任之弗辭在　皇上涵洞觀一民之心　朝廷定安內攘外之略不惟艱難匱乏之已濟而且久安長治之可圖矣　宗社幸甚中外生靈幸甚

原缺第三十一葉

不就肯馳或毀譽自為矛盾是非淆於辭吻用舍決於愛
憎政多紛更事無統紀又每見督撫等官初到地方即例
行條陳一疏或謾言數事或更革數官文移繞工覽者厭
為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即曰此人任事甚實從任之始也
以利病並書周知屬官賢否豈能洞察不過採聽於衆
口耳讀其詞藻雖若爛然究其指歸茫未有效比其久也
或并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即如昨年　皇上以虜賊內犯
特　勑廷臣集議防虜之策當其時衆言盈廷群策畢舉
今又將一年矣其所言者果盡舉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
實效否乎又如薊鎮之事初建議者曰吾欲云云當事者
亦曰吾欲云云曾無幾何而將不相能士譁於伍異論繁

興訛言踵至於是議罷練兵者又紛紛矣臣竊以為事無
全利亦無全害人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
酌長短之所宜委任責成然克有濟今始則計慮未詳既
以人言而行終則執守靡定又以人言而止加之愛惡交
攻意見橫出讒言微中飛語流傳尋之莫究其端聽者不
勝其惑是以人懷疑貳動見譸張虛曠歲時成功難睹
多指亂視多言亂聽此最今之大患也伏望　皇上自今
以後勵精治理主宰化機掃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效
欲為一事須審之於初務求停當及計慮已審即斷而行

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百方阻之而終不為之搖欲用
一人須慎之於始務求相應既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
文侯之任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為之動再乞　天語
丁寧　部院寺衙門今後各宜仰體　朝廷省事尚實之意
一切章奏務從簡切是非可否須明白直陳毋得彼此推
諉徒託虛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秉公持正以誠心直道
相與以勉修職業為務反薄歸厚尚質省文庶治理可興
而風俗可變也伏乞　聖裁　一振紀綱臣聞人主以一
身而居兆民之上臨制四海之廣所以能使天下皆服從
其教令整齊而不亂者紀綱而已綱如網之有繩紀如絲
之有總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人主大阿之柄不可

一日而倒持者也臣竊見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
上下務為姑息百事悉從委徇以模稜而可謂之調停以
委曲遷就謂之善處法之所加唯在於微賤而強梗者雖
壞法干紀而莫之誰何禮之所制反在於　朝廷而為下
者或越理犯分而恬不知畏陵替之風漸成指臂之勢難
使賈誼所謂蹠盭者深可慮也然人情習玩已久驟一振
之必將曰此拂人之情者也又將曰此務為操切者也臣
請有以解之夫徇情之與順情名雖同而實則異振作之
與操切事若近而用則殊蓋順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

而施之大學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者也故
徇情則不顧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惟人情之是使而已
振作者謂整飭嚴肅懸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孔子所
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也若操切則為嚴刑峻法層使
其民而已故情可順而不可徇法宜嚴而不宜猛伏望
皇上奮乾剛之斷普離照之明張法紀以肅群工攬權綱
而自百度刑賞予奪一歸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
教號令必斷於宸衷而無致紛更於浮議法所當加雖貴
近不宥事有所枉雖疏賤必伸仍乞 勑下都察院查照
嘉靖初年初定憲綱事理再加申飭秉持公論振揚風紀

以佐 皇上明作勵精之治庶體統正 朝廷尊而下有
法守矣伏乞 聖裁 一重詔令臣聞君者主令者也臣
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君不主令則無威臣不行君
之令而致之民則無法斯大亂之道也臣看得舊規凡各
衙門章奏奉 旨有某部看了來說者必是緊關事情重
大機務有某部知道者雖若稍緩亦必合行事務或關係
各地方民情利病該衙門自宜斟酌緩急次第題覆至於
發自 聖衷特降 勑諭者又於尋常不同尤宜上緊奉
行事乃無壅蓋天子之號令譬之風霆若風不能動而霆
不能擊則造化之機滯而乾坤之用息矣臣竊見近日以

來 朝廷詔旨廢格不行抄到各衙門點從停閣或已題
奉 欽依一切視為故紙禁之不止令之不從至於應勘
應報奉 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多延慢有查勘一事而
數十年不完者文卷委積多致沉埋干證之人半在鬼録
年月既遠事多失真遂使漏網終逃國有不申之法覆盆
自古人懷不白之冤是非何由而明賞罰何由而當伏望
勑下部院等衙門凡大小事務既奉 明旨須數日之內
即行題覆若事理了然明白易見者即行據理剖斷毋但
諉之撫按議處以致躭延其有合行議勘開奏亦要酌量
事情緩急道里遠近嚴立期限責令上緊奏報該部置立

號簿登記註銷如有違限不行奏報者從實查參坐以違
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為賢否然後人思盡職
而事無壅滯伏乞 聖裁 一覈名實臣聞人主之所以
馭其臣者賞罰用舍而已欲用舍賞罰之當在於綜覈名
實而已臣每見 朝廷欲用一人當事者輒有乏才之歎
切以為古今人才不甚相遠人主操用舍奪之權以奔
走天下之士何求而不得而曰世無才焉臣不信也惟名
實之不覈揀擇之不精所用非其所急所取非其所求則
士之爵賞不重而人懷僥倖之心牛驥以並駕而俱疲工
拙以混吹而莫辨才懸衍而不之棄懸衍而有濟臣請

器言其賢大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馴而後知其
良今用人則不然稱人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之以事不
必更考其成及至悞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株累少文
者以無用見譏而大言無當者以虛聲叨譽倜儻佐在者
以忤時難合而脂韋逢迎者以巧宦易進其才雖可用也
或以卑微而輕忽之其才本無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禮之
或因一事之差而終身借之以為資或以一動之差而衆
口嘗之以為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
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凡近來又有一種風尚士大夫
務為矯稱舍其職業而出位是思建白條陳連編累牘亡

覈其本等職業及爵訴昧于錢穀者不知出納之數司刑
名者未諳律例之文官守既失事何由舉凡此皆所謂名
與實乖者也如此則真才實能之士何由得進而百官有
司之職何由得舉哉故臣妄以為世不患無才患無用才
之道如得其道則舉天下之事唯上之所欲為無不應者
臣願　皇上慎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考其終授任必
求其當有功於　國家即千金之賞通侯之印亦不宜吝
無功於　國家雖顰笑之微敝袴之賤亦勿輕予仍乞
勅下吏部嚴考課之法辨名實之歸遵照　祖宗舊規凡
京官及三六年考滿冊得賢引候職賜給　恩典須明白

開其稱職平常不稱職以為殿最若其功過未大顯著未
可據行黜斥者乞將　詔勅　勳階等項酌　量裁與稍
加差等以示激勸至於用舍進退一以功實為準毋徒眩
於聲名毋盡拘於資格毋搖之以毀譽毋雜之以愛憎毋
以一事既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節在京各衙門佐貳
官須量其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則使之講究職業贊
佐長官如長官有缺即以佐貳代之不必另索其爵官有
諳練故事盡心官守者九年任滿亦照吏部升授　京職
或即轉本衙門堂上官小九卿堂上官品級相同者不必
更相調補各處巡撫官果於地方相宜久任者或就彼加

秩不必又遷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參議久者即可陞參政
僉事久者即可陞副使不必互轉數易以滋勞擾如此則
人有專職事可責成人材亦不患其缺之矣此外如臣言
有未盡者亦乞　勅下該部悉心講求條列具奏伏乞
聖裁　一固邦本臣聞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內書
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自古雖極治之時不能無夷狄盜
賊之患惟百姓安樂家給人足雖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
可無虞唯自百姓愁苦思亂民不聊生然後夷狄盜賊乘
之而起蓋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其勢然也恭
惟　皇上嗣登大寶首下蠲恤之詔黎元忻忻方切更生

私作歲以元年蠲賦一半國用不足又遇賚重大　內帑
空之不得已差四御史分道督賦三都御史清理屯鹽皆
一切權宜以佐國用之急而人遂有苛斂搜括者臣近日
訪之外論皆稱不便然各御史差出目覩百姓窮苦亦無
別法清查止將官庫所儲盡行催解以致各省庫藏空虛
水旱災傷視民之死而不能救兩廣軍兵供餉百出而不
能支是國未充而元氣已耗矣臣切以為天之生財任官
在民止有此數譬之於人氣血強弱自有分別善養生者
惟撙節愛惜不以嗜欲戕之亦皆足以却病而延壽昔漢
昭帝武帝多事之後海內虛耗霍光佐之節儉省用與民

休息行之數年百姓阜安國用遂足然則與其設法徵求
索之於有限之數以病民孰若加意省儉取之於自足之
中以厚下乎仰惟　皇上即位以來凡諸齋醮土木濫侈
之費悉行停革雖大禹之克勤克儉不是過矣然臣切以
為矯枉者必過其正當民窮財盡之時若不痛加省節恐
不能救也伏望　皇上軫念民窮加惠邦本於凡不急工
程無益徵辦一切停免敦尚儉素以為天下先仍乞　勅
下吏部慎選良吏特養小民其守令賢否殿最惟以守已
端潔實心愛民者乃與上考稱職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
官徇理簿書而無實政於百姓者雖有才能皆罷斥與中

考其貪污顯著者不必引例發遣但將所犯贓私嚴行追
併押發各邊自行輸納完日發回原籍為民不但懲貪亦
可以為賢勵之一助再乞　勅下戶部悉心講求財用之
所以日匱者其弊何在今欲措理其道何由今風俗侈靡
官民服舍俱無限制外之豪強兼并賦役不均花分詭寄
恃頑不納田糧偏累小民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
有名無實各衙門在官錢糧漫無稽查假公濟私官吏滋
弊凡此耗財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害財者而去之則亦何
必索之於勞困之民而自耗國家之元氣乎前項催督御
史事竣之後宜即令回京此後不必再差重為地方之病

其屯鹽各差都御史應否取回別用但責成於該管撫按
使之悉心清理亦乞　勅下該部從長計議具奏　定奪
以後上下唯務清心省事安靜不擾庶民生可遂而邦本
獲寧也伏乞　聖裁　一飭戎備臣惟當今之事可慮者
莫重於邊防廟堂之上所當日夜圖畫者亦莫急於邊防
邇年以來虜患日深邊事久廢比者屢蒙　聖諭嚴飭邊
臣人人思奮一時督撫將令等官頗稱得人日前守禦似
亦畧備矣然臣以為虜如禽獸然不一創之其患不止但
戰乃危事未可易言須從容審計以計勝之耳今之上策
莫如自治而其機要所在惟在　皇上赫然奮發先定

聖志　聖志定　仰懷忠藎謀之士得效於前矣今談者皆
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為此三者不足
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耤俱存若能
按籍徵求清查影占隨宜募補着實訓練何患無兵積無
用不急之費併其財力以撫養戰鬪之士何患無財懸重
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
何患於無將臣之所患特患中國無奮勵激發之志因循
怠玩姑務偷安則雖有兵食良將亦恐不能有為耳故臣
願　皇上急先自治之圖堅定必為之志獨任謀臣倚舉
實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計而審行之不出五年虜可

圖矣至於目今自守之策莫要於選擇邊吏團練鄉兵併
守墩堡令民收保時簡精銳出其空虛以制之虜即入犯
亦可不至大失此數者昨雖已經閣部議行臣愚猶恐人
心玩愒日久尚以彌文塞責伏乞　勅下兵部申飭各邊
督撫務將前事着實舉行俟秋防畢日嚴查有無實效大
行賞罰庶沿邊諸郡在在有備而虜不敢窺也再照
祖宗時京營之兵數十萬今雖不足尚可得八九萬人若
使訓練有方亦豈盡皆無用但士習驕惰法令難行雖春
秋操練徒虛文耳臣考之古禮及我　祖宗故事俱有大
閱之禮以習武事而戒不虞今　京城內外守備單弱臣

常以為憂伏乞　勅下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每
歲或間歲季冬農隙之時恭請　聖駕親臨校閱一以試
將官之賢否一以觀軍士之勇怯有技藝精者分別　賞
賚老弱不堪者即行汰易如此不惟使　輦轂之下常有
數萬精兵得居重馭輕之道且此一舉動傳之遠近皆知
皇上加意武備整飭戎事亦足以伐醜虜之謀銷未萌之
患誠轉弱為強之一機也伏乞　聖裁

時政類

陳愚悃少裨　聖治疏　霍韜

臣伏覩　聖旨有關國家大計各自陳說來行欽此臣竊
見近年凡遇災變只煩　聖主憂念而已無有能長治久
安之策為　社稷任其憂者也豈諸臣皆無識者耶抑亦
為身謀不為　國謀也臣於嘉靖元年曾進三劄嘉靖七
年又録奏疏二帙仰塵　聖覽矣竊念臣之愚見極是粗
淺惟一念愚衷實欲為　朝廷革盡積弊立　宗社千萬
世無涯之基心有餘而力不足也臣今再録嘉靖第二劄

仰塵　聖覽如蒙日月之照察臣之言　召各官詳議萬
一少有補焉臣愚幸甚盖臣學識止此故十數年獻上愚
計亦不過此伏惟　聖明俯賜採納臣不勝幸甚
録進嘉靖第二劄臣聞漢文帝入蒞大統首問每歲決獄
幾何每歲錢穀出入幾何陳平對曰一有主者司馬光謂
平所對為非非也或又有云文帝非宜問亦非也盖知刑
獄之數可以知風化矣知錢穀之數可以知經費矣此文
帝之問實人君初政之首務也臣願　陛下即此問推廣
可乎如蒙首詔戶部問之曰　祖宗朝歲計賦稅所入幾
何各省存留幾何內府[illegible]費幾何百官廪禄幾何軍士糧

糧幾何三邊供億幾何　藩封禄米幾何內官月糧幾何
較之今日歲計所增幾何所減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賦
稅所入猶夫昔也所費所出不有倍於昔者乎年代愈深
流弊愈極盖有以處之乎次　召吏部問之曰　祖宗朝
外任百官幾何京任百官幾何薦舉幾何科貢幾何雜流
幾何較之今日冗員所增幾何衙門添設幾何然後從而
思之曰輿圖政事猶夫昔也冗員冗食不有加於昔者乎
官添弊冗政紛多門盖有以處之乎次　召兵部問之曰
祖宗朝天下軍職幾何京衛帶俸幾何外衛帶俸幾何天
下軍士幾何在京軍士幾何校尉幾何較之今日所增幾

何所減幾何虛名無實勢要包辦月糧幾何然後從而思
之曰天下疆圉猶夫昔也冗員冗兵不有倍於昔者乎愈
久愈冗愈冗愈極粮食無措盖有以處之乎次　召禮部
問之曰　祖宗朝天下　親藩幾何鎮國奉國將軍中尉
幾何儀賓幾何內官幾何較之今日所增幾何所減幾何
然後從而思之曰歲計賦入猶夫昔也　宗藩內宦有不
倍於昔者乎勢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盖有以處之乎次
召工部問之曰　祖宗朝歲計物料所入幾何恒年修理
幾何工匠幾何柴炭幾何較之今日所增幾何所減幾何
然後從而思之曰天下課料猶夫昔也浮費不經不有倍

於昔者乎然費日滋帑藏日竭天下日困 國計日艱益
有以處之乎次 召刑部問之曰 祖宗朝歲決大辟幾
何較之今日天下決大辟幾何情真着監幾何可疑見監
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好生惡死人心猶夫昔也嗜利忘
死有不倍于昔者乎經秋處決有此数也敢推究死不有
万於此者乎民無恒産斯無恒心刑酷民窮 國體攸繫
盍有以處之乎是故天下一大家也處天下猶夫處家也
今夫千金之家一人享之其百費饒洽也固宜再世再有
五人焉則為二百金之家矣則二百金之家復圖千金之
費不日就窮促已乎雖然二百金之家僉以圖存其不墜

先業也亦宜再世再有五人焉則為四十金之家矣以四
十金之家復圖千金之費不立隳先業已乎然雖四十金
之家猶可擴之為二百金之家也二百金之家猶可擴之
為千金之家也存乎人者也天下一大家也不再擴焉者
限於勢者也我 祖宗創業之初猶夫億萬金之家也
宗藩之分封猶夫子孫也百官猶夫工作也內臣猶夫臧
獲也軍士猶夫守家之犬也歲費供億猶夫家之調度也
率是数者皆如 祖宗之舊猶勢窮弊生尚宜思所以救
夫末流之患以適夫時宜之制柰之何年積月冗於是数
者不知幾倍於 祖宗之舊浮費百出日益月甚不知幾

倍於 祖宗之舊是猶承千金之後者不知其已落二十
金之家矣復妄意夫千金之費也若之何其不窮乎
陛下思而及此尚早圖之由內臣外臣協心同憂就若十
年乃克有濟失今不圖後無及矣今縱未大更張 陛下
只時念及此或 命六部開具大数揭帖朝夕觀覽則所
以恐懼樽節之思自不能已矣內臣勳戚亦使之憂勤惕
厲以防夫日後之患以舒夫目前之急 國家得宏久大
之圖內臣亦享綿長之福 陛下日慎一日心由此正慾
由此窒天理常存邪使退聽克己復禮之力由此益堅祈
天永命之道由此馴致潛消默運之中自致夫 聖德神

功之盛矣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預陳用人理財大要疏　張卤

近該吏科都給事中鄭大經題又該吏部覆題乞　勅兩
京九卿堂上科道及在外撫按諸臣限一月以裏各以前
項事宜據所見聞開陳奏　進奉　聖旨是欽此臣惟今
天下事至急且大莫先此二者今天下議論徒多而無裨
實效亦莫先此二者故　聖心甚廑舉矣竊恐　獻言者
猶不皆當實不免仍落故套且容有甚禍流毒不但徒仍
故套而已蓋古之用人惟隨時隨事隨地隨才舉一事無
非求才之方舉一世無非求才之地故無論者一日而協
卜知角者經宿而授政知之真則用之當也今一旦促柱

倡期令其各舉其勞求物色之功已不能如古人周至重
以近日習成舉論人才故參每一人倡即十人和使倡之
果必得其真則和之亦不妨于多欲其人亦有偶係傳聞
原無的見且容有夾雜意見人本至公其十人漫以羣和
成之欲吏部即據名登籍曰其某督其某才異時九卿皆
撫陞除惟取足于是外此者不復省錄此大亂之道也如
近日巡撫鄖陽右僉都御史孫應鰲舉境內人才而原任
南京刑部右侍郎何遷亦在所舉夫以遷之黨依權姦貪
黷賄賂江西巡撫殊已盡喪平生末路經營不復更知廉
恥乃今奉身歸里得脫兇殊之誅亦云至幸而鰲猶以境

內人才舉之不知在鰲甚見其將謂何縱若不預為申飭
謂舉主無復如鰲而所舉無復如遷臣不敢信古人治財
卓有良法宋臣司馬光有言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
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
足此桑弘羊之所以欺武帝也臣嘗誦其言以為千古明
白至論今日財用即周官法度無補今之治財雖桑弘羊
孔僅劉晏陳京趙贊之徒亦不能生今之財蓋　國儲既
虛民力亦竭今言理財者謂但在節財不在生財夫謂在
節財是矣但為節財之議者皆闊端而不究其說損節財
之事者皆客大而獨苛于細且不經孟浪之談復比比而

有如　先帝丙辰中　詔求足財之道于時尚書方鵬都
御史鄢懋卿各以裁減舉人坊牌及驛遞鋪陳船隻馬驘
頭匹銀兩之議獻收後于舉人銀兩或許囑說入學童生
以所得補所減之數而士習壞或為加增長夫水手以設
處遞原額之名而民病滋此人所共知臣不暇細論至于
驛遞諸差民既以血汗包賠幾後乃從迴年按限追徵其
額設銀數減半還官臣向知高平時嘗追徵此等前件親
見其顛連情狀雖極痛心駭鼻臨之竟坐視其蕩田廬鬻
妻子而不能救茲若不預為申預謂不有如鵬如懋卿之
議復出臣亦不敢信臣又惟今之事勢語用人如悼利者

急求明珠若一誤認燕石爲明珠則明珠無再至之理譬
理財如冶鑛者必逐鳥啄石一誤于參苓雜鳥啄則參苓
無再奏之功使用一人而不能爲　朝廷光重禮國干城
顧使無似之人先以敗類用一策而未及濟遂儲匱竭
內帑空乏顧使不經之說先以戕民狀則落落雞鶩之士
可使若人之吏敗而敝敝待斃之民能禁斯言之再誤耶
臣是以不勝隱憂過計故今日明發入　朝一聞　明詔
敢即急皇中以此愚昧無知之見須隙　君父之前伏乞
天語叮嚀　勅下吏部再加詳議要見遴之爲人果是何
品覆再乞　勅下戶部亦加詳議要見昔之獻議果曾否

病民果臣言不謬宜即將臣疏備細通行原擬應該　獻
議諸臣務要各出己見一本至公于用人則以如鰲如遴
之事爲懲戒但取真才勿拘方類即以一人舉十數人不
爲多合數才人舉一人不爲少于理財則以如鵬如卿之
議爲懲戒但求大段勿事苛屑事可必行則嫌怨非所吏
計法可通變則今昔不必盡同以共求上合　天意仰副
君心俯切民瘼則時事得因是以爲推移　朝廷亦借是
以爲休美不則一番舉動竟屬空談後有施爲人亦不信
臣竊爲　朝廷恥之其所不傾心竭力以共任斯言者誠
亦無所逃罪臣備數諫垣亦當與議若惟圖隨衆塞責即
于臣亦甚便然臣必爲此說者以一念犬馬段切之心終
不敢惟忍圖自便而不爲　國體惜也伏惟　皇上裁察
施行甚甚

舉曠典以激人心以風吏治疏　張鹵

臣惟聖王之鼓舞天下惟在賞罰賞罰之功中人心貴及
時宜該恭惟我　皇上以一王御極之初適蒞國朝．正
之會正人心世道于是攸關而賞勸罰懲盡茲攸繫所謂
罰以懲惡者先之以我　皇上敦朴愛勤諸臣精白賞畏
表儀之兆既見于躬行重之以　詔旨叮嚀言官建白禁
止之嚴久昭于誓戒臣嘗謂今天下雖不敢必小人盡為
君子然君子之守道固重于守官而小人之愛官亦甚于
愛財臣可保自今遠近諸臣而非喪心病狂決不敢自取
禍謫以干明憲　勑罰之典臣固無庸議者獨賞以勸善

仍大有缺遺我　祖宗每於三年大朝之期非但責其職
事以察故常每復　特示旌別以昭勸戒如　太祖三等
之規　英宗十人之獎遂致人心懽服吏治大興義問相
傳至今猶烈然自是　列聖相因間時一行　先帝末年
欲行未果豈其盛典之復誠亦有待適時諸臣建議其所
惓惓屬望于　皇上者固已悉盡靦縷矣方今冠裳玉帛
已萃　朝庭而黜幽陟明又倡時則臣竊恐言之一不果
行行之一不盡當則司視多方擬議又為虛文而上係
新政觀瞻良非細故臣不敢不以愚昧一得之見復仰陳
于　君父之前也伏乞　勑下吏禮二部都察院共加詳

議果故事可憑懿則未遠先乞　勑下禮部備查先朝賜
給筵宴儀式楮幣等差及諸凡詳節事宜先期開議上
請再乞　勑下吏部都察院將兩畿各省來朝及在任官
員嚴加考察其卓異人員雖已經各該撫按文章薦揚然
撫按特據一省以為見聞部院當合天下以為精鑒此正
宜獨持國是而不容盡委于相同者其于才行超卓政績
顯著果即一省得數人焉不為過果合數省得一人焉不
為踈果郡邑優于方面即下及郡邑果尉倅優于正官亦
旁及尉倅不為曠等如是但得數人至期疏名上　聞以
請賚　宴賜務各竭萬分明慎不得一致匪人濫胃　殊

恩以累　舉主若然則嘉樂茲惠隆寓于旌別黜陟之中而
感恩思奮有出于法令章程之外蓼蕭湛露將不得專美
于前而　國家隆厚昌明之治實因之大有裨益

勸　聖學勵臣工以成治道疏　何維柏

臣聞古謂人臣當以帝王之道責其君任其人爲臣以帝王之治責於己蓋帝王之治本諸道帝王之道本諸心帝王之心本諸學帝王之學本於上下交而後成臣請觀古昔盛時君臣非自能相聖也其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君以此責難於其臣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臣以此責難於其君至於成湯則有若伊尹太甲有若保衡太戊有若伊陟祖乙則有若巫賢武丁則有若甘盤文武則有若呂散成康則有若周召上下君臣交相儆戒不敢荒寧共成此學以臻大道運諸心以達於

政當是時內則百揆四岳外則州牧侯伯莫不同心一德以欽厥職百工庶政惟和六府三事允治德普天下澤施後世自時厥後教弛道湮人心陷溺君不知所以盡君道臣不知所以盡臣道徒以智術相事使功利相征逐挾法制以把持天下而籠絡斯民其相與有爲者又不過隨世低昂殫慮於章程法守之末以致力于補偏救弊之方所謂修己治人之理天德王道之要不復講求其間若君如漢文宋仁有可學願治之資而不遇其臣聖賢如孔孟周程有好學輔治之實而不遇其君君不遇其臣則不能以成其學而達之治臣不遇其君則不能以行其學以濟夫時自

漢迄今道汙治陋極矣肆惟我　皇上淵穆溫文寬仁恭儉嗣服　太寶敬承　先帝遺詔以推廣德孝信任輔臣以斡旋世道日就月將遜志時敏篤戒佚遊罔失矩度法行近習教肅　宮闈恩威出自　淵衷取舍裁于　宸鑑納諫從言懋昭帝王之度謙虛弘量允裕　聖學之基大小臣工夙夜祗承三公輔政協德和衷卿士大夫靖共法守衆正盈　朝姦邪歛跡　上下際遇之隆時運昌泰之會二千餘年實所曠睹敬而守之帝王事業可坐而致然臣竊慮之難得者時保時者幾察幾者學蓋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爲倚伏今雖時泰運昌然幾微謹畏之不存則

怠荒之所自起上下儆戒之不一則變故之所由生況人主一心攻之者衆喜怒好惡之微用舍予奪之機端人正士規之以進退其身壬人憸夫伺之以作止其惡世道汙隆國家興替所由繫不可不慎故臣敢以交修進學之說進復列君道臣道今日所當盡之實以告　陛下然臣所謂學者非有異論不過自　陛下之心與群臣之心求之而自得之耳　陛下之心即堯舜禹湯文武戊丁成康之心群臣之心即皐夔益稷伊傅周召之心篤學以存心因心以達政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唐虞三代之治可運諸掌伏望　聖明詳鑒臣言當以帝王之治自任而責難於

群臣群臣當以帝王之道事上而責難於　陛下上下交
修共成德業則世道幸甚　一曰盡君道人君一心萬化
本原君心正則天下治而享國長久君心不正則天下亂
而天祿永終故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昔
者殷高宗宅憂三祀既免喪弗言群臣諫曰天子惟君萬
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高宗悅而
言乃命傅說曰爾惟訓于朕志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
邁乃訓於是學于古訓道積于厥躬惟說式克欽承旁招
俊乂列于庶位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故四海之內咸仰高
宗之德而享國五十有九年稱為盛治　陛下諒陰不言

恭默思道同符高宗茲者　先帝服除即宜正可言乃維
之日伏望　陛下鑒高宗久懷于茲之心及今與諸大臣
言每日　視朝之後請　御便殿　宣召元老講讀近臣
咨論經史道理以為政治本源間　召九卿各衙門大臣
問以職掌責令奏封凡有嘉謀嘉猷悉以入　告及於中
外群臣有學術純正德行老成堪資啟沃者舉十數人或
隨時　召見或輪次入直朝夕納誨相與講求帝王之心
法以達天德率由帝王之治法以弘王道　陛下恭己淵
默靜理化機則自　深宮以至　大庭莫非戒懼修省之
地自旦興以至嚮晦息一皆憂勤惕勵之時思平天下之征

絜矩則公好惡以欽厥止思喜怒中節由於慎獨則致中
和以贊化育思帝王一日二日萬幾不可以太康則必如
堯舜兢兢業業戒逸欲于有邦思天祿永終由於四海困
窮則必如禹相告戒罔淫于佚以勤厥中思后從諫則聖
不可陷于酒德之衍則必如禹之惡旨酒而好善言思君
臣咸有一德則必如湯之不邇聲色以協于克一思君子
有大道惟命不于常則必如文王望道未見而視民如傷
思王者所其無逸則必如周公之戒成王先知稼穡之艱
難乃可以保文武之業而無失此數者皆君道之所當盡
者臣望　陛下以此責成于己仍　勅下部院與諸大臣

擬議上　請乞　勅裁定宣召日期毅然行之責成此學
共圖治理則協德率寧享國永年雖惟無俾高宗專美於
有商而都俞喜起天保卷阿之盛可復見于今日伏乞
聖裁　一曰盡臣道高宗命說曰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
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蓋人臣必以道自
盡而後可以道事君必交修於下而後可以責成於上故
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臣觀由漢以來人君不能致治康
民實由臣僚不能盡道匡正有負於君無論前代即　先
朝事可為近鑑　世宗先皇帝聖智英斷足大有為使得
賢臣同心輔德則嘉靖綏邦可致盛治顧由學術夫瞬時

熟勝衰同代異典禮固正元氣已索繼而姦邪顯政逆悖
謟惑比周恣肆荼毒生靈天下囂囂矣晚年 先帝悔
心極亂源悉一二元輔維持斡旋而勝負消長之機亦艱
且危我 皇上御極明明在上赫赫在下二年以來人心
轉淑世道改觀然猾烈之餘四海困窮未甦災異姦宄未
息職思其故實原於此調元療本正在此時今卿大夫忠
清敏慎守正奉公大都從昔廷精神志意未孚通於上下
法紀軌物尚睽滯於多方郡邦縣邑雖故襲常而督責者
簿書職守之末而開誠布公之體未彰所計量者體貌勢
分之常而僉謀大同之誼未協紛更切於浮議實意衰於

彌文以調停為善而不稽其所敝以搏擊為能而不慮其
所終葦未盡一或此是而彼非政多遠闕多朝行而夕改
且終同官而遏不敢肆揆種于地有俟而生閉縮包藏伏
深憂于莫測乘間抵隙隱机檻於無形慮遠察微責於定
志上致下滯責任同心臣伏望 陛下勅諭內閣輔臣申
飭中外大小臣工共圖同心盡道之實每月朔望 朝畢
輔臣即出於九卿各衙門長佐會於公所僚公集思揆政
論道將各掌職事摘取重大者備訂確當付所司施行上
關 君德及今機務所當變通釐正者從容商議協求經
久乃以入 告九卿各衙門之長每五日堂事畢率僚屬

于後署坐論職事當否有無怠玩比謨公利救正時弊
怙終及欺罔姦私即當聲責繼以啓治俾人知警畏爭赴
事功其朔望大臣會日各備衆多難以共聽標公所訂同
為會相與講明道術辨析義利扶植綱維即心論學即學
察政無得侈談玄虛以滋盛世惑省郡之吏至自外者亦
得預會以詢政俗在外撫按與司道郡邑亦做朔望之會
以究軍民休戚以察官吏賢否事關 廟朝亦即以入
聞司道郡邑之長暨乃僚屬亦彼五日之會忠告規勸節
用愛人盡心修職有不共不恪者有常罰是使心志交孚
於駿晤德業相勵於觀摩視獲稱許可以覘性術之邪正

治理之得失官常賢否糾激存揚考數點陟咸據於此如
是則大夫師長不敢逸豫而切于憂勤中外遠邇不敢欺
玩而一於畏敬書曰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又曰凡我有
官君子欽乃攸司以公滅私民其永懷是上可以匡正
君德下可以康濟民生臣言若迂實切治理伏願 陛下
俯賜詳察 勅公卿大臣及時裁酌擬議上 請期在必
行炎脩定志與道致治所繫不細伏乞 聖裁

急圖政要以保治安疏　　敖士謄
頃緣災異疊見時事多艱該言官疏陳部院議覆遵奉
俞旨行令九卿科道等官講求用人理財事宜人具一疏
各薦所知各陳所見上備　采擇臣濫竽九卿義不容默
臣聞大學平天下章論用人理財始于君子必慎乎德孟
子謂人不足適政不足閒惟仁義格心為急務誠以君身
萬化之原斡旋振作之機固在上不在下也臣謹按科臣
原疏所拳拳致望在乞　皇上宣召大臣咨訪商確俾各
以職條對務求實濟而該部覆奏亦請　仰法　列聖博
采群言將　宣召大臣一事亟　賜舉行以通上下之情

以消天下之變蓋皆有見夫治理要務莫切於此　聖明
所宜留念必不可緩者也此不之圖雖條奏叢委封章山
積奚裨實用哉夫人材賢否吏部職也考覈論薦冊籍俱
存聞見訪求臧否素定即近日諸臣所舉豈能出吏部所
知外乎若吏部雖知不敢用必拘于禁例資格非章疏所
能悉耳　國計盈縮戶部職也出納經常素有成算弊竇
源委久懷隱憂即近日諸臣條議豈能出戶部所知外乎
若戶部雖知難于議難于革必事有掣肘窒礙非奏牘所
能達耳　陛下誠念時事多艱思得興才而任之惟　宣
召吏部大臣令其面對凡實心任事輿論稱賢無問遠

廢棄並許破格論薦某宜於南某宜於北某過今可原宥
某例宜疏通一一盡言之　陛下再與輔臣　面相商確
隨材酌用則鼓舞激勵之下自然人思感奮足充任使何
乏材之可慮哉　陛下誠念經用匱竭欲知浮費而裁之
惟　宣召戶部大臣令其　面對凡沿襲宿弊浮冗當裁
無問　宮府織鉅並許備陳直指其額可減其費可節其
宜月有清查其宜即時釐正一一盡言之　陛下更與輔
臣　面相商確毅然　獨斷則懲艾振刷之餘自然源潔
流清可期饒裕何匱竭之為患哉昔宋臣趙普薦人至裂
牘補進太祖竟聽其言果得實用唐臣魏徵因宦者充外

使多妄奏請杜其源太宗曰非卿朕安得聞此語乃停充
使史傳紀二君納諫以為美談向非面對安得達其誠悃
卒相孚信也臣比見吏部大臣於原任給事中石星御史
詹仰庇二臣嘗　請錄用此其心正欲仰成我　皇上愛
惜人材之　盛德非有他也疏入並從　報罷是吏部所
薦且未蒙　俞允矣戶部大臣於太和香稅車局鋪墊等
事嘗有論奏此其心亦欲仰贊我　皇上愛惜民膏之至
計非有他也言出即獲譴呵是戶部所陳且未蒙　天聽
矣傳有之人臣盡瘁宣力多從直言敢諫中得之故用人
者與其下收瑕類之士不若優容骨鯁之臣如前吏部所

薦二臣雖未經履邊方乃其一念忠貞圖報之心臣固知
必能忘身徇國終始無二也取斯人用之艱危緩急必可
恃賴不愈於使貪使詐起寡廉鮮恥蓋開倖進之端乎
昔人謂天下之費有舊約而今浮必求浮之自杜之故節
用者與其加察于遂不若法行自近如前戶部所陳諸事
雖浮冗不盡在此由是推廣使每事皆有稽查臣固知必
能漸塞弊源漏卮可補也及今月圖之樽節儲蓄定獲實
效不愈於毛舉瑣摘為移甲就乙計筭貽斯民之困乎臣
關務寡交事體茫昧誠不敢雷同臆度妄有塵　瀆竊觀
言官部臣建議拳拳意所歸重實關至要未宜徒付空言

故迂愚之見惟願　聖明下順輿情於　宣召咨訪亟
賜施行凡用人理財事宜但責成部臣所言當理　俯垂
聽納　廣仁恩以容戇直　慎儉德以懷永圖則實政日
修繁文日省所以消弭災變感召休祥安內攘外永保萬
世治安端在此矣

竭愚忠以陳救要疏　鄭復亨

伏惟時方多故萬姓交咨頃年以來上持議論甚煩終之
及民之澤下實窮愁何啻若無聊生之心工賈嘗窮各矣
北業兵災倍賦率十倍屬之流徙代中原之脊也縱故一
關則三關震動徐兗齊衛天下之腹也洪波湯析而四顧
無煙荊襄秦洛形勝之區也流移狼憑依而猖獗相與漸亂
關廣財貨之藪也師勞財匱而海充未減捜餉日漸耗蠹
日甚請給日增於括克帑庾日罄於那移　宗瀋之坐窘
無籌中澤之哀鳴尤慘舟車盡敝飛輓多艱杼柚既空枷
鎖猶逼民已窮而事益不可息敝已極而法竟不可行饑

莩原荒朱殺遍闔肅條閭里烽火關河武衛凌夷卒伍驕
怨內憂外棘百孔千瘡物怪人妖天鳴地震彗星兩見於
尾女日月繼食於元春鬼神告凶菑害洊至緩急無備根
本潛搖殆有陳涉阿骨打之徒窺伺於世雖李綱宗澤之
才民布猶難天心人事種種可駭臣等嘗慟哭流涕於
陛前　皇上應卧薪嘗膽於宵旰也夫饑寒逼身易為衣
食教督亦于　聖主之資若不及今定周家桑土之謀切
虞廷困窮之懼則上天所以警動海內者適以資他矣而
今之最急孰如用賢乎諸葛亮曰親賢人遠小人此先漢
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人此後漢所以傾頹也　陛下

御極以来諒陰恭默已三期矣濟濟多士豈無一當　聖
心似可少慰承式之望矣愛慶悃忱不必艱難又值不容
靜逸之時矣寧曾召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賞納一諫士
以共畫思患豫防之策乎竊慮宦官小人欲乾坤否膈貸
君子阻於東鄰呈約巷牆寂無敢含忠言重折檻之罰儒
臣虛納誨之功姬姜違脫珥之規周召無同升之歎日
覲絕疇咨之益　便殿遐晉接之期回話既微道署從
而補牘　內批徑出蘇轍何自以封還紀綱廢於因循貨
愚覆於玩愒功罪之欺蒙閉核浮繁之文案徒盈普類既
失於根搖厲階陰啓乎奄寺言涉宮府輒肆阻撓梗在私

門堅不可破始也董卓蠹冢之圖不豫他日城狐社鼠之
討莫施逮其手操士爵口含天憲風行勢熾意積權移會使
台輔具員六卿拱手元良悃悔於孤[illegible]禍倒置於冠裳
茲霜雖未冰月已幾望前車不遠[illegible]明況旁觀宇內
果何時也而處堂燕雀敝日[illegible]偷游遡風孔倭深
顧隱憂哉恐川潰土崩一旦決裂不可復救萬衆洶洶皆
謂群小侮常明良疏間自開闢以来未有若是可以求安
者室顧倚之由傾裕蠱而端握淵默遂可濟蹇屯也乎
陛下不自以　宗社之憂為憂縱有忠臣烈士以憂　陛
下之憂亦何能上達以自效也伏願　早奮英斷之剛於

以決大計而勿為小故之所淆弘昭濬哲之明於以任君
子而勿為僻昵之所惑　上天元子之責至重必思栽培
傾覆之命為難諶下民父母之望至殷必思向背喦險之
情為可畏以美色奇珍之玩而保瘡痍以昭陽細務之勤
而和庶政以蠻夷為關門勁敵以錢穀為黎庶脂膏拔用
陸樹聲石星之流以建法家拂士　省納啟士儋翁大立
等疏以求鯁議訏謨　經史講筵臣民章奏必與所司面
相可否親授　絲綸都俞一堂乃成　朝著萬幾之裁理
漸熟人材之邪正自知察變謹微回天開泰計無踰此不
然而或仍彼故習則雖皐夔伊傅接踵　都門晁董公孫

昌言盈耳終何補於　國是之萬一且三年無及於蓄艾
幾事一去不可為矣愚陋微臣本無言責數年家食恬際
清時遡見邪正相持賢人掣肘太平未兆感憤激衷冒犯
天威觸怒權勢自知弗宥伏祈　聖明垂鑒臣心無他更
勑閣部科道諸臣再加看議如果臣言頗或可採即乞俯
賜施行蒼生幸甚

敷陳會試切要事宜以肅隆　新政疏　張鹵

臣惟今天下化進獨莫重于進士一科蓋　朝廷光揚寵綏于是為極而士之嚮往儀式亦惟茲為最向臣嘗先帝時曾條議科貢事宜謂天地清淑之氣　祖宗豐芑之仁　先帝四十五年壽考作人之化所以培植我　國家文明昌運固非前代可同夠茲為漸之多賢又際　龍飛之首試所宜上類我　皇上廣登進備式程尤非在有司三載一行故事可比臣待罪該科值茲　盛事既不敢先期泛陳又不敢勦同成議今試期既迫謹將諸臣已陳而未妥已妥而未全者列為四事上請　勑下禮部議覆題請　旨定奪仍即遍揭大書告示令有事場屋者各一體遵行則　國體科名不勝幸甚　一曰嚴關防以祛積奸臣惟　朝廷待士本重而士多自待則輕往時禮部會試關防甚疎以致懷挾公行叢生奸弊嘉靖四十四年會試奏有　先帝明旨舉人懷挾即罪枷號于時以始嚴法令尚半涉寬容故當場譏獲猶不至一二今次乞勑監試御史務即事盡法以悉祛蠹弊如往年懸掛席舍圖式同號姓名已先期預知看守軍人可先期納賂此其積弊尤甚著明今無自今不用先期懸掛席舍第將天下舉人姓名隔別錯綜編定號簿名置號次小票粘連卷面

鈐以關防點名散卷各照號進入仍于彌封時將小票揭却二場三場各俱準此庶預知交通前弊可革此關防當嚴于編號者一也會試舉人四方輻湊監試之官難以辨識前次題奉　欽依令各省來朝布政方面官點名照進此法之甚善無容議矣但方面官於所屬舉人亦豈能一一辨別今次宜行令各方面官員于未點名之先備造花名文冊每省以各科先後編為類次點名時每科以名次在前者一人在傍認辨覺察若科目既遠人數单隻則以本生郡縣来朝官一員從傍代辨遇有形跡可疑即時舉出以憑究問施行不則罪必連坐仍先取各該連名結狀以便稽查又往時搜檢祇嚴于舉人近訪得有等久慣奸猾軍人于進入時預先稍帶文字及字密紙張臨時以圖煽騙致使舉人負苦含寃間亦或有合無今次于將搜軍人先入點名時更嚴加搜檢若有仍前夾帶隻字片紙者即先重行枷號治罪此關防之當嚴于點名者二也近年謄錄等官生員以書手代之亦未為無見但會試全閱硃卷此方書手多係遊食棍徒不惟致魯魚亥豕校閱不便又或轉亂在京四方流寓深奸巨猾其說尤多不如生員各自係有身家功名必知自愛合無仍行提學御史于順天所屬附近處所查取生員的確年貌文冊臨場時照試

宜但嚴加點驗進入若有夾帶頂替身及换卷移花倒頭諸
弊照依舉人懷挾事例更嚴加枷號問遣此關防之當嚴
于謄錄者三也臣非惟科場一切事務全在臨試一官乞
勑下禮部于覆題之時即移文都察院先期照
例　請差御史四員即各辭　朝廻道前往科場內外常
川住劄以整飭一應內外各該事宜庶治法兼于治人
朝廷求才之意始真不負矣伏乞　聖裁　一曰發供應
以濟貧用臣惟場屋供應近該順天府鄉試題　准合用
燭簽水碗飲食等項俱官為辦給布簾作帷務于盡行禁
革不許從新帶其硯石蠟燭仍聽生員自備每生石硯一片

黃蠟五枝先期與試卷一同交納順天府委官給散合無
今次會試亦倣此例施行但石硯蠟燭訪得先該鄉試時
預先交納臨時關領情弊百出蓋以交納者既靠于趙甲
錢乙拖倚之私收掌者又樂于真假高低以換之便致情
弊百出固勢所宜然然硯有不堪猶足備用臣追憶往昔
入試時第一場文字秉燭謄真者十每六七燭之不堪則
固勢有難為者茲欲行令順天府備辦但用燭數萬陸續
備一時不惟備辦不前且恐贋惡如故欲仍令生儒自備
又恐滋弊容奸關防更難切詳各省鄉試油燭俱官為辦
給今各省方面官既在點名宜行備處務各給堅硬大燭

每舉人五枝一場三場各二枝一場一枝就于該省點名
時信手給散須省舉人若干名用過油燭若干枝該銀若
干兩回日就以在庫應動官銀補還不許更行科擾是後
每遇會試年分即先期給銀早辦庶為力既易而夾帶可
絕矣臣再惟今關防既密則點名進入不得不早三場于
先期一日夜漏一鼓各舉人即當起候點名投至當場之
日有夜漏至三鼓納卷方出者計之已一日兩夜時飢失
若自帶果餅既行嚴禁而公家飲饌又不堪用大以三年
期望還遠道奔趨一日兩夜之辛苦而顧使一飽之難得
者此事之不近人情固亦難為法例合無　勑下該部預

行辦估每場每舉人一名各給麵餅十枚梨二枚粳飯粉
湯各一盌監試官嚴督各該委官分投給辦務使得用如
一有仍前濫惡即將該管官員指名參　奏仍總計所支
費過官錢坐贓治罪庶嚴法一行而實用有補矣伏乞
聖裁　三曰正文體以端士習臣惟我　朝舉業文字原
有定式弘治以前士之業此者其言皆平正純確故其人
品事業皆光明俊偉今士習一變而為馳騁之弊使學究
冗談蒙迷經旨再變而為夾雜之弊使禪霸詭譎流毒士
習不惟自壞心術抑且上關世道故近日主司惓惓於限
[illegible]法及經之諭亦固所甚不得已者臣以為欲袪此弊

甲之法則不足徵之事則有餘今欲于此著力并祈命題
關係錄文三事近日命題之弊向臣于 先帝時俱已陳
說今次題目務要考試官會同同考試官公同隨在擬出
不必更拘如前時務頌聖諸說使來試舉人得分門預備
又其申明限字固亦良法但恐昧者為之一千若過拘促
反礙文體大率文字一千理致自足簡約從尚浮華難掩
冗蕪其權惟在主司予奪耳 勅下各典試官閱卷于
簡約平正說理文字必首用甄收其詭異冗長必嚴加斥
落不更于才之可觀氣之可取少為姑貸如同考試官員
有不遵依仍取前項文詞以誘壞文體者必其人亦係冒

四科名學無根據其人品學識即于此擬定處分則相觀
效進者必不自蹈前轍以違時尚至于錄文所以傳示式
程尤切關係臣切根近日鄉試程文中間平正者固多甚
至有力排宋註獨出異說夫 祖宗設立各家傳註令儒
生治經如射者之的果高識之士能獨抱遺經另得心見
自當于別處立說若錄程文以導士而先自違之此大亂
之道也且尤多詞若艱澀意殊淺淡謂為古文則體段已
殊謂為時文則面目迥異以此導士亦屬不經或有謂文
以時變其勢乃爾臣獨以為不然夫八代之衰以一韓愈
而興五季之習以一歐陽脩而振豈真時變實係人為我

朝文章所以復古昔而振流靡者莫盛于弘治今其會試
錄文俱在自今錄文務要力復是體以挽頹風以端士習
庶敦龐渾厚之程式一歸而靡麗浮淺之流與斯殄矣伏
乞 聖裁 四曰廣 制額以答殊遇臣惟 祖宗禮闈
取士相沿原有舊額但人文興盛其大發有時而制額加
增亦間行一用當 祖宗時世運初闢人文初啟雖鴻儒
碩士應運蔚興而士之為業其時尚少自 孝廟以來世
際雍熙文運彬彬于斯為盛盛而至于今日雖三尺童子
皆能談性命故昔之養于學者自一邑言僅數十人而今
則數百人矣集于試者自一省言僅汔十人而今則數千

人矣茲一遇 皇上龍飛第一開科萬邦黎獻莫不共慶
奇逢喁喁翹往是據時正值所當增臣又嘗謬論人才之
生顧豈獨優于進士如 國初黃福以貢士楊士奇以儒
士胡儼以舉人皆為一代宗臣文行稱首但今世調異趨
人心異向上之于下也惟以進士為遵信自餘雖有識哲
之才經濟之畧亦不即相信難于設施故 先帝于癸未
癸丑乙丑曾 勅該部俱以四百名取中况今民庶未寧
邊關多事乏才之嘆更視昔為急 皇上欲用一世之才
以濟一世之用正宜指此名稱以風有位而即事又在所
宜增者臣以此仰知 聖心必屢軫念但該部預取者多

而欲 大廷賜第之多殊不可得臣望 皇上 勑下禮部明示今科取士務 特加于前俾其至則于歷科名數曾取最多者一二科毋加擬議開陳上請 宸斷則與試者知應于甄收入試者自益思奮勵而得人之盛庶使于臨時矣伏乞 聖裁

條獻末議以裨 聖政疏　陳以勤

臣惟方今治道休明 朝廷清肅百凡執事咸傾竭智盡能總總焉懼蹈於曠職之罪況乎公卿大臣祿位崇厚責任異於他人若但憑藉寵榮優游日月既不能畢力以興設便宜又不能矢謨以襄宣 神智其為曠職孰甚焉臣備員密勿幾及四年幸逢 皇上恭己圖治虛心任人凡機務之繁悉委裁於 內閣臣得隨諸臣後竊見 國家大體時用之宜已多謀求而措於行間有一二因循不飭者臣頗潛究其畧區區之懷不自揣量亦思與諸臣漸次舉之顧臣年來多病氣血衰殘理當乞身恐不能待即欲緘默無復一言而去則上負 恩遇下乖素心律以人臣圖報之義豈能無愧謹晝營夜度條為六事或稽諸方冊所載或參以衆多之言實於治體有關不但虛文塞責而已伏乞 聖明加惠垂覽 勑下該部早 賜施行臣不勝大願

一慎擢用臣惟爵祿者天下之砥石聖王所以礪世磨鈍恃有此具而已故其低昂之際不可不慎也臣竊觀近年以來 朝廷所貴重而擢之最優者莫非吏部司屬與科道耶蓋諸部司屬計俸躋級必積年歲時延得為而司知府等官而此三銜則有數月逾年即驟陞者然且謂為外也多悒悒不得志以去若京堂員缺則此三銜

四司官爲次貴而進此餘固不及矣夫京堂者部院之儲品格崇峻廼今可以計日月而得之臣故曰　朝廷所宜慎者莫如吏部科道也然所以貴重之者非徒以其資地而已誠以其人也臣考前志稱吏部即官得整風俗理人倫者而台諫之選尤稱難焉往往名御史簡用由此焉出今制每遇三衙門之人則於內外相應官員慎簡以充其餘廼受諸部寺屬若諸部寺之簡推擇以羅而致之三衙門中是三衙門者所拔於諸司之秀也其擇之最優蓋即古者超遷以待俊才之意又非不當也所可議者第一以俊才待之而或不盡得其當任即以臣歷官所擬其

出自三衙門者固多以英碩致身樞要然緣速化而招物議者蓋亦不少亦有始焉蒙被殊擢及臨事任以為不副而始置焉者夫此一人也既以才美而進之旋以趨競而斥之且不靳殊擢於前而復難其任使於後其故何耶蓋由于識拔之不精而所養者不必皆所用也方諸臣之膺是任也多自謂高華可躐至惟思累日以取貴積久以待遷而司銓柄者亦但紀錄年勞量為陞轉其稱職與否有不暇盡論者焉此套相襲視為故常數十年來未之有改至如科中內外兩陞一節尤為亡謂夫使其當留也雖數十人連陞京堂而非濫其不當留也雖數十人連陞外發

而非屈今顧以定法繩之殆非為官擇人之意也書曰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若今之優擢此三衙門者豈盡所謂其人者哉陸贄有言居常則寵遇太厚有急則備位不允如此則何以厭服諸臣之心而使無積薪之歎乎今欲藉然一矯前弊莫若畧去資地止論才望不以累日積久為賢能惟以任官稱職為差等此後遇三衙門有缺既擇人以處之又必時時採其行能閱其議論其優游循默低廻庸眾間者亦只照常推補不必過為旌別惟察其方正修潔有宏猷遠識將來可以勝大事者乃留為四司郎中給事中及京畿提學巡按御史候京堂員缺簡而用之所

任愈重則所擇愈精然後尋常尺寸之才不得爭馳競進而澄汰之後斌斌乎皆天下之選矣以此而膺不次之恩居顯膴之任畀之者無異議居之者無愧容且令　國家常得真才而使之豈不盛哉至於諸部寺屬其間多有志行偉然在本衙門稱為特出及南京科道各省藩臬中亦有令聞茂績人所共推轂者令無一體蒐訪遇京堂缺每歲間擢數人庶幾內外賢才羅網不遺百司庶府孰不踴躍自奮求無負于　明時而當人之典亦公平正大不致有所偏重矣是誠新美治道之一助也伏乞　聖裁

一酌久任臣惟久任之法其來已遠在今日凡內外臣工均

宜倣而行之而施於郡縣守令尤為至切詔守令者親[illegible]
之官其職專其務劇不可倉卒而效功者也今之仕者各
媮為一切因循覬遷孰肯盡心於政教科指為数世利者
故每視官職如傳舍視其民如胡越循良善治卒不可復
勢使然也左雄謂吏数變易則下不安業久于其事則民
服教化以臣觀之實為至論蓋自隆慶元年以来廷議之
臣多及於此比見吏部于撫按保留官往往增秩加俸仍
令任郡縣如故是久任之法亦畧已脩舉矣或者謂所保
留官在知府則惟行於一隅而不徧於天下在州縣則惟
行於舉貢而不及於進士不及今斟酌而推廣之未可以

言法之備也夫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厥任惟均且立賢無
類進士舉貢何擇焉今或久於州縣不久於府久於舉貢
不久於進士非政體也然欲行久任而不議官秩酬其勞
勸即聖人與居不能驅之使安於職何則人情無所望而
為者蓋無幾也其餘非懸爵賞以激發其心使奔走於功
名之會則鬱鬱不平之意生於中其職且將解弛而墮於
事如是而責其治理誠難矣臣謂方今之務宜通計天下
府州縣官無論進士舉貢一體待遇即於循資推調之中
間行久任超陞之法所謂久任者非必人盡久也第舉其
聲名藉甚者以風其餘而已假如一時郡縣有習常慢令

黷貨殘民者即数月覺露亦必以峻法處之其官箴不失
而未嘗有卓越之聲者仍照常三年遷轉惟擇其約己愛
民有異政在人耳目課為一方最者比及大計群吏之期
各撫按官疏名以聞本部又按采輿論總核名實如果不
謬所舉請　敕書褒勵諭令久任勿更轉徙其任亦不必
限之九年也大率以六年為則知府即內寺少卿各省条
政知州即陞郎中僉事知縣即取為左右給事中實授御
史左右缺少仍補給事中隨授以應得　勑命其佐貳官
果有廉謹敏幹治行殊常者候六年一體超陞如此則為
吏者皆安官樂職計慮長遠不胥胥於旦暮可冀之功且

其勞之雖久酌之亦異人孰不願竭忠盡力務治其業以
答　上之知遇也哉臣見所援用者不過数十人而天下
郡吏莫不爭自洗濯精白乃心以承休德矣行之不過数十
年而天下之賢守令蒸蒸然布滿郡邑矣夫守令稱職則
王德宣恩澤流百姓皆樂其所而無愁嘆怨恨之聲當今
治平第一義恐無以易此再照郡縣官既已久任則缺之
待補者必多臣以為職任相若者則改之閑散無事者則
處之遺逸可録悉加搜羅大材可惜不輕擯棄是在銓曹
一調劑消息之而何患乎官之不充法之不行也伏乞
聖裁　一處贓吏臣惟　朝廷設守令之官所以安民故

必廉潔者儕非常之賞貪黷者蒙不可宥之誅然後長吏
興行而黎庶獲以安業何也中人之情得厚祿可以動
之至其不肖者貪之亦不能禁制則必畫法繩之而後有所
懲所謂贓吏是已漢制以六條察守令而侵漁百姓聚斂
為姦者居其首順帝時遣使察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
驛馬上之墨綬以下輒自收舉法至嚴也我　祖宗朝綜
覈吏治於枉法受賕者　憲典最重嗣後稍從姑息人心
怠玩遂至廉恥磨缺名檢隨失寖以成風不可禁制故先
臣何塘謂受贓滿貫以上宜籍沒家產近日大學士張居
正亦謂將贓私嚴行追併其言皆深切時務之要臣竊見

比來仕路雖稍稍改易流習而今郡下也吏之縱恣自若
其行如盜跖其欲如饕餮剝民之財恭於錙銖各撫按官
耳目委諸下僚多為所收蒙不即摘發即有敗露者又以
寬紓容隱為良曲意回護以樹私恩其載下考語及奏劾
疏中未盡其什一吏部據其詞而議懲創之輕者改調或
陞　王府官爵重者褫其職任如此而已其有贓私狼藉
衆所共憤者乃請　旨提問所司竟寢廢日月賄賂歸結
刑法以容姦臣誠不知其可也且贓吏之類非在於為名
也其始也以市井駔儈之行冒膺名秩即垂涎民之所有
欲以自潤及其裝橐既充溪壑已滿不幸而致敗露官遞

其所甘心者方且見良以為得地　揚揚自謂得計而人亦以
其居官致富自謂雄傑矣今欲懲贓吏而止于罷官以從
辱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損之爵祿何其非道所獲
者不能損其毫毛安得不樂往而樂去也夫以貪殘之徒
漏網　聖朝者不知其幾即以贓污黜職又竟隱其贓中至
其甚者得從吏訊而謂法決矣遂得以俸緣以脫然則百姓
之憤何由而洩　國家之綱紀何為而振與夫惑乎寵賂日
章而清白不著也今無申飭撫按官凡所屬有司悉心廉
訪果有不自砥礪侵害下民者或徑自拿問或參　奏處
治吏部更加裁酌如係昏庸無知利歸旁側者姑照常罷

官但是入己贓私不徒論罷必如數追出助邊輕者追完
放歸重者仍依律問斷即本家受笞辱亦不足惜或謂是
舉頗傷操切非所以明厚臣也切思此輩貪婪多以暴虐
濟之自常俸外皆是朘削貧民之膏髓孤弱者往往損
其妻子殞命箠械以應其求蓋切齒腐心欲刺刃其腹中
久矣此之重處所謂令而後得反之也宋臣范仲淹一家
哭何如一路哭意亦如此臣謂此法果行則人皆恐恐然
畏刑憲之及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天下疲民得以漸洗
瘡痍沐浴膏潤太平之美可日月與矣夫久任則中材者
自可激于進職追贓則不肖者有所畏于後而不敢為非

臣之二議所宜並舉而實以相濟者也伏乞 聖裁 一
廣用人臣惟 國家以科貢兩途選取賢才蒐羅之法至
為詳密然數此而曰盡天下之人則未也蓋今之所取第
一文學試等進者耳若夫豪傑之士拘于文而不能自達
者豈盡無哉昔者漢制既以孝廉賢良方正明經取士而
六部良家子多用材力為官又嘗下詔求所謂非常之士
而宋自制策進士又許大臣保召異諸色人等薦舉意以
天下人材甚多文章經術之士不足以籠絡豪傑故博求
而引用之如此亟也夫賢士大夫守道懷義習先聖之術
明當世之務進則為王國楨退則有老死牖下而已豪傑

之士則不然其中固有椎魯少文雅負俗傷膽略絕世力
敵千人者有諳曉兵事知韜鈐術數者有論辯縱橫可使
絕域若此等之人何代不有朝廷能用之亦肯盡心出力
自見其所長不用之則或托迹于畎畝屠沽商賈隸下之
間有所蓄憤而思動自古大臣為國長慮者當平居時常
欲加意收拾之使其抑心下氣俛耜而不敢發大難之端
脫或忽略不圖即不幸一旦有事揪鬭私乘釁而起橫戈
一呼群然嚮應其流虐潰裂將必有非日月可掃除者先臣
丘濬所云在中國則為盜賊走[illegible]在外境則為夷狄効力
大率皆此輩為之也當今之時正所謂豪傑往往而是山

之東西河之南北及關中徐沛之間尤甚御之不得其道
則姦雄多自此出見今頗有椎埋鼓鑄武斷鄉曲招納亡
命蔑視州縣如古大俠郭解劇孟之流且其自以仕進無
階石嘗怏怏如鷹隼欲駃不能忘飛揚奔騖也夫當平治
之世而其萌芽已漸露矣加以四方凶旱民愁無聊或至
弄兵萑蒲此輩相率攘臂其間左提而右挈之則貽禍必
非小小於此而欲為之計其猶有及乎臣愚竊思此輩其
心亦頗效用當世特不能由文墨以進又懼上官為約束
苦之故寧死溝壑而不忍就方今疆埸繹騷爪牙缺乏之
際何惜升斗之祿不籠取而用之請令各撫按官多方採

訪果有知邊情善騎射及膂力技能絕人可以應 明詔
塞厚望者錄名以聞多者舉十數人少者五六人務在撫
實不得徒任耳目苟應文具該部又於其中覈實用之如
試有顯效則舉主隨加祿秩以酬獎之其或繆濫憤事舉
主依律科罪以示懲戒行之數年則梟俊禽敵之士輻輳
而出於此途將來必有能為 朝廷立名攘夷狄者是
國家于科貢兩途外又有得人之利即萬一有豪猾狂逞
之形亦藉此可以潛消而豫制之是亦司國論者所宜慮
及也伏乞 聖裁 一練民兵當考民兵即古寓兵于農
之意而行幾甸為最急蓋 京師去塞垣甚逼萬一有虜

警則都城戒嚴非多立聲援無以鎮定人心臣憶元年秋
虜犯永平勢將西窺涿河羽檄日且數至臣嘗與兵部臣
議調兵入援兵部臣默然無以應也久乃曰無兵柰何當
是時臣心竊危之年來極虜博訪因得練民兵可以入援
一節甚為得策請試言其槩蓋直隸八府古幽薊地其人
沉鷙健悍慷慨多材力臣往聞河間保定等處民皆團聚
為社分曹角藝日懸弓矢馳獵為樂大抵勇敢善騎射其
天性然也今誠立法揀擇自可用以擁衛　京師但恐處
置失宜於民不能無所患苦而精銳者未必羅致亦為無
益臣以為若欲無擾民之害而又得精銳之用其道在編

僉不濫訓習以時委之利以得其心而已請　勑下巡撫
令其督兵備官分飭郡縣有司略倣成周因田賦出軍之
制總計戶籍若干除汰去老弱與單丁不用外其年力精
壯者如父子三人取其子一人兄弟三人取其弟一人即
州與大縣計之大約可得兵千六百人小縣可得千人每
處兵分為二軍以一半為正兵半為奇兵即於編僉時取
其武勇善技藝者充奇兵之數次者為正兵皆登名尺籍
呈送巡撫兵備道督操練之期定于秋防後農事之隙每
年不過三月月不過三次紀律一倣軍中委知兵將領一
二員教習之操練既畢令歸農無使有數數之擾凡其役
隸尺籍者將平日雜徭役悉與蠲除仍免本身丁銀一錢
每年自操練外不得有絲毫侵擾夫一錢乃最下之丁本
不妨編派頭役下官既無所損而為兵者又得優免以蘇
其困無別役以妨其業誰不踴躍應命者且因其用之為
兵而卒于行陣不用之為農而散於田里蓋不費廩粟不
衣庫帛而隱然自恃為保障是官民兩便之道也至於鄰
縣既已奉行之後該道兵備官仍歲終親歷各府調各州
縣兵至府聚其將卒行勸懲武備有生熟者大行賞罰以
為勸懲數年之後兵皆精練即地方盜賊啟變各兵足為
防禦至於都城脫有警本兵奏　請徵發以符檄下之巡

撫巡撫下兵備等官除正兵留以城守將奇兵盡數調至
各府各府彙為幾軍以一大將軍領之通稽八府可得勁
卒數十萬馳赴近京要地以為聲援所以北　國威尚壯
本永持至安之策無出於此者昔宋仁宗時籍河北強壯
揀為義勇寇至則糾集赴援孝宗時陳俊卿奏請民家
三丁取一教之戰陣也據要害待敵至以壯聲勢今欲興
集民兵胡不引前事一觀之也或謂兵既揀擇當給以衣
裝器械至操練時不可不懸賞以觀令須豫為料理臣查
得近日御史清出畿內勳戚地土甚多雖有租銀在保一
帶各山口撥兵後既有老家軍守之又添設民壯同守無

名編銀三兩有奇似為經用其他尚有類此可取者合無
令各巡撫一併勘議徵銀在官專備民兵之供費伏乞
聖裁 一重農穀臣聞農者天下之大本穀者民之大命
乃帝王之先務也我 祖宗立極定制亦惓惓加意於此
宣德成化間嘗令各省布政司增設參政一員所屬府州
縣增設同知一員縣丞等官專治農事及預備倉糴穀賑
濟者令詳明所為愛憫元元計安四海之道甚備奈何法
久玩弛從政者率視為迂闊而不談百年以來末利大熾
民心搖惑游惰成習田多汙萊數口之家室無餘蓄重以
急政橫歛愈不堪命歲稍不登狼顧莫救弱者轉瘠溝壑

強悍之眾奮臂起而為盜蓋緣勸課不行貯積無策以至
於此所關繫非細事也臣竊度此以為方今之務亟宜責
成各該巡撫令各原設參政有無仍各坐委一員仍以屯
田水利僉事增其職掌兼領農事府州縣除掌印官外其
佐貳官亦各查原設有無即定委一員分理當無事時兩
司官分行郡縣禁戢游民招徠流移田地拋荒者募農闢
墾陂塘渠堰有侵淩堙塞者悉查出濬導使水潦得以決
瀉旱乾有所瀦積及屆農期則趣有司躬臨疆畔勸其穡
事輕徭薄賦稍紓其力或有牛種不敷者官量給與以寓
存恤補助之意如此則農夫日服其疇而逋畝者鮮矣夫

民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未有農事舉而人不克給
者也若積穀一節近日申明甚嚴但有司多視罰鍰之入
已為應得往往取充私橐不肯盡其糴買或偶因他事罰
穀貯倉不過十之一二徒應文具及遇年饑民困倉穀告
竭然後呈稟請處卒無以相恤蘇軾所謂小人淺見不為
君父惜民類皆如此非一大振飭之則民之蘇息尚未可
期今猶有言積穀之害者曰計數取盈則獄訟繁興湖南
寬鄉則無積乎穀夫天下豈皆湖南而不積穀果自可以
無訟耶此皆飾說以撓成事者也至於各處鄉村宜隨其
遠近略倣隋唐遺意皆設立義倉每畝歲則每糧一石令

加納五升總計糧若干得穀若干蓋不必多取即可分給
為各倉之本有本則可以取息有息則可以濟民又于每
倉擇一有物力人戶充義倉甲頭以司收放仍一二年一
換勿令偏累其他謹蓋藏以虞腐敗嚴稽驗以防侵欺禁
別用以耗本息考虛實以行賞罰皆一一具為條畫而蓄
積有不足恃者臣不信矣凡此皆須二司官率屬行之而
巡撫時時察其勤惰論奏重懲歲終具報穀數耗斂散之
數送戶部照對仍乞 敕吏部于大臣中采其高識遠見
能為 國立事者為戶部侍郎居中調度如古無判大司
農故事以總攝各巡撫等官歲加黜陟行之數年可望廩

庾皆滿家給人足水旱盜賊不足為虞富安天下之術也
再照農穀之事至為繁細一應不周反致擾害於民臣愚
心能知之口且不能悉數之況能徧以疏舉若夫博詢詳
議期於事體精密可為萬世長利是在該部臣留意而已
伏乞　聖裁

應　詔陳言疏　　　　　　　　　　　　　王世貞

臣伏覩隆慶二年三月　詔書內一欵朝政得失許諸人
直言無隱欽此臣竊惟　皇上以　聖睿之資當鼎革之
際委用良佐詢及耆碩挽國是於將非收人心於既渙大
法小廉朝野乖謐而又霈然下　德音求讜論此誠古
帝王之盛典臣向以餘生猥伏草野過蒙　湔被復領事
寄而夙搆疾癘委頓不前長負生成銜　恩㐲鑿苟有一
得敢　愛其愚伏惟　明主不遺芻蕘之微小臣遂忘刀
礼之戒謹列為八事上　請倘以為可采　俯賜納用臣
愚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一法
祖宗以弘　聖德臣竊惟我　祖宗功莫盛于　太祖高
皇帝德莫盛于　孝宗敬皇帝　高皇帝業由開創政多
更始臣愚不妄　瀆至于　孝宗皇帝承　列聖之貽範
而丕顯之深仁厚澤淪浹民志迨于今過一甲子而謳謠
之不衰臣不佞　請舉其一二以告　孝宗皇帝簡素恬
穆後宮無偏私嬖豔之寵飾倫敦諒後乘無狗馬遊畋之
嗜　御極十八年　貢獻裁損殆盡至行幸稀簡昧爽視
朝退　御經筵咨詢治道暇則　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
謝遷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等相與講析政要較求畫
一以故　聖聰日啓萬機益練小麥事上下無虞講文上不

收斂於游畋章有所捐摘退　朝即　召中人李廣戒曷
之曰今日講臣言殆為汝等宜自省勿貽後悔學士張元
禎　上太極圖説亟讀之且歎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中
人為　皇后治袍　詔開廣東珠池　特命內庫擇藏珠
為之而以責中人曰若不過欲自得珠不思困吾赤子耶
員外郎李夢陽　上疏忤　旨左右　請加杖責不許曰
若輩欲快吾一時不過成吾殺諫臣名耳凡九卿大臣不
輕更易以年至致仕者進階　賜金繒以輿廩偶遇糾彈
即為溫慰德自陳乞休以故當時大臣寅恭徇法無自私
求避之念言官精白靖獻戒憸訐刻覈之風宮府一體朝

野敉寧即詩書所稱曷以加焉臣願我　皇上深惟而憲
述之或　命輔臣紬繹金匱之秘于　孝宗皇帝聖政略
成一編朝夕呈　覽以為　聖德之助臣愚不勝惓惓
一正殿名以尊治體臣竊惟　太祖高皇帝恭行　天討
掃除胡元登極之後名其　大朝門曰奉　天門殿曰奉
天殿以至　詔赦誥勑俱以奉　天冠之明　人主不敢
以一人肆於民　上無所往而非奉　天也軍除年中悉
更諸門殿名　成祖靖難之初明舉其罪布告天下永復
太祖之舊　先帝偶創欃攸斬新□自未幾晏駕御史往
有所陳　皇上不忍遽易臣竊惟圖治在乎法祖大孝貴
乎成親　皇上為上帝元子可一日而不奉繼　太祖大
業可一日而遽忘伏望　霈發明詔於大朝門殿仍奉天
故號以昭象魏之重或以華蓋謹身二殿左右各門存
皇極殿等名以慰羹牆之思臣愚不勝惓惓　一酌恩義
以處　宗室臣于嘉靖二十九年遇故候玉牒臣今自
親王而下至庶人已未名者幾三萬位又二十年矣可得
五萬位今　周府已近四千位　韓府亦千餘位繼為天
下之財力恐不足以供其源源之產往者聞禮部會議裁
省經制臣愚竊在草茅不能盡識竊以為　國家待　宗
室之意往往傷於用恩其待　宗室之法往往傷於用義

天族屬至於奉國將軍亦可已矣又復推而三其中尉以
至世世不絕所謂傷於用恩者也雖其疏者皆　高帝及
列聖後也無罪而困之于一城而絕其仕進之路所謂傷
于用義者也伏望　皇上下禮部及府部大臣會議於奉
國將軍諸子俱聽免其祿秩分府附近州縣廢著之日仍
照　會典事例給與房價量復徭役終身使得盡力農賈
其有志科目者照常肄學應試聽為內京及司府州縣等
官一應　宗室年至五十量與本等服色冠帶其　周韓
二府郡王至奉國將軍改封雲南廣西四川福建地方量
給路費行粮庶幾少甦中土之民且獲安　天族之養再

照名　宗室命名俱限金木水火土字樣以致重復互犯
創造生澁自今而後係中尉以下止從上字定名其下不
拘何字非惟可免重復創造之苦抑亦少寓親疎之別或
謂事體重大或謂關係典章臣竊以為及今不處十年之
後將有不勝其弊者矣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唯
皇上毅然行之臣愚不勝惓惓　一寬禁例以求才哲竊
惟　王府親戚不得為京朝官原非　祖宗甲令止是宣
德年中　秦府永興王欲以女女通政使李錫子詔謂錫
見居喉舌之地不許弘治中吏部尚書屠滽與大理少卿
王輔有隙以輔係　王親劾為此例出輔忝政鬱鬱以沒

夫屠滽修匹區之小忿而使　國家負猜疑　宗室之咎
狹賢才進用之途臣以為滽非純臣也大學士楊一清先
後建言頗有次第而新貴人張桂等謂一清有所援引用
浮言沮之迄今未復　天潢派派綿綿無已獨在　國親
其蔽不億即有許謀石畫不得與廟廊之議干城腹心不
得隋保障之托以　皇上之側席思治求士草野而顧乃
畫才於　聖世甚無謂也且今　宗藩之最鉅者不過以
財自娛如江南一富室而已豈有鉤結黨與為　國家憂
如祿孝燕刺者乎伏乞下臣所言于吏部今後凡係　王
國親屬一體照常陞用京職毋得避閡庶幾　國家宏獎

游平平之政　宗親無戚戚其顧少舒臣愚不勝惓惓
一脩典章以昭　國紀臣竊惟　大明會典一書實我
祖宗經世大法百司庶僚奉而行之可以傳示永永而時
涉變通事多損益先該嘉靖二十九年間修完　進呈不
知何緣廢閣然自三十年以後隆慶六年以前中間典儀
之更革兵制之裁定財賦之出納又有不容于不修者臣
愚欲　命內閣輔臣作速更訂進　御頒行至於諸司上
慢　天威下媚政府以意為師顛倒三尺或踈辭引二
王而比以詐傳　令旨或出題涉風諫而比以子罵父或
奉　旨延遲而比以棄毀　詔書或奏事欠實而比以衝

突儀仗舞文弄法不可枚舉亦宜　明旨禁革著之會典
中永以為戒臣又惟　太祖實錄洪武三十一年止中間
至永樂元年尚有闕漏未載夫漢不以呂氏而廢本紀唐
不以武氏而廢實錄何者明天下不可一日無史也臣愚
欲下　內閣諸首碩臣考究革除年間事跡別為一書附
之國史之末其侍講方孝孺尚書鐵鉉殞身滅族以衛
社稷宜鑒其吠堯之忠　賜以易名之典他若尚書暴昭
等亦要明著功罪以示勸懲其於　國家治體關係非細
臣愚不勝惓惓　一推　德意以昭大勸前奉隆慶元年
詔書旌錄言事及查舉　先朝大臣卹典海內士大夫欣

欽加額恩奮其忠力以為　國家展漸一世之典無或過
於此或有事涉遐遠或格小有未合者臣　請磬其一得
以備採擇　高皇帝時開國諸公侯自中山開平岐陽諸
王外功莫大于韓國公李善長潁國公傅友德宋國公馮
勝德慶侯廖永忠普長壽擇轉餉之功不下於酇留中間
以嫌疑獲罪于國用辨之其詳友德等戡定滇閩之績遂
過於絳灌卒老牖下而時儒臣議未嘗易名之典　文皇
帝北伐時失律者王聰丘福耳而同安侯火真等罵賊力
戰以死其忠節皦皦著實錄中臣以為此諸臣者宜優加
贈謚者也徵士吳與弼刻行追古力辭宮秩其高風足以

厲頑而起懦翰林檢討陳獻章潛心聖傳化行里閈其緒
言足以繼往而開來副使李夢陽何景明再　上讜言力
持權璫氣節足以彰　明國是文章足以潤色　皇猷臣
以為數臣者宜　特褒以謚者也故給事中陸粲吏部郎
中薛蕙一則　上言典禮一則糾論權奸相繼謫罷中間
粲嘗量移邑令蕙則引疾乞休以故於例小有不合然其
直節懋行何可遺也臣以為此二臣者宜量予以贈者也
夫推及于遠則潛德者思奮獲逮于下則位卑者勉修一
舉而勵世之善備焉臣愚不勝惓惓　一昭爵賞以徠異
勳臣見　先帝時復開國六王之後俱為列侯所以張大

國恩率厲士氣至隆厚也今虜無歲不犯邊　國家之財
用稍絀謂宜提空名以鼓舞之而上不為異格以待下下
不為異勳以報上斤斤守利印之故規而欲責人以捷伐
之奇烈臣以為萬無是理且王守仁在　武廟時提烏合
一旅先歸逆濠致之闕下而區區伯爵始見格于悍竊今
復沮於多言夫書生不諳故典謂伯爵為至重不知今世
世襲伯者不下數十人曷不取其　祖宗時鐵券校之其
功不過下一城破一軍而止有能如王守仁者乎　皇上
垂下臣言吏兵二部會議若守仁者予之世封其　高帝
功臣如前所舉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德慶侯廖永

忠亦宜并下所司講求所以中廢之故取其嫡系量復封
爵明告天下有能驅滅北虜大者公小者伯世世勿奪數
年之間能無長平冠軍出而應　詔者乎臣愚不勝惓惓
一練兵實以重根本臣見節年防秋延綏固原將士萬里
入衛日漸減耗為之痛心而太倉歲漕四百萬石以養疲
癃無用之士為之扼腕且　京師與薊遼呼吸相應臂指
互使其勢與他鎮不同臣愚欲望　皇上勅下兵部分委
御史等官于陝西各邊不分軍丁舍餘精選五千餘名以
為騎士山東河南山西北直隸等處精選三千餘名浙江
義烏等處精選二千餘名而廣楚蜀土兵精選二千餘名

以為步兵仍于團營錦衣衛各官軍旗校精選一萬五千餘名合三萬人分為二營另委名將如戚繼光馬芳者統之 明詔內所舉廢棄大小將官曾經戰陣者各任偏裨分領哨探日逐演練嚴其賞罰一遇有警令其協助剿遏總督戎守其陝西每歲入衛官兵俱從停免仍委嚴明給事中御史將京營京衛大小官軍悉心清查其老弱者黜退見闕者停補至于錦衣一衛冗食尤多尤宜酌量裁革歲可得漕米三四十萬石以養此一萬五千之精兵不唯剿鎮緩急有賴而 國家隱然得居重馭輕之意昔周世宗宋藝祖嘗行此法兵以寖強戰無不勝臣愚不勝惓惓

仰承 德意敷求實政以求保治安疏　鄭欽

臣惟 聖皇在上而天下蒙久安長治之福者致治有實功而用人有實效也臣濫竽言責待罪該科披閱章疏恭覩 皇上嘉納數奏 訓勅臣工屢有從實舉行實心幹理之 諭今歲四方多警災害異常伏蒙 聖慈加意民瘼 蠲租發賑停刑罷役優恤之 恩等於 天地竊循而思曰 君令而臣弗共是不忠也 德施而澤不究臣之咎也頃者冢宰員缺仰荷 宸聰慎簡至公為 國之人以膺 眷命而臺卿閫帥皆極一時之選中外臣工罔不幸正人之柄用懼吏治之廢弛洗心滌慮精白寅恭以

求報效不追矣顧臣私測管窺何能竭涓埃於萬一然誦 聖諭而惕念感時事而激衷思救弊以補偏敢循名以責實用攄一得條為六事惟 聖明垂覽焉 一曰定國是以正人心臣切照人才有淑慝而政事關焉政事有治忽而是非係焉 聖天子運 乾綱於獨斷而分庶職於百僚寄耳目於臺諫而總權衡於部院言官有賢不肖許臺諫風聞論列非私臺諫也所以廣視聽而防其壅也臺諫有可否下部院查覈覆奏非私部院也所以審群言而折其衷也邇來爭端滋起辨訐成姦憲臣曰部臣宜斥部臣亦曰憲臣宜黜一人刺之為非一人又執之為是甲

可乙否堅白異同建言者似出公心報復者殊涉私意所
以然者良由　國是未明而人心不古耳夫　國是未定
而欲使議論之協一是猶止曉曉之啼而塞其口也仰惟
天威震慴海宇澄清人心士習大異疇昔矣然士路已
清而頹風未振法網日密而實裨寥闊弱者因循以觀望
雖　國計民苦勢迫于燃眉之急而且姑謂之徐徐强者
者遷辯以飾欺雖事煩民擾明顯奏覆之虞而猶肆利口
之喋喋任勞任怨者百無一二推奸避事者十恒八九負
清修之譽或飾貌而不飾心徇破格之名或采文而不采
實將欲舉之而無名則曰彼曾不附嚴氏將欲刺之而無

名則曰彼曾濡足嚴門殊擢所以待異才也而使給為能
貪滋不檢者亦得驟登夫顯秩何以作天下之忠勤起廢
所以濡幹濟也而桑榆晚暮尺寸未酬者亦得冒濫夫崇
階孰不以終南為捷徑撫按係外官之表率守令為生民
之父母好惡不佛傳嘗言之愷悌君子詩嘗咏之矣往見
為監臨者徒以簿書督責屬吏為守令者多以深刻承望
風旨上官喜罰贖相率剝膏削脂以快其私上官喜搏擊
相率破家滅門以投其好案無留牘者有矣恤民饑寒者
誰歟不畏强禦者有矣救民疾苦者誰歟連篇累牘及庭
皆卓茂之才閭俗觀風觸目盡凋瘵之狀是何列之薦剡

者有餘而徵諸治功者不足耶抑何張湯虐政多宜于此
時而召杜仁風不可見于今日耶近該銓司留心都邑之
賢者　請加服俸蓋出格之典激勸之機搃非為生民計
也但恐希望者或不求其實昧　上意嚮日循良為俗吏
務峻刻為丰裁則恤民適以病民　盛典不為虛靡乎據
已往之積習乞將來之明鑒當此賢哲奮庸之日孜孜汲
汲之秋苟不定畫一之章程而徒更一時勢立一法制易
一歲月新一見聞非所以培元氣而長　國脉也合無
敕下該部俯察邇言大加振刷際　盛治昌明之會酌大
中至正之規圖治務求實濟毋徒虛文用人務揀真才毋

采虛望庶德授官因官取效以靜修為篇翰而有耳目風
紀之司者不當以緘默為持重以清謹律儒官而有錢穀
兵甲之寄者不當以規避為老成一救擢也必其入而在
內足以膺柱石出而在外足以寄干城若然後舉而加之
否則守循資序遷可也毋使非常之福誤及匪人以速採
官之謗一起用也必其功施民社為時　國老成弘濟艱
難係人望者然後召而致之否則寧　賜問表宅可
也毋使啓倖進之流徒取充位以貽伴食之譏其為徑行可
嘉毋以一節信全德其為矯廉可議毋以一眚累平生酷
之害若其於貪則官為民賊有不當以條刺為將能上有

奸而下必止則身範物先若不當以操切為任專實意擔
當若務救其小過雖二至之報勿疑也巧言令色者務灼
其深姦雖衆好之中必察也毋與言官論列內多風聞部
院有覆行公議言責所係甚不輕矣 聖明在上照
臨如日月其欺罔難別 其陰險姦僻詭詐之風終不可長也
合無行令該遵 准照例令大臣引疾自陳以俟 聖裁餘
經論列者不問賢否並杜其門者從此悉從公議覆
毋許輒行奏辯以滋煩瀆如此則道揆端而紀綱肅法守
嚴而上風正所以興道致理者可期實效矣 二曰慎陞
遷以一事權臣切照各才不可多得善治必先久任我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卿四　五十

國朝稽古建官內設臺館部寺外設督撫藩臬凡以 國
與民之責寄之也節經議覆久任之法固已斷在必行矣
然卒不免陞遷之太驟者得非沿習久而拘攣深乎故
內而卿寺或為人那移或遇缺推人遠不及年近不踰月
一歲數遷者有之旬日再轉者有之外而督撫或以東易
西或自外補內趨迎之概未必報代之徼忽至彼此之戈
再息 內庭之擢隨臨以在藩臬之官皆係稍深者陞改
多憑於途次往來空費於將迎果為 國乎煩費未遑
一籌之速展易為民乎自肩不暇奚四體之能舒今之議
首不過曰高位常苦於乏人下寮猶差於白首他邦非此

人不可外任不容以久勞維時與勢不得不然而不知率
士莫非生靈顧彼不宜失此功化難責俄頃有成必待三
年若一處未宜忽遷他處一官方授復改他官遍歷尊崇
一人之際難得矣於 朝家何賴焉昔大禹治水八年於
外必俟錫圭告成始有宅揆之命先年巡撫周忱蓋皆歷
任一二十載當是時皆故踐而邃之而 廟堂之上豈無
一京缺可推者乎孟軻氏云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
疏踰戚可不慎歟昔日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
合無今後用人必加慎重毋輕授受卿寺過有員缺除資
望相應者照常推補外餘歷俸未久者亦斟酌處以待如有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卿五　東

正則副可虞有左則右可慮縱弗獲已欲推其人必俟一
年二載之後方可及之毋復驟遷數四以厭耳目督撫正
當有事安攘方殷者必俟三載之後考有成績即擢置
內庭如事方有緒未成民方呻吟未安者縱使久勞於外
或增以秩或加以俸毋復他改別遷以失觀望各省兩司
果係資深望重即酌道里伊邇或見任地方就便超遷查
照前任禮科左給事中鄧楚望所議毋使朝秦暮越不勝
絡繹之勞再照事勢每內逸而外勞人情恒厭遠而喜速
臣切見邊方撫臣有缺 廟堂會推甚難其人及不踰時
被推者方抵任向之不堪推者又公然列為上卿矣此無

恐鄙精養拙者多而殫力程能者寡也合無今後通計歷
任之勞逸為敘遷之盈縮如終身安閑坐鎮者不使超越
於折衝禦侮者之上如此則人得安心職業而無觖望之
私實苦為民不常速化之念所以厖載亮工者可期實效
矣　一曰禁改調以爾臣紀臣切照改調之弊與久任正
相矛有欲久任而不禁改調是猶却步而求前也今內外
官員係為郡為民之最切者莫如部屬守令大六部司屬
職守各為至要官制原有定序可言繁簡而不可論低昂
也往往有假公濟私更調雜常者謂吏部進退人才不宜
輕授必擇有才望者而調之似矣其餘各部亦皆東吏西

改果何所擇而取之歟謂兵部職司軍旅不宜經選必簡
有韜畧者而調之似矣然既調之後又復出此入彼豈一
司馬尤不足盡其才歟況錢穀　國脉所關刑獄民命所
係工虞孰非急務而組臣軍旅之事亦非可卒辦此部急
於得人則彼部獨可緩事乎應調者既稱有望則未調者
豈皆不才乎昔顏閔命世之才而長各止一科稷契名世
之佐終身惟司一事何者不如是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
志也夫積習沿固非一日然方今清明之時不為釐正恐
公心反爍私意將為他日鑽刺者啓倖門覬覦者亡恭懺
下縣之有令最號親民自青衿登官之久暫而民之休戚

因之也往往有到任未幾改調繁難者即如臣邑二年內
兩令皆以調去以致邑政廢弛盜賊充斥一邑如此他可
類推矣若云他邑多事則此邦方且嗷嗷若云才力有餘
則舊任亦宜綽綽矧今一調而五害乘之官無固志而假
脫穎以要名者一也代未及至而委權官以肆攫者二也
上無定令吏胥緣簽為姦者三也民無恒心姦宄乘機竊
發者四也巧猾之徒或倖其脫去而恣濫徵者五也凡此
五害皆臣愚所目擊而身親者也議者欲附合已意援疾
為喻謂疾之未甚庸醫可調危急之症非盧扁不可治所
以為彼者則善矣而不知此方元氣就虐積攤成毒一旦

潰決豈可救藥雖急求盧扁亦何及乎夫十室之邑必有
民社武城雖小不廢弦歌況今邑里蕭條滔滔皆是長官
數易其非百姓之福也合無今後宜慎簡於始無輕改於
終宜為官擇人毋為人擇官六部司屬一體重視除吏兵
已經題　准非才德俱優韜畧素諳者不得擅改二部其
各部員缺新選選照舊規余即於內外相應衙門推補必
遴訪而後授之優文學者升之禮官善會計者委之錢穀
以司刑獄必刑名之熟也以職工虞必綜理之周也如其
才果優長功能茂著者即留本部久任而權用之如近日
戶部郎中魏學曾兵部郎中張岳等事例任之不為不重

而待之不為不隆矣何必徇能屢之計以啓奔競之端乎至於縣令初補必視才力優劣為邑里繁簡既任之後果係不及者方准改調簡僻以示曲全其地方稱便者毋復改調繁劇名色以致偏累再照官有內外勞無崇卑每遇推陞京官恒喜遷而外任恒貴速者何哉蓋京官論俸不論資外官論資不論俸此人情所以重內而輕外也合無外任如郡守等官查照京官推陞事例歷俸三年者陞以憲副五年六年者竟陞參政廉使積而至於九年者竟陞方伯巡撫之秩如此則德溥於委任之專績成於行政之久所以足 國恤民者可期實效矣 四曰專責成以省添

設臣切照添官置吏不惟逸孫惟以治民也民之聚而為盜反側不靖豈得已哉蓋其始也必有以激之其既也又有以縱之甚終也勢之所迫不極不止揆厥所自其過在官而不在民也間者灾害叠臻盜賊蜂起刼庫殺官攻城破邑上損 國威下貽民戚節該失事地方當事者不追求致變之由救變之實奉 旨議善後之策不曰增縣治添職官則曰加兵備復總督近該閩廣又各有兵後設縣之請焉臣每見此不勝慨嘆矣官事不攝宣聖所譏冗官之議職者先之今天下藩臬郡縣各有分土正佐寮屬各有分民糧儲兵備守巡等道各有分職又有重臣以彈壓之按院以監察之謹備禦則有都司衛所等職防險要則有總參遊守等官一事必設一官一方必轄一職揆文奮武棋布星列可謂十羊九牧無復加矣柰何位尸之若賢智則勤勞叢脞以徼薦剡不肖則剝民脂膏以充囊橐甚以賦繁役重民失恒業饑寒迫膚不能自保弄兵潢池嘯聚山谷癰潰一旦束手莫支要皆官之失職非無官也即以徽婺礦賊生發已數十年各該守土之官閉目搖手畧不究禁延至刼人燬宅民急而求籲控訴於長官為長官者且曰有上司在不暇及此即一處而他可知矣養虎貽患坐以釁延乃汲汲於添官設邑豈理也哉先因財詘民

窮議革冗員以省廩費如川貴總督蘇常參政貴總兵備漬浦縣治其始皆添設也一經裁革猶快不勝今歲徽衢兵備之添設復漳廣德故事非浙江撫按爲之調停歸併則不一二年又將有裁減之議矣夫地里遼曠人情強悍易發難制亦必有所當增設者但不揆之地勢凡經失事一縣陳 請為苟且推諉計切恐殘喘之區瘡痍之後不務休養生息而供億動作廩費百出將見擾害愈增而頑連愈甚矣合無 勅下該部務加參酌見今陳 請者必揆諸地里之宜民情之便委係嚚悍難制萬非獲已者然後曲從所議毋任彼目前之誅以貽後累其已經添設如

川湖等處容或有無事地方官多所當歸併者行令量照浙中事例裒多益寡以圖官民兩便仍通行各省直撫按官申飭各該司道郡縣念所在之多虞恤閭閻之疾苦為守令者饑溺猶已視民如傷田野荒蕪何以闢之流離逃竄何以復之風俗薄惡何以挽回之民情頑悍何以馴服之刑罰中教化勿恃守身之濯濯而陰刻以矜能催科中撫字勿視待哺之嗷嗷而苛併以塞責保甲毋襲故套而必求寓兵於農以彌盜於未形積穀毋飾虛文而必求有備無患以救災於既至萬一水旱為災積貯無備者必追求舊任之官及地方有警不能早見預防者尤根極貽害

之原一併重加斥治雖已經陞遷者亦要嚴行提究不得輕宥佐貳等官督糧管糧清軍巡捕管馬理刑原有專職嚴加切責各求實效以不失 國朝設官之意毋許舍本職營別差以妨正務兩司如兵道務率所屬練卒伍時簡教以戒不虞守巡時行郊陌省耕斂問疾苦以察撫按所不周補守令所不逮毋或自求暇逸動委有司徒了文移撫按出巡各照所屬職守悉心考核其為恤民而稱職其為殃民而不職其為廉能其為貪酷必訪其實跡可據者定為舉刺毋或尊大其體面寄耳目於匪人惟奔走承順之為恭如此則官不加多而自無僨事之患民免紛擾而

允抵輯寧之休所以極盡職守者可期實效矣 五曰嚴任代以圖安攘臣切照忠於事 君者不計其利急於為國者不顧其家我 國朝加意安攘凡邊腹臣鎮專設督撫重臣握樞控要彈壓保障兵馬之強弱糧餉之盈縮地方之安危所關係誠重且大也往多冒濫邊銀侵冒糧餉[illegible]總勘及被 命赴任者相率遷延致遭論劾臣切謂[illegible]臣所以仰荷 厚恩俯膺重寄者何如而可以貪肆息緩若此耶夫禮君言不宿於家督撫職專閫外一受 勅命即有地方之責痌瘝休戚身且不有況可枉道回家以遂其從容安豫之私耶先經題 准凡總督巡撫不拘邊

方腹裏如遇陞遷事故俱候交代畢日方許離任非徒使之假宴會之歡以敘新舊之雅也蓋以重大責任非可輕投錢糧兵馬安危利病躬相授受俾舊政不廢於垂成新任藉有所持循耳頻年陞調不常遷轉靡定等開府如傳舍視 勅命如弁髦為新任者領 勅私歸絡繹遷延其中固有情不容已者而要之私便身圖問田卜宅侈炫燿於故鄉者恒多也彼舊任之人或京擢行或調繁去或貪酷罷或守制歸籍候動淹半載使久任皆陞調者猶知自檢以避物議而罷廢休致者亦坐以待繼焉則將有不肖之徒貪得無厭惟恐代者之不進此方駐節而彼已滿載

矣如江西巡撫某久坐遷留信而遍索前件數月何曾萬金
歸曰甘崇資愛延綏巡撫某侵尅餉銀而大誤邊事覆勘
俱有實跡豈云琴鶴清風此外又有吉縂無容少待至情
不恣久淹者如之何而可遲且緩也邇來新舊相接彼此
交代不過盛張筵宴備陳儀物酬酢文憑而已迺有贓私
數萬如某某等所為者習當搬故牙相因循及經查盤贓
跡暴露雖奉 旨追賠在不肖者固無足惜然堂堂都憲
而下同於僕隸於體統不甚褻乎自今督撫諸臣一時多
係新任尤宜申明法制嚴示期限深鑒往弊著為定例伏
乞 天語叮嚀申飭各該新任撫臣不問邊腹地方俱刻

期就道着速赴任並不許枉道回家稽遲歲月交代之日
即將前任動支過錢糧給散過軍餉或修築過墻堡或練
補過軍伍田地有無荒蕪曾荒蕪者有無開闢若干人民
有無逃竄曾逃竄者有無招撫若干賦稅有無逋欠曾逋
欠者有無徵完若干盜賊有無生發曾生發者作何撫剿
地方有無災傷曾災傷者作何賑恤一應承接事宜具悉
交割舊任復 命新任報代逐一開款具 奏如仍蹈故
習枉道稽遲及徒事虛文舉行不實者容該科訪聞參究
如舊任官有冒破侵欺等弊新任官隱護不行稽考聽巡
按官查出一併參 奏斥罰如此則視 國猶家而督責

有專功急功忘私而撫綏無遺力所以安內攘外者可期
實效矣 六曰革夙蠹以振漕綱臣切照行法者貴求其
本革弊者務濬其源凡一應漕運事宜先該都給事中張
憲臣建議已經題覆臣無容復贅今閱漕司條奏首以根
極弊源歸咎有司之不守漕規不遵 明旨而罰謀謀於
運官之貪取常例運軍之恣肆刁索為不揣其本而齊其
末臣切謂糧米粗濕及船到無糧誠當責備有司而官軍
之刁蹬需索作弊盜賣壞漕之本源也何者無漕運之
患不過曰淺誤漂流掛欠而壞漕之弊則莫如運官之科
索與運軍之缺少耳臣查得議單內開稱凡逃故軍士各

該衛所不行僉補者聽各該委官比照京操官軍該班不
到事例事發參究又稱凡把總等官索要運軍常例科派
銀兩照銀數多寡[illegible]降級有差重者發邊衛充軍及侵
尅運軍月糧[illegible]多索船料等項銀兩查有贓私俱照監
守自盜事例[illegible]落是立法非不嚴防奸非不密也奈
何因循日久法[illegible]弛總兵某役詐冒名殊無任事之實
參將某持身庸謹而之通敏之才甚各把總之設所以約
束一總督幫僭運也率皆賞緣為奸恣行科索每幫船一
隻索銀一兩名曰幫錢索米一石名曰食米沿途派捨私
貨責令各船包認發賣名曰貨錢抵京交糧後又責令旗軍

出銀顧車裝載田南名曰車錢種種名色頭會箕斂非特江西把總其為然也如江南上江把總其兆索新安衛指揮其幫銀一百二十五兩及指揮其為事其代運又勒銀八十兩到京无復索致本官揭債完糧即一二總而餘可知矣夫把總貪肆為奸故官旗通同作弊人咸以武弁偽流置之弗齒而不知關係 國儲為害實大也舊例每船一隻旗軍十人衛軍先儘撥運次及別差今各衛所官多將有田正軍賣脫而以無田餘丁補數比行月二糧又皆官旗冒領以充使費併扣還通年補納漂流之數軍丁苦累情願幫貼旗甲不肯赴運册籍空名軍無實數每船正

軍多不過三四人過淮之時顧覓[illegible]而料[illegible]偷盜之患乘之利害休戚全不相關稍遇風濤輒至漂流乃希圖羨餘銀兩為之抵補抵補不足遂成掛欠凡此夙蠹可獨歸咎於有司乎此運官之貪肆運軍之缺少臣切謂其為壞漕之本源也目今督漕正值初任總兵又當更置合無 勑下該部會推才守俱優實心任事者以代其任總督相與會同深鑒夙蠹痛加剗革先將一二貪肆若究治以警其餘於各把總嚴加儆戒如蹈前弊不時參究新運在即速行各撫按責令各該衛所掌印官缺少運軍先照例僉支俸糧即將各項下精壯軍丁通融撥補務足

額數方許開俸勒限先期造冊解赴漕運衙門候糧船過淮之日漕司照冊查點各軍有無足額是否精壯真正軍丁如有不足比照京操該班不到分數事例將掌印官罰降如復虛捏名頂冒投從者併行參提重究月糧務要親給安家行糧如數給散各官毋許官旗仍前侵尅違者參究如例再照[illegible]糧米進斗沿途需索常規延捱不行完納各把總久從冒領新運殊非 國法合無 勑下總督倉場衙門即查見年掛欠之數將各把總嚴行參問輕則罰俸重則降級令其戴罪領運必俟賠補完日方許開俸復職如此則紀法嚴而夙蠹以清漕綱振而轉輸有賴所以

裕儲足食者可期實效矣夫以上六事極知為不經之論迂遠之談然螢光無補於 日月而 大造兼乎芻蕘是以不揣顓愚冒昧瀆 聽伏乞 聖慈 俯賜採納勑下該部參酌可否見諸施行或可以為衛名責實久安長治之一助也臣不勝戰慄祈懇之至

應詔陳言疏　周[illegible]

恭遇　皇上登極勵精圖治　即位一詔諸利所[illegible]
所當革纖悉無遺且又　詔開許諸人直言無隱此誠萬
一時也職欲竭愚衷條為十二事皆人有言尚有治人
[illegible]無所條公會議以下八事其要皆在于得人故
[illegible]人材先之又用人行政皆本于　人君之一
心故以務實學勤政事先之伏望我　皇上不鄙芻蕘
特賜省覽仍乞　勅下該部酌議　上請采擇施行天下
幸甚職愚幸甚緣係應　詔陳言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除具　題外理合備具　一務實學以隆　聖德常聞

明君以務學為急　聖學以正心為要故先儒許衡有言
曰人心猶印板板正不差雖千萬紙不差板既差矣舉之
于紙無不差者況　人主之心又與凡庶不同世道之汙
隆人材之進退生民之休戚其所以關係于　一人之心
者如此其大聲色貨利之奇麗仙佛土木之妖妄纔佞便
給之諂諛其所以攻害　一人之心者如此其多此　人
君之學所以莫要于正心亦未易言也伏望我　皇上嚴
恭寅畏持守此心動靜隱微罔敢怠忽仍[illegible]選經筵之
臣不時進講或稍乘政事之暇　留意經書不徒聽其議
論說其文采務必究其治亂興衰之故考其用人立政之

方如視洚水警予黎民阻饑則思曰以堯之至仁猶有阻
饑警予之嘆以勤民隱今之民視堯之民何如也如視明
四目達四聰則思曰以舜之大智猶以明目達聰為務以
防壅蔽今之時視舜之時何如也以致旁招俊乂則思俊
乂之當求不近刑人則思刑人之不近不貴異物賤用物
則思淫污之當戒不作無益害有益則思工作之當止凡
古之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將見
我　皇上聰明上智之資既出于　天縱而潛心學問之
功又極其淵深則涵養益至理義益熟而本原之地虛靈
洞徹出之以[illegible]萬物若權度然輕重長短皆有定則如

此方為有體有用之實學而平天下絜矩之道端不外于
斯矣伏惟　聖裁　一勤政事以勵治功古稱一日萬幾
夫以一日萬幾之責而萃于　人主之一身其任亦惟艱
矣矧我　皇上即位之初適值四海多事之候關陝遼東
失事非小兩淮徐沛河患異常八閩困于海寇襄岳蕩為
水鄉二廣則山水之盜交橫不息江西則三巢之賊竊發
無時川貴連歲用兵雲南時有警報浙直苦于倭患而未
蘇而加派軍餉尤為至害　畿輔疲于差煩而未醒而寄
養馬匹累民獨深河南之祿糧湊辦不及陝西之班軍消
耗逃多乞我　皇上思一日萬幾之匪易念保民致治之

惟艱每遇　大朝之時　面召府部寺院大臣與之講求討論其邊兵馬作何措置其鎮錢糧作何區處其省賊盜作何剿撫其省災沴作何存恤其為賢良武勇所當受任其為墨貪債帥所當揀黜或有事體重大諮詢未悉者退居便殿或　召輔臣如　先朝召太學士李　故事或　先朝召尚書王　劉故事與之反覆面議可否必使人盡其謀而勿相推避事求其當而勿為苟且其有未當者許科道言官盡言駁正必求至當歸一之論審處而行之昔宋仁宗有言曰朕心一日行天下一兩遭職願　皇上之心亦如是矣伏惟　聖裁　一正風俗以反澆漓天下之治

亂風俗之美惡則風俗之闗乎　國大矣以言乎今日之士風似偷似諛以言乎今日之民風似侈似惰假清談以躐等希心腹而延虛譽以推諉避事為老成以任事任怨為急躁此其偷也推避不本乎情實取予悉由乎附和彼此頌稱功德以極太尉足香之諂朋儕規箴過失以為空谷足音之難此其諛也富商大賈服食悉同于公侯豪姓右家棟宇無異乎　宮闕婚嫁甘于論財祭葬盛遵異教此其侈也尤差稍過即快意而為遊民工藝頗閑遂甘心而棄本業託身沙門而迯避租稅掛搭衙門而營食善良此其惰也今之士風民俗不古者非一而四者此其大端

乞我　皇上勅下該部廣收風節正直之人罷屈輭美浮沉之輩訓儉禁侈以禮制率天下崇質抑末以稼穡培本根則一轉移之間而治隆俗美唐虞三代之風浸浸然再見矣伏惟　聖裁　一辯人材以為用舍古人有言曰官惟賢實惟功職未敢泛及只以　國朝言之楊士奇以審理發身而用為翰林何嘗專于一甲之選黃福以貢士而官為尚書何嘗定于進士之科況鍾以吏員而為知府正途所用有幾人出其上者乎伏覩　明詔有舉人絕望于九卿歲貢不得為方面之　論大哉　皇言真二帝三王立賢無方之　盛心也數年已稱破格用人尚未見收破

格用人之効即江東王化昔以畧　今以既敗從　國家極盛之典為群小口實之資二臣無論矣其他之所指誰乎以職部見欲超拔于資格之外當先鑒別其流品之真如德器純粹學問淵深正直忠厚表裏洞然此其品之最上者而沉毅孤介明敏練達重名檢輕富貴不苟聚于顯貴在右者次之皆君子流也最枉貪殘姦狡諂媚嫉妬賢行險徼幸此其品之最下者而輕美脂韋與世浮沉言清行濁廣交延譽者次之要之皆小人流也乞我　皇上嚴諭該部悉心訪求果真知其為君子之流也然後破格而推之如知之未真也姑循資而及之仍乞　諭兩京大臣

及科道等官各舉所知一人才德足稱使不必問其官秩
之崇卑出身之格調也吏部斟酌　上請與官擢用後所
舉者犯正入己贓則保舉官坐罪如此則收錄廣而
遴選精矣不才之材官多稱德矣伏惟　聖裁　一公會議
以集眾思竊見　朝廷每有重大政事及文武大臣員缺
必　勑下廷臣會議會眾然後施行蓋以獨見之偏恐無
以周天下之情而眾思之集庶足以盡事理之變協謀群
謀用贊　國是甚　盛典也但行之年久事體變更雖會
多官罔稽眾論生議者獨揖而揚與議者拱手而傾聽人
之賢否未見諏評事之利害不相可否遂便軍　國大政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周五

上以數言而決會議如此亦復何益謹按漢史單于上書
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請罷邊備及塞上吏卒以休天
下之民帝下公卿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獨中郎將侯應
以為不可上書言不可罷者十事漢帝遂詔勿罷由此觀
之在人臣各得申其議論在事理無不盡其曲折　人君
從其長者而用之則　國家之政事無有不得其善者矣
今之議事者不求商量徒為唯唯不惟有愧古人之風亦
且戾於立法之意合無今後有事會議先期將所議事情
開具議帖事體稍緩者三日前事體緊急者一日前送各
該會議官處先行檢看籌度至期務要虛心商確各盡

所長使一事之中是非利害機宜委曲無不周悉明當至
於推用文武官員尤要從公開誠賢能若否各舉所知
俾詢謀僉同公論允協然後盡題聯名　上請其有議不
相合如應侯之不願罷邊備者不必強其聽其另行具奏
上請庶足以盡諸臣之見而會議之舉亦至公無私矣伏
惟　聖裁　一汰冗食以節財用古今談理財者二生之
而節而已今日生財之道除土地歲額常供下盡山林川
澤關市之利又甚而度僧尼稅間架納官宅遞驛傳之供
應民壯之工食各官之贓罰悉取以輸　京師可謂搜括
殆盡無錙銖遺利矣獨有節財之道所當講焉然欲節財

皇明兩朝疏抄　卷六　周六　明

又當自其大者先之使徒節其支流餘緒則所省有幾雖
節猶未節也乞敕　皇上命該部衙門開具錢糧歲入歲
出之數若出數反多於入數則逐一追求大要今日為
王府祿米一節日增月益此其勢之不容已者其餘一切
費用皆可節　祖宗之舊除　內府各色財用已經奉有
明詔清查外餘若文思院之匠官匠　祖宗朝若干員名
今日若干員名　各監局食糧匠作光祿寺食糧廚役
祖宗朝若干名今日若干名內有加增於　祖宗朝者必
根尋其所以加增之故講求規畫務復原額常使歲出之
數不踰於歲入之數此外工作之可罷者罷之　賞賜之

可已者已之積而久之則　國用何之民生自遂公私兩
便之道莫利于此而一切納粟[illegible]之政皆可以
免矣伏惟　聖裁　一練民兵以[illegible]之費自古
患之而今之冗兵為尤甚何也[illegible]所總計所
轄官軍踰九十萬除西北邊兵三十萬外其册所載六
十餘萬消耗過多食糧則有調遣則無天順元年始照糧
編僉民壯按月操練遇警調集官給行粮弘治二年又申
明其法而加詳焉此皋過兵于農深得變而通之道後法
久弊生有司失其初意悉取之以供他役及地方有警別
行招募名曰客兵夫官軍之月糧猶存民壯之工食如故

而招募之兵又復加派軍餉是古之養兵之費一今之養
兵之費三也以職部見衛所之消耗勾清煩煩于有司之
招募之無賴標掠何異于盜賊不若專意民兵大加訓練
其州縣清軍官即以兼練兵名色不時操練本府清軍同
知亦兼練兵名色四季往來所屬州縣督同掌印官閱視
操練而加賞罰焉兵備官又每歲巡視所屬府分調集總
操而大加賞罰焉至于同知兵備之選必擇勤敏清謹之
人而久任之即近亦以六年為率練兵大有成効撫按保
舉不次超擢以酬其勞凡一切招募悉行解散凡一切加
餉悉行裁革一舉而可以實軍伍蘇民困矣再照民兵之

練其利無窮行則為兵居則為民無供億廩給之費一也
行伍之間皆同溝共井之夫則赴鬬勇于救援二也臨敵
之際有親戚墳墓之戀則號令易于鈐束三也故之衛兵
之肥弱客兵之驕悍相去萬萬顧在人之練之者何如耳
昔李抱真練澤潞步兵二萬東西討賊所向無前今各處
民兵職雖未知其數即職昔所官江西一省計總不下三
萬使得人如抱真者以練之則何寇不滅何功不立而又
奚必于招募以生壞奪加派以困貧民哉先臣余子俊有
言曰人臣謀　國雖近且小者亦當為百年之規職願當
事諸臣亦如是矣伏惟　聖裁　一稽編審以寬民力當

聞之民為邦本此固邦寧古今保民之政不盡其力不盡
其財而已今以言乎財則耗以言乎力則疲所以致此者
非一而審編不公乃天下之通患查得見行優免事例文
武等官俱照品遞免各有石數冒濫之風似已甚其六七
但稽査之法未備而姦竇之弊日滋假如一官一甲既已
免矣及三四甲又免焉五六甲又免焉一人而冒免乎數
次一官而散見于各圖甚此為此州之人民也而優免冒
行于他州為此郡之縉紳也而往氏賠裁于他邑六甚而
貪求賄賂不畏法紀廣受投靠之輩妄引全免之文名有
一頃實則額外而免者數倍又數倍焉夫終歲之差有此

定數不容毫髮減損此既冒免一分彼必加派一分此富
者所以愈富貧者所以愈貧也職嘗署篆永豐見該縣有
編審文冊與近時所談十段錦若相同而其法加密大約
一縣丁粮以一萬為率每年一千細開丁粮花户攢造一
冊仍于各户有官員舉監生員吏承分別見任致仕閒居
及例該優免若干丁石數目類附于本冊之前每年一樣
二本十年共二十冊俱送驛傳道用印鈐蓋以十冊發該
府備照以十冊發縣備庫每年編審十冊隨出一覽周知
其法定于十年之中一人止免一次一次之內止免應得
數目其有違例而多免一石與夫十年之內而混免二次

者編審官吏及冒免者同罪職切謂此法天下可行也伏
惟 聖裁 一立義倉以備凶荒伏 祖宗朝天下郡縣
皆有預備倉之設近來法久弊生有名無實凡遇旱潦之
年小民則嗷嗷待哺官司則束手無策不 請發 內帑
之銀則 奏留遭運之米習以為常不知遠慮以職鄙見
民愚無謀惟 上之謀當其豐稔之時則浪費不經及其
凶歲之荒則枵腹待斃此豈民之罪哉長民者之責耳謹
按唐貞觀二年詔天下並置義倉自王公以下爰及衆庶
計所墾田畝秋熟每畝隨粟稻麥約二升貯之州縣以備
凶年其法至善也但斂收無分于貧富出入猶掌于有司

此其節目之未盡者職嘗即其法度而較度之如材社倉
民或三十家或四十家定為一倉使其公自品論分別人
上中下等則豐年則斂之其斂之之法先富及貧雖及富
者每一年無得過三石以次遞減至三斗而止而極貧者
亦量出焉凶年則散之其散之之法先貧後富雖極貧者
每一口無得過九斗以次遞減至三斗而止而極富者不
與焉仍於每倉之中擇一公平殷實者為社長儲其家以
司出入擇一頗曉書算者為社副以紀之官府但責其必
行其有斂散不公及收儲人侵剋入已許其告到官如
法重懲此外更不得稽其數並假以勸借名色擅自動支

如此則賑濟不煩於官而實惠得霑於民縱有水旱之災
决無流亡之患活民之法莫善如此且此法之行可以寓
保甲以息盜賊可以寓鄉約以敦風俗一法立而三善興
養民之中教民之義存焉成周井田之法其善亦不過此
矣伏惟 聖裁 一嚴比試以訓武臣 國家大小軍職
萬計有餘歲支俸給何啻百萬邇今有一二大將偏裨稍
以謀勇著聞者皆出于白身之徒此其故何哉良田正德
年以來悉以此試視為虛文苟不至翻鞍逸騎墜弓落矢
皆得中式而去以此武弁豢養日驕因循久自恃世貴不
識才能使 國家歲費百萬之糧而不獲一將之用皆由

也伏覩　大明會典洪武二十七年　令初試不中能識
累事食半俸二年後再比中者食全俸不中者降充[illegible]
鄉十年　令再比不中仍食半俸三試不中者發充軍
祖宗立法之嚴如此今後武職比試乞我　皇上嚴諭該
部從實校閱致比照武舉事例添差御史二員以監試之
務使彎弓躍馬踐淵越墮悉閑熟利便方准合試其有不
合者盡數發回毋得過為姑息俟至三次仍不中者致照
例處分或奪其半俸姑以祖職致仕仍令應襲兒男承襲
比試如此則　國家減歲支之俸而冗食以汰武臣懷激
厲之心而修業亦專能虎干城之輩皆出於將門子弟之

中非特為　國家儲將材亦且為武臣訓子弟矣伏惟
聖裁　一限枋　制以重　明命查得洪武二十一年廷
試進士　賜任亨泰及第出身　太祖高皇帝命有司建
枋以旌之　聖旨建枋自此始未聞臣下而可自私自建
立者即如今忠臣節婦順孫孝子欲建一枋以表揚之必
各處撫按有司具　奏該部覆題　俞允方敢議建其驗
也備查　大明會典亦未開載有牌枋事例不知起自何
年中外大小臣工名位稍崇衙門緊要者無不建立牌枋
或一人而三四枋者有之多用官錢官夫習以為常恬不
知怪初猶兩柱以木為之而規制稍狹所費工價不滿數

十金後漸增至四柱六柱又易以石矣每一枋費一二百
金今則增至八柱又採其石之精者為之矣每一枋費三
四百金又塗以丹青加以雕刻五彩燦爛百獸玲瓏聳一
觀之驚心奪目以非士庶家之氣象矣其僭踰不亦極乎
十數年以前士大夫以此為常例請託不遂撫按以此為
獲罪規批行不礙無之不才有司冒破物料科索貧難上空
府庫之積聚下竭閭閻之脂膏其原皆始於此邇來屢禁
撫按之餽遺而不限以建枋之制所謂治其流而不窮其
原也今後除絕等科名異常勳業出自　欽賜如任亨泰
之類者勿論外餘必部院三品以上京堂親自具　奏得

旨方許有司建立兩柱木枋一座其有不奉　旨而私自
建立與得　旨建立而不安於兩柱之數者俱以專擅僭
越論如此則應乎法制嚴而名器不濫財用節而公私兩
裨矣伏惟　聖裁　一革冗役以從京　制我　朝天下
府州縣及邊衛皆建學設官總計教授學正各二百餘員
教諭千餘員訓導三千餘員視宋時諸路學官僅五十三
員者殆百倍焉一時冗員多而學官為尤甚矣查得順天
應天二府每府各設一學而大興宛平江寧上元皆未嘗
設今外省各府即設府學附郭又設縣學非特與京　國
之制不侔亦且收錄既廣則儲養欠精儲養欠精則廩祿

雖糜而實用鮮獲以職思覔今後各府合無比照京府之制止設一學專以儲附郭縣分人材其所屬外縣原在府學者查照舊日食糧補廩入學年月次序發回該縣儒學挨收其應該裁革教官免其赴部改選就酌量地里遠近調用如此則庶乎冗員革而制度歸一四五年間而師生廩糧門斗之費亦可省十餘萬之積矣或者曰貢行一途缺少人多果如此則選法少礙職請有以折之今之所議革者計教官二百餘員耳而所議革廩膳之缺亦不下二千餘名就選之缺雖裁出貢之途亦省以所省當所裁亦足相對而何選法之礙哉故切謂此法之必可行也伏惟
聖裁

貢獻類

罷額外進獻以重詔令疏 張翀

竊聞之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聖人慎重之意古之帝王所恃以治平天下之術也苟樂於迎合之說昧於利害之歸輕徇其私朝更夕改則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天下之弊紛然雜出此因苟且之政非臣等所望於 聖明之世也頃者守備鳳陽太監張陽題稱乞慶停止獻新果品該禮部覆題奉 聖旨還都照舊例行務要禁約下人不許生事擾人自取罪咎臣等謂此舉動該部言之明白痛切所宜尊承 詔令以貽久遠之謀根究奸詭以杜貪狡之漸乃奉 綸音都照舊例一槩容許重疑人心不知所謂例云者其張陽所稱洪武年間之 宣諭與近年太監廖宵等之故事乎抑 大明會典 皇考集大成之書以傳信於天下後世者也夫鳳陽王業兆基之地號為中都其進獻諸果應著令甲使相繼承以奉 宗廟夫何忍焉而不之載也蓋月朔 薦新取其時鮮以除孝思初不貴於遠方難致之物以勞吾民況鳳陽所產即如張陽所開諸果皆兩京所素有 皇祖之意殆以驗看守之勤惰[illegible]

之有成或偶因便用之豈慮後世遂以為例相延於無窮耶　會典不之載則其不以為例也明矣　陛下改元一詔天下信之與　會典同為不刊之書內一款有曰各處鎮守協守守備等官不許假以進貢為名僉取色絲科斂銀兩擾害軍民額外進貢一切停止夫何　詔墨未乾而破於奸謀施行未幾而格於橫議不惜反汗復啓厲階夫匹夫食言人且非議而況　天子之指揮關係重大一有不審則人將睥睨　朝廷以為可以窺測侮易政令以為可以搖動敝蹤踵出將不可制只如茶芽一節查得南直隸并浙江福建等處凡地土所宜皆入例　貢備載　會

典未之有改鳳陽原非產茶地方　陛下不察誤中壯欺曰茶芽只着自行收買進貢臣竊猶切疑之以為陽之收買或不出一時資也既而侵尋復有此奏　陛下再中其欺不惟下之罪也而又重許之鳳陽根本重地百姓連年饑荒守備為地方設也為張陽者正宜深加撫戢用紓郡屆乃敢陰懷側媚之私外托年例之說曰黃船則雜以人夫曰茶芽則混入果品巧飾詞說意在必行公違　詔書全然不顧雖　明旨禁約不許下人生事然以積年鷹犬之徒一旦事權在手未免從夫索錢騷擾地方津貼打乾重煩驛遞故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言重本也煩

民以為　列聖在天之靈其肯享之乎又况倖途一開四方效尤爭進奇巧何所底極如唐之日進月進宋之花石史冊昭然卒之嚴激天下皇風因以不競其流之弊雖未必遽至於此　明主謹無逸之戒聖人重有漸之防可不先事為之慮哉大都臣官出守者非蚤夜搜羅指稱名目為希寵自私之圖則塊然地方束手坐食故進　獻為此輩第一事百計巧鑽必得其當而後已伏願　陛下思詔令之當重察利源之一可謂內從該部所　請如遇前項果品成熟選精潔奉　獻　孝陵其南北進　獻果品并茶芽皆係額外仍遵一切停止切責張陽務宜安靜毋

起事端以作倘於天下有望申明　詔旨通行各鎮地方今後但有違　詔獻進者論之如律罪在不赦則天下可以無事而生民得所安矣

停免額外貢獻以昭大信疏　張翀

臣聞帝王之盛貢獻出於租入之中而邦本安苟且之
政貢獻浮於租入之外而國脈耗是故奸諛之徒挾殘
人之術開媚上之端誠君子之所羞稱明主之所深惡
亟去而不以聽者也臣伏覩　皇上登極　詔旨有額外
進貢一切停止之言有以仰窺　陛下仁聖天至愛惜元
氣不欲重困軍民以遂其私而海內臣工惟忻鼓舞皆將
翹首拭目以覩太平之極致但各鎮守總兵等官不能仰
體　聖懷講求　德意或託舊例以誤　天聽或假謝
恩以售己私此皆悅之不以其道君子之所不悅者也而

陛下未究其所從來承前之訛遂後之失格　恩旨於不
行啓貪求於方來臣竊為　聖明惑之臣節查得　大明
會典　內府織造所用紅花於所産之處税粮內折收按
歲差人進該庫支用如山東河南二處俱有定数其法一
成而不變其額百世而不虧向寧夏鎮總衙門所　貢紅
花蓋不繫　令甲之内特一時言事獻諛之徒創為此輩
以誤　先朝前太學士楊一清總制陝西軍務時亦嘗諫
白乞為停免而沮於群咻未得　俞允之命因循持久遂
為厲階夫寧夏地方孤懸河外與北虜為隣其間雖有平
衍田疇類多鹻鹵寒冷之地而所入之花稍種耕耨看守

採摘之苦不可勝言歲無豐凶例取登足往往逃竄單
出錢賠補自甲及乙及丙採切嚴峻莫敢或後而又程途
窵遠輸運艱難起役丁夫雇倩車馬以及指稱盤費打點
使用尤為不貲　朝廷之所得幾何而計其所耗固已百
倍於所　貢之数徒以患苦軍民招取怨讟此愚臣之所
為長太息也至於鎮總等官到任未幾輒有獻馬之舉名
為謝　恩此實　先朝敝風所宜亟為痛革以塞其源而
不可輕有假借蓋前項官員受　命閫外僅可有行三坐
伍廩米而馬匹之出殊無所從其取辦窮軍以邀寵利不
待知者而知也　先帝不逆其奸而顧謂其效順於我蓋

喜其能充吾之腹而不悟其割吾之肉取其能適己之欲
而不知其傷吾之心而其流弊至使中官穿年道路依憑
別　旨以發府庫之財假托供奉以靡縣官之物如趙林
張玉等恣為番迎回回佛骨諜書火合珊瑚等項名色蒐
羅種種数目浩瀚折乾動以百餘萬計而西土之膏血竭
矣此固　陛下之所深知而痛心疾首者也頃来各鎮貪
殘官員仰荷　聖明一一誅退而易以廉静老成之人但
所謂進馬之說猶仍故智未之有改夫　陛下聰明神聖
追跡堯舜或洞察其奸而痛絕之臣不得而知也然臣區
區之私竊慮　陛下或悅其名而不究其實重違其殷勤

之意而入其甘美之言居然受之為彼職分之所宜所謂
教人以貪非所以示不取於天下也夫側媚之徒類以啗
人為生者其心專為私而不利於公其情專好動而不便
於靜是以百計鑽伺嘗試　陛下以求售其奸　陛下大
奮乾剛塞其途轍或少靜於一時而尚難保於他日辟之
鼠穴左固右逸其勢將有所必至也而況示之以貪以啓
其端乎夫郤千里馬之獻漢文帝以清淨之化而培兩漢
四百之基絕龍花藥之貢宋真宗慮其為交州之害而出
內侍裴愈之董毒之史册為世美談伏惟我　皇祖洪武
二年免租之　詔凡三下而三年以後無歲無之及蘄州

進竹簟則卻之曰恐天下聞風爭進奇巧仍令四方毋得
妄有所獻太原歲進葡萄酒則曰朕飲酒不多自今令其
勿進　國家以養民為務豈可口腹累人而我　仁宗覽
黃驥賈湖之奏乃以示尚書呂震而有存國體恤民窮毋
侵削根本之言　英宗拒海濤馬駝之進至擲其奏於地而
有莊涼頭畜殆盡復為總兵所索不然從何而得之語夫
漢宋二君英主之所不屑而　祖宗之所以結人心凝天
命以培千萬年不拔之基者其典則俱在是固　聖子神
孫所當服膺而遵承之者也況今物力凋敝之餘軍民困
苦之後　陛下於先年實徵錢糧歲辦織造等項皆已量

免其　深仁厚德真如父母之於赤子疾痛痾癢無細不
細抑搔撫摩無遂不及顧偶未聞此額外　貢獻之害而
臣下未能開具本末上　請蠲除此非特鎮總官之罪也
夫歲額租賦　陛下尚不惜一免以萃天下[illegible]
貢獻乃以恬然安之以病人乎臣罔知　聖慈[illegible]
於此必有所不忍矣用敢不避誅譴冒昧以　聞伏願
陛下上繩　祖武下憫人窮知紅花之入甚薄而所費寔
多知馬匹之受甚微而所損不細務略一時之小利以懷
萬世之永圖　敕下該部行令該鎮將前項紅花亟為停
免以永除窮邊之害及通行訪查凡不係有司額　貢者

在　令甲止是各鎮自行創進因仍未改者並不許　貢
獻以擾軍民其鎮總等官敢有指稱謝　恩并各項名目
獻馬求媚即為根究來歷坐以剝削官軍之罪如此庶幾
不失　詔旨之初意而有以廣大信於天下興利之源永
塞而邦本安固不搖矣

恭進俘獲古器疏　　　　胥省吾

臣等看得都蠻呼銅鼓曰諸葛鼓相傳以為寶器番阿大王等執稱鼓有剝蝕又聲響者為上上鼓易牛千頭次者七八百頭遞有等差藏至二三面者即得椎視一方僭稱王號每出劫擊鼓高山諸蠻頃刻雲集集則椎牛數十頭饗蠻乃出劫劫數勝益以鼓為靈臣等細觀所鑄皆奇文異狀相錯蟠僅可辨者雕鏤刻鷺閒綴蝦蟇其數皆四縉紳父老云諸葛製以鎮蠻若曰鼓去則蠻運終理或然也及考蜀藝文志史臣楊慎所編內稱淳于古禮器也廣漢什邡人段祖以獻益州刺史蕭鑑高一尺六寸六分圍三

尺四寸圓如桶銅色如漆今去地尺餘以手振之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節樂然不著所自始今以諸葛鼓證之疑即淳于銅鐵鍋二口皆阿大王所蓄製更奇異識者曰此非鍋乃鼎類也其名曰鬵詩曰溉之釜鬵是也音樂旨歸云鬵大上小下若甑鐺無足和羹用之或曰鬴也亦無足乃其實足以函牛兩耳峙如山形欒危以為至寶即諸蠻多不得見其重又不啻銅鼓臣等謹按春秋來歸衛俘三傳皆云衛寶解曰俘取也與書俘厥寶玉義同華陽國志云漢犍為郡寶鼎輝光于江派今九鼎即犍為地其為寶鼎非臣等淺陋所能識第決知必數千年以上物

即殷周未可知後世莫能製也方今　皇上以天挺明聖光紹大業純心任賢期登于極治茲以宇內和平地不愛寶貢此古器自環素雖未足擅美前聞是宜獻之　大廷藏之　內府庶幾諧九成之奏佐烹飪之用傳示罔極計廟堂公卿大夫博物洽聞必有知此器所從來考定其名以為　皇上頌者臣等謹令製架裝盛差官上　進

卻貢獻以光　聖德疏　鄭一鵬

近該甘肅地方都御史陳九疇奏稱魯迷地方番王差人進貢獅子西牛西狗西馬阿骨剌馬駝珊瑚珠玉等物該部題覆奉　聖旨是這遠夷既非常貢地面應否起送你部裏還會同兵部議了來說欽此臣聞周武王時西旅貢獒太保召公奭作書戒于王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畜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武王遂卻而不受成王時越裳重九譯來獻白雉周公亦以德不及為辭下逮漢唐賢君猶有卻千里馬如文帝不受林邑火珠如太宗者書之史

冊足為美談仰惟　陛下賦性高明秉心沖澹　即位之初珍禽奇獸一切縱放而淫巧異玩罔干嗜好古帝王莫能遠尚矣今魯迷遠夷所貢獅子西牛等物固　陛下所必卻而不溺焉者顧肯輕受其獻為　聖德累耶臣又聞洪武初內使奏增飼虎肉　上曰養象以備用作養馬以資騎乘養虎欲以何為而費肉以飼之命以虎送光祿寺他禽獸亦縱之　乾明門等處禽鳥虫蟻尚多存留近易州民人有進鷹二十餘連者皆仰給大官日費猪羊米穀黑綠豆蒿秫之類以歲給之亦且不貲臣往嘗具題欲望
聖慈通行釋放未蒙允行今魯迷復有此獻且獅牛等獸即非土性所宜必須夷人喂養受之徒糜國用卻之有光
聖猷其餘珊瑚玉石寒不可衣饑不可食焉用之矣臣聞議者謂一卻其獻恐沮夷心臣竊以為不然周穆王受白狐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周武王成王漢文帝唐太宗皆以卻遠物而獲遠來邇安之效此前事明鑒也今不以四君為法迺欲蹱周穆遺踪臣不知何說也臣訪得各處遠夷朝貢經歷地方輒肆騷擾或抑買市井之物或凌轢伴送之使或折辱廚傳之吏其貢獻珍玩無益經費而供億賞賚已計倍蓰爰稽漢典亦有閉玉門關謝西域故事且一夷朝貢未足為　朝廷重輕兼以夾帶夷人貨物數多

若盡行起送不惟復蹱前弊抑且重困地方乞　勑該部轉行彼處鎮巡等官或就彼量行賞賚遣回或起送頭目數人赴京其獅牛一切珍玩之物通行遣退庶幾夷知
朝廷有不寶遠物之盛德不惟潛杜其窺伺之心益以彰
中國清明正大之體周武王成王漢文帝唐太宗豈專美於前哉其　乾明門等處禽鳥虫蟻乞通行縱放該寺供應特賜停止仍乞明示中外無得復以禽鳥為獻則
皇猷益光　聖德益隆臣不勝顒望之至

蠹弊類

奉　旨查明銀両疏　　劉冣

先該臣劾奏太監崔文以左道蠱惑　聖心靡費　內帑
銀兩千戶陶淳不法等事奏本　聖旨是該衙門知道續該
刑部題覆奉　聖旨是崔文已有旨了饒他昨該太監崔
文奏為再乞　天恩陳情辯枉辯明怨抑以弭後患等事
奉　聖旨爾端謹老成操持有年小心廉靜方切任用不
准辭宜照舊用心辦事銀兩着劉冣查明了来說該衙門
知道欽此臣聞　命驚懼莫知所措切思當崔文首事之
時已經科道官不次論劾屢蒙優容稔釀未息中外傳言

咸謂近来不用光禄寺供應乃於　內帑支取銀兩侵費
頗多臣思　內帑之財乃　祖宗累朝之所蓄積以待不
虞之備豈為左道之資況今　天變屢形兵荒叠見正當
重惜財用以厚民生豈宜妄作無益擾耗　國費此實
朝野之同憤豈臣一人之私聞事關安危豈容緘默是以
輒陳愚悃奏　請追究臣之職也　聖恩浩蕩特從寬宥
臣謂崔文宜感恩悔罪不敢復以邪謀私術誤　陛下矣
詎意旬月之後復有此奏要令臣逐一查筭侵欺　內帑
銀兩數目夫內帑銀數爲之內府惟司禮監得以稽之雖
戶部為國司計尚不能考其出入盈縮之數今欲令臣查

明不過假難稽之事以掩復已過侵可悲之隙以搆會臣
罪耳夫當　聖明納諫之時崔文復敢恣肆巧辯以箝制
言官臣謂此風實不可長且被劾之人皆得強辯反噬則
言官無可劾之人所指之事皆欲親查左証則言官無從
指之事巧於障蔽者自此得以遂其奸讐於弊復者孰不
盡用其計矣豈　祖宗設言官之本意亦豈　陛下弘納
言之偉度哉但崔文之情罪自有公論而臣工所劾實出
傳聞惟是崔文方切　陛下委任而臣不知忌諱直辭糾
劾不能無罪乞將臣罷出以洩崔文之忿臣實幸甚

納忠言懲欺罔以謹初服疏　　　　　　鄒錫

伏覩　皇上登極　詔書一欵內開以後內外管補照例
兵部會同官處驗過方許收糧又一欵內開以後年
分選差巡視科道官備查馬牛匹實在數目照數會計以
免冒濫欽此通行欽遵間該　御馬監太監閻洪等朦朧
奏　准不許清查隨該兵部尚書彭澤等題稱勇士騰驤左等
四衛勇士旗軍人等虛掛名額冒濫倉糧乞要照例查驗
以革冗食及將該監各官拏問重治等因奏　聖旨已有
旨了罷欽此續該臣等六科題稱　御馬監及壩上等十
九馬房逓年虛增馬數冒支料草乞要遵　詔旨點以省

浪費并將太監閻洪等革退閒住等因又奏　聖旨已有
旨了罷欽此臣等聞　命之餘夙夜憂懼竊謂　陛下當
此初服正天下仰德之始不可信讒俾拒忠　言至於若
是其極也夫人君理天下莫不以兼聽而明亦莫不以偏
信而暗蓋兼聽則忠讜進偏信則讒佞行此明暗之所以
分也故古之大聖莫如堯舜猶必稽衆舍己明目達聰以
來天下之嘉言以決天下之壅蔽至如秦二世偏信趙高
漢元帝偏信石顯是皆不以天下為耳目而以近臣為耳
目以致奸生帷幄禍稔蕭墻而卒不能覺悟誠可哀也然
則後世為人君者誠能兼聽納言則下情必得上達[illegible]

中外欺蔽之患邪仰惟我　孝宗皇帝勵精圖治十有八
年信任大臣廣開言路是以奸不能惑佞不能欺往因內
衛并上冗食數多特差兵部左侍郎熊繡等逐一清查又
以各馬房馬牛浪費錢糧特令給事中許天錫等逐一清查
黜節有　明旨成法俱存宿弊一清人心悅服後至
武宗皇帝任用群閹始終壞事如太監谷大用等竊弄威
權百計蠱惑故前項清查之法停止不行是以十餘年占役
軍士無慮數千侵尅錢糧動以萬計竊國病民莫甚於此
卒致人心共憤　社稷幾危幸遇　聖明嗣位洞燭群姦
知前項軍馬錢糧弊端百出特下　明詔許令兵部及科

道官清查此誠祛弊省費繼志述事之大者也天下臣民
莫不延頸想望太平何　詔下未久一載而太監閻洪等
首先沮撓肆為欺蔽妄奏事遂中止不惟抗違　詔旨抑
且蠱惑　聖聽夫令重則君尊不重則人玩今　陛下登
極一詔乃與天下更始其信當如四時而不移其行當如
汗出而不反第因閻洪等一言遽爾更改則　王言不信
政柄下移竊恐群小效尤必將以　詔旨為虛文視法令
為故紙恣意妄為事事違背其為初政之累夫豈小哉既
而該部大臣懇切執奏科道各官交章力爭其忠惟欲
陛下遵　明詔以全大信守　成法以隆大孝為天下生

民計為　國家千萬年計也顧乃不蒙　俞允且曰已有
旨了能何其忠言難入而易阻橫議易入而難回耶且天
下之事出於一己者謂之私合於衆論者謂之公前項清
查軍馬錢糧之法群臣皆曰可行而閻洪等獨以為不可
行今一言既出衆論難移豈以在　廷群臣之見不如閻
洪等一二人之言為可信耶臣等反覆思之不得其說將
謂此法必行於時無補殊不知自　孝宗清查之後九年
計省倉糧不下十萬餘石每歲計省料草折銀共該二十
七萬餘兩今若踵而行之則上可以充裕　國計下可以
節省民財不可謂無補也將謂此法不行於事無害殊不

知冗食日增則京儲困而虛耗滋甚日甚則生民困此困
窮將來公私告竭彼時雖悔不可為無害也用是而觀則
知左右之言斷不可信清查之法決不可罷夫以不可信
而信不可罷而罷則是違　先帝之深謀遠慮壞成法若
之私情拂群臣之公議此臣等之所未喻也夫人君元首
也大臣股肱也諫官耳目也人君資群臣以為治猶元首
須股肱耳目以為用也今　陛下於大臣科道之言一切
拒之不聽則是自廢股肱而不能盡其展布自塞耳目而
無所用其聰明　陛下孤立于上將誰與為治乎臣等竊
聞書曰慎厥終惟其始言善終在於謹始也又曰與治同

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言治亂之分在於慎所與也
自古人君未有始之不謹而能善其終者亦未有與治而
不興與亂而不亡者也今　陛下當嗣大歷服之初政令
得失所關　社稷安危所係正宜從善如流改過不吝省
費以足　國節用以裕民斯為慎始圖終與治同道者也
今乃不以前車為戒猶蹈其覆轍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
視昔也臣等以為　陛下開大有為之君豈宜有此是必
太監閻洪等怙寵恃　恩玩法無忌以私役軍士為當然
而不知　國用之匱之所當慮以侵欺錢糧為得計而不
知生民之困苦所當憂乃敢欲踵奸貪肆為欺罔以故蒙

緣左右親信之人捏寫　旨意蒙蔽　朝廷使　聖明不
得一覽內閣不得與聞不然何清明之　朝而有　陛下
之威權誤國欺君莫此為甚迹其情罪死有餘辜曾不思
自來權奸蒙蔽身不免於誅黨則亦何利之有況今　改
元之初風霾大作日失精光皆小人蒙蔽之象也此必
天心仁愛以垂譴告正欲　陛下恐懼修省以謹初服然
初服之所當謹者莫大于去左右蒙蔽之患也昔齊桓公
問於群臣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夫城狐社鼠人主左右
是也今　聖明在上而左右敢以欺蔽如此若不覺悟早
去竊恐聰明日蔽於上惡怨日加于下而天下之禍將有

甚於前日者矣臣等所以夙夜憂懼而不能已於言也伏
望　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中興之不易俯從
公議斷自　宸衷明以燭奸剛以去惡將太監閻洪及該
監僉書等官通行拏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為從官欺君誤
國壞法亂政者之戒并將四衛及各馬房軍馬錢粮俱照
詔旨聽兵部及科道官逐一清查施行至若內府各監局
等衙門凡事有不便於民及與　聖旨不合者悉聽各部
查革改正仍乞今後凡百章疏先令　內府議擬然後
批答不必徑從中出務使政無過舉其左右近倖敢有仍
前沮格忠言不得上達許臣等面劾重治如此則政令無

多門之弊群小絕欺罔之奸庶幾　天變可彌休徵可致
而堯舜之聖亦可以媲美矣豈惟天下之幸實　宗社無
疆之福也若果　聖心難悟　天聽未回是必臣等忠誠
未至言無可采乞將臣等　特賜罷歸以為言官不職之
戒臣等無任懇切俟　命之至

舉正欺弊疏　　劉㝡

伏讀　英宗睿皇帝勅諭六科有曰朝廷設立六科給事
中欲其出納命令封駁章奏舉正欺弊扶善抑惡知無不
言使百僚知所敬畏然後為能盡職若依阿從事徇私交
通以致委任事務必罪不宥欽此臣待罪該科一年餘矣
雖才疎識闇不能使百僚之敬畏然感恩圖報亦豈敢徇
私以交通嘗陳八事殊無寸補深愧誠意未至論列未明
無以感　聖君而措之實政今復聊遵舉正欺弊之訓有
三事昧死為　皇上陳之臣惟大臣之進退關係匪輕士
類占之以為賢否天下視之以為輕重苟非甚不得已之
故必不可倖倖以求去既自劾以求去必不可無謂而見

留蓋言有不合事有難為決一已去就以為感悟君心之
幾違其言而必去用其言而後留此固大臣之義也今之
一二大臣或陳言而不納或執奏而不從責難弼違之志
未能攄格心輔德之忠無由遂慨然自劾請歸似乎以義
自處然歸疏力陳謝　恩隨至前日之求去謂何今日之
見留謂何進退無據肺肝昭然寧知其不退號於人曰我
輩蓋以去就力諍矣其如上之不聽乎使拒諫之名歸於
君而避賢之名掠於己名求去而實堅要　溫旨名自劾
而實姑免人言凡有識者皆非笑之尚安能使　陛下之

見信耶然是弊也豈今日二三大臣之創為哉其所由來
久矣臣愚欲乞 陛下於大臣之自劾求去者必諒其不
得已之故凡所陳奏曲加聽從如不信其言則必抑其去
既不聽其去則必用其言毋使其致虛讓以要 溫旨假
君父以遑已私則誠信交而欺偽絕此臣之所欲舉正者
一也我 朝凡大臣員缺 命廷臣會推必德望足以服
衆心才識足以濟衆務者充之未聞以天下之素所鄙惡
科道之屢次彈劾者濫遷焉惟 武宗朝群小得志政以
賄成青州府知府張龍依憑城社每經劾奏反陞一級遂
超遷至通政使當時士夫竊笑以為科道之劾章為張龍

之催官符然 武宗豈能知之權奸飫其苞苴之欲 朝廷
蒙昏闇之名言及於此良可痛心今 陛下以聖明御極
前日之弊豈宜復有只如今陞侍郎李瓚童瑞有何德望
簡在 聖心南北科道交章累劾其人可知矣今廼排臺
諫之公議立奸黨之赤幟非惟不能去又超用之此與張
龍輩何異雖五尺之童知非 陛下用二臣之本心必有
懷私大臣陰為之地以壞 陛下之法者夫臺諫一面
公劾之吏部一面推用之是視科道為贅員而公論不足
惜矣使人人如瓚如瑞則維新之治寧保不壞如 武宗
朝耶臣愚欲乞 陛下特勑吏部凡經科道累次糾劾者

兩京九卿之缺不得推補或年資所及例該陞遷者亦必
開具被劾情由 上請或量除外任責其他效或優加散
秩致臣而歸庶仕路清而奔競息此臣所欲舉正者二也
然我 朝準古制設立六科給事中十三道御史以司封
駁糾劾之任號為言官其職甚重凡大臣子弟皆不得為
所以防親暱而革欺弊也勢之輕重言之從違雖係乎時
而官之風紀則不可一日不正宣德年間薛瑄為御史太
學士楊士奇等欲見之辭曰瑄當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
士奇稱於朝士論兩高之而臺諫之風采殊振今二三言
官之於大臣也私相慶賀杯酒勸酬旦奉 勑於 朝堂

晝請命於私室遇遷則狼狽奔趨有疾則問候曲謹夫趨
事既殷情好既密尚何望其能糾舉其失以振臺諫之風
紀以肅 朝廷之紀綱乎若是者闕瑄之罪人而大臣乃
以是為賢其視士奇輩又何如苟戇直不阿敢言無忌者
皆得陰排巧詆以阻戹之則是所以成其側媚而教之緘
默矣尚何怪哉臣愚欲乞 陛下特勑吏部都察院公其
權衡秉重人物雖不以搏擊為能要必以剛直為貴雖以
浮瑣為可厭要不可以緘默為賢嚴加察訪有如臣所言
者當書之下考選之別任以各盡其能其戇直敢言之士
毋或陰排巧詆以喪直臣之氣以快蔽柰之心庶士氣振

而浮冒卑此臣之所欲舉正者三也方今有百司庶政事
屬欺弊者多矣臣特舉此三者以為言誌三事在今日關
係事體甚大勢若緩而實急三者既正則餘漸可歸正而
有不必言者臣性疎愚不識忌諱言論所及傷觸必多惟
陛下憐其愚而宥其罪不勝感戴之至

戒幸成以圖長治久安疏　　林若周

臣聞去歲山東盜起報者數以日多始之以數人繼之以
百以千以萬而猶謂不已又繼之以官兵或至失利兇焰
熏熾隨至飛擬至有以廑　聖慮近據鳳陽府平本飛報
前賊已於二月初三日被大軍圍住洪縣集地方剿絕殆
盡人心始得稍寧是蓋　陛下德繫人心威寒逆膽天助
吾順不半載而底定蕩平可幸矣但痛定思痛豈不寒心
曩者劉六劉七之變亦猶是也彼無一生全但兵民死於
劉六劉七者不知其幾十萬民財沒於劉六劉七者與耗
公家之帑藏者亦不知其幾十萬猶曰以是為幸嗣是又

幸於今日矣夫幸不可以常僥況于兵哉及今不圖又安
知不望幸於他日蓋　陛下知盜之興而不知其所以興
知底定平蕩之可幸而不知安定於無事之當圖知為吾
民之梗不容於不殺而不知其初亦吾赤子為之也亦可
矜憫臣惟民之為盜固不幸而自待以死吾又幸而殺之
又及夫無罪之兵民吾何忍哉方今天下大勢民窮財盡
極矣而有司方爾漁獵鎮守之徵求者又不已此民焉得
而不窮且盜也夫有司漁獵近蒙朝　覲已大明黜罰矣
其鎮守太監　陛下亦宜親降手　勑切責或有以處之
則亦庶乎弭盜安民之一策也彼鎮守太監要亦有人心

者親見夫民窮財盡豈不知恤但所以剋剝之者亦其不
待已之勢然也蓋方其出鎮之時所用或有不下數十萬
金者夫數十萬金豈一人所能獨辦固無藉小人為之分
投舉借以成之爾是以奏帶人隨雖有定例而無名之充
孰得而稽之為鎮守者不過享一身之富貴此輩各多其
利息以倍償其貸本則彼雖有一點愛民之心亦將有不
獲盡矣臣愚以為宜乘此盜賊方熄之初貪官汙吏一華
之後亦宜將鎮守取回與民休息則未有民不富盜不已
而太平不立致也且向者 陛下登極之初言官亦嘗有
及此者而 陛下諉之以 祖宗之舊不見施行是以民

無仰賴馴致於此固養痼養之不察也今又無以處之豈
不類於玩痼養而不治而果以為不足以傷人哉若猶以
為不可以驟舉也臣愚又以為宜 勑各處巡撫巡按備
查鎮守府所隨人員不許無名濫充及雖經奏帶但額外
者許以奏革抑且為鎮守者逐情主也其跟隨軍伴雖有
定数亦須為之申明仍着各該衙門按月或按季更換不
使積年在內交通撫按官員時為查考但有生事害人者
即便拏問今後遇有盜起地方與致令百姓疾視而未敢
發有實跡者就將鎮守太監取回缺不必補撫按官員亦
嚴黜罰則亦變通神明之一法也大抵天下之理與其動

心於臨事孰若預為其本原與其僥倖為一之為得[illegible]
君曲突徙薪之為全智臣以 陛下聰明睿智先有以及
此矣但或未之舉耳今舉是為治未有不治者也若徒
取必於弊者又況未必可以常幸 陛下何為必以幸而
為治哉不必於非所為弊也大矣 陛下又何為不舉哉
臣踈狂不知進退敢以此言進固知不容於左右而自分
去仕去一臣未為無臣也臣何惜一去哉臣請無避惟
陛下擇焉

飭法令懲惡姦以保治安疏　　安盤

竊見錦衣衛已革職旗校王邦奇等奏復職役一節前有
通行查革之　詔書後有奏請釐革之　勅旨抗違玩侮
情法甚明無容於辭著辯說者　陛下日令該部看了來說
豈許之邪邦奇等之奏至再至三至于六且七矣終不一
懲其奸若縱之然者臣竊惑焉臣請言邦奇等之狀正德
中　朝廷之權在奸黨閹之劉瑾張銳外楊玉錢寧邦奇
等以賄納身甘為鷹犬搏噬豺狼各肆其凶既積其構會
之功以營官又累其擇挾之財以立産故其捕奸盜也或
以一人而牽十餘人或以一家而連數十家鍛鍊獄詞付

之法司謂之鑄銅板其緝妖言也或用番子四出搜愚民
詭異之書或買奸僞潛行誘愚民彌勒之教然後掩之無
有觧脫謂之秘妖言數十年間死者塡獄冤苦之聲籲天
無從幸　陛下悉其奸蠹首下查革之　詔少紓人怨之
憤然不追及致死無辜之罪不籍其害衆成家之産或降
其級或令冠帶其於　恩可謂曠蕩浩溢無涯矣而邦奇
等日生怨望不自悔戢敢於抗違摭拾原勘肆然無忌動
若有憑恃者　陛下左右之人以身設利陰主其中與故
凡為之申理開說者皆姦黨也不可不察也不然邦奇等
伏　陛下之威嚴畏該部之送問虞該科之參駁其敢邪

亡該科批邦奇之奏尾已六其參矣而該部該司未嘗引
詔曰當查革引　旨曰當重治東之几閣漫無可否者則
立案不行實則莫肯任怨則致邦奇等之恬終煽惑者該
部該司成之也况邦奇等號於衆曰該部言非本部不爾
施行但該科既以參出臣愚以為大臣理國當事不應有
此萬一有之豈同舟共濟之義哉　陛下今日收已渙之
人心與將危之國勢內海須功萬方同慶者在登極一
詔中間事體重大關涉國本者在裁革數條此輩乘手撓
壞之一朝則屬附之下環而立者默而以伺者睥睨而
乘延者將四至矣之堤時省日視求塞西穿猶有蟻穴之

虞今聽決則水之亦放衝激欲遏而障之其為不易較然
甚明矣臣為言官皆　陛下守堤之吏萬蟻之穴日引水
至而暗然及其破壞潰決然後嘵嘵其聲罪可贖哉臣聞
法令者所以整齊宇內者也上數條其　旨下數年其意
甚非所以軌物而信度也邦奇等在　先朝為罪人使
先帝結怨于天下在今日為頑民使　陛下失信于將來
且　新政之初　聖心方堅猶且撓為太擾如此况況遲
之後左右之人為之遊說耳且熟者乎是誠不可不憂而
慮也為之說者曰中間容有緝獲得眞者例用查革此於
情不堪乃以下知一人之身積數事而後論功眞者十一而

偽者十九則安可以一真而并免偽之罪哉凡此不有所
懲則無畏不奪其心則不知止 陛下寬其累犯之罪該
部甚其數奏之辭巧辯厚誣乃至是極此其效也望
陛下念治亂安危在此事之閑塞毋惑人言明 勑該部
請查前後 詔旨將王邦奇及黨本之人問擬發遣以杜
讒慝仍許直言敢諫之士為 陛下陳說不使小人遂其
奸私以釀禍源則幸甚

復成法以慎杜姦萌疏 張鹵

近該上林苑海子海戶王印等及提督上林苑海子司禮
監太監孟冲各累奏事情續該鎮撫司題奉 聖旨這該
司官先何問理且不究王印等係海戶這等刁惡着錦衣
衛拏去紅門枷號一箇月滿日發邊衛充軍欽此先後節
據戶部尚書劉體乾戶科都給事中劉繼文刑科給事中
魏體明錦衣衛千戶溫堯民等極 請當以其事送赴法
司既而戶科右給事中李已試監察御史蕭廩劉良弼復
申前 請皆不蒙 允俞且于已疏又欽蒙 勑旨朕處
了臣下強辯是何禮該衙門知道欽此夫自古及今人臣

非喪心病狂孰敢與 君強辯哉但臣之事 君猶子之
事父子不忍以父一事不從而輒忘幾諫之誠臣不忍以
君一事不從而輒昧匪躬之義今日之事臣猶有不得不
為 皇上言之者其印冲各奏情非重輕事體虛實臣不
暇更論但 祖宗二百年來無不許輔臣與聞之政令無
不由法司詳讞之刑獄此我 朝美政家法為能遠過前
古今孟冲何人特欲遂其所甘心于王印之私乃唆使
內閣不與聞法司不詳讞一任其姦欺巧幻即伸煩
皇上從中議法親自處分凡枷號充軍悉盡如所擬
[illegible]試思在 祖宗時維[illegible]精明初政果當有此事

乎且將置　內閣法司于何地乎　皇上何不更近思王
振劉瑾諸人之禍豈嘗遽底滔天哉其機正起于今日傳
一旨明日擅一令當時閣臣不能力爭于　上前而極
辯之致　內閣之位等日輕今日干一政明日亂一法當
時六卿不能力爭于　上前而極辯之致諸司之職掌寖
失遂一與滔天　三朝未靖追思往事倘可寒心故
先帝初年廓清大政惟首禁中官所以坐收四十五年淪
浹之人心其機盡在于此今沖怒肆兇殘執迷不悟不惟
深文已罪且占恡其濟惡黨助之人如劉儒崔紹孔喬珉
亦不肯令其出而伏罪以少伸　皇上之明法即此而推

勢將何所不至若不乞急　賜處分竊恐其恣肆日深搖
視日熟此等巧幻機括不但可加于王印將使　皇上國
事日非而大不可救此臣所以披瀝肝膽再籲　君父者
誠非為一區區王印惜也伏乞　皇上大鑒覆轍上法
先帝俯順群情將沖即重加懲究斥逐仍將兩疏有名人
犯俱付法司從公擬斷另請　聖裁自後政令必商同于
內閣刑獄必盡付于法司中官設有不法如沖即痛加裁
制不使得誤相效尤縱肆以陷明法此尤萬姓臣民均不
勝激切至望又不但臣犬馬惓惓冀望之私而已伏惟
聖明斷賜必行幸甚

審輕重別公私疏　孫漳

頃者吏兵等部奉　勅旨都督同知陳萬言進封伯爵皇
親太師壽寧侯張鶴齡進封昌國公慶陽伯夏臣加太子
太保陳紹祖與做尚寶司丞舍人將泰蔣清蔣泉俱與
做錦衣衛正千戶吳振武俱受百戶欽此該臣等會題為
遵　成憲重名器以全戚畹事奉　聖旨陳紹祖着帶俸
其餘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仰窺　陛下之心
止以陳紹祖見任為不可而　俯從所言其餘未蒙　賜
允者或以為可行而弗之改也若果可行臣等將順之不
暇又奚敢故為執諫先自乖違以忤　聖意哉緣此數者

皆出溺愛之私情實違　祖宗之成憲於　聖德不能無
虧於治體誠為有礙不容以緘默也蓋國家之事有重有
輕有公有私有緩有急其間分限相去或相十百千萬至
有不可對舉而並言之者若於其中權度不審分限不明
鮮不倒行逆施以妨政害治而啓釁召禍者臣等敢以今
日重輕公私緩急為　陛下言之我　太祖高皇帝創業
垂統率由典常　列聖相承纘乃舊服百數十年太平之
治非偶然也　先帝之朝群奸熒惑百度斁[illegible]民命　國
脈不絕如綫賴　祖宗之重恩厚澤猶在民心積功累仁
所致　天眷乃得元良入承大統以光啓中興之業此誠

皇明再造時也今日天地賴　陛下以清寧萬物賴
陛下以生遂　列聖百五十年之舊章成憲賴　陛下之
纘成　先朝一十六載之變更廢壞賴　陛下之修舉責
莫有重於此者事莫有公於此者矧今變異頻仍災沴重
大南北直隸湖廣江浙河南山東旱澇非常留都郊甸疫
癘大作流離轉徙哀號載途疾餓死亡僵尸蔽野又況邊
儲素匱烽燧屢紅畏天命而悲人窮者責躬引咎之不遑
矣勢又莫有急於此者　陛下宵旰兢惕以思所以拯溺
而救焚猶恐緩不及事雖天理民彝所當行而可姑緩以
俟時者亦當一切姑置退聽以紓目前之急今　陛下於

此重且急者愬然漫不加意而徒汲汲於外戚之恩澤其
於輕重公私緩急分限何其不審量耶　祖宗於公爵非
元勳不封非追贈不及故爲國之爵　孝廟終身靳於其
父而今乃一旦加封其子使鶴齡無功蔑德儼然於開
國元勳之列而陳萬言亦驟躋五爵之中夏臣遂濫叨宮
保之秩竊恐功臣自茲解體矣錦衣衛官　祖宗非軍功
不授而　陛下痛革傳陞乞恩之詔猶在耳也將奉等何
功與振武等何親乃一日傳陞至五人及一親二三姓　成
憲可故違　明詔可食言歟云於部司執奏科道交章
陛下非惟不為動念而復增其恩之近者又復　勅吏部太

傅定國公徐光祚太保武定侯郭勛俱加兼太子太傅鎮
遠侯顧仕隆豐城侯李旻忠安伯張偉俱加太子太傅遂
安伯陳鏸玉田伯蔣輪俱加太子太保萬及濫施名器溷
褻猥不念爵賞者天命有德之具人君鼓動天下之術哉
傳曰傅者傅之德義保者保其身体傾名思義厥責匪輕
恐此曹紈絝之徒難望其輔養　儲德而裨益　東宮
也　陛下此舉殊與乎爵固及惡德亦不及私昵矣臣等
竊惟　陛下所以為此者不過欲推恩　后族寵榮戚里
而已既而欲掩其迹也故因陳萬言而及張鶴齡夏臣因
張鶴齡夏臣而及徐光祚郭勛等以愈若而事愈非恩愈

濫而失愈遠矣此焉能為有無不足為緊要者而於臣
等之所謂重所謂公所謂急者其分限相去何啻十百千
萬　陛下棄臣工之忠益違　祖宗之舊章食言於
明詔終將馳於上天而斷然行之忘天下之重而卑意於
所輕咈人心之公而溺情於所私棄置天變民窮之急而
獨於　祖宗所未有禮法所未宜者汲汲焉何其於輕重
公私緩急不審量至此也或者　陛下以天變不足畏民
窮不足恤　祖宗不足法焉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
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
罔不亡此古先言明徵定保有天人之責者不可不惕然

徵省也臣等竊歎今日之天似無仁愛人君之意何者蓋旱徧天下而獨於京城內外雨暘時若禾黍盡發或者將為是奪濫益疾而以休徵予未可知也今日之民誠所謂救死不贍矣收成無顆粒而饑寒困苦之極賑䘏不時科差如故其肯坐以待斃恐流刧鄉村殘破州縣不特巢蕪之礪徙可逆知也試觀今日有識寒心而 陛下獨未軫念若臣等待罪言官又皆畏避苟容恐濫恩非賞益干天和廢公行私重為民困而禍亂隨之則臣等誤 陛下於有過 祖廟社稷之英靈天下後世之公議其肯逭臣等之責哉伏望 皇上念 九廟陟降之重而思所以光

揚 祖烈憫四海凶荒之急而思所以培固邦本體天命爵賞之公而非分之封拜濫冒之名號收回 成命廓然大公動循禮法俾中興之業始終善美以貽億萬年無疆之福而戚里亦得保全令譽與 國同休 陛下之重念要務克舉無遺公道流洽而私恩亦兼至矣豈惟臣等幸甚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

懲欺罔以杜後漸疏

鄭自璧

近該錦衣衛校尉元鏻等奏辯復役奉 欽依各役查勘果不係詭名頂補的准與收役欽此又該千戶李全等奏辯復職 欽依李全等准授職級緣由與他備查果不係冒濫的開寫來看欽此仰惟 陛下登極之初裁革冒濫該部以事體重大奏 准差科道官查勘事竣具奏該部覆題節奉 欽依各該官員旗校都依擬查革中間係職官革盡職級的還與冠帶閑住被革人員有朦朧辯的你部裏及該科參奏重治欽此續該毛邦奇等抗 旨奏辯該部參題奉 欽依這正德元年以後陞授職級的

已該科道部裏官公同查勘明白 朝廷從輕革罷免其追陪俸糧仍與冠帶閑住毛邦奇等如何不知感恩悔過節次朦朧奏辯今又摭拾勘官首為惡階沮壞新政奸生不畏法度并寫本之人本當拏送法司究問且都饒這遭再來奏擾不饒存留的且罷欽此又該科道等官都給事中許復禮等論奏覆奉 欽依毛邦奇等已有旨了原革有未盡的還着原差科道該衛官你部裏再添屬官一員會同查勘明白來說欽此各官重復磨審駁勘查出原冊遺漏并開載不實周傳等七名議擬降職革役該部題奉欽依各該官既還有查革未盡的着原差官員再查明白

來說欽此各官又行查奏該部覆題奉　欽依是各該官
旗校尉先次造冊遺漏開報不實應該減革及回還原所
司等項的既磨對駁勘明白各依擬減革查發王邦奇糾
率人衆撫拾勘官首為亂階近埭新政本當提問姑從寬
并張迪等車錦陳昇等亦饒這遭欽此竊惟　詔令者出
之　朝廷以播之天下傳之後世人心去留之所關
宗社安危之攸繫也　詔令所出則賞罰寓焉故賞而信
則人樂趨而善者勸罰而信則人知懼而惡者沮古先哲
王之所以風天下圖化理者此而已　詔令一布而中少
變更則人遂玩之以為無據而況將令無徵則凡任賞罰

之下孰不滋僥倖之念哉正德年間群姦用事內官西廠
朝入而暮獲功張銳錢寧厭賄而酉陞職故率平人為捕
獲劇盜擬拾俚語為緋訪妖言身不違几席而遂徼奏功
目不識鋒鏑而流賊剿殺班行濫及輿皂金紫賤若土苴
名器之壞至此極矣幸遇　皇上登極一詔盡行查革數
十年之宿弊頓清千萬人之歡心大慰不意又有寅緣不
省前如王邦奇等無厭奏擾屢荷　聖恩而乘寬宥柴以
本等冠帶免其追陪俸糧實出望外狐鼠之黠不忘城
社之憑而狼虎之貪尚甚豚羔之餌今有如李全元鏻與
王邦奇等輪流首倡朝夕會盟以錯刺為多能以抗

詔為有力以寅緣　休官為名鋤以打點成事為利刃出
入　內府三五成群此等蹤跡不惟臣等知之而市井亦
知之不惟外臣知之而近侍　陛下者亦或知之知而不
從固有老成解事者矣但恐其間亦有為彼所惑過聽甘
言貪圖賄賂而反陰於　陛下之側為之所者不然
陛下不度幾宜不惜反汗即奏施行此臣等所不能不駭
愕也況先次　綸音屢降一則曰原革有未盡的會同查
勘明白來說二則曰還有查未盡的着再查明白來說則
是　淵衷所切止欲查勘存留之人恐有一二漏網不足
以緘倖口而厭衆心今日之　旨欲將累次勘明裁革李

全元鏻等備查奏　請竊意當時被差官員與該衛人等
素無德怨應留應革止憑該衛文冊全憑本人親供研審
方員合則留不合則棄殆有不容易者今李全等文冊親
供固在無隱語無遁情無捏詞無虛架縱使後查後先磨
對徒招粘閱之勞反假奏　聞祇見　宸聰之瀆而彼職
後緣由一一明白如故正合　明詔所載應革欵內誰敢
少變前說以來欺罔之罪哉如蒙伏望　皇上重王言之
不可食謹倖門之不可開追回　明旨　成命　勑該部不
必再查以招後釁仍將王邦奇李全元鏻等通行發送法司照

係楊忠等事例開擬發遣以為貪恣欺罔之戒臣等待罪該科若循默不言獲戾滋甚用是不避嫌怨不辭謗怨披瀝上陳進退小人治忽一幾惟陛下留神則宗社幸甚

遵成法以裨國計疏　劉繼文

竊惟國家莫重於財賦而財賦莫大於內帑蓋凡所積貯皆以備供用之需而出納繁猾姦弊易生遠軍小民尤難完解故自開創之初凡內府庫藏設有科道巡視以監出納以釐宿弊所以為財用計為生民慮者其意固深遠也迨我皇上踐祚以來敬天法祖凡所規畫一遵成憲乃於御極之年首納撫臣之請特復監局巡視一時中外臣民莫不歡忻鼓舞咸頌我皇上仁聖雖古之帝王亦不是過遵行已逾一載積弊漸除民方稱便邇者言官論奏不合偶觸聖怒遂並監局

科道此原與之自我皇上議者猶以命令不信為我皇上新政惜續該戶部以供用庫解到錢糧申明為巡視科道職掌題奉聖旨這庫與局同遵旨行欽此伏覩而上旨原未及庫今若此是以供用庫與監局何為無異也如果無異則既奉有明旨臣等何敢復言但庫與監局實則有不同者蓋該部移文革差自是供用庫無復有巡視之司矣臣等反覆思之深有不安於心而敬為我皇上陳之蓋監局錢糧固為重大然多由於內辦而外解者猶少若供用庫之錢糧比之監局尤為浩繁額派外省又皆出於民運夫惟其浩繁也則非巡視無以理其出納惟其

出於民運也則非巡視無以但其用若誠非監局可得而
同也故該部大臣詢考之 大明會典自嘉靖二年已有
御史監收之令甲臣等查得嘉靖四十四年該廣烈禮報
焼燬錢糧奉 旨查盤隨該戶部具題將供用庫錢糧俱
照光祿寺查刷事理令巡視科道一体兼管 世宗皇帝
欽此遵行已久是供用庫之有巡視固為 先朝不易之
成法與監局之添設於近日者不同今一旦監局同軰
則 成法不甚恐非 陛下法 祖立政之意傳之中外
誠之史冊將 陛下因一時之疑惑 先世之令典遂
左右之私情忘 國家之大計或未免為 聖政之累臣

等備員該科職掌所關若隱忍不言則瘝曠之罪大矣故
不識忌諱輒敢冒瀆 天聽伏願我 皇上仰遵 先廟
之典 俯從討臣之言不泥於 成命不惑於先入 勅
下戶部仍將供用庫錢糧復令科道照舊兼管巡視庶法
行自近 宮府一體小民有所倚賴而 仁恩以普 法
令不致分更而 國體攸存矣臣等不勝隕越之至

俟

先朝大選常規以肅門禁疏 陳三謨

臣惟我 皇上自臨御以来 勵精興治補缺救偏諸凡
注措無非光復 祖宗之舊以隆 一代之制故庶政修
明咸正無缺無庸議矣惟吏兵二部于雙月大選文武官
員未過丑刻早已攢點 內禁傳鑰以出各門一時俱啓
該部堂屬官及應選官并給由官叢雜而進寅夜昏黑不
識人面如遇風雨關防更難夫其始也部司等官自外而
入司禮監官自內而出其終也司禮監官復進于內部司
各官退出于外往返侍立之間已至黎時天尚未曙臣以
庸愚備員該科經大選者十有七次每昏夜出入目擊心

惟思其所以極早之故殊無取意恭照 祖宗舊制吏兵
二部大選文武官員俱于常 朝鳴鞭後 聖駕退御金
殿中 宣召該部堂上官 面奏給與印子然後該部官
同司禮監于 皇極門同用印子其老滿復職官員亦即
于此時引 奏前萬曆二年 皇上曾御門 召吏部尚
書張瀚等 親賜選除即 先朝舊規也至嘉靖中年偶
以 世宗肅皇帝御居西內至四鼓始就寢內侍官惟恐
奏進遲悞故趂此時為之以為相沿遂為故事經隆慶改
元至今十餘年未敢議更夫 禁廷嚴密各門啓閉皆有
常時其啓也每于黎明其閉也必于日暮惟是 聖駕出

郊禋祀及遇　聖節元旦冬至則深夜而啓乃大禮攸存
不得不然者茲大選庶官不過常行公務乃于深夜時啓
禁門出入往來稠衆混雜非所以肅門禁而愼關防也臣
犬馬愚忱深思過慮竊謂黄夜啓門秉燭行事殊于關防
未便亦于事體無益夫事有益于昔而亦宜于今者因之
無嫌襲故事有便于昔而不便于今者改之不謂紛更要
惟其當而已矣且聽選官員稔知深夜無所稽考閒有偷
惰不到者及侍立行禮亦有參差錯亂者昏黑之際序班
不能覺察無由糾舉受　命之初急惰如此亦豈臣節所
宜伏望斷自　聖衷自今八月為始大選文武官員仍照

祖宗舊制俱以黎明行事如常　聖明加意吏治照萬曆
二年故事　親賜選除則誠善矣若　皇上以為常務不
必一一親理則于常朝後令該部堂官恭詣　皇極門側
領用選官印子免　朝之日亦照此行斯　禁門不須夜
啓遵守各有常期關防既便門禁益肅矣其聽選各官于
叩頭畢鴻臚寺官于　金水橋南東旁逐名查點如不到
者從重參究臣一得之愚冒昧上　請伏候　聖明裁奪
敕下該部及臣等遵奉施行

酌議文憑違限事例以警曠官疏　陳三謨

臣等查得萬曆三年五月內該吏部題　准事例今後赴
任違限官員惟州縣正官遵照隆慶二年題　准事例違
限一月之上問罪兩月之上送部別用三月之上罷職不
敍其餘方面佐貳大小官員俱照弘治十五年嘉靖三年
題　准事例違限半年以上送部別用一年以上革職為
民半年以下止照律例問罪發落五品以上官照舊奏
請定奪六品以下應提問起送革職者徑自照例施行
明例一行數年以來內外衙門遵守惟謹何庸置喙但其
間緩急輕重之等尚不無可議者臣等請為　皇上陳之

如州縣正官謂其職係親民較之庶官為重故違限之例
獨嚴然知府統理州縣之事官秩漸崇責任均重百姓所
賴以保釐者其違限之例可獨寬于州縣正官矣乎藩臬
掌印及守巡兵備各官爵位更崇事權尤重地方所恃為
緩急者其違限之例可下同于卑官雜職矣乎今事例之
議處者既各有輕重之差則臣工之赴任者自不無遲速
之別如近日吏部題覆四川巡撫都御史王廷瞻巡按御
史虞懷忠查參布政司左參議陳堂到任違限三箇月零
二十五日照例提問發落奉　聖旨着巡按御史提了問
欽此夫以分守地方之[illegible]而違限踰時之久豈非自恃罪

止提問故枉道遲延一至此乎此則方面官違限事例太寬之故也查得萬曆四年該吏部題覆貴州巡撫都御史嚴清查參普安州知州蘇兆印過違憑限兩箇月零二十六日例應送部別用但因文憑到遲別無他故情似可原姑免起送奉　聖旨是蘇兆印姑免究欽此夫嚴立限期本欲促其趨事而地方僻遠其勢不能不違故常有自知違限日久而棄官在逃者是限愈急而地方愈至缺官此則州縣正官違限事例太嚴之故也臣等謂州縣正官之例過于嚴在人有所不堪方面府正之例過于寬於法似為偏縱合無自今伊始凡方面府正官員違限者與州縣

正官一例處治在一月以上者問罪還職三月以上者送部別用半年以上者罷職閑住其餘佐貳大小官員則違限一月以上者問罪還職半年以上者降級別用八箇月以上者罷職閑住其問罪者五品以上奏　請定奪六品以下徑自發落其起送別用及閑住者不分品級一槩參奏　請自　聖裁斯法守畫法而人心知警也至于兩京各官除大九卿陞轉該部移咨到任外其餘小九卿及科道部屬等官皆有文憑則皆有定限在南京則違限數日不免題參此相沿之例奉法維嚴在北京則違限數月亦所不問且有併文憑而不繳者此積習之弊由來已久

筆較之下詎可姑容臣等謂南北一體不宜異同兩京官員亦當比照庶官立為定例違限一月以上者問罪半年以上者降調八箇月以上者閑住各聽兩京吏部查參如有隱匿文憑不行投繳者從重參究請　旨降黜其行太僕寺苑馬寺運鹽使司正官違限照方面例及內外大小官員給由回任違限照庶官例一體施行斯內外適均而情法兼備也再照選法陞遷必計實歷月日違限問罪原係私犯過名今之參問不過文移了事仍得照常支俸考覈不以此為優劣陞遷不因之而遲速所以人心無警在方面官尤甚合無通行兩京堂上官及各省撫按官凡遇

違限應參官員就令住俸管事候提問完日方准開支其送部招由務要明開于何年月日住俸提問何年月日問完支俸吏部仍將違限過名紀錄在簿待後給由及陞遷之日逐一查考以別優劣遲速給憑之時就于憑後填寫違限事例使知遵守庶法不虛設官無曠負地方之事良有攸賴矣然臣等猶有說焉大臣者百官之表率督撫者方面之權衡故王事靡盬則啓處不遑　簡書戒嚴則公車不俟此人臣之通義也况爵位愈崇則敬謹當愈至責任益重則趨事當益勤今兩京大九卿及督撫大臣每遇陞遷皆移咨到任原不定以限期豈以為可緩哉所以

原缺第三十九葉

隆其体貌而優異于庶官也然其間亦有遷延曠瘝不即
赴任者律以人臣敬恭趨事之義實難自解雖經　明旨
申飭玩愒尚存甚有撫臣聞　命接咨而留戀桑梓逍遥
數月方行赴任雖有候代之官一如束手釋負終不便于
行事上下之間互相觀望一旦地方有事誰任其咎哉似
應通行申飭自後兩京大九卿及督撫官並以咨到及交
代之日為始俱要作急趨任仍具實奏　報違者聽吏部
及臣等兩京該科并各該巡按御史據實查參請　旨黜
罰則　上有責成之大典下有奉公之實心即懷私自便
者亦知所斂戢而不敢肆矣此尤振飭臣工之大機括也

臣等職掌所關不敢緘默伏望　聖明俯賜採擇　勅下
吏部酌議題覆以實舉行著為定令臣等幸甚吏治幸甚

陞乞陞大小官職盡行裁革臣等有以仰見　陛下奮發
乾剛收還威柄革弊求治之初意也當此臣等猶恨以非才
實本　新詔前項傳乞人員供已革削殆盡中外人心罔
不慰悦名器自此稍重國用由是漸紓　宗社靈長之基
國家中興之運端係於此奈何改元以來未及一年　詔
令數有改易政體漸不如初外議徒事紛紜　聖意不開
允納至于傳乞一事尤為亂政之尤者前祗因太監梁山
之死既啟其端而後來楊聰遂踵其例至於今日戴錦戴
俊之陞則抑又甚矣夫梁山楊聰之死　陛下念及藩邸
舊勞憫其沾恩未久曲加恩澤猶之可也乃若戴義歷事

累朝恭侍　列聖遭遇　聖明被寵倚任不啻帶上平生
榮寵亦已極矣頃者病故　朝廷錫之諭祭賜以寶鏹廩
給齋糧帑分麻布官造塋域優異亦已厚矣今因梁公等
之乞復蒙　聖慈一旦官其二人則恩典實為過濫此
則臣等不能已于言也且　朝廷之政　祖宗[illegible]之法
皆大壞于　先朝而　陛下更化之功章要之大者係于
登極一詔今乃復有此舉則是欲蹈　先朝之故轍而非
所以全　明詔之大信也是欲違　祖宗之成法而非所
以隆　聖明之新政也必　先朝之傳乞　陛下既有以
正之今日之傳乞　陛下又何為而從之若以　先朝之

傳乞是則前日之栽革非也前日之栽革是則今日之傳
乞非也先後矛盾首尾衝決 常上請一之政似不如此
臣等考之舊典武職資格自軍立功至副千戶凡歷四級
以西北二邊賞格言之則該擒斬十二名顆以西南番
賊苗蠻功次言之則該擒斬四名顆以內地反賊功次
言之則該擒斬二十四名顆若以領軍官南方殺賊二十
五次至三十九次例言之則該殺賊一百五十六次以陣
亡言之則該死於戰者四人軍功得官之難如此錦等何
功而 陛下可輕與之耶副千戶係從五品官月支俸米
一十四石歲該支一百六十八石雖非本色而在官員每

月支糧一石歲計一十二石俱出江南水漕陸挽之勞小
民水耕火耘筋力之苦錦等何德而 陛下乃厚祿之耶
且武職世襲至指揮使而止蓋軍功之極賞也今與戴錦
戴後各副千戶若併加一人則當為指揮使雖非世襲而
其秩甚重矣且戴義乃 憲宗朝罪人有何功德而身死
之後錦等有得冒軍功之極賞耶 陛下於此誠宜察之
慎之不當輕畀之也萬一此源一開末流月趨于濫人人
援以為例 陛下後雖禁制不可得矣矧今天下災傷殆
遍 國家府庫日就匱乏邊境無處不言疲斃田野無人
不稱困苦虜寇無時不侵掠盜賊無時不竊發正宜汰

冗雜以寬調度貴重爵賞以勵才能舍此不圖寖成大弊
數年之後冒濫如前一綱既紊百目盡隳天下之事將有
不可救之患矣伏望 陛下上承 祖宗之訓下為 社
稷之計將今次傳陞戴錦戴後官職特寢 成命痛加裁
抑仍令 內府各衙門今後各官物故不許名下之人冒
陳勞劾妄自請乞以累 聖德且使中興之政始終如一
不復為 後日之所釐正此則臣等區區死願獻之忠也
惟 聖明留神則天下幸甚

慎爵賞嚴王威以正國體疏　張九敘

旨　陛下親降手勅付之兵部臣等俾以紀元之初聿修大政必有　聖意號令武備係以新天下之瞻聽以振紀綱之弛懈若以[illegible]覆　奏之後有本送科則　陛下以入繼大統酬功臣下爵賞之施特超常格臣等竊見之伏覩[illegible]無嗣建支子以繼大宗禮之經也以是我　太祖高皇帝祖訓之製明示以兄終弟及之文甚爲　聖子神孫慮深遠矣况　陛下以　武宗皇帝第一懿親入奉　皇考孝宗皇帝之祀爲萬方民物之主既親且長倫序攸正天與

人歸不約而合　武宗遺詔之頒　昭聖慈壽皇太后懿旨之出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皆以職事奉　命視草寔遵我　皇祖之明訓當其時非敢擬之而後定也若陛下以爲元功進爵爲伯給之誥券俾子孫世世承襲食祿一千石恐非廷和等之所敢當也漢[illegible]宣帝武曰同宗後披圖案牒以次建之何勲之有豈横叨天功以爲己力乎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卒受[illegible]之封以及於敗廷和等之所知也費宏拔起久廢之餘贊佐清朝之政遇亦奇矣若蔭一子錦衣衛指揮使世襲恐亦非宏之所敢當也　陛下與其重錫廷和等以延世之賞不若能

任廷和等盡心格之責聽信不專徒畀厚利有識者懼矣親捧信符迎立等官駙馬都尉崔元太傅壽寧侯張鶴齡禮部尚書毛澄承事奔走亦其職也前者嘗銀各一千兩紵絲各二十表裏酬過其勞論者方以爲濫彼之受之已不勝其愧而已矣我　朝駙馬都尉與公侯伯俱列爲爵非若前代徒爲名號崔元太以民間子弟惟材貌選尚　公主受茲重爵叨吞　洪恩雖勞不過比之以勤死事之人臣萬萬不同無功而侯恐不可也而况子孫世世承襲食祿一千五百石乎張鶴齡緣戚畹之私承封侯之業弟兄並列榮遇已極加祿三百石盈溢甚矣况太師人臣之極

以奔走得之何以勵臣節哉毛澄以集議　大禮不得盡其職守固已跛躇不安太子太傅廕子一人爲錦衣衛世襲指揮同知亦非澄之所敢當也夫叙援立之功率因叔季之世王威削弱強臣擅命而後有之我　國家體統嚴正事權無偏重之虞　陛下曆數在躬神人歆戴奈何自受擁立之名哉宦寺之用事也自漢武帝數安後庭遊游離館奏請機事多以宦人司之迨於東京委用漸大於是衆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闈幃房闥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漢之紀綱因以大壞及唐中衰遂有門生天子定策國老之名唐

之禍遂不可言今　陛下聖德寛仁非若漢唐之主果立
於内寺之謀也　陛下何以太監張銳得預奉迎之後輒
欲陞其弟姪一人為錦衣衛世襲指揮僉事　陛下又何
以太監扶安温祥賴義秦文張欽張淮各能同心賛襄大
計輒欲各歲加祿米三十六石陞其弟姪一人為錦衣衛
世襲指揮同知　武宗之世事多司禮監所擅幸
陛下一切置之不問亦已寛矣碩乃以賛襄大計歸之臣
等恐　主威之漸以不振也至於蕭敬眾經論列　陛下
不惟不能遠之且復用之亦已誤矣緊因旅進得加祿米
三十六石陞弟姪一人為錦衣衛指揮使誤又甚焉黃偉

魏忠各歲加祿米二十四石陞弟姪一人為錦衣衛世襲
指揮僉事臣等抑不知其以何功也恭惟　陛下之在藩
邸聰明仁孝久有令聞　武宗大漸之際天下屬心諒
陛下叢成懿德必多近端人良士以為前後今　陛下錄
從事藩邸劬勞年久左右有功之臣乃張佐黃英戴永程
忠刁永馬俊賈友陳宣閆洪趙山黃錦李清王竒孫端趙
彬李雲張昇蘇瑾郭仲趙林陳林張西劉臣劉銳丁王劉
榮各欲加祿米多者至四十八石次者三十六石再次二
十四石陞弟姪為世襲錦衣衛官多者二人次者亦一人
其大者為指揮使同知僉事次者則正副千百戶夫佐等

各先任　潘府承奉等官不過給應使命出遣際會從
龍來京既已陞各監太監諸職并得着蟒衣玉帶等項服
色恩已極矣今若加祿世蔭則猥濫莫甚誠非古聖帝明
王立法自近之意哉　祖宗愛重爵賞之心也昔者漢文
帝之自代來也當劉氏開創之初諸呂難作之際惟宋昌
決策勸進乃獨重賚其餘六人但以叙進未聞以從
龍之功盡錄中官至二十七人之多也況此二十七人者
皆無宋昌先機觀變之功　陛下柰何欲事出漢文之下
乎況我　祖宗之初治之令甚嚴各監局内無敢招置家
人樹立田產交通外國者是以志意專良無敢敗事自王

振以来始壞舊法甲第名田横亙郡邑弟姪支附半於郡
縣尊樹黨類更相援引希附強權者率腐身重宇以自衒
進敗國蠹政之事至正德以来極矣　陛下方屏逐群小
查革傳陞乞陞官員未一年也何為蹈其覆轍私昵寺竪
且使錦衣衛内官監之議再見于萬夫之口哉臣等誠以
為不可也方　陛下即位之後即　勅下禮部頒賞賜戚
文武大小臣工既各差受銀幣之錫矣督兵迎護道路忠
安伯張偉侍郎鄭宗仁趙璜不必復加祿陞依當時在
朝府部院寺諸司掌印官并各科道官不必復賞表裏銀
兩建昌侯張延齡慶陽伯夏臣亦不必加官益祿進階而

蔭共舍人盖前日之賞　列聖以来登極之舊例也既賞
矣旋復賞之是何例也臣等聞之上出無名之賜為費下
受無功之賞為貪賚非經國之訴貪失格君之本君臣之
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陛下入繼大統天下之大義也
宗何欲以利啗臣下哉臣等誠以為不可也我　朝外戚
雖得例受封爵皆以太宗嫡統之親以叙次進　陛下既
尊承繼之義又念顧復之恩勉以　昭聖慈壽皇太后之
命尊　祖母曰壽安皇太后　本生母　興國太后已踰
禮之經伸其情矣豈可又推其情俾邵喜蔣輪得進伯爵
徒取私厚外氏之名於天下後世哉　陛下既母　昭聖

慈壽皇太后則孝貞純皇后乃　嫡祖母也自當以王張
二家為外氏而二家各已有封矣今復封蔣邵則爵制過
盛外家寵偏臣等聞之漢之王氏以諸舅受封比綏和之
末丁傅皆為列侯陰沴女孽大干天常於是黄霧四塞異
世相見諫大夫楊宣曰此殆爵土過制傷亂士氣之所致
也而西京之喪寔以是兆今春以來黄濁之氣蔽天塞地
晝夜不解日月星辰精光失耀乃正月十九日雨土其暴
風霾大作變怪異常皆　上天先事垂戒及我　祖宗陰
示告教之意　陛下徒知警惕而不知攬威柄決蒙蔽以
回變異乃欲二八啓封爵及於外戚大臣侯一人伯五人世

蔭高官又將　及王十人何視之輕而予之易且多也若
陛下念蔣邵二家時加存問俾以舊官得奉　朝請斯固
修叙保全之道不昵私親之禮也臣等竊又聞之爵人於
朝與衆共之古人君不敢以天官私非其人也其所謂人
君獨斷於上者則以合卿大夫國人之言而後斷之非獨
出己意貿然斷之也今　陛下特降手勑　大頒爵賞既
不先下該部集議可否覘章代言內閣又不預聞碩乃與
一二近習決策於中大違經義甚非　祖宗之法意者一
二近習欲擅賛襄大計之功固結　陛下之寵竊播弄威
福既以世賞牽制內閣又以厚爵援樹外氏偏賚列卿及

諸給事中御史以收其心而塞其口誠大謬誤也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治倡議者之罪亟收　成命以決蒙蔽之
漸如果斷自宸衷亦宜舍己從人示天下以王者無私之
義遏絕奸諛杜群小徼切固寵之心則　主威日嚴人無
異議近習知懼政柄不移天變可回　國體可尊矣此誠
宗社安危所係天下治亂之機惟　陛下慎之重之無貽
後悔也

慎爵賞以正國體疏　　　汪淵

伏覩嘉靖元年三月二十五日奉 勅旨內外文武勲戚
大臣大學士等官楊廷和等或以定策或以贊襄或以迎
立或以效勞或以迎護或以當時在 朝各序功次封侯
者一人封伯二人廕錦衣衛世襲指揮者一十六人世襲
千戶者二十六人其餘陞官加官加祿陞俸給賞各有差
等臣等竊謂爵賞人主之大柄天下之公器必慎之惜之
勿輕以施然後爵賞之典重而 人主之柄尊否則賞非
酬功爵不稱德滋泛濫之弊啓鑽求之門不至于拂人心
壞 國體臣未之信也 陛下與獻帝長子 興獻帝

孝宗皇帝親弟不幸而 武宗皇帝不嗣則入繼大統光
嗣 孝宗非 陛下而誰歸歟然則 陛下之有天下倫
序當然人心共屬私議無所加人力無所為況 先帝之
遺詔明頒 昭帝慈壽皇太后之懿旨已定大學士楊廷
和等何與于定策太監烘安等何與贊襄至於駙馬等官
崔元等之捧 符迎立太監張佐等之藩邸効勞惠安伯
等官張偉等之督兵迎護此臣子奉職之常食君之祿
者事君之事何足為功而殊 恩曠典一槩濫施其當時
在 朝及親戚并 藩府諸臣 陛下即位之初但荷
寵榮或陞祿位或隆錫予於分已足於禮已榮豈應再加

非分之典夫侯伯至貴之爵也非開 國元勲不可以遽
封錦衣衛指揮千百戶至要之官也非汗馬勞勛不可以
輕授我 太祖高皇帝親冒矢石開闢幾二十年始有天
下彼時諸臣運籌戮力之功莫如劉基雖封伯爵尚不世
襲今日 陛下之有天下與 太宗高皇帝如何諸臣
之輔 陛下非創業之君則不必行賞諸臣無開 國之
勞則不當受賞何也天下者天下之天下 陛下應得而
得之在 陛下不為恭於諸臣不為功胡為輒生異議濫
序勞勳官爵可及於爛羊祿賞反輕於敝袴古人謂爵人
於朝與衆共之又曰衆悅而後行賞今 陛下勅旨一出

議論沸騰人心不服既非與衆之公又無衆心之悅何所
取而行之且 陛下此舉古今天下殊 恩擬議不下廷
臣撰 勅恐非內閣跡同傳奉與屬私情何以詔天下何
以示後世受者何足榮與者何足惠 聖明在上舉動之
輕爵賞之濫如此實非臣等頓望也臣聞服之不衷身之
災也況於爵賞之大非所當得而得之安能無災 陛下
恩雖厚而反貽諸臣之災非所以愛惜臣下也詩曰殷鑒
不遠在夏后之世 陛下獨不以 先帝為鑒乎正德年
間奸邪怙勢佞倖成風冒功奪功傳陞請乞奴人廝僕悉
厠崇階冗食畜員布滿 朝著紀綱紊亂 國祚幾危幸

而　陛下登極首先沙汰人心始快　朝政始清今
陛下行之未久何為而復蹈前轍臣愚竊謂此非　陛下
意也亦非有識者所肯言也中間必有幾倖小急於富貴
蠱惑　陛下行之假報功之說為自遂之計獨不知於彼
之願得矣於　陛下之國事何哉濟一已之私誤　陛下
天下之大此輩冒諸典刑尚有餘辜夫漸不可長隙不可
開臣恐此舉之後共一事者必自叙偶一得者必要功奸
回犯法之徒必援引而覬覦貪緣奔競殆無虛時其弊之
流將月甚于　先帝之朝不至於極敝大壞不已也臣等
待罪言官職司諫諍治亂安危之機人心向背之繫大非

細故敢不舍生昧死為　陛下極言以救今日之失以杜
將來之禍伏望　聖明念大業之艱難惜爵賞之隆重收回
成命俯恤人言庶幾　恩不濫施政無乖謬而　宗社可
永於無疆矣

慎名器以懲公論疏　　許復禮

頃者該兵科具題為欽奉事據通政使司送據蕭敬等
各告受陞前來本部欲使遵照節奉　勅旨將蕭敬等原
授指揮千百户俱照後開註定錦衣衛各所司帶俸等因
題奉　聖旨這各官都照原降勅旨與世襲蕭敬等若係
上帶俸張潤等各依擬銓註管事內府衙門該徵來的着
户部查照　勅旨行欽此隨該兵部覆題前事內開蕭敬
張潤等不係軍功槩與世襲不由考選俱令管事上輕
國家之名器下貽敬等之罪愆等因題奉　聖旨已有旨
了欽此臣等竊惟　恩賞一事前日群臣交章諫止情以

聲矣詞以竭矣未蒙　俞允近月吏兵二部及各衙門及
南京六科十三道等官又皆交章奏　請亦未蒙准信臣
等仰承　聖意遲延月日不欲連章數諫者以俟　聖心
開悟洞見輿情不以改易為難而以從善為貴且使要於
至當而後已迄今閱月之久大臣累疏辭免而尚未得處
戚畹近習宴然冒受而靦䩄盜忝大爵賞本為勸功也衆
悅而後賞之理之常也今　陛下延賞群臣而使物議沸
騰如此則亦何貴於賞哉况錦衣係近　侍衙門所關者
重若不待選擇而槩以僭叙私及其人則將來戚畹近習
比例夤緣充斥衛所耗廩祿而竊威權又將復蹈正德年

間之轍矣况世襲必由軍功見任必待考選此 祖宗之
成法 累朝之事例若一旦廢之何以定內外武臣之法
守而服天下後世之心也耶臣等職司言路今雖循默順
旨天下後世必將以今日為濫賞且責臣等以不言之罪
臣等與其受天下萬世之責且陷我 皇上於有過孰若
披瀝肝膽盡言於 上以不免於斧鉞之誅為是耶且此
舉未善若一人言之而輿論未協未足信也小臣言之而
遠臣未言未足信也今大小臣工合詞奏 請遠邇臣庶
不約而同 陛下獨可違之而自信乎聖王本人情而為
治若違衆心而直遂恐非所以與衆圖成之道也 陛下

試於 便殿燕閒之時悉取前後諸臣辭奏之疏論閱而
詳察之其義可以自見矣容勿大臣功在 社稷誠有如
聖諭諄復慰免者 陛下尚且 准辭伯爵况近習之蔭
叙傾敢居然當受乎前日兩道御史陶儼等奏稱中外臣
民咸謂 陛下偏厚戚屬欲徇其苟得之情故連擊 內
閣以息其私賞之議今若此則是果如人言矣紛紛物議
何時而能解息乎且封蔭過制在諸臣則受貪冒之名在
陛下則蒙濫與之失本以廣 仁恩顧以虧 聖治臣等
竊為 陛下不取也然戚畹驟進已不厭衆心而鄰尉封
侯則難開事例從 龍趨擢已為過望司禮舊任自足酧

勳今又世襲不由軍功見任不由考選何以[illegible]
况加祿陞俸係耗[illegible]國之[illegible]而所係[illegible]歟
軾云與其平時耗于不急之用孰若留財以待緩急之供
况今邊患告急四方塵警群小[illegible]投間抵隙人心未定
治亂攸分胡安國所謂舉動人君之大節[illegible]之以行
[illegible]其道奸邪窺之以作止其恐四隣望之以消其情正
此[illegible]也况人臣之義與國休戚天下安則人臣榮天下
危則人臣辱昔惟貪幽榮利而不顧國事之成敗前日正
德年間之事可以鑒矣是以遠而難見近而難知者孰且
維新快覩之際史冊必書四夷必覘天下諸藩亦必拭目

而且聽者若本源一清末流難制臣等伏望 陛下思之
若果無關於治亂不傷於 國體臣等何為不知將順
德意為美而且好廢戚畹近習之怨恫耶臣等言論及此
拊心自訟深慚精誠不足以感悟而言意不善于剴陳愧
古人遇巷之誠瞶瑣諫垣諍之職臣等罪豈能逃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開張 聖德收回累次之命姑惜封蔭之
恩於有功者則加議處務使賞當其功而不濫非其義於
無功者斷之以義使賞不濫授而絕僥倖之萌庶乎
祖宗之成法保守而不墜 朝廷之名器貴重而不輕可
[illegible]慰天下之心可以銷覬覦之念可以弭四方之變可以

飾靡費之供成　中興之治者此其二大節目也可不愼
哉可不愼哉

愼重爵賞疏　張原

昨見吏部奉　勅阜親太師壽寧侯張鶴齡進封昌國公
慶陽伯夏臣加太子太保欽此又奉　勅都督同知陳萬
言進封伯爵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欽此又該司禮監太
監張欽傳奉　聖旨都督同知陳萬言男陳紹祖與做尚
寶司丞欽此又該傳奉　聖旨舍人蔣泰蔣清蔣泉俱與
做正千戶吳振武受俱百戶欽此臣聞　命錯愕甚有不
安於心者竊惟祿以報德爵以賞功天地之常經先王之
大法　祖宗之定制不可易也易則濫濫則賤賤則無以
收檢人心砥礪世道　陛下纘　祖宗大統為天下義主

當以爵祿為公天下之具以待天下有才德之人不宜私
恩外家而濫施妄予以懟　祖宗天下法制也鶴齡等無
閒關百戰功非俊傑九德上徒以椒房之親重荷　恩寵
富貴已極名位已盛今無上事徙加崇階一日之間徧及
四氏封公者一人封伯者一人進　宮階者一人授六品
文職者一人五品武職者三人六品武職者二人不惟
寵賚頻侈爵賞橫濫抑且私厚戚畹輕用王章臣竊為
陛下不取也萬言親聯　國戚列佐都督循之舊例進封
以伯固有可諉臣猶嫌於太驟鶴齡果何謂耶右以為
母氏之恩罔極　陛下之孝未盡則去歲之　詔畢恩已

至今茲之子又似無名縱使鶴齡等有績勞於 國則論
功行賞亦止宜於一行豈可去年降一 勑今年又降一
勑去年加其官今年又加其官 洪恩過寵頻煩濫覓以
瀆以僭至於如此然何時可止也吳振武受又出異姓臣
不知為何人今皆曲緣私恩一槩濫被輕授無度實傳陞
之屬階何以厭塞人言防杜僥倖臣所以不能不駭且惜
也公之與伯上爵也五品六品文武官階重職也封拜大
事也 陛下不謀之輔弼大臣輒自 內降手勑率易行
之授之事理殊為未安況 大恩不可以頻假上爵豈容
以輕授 祖訓昭然法制俱在 陛下又似不宜任情率

易行之也夫富貴忌於大盈功名嫌於過盛造化消息盈
虛之理有一定而不可誣者是以漢唐宋賢君往往慎重
公賞抑絕私恩而不肯少焉假借乎外戚其外 戚之知義理
識時勢者亦或守禮法戒盈滿而不敢少焉憑藉於公家
用是上下共成保全之道而為善處富貴之人書之簡冊
於今有光臣方以堯舜望 陛下顧今所為又似戾於漢
唐宋賢君遠甚使天下得而私相非議後世得而橫加指
評臣所以為 陛下甚惜者以此況今各處盜賊縱橫生
靈靡爛饑饉連亘道殣枕籍而南京之所奏報又有不忍
聽者 陛下曾不少動於中而存心於宵旰顧惟眷眷戚

畹而數數累覃 恩澤臣恐天下以 陛下無意於斯
民而祇知有外氏其害非細細也臣所以為 陛下甚惜
者又以此伏望 陛下以天下為家以萬民為念以義制
事以禮制情遡 祖宗慎守名器之訓謹戚畹驕僭禮制
之防 俯納臣言將前項 恩典暫為停止俟他日再
圖議行庶 賜賚有名官爵不濫 陛下不失守文之盛
德戚畹得全知足之令名臣之此言非敢薄於 陛下之
所親自顧備員言路封駁乃其典守覩茲事理之或舛實
有不能恝然於心者抑懼天下後世之議及臣也是以昧
死上 聞不勝隕越待 命之至

慎名器以保全功臣疏　胡淵

竊惟爵賞所以報功也重之足以勸輕則至於濫不勸而濫雖堯舜不能治天下何也夫礪世磨鈍之術也孰謂名與器君之所司而可以忽易乎哉近該吏部奉　欽太傅定國公等官徐光祚等六臣或加兼太子太傅或加太子太傅或加太子太保在　廷之臣相顧驚愕謂此　殊恩胡為乎無故而普施也且爵為公為侯為伯蓋先有絕代之功而後膺此不世之賞惟予若孫得之已不勝其榮矣一旦盜之以非分之寵謂之何哉世固有以武臣而加散官率皆奉若天命未有若此之輕且濫也蠻夷戎狄不式

王命逞其兇惡來寇掠我邊疆於是乎克致戎捷則加之草竊奸宄窺伺神器鼓群小而從之以米虔劉我生民於是乎克奏膚功則加之強臣跋扈侵我王略區為不軌以致震驚我社稷於是乎克定其難則加之今光祚等六臣有靖邊之功與有過亂之功與有定難之功與三者皆無聞也而猥加以宮保之名無功之賞有職者之憂也寓一武臣中於前三者之功有一焉或兼而有之又將何以賞之不可賞而賞是褻天之命不當受而受是不畏天之命何也爵賞出於天非人之所得私也昔唐玄宗差張守珪之功欲以為相張九齡不可玄宗曰假以其名而不使任職可乎九齡對以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也是以卒不之賞宋太祖將曹彬平南唐始行許以使相品位極矣後更何加耶因賜錢五十萬而使相亦未肯輕賞夫守珪有破契丹之功彬有平南唐之功唐宋君臣於官賞之際尚如此其慎今光祚等席寵惟舊安坐而食曾不能建奇功樹偉績以求無忝於前人而無負於厚祿世爵豢餼之刺方且藉藉不休茲又賞之以散官寧不益重其過臣知六臣亦必揣諸已而不敢虛受也昨該徐光祚等具辭節奉

旨有奉迎防守之勞之答奉迎臣子之分也防守臣子之職也備分守職何功之有況中間又有幷其迎守且不與

而一切加之此尤可駭之甚者伏望　陛下重念爵賞出於天不宜有所左右而致輕褻鑒宋祖之不與使相及九齡之諫止唐宗愛惜名器收回　成命庶幾塞僭濫之源杜僥倖之門而鼓舞豪傑之具保全功臣之道兩為得之足以尊　宗社於無虞矣

靳濫恩以重名器疏　鄭自璧

該兵部題為捷音事節奉　欽依是回逆犯遏各官奉命征討遠涉道途風聲所及将士用命致有克捷勞績可嘉張忠陞弟姪一人做正千户金獻民杭雄各一子百户俱錦衣衛世襲各官奏帯隨從人員該陞賞的便查例来看欽此兵部題奉　欽依各官奏帯𠫵隨人員各准陞一級其餘官軍與重賞你部裏還開姓名來看欽此臣惟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以化天下而不僭不濫又古人之所以封建厥福而致中興之道者甘肅之役回虜掃國而来也各官奉　命出師鞠躬盡瘁指揮之下使賊仆

職𠟭軀而去　陛下加其勞勛恩陞有差報功之典良亦不薄其若𠫵隨人等均陞一級人得沾恩畧無等級得毋傷於濫乎查得尚書金獻民總兵杭雄俱照　欽依類数各二十員名太監張忠則九十三員名總計三臣𠫵隨則百有三十三員名矣　陛下誠以此輩均効勞役亦當甄別重輕以寓激勸而况其間贊畫豈無奇拙任事豈無繁簡行役豈無安危槩而録之布满奏牘則三臣之下從役官軍無慮千百莫不曰如某者如某者名雖奏帯所事者特晨昏類櫛之功耳俱已録用視吾輩觸風寒負戈弩以臨不測者勞減十倍吾儕家賞何厚薄不均如此彼處邊軍無慮数萬又莫不曰如某者如某者名雖奏帯環甲而列無虞也俱已録用吾輩突鋒鋩犯患難以忘軀命雖僅獲功顧奪占之勢迫脅所臨查勘之檄往返經歲陞賞恩澤泯如捕風一字聱牙前功盡棄何難易不均如此切惟朝廷之所以奔走群動者名與利而已故曰名近虚而於教為重利近實而於德為輕又曰行罰自近行賞自遠今陛下輕名而賤利急近而緩遠權度之間倒施其法冠裳濫及輿臺名器賤同瓦礫臣恐既得者不肯以倖致自名而未得者又皆以贖功為恨此風者聞人懷懦志脫或外難復作誰肯樂於用命哉此臣等所以懼也此事係該科不

敢不為　陛下言也乞　勅兵部轉行太監張忠等查照先年尚書彭澤事例将奏帯人員分別等第勞績頗多者量加甄録其餘通加賞賚以杜将來錫予之繁令各官遜讓之美庶幾名器重而人情樂趨邊士奮而後患可弭矣

愼爵賞以戒不職疏　　鄭自璧

近該鎮守大同地方太監郭忠以老疾具疏乞休奉
欽依武忠與總兵巡撫等官同心協力擒捕盜賊盡絕以
致邊方寧靖勞績可嘉不准辭着照舊用心鎮守還廕弟
姪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朱振陞實授都督僉事蔡天
佑陞右副都御史俱照舊管事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仰
測　淵衷意以武職非軍功不授忠等之功軍功也廕忠
所以報功勵邊臣也各邊之臣素號明察者傳之未真亦
皆曰忠謀勇人也此功以謀勇集　朝廷今日之命將以
忠兵輩之驚歎者也二說皆是殊不知忠之飾詐能來

温厚之言而不能逃輿論之公能蔽　冕旒之明而不能
掩天下之目能欺各邊之明且察而不能罔大同一鎮之
愚且昧者誠如是矣以當為臣敢叅詳為　陛下言之夫
自大同告變赤子成讐妻孥餓戮者徒擁重兵寄心腹者坐
觀成敗大臣嬉河上之師七帥等推轂之命　宗藩避難
骨肉暌違闔鎮生靈幾為魚肉迄今思之猶且哽咽幸仗
宗社威靈　廟堂謨筭桂勇奮激忠義倡率于先朱振忠
報感恩收功于後其先後曠職驫事鎮巡等官悉蒙　原
宥此曠蕩之恩出人望外者也彼時臣等尤欲責以大義
令辭糾舉然又諒身勢之孤危體　朝廷之德意疏上而

中止者三終使人心未平　國法太縱此臣等之罪也忠
之幸也忠豈不知哉今據忠奏内其曰不習水土老病益
篤未聞此病何乃不作於叛軍熾惡多耿惶懼之時而乃
增劇於地方底寧安恬暇豫之日其曰協謀鎮巡擒斬首
惡不知某起首惡出忠方畏避至授首某起助惡遣忠部
下率至成擒博訪廣詢漫無一實而乃假病乞休備陳歷
獲謂忠無要挾之意可乎　陛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
不探其心而誤中其計　厯旨温醇　天恩優渥援他績
以及忠因忠以及振祐臣恐祐思今職之有添振幸前之
之僥倖不惟忠不敢偃然而二臣者亦不敢強顏而受也

不然何以自解于天下後世之公論哉此臣等所以萬為
不可者也如蒙乞　賜追寢　成命武忠不必　賜廕朱
振蔡天祐不必陞職仍乞　戒飭忠等宜當砥厲忠貞同
補前闕俟將来果有邊績別加陞賞不得因人成事自甘
碌碌之名罔上售私輒作洶洶之議以貽累　聖明以自
速　天譴庶幾　朝廷爵賞當功邊徼守臣知勵矣

靳惜名器以懲奸頑疏　　鄭自璧
近該兵部將查勘過錦衣衛旗校李全等陞職來歷奏
請懲治節奉　欽依閻安等五名由營建定擬陞的准
與原陞職級内崔玉着見任管事其餘李全各與做署百
戶職事不許夤緣管事重復奏擾此外亦不許比例陳乞有
違犯的參究治罪欽此臣等聞　命不勝錯愕以為此輩
當時進身情弊　詔旨開載已極明盡科道等官歷勘駁
查殊無訛舛臣等先次執奏亦敢自謂剴切豈期水石之
投猶有今命　聖慮所在愚莫能窺良無用於譊譊者但
此一舉　國體人心兩無一得此臣等之言又不能但已

也且李全等俱為市井庸流閹葺下品捕盜緝奸挾苞苴
而徼績衝鋒破陣詭名姓而奏功百計朦朧夤緣青紫
陛下在藩邸之時亦嘗痛　先朝之積獘矣亦嘗憤此輩
之干紀矣　登極之初且原其必懲之罪止蒙削籍而此
輩亦皆俛首縮頸不敢肆辯者以　陛下去之者有辭而
厭服其心也夫何痛憤未幾旋自踵故奸回得志公道不
伸　詔令視如有無法度終於廢閣天下後世其將謂何
此其不可者一也　國家之制爵祿所以奔走群動德報
有功爵以顯身名之謂也祿以養廉利之謂也名出於上
而無窮利入於下而有限然顧治之君終不肯輒名而重

利者欲人之趨之也李全等彼時雖冒格厚自十數存盜竊
名器十有餘年幸逭追罰恩已逾涯　陛下又從而衣冠
之爵以情援權以寵加賤及臺廝濫於局外使將來損軀
殞命者薄名器為何物焉知所以德其上哉今日其造端
矣此其不可者二也且李全等方輩之云節奉　明詔有曰
抗違妄奏者發遣衛充軍被革之後屢奉　明旨有曰朦
朧奏擾的參奏重治又曰再來奏擾不饒寘之　綸綍威
如雷霆布之朝野昭如星日相去幾久盟約已乖一時憸
人糾類呼朋依城負社竟有　今日縱是不許夤緣比例
然　威明之旨既成虛文鑽刺之心必無止足約束難恃

徃迹甚明況閹安等五名俱係内官傳乞事同一體法恃
兩端已作厲階終成滲竇且法久則弊將必玩人情如水
隄防一開各相奔競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阻遏之計
顧不難哉此不可者三也臣等豈不知將順可以護君循
默足以悅衆但　朝廷之體不可不全名器之錫不可不
重人言之騰不可不恤妨治之漸不可不慮利害相權擇
當從重不然犯衆怒以斂謗豈人情哉再照李全等自往
歲九月抵十二月始奉有　前旨查勘中間奏擾凡七八
次俱經本科摘行參出使該部擬此豫為參奏縱不能果
如　明詔發遣以去然懲譏或可潛折夤緣之　典未必

原缺第六十七葉

止傳乞抑奔競以正士風疏　鄭一鵬

近該吏部題為纂修事奉　聖旨孫元席春劉遊陞按察司僉事又該禮部尚書席書題為乞　恩比照事例改陞館職事奉　聖旨席春准陞翰林院脩撰劉遊編修欽此成命一下朝野驚愕不圖今日清明之　朝有此傳乞異事也夫爵賞者人主之利器也威福者人主之大權也命令者人主之大信也利器不可以假人大權不可以下移大信不可以反汗茲三者失不可以為政臣謹按　會典內一欵凡內外大小衙門官員有不由吏部銓選推舉徑自朦朧奏請乞恩傳旨陞除等項本科參出施行欽此又

謹按弘治年間該科道建言該部議得今後各衙門大小官員敢有不由本部銓選推舉擬奏定奪徑自朦朧奏請希求進用夤緣奔競乞恩傳奉等項阻壞選法本部參送法司重罪黜退為民等因奉　聖旨准擬欽此臣惟爵以命德非人主之私與也賞出於公則爵重而賞競勸是以我　列聖愛之重之布在　令甲為子孫法我　皇上登極明詔凡傳陞乞陞者首賜裁革咸以體　祖宗慶爵重賞之意所以塞邪徑清仕路也不意今日首開此途又創出於文臣之中在席書一家之感恩得矣其如　聖明之累何哉夫正德年間傳乞雖多類出於武職雖流矣文臣之

清秩無有也豈非　祖宗之成憲縉紳之清議為之隄防權奸猶有所憚而不敢為者乎今春等乞陞則徃時權奸所不敢為而書敢冒為之是其罪反浮于寧彬輩謂陛下為何如主哉夫人臣任職惟其稱而已僉事為天子巡守重臣不為不尊矣書宜責其弟修職圖報奚內外之擇耶且先朝子弟為言諫者多改授行人司職銜此舊例也其有一二改入翰林者俱夤緣得之當時已騰物議其後旋即外補當春之改官也書胡不引前此之改授行人司為例今日之纂脩顧引以為例可乎夫楊士奇等以文行優異選充纂脩席春等以父兄貴勢改入翰林事體

既殊人品大異安得比而同之乎然照席書本以憸邪小人龍斷鄙夫自負議禮偶合　聖意恣行胸臆凌轢縉紳初因其弟改官未厭大慊怨望合璁萼以誣搆大臣既見其疏留中未出復肆哀憐為其弟以改求館職向使席春不外補書萼璁之疏必不上矣書挾私誣搆專恣欺罔萼璁其為鷹犬無復忌憚平生奸偽洞見真性書輩將誰欺乎身為大臣而為子弟乞官上壞　祖宗成憲下汚縉紳清議有臣如此　陛下將焉用之如蒙伏望　皇上大奮乾斷收回　成命將席書亟賜罷斥為大臣專恣無恥之戒其席春等亦乞查照節年題奏　欽依事例拿送法司

問罪黜退為民其書及總書狀袤等情亦乞明下 廷議
別白是非取自 上裁則誣善搆讒之奸不得以汙 治
朝廣緣奔競之徒不得以玷清班庶公論不昧而仕路永
清矣

重爵賞以彌眾端疏 鄭自璧

近該御用監太監張忠等將官匠工作人等援 內官監
蓋造宮殿事例乞 恩陞授職級并牙牌懸帶其間以百
戶乞錦衣衛千戶者二小旗乞百戶者一冠帶人匠乞錦
衣衛所鎮撫者四十四書篆官乞序班者七匠役乞冠帶
者十四工拙罔辯踰分希恩貴賤不分率汚奏瀆計得六
十八人蓋事之創見者也節奉 欽依都准他欽此
綸命既渙錯愕相應者不啻臣等而已臣等竊惟 朝廷
之所以奔走羣動者莫先于名器一事名器之所以致人
榮重者莫越于文武二途故武非軍功不授而千戶等官

與有長人之責必勳多績茂而後遷文非科貢不銓而序
班亦係儀禮之司必資及試優而後授間有外此而得非
恩出實緣則姻聯戚畹然亦固可指屈未有多至六七十
人如今云者請以近侍言之甘肅之役坐食微恩死事邊
我未霑寸級頃者撫臣之代奏可憫也科名制額譽校逈
邅白首青衿動嗟遲暮屬今銓曹之需闕可驗也夫骨朽
而功未甄貌鍾而志猶鬱以此而論之前項人役張傾耗
廪徒手攖官者難易果何如邪 陛下試請少注睿思其
輕重可否必當自悟否則臣等不敢知也且 內官監以
蓋造乞陞惟內臣弟姪百方鑽刺如籍錦衣其諸匠作則

斬濫予以重武階疏　鄭自璧

近該御用監太監黃錦等題稱司禮監太監黃英病故蒙
遣臣發送事畢乞將伊弟姪黃富等晉賜　恩典節奉
欽依黃英歷事年久老成勤慎他弟姪黃富與做錦衣衛
指揮僉事着在南鎮撫司見任管事黃套正千戶黃鉉副
千戶黃鋭黃鏡黃綬百戶陳昊所鎮撫俱見任管事欽此
又該酒麪局副使米用題稱司設監太監晉友病故乞將
姪男陞授節奉　欽依賀通與做錦衣衛正千戶欽此甫
閱崇朝疊此　綸命臣等疑懼交集以為　陛下聰明睿
智仁孝恭儉一日萬幾鮮有衍度誠不世出之　主何獨

於爵賞一事重違侍請臣等屢疏之而　陛下委咈之略
不一轉移也竊惟　祖宗之於軍職非有奕鋒排難之功
雖寸級不得輕授　列聖繼承畫一相守間有一二遺賤
之人雖破常格然且上虞　國典下恤公議或令行而終
止或　恩濫而中裁惕心固惵惵也逮及　武廟之世法
弛於時窮嬖滋於奸要紛紜雜沓斜封黑敕之章濊無甚
日嗣我　皇上纘緒懲愆鑒戮一浣而新之見諸　明詔
以為戡亂宿功汗馬實績斷自其歲以上與非此二途而
戚畹世勳者物彷舊否者黜去者七留者三天下欣欣
望治之心溢諸眉睫矣既而時欲深法欲玩左右侍

御之臣緣其家而速功利　朝為一辭焉移　陛下莫然
一辭焉移　陛下時則有寺臣[illegible]者[illegible]若郭昇有
若潘傑范志以身殁而官其後者幾人論進者半却者半
未肆也然而倖竇浸而開[illegible]　陛下求治之心
愈切而有初之政益乖諸臣[illegible]敗智之施
不易一逃可借名色當各者互為援[illegible]彌縫強
詭如成憲然少長不倫群而官之混跡不分槩而榮之我
皇上中興英政其僅存者蓋無幾矣條今豈之縱使黃英
之於　陛下勤心納忠多歷年所即其實鑄修堅　旌功
賜額寶幽之　典逾特一時則英之百年之遊能無歉乎

九原之魄能無愧乎是又不在乎後裔之官與否也又查
得近年司禮監太監張淮秦文初病故其弟姪原以指揮
乞見任者各一人惟戴義乞千戶者亦止二人惟扶安病
故陳乞過多彼時科部論列之闕未嘗概以令以英一人
其弟姪得為指揮者一為正千戶者一為副千戶者二為
百戶者三為鎮撫者一八人之中尚有異姓如陳昊者亦
獲廁名裏歲濫觴未必至此臣等仰窺　陛下豈不以福
威在上祈懷在側錫而厚焉夫誰不可抑豈知　朝廷之
恩節則平優則溢平則重溢則輕重則授之而下是榮輕
則予之而人不德無益有損[illegible]正於斯且以八人計之歲

廪常祿奚啻百餘石月糧俸錢奚啻百餘而影占軍役奚
啻百餘人車從喧塡里閭竦畏晃耀雖多矣但其徒擁虛銜
無所於事名器之尊祇見其褻耳夫名器者　祖宗賴
之以磨鈍勵世者而　陛下直芥至此謂之縱武可乎況
今各處秋旱春霖天妖地異　國家賦入半屬蠲除
皇上已下明　綸令各衙門興革利弊以開其若惜名器
汰冗員固恐懼脩省之首務臣等方將畢輸丹悃疑列皂
囊因以徹　九重而回於穆乃復仰此舉措敢冗然而自
嘿耶伏乞　陛下為　祖宗守法為天下惜財塞厥賞而
拓其所僅存返厥初而副其所厚望官不以私昵而及匪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人賞不以徇情而褻常調追寢二項　成命將黃富貫通等
兇免甄錄則　聖政昭公論愜實大中至正之道若
聖衷其有未慊則將黃富照依張淮等事例任之南鎮撫
以示優渥雖於事體非宜然亦毋甚過厚之意也若
聖衷仍有未慊則將黃富等近族一二人量陞一階俱
賜見任管事其餘族之疎遠與夫姓之別異者俱照舊帶
俸著役實通止與旗役所司食糧此則臣等勉為將順之
策殊非今之善者也惟　陛下擇而行之不惟　清時美
政可以愜中外而垂無窮其餘消弭災變之道諒非小補
也

慎議閩廣軍功以嚴激勸人心疏　張鹵

七月初八日接到總督閩廣軍務右都御史劉燾巡撫福
建右僉都御史塗澤民巡撫廣東右僉都御史熊桴皆以
生擒巨寇曾一本及海寇平事奏聞俱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今紀功之疏又
已續到正該部當總覈後前　奏以仰乞　皇上論功行賞
之時然成功之難在將論功之難在君臣嘗感往事如唐
元和中吳元濟就擒昌黎韓愈為平淮西之碑以著唐功
德中間叙言諸將而不特錄李愬之功知言者殊有遺恨
可見此等評騭軒輊自昔為難今一本諸賊固不能比同
于元濟即其縱橫海上十有餘年屢抗王師深入大寇凡

皇明兩朝疏抄　卷七

沿海軍民被其焚劫殺戮不知其幾千萬衆今一旦功成
奏凱正人心觀望于此為切況近日諸將其拙于踈敵而
巧于延譽怯于克戰而勇于爭功尤習染相承牢不可破
即今日閩廣事雖世道清明不能他有營為然托人先走
京師以黑白揚播其在己功勞亦仍間有臣念惟今南北
屯兵疆場多事師勞財匱凡整飭振勵正難于為功幸奔
走一世之賢豪而鼓厲匪懈之人心者惟恃賴　皇上賞
罰精明一事于此機緘關係正所當嚴伏乞　敕下兵部
將前後報功與續到紀功之疏通加詳議務本至公合之
當第二省為優劣析之當分人各為殿最果實功當懋則

請加寵頒陞爵必不當惜不則尺布寸帛亦所當慎不使
挺身戮力而如愬有播沒之失不致濫引傍及而皆得蒙
倖功之賞且自三臣　獻捷入　京倏已月餘祗以紀功
者未到地方故事涉有待往以司馬法不踰時之說固已
非宜今其疏既到再乞　勅兵部待其疏　命下之日即
與覆奏不得再涉稽延庶處置得宜則閩粵人心翕有永
賴若論其風聲鼓舞機緘固又不但閩粵一域之人心已
也伏惟　聖明裁定施行幸甚

懲忠以永圖善後機宜疏

張鹵

頃劇賊曾一本就擒捷　聞該臣題為乞　勅慎議閩廣
軍功以嚴激勸人心事又該兵部覆題前事欽蒙　聖恩
將總督右都御史劉燾巡撫右僉都御史熊桴塗澤民而
下首功叅將王詔總兵俞大猷郭成李錫而下各陞官蔭
子及銀幣之儀有差夫諸將成功誠亦可嘉　朝廷報功
誠已不薄目前之注措似矣但閩粵事固難于在目下成
功尤難于為將来巳亂姑以往事當驗者言之如自嘉靖
己未庚申以至乙丑丙寅之際諸臣稱山寇蕩平者數矣
而何今日山寇之猖獗者猶故耶自嘉靖辛亥以至乙丑

丙寅之際諸臣稱海寇蕩平者數矣而何今日海寇之猖
獗者猶故耶盖其所謂蕩平者每當渠首一得魁兇未靖
于時即假捷稱以誆誤　朝廷不曰安揷則曰招撫致一
酋首方擒一渠魁輒立侵淫十餘年来竊據我良田殺戮
我良民海壖民物巳十去六七當事者猶且下誑民心上
徼　君寵公然謂為給榜招安數十捷以欺　先帝徒以
進秩錄蔭為一身顯榮而不更念前此無祿之隱禍諸臣
之罪狀誠渥矣往事一談聞言酸鼻故今言閩廣之亂者
但謂一本繼吳平而不知吳平未死之先一本已在當時
諸將祗以相傳謂死之吳平為目前深慮而不思存留之

一本更所當慮是一本繼吳平者當諸將貽之使繼而非
一本之能陡起以繼吳平也其在今日尚有餘黨即總督
兩所自言則猶有外藏未靖之賊山中流劫之賊沿海接
濟之賊及夥賊非賊者凡五種即按臣拗標又衆其尤則
有林容稻老王老郎臣等嘗聞則有惠潮江篺卓鍾諸姓
及香山蠔鏡其說尤多瘠兩古田一縣久没賊巢守臣以
失地為常談以安靜為省事今竟尚吳敢誰何至發報一
本二百號船集亦難謂沉溺擒殺但盡是未除賊黨視昔
更有明徵南京兩浙之銀既已經發京運之供又已特給
諸路徵兵更難中阻是見在兵力視昔差有可賴以此增

兵足餉之時當此乘勝長驅之際所賴于督撫鎮將諸臣
正宜協力同心淬厲整飭將前項諸賊取次蕩平殲絕黨
類係于一本賊中已平者專責之紀功山賊等項未平者
仍責之巡按務查其已經擒斬者要見若干名顆其招撫
安插者要見見在某里某都某排某項下入籍服役務盡
使安帖完畢仍將地方一應安輯事宜一一酌處如練士
者以去族兵增建置以絕禍根禁守令以重民牧蠲徵賦
以甦疲瘵諸餘頭緒正在多端如良醫視疾于人之沉痾
方脫必大補榮衛庶保生全惟今諸臣于此一不置念惟
苦嗜從撤觀其前　戲提督總兵劉燾即倡為水土不服

之說巡撫熊桴即上一病勢危篤之疏而總兵郭成願告
回籍養病一節敢即亦效為飾詞游言以引索高價此其
心皆何心不過以為一本既擒吾責已塞縱後日禍亂從
生于吾固無干預更不思臣受君托當事雖殞軀捐
生亦宜自盡且神明天道不可獨欺即如一本就擒一事
彼夏月擁重兵于東北逆風之地若惟其為觀望延挨而
王詔以添設新兵殊無依藉乃一本卒獲于詔手故臣昨
專　請于詔當有特加固用以勵人心亦所以明天道諸
臣于此即可深思而顧尚忍為欺詐甘迷不知何謂伏乞
敕下兵部通加看詳將臣所言蕩平諸賊始末經畫一一

條議果因時乘勢不可緩圖即乞請　敕下彼中當事諸
臣如期從事再乞　敕下吏部自後將督撫諸臣托疾竟
奏俱與罷停直待事定功成擬加擢用不得容聽其因襲
規避徒啓紛紜替代以致誤軍機則　國迪功危為安民
生轉禍為福臣披瀝愚忠于此固不任懇懇惓惓之至

抑倖進以遵大禮疏　　解一貫

先該吏部題王价留原係朝　覲考察閒住人数　祖宗朝
百六十餘年凡經考察黜退者並不曾有一人復職王价
假以建言　大禮沿使遂其僥倖豈惟無以為不職之懲
抑且啓奸人倖進之路伏望將王价仍以原陞教職致仕
等因題奉　欽依還照前旨用他欽此續該革職光禄寺
録事錢子勳奏稱伊與王价一般閒住人員建言大禮亦
同一體彼累蒙陞用獨伊仍着致仕似有不均乞照王价
陞用事例施行奉　欽依錢子勳准他復職欽此夫以吏
禮二部所擬既如彼　陛下所以處价與勳者復如此臣

等深有所未喻故不敢循默復有區區愚忠以　獻竊思
大禮者　陛下天性自然之孝非因人言而成官爵者
陛下礪世磨鈍之物非可僥倖而得彼議　禮者當何如
人耶其心果出於公果但知忠于　陛下果惟求其說之
行决不敢自以為功亦不敢有一毫覬覦之念猶之可也
若假公營私望風希　旨以議　大禮為因以貨　聖言
為餌上欺　陛下之聰明下騙　陛下之官爵則為奸邪
小人無疑矣得免刑誅已幸又從而官之可乎王价欲京
官則與京官錢子勳欲復職則與復職豈二人皆君子而
非小人哉臣等查得王价錢子勳俱係朝　覲考察黜退

人数平素無賴縉紳鄉閭皆所不齒直穿窬小輩也嚮去
果核自知槁木死灰不復生然故假建言　大禮以圖進
用耳非真忠於　陛下者也非真有心於議禮者也
陛下前此將价陞一級勳復原職各致仕固已隨其術中
今又將价晉京職勳復原職各見任是復落其套内我
朝起用人雖曰無常然惟考察黜退人員則終身不復用
者為定例以風勵庶官今若復用价與勳則不惟壞
祖宗百年之制抑且啓小人倖用之門即今考察京官在
邇何以示後諂諛成風邪佞得志故自議禮以來始猶陽
假陰售今如价與勳則明白陳乞不至於必得不已矣始

猶以獲一官為倖今如价與勳則恣意谿壑不滿其所欲
不已矣餘人言固不足信尚書席書議禮臣也亦曰价勳
不可准與復職准之則與禮汙壞其言亦不可信耶小臣
言固不足信尚書廖紀等老臣謀國大臣也亦曰价革不
可復晉京職復之則奸人倖進其言亦不可信耶　陛下
若以既采其言當用其人今不復原其設心不復究其斁閑
則今日某甲以議禮得官明日某乙以議禮得官小人將
以　大禮為騙官之資誠如書所言不足以信今而傳後
是　朝廷之典禮真為此等人所汙壞矣乖延富貴者朝
以議禮為言染指功名者以議禮藉口小人將以官爵

為囊中之物誠如紀等所言無以懲奸而杜倖竇以儆利
而遂私伏望　陛下俯從該部原議將王价錢了勲仍令
致仕後毋有假以　大禮建言希圖進用者并送法司嚴
加重治則　朝廷之典禮尊不為小人所褻　國家之名
器重不為小人所騙豈非　清朝一盛事哉

遵　成憲禁倖乞以惜名器疏　　啓僑
近該錦衣衛右千戶所擔幢司校尉邢福海奏以隨侍
興獻帝之國三十餘年及娣邢氏宣侍　潛宮之勞乞要
比照輔聖夫人家錫百戶魏振等事例陞本衛所見任職
事該兵部執奏未蒙　兪納隨該司禮監太監鮑忠傳奉
聖旨莊奉夫人邢氏男校尉邢福海甫奉夫人顧氏弟小
旗顧錦都陞錦衣衛世襲正千戶兵部知道欽此又該本
部執奏奉　聖旨已有旨了欽此臣等得報驚愕方欲論
沮又該邢福海顧錦奏以兵部註于帶俸數內乞要見任
奉　聖旨兵部看了来說欽此夫官有當授則必任之以
事邢福海等不思乞陞巳非其據且嫌於帶俸而欲乞見
任臣等於此未暇深論直以其官自不宜授耳竊以武職
非有軍功不許輕授此　祖宗之成憲垂之千萬世而不
可易者也今邢福海妄擬陳乞該部執奏為　成憲之難
紊也　陛下乃不少思　祖宗垂憲之嚴與本兵職掌之
重竟　批答曰已有旨了是何其自紊壞至此哉且武職
之授必有軍功不待言也授而世襲以其祖宗有勲勞於
國故官其子孫與國同休戚也今邢福海等以其侍
國年久不過執役之勞既非軍功之比以其娣氏嬪御自
有封命之寵亦與私家無與又其所擬輔聖莊奉等名號

不同則各人在 宮事體亦別在前日所進之 恩非今
日可授之例原情據法雖百戶亦不宜授也況千戶乎千
百戶皆不宜也況正千戶而世襲乎是非之判甚為明白
治亂之機大有關繫 陛下聖明英斷獨昧於此乎議者
皆以為由於莊奉肅奉二夫人之寵故邢福海敢於陳乞
顧錦亦得併傳而 陛下特有以私之也夫女謁之不可
不戒也尚矣寵既盛於內事必預乎外漢飛燕唐太真之
禍可鑒也若果以邢氏顧氏侍奉之勞則既有 寵命之
褒矣即欲推其私家亦不過賞賚之而已爾若武職世襲
以待有軍功者豈宜輕授乎況傳陞乞陞官職乃正德年

間權奸用事弊政也 陛下登極之日因其事乖 成憲
首 詔裁革天下臣民方切慶幸延頸以望嘉靖之治不
意查革方定 聖思未歷而 陛下身先背之且前此以
宮闈親屬傳授將冊等為錦衣衛指揮正千戶及吳振等
為百戶該部執奏臣等交章空言無施至今為憾茲乃又
因女侍之故至以旗校之役而驟陞以錦衣五品之階不
獨止其一身之榮而定以子孫世襲之典在 祖宗不肯
輕假以名器 陛下每濫以與人而全無顧惜若果有軍
功者勇將何以待之乎此臣等之所未喻也夫武宗之朝
傳乞之弊起於權奸其流尚至於泛濫而不可收拾今日
傳乞之事或由 宮闈或由女謁則恩常掩義公不勝私
而其流之弊又有不可勝救者于此不戒天下之事未可
知也伏望 陛下熟思臣等所奏深惟 祖宗成憲之當
守 朝廷名器之當惜 登極詔旨之當信特為追寢
前命令福海等止以原役供事不許再有陳乞則 陛下
改過不吝上有以昭一德於乾斷之剛而聽言能行下有
以息群疑於私愛之溺矣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

杜請乞抑冒濫以慎名器疏　　劉體乾

近該御馬監等衙門太監等官李慶等題稱本官司禮監太監鮑忠病故乞要將遺下姪男鮑恩等八名陞級奉
聖旨鮑恩等准各陞一級兵部知道欽此又一本乞將鮑璇等五十名准收勇士奉　聖旨鮑璇等准收御馬監勇士該衙門知道欽此臣惟　國家所以奔走天下激勵人心者惟爵與祿惟予與奪也予奪公則人無濟志爵祿慎斯　國無廢權故我　太祖之令武職非有軍功不輕陞授此其良法至意同符堯舜者也而乞陞官職盡行裁革我　皇上見之登極一詔則又同符　太祖者也　聖聖

相繼如出一轍　宗社靈長之福端有繫于此者夫何慶等狡猾由性貪冒成風輒以鮑恩等五十八名妄行奏乞彼豈不知　祖宗世守之法昭如　日月而今日赫然中興之令典有非前朝之故事所可同者乃敢恣肆如此臣待罪該科義激于中實有不容已於言者且恩等官至指揮僉事名號不為不崇貴矣又且衛屬錦衣地方不為不清切矣律之舊章宜在深懲而痛黜之者若賴　天慈矜宥不失故物為李慶者固當感恩等以　王法之不可故違　聖恩之不容倖得使之矢心圖報思感激于無窮者也顧乃覬覦非分遽躐崇階畔援無涯罔知　憲典於

此不禁則章服如之何而不僭越名分如之何而不陵替府庫倉廩如之何而不耗竭也哉臣嘗考之　大明會典指揮使九級從軍當擒斬北虜九名顆止于戶六級當擒斬六名顆實授百戶四級當擒斬四名顆總旗二級當擒斬二名顆若等寄身戈矛命爭一擲甘心矢石功求半資猶復官司勘驗奚止數人文移往來動經五載軍功之難得如此恩等何人可以希圖此爵耶臣又考得指揮正三品月該支俸三十五石正千戶五品月該一石五斗勇士每名該支一石合五十八人而計之共支一百五十二石五斗合一年而計之共支一千八百三十石是雖粮米不

數多有折色而銀絹所給亦是民脂豈可容恩等無功而坐食也哉臣竊料慶等之意不過謂忠進事累朝積有勞勤生前蟒玉之榮金帛之賜茲者塋域之建　諭祭之加　天地父母之恩不可謂不至矣厚是殊典已足酬功又何至上干國家億萬世之紀綱下朘　國家億萬人之膏血以求為彼之後人作富貴耶是何慶等不知足也昨自鮑忠物故之後京城內外往往嘖嘖騰其謂忠家財約有九十六萬雖事出人傳未委虛的而首以物致必有根因推之其他房屋田土車馬衣服器皿玩稱其則貲著不下幾百萬也觀其囊橐之私富盛如此則其肺怙之惡素行可

知矣雖自今落恩等之職擯斥之天下後世當亦不謂
陛下待忠之薄也縱忠有可嘉尚之功勞　朝廷亦自有
優恤之恩典正今　聖明在上功罪莫逃賞罰不渝倘有
可録必賜追崇是則惟辟作福之大義而可須慶等紛紛
奏請耶且官其忠之子姪亦已足矣而吳成劉鑾等五十
人異姓別宗與鮑門枝派又全不相及者也何乃混以名
籍一槩請乞憑城附社既欲盜朝廷之器以濟己私引類
呼朋復欲市　朝廷之恩以通物賄遂使胥徒雜沓于青
紫廝隸混淆于冠裳臣謂　清朝之名器而慶等敢輕褻
如此耶又且徑列職銜自定名數意氣專恣篡若已出臣

謂　雷霆之下而慶等之無忌憚一至是哉今胡鑾作梗
邊塵屢驚策勳者日廣而職事不勝其用遣戍者歲增而
糧餉不副其需孜孜睿衷圖營屋　陛下之宵旰矣此亦
慶之所親見者而區區為恩等一念庇覆之私遂不知有
天下之大　君父之憂為所當急也臣愚伏望　陛下軫
念多事之際重惜　國體收回　成命將鮑恩等官職加
裁革鮑璇等勇士速　賜停職仍令以後　內府各官有
故若果著有勤勞該在優恤一聽　上裁以見　恩威出
自　朝廷不許名下之人輒得冒敘功勳僥求官職則員
無冗授足以服西北捍禦之心俸不虛糜足以紓東南漕

輓　之力而內治既修外患斯弭矣

慎選寺臣以重　祀典疏　陳三謨

臣等竊惟　國家大事惟祀太常之官典　郊廟百神之禮樂而以時贊襄祭祀夙稱清秩其來久矣先年有由樂舞生進者多累資至寺卿加至禮部侍郎尚書仍掌寺事惟其出身異途故咸病其未足以光　祀典隆慶元年恭遇穆宗皇帝俯納廷議簡甲科之有學行者補任為官擇人意甚重矣我　皇上建中和之極興禮樂之治仁孝誠敬特嚴祀事明德馨香感于　神明故陰陽順軌民安物阜以延　宗社于無疆嗣是職者必克秉寅清祇若崇祀德意其步趨俯仰也無不適其宜其聲音節奏也無不協

于禮斯足以修厥官而贊祀事且該寺官惟祭祀乃其專職故每遇先期奏祭之疏則必數宣于　殿陛之前而親承　天語每當　駕臨禋祭之日則必供事于　皇上之側而密邇　天顏其榮重一何至也而可不尤慎其選乎茲遇太常寺卿員缺適當推補之時臣等觸目激心輒陳鄙見謂宜于科甲中擇選其才識通達學行兼優儀度端莊語言正當者以司其任蓋惟其人之能稱不必拘其資俸之淺深如其資俸之深也則加以尚書侍郎通政使等官而領寺事蓋　先朝固有行之者矣如其資俸之淺也則不妨以本寺少卿而署寺事俟其積有年勞則徑轉本寺卿漸加至通政使侍郎尚書等官而仍掌寺事皆無不可者臣等恭覩　先朝于內閣國子翰林諸臣年深者多帶寺卿職銜蓋以奉常階清地峻特重諸曹用以崇其班秩而酬其資望耳膺是任者顧可循資遷轉而不遴選其允稱者乎為此冒昧上　請伏乞　勅下吏部將太常寺卿員缺慎加推選相應官數員請　旨簡用庶　廟堂重典禮之臣禋祀有得人之慶我　皇上對越駿奔之誠庶幾仰承之而無負矣

慎名器抑冒濫以正　國體疏　管大勳

臣一介草茅幸荷　國恩由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伏蒙
皇上除授前職感激情深涓埃報切日夕兢兢兩越月矣
茲者伏覩　發下題本有司禮監太監滕祥等題一本比
例乞　恩復見任以圖補報事又一本比例懇乞　天恩
以圖補報事又一本比例懇乞　天恩以圖補報事各奉
聖旨朕念黃錦効勞年久克著誠慎伊姪黃浦特准錦原
奏新恩并照鮑璿例着復職管事兵部知道着查照鮑恩
等例與他兵部知道黃斌等准收充御馬監勇士該衙門
知道欽此臣反覆捧讀深思過慮時事之當言者孰大於

是臣又何俟而不言哉臣竊惟爵位者　國家之名器不
可濫也　郵錄者　朝廷之大典不可冒也自惟溪壑之
欲未厭則請乞之端遂開請乞之門未杜則專恣之漸遂
起而天下之亂實階之故聖王制治謹于未然忠臣為
國必防其漸況身居言責而目擊弊端之已著者尚可隱
忍規避於　君父之前哉謹按錦衣衛僉書後府都
督黃浦及黃保黃斌等事情臣請為　陛下一一陳其不
可伏望　聖明俯察愚忠試垂聽焉臣嘗考　祖宗之法
武職非軍功不輕陞授而錦衣衛官入以侍衛　殿廷出
以扈從　法駕至為清貴故[illegible]堂上官事體隆

重凡遇員缺必由該衛題請兵部慎加推選二員具名上
請　簡用又錦衣衛為事復職雖遇　赦宥仍調任京別
衛帶俸蓋重其任慎其選二百年成法具在今該已故太
監黃錦昔輩　先帝頗著勤勞節蒙　國恩錄廕其弟姪
義男為督都錦衣指揮等官黃時坤黃時泰黃鎧黃安鍊
聯金紫其餘未畫舉也　皇上登極覃恩又廕授黃詔為
指揮僉事矣續蒙加錄黃錦甥姪一人與做錦衣衛僉事
使為錦後者揣知過分辭之可也如其不能別選無犯親
屬以應　新命亦可也胡黃浦不思　先帝明旨厭棄乘
錦病勢臨危希圖復職妄引鮑璿例朦朧將錦名奏

請夫璿見任正千戶而乞陞指揮僉事與浦並任右都督
而復圖見任管事者事例不合理難比照且璿是時承
先帝旨准他不為例即已慎之矣今浦安得據為例焉況
原奏既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合候該部查議應否題
覆取自　上裁顧乃百計夤緣急為請乞貪冒無恥之甚
遂義冠結綬于朝班之上廢黜不敘之流復佩刀懸玉于
殿陛之間秩崇一品序並三公豈不盜名器而紊紀綱背
先帝而忽　前旨乎浦之罪不容逭矣再攷　祖宗陵寢
設立衛所官軍以護衛　神靈而守御器此其制不可一毫
僭竊者也黃錦雖以勤勞其分臣子也其功使令也身沒之

陛下命工部營葬地盖嚮堂建碑亭　賜旌祠所以
榮寵之者極矣其墳墓祠宇今伊弟姪輩往來看守同朝
伍貴會聚一門氣勢張大誰敢為黄氏窺𡍼上折寸木耶
廼駕言守墳妄乞　朝命黄保黄堆黄如金等六名復冀
恩典進秩錦衣其越禮又何如耶夫以親屬而守先塋家
事也若　命以職官則國之臣子也豈有堂堂　天朝侍
直宿衛之臣而為一中貴護柩胥哉上擬　陵寢下同
恩澤如之何其可也　國家事務日繁負職日冗而經用
日匱令戶部計算隆慶二年財賦所入不足充廪祿諸費
共約欠銀二百萬兩有奇見奉　明詔清查內外衙門添

設官員及餘冗員一體具奏查革決無可以添耗蠹彼黄
斌等三十名果何人斯乃敢盡數寄食公家不顧清查之
命而反行冒充勇士夫勇士冗役也而益其冗焉國將
奚給每名計一歲當費幾何總三十人約數十年其蠹耗
又何可計耶竊　朝廷之廪祿養詐冒之廝流收無名之
豺狼靡有限之膏脂言之良可痛心切齒矣據引鮑忠等
例盖先年太監鮑忠身故李慶等題要將鮑忠等陞級鮑
璇等收勇士隨該給事中劉体乾論劾蒙　先帝溫旨嘉
納深燭冒濫裁革太半今　皇上秉攬朝綱肅清　朝政
中斗陳乞等弊尤當盡行釐革彼黄錦一中官耳事之臣

耳何為而生前身後同寵異姓群然數十輩皆得被　封
拜蒙甄錄而能使　國家之報懋且重若此哉中官尚然
假令有安邦定國攻城掠地身膏鋒鏑而功名鍾鼎者抑
將何以報之伏望　陛下念名器之不可輕思舊冒之不
可縱收回　成命乞　勅兵部備查前項事情將黄滿通
先帝明旨仍令革職將黄保等查議　舊典裁革以正
朝廷之紀體將黄斌等遵奉　明詔革除以節　國家之
財用毋得聽容妄引近例以恣無厭之求庶乎冒濫之弊
抑而請乞之風杜矣臣又聞　先朝宦官若懷恩戴義蕭
率能薦賢為　國秉功効忠贊助　鴻猷光垂青史我

皇上中興固幸有輔弼諸臣翼幹於外而　九重之地深
望有懷恩戴義之賢以維持於中斯治化可成而無遺之
祚可衍也仍乞　陛下勅諭中官各勉忠藎毋徇私情妄
為陳乞與外廷協贊　聖治則　宮府一體內外同心而
中興大業端有賴矣臣待罪該科事干名器責所當言他
非濫愉無任懇切祈請待　命之至

題為慎名器裁幸恩以隆　聖治疏　周弘祖

學聞　帝王之馭世也莫不以名器為先故人君以名器為重則天下從而重之而得之者以為異人君以名器為輕則天下從而輕之而得之者以為常為其以為異也則恩雖至微而被其恩者莫不以為榮而可勸為其以為常也則恩雖至厚而被其恩者莫不以為褻而不榮惟古之聖帝明王深知乎此故惜之慎之持此以磨世礪鈍為役使臣工奔走豪傑之具故寧割數城之地而重違用璲之請寧與十萬之富而靳處使相之封者此也然名器之重尤莫先於官職官職者實封也官職之重尤莫先於武職武職者世貴也武職之重尤莫先於錦衣錦衣者近侍也又事權之所在也即官職且不可輕授況武職之世貴乎即武職且不可輕授況錦衣之要秩乎臣近觀邸報見欽陞司禮監太監滕祥陳洪孟冲等弟姪錦衣衛世襲指揮同知僉事千戶百戶鎮撫等官多至貳拾餘員不勝驚駭考之　國初之制武職非軍功不授錦衣非特功不除已故兵部尚書于謙功在社稷僅官其子冕為錦衣千戶又各邊將率披堅執銳冒敵衝鋒捐萬死幸一生積有年勞亦不得露錦衣一命之榮各監內臣雖奉侍下不過任奔走使令之役腰金紐玉足以酬其勞且多

馬今以勳作社稷之臣不能得之於其子指蹈奔命之士不能得之於其身而奔走使令者乃能得之於其若子若姪則　陛下之恩無亦未權其輕重矣乎伏乞　皇上收回　成命或量　賜金帛或姑與職銜革其世襲則名器重而法紀嚴塞近習非望之求成　清朝無私之政矣

再惟閹豎聞名非國之福也故有堯舜之君則閹豎不聞於唐虞有禹湯之君則閹豎不聞於商夏石顯弘恭聞於漢而漢弱程元振魚朝恩聞於唐而唐衰童貫梁師成聞於宋而宋削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深鑒前代宦官之禍定其職掌載之　祖訓不過灑掃供養并飯食諸物禮儀筵宴關防出入等事而已絕不使干預朝政洪武中有內臣言及政事者　上震怒責之即日遣還鄉里乃　諭群臣曰自古賢明之君有謀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獨斷之於已未聞近習嬖幸得與謀者況閹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出入起居聲音笑貌目接耳聞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佞嬖專恣其體態也苟一為所惑而不之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政事及其久也遂至於不可抑而階亂者多矣朕嘗以為戒故立法寺人不過侍奉灑掃不許干預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臣又伏聞我　孝宗敬皇帝凡召太

臣議事必左右面顧各内臣退去数啇大非惟不使之預
亦且不使之聞此其　神謀遠慮逈出漢唐諸君之上而
萬世　聖子神孫所當朝夕誦詠效法者也我　皇上新
政之初尤宜加意於此燕居無事則三復　太祖之諭有
事　召對則取法　孝宗之行凡一應内臣俱遵　祖訓
止掌應行職業勿與之謀議政事勿與之進退人材勿遂
其非禮之　請勿悅其諂媚之言陳乞勿假以　温旨侍
立勿假以　温顔　國之大政悉謀於輔弼諸臣而　獨
斷之如此則我　皇上英明神武同爭於　太祖　孝宗
而諸内臣亦得享安静和平之福於有永矣再照得　國

家之任大臣非為其藉崇寵而侈顯耀也正賴其每事奉
公執　奏以匡輔其不逮耳嘗聞　先朝欽官太監張欽
養子為錦衣衛官兵部尚書彭澤執　奏至於再三今照
兵部尚書趙炳然躬逢　堯舜之君不能一效彭澤之
奏所謂大臣以道事　君者果如是乎此其罪亦難委也
伏乞我　皇上重加　戒諭仍申飭院部大臣以後凡事
關　國體紀綱者務要據法執　奏以成我　皇上光明
正大之業則明良喜起之歌再見於今日矣臣干冒　天
威不勝戰慄俟命之至為此具本專差舍人楊應龍齎捧
謹題　請　旨

皇明兩朝疏抄卷七終

皇明兩朝疏抄卷八

國是類

大綱一專委任以杜神姦疏　張逵

竊惟　朝廷之政柄必有所寄天下之公議必有所歸然
必主政柄者秉公而不敢失司公議者補察而無所私則
朝廷無失政天下無遺議矣今之内閣政事所出之府也
六科十三道公議所歸之地也　陛下即位以來委任内
閣政由裁決可謂以腹心待輔弼矣而權倖率多於曲全
形迹不無於規避是内閣之任未專而政事尚有缺也信
用科道事由建明可謂以耳目寄言官矣而空言徒盈於

章奏成效罕聞於行事是言官之任未至而公議尚有鬱
也臣以非才謬膺言職受任以來日夜汲汲思有獻於
陛下重政本之任求聽言之實而未得其說涉歷累旬恇
惑無任豈謂復有先臣給事中今降除州判官史道劾奏
太學士楊廷和不法繼而兵部尚書彭澤御史曹嘉給事
中于桂相次論列之事哉夫史道輩指劾廷和盖諫官言
事本許風聞若可議也至議侵内閣之權則倒持政柄臣
不知其何說彭澤糾劾史道是以議論大臣欲存體貌者
有見也至於箝言官之口則困噎廢食臣不知其何心臣
竊惟　朝廷之政柄必有所寄不在　内閣則在　宮闈不

在　宮闈則在近習臣請歷以前代治亂言之其政柄在
臺閣而亂者有幾在　宮闈在近習而治者有幾一一數
之則責成之地斷可識矣故臣曰今日內閣之任不專而
政事尚有缺也天下之公議必有所歸不在臺諫則在衣
冠不在衣冠則在草莽在臺諫而亂者有幾在衣冠在草
莽而治者有幾亦一一數之則委任之司從可決矣故臣
曰今日言官之任不至而公議尚有鬱也然此皆屢奉
綸音節經論列言官增氣而大臣心安煩復之論臣若可
但已也可已而不已不必言而必欲言之者何也蓋恐疑
二之未定而來讒言之口間隙之可乘而貽潰倒之禍也

他日內閣之事或有與權要相涉者必曰內閣所行未必
皆公道也觀前日楊廷和為史道輩所論事是也噫此說
一行則政本失而私黨啓敢有以此說進于　陛下之前
者是欲離　陛下之腹心奸邪害政之言所當亟黜者也
他日言官之言或有與貴倖相礙者必曰言官所論未必
皆公論也觀前日史道輩所論楊廷和事是也噫此端一
開則聰明蔽而巧佞行敢有以此言進于　陛下之側者
是欲塗　陛下之耳目便嬖醜正之論所當迸遠者也臣
伏覩宋史唐介論文彥博織奇錦以媚貴妃結宦佐以固
私黨且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愧謝不已一

日張貴妃侍仁宗親見所為燈籠錦若妃曰彥博以
陛下眷我故有此獻或以為彥博夫人遺妃彥博不知也
夫以彥博夫人所為而遂以罪博則介言失實矣然仁宗
終不以疑介而博迄以功名終臣伏惟　陛下弘此之謨
則疑二自消奸言不至腹心耳目之司各得其職矣二者
各得其職而天下不治萬務不舉美祥不應者臣未之前
聞也臣竊見　陛下懋勤嘉納有虛懷聽受之心懇欵備
極有至誠委託之意宵旰勤勞有勵精不怠之勇而臣猶
進言於　陛下者何也內閣大臣未嘗蒙　召對之寵而
言官章奏罕獲承甲夜之視故也且夫古之任大臣者顧

問備至延見不時是以不惟疑議得決而抑且心志交孚
至我　祖宗列聖悉由茲道議機密則左右盡屏謀大政
則晷漏率忘令猷鴻軌載在方策燦然可述所以開業之
艱難致治之光美良有以也臣今伏見　陛下凡有大事
合與大臣商確者惟　宣諭之旨屢聞而召見之使罕覩
且政關慎密甚有家人所不可得聞同僚所不得與議者
如此等事而欲展轉相託臣恐宣泄又未免失身之虞因
循則浸成誤　國之禍抑亦情志隔絕恍惚不孚　陛下
雖屢降　溫旨示之以無疑命之以展布而終未免於扞
格也且今之士大夫偶有交際非極稔熟或寄聲於友朋

或申欵於簡素建及相見尚多生疎必至握手交歡言咲
啞啞然後足以成莫逆之好況 陛下體勢之尊威福之
重轉移之間利害隨異大臣非得襞奏 面頒直見心素
而欲其慨然不疑直以身任天下之重臣恐其必不敢也
方今當 陛下清明之初左右謹戴爲之戒凡有宣諭舉
當 聖心然中人之情狀難測設或積日累月巧蔓滋
之後因緣傳奉以遂其已私假托大臣以文其奸訐問之
內閣則曰 陛下之意也質之 陛下則曰大臣之謀也
天門九重堂上百里切恐大臣將有蓄疑於終身而無由
一白於 陛下之左右者上下不交內外無捕爲害又孰

有大於此哉夫以 陛下之明臣固知必無是事但臣過
事而慮可也慮及而不言可乎伏願 陛下自是以後凡
有大政大疑必面 召內閣大臣從容講論更可明示悃
誠不遺肝膈如此則啓沃有資奸欺不生情志無間而大
臣得其任矣至于天下章奏自軍民切己之事以上及於
左右所請之私大臣辭避之跡言官彈劾之文補拾之論
天下水火盜賊災祥之報日不知幾欲以 陛下一人之
耳目一人之精神而事加省覽事加體亮勢不及也然無
關於權倖無關於大臣者各有司存皆能承奉 德意就
政容私十無一二惟關彈劾與補拾者則未免由曲徑以

彌縫假倖門而掩襲甚之公道全廢私意橫行此大非所
以昭 中興之治也臣伏願 陛下自是以後每日條天
下之奏章軍民切己之事有幾左右祈請之私有幾如此
等項明著欵數一一附合仍照每日常格批出 聖旨各
付有司其諫官彈劾補拾之奏必經 聖覽必由 聖斷
必須 聖批然後頒降則欺弊自絕請托不行何者人必
非其用而後有所爲彈劾也事必乖其常而後有所謂補
拾也孰此二端則其餘章奏雖不必一一省覽行之而當
自不必勞 宸嚴矣行之而不當則諫官將繼言之終何
以逆 陛下之明覽哉是 陛下所親省覽者雖止一言

官之奏而天下微情曲隱固已網絡無遺所謂執一實以
御百虛身不勞而事畢舉之道也不然何以 陛下之聖
明雖階近者諸大刑罰奏疏雜沓而迄無見及正耶良由
萬機無窮耳目有限 陛下或見其始而不見其終左右
或舉其細而遺其大尤以雖甚悖禮悞國之事而卒蒙嫗
煦姑息之 恩良可惜也夫大臣未蒙 面對臣方以腹
心之任不專也而論者以爲大重言官罕承 俞旨臣方
以耳目之司失職也而說者以爲橫行嗚呼衣冠之上縉
紳之流自相詆訐自相非議快一時之論而啓無窮之疑
因一事之失而傷莫大之體有識之士孰不爲時事仰屋

擴始之以羈嘆繼之以畏忌繼之以嗚咽流涕也哉
所賴 聖明在上養和平之治斥偏激之論耳若任其成
之心絶乘便伺隙翕訿交鬬之奸謂臣之言為 陛下腹
心計也非為大臣作遊說也為 陛下耳目計也非為言
職立門戶說則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

持公論破私黨以定國是疏 曹嘉

臣愚竊聞之大順之道大臣之法夫法者人君與天下共
者也孰可以不法而獨責之大臣大臣者近君秉政權以
攝御庶官者也去君近則勢易逼秉權重則事易擅受御
者衆則下之附者易以篤三者之形成然後大臣之強不
可制君威弱而國法斁治亂安危之機轉月變矣此大順
之道所以必言大臣之法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創法
制治度越百王酌古建官分列六部故敢言復設丞相者
誅大小稱位內外絶跡故敢有上言大臣德政者[illegible]政在
朝廷權在 主上故敢有交結朋黨紊亂成法者各以其

罪誅大臣奉法各守其職司小臣盡忠或為之耳目互相
關紐迭為唇齒此我 聖祖立國命官之體防微杜奸之
深慮也故李善長胡惟庸非不皆勳舊大臣所嘗聯以姻
婭而托以心腹者也及惟庸以不法被誅而善良亦以黨
庇竟戮死夫豈少恩樂殘至是哉懲大臣之奸惡者法固
不得不盡也解縉以晚進書生階官不過七品所上封事
又率激烈詆忤萬非善長者之親之舊之深之久可比也
顧乃一切優容采用不加譴責是獎進直臣以散大臣之
黨廣開言路以收總攬之權又我 聖祖洞昭奇患防禦
群邪之遠籌也恭惟 皇上嗣守 洪基固當遠承 祖武

大奮乾剛以詘大臣之強以杜纖微之漸以成大順之道
也但精勵之心雖切而輔導之事罔聞宵旰之計徒勤而
獻替之誠孰進甚則招權納賄樹黨行私故其勢不得不
逼且擅其附之者不得不衆且篤其受抑御者不得不重
足而後立累息而後言矣是豈　祖宗不設丞相之法其
獘使然哉良以假師保之虛銜者陰據機密之權任票擬
之大事者竊弄威福之柄積習慣便力不可回其獘自至
此耳正德十六年間以及　新政之後其神奸巨惡誤
國欺　君以獲罪于天地　祖宗者百律千條臣愚不暇
深論今止觀僉事史道劾奏大學士楊廷和不法事状遂

得　嚴旨切責下之禁獄及廷和具本自辯尚書彭澤符
奏附勢俱以蒙　溫旨慰留褒奬至律身處家之際無不
該載是為大臣者真能擅威權以移　主柄黨大臣者真
能取容悅以惑　聖聰矣且澤既謂廷和古社稷臣不過
固宜眷任終始矣既謂史道論救陸完王瓊許泰等為朋
黨奸惡納賄玩法乞要嚴加考究矣既謂科道官不拘大
體不狥公議聽舉奏黜退以示懲戒矣何其奏乃稱廷和
之可去可留史道之有罪無罪科道之會本參奏一一簡
在　聖心非敢干預反覆變詐巧佞百端甚矣哉
太祖高皇帝之不相值也如其值之則上言德政交結朋

黨符同奏啓變亂　成法　諸大罪安能逃鈇斧之誅乎夫
罪至誅戮亦大矣澤獨敢為不顧者澤豈至愚哉知廷和
為内閣之長其同官壅票擬之權調停處置暗有機關外
廷不得盡知也是雖　陛下聖明亦且被蠱惑不能事事
盡防也不然正德中　聖齒尚幼至如廷和律身處家之
際及力沮護衛不附權奸不寫　威武大將軍勅書彩帳
等事　龍潛藩邸千里隔越　陛下何由而知之且著之
綸音重復申演必至數百言始已哉臣愚於是敢謂
陛下之不知而私庇阿護者為之矣且史道之救陸完等
也納賄與否臣餘不能逆料但在御史則范永鑾在都御

史則李承勛在南京六科則給事中[illegible]綸等或連章或單
本至稱保其必求之大過獨一史道之言獨一史道之罪
哉且法司天下之平也刑科者參駁之要也　内閣者票
擬之地也而巧言諫免暗遂人心又不可赦之罪人所共
知者也史道既犯此罪當時　旨意何不詰責刑部覆題
何不執奏該科出納何不參駁　内閣代言票擬何不從
中發之如近日夷情手本違慢之類也大家好作饒人以
免連累忽思奸及已私遂諉之以咎道道誠不足惜也
祖宗之法度無乃乖　朝廷之聰明無乃壅蔽奸權朋黨
之徒無乃倡狂大肆不復知所忌憚乎書曰小人怨女詈

女則皇自敬德故語及宗社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受言之道宜爾也縱使史道言盡誇妄廷和尤當引咎況辭多有指事或關人吏部何憑童恭以啓拿問之端彭澤何敢傍侵以售迎合之計廷和又何必假泣號之言感動 主上以蓋其權辯二十欺罔之過哉嗟夫大奸似忠大詐似信臣愚不意梁儲陸完王瓊等後接踵於聖明之朝矣正德年間劉瑾錢寧江彬相繼用事凡以言觸忤者輒捏寫 旨意令錦衣衛拏送鎮撫司打問以苦之然後鍛鍊誣服吞聲以去彼時御史孟洋劾奏太學士梁儲靳貴亦受此苦謫教桂林此權奸之所為非 聖世

之所宜有也廷和每事書寫儲等所壞何至今日反襲其故智以蹈覆車之轍乎傳曰禮義不愆何恤乎人之言道與廷和既各奏辯在官而編修葉桂章等又皆關涉事內兩詞備具衆口難私 陛下何不先令数臣明白開奏有無開其沮止之情曾否干其原題之本各另上陳取聽宸斷仍將道與廷和奏辯事情通送法司勘實其 奏道果誣罔則罪在道廷和果不法則罪在廷和 太祖典刑具在昭如日星 聖子神孫正宜恪守成憲安能庇奸以損威移權以階亂乎如此則朋黨固結之根可以漸除大臣倔強不可制之勢可以漸抑壅蔽之途開而大順之道

昭矣若循縱其假 詔獄之威以箝制人口挾絲綸之便以遮蓋己私竊恐伏闕叩閽者駢集而請劍以斷佞臣之頭者至矣臣愚再觀今日之事權移群下政在多門稱頌功德者皆贊伊霍之尊希圖富貴者而奸諛諂之望彼方陰排異己巧用私人翼張焰虐而其勢人不可攖也故竊犯 天子莫傲權臣何也資望深者恐棄其垂成之功蹤跡孤者妙施其規避之術人困於獄我衛於 朝人繼桎梏我服錦綉詩曰有靦面目視人罔極廷和獨何心者曾無毫髮之愧若痴狂者邪包容狂直所以激敢諫之忠優禮舊臣所以全堂簾之體伏望 陛下速允廷和休致以

曲保其身家仍將史道薄示懲戒以少舒其憤懣公法既行私情亦遂庶幾九卿六部近纂劉健謝遷韓文馬文昇劉大夏之風六科十三道遠追薛瑄王竑鍾同林聰葉盛之議而我 太祖不設丞相 太宗官卑易制之良法舊意始復矣仍望 陛下戒大臣各安職守代言票擬者毋招權以樹威承 旨覆奏者毋附權而趨利吏部陞遷叙用毋行指使之私科道糾劾論諫毋巧避薰灼之勢其餘部院諸司以及百執事俱毋觀望以求容泰承而結好上下協恭內外同德然後 朝廷之威福不移耳目之聰明不蔽大臣之專擅潜消臺諫之忠節顯著大順之道成而

天下之治可言矣仍望　陛下親覧此奏早賜施行俾臣
愚無受失言之禍以彰　聖明納諫行法之美則臣愚不
勝幸甚

明公論以消私黨疏　　陳諤

竊見近日山東[illegible]事史道與大學士楊廷和不法等情廷
和奏辯方已而[illegible]繼有所言科道交章甫兆而御
史曹嘉復有所論彭澤之疏一出人曰此大臣之黨大臣
也曹嘉之疏一出人曰此又小臣之黨小臣也道路喧騰
聽者駭愕夫公論不明於天下而後朋黨之說起此國步
之厲階縉紳之禍階戕元氣而傷太和莫此為甚也豈
聖世之所宜有而抑豈　宗社之福哉臣不暇遠論近考
有宋天禧之黨以小人攻君子也慶曆之黨以君子攻小
人也元祐之黨則以君子而攻君子矣夫號為君子而亦
至相攻是以不旋踵而有紹聖之禍覆轍既昭後車不戒
此何為也宋人有言曰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
則私情交起又曰小人欲空人之國者必進朋黨之說噫
其亦可畏也已況自　陛下踐祚以來納諫求賢勵精圖
治然旋乾轉坤功業雖顯於無前制治保邦根本猶疑於
未固權姦積矣檻虎潛復噬之威究貞炎死灰萌後燃
之熖去歲江南大水而天道變於上京師地震而地道變
於下盜賊橫亘於中原夷狄憑陵乎邊境此其何時哉大
小臣工正當蹇躬盡瘁協志同心以承　陛下之德以建
太平之基可也而可相忌相疑切齒愁怨倒戈自攻以快

一己之私哉臣聞君子之處小人必有其術而亞態之也
常恐其踈彼方旁觀竊伺日夜以乘吾之隙吾大小相安
彼此戮力脩其本以勝之猶懼其有一朝之患也而傾脣
議脣怨自貽其隙長彼歡呼踴躍之氣而啓覬覦觀望之
心此何為哉譬諸泛舟風濤而舟子相仇舟中之人弗之
利而舟外之人所必喜然不知舟既不測招招舟子豈能
免乎私忿可快而天下之公論可畏也臣下不足惜而
祖宗之　社稷可痛也臣又聞內閣者重地也　成祖文
皇帝設以是安定秩五品　仁宗以後隆以師保其任尤
重盖　國初章疏日簡總覽在　朝廷其勢不得不輕後

世機務日繁而擬票付臣下其勢不能不重勢有可輕而
不必於重是以儒生堪視章之可勢有可重而或失之輕
是以逆瑾恣專權之禍曉事者斷知其位不可一日而少
虛權不可一日而少假也臣見曹嘉舉劾之後內閣大臣
乞休家居或稱疾不出閣閣二日擬票由中履霜滋堅永
之萌大阿授倒持之柄是徒知人言可避而不知大柄之
不可移徒知他日責有所歸而不知今日漸不可長也憲
變謹微奉公體國者固如是哉夫　朝廷者衆正之本原
是非之衡鑑伏望　陛下清心覲理虛己察言明治亂之
歸審邪正之辯大奮　乾斷主張公議　敕下大小臣工

念茲時勢之艱各効公忠之義和衷合德同寅協恭為大
臣者推信布誠持庶秉直廣弘人之度勿以直言而見疑
竭體國之誠勿以浮議而自阻為小臣者以官為守務存
嚴而有恪以言為責務公是而公非任天下之重而無忌
小嫌先國家之急而須惜大體必使衆言矛盾折衷於
聖心人情好惡僉歸於　皇極國論與輿論不相異同公
議與私議無所牴牾秩分以相安同心有斷金之利交歡
以相濟刎頸爭許國之盟緣偽朋以樹黨者自撤其私門
剿激論以惑人者自消其幻術宮中府中無畛域之分喻
司北司無水火之反如此則棟梁榱桷遂適用之宜耳目

股肱安一體之義君子有所恃而自興彈冠之慶小人有
所畏而不復滋指之萌以精明之治功成渾厚之治體以
臣工之和輯致　國家之治安其為　宗社之福莫大矣
竊乞　陛下詔揚廷和等悉出供職以終太平之功將史
道溥示罪罰以昭含弘之治也臣不勝戰慄懇祈之至

存君子退小人以裨 聖治疏　浦鋐

天下之治亂關乎君子小人進退之間君子進則治小人進則亂此古今自然之勢也伏見 陛下於尚書林俊陶琰 俞允致仕而去於太監秦文復用委任守備 溫旨一下人心惶怖皆謂嘉靖之治尤未及見正德之風又將繼作聞太息者不獨臣一人也昔 先帝武宗初嗣帝業惑於群小以致大臣若劉大夏韓文等不能安位行志而去故十數年間劉瑾變於先寧彬振於後小人接踵禍亂天下殘傷 國本有不可勝言者幸 陛下入繼大統首以進君子退小人為天下急務於尚書林俊陶琰德望係

天下之公論才猷關天下之安危乃以禮起用君子可謂進矣於太監秦文等為寧彬之逆黨雄銳之羽翼乃罷遣閑住小人可謂退矣天下欣戴人心鼓舞皆謂太平之治不數年間尚可復見邇者 陛下圖治之心漸不克終任人之際頗乖物議罰俸貶斥既以摧斥臣工樂用之意謫罪同話又以沮撓太臣展布之誠政事關宦豎竊累上而不行事係貴戚觸犯一及而移怒是於君子始焉進進而終不能用於小人始焉退退而終不能遠故猶得彌縫於禁外以立夤緣之謀周旋於黨內以伸援引之術臣恐將求進之者不獨一秦文也不能用則安位行志之機既與心而相悖去 國懷鄉之忠必因時以自效臣恐將來去之者不獨一林俊陶琰也陰長之漸陽消之兆於此可見君林俊等今日可容其去則昔日不必起矣昔日所應起則今日可容於輕去乎秦文等今日無為可用則昔日不必革矣昔日所應革則今日可容於復進乎臣所以惜其去者非獨為一人也為天下之治也所以惡其進者非獨為一人也為天下之亂也 陛下整紛未久般緊不遂進退之間可無所肅心邪伏傾 陛下惜林俊等老誠忠愛之臣收回致仕 成命仍留辦事於經筵中黃臣慎用奸邪之奏革去秦文守備以抑奸黨自此之後觀君子唯信任

大臣屢以優容之禮以養其德望託以心膂之責以專其任使委以施設之柄以發其器能不奪於群小之私以撓其權不昵於貴親之恩以沮其志遠小人亟除奸惡追其引用之自以發其奸重以法律之施以詳其禁究其要求之類以破其黨守以剛明不惑於左右之言持以果斷不撓於是非之口則小人無可乘之隙君子有樂用之志仍將臣罷黜一以代林俊之去一以快秦文之心蓋臣之待罪諫員其有臣無臣不足為輕為重也庶幾 陛下取舍之分明進退之機決而 朝廷之政可清 祖宗之業可光繼述之孝不衰人心悅而天意順禎祥應而災異消太

平之治可復望於今日矣

正名義以杜僭忠議功罪以存國體疏　曾忭

竊惟推隱辨辭者明法之臣也慮遠存體者燭微之君也是故輸刑讞獄必盡其情執憲與罪不遺其隱皇曰為深以明法而倚讞也書曰其刑上備有併兩刑是也然時度變以權重輕議功矜疑以昭國是皇曰為異以慮遠而存體也書曰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故聖人觀時而制刑因人而議罪則　朝廷無失政天下無異議矣臣等愚昧不識治體然於大同之事蓋嘗反覆思辨竊見其大端有四盖内關國體外係邊防近示天下遠詔來世所不可不慎者也是故叛逆之罪不誅則無以明法而戒

後憤事之臣不論則無以懲慢而勵忠觀釁之臣不罷則辱身負　國而大義乖矣招降之賞太厚則損威傷体而朝廷輕矣是故必知四者而後可與議大同之罪也臣等竊觀禮部侍郎黄綰疏狀其於叛徒逆黨間以擒戮二監遺孽亦議調遣雖未盡法差勝於前矣其於劉源清之議誅雖或過甚而郤永武瑬之罪則公論協矣其於潘倣孫允之敘用雖非為訓而趙鎮戴廉等之杀則大義明矣其於楚書詹榮樊繼祖等之功雖頗為大然陛賞日量行則國體亦尊矣若夫窮蒐推隱辨功正罪不復遺餘力者則臣等所謂明法之臣體固當如是也不如是則綰為不稱

陛下任使矣至於觀時察變以權輕重議功矜疑以昭
國是以為　朝廷惜大體為邊境防遠患固　聖明所獨
斷非法吏所得招狀外越擬者也夫今大同終事之期諸
鎮觀望之秋　陛下更始善後之一機也臣等若復畏避
嫌言而不言則臣等不忠於　陛下甚矣臣等固非為兵
事談也蓋成事而說孔子不與今事已既往業已告成言
之徒增　聖慮傷　國體耳又臣等之所不敢也所望
陛下防遠慮存　國體以圖善後策耳然非謂愚言之必
可行也惟　陛下赦其萬死幸矣竊惟折姦莫先于聲罪
誅賊莫大於正名名不正罪不彰則多殺之不足威厚宥

之不足勸夫謀殺謀叛之不辨則大義乖而　國是隨之
[illegible]按律謀殺謀叛輕重較然懸矣所謂謀殺者或三
二人偕計[illegible]衆所不及而致人於死尋即解散者也
必非謂聚衆至數十人操弓挾矢明刃呼噪自夜達旦以
與[illegible]關者也必非謂劫殺良善毀公廨逼寵撫臣
[illegible]　親王父而不解者也特此非　國家所習有固未
[illegible]假令二三人謀人於途潛殺之而
[illegible]殺十人者明火執刃強劫人殺人不知將坐以
謀殺人者律乎抑坐以強盜律乎事固當有辨矣況大同
之[illegible]把城逆命非一朝一夕之故稔

惡積慮無君父久矣其於忿士怒卒一時偶聚為亂者萬
萬不可同日語也況律謀殺止言指揮千百戶而不及大
臣總兵者豈其遺哉其微意蓋可識矣蓋大臣者　天子
之所敬禮者也總兵者　朝廷之所推轂而遣者也
賈誼所謂是皆於　主上為近者也廉堂之分誠不遡於
此矣此而可殺是不有　朝廷也如是而罪之曰叛逆豈
不與明乎哉是故制律定罪不得與指揮千百戶同議將
重鎮撫以防漸也夫　國家於鎮撫重其權任尊其位號
隆其禮數而士卒猶得執而殺之令既不能正法聲罪以
為鎮撫重至復輕役者之罪以與殺指揮千百戶同議自

今以往鎮撫威體[illegible]下同末屬士卒視之無大[illegible]頭鎮撫少
不如意欲殺即殺其役之者復輕於前矣雖鎮撫亦將自
視卑也日[illegible]惴焉死生首領之慮又何暇為　國家嚴法
振武以防逆防也哉此其為說誠非細故也傳曰水溺而
人狎之故多死焉火烈而人懼之故少死焉茲固先王嚴
法重令使民易避難犯之意也先王豈樂為是重法哉且
聖人立法創例皆因時救敝止天下之亂者也今士卒殺
鎮撫亦皆見殺矣使律文果輕　陛下猶當乘時立例以
重其典以立天下之防今律有見條而故降示以輕典是
奪主將尊而導民易犯也非所以明威別等正名杜漸之

謂□□者以為不如此則無以為肆赦大同辭耳臣等以
為□不必然也夫殲渠魁釋脅從是 陛下神武之意不
殺之仁兩得之聖人寧失不經同一好生之心也即是以
昭示天下傳播來世豈不光明俊偉之甚又何必文借輕
典以惠姦邪援律義以貽後艱姑以成此辭哉徒使
陛下赦之不為罪及奸雄易犯之路開鎮撫不自謀之端
貽邊境無窮已之禍臣等誠痛惜之臣等非為律例爭也
此義既明則 國是王法皆此焉定後禍隱憂皆此焉寢
蓋東陽不可追將奇參擒之赦也臣愚等傾 陛下勅下
兵部及法司諸臣從長會議申明律例榜示各鎮使知大

同不盡之誅寬縱 陛下不殺之仁嗣是敢有擁衆劫殺
撫鎮官者俱以謀叛已行論重則稱兵聲討輕則據法追
論又使天下人知 陛下義理之怒無復假赦終宥之幸
庶幾有所顧忌而不敢犯矣此罔明法救時攸重折前之
道也惟 聖明裁鑒又看得逆賊稱傳即劉源清贓所
交通貪功憤事春秋必誅 國典難貸夫源清受 陛下
命為總制大臣與有兵戎之責不能相觀機宜以圖進止
老師費財罔克成功使醜虜深入幾於危辱奉職無效罪
當萬死然聞八議之典功賢必議先王所以示厚廣仁也
往者宸濠謀逆源清為進賢令守孤城獨以忠義激勵士

民嘗大書誓死報國及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
青之句倡衆為死守復積薪闔其私第約賊至則闔室自
焚偕死以報國有家人請棄城逃走者源清即捶死以徇
宸濠遣偽將將兵百餘人道進賢招源清源清大罵曰吾
豈從若反耶立斬賫偽諭者宸濠卒亦不敢加兵進賢隣
邑聞風始皆有固守志今兵部尚書唐龍往以御史按江
西首上源清功狀謂其首挫宸濠之鋒而奪其氣使賊不
敢東窺湖東諸郡屹然為閩浙防蔽者源清之功也夫死
生存亡之際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源清視古人特幸未
死耳使源清而死 陛下萬一聞其事將不加而壯之乎

昨者九卿科道諸臣交劾論薦無弗上源清者皆有試於
此也由是觀之源清固賢且有功矣即其事少不當尚當
蒙八議之貸況今之罪猶或有可矜疑者臣等又按律所
謂激變蓋言救民之官失於撫字激良民為變者也源清
未用兵之前士卒亦既殺總兵驅撫臣誅良善迫 親王
出祚為變矣固不得以良民論也源清本率 陛下命將
天威致王罰不得謂非法行事又明矣特其畧失機宜措
置乖方滋令其大耳此則源清之罪也 陛下即以是重
誅之匪惟天下服 陛下之公明且知奉職不效者其責
如此不懲警而勉舉職者非人情也又何辭之有若治畢

行旅紀律申令皆主將之責源清尚與郤永乖戾不和又
推倖任均不相令制妄殺之罪視永亦當少從未減若夫
貪功任事之變則心術隱微之際所未易以形迹觀者夫
縣令小吏也族滅大禍也源清為小吏能不愛族滅之禍
以報　先帝今當　聖明之朝為　國家大臣受專閫之
委顧棄其平生以負　聖主臣等誠竊疑之夫今中外文
武臣工以才能明辨議論文采出源清之上者信不少若
委身徇　國忘家報主如進賢者非源清誠不可多與也
近南科諸臣連章會疏所以訟源清者大抵與臣等合非
臣等實天下公言也迺今欲與郤永同殺臣惟其心或不

死恐嗣後人臣不究顛末不自循省將懷疑畏不敢為天
下出力任事矣即叛逆之徒亦必快心洩忿借口為資天
下後世且將謂　國家以大同之故殺一非死者忠義大
臣豈曰小矣云矣哉夫源清罪誠可誅當不在叛逆者之
上馬升楊林親為叛逆矣猶得以後功請併今議陞拜源
清獨不可以贖罪貸一死乎竊恐天下後世有辭矣伏望
陛下念其前忠矜其舊績憫憐且矜疑之迹　特賜貸其
死若其奉職不效之罪則請重加明罰以為人臣僨事之
戒夫錄往忠以贖新愆不失為義不以疑罪殺大臣不失
為仁僨事不舉職則必罪無宥不失為斷如是其誰不勉

思忠義死效馳驅以報　陛下以避　明典哉輕一人之
罪以伸天下忠義之義固　聖帝明王所以鼓舞臣節者
也惟　聖明裁矜又有得苗紳稱滿倣孫允中俱應叙
用夫滿倣職任巡撫寄切安危鎮城中外將士吏民休戚
寧動倣當誰委耶自今觀之亂階不杜何以示威見難不
援何以示智踰垣而避何以示體　勅符俱亡何以示守
降志辱身伏隸叛卒何以示節觀寡自全何以示忠冒功
祈叙何以示恥惶恐草疏為賊請貸何以示法夫　陛下
以禮法廉恥待臣而倣等以此報塞　陛下此而不罪方
來之臣以苟辱為上計以觀寡為良畫養亂蓄姦以成

國難且使大義日乖臣節日斁誠非所以風示來世而數
不忠也　陛下天地為量倣等倘蒙　容覆得寬流為幸
已極猶將靦顏垢面玷缺　朝紳叨迨簡之例哉臣愚擬
陛下勅該部查照　先命仍罷倣等庶少存廉恥以激懦
頑若楚書廢榮等之功賞則臣等前疏已具矣　國家全
盛之時大同一鎮之叛不能明法正罪使　朝廷誅賊討
亂之義伸於邊圉顧二三小臣得以口舌乘時為功
陛下不勝其好生之仁俯聽其言然天下猶未能測　淵
衷之注也若遂以為奇勳顯績優賞駿拜張皇誇詡天下
後世將謂　朝廷為何夫賞不當功匪惟人不忍勸且

國體輕矣隨之以臣愚論之然棄身陷賊中本無　強盜
之責焚書奉使蔡濂非有軍旅之事乃肯越職以誅賊
成事且其膽能入圍口定說賊　陛下錄此而稍加賞賜
之亦可以為人臣出疆奉使者雖當回敢於趨事者之勸
矣若曰大同之功非此二臣者莫可為莫可就也竊恐天
下有以窺　朝廷矣將謂　朝廷過視大同為剋強不可
制故招降餌伏者遂侈為奇勳賜上賞甚非所以尊示威
崇体尊　朝廷也故臣等為獎賞宗不宜厚賞者非
國家吝惜誠愛体也無已則以俟歲月二臣資叙當遷吏
部別擇選秩加常叙一二級猶朝廷陛足示優異則体全

勞叙兩存不廢若夫樊繼祖挫威于城下張瓚奮于軍
中亦復貪天因人冒昧掠美又非臣等之所知也夫如是
則賞罰毋協而大義明規模宏遠而　國體尊威執潜折
而邊圉戢近可以示天下遠可以昭來世矣惟臣等前議
與勘事大臣微有異同然非臣等之欲與縉異也亦非縉
之見不及此也蓋法臣之体貴於明　朝廷之法貴於
弘遠固各有所當也臣等言官所論者　朝廷之體[illegible]
國家善後之策邊鎮久安之啚追㬫羅畢護仕今自必[illegible]
愚邗陳封非恣逃廣延博議然後[illegible]擇有其也臣[illegible]
防避異同之嫌外恤群小之非議默[illegible]語仰負聖收則不

忠之罪死且無贖大臣之所大畏也且天下之事非一家
私議要於是而已臣等言而是則適足為縉助亦大臣衆
衆思廣忠益之道是也迺所以為同如其非然適足亂　國
紀則　聖明在上衆論在　廷是非公私無所逃飾臣等
藁席　闕下以俟　明誅再惟臣等俱遼方賤愚歷麗都
縣誤蒙　拔擢待罪言官數進踈狂過承　溫旨感激知
遇竟死思酬顧忠慮庸懦故事每過憂甚至死稱塞故言多
忤衆觸犯時忌罔知所死亦惟仰恃　聖明耳伏乞
矜其愚而察其無他臣不勝恐懼顧望之至

欽承　詔命乞正廷臣會議條格疏　張鹵

昨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趙貞吉以改置京營軍制上　請欽蒙　詔命覽卿所奏具見忠謀分營練兵係祖宗舊制該部便廷臣著實會議來說欽此夫我　皇上于貞吉之奏不即　允俞施行而必　下廷臣會議不惟下廷臣會議且命以著實會議來說是　聖心獨有見于軍國事重詢謀宜同　德意虛懷誠為懇至但今會議之法久涉虛文若不先乞　勅釐正改更則臣與在　廷諸臣欺　君之罪先已難贖更何望能仰體　聖心上裨國是蓋古之所謂會議云者吁咈都俞不限君臣師錫疇

咨不拘貴賤此寡彼衆不病懸隔甲越乙泰不妨互異惟期裨補于國靖獻于君終底同心相成善法此俟廷獻欽尚能以卑秩孤踪毋先瀆史在　祖宗時凡置法雖政此意猶存自臣苟祿掖垣每見今之會議先期一日應該衙門干各該與議官員通以手本畫知至期會于　東闕該衙門掌印官于所當議事首發一言或班行中一二人以片語微言畧為應答或竟無一人應答輸筆不停閣輪書題稿再揖而退即事已完成及既出　闕門尚有不知今日所議為何事者或有明知其事不言至是始嘖嘖且道其可否確然之狀以告人者夫知其事而不言與不知其

事而不問其人豈真如是之容默哉設心不過以一經出言便有是非一有是非便關利害惟取一時隱忍之便寧甘為誤　國而不恤惟便一念依阿之私遂陷于欺　君而不顧是回曲之狀既自愧其良心而光辟之誅復難容于　盛世臣又為腐心切齒欲有敷陳今幸蒙　皇上留心而況京營重務又自非照常唯諾一言可即為定議者伏望　勅下兵部將會議時期畧少停延更望　勅該部將輔臣貞吉原疏與臣此疏各刊刻為幅于應該與議官員各分發一紙仍附發書格紙一葉首定書官銜名氏空其下方令其于所應議京營事務各自書應行應止緣由

如以為應行要詳書何以見其應行如以為應止要詳書何以見其應止各出己見勿相通諒至會議之日各持議所面與商同即其事實考據議論歸著經畧斷然意念從違而其人之賢否忠邪心術與才力固亦可槩見如有不得與議而另自為疏亦聽從各便夫古人曝背食芹尚思獻上當　皇上如此懇切求言若尚有慣習軟熟支吾不以實應誠亦非夫然後兵部彙萃為冊再加斷案具疏覆題皇上須更俯察搴言慎加　宸斷庶　國是昭明人心咸遵後遇有應行會議悉宜照此施行則古帝王與我祖宗稽衆從人之善復自我　皇上昌明之而　國是人

心萬世共循有永賴矣臣愚殊無任惓惓懇懇之至

廣聖明大英斷以昭盛德疏　　謝汝儀

臣聞人君之德莫大於明亦莫大於斷適者邸報傳布海隅竊聞給事中衛道御史丘養浩以言忤　旨　陛下尋用諫者之言復其官天下鼓舞翕然稱　陛下之至明太監崔文罔上專權　陛下一察其奸即賜罷黜天下鼓舞翕然稱誦　陛下之英斷雖古之聖帝明王從諫弗咈去讒弗疑與三代以下英君誼辟聞善如轉圜不為佞人所惑者何以過此真足以配休百王垂光萬代也臣又聞御史張袞因春時和欲　陛下憲　天行道乞將因議禮充軍為民降調諭德等官豐熙等量加放還錄用奏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中外欣然翹望再造之　恩既而奉　聖旨曰罷豈　聖心尚疑於孝道有妨不無芥蒂於中耶書曰后從諫則聖中庸論舜之大孝則曰德為聖人蓋帝王盛節莫過於此尊親要道惟斯為極孝固在此不在彼也豐熙等學識偏隘不能上承　聖意罪固狂愚也　陛下震之以雷霆之威放之謫之已足示罰歷之以歲月之久憂之危之其悔已深從而宥之當有可觀　請者雖頻未蒙俞允今日正　陛下當憐恤之時也何者伏　覩諸臣傷于急迫困蕃物故為數頗多已非盛世之事矣今死者不可復生幸而存者尚賴回春之澤臣愚以為　陛下之[illegible]

明仁恕諸臣之在黨逐者終當仰被恩光但恐鬱鬱以行
伍卒徒之中依依於下寮編氓之內今歲無一人焉明歲
無一人焉歲月既深易損易失人才難得成就之難而廢
棄之易　陛下他日縱憐而用之亦何及乎在諸臣萬死
固甘於　陛下聖德不無有妨張孚敬之言所當急從也臣
又聞御史喬棋極論內使谷大用不當取回　康陵司香
欲　陛下防微杜漸收回成命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中外駭愕延佇追奪之命日久不見舉行豈左右者為
之先容　聖心不無眷戀於中耶易曰履霜堅冰至始之
初六則曰羸豕孚蹢躅蓋履霜之微而知堅冰之漸因豕

之羸而逆蹢躅之孚皆喻君子之于小人貴防其漸也谷
大用之罪惡重大皆莫逃於　睿鑑不假臣言也　登極
之初執而付之法司真足為曠世之舉而　聖恩浩蕩寬
逭其誅已不足以洩神人之忿一旦無故從而用之禍機
所伏誠為不測今日正　陛下當急防之時也何者往歲
起用王堂　天壽山守備臣嘗抗疏論之未蒙施行未幾
王堂且守備南京矣今去王堂守備歲月曾幾何時復有
谷大用之　命臣愚以為　陛下之聖神文武左右者欲
顯用姦惡固有所憚而不敢擅其鑽刺夤緣甚秘而援引
招置甚巧今歲用一人焉明歲用一人焉　萬幾之煩豈

暇詳照一墮其計根株將日深成禍將日移　陛下他日
縱欲然去之不亦難乎　先帝已誤　陛下豈宜再誤喬
棋之言所當亟行也夫　日月惟至明故其照臨之所及
不以遠而弗及　天地惟至健故時乎秋冬肅殺之氣斷
斷而不移伏望　陛下不以退遁推原復循道任恭浩
之心將充恒豐潤金者兇等為民張漢卿郭楠等謫官呂柟
等慨然召還一体敘後寬免不以邇泄充大臣黜罷文之
斷將王堂一体黜退谷大用發回　孝陵司香另選內臣
中謹厚者以充任使則　陛下之至明與　日月同照
陛下之英斷與　天地同流不特前二事為天下鼓舞懽

忭翕然稱誦而已也臣過蒙任使遠在萬里犬馬微誠昧
死上干　天聰不勝悄慄隕懼之至

昧死陳言以效愚忠疏　　楊名

臣以災異修省妄有建白繼奉　聖旨令臣明言臣捧誦之餘不勝悚懼切念臣本庸劣無所知識荷蒙　皇上簡拔及第寵列詞林感仰　殊恩每懷圖報近見諸臣奉
詔陳言議論不一恐未足以上慰淵衷故以草茅之見騰為狂妄之說塵瀆　睿覽但臣涵養未至故氣之和平問學未明故言多疎謬乃重煩　明旨臣驚悸隕越無地自容既而伏自思省所以有言實出于犬馬一念之誠非敢故為矯激以速譴責也以臣之愚時務人品固未能一一周知然得於見聞實不容已者況承嚴命之下苟復畏罪

隱默或支離遷就以求苟免豈不有負　皇上虛心納諫之仁也哉而臣願忠之初心亦自負矣故敢不避誅殛謹以所聞見出于臣民之公論者為　皇上明言之惟
皇上既許之復終察之臣愚幸甚　臣惟吏部諸曹之首尚書百官之表而汪鋐者小人之尤者也往者吏部尚書有缺　皇上亦慎重其人不肯輕予乃屬任於鋐豈不以鋐為賢於諸臣耶然而　命下之日大小臣工罔不驚愕雖閭閻細民亦切切不已皆曰此地非鋐所宜處也蓋以鋐之為人心行反覆舉動乖張志惟務於逢迎心祇明於報復向總憲臺累遭論劾今遷吏部又被群言臣恐失今不處使在位日久益以逢迎之巧濟其報復之私內外臣工用舍盡謬則其為害可勝言哉此鋐之不當用也如武定侯郭勛賦性姦回立心險詐阿奉　權貴叨受
天恩蓋不必考其心術之微觀其氣象之著亦知其為險人也　皇上使之久典戎務屢代祀事及凡要緊　朝政皆得與議彼復不自檢飭肆意倡狂使為臣子者朝夕觀效皆知勛之為人豈得無可慮乎此勛之不當用也如太常寺者本司掌禮儀以事神祇　祖宗導迎和氣光昭
國祚者也位列崇階稱為清要非心行純白資望深久者不得與矣近者乃使陳道瀛金贇仁董庸思道流充任其

秩臣每觀其聲音容貌即極粗鄙及聞其素行則飲酒食肉貪財好色無所不至一遇祭祀則專意于分受品物及香燭柴炭之類而已如此等人如此等心而望其誠敬精白以贊助　皇上明禋之敬有是理乎此道瀛輩不當用也臣愚竊妄以為是數人者群心皆曰不當用也而
皇上用之豈亦　聖心之偏于喜者耶又如　皇上踐祚以來在廷之臣條建議論之間識見偏執言詞紕繆以上觸　天威自取罪戾者固非一人一事但據其迹雖若難恕而究其心則皆可原自明示薄罰之餘懲創已久況皆累朝作養才能文行各有可取其遺我　皇上共成光明

之治者也而可終忽乎聚棄老死已乎雖然有覺釋起用
為言者尚未蒙概然允行近見大學士李時以愛惜人材
為請即荷加納中外臣民不勝欣躍此可以觀人心矣但
下該部已久未見覆題則臣所謂進同觀望不能悉力將
順縱有陳焉不過應文塞責之說豈可謂無哉臣愚竊妄
以為是得罪群心皆曰當矜宥也而 皇上亦未能釋然
豈亦 聖心之偏於怒者耶推而至于施為之間如稽復
舊典以備一代之制真盛舉也但未免工作屢興財力並
竭採運木植燒造磚瓦裝載灰石所至騷然民無寧日則
閭閻之下形諸愁歎以戾太和者亦豈少乎又如真人邵

元節者得以其術過蒙采聽於內府脩建醮事此雖
皇上祈天永命之心不能自已但禱祀之說自古無驗今
乃不惜糜費使之頻舉且 命左右大臣奔走其事而元
節復率其徒侶持其旛幟敢于大內闡揚法事遂至不肖
之臣妄為依託且聞有昏夜乞哀出其門下者亦不能必
其無市恩播威夤緣僨事之失也夫以 皇上敬一之心
臣民祝頌之念感格天地萬壽之福百男之祥可以坐致
乃使異端小術攘以為功書之史冊以垂後世亦謂何哉
凡此或皆 聖心少有所偏者故臣敢為內照自省及戒
謹恐懼之說蓋欲 皇上遠稽堯舜所以德高群聖治過

百王者不外此心之中和也倘或一念之微一瞬之際及
一事之末少有間斷即未純一即非中和是故慎獨之功
確乎不可忽也乃臣之誠不足以孚感悟言無足以備採
擇至廑 明諭臣罪安可逃矣伏乞 聖明原臣頑愚之
至宥臣狂戇之失將汪鋐等早賜罷免得罪諸臣亦明
勅下該部查為議處及大工完日加意休養無復有所興
作以重困農民而禱祀之事一切遠卻如此而民心有不
嚮應天心有不潛孚者臣未之聞也臣疎遠賤士膝狂
言干冒雷霆莫知死所惟 聖慈矜憫再賜垂察斯世幸
甚斯民幸甚

採輿議以定大計消遠患疏

近該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等題稱南京外守備之雄大重積威所劫愚民死心承順武臣恣肆擁楚平民被殺無敢訟寃又稱留都逼隔江淮將臣權重人臣可謂寒心乞要查照永樂正統年間例更用等因荷蒙　采納下公卿群臣集議隨該兵部尚書王憲會同武定侯郭勛吏部尚書汪鋐等議得守備権任實大重久任不易原非定規守備魏國公徐鵬舉合行令自陳嗣後公侯伯賢者一體推代則事權不偏重地方獲安平矣　廷議既上衆且喜且懼以此為　國家數十年所當議者先是臣工寡所深慮今　聖君英斷固相濟相成之幾也然又以鵬舉世縁勳廕皆當世倫中外寵要多所交識公侯勳戚半屬婚姻勢盛基固恐未易動揺既伏奉　俞旨褫退加頻嘆曰眞大哉　聖人也圖永弭微患異議裕同　宗社生民無疆之休也及鵬舉自陳兵部題覆議題奉　聖旨徐鵬舉不准辭還着照舊管事欽此群工廼相驚愕竊惟諸臣忠謀非一人私議　陛下業已又知廼今忽與　前旨　聖謨淵深固非臣等所能測識然是議也臣竊惜未議竊見諸臣憂深慮遠之意似有未盡徹于　聰聽者敢縷陳其議惟　陛下赦其萬死而垂　聽焉竊聞談從衛之計於

火未及燃之時則主人徙骸而不見聽諭危亂之禍於清明全盛之朝則明主固疑而不蒙察何也變固未形而事未易逆覩也然而忠臣哲士往往先事而陳憂未亂而挾策者誠知夫遏微之力易而圖著之功難也漢文之際諸侯王寖貢以時可謂治安矣賈生廼逆慮其強大難制請分其地而損抑其權至於痛哭流涕文帝迂生之言而不能用卒之七國並起幾危漢室廼知逆計先見雖聖哲有遺明而鑒往知來則迂士有時曲中也惟　聖明御極群工効忠徐鵬舉以庸才叨靈寵微力重負將免過靡遑而安收有他志　廷議所云固非慮鵬舉之有他亦非謂徐

氏不當典兵慮徐氏不當世世典兵耳昔周成王大封諸侯分土建國至厚也命之曰共夾衛王室萬葉子孫無相為不利至明也其所命功臣又皆太公周召之徒至忠也卒之諸侯強大竟以弱周此豈成王命建之初志亦豈呂召所望於後人者哉成王不能得於呂召之子孫而今欲厚望於徐氏之後亦難矣惟留都古江左建康金陵也長江天險昔人所勝三國晉五代世爭都焉故往昔豪傑圖形勝以得志於天下則必以金陵為意又况我　皇祖開基創業根本之地哉此豈可以他姓世典之乎古者畿內之地天子自治之下置卿大夫佐焉畿外之地則以分封諸

侯留都雖遠在東南非 今日所都 宗廟社稷宮闕百
官固具也是即王畿地矣迺今徐氏得世世典之 陛下
雖非錫之土徐氏固隱若有西鄙民矣且奉 命守土固
得假 陛下之威福而誅賞之也彼民愚無知從見威福
之柄徐氏世操之而其父祖子孫又世為徐氏隷是故虐
使之則畏附而不敢有辭恵恤之則感恩懷德牢結而不
解夫世兵之臣為衆所畏附與大得衆心者皆古人所忌
是故其仁其暴皆非 國家之利也 陛下世有天下徐
氏世典南畿兩都相望徐氏與 陛下相世甚非所以明
嫌遠偪尊君卑臣之道也且 國家分建之制世祿而不

世其土世爵而不世其權是故 親王得世食其地不得
職民而典兵功臣得典兵職民然更推迭用或朝拜而夕
奪之不得歷世長任久而不易也是故臣無逆節而君無
與刑今徐氏世爵世祿與 親王及諸功臣同而世世典
兵職民猶與 親王及諸功臣異則徐氏固尊於 親王
而重於諸功臣矣京師 陛下所垂衣而親御之者也猶
營兵衛諸功臣猶數易歲更無得世任者留都遠在數千
里外迺使一姓世典之縱不有後憂亦非所以一制而同
軌也周之東郊猶今之南畿也東郊固周公君陳畢公相
繼保釐未聞世任周旦之子孫而不易也且 [illegible]

原非世任者稽之古典參之今制考之往昔恐非治朝之
故則徐氏不當世任畿內既明矣且今議代徐氏任者非
他人即 陛下勳臣其威望貴勢固與徐氏等而衆推公
舉循可得才望賢臣為之孰與世任徐氏則雖有幼愚不
肖之嗣 陛下不得而廢之矣此春秋所以重譏世卿而
深惡宋之世大夫也故臣以為世任徐氏有害而無利易
徐氏有利而無害 陛下何疑而不亟易此惟 國家禮
文制度大政懿典有乖先王之制非 祖宗之舊者
陛下悉釐正而從之 聖德英武固千載一遇不世之
主也惟徐氏世任之制異先王之典非 祖宗之舊有莫

大之慮失尊上之體虧久安之福乖同軌之制今所當釐
正者莫先焉此諸臣之所以乘時奮議深望於 陛下者
也夫群臣未以此言進則上下猶相安今此言聞矣
陛下縱推誠徐氏不免於疑畏積疑懷畏之臣容復可以
典司兵事耶伏望 聖明鑒往代之失策循先王之懿矩
察後世之過計復 祖宗之初制採群臣之公議杜將來
之隱憂 特准徐鵬舉所辭解其兵柄仍 勅兵部別推
才威忠廉公侯大臣數員疏名上 請 陛下簡命而時
更任之則一舉而衆善備且後世復遠於憂患 宗社生
民之計無大於此矣惟徐氏震[illegible]聲勢視京師任事諸臣

不啻十倍南都士大夫雖心知之然無敢私議者況敢為
陛下公言乎夫為徐氏而忍負　陛下非忠也故敢冒昧
死進愚說焉伏惟　聖明矜其狂而寬其死臣無任恐懼
顒望之至

擴大忠以贊　聖治疏　霍韜

竊惟天下之治在人才人才振作在至公苟權有偏重人
競其私則忠賢沉抑下僚庸才倖登要秩賢否混淆甚非
所以贊　聖治熙鴻績也臣伏覩　陛下宵旰孜孜勵惟
治理十有四年于茲矣是宜百官有司無不競勸矣是宜
治政無不理矣乃今郡邑有司未見其慎職財私未見其
改厲政治未見其振飭生民未見其安養怨氣鬱積感召
災變皆臣等不職不能奉揚至公之罪也臣恒謂天下不
治皆百官不職之罪也百官失職皆吏部之罪也臣未敢
備舉謹自推陞官員一事開具積年錮弊為　聖明陳之

凡京堂有缺吏部不得擅推惟具員缺　朝廷特旨陞用
考滿黜陟取自　上裁吏部例不得考覈案牘凡存可覆
也自成化末年權歸內閣萬安劉吉等招權納賄言官攻
焉自後小京堂推陞遂屬吏部甚至兩京府尹光祿寺卿
太常寺卿京堂三品官也推陞亦屬吏部巡撫都御史至
要節重職也推陞惟會戶兵兩部吏部之權愈偏重矣權
所在人之易行私故自府尹及各寺卿凡蒙推陞即拜謝
於吏部之門語云受官公朝謝　恩私室古今大戒各官
乃感恩吏部不知歸恩　朝廷吏部權重之弊一也若大
理光祿各寺少卿順天大理寺丞惟吏部專權推舉故科

道部官欲陞小京堂只勿得罪吏部勿得罪內閣即可安
坐得之矣或暗托腹心於吏部或借吹噓於內閣小京堂
亦無不得之矣外任兩司知府雖有推陞御丞之例地勢
孤遠得與其選者或鮮矣剛直雅正之士不肯低首權門
輭縮細人恒奔趨以竊位所任非才負材不任吏部權重
之弊二也天下知府只有五十餘員知府之秩四品位不
為不尊所統專城地方千里責不為不重矣生民休戚皆
寄命焉權不為不要矣有缺推陞惟具一員 朝廷不能
裁其可否重權一付之吏部矣科道官有得罪吏部推陞
知府彼即緘口以去矣吏屬官有才宜內任或被讒譭即

陞遠方知府無所於愬矣百官惟知畏吏部不知畏
朝廷吏部權重之弊三也近承 聖諭自今巡撫員缺皆
會官推舉 聖上睿見洞察隱微矣自是撫臣知推舉之
公出諸輿論與奪實由 朝廷不專歸恩吏部矣惟光祿
太常太僕府尹卿丞之職吏部尚專權焉甚非所以昭大
公也夫卿丞美秩也況由是進焉六卿之良亦其選也可
勿重乎伏乞 聖斷著為定例凡兩京太常寺卿太僕寺
卿光祿寺卿秩皆三品者也遵照 聖上新定會舉巡撫
事例會九卿推舉吏部毋自專焉兩京太理寺少卿寺丞
太常寺少卿太僕寺少卿兩京國子監祭酒司業兩京府

丞南京通政參議皆清要職也合候四員具缺即會九卿
推舉內外才堅官八員請 旨權用吏部勿得專焉於八
人之舉也六部大理寺科道官中舉四人焉惟求內外均
平使人無重內輕外之嫌也部屬與科道並舉使吏部司
官無專陞京職之私也僉事知府運使才德昭著皆陞京
堂使人知競勉守職毋狹遠自棄也必九卿僉舉絕吏部
握權過重之弊也必四缺乃會推從簡便也亦猶六科給
事中五缺以上乃一推補也否則人惡其厲己也謀沮焉
曰是煩數會也僕僕疲時也自是內外官員轉遷美職皆
知出諸輿論與奪實由 朝廷不專歸恩吏部矣推陞知

府亦照推陞僉事例焉凡缺一員推資望二員請 旨擢
用推舉不當著再推焉有隱蔽不公言官糾正焉自是人
知郡守之重思所以昏庸矣自是科道官推陞知府自知
朝廷寵擢不怨曰權勢擠我矣自是吏部官不聽愬私
報怨擠才望官於遠郡矣自是郡守得人與奪實由 朝
廷不專歸恩於吏部矣是天下之大公也惟貪權者甚不
利焉吏部狗私者曰是奪吏舊例實制我權不利一也小
人油猾者曰我善鑽刺自今權要不能吹噓一人矣不利
二也權要欲遂囑託自壓於輿論已私無所容矣不利三
也吏部四司官不得類陞京堂不利四也於治体有大利

爲吏部官不得市恩植黨 皇朝治化一也科道官知
直己守道不畏吏部不畏內閣以作 朝廷二也六部屬
官才德昭著皆陞美秩外任官以績昭著亦陞美秩蕩蕩
平平之治於 聖治何光焉三也人思供職紀綱自振
治化自淳四也斯議也臣久欲亡[illegible]非係本部不
敢輕率或在差吏之嫌乃今諮承 聖慮[illegible]本部申推陞
各項官員日不可缺積年錮弊尚有未宜條陳改革者俱
日力未及臣竊伏自念若因仍舊弊則六部何以勵精百
官何以贊襄治化何以福澤天下何以仰体 聖心惓惓
圖治之美臣等曠職竊食何以外罪乃謹略述推陞京堂

官府官兩款積弊伏惟 聖明詳察焉如可施行乞 賜
明旨行部著爲定例未成或偶然恐不便已私擅議改更
科道指實糾非亦臣遇區區仰贊 聖治之萬一也

覈名實辨邪正以隆治道疏　毛愷

臣聞帝王之治莫先于用人而用人之道必明乎黜陟黜
陟明則人心勵人心勵則庶官正庶官正則政務舉而至
治成是以尚書稱述堯舜之治亦惟曰三載考績三考黜
陟幽明庶績咸熙此誠治化之本致治之經也漢唐以來
考績之法未嘗不具黜陟之典未嘗不嚴而得人熙績之
効遠不逮古比其故何也蓋唐虞之所黜者四凶也皆天
下之所謂不肖也所陟者九官十二牧也皆天下之所謂
賢也漢唐之所黜者未必皆不肖而所陟者未必皆賢甚
者名實混淆是非反易有以不肖為賢而反陟之者矣有

以賢為不肖而反黜之者矣是以黜陟雖同而治理不効
也仰惟我 皇上之德神聖卓冠前古敬 天勤民惟日
孳孳至於進退人才尤廑 聖慮縱當京官考察之期正
皇上靜攝致齋之日深惟治本灼見政機特 勅禮部俾
諭部院考察官員務要平允公當以後黜陟一時臣工懽
動中外皆謂 皇上聖心之一 王言之大真如 天地
之於萬物長養生成栽培傾覆無所不用其極雖堯舜之
聖何以加諸一時當事大臣必能仰體 聖心恪恭
皇度以彰平日之典而唐虞熙績之盛可以復見於
今日矣但近年以來清議不甚明公道不甚著人心不與

正士習不甚端是非不易分名實不易考邪正不易辨苟
于黜陟之間一有不當其賢不肖之實則於　皇上平允
公當之盛心不無有負此臣區區杞人之見不能不慮也
臣不敢浮議泛說請悉指其名實之著而以往事證之且
如朝　覲年考察在外官員據有撫按藩臬歷年考語其
分遠其勢隔其情易公而難私然猶未盡得其當至於京
官考察止憑該衙門臨時訪采其分近其勢親其情易私
而難公是以賢否得實比之外官尤為不易據臣耳目所
見有行已端潔而不同於俗者有守法公謹而不諧於時
者有雅靜愿實而不善於承迎者有直介敢言而不容於

權貴者或反以為不肖而黜去之又有汙濫而外飾者貪
婪而巧避者奔競攀援而無恥者柔媚庸懦而無為者矯
情干譽而無實者或反以為賢而留用之此非賢不肖之
跡果為難知也職其所由蓋毀譽之言易惑而愛憎之情
易移或倡之於一人而和之者不察其實或中之以一事
而聞之者遂以為真或假借當事之人務在中傷或致為
縱橫之論必於求勝或因鄉里親戚之故而互相造言使
有不可解救之勢或乘權要嫉妬之隙而巧為遊說必使
有不可申白之情或雇倩無籍之徒撫拾妄奏或買囑吏
卒之輩嫉孽誣言或投匿名之帖或遞告訐之文或言其

行檢不脩而不言其果有何事廢隳或謂其貪矣而未嘗
指其以某事納某人之賄或謂其奔競矣而未嘗指其得
某官出某人之門或加以帷薄曖昧之事而累及於室家
或摘其細微疑似之迹而遂略其大節此賢者所以或負
不肖之跡而所黜者未必盡當也至于不肖者自知其不
為時論所與則又深為根蒂巧於彌縫或借譽於賢者之
口或倚勢於當路之門或以鄉里而固結或以姻婭而憑
依或託門生而出入求容或假故吏而往來干謁或以饋
刺而曲為夤緣或以黨與而自相援引或以詞章小技而
文其奸或以厚貌深情而掩其實或為異同反覆之論以

[illegible]或報心或為險陰狡獪之計以挾持當道此不肖者所
以得冒賢才之名而所留者未必盡當也如嘉靖十二年
考察太僕有如余胤緒等當事者初亦知其賢能竟以中傷
而竊黜又如黎堯勳等當事者初擬退黜竟賴夤緣而僥免
荷蒙　聖明洞燭微情　特資輿論或收錄于既黜之餘
或顯斥于苟容之後固足以激勸人才彰明　國法矣臣
愚以為國家于既黜之後不若致慎于未事之前近日以
來臣為外議以為多有浮薄仍嫌故習旦夕奔馳彼此扇
惑派謗生讒文非飾過無所不至一時傳聞皆以為善者
未必留而不肖者未必去人情惶惑物議沸騰臣固知

聖明在上 天語叮嚀且徐咸飭罔敢不恭必不至如往日之壅塞竊恐流俗滋久積習難更萬一有如愚臣所慮外議所傳者則於 平明治體不無有累臣官名監察職司糾舉既有見聞宜不容默伏乞 皇上俯察微言 敕下吏部都察院務秉公正之心痛釐久積之弊考其素履不惑於浮言核其實跡不眩於疑似其庸劣素著為衆所共棄者雖盤據夤緣而必去正直有聞為衆所共與者雖娼嫉妒害而必留名實不至於混淆是非不至於倒置萬一混聞未真偶有虧漏人心所不服公論所不容聽臣等從公舉論以明 國是以正公法則於 朝廷黜陟之典不

虧 皇上平允公當之論無負而唐虞咸熙風動之化可成矣

敦國體共濟時艱疏 周怡

臣惟人臣事君無分崇卑無分內外皆以盡心體 國為忠協力濟事為和舍己從人為直廢公營私為私自古及今未有不由此而臻治理者也況卿輔大臣爭於朝撫總大臣爭於邊而求脩內治禦外侮萬萬無是理也近知內閣大學士翟鑾嚴嵩與吏部尚書許讚不和互相詆訐及查兵部先因大同總兵周尚文奏討錢糧馬匹題覆疏內知巡撫總兵不相協和近據督理糧餉右侍郎趙廷瑞之疏又知總兵張鳳周尚文與總制侍郎翟鵬及督餉侍郎趙廷瑞俱各不和人持己見各自為心此大不祥之事

誤 國大禍目前立見臣請先論其理而後及其事易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傳曰陰陽和而雨澤降其論兵則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之時義大矣天地陰陽不能違也近驗之一身尤見親切今夫心志寧靜則目之所視耳亦聽焉足之所至手亦從焉各從心所欲而効其職能然或目視而耳不聽則見聞不相為用手持而足不行則物佐阻而事廢此於心志所欲曷克由濟人君猶心志也內外群臣猶耳目手足也人君苟知尊奉心志寧肯耳目自相違手足相賊也故曰同寅協恭和衷哉風教之大禮讓為先禮讓之行 朝廷

大臣為首　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大臣者群臣之所揩
模觀而效焉必其甚者　朝廷有違言之隙則讒諂之釁
長於人大臣有動色之爭則攻鬭之禍流於下由今遡昔
未之或易也　皇上臨御以來二十三年於茲矣由初年
求治之銳以及今日憂民之切宜乎天地位而萬物育太
平有象而四夷來王也今　陛下日事禱祀而四方之水
旱災傷未能消也歲開納銀之例而府庫未能充也歲頒
蠲租之令而百姓未能蘇也時下選將練士之命而邊境
未能寧也此其故何也良由　陛下勞心焦慮于上而下
未有肯將命之臣也今何時也以內則財貨匱甚而百役

繁興以外則夷狄驕甚而九邊虛耗為輔臣者宜如丙魏
同心輔政房杜謀斷相資夙夜匪懈畏　天命而悲人窮
凡可以利　國家惠小民安邊徼者無不精思詳畫上以
啓　君心下以勵群工可也夫何大學士翟鑾嚴嵩憑藉
龍靈崇己狥私播弄　威福市恩修怨鬬二輔臣在　內
閣有違言失色入見　陛下各有私陳背譏是二臣已不
和矣何望其同寅協恭和衷以事　上而風下也輔臣以
至九卿百執事位有崇卑均之為耳目手足聽命心以
共成一身者也宜相濟而不可以相賊也輔臣負知人之
賢不肖宜明告吏部進之退之則人心攸服不宜挾勢徇
私以不可服人者屬之進退吏部宜有貞心直節如貞女
烈士使人望之知畏雖權貴不敢以非義相干不宜依阿
奉承一啓順端而後不可逆也今嚴嵩威靈氣焰淩逼百
司招權攬威使凡有陳乞疑畏罔不奔走其門先得其意
而後敢聞于　陛下中外之臣不畏　陛下而惟知畏嵩
也翟鑾則依阿委靡不能張主而氣勢之弱猶不足以驅
人之趨附名位之先亦足以為嵩之妨礙尚書許讚而世
三居吏部亦可謂世臣矣雖曰小心謹畏而直氣正色不
能預銷權位要求之心弱亦甚矣凡此皆　陛下所洞照
知臣言之非誣也詩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

天子穆穆此盛世氣象也今卿輔大臣陰擠陽排互相詆
訐以　陛下為何如主當此之時不思培植元氣愛惜人
材共圖折衝禦侮之計而務修私怨果何心哉臣恐大臣
不和則憸邪細人乘間抵隙互相黨比媒孽啓釁非　國
之福可懼之甚也往時論劾輔臣御史如謝瑜童漢臣相
繼假公事而罪謫之去矣其它敏生喻時等亦已罄于聲
色直言敢諫之臣於權貴雖不利於　朝廷則大有利也
今皆假以公事奉有　明命罪之謫之臣恐自是無言者
矣　陛下之臣雖有如檮杌驩兜誰復言之非　國之福
可懼之甚也既經入秋宣大已報烽息而文武總制大臣

各立門戶各持己見平時既譾雖扞格不相和協則必無
長馭遠駕之策臨敵掣兵按伏對壘將見甲可乙否彼是
此非正臣所謂目視而耳不聽手持而足不行其不誤事
敗謀臣不敢信也初設總制總督大臣欲其權力足以制
三軍之命如臂指氣使可無不如意也今乃以相抗各自
為大而恥相下各自為是而恥相用是假之權位以相角
而非為衛 國禦寇謀也大敵在前而文武構釁非 國
之福可懼之甚也臣又見總督兩廣兵部尚書兼右都御
史蔡經舉劾方面守令官員疏內舉布按二司而劾一都指
揮僉事又以去任踰年踰月二知府劾以塞責舉文劾武

苟且欺罔殊負 朝廷簡命重臣撫綏遐方之心殊失鼓
舞文武經畧地方之術今當致力中原宣威沙漠之日於
忠勇將官宜折節優禮下之結其死心庶可得死力也使
韓淮陰與蕭相國國士之知終於道去岳武穆不有內制
其擒兀朮強宋室當無難也今誠有韓岳之將寧肯低眉
俛首受制于文墨刀筆之吏耶務須推赤心置人腹中明
大義激其烈志有所異同明白曉諭不宜輒為裁抑以挫
辱之為將臣者亦宜乘時立功奮勇先登以作三軍之倡
不宜妄自尊大自取侮辱由是而人和所結堅利踰金湯
又何患黠虜不成禽耶臣又聞近日邊事內外掣肘文武

諸臣誠喜於被論而退信如是則上負 朝廷推轂之心
下觧三軍死綏之志庸懦不忠召虜人輕視之侮為 國
大辱誤事非小也臣愚無知伏乞 陛下大明離照赫施
乾斷無惑近論無忽遠圖戒輔臣毋務修怨以竊 威福
戒吏部毋務依阿以輕黜陟戒撫臣毋辱將官以離士志
戒將官毋懷小忿以誤大事此皆目前緊要不可一日緩
者也更望 陛下優容言官博采羣策虛心聽納先務和
德於 上則大臣自爾公忠為 國虛己忘讐各務和讓
于下群臣肅雍百姓泰和人和薰蒸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區區外侮有不足攘矣此皆係於 陛下建中和之極以

先之臣微小無知竊見時事大傷 國體私切憤懣恨力
不能排 闥以號訴於 扆前誠得 天聽而見之施行
則亦可以報 陛下祿養洪恩萬分之一即日賜死所甘
心也他日曖昧制于輔臣之手如謝瑜童漢臣輩 陛下
能知之乎臣愚無任戰慄隕越之至惟 聖明覆照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欽奉　聖諭疏　趙貞吉

伏覩吏部抄出　聖諭朝覲在邇糾劾要公自朕即位以來四年科道官一向放肆欺亂朝綱有奸邪不職卿等嚴加考察仔細來說欽此蓋因御史葉夢熊奏論邊事言辭躁妄上干　聖怒以致　聖諭臣聞之不勝驚懼臣切思葉夢熊已蒙　皇上薄示降罰足以懲一戒百矣今又因此一人遂波及于諸臣并及前四年之諸臣一時衆心洶洶人人自危抱此私憂敢不敢默也臣查得自　皇上登極以來科道諸臣近二百人中間豈無赤心報　國忠直敢言之士今一槩以放肆欺亂奸邪不職罪之其罪不容

于死矣臣恐考察之日所司承奉　德意過於嚴切未免忠邪並黜玉石俱焚則將來言路壅塞士氣銷沮有傷國家安靜和平之福其關係非小也恭惟　皇上聖德寬仁如天如地臣民仰戴洋溢四海今有所激故降此　嚴諭臣猥以疎庸謬承　委託當此衆心惶亂之時治忽將分之際豈敢惜身保位結舌而不言哉臣嘗考往古漢唐宋之事皆因鈎致黨人之罪遂令將一時賢才銷磨殆盡致國空虛無以濟緩急之用而陵夷以致于不救此誠可為戒者哉　祖宗之制設立科道許其聞風言事或是或不是尚有執政諸臣酌量可否取自　上裁縱有不當亦宜各受罰責以為懲戒而已未聞將數百人而盡加考察一網打盡以蹈漢唐宋之弊者也伏望　皇上弘大造之恩收回成諭特加　寬赦仍許科道諸臣洗心滌慮以圖省改臣將見　聖諭之嚴既足以銷狂躁之心而　聖恩之寬又足以作忠直之氣　寬嚴並施　恩威相濟萬世治安之道也臣待罪內閣一年之內屢被科道官妄加詆毀不勝其辱是科道官本不知臣也臣今乃以此言以救之豈敢有一毫徇私庇護市恩要譽之意哉　天地神明實鑒此心緣臣一念朴忠實欲為　皇上尊顯聖名為國家護養元氣為天下愛惜人才且臣兼掌都察院事

亦有考察諸臣之責與其調停苟救于下孰若輸忠懇懇于　皇上之前儻蒙　聖明垂慈曲赦宥此無知之輩豈不度越前代之美光　祖宗而垂令名于無窮也哉故敢冒萬死為　皇上陳之伏乞　皇上俯鑒愚衷不即　加誅戮臣無任激切懇祈隕越俟　命之至

擾乱類一

乞貸直顏近臣以昭　聖德疏　　張翀

伏見頃者　聖心獨斷大禮告成多士盈庭噤不得語若
翰林院編修鄒守益修撰呂柟感激於衷各具陳奏詞皆
直顏觸犯雷霆節奉　欽依鄒守益這厮出位妄言不修
本業既知忌憚又來瀆慢好生輕忽着錦衣衛拏送鎮撫
司打着問了來說呂柟這厮不修本業累次輕率大禮已
定了巧撫妄言故違前旨好生怍慢着錦衣衛拏送鎮撫
司打着問了來說欽此臣等聞之子路問事君夫子曰勿

欺也而犯之禮曰近而不諫則尸利也竊謂柟與守益素
不欺之朴忠職今日之侍從不識忌諱有所冒犯況之二
臣者皆以掄魁之選夙負時名當　先帝時分甘岑寂求
志林下者十有餘年幸逢　聖明龍飛相與淬勵激昂願
立于　朝以各行其所學一時正人端士動色相賀誠見
陛下寤寐豪英登延忠讜有以昭古帝王聖哲聰明之所
成正大光明之業於億千萬年之遠也乃茲相繼以言獲
罪束縛縲紲事出不意駭耳目夫之二臣者苟以碩望
畏慎陷　陛下于有過之地則在　聖明自有燭奏不奏
之非比誰敢議之而徼以此有指訐之私剌激之迹必豈

於理不少假借此固臣等之所未解也夫諫鼓之置謗木
之立詩非之采芻蕘之詢古之帝王尚欲取一得于千慮
之餘求無過于有過之內而　陛下特以二臣之言苦而
難入有此舉動就使其言粗疎無取引喻失宜未能盡當
聖心此在　陛下聽不聽之間也而何必深罪之也耶之
二臣者非不知諸司百職各有分守但以事体非談關係
匪輕所司既知其不可而未能盡言盡諫時或有言而未
能盡徹　九天之聽用此越職冒昧不敢愛身自古顛直
之臣以言得罪皆足以為　盛德之累故　英君誼辟往
往含垢納汚以　示包容彼非不能強悍自遂特所惜者

後世之名耳　陛下御極之初大闢言路天下翹首跂
足思見　祖宗堯舜之世而比日以來數罪言者有心之
士人懷疑懼　陛下以泥沙視今日之人材不甚惜此
所謂以有限之士而恣無已之誅臣等恐傳之天下垂之
史冊將謂　陛下塗耳目之聰虧清明之治索忠義之
氣孕危亂之胎在此舉矣伏望　皇上大恢聖度少霽
天威念狂直之無他　思謇諤之可畏特將呂柟鄒守益
二臣　俯賜矜宥仍令以原職從事則　聖德廣大
聖政光明有以掩迹堯舜而追配　祖宗此臣等之願也
宗社無疆之慶也

因恩赦過以實修省疏　陳守愚

先該試御史魏有本題審用吿以肅軍政以安邊陲事奉
聖旨馬永出位妄言欲為逆臣奏請邮典　朝廷以從寬
發落魏有本這厮如何又行論救輒來奏擾好生狂妄不
識事體難居憲職着對品調外任該衙門知道欽此續該
都給事中鄭自壁等題乞　宥疏謬將官以安地方以光
聖德事奉　聖旨馬永出位妄言欲為逆臣陳乞邮典
朝廷以從寬處置鄭自壁等如何輒為救論好生不識事
體本當究治且饒這遭還各罰俸三箇月該部知道欽此
監察御史鄭洛書題乞惜將材以安邊境事奉　聖旨鄭

洛書這厮結附馬永瀆擾朝廷好生狂妄本當究罪但延
按用人且不究該衙門知道欽此諸臣感戴之懷已出憂
惶之外臣愚以為念三疏所陳無大懸殊而　震斷所施若
為差等反覆思之得非以魏有本試職未及輒干大義而
忤　聖情也夫彼臣之所以獲罪者正以初試未諳事體
加之歲時宜免此咎且臣聞之蹶足之馬尚望前途失晨
之鷄猶思改旦今以一事之失而遽斥之于外彼雖欲效
悔過以蓋衍愆是　陛下涵育之恩獨遺於本一人而臣
之所以不能已于言也況邇者災變異常上勤　宵旰之
憂廑　命臣工各加脩省臣惟自昔帝王遇災恐懼未始

不以求言為首務頃者有本所論則其十言之中不無一
言之得固　陛下所肅采取以備修省者何乃亦弗忍棄其
人矣且修省之初乃招延之日觸遇出一言官以疑群望
臣恐中有觸病不聞激切之言人各有畏者無復發刺之公
陛下雖減膳徹樂勞神焦思而不除和氣不應有負
純心多矣如蒙伏望俯回　成命仍將魏有本復其原職
或暫論如鄭洛書鄭作如鄭自壁等庶　天地果無殊
哉之私而臣等得同聲之遷凡為臣子者宜無不被澤
肝肺以圖報補化庶為和實厚於此臣無任隕越之至

加意聽納以省空言疏　章僑

臣惟人君之治天下行為上言次之言而至於空言甚非所以昭　令德廣忠益也是故徒紛紜而寔繁抗擊而不下聞者不足以為戒言者始足以為罪其厭之也固宜夫古之言也善于治今之言也病于治何也君臣之間蓄疑成離為言路大間猶之夫痿痺不仁殆成病痼疾久而灵扁弗治也　今日之事夫何以異此　陛下不以臣無似使待罪言官憂深瘝曠斧鉞在念或有告者曰無多言且獲戾臣未之信也改元之　詔明許科道等官直言無隱維時言者唯恐其不盡　陛下行之唯恐其不及斯何等景象也邇來　聽納稍倦一變而為煩瀆之形厭惡日深再變而為呵譴之漸盡不知誰為　陛下盡此策者既不用其言亦不罪其人內可自便外無失于子大夫此法極天下之妙而實坐天下之拙也斯固　陛下神聖諸臣莫及間有一二過言不足信遂藉此而辭棄之敝其始左右神旋日伺其便　宣奏之際指摘瑕疵而故昭　陛下之不信歟將來嘉靖之業萬一不終誰任其咎哉臣嘗披閱前後邸報除災異建言與各衙門常事　奏題可得俞允外其如法言巽言與難言之言觸違之言是非臧否一唯付之不理自今有信任之說卒未嘗　面進一大臣自

未有褫黜之說卒未嘗正安陸之祀自夫有　內降之說卒未嘗清錦衣之雜言　封拜日不可玉田京山自若也言嘗發曰太私貴戚新宅將興也言　詔令度文溢汗之未能也言　宮府異法協體之尤難也李啓命曰可殺既朝審而復勘廖鵬數請役謀辯國以養生他如下權載司法司却推文之齋醮票擬出自　內閣章奏絆由　乙覽豪欲以養心勤學而好問尚何言哉凡此等類言官言之　陛下行之一言足以了一事　陛下固拂之言者固激之是故累言之不足初不虞以為煩且瀆也自今言之暮投疏而入旦取　旨而出應答如響略無滯疑言路之通似莫過於　今日始而漫應之曰該衙門知道繼而却之曰已有旨了又繼則怒之曰如何又來奏擾曰如何又這等來說伏而思之厭惡之狀溢于言外但未之加誅焉耳則言路之塞實莫過于　今日　先朝拒諫十無一答其答者必見諸實事也　陛下開諫十有十答其答者徒托諸空言也正德年来縉紳摧判之餘皆有　今日諫官一書生耳批鱗嬰鉞豈不自愛將謂一得未數寡比以為之立說意謂言無采徒聞烏鳥之鳴然則臣等亦自厭之矣應用是曉曉者為哉臣不使不知所裁將吞聲而緘默乎抑引疾而求去乎靜言思之不勝惶汗嚙官之罪夫復

奚辭尚望　陛下開樂善之門進改過之轍布告有位凡以匡予不逮匪言勿言刻人欲其可夫諭事欲其可行無侈于辭以眩其名于天下各該承行衙門按日稽參有不可者執之非得弗措也　陛下亦庶幾夙夜勵精圖治親覽章奏委信　內閣不宜文過自賢務以至誠惻怛之心共成正大光明之業如是而忠讜弗彰乃官事請先治臣之罪以告　宗廟之靈昔馬周之諫唐太宗有曰陛下欲為久遠之謀不必遠法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臣亦謂　陛下但如嘉靖之初太平何足慮焉臣不勝悚息出一旦之命

勤志聽言以端化本疏　　鄭慶雲

竊惟人君以求言為職臣子以進言為忠是故臣子言焉人君採而行焉斯固君之明也亦臣之願也夫人臣之所以蹇蹇為難而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夫君有過失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人君于臣子諫而不聽是安其危而利其亡也輕其君之危亡者非忠臣也樂其危而利其亡者非明主也在昔唐虞三代之盛君臣都俞吁咈于一堂之上言者無譽辭受者無難色是之謂至治三代之下人君于其臣之言或聽或不聽而治亂亦因之不足論也

陛下自登極以來亦嘗求言矣然聽之者不什一拂之者常什九臣子有逆鱗之忠　陛下無轉圜之美臣等近因聖體屢爾違和且務學親賢保　聖躬數事上塵　睿覽其間千百數言自謂披裂肝膽頗皆切于　陛下心身之學又竊謂　陛下於此必將有所　感動警悟　深宮幽邃之中有篤恭持敬之道如禹之祇敬湯之日新文王之小心翼翼武王之以義勝欲則於　聖學　聖躬少有補裨而臣等之職盡矣近者伏覩邸報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愚昧誠不知所謂至于遠近傳聞之人亦謂陛下不宜有如此批答也夫所謂該衙門者如今之六部

三法司百執事之職也故凡紀綱[illegible]
未之事則固其所司存也謂之口該衙門知道可也至於
臣等所言乃　陛下身心之學非可以外求也此任
陛下自知之而自行之該衙門何與焉語曰為仁由己而
由人乎哉明言為仁之道在己而不在人也夫臣等所言
非臣等之言也先儒之言也非先儒之言也古先帝王之
所以保身保民永年傳後之道也使其言之可用　陛下
當采而行之使其言之不可用亦當明示譴責以為言官
失言者之戒今徒諉之于該衙門毋乃以其言為常談不
足聽信姑為是尋常推托之詞抑或以其言有所拂乎

聖心而為是距絕之詞也夫人主之患莫大于距絕人言
傳曰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
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其
可得乎甚矣人言不可距絕也臣等竊恐今日如此之批
答非　陛下之過也司章奏者之過也然其端有二或隱
匿不以上　聞或標擬不由　內閣是謂攬權夫人主之
病莫大於權柄下移而蒙蔽人主之聰明為國大蠹其罪
浮于亂臣賊子以　陛下左右腹心之臣而負此二者之
大惡　陛下又可一日安枕而卧乎蓋蒙蔽者必于攬權
攬權一入其手則其蒙蔽者無時而可解也我　武宗
皇帝在御之日十五六年之間　國不得治天下不得安
寧者其弊正在于此　陛下所親見者也柰何今日又忽
蹈襲之耶臣等職列諫垣遠在門服凡有見聞不敢隱諱
竊念勝章于數千里之外待報于一二月之間心有餘而
力不逮言雖切而勢愈隔其所以望　陛下者如日月焉
惟恐其虧也今臣等言焉　陛下復不以臣等之言為然
漫不加省而果於棄之不少愛恤則臣等之心益孤矣夫
臣之言不足聽也不足恠也今老臣耆德杖起于朝法家
拂士襟連于　國其所以排閽而叫閶闔吐忠朴以報
明主者方未已也倘　陛下不加獎用一切以是拒之其

所以失忠良之心塞諫諍之路豪傑解体奸邪萌志聰明
日蔽于　上惡政日加于下唐虞三代之治無復見于今
日矣伏望　陛下自今以後勤萬機而不間于旦暮之功
俯群言而不遺乎芻蕘之善言切于身心者務躬行之不
急利在于　國家者務舉行之必力則　君身正而萬事
理　國家治而天下平矣

容直言嚴讒以廣聖聰疏　　陳時明

臣切見近日禮科給事中劉最論太監崔文以左道蠱惑
聖心糜費　內帑銀兩數多節奉　聖旨內帑銀兩自有
職掌豈容擅便動支劉最不諳事體輒肆妄言本當提問
且饒這遭着對品調外任吏部知道欽此　嚴命一下舉
朝驚駭夫劉最非他言官也言官非他　朝廷之耳目也
自古帝王暨我　祖宗所以設立言官者以朝政缺失奸
邪情狀責之而使察察之而使言也所以待視聽而防壅
蔽也所以圖安全而戒危亡也言之而當雖于朕身不便
左右不便強而從之其不當雖觸忌諱亦包而容之所以

盡下而覽善言也所以略小過而存大体也最自以身荷
國恩官以諫名職當耳目誠見邇者　聖學之不篤也時
政之不修也大臣之不親也忠諫之不行也意必有左右
險佞之徒惑移　聖心蒙蔽　聖聰者已而藉待崔文誘
導齋醮事以風聞崔文指以齋醮為由濫用　內帑
銀兩至六七萬故為　陛下言之所以輸忠效舉職事也
當最此疏下時臣竊自愧均一待罪言官而耳目短淺識
見疏暗不知左右欺罔有如此者將謂　陛下必痛懲崔
文以彰　英斷以肅近幸也詎意閱月之後復有崔文強
肆姦致有　陛下今日之怒乎最以假齋醮侵　內帑
劾崔文有是事當　命內司勘果出風聞亦可因以戒諭
左右而為先事之防最焉。朝廷應無不可也文被劾時
若無此事即當明白陳奏使外廷知之何有事涉旬月之
餘言者已自為隨懸矣乃敢喘息而為反噬之計乎乃敢
讒諸而註誤　陛下乎詩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
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蓋痛憤讒邪之傷善類
而欲其死亡之甚也臣意文被劾時自以肺肝畢見所懼
者　陛下之知其奸而致其罰也所經營者在乞哀　左
右而求免于戾也臣多方救罪之不暇安能誅人及
陛下曲賜　恩宥文罪已脫矣人言亦稍息矣其彌縫亦

已固矣左右頗有助矣說計度可行矣內外一無顧忌乃
興言者發其陰事潛為很擊之謀要言官以必不能根究
之事以激怒　陛下故　陛下墮其術中而不悟也自古
設敢諫之鼓立誹謗之木樹進善之旌言之而善尊其爵
富其家不善則姑置之猶不敢顯言其諫之過也舒徐以
諭之和顏色以悅之何則古先哲王誠見進言之難而慮
人之不敢盡言也言官進言實難循默不言誰則不能盍
有言必有讐凡言官所指而不讐者百千中間一二也所
賴者　聖明為之主而庇護之耳猶司房之犬博噬姦宄
為之主者不知憐恤其不為盜賊之齏粉也罕矣自非忠

鯁獨立之士幾何不為利害所怵故言官敢言之難非獨
臣以為難自古以為難也共使言官持祿以富家積考以
遷官從容附會上無忤于君下無怨于人此言官之利也
恐非有　國之福也前有諫而不見後有戚而不知政事
日非而其　社稷隨之矣其一時風聞之誤雖有言過而
實者人主亦當取其千里而畧其牝牡驪黃昔人所謂不
激切不足以動人主之心是也至其正言不諱尤足以闡
揚盛德古所謂　主聖則臣直君仁則臣直載諸前史可
復尋也況　陛下嘉靖改元之　詔有曰給事中御史職
當言路今後凡　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直言無隱

明詔一出播諸萬國傳諸四裔載諸史冊為千古　聖德
事今　冣忽以言得罪恐非　陛下明詔之本意也人有千
金之璧固珍襲以藏之也而自毀棄之而自點污之觀者
以為何如夫　嘉靖改元一　詔　陛下一代之大制度
也猶漢高之約法也三章之法亦草草爾其耳猶然漢世
未之改易　陛下登極之　詔實諸天理揆諸人心斷諸
聖裁採諸輿論與帝王致治之跡如出一軌徽固將傳之
聖子神孫以為萬世不刊之典　陛下之實　陛下自當
惜之可也詎意方自為之而旋自背之乎彼漢唐宋頹治
之主其自為法制猶兢兢持守於其世而不肯少變

陛下有此大制度良法美意繼不能貽厥孫謀猶當矜持
永世今乃始終參差一至如此　陛下方比隆堯舜豈可
使所為出漢唐宋末之下乎就使冣言多作妄罪委當加
天下之人先以　明詔為主而望治之深也必將傒然曰
向也求言今也罪言何以異於正德之世天下太平無復
望焉冣雖狂率妄言之罪誰與家喻而戶曉也聞諸中國
尚不知況可使聞於夷狄乎冣設以他事得罪猶之可也
今以劾崔文而得罪天下聞之必曰　陛下之寵幸宦臣
文以所蒙幸者習道經建齋醮也冣之所以得罪者忤幸
臣闢異端也寵倖宦官非　朝廷美事也崇尚異端亦非

朝廷美事也　陛下雖曰冣狂率天下則曰　陛下何私
近倖之故　陛下雖曰冣妄言天下則曰　陛下或於異
端之故將冣之名愈彰而　朝廷之失益著此一事冣言
官之責庶幾矣如　陛下何忤也而罪言官除漢唐宋頹
治之主猶弗為也今以忤近幸而罪言官不亦異乎夫天
下人心竭力收之而不足一事失之而有餘此風一出遠
近傳布其于　盛德關係匪輕願留三思無為　聖明之
累此轉禍為福之機也　陛下寵幸崔文縱不治前事之
罪然因其中傷言官亦足明其為究得無良之人矣人之
惡而不能去自古以來未有不遺後日之悔者也況因文

而罪言官戱　朝廷納諫之美嵩天下忠義之憤阻蒼生
思治之氣首壞　明詔上玷　盛德阻言官忠藎之門起
奸諛驕横之漸他日事有大于此者誰敢復為　陛下言
之後世有秉朱子綱目之筆者必書曰某月日以給事中
劉最為某官分註曰時宦官崔文誘　上設齋醮因而盗
費内帑不貲給事中劉最以為言文怨之　上怒命劉最
調外任自是在廷以言為諱嗚呼文非獨誤　陛下于一
時而是使　陛下取譏于萬世只此一事文可斬也後世
之主固有始好言而終惡言如唐之玄宗者彼因在位日
久世道小康志満意得不勝驕矜之偏私汨其禮義之良

心然卒致天寳之亂流離巴蜀蹐跼南内抑欝而終今
陛下在位日淺恩澤未洽于人心威令未行于　左右無
玄宗數十年納諫之美而有玄宗末年拒諫之非今各省
水旱異常留都疫癘大起草澤冦盗屢發人情岌岌方有
土崩魚爛之憂此正　朝廷兢兢業業上下交修以忠言
求善言以祈　天永命以收集人心之時若復罪言拒諫
是病危之人甘烏喙而咎和扁也况　左右近習多宮掖
宦竪習于揣摩敢于縱肆方朝夕窺伺　陛下之淺深
陛下固宜操其鞭箠攬其御勒以防不掉之虞今復假之
[illegible]非逆天下之心為之黜責言官箝制天下之口細民

猶烏也烏將散復從而駭之近幸猶虎也虎出柙又隨而
翼之臣恐畔隷樓鉏不特起于秦指鹿為馬將復見於
今也伏望　陛下惕然猛省收回　成命存劉最以誘
敢盡言罪崔文以消雪　聖德于以疏通既塞之言路于
以招徠將散之人心于以控馭泛駕之近習則四海清寧
尚可望也若終迷不復他日之患臣有不敢盡言者矣亦
不忍盡言者矣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誥改過貴速也臣
待罪言官知言出于口必觸犯近幸但臣職在進言非言
無以報　國觸犯近幸固知有不測之禍然陷　君父于
有過之地當蒙萬世不忠之誅其實一也一時之禍是為

累及身家萬世之誅寔以得罪名教臣非不解人意而為
是聱言也亦非瞑目妄行而自投陷穽也於罪戾之中擇
其近且輕者而居之誠日夜拳拳於　君父不願　朝廷
有此不美事也惟　陛下留神靜察勿以臣名位疎遠而
忽其衷悃勿以　成命已下而難于收回使天下之人知
今日罪言官果非　陛下本意也則　社稷幸甚天下蒼
生幸甚臣待罪言署之臣亦幸甚

旌忠直以彰　聖德疏　陳逅

臣聞陸贄之告其君曰諫者直彰我之能賢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容頃者恭遇　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節不受　朝賀御史馬明衡朱淛不知其出于　太后慈旨也悵行論列上干　天聽可謂狂且誣矣然而原其本心則以為　朝廷議禮之初中外憂疑之際太后因而不受　朝賀傳之天下將以為　陛下之意有所偏重而奸邪讒佞之流或從而投間抵隙獻媚行私以僥倖于富貴利澤之途則天下之事終不可回而其禍有不可盡述者乃冒昧言之而不知其事本出于　太后

非　陛下初心也且　陛下自臨御以來所以致孝致敬于　兩宮者平均如一蓋無毫髮有愧于天地神明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也若　今日之事果出于　太后懿旨則馬明衡等狂瞽之言適足以昭　聖明之達孝繼群下之愛戴其亦無足深罪矣今乃下之　詔獄加之刑辟恐天下聞之者將以為　陛下因　宮闈之事罪及言官本生正統之義不能無所軒輊而諍臣義士且將卷舌杜口不敢復議天下之事矣伏惟　陛下深惟社稷之計　俯容螻蟻之忱將馬明衡等亟　賜釋放以安　兩宮之心以綏　九廟之靈以開　聽納之門以養

臣工之望則　宗社幸甚臣愚幸甚

赦過宥罪以光　中德疏　　　于光

臣聞之聖人喜如春怒如秋天道在我也其喜以天故天下共仰春生之仁其怒以天故天下共範秋成之化待歲允後言禮伏　闕諸臣坐疏妄之罪　陛下怒而罪之此審秋肅物之權因天之道出然是時中外臣民皆知　陛下特出一時天成之意使之動心忍性所謂益之以凶事非固欲終絕之也茲該御史俱發疏乞　聖宥果蒙　勅該部看詳卹𣙜一出不但舉朝臣工加額忻仰凡都下廝役賤吏皆歡喜告語以為　聖天子將遂前日得罪之臣矣天道煦物之春其襲人一至是乎既而吏部詳覆上請

聖裁而　命下報罷又有以仰見　聖意天成之深欲其磨礪之久然後用而全之也夫天地之春有所不動動則必舒　聖人之仁有所不行行則必貫況諸臣皆　陛下所親拔擢欲與共圖治理以成　中興之業者而廢謫已兩閱歲大臣未遂其先憂後樂之忠小臣未遂其幼學壯行之志家居者或年非晚暮謫者或處于瘴鄉一日有如劉安世之齎志以歿如范祖禹之梅州不返以　陛下愛惜人才之心必有　宥過後時之悔雖人才消息代不終乏然沮德明來叛之奸發淮西叛逆之謀者皆譽望素著之臣也伏望　陛下早賚春生之仁即起諸臣于徽其久

之後必有感　因思奮以圖報稱將來績效可必其大有裨補　聖治無疆之休者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均恩赦過以實脩省疏　陳守愚

先該試御史魏有本題審用舍以肅軍政以安邊陲事奉
聖旨馬永出位妄言欲為逆臣奏　請䘏典朝廷以從寬
發落魏有本這廝如何又行論救輒来奏擾好生狂妄不
識事體難居憲職着對品調外任該衙門知道欽此續都
給事中鄭自璧等題乞　宥赎謬將官以安地方以光
聖德事奉　聖旨馬永出位妄言欲為逆臣陳乞䘏典朝
廷以從寬處置鄭自璧等如何輒為救論好生不識事體
本當究治且饒這遭還各罰俸三箇月該部知道欽此監
察御史鄙洛書題乞惜將材以安邊境事奉　聖旨鄭洛

書這廝結附馬永濟擾朝廷好生狂妄本當究罪但巡按
用人且不究該衙門知道欽此諸臣感戴之懷已出望惶
之外臣愚伏念三疏所陳無大懸殊而　震斷所施若為
差等反覆思之得非以魏有本試識未及輒干大義而忤
聖情也夫彼臣之所以獲罪者正以初試未諳事體加之
歲時宜免此咎且臣聞之蹶足之馬尚望前途失晨之鷄
猶思改旦今以一事之失而遐屏之千外彼雖孜孜悔過
亦欲往從是　陛下涵育之恩獨遺有本一人而臣之所
不能已于言也況邇者災變異常上勤　宵旰之靈延
[illegible]各加修省必惟自背帝王遇灾恐懼未始不[illegible]

亦為省務頃者有本所論即其千言之中不無一言之得
固　陛下所屢採取以備修省者而亦弗忍棄其人矣且
修省之初乃招延之日偶進出一言官以疑群望臣恐事
有利病不關激切之言人有賢否無復舉刺之公　陛下
雖戒勝衒樂於神凝思邀習不除和氣不應有負　純心
多矣伏望　俯垂挽回　成命仍將魏有本復其原職或
嚴諭如鄭洛書或罰俸如鄭自璧等庶　天地果無覆載
之私而草茅均雨露之澤凡為臣子者宜無不披瀝肝
膽以圖報補化成為和實肇於此臣無任隕越之至

廣求言以達民情疏　余才

近因大學士楊一清奏　請寬恤小民以宣脩省之澤已有旨待　郊祀後令各衙門開具條件奉勅頒行朕思民間疾苦情狀甚多一時所開或有未盡則匹夫匹婦猶不被其澤者可着諸司四品以上官及六科十三道各將利民事宜具本條陳限正月以前奏來以備朕采納斟酌施行所言務要切於政事合於民情忠誠明白足以消弭災變副朕敬　天恤民之意禮部知道欽此欽遵　明詔渙頒群情忻躍玆盖　皇上敬　天勤民勵精圖治每存心于天下猶加志于窮民誠古帝王不虐無告不負鰥寡之

盛心也九重留意于閭閻一念潛孚于霄漢的然有足徵者但拘以四品始得條陳則求言之道尚為未廣切照朝廷之上或　賜御書或　頒宸翰或　賞鮮品或　錫宴樂不能徧及群臣則可　限以官若夫下　詔求言豈宜復以拘定臣寮伏覩　大明律一欵凡國家政令得失軍民利病一切興利除害之事並從各陳所見直言無隱若百工技藝之人應有可言之事亦許直至御前奏聞其言可用即付所司施行此我　太祖高皇帝之所欽定而累朝詔旨亦皆首以為言況好察邇言設鞀求諫舜禹為君率由此道是故不惟問之在　朝而又問之在野不但

詢及芻蕘而又詢及工瞽不言者尚誘之而使進言況當言者故拘之而俾不得進哉今之四品以上大臣皆能諳諫世故洞達民情必有敬承　明詔以對揚清問者矣但群臣之中曾經事故居家得親歷於土俗或因公差便道得採詢于民間均為臣子豈無留心民隱之人同習儒書豈無啓沃　君心之語若有所拘則向隅之泣不聞于朝對非之詞見遺于野是豈廣詢博訪之美意哉若小臣輕躁言多浮泛無稽亦當示以　明旨不必復拘品級欲達四聰在此一舉伏望　皇上大開納諫之門廣闢求言之路勿拘四品以上許令百官之中有能稔知民情見聞

的實者俱要條具以　聞但須直言簡易庶幾便于御覽不許虛飾繁文以致瀆于　宸聽如此則　皇上明見萬里之外小臣吐露一得之愚而天下軍民之情皆得備達于　上矣臣不勝懇切仰望之至

獻愚衷請弭　天威以弘　聖德疏　鄭洛書

內閣近諸臣尽職無狀刑失其中　聖聰明見萬里洞燭
枉直久置諸臣于理當此厲風飛雹陰閣臣猶必盡其
說若臣聞周之世也貴上尚而後官貴官貴而後　國
體尊而後　王尊故刑不上大夫所以尊　君勢勵臣
節也當今事勢雖有緩病不可絶之以急攻雖或法輕不
可一之於用法以急攻救緩病以用法救輕法臣恐如病
之深者怒藥之不為功而以毒攻之使異時良醫措手無
所此可思而偷也自　陛下臨御以来天施地育含垢藏
疾疏通耳目嘉惠言事之官其能隨事納忠開陳　主意

者固自有素餘非高而誕謾則卑而淺陋甚者捕風捉影
承奸襲訛致有今日自觸法網孤負　陛下敬大臣体群
臣之初意歷　聖慈傷　國體者不細亦臣之所私悲也
但念　祖宗設立臺諫委以言事臺諫固未必能皆賢所
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決壅
蔽達聰明也　陛下尚亦垂情及此乎伏願　俯察臣言
而推情于此則至道容衆至德容下臣雖失之而君得之
也春秋之義立法貴嚴用法貴寬伏望　陛下矜憐諸臣
無知少寬罪譴去其太甚與之更始斯君子長者之道也
夫法所以待有罪雖至親隱貴不得輕私然臣以為人主

能使其臣無犯君之法不當以刑法加其臣今其犯法者
多豈盡不才乎蓋因循玩習之久兼從漸漬之深而
陛下倏然以剛決之一旦未知趨避此臣所以有望于始
從曲　宥先教後刑也

寬有言官以開言路疏　周在

内閣先任吏部尚書王瓊侍郎桂蕚力薦其材以為可用
御史胡松劾其舉用非人奉　欽依着吏部對品調外任
邊方用續該吏部覆奉　欽依王瓊既公論有干不必起
用欽此臣敢論蕚之薦瓊及松之論蕚瓊之廢斥久矣蕚
欲起而用之蕚誠見西北二邊虜患孔棘意以經畧之任
惟瓊可辦而不知瓊之不足以當此選也夫瓊以陰賊險
狠之資久在謫戍如柙中之虎思欲咆哮食肉者非一日
也即起而用之彼將指其所舉援其所私以逞其無忌憚
之為何所不至哉是故逆制而預排之松豈好訐以為直

哉故蕚之薦瓊固為　國也松之論蕚亦為　國也蕚急
于用人故專取其才松審於擇人故深鄙其行其心一而
已矣夫蕚　陛下之股肱松　陛下之耳目今蕚之薦瓊
雖非而居位如故松之論瓊雖是而遠謫遐荒是何待股
肱之厚而待耳目之薄耶臣聞宋唐介劾文彥博之私仁
宗貶之彥博為之營救甚力　陛下之聖遠過仁宗桂蕚
之賢不及彥博調松之後不聞一言救之大臣休休之量
固如是乎伏望　宥松狂直收回　成命俾松仍以原職
供事則言路開而下情達直道顯而　聖德彰矣

弘虛受以隆至治疏　馮成能

恭惟　陛下自臨御以来　聖德含宏虛懷延納中外進
言者悉荷　優容此誠堯舜翕受敷施之量四海方切頌
揚以為太平可指日待矣乃近日内閣傳奉　聖諭朕即
位以来頗卿等輔弼近来科道等官不諳事體本内敢屢
次欺言是何意卿等詳察来説欽此一時科道諸臣誠切
驚疑茫然莫知所自皇皇若無所容者待罪數日以来尚
蒙　陛下天地之量曲　賜優容以此知　陛下本無厭
言之心偶因一二言者辭涉踈狂故發　綸音以為後警
耳　至德至仁臣等得於親承者誠感激無地矣但嚴切

之　聖諭方傳播于群臣而容納之　仁信未宣昭于天
下恐千里之外四海臣民未知　聖意所在妄疑　陛下
不樂直言而從此以言為諱大非所以彰　聖德而勸將
来也臣至愚極陋屢進狂言屢蒙　採納感戴　天恩誠
願以身徇　國家者當此之際正言路通塞世道理亂之
機故敢仰窺　聖意懇效愚忠惟　陛下垂聽焉臣聞君
仁則臣直故必有不世之仁君而后有不阿之直士亦必
有不阿之直士而益足以顯不世之仁君二者常相須而
成也故漢書云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
直諫治功昭當時而芳聲垂後世者用此道耳　陛下聖

明德守化理維新諸臣際遇　昌期各思靖　獻是以數
月以來章疏稍稍　陛下自一處撫之誠覺其煩然自許
臣今各懷忠者尚猶以為少也但才識不同見聞亦異故
或有激于義氣涉于風聞而粗疎影響誠如　聖諭所謂
不諳事體者臣等反身循省誠惶悚汗下仰服　聖明矣
若謂之有欺者則諸臣之所不敢也人臣之罪莫大于欺
諸臣志在効忠安敢有此孔子論事君曰勿欺也而犯之
然則犯者固所以為忠非所以為欺也茍其心之不欺則
無論其言之當否在並蓄而並容即其諳事体者行之不
諳事体者置之在　聖明之決擇耳譬諸一身以耳目為

見聞以一心為主宰固不可盡信耳目而即措之行然謂
耳目之見聞有未盡可也而遂疑耳目之欺我也寧有是
哉天地之容物也非必麟鳳也鷹鸇虎豹無不畜焉非必
珠玉也蟠木礁石無不具焉君人者固效天而法地者也
使非純良鯁直並列于朝嘉言讜說並聞于　上其何以
示天地無所不容之量哉夫容一言之不當者則百當者
集罪一言之不當者則百當者離何者尚忠之士進不關
人主喜怒退不顧一身安危者千百之一二也其次則上
下兼度是非利害並存于中係乎　上之所導耳故
明君開導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猶恐士之畏懦而不敢

進若責而譴之則忠言日希而讒諂者至　國是將日非
矣天下之患尤不可言者安可慮也昔唐太宗嘗責王
珪溫彥博附下罔　上而以日為房玄齡曰自古帝王納
諫固難朕夙夜庶幾於刑取昨責珪等痛自悔心公等勿
因是不進諫也是太宗始雖責之終則悔之又誘之使言
其益廣聰明而成貞觀之治宜矣　陛下固將上法堯
舜者何有于太宗而者之　諭同即太宗之責臣下者今
豈無悔心導之諫告太宗之諭玄齡者乎今災變頻仍霪
雨大水若大同之水竈遼東之火狼尤為大異者此正側
身脩行下　詔求言之日也伏望　陛下法天地之燕

容師　帝王之過軌　渙發德音昭示天下凡　朝廷之
得失生民之利病人才之邪正仍許科道等官直言無隱
廣開彩正之路大昭無我之公使天下曉然知前日之
諭乃一時有為之言而非　陛下之本意直言骨鯁之
風㸔行于　廊廟而懷忠積學之士莫不興起而願行其
志則忠言日聞　聖德日廣而合天下以成仁即唐虞庶
幾之風復見于　今日矣夫人君德莫大于改過名莫大
于從諫自惟邪臣欲阻塞言路以自便己私者則曰諫官
彰　君之過不知改　君之過者正所以彰　君之美也
一不察而惑之則壅蔽之禍生無所不至矣恒　聖明其

坐聽焉臣愚忠激切干冐　天威無任悚慄待罪之至

宥言官弘　聖量以廣忠益疏　鍾繼英

臣惟國祚君德與言路實一本而[illegible]機相為運也言路闢則君德隆君德隆則國祚昌[illegible]古之聖帝明王思以隆君德而昌國祚則未有不闢言路者也故諫之鼓聞善之旌止輦之受勤切檻至如將不及抑獨何心哉盖所以防微決壅通元氣以保天和耳目者吏科給事中石星見歲序更新乃萬化伊始之會以致有承圖改理以慰人心之疏其疏中所指語言率多勁直不識忌避宜有以觸　天威而犯雷霆之怒者加之重譴革職為民夫復何辭然臣謂石星非敢於訕謗也乃悻　聖量天覺不

覺肆言之至此耳我　皇上踐祚以來旁求者碩博采謀謨無論大小一有所陳輒　虛懷以納之屈己以從之内外臣工孰不頌我　皇上含弘之度博大之仁迥邁千古也玆乃于石星之言不少假借是前此諸臣咸被　皇上優容之恩而石星獨蒙斥逐之譴　天地萬物一體聖人一視同仁我　皇上寧能恝然已耶夫　國之所以隆替者機而已矣言之所以通塞者亦機而已矣其機一窒則鋭氣莫伸日挫月摧挽之難及然則有國者其可不慎厥機乎且臣之于君言其所敢言者不足以為異而言其所不敢言者乃所以為忠君之於臣宥其所可宥者不足以

為難而宥其所不可宥者乃所以為大臣忠則賢君大則
聖石星遜者肆言無忌指摘乘輿是言其所不敢言也我
皇上若能 俯賜優容還其舊職是宥其所不可宥也臣
願我 皇上毅然以 大聖自居毋徒使臣下得以獨專
忠言之譽則言路闢 君德隆 國祚昌而元氣之周流
機從此始矣臣不勝祈望隕越之至

廣延納以隆大業疏　駱問禮

伏覩邸報御史詹仰庇言事狂妄蒙 陛下命錦衣衛拏
打一百提為民且不許黨護奏擾者將各監局大使裁革
又該尚書劉體乾言事蒙 陛下責其不遵 明旨奏擾
罰俸半年臣等不勝駭異竊惟體乾係大臣仰庇係言官
皆 陛下所賴以昭 盛德而定 大業者乃不思效慎
圖報自抵罪戾 陛下既以賜之顯罰夫復何言但臣等
不能無慮者方今寇盜頻興災傷荐至所缺者財用所急
者清查而二臣所言皆外切時宜內關宦豎且信任大臣
優容言官乃 帝王之要務 祖宗之盛節 陛下之雅

意也而一旦有此道路藉藉皆以 陛下忽時政輕言官
而縱宦豎臣等雖知 聖明必不以此亦無詞於衆口且
自古帝王未有輕用百棍之刑者況以施之言官緣去歲
陛下杖石星無恙今又及仰庇此皆天下耳目一不幸致
有不意則殺諫臣之名豈 聖明所宜有哉即二臣所奏
詞涉狂悖若經理財用則自有不容已者 陛下乃并各
監局之科道而革之怒甲移乙天下人心洞若觀火雖至
愚知非 聖明雅意也伏望 陛下廓天地有容之度
懋堯舜用中之初心 信任大臣不以萋菲之私言而易
股肱之大義優容言路不以一時之喜怒而摧萬世之紀

綱　慎儉德無間隱微　釋成心有同氷霧如一財用之
微不自專也必曰輔臣以為何如該部以為何如科道以
為何如必三者無間言而後適于用一刑法之小不自專
也必曰輔臣以為何如法司以為何如科道以為何如必
三者無間言而後即於刑推而　萬幾莫不皆然則
聖德益昭　聖政益舉而大業亦可永固矣若夫劉体乾
應否免其罪罰詹仰庇應否復其原職使大小諸臣毋以
二臣為戒二臣所奏應否畧其言詞之戇而取其用心之
無他若監局錢糧應否仍令科道巡理在　聖明以　國
體政計為念則所施為舉動當必有超　帝王並　祖宗

而不以　成命為泥者非臣等所敢知也臣等干冒
天威不勝惶懼懸望之至

察忠直慎去留以重新政首務疏　歐陽一敬

臣聞之不勝驚訝蓋　太宗一中主耳即位之初賞納侍
御史孫伏伽直言史臣賛之以為首闢言路况應嘉所論
其事歷有所指其意實是無他祇以　陛下首舉斥幽之
典而該部承行猶不免庇私含憤罔恤國是如此則舉正
欺蔽扶持善類固應嘉盡忠於　陛下之悃誠亦該科所
專掌之職分也又何罪焉且自古　聖帝明王於此臺諫
之臣雖所言未必盡是所用未必皆賢然而借以彈擊之
權養其敢言之氣者乃所以別奸邪之謀於未萌防政令
之失於未兆也今當　陛下訪落之初政在大臣之際固

宜廣開聰明留意採納而直言如應嘉輙以此論列罷斥
為奸邪所快臣實不勝痛惜雖　陛下之意或以慱為大
臣信任宜專乃斥應嘉以慰慱意此亦統體宜然顧應嘉
雖七品小官而言責所關亦卑若止不行其言或行其言
而姑宥慱之罰亦庶幾禮大臣開言路兩得其道矣乃不
究其所言之是非不察其諫諍之當否而應嘉竟從革斥
使忠正之臣憤懣而不敢伸敢言之氣阻縮而不敢發臣
恐此固大臣之利非社稷之利也萬一慱果奸臣誰敢復
為　陛下言之然慱非奸臣亦非純臣徇私挾憤之事即
廷臣難保其無而近日銓司諸臣聞亦向應嘉効有夾雜

之憂矣先年惇任本兵時該給事中張岳條議及該部四
司之事並無一字侵惇而惇亦嘗憤然求去給事中曹棟
又因而議其舉動太急卒之二臣相繼外補實皆由惇所
致逮轉銓曹未及旬日都給事中趙格論惇鄉親何東序
酷刻不數日東序公然善補而格竟坐此外遷是惇之摩
牙切齒嫉惡臺諫已非一事一日矣其意將何為哉泰誓
所謂休休大臣寔能容之者必不如此况給事中鄭欽議
該部之條陳未覆御史胡維新巡按宣大之風采猶存縱
無私憤亦安能服天下公議哉計茲考察去由進士出身
者四十餘人而科道共居其半是烏得不謂之裁抑所去

科道部屬進士官四十餘人惇籍山西並無一人烏得
不謂之私庇當考察過部堂時忽起風霾蔽空議者咸謂
此必考察冤枉之兆及事竣而一時議論紛紛應嘉職掌
所關安得無言然前鑒不遠非應嘉之忠誠體 國亦安
肯輕觸其怒而仍蹈先該諸臣之覆轍哉夫 朝廷闕失
猶使盡言豈有大臣不容一言觸犯使應嘉竟由此斥則
而今而後居言責者必將以言為諱他日大臣有大惡
陛下欲聞而不得聞矣即今内閣輔臣高拱奸險橫惡將
來必為 國巨蠹應嘉亦嘗極力糾彈摩虎牙觸吻齒至
比之蔡京之險邪猶未足焉由此屬階至今為梗凡科道

諸臣孰有如應嘉之任事任怨乎 國[illegible]然而後其身者
哉切惟漢臣汲黯戇直好諫如公孫弘張湯嘗[illegible]飭詐
黯常面斥之故不獨漢廷之臣知所[illegible]憚至淮南王謀叛
以黯在朝亦為之寢謀諫臣如應嘉足倚為重又安可以
一言議及大臣而遽使之去哉臣非為應嘉一人惜為
陛下惜一敢言之臣也非爭一言官為 陛下惜一言路
也言路重則 朝廷尊風憲凌則 國體隳殆此理勢之
所必然在新政尤不可不慮況 陛下登極 詔書首開
錄用先年建言得罪諸臣又開正士習糾官邪許諸臣直
言無隱今翰墨未乾而輒自背馳若此將何以示天下後

世乎輔弼諸臣何無一人為 陛下計及此耶關係殊非
細故且又近日訛言煩興讒口交鬪久負時望如侍郎吳
嶽亦動氣輕信互相騰謗有市井婦嫗之為此風尤非盛
世之所宜有臣切又深為此懼伏乞 聖明俯察應嘉前
劾輔臣高拱及今論尚書楊博俱出一念忠鯁別無他意
在 先帝末年尚且優容適 陛下新政尤不可不大加
涵育以通言路會乞收回成命容應嘉照舊供職其所論
考察數臣聽該部院虛心再議毋動意氣毋惑浮言從公
分別去留取自 聖裁則治體有關言路不阻而大小臣
工亦咸知所激勵矣前疏臣實與謀臣之才識不及應嘉

遠臣者必斥應嘉則臣當受其罰若蒙俯容臣愚則不若
斥臣以贖還應嘉於世道尤為有賴臣實所甘心也臣冒
瀆 天威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考察不公有妨 新政以杜私回疏 胡應嘉

恭惟 皇上踐祚之初實宇更化之會故 明詔特舉考
察之典蓋甄別人才以為圖治之首務也京官五品以下
之去留付之吏部都察院部院諸臣止當仰承 德意至
公無私庶幾世道之有賴諸臣盡忠報國之心亦可稍塞
矣但近日之都御史自周延以後率皆風紀不振雖云會
同吏部考察不過唯唯聽命去留罔賛一詞黜陟惟其所
欲而已昨十九日考察之 命下其各部之未當者固不
敢輙論如給事鄭欽御史胡維新亦在浮躁淺露之列臣
等臺省諸臣見之不勝駭愕此二臣者志向既端議論甚

正有任事任怨之誠無畏首畏尾之意時論許之臣等方
倚以為重誠不意其亦被此名也反覆求之不得其故止
緣鄭欽兩月之前曾條陳吏部舉措之不公別無他過尚
書楊博遂深啣之而維新亦以昔按宣大彼時博任本兵
建議過激以拂本兵之心故今假手考察而俱因之以甘
心也聞都御史王廷亦惜維新之風力以臺長不能辯一
屬官之冤以伸救於臨時烏在其為紀法之宗哉博於六
卿之中實負時望今不意其遂失人心致違公議至於如
此 皇上之詔旨在於開闢言路而博之意則在於阻塞
言路 皇上之詔旨在於崇奬言官而博之意則在於摧

折言官是與　皇上之德意大相背馳矣其意何為將欲
防人之口以肆行其胸臆也律以違　制之罪傅其何說
之可辭乎二臣之跡其觸彼怨者詞甚隱微固未嘗明目
張膽公然以及傅也且不免今日之中傷即使數其罪而
責之則他日之被禍又不知何如其極也嘗聞　天子改
容宰相待罪皆言官之所有事傅為大臣獨不聞此議為
吉晉之盛事乎又獨不聞此風繫於在上者之培植乎二
臣之去留固不足深惜但恐此舉既行莫敢誰何則將來
肅鄒之徒皆奔走承順之不暇無一言以及吏部之臧否
也大臣之過　陛下其何自而聞哉且傅之專擅自肆者

不止此一端如徽州府知府何東序殘虐有聲一方痛恨
刑科都給事中趙格因事論之不惟東序反得善地未一
月而格已補外矣推其故則東序乃傅鄉親之最厚者故
曲庇之而深疾言官之論及也今又黜鄭欽維新以雜衆
曰是數月以來屢逐言官稍有忌憚者敢若是之甚乎考
察之例明開有疾者致仕刑科左給事中李森芳以疾已
數月矣　先帝之大故不能入臨　陛下之即位不能趨
朝只以同鄉之故遂爾苟免且命之未期陳乞欲覆其養
病此固厚道也御史熊逈已奉　旨養病矣今何復以有
疾黜之若論二臣之人品殆未相遠似此舉動豈所以欲

服人心者乎吏部不私其所屬然後可布至公於天下先
任文選司郎中晋應槐父子納賄贓私狼籍言官論列鑿
鑿有據衆以為必當首黜者今竟獲免亦緣所傅之桑梓
耳是果大臣至公無私之義哉臣雖不肖濫叨諫臣之首
此而不言誠恐言路從此日塞私恩從此日隆則臣負
國之罪真不能一日以容於　堯舜之世矣大臣專擅選
官律有　明刑不知其專擅黜陟復私怨市私恩者　清
朝亦可以置之不問耶伏乞　勅下都察院會同六科十
三道將臣所言一一從公考察如臣有私一或不當先奪
臣官以為諫臣謬妄之戒如鄭欽胡維新果未得罪於公
議即乞　聖恩容令二臣照舊供職晋應槐贓跡不誣亦

宜與衆棄之昭示至公仍將楊傅從重罰治以警大臣之
專擅者或欲全其家鄉之體亦乞　天語叮嚀申飭令其
省改以圖善後於將來考功司郎中武金曲詢堂官不思
公議當考察之典假黜陟以行私排孤直之臣竊聲名以
賣直究其心已無公是公非之心治其罪真乎殺人媚人
之罪如此周章實無成舉亦當重行議罰以彰不職之戒
也臣與鄭欽雖係同官素不甚洽維新只識一面傅則平
日之所敬重而武金又其稚相交善者倘以職業相干
固是攸繫豈敢依阿雷同以負　陛下委任之至意哉儻

褒 速賜處分則 聖天子之威斷自茲伊始益誠攬權
綱闢言路之第一義也臣無任激切恐悚之至緣係部臣
考察不公有妨 新政乞賜重加罰治以杜私恩以扶公
議事理謹題請 旨

皇明兩朝疏抄卷九

援直類二

優言官以存大體疏　　馬録

竊惟自古帝王未嘗不以納言受諫為美德故曰主聖則
臣直又曰君仁則臣直蓋平居無犯顏敢諫之人則臨難
無伏節死義之士故敢言之臣 國家求之惟恐不得若
夫庸庸碌碌趨炎附勢以保富貴之徒利于身而不利于
國人主得此將安用之故朱雲折檻漢室雅重且言官糾
劾大臣自是常事無足異者昔狂生詆毀時相李沆且謝
之古今以為美談比見御史曹嘉屢有章疏論列大臣家

陛下改調外任已於公論不愜尋復有茂州之 命夫茂
州僻在萬里殆有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之意臣謂嘉雖
過當要亦有志敢言之士得罪恐不至此況其所言未必
盡為妄謬 陛下以此處之不亦甚乎夫人主之于言官
言有不當寢之而已未有罪之之理罪之而又罪之不亦
甚乎臣恐天下後世謂 陛下為不喜聞言路矣且天下
之事大臣得行之言官得言之勢宜兩重不宜偏枯傳曰
敬大臣也體群臣也 陛下間嘗論列大臣怒之之深
必謫竄遐方而後已是于大臣何厚于言官何薄也臣近
見通報乃知非出 陛下意也惑于給事中毛玉御史劉

非能向信輩之言也夫數臣者或懷觀望或為所私乃為
此舉援井下石獨何心哉即嘉死于竄荒數臣由此遂得
美官雖快一時之意其如天下萬世公議何哉夫曹嘉一
時感激失之迅急 陛下罪之猶可諉也至于給事中閻
閎陛授命事 命下已久一旦忽有萬里投荒之行使中
外之人驚駭而莫知其端言者謂曹嘉之本假手於閎此
曖昧之事誰得而見況嘉雖有才識途人皆知閎不假手
于人而亦非人之所使也小人進言羅織連坐如此
陛下無乃墮其術中乎夫大臣科道皆 陛下臣子慈父
於子無所偏愛今使嘉與閎也因大臣而貶竄遠荒恐非

陛下之本心而為大臣者恐亦無以自安矣嘗謂異類相
攻勢之常也猶可言也同類相攻非常之變不可言也且
天下之患莫大于朋黨竊觀今日之勢黨議將起矣
陛下可不體乾剛奮震斷早為之處乎且臣與曹嘉實同
鄉里臣有此論必有謂臣私于嘉而為之地者臣但知為
陛下盛德惜為 國家大體惜爾 陛下或于人言
復以曹嘉閻閎處臣臣亦不復顧矣惟望 陛下不厭
煩勞覽 覽臣言惜人才之難得 勅下吏部從嘉
閎二臣之官使得涵養德量以就遠大之器豈非 清朝
一盛事乎

信任大臣以光 聖治疏 張曰韜

近者大學士楊廷和等懇乞停止差官織造奉 聖旨卿
等所言具見忠誠愛君惜民至意朕心已知宜安心辦事
但官已差了着安靜行事不許分外擾人臣仰窺 聖心
深知地方之窮困旱潦之頻仍饑殍載途盜賊四起官之
不宜差也亦知差官一去多方騷擾剝削凶殘民不堪命
差官之為害也又知諸臣之所言者皆忠君愛國之實心
不可不聽納也 聖心聰明是非莫掩然知是之當從而
不從知非之當改而不改者獨何哉蓋由信任大臣之弗
專而群小之為害也然君子小人不容並立自古未有群

邪蒙蔽于內而股肱大臣能盡忠於外者近聞催文輩二
三群小愚蒙 聖衷竊弄威福惟圖一身之富貴而不顧
社稷之安危亂政 先朝 陛下未嘗明正其罪豈期今
日乃敢復蹈前日之為夫 內閣九卿科道諸臣之所以
惓惓論列不敢輕于奉承者其識見之忠貞防慮之宏遠
決非此輩所能及者 陛下俱不之聽獨于此輩之言乃
聽之而不疑辛而疑其非矣而獨不肯改豈 聖心復明
為此輩所昏乎抑剛毅不足為此輩所制乎臣聞織造之
官揭借銀兩費踰數萬方有此差 陛下乃責以安靜行
事不許分外擾人是數萬之債誰代之還耶既欲還數萬

之債則勢必肆其餓虎之威殘噬百姓也 陛下為民之
父母痒疴疾痛懨切吾身可也寧驅餓虎以食人耶伏願
陛下俯察廷和等之忠誠念地方之困苦百姓之流亡亟
賜停止蘇杭織造照依該部議處施行仍 勑司禮監將
前項蒙蔽奸佞小人查出斥逐于外庶 宗社無疆之休
也

有狂言以振士氣疏　鄭一鵬

臣聞人臣之職以進言為忠人君之德以納諫為明故古
之帝王或稱衆舍己或好問好察或從諫弗咈乃至立謗
木設諫鼓百工技藝之賤皆得執藝事以匡其上其有不
匡者則有常刑其汲汲求諫如此之切者誠以人主之威
至尊而勢至重道之以言猶恐其默而況加之以威則臣
下不得自盡人主不得聞過而 社稷危矣仰惟 陛下
臨御以來拔擢者俊察納忠諫臣下進言者雖狂訐煩瑣
類皆優容化理清明斑斑可述此皆 陛下納諫之效也
臣以為 陛下執此之志始終不渝則堯舜不難為

祖宗不難法矣近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論諫大禮俱以
言辭忤慢下錦衣獄忠義之士咸知二臣之無罪無一人
敢為 陛下言者臣竊以為此非盛德事也夫臣之事君
猶子之事父其忠愛固無所逃焉者也食芹曝背雖野
人亦有是心而況職列 侍從位 聖明無忌諱之朝士
皆得盡言者乎夫呂柟等言雖激切其憂時感事忠愛之
心誠有可亮者且二臣之學行誠素為翰林所重而呂柟
大節尤著當逆瑾擅虐柟獨慷慨肯去遠遁講學明道以俟時
之清 陛下龍飛二臣先後並拔夙夜奮報固欲舉
明主于三代之隆而躋之堯舜之上也有臣如柟輩

陛下正宜置之　左右以資其論思啟沃之益固忍摧折
而挫辱之耶夫士氣振揚之餘雖中人易以自奮言路阻
塞之後則賢者難以自立蓋士君子之正氣　國家之元
氣係焉在　先朝倖倖煽惑群臣言事者一切構以奇禍
故忠賢擯棄言路阻塞天下幾至敗壞此　陛下所親見
也仰賴　聖明振作培植士無賢愚咸得采納然士君子
之氣尚猶萎薾不振未能來復我　祖宗之舊若更加摧
折誠恐士氣益靡元氣日耗　國事之安危理亂未可知
也且　陛下以天變　勅臣下同加修省鄒守益以進言
相繼下獄又豈應天以實之意耶誠恐天下將謂　陛下

有厭聽人言之意則忠良正直之士遠讒諂面諛之人至
陛下誰與共理哉伏望　陛下深惟　社稷安危之計
天命人心去留之機念士氣之當振人材之可惜不以容
受直言為難而以言路阻塞為慎將呂柟等特　賜寬宥
俾照舊供職則士氣益振　聖德彌光　國家元氣愈固
一舉而數美從之矣臣備員諫官思報　厚恩惟在竭誠
為此不避塵瀆伏惟　聖明矜宥裁察幸甚

宥狂直以安　宗社疏　　蔣山
臣惟大臣進退繫天下之安危忠諫從違關　朝廷之理
亂故自古至今未有不以受言而能任人而治者也頃者
大學士楊廷和以道事　陛下至再不可再疏引辭
陛下輒准致仕給事中鄧繼曾以言事忤　旨　陛下怒
而下之獄一則輕放大臣果于不任股肱一則罪建言官
顯示自塗耳目臣以為此天下治忽之機　乾坤轉移之
漸所繫至不小也　陛下若以廷和為衰老可去則　國
無老成人古所甚惜況當　先朝耆舊不滿十數人
祖宗儲養四五十年以遺　陛下者忍令一旦棄之邪若

以廷和為執拗則古人在中書得封還詞頭者有對使者
引燭焚手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者其君未嘗以
為執拗而當時致治之盛至今可考也廷和不欲織造
勅書乃為　陛下社稷謀非徇其欲而身是圖者　陛下
何不察其忠而乃厭其執拗耶若以廷和議禮不能仰承
陛下之孝思則其所議于宗廟亦嘗無裨于事未嘗無益
全非如造妖捏怪之徒倡邪說以熒惑　聖聽者至如功
在　社稷則　曆官亦常許之矣胡延以姦邪之言而遽
聽其引去邪傳說之告高宗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
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繼曾所言所謂逆于心者

陛下若於此往而求諸道求始無從也今以其言詞之忤
慢不惟不聽又從而罪之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瑕
國君含垢天之道似不如此假使繼曾所言悉從過當
陛下亦當含其罪以諫名亦宜延全于以少霽 天威用
存 國體以倡言者之風可也不然則隨行結舌亦將焉
用彼為知其言若有可取 陛下乃加之以徽纆臣恐將
來人懷彼輩詳臣杜口天下事不知何所底極也方今山
崩水湧雷震犬鳴或白氣亘空或五星聚舍至山巳地震
偏滿寰中根本之區災異尤甚内而列郡人相食外而邊
境乏軍儲此皆 社稷之憂天之所以警戒 陛下者至
矣臣每一讀報不覺涕泗交零 陛下深居 法宮之中
不知曾一言及否也今流民嘯聚為賊已漸不可撲滅各
邊夷狄亦闚窺伺萬一長驅深入以戰則多疲兵以守則
多饑卒當此之際何以支持計今正宜任股肱以資啓沃
之方廣耳目以決壅蔽之患豈可引去者聽其去進言者
罪其狂哉伏望 皇上俯思 天命之難諶 俯念四方
之多故收回廷和致仕 成命使之展布四體益竭忠謀
左右大臣股肱王室將繼曾速 賜赦出以旌直臣從此
日始 便殿召廷和輩數人與之揚確政事清心寡慾端
本澄源一意更新追惟過誤公好惡以登材俊抑偏聽以
杜私門罷傳乞以重 王言節浮費以養材力抑敢言之
氣用廣聰明停織造之官與植邦本如是而 天變不消
天下不治者臣未之信也若以臣言妄誕棄而不録臣恐
将来多事方勞 聖慮豈臣所能預言亦豈臣所忍預言
哉伏望 陛下省納臣言必見之施行臣不勝幸甚
宗社不勝幸甚

弘聽納以弭災患疏　　王時柯

臣聞伊尹告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孔子曰君有爭臣則無過舉父有爭子不陷無禮故子從父命奚距為孝臣從君命奚距為貞夫能審其所以從之謂孝子貞矣以此觀之則臣子之於君父言之順逆命之從違孰為非孰為孝孰貞 陛下當知所擇近日桂萼等緣議典禮遂遇機會 聖心簡在傳陞美官吏部考功清吏司員外郎薛蕙湖廣等道監察御史陳相段續鴻臚寺右少卿胡侍上言辨駁連章論劾雖不避僭君路馬之嫌實求盡臣子諫爭之職 陛下之

心豈不以為承順者之為恭而拂逆者之為忤諸人之見亦豈不知從之則順而有福拂之則逆而有禍誠不敢為身謀坐視蠹賊為 國家蠹爾臣聞典禮雖天之敘秩而惇庸則在乎上德罪原天之命討而刑賞則主乎君寅恭之協政事之懋臣亦與有責焉此數臣者言雖過乎有激心亦諒其無他然直道難容枉道易合正言難入邪言易從此其所以 天威震怒 聖衷畧面于萼等並監侍往之心于諸臣益致猜嫌之念臣愚以為 陛下猶天地父母也群臣雖有遠近親疎尊卑貴賤之不同其言雖有順逆從違可否承弼之不一而其實與天地中之萬物父母中之嫡庶子則一也今以一議禮之故而諸人超遷群言獲罪或謫或左遷外任臣恐海內聞之以為

陛下私于桂萼之邪媚忘其嫡長之孝貞抑且乖天地包荒之量而有 日月照臨之私 陛下之淺深從此可窺而桂萼等坐要美官安享厚祿寵遇日隆揚揚自若而群臣緣此坐罪今其榮遇而其僇辱自非喪心病狂何至于此而桂萼等肆以巧言上激 聖怒巳要忠誠之名而使臣工皆為誹謗巳圖取寵于 上而使人人得罪于下巳方威福 朝堂而使群臣遷逐外境巳叨金馬玉堂之榮而使群臣蒙械繫棰楚之辱士君子忠厚仁恕之道殆不

如此就使其論為正其人非邪臣不知其何說將以自解于天下後世也就其中論之席書亦與同事蓋天理之從萌方獻夫復膠前說實人言之有激而張璁桂萼堅執前非大肆報復使其為席方之傳者二人且不稱之而其假借人言以為已重二人且攀避焉是又欲為席方之傳者而不可得者臣查得弘治年間事例文職傳奉者黜退為民而近日蝗飛蔽天識者以蝗蟲為蠹不之蠹亦猶愉邪為正士之害變不虛生理之先見臣觀漢唐萬銅之禍其始也蓋欲快已之憤其後也至于亡人之國喪其身亦有所不免此正臣以史策所載可為殷鑒 望皇上

天之變守　祖宗之法　採蚩尤之言消朋黨之禍將諸
惠等特　賜寬宥拘侍復還原職以示　優容方獻夫席
書從其辭免以　全名節張聰雖以到任柱萼患病未出
乞　勅吏部改除別職庶不違弘治年間之例而諸人亦
得齒冠裳之列　陛下欲保全諸人而諸人欲以自全者
其計不出乎此臣觸罪　威嚴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宥言官以弘化理疏　程啓充

先任給事中楊言　題稱王邦奇奏告不實事件節奉
欽依楊言輕率妄言對品調外任欽此續該吏部擬除外
伏念　國家之患莫大于壅蔽　人君之罪莫重于依違
壅蔽則忠言遠而是非不明依違則覬覦多而紀綱廢壞
古之聖王深為此懼于是立敢諫之鼓設進善之旌復置
言師以言為職不匡之墨　國有常刑古稱從諫如流又
曰從諫弗咈三代而下此道漸衰以順旨為納忠以諫諍
為揚惡小人巧于揣度其言委曲逢迎君子期于貞難其
辭忠鯁剴切時之治亂亦係于茲　陛下宵旰憂勤勵精

圖治往者給事中劉道御史任洛等章疏有本曾存仁相繼
以言獲罪　聖恩通賜保全蓋　天地之德原本好生故
雷霆之威終期開霽優容收錄並無遐遺可見　聖德含
弘光大萬有適者王邦奇流言動衆大肆猖狂　陛下勅
付外廷多官鞫訊群臣悚惕莫敢出声楊言冒昧上陳似
為不知避忌其區區之心實欲因言以盡其職也因事以
效其忠也臣等皆以不言為羞楊言顧以敢言獲罪下同
輿皁備受嚴刑情既不申復斥外任此等用舍何以勵臣
工示天下哉況其官為給事以言為職祭與會問之末必
無出位之嫌縱使言有過激不猶愈于不言者乎任…

率不循愈下觀望者乎今使不言者守官觀望者任使而
敢言者出之外任恐非　陛下求治之初心也若使人各
以言為諱禍幾病蠱誰則發之舜之好問好察不以芻蕘
而或遺禹聞善言則拜固嘗屈己以求諫誠知夫進言之
難而導之使言也故曰　國將興賞諫又曰君仁則臣直
又曰主聖則臣直有如臣言　陛下仁且聖矣貴而復之
國家之興不在是乎伏望　皇上念　祖宗設官之意
宥任醫逆耳之愚痛懲壅蔽依違將楊言復還原職庶幾
聽言之知使過之仁圖治之勇三者備焉所得多矣

宥任直以光　聖德疏　韓楫

臣聞人君以用言為明人臣以進言為忠用言者不當計
其言之遜逆進言者不當計其身之利害皆惟其理之所
在何如耳列言官職司獻替義存舉正言及　乘輿天子
動容事關廊廟宰相待罪法固使之然也豈得謂之沽直
近名而必欲其噤伊唯以自媚耶歷觀古之帝王未始
不以求言為先務後之英君誼辟乘時有為而其間言路
之通塞治道之否泰未始不相關焉　陛下升潛勵精
圖治虛已受言海內欣然庶幾復見帝王之盛而行之未
久持之靡堅一二年來頗不如初頃者給事中鄧繼曾上

言　綸音常審　陛下罪以輕率忤慢竟繫　詔獄未
蒙釋放夫一繼曾不足惜也第　國体所關為可深惜耳
兼之衆庶愚頑未易戶曉一經聽聞轉相驚駭必以清明
之　朝且諱言矣　聖明之君且拒諫矣流傳四方關係
非細況夫災變日報　天怒方殷盜賊肆行民窮日甚此
下　詔求言之際豈可反以言為罪我臣竊聞之君人之
度　天寬地容君人之德海涵春育今有一繼曾于
聖德未必有損罪一繼曾于　聖德未必有光何也繼曾
以言為職者也而以言獲罪于繼曾何負焉使　陛下始
臨下之獄矣而終釋之則天下之人必將皆曰　陛下之

所以優容直言也如此　陛下之不牽制于近習之私愛
也如此天下之頌　聖明者皆集于　陛下矣如此而謂
於　聖德有損不謂之欺罔臣愚未之信也使　陛下始
焉下之獄矣而竟罪之則天下之人必將皆曰繼曾以言
職而獲罪也如此繼曾無負于　朝廷而　朝廷竟不之
察也如此天下之頌忠盡者皆集乎　繼曾矣如此而謂
于　聖德有光不謂之欺罔臣愚亦未之信也況天下惟
中才最多故古之帝王常矜容愚狂以作士氣若蹇蹇諤
諤者不蒙甄録而悃悃款款者竟見摧折將相顧驚駭率
為誕謾諍臣噤口直士咋舌　陛下將誰與共理耶此風

一長敝俗競成求疵索瘢無所底極刑獄冤繁法經大壞
甚傷清議大斲国情豈所以望于治世者也亦豈所以望
陛下者耶臣與繼曾並列言官知繼曾之當進言而不當
以言為諱知　朝廷之當用言而不當以言為罪耳他固
非所恤也惟　陛下留神省察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垂天鑒以宥罪赦過疏　魏良弼

臣竊見南京山東等道監察御史等官馬敭等論列吏部
尚書王瓊事狀　陛下特勅錦衣衛差官校將馬敭等逮
行拏解来京臣連日反覆思惟馬敭等遠在留都事多傳
聞未能深知　陛下所以召用王瓊之意乃仍溺舊聞泛
舉往事肆為論説自以為盡忠　聖明不自知其已昧進
言之體而陷于狂妄之罪矣　陛下差官拘囚無非使之
懲創以輕率論列為戒抑且安瓊之心欲其感　恩思報
展布才猷以贊　休明之治也但敭等職居言路言雖冒
昧心實求稱况十人之中半為試職皆誤蒙　陛下近日

簡拔之恩豈其不思圖報而其心遽有他哉蓋以中人之
性事　聖明之主雖抱區區欲免乖謬所賴　陛下天涵
地育藏病納汙庶幾奉令修職可幸無罪而已臣又惟虎
豹在山藜藿為之不採夫虎豹人所畏而逐之者然後使
窺藜藿者惧焉則虎豹于山未必無益也故狂妄之言固
若可罪然自古以来奸臣不敢竊威福之柄大臣不敢行
比黨之私小臣不敢肆偷惰之習權豪不敢長縱恣之風
正以二三臣工知則必言無論虛實言則必盡無所迴避
故人皆有所忌憚也故　聖主御世寧使有狂言無使有
隱論然後　朝廷有虎豹在山之勢若使為臣者畏而後

言慮而後說則覆伏之情有逃于聰明之外者多矣故曰
聞言貴博聽言貴審蓋聞之博則奸慝不逃審而行則是
非不謬是在 陛下毋深長之思而已如蒙俯 賜賞發
由示優容或將敗等行彼處法司提問以懲其既往之從
或重加罰治別行戒飭以開其自新之路如此不惟敗等
感激懲創凡聞敗等之風者皆知以往率為戒而知所以
求自盡矣臣極知愚戇觸犯 天威無任戰慄待罪之至

霽威嚴以平政體疏　黃宗明

竊見翰林院編修楊名一本陳愚見以裨修省事奉
聖旨覽此奏足見納忠假說奮勇自省朕性拙不能如曰
以喜怒失中用人去人有不當有未盡有不合朕情者苛
明言之欽此 伏惟 聖度寬弘 聖諭溫厚為楊名者自當俯
伏逃避待罪 闕庭以俟誅譴豈惟臣子之分亦進退之
体所當然者顧乃不勝其好名之私率意妄言摭拾浮辭
以干 聖怒奉 聖旨楊名違所納忠論事自當據實
誠明白指說却乃心存奸詐疑上欺君沽名賣直誣言星
異欽此 朝廷之所望於言官忠善竟引類之志在報復
亂法怨君好生無理者綿絫罰無可恕可適用刑究
問奏 請發落欽依該衙門後 明旨既從寬貸各當其施
真若日月之為明而雷霆之為威也延以成楊名定案夫
孰敢有異議哉然楊名疏內妄加論劾至詆吏部尚書汪
鋐為小人之尤夫汪鋐物望雖衙方將矢心以圖宗効而
遽以小人之尤目之則其心豈能隱忍甘受而不為之辨
說哉是則汪鋐發憤所為至于辭氣過激進根引疑追咎
既往之罪過謬在 是之臣以泄其怒此亦人情之所不
能免也但刑罰輕重自有中制包荒悉河各有攸當連坐
之法非異代之美政今以一楊名之妄言而必欲追究去

使之人則任廷之臣比有乎一朝者孰不人人自疑僕錦
衣該司官奉法過嚴則必將以疑似之跡風聞之言窮極
根株日引而不能窮也况此楊名已經兩次用刑死而復蘇
瘡痍正苦當此嚴冬萬一因斃深園豈不反為 仁明之
累臣生當 聖明備位卿佐遭逢非偶安忍坐視旁觀緘
默自便致使刑罰失中以復起紛紛之議哉此臣之所以
終夜長嘆繼之以淚觸冒萬死而不能已于言者也伏望
皇上勅下錦衣該司遵照原旨止將楊名速具獄詞奏請
發落其餘寧失不經免及無辜庶使反側有寧心之漸而
楊名亦得全生以彰 皇上寬仁之度矣

鑒充建言臣工以昭聖德疏　岑用賓

臣等待罪南垣接到邸報伏覩七月內該太常寺少卿周
怡一本為感激 天恩深厚竭瀝血忱以 圖補報萬一
事內條陳定 君志以修德業等語奉 聖旨周怡這
廝抗違降二級調外任用吏部知道欽此臣等竊念周怡
向事 先帝以建言得罪落職編氓二十餘年今際遇
昌時仰荷 陛下推 先帝遺詔召用之恩復授原職旋
蒙不次遷擢徑至今官其遭逢真奇謂不偶矣為怡者正
當祇承 陛下休德之不暇何至遽有抗違而自罹
明庭之辜罰乎繼旬日復接邸報內錄有怡前疏全抄臣

等再三披閱則見其疏內語多率直徑情無忌委失人臣
恭順之体似與 陛下所謂審擇所言以承朕意之諭少
有違背 陛下責以大義罪在抗違量行降調薄示警戒
此誠 天高地厚之恩在怡亦當感戴無涯矣臣等復伏
詞但臣等竊思 天子之尊如天也其威雷霆也人非病
風喪心其誰肯抗 天而觸雷霆也哉語曰責難于君謂
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人臣進言于君或以將順或以匡
救皆所以務恭敬之實而盡忠君之道爾稽古虞廷以
帝舜之君臨御在上智如大禹豈不知其峻德重華之盛
而[illegible]告戒無所隱避今見之經傳其懇切如此蓋忠

而治者必以其漸聽其言[illegible]簡究其意則美此自古制治
未亂保邦未危之良圖也彼怡者直以感激 先帝未仕
之厚恩感激 陛下之録用非不次超擢之奇遇故欲效
虞廷之所以事其君者以盡其愚忠乎 陛下以少罄其
生平葵藿之悃覩其疏內若曰受非常之 恩者當有非
常之報遭希世之遇者當盡希世之義則其情可見矣雖
其中間過于狂戇未加審擇而其心實無他也豈敢故為
是以抗 陛下天地之尊以觸 陛下雷霆之威而甘蹈
于不測之禍也哉 陛下能熟思俯察而優容采納之未
必非涓埃之裨于高深則怡頑忠之初心遂矣如必字字

而較之句句而摘之則 日月照臨爝火失其微光雷霆
震迅品物失其故態怡以狂瞽上干 天威將亦何辭以
自解哉書曰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古人稱
主聖則臣直良有深意 陛下天縱聖神寬仁大度即位
以來虛懷納諫言路宏開而 登極詔內又有許諸人直
言無隱之條復終之以賛 帝軌而翊 皇猷尚有貿乎
忠藎之諭所以廓獻納之門正誘掖臣隣者誠著明矣周
怡感千載之一時思效忠之有地其輸誠入告務期請獻
殊不覺其言之戇直至於如此爾即怡之能直遂足以彰
陛下之至聖臣等猶意 陛下必置賞之何乃復以其直

而罪之乎怡與起廢諸臣曩日以建言得罪其忠誠昭灼
天下莫不誦之頃 陛下之收録之者亦必以其當日言
事之忠也今諸臣方各慶幸得 主而事之以伸未究之
志詎知會幾何時而怡復首以建言蒙譴則不惟 陛下
收録怡與諸臣之初心稍覺自異而起廢在列諸臣其效
用之心將不亦因是而幾於疑阻乎况 陛下之罪怡者
固以其疏內一二語詞直遂不知審擇罪之誠是也然臣
等細閱其疏內亦有云惟願 陛下萬有千載 永保四
海之富長居 九五之尊子孫千億萬邦協和庶幾臣之
鄙心少舒萬一如此等語其將順頌禱之悃何如也既可

摘其抗違者而罪之獨不可嘉其將順之詞而姑 宥之
乎彼士人以危言峻節得罪廢置旋復甄用者多有改
絃易轍毀方為圓而怡乃能吐露肝膈若此縱其言狂戇
有類抗違而終始正直一節不少變易亦可嘉也臣等與
怡素無交惟之好今惓惓為之控訴于 君父之前者非
敢阿黨比周以忤 陛下也誠以怡之情有可亮怡之罪
有可原或恐 宸覽少略未曾加察爾可亮而不之亮可
原而不之原于 聖神之[illegible]猶為少歉天下後世其謂
陛下何臣等職耳目之司[illegible]此而緘默不以上告是臣等
亦有負于 陛下之任使也天下後世又將謂臣等何此

臣等所以不揣愚昧而不容已于言也伏望 陛下廓
天地之量廣 大造之仁鑒臣等愚昧之衷豁周怡抗違
之罪或復其原職或量改別衙門用使之策勵以圖後效
以終補報庶乎含弘徧覆而 聖德益光大小曲成而臣
工競勸矣臣等不勝惓惓祈望之至

優容言官以廣忠益疏　　龐尚鵬

竊聞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則臨難無抗節死義之臣夫
節義之臣何代無之顧 朝廷所以愛惜而成全之者何
如耳 陛下求賢若渴從諫如流獨于言官往往蹤者必杖
而遣之彼頷首不情無人臣禮罪由自致更復何辭然推
其懇惻之情亦未嘗無可原者 陛下恭儉仁明為萬世
法乃言官復競競然懷後艱之慮而因事納忠非賣直以
沽名也蓋恐心思或懈于憂勤則佚慾易長耳目少偏于
視聽則威權下移忠臣愛 君必防其漸言雖過激心本
無他 陛下駭聞其言獨未及深察其心遂使正色危言
者卒無以自存而一時骨鯁諸臣皆岌岌乎若不能終朝
矣忠諫路絕則諛佞成風特政之缺失不聞 朝士之忠
邪莫辨事關 宗社沉默苟容 陛下孤立于
內廷理亂安危何從而知古稱賞諫臣而虛懷延納士猶
逡巡却步中切危疑況逆耳之言嘗觸禍不測即使忠智
者夫擇于其間亦何忍冒敢諫之名以遂 朝廷拒諫之
失亦且 陛下罪言官並發原籍為民留待之以不死也
萬一草莽餘生或斃于杖下他日史官載筆乃曰 朝廷
不能容直臣其於 聖德之累豈小哉況兆既有言不從繩
則正后從諫則 聖言納諫為 英明之主也由有[illegible]

忿諱不採　朝有直臣姦宄不生言忠貞爲　社稷之衛也故言路之通塞而世道之治亂因之古人望言路與城門並開其慮甚遠矣伏願　陛下擴天地覆載之心鑒古今興亡之轍凡言官狂直曲　賜優容儻欲薄罰以示懲乞少霽　天威免其　廷杖或下法司論如律附過還職或　命輔臣集九卿　廷議請自　上裁但責其論事持大體不爲風聞所誤以致是非混淆而已　陛下何容心焉仍行錦衣衛自今以往凡奉　旨杖言官許即時執奏改送法司會同擬斷併乞著爲　令使奉行者不得依違則直臣接踵于　清朝讜論飛章于　禁闥驅群邪墮

蔽之患燭四海理亂之源萬世太平從今伊始　聖子神孫永以爲訓此　社稷無疆之福也其二三逐臣乞給復冠帶不終絕之使克賁改圖若矜　其愚姑從遐遠錄用以警發其良心此尤　陛下特恩中外所跂望而不敢必也再照文武官員凡於　朝班失儀者五品以下悉面糾拏問夫　天顔咫尺孰敢忘敬慎之心其或言動周章皆戰兢之過也刑曹收問不過照常納贖本無大罪乃校士徑奮呼而執之如捕重囚倍常窘辱此在禎鈍鄙夫或強顔不大慚若施諸直節苛氣之士摧折多矣乞勅所司酌量情法凡有失儀俱于　朝見後具本參劾候

明旨施行考之前朝罵辱不及于公卿鞭朴不行于殿陛事傳青史至今以爲美談願　陛下留神其裨國體官常所關大矣臣無任惶悚待罪之至

俯宥俾直言官以彰　聖德疏　　張瀚
近接邸報內開該南京刑科給事中駱問禮一本條陳十
事又該巡視西城御史楊松一本論劾內臣黃棰俱奉
明旨處分降調臣等仰覩　天威震疊不勝戰慄伏念
皇上臨御以來納諫聽言應悉揚諧　聖懷虛廓容如大
造二臣獲罪至是其中情狀必有法不可以輕宥者乃荷
皇上不加重譴俱降級留用是使之困衡心慮省咎自新
天恩深渥二臣雖捐糜無以為報矣臣等竊思　國家設
六科給事中使之班聯侍從凡　朝廷政事彼皆得而敷
陳之又設十三道御史使之執持法紀凡群臣邪辟彼皆

得而彈劾之惟其以言為責是以雖不敢樂有直諫之名
然事或得于風聞或又切于目擊則不惟責不容諉而一
念忠赤必欲達于　君父之前然後其心或可少慰也問
禮所奏十事理當否臣等不敢復贅但原其心以為我
皇上近俞言官之請復舉　面奏之制感激踊躍驩喜隆
古都俞吁咈氣象宛然在目故發之詞語要失詳慎然言
雖可罪其心則無他也至若楊松論劾黃棰之事臣等不
及知但按所奏以為　當今法紀凜然　輦轂之下棰敢
恃強唱眾毆傷平人問訊間儕景元持票突入則棰用計
開脫情所必有松執此具　題固　責任當然其心亦無他

也是二臣者在問禮欲為　陛下獻一得之愚故不自知
其詞語之躁妄在松欲為　陛下申三尺之法故不自覺
其題　請之過激我　皇上宥其言而賞其心則問禮所
言於時政不無少裨松所　奏於群小不無少警也旬日
之內兩被降調是二臣雖不足惜臣等恐傳聞天下皆謂
言事得罪將見人心疑畏緘默成風倘　國家有大利害
臣下有大姦惡誰復敢為　皇上言之此臣等所以日
夕憂懼而不容已于言者也方今財用匱乏災沴疊見淮
揚水害甚慘　京師地震可畏邊陲雖幸少安而兵餉之
乞請莫支閩廣雖云奏捷而山寇之哨聚如故當此多事

我　皇上敬畏　天變洞恤民隱至不遑寧處者　頃因
言官論列廣求足　國裕民之方務人各一疏用備
采擇雖芻蕘末賤皆得盡言蓋時勢至此不得不然耳
皇上求言於前顧罪言者於後似非所以鼓舞群工而使
之有懷必吐也　法紀人心所關甚重伏望　皇上俯
憐言官論事原出無心收回　成命俾駱問禮楊松仍以
舊職供事果其罪難寬宥或量行罰治以　警其後至于
黃棰既蒙　聖斷降發更乞　明諭大小中官自後各
宜守法以供職役或有亂法干紀如棰者許言官據實劾
奏則會使直諫之臣接踵而出　雍熙太和之治可

待矣臣等無任悚息待罪之至

褒忠類

遵　詔闡揚幽忠以彰　聖朝盛典疏　賀一桂

臣伏覩　皇上登極之初　詔天下有司優録革除間忠臣。時臣民莫不歡呼欣戴以為　大聖人之所作為曠古一見即武王之封墓釋囚遜讓　德焉臣欽遵備行各屬遍訪博求務使幽忠隱節光昭無遺節據山西布按司道查報張昺澤州人累官刑部侍郎掌北平布政司事與謝貴共集兵守王城被執不屈同貴死靖難後族昺家一子避脫苗裔今猶有存者暴昭長治縣人歷官刑部侍郎充北平採訪使尋陞刑部尚書靖難兵入城被執不服死

家尋沒子孫間有變姓名逃者今苗裔尚存葛巍遼州人洪武年間以孝行旌授前府左斷事累疏時事　太祖嘉納之坐罪謫戍貴州後乞歸應詔陳時政會北兵起趨濟南守城城破縊死驛舍子孫流散間有存者弟葛宣代戍貴州巍死調羽林左衛有孫葛廣見戍不缺又徐讓係布政司理問衛從係孝義縣縣丞俱不知何許人建文間兩人同膺募使北平遂俱授衛鎮撫赴軍戰沒等因臣惟張昺首難死事殺身無悔暴昭葛巍從容就義捐生不移其精忠勁節均之可泣鬼神徐讓衛從雖各原籍難考然以微職而效顯忠要皆九死不回且葛巍孫葛廣見戍羽林

有司不收自釋坐視忠臣苗裔遣戍如故豈所以奉揚
德意而昭宣　曠典臣伏覩　文皇帝聖諭有曰諸臣盡
忠于　太祖故盡忠于建文又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今
皇上優錄一詔即　太祖高皇帝之心亦　成祖文皇帝
之心所謂善繼善述莫踰于此盖包天下萬世以為　度
而實維天下萬世以為　教此其風世厲節詎有涯際大
上德弗宣幽忠弗顯有司者之過也是敢冒昧陳瀆伏乞
勅下禮部再加擬議覆　請容臣督行有司總建一祠于
省城將三臣秩祀以徐讓衛傔配之惟從　允賜各子孫
衣巾一人奉　祀其當襲苗裔見戍羽林右衛併乞　矜宥

而使其業庶幾　至德丕昭風教永垂　聖朝之曠典修
舉矣光而萬世之臣節維植不朽矣

表忠類

表忠義以維持世道疏　楊僎

臣聞忠義之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　天柱地維賴以奠
立　聖帝明王急先褒表以維世範俗者也是以史傳所
載貞臣烈士心事彪炳至今讀之千古道光華照人顏色懍然
豈獨古之人能爾哉我　國初死節之臣生氣凜然表表
可錄褒崇之典實有待夫　今日者矣臣自少時伏聞父
老談及革除之變時當事之臣若尚書鐵鉉張紞陳迪齊
泰侯泰侍郎卓敬胡子昭黃觀郭任陳性善都御史景清
練子寧寺大夕大理寺少卿胡閏寺丞鄒瑾太常寺少卿黃

子澄少卿廖昇盧原質侍讀方孝孺樓璉修撰王叔英給
事中陳繼之張泰黃鉞戴德彝韓永御史高翔曾鳳韶魏
冕王度葉希賢中書舍人宋和郭節郎中梁
田玉主事巨敬布政使張昺按察使王良副使程本立僉
事林嘉猷知府姚善陳彥回葉惠仲長史劉璟紀善周是
脩斷事高巍知縣顏伯瑋鄭恕教授陳思賢教諭王省都
指揮馬宣朱鑑等雖職有崇卑秩分不一要之均能奮不
顧身以義自殉視死如歸不為勢屈或先事而矢謀或臨
危而抗節或竭力而固守或同心以赴義或從容自殞或
慷慨就刑或竄身海濱或結誠塵庠誠天地間正氣中流

砥柱方駕古人無少媿者也而　録忠　詔後尚為缺典
此臣竊為之嘆不得不汲汲與之哀鳴而干瀆　聖聽
者也且當其時而死其事者臣之分也　天地之義也盡
吾之心固無較于人之知與不知也哀其死而録其忠者
君之仁也　天地之道也所以教天下後世之為人臣為
人子者不可一念而忘忠孝之心也　君義臣忠各盡其
道焉耳仰惟　聖明御極百度惟貞凡可以風勵天下
之道罔不欲修舉而推行之俾萬邦臣庶知所自奮若夫
録精忠于既往　啓人範于將來　關係風教豈小補哉
臣敢攄厥愚悃冒昧　上言伏乞　皇上務憫群忠立

準萬世　勅下廷臣詳為萬古計議　旁求博訪務俾
不遺各舉所知類疏　上聞果與臣言相孚乞將鐵鉉張
紞等死忠實跡付史局編校載在　史籍以垂諸不朽仍
念其盡忠所事各追　贈官謚　録用其子孫俾所在有
司創立　祠宇以時享祀則鐵鉉等孤忠勁節轟烈　天
地英魂毅氣光臨如見九原之下雖死猶生皆　陛下
賜也天下後世將莫不曰鐵鉉等真忠臣也知而　録之
自　陛下始也凡懷忠義者莫不欣欣然感激爭自奮
勵矣夫仁莫先于恤死教莫大于表忠一舉而　仁道立
教化行人才之盛亦因以見此　帝王盛節萬代所瞻

仰者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臣不勝懇切顒望之至

憫忠貞以勵風俗疏　趙釴

欽奉　詔書內一欵一宸濠之變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
使許逵杖節死義一時被害之人日久尚未褒録都御史
王守仁倡義督兵平定禍亂作同事協謀有勞之人亦未
及論功行賞該部即便會議擬奏釆定奪欽此該兵部具
題北都御史王守仁等已蒙　聖恩封賞有差續該禮部
祠祭清吏司為孫燧許逵祭葬題奉　聖旨是孫燧許逵
同時死義精忠大節著在天下孫燧贈禮部尚書許逵贈
右副都御史建立祠宇春秋祭享祠額與做旌忠還着照
贈官品級祭葬蔭他男各一人做世襲百戶欽此臣切惟

人臣不幸而臨大節其幸而成大功者　國家褒賞之典
皆不容已但生死心跡之間不可不辨何者節一出于忠
貞功或成于際會褒節所以勵萬世賞功所以勸一時使
人皆艱節未必無功然有功者固不必其皆有節也當宸
濠初變人心洶洶一時遠近提師旅嬰城守者固皆奮然
也忠義之臣顧慮定而行或觀釁而動伏　皇威于坐勝
因衆志之既攜跡顯心微功成不計故大加封賞報典已
逾厚矣惟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逵變出倉卒命在呼吸獨
能抗節不屈折以危言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義[illegible]臨刑
罵不絕口忠義激烈心跡昭然使一時省臣皆懷忠憤如
燧與逵則平時不阿皆可折其謀臨事固死皆可奪其氣
宸濠自削惡黨自消宸濠必不得出江西至安慶待攻城
不克狼狽旋師而後就擒哉蒙　詔旨褒嘉　恩禮稠叠
賜之祠額題曰旌忠是二臣之跡與心　淵衷洞鑒復何
敢議但臣愚竊謂官雖不同同歸于死功雖未成能成其
志今贈官視其秩蔭子止于百戶臣恐隆重之典激勸之
道容有未盡何則依違以立罪或滅于得生廷延而待功
或遂夫厚報如二臣者一死重于太山大節勝于成功也
況父子出于天性哀痛極于終身萬一二臣之子困頓于
家貧偃蹇于卑品或禄不足以供其祀勢不足以贍其家

一有不當其心則人將謂死者之薄不如生者之厚豈皆憂
生以希功惡死而隳節人心未厭風化有虧故臣愚以謂
陛下隆重之典激勸之道容有未盡者誠有慮乎此也伏
望　皇上憫二臣之死之苦　勅下該部議處其贈官不
必別有所崇惟于蔭子一節于百戶之上量增爵秩以示
殊恩則不惟慰二臣長眠之心為二子終身之地而
國典以公人心加勸臣節勵而姦宄消矣

録忠裔以均卹典疏　章僑

正德十六年五月間該臣奉　詔往雲南等處　開讀既
而謁諸先賢有所謂二忠祠者並祀[illegible]王忠文
褘刑部尚書吳忠節雲于此[illegible]　賜[illegible]忠者也先是
元梁王弗內據有茲土我　太祖高皇帝特命褘往諭
不屈死之繼雲往亦死精[illegible]載[illegible]誌
及諸文典者為詳　朝廷深加痛悼　贈官　錫謚廟食
于茲以彰忠義之教以峻夷夏之防以壽我　明億萬年
之命脉者其意已獨至矣臣自幼時聞諸父老者曰我金
華入　國朝求以德學文章黻黼太平之治者有宋濂氏

以文章節義表樹君臣之極者有王褘氏濂從蜀褘死滇
中二氏子孫門祚衰落談者慨焉臣同鄉晩進景行有年
行而萬里之外覔瞻遺像感愴益深訪之士人猶或能道
其遺事雅敬如昨豈非所謂理義入人之深千載猶一日
者乎杳得先年霙子黻以　恩廕補　國子生知交阯縣
事歿于官言者上濂事始末　朝廷復官翰林承　旨
賜謚文憲近六世孫德芳乞　恩比例續蔭已經該部行
查去後則濂之子孫亦庶乎不長棄矣獨褘自　國初
以迄今日子孫未霑一　命之　賜揆之卹典似為未均
夫人臣死　國固無覬覦之望　國家勸忠則有世祿之

恩蓋將以厚往而開來也死事於雲則先文學於濂則並
而　廕録一節若乎褘乎少靳焉何耶　國家百五十年
餘伏節死義之臣後先相望是固　祖宗養士之報而
褘倡率之功要不可誣故宸濠之變孫燧從容死之許逵
慷慨死之卒之罪人得而　社稷不搖　陛下得以
中興燧逵之功不可少也故臣嘗有言曰孫燧許逵
中興之忠臣也王褘吳雲　開國之忠臣也　中興之迹
近而易見故言者易為力　開國之事遠而漸忘故論者
難為功然而　帝王興滅繼絶之道　酬功報德之典雖
在異世猶或追之況　國初之臣也耶是意也給事中毛

憲言之監察御史唐龍言之虞守隨言之可見公論之在
後世者益不容于泯沒嗚呼韓厥有言成季之勳宣孟之
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　陛下何忍篤近而遺遐厚於
彼而嗇于此也伏望　節省濫官之私以　卹忠臣之裔
仍　勅行查王褘原籍有無嫡庶孫男起取來　京或蔭
與一官或送　監讀書遠附吳黻之例近如德芳之
恩天下將指而目之曰此　國初忠臣王文忠之裔也頗
不美與併乞查雲自黻廕後曾否承襲而與之續焉則
恩典同而無不均之嘆風化彰而有興起之效其于
國家豈曰小補之云褘等子孫幸甚　宗社幸甚

録愚忠以光　聖孝疏　　陳洪謨

欽奉　詔書昔者孝未遂於尊親事多拂于天性君臣之際未免少乖舉措之間或多違戾今彝倫攸叙大禮告成朕方欲同心以和典禮之衷敬事以建臣民之極爾內外諸司百僚務宜體朕之意有官守者各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凡舊章未復弊政未除人才未用民生未安邊備未修軍儲未充一切有補于政理利于軍民者其一一條具奏　聞朕將舉而行之期于得萬國之懽心致天人之祐助以成至治以全　大孝則朕之志于是乎可慰矣欽此欽遵臣伏聽之餘仰歎　皇仁如天　舜孝通神然猶

不自滿假許令臣等脩職盡忠一切有裨于政理者條具奏　聞寔即　成湯檢身如不及　武王不泄邇忘遠之盛心也臣愚且闇荷蒙　聖恩簡拔權任撫臣矢心竭力無以仰酬萬一然鄙懷偶有所見不以上　聞是以君如是而忍負之臣之罪豈容誅哉用是敢布其腹心焉臣聞諸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又曰父母之所愛所敬者亦愛之敬之終身不衰至于犬馬盡然而況于人乎前此在　廷諸臣因議　大禮各出己見未當　聖心伏諫號泣于　殿陛之間誠亦有罪矣然揆之于禮則亦臣子事　君父之常耳豈可深以為

異乎諸臣如侍郎學士以至給事中御史主事等官皆祖宗列聖之所培養且　恭穆獻皇帝好賢樂善遠邁東平龍潛之日每見賢臣貞士輒降禮過則前諸臣者正獻皇帝之所深愛而致敬焉者　陛下如有其過憫其愚從其寬貸之調謫遠戍者[illegible][illegible]職者[illegible]其職被杖物故者優恤厥後是即禮所謂父母之所愛所敬者愛之敬之終身不衰之意直足以仰慰　獻皇帝在天之靈其於　聖孝豈不為大有光哉臣聞　陛下受天授紹統之初嘗　禮召輔臣　賜之燕坐又嘗敷錫群臣渙頒　恩典　君臣之際禮遇隆重何嘗有非但此舉措揆之　堯舜之德委

有違矣　綸音播告凡有耳目者孰不感慨激烈以為聖心必有不安于此者矣然　湯武之聖史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故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　陛下奚獨吝于是乎況侍郎何孟春學士豐熙等皆淵源醇固學識閎深正宜置諸　左右以資啓沃修撰等官呂柟楊慎鄒守益王元正安磐張漢卿朱淛馬明衡等皆深潛沖裕論思有體亦宜出入　禁闥以責後效至于給事中等官張原毛玉裴紹宗王思王相胡瓊等身後無以為殮妻孥未免流落尤為可憫然此皆諸臣愚戇之甚不能將順其美之罪也如蒙　皇上廓與天同體之量推咸與維新之　恩特

再　聖慈於前諸臣而　賜優賚俾謫謫者得以及時效
用物故者得以自慰無憾　臣論之所謂有裨于政理
者其孰急于此而得萬國之歡心致天人之祐助或亦不
出于此矣

亟旌忠勇以昭激勸疏　沐[illegible]

臣惟宣武功而彰征討　朝廷之大政也　旌功旅[illegible]忠節激勸之大機也故上有必賞之典以酬功則下懷必報之忠以竭義感應速而武功競　帝王安攘之道在是矣近該總督宣大兵部尚書翁萬達奏稱原任總兵官員以安極邊重鎮事內開總兵周尚文病故緣由一時傳播中外聞者莫不悼惜則尚文之為將也封疆所賴而公論攸歸可知矣臣嘗訪其為人薄滋嗇志忠勤自許馴驕悍之卒而制其命消方形之變而伐其謀忠勇素著有足稱者及今虜騎深入闖　命疾趨奮勇先登仰仗　天威多所殺獲虜遂挫衄宵遁此又一時奇功也遇蒙　皇上明見萬里　特賜璽書陞其官秩　綸音渙頒固足以感動乎人心矣但考尚文之功似有未盡之賞　廟謨宏遠於以有在昔宋魏相之碑也太原在下不與曹彬使相非有歉吝之心亦非以其功之不足以當使相也懸爵賞以待之所以激其志而將俾其終也臣愚妄揣　聖心亦以邊境未寧尚文之賞固將有待而施乎然　曠蕩之恩可從施于生存而恤賞之典當終全于死後今尚文既死勳績具存　皇上卹典之隆所以加者臣復何言但賞不逾時欲人知感厚以酬功而後效忠赴義者有所矜因一人

而鼓舞于萬人者此機不可失也臣惟願 皇上速施典
厚報而已誠于此時 勅下該部查其先今功次從公僉
議 贈之以爵 命之榮耀之以延世之賞則 仁恩所
被真若春風時雨萬彙皆所以邊之廣百萬之衆感激而
思奮者又安知無出于尚文之右者乎且查向日大學士
翟鑾伍堡之修初非格戰之功特仰賴財力之富猶得蔭
子為錦衣千戶尚文知衛 國而不知有身誠今日長城
也所以處之者可出自翟鑾之乎此臣所以請 皇上之
厚其報也臣入關之忠莫先于殉義勇莫難于敢死董暘
江瀚膺北虜之衝以南奔之勢兵援不至而繼之以死是

誠 社稷之臣也廟祀廕贈 國有常典也蒙 皇上憫
念忠蒐另議舉行矣但照孫遠之臣忠赤毋滯于 上聞
廣運之德 仁恩恒寄于 命令辭之足以通天下而感
人心聖人所不廢也嘗觀我 太祖高皇帝之廓清胡
元也北平一 詔人心翕然景從凡遇將帥死王事者每
每 親製文祭之聞者莫不感泣踴躍是以三軍合心百
戰無敵 功高萬古有由然矣夫人心本無今昔之異而
時勢又有難易之殊以闢 國草創之時反側未附尚能
通人心于詔諭之間而況 今深仁厚澤萬世攸同其激
發又可知也臣乞 皇上勅下該部俟查勘明白行
林院特將董暘江瀚死事之功撰文 諭祭頒布 朝廷
憫恤之意惓惓無郤之仁務使明白易知感人易入則聞
者激烈悲壯意氣奮躍惟恐董暘江瀚之不若以自棄於
朝廷也由是萃忠義之師嚴烏合之虜可一鼓而空北漠
矣此所謂心職為七制梃以撻利兵者也 皇上廓清之
功將不與 聖祖同符哉此臣所以願 皇上賞諭祭以
彰 德惠也夫三臣者成敗易致而同功一體臣非敢私
厚于三臣也誠恐 九重深遠下情難訴而當事之臣不
能上體 聖心任己意而與奪于其間則冒濫或得于倖
成功忠反抑于捐棄以致 皇上嘉功憫死之至仁將鬱

而不能下究絕邊衝塞之將士亦隔而不能上達安能奮
發興起以自效于頗牧之流而副 皇上拊髀之思乎臣
等待罪言官切見邊方未靖無壓 聖慮苟有一得之愚
不上塵 天聽 皇上少加採察焉

廣恤典以光 聖治疏 王治
近該吏部欽遵 詔旨查議原任光祿寺衙門少卿等官
馬從謙申良張達常泰周鉄 卹錄之典奉 聖旨這所
每無理都不准欽此大小臣工莫不冀疑以為 陛下
臨御以來 恩澤廣大在以言得罪之臣家被為尤渥也
豈獨於從謙等五人靳之乎意者五人生平間有不足以
當 褒恤者歟然其因事納忠節既固相近也借曰有所
軒輊豈宜一槩棄擲臣等備員言路若不瀝情不為無罪
但以此事原在吏部奉行覈可否亦其職分如其不行
執 奏臣等將併糾其阿徇之失以批鱗可 關不允下

止未為晚也至本月十一日接到吏部一本為申明
新詔以廣 聖恩以昭大信疏內陳遣 詔卹錄從謙等
不可中止之故言意明白懇至矣稿秉威斷 天聽奉
聖旨已有旨嚴欽此臣工僉加驚疑以為前此群臣奉
詔卹錄之議俱蒙 賜允獨此至再之請 天語峻拒使
曠典有遺拾遺補闕責在臣等豈容緘默且馬從謙等應
該 卹錄緣由具列該部疏內臣等無容再贅首職此
卹錄之典有不容已者六端焉竊惟先年諸臣進言雖忤
觸 雷霆而心本無他一念錄 愚所蒙 恩責斥
益誤于搆陷者之語非 先帝本意也追以憫允 詔卹

諒其為 國之赤心而忘其愚戇之小過此由 堯舜之
德 覆載之度超越千古遠矣 陛下似宜成終纘美
一也伏覩 皇上明如日月萬物並照誰不仰之則從
謙等苦狀不可獨使沉埋于覆盆之下二也 皇上仁
如大造萬物並育誰不感之則從謙等幽魂不可獨使抑
鬱于冥谷之中三也 皇上登極 詔傳布天下信如
四時矣從謙等既合 明詔卹錄之條而忽中止焉恐無
以示 大信于四海四也 自正德十六年以後嘉靖四
十五年以前建言得罪諸臣雖經查察然事遠人亡未免
遺漏方許撫按續舉若使傳聞從謙等不蒙 卹錄恐遠

近觀望顧避𨗶有遺忠 朝有缺典非 盛世美事五也
且時正多事方慮乏材遠搜博取不過求為 陛下矢
謀攄忠弼贊擔當以濟天下之事焉耳今使諸臣言不入
議不行閣臣不得與聞 旨意裨贊可否 元首股肱
似乎間隔 陛下虛心信委者又何人也誠恐山林材
賢將見幾而遠引矣即強出焉求順 旨而不求濟事雖
皐夔何益于 今日哉一事輟而衆正之志阻焉此不容
已者六也伏望 聖明俯納該部及臣等愚忠將馬從
謙等或照前 卹錄或分別輕重量加 恩典不惟表忠
獎直榮死者足以激勸乎生人而言聽道行信見用者尤

足以興起乎未用 唐虞都俞之風 雍熙太和之治機
括在此臣等誠為世道計不為從謙等五人請也下情無
任懇祈之至

廣卹典以勸忠義疏　龐尚鵬

近該吏部欽奉 詔書將原任光祿寺少卿充軍馬從謙
員外郎杖死申良右給事中充軍張逵給事中充軍常泰
清紀郎為民周鈇各擬贈官有差奏 聖旨這所估無理
都不准後該部仍具 奏請覆 請奏 聖旨已有旨罷
欽此臣等仰見 陛下權出 獨斷 恩不濫施何敢
更為 瀆擾但竊念馬從謙申良等抗節死義排斥權姦
無非為 宗廟 社稷計今雖死填溝壑而孤忠勁氣凜
凜猶存伏聞 先帝追思 皇上新 詔並獨莫葬生
全之臣讀之感泣即馬從謙申良等皆自拜泉下不圖
今日復見 天日重明矣茲該部兩題 恤典未蒙
俞允豈 陛下猶未詳其往行而深察其心也耶馬從
謙以危言犯 先帝之怒復闢有陰嫉之者遂終蹈不測
卒無以自明至今士論昭然皆知非 先帝意而申良張
逵常泰周鈇等或以 大禮或以大獄或指斥時政皆奮
不顧身力持 國是天下皆信其為古之遺直而深憐之
皇上鑒別精嚴徒泥馬從謙被誣之跡而槩使諸臣並絕
于 生成之外今考北因事納忠與前後建言得罪者志
跡並著百世同符而 陛下矜恤之恩乃彼此懸絕與
情洶湧紛然有詞皆謂 明詔流傳海內稱快今朝令夕

改何以布大信于天下莫不罪臣等職列臺諫恭 詔依
違無以廣 陛下覆載之公激天下忠義之氣且將曰
陛下仰休 先帝至懷自 登極迄今無一念不祗承
先帝獨于存恤馬從謙等與 遺詔不同先是諫言之臣
存者 召用矣歿者卹録矣 詔舉耒乾觀聽頓異恐以
後凡應題卹典一切報罷則巖穴之人聞 命鮮体正直
之士望風攢眉比于世道 維新之時誠非細故豈獨為
五臣惜哉事關與奪之公将為萬世法豈輔弼諸臣在
陛下左右皆不得與聞耶何無勸導之者雖臣等亦無以
自觧于衆論而不能釋 朝士之疑也伏望 皇上下廷

臣議 俯察輿情仍從該部所 請或量為區別使馬從
謙等得釋其前過事 先帝于九原耿耿英魂銜結思奮
雖死猶生而天下直節奇哉之人更相感発效忠于
陛下者益濟濟 清時矣

籲天乞恩願代夫死疏 楊繼盛妻張氏

臣夫原任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因先任本部車駕司諫阻馬
市預伐仇鸞逆謀 聖恩從薄謫旋因鸞敗首 賜湔
洗一歳四遷歷陞前職臣夫拜命之後卹 恩感泣私圖
報效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餐臣所親見不意誤聞市井
之談尚狃書生之習遂發狂論秦的一時底詠役荷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即加誅俾從吏議臣夫自杖後入
獄死而復甦者数次剜去腐肉兩片斷腿筋二條膿血流
約五六十碗渾身衣服盡皆霑汙日夜籠柙備極苦楚又

年荒家貧常不能給止臣紡績織履供給飯食已經三年
該部兩次奏請俱蒙 特允監候是臣夫再蹈于死而
皇上累置之生臣之感佩惟有焚香禱祝 萬壽無疆而
已但聞今歳多官會議適與張經一同奏 請題奉
欽依依律處決臣夫雖役捐軀市曹亦將瞑目地下臣仰
惟 皇上方頤養沖和保合元氣昆虫草木皆欲得所豈
惜一廻 宸覽下垂覆盆倘蒙 鑒臣螻蟻之私少從
末減不勝大幸若以罪重不赦願即將臣斬首都市以代
臣夫之死夫雖遠禦魑魅親執矛戈必能為疆場效命之
鬼以報 皇上臣于九泉稍有知識亦從御結無憾矣

臣無任激切祈懇惶悚待罪之至

廣仁恩以振紀綱疏　陳洪謨

聞禮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而紀綱者所以彌理上下整齊人道不可一日紊焉者也禮曰紀綱既正天下大定韓愈氏曰善醫者不視人之肥瘠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我朝創制立法稽古建官內外相承上下相維大綱小紀秩然不紊以故百六十餘年海內乂安雖有一二悖逆之徒包藏禍心妄干天紀者皆不旋踵底于殄滅　國勢尊而無杌隉之虞此無他名分定而紀綱布耳乃者大同叛卒既賊虐將官復殺害撫官　陛下初欲實貸許其自新

有識之士皆以為紀綱所繫李唐藩鎮之禍漸不可長既而兇梲其魄復肆跳梁莘頼　皇上震怒命將出師人人自奮勇氣百倍不旬日間就擒斬者五十餘人此誠讋服姦雄易危為安之機也近睹邸報侍郎胡瓚擊軍宣府駐劄總兵桂勇行取回京別用等因臣愚且聞遠阻江湖不識　廟堂至計第以今日之事有進無退　王師所指必令殲厥渠魁搜捕首惡而後脅從肆赦務從罔治庶幾威令可行紀綱可振否則奸宄猶昔而欲　國體之尊世道之理蓋亦難矣又睹邸報張文錦妻李氏奏稱遇害挾讐誡同討害辯雪極苦寃抑并乞頒節該奉　聖旨張文錦

[illegible]事方激成逃忠字氏如何又捏詞　奏辯王任之人
着將枹本之人追究明白來說欽此臣不知其中所辯何
事但伏讀　聖諭似有致恨于文錦而不容釋焉者夫以
文錦叨膺重任效茲大患□當□深加譴責以為付託不効
之戒然事在關外難□憑□可也若因假手士卒又從而
從恿之傳之四方將小□□以權□而漫生陵替之階其
係　國家紀綱之大豈細故也哉昔宋太祖時李漢超為
將強取民間女為妾又稱貸不還其人愬于太祖乃召而
問之曰汝女當嫁何人也曰農家也又問自漢超為將契丹
敢犯邊乎曰否太祖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為妾不猶愈

于農婦乎漢超不守關南尚能保汝家之所有乎遂責而
遣之由是將帥感　恩誓死圖報遂開大業史稱宋祖得
待臣之體終三百年饗養士之報其以此也且文錦在大
同若果貪財縱慾剋削軍士或妄興工役致誤軍機猶有
朝廷大中至正之法況其心本為　國謀其事亦為邊計
君緊措以為激變死有餘僇曾不少惜將來萬一地方有
事誰復肯任其責哉矧自正德年來江彬用事誘導邊卒
出入　禁庭後雖分遣歸鎮此輩猶懷怏怏下屢上慮不靜且
稔知內地軍士強弱稍不如意輒敢撫劍疾視讐其長帥
漸成驕橫難制甘肅之變已為之先矣然則何獨歸咎于

文錦乎伏望　皇上擴天地有容之量昔日月必照之明
將臣言下之　廷議恭詳公論再查張文錦實係脩復水
口果為公無私或量　賜優恤或容其奏辯免其追究庶
名分可全而紀綱為之稍振矣臣非敢為張氏之訴也實
以為　國體計耳伏冀　聖明憐察無任戰怖待罪之至

披瀝血誠懇　恩身代夫囚疏　沈束妻張氏

臣夫沈束叨中嘉靖二十三年進士除授直隸徽州府推官績業行取選授禮科給事中束猥以愚昧之性自妄建言誠當萬死荷蒙　皇上寬宥下獄待罪今一十四年束上有老親下無子女孤苦伶仃俯仰無賴止遺臣一身寄居旅舍早暮力作女工以供口食艱難萬狀度日如年臣夫之父今年八十有七衰病侵尋風燭不定養生送死之具更無可託臣煢煢寡妻顧此失彼欲歸以養舅則夫之饘粥無資欲留以給夫則舅又旦夕待盡臣夫束繫囚之臣誠不敢復顧家私切覩　聖朝仁恩曠蕩庶類樂生

豈臣一門窮苦顛連自遺　覆載之外臣每自念何惜一死所以忍苦苟延者誠望　天地有曲全之仁　雨露無不被之澤也今臣舅已當垂死之年臣夫未有再生之日臣願以身代夫繫獄暫容臣夫送父年終仍即赴獄待罪庶使臣夫得復見其父少伸父子之情臣以舅付託于夫亦得全夫婦之義則臣舉家感戴　天恩萬代銜結圖報無窮矣

皇明兩朝疏抄

財計類

明會計以預遠圖疏　馬森

山西清吏司案呈查得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及南北直隸各府州地方田土通計夏稅歲額除奏豁并摘撥莊田及農桑稅絲人丁等絲折絹及本色絲綿各留本處與解納內府外實徵起存麥米共四百六十二萬五千七百五十七石九升八合零內除京庫小麥三十四萬二千一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係歲解承運庫之數與坐派南北二京各監司局及內外邊鎮堡各倉庫本折色并絹布豆折等項

俱有項下解納外止有派剩小麥一萬七千餘石每石折銀一兩共一萬七千餘兩并各絹布折銀九萬一千六百八十九兩四錢八分秋糧除奏豁外實徵米二千二百一十六萬四千七百一十七石八升七合零又除存留及地畝花絨存留本處并起運本色外實徵起運秋糧米一千三百一十萬一千五百四十五石一升三合零內該歲解承運庫折銀米三百七十一萬八千九百九十二石三斗七合六勺零漕運米四百萬石南京各倉米一百八萬三千二百八十七石零抵斗黑豆二萬六千三百一十六石零　內府各監局司光祿寺神樂觀及在京　宗人等府

部院等衙門并南京各府庫等衙門坐派米豆約共五十
六萬六千九百一十一石九斗零又內外各馬房倉場邊
鎮各倉口坐派民運本色折色不等外只有派剩米二十
四萬石二千五百七十五石零每石折七錢六錢不等共
該折銀一十五萬八千四百三十三兩零京庫折色布銀
三萬八千六百一十三兩又帶徵馬草內除存留及起運
各場外該折解太倉庫草七百一十九萬五千二百三十
九束每束折徵銀二分五厘并南草三百九十六萬七千
九百包每包折銀三分二項共該銀二十七萬八百七十
兩零在京五場草并備派　內府會無稻草等項折徵寄

庫銀共約四萬五百七十八兩七錢四分此外各衛所府
縣屯田地畝牧樹子粒租銀與各省府戶口塩鈔各鈔關
船料商稅等銀應解太倉庫者約歲額共二十六萬六千
九百八十兩零通計歲收太倉庫銀約共不過九十八萬
四千一百六十四兩零內除各鈔關本折輪收歲該一半
及扣二八項扣省等銀共一十一萬四千五百七十兩外
皆奉　詔蠲免十分之五又少銀四十三萬四千七百九
十七兩零及查歲支公侯駙馬伯祿米折銀及在京文武
百官京城內外各衛所官軍勇士折俸折絹布鈔冬衣布
花并各營將官家丁軍士馬匹折色　山糧料草　內府各

監局會無貢辦果兒等項神樂觀樂舞生夏衣冬麥太常
寺豬價　欽賞番僧夷人各衛所軍伴雜役折米銀京五
草場召買草束商價共約歲支銀一百三十五萬餘兩九
邊近年歲發主客二兵年例銀增至二百三十六萬餘兩
以上京邊通共用銀三百七十一萬餘兩除前歲入折糧
等項銀九十八萬四千一百六十四兩零并兩淮兩浙等
處各運司等衙門歲解塩課共約一百三萬餘兩通融支
放外此外尚欠歲支銀一百六十九萬五千八百三十六
兩零并無坐派作年搜括已竭今隆慶元年奉　詔蠲半
又少去銀四十三萬四千七百九十七兩零通計歲用額

數實少銀二百一十三萬零又查得九邊各鎮倉庫歲派
山東河南北直隸順天等府及盡山陝二布政司各有之
稅糧民運輸納共本折約銀三百六十四萬一千五百五
十兩三錢二分七厘今奉　詔蠲免十分之五則又少民
運銀一百八十二萬七百七十五兩一錢六分其各鎮軍
士月支升合俱不可少以上通共實少銀三百九十五萬
一千四百八兩零無從措辦及照先為計處蠲免錢粮以
濟邊儲以裕　國用事該本部題以隆慶元年奉　詔蠲
半通計歲入之數較之歲出不敷數多隨行各省宜條為
因事已經題奉　欽依通行欽遵訖但恐搜括未得盡

如原議之數而各邊支用欠數尚多呈乞轉行計處施行
案呈到部看得計補錫兌乃一時之權宜而經久之謀尤
當酌損預圖臣考先臣[illegible]部[illegible]府鎮
討缺少增添軍餉奏稱弘治年間各邊歲發共止四十八
萬兩今該鎮稱增添官軍原無額計議行勘議別處銷
一鎮耳未聞如今增至二百三十餘萬也及查宣府鎮原
額官軍止五萬八千八百七十七員名而已屯糧秋青草
束皆日漸消耗以至無徵即此以例他鎮此餉之所以日
增而戶部實為難繼第先任戶部諸臣未有以陳于
先帝之前而言官并各部院邊鎮諸臣亦未身任其責而

不加察耳臣伏讀　明詔有曰內府各衙門供應錢糧朕
加意節省用自有餘大哉　皇言有以仰見　皇上節愛
之仁同乎天地而唐虞之隆可復見于今日矣顧臣等雖
庸駑謬司　國計敢不奮激以對揚　休命但往事因循
已成七年之病今承空乏之急無三年之艾臣前所計歲入
發邊在部之數已為無備而在各邊所儲猶日亦不給此
臣所以不得已而為通時變之說也臣不敢避瑣瀆而再
條陳措處于後蓋窮則變變則通若拘泥執滯坐視而不
為先謀則臣之罪無所逃矣然此先日前之急則可以又
逐之圖則非古人有言國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今臣

查京通二倉存貯糧米共止七百萬餘石總以各衛官軍
月支二十五六萬石計之僅足二年半之用耳而漕糧四
百萬石內除撥薊鎮三十萬石又以湖廣　興陵承天二
衛官軍兌運減折與撥運薊州倉巡軍行糧留中溶雲二
鎮軍餉外每年實止運納京通二倉三百四十九萬二千
六百五十五石固亦加以拖欠漂流歲不下二十餘萬石
今歲漕糧改折十分之三又內外各衙門歲派白糧奉
詔錫半若或撥支湊給則歲用之外所存無多欲為三年
之蓄亦不可得況于六年九年之求乎萬一河道阻滯輸
運不達而白糧亦阻六宮百官之需皆取之于太倉又將

何以為備耶兼以四方虛耗百姓困窮邊餉增多原無額
派搜括之計已極善後之策何在此臣所以抱杞人之憂
而又有預遠圖之謀也臣請議處目前于先而復詳其說
于後焉蓋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必自今畜之乃為可
得若但知目前而不懷永圖則臣負　陛下委任之罪雖
粉骨碎身亦無以自贖矣伏望　皇上留神俯賜垂察臣
不勝幸甚邊方幸甚
一南京倉軍士月糧隆慶元年七月例該本色該臣
先任南京戶部尚書曾同右侍郎萬士和查照舊例糧儲
衙門題　准隨宜折放因見本月米價頗平改放折色六

萬石每石折銀五錢共支在庫銀三萬兩以江西舊例本
色南米一石每石連耗脚實徵八錢民且稱便今雖會派
本色已行徵收尚未及期合行該省將坐派南京倉米本
色內改折六萬石每石折徵八錢內將五錢觧南京戶部
庫抵還前數扣觧三錢類觧太倉庫可得銀一萬八千兩
以接濟邊餉　一南京工部見在庫銀一十九萬三千五
百十四兩先該本部題取十萬兩但于月新增蘆課銀一
萬九千四十九兩零原係本部集官會議題　准行巡江
御史清查當不止此數仍行申明嚴查盡行起解定為歲
額　一漕糧奉詔改折十分之三該兌運米改折九十萬

六千六百七十九石五斗九升改兌米改折一十八萬七
千九百四十一石五斗一升先時災傷議折每兌運一石
折銀七錢改兌一石折銀六錢及查嘉靖二十年該御史
鄭芸題因邊餉缺乏議將漕粮改折十分之三每石折徵
一兩內將輕賫席板并耗米等項折銀扣觧接濟邊餉彼
時戶部止照常議折兌運七錢改兌六錢而原議折耗等
銀通不查處以致二十二三年輒沿襲此議改折發邊有
失建議之意又查得嘉靖三十七年尚書方鈍題　准每
兌運一石徵銀九錢改兌一石徵銀八錢已有前例相應
查照改折徵納且臣任江西巡撫時查知江西兌運改兌

皆每石加耗四斗又加濕潤米一斗又三六輕賫折銀一
錢八分楞木蘆席折銀在外大約兌運一石民間徵銀一
兩三分改兌八錢以上並河南山東雖係二六輕賫較之
三六二六若為輕少但臣先任大理寺見分詣河南衛輝
府輝縣民人王傳招內每兌運米一石徵銀一兩五錢以
此例各州縣亦相去不遠故河南布政司每年皆將糧道
到小灘買米交兌將餘銀觧回抵補　王府祿糧是每石
九錢知不虧累計此各扣折徵之數亦不背　明詔可多
得銀二十一萬九千餘兩以濟邊餉　一隆慶元年漕粮
四百萬石奉　詔減折十分之三內除薊鎮本州倉原額

三十萬石舊例折色十四萬石本色十萬石又折撥天津
倉改兌米六萬石及　題陵奉天二衛兌運原議改折兌
軍三萬七千七百三十四石七斗改兌一萬三千五百二
十八石三斗共改折米五萬一千二百六十二石外實止
歲運京通二倉兌運米三百二萬二千二百六十五石三
斗改兌米六十二萬六千四百七十一石七斗通共米三
百六十四萬八千七百三十七石內以改折十分之三計
之該改折米一百九萬四千六百二十一石一斗以議單
每軍該運正米三十石七斗不合計之該用軍三萬六千
六百五十四名以兌運小操減存事例該每名每月扣糧

欽二錢每年十二月每名合扣料銀二兩四錢通共該銀
八萬五千五百六十九兩六錢以每軍一名行糧三石每
石折銀五錢計之該給銀五萬三千四百八十一兩但于
内有江北衛分減給米麥二石八斗二石六斗者大約亦
該行糧銀五萬餘兩案查先該本部議覆巡倉監察御史
蔣機題為陳末議申漕規以裨　國計事内欵開補缺船
以濟糧運將漕粮改折應減運軍行糧及兌改米席板楞
木輕賫等銀照数折追一同管觧漕司以備補造缺少淺
船題奉　欽依去後今該臣等査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
内該本部會議准漕司條陳欵開議補缺船以濟全運乞

留河工銀兩補造船隻原係輕賫銀兩每石加耗米二升
折銀一分歲得餘二萬兩已經題奉　欽依自嘉靖四十
五年起至隆慶二年止准徵河工銀兩准留三年收貯淮
庫補造船隻去後本部失于查明恭酌議處以致復將改
折輕賫席板行粮等銀又行盡数准觧漕司補造船隻之
用似涉太多其減存料價又失開議今查九邊民運以隆
慶元年奉　詔蠲半少銀数多乞如臣今議將輕賫席板
等項總筭折徵每兌運一石徵銀九錢改兌一石徵銀八
錢觧赴太倉庫扣接濟邊餉其減存料銀與行粮扣價約
共一十二萬五千五百六十餘兩内扣三萬五千五百六

十兩遵照巡倉御史原議摘觧漕司奏前原議河工銀并
嘉靖四十三四五三年減存料銀咨追補造船隻已見有
餘其外十萬兩仍通行省催一同漕折銀兩觧赴太倉庫
接濟邊餉但在外省府諸臣一聞改折遂將應撥運糧軍
旗不行取補則月粮無支何以[illegible]閣且運軍
行糧南京各衛例該水次倉支給其餘各衛所俱于本處
倉分及淮徐鳳陽等倉支給勢必推延仍合嚴行漕司并
行各總將改折十分之三照依上年全運撥派各該衛所
定数造冊發各省府州縣照例查處追徵庶不悞事而可
期實用　一南京兩總每年例該撥運江西浙江二省糧

米各十萬石以資三六輕濟幇貼之用計江西十萬石約
該漕軍三千二百二十餘名各旗軍行粮皆例于本衛造
冊赴江西水次將該省額運南京倉米内坐支每名三石
約該行糧九千六百六十餘石每石例該折銀五錢外應
加脚耗銀三錢名曰行糧扣除共約該銀二千八百九十
八兩合應照数取觧太倉庫接濟邊餉其浙江十萬石旗
軍行糧查果有司坐派南京倉米内支給亦行照例一體
查扣觧部　一南京上元縣庫見貯南京都察院項下贓
贖銀一萬五千六百七十三兩九分零户部總巡郎中項
下銀二千七百六十一兩九錢五分零刷卷御史項下銀

二千八百三十二兩二錢一分零江夏縣車見貯南京都
察院項下贓贖銀一萬二千四百八十三兩一錢一分零
戶部總巡郎中項下銀八千五十兩四錢九分零刷卷御
史項下銀五千二百五十二兩八錢六分零二縣寄庫銀
共四萬七千五十三兩六錢九分零除南京都察院量存
十分之一合取解二萬五千三百四十兩五錢九分其總
巡刷卷項下盡數解部共該銀四萬四千二百三十八兩
七分　一各省并直隸府州所屬遞運所除坐派支関夫
船外尚有額設防夫每所或三四十名或二十五名本為
接交防送軍囚囚徒而設今俱各僉短解及差壯快人役

管解並不用此役皆多在司道府州縣衙門供役才差相
應行撫按衙門盡數查出革去將隆慶二年防夫徭役銀
兩通行解部接濟邊餉　一各省并直隸府州縣各編有
民壯快手機兵等役及各巡檢司弓兵皆本以護守城池
及巡邏地方等役近來因循習弊多不操練皆在州縣打
差接送過客及司道跟用合無行撫按衙門各照額編原
數每十名查扣二名工食在官革去募役通將扣過名數
及原額若干造冊一同解部以濟邊餉　一醫獸之役原
為聚牧孳生馬匹而設今馳驛馬各派養馬養民間自行
餵養牧馬草場又聽軍民耕種召行收納租銀並無千百

成群故牧何用醫獸在官而各州縣猶照原額徭編前役
歲解太僕寺作為公用支費似出冒濫合通行該府州縣
但有額派徭編前役者俱各查追役銀類解本部太倉庫
充補邊餉不許解寺仍行各該撫按衙門清查永為歲用
開報　一各處措造稅契銀該本部原行查解並無十之
一二而各該司官多以原無定額因而侵漁乾沒者多其
各處稅課司局皆徒存虛名但係州縣私自徵收牙行稅
銀今查止順天府武清縣歲解商稅餘銀四千兩張家灣
鹽商牙行五百兩其他如徐州有一千兩淮安府一千餘
兩近皆奏　准暫留本處餘或有軍門去處查解軍餉亦

不及十之二三俱各私自費耗隱瞞如滁州一州亦歲有
三百四五十兩近訪知州葉靈新頗能操守充作該州公
費支用省派于民如此計之各處不下數萬相應通行差
去御史逐一清查盡數解部以充邊餉以後年分仍行各
該巡按御史查解不許隱瞞其僻遠去處原無市易者亦
不許一槩取討　一各省府州縣近奉　明詔嘉靖四十
三年以前拖欠盡數蠲免中間多有徵收在官者及侵欺
問追在官與各該年應解站馬價銀及沿河皇木未用餘
夫銀兩為數亦多相應通行各撫按司各取州縣庫簿清
查解部　一工部原有工夫不時坐派料價府州縣不知

事出一時節年重徵在官及三十五年該部尚書趙文華
建議總作四司料價派徵前料多有仍舊重徵重收納解
不明積貯在庫相應通行撫按衙門清查但在隆慶元年
以前者各照見在數盡改解本部充補邊餉以上大約計
可取解八九十萬兩臣所謂通時變之說者以此仍有不
數容臣等另行計議陸續上請　一京師積蓄今在太
倉者嘉靖二十年以前在倉糧米尚有七八年之蓄今止三
年餘非不無可憂蓋皆緣嘉靖二十年以前因邊餉缺乏
議行改折後又累次空運遼鎮乃河間歲災倭警燬船各
因而議折以致月漸耗少君不自今議行積貯則七年之

病而三年之艾終不可得矣何者漕糧四百萬石內除薊
州三十萬石係原議外其三百七十萬石皆應盡輸京通
二倉計一年除二箇月折色外該歲支二百六十七萬石
猶有一百萬石存貯似三年有一年之積也今自嘉靖十
一年以　顯陵承天二衛免運改折又于嘉靖二十九年
北虜侵犯改撥薊州班軍行糧又昌平密雲二鎮糧餉共
去二十萬七千三百四十四石六斗遂變為例在昔既以
改折空運而耗減在今歲收又不查復原額則以後各處
有水旱之災日亦不足矣是則今日之所當議復者也
一湖廣荊州安陸二衛改　顯陵承天二護衛免運當是

而船米則宜灘派之各總衛所代運不宜改折以虧原額
也以湖廣之三萬七千七百三十四石三斗改折猶為有
說而江西之一萬三千五百二十八石三斗偶緣是年走
派二衛兌運因而槩之何也是皆有原議未妥相應改正
仍使本色行漕司分派各總輸運　一薊鎮撥漕糧充班
軍行糧一萬二千一百四石七斗原非舊額出于庚戌年
虜警奏撥本出一時之事因襲為例則謬甚矣夫班軍惟
兩京在外衛所分班入衛者則有之在各鎮則惟主客二
兵雖調用班軍其行糧亦合作客兵內會計為當況該鎮
二十四萬石漕糧本色原額既以改折十四萬石漕糧本

色又何必取此本色以虧太倉之數相應改正輸京通二
倉其缺乏之前額軍餉改作客兵年例內會計加發銀兩可
也　一密雲鎮近撥漕糧十四萬八千八百一十五石八
斗昌平鎮三萬九千二百七十二石五斗俱非原額亦皆
始于庚戌之警共該漕糧一十四萬四千八十三石三斗
歲撥山東河南二省兌運水陸輸納官軍甚苦負累臣先
任漕運都御史曾建議寄囤通倉呈本部委官另行轉運者
只為恤在運官軍之困尚未及為儲蓄深長之思也今照
太倉歲積不前應依舊改在京通二倉上納以足原額其
昌密二鎮軍餉照數議行比照大同事例于隆慶三年為

如預發銀兩秋收之時委官抵斗糴買上納昌密二倉庶
可復額設原額三百七十萬之數縱有漂流拖欠一二十
萬石每歲多此十萬糧則漸漸充裕而三年之蓄可必矣
一臨清德州二倉原係本部題差主事監收糧米以前皆
有數十萬石之蓄後因倉厫損守支告艱各又差去主事避
嫌不肯發銀糴買亦減少本部以前諸臣因見發邊餉銀
兩不敷又減各取解十萬餘兩抵數以致今皆蓄積無多
臣思此二倉皆在運河之北相應議復原額于隆慶三年
照例積貯倘一河道有阻即此亦便于轉運 京師則有
備無患而不至于坐困矣 一積蓄之務本以備不虞今

倉庫多虛在在告乏又節以水旱兵防之故在外者奏乞
停徵在內者奏乞多發每至搜括無遺別無善後良策不
知夏秋稅糧額數之入已定而今歲出者至增數倍而難
繼何能有餘若預備倉 祖宗之制甚周乃今奉行者多
不究心遵守徒為虛文一遇水旱輒行 請發內帑矣量
入為出之規非居重馭輕之勢年復一年將来必至不能
救藥矣蓋邊鎮之會計雖講而兵馬未覈出納未清無以
時勢陵夷屯牧不脩大非往日之舊而因時酌損以就中
振作量劑其出入者則在 今日所宜亟行講求者也至
于在外預備倉宜申明 祖宗之舊制宜查議先後所因

革者而詳之計戒飭有司着實查行則亦庶幾有備于外
而各處或遇有水旱之災不至束手無策而皆紛紛仰給
于 內帑矣一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
此生財之道萬古不易也而在今日之勢有難言者矣昔
人謂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雖欲無饑不可得也今則
一人耕之不止十百人聚而食之矣九邊之兵馬比
祖宗之舊增添數多而歲派民運錢糧止是舊額而又加
以征調客兵之費日亦不給且秋青屯糧漸以耗減無徵
欲量入為出而勢不可得者況四方風俗民情日以奢耗
而務本者少作無益害有益者皆未之禁誠費出無經而

官民靡費矣今欲變今之俗由古之道不去冗食浮費不
重守令課農桑務本業不得而更化也今農官有專設營
田有重委 朝廷非不留心于此也而無實意舉行之者
故未見有可績之效則庶而富貴而教崇本抑末制節謹
度以量入為出者則在內外諸臣協心一體以圖振勵有
為于今日而後戶部始得而不平量劑之以調其盈縮也
不則終于搜括計窮而救藥無術矣 以上所議臣所慮
遠圖者以此但生財積貯究極本源須內外一體着實施
行而後有濟至于冗役冗食之費原經建議輒復停寢而
邊鎮兵馬增添數多秋青屯糧減少無徵皆非 祖宗之

舊消查覈實的損因軍與天下稅粮原額已定邊餉不敷
從何區處通候該部院科道諸臣議開款行題　請至于
漕粮改正欲自今為之則又以奉　詔蠲免歲用不敷無
銀糴發其前應復舊漕粮乞于隆慶二年會議定擬其糴
買事宜乞於隆慶三年查照施行伏乞　聖裁

節內費以重大計疏　張漢卿

近該內　承運庫署庫事司設監太監梁棟等題稱急缺
金銀寶石珍珠乞要區處應用該戶部覆題梁棟等具奏
成造却混稱例賞及舉已往費用徵勅　聖聰莫圖多借
支得太倉銀兩不及往年十一已支過部計無所出等因
奉　聖旨這合用錢糧你部裏還上緊通融計處進用毋
致缺少欽此又先該　內府供用庫署庫事　御馬監太
監梁政等題稱會計年例錢糧要將減去三分之數暫于
京倉粳米撥補該戶部覆題近查得內官內使人等實在
食糧之數支米石歲額有餘若于太倉般給是壅先獎欲

將該庫見在并解到錢糧通融支用等因奏　聖旨這該
庫糧米嘉靖元年減免三分之數暫准于太倉給以後年
分照舊欽此又該戶部覆奏乞將該庫以後年分白粮務
開食粮的數坐派節奉　聖旨粮米還照前旨徵派欽此
臣等待罪諫垣職司封駁竊見未便理難緘默夫人君經
理天下審量出入以制經費雖猶巨室治生必較收入多
寡以為致用贏縮苟有不足必先樽節若復浪費鮮不困
踣仰惟　皇上登極寶承彫弊之餘天下一歲之供不足
一歲之用內凡郡邑外達邊陲罔不匱竭加以連歲災傷
生民疾苦若非　朝廷自凡度支費予成造一一檢覈裁

寡存舊裕漸徙欲傾耗所庫非求小民以給無窮之用恐
非為　國家經常久遠之圖也伊尹曰慎乃儉德惟懷永
圖自古忠臣愛君率皆相用為戒臣等以昇天象譴見地
理震驚災沴頻仍財力殫竭莫有　上宜儆懼　皇上躬
行節儉以圖富庶之効伏覩　綸音有曰躬行節儉朕自
有處置又曰躬行節儉已知道了仰窺　聖慈惜福節用
無不拳拳特以職掌人員先意阿附希啓侈端乃至誤有
聽納督責取盈臣等固知非　陛下意也且梁棟等以成
造急缺錢粮奏行　進用是欲括戶部之銀也梁政等以
元粳米減免奏行撥補是欲耗太倉之粟也夫府庫之財

孰非　陛下之財亦孰非供　陛下之用但戶部太倉
軍國重計京師百萬生靈四方非時災沴各邊緊急調度
一切干係倘至缺乏何由支持竊度梁棟等政等之心不過
緣以職掌迎合　上意以取容悅多積羨餘以資潤養豈
知撙節計量為　國家愛惜財用乎臣等見得　內承運
庫自　先帝升遐之後凡物分各處積年收貯并抄沒人
犯銀兩俱各運貯其中雖曾奉有　詔旨運送數百萬于
太倉銀庫收貯竟靳不果臣等外間未知的數度其所積
不為不多雖此年關領成造鋪　宮賞賜等項節有動支
該部又經　進供三十六萬今未三年即已告乏支費之

繁又過　先朝夫以　先帝十五六年之積蓄不足　今
日三四年之　供用若不痛加裁省雖盡天下之力恐不
足以資將來之費也又查得　內府供應庫弘治年間會
計歲用粳米止四萬六千石正德年來　內府人員冗濫
會至八萬五千餘石既經奉　詔查退減革又節奉
欽依事故一千員名原派粮米看照數減派必其食粮人
數比前漸少額供米石自當有贏縱雖減免三分計亦不
至多欠若能稍存積餘足可接濟支費今又　佳令太倉
撥補已為重冒若復以後照舊徵派歲餘之數亦作銷除
大凡　內府運納錢糧小民十倍艱辛坐費無藝良可矜

惜經　國制用豈應若此夫　內庫不足取之該部該部
不足取之郡縣小民小民不足將誰告耶即今東南財賦
之鄉　國家倚為盈裕疾癘橫作飢饉荐臻骨肉相食既
已一面賑濟又復一面括索臣等竊為不可也傳曰天地
生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今公私俱竭既非在官又
不在民徒以靡費珍巧之具侵漁冗濫之手不可不深察
而熟計也該部剴切論奏豈固為吝惜以違　上命哉誠
以　國家大計不可不深長慮耳伏望　皇上憫時愛物
去奢從儉自乘輿　御服以及　宮掖來從節省一應寶
石珍珠無益實用通行裁禁一切　賜予不必濫及其冗

料等奏稱 尊上 徽號例賞內外官員銀兩動以萬計
見今倉庫缺乏地方災傷內外 恩賞通行停罷不必過
費以益匱竭其 內承運庫見存之數務在撙節用度候
至豐熟逐漸 供進其 內府供用庫白熟粳米減免之
數仍查見年歲例全派及節年徵補拖欠之數通融支用
京計有餘以續不足大倉樣補暫免搬運以守舊規仍遇
會計年例務要開具食粮的數酌量派徵再乞將各庫前
項經管官員 勅下司禮監通行查勘果於錢粮混舉增
加導非啟費即為罷退別選廉慎老成之人更代掌管若
秖緣 供應過求附益亦乞 天語嚴加戒飭令其協心

撙節無恣妄費以貽罪譴如此則 國計得制用之宜民
生免阽亡之苦治安大計莫重于此矣

查理倉漕夙弊以裨 國計疏　王國光

雲南清吏司案呈照得 國家收運錢粮立法周悉而其
節目之煩在漕運有輕齎以備兌運有勘處以慎漂流在
太倉有斛量以均出納有官攢以司放支載在議单各宜
遵守但邇来奸弊漸生大失初意若不及時查理誠恐將
来愈無紀極呈乞議處施行案呈到部看得前項事宜除
臣等可以經行者逐項裁處外其有事係 題請不得不
行改正者謹條列五事上塵 睿覽伏候 命下通行各
該衙門遵照施行萬曆元年正月十七日題奉 聖旨依
擬行欽此 一議官攢以杜冒濫臣等查得吏部職掌內

開在京倉場副使守支五年之上者比照邊倉事例另立
行狀付選攢典守支六年之上免其省祭在部守選又開
大同宣遼東甘肅等處官攢俱以九年為期或八年前後
遇例差官經盤數目不少准令起送又查近年題准事例
在京倉場每廒支剩正粮千石上下即盤與見年代放官
攢起送甲斗發回俸粮截日住支又查邊倉官攢守支有
七八年者継送之官不得管事株守則通同為奸回籍則
貧至老死故陝西查盤御史蕭廩議將一年已滿官攢即
將任內經手錢粮呈詳撫按逐一查盤明白交與接管官
攢看守支放即與起送如有情弊就便追賠擬罪又經本

部覆奉　欽依備行陝西撫按欽遵去訖切照官攢守支
九年五年六年另立行類並守選者賞其守支之勞也十
石上下即與交代者防其希圖年月之弊也前京通二倉
官攢張勉李福等一百餘人係四十四五等年着役已七
八年尚不呈請交盤起送在倉放債盜米實緣作弊及查
守支剩粮或止一二百石或百十餘石或二三十石靡費
俸粮一歲至三千餘石籌架等銀數百餘兩其各邊倉場
追賠侵沒監禁至五六年每每亡軀除張勉李福等已經
責治起送陝西地方已經覆行外合無備行京通二坐粮
廳照例將應放年分廒口支剩者先行查數造冊轉行下

粮廳并將漂流米石不候挨陳者附載冊後順序早交查
果該廒應支盡絕即日住粮起送如一時零數坐支不盡
千石上下者責令盤併別廒湊放一體起送若故行延挨
查有過期一年以後者參呈送問革職革役干礙各廳人
役一例問究其各邊倉場俱通行各邊撫按凡官攢一年
滿日照依陝西事例一體呈明查盤起送移咨吏部知會
不惟清刷夙弊抑且疏通選法　一議置斛以平出納查
得舊例太倉木斛該漕運衙門造成印烙封識每三年一
次給發頭幫粮船順賫到倉轉發應用近來造不如法往
往即壞且送不依時又無楠木各倉不敢另造耳呈總督

倉場時備驗粮斛多係破損乃備加較量每石有多一升
至二三升者啓官攢指勒之弊致運官賠補之苦及其支
放又不均之甚因委官脩補六百餘張自後較一一平
準分散各倉是以該年運官納米一斛大約可省二升一
石省米四升一百萬石者米四萬石計四百萬石省米
一十六萬石有餘往皆群小偷盜直為鼠穴但恐以後年
分仍復舊習啓弊容奸相應逐處合無咨行漕運衙門查
將應造木斛真正物料照數分給各幫頭船順賫前來送
付東官廳交收具呈總督衙門照依　欽降鐵斛查數成
造務期堅固較印的當分給各倉收放則可多可少隨壞

隨修無後時之誤免抵昂之害矣　一申舊例以重輕賫
並據通倉坐粮廳呈稱據各衛所呈驗輕賫銀兩中間十
分之三沿途支費俱係把總關防執照並不經由管倉管
關洪閘等房部官及地方兵備粮道以致官旗把總通同
侵冒呈乞議處等因到部該本部查得議單款開輕賫銀
兩每幫先給十分之三聽備沿途起剝支用仍行各把總
官務要催督本總船隻挨幫前進不許相離窵遠如遇盤
剝俱要呈明督押參政或管河管閘管倉鈔關及兵備等
關查與前後幫船起剝米數地里相同批與印信執照准
動支前銀若有不經盤剝[illegible]朦朧虛捏侵費或將原銀興販

貨物稽誤粮運把總以下聽漕司及就近官司查𠫵坐以
侵欺問擬等因通行遵守去後今據所呈運官支費止有
本總印信執照別無稽查係干漕運錢粮豈容聽其自便
行私合無申明議單事例自後各該運官凡有起剥應支
輕齎銀兩務要照例呈明就近部屬及𠫵政兵備等官查
實批允給與執照方准動支若到京之日坐粮廳查無前
項執照不准支銷俱作冒破旗錢糧皆為實用而奸弊無
所容矣　一查解納以清隱弊據通倉坐粮廳呈稱羨餘
銀兩例該一分解淮二分給軍近該言官議將隆慶二年
以後一分銀兩差部官類解不許運官領解以杜侵漁但

隆慶元年以前俱係各把總及運官經自領解中間有無
盡數赴漕司交割漫無稽查今查自嘉靖三十五年起支
領過銀數職名造冊見在呈乞備行查覈等因到部臣等
查得一分銀兩雖係各衛完粮羨餘實皆小民辦納正供
起運之時分毫不欠且又在部領出豈容奸徒侵費訪得
隆慶元年以前嘉靖三十五年以後各把總領出前銀不
下十萬餘兩或買補原欠或買貨营運或放債官旗解淮
者十無一二查得歷年皆無批廻照對公家所需豈同兒
戲合將坐粮廳造到嘉靖三十五年起至隆慶九年止領
解一分銀兩文冊轉送漕運衙門將逐年逐總解去銀兩

數目親自清查要見某官交割若干某官未經解到其項
係捏通虛領其項係那移別用有無補還中間應提追者
徑自提追應𠫵奏者指名𠫵奏以後年分此項銀兩本部
查委司屬官一員督解前去並不許各總領解庶綜核詳
悉而奸欺自革矣　一覈漂流以便處補查得議單款開
見貯通庫并以後年分係二分給軍羨餘銀兩凡有漂流
奏到并印信執照及上年未完漂欠者一面准令動支補
納一面嚴行查勘若有假捏情弊務要追出前銀照侵欺
事例擬罪若起欠掛欠即是侵欺與漂欠事例不同不得
藉口告援前例等因通行遵守臣等看得前所謂并有執

照者以所奏未能速勘回報先有執照到部以一事言之
也但開載未明往往奸猾運官假作漂流捏買執照地方
官員一為權奸誑惑妄行出給是既已侵欺于先又復誆
騙于後揆之法紀豈容輕假然或又以原係彼運之銀抵
買彼運之欠於情似亦可通昧不知水次交兑升合不少
一路盤剥之費又准動支此銀十分之三若能完納後以
其餘給賞處之亦云厚矣乃名係揚欺更為補買是濟悪
而誨盜也彼奸運者何憚而不設詐以媒利乎合無申嚴
議單事例以後凡官旗漂流船粮即付所在督押司道陳
告當日委官親勘具奏收粮之日照例減除免晒處補不

數分許動支二分給軍羨餘若未經奏到雖有執照即係
假揑不得一槩混支以滋冒濫

催節年逋負錢糧疏

王國光

四川等清吏司案呈卷查節經本部將歲派一應夏稅秋糧馬草顏料布絹本折錢糧題行各該司府州縣及時徵解如未完三分以下管糧官住俸五分以上起送吏部降級調簡掌印官住俸糧完開支未完七分以上管糧官革職掌印官起送降調其司府等官總計一省一府完欠之數一體施行又為欽奉　聖諭事該本部議題京庫錢糧通算約以十分為率未完四分者布政司掌印管糧官俱降俸二級移咨吏部不許推陞追徵完日准照舊俸未完六分者俱照不及事例降一級起送吏部調用未完八分

以上者俱革職為民其餘府州縣掌印管糧官亦照前分數降俸降級調用革職為民又為懇乞　聖明廣延群策豫處　國計以保邊圉以求治平事該戶科給事中雒遵題本部覆奉　穆宗皇帝聖旨京邊錢糧拖欠有司不行徵解中間情弊多端巡撫官全不查處致悞國計好生有負委任今後未完數多的巡撫官也住了俸待催徵完日方許推用其餘依擬欽此通行欽遵去後但近來各官曠廢職守不行及時徵解積欠數多隆慶伍年十月內本部查得福建廣東江西等省應天蘇松等府自嘉靖四十三年起至隆慶四年止各項錢糧逋欠尤甚已經題行各

省直巡撫官嚴行查催及將各該違慢掌印管糧等官一
體照例叅究延今一年有餘各司府所欠各項糧料二百
二十五萬九千一百餘兩止完六十四萬六千七百餘兩
尚欠一百六十一萬二千四百餘兩本色蠟茶果品等項
一百六十三萬六百餘斤止完一十二萬四千一百餘斤
尚欠一百五十萬六千四百餘斤本色絹布一百三十三
萬九千五百餘疋止完一十三萬七千一百餘疋尚欠一
百二十萬二千四百餘疋查其完解十無二三今又奉有
恩詔將隆慶元年以前蠲免訖二年至四年拖欠內量免
三分外餘亦未見解到延今隆慶五年拖欠愈多各省府

總計共欠銀二百一十五萬餘兩蠟茶顏料果品等項七
十一萬餘斤絹布五十萬餘疋絲綿三十一萬餘兩綿花
十萬餘斤浙江江西山東河南福建湖廣等省蘇松常州
應天池州等府尤其特甚目今邊鎮之支費至為浩繁
內庫之供用常至缺乏節奉明例雖嚴有司怠玩如故所
據各處後開逋欠錢糧相應再行申飭前例嚴行督催用
濟緊急呈乞題　請拖行案呈到部臣等有得歲派錢糧
皆係小民惟正之供京庫額用之數例該當年通完後漸
怠緩越歲始解然尚無積欠至此極者嘉靖四十三年以
後年甚一年京庫之用歲艱一歲矣夫降罰之例管糧官

不足懲矣而議及于正官又議及于司府又議及于巡撫
是官自卑而崇法自疎而密宜可完矣而逋欠益多者此
其故何哉深思博訪其弊有四而細民小吏不與焉臣請
得而畧言之今之稱拖欠者孰不曰小民然非小民也勢
豪也蓋勢豪之家田連阡陌糧數獨多每遇開收倚勢抗
阻甚又利人干求與之影射以他人之田為己田以公家
之賦為己賦糧里不敢督催官司不敢追併一加查比則
即生怨詈不以為不擾冠裳則以為催科太急揚言自得
莫敢誰何至閭閻小民孰敢不納間有不納非真頑連無
告之民則係逃絕流亡之戶然此亦無幾耳此其弊一也

管糧卑官甘受常例不肯追比恐畏豪右不敢追比無足
言矣州縣正官未完則沽撫字之虛名而不能持法速併
解出則任奸人之侵費而不知立限完銷僅及分數便以
為吾職盡矣是可免于參罰矣遇有陞遷及行捏報司道
之官不惟不糾復從而開飭之本無徵也而曰見在追徵
本無災也而曰災疲難併司道庇之撫按信之積逋之處
比比皆是也每年參罰能幾何人縱有一二州縣管糧官
耳司府之上曷嘗降罰一官邪經管者多以陞遷遍緬矣
而繼之者又以新任無干開免是無時而可以懲一官也
此其弊二也民間奸猾大戶收銀在手恣意侵漁固可罪

矣而列仕籍者亦聞風而倣效之或令家人充當收頭而倍收耗銀或令子姪出名代解而中途貿易展轉遷延竟成乾沒間有解到銀色物料低惡不堪一抵換間其獲利已不貲此其獘三也京城積慣棍徒包攬代納拴計騙害固可恨矣而勢要之家亦受賄而庇覆之銀料本自粗惡則力為囑托致難收受之官事犯本宜監追則代求寛假甘為弧鼠之托一或不從遂起嫌怨騰造飛語以惑朝紳此其獘四也夫　錢糧也而四獘叢集財賦烏得而充經費烏得而足在昔數年之欠銀至二百餘萬兩絹布蠟茶等料僅百萬有奇臣已不勝駭異迺今一歲之欠銀兩絹

布等料視前數歲相當拖負至於過半言之殊可痛惜該部次行催該管官漫不經意視部檄為故紙以查催為文具由可言矣屢奉　明旨切責亦畧不警畏法紀何在藏守何在及今若不亟行嚴催大懲積玩恐財賦日虧帑藏日匱　國計之艱將至於不可支不惟督賦諸臣不得以逭其罪而臣循默不言亦不得辭其責矣既經該司具呈中飭查催相應題　請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各省直巡撫都御史及咨都察院轉行各巡按御史遵照　明例嚴實嚴查後開各項錢糧緣何拖負愈多各該官員緣何不行催解一面將拖欠太甚府州縣經管見任掌印管糧官

先行住俸一面將應免年分已徵在官并免剩應徵之數及見徵各項錢糧督令司府等官上緊設法逐一根究其項係已徵在官者刻期盡數起解其項係已解未獲批迴者勒限嚴行追比中間如有官吏那移庫書侵隱地方勢豪巨惡倚持奸頑不納錢粮及包攬乾沒等項情弊有司不能治者應查得實應叅提者徑自叅提應拏問者即便拏問俱從重擬遣還官銀兩陸續起解似前奸惡每年要役數起報部方為加意　國儲不負委任其餘果係小民拖欠除四年以前姑照題　准分數帶徵其五年拖欠勒限嚴比務期半年以裏通完速解以濟匱乏仍行各府州

縣以後為充解戶慎選殷實定限完銷不得濫令奸人致滋侵費錢粮雖解批關未獲不准作完若當年不能通完帶徵不及分數縱得陞遷不許離任司道官自今亦要痛滌因循加意振刷毋得委靡避刺歸怨下僚倘猶因襲不及分數撫按官照例一体從實叅究以憑題覆降俸降級施行不得姑息市恩撫護不實以負　朝廷亦不得優游坐視任其拖欠不行查理半年以裏完不及八分以上者咨本部查題　上請合照　穆宗皇帝聖旨巡撫官住俸停陞待完及分數方許開俸陞用巡按御史亦有糾查之責本部會同都察院該科叅處以為怠事者之儆至在京

勢要奸詭憑藉無復忌憚兵馬官不敢執法緝拿自今亦
行都察院轉行五城御史嚴加訪治干礙勢豪指名叅
奏再乞 天語叮嚀當事大小臣工念詘乏之可憂思
國計之當重各勵乃心共圖實效如此庶目前之用或可
以少濟而意外之虞亦可以有備矣隆慶六年十二月二
十日題奉 聖旨這稅粮布絹等項係正供緊用錢粮何
一年之間逋負至二百餘萬顯是各該撫按管粮等官不
以國用為急故縱勢豪猾侵欺隱匿沽名撫字捱日待
遷以至拖欠日積反累小民包賠這所奏深切時弊本當
盡法查究以朕臨御之始姑依擬便行文與他每着上緊

設法催徵依限完觧如再遲延你部裏并該科查照節年
嚴 旨從實叅來雖已經去任的一併重治不饒欽此

節省以足 國裕民疏　劉體乾

近自北虜陸梁肆為不道 陛下赫然震怒爰集義師奮
欲有以大舉而撻伐之頃一時國計所需往往告乏各該
建議諸臣或欲徵歷年之欠或欲加數目之賦類無非
以供億既繁調度莫繼遂為是一切不得已之計姑以紓
困急佐經費也臣愚不知生財大計但聞之宋臣蘇軾有
曰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
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由軾之言觀之則今日之事不
在于征斂之紛紛而革冗吏清冗費乃當今理財之第一
義也臣不暇遠考臣嘗見原任禮部尚書霍韜之奏有曰

我 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矣合文職計之蓋已
逾十萬矣此固韜之言也猶自成化五年以前者云爾也
計至于今則歷年遷功之陞授動賞之傳請不知其幾是
武職又不止于八萬矣各衙門之添設大臣之恩廕不知
其幾是合文職又不止于十萬矣臣以是推之成化五年
之吏視洪武初年之吏為冗今之吏視成化五年之吏為
尤冗也遠而擬之宋制止二萬四千餘員唐制止一萬八
千餘員漢制止七千五百餘員與唐虞之建官惟百夏商
之官倍用又奚啻倍蓰不但此也他如內官閹宦之收入
者漸廣未有底極錦衣衛官校之奏備選充者漸多未有

限制中書等衙門之乞 恩帶俸者漸濫未有品畫極之
禮部之譯字生鴻臚寺通事序班光祿寺之廚役 神樂
觀之樂舞生內而各監局之勇士匠人并寫字及以太工
陛除者其間孤媚猥濫途徼不一既啓倖竊冀冒且多臣
不能悉舉然已為萬千 祖宗時分是皆張口待哺以仰
給于 陛下者也且如勇士匠人至賤者也勇士每月則
有月糧一石馬料豆九斗穀草三十束匠人每月則有月
糧一石有米三斗五升所費固已不貲至于一官則有輿
隸廩祿之數所費又不止此也其所以糜爛其財賦者豈
少少者哉臣又恐之土地猶夫 祖宗之土地也戶口猶

夫 祖宗之戶口也賦稅猶夫 祖宗之賦稅也獨至于
用度乃百倍之是其所入者少所出者多譬之富室大家
生理猶前而賓客之資廝僕之費視前反後則千金之產
有不索然而罄者哉此其蠹 國耗財之源所宜痛懲而
亟罷之者也不此之求乃于憔悴無聊之民而屑屑取盈
焉此臣之所未喻也臣愚伏望 陛下勑下各該衙門除
見今聽征官員并在營軍士不查外其餘內外大小衙門
一應冒濫食糧及前項人數逐一查議何人應存何人應
革扣算定擬停當備造文冊 奏繳仍乞 明詔務從簡
約庶見為 國節省之意此臣之所為革冗吏者一也臣

近又查得光祿寺卿高溶等題稱本寺所貯錢糧自嘉靖
元年至十五年積剩銀不下七八十萬而又多拖欠以致
不足等情臣又近得本寺進 御果品等項原無定額臨
期止憑內官小票數目交納及果品既進小票隨即去明
日內官又復以昨日所進者賞與本寺行戶以備上納臣
固知 聖明節儉之德終始如一而所以有前後多寡之
異者固內官之滲漏乾沒于其間也蓋其經制之初既有
品度則供應之際自難以稽察以本寺諸臣不敢問其真
偽不敢辯其是非而貪冒之徒得以自便而自取矣臣不
意 堯舜在上憂時惜費日有孜孜而若等之嗜利行私

其無所忌憚者一至於此也然此但有自光祿寺一處言
之其他供應等衙門中間轉移侵盜尚有未易悉數者臣
嘗讀周禮見周公于凡王之饔膳酒漿之物次舍裘服之
用一一為之度數而又于歲終太宰以九式節用蓋深聖
人防姦之微意也臣愚伏望 陛下做成周之典 勑下
禮部將內外各該供應等衙門所用品物錢糧再三酌議
如某衙門一日合用品物若干通計一年合用錢糧若干
開其明白 上請裁定著為令典每遇年終選差科道一
員逐一查盤 奏繳以防冒破如此則豐約有正數取之
者不得而妄取盈縮有定規供之者不得而妄供而糾察

會計之事又得以行于其中則沉匿掩蔽之患自無所容而將藏之貨賄將沛然其有餘矣此臣之所謂清冗費者一也二冗即除則事之害財者去害財者既去豊財者自至而徵欠加賦之事可無講也說者謂臣等所見或非拯溺救焚之策臣則謂二冗之除慮在奉行者之未得其人耳若果當事大臣真能仰承　德意悉力奉行則所省當不下數十萬金朝爲在彼能省數十萬金之費暮爲在此即得數十萬金之蓄見效甚速爲力固易民既不擾國亦不乏也且月計不足歲計有餘一月既有數十萬金之蓄一歲當有數百萬金之蓄是所謂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

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如之何而不可行耶況今天下府州縣百姓資產蕩析邑里蕭條嗷嗷之情大非前日雖所在官司急于督併然箠楚不勝之際固不可謂全無欲辦之心而死亡不贍之餘亦難保其必有可完之理則亦徒掛簿書刑罰而已是節用愛人之道臣固不敢于此時謬為迂闊之談而目前幹辦之圖臣亦不敢盡以為得也即使欠戶徵焉盡如諸臣之議而冗吏之聚而食之者如故冗費侵而盜之者如故則亦無異乎世之所謂揚湯止沸者如薪不抽沸終不止揚之何益臣固知于耗虛匱乏之患無補也且此輩皆貪饕無厭之徒倖門既開必至侵漁

未已將來之吏無能愈冗于今日者乎縱欒未遂必至延濫無極將來之費能無愈冗于今日者乎而百姓之欠者從而益欠加者難以復加雖有百劉晏者出何以爲拱手之地耶故臣敢謂冗吏既革冗費既清雖不徵欠戶不加額賦可使富也不革冗官不清冗費雖欠戶日徵賦額日加富可使貧也臣愚惓惓猶望　陛下念時事之多艱憫民生之未遂節省一念斷在必行申飭各衙門當事大臣務要着實舉行毋得陰爲庇護躭延時月曲示包容相惜顏面使此輩苟緣從倖以圖苟免中間如有此等情弊及應革應清相干衙門人役敢有推調抗違并鼓動浮言陰爲阻撓者許臣等科道訪知指實參　奏治罪仍通　諭

京城內外諸司除係關緊要實務外餘一切不急之需併從裁減如是則　國豐而裕無功不成士飽而敵有戰則克蠢彼醜虜有之則爲舜格有苗不但如漢文帝不有則爲殺之克鬼方不但如唐太宗進退伸縮無不在我業隆湯武功光　祖宗顧不足以示天下垂後世也哉使失今不圖悔將無及臣恐敵人無歲而不入則邊備無歲而不嚴邊備無歲而不嚴則錢穀無歲而不費府庫已竭調度多殷根本已空而蠹耗不止如不幸而加之二三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欽財已盡而計窮敵已至而力屈始有不能

不重煩 朝廷之憂矣若其容臣等靡靡悠悠拱默坐
視之時乎臣是以不辭冒昧條例 上塵伏惟 陛下憐
此迫切不容已之情 赦其冒昧無所知之罪 留神採
納 俯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敷陳愚見以圖足國疏　李汝華

竊惟食貨者王政之所先積貯者天下之大命故周官啟
九式之條而王制重九年之積蓋以量入為出而經濟虛
誠有天下者之不可一日不講也邇蒙 皇上軫念積貯
匱之特諭計部以處理充實之計仰見 聖明憂國憂民
之盛心凡有見聞皆思所以贊廟謨於萬一況臣等待罪
該科與聞 國計者乎但錢糧之數日浩繁而出入之頭
緒紛沓有未易以日久晓者昨見該部條例八事以上亦
可謂幾于詳盡矣然臣等芻蕘之見再四反求猶有一二
可以引而伸之者敢甘隱默不併為我 皇上陳之臣等

切惟理財之道莫過于大學一書至謂生財之道則不過
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而已而唐臣
陸贄亦曰生財之豐歉在天用財之多寡在人節之雖虛
必盈不節雖盈必竭合而觀之則開其源與節其流理財
者舍是無別法矣方今山林川澤悉入徵輸夏稅秋糧各
有歲額舳艫千里飛輓窮年其所以充邊儲而供 國用
者既有成規矣頃年以來倭虜為患此外復行坐派加派
之名裁馬養兵之費而當事臣工權宜議處至于贓罰商
稅寺產事例度牒引錢所以搜括之者亦既無不盡矣況
今閩廣鋒鏑之餘殘傷未起淮徐荒歉之後逋逃未歸而

江之右山之東亦且以水潦旱乾紛紛具奏則附近之法誠不可以一毫復加于民者矣然則處理充畜之計舍樽節其何以哉昔人謂節財之法行謂任革冗員汰冗兵節冗費今之冗員誠不知其幾也嘉靖四十年為裕儲匱議歲用益煩該本科建白已經議革之矣然所革者不過務司埧驛之流以上皆未有一議及之者其為省能幾何哉玆且不暇遠舉即如錦衣衛恩廕之輩踵接肩摩各衛門帶銜之官日增月盛是雖賞勞酬功之典所不容無而冒濫之費則不可不為之慮矣一澄而汰之或禁止之于後則所省不既多乎民出食以養兵兵出力以衛民此定制

也況　京師之衆皆取足于漕粮又率數石而致一石其微所繇運之苦不論也柰何其可以易視之查得戸部所開月粮之數共該支米二十四萬五千餘石及查營操總數則止於九萬焉其餘或係錦衣衛官校人等或係各衛所官吏勇士官攢人等或係各該匠役人等湊之乃合前數臣等訪得此項月粮弊孔甚多有以一人而每月包領數石者有以一吏而每月冒支數十石者考求其故則以兵馬之實數司農不得而知也錢粮之出數司馬不得而考也各司止據衛所開來之數即以付之粮廳粮廳止照各司所發之數即以准其支給漫無稽考如此則以無

有以逆作任之弊亦將何所不至哉夫以每月二十四萬餘之錢粮止養九萬營操有用之軍士而其不操之軍無益之衆反從而兩倍之若是謂其二一皆充實用則臣等所不敢信矣伏乞　勑下兵部候各衛門應俸　前項將各項冒濫人役查革外仍要查核在京各該食糧人數共項若干某項若干造為撥總冊用印鈐蓋一送戸部一送本科者查如遇支放之時各該衛所造冊送司十三司須要類齊核實然後發之粮廳撥支其各該衛所官吏凡遇月終通將支過扣還之數齊赴本所貯銷如或參差不齊處應故事者聽臣等該科糸究則冒濫者庶有所懲矣至

于錢糧冗費近年言官已言之屢矣而卒未收節省之效者其故有二有挫韜鈐者或邊事未甚請一遇警報輒自開張至虛實未探而調遣先發者矣有威望頗輕則恭遂等官各自主議有先發後聞而不可制者矣若此則邊餉焉得而不費哉不知按伏者兵家之妙策何嘗責其不調遣謹調遣者無非以節行粮之妄費而已然均一調遣也行粮之支間在薊遼則有百里外全支五十里外半支之例而宣大等鎮則未之議焉或者非畫一之法歟近來宣大之費視他鎮為多未必不由此也伏乞　勑下該部再行申飭各邊鎮巡等官今後須要分明白哨探詳慎調遣其

有不遵約束將領聽其指名𠋣治其各邊鎮行糧應否照
例查議則錢糧不患其不節縮矣夫錢糧固貴于節縮而
尤貴于措處查得　舊制太倉解發之銀止以供客兵之
用而主兵則取足于民運與夫各鎮屯粮秋青馬草等項
奏給耳邇來各邊多事以屯地馬草則稱拋荒棄置久矣
一遇缺乏即行　奏討太倉如之何不告匱也近聞有能
措處者將無礙草場給軍採打即役其力以修邊墻而人
不為怨者使人人效此則各鎮之中豈無一二可以措處
以少省太倉之萬一哉乞　勑下該部再加查議移文各
邊巡撫示以　國儲匱乏凡有地方可以措處或于各年

民運拖欠之中設法督追完解以充下年正項之用年終
各將措處過錢糧若干督追完拖欠若干以上年為額今
年省出太倉銀若干造冊　奏報其有區處督追數目過
多者或　特加陞秩或從重獎賞則激勸之餘孰無公家
之念誰無共濟之心雖不敢大望其贏餘亦可省十百于
萬千矣凡此皆臣等管窺之見瑣屑之談無非欲省一分
則裕一分之意至于轉移　運用之則惟在于　聖明留意
焉耳再照民生　國計事本相須手足腹心原係一體則
視之誠不容有二焉者近　有淮徐等處水旱為災十室九
空逃移過半其粮運之額　但累見在人戶包賠官軍師生

俸粮已稱數年不給其艱難之狀悉具撫按疏中亦臣等
[illegible]聞差回所目擊者今欲　奏留商稅與改折二者誠
知其萬非得已而該部猶靳非全與豈非以　國儲為重
恐開奏改之門雖知其急未暇理與然臣等切伏思之淮
徐之地粮運之襟喉非他方可比其荒歉又為數年之積
患亦非他處可得而同也失今不處誠恐措腹之久或有
脫巾之呼其于運粮關係不小是不可不為之慮也況聞
商稅數十年來原係彼中借支之數即全與之亦不過歸
其故物耳運粮如必不可折亦當權其受災輕重量准二
三年仍行漕運衙門嚴督折銀完解以充軍士月粮正數

則公私兩便而嗷嗷望救之衆亦且幸寬舒于目前矣至
于招撫營田一節事本甚難然非得人以任之蔑有能濟
者臣等訪得漕運巡撫王廷素號清修亦稱簡靜但處理
通變之才原非所長當茲多事之時兼此重大之任豈可
以因循坐視者伏乞　勑下該部查訪如果臣等所言非
謬將王廷改之別用另推有幹濟有才望者代之至于所
屬州縣官亦須令撫按体訪精力才幹者調用庶地方得
而招採有道綏輯可望而運道無虞矣

酌議任官事宜以裨　國計疏　鄭大經
宋臣司馬光嘗曰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言
不能兩利俱存也方今　國儲內匱官帑之搜括無遺民
病誅求海內之空虛日甚既不在官又不在民矣毋乃屯
政不修而財源日塞邊儲加益而發貴未殿以故斂之甚
勤取之盡法而時艱無濟也已屯田之法專官而經理之
矣查數之令詳議而布告之矣以開財源節財流者亦既
講求脩舉孜孜不遑逸矣第善政修復于殘墜之餘奚濟
燃眉之急切實稽榷于尺藉之者難窮影射之奸近閱戶
部題覆每年正額缺至一百五十餘萬此皆張口待哺不

容一毫欠不容一時稽緩者也夫以　國家全勝之天
下四海雖多故尚稱乂安財用缺乏至此萬一不逞之變
突出不虞潢池之警忽生意外財用所需為第一急務當
事者何以應之毋直諉于難為而遂已之乎及是時正宜
悉心曲畫通融酌處若恬然不恤坐以待之無異燕雀晏
然于堂室之安者其害可勝言哉臣等待罪該科任人事
宜職得與聞敬攄臆見用備　采擇少資　國計諸凡職
掌所關者俾令各陳所見蓋時務所急莫先于此而務甚
畢集庶或有裨于時艱之萬一也　一曰重榷務我
國家通商裕國凡財貨舟楫會通之所置關榷稅部臣專

敕徃督之蓋取商賈之纖微以資　國用重本抑末之意
亦行乎其間年來當事之臣固有潔己澄源通商利　國
者操柄行私蔑法干紀者亦往往有之夫關市之設取之
民者已為遺利乃不盡利于國顧充嗜利者之橐囊併亦
甚矣近年題　准輪差府佐一員監收防範亦云密矣但
委多通判部臣不肖者少假体貌即甘心以聽而不復計
其他況錢鈔掌于部臣委官不與名雖監收實無稽檢近
日九江鈔關王事楊柟稍不降節通判郭希泰㓨制之因
得所侵匿不下數萬在他關務尤可類推矣嘗　國用匱
乏之時顧以自然之利不充公家之費而以資墨夫之貪

良可痛恨茲欲槩行加額必至横征而無藝欲折衷定數
尤恐膠柱而難通其要在於待人而已故必擇部臣清望
有聲者不必拘于主事不必限于一司回部之日聽堂官
考察一如御史出差回道之例果操持堅定賦倍往時者
從送吏部陞授憲職京堂官以示風勸各府委官輪差推
官一員每季更易循序遞差不許推諉在部臣止據所批
定稅商人執票赴委官上納稅銀寄頓府庫積至一季通
查傾銷該府掌印官年終類解既不得增差以浮于數亦
不得減省以要于民彼此互稽雖無定額而有定數至于
相見儀節酌為定例以便遵守庶賢者得以自白其心不

官者亦以有制而不敢放肆矣各該地方抽分小稅所在
巡按通查附報各差部臣一併類解敢有仍前乾沒者聽
巡按糾治以懲不恪蓋時當括索與其括索無告之窮民
不若因自然之利加處置之法着實舉行未必無資于
國計也伏乞　勅下戶工二部查議通行遵因考察各差
部臣諸涉瑕疵者斥謫不少貸既足示警矣工部主事楊
時喬操持潔白後先莫並所刊榷事一書足占素養若不
稍加優處無以倡率將来伏乞　勅下吏部將楊時喬別
改清職以示表異部臣不職者回察即行處分不俟大計
以定去留如此則勸懲不忒而人心競勸矣榷務之不可

不畫者一也　二曰革冗員我　國家因事建官無濫職
可裁矣但各衙門事務稍簡而員額寖多因事增置而添
設如故匪直糜祿之虛縻亦体亦未為妥順也內外各衙
門咸有可議者年來錢粮詘乏屢行裁革報到裁減官員
率多雜職儒官所省幾何徒滋紛擾在京各衙門俸薪皆
出州縣徵解以文減一員省一員之供應大者如未論即
如兵馬指揮一員約計俸薪五十餘兩每員額設弓兵七
名或八名約計工食銀五十餘兩每城革去三員可省銀
一千五百餘兩即此推之凡京堂部屬監局衙門事務簡
而員額多者通行查議兩京各衙門事簡而官全設者乞

勅下兩京吏部將各衙門量其煩簡悉從裁酌員下俸薪
[illegible]徵庶寬一分之患近行在外革去訓導術稱所革
俸薪無從查考夫省官不以省俸徒滋無究竟如此合無通
行在革已徵在官者作正支銷不得仍前埋沒兩京衙門
裁革官員及裁省俸薪　勅下該部一併查銷庶官有定
員食無冗費而于　國計未必無少補矣冗員之不可
不革者二也　三曰併差遣夫奉　天子命以有事地方
凡以涉歷觀風探民疾苦職任不同要在為民則一事有
定員不可更置也邇来緣節修于儀文生民疲于奔命奉
使轍跡聯絡道途迎送之擾供應之繁當事者雖日勤裁

省而　制使大於統一舉動不統自別勢固有不得不然
者比年歲不告登民力稱竭若不及時通變非所以廣
德意而適時宜也姑以直隸言之臣曾任順德府推官每
見巡按若干無事可為而各差巡歷者一周覽問事務畢
集夫直隸僅八郡耳實不逮一大省巡按者二而各差稱
得按歷之臣愚以巡按可以兼八郡而兩防閱武巡関二
差乃其卑職巡按可無與巳至于各差事務可兼者通行
酌議稍加裁省南直隸及各省兵備屯田水利等差可議
併者　一体裁酌至于先經有事地方添設兵備事寧之日
相沿不已尤屬費員至于各府通判多至二員三員者通

行酌議可革者革可省者省不惟供費之節縮足以紓民
之力而繁文既除亦可免多事之舛錯矣至于禁止迎送
之條尤宜一併申飭庶官省而民力可舒事省而官屬無
擾矣均乞 勑下部院從長計議以紓 國計差遣之不
可不併者三也 四曰催勘報夫懲貪之禁不嚴則民生
奚賴查勘之報不結則文具徒施邇因貪黷日熾凡撫按
糾劾有司擇其甚者欽奉 明旨提問追贓以禁貪黷以
衛民生法禁亦嚴矣完銷者十無一二玩忽故縱沿習故
事者相望焉殊非所以彰法紀而昭官戒也伏乞 勑下
都察院通行查撫近年行移提問勘合完過若干未完若

干監追贓銀完過錢分未完錢分逐一查明行各該巡按
衙門嚴限完報及遵照近日題覆輸邊事例速行歸結則
法令之布既足以昭大信于天下而兌剝于民者亦可以
取之以償于民矣差內追完贓銀揭報該院以憑稽考間
有事由誣捏罪非自致顯有的據者亦須明白開豁奏
請定奪毋重相徇之私而忘大公之義均乞一併通行庶
事有歸結而法無枉縱勘報之不可不催者四也 五曰
酌開納夫治經事貴通變酌而行之惟其宜焉耳方今財
用匱乏是歲計不足之數毫釐不可缺者及今若不措處
而倉卒為計惟有加賦一節為足以救目前之急但窮空

邦本所在關係匪輕年來兵餉之加倍于常賦而水災旱
寇無處無之小民亦嗷嗷待哺于上矣若剜肉充腸氣息
雖存而大命隨之其何能及此也近因 帑藏空虛專官
括索毫髮靡遺而州郡所積盡行徵解無復有存焉者矣
夫名器不可以假人而鬻爵非盛世事少知治体者孰不
知之臣愚以天下事執一者難以達化通變者所以趨時
方今民生困竭與其括索待盡之民以傷 國脉孰若取
有餘之民以紓 國計者之為得也哉 國家任官之法
極為詳悉始焉官不輕授而考選之必慎有司小吏少有
不職監司者隨以法繩之未嘗假借以恣縱其不肖而黜

逐譴責未始姑待于三年之後也夫親民之官不得而輕
授矣閒曹散局似亦可行也品秩之崇不得而濫加矣空
名虛銜似亦可與也伏乞 勑下該部通行查酌可無于
礙選法者量行開納要亦隨時而通之以權取之于民而
無損于民者也開納之所當酌議者五也凡此五者事非
常經裁之可以善治時當變易措之以宜民要之覓 分
則民受一分之賜省一事則 國家受一事之福其于
國計未必無涓埃之助也伏乞 勑下部院一併酌議覽
之施行臣等不勝願望在于根本所在呂望我 皇上
[illegible]儉德以先天下諸凡上供錢粮足支一二年者 勑下

該部查照嘉靖年間事例量行折色或三年停止或間年一行一通融之間而寓之以濟民固可紓矣至於服飾器用尤宜節儉以昭 令德方今天下名雖治平而財用匱乏竊有莫測之憂宵衣旰食此其時也尤望我 皇上亟加之意臣等不勝懇乞之至

清查欺冒以裨 國計疏

詹仰庇

臣惟理財者經 國之要務節用者為治之大端財不理則綜覈無法而無以開財之源用不節則侈靡無度而無以止財之流皆非求安圖治之術也今天下財用日竭雖倉庫空虛常事諸臣計無措處議下群臣各陳所見以為經理之宜臣猥蒙任使職居言官恨無濟時之策惟懷竊祿之慚每于奉 命巡視監局庫藏不敢不悉心盡職以負報稱謹以得于所見有裨財用者為 皇上陳之臣于本年四月內查得內監錢糧浩大租稅甚多其收納開支漫無稽考要行大使李可華查報去後隨據本官將本監

各庫廠作年例買辦關領物料總數造報到臣臣仍批行再查房租地租年計所入若干從何支用一併查明回報間隨據 內官監揭稱 先帝時凡遇傳報緊急細巧御覽器物催覓各匠攢修及時買辦進貢南方茉莉瑞香蘭草松柏等花木俱是 御前請出銀兩本監專為增添自隆慶元年新政以來前項傳造器物俞覓精美而四時進貢花草果品之類俱是本監委官辦處止靠局廠等項聊以濟急所以不敢言者別無別意蓋為節奉傳造不係外傳此內監所切于已者也如謂地租者房租者或云楊村實坻二處為言蓋二處地方乃九河下稍低窪滸泊

所在原非版籍民田業查成化弘治年間御馬監奏夏
收牧馬匹本監題 准採行 欽遵訖 皇木之用每遇
年豐收成之後量取此項以為般運蘆葦之費或云山西
廠臺基廠等岸租者參查先朝將本監各監年老內官不
能供事者出居外廠管轄餘地自行耕種以為優老之需
日積月滋漸為闌入本監量收地租輸之公堂以備修飭
廠房之用如謂房租者參查隆慶元年九月內該細瓦廠
官呈稱本廠街衢高峻四面瀕水淮江岸乞及時修理該
先任太監李芳建議各官協力修飭添造園房每月量取
房資以供傳造之急又云如太廠成造閣繁山添顧匠役

買辦物料所費不貲不敢明載如修理宮後苑藥欄欽安
殿觀花殿清望閣玉芳軒等亭慈寧宮花園乾清宮擺設
各樣南花松竹樹株及四時 供進時鮮蔬菜果品并修
理南城河南金海亭軒龍鳳舡隻鞦韆等項及傳造寶雕
渾貼金雲龍豎櫃龍箱筆臺香几等件及成造白玉石等
盆俱係本監委曲措處而于戶工二部並無干預也等因
到臣又據大使李可藉申稱內開親詣該監清查再三不
肯開報但查得細瓦廠東西城房共一百七間南北平房
共三百九間廠內房七十餘間房租多寡不等每月計約
銀一百五十餘兩歲計一千八百餘兩灰廠內外三千廠

每共租銀五十四兩冀極州歲租銀五十兩此特舉其可
查之一二耳至于楊村寶坻等處相分清河豬房土城豬
房豬鹿房馬鞍山大石窩周家口慈家屋琉璃窯大石
廠小石廠藍靛廠 皇木廠共十四處則有地畝子粒抽
分銀兩在京神木廠山西廠鑄鍾廠台基廠淨車廠稻田
廠楸根土廠通妙庵隆福寺琉璃窯黑窯北果園椰花園
洗花房河西花園北城花園外面添作蜂窩東給廠共二
十一處俱有房租地租月報內備用廠金殿廠外冰窖廣
通寺張越房西安門北小石廠海眼蘆溝橋狼窩地亦有
租銀本監該管地方廣濶錢糧甚大各處租銀數目難以

細查前項地方猶概不盡節年徵收租銀本監隱匿不行
開報及查先蒙 欽差巡視庫藏給事中龍光御史楊相
題 准自隆慶三年正月為始聽本科道逐將該監庫廠
積貯合干錢糧照依供用庫查刷事例務求明確數目戶
工二部辦用兩解一應大小錢糧俱要合同科道監收如
有數目不明侵漏奸弊等項從重參治以合帶管大使逐
項各註出入之數本監往來文移不行科道掛號私自收
受必有隱漏參差許本官具由申奪在卷等因到臣看得
該監供應御用器物皆雖浩繁照各庫關領工部辦納且
有年例定額而成造匠作又不係雇工夜貨則侵冘有賴

可免貽累之難據查隆慶二年太監陳派工部物料照依
嘉靖七年事例尚該銀一萬四千餘兩及太監李芳酌議
裁減止用九千餘兩在正派之中尚可裁省則其無待前
項房廠租稅以為附益之需從可知也且細查廠店房係
內木石用在官匠作悉皆官錢採物材寶坻等處抽稅神木
山西等廠地租原皆官地其間皆經題　准者本監遂緣
此侵漁以為民害夫何以　朝廷之土地視為己有濫收
租稅充入私橐惧言官聲其欺罔之罪動則委諸供進難
支則是利歸已而以過歸諸　朝廷也如果賴此租稅以
補　內府不足之用則皆為公費也亦宜報之于官明白

支銷孰得而譏之何必隱匿不行開報而顧忌科道之稽
查哉伏乞　勑下戶工二部會同司禮監巡視科道將前
項房廠在京者行五城兵馬司在外者行順天府隨處查
勘要見租稅若干仍拘本監弘文等科書手吳求儒等質
審實報年收租稅作何支用及未盡報者逐一清查應革
者議革毋滋之以蠹　國病民應留者議留悉取解內庫
公需應存多寡以濟本監對補之用者造報循環文冊存
查仍令巡視科道掛號監收中間如有隱漏者容科道官
查出參奏及照楸提一廠逼近西山該監假借混占民業
查得先年曾經撫按等官耿隨卿等稔知民病代為申奏

已經該部覆奉　欽依查勘太監李芳控詞妄瀆仍貪
侵奪取煤射利各廠之中惟此一廠為害特甚誠如　國
害民之尤者也仍乞　勑下該部節查題奏文卷及行勘
事例嚴速催報或以本廠原額存留其餘混占小民山地
盡數給還庶　國計少紓民困少息矣再照人君之奢侈
四方係之以安危　朝廷之所好左右視之為趨向甚矣
不可不慎也臣切覩該監開稱成造圓熬山修理宮苑花
園龍鳳船鞦韆架傳造樹櫃白玉盆之類悉皆浮費冗用
誠如該監所謂未及外傳者也呂取戶部銀兩在　廷諸
臣將謂充足　內帑以備緩急今果如該監所云則是以

有限之財供無益之費臣不知其何取也蓋　朝廷費出
于無經則小人覬覦以為利用無一二而侵濫則十分之
七八分矣如成造圓熬山物料取諸各庫匠作役之在官
其費無經其工可稽而遂報萬餘金即今一事之冒濫若
此他可知矣況當中外詘乏之時果能身親節儉以止
宮闈俾內監諸臣凜然畏法奉公不敢效尤欺冒則
內帑用足何事取盈于邊輸而司　國計者何至為賣官
鬻爵之謀哉臣目擊時艱乃敢因事效忠少冀有裨　國
用之萬一耳伏望　皇上念邊餉措處之艱嚴辟小靡濫
之費服食器用惟以節儉為主如金櫃玉盆剌絲之類皆

無益之冗費也悉乞停止近　侍之臣或以織造採辦玩
好逢迎陛下者是即奸貪小人之徒也則屏斥而深罪之
如此則正直者進而奸尚日端節儉成習而　國計日裕
矣

節財用以固邦本疏　李己

竊聞之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
曰財古之聖人豈志于為利而樂于貨財哉蓋言財者民
之心財散則民聚民聚邦之本本固則邦寧是理財一事而
人心之向背國家之安危所由係焉可不重乎以故皋陶
告舜惟在安民而孔子論治　國之道亦不過節用而愛
人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于害民故愛民者必先于節
用然有天下國家而為臣民之王者可不知此哉恭惟我
朝富有四海　祖宗以來二百餘年之積其　帑藏之充
前古莫及加以　陛下即位凡百節省其于　賞賚錫予
舉無妄費宜乎取之不窮用之不竭可也柰何頻年庫藏
空虛一歲之所入不足以供一歲之所出此在平安無事
大較已然設或　國家稍有多事不知將何以應之是以
日夜究心反覆謀計將欲取之　內帑而　內帑供億已
竭矣欲取之省直而省直搜括已盡矣開納之例雖為濟
時之權而所入甚少屯鹽之法雖為經　國之計而獲利
甚遲所恃以救燃眉之急者不過復取之民焉者矣臣思
國家取民之法稅粮之外既有雜徵雜徵之外復有派科
誅求已盡于錙銖剝削直入乎骨髓而況近年飢饉薦臻
災傷屢至孑遺之輩日不聊生以民財之耗民生之困至

於如此苟再追徵不已過為將迫誠恐饑寒之衆發冗之
徒鼓噪于一呼勢成于群吞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之可憂莫大于是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易曰君
子以思患而預防之有天下者可不急慮哉夫利國則害
民愛民則病國然則將何處乎臣聞古人有言國用盈虛
在乎節與不節不節雖盈必竭能節雖竭必盈為　今日
計亦在節之而已會是蓋無策焉節之之道何如一曰汰
冗員二曰革冗役三曰裁冗費此三言者乃古人之所已
試今人之所覩聞要之節財至計實不外此請為　陛下
陳之何謂汰冗員臣聞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

克用乂故書謂官不必備惟其人孔子謂官事不攝焉得
儉一以防多事之擾一以省無實之費也　祖宗朝法古
為治官有定員係有定額近年事漸繁密官亦漸增臣見
兩京內外各有濫設之弊如兩京各部寺屬在外司府州
縣管糧管馬等官及　王府空閑官僚驛遞巡司邑丞郡
判之類不可勝計且在　京武職冒濫太多徒取充位其
間冒功陞賞老弱不堪難以悉紀又如錦衣衛傳奉帶俸
廕授等官千百有餘皆歲支俸粮占役校隸冗官之濫莫
有甚于此時者也若不痛加裁革則以有限之財而供無
窮之費匱乏之患何日可已伏乞　陛下斷自宸衷

勑各部院大臣通行各省撫按及錦衣衛掌官從公計議
其于文僚某官可以兼攝某官可以裁削某事可以停罷
備考武職原黃與係軍功世襲如有冒功陞職及老幼不
堪者與　奏革退至于錦衣等官除額內該設無干　國
計外其餘傳奉帶俸廕授等項通行裁革或止冠帶帶身
隨藝供事如使　聖恩優容亦當照依成化年間事例量
為裁支半俸更乞　嚴立成命今後官舍軍民人等敢有
冒功希賞　奏帶錦衣衛職銜者加以上罪則事體不煩
而　國家錢粮可歲省數萬矣何謂革冗役臣照得　國
家設立內外監局匠役之所皆以供　膳服而備器用是

故不可缺者然必人通其藝事稱其食乃可收用邇年不
遵　祖制工匠技役傳陞續漸增不知幾倍于昔又其間私
補營點占役影射頭緒繁雜姦弊叢集冒破　國計不可
枚舉冗役之濫未有甚于此時者也先年諸臣屢嘗建議
率欲清查該管官司各惟便己中從阻格臣不知于　國
家紀綱為何如矣伏乞　陛下洞燭弊源赫然釐革
勑下該部併司禮監會同各該衙門掌印官協心經畫從
公議處吊取戶部食糧文冊光祿寺見支口米手本及各
衛軍匠宛大二縣民匠冊籍赴各　監局逐一查對詳細點
視某監局原額某匠若干人　續增派若干其間有名

無人老弱殘疾私補替點影射占役徑與開除其應留人
數再驗精壯何堪內行不堪用者即行減退果係堪用應
留人匠分別衙門與業則自取具各該掌印正官批結備
造年貌籍貫文冊分送本部并司禮監及光祿寺巡視科
道等官循環備照如有逃亡事故不許徑自私補若果缺
人公同再議則不惟工役有人而歲省錢糧亦非止千萬
矣何謂裁冗費臣考 國家賦民田土稅糧之外行鹽課
茶課金銀課鐵課魚課稅商舡鈔戶口食鹽皮角翎毛油
漆竹木之類已不為不重矣近年以來雜派物料又紛紛
而出如供用庫物料甲丁庫顏料光祿寺厨料太常寺牲

料以及器皿軍械隨時坐派不可勝數其間指一而科十
者有之用十而作萬者有之名奏公家利歸私室冗費之
弊莫有甚于此時者也若不及時裁處恐江淮之水難
實漏巵況今江河已竭哉伏乞 陛下以 社稷為重以
斯民為憂 勅下各該部寺查自嘉靖元年以後節次派
出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并應天順天二府及南北直隸府
州縣一切買辦物料牲口果品及見追成造解 京軍器
與夫 內府一應物料已未完數會同五府六部堂上官
六科十三道掌印官從長計議其料合當存留某料合當
蠲免某料合當量減某料合當暫停凡可節財裕民必速

賜規畫係當上請 聖裁其果係急用者仍望 勅下
內府并各該衙門會同該部計筭各庫有無合用若干方
纔奏行該部斟酌各該司府地方有災傷分派前去辦納
如有似前多派侵欺冒破者該科道官從重參究減一物
則庫有一物之餘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日計者少歲
計者多不必加賦而 裕藏日見其充足以上三者皆所
以節之于下耳至于身先作則尤在乎 上伏望 陛下
念 皇天之眷顧 恤黎庶之艱難 存子惠困窮之心
施節以制度之術凡百用度務從儉約如昔日收珠今日
買玉皆無益之費合當省減者往事不可追矣買玉之事
可不急止乎乞 俯聽臣言速行罷止以後凡有[illegible]

思樽節則富庶之效可獲小民之困可蘇萬萬年無疆之
基端在于此不然雖以泥沙為金瓦礫為粟亦不能有濟
矣 聖明裁之臣愚不勝懇切企望之止

講求財用疏　　靳學顔

准戶部咨該戶科都給事中劉繼文等題前事該本部議擬恭候　命下本部催行在外撫按等衙門查照節次題奉　欽依內事理各據所見于凡財用有裨事体無礙可以弘濟　今日缺乏者無論巨細作速條例次第　上陳仍要人具一疏不許連名共奏止于果責又不可仍前遲延有辜　明命通候條議完日咨臣等會集參伍逐一再行酌議覆請　宸斷施行等因覆奉　欽依備咨前來准此臣頃者覩時多事奮欲效諸臣攄竭胸臆有所論　奏緣臣平生踈鹵不練世故又自十年以來衰病侵尋並將

少時聞見遺亡殆盡今該部覆行題　請責臣等以言臣不容緘默必強所不能則惟有迂誕之說或諸臣所已言而臣復為之竟其所未悉者如斯而已其于　國計有裨萬一與否不敢必也臣不勝兢惕待罪之至臣論今日耗天下之財者天下之兵也而邊兵不可以言耗即以山西論之以八百里之邊而守以不滿五萬之卒無時不言修無處不言守無歲不罹虜患也即一意主戰或可言冗然山西之計在守不在戰雖城操老弱之軍無不從事于修築之役者若以其不任戰而汰之則任戰者不多而脩築者無賴焉即如灰溝一營今招軍十年矣尚不滿其半也

故他鎮兵或患冗山西兵患少至于山西軍糧原不及數而軍士有逃亡馬匹有倒失故以不及數之糧而餉不滿額之兵若歲無災傷而年例應時早給則僅僅充足若軍滿其額則糧不盈業矣且民力有限譬如血脈一有鍼砭之漏便成全體之枯今養兵之費既不容已則自兵之外但一力節省而已夫以稅役夫馬供給交際文移迎送之類皆不必言至于詞訟一節今世方目之為生財之一術而不知此其為耗民之一孔也臣巡撫衙門自數年前限贖贓銀兩因攬受多詞臣愚以為一省獄情有巡按臬司守巡主持于上有郡縣有司分決于下民之冤抑者解矣

若巡撫又加多事則官司紙贖一兩之入民間有十數百兩之費不寧也贓罰所得能幾何哉臣今不受詞惟關軍情邊事地方利弊其餘民間齒牙之競一切不行凡事關兩院者臣即于批詳中委曲數語以省異同之擾故臣巡撫贓罰從此免解可也臣於理財中單提詞訟為言者以民間之詞訟正如有　國家者之用兵一開釁端此縣而彼不肯休心欲惜財而勢不由己此二事最相同也今山西無礦可開無錢可鑄以塩法則盡通矣以屯田則盡闢矣以耕作則盡力矣而財用之詘乏臣甚臣謂除節省外無策焉然該部責臣等以言者蓋不此為山西計為天下

計也臣　請陳其迂誕之說臣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
之世夫殷之所鑒者夏周之所鑒者殷則今之所鑒者宋
也宋自太祖立國懲唐藩鎮遂欲盡去天下之兵故于京
師置禁軍十萬而天下諸路總之亦不過十萬曰以京師
十萬而制一路有餘力焉當時曹彬潘美等所將以下江
南平漢伐蜀滅越皆禁軍也乃一再傳而兩備寧夏北備
契丹慶曆以來招募漸多至八九十萬治平以後又增十
五六萬至熙寧以後又有女直之備而兵益不勝紀矣彼
時財用不言詘乏故使人得以肆其豐亨豫大之說是宋
之患不在乎理財以困民而坐夫馭戎之無策不獨其馭

戎之無策也而坐夫上下之苟安不獨其上下之苟安也
而坐夫　國是之不定夫天下之患莫大乎上下之苟安
也而宋人恃之彼其元昊請和則舉朝稱賀契丹尋盟則邊
防鮮嚴敵計日密我圖日疎而不悟也莫大乎　國是之
不定也而宋人忽之彼其世方無事言官請繕洛陽則目
為迂談戎及近郊廷臣言和言戰財終日不決大計如此
小者可知而不悟也議者歸咎于王安石之理財夫敵強
則增兵兵增則食益欲不言利得乎而宋計又如此即無
安石未有能振之期也我　朝自　成祖北征至于南望
北平虜弱極矣初非若宋人立　國之初即有契丹之鄰

也東盡西極悉有諸險又不若宋人之僅保中域岷險資
敵也北始沿邊一帶置兵不過四十萬人此後胡虜日滋
歲代日衆至今增兵益戍稍倍于前初不若宋人之十倍
其初也輿圖廣遠二百年来無彈丸黑子之虧初不若宋
之疆宇迫蹙也客兵雖增主兵多缺初不若宋人軍餉之
外又有歲幣輸鄰絡錢賂敵也然而自嘉靖年間即言詘
乏歲歲講求而卒無一效何哉臣亦反覆思之而不得其
說于是乃以臆揆之曰宋人雖增新兵而天下原無養兵
之費我　朝海内皆兵民處其七以供舊軍之餉而新軍
一切仰給太倉是舊軍之餉不減而新軍之餉日增其費

一也前代惟周有豐鎬漢有南都率有其名而無其實我
朝　留都之設建官立衛稱西京焉坐食公帑其費二也
宋人宗室亦有王公之號而親疎揆然或通名仕版或散
處民間我　朝分封列爵強支固本不農不仕啖民膏脂
其費三也夫此三費者天下之大費也皆前代所無而我
朝為獨盛焉又騷騷乎日增也賦斂安得不日急儲蓄安
得不日匱哉今之計　宗室者形之章奏亦屢以煩而見
之施為則病其窒或中有機括此在樞軸之臣必有達于
權而通其變者非臣愚所能竟其說焉至于　留都官曹
冗設軍衛林立是否　聖祖垂統　列聖貽謀初意此在

館閣之臣討論綜覈必有得其詳而言其故者非臣愚所得預其意焉臣愚惟有見于耗天下之財者在兵故敢陳兵說以俟司計者擇焉夫天下之兵有四曰邊兵曰京兵曰　留都之兵曰腹內衛所之兵此四兵者坐食則同而緩急之用異焉又其目有五曰見伍曰召募曰徵調曰清勾曰充發此五目者尺籍則同而名實之歸異焉然四兵之中邊兵為急何也戎狄日臨所以外捍而內恃之者非邊兵而誰乎京兵則居重馭輕彈壓四方爾故次之至于留都腹內之兵除錯運差撥京班做工之外無庸施矣五目之中召募見伍為實何也應急濟事所與角強勁而當

矢石者非召募而誰乎根生土著所與長子孫而充營伍者非見伍而誰乎徵調則虛徭實此但資撥守爾故曰次之至于清勾充發按冊則可觀責實則難以無益兵數而專耶擾民矣夫惟邊兵為急而邊兵之中又惟見伍召募為實所謂新增仰給太倉者正此輩也今為計者曰欲言理財先裁冗食夫邊鎮自大小頭目以及督撫之臣其見任在職者彼或為身謀或為利計姑無敢為其說試使曾見任在職而今離去者令之熟計而獻之曰某所居鎮兵誠多可損也食誠冗可裁也如是而損其數裁其食何不可之有然而臣知彼不敢為是說也其敢為是說者必其

人夫豈有北地者也誠使為計者知緩急之用也而酌量于損益之間以緩之損而益之急如京班軍之役而徵價以辦邊非一計乎知名實之異歸也而通融于因革之際先其實而後其名如省充發者解而量其等以折贖非一計乎夫所貴乎兵者不謂其習號令閑技擊日走演場而已謂其衝鋒對敵旗鼓相當乃兵之實猶之醫也不謂其明素難究岐黃議論風生而已謂其臨榻對症起死回生乃醫之實也今虜視邊兵易與耳然邊兵則猶有戰時而以殺人為樂盜馬斬級之事接踵見焉不獨邊兵雖邊民亦有奮死而一蹶者何者彼固習之而數嘗之雖損死尚

冀一生若他兵則不能爾是以邊兵則易腹兵腹兵則易京兵京兵則易南兵謂其終世皆不嘗寇皆不足恃也臣嘗有驗于此　請試言之臣每見海內但有山賊竊發之寇多不動用官軍非陰譬雜戰則承一判牘以為之將非鄉夫里保則義勇快壯以為之兵在北則有鹽礦徒毛葫蘆角腦之借在南則有狼兵土官之借觀正德辛未壬申之間劉賊起霸州無幾堅于耳聚中原之衛所而不能當至不免于邊軍之調是以有卸山之捷嘉靖中年倭寇發海上五十餘人耳轉掠十餘州府至于應天門外而內十八衛者無一人出攖其鋒至負夷于淮揚民兵之手是以有

振武營之設己巳之役畿內衛所尚實也而卒無一至此
固年逮莫大之驗也鄖陽有行都司漢中有衛所近日一
何免而不能圖乃往返數千里之外調邊鎮之兵以臨之此
又幺麽目前之驗也臣所言四者非謂盡去腹內之兵謂既
名以兵當責以實當試以戰欲試以戰當限以輪番戍守
之法彼其或遠而不可使或弱而不願戍則優其身以自
便而移其食以解邊有事則按籍而徵之而餽餉一出于
官無事則任其自便而耕商無異于民要之無事時多有
事時少也而名籍屯牧在在部署固在也人有恒言軍強
民弱謂夫正屯之外又兼餘地餘地之外又買民田若役

不能于有司不得制比夫民之輸筋脊竭脂膏終歲而辦
官捐親戚去墓墳隨地而占籍者相什百也臣又見庚戌
以來山東河南江北等處有警皆創募義勇餘者臣不知
在山東者臣略知之山東義勇蓋六千人其始一名徵銀
八十兩而民不堪命今漸減至三十餘兩民猶以為病也
而　國又無賴焉此盜去關門之計今皆不敢言去臣愚
以為既不敢言去試六千人者分為二班賣其馬之半而
歸其值于官以其半而給三千人三千人者歲一上班其
下班三千人者每名于貼戶下徵銀三之二貯庫而優免
其身以自便遇有徵發計日而與之銀其上班者來歲亦

復下班而交其馬于上班之人三年無事則計其所貯以
一年者留補不測以二年者給輸于邊此河南江北等處
亦復如是其于邊餉又一計也臣又見天下腹裏民壯原
非　祖宗舊制亦自己巳以後始今不過文游手勿籍之
兵官府掃除之役無事時多有事時少亦終歲無戰鬬之
事者也　請亦如義勇分班之例其于邊餉又一計也故
曰臣非欲盡去腹內之兵以此兵二百年來而未嘗見敵
如邊兵之一年及偶一見敵而往驗又嘗灼如此今乃與
不可一日緩之邊兵同一坐食焉孔子嘗言不得已而去
兵今當去何兵不得已去食今當去何兵之食今日固不

得已之時也司權度者可容忽焉一不致較哉或曰徵嘵
糜食不可夫是其食雖日一遇嘵不可恃以為療飢之資
也若乃京兵臣言其次者非謂京兵虛設無謂冗無益也
謂京兵依託　輦轂涵育　太平比夫邊兵之日臨鋒鏑
瀕危亡者有間也若乃求其食則京兵視邊兵乃以心視
脊至臨僕馬為累甚重今乃懷生觀望綿積弱為邊兵
所易也奈何望其控制四方以懾羌胡威蠻夷者哉臣愚
以為欲京兵強亦宜試以戰欲試以戰亦宜責以輪番戍
守之法夫　京師去宣府薊鎮纔數百里耳以京營九萬
之卒歲以一萬而戍二鎮是九年而一戍于京卒未為苦

也不數年而戍編而京卒之怯亦與邊兵同其勁矣又以
畿輔之卒填京戍之空其部伍號令月糧犒賞亦與京卒
同焉不數年而　畿輔之卒皆　親君之兵矣夫出京卒
以戍薊鎮則延固之費可省出京卒以戍宣府則宣府之
勢益強宣府之勢益強而大同之氣自倍逆胡雖衆即敢
扣嶢巖而搖根本則畏宣大以全力而制其後京卒之勁
當其全而仰攻深入之弊鮮矣臣所謂耗天下之財者在
兵在京與邊猶常倍其數而責其實何敢言耗也乃在腹
內　留都徵調清句充發之兵則緩急名實居然指掌之
間而通融斟酌斯其時矣適今不為臣見夫內外並耗三

費突加而縻溢于今日罷一役明日裁一員洩之以尾閭
而益之以歔滄也何益于計哉臣又見近世之言理財者
曰財無從生也惟有節費而已臣愚以前代生財之法較
之今日尚缺一大政焉臣舉此一大政何謂其無從生哉
而錢法是已臣聞人之所由生衣食為大王者利用厚生
必先乎此此出于天時地利人力相待而已成三才之用
者也有此三才即有此布帛五穀增虧相乘有無相貿而
非有水旱之災兵革之奪癘疫之妨以一歲之功而供一
年之日用自周也今天下之民終歲居憫處不勝其東溢之
憐司計者日夜憂煩遑遑以匱之為慮者豈布帛五穀不

足之謂哉謂銀兩不足耳夫銀者寒之不可衣饑之不可
食又非衣食之所自出也不過貿遷以通衣食之用爾而
銅錢亦貿遷以通用與銀異質而同神者猶雲南不用錢
而用海巴三者不同而致用則一焉今獨奈何用銀而廢
錢惟時天下之用錢者曾不什一而錢法一政久矣其不
舉矣錢益廢則銀益獨行銀獨行則豪右之藏益深而銀
益貴銀貴則貨益賤而折色之辦益難而豪右者又乘其
賤而收之時其貴而糶之銀之積在豪右者愈厚而銀之
行于天下者愈少再踰數年臣不知其又何如也則錢法
不行之故爾者計者又開礦夫礦不可開開益無益也一

禁而不可弛弛則亂也臣試退極錢說而司計者擇焉臣
聞錢者泉也如水之行地中不得一日廢者一日廢則有
枯槁之虞從成周兩漢唐宋以來見之史一一可觀未有
用銀費錢如今日之甚者也而用錢之多鑄錢之盛者尤
莫如宋故宋太祖欲積錢至五百萬而贖山後諸郡于遼
丹寧夏也歲幣率有常額其外國亦用錢可知又宋之饒
州處州江寧等處皆其鼓鑄之地今江南人家嘗有發地
得窖錢者則無南北皆用錢可知其餘書史所嘗言幾百
萬無慮鉅萬累鉅萬之說率多以錢計臣亦不暇枚舉今

去宋不遠故所用錢多宋之物夫用錢則民生日裕鑄錢
則　國用益饒此裁成輔相之業惟人主得為之故曰聖
人之大寶曰位因位而制權因權而制用故又曰錢者權
也人主操富貴之權以役使奔走乎天下故一代之興則
制之一主之立則制之改元則制之軍國不足則制之此
經　國足用之一大政也柰何廢而不舉臣竊聞江南富
室有積銀至數十萬兩者今　皇上天府之積亦不過百
萬兩以上若使銀獨行而錢遂廢焉是不過數十里富室
之積足相擬矣　皇上試一舉其權而振之則彼富室者
智勇豪俊者將奔走于吾權之不暇彼敢冒萬死而盜鑄

吾一文者哉故曰權也權者立之乎無形而運之乎無窮
用之則天下衆有求于我而有餘不用則日擾擾焉以求
之于天下而不足為驗甚明也且夫富貴其權一也
皇上今出數寸之符移片紙之檄以匹夫而拜將相焉又
能使同姓王異姓侯焉于　公帑未有損也此馭貴之權
若是乎其易也若乃今日與人以千金焉明日與人以萬
金焉曾不踰年而大倉告匱矣夫何馭富之權若是乎其
不侔與誠以有其權而不用與無權等爾昔漢文帝之寵
鄧通也曰吾能富之賜以蜀山之銅而鄧氏之錢滿天下
夫鄧氏之錢滿天下則天下之貨萃于鄧氏明矣吳王濞

擅鑄山之利而輒稱兵漢廷與之抗亦不過竊漢廷之權明
矣夫以竊一日之權尚足以得民而抗漢況以　萬乘而
自振其權可勝用哉今之為計者謂錢法之難有二一曰
利不酬本所費多而所得鮮矣臣愚以為此取效于旦夕
計本利于出入處民間之常非　天府之算也夫　天府
之算以山海之產為材以億兆之力為工以修潔英達之
[illegible]紛後果何本而何利哉此所謂本猶不免用銀之說爾
臣所謂本蓋無形之權是已何則鑄錢之須一曰銅料一
曰炭一曰轉致一曰人工夫此四者在民間計之銀一分
而得錢四分誠十不酬五矣自臣愚計之皆可不用銀而

取辦者誠將天下出產銅料之處贖軍徒以下之罪而定
其則以收銅于四山產煤之處以法司有罪之人而准其
罪以納炭其運銅則通水路者附以官民之舟如臨清帶
甎之例通陸路者資以驛遞之力而給之官庫之錢其運
炭則　請出府庫之見貯之錢或于京城或于近縣或于
營衛如係官身則量給以工食如係民者則平給以腳價
如是而並無材與夫轉致之難臣不信也至于人工取之
見役而皆足則又不煩銀而可辦也臣不知工部及
寶源局原額匠役若干見今坐食與否即以營軍九萬人
論之抽用其一二千人足矣而謂妨訓練耶今京城之內

緞布刺綉聲技力作之徒與夫雜衙門而衣食者孰非富
宦豪富一二千也而未嘗患其妨凡此皆不用銀而可以
成務固無本利之足較矣其二曰民不願行強之恐物情
之沸騰也臣愚以為歷代無不用之至稱為錢神我
先朝又用之祇以其利不能其病正德嘉靖以前猶盛行
之蓋五六百而值一兩今七八十歲人固多尚可一召而
訊也獨至于今樂言而樂廢由行而輒輟焉何哉臣竊詳
之錢比鈔異于小民無不利也獨所不便者姦豪爾一曰
盜不便一曰官為姦弊不便一曰商賈持挾不便一曰豪
家蓋藏不便此數不便者與小民無異也臣竊聞往時但

一行錢法則輒張告示戒厰衛不先之于胥吏之備則責
之以荷擔之役愚而相煽既開匿覲望之不免而姦豪右
族依托城社者又從旁資鼓之以濟其不便之私一日而
下令二日而閉匿下三四日而中沮矣務大計者宜若是
其易動哉臣聞施　恩澤者日無苦始行法令者自貴近
始豈惟貴近自　朝廷始可也　請自今以後追紙贖者
除折穀外而責之以納錢仁壽例者除二分納銀外而一
分以納錢存留戶口則兼收錢鈔商稅課程則純用收錢
此謂自　朝廷始又因而　賜予之費　宗室之祿百官
之俸則銀錢兼支又因而驛遞雇役雇夫雇馬則惟錢是

用又因而軍旅之餉則分其主客量其遠近或以代布花
或以充折色此謂自貴近始矣此數者有出有入而民間
無底滯之患減以上下交會血脈流通故也輕斂輕散官
府有餘積之藏減以正賦之銀既以無減于常額而一切
之費又取辦于一權故也此權不可行之于天下以啓盜
權之釁　請于寶源局或西倉專設侍郎或即用左右侍
郎一員督于上以十三司員外或主事分理十三省事于
下以科道各一員監之銅料工材各有攸掌各省斂散各
照分司先之以區畫條議討定而行而又輕重適均無駭
于俗仍以唐宋以来舊錢兼之或　上有施于下或下有

納于　上著之以必行之令運之以歲月之效久之而本
末兼利公私循環可以鼓鑄之勞而罷工作之使臣愚
不揣竊謂千慮一得也昔我　祖宗初制鈔時下令甚嚴
有以金銀貨物交易者輒沒給告者然不徒責之下也後
又　令各處稅粮課程贓罰俱准折收鈔則　聖意淵微
可測矣此固血脈流通之意所謂泉也而法以佐之所謂
權也夫　帝王以元氣為橐籥以造化為鑪錘而風行神
速不言所利乃至于齊民買賣末本利較銖錙臣愚非所
望也臣又聞之邊鄙強固則夷狄沐服中原又安則邊鄙
倚賴故中原者邊鄙之根本也百姓者中原之根本也不

食者百姓之根本也閭閻之細有終世無銀而不能終歲
無衣寧終歲無衣而不能終日無食今百司夙夜寧卿不
遑者乃在銀而不在穀臣竊慮之夫以 國家建都于燕
東極齊魯盡秦晉吳江淮 神聖之重 金甌之固此萬
世不拔之業也而臣竊有慮焉何哉誠以 京師北據幽
都更無郡縣而守在強狄雖有東齊西秦其形勢皆足以
外中原而自固 京師以南絕無名山大澤之限強藩與
國之資 皇上南面而臨之所恃以為腹心股肱之重者
惟河南山東江北裏八府之人心耳此數處之人率驁悍
而輕生易動而難戢游食而寡積者也一不如意則輕去

其鄉一有所激則視死如歸臣固視之熟矣八府遭歉則
走山東山東遭歉則走江北又未已也匹夫作難而千人
嚮應往事蓋屢驗之然其弭之之計無他不過曰恤貧以
繫其家足食以繫其身聚其骨肉以繫其心而已今試移
文于此數處者而覈其官倉之所藏每郡得穀十萬焉則
司計者可安枕而無慮矣得二三萬焉猶可以應[illegible]者之
望設不滿萬焉真寒心哉臣竊意其不滿萬者多也即有
水旱何所賴焉即有師旅之興何所給焉臣觀自古中原
空虛未有如今日者也漢以前有敖倉隋以前有洛口倉
唐有義倉宋有常平倉皆隨在而貯不專 京師今徐臨

德州皆有官倉本為寄囤至於存積幾何哉臣近日有覽
為山西積穀荷蒙 皇上通行各省臣非不知以用言為
榮而所慮者人意向不同或行之不力或施之無序槪以
為無益有損焉臣且不媿其任咎也臣前疏謂一曰官倉
蓋發官銀以糴者此必甚豐乃可以舉一曰社倉蓋收民
穀以充者此雖終歲皆可以行臣知中原空虛不但穀少
而銀亦甚少其官倉一節今歲已不能舉又聞有災變則
社倉一節今歲亦不能行但能以今歲始講求其條件加
意于積儲即明歲舉而後歲效未晚也此二倉者社倉舉
之甚易而效甚捷然非官府主持于上則其事終不能成

矣夫社倉即義倉也蓋始于漢耿壽昌而盛于隋長孫平
唐戴胄之徒唐又最盛計天下積至數千萬以上及推其
故唐義倉之開每歲自王公以下皆有入是以其積獨多
臣所謂法令之行自貴近始也宋則准各民正稅之數于
二十分而取其一以為社蓋富者必田多田多則稅多稅
多則社入多亦唐意也要之其出也則中歉賑極貧大歉
賑中戶又大歉焉乃沾及于上[illegible]皇所謂恩澤之加自無告
始也今之言官倉者今年曰庫無銀焉明年曰庫無銀焉
如是除八分紙贖之外無幾矣言社倉者此曰官戶當優
免我也彼曰占役何科擾我也又田多者曰我不願賑于

後亦不頒出于今也如是不過貧民下戶之輸無幾耳是二法終不可行而中原之空虛如故也夫民之饑也必至于轉徙不已必至于盜盜必充諸富戶與夫役占有力之家而此輩多不悟非官府莊待而鼓舞之終空言耳臣請下之各省以唐宋斂穀之法為則而就土俗合人情占歲候以通其變限明春以裏甲聚各府已前見貯之数以品其虛盈于明年冬末通計一歲二倉新收之穀以驗其功能者而為令歲歲修之在官倉者時其豐歉斂之利歸于官若民有大饑則以賑之在民倉者時其豐歉而斂散之利歸于官雖官有大役亦不許借此藏富于民即藏富

官 皇上所為南面而恃以無恐者其根本在此今之言計者不憂穀之不足而憂銀之不足夫銀實生亂穀實弭亂銀之不足而泉貨代之五穀不足則孰可以代者哉故曰 明君不寶金玉而寶五穀伏惟 聖明垂意臣本腐儒不勝其懇懇愚忠每所陳說多涉迂誕又不知其不可冒萬死至瀆 天聽伏望 皇上勅下該部再加採擇可行則行有當圖之以漸而勿驟有當斷之以必然而勿撓不可行而罷其議臣亦以仰塞 明詔少緩期會之罪臣不勝幸甚

酌量地方以慎查比疏　賈三近

臣惟 國家經費取給財賦財賦徵辦責在有司以濟國用詘乏之時使九賦不充三征逋拖有司之罪也先該戶部酌議降罰事例見在遵行方今 聖明御極海內康熾鱗集 輦轂下大司農徧閱諸所掌錢穀数執冊籍而殿最之懲玩勵精勤所裨益 國計不淺臣更復何言但念天下郡邑千百其等而催科之難易因之富饒之區有司朝出令而暮集事其稱凋疲者必寬以歲月假以鞭箠而後集事尤甚者至使有司窮年累月疲精耗神小民則械繫箠楚裂膚隕指狼狽流離千態萬狀而猶不能集

事此難易之辨也譬之人家然千金之子出百緡特指顧間窶子需一錢猶徬徨搜索茫無所出是貧者之一錢難於富者之百緡也孰千金之子而望窶子同之世豈有是理哉疲邑之視豐壤何以異是夫有司催徵不敷則貶斥及之小民輸納不前則鞭朴繼之在有司豈不知自愛其官在小民豈不知自愛其身哉勢有所不能也是故豐壤無逋賦疲邑多積欠理有固然間有一人焉處於凋敝之中能自振拔取所掌錢穀之數經營之苦心思懸科條日勞勞焉以求足正額卒之智窮力竭計所徵收準舊額雖未足視舊逋則已加一二焉彼方欣然以為幸甚無罪及

司計者課之不以加于舊逋者為功而反以未及舊額為
罪此何足以服其心也故朝廢一人焉削其官暮廢一人
焉褫其俸則繼此而官於其地也環視四境間輒自安於
勢之不可為私自計曰吾縱畢力為之其究竟止當如其
罪也奈何不為褁橐計而重斂怨於百姓耶如此是又棄
凋瘵之遺黎充自棄者之谿壑而逋負將愈甚矣臣愚昧
竊謂覈分數以稽考錢糧是矣而凋疲之地其逋欠久難
于完者似不可以常例取盈錢穀以殿最職官是矣而積
逋之邑其催徵有加于舊者似不可以未完槩罪臣備員
該科每思 國儲邊餉日有正支司計之臣竭力經畧猶

恐告匱乃一時郡縣有司或不能仰體 德意徵辦愆期
查比 題參委不可缺 合無 勅下戶部再加詳議將天
下 朝覲官員逐一[illegible]以見徵帶徵起運各項錢糧
遵照原 題降罰事例開列欠數分別參究中間府州縣
有素號凋疲積歲逋欠掌印管糧等官果能留心催徵起
解錢糧縱不及九分以上如舊止完五六分今完能至七
八分者似當酌量免其降罰勅令督催其餘郡縣不得一
槩寬假庶乎玩愒者有所懲而 國用可充精勤者知所
勸而人心益勵矣

裁省繁文疏　王國光

竊惟自司庶務至賾雜察隨時立法更變多端不有簿籍
文移莫可據而理也況戶部職兼各省之司尤極冗瑣分毫顆
粒絲縷不得差忽近來謂厚徵派愈煩奸偽愈滋故冊籍
愈繁所以去偽而稽弊也但節經條議者各欲陳一見起
一事即其事一人言之置一冊矣越數年言之又一冊焉
逐件漸添堆案盈屋其實大同小異且有全無要者殊不
知有一冊焉有各處攢造之費有道路解送之費有交納
需索之費總計兩直隸十三省九邊又衆差委備論之難
以悉數取之多方遂幾萬里東之高閣曾未一月徒作無

益真屬不經各該衙所疾首蹙額强勉應有而已臣等逐
一檢閱如先該輔臣題造格眼文簿稽查完欠簡要可守
其餘一應冊籍中間事屬瑣屑原非題奉 欽依者本部
徑自議處外所有原係題 準事理應行歸併裁減者相
應題 請恭候 命下移咨南京戶部及咨各巡撫都御
史并咨都察院轉行各巡按御史及通行各該衙門督將
後開冊籍勘合等項應裁減者不必再造應歸併者歸併
一冊依期 奏繳送部務要事情明妥不得因而簡略致
難稽查隆慶六年十月二十一日題奉 聖旨冊籍造繁
委屬冗費這所奏依擬行在京各衙門文冊照依冗的着

體查議裁省　一南京戶部為弘遠慮責實效以濟實用
事每年造送南京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鴻臚
寺等衙門司禮等監局庫錦衣等所并各倉場應天府及
常平倉各開造分管錢糧列為四目內開歲徵歲收歲支
歲儲該部類造文冊二本每本四百餘張相應裁省一本
合咨南京戶部以後將前四目文冊止造一本送部一本
免造　一南京戶部每年咨送浙江等布政司并直隸蘇
松等府各將所屬州縣該年糧長僉造供單文冊一本并
編定糧長勘合號簿各一扇送部查得前項供單止是各
州縣鄉都圖區正副糧長姓名額派糧石數目及查各司

府本年見徵錢糧至次年將完過前項糧長勘合　奏繳
抄謄似冊內有起運南北二京總撒糧石數目明白前項
供單事屬重複相應裁省合咨南京戶部以後止將編定
勘合底簿送部其供單文冊行令各司府免其造送　一
山西巡撫造報一件乞　賜預開鹽引趂時召買糧草等
事每季將解過宣大三關邊糧造冊一本又山西撫按各
造一件罄愚衷議時政并責成憲臣督賦鹽好等二事併
為一冊約年將解過宣大二鎮邊糧造冊各一本又一件
懇乞　天恩嚴禁改折等事每年將解過宣大山西邊
儲與解京各部錢糧開數具本　奏繳殊語雖殊事体則

一合行該省巡撫將前四件節續殊語緣由歸併一冊巡
按將罄愚衷并責成憲臣及懇乞　天恩嚴禁改折等三
件亦併一冊每季將解過本部并宣大山西三鎮一應京
邊錢糧數目及官解姓名起程日期與司府州縣掌印管
糧官職名開載明白各造冊一本　奏繳各亦止造青冊
一本送部查考其餘盡行裁減　一河南巡按造報一件
主兵糧餉缺乏各省拖欠數多乞　請移文催督以濟時
艱事每季將催解過宣府民運銀兩各造冊一本又一件
主兵糧餉十分缺乏各省解納稀少懇乞題　請催解等
事每季將催解過宣府民運銀兩并拖欠數目各造冊一

本查得前冊雖係先後題　准事例中間錢糧止係一事
似應歸併合行該省撫按將前二冊接續殊語緣由歸併
一冊每季將解過宣府民運銀兩明開每年原額若干已
完若干未完若干節年拖欠若干分析州縣總撒數目止
造一冊　奏繳亦止造青冊一本送部查考　一河南巡
撫每年造報所屬招撫過復業人戶開墾過荒田數目文
冊一本河南布政司每年又造冊一本止有招撫過復業
人戶內無開墾荒田數目其招撫復業人戶與巡撫文冊
相同相應歸併合行該省巡撫以後將前二事備造一冊
其布政司不必再造　一河南巡撫為欽奉　勅諭事每

早造積谷冊一本又河南按察司為遵 憲綱以定冊式
事每年造積谷冊一本殊語雖殊中間各府州縣積谷數
目相同事屬重複相應歸併合行該省巡撫以後備將司
府州縣衛所明開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數目及州縣里又
應積谷石并掌印官員職名備造一冊按察司不必造報
一南北直隸各府州浙江等十三省每年造報實徵文冊
官民田粮一本夏稅一本農桑一本秋粮馬草一本派徵
文冊夏稅一本秋粮一本馬草一本共計七本又間有以
府中文及官民田土申明舊例等冊相應歸併裁省合行
各該司府州將實徵四冊併造一冊名曰實徵田土夏稅

農桑秋粮馬草文冊派徵三冊亦併一冊名曰派徵起運
京邊并存留本處夏稅秋粮馬草文冊內將實徵起運錢
粮總撒數目及京倉通口坐派州縣分析明白遵照 欽
限與同別項錢粮冊籍依期造報其以冊中文及官民田
土申明舊例與裁併各項徵派文冊俱不必徵派山東布
政司并順德府賫報前項冊籍又有各府州縣結狀尤屬
虛文一併裁革 一山東河南雲南陝西布政司真定寧
國等府徐滁等州每年造報完過節年錢粮數目名曰
奏繳通関冊查得各省皆有起存錢粮亦各有取獲通関
並不 奏繳事屬故套及查本部有發去格眼文簿節年

錢糧完欠數目俱經開載明白前冊實係重復合行司府
州以後不必 奏繳亦不必造冊報部 一浙江布按二
司每年會造預備倉粮文冊一本將嘉靖二十六年起至
見今本年止先後大小官員職名并各積過一應紙贖贓
罰備造冊年終具報此係習訛踵謬之弊年復一年恬
不知改合行該省將前項文冊照依奉到節次緣由仍以
欽諭為首內止將上年十二月終為舊管造一總數不必
開造節年官職贓罰數目將本年見積過收貯錢粮數目
及官員職名備造冊內依限送部查考 一山東布政司
每年將所屬措處過預備倉粮及招撫過流移復業人户

并每季將解過京邊錢粮各造文冊一樣二本共六本送
撫按轉繳實係重復但巡按有稽查之責難以議減合行
該省巡按每年每季止將催完各項錢粮總數咨部免其
造冊候巡按冊至一併稽查 一山東布政司每年將所
屬州縣發遣過外郡流民人口造冊繳報查得該省所屬
州縣問發為民人犯自有原問招由呈部前項文冊止是
造報花名事屬無益相應裁省合行該省以後不必造報
一在京各衛所每年造報所管屯田地畝佈種青苗冊一
本又造實徵錢粮冊一本事屬繁費合行各衛所每年備
將原額新增地畝總撒及實徵粮石銀兩各數目并管屯

官員職名分析舊管新收開除實在總具一呈限五月以
裏報部以便查催其佃種青苗及實徵屯種二冊盡行減
去不必造報　一在京七十八衛所每月支粮文冊每衛
各造三本俱投本部一送該管司分一送照磨所一送下
粮廳查得各司粮冊俱經照磨所磨筭明白方送各司然
後照依冊內實在官軍應支粮數備付下粮廳查撥倉敖
其照磨所下粮廳二冊實係重項相應裁省合行各衛所
以後每月造送支粮文冊止用一本其照磨所下粮廳二
冊不必造報　一在外各都司行都司留守司每年將所
屬衛所各項文冊類總造報而各衛所又自行造報事屬

重復相應裁省合行五軍都督府經歷司轉行各處都行
留守等事以後將所屬各項冊籍俱令該司類造總依期
報部各衛所不必另造其各衛所每年有造報佃種青苗
文冊亦屬繁文該司删去免造如不係都司所轄衛所仍
要徑自依期造報　一薊永密昌遼東等鎮每季差人赴
部印刷主客兵勘合數百道用盡繳部賫紙印刷及查各
鎮見有置立長單及實支弁稽餉等項文冊自足為據所
有前項勘合俱係臨時繳部方行填寫虛應故事合行各
鎮管粮官查照各處事体嚴行稽查原舊勘合盡行省減
以後不必差人印刷　一薊永密昌易州等鎮每年支放

主客兵馬錢粮每月有月報揭帖每季有邊儲文簿又類
造文冊　奏繳一應主客兵馬錢粮終報稽查頗為詳備
此外又每季有客兵錢粮青冊一本送部實係重復合行
該鎮管粮郎中將召買過客兵錢粮查照青冊造報緣由
明白開載月報季報揭帖文簿內青冊不必造報　一兩
淮兩浙等運司每年造送申明舊例以清塩法冊一本又
造整理塩法冊一本硃語不同事屬一体相應歸併合行
各運司以後將申明舊例緣由併造整理塩法一冊務將
冊內總撒數目分析明白以便稽查　一浙江都司每年
造報合屬軍衛歲用冊一本歲支冊一本布政司每年又

造合屬軍衛官吏旗軍人等歲用歲支文冊各一本實係
重復合行該省以後止行都司將歲用歲支各造冊依期
報部其部政司不必造報　一保定府每年造報一件陳
言設官備荒事文冊一本一件預討保固地方事文冊一
本俱係積谷備荒緣由硃語不同係屬一事相應歸併合
行該府將前積谷備荒文冊接續硃語總冊一本　一滸
墅九江臨清揚州淮安北新河西務各鈔關監收主事原
有發去該関空白稽考文簿三扇逐日將收過船料銀兩
登記簿內一年滿日一扇留存本関備照一扇本官收掌
一扇賫部查考本官回部之日將一年經收過銀兩數目

造冊　奏繳青冊送部該關每季又將逐日收過商人船
戶姓名梁頭丈尺銀兩數目按季造冊一本報部實為繁
費合行各關于事以後每季止將收過船料銀兩正餘數
目總一二呈差人報部其季報文冊并草冊裁去不必造送
內船料號簿查係該關必不可少亦從簡省登記徑留該
衙門備照不必繳部

稽覈存留稅糧疏

照得　國家制賦有起運有存留起運逋負聽本部參究
存留每歲造冊解部稽考並行查覈務內外攸賴　國家千
萬世之長計也往時天下無事庫藏充實故當事諸臣於
存留一節一任有司出入即今公私困乏山澤關市之利
已竭而開納之例未停各項搜括靡有孑遺乃於額內之
徵置之弗問夫取之本無千方而不足求諸原設一查而
有餘習弊安常失計甚矣臣等叨任計曹日擊時艱旦夕
憂思欲得少濟查得存留夏稅秋糧共一千一百九十一
萬七千四百五十六石有奇當初議留各處俱從寬處非

止供一方之用實欲積餘剩以備不虞也即如福建一省
近該陛任巡撫譚綸清查糧額歲十有一萬以濟兵餉尚
不止此即福建粮剩之數而他省可以類推若將各省直
歲入歲用滿算滿除每歲可剩銀百萬有餘使郡縣有司
歲歲如數徵足其有餘皆必積貯則水旱不能為災盜賊
不能為困矣乃今各處境內遇有兵荒非奏留軍需則奏
討　內帑皇皇然若不能朝夕焉臣等展轉思惟今之天
下固昔之天下也田土之起科非縮於曩時也　王府官
吏師生等費其出有數也又如養兵一項　國初建立衛
所一衛計軍六千餘名今行伍消耗而屯田子粒又在稅

糧之外額各處財用缺乏若此揆厥所由實緣監司之因
循有司之姑息以存留為可緩以追尋為太過其每歲徵
收不過窮鄉下邑之民而已故豪家右族積歲拖欠者十
有四五而收頭之侵欺奸胥之乾沒十有二三復有那借
抵補莫可究詰一遇蠲免此輩網利昔宋臣論賦稅有云
天下有僥倖而免則有不幸而受其弊者蓋莫甚於今日
焉竊謂欲 國儲之充裕莫先於覈存留之額數查得各
省直歲報冊籍總撒不明含糊難稽其有文冊全不至部
者若不及今稽考實數嚴行追徵年復一年內外不繼匱
乏可慮而根本實難雖有百弘羊千孔僅一無所施其術

矣相應題 請恭候 命下移咨各巡撫都御史及咨都
察院轉行各巡按御史嚴督司道等官照每年所報歲入
歲用文冊磨算明白限半年以裏解部要見存留稅糧
額若干支用若干餘剩若干本折色見貯倉庫若干拖欠
若干與部中先年老冊相對明白聽臣等通融會計奏
請以後專備本處各正項支用其餘剩者解送京庫濟邊
未完分數併照先例參究巡按御史復命之日通將前項
稅糧造冊 奏報青冊送部查考

皇明兩朝疏抄卷十

邊餉類

罷開馬市以絕邊患疏　楊繼盛

臣以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考滿欽陞臣今職荷
蒙 皇上豢養簡用之恩雖粉骨碎身何以克報況臣官
居兵曹職專馬政覩此開馬市之誤豈敢苟避禍患隨衆
隱默不言竊惟去年胡虜悖逆 天道大肆猖獗犯我城
闕殺我人民擄我妻子焚我廬舍驚我 陵寢且辱我中
國極矣臣在南都轉聞此報冠髮上指肝腸寸裂恨不能
身生兩翼飛至都下以剿逆賊以報 國讎者恭遇

皇上赫然震怒選將練兵刻日興師聲罪致討以報百萬
赤子之讎以雪城下受辱之恥不惟天下臣民共相慶幸
我 列祖在天之靈亦相慶幸多矣及臣至都下見俺答
求開馬市之書大放肆無狀竊意 聖怒其征討之
志已決其問罪之師斷不可已及廷臣會議題奉 欽依
准暫開行臣不覺仰 天大呼喟然長嘆曰 國事乃至
此哉國事乃至此哉夫以漢之武帝唐之太宗不過二霸
主耳猶能成震疊狄氣壓突厥以 皇上之英武 國家
之全盛英雄豪傑勇夫壯士之伏于草茅下位者又不可
勝數其為茲胡虜反不能生擒首長剿絕巢窩而乃為此

不得已下策之事哉臣請以開馬市之十不可者為
皇上陳之夫開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虜素猾服尚不可
言及此去年入寇殺擄如此之慘則神人所共憤不共戴
天之深讐矣今不惟不能聲罪復讐而反與之為此和議
之事何以上解　列祖之怒下舒百姓之恨乎此忘天下
之大讐一不可也信者　人君之大寶雖匹夫匹婦尚不
可少失信義况于　天子之尊哉　皇上北伐之命屢下
臣民所共知四夷所共喻者也方今各處兵馬集矣糧草
器械備矣天下日夜引領仰望　王師之興真若大旱之
望雨也乃翻然而有開馬市之議則平日之所以選將練
兵者為何備糧草精器械者為何不有以孤百姓仰望之
心乎此失天下之信義二不可也　人君居中制外統馭
四夷以其有　國威之重以懾服之也今以堂堂　天朝
之尊而下與犬羊為此交易之事是天壤混淆冠履同器
将不取咲于天下後世乎此損　國家之重威三不可也
天下豪傑聞胡虜殺戮人民之慘擄掠婦女之辱其忿恨
不平之氣皆欲與逆賊决一死戰雖深山窮谷之隱逸亦
願出以復天下之讐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　朝廷忘
赤子之讐厭兵甲之用矣将焉用我哉将見在林下者不
肯出在冊籍者将謀去矣異日欲復召號誰肯與起此隳

豪傑效用之志四不可也自去歲大變之後天下頗講武
事雖童子儒生亦知習兵此機既動兵将日强馬市一開
則舉相謂曰　中國夷狄已和天下已無事矣将焉用武
哉有邊鎮之責者月弛其封守之防無兵戎之寄者益惰
其偷安之氣矣廢弛既久一旦有急何以整頓此懈天下
修武之心五不可也宣大人民慓悍二之心久矣一向雖
有交携之事猶畏　王法之嚴而不敢自肆也今馬市一
開則彼之交通者乃　王法所不禁将來勾引之禍可勝
言乎此開邊方通虜之門六不可也天下人民憚于水旱
征役之苦人人有思亂之心特畏　國家之兵威而不敢
變動也今馬市之開則彼皆以為天下兵威已弱蠢茲醜
虜尚不能服群起為盗又焉能制則将來腹心之變可勝
言哉此起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也去歲胡虜深入雖未
見一兵交戰然猶以為我軍倉卒未備其疑畏之心尚在
也今　皇上聲罪致討調兵半年及至于今止為馬市之
開則彼得以窺我之虛實矣自中又奚有乎我哉此長胡
虜輕　中國之心八不可也犬羊之性變詐無常謀深計
巧从出我之上我将欲以此覊縻乎彼殊不知彼實以此
愚弄乎我或遣重臣載金帛至邊等候開市彼違約不來
交易未可知也或因交易而即行猖獗撞關而入未可知

也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遣衆入寇而偽
言别部落入寇未可知也或以瘦馬而過索重價或因市
馬而過討重賞或市馬之後而别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
可知也是我不能以羈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此
墮胡虜狡詐之計九不可也胡虜之産馬有窮　中國之
生財有限大同之馬市一開宣府延綏等處定不可罷以
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須得馬
數百萬匹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四五年間須費銀數千
萬兩一旦胡虜之馬已盡　中國之財告之將安處乎求
久之計將安在乎似此　中國之財胡虜之馬而難相繼十

不可也彼倡為開馬市之議以欺誑　皇上者其謬説不
過有五有曰外開馬市暫以為羈縻之術内脩武備實以
為戰守之計耳殊不知馬市之開乃所以自羈縻乎我非
所以羈縻乎彼也虜性無厭請開馬市之後或别有所請
許之再有所請又許之請之不已漸至於甚不堪者一不
如意彼即違約則彼之入寇為有名我之不應其所求為
失信矣孰謂犬羊無厭之欲可以市馬之小利羈縻之乎
如曰欲脩武備以圖戰守雖不用此羈縻之術亦可矣此
其說之謬一也有曰方今急缺馬用正欲買馬一開馬市
則我馬漸多彼馬漸少豈不兩便然市馬非以之耕田偶

車也不過為征虜計耳如交易果可以無事則市馬又將
安用乎不益重其寄養之擾乎況虜以馬為生彼安肯以
自乘之良馬而市於我乎不過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
將不日供斃而已此其説之謬二也有曰初許市馬暫係
乎犬羊之心將来許貢則可為永久之計夫謂之進貢者
豈古所謂咸賓来王者哉不過我賄彼以重利苟免目前
之不來彼貪我之重利暫許目前之不來耳况市馬我猶
得以少償其費若許貢則彼白手来取重利矣是市馬則獲
小利而無名開貢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許貢亦
豈可哉此其説之謬三也有曰虜雖犬羊最不失信觀其

聲言某時搶某處再不愆期可驗彼既許其市後不來則
斷保其再不入寇殊不知虜之種類日繁加之以擄掠人
口日增其日用之服食器用俱仰給於　中國市馬之利
焉足以盡供其所費彼非盡皆義士孰肯守小信而甘于
凍餒以至于死乎縱使少有羈縻不過暫保一二年無事
耳不知二三年之後將何如處哉此其説之謬四也又有
曰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師動衆征討于千里之外
而勝負難必孰若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修内治之為
上乎噫為此説者是損　國家之兵威養虜寇于日盛壞
天下之大事必自此言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之征苗

文之過昆湯之伐葛伯高宗之伐鬼方豈盡皆不祥者哉
蓋春生秋殺之迭行上天生物之道也恩賞兵刑之並用
王者御世之權也譬如人身四肢俱皆癰疽毒日內攻乃
猶尊食膏粱而憚用藥石將不至于傷其元氣乎此其說
之謬五也夫此十不可五謬之說明白易知則馬市之開
不利于我　中國明矣而于虜賊則甚利焉蓋數十年來
虜賊以　中國之百姓為佃戶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以
得計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勞也去年入寇莫
敢與敵虛實既已覘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　中
國之重利況馬多稱自　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之秋後

馬肥則入而再擄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迴之馬獲
青蚨之利是昔日彼猶以為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為
上門納租之戶臣言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夫此事利于
虜賊而不利于　中國滿朝臣工皆知其不可然有人敢
議而行之無一人敢非而止之者何哉彼議而行之者其
意以為征討之事已難收拾虜再入寇　皇上剛明必追
究夫謀　國者之不忠專征者之不勇悖命之禍何以能
免況前日交通已有成效莫若委曲致開馬市猶可二三
年苟延日後時事未知如何且暫免目前之禍暫固目前
之寵虜縱背約再為脫逃之計未晚也然不思　皇上所

以[illegible]之尊禮遇之厚爵位之重錫予之隆者蓋欲其
張　國是征討逆賊也豈徒欲開馬市而已哉其所不敢
非而止之者其意以為事權既不在我時勢已至鶻突有
欲謝重擔於人而無由者吾何以自禍擔當使有所言而
馬市罷開弛其防守而虜再深入則必歸咎于止開馬市
之人加之以誅　國事之非矣孰若隱默不言大家因循
亦為上乎然胡虜之寇與不寇不係馬市之開與不開前
此未嘗有議開馬市而止者去年也虜何以深入此時嚴
開馬市虜或入寇亦與去年同耳・開馬市之人夫豈誤
天下之事者哉臣以孤寒進士初入仕途父母早喪妻子

無依非不知隱默足以自保言當足以取禍也竊惟
皇上初時震怒奮武其氣若此之壯　命將征討其計若
此之勇則知　今日馬市之開乃議者之奸計斷非
皇上之本心也以　皇上之英武而臣下庸輭避事不足
以副之心欲持行而手足痿痹奇深恨此事係　國家
盛衰之機臣敢預憂後禍忍心而默乎伏乞　皇上俯察
愚臣之罪言回思欲討之初志　念犬羊之志欲難饜非
馬市小利足以係屬其心　祖宗之　社稷無疆非二三
年苟安無事可以永保其緒收回　成命嚴開馬市銳意
戎兵必志征討務欲擒渠荅以[illegible]　闕前驅醜類于海外

虜之畏乎我亦猶我之防乎彼則上而 祖宗垂其下而
臣民幸甚

杜役夷以安中土疏 張翀

頃者日本國差來進 貢使人宗設等與後到一起宋素
卿等任於浙江寧波府地方互執詐偽相與讐殺因而橫
肆抄掠戕殺官民一時巡察備禦等官坐視恬然任其遠
去節該鎮守太監梁瑤巡按監察御史歐珠陳德鳴先後
報到臣等聞之相顧驚愕竊惟外夷入 貢我 國家者
有常法其來也接之以禮其叛也示之以威其所以自為
備固不以逆順為之疏慶也日本國僻在東海稱號倭奴
自漢魏之際已通 中國俗尚貪狠頗知用兵唐攻百濟
白江口之戰大受挫衄以有日本為之強援也在勝國時
許其互市艨艟數十戈矛文斥時出其重貨貿易即不滿

所欲燔蕩城郭大肆侵軼世祖至元十八年擊日本兵十
餘萬死於海島還者僅三十人蠢茲窮夷恃其窟穴之幽
凶狡之性往往出沒海洋窺伺中土得間則肆其戕害以
劫殺為事不得間則陳其方物以 朝貢為辭劫殺則利
民財 朝貢則利 國賜間有得不得而利無不在此倭
奴之大情也我 太祖高皇帝洞燭其奸乃洪武七年
及十四年兩卻其 貢僧人發陝西四川各等寺居住仍
著之 祖訓曰日本國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謀為不軌故
絕之夫當開 國之初四夷賓服雖元孽北遁大虜皆遠遁

僥稽顙　闕廷頑兹小醜時犯海道用此於山東淮浙閩
廣沿海要害去處列置衛所及所設總督把總巡哨等官
又專設巡視海道副使一員并都布二司堂上官往來督
視所以備禦之術可謂周且遠矣宣德之末復来稱貢
朝廷不逆其詐燕賞豐渥相載而歸蓋陋其計中矣正統
中入我大嵩犯我桃渚署殺焚燬血流成川或得孕婦相
與刳剔計其女男以為賭酒之具或縛嬰兒于柱沃之沸
湯視其啼哭以為笑樂其為荒淫穢惡不可勝言前吏部
右侍郎楊守陳論著其事最為深切讀者隕涕乃今二起
夷虜相繼到来既曰譯得宗設等供吐人口数目差異又
稱譯得宋素卿等勘合係應銷繳而未銷繳之數遠相詆

誣至於數日則是各官已悉知其隙情態矛盾法應預防
况在彼無兩　貢之例在此無兩是之理真贗未分強弱
已判譬之群犬百十相聚主之者所宜別其牢檻嚴其羈
絏然後可保其無彼此吞噬之虞一失措置未有不狺狺
而爭傷及人類者也參照巡視海道按察司副使張芹提
督市舶司内官監太監賴恩布政司右參政朱鳴陽都司
署都指揮僉事張浩等均承委注慣樂因循議處未定而
今素卿之盤餃慢藏啓窺覦之奸逆狀已形而聽宗設之
謝罪尚甘愚弄之術避地覩望盗賊縱横謀未展於一

[illegible]殺燬於[illegible]波府衛及備倭巡捕一應[illegible]人員
令各失措縱[illegible]自全究事未能協心以隄防臨期[illegible]所
力以剿殺遂致賊黨奔逸莫之誰何剿翦海濱為患叵測
茍或[illegible]不戮何以警
積年之[illegible]後来及照日本國最爾
海夷利[illegible]先年[illegible]為不道荷我　聖天子仁聖
曲賜優容茲以讐殺我内地謂宜撤諸夷之甲興問罪之
師但累[illegible]使人國王無罪且其國與朝鮮琉球諸夷俱係
不征之列載之　祖訓聖謨洋洋伐之不祥勝之不武伏
望　皇上勅下禮兵二部作急計議備行淮浙閩廣鎮巡

等官凡沿海要害去處如遇前項夷船到彼就便督發官
軍併力截殺仍行浙江鎮巡等官將見獲夷黨宋素卿等
譯審明白取問罪犯緣由宋素卿先年潜從外夷人數輩
賂逆瑾脫網生還宗設人衆伹係從逆賊徒罪在不赦通
合正之典刑以昭　天朝之法以嚴夷夏之防但其中間
容有出于脅從非其本意亦須分別等第量遣情輕數人
歸諭本國以示好生昔漢之英石罷辟或棄珠崖或謝西
域班之史冊為世美談况倭奴詭譎情態具有明驗若更
許其通　貢是利彼尺寸之微而損我丘山之重其于
聖祖垂訓之意不無拂戾尤望　皇上震赫斯怒絶約閉

關永斷其　朝廷之途毋徒敝所恃以事無用此非臣等
區區之私見實况海億萬生靈之心也其一應誤事人員
并死事之面劉錦及官吏軍民人等被殺緣由仍　勅該
部及行巡按御史作急備查奏　請大昭賞罰以示勸懲
毋得通同隱蔽責有攸歸臣等又訪得寧波紹興等處聞
有一種無賴潛從外夷誘引作奸如宋素卿者實繁有徒
合行出給榜文於各該地方張掛曉諭遇有前項無賴蹤
跡可疑許隣里首告官府不時覺察即便擒拏家屬從重
究治庶幾　中國之勢常尊外夷之侮少禦而五兵不試
萬邦咸寧凡沿海生靈得以共享太平之休無窮矣

處夷情疏　霍韜

自土魯番攻陷哈密奪我金印據我城池殘我縲絡各未見
底定今西番求貢尚書王瓊譯進番文一十餘紙但有哀
小懇之語無印信足徵之辭則土魯番未有悔罪之實可
知也彼未悔罪遽許通貢恐戎心益驕後難駕馭而邊患
愈滋可慮者一也哈密城池雖稱獻還而無番文足據不
知後日作何興復或有遂行棄置不問之議夫土魯番之無
道也闕我哈密久矣我遂棄置不問彼愈得志將劫我罕
東誘我赤斤掠我瓜沙外連北狄內擾甘肅而邊患遂博
矣可慮者二也牙木蘭者土魯番腹心也擁帳二千遠來

欵塞彼乃不知也安知彼非詐降以餌我　他日犯邊則
曰我納彼叛人彼不歸哈密也自是哈密永無興復之期
矣彼叛衆益大而我之邊患愈無休息矣可虞者三也牙
木蘭之降也廩餼口食仰給于我費已不小矣猶曰羈縻
之策不得已也若土魯番擁衆叩關曰取彼叛人也將驅
牙木蘭而與之也彼則詭曰降也以好生也今出則死而
不肯去將從而納之也恐為內應而有肘腋之憂土魯番
擁兵于外牙木蘭為變於內即甘肅危矣可虞者四也或
曰今陝西荒僻甘肅孤危尚虞不保雖棄哈密可也臣則
曰保哈密所以保甘肅也保甘肅所以保陝西也若曰哈

密難守則棄哈密然則甘肅難守亦棄甘肅可乎因棄甘
肅并棄臨洮鞏夏可乎西北二邊與虜為隣退尺寸則失
尋丈是故疆埸寸寸之議不可不慎也甘肅去年銀一錢
易粟四升今銀一錢僅易粟二升矣軍士空腹救死不贍
在甘肅且虞廪廩何有於哈密臣曰此則戶部之罪也昔我
太宗皇帝之供邊也悉以鹽利其制猶科也鹽一引輸邊
粟二斗五升是故富商大賈悉于三邊自出財力自招遊
民自墾邊地自藝菽粟自築墩臺自條保伍歲時屢豐菽
粟盈至天順成化年間甘肅寧夏粟一石易銀二錢時有
計利者曰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五分得

鹽一引也戶部乃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銀于戶部間
有輸粟之例亦變行旋止且雖輸粟亦非復二斗五升之
舊矣商賈耕稼積粟無用遂撤業而歸戎虜入寇一遭兵
劉生齒日遂凋落邊方日遂困敝今千里沃壤莽然蓁蕪
稻米一石值銀五兩然則欲足邊糧莫善于　太宗皇帝
之鹽法矣戶部何為而不行乎臣曰輸粟於邊則利歸邊
民若輸銀於戶部則利歸戶部今戶部之徵鹽銀也計銀
一萬加耗千兩若行輸粟之令則戶部失耗銀之利矣是
故謹守弊法而不肯復　太宗之令典也此皆臣愚博采
眾謀復相辨詰過不自揣其為狂瞽若如此伏惟　陛下

勑問兵部土魯番印關求　貢有何印信悔罪番文哈密
池城作何興復牙木蘭米降北誠其偽作何料理務出萬
全之策勿墮狡戎之詭耳　勑戶部甘肅邊糧累年缺之
若何而為目下賑救之策若何而為經久餘贍之策并畫
上　聞臣愚且見　中國奠安萬世永賴矣

振紀綱以綏四方疏　胡經

臣聞文以定治武以勘亂明王張弛之大道賞以酬勞罰以懲逸馭世鼓舞之大權故仁義並用而政事和恩威懋著而人心服恭惟　皇上御極以來承　聖祖神武之威新　列聖弘文之治彝倫敘而父子君臣之位定典禮秩而堯舜周孔之道明是故海宇絃頌筆門俎豆中土之民至有老死而未見兵革者固宜邊戍效忠夷狄率德乃大同之卒呼聚稱亂至戕殺主師偪逐撫臣以自外文明之化亦虞之苗商之鬼矣邇蒙　皇上赫然震怒亟諭征勦真乃文乃武　大聖人哉蠢茲醜寇殲決有日乃復誘引

胡虜數萬餘騎衝斥突入直抵叛城與之犄援我軍腹背受敵眾寡殊勢以致解圍左次幸而胡虜以草枯不能久駐復自解收河套以圖其後此正天奪其計而使我軍得為之地也臣愚無知竊意今之憂不在叛卒而在強胡今日之罪不在強胡而在叛卒易曰履霜堅冰至言所由來者漸也始以正德年間召入邊卒為親兵而勢橫因得窺中兵虛實而氣驕至殺撫臣殺裨將則叛形露矣乃後貸不治若必謂　王法無如我養成大變固其所也臣切思歷代養兵之厚無如我　朝一農所獲不足以供一軍之需近雖散糧衍期要亦當事者之責而　朝廷豢養之恩

固世世也乃敢據我城郭弄我利兵資我糧餉脅我良民寇我　王師是其滔天無赦之惡臣不願與之俱生也然此特釜中魚肉少須臾耳安足上勞　聖慮哉獨惟胡虜自我　高皇帝驅逐之後　文皇帝迅掃之餘其休息今百有餘年故部落蕃盛弓馬精強勢則然也我　國家承平日久上不習戰將不閑兵城堡不修火堠欠明虜來則遠避虜去則佯追以是習為故事歲復一歲求欲無大喪互寇如今日無已也臣本西人不諳北事然竊料此虜雖強備禦有方亦無有大患也何居臣聞不掉之尾起于中乾風邪之疾危於內虛今際莘　聖明在上群賢布列

根本之地敦大強固有同磐石雖遭盜不虞特氣數之少愆耳夫夷狄猾夏自晉唐而宋幾千有餘歲至入主　中華翻天覆地之變極矣幸而　天厭胡虜篤生　聖祖盡驅而蕩滌之今甫百六十年仰觀　天道俯察人事豈此虜能復嚮蜀時耶雖然天下事無恃彼之無患而恃我之有備易曰童牛之牿慎其微也豶豕之牙梏其機也蓋微慎則早見而預待機梏則用力要而成功易今虜寇交作譬則人之一身外感內傷未可謂非疴疾也良醫要之則遐齡之徵萬一輕視而徐徐云吾不知所生矣臣職叨近侍心切過憂謹條禦戎討賊上事忘昧為　陛下陳之

一曰定　聖謨以成大計二曰設大將以一紀律三曰益
將兵以格賊勢四曰重將權以肅軍威五曰善召募以實
實用六曰重陞賞以勵人心七曰略微過以便展布八曰
時糧賞以徙士馬九曰崇正議以安將士十曰嚴閫臨以
防奔潰臣竊惟　陛下一身天地神明之主也　陛下一
心萬化闔闢之源也故君志定而後天下之治成孫子曰
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夫大同者兩陲之藩籬六鎮
者西北之要害燕晉者天下之脊膂無大同則宣府之勢
奪無宣大則六鎮之兵搖無六鎮則西北之民危而東南
無安枕之期矣伏願　陛下俯救一方之溺兼收群士之

策乘焰焰之方張絕炎炎之無已雖號四方之兵費大倉
之粟耗府庫之財不得已也不得已而為之是為應兵應
兵者強易曰田有禽利執言又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其
斯之謂乎夫大將三軍之司命　社稷靈長之寄也故漢
高拜韓信于行陣而七國服宋祖命曹彬為都部署而江
南平是兵之有大將猶指之有臂臂之有身身之有心伸
縮進退惟心之一運而已邇者　命憲臣為制使　遣武
臣為帥夫亦為備虜設也今擁衆直入至號七萬則非
常虜矣集兵四萬士亦為討叛賊計也今虜寇相援衆寡
莫敵而負隅援強助聲後或獨且柰何哉矧而責不相使

謀猷之下豈無異同臣嘗今日大將誠不可不設也待之
不可不重也求之不可不慎也必其智足以識微量足以
容物謀足以成務望足以壓衆如古裴度曹彬其人可也
使四方耳目改觀易聽以將軍自天而下亦　陛下神武
之大節也臣聞今之邊患一虜挾弓十大披靡虜騎所驀
望風退守此正近時怠弛積弱之弊者也　聖祖定中原
江上卒耳　文皇帝北伐士兵耳是故虜不自奮存乎將
將不自任存乎君今之邊臣專以討賊則有必克之日無
以禦虜恐難兩顧之勢且今所集者四方兵耳若外援內
攻則非十數萬兵不可伏乞　陛下俯從群臣所薦中外

所服者添設為制使督師與張瓚郤永軍表裏相濟一專
于攻賊一專于防虜而兩軍將士悉聽大將之命庶乎統
紀一而無忌彼顧此之患血脉通而有此失彼得之防故
曰成大事者不恤小費弭近憂者必多遠慮古之立將也
君親操斧鉞而授之柄將拜命曰君不許臣臣不敢將于
是軍中之事皆由將命故曰從此上至天下至淵者將軍
制之故　朝廷之上惟在責將不在[illegible]將得其人則凡
安危之計攻守之略呼吸變化自有機度所須者予奪生
殺降拜調度之權悉以付之而兼以尊位以行之而無待
于　請如　先朝之任靖遠伯王驥是也則智謀勇斷軍

氣自勵廣造不足平矣蓋兵之道六一曰貴別二曰貴精三曰貴速四曰貴斷五曰貴聯六曰貴將因能任器謀勇並收大者居上小者居下之謂別選士擇勇可詐可貪可挾可盜毋使懦弱之濫與勢豪之依附之謂精春氣漸青虜將復至矣即令為計亦已遲矣進而須級猶掛千徐行而救人焚溺之中是以無程督謂朝發夕至以赴軍門之會之謂速選鄉之民樂戰而輕死饑餓之民重食而輕命啟因地呼號者不出朝而雲集因饑收納者不煩命而子來使令之將若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則地方不憂而行伍充民濟無安而強壯用是之謂諳遊食之民性同

飛鳥見利則趨利獲則走勢之所必有者于是編行伍明分數彰連坐之法定犬牙之制如古千夫長之謂聯七尺之軀父母妻子之養親戚墳墓之繫誰則無之令一旦驅之戰冒鋒鏑櫛風露使非恤其身家多其犒賞其肯為國家出死力耶是之謂厚夫正義授命正士之忠立功要名中材之心而酬勞報功則人君勸奬之盛典也是故千金之下必有死士書曰功疑惟重非重于功也不如是不足以勸天下之心伏願　勅下本兵備查　先朝北征故典定為賞格著為定令以授大將大將以示諸將士如是而人心不勵臣未之信也昔鄧禹漢名將也一將出關輒

為赤眉所敗光武畧而益任之卒佐興漢業功首諸名將蓋以兵家勝敗固常事也伏願　陛下鑒功過之並使畧得失之細故無拘文法從以權宜征西將士張膽直氣無後瞻顧之患矣兵者國之衛也食者兵之命也用其力而先奪其命敗之道也乞　勅戶部大加計度將其飛輓裕其糧草使軍門調度給散之有餘斷萬民之命也是故佚之而後可勞酬之而後可捷生之而後可死史曰千里饋糧士有饑色夫士而且饑其孰與戰哉武王曰予有臣三千人惟一心蓋心一而後譽同譽同而後力齊力齊而後戰勇大同之變或撫或剿而此猶可說也今日之事有討

而已矣易曰得其大首獲非其醜仁義無用之謂也善首從別則賊心二而乃孤玉石分則良善安而德溥然必威行而後　恩可施勢窮而後力乃屈故將欲生之必故死之文武闔闢之機也切念天時人事此賊已漸失所據矣大兵衝之不北走羌胡則南走中原近蒙　陛下分遣諸將益守各關誠豫防之道也仍乞嚴加　勅責關將有潰賊若干人者必戮擒賊一人者同賞要害鎖鑰則此賊逃無所匿匿無所止大同之俘馘不日且獻矣然此固大畧也若夫運量之妙攻守之策雖以老將如趙充國者尚不敢為漢遙度以取金城況弱質綿力未學軍旅如愚臣敢

致哉然臣之食　陛下之食之也臣之身　陛下之成
之也且擊狗鼠之跳梁心切犬馬之𡋻效儻不以臣言為
狂妄而加葑菲之采則天下臣民之福也臣不勝恐懼待
罪之至

平政令以定危疑疏　　曾佩

竊見遼東守臣奏報遼陽軍士變狀及兵部覆議經畧事
宜反覆思惟無任驚愕仰惟　聖明御極禮備樂和天下
臣民咸望至治而邊鎮之兵一紀四叛雖於　聖德無所
欽損而咸和之化胡可為醉速變激亂固撫臣之過而軍
士悍傲輒干變背胡可為順紀綱法度至於淪斁胡可為
立人心杌揑鼓之易搖胡可為固此臣之所以日夜疚心
者也然以　廟謨廷議當有為　國家深長思者故不敢
妄有陳說近覩兵部先後覆題則不免于懲咽廢食之過
也臣等敢遂終言之臣聞天下之勢如權衡然平則物情

得而爭奪息幾微輕重之間則低昂懸叛矣　國家大鎮
凡七而叛者五方豈其撫鎮皆不肖哉蓋姑息之弊滋而
偏重之勢成也今縱不能亟圖而善反之豈可復助其勢
而益昂之乎以臣愚論之呂經奉　命撫循不能宣布
德威遽重法厚斂以肇釁端罪誠不可辭然巡撫者
天子所命大吏也自軍士視之則亦有冠履首足之分即
其舉措少乖而　國家紀綱法度固森不可亂遽令驅逼
而拘縶之無異小吏然甚至毀裂閉關呼號稱叛此可謂
非罪乎縱令不能明法正罪以杜驕悍固宜平議而均追
之矣兵部遽過懲于大同之故遂不復為　國家長久之

計不待勘報即懸斷而遙議之夫巡撫越墻而避燹都司
本軍士逼逐而拘置之也則曰畏法懼罪意有所待歟變
呼噪擅閉城門罪迹已彰也則曰激變求原無他意至
於欲免查屯田則與免查欲更置巡撫則與更置庇其罪
而深為之辭惟其意而莫之或逆於撫臣則厚文周內惟
懼弗深於軍士則曲隱旁飾惟懼弗恕失輕重之倫忘久
大之患長驕悍之氣滋邊境之憂計非所以為安也臣等
愚不知大計然竊以為今日之事異於大同亦遠矣夫大
同之所以敢行叛亂者其略有六高城深池以守則固一
也多積厚聚餉給不匱二也隆冬沍寒我兵不耐三也鼠

伏 親藩既同城社四也外隣強虜急可持援五也愚積
稔惡累叛無懲六也夫賊有此六恃而我又以不習之兵
寡謀之將臨之此賊之所以怙終為叛而我之所以師久
無功也遼陽遠在廣寧三百餘里邊城節鉞士馬精銳厚
餉積芻堅甲利器悉在廣寧遼陽僅一副總兵分守之地
有兵不過五千芻糧仰給於[illegible]而在外城池高廣僅半大同附
近諸夷則東為朝鮮北為朶顏海西毛憐諸衛皆 國家
冠帶效順之國歲時稱貢之臣非若北狄強黠無忌世為
中國仇盜者比也夫外無強虜之援內復無 親藩之比
大同六恃無一有者也是故即閉門呼噪而終不敢有他者
若非誠有所畏懼蓋自量其力也臣非[illegible]知其無能
為矣今 陛下重於舉事苟冀天下休息此不過一傳檄
而定耳夫重抑士卒則懼激變速禍將激目前之變偏罪撫
臣則傷體損威將遺久大之憂二者皆安危治亂之機不
可不順也臣愚以為自今以後邊鎮倘復有奏報事狀
陛下宜鎮之以靜曠然視之待以無事一若邊境常報悉
付巡按御史從公體勘長慮卻顧聽其稽實委悉以聞
陛下權其事變 觀其時利徐圖而平議之罪在巡撫則
罪巡撫罪在軍士則罪軍士使刑罰平而法令昭務足為
國家久安之賴兵部不得過事姑息遙斷是非曲為低昂

偏右軍士重抑撫臣令其名分乖舛法典廢見張皇之
形視懦弱之迹使天下不得以終窺我而無畏也夫待之
以無事則反側不疑示之以鎮靜則 國威不褻付之於
邊臣則罪狀可稽得情而徐議則闔闢在我即有一二委
曲不盡法者猶曰邊臣之故而 朝堂之體固自尊也如
此非惟足以安反側之心抑足以全 國家之體旬日之
內軍士不疑伏而請罪者臣不信矣又何必如兵部張皇
損威而後為安也伏望 聖明虛心定變順應平施不得
過勞 聖慮重厪 當宁以損 陛下光明之治臣等無
任惓惓

正名罪惧衆月以杜姦萌　伏惟
近該鎮守太監王純等題稱據廣寧軍民人等狀告呂經
激變軍民十一事乞轉奏　皇上欽處施行再乞差總
兵官邵永侍郎閻敘前來撫安等因又該兵部題奉
聖旨呂經已有旨革職閒住了還着錦衣衛差官校齎駕
帖拏解来京問理表璘并地方有罪人犯都着巡按御史
查提問擬来說韓邦奇也不必去吏部另推可以撫靖地
方的兩員来看欽此臣等伏讀　明旨仰見　皇上好生
不殺體權達變推誠矜物與古之聖人寧失不經同一至
仁也臣等敢不將順以紓　至懷惟　九重嚴邃　君門

萬里邊城變故之狀軍士驕悍之罪臣工情懣之氣不徹
於　聰聽者猶多也至　陛下所覩者又皆危城之疏一
偏之語議者且復抑揚輕重于其間　陛下何所度衷而
裁之乎傳曰膚受之愬智者惑焉文致之罪即皐陶之德
以為有餘辜矣今日之事非賴　陛下之聖明公虛洞燭
鎮静遐思若遽聽逆臣之奏從軍士之請則所以處此又
不獨如今矣近有山海關守臣帖報兵部開稱本月二十
五日呂都御史進廣寧總兵勸說不必久住軍士恐生他
變呂經不從二十六日呌寫字進各軍閣知云你將我貼
丁不與又將糧銀減半今還寫本害我各吶喊擅錘打

齊入將都察院門打開擁入將呂經遍身毆打肘鎖送監
又將都察院并文卷盡行燒毀着總兵太監奏本討
赦等因臣等於兵部借觀之乃知危城之疏未可盡信壅
蔽之弊不可不深察也何也蓋危城諸臣奇命軍士白刃
在前死生在念苟可以免於戮辱則凡諸罪無不從矣故
先後奏詞所以伸彼抑此者非有所恩怨厚薄之也自全
之道在于此也且今之官府所得行威虐者以　陛下之
委任權久在己也呂經奉　命取回則權任固奪矣縱欲
為虐誰復與用命者况其受侮遼陽瀕死者屢彼縱自愧
寧復不畏死耶若曰往政之虐則遼陽已發之苛政刻金

御史又悉除而更之矣此其為情亦大可察也夫今日邊
境之禍平心反本而論之撫鎮苛刻之過軍士驕悍之習
國家數宥之積三者實相因而成之是酷吏亂卒厥罪惟
均法固不得以輕重之也　明旨已下　命使已行呂經
之罪臣等不敢復言矣至于軍士之多辜不正名晰義以
昭示天下竊恐姦雄之竊笑而亂臣賊子之接迹也嘗聞
投鼠者忌器狐穴于城則灌者避焉何也以其所托者重
也巡撫者　天子所命大臣也即其有罪　朝廷法度
明典固在也軍士誠聲于　朝　陛下英明剛果其治經
猶腐鼠耳豈當以麾下小卒輒自控辱如此且聞其髮鬢

半接體無完膚祖裸牽繫游示通衢此何等刑辱耶雖經
所自致如　朝廷何綱不足道獨不畏　陛下耶臣等請
得數其罪夫執辱撫臣殘　天子命吏罪一焚燬公廨擅
閉城門罪二欲易撫鎮則迺名易以請要君廢置罪三既
執撫臣乃以狀詐先發後聞罪四詞曰請轉奏　皇上而
不具姓名傚古無上罪五次當陛之等倒首足之序裂名
分之防蔑視　王章輕玩　憲典罪六此豈薄於呂經者
哉若不獲真正元惡數十人數其罪而責之則將來軍士
無復嚴憚自是　國家紀綱愈不立法令愈不行邊境效
尤循環而動　陛下之憂日滋以大矣兵部議曰軍士被

毒雖淺積怒實深中間恐有三五姦徒幸禍乘機鼓扇愚
軍者若曰無與乎軍而二三奸徒為之是欲示勘官意也
勘官職在地方志幸苟安而　廟堂所議又復云然他日
不過誣執二三乞兒丐子鍛鍊成獄以報　陛下以姑塞
明詔如此胡不直宥悉赦之猶不使無辜被姦刑戮也臣
等近又看得巡按御史曹達題稱臣奉　命巡視居庸關
四月十九日赴教場閱操見行伍紛亂喧嚣不肅弓不知
挽上馬輙墜廢弛殊甚欲據法行罰却被官軍人衆環坐
號呼大噪不服臣恐激變只得姑息夫御史　陛下觀風
之臣搏擊之司也今其為詞乃甚卑其為情亦甚恩矣豈

本心哉特事如此將來亦大可見矣夫旬日之間中外三
變雖大小或殊因可以覘人心無畏也如此尤謂法令為
行紀綱為立此正過則謹皆非審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
往歲實大識者嘗謂推今日之事告　陛下矣今且有左
驗矣而群臣猶玩忽不戒自為是煦煦以苟目前之安不
知養亂蓄變將自誰遣也無亦曩　國家舉事之難乎臣
請得而言之昔唐中葉京師再離玄德播遷天下多故藩
夷雲擾故藩鎮之臣乘敝而起憲宗發憤創作振累世之
弱簡贇練衆信賞必罰果斷慨謀卒之淮蔡底定諸藩再
歛赫然稱　中興焉然此猶可諉曰異代事也臣請證諸

本朝者正統間大虜入寇直犯　京城駐兵德勝門之外
可謂危急矣而叛賊棄宗流等六七人者又皆乘時並起
各擁衆數萬據土稱王七省之間騷然震動內外交變視
此萬萬烈矣而　廟謨先定群工效忠卒之醜虜悔禍叛
賊悉平期月之間天下晏然方今　聖明英武群哲勵翼
豈異　祖宗之時本兵乃獨為數十小卒挐肘結舌竟不
出一語以問罪人此臣等之所以未解也近又傳聞當事
之臣議欲聽軍士之請以周叙代韓邦奇巡撫夫　陛下
所以罷邦奇不遣者蓋察邦奇非幹濟才故欲易之此固
陛下知人善用之意非因軍士之請而欲以叙更也當事

之臣過為承望遂欲以叙徃如此又何異唐時藩鎮之為耶昔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孔子曰以為要君蓋廢置子奪君上之操也軍士得請而廢置之則是　主上之柄操在士卒太阿倒持非所以為順也且將來邊鎮效尤紛起以請　陛下從之則難繼不從則軍士固有辭矣失體損威尤莫有大焉者此尤臣等之所枙脫不平者也伏願　陛下勑下兵部再加詳議特遣大臣一員前去查勘務得真正守惡數其罪而責之以昭示天下無得即聽邊臣取二三小卒苟且了事又　勑吏部别推廉靖大臣一員往代巡撫毋得輙聽軍士之請遂以周叙往以肇將来

廢置之端則未盡之法猶有存者庶幾可以示後而昭来也若或冥頑不悟首惡不欵　陛下問罪興師言順名正勝負曲直非所與論矣昔成湯居亳與葛為隣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無以供犧牲湯使饋之牛羊又不以祀湯又問曰無以供粢盛使亳衆徃為之耕有童子以黍肉餉葛伯殺而奪之湯遂伐葛夫始以柔恤之仁也終以兵征之義也是故天下咸服而後世稱聖今　陛下所以寬大兩鎮者毋亦成湯牛羊粢盛之饋將以昭吾仁也萬一兩鎮冥頑不服首惡不欵則　陛下神武震怒必赫然加之以不免于葛伯之征矣夫葛伯隣國耳罪止于不祀

及殺一童子而已而湯且征之今軍士固　國家世籍臣僕非浮于葛伯已甚　陛下肯貰之乎　聖顏淵深或出于此固非臣等所能測識然而不能已於言何也誠激于中不能自已也今中外臣工私相告語罔不憤然為國不平然不以告　陛下者彼自計其身得事　陛下之日遠或十餘年近或三四年非罷即死耳自挈身榮親顯使　國家漸安無恙彼得以安食坐享以遂其肥家保妻子之計即他日安危責固不及也誰肯為　國家出長治之謀畫久安之策以自取喋棄之罪哉臣等誠愚昧往歲妄論大同事至于今大同之民怨入骨髓即大臣亦惡臣為

異已說毁構議無所不有賴　陛下天地之恩曲賜保全日夜思惟無效涓埃以答　高深而　聖恩深重仰報無由又兵戎邊鎮實臣該科之責非若異科事自有司存忘其愚陋復陳覼縷臣等非不知養默足以自全緘口足以和衆然如負　陛下何此臣之所以萬死而不敢默也且今日邊境屢叛屢　赦誠恐習久而民安殆將忘其為非以叛逆為當然倡亂為常事不復知有上下名分之辨紀綱法度之防積習成俗恬不為異水流風靡日深月甚雖陛下大聖人以教化隄防之未易挽而回也今建議諸臣頊千紀綱法度之論若常談迂說聒　陛下聰明者欲使

天下聞之凜然知大義之不可干正議之不能容扶世弼
教折亂賊之萌是故未可少也　陛下容而聽之又使知
陛下之舉動體權達變一時濟艱之策諸臣所論則守經
持體萬世不易之常權以濟變經以詔後固並行不悖也
昔孔子作春秋取二百二十四年之間亂臣賊子而筆誅
之孔子非不知死者之不可追而空言之無補也然而不
已者蓋誅死者于既往所以戒生者于將來孔子固爲後
世慮也故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然則今日
論諸之論又安可盡廢哉伏乞　聖明俯賜洞察天下幸
甚邊鎮幸甚臣等不勝惓惓

陳末議以備經畫以贊安攘疏　張鹵

臣惟方今天下之患莫大于邊陲而閼然之憂已見于眉
睫然在外既大有可憂之形而在我殊無可恃之實不
待智識之士始爲寒心何者哉　祖宗以兵驅胡虜平一
天下其曰強曰盛振古無今甫二百年來在我之強盛
日削而在彼之萌蘗日遂然　先帝之世辛丑則虜入三
關壬寅則逼潞澤潞至庚戌則飲馬鳴鏑直偪　畿甸甘
泉烽火近憂　宸居自今觀之于時雖虜深入未至城邑
失守今東寇則幾陷昌黎而三輔之慘禍益深矣西寇則
已陷石州而三晉之噍類益甚矣其萌首黄台吉猶踞洞

近邊未嘗輕動夫其動不輕則其志不小以　先帝甫棄
群臣　陛下新登大寶人心望治方切而逆胡陡橫如此
臣雖書生不習戎事然日夜疚心如狂不敢不以腐儒鄙
古之議上塵　明詔而畢獻于　君父之前也臣惟夷狄
之敢欺而中國之最歉者莫不曰卒伍之不充也將帥之
不勇也軍法之不明也成筭之不定也臣謂四者皆可卒
辦其最難而不可卒辦者莫先于無食無食則控弦帶甲
其氣與養故卒伍由之以不充方召衛[illegible]其就與尊故將
帥由之以不任欲明軍法雖曰家能示罰益之信殺其駄
慼後至之誅無食則徒足激變而反尤欲定成筭雖儲胥

克拘隘中之策趙充國富金城之畧無食則徒以空談而
誤　國臣故其一曰裕兵食然食之為用有節制之常經
有濟時之最急臣待罪該科嘗具有公疏所以括筭籌度
于節制常經具說頗悉茲臣復謬議于濟時之最急者得
其說有二鹽法者　祖宗用以輸邊號曰飛輓然天順成
化中以常股供之而有餘今不惟常股加以存積不惟存
積鹽以工本近工本之外又允益餘鹽鹽愈加而用愈不
足此何說也且淮鹽原額六十萬引在天順成化間每鹽
一引價祇二錢有餘今每鹽一引加至五錢或八錢價愈
多而用愈不足此又何說也雖曰兵備日增實以鹽法日

壞蓋重價留難夾帶私販　朝廷既有以病商而開中之
納收支銷繳商人亦重以滋弊加以賊臣鄢懋卿假名盜
利弊更莫支近復令撫邊諸臣隨在講求亦非專責其在
各該鹽法御史雖有專責但以天下因循久敝之法而不
為振新破格之舉恐終屬之掣肘難行臣嘗思昔宋皇祐
中関陝鹽法大敝得范祥制置其事遂使其利大興又如
我　朝弘治中沿邊馬政之敝極矣得楊一清整理一行
迄今永賴今在　廷之臣豈無有如祥如一清者乎臣願
勅下廷臣會推才力廉正大臣一員總領制置鹽法事宜
凡榷貨豪右黠商貪胥舉其害之大端者而其他可知悉

聽抵法如解池之鹽遺太半而苦于撈取之不時餘鹽之
利尚可取盈而拘于解額之已定如其在解池者而他方
可知悉聽規正招商既衆則開中本色可以議復鹽利既
多則每引價銀可以議減限以三年功成事定方復　命
還　朝果其弊盡革其利大興于軍國大務有裨許科道
諸臣指事薦揚以軍法論賞若仍循故套上負委托許科
道諸臣指事糾劾以軍法示罰　朝廷能懲懋卿之誤以
用人而人敢有覆蹈懋卿之轍者國法之不貸而理之必
無此一　勅廷臣詳議而鹽法之實用可圖也開納之例
祖宗原以待有事之用　國家頻年以來頗多用于無事

之時徃事不可追矣今當備查近年節開事例急開于薊
遼山西宣大紫関諸鎮為酌其地里量其時值定為則例
令諸人俱于各該處所上納本色實收到部方許給授然
部司與邊關遠近不同納銀與本色貴賤不同此若不
加調停則民間莫肯應例吏部臨期又當于遠近貴賤之
間折其倍數或減其注選年資或優其授官等差則事歸
均一人可樂從此一　勅廷臣詳議而開納之實用可圖
也若本色一尚則屯田可興所謂濟經于權實為永利此
焉不圖則　國之賦既無經而民之貧已到骨萬一事出
倉皇公私無措其不至如漢之筭舟車唐之稅間架宋之

免夫諸錢以為　新政之累以貽後臣之羞者不但已也
其三曰簡士卒古稱善用兵者以少為多不善用兵者雖
多愈少今以薊鎮一邊聚兵六萬誠非不多也然事無當
實名多虛曠客兵若干道路之疲勞班軍困于顧覓之頂
代主兵則零星分布瞭顧哨瞭中間且老弱不堪十居六
七當事者恐致脫巾激變皆一任姑容漫不可否舉一薊
鎮而他方可知所以耗軍食損軍威連年迄無成功者職
此故也臣願　陛下特降專勅着落各總督官員將所部
兵卒一一精揀買閑役占撥沿稽豢至老弱不堪于客兵
則退還本鎮以易精強班軍則嚴行各衛解發原役主兵

則先儘本役以換餘丁無已則收存月糧缺名不補果得
一卒精強足當二人之用則寧兼二人粮餉以養一卒之
力定限半年以襄清結　奏報唐破突厥于定襄只用三
千人　國家在嘉時土木之後兵多戰沒勢甚阽危定襄
侯郭登尚以八百騎精卒破虜衆數千于栲栳山前後能
成戰功第一者用此道也邊軍既以精實土兵尤宜廣用
土兵者寓兵于農前古良法　國朝之制向惟城守不以
役邊蓋以既勞民以養兵又復勦民于遠役　朝廷仁天
下之心固有所不忍也豈知　朝廷雖體有仁天下之心
而斯人何嘗享一日之逸以民所見于山西者言之在百

里以上縣分莫不各有民壯幾二百名內有視民壯尤精
者為義兵視義兵尤精者為快手亦各不下四五十名總
之亦幾古侯國一旅之師每名歲給工食銀七兩二三錢間
歲起邊又出協濟歲費銀約三千兩有奇其自里而下及
五十里而下者遞遞相添亦各稱是夫役民如此其多
費民如此其浩繁求其實用數年以前任督撫者惟取解
工食置人不用以填谿壑近年以來雖以修邊為名徒見
倏忽往來差無績效至留備城守者又苦被不才官員將
已應該卑役徵取編銀獨以此為在官無附著之人任其
占用遣差以恣跟辦臣故曰　朝廷雖有仁天下之心而

斯人未嘗享一日之逸者此固其明徵也今莫若因其舊
有之制整其極弊之法于此見有民兵重加精選凡近邊
五百里州縣尤宜減其雜徭之役于此更加名額或兩戶
抽一或三戶朋醵如見有精健人丁即令逐名應役不則
凡里中豪宕任俠者聽其顧替應當再申飭明法有司如
仍有私役民兵一人即以私役軍人律例擬罪仍將前項
工食再加增數本門差役盡與復除該道守巡官員停分
所屬地方各專提調仍將實在額名開報督撫軍門聽其
分番調發臨近邊地無事則互為保伍以習兵法有事則
行陣分屬以隨征戰既可驟致增兵之實又不更議養兵

之費兾莫有善馬者或者有曰民兵後邊原非舊制不如
詔沿邊州縣有民之願從軍者仰厚其信賞著為兵額臣
愚以為　朝廷貴于得軍之用而不在于泥軍之名蓋起
民兵以後邊者乃從其所舊有而定民以為軍者為駁其
所難知此漢用六郡良家子以禦匈奴則法行而威震宋
刺義勇徒以資非議之紛沓也其三曰選將才夫古之將
帥或出于士卒或出于奴僕或出于罪人惟不次用之乃
為名將今　朝廷遇將之恩雖厚而取將之途太狹凡總
兵恭遊指揮使名銜不叙資級則不預銓補夫　朝廷不
能脫尋常之例以用人而欲人建非常之功以報　國馭

將之術不如是也我　太祖高皇帝嘗曰天下將才未嘗
乏也謂皐夔稷契不復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
士今軍中衛霍關外干城四顧寥寥殆不多見豈我　盛
世人才獨乏于異代乎無乃脫去常格所以求之者有未
至耶臣願　陛下特勅兵部都察院轉行各該撫按衙門
數宣　詔旨加意旁求如有智勇絕人韜畧素諳得于廉
試真切不拘其人之倫類名目即以禮羅之上于兵部兵
部再得于廉試真切即當請于　陛下一置之行陣攻取
之間先為明立賞格果能斬將奪旗及獲取首級若干顆
以上即當授之綰印登壇秉旄開府人與激勸不問資格

若將吏為武舉立一　制科而不盡為武舉拘焉其揮霍
跅弛之士皆將萃于麾下行間而將才不可勝用矣其四
曰明軍法人情其賞也不及時則不勸其罰也不威衆則
不懲將帥者國柄　君上之賞罰以糾衆而成功者也使
君上誅罰獨行于將帥而將帥之威信不行于軍中欲得
人死力以成功也難矣我　太祖高皇帝命將之制詞有
曰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而周官以司勳維司馬之後
欲賞不及時也今旁制多岐將權削弱管人數十皆當有
聞白雖尺布寸帛之給必經年踰歲而後至此何理也臣
願　陛下特降勅軍門開示數條自今凡軍人逗遛違慢

者其馘斬之權百夫之長即可行于百人千夫之長即可
行于千人其總督鈐轄又惟專于將領精覈以綜體要其
臨機對敵應用賞犒皆當任其出給司紀察者亦惟後事
盤稽不得當事阻撓欲祛頻年之積弊而振久玩之人心
此固尤為先務其五曰定成筭蓋先事制敵之大計在君
臨事應敵之活法在將所謂成筭者固制敵之大計也
朝廷必確然以素定之中外必曉然以預知之然後閫帷
專一績效可成如南仲城朔方吉甫代玁狁所謂周人得
策以能先辨此今用人也則功罪不分其畫計也則是非
不定以功罪不分之人而循是非不定之法無怪乎人心

愈失兵機愈左而天下之患日甚于一日也何以謂用人之功罪不分如本兵以調度于中督撫以宣防于外中外既分責任攸別若在內當有先事之圖而本兵失之則罪本兵也必無赦若在外果有取勝之機而督撫失之則罪督撫也必無赦今各該總督巡撫已蒙有　詔旨切責將分別其情罪而處分矣獨兵部尚書郭乾之去也臣有莫知其故者臣固非惜乾之去也謂夫乾去之無名也何者當　朝廷之用乾得非以其久歷邊陲能知兵事而從衆望以　簡命之乎使既用乾而乾果坐失軍機情罪重大則按而治之可也使其任事有得有失則據其得失之多

寡而為情罪之重輕可也若果無失則固當切責以圖後效既而乾去矣乾去而乾之屬職方郎中何源又去矣及問其名則皆以謝病行初非有微罪去夫當　主憂臣辱四郊多壘之日而為本兵堂屬者皆漫然去國則此後賢者感憤于任用之不專不肖者樂乘于機會之甚便皆將束裝荷橋其心惟曰使明年虜寇再入吾當即為去國謝病之人矣夫人情大賢以下必有不可辭之責任斯有不容已之施為使臨事而有易辭責任之慣例如此後之當事者欲望其有死之心無生之氣躬勞任怨以為　國家樹熙績之業臣恐其道不如是也臣願　陛下自今上請

臣擇之必精信之必專任之必久待其果至過惡顯著然後須明行不得已之罰俾罪狀昭然人心懲戒故曰孟明不遇秦穆以之棄鼓而有餘李廣之不以有罪廢者武帝之明也何以謂畫計之是非無定夫禦戎之策非戰則守今哄議交爭咸建撤擺邊之議夫擺邊之不能大有裨益固矣然各邊事勢不同隨時戰守自別必待如臣前練兵練兵之說的有成效于時士馬精強人皆可戰使零賊數百騎而下皆不敢窺我疆圉則擺邊之役不言可撤若擺邊之卒盡撤能戰之兵尚未練將致彼此衡決戰守交失恐含戰而專言守者既已誤天下于二十年之前今守

而專言戰者又將誤天下于既多事之後臣謂薊鎮之兵邊難議撤他鎮之兵可撤而亦不可徒撤者此大計也六曰勵精勤語云多難興邦殷憂啟聖故自古人國不能必外患之銷而貴我有自修之實所謂自修之實者君勵精以作臣臣勵精以任事其臣見自邊方多事以來　聖心憂勤臣工祗畏固可謂備切交儆矣然臣獨以為　陛下內有憂勤之心而外無憂勤之跡故致臣下雖切任事之忠而茫無底績之效何者昔宋慶曆中元昊反仁宗為之罷經筵其崇政殿說書趙師民上言有曰帝王治經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臣等即不得進見是為

先王遺籍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贊有為之世臣恩以為
過矣既而仁宗嘉納其曾公亮以講學無倦是元昊之不
能為患富弼病者固韓范富歐有以經營于外實以仁宗勵
精一念有以鼓舞而默成之也我　祖宗肉寒暑暫罷
經筵冬夏俱有定期昨十月中乃先期數日　陛下于經
筵日講俱報停罷雖諸臣相繼陳説竟不蒙　俞允夫以
聖學素崇　聖心豫養講學之期視　祖宗早罷數日固
亦何足為　陛下尝議但　陛下當此寶極新登邊關多
事即此講學一節能視　祖宗多加數日足昭夫　勤勵
之心顧早罷数日皆示以厭斁之意天下事固未有君心

厭斁而人臣得以舉功于下者臣故謂　陛下內有憂勤
之心而外無憂勤之跡致臣下雖切任事之忠而茫無底
續之效者為此故也臣願　陛下戒之慎之上畏　天心
付托之隆重仰思　祖宗創造之艱難監州城失陷之漸
其防不可以不嚴痛天民屠戮之慘其讐不可以不復
講筵雖可暫停矣臣之所謂勵精者固非獨　講筵之一
事也臣願　陛下自今于每日　視朝之外或間日一出
或旬日再出　臨御文華殿或平臺輪　召內閣文武卿
佐省臺侍從之臣　顧問叮嚀延訪兵機圖惟治道果詢
謀有得如其言當用其策當行其利當興其弊當革臨震

天威一新　聖斷夫　天威一震萬邦咸興　聖斷一新
羣囂自息則方來之禍有不難與匪茹之虞有不難格此
其事在　陛下自盡艱難而時勢轉旋之機天下安危
之大惟將于是決之固不能外是而更有他圖也惟
陛下裁度臣不勝惓惓至望

獻愚忠以預飭防秋大計疏　張鹵

臣惟方今言天下之大患莫重于邊防整邊防之大弊莫要于責實頃我　皇上憤胡虜內侵陸梁為患嘗　命輔臣與諸臣集議惟時臣方待罪戶科亦嘗謬有封題隨諸臣後進既而荷蒙　聖裁擢取一十二事而總以責實一言　勅兵部舉行所謂　九重深慮一代訏謨信多在此夫何　詔旨責成甚嚴而事體因循猶故條議章程甚備而奉行績效茫然當事諸臣已為可恨況今秋防在即勢更可虞蓋近據兩鎮諸邊奏報土蠻猾虜百計窺隙地震星妖四方屢見蓋　天固欲潰虜之毒示我之警佑啓我

皇上豐功偉烈以大昌明之祚而在我沿邊諸將尚且泄泄侵尋無能奮勵如此不惟虛負　國恩抑且上孤　天意臣叨此責任當此時期日夜焦思痛心悔咎于議之已定者責其必行而未妥者速為咨議則防秋大計當不出此臣嘗括摭前議內除其事不在邊鄙而在于　朝廷與其事當懷永圖而難責近利者俱不敢贅　責在今日責實之最急者莫先于申軍令然法之行也不于其言于其事且如元年界嶺口牆子嶺之亦次失事重大貽患[illegible]甚其失守諸臣至今遷延含糊不惟得脫憲敲誅罰且復各肆攻章奏辯臣等雖屢示參駁俾廿[illegible]批寢但人見其功罪不

明紀法不定姑息成風牢不可破如此欲望從此必行麾下軍前戮馘斬將其胡可即得此軍令之未責實效者一也莫先于明戰守今分兵教練分工修築分地戍守既未確有成功亦未的有定據而徒見道傍浮議鼂起叢興此戰守之未責實效者二也莫急于練兵卒今不惟在內京營與騰驤四衛既奪于　宮府之異同而會官總查專官另查又苦于分合之未定其各邊鎮之存留點汰亦未見施行此兵卒之未責實效者三也莫先于繕城堡即其已經脩築且不能必保其堅完況節據各邊季報其未經脩築分數猶多奄忽之間防秋期至又將委于無及此城堡

之未責實效者四也莫先于廣招納今不惟盂俺答黃台吉諸酋之首與率衆來降不敢遽望且虜中板升諸處相鄰伊邇誘我天民結聚彌多凡近日奸細得于盤獲者率我中國之人為之嚮導此招徠之未責實效者五也昨兵部右侍郎萬鍊至自宣大糾督同知戚繼光至自薊越臣嘗取觀其所帶軍中素用什物率多銳利精堅一可當百問其所以乃曰皆其家丁之自造以供實用者至于公家造作不惟鐵刃不鋼筋膠不固抑且式樣不合軍中用之不過以為觀望送迎之具失公家歲出數鉅萬之費以造供軍器乃使軍自為備其費徒委谿壑此器械之未責實

效者六也　國家財用雖詘軍需未少不備惟司出納者
貴于先事調停隨宜樽節使主客相裕不折相資則雖歉
常豐又且月粮之給貴于及時行粮之給貴于濟事今司
月粮者株守故常弗知變易司行粮者泥關避拒惟恐速
得不惟費出彌多抑且人不知恵此匱餉之不責實效者
七也凡此欲使良法必興宿弊必革決令必行人心必信
則其說俱在已奉　欽依集議語中乞　勑下兵部查照
今昔事理移文前去而飭諸邊務逐件責成要見某件已
完某件未完某件已行某件方行已完已行者務不致踈
虞未完方行者務刻期　奏報至于都督同知戚繼光之

赴　召　朝廷既責以練兵為名邊難別議其於總兵諸
將在今日練兵之尾否分合他將功罪之有無關涉相與
相臨之是何統體與戶部錢粮必當先期速發以便彼中
之調停工部軍器但宜估發價值以聽軍中之自造該部
自當另具條議以補前日集議之缺仍各取具不致有誤
防秋甘結奏限　命下星速奏　聞不則　國憲俱存
咨臣指名參究臣固不敢必為私智弗詢之見勦同重復
之說以致往事費復　天聽臣之所謂防秋之大計如
此至于事機有無一當可從以雖于同異狃于拘泥而無
一人之敢言其非者今日巡邊大臣之設是矣臣敢披瀝

衆悃更盡言為我　皇上陳之何者所謂巡邊大臣之設
不過巡此前數者而已使數者能修則以一總督專任之
而有餘數者不修則雖日巡邊分任之而不足況人情貴
任專己可以成責前此勞往之功鈐轄多門貴以資推諉
吾之便又況方今邊事勢若累卵然何當以一臣責之各
人各地猶恐捐軀赴義之難今既以各兵備為不足憑而
臨之以巡撫又以各巡撫為不足憑而再臨巡邊大臣之
議重亮分省自設令言兩人之失策左計更無踰此臣
恐自今在邊行勢之難行事之難言則互相觀望滯搭在
總督則以為有待于巡邊在巡邊則以為無與于職守萬

一時過患成雖從煩　朝廷之處分竟何補危亡之事機
如向時虜方深入　朝廷曾命兵部左侍郎遲鳳翔督擊
是　命以往下時薊遼邊鎮有墩牆之未繕完行陣之未
整搠者火速粉飾成功以誑要鳳翔之經過一視則鳳翔經
過不三日而軍伍復缺墩牆盡圮矣空費貲銀三萬兩既
盡而翔如東歸不知于安危事機竟亦何補見今在人聞
見昭昭可為未鑒　朝廷夫何利之而忍使阽危邊事類
可復誤于斯行耶近　朝廷復以是任　命之前薊遼總
督劉燾行大總督之誥以炳辭今日復聞　欽命以其
錬代誥臣固以為不與也或者有謂巡邊之不宜復設衆

亦知之但已奉　明旨允行若于此中格豈不致傷　錯
廷之大信臣愚以為　朝廷之大信正不在此蓋善謀國
者貴于惟是之從使其是也雖暫錄之微言當來之而不
疑使未必是也雖　廟堂之定議當改之而不吝故宋臣
蘇軾論漢事有云刻印銷印不足以損高帝之明適足以
明聖人之無我今我　皇上若以前有見集于衆議之若
可行而允行今有見于驗于事為之必不可行而止此
固我　皇上之所以為明而出于尋常萬萬也非大信之
失也伏望　勅下吏部再加詳議如臣言不謬除之語既
已奉　旨允辭無容再議覆疏仍留部管事劉燾另為添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四十八　秋五　云
註兵部以俟別用庶分諸邊機務專以責之督撫重臣永
為遵守則邊防幸甚　宗社幸甚而又不但[illegible]于一時
防秋之擬議已也

即時事傷人心[illegible]圖大治以安攘疏　張鹵
頃惟我　皇上既庶政咸熙尤　留心邊事其　大布
威廣調兵食一新條敎諸凡　注措迥出恒格臣待罪該
科及當事諸臣不能乘時宣力允　奏銷鋒灌燧之成功
以少裨　張皇撻武之洪畧撫已慚惶固有餘罪時日轉
盼又值秋防今之秋防臣尤切深慮然臣所深慮者固衆
人甚以為安者也比年虜騎縣稀深入突犯終　先帝之
世歲歷四紀無歲不被邊塵洎我　皇上元年丁卯汾石
剝求其禍猶烈戊辰之秋才若寧定然　天之貽我以安
者固欲其及時以備也今諸[illegible]以此輒動有德色率皆泄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　四十九　即[illegible]
泄徼逐一年已過而不思暇[illegible]政刑先時桊七不可常得
此其不戒之人心為可慮又[illegible]去年之冬至今轉報謂酋
扳倫答大舉西行命撫死刺諸部縱見都御史王輪諸疏
尤的有證據每過寺使至臣即備究前因皆以為撫金
嘉峪赤斤其說道潛蹤尚無消息衆皆又即以夷狄自戕
為中國之利渠酋遠跡為[illegible]關之安而不知鐵犹整居盜
在窺伺月頻移兵將以誑[illegible]此其何測之虜討為可慮夫
以叵測之虜計而嬰以不[illegible]之人心其為可慮固不待知
者方知今之不戒事端臣[illegible]不能盡其姑舉薊鎮練兵一
事言之往年建議者欲于[illegible]區兵馬之外另立兵營募及

三萬俾總兵官戚繼光特自領練與各區分布絕不干涉
比及三年成效設虜至則約守一邊虜入則約當一陣分
精列銳可以横行匈奴由是主兵既強客兵可減良家六
郡足成桑麻力衛之功西夏諸軍得脱道路分番之苦當
此議一出皆以易冗為精易弱為強誠無踰此舉　朝廷
即為徵將于閩募兵于越凡處置施行悉如原議今既二
年于玆矣新募之兵多方未得入衛之兵一卒未减問之
將帥者皆謂募兵則無人有兵則無食欲如期集事胡可
即得臣則以即本鎮舊有主客二十餘將領將皆有兵兵
多有馬暨各麾下標兵能于此練之有成使上之一可當

十次亦一能當五則雖舊亦新雖少亦多雖客亦主乃將
帥者又謂主兵教練之難難于慣役修築不識行陣客兵
教練之難難于甫將成效又底瓜期不惟于臣愚所見大
不相侔即其所自為説新者既不即得舊者又不堪練則
是練兵一事終無成期臣嘗謂徒致　廟堂經營甚大而
績効尚爾茫然事體更張甚殺而規畫終屬未妥者此固
其急也即蓟之尊官如此餘皆可推他如據總督譚綸陳
其學王崇古巡撫劉應節魏學曾王遴宋大器靳學顔王
輸巡按房楠撫儒臣周以敬盛時選諸臣先後奏稱及臣
過據事延訪各邊見事見　朝廷賞罰雖行于將帥而將

之威令曽不得行于軍中也猶多未由會撥濟私關豢
養玩將領猶多未稱殘缺行伍數且不及器械猶多未完
連年修築財力匱殫但修築其虜所跡入之途而不料理
其向所未入之地則修築猶多未備夫以　聖明在上鋭
意戎機如此在將帥者猶不無推諉相沿優游誘調本厥
所自罪竟誰歸乞　勅下兵部速加詳議果臣言不謬即
馬上差人移文行令九邊總督鎮巡官員務深察臣下人
心虜計將今歲秋防各謹時機嚴加飭戒于臣所開六
條教練軍令將官兵馬器械修築未臻實効事宜速預為
戒辦整搠至臨期如嚴信地謹烽堠明哨探與諸戰在防

邊集議欵條及臣等往歲秋防舊具議俱一一查照施行蓟
兵補練一節尤須究竟畫撥臺圖永世之安者既有次第
除另責完限以期成功先將各區馬兵各將標兵及客兵
精鋭務盡從總兵官繼光便宜調度刻期從事以　奏成
功由是興起招徠以足募兵以减入衛功入次第斯事有
著落不則臣子功罪不足言恐蓟兵積弱失今難再振與
朝廷成命失今難終究結且屢奏傳播黠虜窺覘其反側
覘眼盡皆由是故臣即時論奪于此獨切惓惓至于董狐
徊尊南征肆形踪雖非邊所畏而臨前諸地戒備不可以
不增黄台吉諸虜方形聲詭秘如獨石南山其偵報嚴恪

責成不可以不備大同大邊既失邇汀墩堡相兼議誠允當但事跡果否覈查不可以不嚴以縱橫岐路且方被賊蹦不但偏頭一關老營一堡之路餘衕汾石三晉周防尤宜為最大虜方西寧延甘固因犄角惟均至的哨回踪以馳　奏京師分傳各鎮者在甘肅鎮巡尤宜專任不得少涉諉調致誤時幾臣又惟事關儆飭人心不獨在大如近日五重安闌下零賊竊入以虜殺雖止八人以潛入雖止二十餘騎據跡論事若所宜忽但大役方與春防未撤而虜之北去其來若蹈無人之境使禍機更大竟將若何故嘉靖乙丑中本鎮事有類此者一時都御史溫景葵兵備

副使沈應乾皆經罰治在　先帝豈固備于責人哉良以小者不懲則大者將至君惟責將而卒徒者不足及也今該部覆此但將參將羅端而下及守把軍卒請　勅嚴飭兵備以上故為寬假通不相及各足上下　畏褫而本源不究其視　先帝所以處景葵應乾諸臣孰得孰失臣誠不知其可乞　勅該部即查照先今事體仍速為改正庶當此一時即此一事人心知儆有補軍機該部自後遇此等事端亦更不得再為因人勵法以致滋他釁再乞　天語叮嚀飭勵督撫諸臣沿邊諸將自今務各本真誠滌舊套於知吾　君不可負吾心不可欺不可脫為已地而避難

不可徒事虛文而實無事當鑒舊不可輕易以啓分更議貴僉同不可偏執以滋爭實必督撫相協文武相成上下相監以報　明時以答　天眷則　郡廟社福亦有長若居仍蹈前轍漫不省戒容臣急則特疏上　聞緩則待秋防畢日一併列名參究　憲典俱存當不少貸近據宣府大同遼東寧夏數送捷音鎮風聲振儆遠寇我軍生氣亦有明徵臣復為此說非尚憂其無可恃者蓋切于相成之義而不欲以聊且相安負手國報之心而必欲以萬全為期故如此也伏惟均　賜施行不勝幸甚

慎法紀以振戎機疏　　張鹵

昨初八日承特閣刑部尚書毛愷等接出　聖諭曰今虜
報緊急見監將官劉寶田世威都既死於遼衛充軍者發
賊立功贖罪如二年無功還拏來殺了法司知道欽此臣
惟聖王制馭夷狄要在紀綱故賞罰功罪非人主之所能
私臣固不暇復漫述古昔以瀆　天聽即　皇上嗣登
大寶三年視　先帝時乍平固不加多儲蓄固不加富然
而一時諸將偃心一革生色驍駿淬淬然若增干城萬旅
之雄者何哉惟以二年秋　皇上大奮乾綱市曹斬將自
中維獄罪為一朝就戮疲將怯時偷軍之將特與授以誤

國路權貴以全生諸凡舊套一掃無餘于是沿邊將領始
曉然知不忠之臣不法之誅舉不能逃　皇上日月照臨
而其死市曹營救之路與死封疆轉首之勛又皆有以激
切鼓動其良心而熟察其得失所以驍駿淬淬有此今日
景象者其機固盡在于此也臣固以我　皇上常保此無
失將克成　一代洪烈信易易無難夫何握持未及一朝
盡解忽　諭虜報緊急出二犯以立功贖罪夫以今虜之
遠遁雲中勢猶未謂緊急縱勢誠緊急在馬芳劉寶謝朝
恩乘勇諸軍方四面徵集雲擁星列時亦未為乏將乃
朝廷于此即釋緊囚廢法紀張皇四顧以為禦虜之策假

設虜騎如彙時直薄　都城雜君　畿甸將吏舉何策以
應之且一事而生死罪獄一律而先後殊決臣大恐無以
服當時死者之心而解方今任事之體殊更不知　廟堂
為此誠亦何心或有謂秦穆公之于孟明漢武帝之于李
廣皆以罪釋成功何獨尼于二犯臣曾有以折之謂臣之
所以惜　朝廷處二犯者正以不能孟明李廣同也蓋
二君之于二子相信誠不但腹心相與又誠不但如家人
父子手足爾也其罪其釋皆有以昭白人心故史牒歆艷
使　皇上于二犯果曾知其人否　面召本兵問
其所以失律之故　召法司問其所以招罪之由乃據其

可矜情節　一言斷而釋之則轟然　雷霆誰敢不服今
數者無一于此忽　旨從內降其致人駭異誠所宜然臣
又惟天下之患莫大于使　君父有言而天下不見信前日
兵部覆誠意伯劉世延之奏忽　命自中別出人方嘖嘖
相異乃今又有此若不明乞　諭詔以祛群疑竊恐此機
括一成將漸為人臣假借市恩之利而致干　明作威福
之權且邊將巧于窺測者將復姦欺百出尤非細故伏萬
乞　皇上將二犯仍明正前法用以激諸將有死之心以
嚴軍法無赦之律固為至當其不然如以　成命已須不
容更易傾乞　勅旨照示一時謂二犯之所以得釋者以

有其項情節可矜何項功能可議用何臣之薦何言之入
遂乃有此以暢釐疑庶 勑兵刑二部俾定議功格更嚴
期限亦為急急臣等俯禮我 皇上好生之心固亦知雖
昆蟲草木皆欲得所乃敢懇懇以縱釋罪帥為此 瀆陳
者良以 朝廷法人有畜疑誠不可不剖故一念犬馬
丹誠不敢容默伏惟 聖明裁正施行幸甚幸甚

再飭春防大計以慎固疆場疏 張鹵

臣竊惟今日邊計以上勤 主上焦勞下悉臣工肆日目
臣待罪該科其春秋時期凡遇邊防每仰見凡將領責成
兵食調度阨塞城守戰陣機宜可謂曲盡詳明更無遺算
然而章程不恃績效泛然所以然者正臣向謂徒事冊蓋
任人有功令沿邊諸鎮戎關府多無能為 皇上任事之
臣令人扼腕長歎殊為可邑始言近事如去年秋虜猖獗
中其視元年汾石之變失陷州城呂黎之圍近偪 畿輔
雖大局有間然謂少全無失事不可也于時總督右侍郎
陳其學巡撫右僉都御史李秋名大以捷 聞乎臣一得

之愚各據其奏內語意衡決意必我軍失利即行參 奏
乞 下彼中巡按御史行查越六日按臣嗣有奏 聞臣
復請 嚴勑該部速行查究不得少容延調致涉含糊憒
當報功之初臣即逆探其有罪當是時在臣犬馬之心恨
不 朝廷威靈即雷動風行于諸將諸臣情罪即悉達單
露于 朝廷謂之過于責成則有之固未嘗毫髮為之避
匿也既按臣勘報部臣覆題閣臣互辨其事迹業既了明
臣固無容再贅蒙 皇上親加 宸斷畢竟通以寬仁慶
之鎮巡之臣又曲示敗調舉一方而他方可知舉一事而
他事可知是 皇上有罪之仁器使之義如 天之恩其

彼及諸臣將者誠至當而陟冰矣大　皇上因忽以正
如此而邊臣自今有尚不懋策勵用胥孤　恩遇誠亦非
夫但恐其中有策勵不前執迷不悟者如總督陳其學
生徒拘清謹殊乏揮霍之才巡撫王遴臨事不近人情太
鮮含弘之度久俾人心觖望物議繁興學復顯被懲罰尤
難展布臣嘗防秋事竣即欲言及但學則　聖恩方為曲
宥恐致妨夫　宸斷之明遴則將官方病其嚴恐誤中其
擠排之計今春防伊始政令方新若不一為處分終屬未
便乞　勅吏兵二部將其學速為議處遴則　勅令痛加
懲艾俾務為公平政令以萃人心庶在遴策勵有門而學

則終始曲全皆需　洪造其在宣大薊遼事之尤急可議
者如宣大總督原住陽和本為兩鎮適中聲援俱便後專
為南山拱護移住懷來蓋虜既不能越上谷以伺南山則
我兵固不宜專居重南山以為關要合無將原列入衛之
兵領以司道官僚仍前分戍以守南山而總督仍住陽和
俾復舊貫其入衛之兵太耗兵食臣曾經議徹當時本兵
議復謂以待今年將入衛遊兵先行量減一二枝以省度
支之費嗣復有各枝均為遞減之議今要見已減徹士馬
若何名額薊鎮軍中南軍教習方畧議論已多時日亦久
亦要見其教習成功若何等差目今虜酋俺答歸抵巢穴

正潛若畏窺何方犯其在總督侍郎譚綸總兵官馬芳趙岢
戚繼光等尤宜嘗膺外瓖矢心戮力以早定機宜在岢猶
不得再為譎許虛飾重干　明憲其餘邊鎮諸臣均乞
勅兵部行臣疏　命下之日除將臣所指陳事宜各詳議
應否及即馬上差人移文傳示俾各將先年刊布防邊議
條及臣等節經題奏　欽依春防事理務要一一遵行幹
濟共保成功如有支吾忽慢必緣軍機容臣即指名參究
皇上必更為痛加懲究以振明法使知　朝廷雨露生全
與雷霆震肅固並行同運庶懷　德畏　威之餘斯任事
得人而疆埸有賴此臣所謂為今日春防要務而固不敢

徒勤取究談舊綱以瀆聽于　君父之前也伏惟
明裁斷施行幸甚

陳虜見以贊修攘疏　王煒

竊惟夷狄之為　中國患由來久矣而猖獗之勢比年滋
甚矣　聖主當陽正四夷來王之會而冥頑醜虜顧敢恣
悖驁若此意者　上帝赫怒故驕其心褫其魄假手於我
聖武之君一肆其殄以貽　聖子神孫萬億年之安乎不
然何蹂躙我疆土虔劉我人民而猶狡焉不已其侵軼之
心耶邇來陳邊將練兵繕墉蓄糧之議者亶滿　闕庭
皇上亦多俯賜採納付之有司矣但今日　廟堂之殷憂
在於斯臣民之共憤在於斯西北之遺黎洶洶焉不能朝
夕在於斯亟收群策以成一勞永逸之功正　皇上宵旰

至意也臣子苟有所見皆當敷瀝悃誠以備采擇況臣等
以言為職又安敢畏陋自嫌借冒是慎徒習循默無所陳
納以效此欸欸之愚乎蓋天下之事貴于豫定而濟之以
實古豪傑之臣不動聲色而應猝裁難常有餘者由此
道也謀之不定緩急之間一失其分而眾事去矣宜急而
緩則渙散頹弛無以備不虞古語有之旱則資舟水則資
車以待乏也況涉河之舟行太行之車乎宜緩而急則張
遑迫遽而反乖于事理有急之形坐緩之實則今日攘
之計恐不能不動　聖慮耳以為緩耶則募兵買糧內外
切責固宜奉行外此有轉通德倉糧之議者有斂京師富產

之議者喧有煩言何張皇至是耶此謂有急之形以為
耶則　皇上嚴旨以責其治兵矣而司兵柄者未見兵之
所以治責其備糧矣而司計者未見糧之所以備不畢其
本而惟末之圖故力雖勤而功愈塞前一有驚則秋期道
甚不遠之虜顧可以空言退耶此謂坐緩之實臣等謹以
邊務之大勢先為　陛下陳之夫兵也者氣也故先治兵
莫先于飽其氣今淺而積弱氣之不揚甚矣臣等每以虜
事詢諸緣邊之人率搖手蹙額謂莫之敢攖臣等雖甚駭
驚竊咲其說之卑也夫栝虜部而周數之大約僅二十餘
萬而以驍悍自怙者惟吉囊與俺荅阿不孩二部共七萬

人竊據河套為我門庭之寇耳其餘如亦克罕之流昏伯
思罕台吉之庸瑣固皆鼠子也我兵無論外郡環邊關者
四十餘萬矣眾寡之分固已不論若整我節制之師驅彼
嗜利易駭漫無紀律之衆一獸負尸百群皆奔矣況仗
聖天子之明威以臨之哉將謂虜之獷桀猶豺虎之不可
禦虜信豺虎也然熟射虎而屠之食其肉而寢處其皮者
獨非人乎哉盖智勇並用必非徒勇者之能當也若去秋
乎定崴石之寇是又入穽之獸耳以孤懸之虜深入千里
之地內不知經幾嶮已越幾險阻使關外有人縱不能迎
敵奮擊以揚我軍威亦必堅壁清野以銷其鋒時出掩襲

以牽其四掠候其去而集虜陣以尾之遣驍騎而扼之左之夜則多鼓銃聲以震之或銜枚以襲之晝則多張旗幟以疑之或據險以激之或閉其泉源收地以困之乘其困極而殲之虜固遺我之獲也乃一籌不展使得以呼嘯跳梁而去此志士之扼腕而憤惋焉者也雖然忘羊而補牢未爲晚也臣等恐牢之敝而羊愈舐逸耳夫秦晉之民古所稱尚氣驍勇力敢決者也今宜勇而反怯者有三獘焉勢之分也法制之束之也心之攜也何謂勢之分聚數千之鐵以爲椎可以擊堅而無缺引而丈之則弱堅可以伸之撓之聚四十萬之兵以厭虜鮮不靡者然環數千里之

邊分戍之而聚焉者蓋寡矣及寇之來則又分其兵于其處按伏其兵于其處應援其兵於其處防禦時零隔越正所謂小敵之堅大敵之擒矣況虜騎之來無慮數萬而諸將所領僅止三千雖使孫吳頗牧復生無可爲者故不爲往昔楊琳孔璊溝之敗蝕則爲近日丁璋石湖嶺之覆沒勢則然耳是蓋以竊發之禦禦大舉不知因勢變通之過也竊發之禦兵不得而不分其防多也大舉之禦兵不得而不聚其勢重也臣等謹按東自柴溝迄邊至靈州以西無處非套賊竊窺之徑然大舉之衝則有二焉東犯應朔順聖等處則大同其衝也西犯平固環慶等處則花馬池其

衝也大同固爲重鎮矣臣等請增戍於高山聚落二堡以爲之翼其次則偏頭寧武鴈門之兵所當遏衝焉花馬池近固知所重矣臣等請以固原總制參遊等官移鎮彼地更增戍于安定柳楊二堡以爲之翼其次則定邊興武之兵所宜整訓焉寇東侵則聚重兵于大同以遏其衝高山聚落之兵應之偏頭寧武鴈門之兵又應之如勢重不可支則宣府左援延綏右援之寇西犯則聚重兵于花馬池以遏其衝安定柳楊之兵應之定邊興武之兵又應之如不可支則又延綏爲左援而寧夏爲右援若窺延綏則大同花馬池之援亦如之如其深入則省府之兵與州邑之

民兵又協應之不以非我信地而東兵以坐觀不營出境而返轅以自適如是則聯絡之勢固矣不但已也賊離於東則西兵偵探虜帳之遠近虛實而遣死士以搗其巢穴賊牽於西則東人偵探虜帳之遠近虛實而遣死士以焚蕩其種孳羣畜如是而犄角之勢成矣聯絡可也設或羽檄紛馳而延調干戈裝之未辦客兵方集而虜已棹尾而去則若之何是在重總制鎮撫之事柄而使威令信義之素孚則臂指之使首尾之應無不如志矣犄角可也設或輕重以自擾緩急而後機二者皆取敗之道也即若之何是在衝擾偵探者之賞給而使之必明必信則所謂知

戰之地知戰之日而我得勝筭矣奇正分合有定策而無定形翕張連棹勢在我而不在敵何有于不腆之虜等于而守之不若振其吭之為要惴惴焉以防其擊固不若批亢擣虛之為得勢也此今日經畧之要機也若以為固□之鎮未可以議遷而花馬池之懸隔未可以易守臣等請以往事明之延綏之兵昔駐延德而虜橫今遷榆林虜勢過者正得扼吭之策也雖然如法制之東何哉兵也者將之利器也將也者國家之利器也今之馭兵以折軍之法嚴諸將領夫兩軍相搆鋒鏑交加不死則傷今禁將領之折軍是不欲軍之戰也乎今之馭將若譜寧拙守無巧

戰一有驍果之將出邊墻數丈則持其後者得以開邊釁議之而何敢言擣賊巢穴耶是不欲將之戰也乎夫戰之與守交相為用言不戰而守者是示怯且損勢也是故有虜兵無勇將無勇制率皆逗遛顧望以偷生免罪為得計養成偷惰欺慢之風以銷縮其肅勃敢勇之氣是猶持太阿惜其鋒禁不擊賊也此猶可言也至於摩抑頓挫持將士以一切剪剪之法使不得搖其手何哉蓋豪傑之士率有俠氣不可繩檢故古人見怒哇則式之見螗螂斧欲擊則避之此意可想也今呼甲冑之士如奴隸而又舞文弄□以密其防欲勇敢之不變為怯弱不可得也且今之文

臣固將昭軌物引綱維以作法于下者猶或自□□□□之外而乃以剪剪之法持百死一生之將士不惟無以作其氣亦恐無以服其心也臣等請除去禁責軍邀功浪戰□固救若有鋒折軍而奮勇克捷雖出邊而且有成算者悉從寬假以開放其鷙擊虎搏之心除貪殘刻軍逗遛失機者固救餘悉簡節疏目治之無責其成律與村以苛細以長養其投石超距曳柴摔鞅之氣則沿邊將士不戰而勇增百倍矣雖然又如人心之攜二何將之與兵相倚為命者也故可與之生可與之死可與之赴水可與之蹈火而後可以言戰守是何也因恩之有以結其死心威之足以

制其死命故也今諸鎮之兵素以忠勇著者延綏一鎮而已其餘不索糧而旅譟則憚役而狂駭甚至逐主帥加不遜焉紀綱之不振義方之不聞至此極矣為之帥者平居諄諄命令以取歡猶恐變生不測也安望驅之鋒鏑之間出死力哉是故一事姑息煦之如兒子而彼不以為恩反疑阻焉臣等以為是不難存乎其人耳宋宗澤之撫揚進岳飛之撫張用彼皆劇賊也皆稱干戈與我為仇讎者一入帶勞來而即戴之為慈父卒效之死力保邊上世受國恩寢餘事育之資皆仰鼻息于我而上下之義分森然猶任靴謂終頑意不可懷柔耶得若人焉則之以作□孚

之以心腹有經有紀不震不慴則恩之無不感威之無不
畏耳將歌舞涕洟喜且來悲非晚矣若謂積疑已深恐不
得而威之臣等則謂無名之患適以生阻而有恩之威足
以招攜何則誠偽之分也且養戢士如畜獵犬然終日豢
縱指示以馳搏狐兔則精神鼓舞各盡技能而大有獲也
不然則安豢樂息惟嗷嗷待食於人且釀成驕悍之氣搏
噬人矣五代胡軍驕悍動生反側而宋祖以一劍治之遂
帖然定者此明懲也若延綏之兵獨以忠勇著而獨有艱
于衣食抑揚勸率之道似或闕焉至于治兵備糧孰不以
為至急矣但臣等所謂不理其本而末之圖者有說焉今

之議治兵者清戎募兵二策而已以清戎言之清解雖勤
而逋亡繼踵徒衝更胥之橐為生民一重擾耳況風土不
諳甲冑不勝而無濟于用乎以募兵言之往年大同之變
羔常召募而罕有應者縱有之則見伍之軍不敷支給而
新募之兵將何犒餼耶此皆不稽事實為空談者也今之
議簡糧者不曰京倉挖運則曰例外發銀言挖運則飛輓
之費不貲而京倉之儲有限言發銀則貿價翔踊錙為銖
用錐挖帑銀以輸邊譬之以填海也況軍士所急需者菽
粟耳炎粟不足積金如山何用哉夫然後知邊臣之實邊
實粟為有見之言固可務之而兩得者也傳曰有人此有

土有土此有財今邊地荒蕪條沃壞盡棄人散財匱久矣何
司計者不立根抵久遠之圖耶人將謂屯政之壞由於法
之廢臣等則謂必盡脩其法而後屯政可舉斤何也利歸
於下則不戒而人情樂於趨法持於上則愈嚴而吏體漸
以弛故寬大之政進人尚焉而況於荒蕪寒瘠之地尤宜
施也臣等聞往年邊帥豪戶盡藝人廢不惟封其私園而
且便於公糴不惟大東小賴為便廩之充而架梁防護尤
足為捍圉之固瑣見者不欲利之遺於下也於是清屯勘
地之疏紛紛焉今日追屯糧明日丈屯地正德初年寧夏
之變以此鼓衆怨而遂烈然起矣嗣之以弗靖持之以大

急夫然後人情散而地荒地荒而糧之糧之而人益攜今
邊民之日就凋瘵且甘心叛為虜用者十有來豈一日耶
言之至此誠可惋惜臣等乞 皇上渙發 明詔將邊壤
地有能佃種者無論軍民無拘籍貫無限頃畝悉源為業
永不徵科其壯夫健卒有可耕之力無可耕之資者官仍
量給種具三時藝獲仍督令遊騎更番巡邏以防剽剠將
官蹤藝廣者兼得多畜死士以護其世業以壯軍威並府
有司但定其疆畔治其爭盜毋妄生擾害仍 敕撫巡等
官時加優恤勞問如此則兵農錯布耕戰相協三年之內
殷殷屯屯可以平糴於無事之時以勸農可以擾給于有

事之日以恤事田畝皆因倉粮不蓄而自乏秉耒鋤者皆
干城兵不藝而自足何此之不為而顧為不得已燃眉之
計空謂　內餉割心股且無益股體哉若謂王制無不税
之士而絕武人不可以弛法也則嘗七茂田忍捐于與軍
之無没而固斬于我軍我民之播佃生息乎忍容将領錙
銖為軍士朘削而不欲其自戰且耕以自食其力乎君謂
懸甑待炊不啻涸轍之鮒而江西之挽不及于救也則挖
運發銀一二年間偶一為之以紓其急若以此為蓄粮之
長策則非矣至于勞来安定猶在州縣親民之官時其急
艱而周之察其農事之勤惰而勸督之稽其夫家衆寡之

數而什伍之候其潛殺狀後勞糗之儲畜民兵之調發無
梳不可而竊發之寇可不煩官兵而捍禦有餘力矣邊方
州縣正官吏缺擇進士之俊茂者銓補有建是議者·
皇上既俯採之何銓部之宜行而久不行也或者謂虜騎
之咆哮衝突則我馬辟易矣虜之弓矢命中則我兵不可
支矣如之何臣等請避所短而用所長此亦兵家制勝之
策也步不能當騎騎不能當車並稱車衝擊則整而鋭重
車列陣則固而嚴間近年固原等處造有戰車矣何廢而
不用乎臣等讀史見宋順昌之捷郾城之捷皆步兵矣以
長刀巨斧呼躍而進虜固馬不及驅矢不及發而潰矣何

不倣而行之徒專於弓矢之程況戈矛殳戟神槍機砲連
弩之利器虜豈有之而遂謂不可又耶縱馬之不可缺則
茶馬塩馬點馬牧馬之制何盡廢弛而顧紛紛于買馬責
買無所歸耶況孳畜之馬飽則贖臃腫于江之南北無濟于
戎備而徒為民之巨蠹是誠不可解也調馬於邊或於近
邊之苑監而歲解備用之銀於軍府斯兼利於軍民矣臣
等見弓矢之造偏天下每郡計數千金率為藪脊巨猾之
撈肖而徒以敝弓枉矢應常額厚取諸民而于戎備無絲
縷之益此又不可解也以歲造之直悉解軍府聽其選士
精造以便給用茲不可耶若謂馬價弓矢之利悉歸於邊

恐稽覈之難而侵漁之弊滋此又數米命婦炊之麽非所
以語經畧之宏規也而數事者在　皇上一號令舉措
之間惟得人而任之為難耳方軍情之未協則撫綏訓定
之為難方財用之乏匱則濟量贏縮之為難方兵威之久
弛則鼓適振勵之為難可戰而戰可守而守可進而進可
止而止則應機轉化之為難事變橫出則鎮定整裕之為
難自非本之以至誠之德濟之以不匱之財者鮮能堪此
責以紓　君父之憂故必採天下之公極天下之選如宋
西北事委之韓琦范仲淹其人庶幾有成續乎若夫兵難
遥度事由中覆機不容髮疏不時報則心腹手足之關脉

理之不貫或有之矣臣等請戰守調集之機以先發後聞
可乎軍中賞罰生殺之柄一由彼制可乎倣便宜置吏之
意文自守巡以下武自參遊以下悉聽專委易置如往年
楊一清之保舉胡經仇鉞等官疏入即報可乎倣市租皆
輸幕府之意賞犒支給悉由隨宜專決不以銖兩稽勘使
不得展布可乎圖遠大者無近功而兵家之勝負無定形
請不急其旦夕之效而惟責其成功于五年之上下不問
其城堡小戰之失利而惟取其軍律氣勢之恢張緩急可
乎擬議貴精咨訪貴廣以禮敦辟名臣俊士足為主師之
師友以積軍機如古幕府之開可乎遠近士民有義勇絕

倫者許招至麾下優其賞給為軍鋒之冠候立戰功奏
請補用可乎此皆　朝廷賜將之以制閫非小臣所敢妄
議然　皇上一振紀綱以清積弛之弊以建萬億年
永固之圖則推轂之威閫不可以不申事柄之歸不可以
不專且重也近日有議河套之役者臣等以為議復河套
于今日誠落落不可幾鮮不指為狂易人矣但兵也者勢
也弛之則乖趨而委地振之則動乎九天之上信得勢操
而委重焉數年之後可以捧河南地還之　陛下不然吾
所恃以限隔胡虜者黃河一帶水耳險為彼據而二千里
衍沃之土使得以畋牧孳育于其間得日醜類蕃繁則為

橫益甚其毒動將不但今日已也奉天意以驅殄驕虜此
固復我故疆承　先烈以固永圖與好大喜功快心很望
之比者異矣至於郊坰密邇之遺孽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不容為之防而欲倚為緩急之用井陘之役夜半之梟何
如哉疾瘢已發蓋不待徵往鑒于劉石之禍也此實隱憂
之宜圖而尤不可輕發以起禍潛移默奪要在柄事者之
善處耳若夫衛所徧天下而繫兵籍者皆傭收之大將領
承世廕而司軍政者率裙屐之子我武之不揚不止邊疆
已也乞大　賜振整自兩京以至郡縣之兵一體訓練以
備不虞則克詰戎兵固隆古制治保邦之所急務也臣等

猶有說焉急治其剽故不得已而授攻伐之劑然保和榮
衛為元氣之護良醫恒寓意焉夷狄其剽也民其本也急
于攘禦之策而忘其輯寧之治饑凶之詗何而催逋之使
楊鑣競馳于宇內征督不已繼之箠楚箠楚不已繼之械
繫有司承望以苛急里胥貪緣以肆毒民之騷擾不更甚
乎周書有之用顧畏于民嵒是獨不宜深長思乎臣等進
猶有說焉重正治官乃肆征弗庭之本故折衝千里之威
常在樽俎間也今小大臣工果能精白一心彝竭忠悃以
仰承　聖德否乎乞　皇上嚴加戒飭俾自今伊始義利
必明而廉隅之無闕好惡必公而賢否之不淆切　主憂

臣啓之義而靖共以匪懈知本固邦寧之訓而保愛以勿
傷庶　内治修而外攘之功不難于舉矣臣等竊叨簡垣
仰報無由感切時艱有懷欲盡遂以很愚無涯之辭冒干
天聽幸　賜容納以裨涓埃此實　皇上不遺芻蕘天包
地育之至　恩也瞻仰　宸極臣等無任懇悃戰越之至

申飭邊臣以圖善後疏　丘檝

竊惟　中華之禦強虜張　天討以洩憤氣乃　王師之
所以成百勝而振風猷以壯聲實尤邊計之所以保萬全
也昨者胡騎跳梁擾我東鄙賴　天威　廟略　命陸
師殲之河東六北斬馘無算矣不旋踵而犬羊遯跡焉誠足
以伸華夏之威而洩　神人之憤矣然以利害較之孰若
先聲根慑而使其不敢來又且豫備周嚴而使其不能入
豈不尤為長計哉此則方來之急務邊臣者之責也乃兵
部議處十策其於安邊謀　國蓋亦曲盡其機宜矣臣等
復欲條列規畫以效一籌恐議論愈多徒重邊臣之牽制

耳謹直敍管窺大略以俟　聖明採擇焉其一曰破邊官
之長套夫邊事之不振皆長套拘之也人亦孰不知其為
非而相傳已久驟改為難於是互相倣效以釀成沿襲之
害而不知其為誰之罪矣即如兵馬係一方之保障而豈
堪迎送之疲錢糧竭百姓之膏脂而不惜餽遺之濫總制
之職非不重也而任下官抗禮致軍令之相妨勘合之禁
非不嚴也而借各路通行使郵程之供億有往復之金幣
以濟禮有泛常之宴會以靡財殫閭里而不共孰乎雅道
以巡撫而薦總督之功以督撫而敍巡按及臣等朝紳之
兵功名念重乃甘自處於謟夫諸如此類未易枚舉令撫

許新任總督鎮巡等官除成規良法求為遵守外其餘事
體因循任行整飭縱使振揚少過浮議流聞亦無遽以文
法繩之則脫略于蹊徑之外可以綽綽然展布其驥足矣
其二曰除邊人之積蠹巧猾之弊何處無之其在邊方為
尤甚蓋疆埸之外防禦為急而刑條弗遑姑息為多而法
網易弛且恐招怨生謗故皆熟視而莫之問耳即如邊土
之擅役降夷也豈不沮歸附之心墩軍之心貪虜貨也每
坐於窺覘之釁剋除糧賞可憐寒餒之脫巾攘奪首功不
免英雄之喪氣盜賣以及虛出則廩庾為虛而役占又兼
買閑則名籍徒具軍地有清查之名矣豪強占據而莫敢

誰何也糧有徵收之數矣官吏侵漁而無從對照其他百
孔千穴蓋更僕未易數也合無許新任總督鎮巡等官盡
將官府及地方中累年宿弊次第剗革無分官民豪右但
一有汎撓聽指名奏　聞以憑究治昔人有言興一利不
如除一害正此之謂矣其三曰略邊務之虛文自庚戌以
來封疆之吏人人自奮選將也練兵也轉餉也修墻也分
區擺邊也條列自宜及奏報功次也未嘗不僕僕然稱勞
矣然不務粉飾不涉支吾者幾人哉他姑勿論只如昨日
河東數戰說者遂以為二百年來之所未有則前此各邊
紛紛報捷凡所謂官軍奮勇血戰斬獲首級奪回違虜夷
器大虜敗遁出境皆紙上之空言可知矣合無許新任總
督鎮巡等官痛加刻勵此後如其事當行其事當罷其事
宜請其事宜專務則着實舉行以責成效無徒粧點門面
取快目前非但上為　國家下為軍民而亦即所以自為
其身矣獨不見近年以來各邊之崇飾虛文者豈不徼一
時之幸少則敗露而斥罰隨之矣畢竟何益也耶萬一諸
臣不悛仍前搪塞聽本兵及巡按并臣等該科不時劾
奏積衰之邊療庶其有瘳矣乎臣等迂見如斯言病而不
處其方舉弊而未竟其說竟欲不開事規不煩覆題使得
便宜行事各效所長而不敢多歧以亂其心遥度以掣其

肘也伏乞　勑下兵部申飭薊鎮大小諸臣鑒前轍之非
遹勉同舟而共濟閫外之事悉以委之諸凡建白注措許
以不從中制爲至於功罪賞罰自有典　章在也其各邊
應否通行戒　諭一體遵行均惟　皇上裁之臣等無任
悚息俟命之至

條陳邊計疏　楊

准兵部咨該　內閣傳奉　聖諭朕看得東西二鎮虜
倏至甚防虜之計如何預處爾等會文武併臣着實
議來着欽此欽遵節該本部覆議咨合再通行大小官員摅
忠竭慮破格講求各令刻期具　奏容臣等酌量緩急會
同　內閣并五府九卿科道各官逐一詳議列欸上請
取自　聖裁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臣等切惟往胡
騎如分道憑陵東犯薊鎮則　九重震驚西犯偏關則三
晉搔動搶殺至甚誠如　聖諭倚蒙　皇上軫念生靈日
勤宵旰　特諭輔臣公同臣等詳議預防之計臣等雖至

愚極隨目擊時艱敢不祗承自昔防虜不過戰守二端而
各邊地勢不同戰守亦自互異即如薊州昌平保定三鎮
有牆可恃虜雖保其不來但當乘高據險使之匹馬不入
即為上策山西宣大遼東四鎮無牆可恃虜雖保其不入
但當堅壁清野使之一毫不得即為中策臣博臣本固臣
士儋連日面相酌議除重將權明軍令脩城堡等項事宜
已經各官條　奏不敢瑣及外謹將東西六鎮戰守之機
其大且要者列欸上陳伏望　聖明特賜省覽　勅下該
衙門會官詳議裁定施行及照奉　旨建白者臣等之事
也詢謀參酌者輔臣本兵之任也[illegible][illegible]削[illegible][illegible]力求實

效者則總督鎮巡兵備將領之責也若使臣等言之輔臣
本兵議之邊臣不肯力任其事或明肆異同或陰行規避
紙上空談譬之畫餅竟何益于安攘之效所據責成邊臣
同心寅恭實心幹理乃今日之第一務也又念兵凶戰危
人情所難　朝廷所以驅策之者惟在賞罰有功不賞人
固弗勸有罪不刑人孰肯輕蹈白刃之禍哉近歲薊鎮潘
家口磨刀谷失守總督王忬楊選相繼棄市而總兵參將
遊擊反從末減是以今歲虜警纍稱敵戰竟無一將請纓
而死可以見其情實矣頃蒙　宸斷逮繫鎮巡人心始知
警惕而副參等官田世威劉寶奇進忠吳光裕等分有信

地不能固守其罪尤重亦當先行收問合無將田世威等
提拿到京法司查照所犯一併擬罪以為邊臣縱寇殃民
者之戒臣等不勝懇切祈望之至　一定薊昌守牆之議
薊昌二鎮因山為牆延長幾二千里自庚戌虜變以來屢
經修繕河防口古北口黑谷關一片石等處拒回大虜明
有徵驗近因循虜潰牆說者遂謂牆不可守是誠因噎而
廢食也蓋前年牆子嶺失守乃通州官軍今歲界嶺口失守
乃河間官軍守兵單弱援兵不至此調度之失宜豈可歸
罪于牆哉合無聽總督侍郎曹邦輔督同鎮巡等官趁此
冬閒躬復邊垣逐一閱視稍有不備即為修補春秋兩防

將調到入衛邊兵分營酌搭每路各得一二千名駐劄適
中地方傒遇虜衆攻墻令其併力戰守彼仰面而攻我乘
高而擊虜騎雖强恐亦未能飛渡一定宣府南山之議宣
府東路咫尺昌平真四海冶岔道八達嶺等處俱有通賊
要路總督宜門既領重兵拱護南山實以 陵京為重連
年關外增設墩墻深得重門待暴之義近議紛紛欲將兵
馬列於張家口左右衛等處俟其南下方守南山失策甚
矣合無備行總督都御史王之誥督同鎮巡等官今後春
秋兩防仍照成議謹守南山以慰 君父宵旰之懷不得
藉口外防致遺內患 一定山西擺列之議鴈門寧武偏

頭三關均為山西門戶鴈寧二關外有大同猶稱屏障偏
頭一關西連延綏獨當其衝先年寧鴈一帶添築邊墻增
兵戍守未為無據然邊長八百餘里原守官兵民壯不滿
數萬名曰擺邊實為故事固未見其倚墻拒守如劍閣二
鎮真能遏虜之歸者也詎謂昌合諸鎮之力為守頗易山
西止一鎮之力為守實難令該給事中張齊議撤擺邊得
之目擊非臆說者但事在關外遠難遙斷合無聽總督都
御史王之誥督同鎮巡等官虛心酌議務求長便具奏
聞如果可罷每歲秋防官軍民壯止宜屯駐適中地方遇
有虜警相機戰守以保萬全 一定保鎮防守之議紫荊

倒馬龍泉諸關皆峯巒峭峻稱天險且密邇大為之屏蔽
虜若南犯諸關勢必經由二鎮即使列馬而馳亦須數日
可到但當明其耳目養其銳氣如果虜犯宣大已入南內
邊南窺洪蔚保安靈丘廣昌等處然後乘墻拒守斯為得
策近年以來先期擺邊不惟空勞士馬亦且靡費芻餉合
無聽總督侍郎曹邦輔督同鎮巡等官每遇春秋兩防須
將兵馬分定地方照常操練必須的有警報方可登墻以
成以逸待勞之計 一定大同搗巢之議大同地方外連
朔漠與虜為鄰虜犯山西保定勢必由之先年總兵官梁
震每遇虜入輒選勁兵出邊搗巢故終震之任虜卽入寇

不敢久駐蓋牽于內顧耳合無備行總督都御史王之誥
督同鎮巡等官今後虜巢深入發兵搗巢冬春虜瘦馬弱
之時虜雖不犯我境間亦搗之亦不為過有功破格陞賞
縱有敗衂不當輒加開邊啓釁之罪至于宣府亦可倣而
行之蓋總兵馬芳驍勇不減于震戮力報 國此其時也
一定遼東積貯之議遼東一鎮濱海陵夷中通一線之路
一切兵食悉皆仰給本鎮之產且地甚肥饒收成頗稔但
鎮人愚昧不肯以為積畜之計豐收之年粒米狼戾一遭
凶荒坐而待斃如嘉靖三十八年三十九年人至相食食
既不足兵自難振何以責其敵愾之功合無備行巡撫都

御史魏學曾督同守巡兵備等官多方設法令其開墾荒
蕪每遇年豐穀賤處發官銀糴買收貯仍教諭民間照依
江南規則各自蓄積務為一年二年之備患而不費事在
可行

經畧邊務疏　李崇

近該總督宣大王崇古等題稱酌議北虜乞討通貢緣
由條例八事該兵部題奉　欽依刊刻成冊分送應議諸
臣會議重複參酌詳議　上請奉　聖旨這事情你們既
酌處停當都依擬行還着王崇古悉心經畫務要穩妥仍
督率總巡等官比常倍加防守毋得因而懈弛以致疎虞
欽此臣有以仰見　陛下制御夷狄之道安不忘危之心
所以責成任事重臣而叮嚀之者至矣崇古復何所辭敢
不竭心殫智以求無負　陛下委任之重乎夫已成之勢
易圖而未然之情難覩故不徇苟安于目前而必思預防

于事後事無常形而必使在我有常勝之勢所恃者以有
備耳難成者機也易失者時也乘其機及其時急為之備
經畧不可緩矣經畧既完臂指隨使恩可施威可加羈縻
可久可撫可拒可戰可守執其樞而應之無不可者不然
聽俯以伺鷹空拳以搏虎恩流於納幣威由以構怨而曰
任事曰久任其誤事豈小小哉今有隱憂者不在俺答夷
酋之多詐而在板升生齒之日蕃不謂其將來之無患而
深慮板升之未歸令日之舉非盟非和叛服難料不可恃
也就其事情事勢處之耳若以為即可相安于無事之天
不敢保也若非乘時及機急求其可恃大為整頓有以傳

之為可久之圖則經畫未必其穩妥防守未免於疎虞適以墮詐謀而滋禍端矣臣不敢遊嬉譾識北悉於經畧者有六為　陛下陳之一曰修邊以備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增修以拒險　國初設大寧城于山後設東勝城十三陣城之東東北抵于遼陽西且抵於甘肅東西聯絡列鎮屯戍週為一邊山川阻隔虜人不敢踰山踰河而南牧雖時或侵擾亦易以禦　中國之人亦不敢逆虜去亦即思歸以無可以生也自後棄大寧而守東勝宣遼之勢始分又失東勝而河套之虜始入又失河套而形勢弱矣然猶賴都御史余子俊秦紘楊一清王瓊

馬文昇劉大夏等經畧諸臣條築崖墻深濬濠塹審擇要害增減墩堡置敵臺謹斥堠有外邊之險有內邊之險来亦可拒也逃亦可追也因循極壞於嚴嵩父子二十餘年關權門一開用匪其人撫臣日望遷轉將領惟知饋賂內外之險不備墻塹之迹徒存虜騎得以縱横東西任其出入生靈極其慘毒財物悉歸鹵掠日惟姑虜迫虜之術是用可忍言哉今復苟延歲月偷安自保虜氣日驕核升日甚以　中國之人為虜之用日移月竄愈逃愈近不知將来所失又何如也為臣者受　恩深重忍漫然以視而心安乎　陛下寧忍坐待其困敝而不知救乎則今日汲汲

於修邊以設險求其遺迹而變通之其議不容已矣一曰足兵夫城堡堅要害固斥堠謹則来可禦去可守而屯戍卒伍豈可少哉　國初沿邊戍守各有定數有操兵有調兵兵非不足也傷殘于擄殺戰歿之多流移于饑餓刑役之苦有其名不足其數有數不足其用練習未豫而優恤之　恩寡也故練兵必先實兵實兵必須恤兵方可揀擇強壯稽查逃情嚴責開役土著之民查照先年李綱余子俊王瓊楊一清戴金等題行事例審而行之而後軍伍可充戍守有具及今修邊開屯一應役使之人悉於召募內選用領工工完即將不復為例其原設屯戍操調軍伍悉

仍舊差而愛養之萬勿役使并那減糧食致生怨尤今既禁而撟梟趕馬媚虜私易而將官家丁又不得冒功陞賞則必藉此鼓惑以起事端工未就而內變作如之何其可也以召募輪番用工以原額選揀練習險乃可恃所謂效死勿去地利不如人和勇敢之氣日倡率作之功可期此足兵之議不容已矣一曰足食古者寓兵于農食足而後兵可用也養軍之費不以煩官則用自裕軍之自養悉出于田則家自給今各邊地土皆古之邊郡也趙充國以全取勝先陳屯田之利　國家立屯政之官故有屯軍有操軍有守城軍有調遣軍卒四人食一人為其制固存也今

或以荒蕪或以典賣或以占種而屯田之法壞久矣邊地雖
未皆可墾而必有可墾者多以其可墾者以召[illegible]為之官
給其資民盡其力或令軍民自種無事則耕有警則守清
查其畝額而量徵其科稅就近轉輸為力則易乃查照先
年劉大夏楊一清等開種召納事例便宜行事務使蓄積
有餘邊儲不匱不惟糧食而 內帑可省恒民以有養而
迯移亦少此足食之議也一曰理財 國之大計財用為
急今欲修邊則有用功之費足兵則有召募之費足食則
有屯墾之費其在軍則有月糧之費有行糧之費有軍賞
之費其在虜則又有入 貢之費有撫賞之費有補市之

費以皆動支于官而不可取辦于軍仰給于內而未能遍
盈于外則戶工二部於茲不可不講也天之生財止有此
數 國之所入亦止有此數而 請取無窮一或告之何
以繼之臣請戶部會計開納事例銀兩若干前後抄沒財
產銀兩若干及天下各項徵解錢糧銀兩若干存留 京
用若干專候邊用工部會計開河修河各項營繕錢糧已
支若干未支若干以若干相應存留以備邊用不急之功
一切暫停南京戶兵部收積地租草場各項銀兩若干俱應
查存不許冒濫支用以備邊用惟太僕寺馬價不許借支
以備召軍買地之需仍將各處查盤錢粮已未觧到数目

通行查催各省供邊錢粮已未支完数目通行查明 請
差各該科臣會同該部實心體 國一一料理的確應否
裕用務求邊費可繼二三年後事有成功以漸而舒先勞
後逸伏望 陛下節用惜財以倣德先天下留有限之財
濟邊務之急困 祖宗之疆宇保生民于熙皞是大慶也
此理財之議也一曰用人夫邊鎮之才雖殊腹裡秉賦剛
柔雖分簡比大要以適方忠誠廉勤強幹為用總督總兵
文武大臣固皆極其選者尤莫重于巡撫邊方巡撫其任
最重往以希望遷轉之速殊無經遠之圖是以不奉總督
之令巧為規避之術坐致邊事之廢積弊至今今若鉤舉

未稱依違苟簡而獨責成總督雖兵自今邊防巡撫務求
實心幹理經濟樵才非兩考不遷總督總兵兵備將領凡
係邊臣俱要久任者遷超超遷者又任人有因[illegible][illegible]有遠
圖然兵備分守守備副參遊擊指揮而下皆有地方之責
府州縣官亦有委任之事合無通行咨揀一諸不堪者邊
方改調腹裏堪用者腹裏陞調邊方各舉所知各隨器使
或可以修邊或可以練兵或可以屯田各盡其才各成其
用邊事庶有濟矣此用人之議也一曰重任古者藩鎮節
度之臣專制一方錢糧車馬調遣發給偏裨將領參將官
係俱得自處攻守應援隨機自便人堪任使動無牽制是

以權重而法行任專而事易今者事必待奏奏多遲疑
持奏者之議論不同同事者之意見相左是以節制下移
於抗違督率每掣于欺玩號令不獲自由兵餉難乎急應
精神耗困于文罰之煩冗志氣消沮于展布之危艱雖欲
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其可得乎臣請自今假以
便宜之權獲專閫外之寄事關大計必須奏請可以自
處徑自施行言官必不苛細過求少寬文法俾可自效巡
撫將領以下悉聽節制至于追論一節人所深畏是以欲
言復寢欲為未敢必須朋奸黨惡誤國亂政方可追論
若心誠為國事涉差錯亦當秉公原情豈容挾私傾陷

播弄胞聽致傷國體臣請毋得槩及庶乎人無顧忌而
經畧可見事有責成而委託不負此專任之議也臣之末
議何敢自是一念惓惓實懷隱憂先帝每恨邊疆無任
事之臣以致邊事廢弛之久每一思先朝經畧諸臣為
謀之忠痛連歲生靈愴殺之慘未嘗不長嘆太息思欲為
久安長治之策而未得今聖德格天大開太平之治故
使從古所未服之虜酋倏然歸順又如王崇古等毅然自
督且才謀尚慎足以當之此所謂機與時也伏望陛下
以繼述為大孝日與大臣謀畫修攘紹述謹求法祖宗
之心以成先帝之志欲安天下靖疆圉保太平有道之

長 勅下兵二部慎邊疆之選嚴久任之法不拘常格
不設浮議激勸有方務求實用其在武職亦以安邊為責
不以小勝為功考選之期一例俱選不分文武俾其懷忠
勵實務宜勿啟釁端大昭朝廷覆育之仁務求所以報
效攘外之術以此為功特加顯擢倘情偽互行論罪
勅下戶工二部經理錢糧務備邊用選差廉明該部管理
務先風力御史稽查毋惜費毋使破冒以便二三年接
濟期于成功為上毋分彼此共圖實効令行事宜通行邊
鎮督撫鎮巡等官作速奉行修飭整理免圖安攘毋從空
言玩愒更祈 申飭大小臣工各秉公忠 宮府相為一

體中外不宜異同輔相協和文武兼濟惟以 國事為重
保邦防患是急深為遠計永底咸寧久安長治之策無出
此矣

皇明兩朝疏抄卷十六終

敬杜妄請以重邊儲疏　賈三近

臣於本月初八日接得司鑰庫署庫事內官監太監孫泰等一本為急缺錢鈔不足供用事內稱庫藏不充要將九江淮安揚州蘇州杭州臨清河西務鈔關及山東河南湖北直隸浙江等處戶口食塩商稅俱各解庫供用等因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臣見之懼然若驚不識所以綢訓
國家正供錢糧課稅為多而海內要緊獨邊儲為重臣伏覩
皇上御極之初首頒　明詔中間一欵各處鈔關本折輪徵折色解部濟邊本色解送天財等庫計今該庫見貯數多將本色暫行停止俱令徵收折色三年接濟邊儲大哉

王言宣布中外九邊將吏歡然鼓舞距今曾幾何時而該庫乃有此　請夫該庫供應已非一日矣　祖宗之時賞賜雜造有此數端未聞匱之至我　皇上恭儉節省過於　祖宗時豈至羅海內之課稅悉入該庫而後足用耶況海內之課稅邊餉之正支也當今足財之路漸減於初而九邊財用之繁大增於舊如大同年例原止七萬兩今則加之五十四萬有奇宣府年例原止八萬兩今則加至三十二萬有奇延綏年例原止三萬兩今則加至三十二萬有奇薊州密雲昌平原無年例今薊州加至四十餘萬密雲加至三十六萬昌平加至二十二萬他若遼東歲加至二十萬山西歲加至二十三萬固原寧夏甘肅等鎮或八萬或六萬或五萬亦皆歲有增也大約通計各邊年例自正德辛巳以前猶止四十三萬自嘉靖庚戌之後以至於今則漸加至二百七十餘萬矣邊費日增則用財日廣用財日廣則需財日急徵輸辦解浚小民之膏血不足以供之所賴增益其所不及者不能不取足于山津關澤之利也其在今日更異昔時各邊屯政半就荒蕪而河東鹺池歲虧正課謀　國之士方切隱憂又於此時括天下商稅戶口食塩之利盡歸　內帑至使諸邊乘障登埤之士日嗷嗷焉望求合而不可必得夫豈　聖世所宜有也伏

乞　皇上軫念邊計至重儲餉為急　勑下戶部將各處鈔關課稅及各省戶口食塩等項仍舊解部接濟邊儲一應別項供用不得妄行　奏討庶使　國課不虛而邊事庶有賴矣臣等幸甚疆埸幸甚

修備實政以安民生疏　　賈三近

臣惟天下之治如人一身元首則支盈則四體和順腹心受患則手足不仁今之言事者多致意邊方謂修兵備則疆圉永寧臣以為邊陲之患手足之疥癬也中國之困腹心之癰疽也譬于一樓外必先安內安內之本在實腹心欲實腹心莫若休養百姓欲休養百姓莫若責四方守土之臣方今四方民力疲矣加以將士缺戍防胡閩粵連兵頻年不解何况甘肅㬊陝安西眺孤黔中濮皆之間賴衣成群白晝擄掠吏不能禁其他山妖海寇時有奏 聞加以歲惡不入田荒不耕旱魃之災方熾 里有闕以東穀

價翔貴江淮之民竟相展轉妻子莫保鄰豫之間民聚為根木皮殆盡人且相食言之至此何為痛心閭閻亦于日就流離而四海誅求急于星火矣大藏老嗷嗷告困誠於此時守土之臣循 祖宗之法去煩苛與時休息安養民命猶可以維繫本根培植 國脉臣覩十餘年來四方督撫藩臬諸臣固多老成謀國忠厚宜民鑿鑿然修舉實政者中亦有以建立為能以安靜為鈍駕言通變銳意更張兵方銷而議招官甫裁而議設或均丈土田或更革驛傳或分派稅糧用一條邊或輪僉里甲變十段錦或革除民壯代以吏胥或翻編徭役並用一串諸所變更雖以念

民興語其措注大約兩截務本者才立之身并應租庸遂者千金之子不占一役視法如土梗變法如蝟毛前之人以如是而興後之人又以如是而止甲可乙否人無定說朝更夕改民無定守移文旁午議論紛紜討其究竟曾無絲髮裨于 國家亦曾無益於百姓正額中寬一分之 賜徒使法度一更弊源百出大以頻年災害未息有之民方呻吟喘息之不暇而又加以勞擾之法愈不得休息是以強者共相嘯聚而弱者竟展轉於溝壑民不堪命坐陷危亡譬諸疾羸之人惟當斷絕外事安坐飲食假以歲月以漸復已耗之血氣若朝從而擾之暮從而漯之則元氣日

消危期且至今之吏治何以異此時愈紛而法愈更法愈更而民愈困利未及興害已隨之臣以為法在天下能去其所以弊除其所以害則終[illegible]今之法而有餘弊不能去害不能除則雖百變[illegible]不足善治者守法宜民因法救弊則斯民受賜多矣臣又惟守令最稱親民而今視守為尤切邇年以來上下勵精簡任民牧苞苴請託之風然屏息而琨瑋俊拔之士爭相磨礪以求無負於 明時一時循良號稱得人然而閭里猶嗟倉廩告匱盜賊未靖流亡未復振恤之政未救燃眉而額外之征益加疾首豈非以繁文紛擾則實政未孚而牽制多端則施為寬究哉

縣長吏一身上而撫按藩臬郡之長貳均被統屬而馬政
屯田塩法清軍茶馬倉糧江關查盤諸使者紛然四出各
以職任有事地方臨邊則有督總臨河則有漕運軍戎關
附不一而足有司於是均有迎送之勞有參謁之禮有供
給之費使值會城益加繁劇策馬晨出奔走諸司抵暮方
歸比執燭視民事則形神已竭困憊矣如此勞瘁為諸司
者正宜寬假體息俾盡心民務顧其中猶有區區計較於
禮文末節之間或以迎送遠近意有低昂或以參謁後先
因為臧否或以體貌疎密或以應對工拙一蒙罪戾則志
意輙銷權衡之勢自宜重此臨民施政姑且不暇若 二

京通道水陸要衝則貴官大吏及百執事御 命去來者
往往出其途分爲相屬則迎謁勤渠而夫馬供億皆所取
辦一或當意則廣爲延譽一違繾綣則議論橫生雌黄
出其唇吻朱紫由其咳唾有司於此柰何肯省財于百姓
而歛怨于一己也至於各處鄉官類多志潔清脩分甘寒
素足不履公門身不及廛市詩書自娛謝絶塵囂超然有
羔羊素絲之風者然亦間有以請托為媒以貨賄為市校
詞慢稍更出登入從之則枉法拒之則拂意且第宅連郭
田連阡陌課其賦稅率多後時猶有遷延規避不落一毛
者有司於此然諾少不如意征賦欲足常額則倡為浮議

或鼓詆訕或具揭上司或投劾當路或為匿名文書以快
私讎或為童謠俚語以彰公道一塵不染誣以百計營求
六事孔脩謂其一籌莫展媒糵四出攻陷百端期及大計
此風益熾上之人縱相知信鮮不投杼矣策仕者一遇此
地即雖足治者有參足抑首俛眉事屬鄉宦則法因情屈
非有寬恤之仁公平之政可以裨益齊民者方議舉行又
輒以不便鄉官而中止矣夫有司所望以宣廣 德意調
和民事者也而奔馳牽制危疑之患從而摇奪其身心紛
擾其職業譬一人之身齊人曳之楚人掣之秦晉之人又
從而搖撼之求其四體展布伸縮如意也得乎此守令之

所以數易而斯民之所以坐斃也再照當今之時 廟堂
之令不信于郡國郡國之令不信于下民 蠲租之令甫
下而有司數以稅不及額被讁 賑濟之令甫下而斯民
反以逋負之故見執 欽恤之令甫下而斯民重以誅求
之急傷生民苦于是非一日也 君門萬里何所控訴事
屬有司有司不能自專事屬監司監司不能上 請縱請
矣不能減正額之征縱減正額矣不能減 上供及邊方
諸費是以蠲免之令徒取具文書而賑恤之條亦苟完故
事有司縱欲推廣 德意惠安元元而事相迫阻莫可柰
何況監司殿最多取振作集事之人而略寬厚平易之士

使安靜之吏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並為當世所疑
字心勞催課政拙者果考居下矣守令雖有安養之心漸
移苛察撫字之念日奪征輸困其官也下民很頑漸不可
支天下財産安得不盡今天災饑饉流亡盜浆 國儲
匱餉何以應之此臣所謂腹心之患也伏乞 勑下該部
再加詳議通行各處總督巡撫衙門令後一應事務恪遵
祖宗令甲不得妄意更革致滋奬端貽害百姓中有法久
獘生或事關 國計者許隨時調劑用意斟酌奏 請施
行計圖縣久畫一毋致紛擾已變諸法再行審畫果不便
民不妨更正所在監司仍於州縣長吏一意責成實政毋

為繁文掣制令 德意不宜患澤不流其禁止參謁迎送
一節尤當嚴加申飭無仍前陽却逢迎陰喜甘奉惟惑有
司適今大計近期監司於按屬守令宜悉心廉訪毋惑於
鄉官過客挾私訾毀浮詞因為殿最使玉石混淆賢良蒙
訴所關匪細諸所評隲有司振飭並絕偏徇不群者自宜
最老成寬厚宜民無赫赫名而收閭閻之效者宜一體推
薦以長循吏之風庶幾官得人民困漸蘇 國儲可裕軍
餉可措中夏日就昇平而邊陲亦可安然無事矣臣所謂
實腹心以理四肢者也

議處兵餉以肅江防以圖永安事　王篆

該臣欽奉 勑諭每歲巡江二次臣于萬曆四年六月內
巡歷鎮江圌山儀真瓜州等處沿江信地凡兵勇戰船器
具糧餉之類逐一査覈俱各整飭頗稱防禦惟是瓜州一
鎮南接穪常北抵淮揚以拱衛南都倚為水口其長江環
繞則下通圌山三江崇明海洋諸險上聯青山采石蕪湖
九江諸地舟楫鱗集商賈雲屯鹽盜姦宄潛滋出沒又江
南輓漕百萬悉經於此其為重鎮要害明矣往因倭寇焚
刼建立城垣專設同知駐劄督領衛官守禦把截其憤固
厥防亦已周至顧兵多借倩人無實餉卒有變故殊為可

慮隨據巡江衛總指揮姜宗舜呈稱水兵止得二百四
名分哨不足合添九十六名共成三百實數庶足防守又
據行兵陸鑑等告稱有兵無食難以出力合照給餉以圖
補報各等情到臣 臣惟增兵非難處餉為難頃東南水旱
頻仍隄工重鉅疲民惟正之供且猶不及兇可於額外加
征方議設處間適儀民吳祖等具告儀真原設有梁頭稅
銀以給兵食近來姦商避稅悉奔瓜州合於瓜州並設梁
稅以益兵衛民又瓜民蔣清李蔚儲有祿蕭隆王勝等一
百五十七人各連名具告願充斛行投輸軍餉以益 國
恤民臣謂事宜通變法貴順情即是兩者可議增兵亦可

以足餉俱批行淮揚海防兵備副使程學博督同揚州府知府趙慎修瓜州江防同知嚴從簡杏議去後據各申呈又覆批道再議據該道酌議具呈到臣臣見其區畫周詳誠有兵不待募而自足餉不待征而自裕以行永久當無不可者顧係增兵設稅事體重大非經 上請不敢擅行謹即敷陳二議條列如左如蒙 皇上軫念重地 勅下該部再加酌議題覆行臣遵照施行則武備可飭巨鎮有頼地方幸甚臣愚幸甚

一添水兵以靖江洋夫兵以水戰為難盜以水劫為易查得瓜洲水兵草撇船十隻兵一百二十名鐵船四隻兵四十名哨船一隻兵二十四名

梭船十隻兵二十名船大兵少難以撐駕外將脚兵一百三十名協駕然係借倩無糧之人曠役時多緝捕不事有兵之名無兵之實除此止實兵二百四名分為三哨各百餘里江面橫闊一望無涯港口深隱於沙頭蘆葦叢藏於洲際姦宄窩埋鹽盜黨結其出沒無常非一隊一屯所可控禦者今以二百餘兵分而為三每哨不過五六十人風波浩蕩號令懸絕顧彼失此援首失尾故盜賊得以乘機肆行無忌相應加添水兵九十六名共成實兵三百名加造梭船十隻比舊稍寬其制俾可容十人分列於三哨之間量其地里遠近酌其船隻大小相兼防守往來報探則

地雖遠而勢相聯絡港雖多而人相望助平時可遏草竊以安商旅有事可振敵愾以衛商艘然民以兵為衛兵以食為天今既增兵則餉當先議查據吳祖等告稱儀真下河船戶每尺納梁頭銀一分以充兵餉近各船希圖隱漏盡奔瓜州該臣批行同知嚴從簡吊取儀真原卷查得先因該縣馬窯貳港空闊添兵一百三十名將上下河裝卸客船各照梁頭丈尺每尺納銀一分以為兵餉則瓜儀近界商賈輳聚船隻既同載貨而納稅則分有無因宜船戶竟趨瓜州以避儀真之稅也今瓜州若不照例起稅非惟彼此不均反致儀稅日減且稅於儀者不稅於瓜征於瓜

者得免於儀其為便商一而已矣及查儀真既有衛縣軍兵又有守備重兵止緣二港空闊尚欲起稅為防瓜州視儀為險而水兵既已數少陸兵又無實糧萬一遇有警息則平時無豢養之恩有事責鬪敵之力將安能乎故在今日瓜州兵食之議誠有不容少緩者也合無比照前例將瓜州一體起稅上下河船每梁頭一尺納銀一分委官收貯府庫以為新兵之餉頭目日支五分舵工四分兵夫三分置簿循環按季填報有餘則補脩造船隻之價或器械賞之需庶商無遺姦船無漏稅糧不煩處而兵得實用矣

一處陸兵以實城守查得瓜州鎮城始於嘉靖三十二年

倭亂該前任操江都御史史褒善題建專設同知一員防
守因無兵捍禦即借倩本地殷實人戶免其門差三間使
出一丁防守名曰驍勇共二百四十人盖即以豁差為餉
也又僉報斛脚行因其領行利多使出一丁防守名曰脚
兵共三百五十九人盖即以行用為餉也两者一係殷實
居民一係運貨牙行豈能以身荷戈不過倩代往往失五
雜次名有實無近據脚兵陳鑑等又以有兵無餉為告夫
驍勇除其門差安居無事其益不止抵乎餉脚兵人人願
充其利之所獲又不止數倍於餉乃尚不滿足以無餉瀆
告若不及今一處將來借口無餉勢雖強後將并所謂驍

勇脚兵之名盡廢而長江巨鎮孰與為守比及是時始議
添兵則兵數百餉即以數千計而民稱疲困又何從征派
且是兩役其雇工之家出直一也既可以此銀雇人亦可
以此銀納官其受雇之人出力一也既可以此力雇於人
亦可以此力雇於官合無今後凡驍勇之家免其門差三
間量其差之所費每間出銀三錢每歲止納銀九錢於官
除其驍勇之名而改曰門稅脚兵之家准其斛脚一行量
其行之所得每月出銀二錢每歲納銀三两六錢於官除
其脚兵之名而改曰行稅盖雇工出直乃其分額今不過
以其出於私者移之公非額外加征之也況驍勇雇直有

每月六七錢者今一年惟九錢每月止數分比之私雇固
已大減脚兵行用之人有每月得十餘金者今一年僅出
三两六錢則分其一月所獲尚為有餘矧納銀既安享其
逸而得兵又自衛其家此人情所樂從事理之至當也計
一歲可得門稅銀二百一十六两行稅銀一千二百九十
二两四錢二項通共銀一千五百零八两肆錢收貯在官
召募精壯勇敢之兵一百七十五名與該鎮原編民壯百
七十五名共成三百五十名相兼防守不必取足原額徒
擁虛數查民壯係各州縣徭編工食歲支七两二錢今所
募之兵亦應照此例於前門行二稅歲給七两二錢按月

造冊支給庶糧有定額兵得實用而重鎮無單弱之患兩
畿鞏磐石之安矣

竭愚忠飭武備以固江防以衛重地事　王篆

臣猥以庸劣承乏任使濫竽江防垂寄兩年以來奔走勵
勵凡操巡諸務罔殫竭耳目心思之用亦粗有章程可為
禦防之具矣但一二操備事理思切於大計者以承平
日久桴鼓不驚諸當事視為不急從以廢弛成習以故
事因循沿襲幾垂百年雖臣極力莫可挽復且臣所得為
者臣固不敢他諉乃有其責雖任於臣而非臣所獨專其
事雖切於臣而非臣所得為者臣將柰何臣若及今不言
一旦倉卒諸所禦防無一堪應　主上神聖將根究諸從
事而臣干役為時頗久當蒙首罰猶之治病然雖技劑並

進至日沉痼將谷所謂治獨深者彼臣安所辭責而烏能
已於言哉然臣非敢漫為勦說也臣日有事江上因事稽
綜隨人諮訪得於營務有裨急當議行者其大端有肆焉
敢輒條具如左如蒙　皇上軫念根本重地　勅下兵
工二部重加看詳酌議題覆行南京該衙門速見行之
則江營復振而臣亦少逭瘝曠之憂矣　一核軍實以充
營伍查得新江口營設於永樂初年合南京五十二衛所
挑選官軍一萬五千八百有奇天順等年復添調鎮江新
安建陽三衛官軍一千二百有奇通共一萬七千有奇在
營操備可謂盛矣自臣莅其軍按尺籍而覈之除添調三、
衛官軍取出江遊巡外實在營止得五千六百餘人又半
疲弱老病不勝驚惧因而訪之江營官軍差役繁苦數倍
諸營以故強者營改別差弱者逃移他境巧猾者投充影
射而各當事又復役占不常行伍空虛職此故也比臣即
欲具　聞查前任操江都御史何寬已曾有言臣但移咨
南京兵部該尚書劉光濟將影射役占等項嚴行清勾日
頗還復然比之原數相去竟遠臣復移咨該部調取節年
各衛所戶口底冊行委應天府通判浦朝柱協同該營把
總洪恩李棟黃冲霄清查去後據各官呈稱查得改差指
揮等官張軏等二百五十七員實餘殷狗兒等二百九十

五名逃故指揮等官陳英等三百二十二員實餘張兒等
八千三百九十一名取回衛千戶等官劉煥等四百五十
員退回衛百戶等官吳松等三十二員實餘王狗兒等四
百六十八名為事在外百戶等官文相等五十七員實餘
吳清等八十六名有丁未行替補千戶等官余審等八十
一員軍人王臣等四百六十七名以上共一萬九百餘員
名見存五千六百二十二員名夫以全盛之軍僅存若此
又半疲羸則謂江營無復有兵可也故軍之逃亡臣不之
恨惟有力而強者改避別差為可恨軍之改避臣不深恨
惟世祿而官者亦復改避為可深恨改避目前已可深恨

更有通同書識逃去其□□仍日地將令江營終
不可蹤跡則尤可深恨也查得正德玖年操江都御史張
津南京吏科給事中滸等具題覆奏　欽依以後操江
官軍敢有營求別差希圖避重就輕者許點軍科道參奏
問罪不分官軍俱調發極邊烟瘴衛分官員帶俸軍人守
哨其例可謂嚴且重也數十年來法久廢弛人多玩愒上
下沿以為常無復知有前例固不可得而盡罪之矣若不
及今早為查處則官軍日見消耗營伍蓋就空虛大江重
鎮所恃禦防者安在乎伏乞　勅下兵部移咨南京兵部將
原額官軍盡數查明定註冊籍該部及臣衙門各留一冊

以便填補稽查先將改差者追還逃故者勾補取回者查
復退回者更換為事者清提有丁者查替每年終以所清
勾還補官軍員名數目咨開到臣參對查考惟改避別差
未盡還復及有知而再犯者不分官軍容臣指名具奏查
照前例重處仍復著為定例以後再有營改別差及隱占
等弊許點軍科道及臣衙門不時參奏通照律例重處并
驗差容留等官一體參論其詭詐規避者歛跡逃移者復
還營伍蓋充而禦防有賴矣　一省繁差以恤軍勞夫江
營軍士消耗過多固以差役之繁勞也而臣謂其勞獨過
於諸營者何以覘之查該營水陸正操之外又熟別項差

遣有曰三江暗伏有曰總府夜巡有曰巡視營舡有曰巡
視中街大勝關有把守提舉司有倡船至於後占追呼攏
列護送健步吹手識字軍伴火藥匠等差又不可以時限
而數計彼內外諸營曾有一於是乎其勞如是已自不堪
況又軍少而差繁粮輕而役重雖欲不逃亡不改避不可
得已臣所陳於前款將逃亡者勾稽改避者追究法也然
款其相安于役非可徒繩之法必體悉其情可也款以體
悉其情非能盡革差遣惟去其冗甚可也凡諸差冗當議
裁者　臣已得徑行外至暗伏一差臣聞江營諸軍最苦勞
者莫過於此江營諸差最稱冗者亦莫過於此以所最勞

又為最冗久而不議裁者非諸當事見不及此以為舊例
也當愛禮而存其羊也臣謂為此說者舛也臣訪暗伏所
由立比因長江嚴閣堠戍蕭然不得已而借用以示之威
今既有遊兵官兵一千四百餘名遊巡官軍一千二百餘
名艨艟戈戰棋布星羅禦防之術固已周矣何所資於暗
伏況暗伏所守之地即遊兵所守之地遊兵所守之地又
遊巡所守之地識者謂既有遊兵即遊巡且當議革又何
有於暗伏乎是暗伏之當裁也明且決矣伏乞　勅下該
部將暗伏官軍撤裁回營專工操練即以原守信地責之
兵巡二營則暗伏之軍雖撤暗伏之地有兵不惟在營毅

軍勞困少遐而逃亡改避者聞風思從矣尚何軍實有不充兵威有不振也哉　一揀勁卒以充選鋒臣聞攻堅敵銳必有勁卒當先而法亦曰兵無選鋒者北此選鋒為兵家要務也江營重額所存額軍止五千餘名即人人可當選鋒亦不謂多又奚容有所選擇但此五千餘名實多老弱不堪若無分於老弱而槩之操練但可備觀必有求於驍雄而資之克敵不容無擇臣欲於諸軍班中搜揀筋力方剛占通一技者共足一千名分為兩班列為十隊以把總二員董其部伍管隊官十員隊長四十名分頭率領無間寒暑不煩別差專工操演水陸戰陣臣復以時校閱而

賞罰之名曰江營選鋒其不入選者照常舊營操練選鋒有偷惰退入舊營舊營有勇健進入選鋒例得不時進退以昭激勸而亦不限千名以倡勇敢將使貔虎雲屯稱選鋒者得二千人焉斯為雄鎮也然選鋒立矣苟不量加廩餼則此貧軍何能自足不給予衣甲器械則此貧軍何能自具是雖設猶不設也今以衣甲計則勇巾畳甲戰裙腰帶紅帽角標金鼓旗物等用銀二百七十兩七錢以器械計則強弓勁弩長戟短刀鳥銃藤牌等用銀一百六十八兩七錢以口粮計每軍月給柴菜銀二錢把總管隊隊長而下加給有差每歲用銀二千五百八十兩以上三項通

共三千二十餘兩欲乞之帑藏則司計者稱詘欲取之閭閻則司牧者告匱以是當事屡議中止及臣兩年亦復持議未決也今該臣查處將造衣甲器械者搜括各郡原屬臣衙門無碍官銀如太倉州弓兵餘銀一百八十五兩常州府欵班銀十一兩太平府㪚夫民壯銀四十七兩江陰縣造閘銀二十七兩武進縣由帖銀五十六兩無錫縣欵班戰船銀二十八兩六合縣解剩蕭縣民壯銀二十三兩各有零通共三百七十七兩堪以動支其不足之數得於事故兵粮湊處緣衣甲器械止是造給一番後有朽壞屬各軍士自辦故今得委曲措處至於口粮則逐年支給而兵之

選也又日加增是不可不為經常久遠之計也該臣熟思番處將遊兵營一切虛冗員監如漿船兵勇中軍哨總識字家丁等項酌量簡汰每歲得銀二千八百八十七兩以抵選鋒口粮之用尚餘三百兩即由是而選鋒之兵日有加於府庫之例或不足如臣去歲所奏設瓜州渠頭稅銀每歲正支外尚餘千兩亦可取給自無莫於枵腹荷戈也夫此選鋒一立無論緩急可備遣發即居常無事而旗鼓日振於江營亦可坐銷未萌永為江南之保障矣　一議戰艦以圖實効夫江營原倩水戰水戰必資舟楫查得該營自永樂初年額設戰船四百一隻嘉靖十二年操江都御

史淯珍奏減二百一隻嘉靖三十四年南京兵部尚書張
時徹奏復一百隻嘉靖三十六年操江都御史高捷奏將樓
船改造沙船二百隻隆慶二年操江都御史吳時來奏變價一
百五隻漂失二隻實在二百九十四隻夫以四百一隻減
而不滿三百宜皆堅利可備攻戰之用也臣每閱操查各
戰艦俱損敗不堪以處承平操演水陣尚可飾觀一旦緩
急有一堪用者乎以求其故造船者南京工部提舉司守
船者新江口營軍士也以問之該司則曰脩造未嘗不善
也其看守非人以致損壞且有積棋不存徒繫虛舟者於
脩造何與乎以責之軍士則曰看守未嘗不力也其脩造

不法以致易壞且有乃駕出江遍稱滲漏者於看守何與
乎各執其說互相推諉以臣自責惟是看守非人乃其實
有不盡然者臣安敢坐視以俟日趨於敝壞也乎為今之
計合無以後有應脩應造戰船該營具呈到臣查驗得實
移咨南京工部委司屬一員臣委江防官或府佐一員公
同會勘從實估報該用料價若干如數咨解到臣臣選委
能幹文職官一員協同武職官一員買料督脩勒工完報
臣復以出江月日回咨該部以備後來脩造查考或未及
期限無故而壞則看守之罪也臣當查責修理或中流遇
風間有損壞則又不得拘以年例致將舊料浥爛即當查

勘及時脩理其督脩官員逃委輙效者容臣年終分別獎
薦如此則脩造看守皆出於一事有專責無容推諉矣斯
議也先該豊 伯曹文炳操江都御史吳時來皆有言該
部以係隸職掌未即題覆以臣愚見人臣之義苟有濟於
公家當無分於彼此必實所以相濟曾未至於相侵如臣
所處委勘估驗支給查覈盡出該部而但以竹頭木屑之
事屬之於臣於職掌原無侵損也此脩造之議也至於船
數夫留臣亦有可得而議者臣聞物之可備而待用者雖
多費不為過不可備而待用者則徒費為可惜茲江營戰
艦以立法初意而言謂無事則用之操演有事則資之攻

戰惟有備斯可足用如之何可無備而議減也然以物理
論常用者易壞時久者必敝即使脩造看守皆得其法而
摧剥於風雨撞擊於波濤皆所不免能使脩造於今日者
可待十年之後乎以不可待用之物而徒捐不貲以備之
又費衆力以守之臣未敢以為善筭也據該部咨開造者
十年一次每隻費一百餘兩脩者五年一次每隻費五十
餘兩計每歲修造不止六十餘隻約費工料四千餘兩以
此二百九十四隻通計十年修造當費四萬餘兩而此四
萬餘兩半置空歇無用之地不濫費而可惜乎該臣熟思
舊廠計今所用遊巡哨守該四十隻選鋒及舊營操練該

五十六隻又或修造更替不時多備六十四隻共一百六十隻有餘矣此外一百三十四隻皆冗說也宜退還該部變價以後即行停造計十年内可省銀二萬餘兩引而上之其積愈久則數愈多脱遇有事用船即以二萬金造船二百隻鳩工飭材不日造成又皆堅利可用何必虚糜重費備此不堪用者為哉況如前所云以一百六十隻屬臣衙門修造或皆堅利即可實用當無事乎自為亦未可知矣以上兩者一則可以裨實用一則可以省虚費臣竊以為善算而可經久也

陳末議以飭邊防疏　周弘祖

虜自庚戌以來逼我畿甸者三矣往循止於擄掠今則攻城屠邑其漸不可長其患不可測臣實痛心疾首焉幸賴我　皇上赫然震怒遠閱邊臣且納言官之請今集　廷議若夫足兵食選將材精器械繕城堡固皆今日馭戎上策想諸臣言之已悉將次第見之施行矣第臣愚而妄以為不在邊關而在將多不在接戰於原野之日而在議於廟堂之時不在於有形之虜而在於無形之虜不在於無兵在於有兵而不善用謹以一得之愚條為伍事上塵　睿覽伏乞

勑下該部酌議　上請采擇施行邊方幸甚臣愚幸甚緣係陳末議以飭邊防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舍人丁憲齎捧謹題請　旨　一議整營兵以壯根本今之營兵非古　天子之六師乎南征北伐皆取諸此豈止於備護　神京而設耶我　成祖三犂虜廷後張輔三縛交寧當時要皆以營兵為主而稍益以外省之兵即今求之外省有能犂虜廷者乎有能平交阯者乎非惟白叟黄童有兵而難用亦且陽救陰棍有名而無人其所以致此者雖非一端而權門之強占私役債師之包納月錢其大端矣此臣愚所謂憂不在邊關而在根本者此也我成政大

至少加整理旋以飛語中傷去之以故任是者雖無持祿
保位之心多有憂讒畏譏之念顧忌掣肘不敢建白縱有
數陳悉屬文具其實未能拔消耗之病源得積習之膏肓也
今欲破格整頓必須揀任通敏忠赤之大臣佐以風力材
猷而三司屬以為耳目腹心協謀贊勸其大机括仍乞我
皇上面加慰諭令其安心展布毋拘自毋投杼之憂毋
懷樂羊盈匣之謗臺諫毋得以聞風彈指銓部毋得以遇
缺推陞遠以五年近以三年當必有成效矣此軍既練則
根本強盛精神折衝自足以消虜人鄙遠之謀縱必死
之寇仍前犯順逼我　郊畿　勅沿邊諸將邀其歸路而

以營兵四面綴之使之不敢分營虜掠則勞逸主客之勢
勝筭在我臣敢謂隻輪無歸可也不此之務終歲惟調邊
兵入衛豈獨非策且伏隱憂孟子曰猶七年之病求三年
之艾臣願以　今日為三年之始一日也伏乞　聖裁
一議定職掌以覈功罪力務於兵散權分於將多自古難
之矣今各邊既有總督矣又有總兵既有總兵矣又有巡
撫既有參遊矣又有副總既有副總矣又有兵備昔郄之
戰晉六卿俱在韓獻子曰進而不勝惡有所分臣觀此時
一經失事之後不請增將則乞添官究其意之所在豈非
韓獻分惡之謀乎即我　國初有無總督巡撫名色不識

當時捍邊禦虜者誰耶自今官愈加而失事愈多將分
其兩犯兵家之忌欲邊事之不壞也得乎此臣愚所謂要
不在於無將而在於將多者此也沿襲已久驟難歸併亦
須與之明白條析定其職掌以覈功罪如守備之不設調
遣之不時任用之不當責在其調遣逗遛臨陣退縮厎敵
失機責在[illegible]器械之不精利城堡之不完固糧馬之不預
儲責在[illegible]凡有所失被款追求臣愚妄謂各邊功罪其有
功也惟以提戈對敵者為上賞而文墨議論之臣不得冒
居汗馬之右其有罪也亦以臨陣失事者為顯戮而督撫
兵備之臣止各坐以應得之條至於參遊以上將官俱宜

重其禮秩寬其文法稍假以生殺與奪之權古云愛將甚
於愛身畏將甚於畏敵此非生殺與奪何以致之否則雖
起頗牧難以用不親上死長之民矣伏乞　聖裁　一
議信賞罰以肅人心蓋賞罰者　人主之紀綱　賞罰信
則紀綱肅而百度惟貞矣故宋祖誅何暉而敗北漢賞全
兵而下兩川卓有明徵可為世鑑邇者報功之級不以賄
求則以勢請尺未復於帳門名以先於旧籍而披堅執銳
之士反後且無焉至於失事下獄者獨誅[illegible]將官往往
夤緣僥倖脫去夫調遣[illegible]也今杜鄭
之賜劍不惜於文臣而三[illegible]夫狡猾將

須先以下獄不死焉後門雖諸葛爲進師孫武爲監護亦
何以用此貪生畏死之輩而使之有功耶此臣愚所謂憂
不在接戰於原野之日而在議法於　廟堂之時者此也
願我　皇上　大奮乾剛痛懲往弊　信賞必罰以肅人
心使人知功不可以卑得罪不可以卑免則臣愚以　朝廷高
官大爵如許不可以賄求不可以勢請令將弁集功無由
得獲又思臣死一也與其死於刑孰若死於敵欲之以捐
軀集功之念惕之以死刑不若死敵之心又得通敏老練
之大臣驅駕而用之則何戰不勝何守不固古稱以一當
百想亦用此術耳伏乞　聖裁　一議收不逞以消虜與

徃聞虜之鄉導教細皆中國之叛亡也臣觀昨者入寇運
葉埴潛攻城掠邑且三路並進使我東牽西絆有首尾不
救之患即其所爲深合兵法制人之術謂無亡命作尊者
教之不可臣愚所謂憂不在有形之虜而在無形之虜者
此也今各邊招募此輩必以竄入其籍但隨行逐隊斗糧
尺布終不足以厭其欲而息其心嘗聞韓范行邊有張元
姚嗣宗者詣轅門獻詩其一云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海塵
其一云好著金龍收拾去莫教飛去別人家二帥不之省
其後卒逃入元昊連兵二十餘年西方至於疲敝職此二
人爲之臣愚以爲軍中塞上凡有豪傑如張元姚嗣宗者

其他任俠如荆軻聶政者　不第如黃巢樊崇者壯士隱
於屠沽如樊噲尉遲恭者　小有技藝如鷄鳴狗盜者悉以
英勇名色甄收別給衣粮　鎧甲馬匹兵仗使之隨軍效用
不惟可以得其死力而亦　不使其爲彼所用如此則無形
之虜既消而有形之虜可　禦矣然此法之行全在厚給邊
將使能如李牧之以市租　饗士陳平之以黃金縱間方能
爲之者出入分毫悉爲法　更所持彼安所藉賴而得士人
之死力我伏乞　聖裁　一議出奇伏以圖致勝虜連千
隊萬騎且勇悍慣戰誠難爭鋒然兵無常形在周之何如
耳彼既以數十萬入寇則其巢穴必空吾獨不可遣猛將

率敢死士從間道直擣其巢如孫臏之圍魏以救趙者乎
虜誘於常勝謂我之不莫予抗也惰而且驕吾獨不可晝
則示弱夜斫其營如劉錡之於順昌者乎聞虜營所在每
遣騎肆掠多或五六十騎少或二三十騎吾獨不可跡其
所往伏而殲之仍戒令不必斬首惟割其耳目刴其手指
使之帶血殘傷奔歸老營轉相搖動如烏仲進之於睢陽
者乎凡此之類未見爲而不效而輒委於衆寡之不敵焉
臣愚所謂憂不在於無兵在有兵而不善用者此也此非
獨見之徃牒爲然聞　先朝有總兵楊洪者多以夜劫敵
營虜人畏之呼爲楊王有梁震者屢擣其巢至今畏之呼

為那顏實又聞總制尚書劉天和嘗言在鎮時虜忽入寇
參將副總總兵三番出兵皆為所圍而不援乃親至閉住
副總兵時臣家委之出援時臣曰若用時臣須用我計虜
雖大衆在此必分兵山後搶掠今不必往救諸將之圍又
領兵往山後攻其搶掠者其勢本孤其戰自勝此處勝大
圍自解矣從之時臣乃引數千騎出山後果遇虜一戰殺
數十人其衆輿尸奔告老營且以為有大軍至虜遂吹哨
一聲拔營而去此皆搗巢所營出奇致勝之驗也伏乞
聖裁

際 聖世竭愚忠以裨邊政疏 胡惟新

臣惟 聖皇在上 德溢四海 威震八荒精白
者承休奮怠者矢志即今內外臣工兢兢朝夕孰敢不敬
共厥事以底續 熙朝真所謂內順治外威嚴者臣復
何言所可言者獨有邊事耳而九邊之中宣大為重鎮鑰
北門藩衛 神京即如人身之有咽喉堂奧之有門戶
乘之戎馬紛紜不定醜虜出沒無常此其為事誠有較之
諸鎮為特重者誠使邊臣得經略之宜庶政極措置之善
則蓄威養銳何用不臧安內攘外茲焉攸賴足食足兵可
戰可守萬里得長城之寄而 九重釋 宵旰之勞

者未必不由此矣顧惟今者或有不然夷欵塞而來附也
所以招徠之者或未盡遂志通欲之方鄰受敵而望救也
所以赴趨之者或未盡援手投足之力言先節省若冒疾
而忘醫漫不加意議及脩築若旁道而作室迄無成功兵
卒乏超距之勇將軍無抵掌之能以備禦者或非其人矣
糧儲鮮運籌之精以區畫者或無其策
矣擁旄者欺隱以成風不過全身保妻子之計臨治者貪
鄙之交習全無忠 君愛百姓之心體統漸弛威令靡
振臣不知宣大之所以致重於 聖懷者何如而可以
如此也臣本壹介草茅仰荷 聖明使按茲土竊見前

項政務煩於邊事有關見聞所及既不敢有隱早夜悚思
又無以自獻是以謹攄壹得鶩為十款極知淺識無補於
神謨廣見何關於大體然藜藿之傾陽以忠也蟋蟀之鳴秋
以時也因時以盡其心此臣之所以不容於默默者惟
聖皇垂聽焉一曰議撫賞以結夷心二曰考支放以給客
兵三曰慎客送以節浮費四曰嚴閱視以核實效五曰明
職掌以慎官守六曰重文職以資籌治七曰期同心以革
弊習八曰均戍卒以節勞逸九曰嚴勸懲以鼓士氣十曰
謹脩築以固疆圉臣謂議撫賞以結夷心者何也臣聞之
傳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蓋言夷狄不可以　中國治也

又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蓋言夷狄亦可以德威感也是
以其悍然入寇也申征伐之令焉其欣然款塞也有賚予
之恩焉此非芟刈之不可而故歆之以利也誠欲有以結
其心焉耳臣於往歲巡視四海冶沿邊等處見屬夷史大
官兒等亦相率來迎臣因諭以　皇上恩德爾等當各
效忠義莫不因譯致語稱　天以謝是可見夷狄雖辮
髮文身而亦知感吾　皇上之德雖狼子野心而亦知
畏吾　皇上之威使沿邊諸臣誠撫得其宜則恃此以
為境外之衛導因之而壯　中國之藩籬無不可者柰何
邊臣通不用心料理胥為欺罔如撫賞之物題　請官

銀每年止一千二百餘兩夷多銀少數不足用此外仍加
添宣府北路八百五兩九錢東路一千一十九兩一錢皆
扣官軍月糧以補之夫扣軍糧以充夷賞已非得計又兄
承委買辦之官出哨通夜之輩月破冒支不奪不饜而參
守等官吏從而尅削之鶩言呈樣任官樣以入私囊乘機
散糶剋軍糧以歸己室至於臨時分給公然任意侵欺因
夷之不識尺寸段帛則絕長與短因夷之不識數目牛羊
則減二為一呈請而搃報花名造冊而僞增虛數連箱累
牘非哈喇則火力之稱捕影捉風存十一於千百之數其
真其僞誰則稽查或有或無憑其回報諸凡此類不可枚

舉今幸而夷輩仰賴　皇上威德以化服之或無他意
然放豚入笠走壙之心尚存飛鳥依人出樊之性難保使
少怫其意安知其不舍此而去乎又安知不引彼而來乎
此不可不先為措置而使撫賞得其宜者也合無今後撫
夷之物買辦既完容臣等嚴行查驗發該道轉行參將收
貯於撫賞之時仍當總兵官會同該道親至地方逐一唱
名撫賞其參守官員通夜人等敢有如前項虛報侵欺等
弊各照贓坐罪其扣軍月糧一節似應停止有不足者或
於各處商稅地租內如數補給如此則　中國不糜財力
而信義自招夷狄得蒙實惠而感激愈深矣此謂議撫賞

以結其心者一也臣謂考支放以給客兵者何也臣聞千
里餽糧士有饑色是軍行以糧爲命也又聞國用之制量
入爲出是糧數非人莫稽也軍以糧爲命故養兵者不可
日行而廢其需數非人莫稽故主之者不容無法以稽其
弊今以兩鎮客兵言之大略不過三項秋防春防而應時
更戍者於是乎有入援之兵倏出倏入而隨地住劄者於
是乎有按伏之兵聞警聞報而隔鄰遠來者於是乎有調
遣之兵夫此數者皆客兵也兵有定額則糧料草束宜各
有定數而支放之間可容無議但近年邊方當事之臣調
遣頗繁客兵經行之處支放不一總督之信牌冒破之張

本也按伏之虛套坐食之屬階也若夫將領忠義廉潔者
彼固有所不爲而貪鄙汙庸者亦自有所不免其始也以
狼貪虎噬之心爲鼠竊狗偷之計其既也以朝三暮四之
術爲東遮西掩之圖以五作十以百作千以一日爲二日
以二日爲三四日百端影射浪破無涯一槩朦朧花費殆
盡所以然者蓋緣各營兵馬所至支領糧料草束俱係各
將官私刻關防者俱係白紙實支原無可據之迹適滋多
弊之端是以兵在之時無從唱籌而散兵去之後任其執
筆而書倉楷務比以減增商富通同而侵冒指厥則虛出
之數恒多按簿則稽查之法不便是雖每項有監放之官

每年有盤驗之籍而百孔千瘡亦未如之何矣夫安得坐
視而不爲計也臣愚以爲客兵之糧料固不可廢查客兵
之支放亦未爲無法要其弊亦在於經行住止之所而在
始先出門之時合無今後兵行之際先期赴巡撫處關領
勘合仍將實數開報總兵及各道核實給以印信方準實
支備開千把總官幾員有馬無馬軍幾名實數每一日用
紙一張到處監放官驗實照其多寡之數行住之日支給
仍將前印信實支附卷其止宿住劄去處領兵將官每日
亦須抽隊點閘軍有事故馬有倒失即行扣除若有通同
倉攢商富仍前虛報虛出者聽該道舉發容臣等參問提

究如此則給予有節不惟可以杜冒破之姦查考有原抑
亦可以稽營伍之數矣是謂考支放以給客兵者二也臣
謂慎咨送以節浮費者何也臣聞功不可以虛立當求其
成名不可以偽彰當究其真故投筆而起者達玉關之績
條策以上者成金城之勳古之人志存立功事專報　主
者類如此矣固未有爲其事而無其功昧其實而獨享其
名者也臣查得各邊軍門類有咨送人員名爲報效賛畫
夫塞垣多事懷雄略者方籍其勛帷幄難籌抱奇謀者可
舍其智如此咨送豈本兵之得已哉在本兵之心固將曰
用智用衆類不可擇使功使過例所當兼求者不拒去者

不阻是誠思致駿以千金而不以干城弃二卵也延攬之
法斯甚善矣臣以爲必有豪傑之士出其間功名之人赴
其會入虎穴斬燕然如古人之爲休者然而贊畫者議彌
衆而效彌寡報效者人愈多而功愈少者何也誠緣咨送
之時類多草率而咨送之人又不樹立故轅門非兒戲之
地也而口尚乳臭者交聚焉軍幕非逋逃之藪也而身先
僨事者是胥藏焉三五成群十百爲伴更有厮養之輩夤緣
陞賞之功深根固蒂依勢作威傳日下之一札則何求不
遂給軍門之片紙則隨地可容督撫待之上賓地方媚以
非禮以下程廩給則無收雖神運鬼輸亦安得而不竭若

糧料草束則重日繼日積月累亦安得而有餘彼誠得餬
口之計而不知此皆民之脂膏也彼誠得資身之策而不
知此皆軍之衣食也其他買級冒功姑置勿論而即此耗
財玩法殊可寒心是有咨送之名無咨送之功而益滋咨
送之害矣況此窮邊雖云乏才而如此等輩則自不少擇
而用之似又不煩於咨送者立虛名受實害臣竊爲邊方
惜也若必謂咨送爲不可已則臣請立爲一定之法合無
以後但係應送各邊贊畫報效人員非經題　請者不
准非年力精壯武藝精通者不准非於兵部考選者不准
非明文起送必須兵科掛號其勇藝有無必委之京營科

道查驗將至地方更容巡按稽實既入軍門自當隨營操
練不許名在邊而身在家本無功而冒得功或予廩給止
其本身或有談事治以軍法三年之後通聽總督自分其
勤惰巡按嚴定其功罪如此庶幾循名責實豪傑有自致
之心因食償功邊儲無冒破之患矣是謂慎咨送以節浮
費者三也臣謂嚴閱視以蘇實效者何也臣聞弋鳥者非
獨恃其射也必利其矢以待鳥釣魚者非獨恃其餌也必
理其綸以待魚防虜者非獨恃其兵也必精其兵以待虜
固知有兵而不養徒養而不精猶之無矢以爲射無餌以
爲釣也其所以備虜者俗亦疏矣今以宣大之兵言之食

糧在冊計十五萬餘一年所費至二百餘萬金有總督巡
撫以提其綱有總副參遊以領其衆按籍則其數非不存
也給糧則其費非不多也宜乎守則必固戰則必利以之
堅壁清野投石有餘以之追奔逐北掃塵無難矣然邇年
以來虜特不聚耳未有聚而不入虜特不入耳未有入而
不搶搶而不滿載殺傷者何也豈其封豕長蛇禦戎原無
上策是以毀押出犢防邊者無一人耶蓋支糧者十之九
而出戰者十之一居常者無其教而臨陣者又無其法一
隊之內額數不完一營之中老弱居半敗絮敝屩而垂頭
喪氣者固兵也痼疾纏身而耿視跛履者亦兵也方出操

負而手不勝攤者因兵也倒持器械而力難擄敵者亦兵也
聞有年壯力强又不素習預先演坐作進退不知旗為何物
刀矢戈矛不知作為何事少聞警報聲談虎而變色也父驅
戰陣其恨羊而餌藩倚有如古之所謂亦白衰一至而驚
然者矣尚安振敵愾之氣獲拘原之功也哉夫養犬以防
盜也閑盜而避雖無犬可也養兵以防虜也見虜而懼雖
無兵可也故與其竭民脂以養無用之兵孰若汰疲兵以
節有限之費但沙汰之說一行恐謗怨之言肆起緣劉慶
太急或生意外之虞必因時制方庶中目前之病合無比
照薊鎮補練事例每年差部屬一人或行巡按逐一閱視

以一營之强弱為一將之賢否以一鎮之强弱為總督鎮
巡之勤惰分別功罪請　旨定奪仍將總督鎮巡久任
令其和衷幹理實心匡濟隨營整齊因時選點不許虛捏
歲月徒取坐鎮之名以致欺誑　朝廷漫無取勝之績矣
此廣選屬惟宜兵人冗而益精簡練既定法以漸而可久
矣是謂嚴閱視以臻實效者四也臣謂明職掌以慎官守
者何也臣惟設官分職各為體統所係明刑弼教豈無專
主之司臣照得二鎮設在極邊切鄰虜穴差繁賦重兆庶
民貧加以災旱相仍因而逃患備遁閭閻貧多懸磬城郭
景亦蕭條軍民所賴以延其餘喘者不過望官府之存恤

科罰之寬貸耳使其職掌不明故詞訟得以濫受軍民
無辯故苛罰尤易以自滋如此而欲求其民生之遂民隱
之恤官守之慎誠亦難矣臣切見前項弊政最為邊方巨
蠹而近來上下相承尤為肆行無忌又查得問刑條例內
一款凡在外軍衛有司不係掌印官不許接受詞訟近訪
得沿邊參遊都司管屯巡捕及各衛佐貳不辯軍民衙門
不分應管職務率多濫行接受聽道作之拘挐勢如狼虎
聽左右之言語罰盡錙銖理未究其曲直囹圄之苦經年
事不辯其短長苞苴之入隨意或因而逼其自縊者有之
或因而逼其逃竄者有之或以經歷依恃巡撫之差委而

凌雲將官者有之或以中軍迫挾總鎮之推詞而抗拒守
巡者有之紊亂體統顛倒成規莫此為甚除臣所按地方
嚴行禁止外若不題　請申明誠恐各邊弊習一旦難
除尤而效之為害滋甚何以杜既長之萌將來之漸耶合
無通行各邊總鎮巡撫凡有刑名之事不得委之軍職衙
門仍行令軍衛各該大小掌印軍政等官管屯者專理屯
政巡捕者專理巡緝管局管操各專一職務要洗滌心慮
勉厲官箴凡遇軍餘詞訟聽掌印官照常受理其佐貳官
不許擅自接受至於百姓所告事情不論掌印佐貳俱不
許强攬受理希圖科罰貽害地方違者許各道指實參

臣等從重叅究如此庶職掌自明軍民之聽理者不混訴
罰盡華官常之一定者可守矣是謂明職掌以慎官守者
五也臣謂重文職以資邊治者何也蓋敷化有截者不以
疑壞而廢其仕建官惟賢者不以遐邇而曠其職蓋以一
官之缺即一事之廢一事之廢即一境之害此所以有司
之先信非虛語而守令之重古昔為然况宣大雖曰邊方
而緊要尤殊它省若使缺人廢事何以宣化承流如能勸
善旌賢自可激庸厲鈍臣見得兩鎮有司大同一府計四
州七縣宣府計二州一縣除大同一縣之外俱係裁減原
無佐貳而二鎮各路通判所司兵馬錢糧尤號繁劇難

徃年吏部以惜才為念除授之際毋以年老歲貢及才力
不及者選之間有一二舉人率多闒茸且數從此不堪任
事之人必多鮮克有終之弊而欲望其昭利器於盤錯收
成功於桑榆豈特上之知其不可而其心固亦已自諒矣
邇年以來冢宰體 皇上力行之訓尤加意邊方汰老
黜庸登良拔俊二鎮之官較之徃時誠為有間但地方之
事頗多軍民之職難㑹方來者事體生疎即未能取效於
一時而見在者資望昭彰又恐遷移於他處故選用之際
似所當嚴而資格之限或非所以待邊臣陞遷之典似不
可無久任之勞或當以體衆職若夫昔之建議者以必求

士以充之臣獨以為不然人臣以任職為良必進士而
後為邊方之官則即今如應州知州宋𬂩者固貢途也志
行才幹卓冠兩鎮終始一節隨地不改回視出科目者久
有不若之者矣又以為非進士即陞擢不美也臣又以為
不然昔歲朔州知州楊啓充舉人也戶部員外之擢可謂不
美乎要之不必於進士也不必於舉貢也隨其缺而亟補
之拔其尤而風厲之是在銓曹一加之意耳伏乞 皇上
軫念邊方 勅下吏部採擇臣言如遇兩鎮有司有缺不
拘科目惟觀其才力堪任即行選補仍乞久任以觀其成
或應陞擢亦即於兩鎮之中如三年之後果有成績燮經

撫按保薦者照例給與 恩典再照知州宋𬂩在地方效
勞頗久志行委可嘉尚亦乞下吏部冊加查訪或比照通
州知州張守中事例先量加服俸以激勸邊吏庶乎官不
乏人率土有綏輯之效賞以酬勞庶位懷淬厲之心矣是
謂重文職以資邊治者六也臣謂期同心以華弊習者何
也臣惟常山有蛇首尾相應故例而為陣以援之者甚速
也同室有鬬冠髮不束故取以為喻以救之者至切也况
九邊之地如血脉交貫而宣大二鎮尤脣齒相連必當事
臣工一德一心沿邊將帥共耳共若庶幾誠切同舟齊力
以捍患勢如一體衆心可以成城無事則為之驩而

恭聚精會神而百戰無遺策者此也有事則為掎角為遠
合倍道兼程而千里不留行者此也臣竊見兩鎮帥臣督
昧茲義不思致身為　國毋欲嫁禍於人同一督撫也而
意分彼此同一節制也而勢若秦越見相矛盾將坐視而
投下井之石者有矣勢持鷸蚌將從中而收漁人之功者
有矣雖於鎮城之中尚隔形骸至於僚寀之內更多爾我
總督鎮巡且各以其心為心矣而況守巡司道乎總副參遊
且各以其兵為兵矣而況守操衛所乎故其在宣大也恒
幸山西之有事而在山西也亦幸宣大之有事由此推之
而其在各鎮者又可知矣幸人之意既多為　國之心彌

寡利已之念一萌忠　君之心何在即若山西之失事損
折殺傷亦近日所無而大同之諸將不聞有一應援者豈
無調遣之令耶抑按兵觀望耶及其賊自退矣有何可援而
又曰應援耶不併力救之於始而詐情擀飾於終較之元
戎哥閫之大義臣誠不知當如是否也使其如是於已誠
筭無遺策矣而於　國家何賴焉氣勢之所以愈分兵力
之所以愈弱職是故耳此而不禁臣懼其風行而莫之迈
也合無今後總督鎮巡痛修旨各該將領務秉至公有警
則彼此策應無事則上下相維毋以越鎮而懷幸災樂禍
之心毋以為已而懷妬功嫉能之意毋私通賄賂以嫁禍

而啓釁賓之端毋公然逗遛以違令而習推避之套毋假公
法以報私怨毋因小忿而廢大義但有不改故智仍蹈前
非離德離心以壞邊事者容臣等即時指名參　奏重治
仍乞
天語叮嚀嚴無諸臣身先為倡開誠布公推心
置腹在上者不得聽怨而友在下者不得面是而非一體
宣猷同心戮力如此庶舟楫共濟忠義激而氣自壯輔車
相依應援速而勢不分矣是謂期同心以革弊習者七也
臣謂均戍卒以節勞逸者何也臣惟兵所以衛　國也不
可無食以償其勞食所以養兵也不可徒名以耗夫食今
之以名而耗食者在兩鎮誠不可以指計而其最所當先

議者莫重聯墩之戍卒焉查得南山自四海冶鎮南墩起
至保安衛所管鐵洞口止共墩臺臨口四百六十八處把
總提調官共四十四員每員日支行糧三升軍二千九百
三十八名每名日支行糧一升五合倚墩以為耳目據牆
以為屏翰星拱雲屯一以壯　陵寢之藩籬鱗次珠連
一以樹　京師之保障當時建議豈曰無因今日慎防亦
為有見臣草茅也事關邊務臣誠無所知識何敢別議乎
但前項官軍不分警報之有無即如夏冬之間空除彼月
糧之外更有行糧之支計一日支糧近五十石計一年費
糧近二萬石十年近二十萬石縱使原額皆在計經費已

不肯死其虛名徒存頹邊防之何益緣聯墩戍卒多係宣
府在城之軍必無安居固守之志每墩雖設七名其在墩
者日不過一二名甚不過三四墩止一二名看守火器者
有之矣其行糧則間七日一人之不少在墩任家之熟支
也夫落落晨星相望者幾何陳陳腐粟冒支者扃極上之
人知而弗問下之人習以為常更加以總領者之賣放稽
查者之怠弛日復一日損之又損即如近日墩官張勳賣
放軍人致無一人在墩見為總兵馬芳之究發者已可類
推矣臣不知先年聯墩之設戍卒之守責效如此否也合
無今後總督鎮巡酌量衝緩通融議處如防春防秋聲息

緊急全班俱在可也他日夏冬無警之時各營兵馬徹散
之後其軍或一墩留一二人或一墩分兩三班在墩者照
支下班者停止其守墩把總等官亦應查覈數人若夫賣
放冒支之弊更當嚴究如此庶勞逸適均人情無從戍之
苦經費有度錢糧無不節之患矣是謂均戍卒以節勞逸
者八也臣謂嚴勸懲以鼓士氣者何也臣聞不怯死而滅名
者勇士之烈也不先身而後公者忠臣之懿也忠勇可尚
則旌勸宜先非獨勸死綏之節亦所以愧規避之臣也茲
事之有關於邊政誠非淺淺者臣姑即近日之所聞見言
之竊有不平於邊臣之當事者去歲山西老營堡之寇勢

極猖獗二鎮聞之孰不驚駭當時巡邊臣坐而不救鄰境知而
不援以致游擊梁平守備祁謀咸沒於賊千總等官至陣
亡二十七員惟則全營盡沒損軍折將亦近所希聞者事
聞彼處臣何不敢盡聞但查得二將陣亡緣其力戰狂寇
舍生取義效命徇忠其英風猶足以寒賊膽其烈性尚足
以障虜鏖豈好為輕生哉彼誠為　國者重而為身者
輕也至今邊方雖三尺童子與行道之人孰不掩泣而嘆
其忠烈臣意為邊臣必有能表其休者無何時聞巡撫楊
宗氣訶使張循又欲坐梁平祁謀以輕率之罪且曰平當
應調而不遠行謀當[illegible]賊而乃出陣皆罪也繼而又與當

事邊臣更相謀曰此何足為失事哉失二將不過參一朱
瀚了事矣竟將二將之功不行表暴而所參者果一朱瀚
臣昨見部本亦曰有無輕率等語則楊宗氣張循之言益
有據矣原宗氣等之心亦豈不知二將之死非輕率哉見
失事之重大故加人以輕率也然不知二將之輕率是矣已
之束手閉門者其果為慎重耶夫無足之骨皆忠義之士
也白狼之魂皆英烈之氣也往歲孫臏之死功過相半
皇上猶尚恤之邊人至今感激焉口仰頌如平謀者其
視臏又何如也而宗氣輩必泯其死事之勞乎况宗氣以
遷臣行矣張循以調用去矣而二將游魂尚無歸者此血

嘗於原野彼畫錦於閭閻此命盡於鋒鏑彼名寄於縉紳
慶弔哀樂情狀可想三邊將士鬱鬱不平臣恐此風行則
豪傑之士將從而解體規避之臣或因而負力甚非所以
激厲邊臣而振揚戎政也臣自知山西非臣所按歷亦自
知言之當取憎於人但念身居激揚之任況屬聽聞之真
且賞罰之典軍民之心胥此關係世雖無李翰寧使張巡
之無傳哉惟 皇上 特勑兵部速將梁本祁謀陣
亡緣由查明早 賜恤典以勸人臣之忠勇者毋使再
罪以輕率其邊臣如楊宗氣等亦乞分別擬議究黜以戒
人臣之不任事者毋使再濫於仕籍如此庶賞不踰時聞

風者彌深於報 國罰當其罪懷欺者不至於漏網矣是
謂嚴勸懲以鼓士氣者九也臣謂謹脩築以固疆圉者何
也臣聞設險所以守國古道宜先天時不如地利兵家不
廢故一勞者所以永逸也慮始者所以樂成也臣切照二
鎮地方醜虜垂涎久矣惟當有備乃能無患故以立隄防
則三邊之牆不可缺也以明耳目則沿邊之墩不可缺也
以棲止耕牧而保障軍民則又不能無賴於城與堡也形
勢克壯戰守胥資當時經畫極爲詳盡自固之策宜無有
善於此者矣第因循日久披塌甚多或焚毀於猾虜之寇
或傾頹於天雨之連綿滿目蒿萊一望皆產蛙之竈漫空

刑棘四顧盡羅雀之墟此之爲謀而欲求以備虜是何異
撤門戶以延狼而欲狼之不來闢堂階以呼犬而欲犬之不
至亦云難矣此所以本兵近日之題 請誠有見於此
也除當行事宜方總督巡撫議行詳有成規臣不敢再舉
但私竊過計所以裨修築之宜者有二焉蓋地方有興作之
事不可無監督之人兩鎮墩堡無慮千百雖設有總巡六
道彼其兵馬錢糧咸萃於身顧此則失彼瞻前而忽後以
是而欲責其往來督視勢有不能故議者欲照陜西城堡
道專設一官以監督之待其功成另行別處此固一見也
至於物料之費工價之資又不可均派軍民削其衣食要

當熟議以圖充饒如河南班價專備修築之用者也不足
又於何項處之鹽菜銀兩均資夫役之勞者也不足則於
何處派之故議者以爲軍門地租每年數萬及都司提調
等銀兩皆可權宜量借以助工程斯又一見也夫有專官
則日省月試可以考其成有餘財則率作興事可以盡其
力由是而運經營之美由是而創抹度之功又何城之不
高何堡之不堅何墩寨之不立也哉否則臣恐紙上之移
文徒切如實心幹事者之無人口中之議論空多如一時
取辦者之有限特諂舉贏民窮財盡未有能濟者也惟
皇上總下兵部同督撫成議酌定施行或於二鎮特設

一宜趂此事定限年月刻期修創果有成績容臣等即爲
爲舉若其怠緩容臣等嚴行查劾前項費用亦乞俯賜不
靳處發務求實效毋事虛文如此庶繼長增高坐使虜臨
之褫魄安內捍外凜然虎豹之在山矣是謂謹修築以固
疆圉者十也凡此十者臣特舉耳目所及與咨詢所至者
言之而其利弊大都已可槩見若夫事有不盡於此者因
時制宜出謀發慮是又在壯猷之老制閫之師所當盡心
亟處而不遺餘力者也若曰因循如故經略不聞臣恐邊
事之日兆處患之日熾誠不知 皇上北顧之懷何時
而可紓也臣實無知杞人之憂獨切故不覺言之瀆詞煩冒

干 天聽如蒙 聖明採擇通下諸司詳爲擬議施
行則豈獨臣愚之幸哉而邊地邊民亦胥被無疆之福矣
緣係 聖世竭愚忠以裨邊政事理未敢擅便爲此
具本專差舍人高洪親齎謹題請 旨奉 聖旨兵
部知道

兵部尚書楊博 題爲 聖世竭愚忠以裨邊政事
職方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巡按直隸御史胡維新
題前事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抄出送司案呈到部
行得直隸巡按胡維新條陳十事除考文放以給客兵重
文職以資邊治二事移咨吏戶二部徑自議覆外其餘

事均於邊防有益相應開立前件議擬上請 定奪
計開 一議撫賞以結夷心 前件臣等看得御史胡維
新所陳議撫賞以結夷心一節大率謂四海冶沿邊等處
屬夷每年撫賞官銀止於一千二百餘兩銀少夷多數不
足用此外扣除軍糧湊補費用以致承委之人侵欺剋削
欲要預爲措置親行給散以示實惠無非撫外安內之意
合無依其所擬備行宣府巡撫李秋總兵官馬芳將該鎮
應賞夷人種落實數每年半段布合用銀兩通行計算要見
原額官銀若干即今所費若干如有不足許於商稅地租
銀內照數補給如再不敷具由奏 請一應撫賞之物

嚴行承委官員預期買備俱赴巡按查驗明白轉發該道
督將官收貯一遇該賞之時總兵官會同各道親詣地方
逐一唱名給散其扣軍月糧補賞之弊移文痛加禁革該
管官員通夜人等敢有仍前虛冒侵欺者坐贓治罪
年終通將用過銀兩賞過夷人姓名數目造冊奏繳青冊
送部查考伏乞 聖裁 一慎咨送以節浮費 前件
臣等看得御史胡維新所題慎咨送以節浮費一節大率
謂各邊軍門咨送人員名爲報效其實乃虛費廩糧貪
緣陞賞欲要本部嚴加考試科道各行查驗該鎮總督撫
按分別勤惰委得杜絶倖進亦宜查報效人員節經兵

科具題本部覆奏　欽依通行總督鎮巡各將領在官員
役試驗武藝韜畧應存應黜徑自處置以後具告人員本
部咨係三次武舉及非常謀勇方准咨送其錦衣衛官校
人等俱有侍衛之責不得仍行告擾已經通行欽遵去後
查與御史胡維新所奏大畧相同合無斟酌前議移咨都
察院轉行南北沿邊沿海巡按御史會同總督巡撫官通
將本鎮聽用人員嚴加試驗應存應革從實舉行仍會本
具由兩奏以後果有奇謀異材堪以委用者聽本部奏奉
明旨方許咨送以杜紛紛告擾之弊伏乞　聖裁
一嚴閱視以臻實效　前件臣等看得巡按胡維新所陳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九

嚴閱視以臻實效一節大率謂宣大之兵居常無教臨陣
無法以致見虜輒懼御術難文欲要比照薊鎮補練事例
者落巡按咨差部屬一員各行閱視查與本部議覆御史
孫丕揚之奏事體相同合無申明前議移咨都察院轉行
宣大巡按將二鎮兵馬照依薊鎮補練事例每年遇春防
畢日各隨軍士習定武藝逐一嚴加較閱要見某營射打
分數為多某營將領為優某鎮積分為少某鎮將領不肖
分別上中下等次第酌量陞賞降罰輕重具實奏　請
其參遊將領月一閱視該路兵備季一閱視悉如御史孫
丕揚新議施行一面移咨總督鎮巡等官悉心幹理中間

果有虛應故事者撫巡按一體參治其部屬官不必議差
伏乞　聖裁　一明職掌以慎官守　前件臣等看得
巡按胡維新所陳明職掌以慎官守一節大率謂沿邊參
遊都司管屯巡捕各衛佐貳等官不辨軍民職務濫接詞訟
妄行追罰以致地方貽害軍民殘累欲要申明條例嚴加
禁止無非痛革貪殘之意合無依其所擬通行各邊督撫
衙門今後但係刑名事情軍民詞訟俱要批行各該兵備
守巡道從公勘理不得縣委軍職妄肆問罰贖取贓賄仍
嚴行軍衛各該大小掌印軍政等官各照職掌體統分理
屯種清軍事務其餘一應佐貳官不許擅自接受掌印官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九

亦不得輒行分斷中間敢有強攬受理希圖科罰者兵備
守巡道即指實查舉聽巡按從重參究伏乞　聖裁
一期同心以革弊習　前件臣等看得巡按胡維新所陳
期同心以革弊習一節大率謂宣大山西各鎮脣齒相連
常事臣工將帥不能同舟共濟各分彼此致誤事機欲要
申諭督撫諸臣身先為倡開誠布公總副將領戮力相濟
反覆開陳深中二鎮積習之弊且與本部節經題奉　欽
依事體大畧相同合無依其所擬備行總督鎮巡衙門轉
各該大小將領今後務要秉公敦誼協力齊心在一鎮則
切同室之戚在各鎮則敦比隣之好無事則上下相懽有

警則彼此策應共保萬全果有妬功嫉能通賄嫁禍致壞
邊事者悉聽巡按指名參奏輕則提問重則拏解處置以
示懲戒伏乞　聖裁　一均戍卒以節勞逸　前件臣
等看得巡按胡維新所陳均戍卒以節勞逸一節大率謂
南山聯墩戍卒不分警報有無概責行糧只多費故欲要
於冬夏無警之時花墩分爲班次下班停止行糧營墩把
總等官員減數員殊得節勞省費之意合無依其所擬備
行宣府總督鎮巡等官將南山四海冶等處守墩軍人春
秋有警之時各要嚴加稽查全班擺守其餘夏深冬殘遠
爲哨探如果實無北虜住牧蹤跡酌量衝緩或令分班或

令半支行管墩把總官員酌量減數員督率施行平時
如敢分行賣放隨掛如敢故行負支悉聽管糧衙門覺究
處治伏乞　聖裁　一嚴勸懲以鼓士氣　前件臣等
看得巡按胡維新所陳嚴勸懲以鼓士氣一節大率謂去
歲山西老營堡之寇勢極猖獗游擊梁平守備祁謀力戰
陣亡情當優恤巡撫楊宗氣副使張循反欲坐梁平祁謀
以輕率之罪以掩已之失事欲要將梁平祁謀之死查明
早賜恤典楊宗氣等分別究黜毋使再濫仕籍查得前項
事情先該巡按楊衍慶兵科都給事中邢守庭等先後具題
節經本部覆奉　欽依備行巡按立限查勘未見回奏

無將楊宗氣張循行令回籍聽勘而移咨都察院轉行
山西巡按查照先今事理備將遊擊梁平守備祁謀陣亡
情節速行勘報應得恤典即與同起死事官軍一併議奏
其楊宗氣張循有無隱匿等項情弊并地方失事人員亦
要一體分別具奏不許延緩伏乞　聖裁　一謹脩築
以固疆圉　前件臣等看得巡按胡維新所陳謹脩築以
固疆圉一節大率謂宣大二鎮該修墩堡數多止有守巡
六道顧應不周河南班價銀兩料理不給欲要比照陝西
城堡道專設一官以便監督量借各項銀兩以爲工費除
修工銀兩先該臣等議題聽總督江東等分委各道估計

開數另行處發其軍門果有此銀數若都司果有註調等
銀兩總督撫徑自酌處外所據添官監督一節查得舊例
宣府止有分巡道一員大同止有守巡道二員近來添設
四道官已過多分地責成自足辦理合無嚴行各官督同
大小文武委官及時整飭不許因而推避致誤邊計伏乞
聖裁奉
　聖旨楊宗氣張循著回籍聽勘其餘依擬行
戶部少保兼太子太保尚書高　謹　題爲懋　聖世
竭愚忠以裨邊政事准兵部咨該直隸巡按胡維新題前
事奏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看得巡按御史胡維新條
陳內考支放以給客兵係該本部議覆施行等因案查先

為稽考邊儲事該本部議編印信空白勘合填立主客字
號每鎮各給二百道繳管糧郎中主事收掌如遇支放官
軍俸月粮賞及按伏截殺應與行糧料草者各照主客字
號填註即赴各該倉場照數支給完日收銷按季隨邊儲
文簿繳部以憑查考用盡呈部另行印繳其有不赴管糧
郎中主事處關領本部勘合雖有各衙門關文僉帖通行
裁革不得擅動軍儲違者從重究等因題奉欽依通行
欽遵訖今該御史胡維新題稱宣大二鎮客兵支領糧料
草束稽查無據姦弊多端今要於兵行之際先期開報實
數給以印信實支以憑關[illegible]一節無非目擊弊狀立法稽

查以樽節邊儲之意相應依擬恭候命下移咨總督
及宣大巡撫凡各鎮動調各兵行令領兵官員于未行之
先關領本部勘合仍將所領軍馬實數開報該道核勘的
實給以印信方許實支[illegible]各一張備開若干把總官幾員
軍若干名馬若干匹務與勘合數目執赴各該監放官總
實數目及行住日期支給糧料草束仍將印信實支備卷
其填勘合類繳本部查考如無該道印信雖有將官私刻
關防及空白實支者[illegible]不惟給其止宿住劄去處各該將
領每日仍要抽隊點閘或軍有事故馬有倒失即行扣除
不許朦朧侵冒如有通同倉攢商富仍前冒破虛糜者聽

巡按從重參究庶法禁詳而倉鄙知戒姦弊革而軍儲可
節奉聖旨是軍馬實數兵備官固當覈實亦不許藉
口留難致誤戰守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仍暫掌吏
部事嚴訥題為際聖世竭愚忠以裨邊政事查
得嘉靖四十二年六月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顏鯨題薦
通州知州張守中乞要量加俸級以旌獎良吏等因隨該
本部覆奉欽依陞俸一級及看得巡按直隸監察御
史胡　題稱要將宣大二鎮有司員缺不拘資格年限
惟其才力堪任即行選補務久任以責其成功及要將應
州知州宋應旭照張守中事例量加服俸各一節為照守

令乃生民之師帥而宣大二鎮實畿輔之藩屏信非志
行才幹兼優者不足以勝其任也今該巡按御史胡
條列前因相應依議合無今後宣大守令員缺不拘資格
惟觀才力堪任者即為選補仍令久任以觀其成或應陞
擢即於兩鎮之中遷轉如三年考滿果有成效曾經撫按
官保薦者照例給與誥命以示優異及照應州知州
宋應才志委有可觀合無比照張守中事例量陞俸級仍
令照舊管事俟後政績有成本部另行具請不次擢用
等因嘉靖四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仍暫掌吏部事嚴訥等具題十七日奉

聖旨是宋彥姚陞俸一級

集輿論列邊情以光昭無疆聖治疏　胡維新

臣惟人臣之事君也任獨知不若持衆美騁私見不若通下情故周咨博訪皇華之意也集思廣益鬧濟之烈也又况事關軍國利害不可以自專政屬疆圉機宜尤當以上請此而有隱是懷詐而不獻也有所獻而不盡是自負於　聖明而貽咲臺烏也臣雖至愚極陋沐我皇上天高地厚之恩叨置於臺末備員御史為當言之官也際遇　聖明值可言之時也執役邊塞多當言之事也故每夙夜圖維思所以獻一言以替　聖皇順治威嚴之謨而又自媿稗子之見非所以議於　廟堂鄙夫之識非可以參於樽俎將欲伸紙又復閣筆蓋不敢以未定之煩言瀆　九重之一覽也是以每於巡歷所至採訪輿情或得於閭閻之赴愬而其情不能上達或得於僚庶之規計而其言出於僉同所聞所見大小不捐在軍在民周咨頗盡即其議論雖未必盡可行而於邊方一切之利害亦庶幾乎蠡測而管窺之矣臣竊不自揣各為記列茲當期滿謹用摘其政務之大且要者為之次敘鋪衍上聞固知爝火無裨於　日月涓埃何補於滄溟第以開見既昔所關心焉對揚當用茲藉手抑亦以芻蕘之言　聖皇之所不棄也惟　賜垂聽而採擇焉則幸

矣一日改駐劄以保要害照得設不調之瑟者必有更張
之術處極弊之地者當思通變之宜故智者不拘時以求
功而善治貴補偏以救弊查得天城地方東接懷安西連
陽和南通順聖川等處北與虜穴逼鄰往者經略得人邊
事修明醜類退伏列志南牧故本城地方蓁然稱為殷庶
凡耕者樵者與夫貿易而為商賈者莫不欣然趨之自近
時一二年以來虜勢益猖我守日替當事之臣付此於度
外而又加以守備不得其人以致戎馬蹂躪記無寧際頹
弛之勢日甚一日將領擁旄而城門謹閉邊烽告警而行
旅蕭然耕牧廢於居人樵採荒於山澤即其無事血脈已

自不通萬一有警聲援何由且遠近者皆撫諸臣因見地
方廢墜勢難掩飾姑託為經略雲東之議以彌縫闕漏其
意雖是而其為謀也誠左矣但今百孔千瘡欲一旦而瘳
之非得歲月不能既假名手不可故兵將固當改置而整
飭尤貴及時況近來邊將詭為頗牧試聽其言頗冠三軍
之勇而求其實運無一線之長怯懦日滋練習久廢使非
得人以振飭未免畏難以苟安故充寨口等處雖經挑築
矣而防備稍懈終成漫衍之區東西川兩路雖通往來矣
而彈壓少疎難免梗阻之患且該城軍民重以積憂咸懷
去志室廬所在拆毀日多若不嚴為禁制其散而之四方

者又不知其幾矣蓋好逸惡勞雖人之情而自危況安亦
勢之所必趨焉者凡此疆場之臣坐視其危而不為之所
民將何所利賴而亦豈體　國保民之心哉愚議以為失
今不早為之處誠恐地方益致傷殘人心益致離散將來
之事憂方大耳為今之計合無將朔州兵備道暫行移住
天城以示整飭其一應練習衛禦事宜及招徠安輯條件
并應添兵馬錢糧以及火器盔甲等項聽其悉心詢訪詳
議具呈題具　奏者會行題奏應舉行者徑自舉行仍會
同該城新改參將官員務期大破常格加意整頓於以共
濟時艱用圖保全要害不得拘泥舊套以自疑阻致誤戎

守鎮巡等官仍要不時巡歷以示聯絡不得高臥各城其
參將而下如有曠時失事玩寇殃民及科剋軍人騷擾地
方者詢訪真確即時通呈以憑從重參治待事寧之日仍
行題　請回駐陽和應地方廢壞者得人以脩舉而人心
之攜二者恃此以還定官不虛設費不煩滋兩鎮交控之
區隱然有長城之固矣然議者有曰朔州兵備原為總督
而設或當同駐陽和則臣以為兵備非總督之官也總督
威令所不行者而兵備代之亦猶愈於同坐陽和之為愈
也議者又以為天城地險人不樂往則臣以為盤根錯節
以昭利器此正其立功之秋也而該亦彼之所自負者矣

輿論所謂移駐衙以除要害者此也二曰處嫌疑以安地
方邪得古者罰以懲惡而傳稱不仁之人必曰屏諸四夷
不與同　中國蓋以不仁之人窮凶極惡習與性成在一
方則為一方之害在一日則為一日之害防制稍疎流禍
必大故禁伏凶人所以保安善類而去惡務求法當如是
也通者　皇上大赫乾斷肆二逆於市傳至邊方百萬
軍民上自垂白之叟下至三尺之童莫不歌舞踴躍以仰
　日月之明伏雷霆之震皆以手加額曰此千古之一
快也然軍民又以當時與世蕃為鷹犬流毒邊地尚有如
楊順其人焉然不可置此邊境以啟他端是以臣敢希跡

鷹鸇以明攻其惡謹按原任宣大總督今充代州衛軍楊
順者本以險邪濟以貪惡往者交結權姦濁亂邊政附和
群小與巡察司道等官表裏用事戕殺平民以冒功級而
行旅為之斷絕盜冒邊儲以充囊橐而軍餉為之空匱且
又私通虜首殺害來降以快虜心如挑松寨滿大等事至
今邊人言之猶且切齒痛心思食其肉而未之但已此其
故何也蓋以匹夫匹婦之讎無以報而今之邊事廢壞而
難以脩舉者彼固有以釀成之也今群姦盜冒邊儲冬致
鉅富且驕奢極惡憤激　神人厥罪未正已屬非法而
順也見處代州地隣虜境宿將重兵實其故部私書通交

於三鎮細邪時集於一堂走奔無藉覘伺撫按摭拾細事
挾制司府凡此上谷雲中尚時沾凶被毒焉夫以虎負嵎
而從狼成群別嫌明微誠不可不側其後以為地方計矣
況訪順在代州縱令心腹家人揚宗紡等及標綻孫陰陽
等各馱載綿紬魚鱉蒲鞋胡椒梭布等貨分給北婁廣武
代州東路及宣大參將守備等處勒令派散軍士部將各
軍糧銀高臺貴價扣尅肥已以致軍士怨嗟不敢聲說又
強占東路參將營軍七十餘名納辦月錢又占用代州并
遞運所夫皂三十餘人張打傘蓋乘坐明轎以欺壓軍衛
有司又強占田村峪口村樹園村南流泰村官民田地百

十餘頃不行納辦科差鄉官李通判房屋價踰一千五百
餘金乃倚強減勒承買破人產業略不顧忌又強將本鎮
塩商要致門下各給低惡銀貨令其行使因而迫脅厚利
又交通將官有司揭放軍民錢債少有不遂輒用官刑拷
打又時常差令惡少遍覊官司以罔財利如指揮陳祥正
砍伐　禁山犯有重罪乃要銀五百兩而逼令擬徒凶
惡飽國祀致死呂管業有成案也乃要銀三百兩而覊改
不應李四被陳指揮毆死乃要銀四百兩首飾一副而覊
官以開脫其獄視刑法如戲具耳周謨求壯妻口把總乃
要銀五十兩大馬一匹而逼官以立補其缺以邊塩為私

[illegible]工強姦指揮王濟之妻鮑氏而上下不敢明言其非與
占娼婦晁滿兒蔡玉兒蔡長兒李臘兒王紅袖兒晁倩
兒等數十餘口不止荒淫無度而且用以結納邊將之懽
心近以蹤跡昭著地方危疑以致鄉人吳肯奮等赴訴其
事要行首發乃挾求重賂方得娛滅夫以小人無賴之行
而濟之以肆無忌憚之心明處要害之地而日與失志之
人及番日門下諸將為伍觖望所及漸生萌蘖衆議以為
失今不早防制將来貽害地方未可知也如蒙　軫念
該鎮係實大要塞不當置此邪枉以擾害地方　特將
本犯改發遠郡以禦魑魅及當時詐冒功次蔭襲併行追

奪以為邊臣不忠之戒庶承牙得早償制而曲突知所徙
薪禍萌以杜人心以安而三關重地或去一大害矣與論
所謂處嫌疑以安地方者此也三曰禁交結以杜厲階照
得古者制馭夷狄自有常道而寇兵之借盗糧之齎皆深
以為失策而不肯為者何也夷狄豺狼不可厭也内華外
夷不可淆也夫是以嚴軍中之令禁境外之交而苟有犯
者必無　赦也查得大同鎮大邊墩臺等各有守哨軍
士所以明烽火便傳報信不可無者但其地在虜境防閑
不及查考不至由此姦猾墩軍潛行交結諸虜故時往往
以換哨也仍各潛備紅布鈔葉鐵梳之類恐虜圖困以[illegible]

新水此已為法所不容矣及今沿襲既久積弊日多
中國烽聯之設反為腥膻貿易之市軍營哨探之人更作
駔裘商賈之流故當出哨之時換班之際有不齎斗米不
持寸鐵凡虜中之所缺　中國之所有無不百方搆求
以邀厚利各城之中又有窩藏之主名曰接手去則圖其
銀以為貨物之資来則掩其跡以貨所易之物交易之時
各有約定信期名曰跳脚來則聯轡而來去則累馬而去
其來其去恣行搶掠凡此墩軍束手高視又其甚者潛往
虜營而為之鄉導陰見酋長而指以搶掠病則送醫愈則
酬馬凡我之虛實盡告於虜而虜之動静却乃曲為廻護

或以無而為有或張少而作多一則以利在於虜中一則
以命懸於虜手也是雖託之為耳目者虜反結之為心腹
持反射之矢操入室之戈固不待其游騎侵薄姦細窺覘
而疆場之险易兵甲之强弱我與虜共之矣故曰右衛解
圍之後今本兵楊博經略之時目擊其弊亦曾條具以
　題出示曉諭而嗣後有建議於大邊墩臺之說者誠以
此也然當其時邊臣尚有先事之慮而邊之人亦無敢顯
然為之者縱有之止大同墩軍一二輩耳狼子野心固可
痛恨而鼠竊狗偷循可撲滅也今則奚止於大同哉尤而
效之將侵淫於宣府之邊鄙矣奚止於墩軍哉等而上之

将延蔓於城堡之将領矣以我所有易彼所無風行乎此
俗成乎下其弊可勝言哉故以墩軍言之近日如范名者
此其渠魁也雖已發遣而其餘為范名者非一人也以将
領言之近日如任秉公者此其作俑也雖已革任而其餘
為任秉公者非一人也馳重幣於一介稱為買免不知其
所免者何事扣月糧於四季號以納租不知所租者何地
且臣昨據平遠堡軍人安國興告操守今可從宜扣每軍
糧四錢五分買段布送廣寧宣府西路參将潘忠呈守備
閻元勳等私受達馬等情已經批行該道查勘事情另行
招參外據此情狀固昭昭不誣矣夫堂堂 中國兵屯若

雲糧聚若山者正将以防邊也而鼠輩又敢剝貧軍之肉
以餐虜口上行下效恬不知怪雖在於總督等官亦付之
無可奈何已耳亦惟陽為不知已耳殊不知大之能燎原
者星星起之也水之成江河者涓涓發之也事常伏於至
微而機當制於先事今不有以弭之安知将來又不蹈右
銜之前轍耶近來總督亦知駭於觀聽不得已而為之改
置将領雖不明示其意似亦默寓其機矣但恐積習於歲
月者既久而因循於習俗者有餘粉飾於一隅者或易而
改轍於沿邊者或難未得和戎之利先貽畏敵之譏新将
一帝之至行當復為舊令尹之政未可知也履霜之戒可不

慎歟故議者以為此輩誅之不可勝誅也治之難以不治
也惟當事之臣誠能加意於此長慮却顧毋為猫鼠同眠
戀戀戒首不使尉偷當道嚴為之法以禁絕焉及今猶可
止也臣斯言既出固知邊臣當有咲臣為迂濶而日臣以
多事者然此事緣邊鄙軍民欲言而不敢自言者臣若不
為之吐露焉則它日論邊情之隱臣亦與有責矣合無敕
行 諭飭督撫等官杜漸防微設法禁制既不能止乎
先尤不可太激乎後既不能盡其類尤不可不慎其防無
徇辯無容隱無對人以妻敵之言無自恃為穰辟之東力
挽勢致一新軍容斯夷不亂華保障有長計人有固志邊

圉無後患矣輿論所謂禁交結以杜厲階者此也四曰定
墩堡以固保障照得圖事而要於必行然後無廢事立法
而期於可久然後有成功故事不期於必行與廢事同法
不期於可久與無法同適者 皇上軫念邊民重罹荼
毒 渙發 明詔脩築城堡紓 内帑之金嚴告成
之令三軍鼓氣百堵皆興垣墉固飭然舉矣維王盡制上
兵伐謀滑消默奪之中維屏維翰之盼俾邊民有所恃而
卒免戕害之虞事期必行甚盛惠也但人情多玩於既事
而政體要貴於有恒今之墩堡脩矣然土工之性剛柔異
宜非時勤其脩葺分派其地方能保無傾圮乎今之墩

保其父然小民之態彼此異情使非服習其訓練申嚴其
保障能保無攻毀乎故定分轄則責成不可不專也求成
功則督視不可不嚴也且古之盛際方吏問民疾苦雖閭
閻部屋必親躬視如慈母之視赤子無欲不遂故事為之
制曲為之防而民有實惠惟今之為吏者以其分自相懸
絕而使官民之情不通故民雖有大怨害大患苦積而不
得　上聞至有終死而不得自白者勢使之然也今之
司道固古監司之職皆與有撫綏保人之責者也果盡躬
至豐部切心痌瘝者乎如此是誠土苴其民耳況下此而
司牧又孰肯遠上則效以相摩育者哉故議者以為所在

墩堡合照各路分隸本路通判令其會同各該有司守操
等官時加督視遇有損壞工大者呈詳修築工小者徑自
修補至於什伍其堡人以盡訓練之法精嚴其器具以備
防守之宜濬廣堡壕以示地險載列壕墻以益斁散懸標
必制角墩務完選堡長以定教習戒科擾以安人心又皆
法之不可已者也司道之臣務要不時躬親巡歷無憚邊
遠閱驗其垣墉較定其訓習中間如有傾缺太甚訓練廢
弛者即將分隸各官嚴行懲戒果有修築整備訓習精明
者一体厚加犒賞其司道各官如有視為瑣屑轉委各官
非從經歷虛應故事者聽撫按衙門從重參究及照邊

方近頗多事人情[illegible]日就因循[illegible]一節惟巡按或時至
稍遠地方而至於巡撫較之巡按[illegible]體又為不同故在大
同惟僅至陽和一見總督而於應朔等州且不知在何
處在宣府惟每歲春秋二防一至懷來等處而於龍獨石
等險且不知在何地今歲巡撫始因修築期嚴方行各出
督視而邊人且以為希曠之事是可見巡歷地方在巡撫
信亦不可不加之意也寧獨巡按之當然哉合無通有緊
要城堡州縣仍行不時巡歷以示稽考以行勸戒中間果
有廢時忽事不時併行查參無事姑息年終巡撫亦將驗
過城堡月日數目比較過練習賞罰事宜各緣由備造文

冊咨送都察院查覈類行　奏繳庶人心知所警畏地方
得以安枕事期必行而法亦可久矣輿論所謂定欽堡以
固保障者此也五曰飭督撫以振紀綱照得有虎豹則狐
狸遁跡有鷹鸇則禽雀潛形有重臣則邊隱[illegible]所以然
者何也蓋馭戎制敵各有紀綱而所以鼓舞振揚之者顧
邊臣之加意何如也苟能加意焉則雷動風行其威聲也
山徙嶽震其德望也鎖鑰北門以釋　九重宵旰之憂
者督賴之矣否則優游卒歲希寵光耳擁飾過時獵虛譽
耳實之不存而徒取名焉則將焉用彼[illegible]今沿邊督撫其
於邊事皆有鼓舞振作之[illegible]能作之效獨宜

附而久不聞焉豈其位之未崇與事權之未重歟抑亦
不加意焉之故耳玩愒成風搪塞過日以體統言之挾小
忿則以刻薄作聰明而至於大事則又糊塗矣見敵則
以頹塌名寬大而至於軍機則又懞朧矣體統之不振立
者未有甚於今之督撫者也以舉動言之同乎已者為腹
心為比隣而不能依違者則視如秦越也出乎已者為成
憲為定式而非其創立者則弁髦也舉動之不光明
未有甚於今之督撫者也以法令言之中軍放砲而挾於
從者朝散糧以媚之老兵酗酒而毆於門者親善言以慰
之法令之不嚴肅未有甚於今之督撫者也以　奏報言

之前裁殯帖而先後其日月以為欺隱之端收拾虜情而
輕重其情節以飾傷殺之實　奏報之不真切未有甚於
今之督撫者也夫督之為義有倡率之責而今如是以為
督撫之為義有保釐之道而今如是以為撫難諸邊之臣
未必人人皆然而較其因循之弊亦若有不甚相遠矣又
其甚者老無益壯之心動作歸歟之嘆今日曰藥餌相扶
也明日曰精神減少也曾不知犬馬無知尚思戀主匈奴
未滅孰敢言家而乃敢持此心以事　君不知其何謂
也是皆忘報　國之忠忘致身之義其於鼓舞振作之政
不惟不之容心而且忘之矣邊政之所以日益不振虜患

之所以日肆縱橫者抑有由哉督撫如此諸將可知矣以
將如此三軍可知矣且鼓舞振作原其責任當然上為下
應其機可以立見即如近者修築失時我　皇上知巡
撫之怠也俾之戴罪而工即告成將帥後期我　皇上
以總督之懦也命以軍法而士皆用命故昨歲　莊堡而
□黃□吉之元修築二鎮邊工而得蒙千萬年之利者
非我　皇上明見萬里而　神威鼓舞振作之其孰
能之故議者以為今之為督撫者常能以　皇上之心
為心而鼓舞振作之則懷必勝之籌運廓清之略而邊
可息肩矣奈之何其不盡然哉伏乞　皇上重念邊

圉寄將臣所言前項弊習　叮嚀兵部嚴諭督撫諸臣
戮力同心鞠躬盡瘁體統必立舉動必公法令必嚴　奏
報必真無詐病以圖歸計無推諉以廢訏謨務期振作軍
威奉揚
德意如古之方叔召虎克壯其猷以不負我
皇上付託之意若有偃蹇如前不能鼓舞振作以蹈
故智者亦容臣等即時參　奏重則拿問輕則罷治以示
戒警庶上將任專旌旗改色於閫外先聲氣壯刁斗行邊
於軍前矣輿論所謂飭督撫以振紀綱者此也其曰先細
選以嚴守備照得因邊設堡因堡設軍所以謹防禦便□
欽也二鎮沿邊密邇虜穴各堡頹毀者固有而新添增設

者亦多蓋緣先後邊臣運經略之制而定其宅相之宜始議設堡或二十里或三十里遠近不一未有至於五十里者以地方衝緩之區而定其難易之勢始議設軍或五百或一千多寡不同未有至於二三千者此邊與堡相為依附堡與軍相為存亡三者缺一不可故堡之大而極衝者以一守備官坐鎮之堡之小而次衝者以一操守官坐鎮之無事而操練人馬督慎耕作有事而因時收斂相機戰守皆守操官職分之所當盡而責任之所當為是邊不可無堡堡不可無軍理勢之必然也近年以來沿邊各堡有馬之軍年力精壯弓馬熟閑者多或二三百名少或七八

十名盡數抽選以充督府標兵至於鎮守之正兵亦皆挑取於此不知未設邊堡之前督府鎮守標下之兵又從何自而取給也軍被抽選所遺者不過老少步軍而已一遇有警擺守堡墻尚不足用况欲責守操以戰守截殺乎若致失事俱問以守備不設或斬絞或充軍垂首囹圄含情莫訴殊不論遇警戰守有軍無軍矣有軍而問之以此罪設官以統軍統軍以防堡事既不濟死亦甘心無軍而問之以此罪是以我守堡之軍為上人所有之衆而欲使徒手搏虎虎安得不傷充軍者為冤卒擬死者為冤鬼為邊設堡為堡設軍之初意浸失不講矣且各軍既得選為督

鎮親兵守操之官勢無統轄輪班更換任意閑散該堡不過空名食糧而已差操既不敢問點閘又不相及支放每欲先得糧草勤要全數守操以親兵而未嘗出一言各軍以親兵而自恃為驕子食雙糧以虛延歲月樂豢養以恣肆姦淫如遇大舉賊衆侵犯異常總督或行親征標兵方隨一出否則袖手旁觀耳此所以合鎮之兵無不視標兵為高貴邊堡之軍無不願抽選以自榮也為今之計合無清查各堡原設額軍若干有馬若干無馬若干係督鎮抽選者盡數歸還各堡再不得挑取以虛營伍守操之官務要因時操練整搠毋私占役買閑一聞警報以步軍則守

堡以馬軍則出戰照依信地盡力擺守隣近堡分互相慎防以一堡言之有操守以各任其事以一路言之有參將以督率其征如賊不退或至突犯姦按伏遊兵出其兩翼以邀擊之繼而又有副將以應援之再繼而又有總帥以鎮壓之集我萬餘之衆馳騁一百里之間未有不能成功者亦未有賊見而不畏者夫何所難而不為哉至於總督標兵勢不可無者或三千或五千聽行三鎮衛所守城軍士内食糧一石者挑選充數領兵官行該鎮衛所挑選充數如數不足召募家丁或一千或五百務足原數可也其各鎮衛所食糧六斗三斗者如係各家祖軍始准存恤

以守城池俟其長成收糧一石以聽差操如係頂名應當
原非祖軍者盡數清革雖是三斗六斗不免俱費糧餉豈
容以他人之蒼頭孩抱任情破冒且終年不見漸長而有
食至終身者衛所之弊可勝言哉再照保軍既足戰守無
難若使調度無方運籌罔效此又當論賊勢之衆寡以定
守操之功罪若賊至五百及一千而不能成功以至損軍
失事者則責之於守操若賊至一千及五千而不能成功
以致損軍失事者則併責之於衆將若賊至五千及一萬
而不能成功以致損軍失事者則併責之副總賊勢漸多
責任漸重必如是而後功罪適均矣不然以一守操之官

提兵不過十百而以千萬之賊欲責之以成捲截之功功
不成而且軍之且死之劑量欠當莫此為甚 朝廷之設
法固稟不可犯而要之調停以奉行者亦不可無因勢亟
反之權矣輿論所謂免抽選以嚴守備者此也七曰清屯
種以便民情照得屯田以資軍餉寓兵於農古今之通制
也而我　聖朝尤慎重焉良法美意纖悉並行故昔年
曾遣大臣經略矣近年又差憲臣清查矣宜乎租稅充裕
於徵收地土蒐熟於耕耨也顧今之視昔糧草不加多田
地不加闢而公私每稱病焉何哉緣簿書嚴於朔會而完
計迫速委用利於便捷而虛應尤多偽增田糧終鮮實效

如膏腴兼并於勢豪而額糧之輸納未完者未及釐正也
肥饒私抵於沙薄而坵段之版籍已亂者未及稽查也糧
草侵用於攬收而完欠之分數不明者未及釐治也他若
以熟作荒以荒作熟委官雖欲沿坵覆畝又藉口虜警因
而中止又豈得臻清查之效而錢糧不至於混淆哉況屯
田糧草係湯儲會計實徵實用之數不容短少故不得已
而為扣充之舉夫扣應納之糧石節見在之銀兩在戶部
不加益在衛所不加損亦救時之權也省催科之騷擾寬
輸納之勞費在軍人得其惠在官員免其害亦通變之道
也若使扣應扣之人免應免之糧亦無不可行矣顧法立

而弊生有不可以盡述者豪強覬望遷延不納姦頑侵漁
借口拖欠良弱已輸完矣卒不免於重追重免佐餘未領
種矣竟不免於勾攝包賠此其在戶人則然也書識作弊
給散免帖遇軍人之強梁者則給以有主人戶雖已完已
免再三重復所不顧也遇軍人之柔弱者則給以無藉流
名每月連季不得實惠所不惜也如此之類難以悉數書
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況宣大重鎮豈可不以和輯為要
乎拋荒賠糧屯餘困矣虜名免糧軍人困矣日復一日其
勢將不免於逃移屯籍日益脫漏營伍日益空虛稅糧日
益虧損為地方患蓋不淺也今不難於清地而難於得人

若委用得人則丈勘以實處分不爽而田糧有裨益矣若
不得其人則虛應故事苟且塞責而地方滋弊矣合無
命下該部轉行各該巡撫選委官員將各衛所地土
沿邊鎮逐一丈勘先儘成熟者不論官軍餘丁通融計
筭亦不拘屯田地畝牛具照一例加徵每畝連原糧
俱不過七升加帶未盡之數先儘臨近荒地均撥前成熟
之家領種總計須畝量忍稅糧務責令開墾種辦不許仍
前荒閑其相去窵遠者設法召集各處流寓之人官給仔
種儘力開耕待其業定地熟方議起科其離邊稍近開種
有妨總計該衛所未盡原額糧石或量議分豁或改派富

饒糧輕地方帶納如此庶不至逼軍包賠而田糧之充盈
有期又不至苦累貧軍而和免之奸弊頓革然其所以委
官又必慎於選用而不徒事於虛文作以歲月而不取必
於速效庶幾清理有方實功可俟矣俱論所謂清屯種以
便民情者此也八曰明支放以均祿糧照得　宗室乃
皇祖一本之分祿糧實　天朝厚親之典必解納得
其時支給有其法斯惠不偏而用始濟也查得大同鎮城
係　代府分封其宗儀之繁衍二千一百三十二位員祿
糧之支放每季該銀六萬七千六百五十六兩零遞季有
加而無減者也遞年額派大同州縣該銀九萬三千四百
三十五兩有奇太原等府州縣該銀四萬四千五十二兩
有奇河東運司塩價銀四萬三千有奇在州縣者不免有
早霜之遞負在運司者不免有徵解之愆期以致　宗儀
告討無日無之蜂聚於巡撫之門雲屯於府堂之上或趨
前而立或圍階而坐或咲語自如或罵詈相雜前者退後
者復來左者畢右者續至知府既不敢不以禮待又不敢
不以言荅以至終日立談漿水不得入口衆言交訴簿書
各至稽延府官苦於自累莫過於　宗室之請祿糧也若
徵解足敷一季出示支放之間今日該某府某府之　宗
儀立守分鑿包封臨期將放甲曰某人借某人銀若干該

扣領若干乙曰某人借某人銀若干筭帳不明告鬧在庫
皆欲知府為之處分得放一季祿糧必須一二月煩擾府
官之勞於瑣碎莫過於　宗室之放祿糧也况　宗室派
出　天潢貴分藩府中間讀書守法者固多而其恃勢
越禮者亦有既非禮義所可拘又非法度所可正官府惟
從違是聽欲彼欲此唯唯而已如祿糧果足一季知府未
有隱而不放者苟不足一季必每行逼借那移以遂其欲
而後已將柰之何哉為今之計合無行令長史司凡遇
宗儀該放祿糧之時備將該季應支　宗儀位員　親王
一位其府　郡王一位鎮輔奉國將軍各若干位全支儀

貿若干員臧支儀賓若干員查照食祿等第詳細造冊照
名具領預先赴大同府投下候其庫貯銀足會同長史司
當堂秤對除　親王另自支領外其各府　郡王該銀若
干鎮國將軍若干位每位該銀若干通共該銀若干奉國
將軍若干位每位該銀若干通共該銀若干鎮輔奉國中
尉各若干位每位該銀若干通共該銀若干全支儀賓若
干員每員該銀若干通共該銀若干減支儀賓若干員每
員該銀若干通共該銀若干妃夫淑人并孀居郡縣等主
君若干位每位各支不等共該銀若干合一府之　宗儀
筭祿糧之銀若干數公同長史秤封在匣給與長史同一

二　宗儀領出啓知　代王令旨發赴　郡王府第仍同
長史所授等官逐位逐員分鑿包封唱名給散有私債者
任其自行筭還　郡王不得擅行干預斷給如債主取償
違禁或借者負騙不與許告法司明與處分如此庶支放
簡便體統有歸而知府之官亦得幹辦公事矣再照祿糧
乃　宗儀之所應得今每歲河東運司之銀不肯時解必
須　代王責差儀賓告給明文齎送厚禮每費幾千金止
解一萬兩或二萬兩若不如此終不可得在運司之官既
以為當然而在　宗儀之衆亦沿襲而不以為異奉差
御史又且以此為奇貨而中間圖侵漁以肥己也然運司

利弊惟巡鹽御史得以理之今若以原派四萬之銀每季分
作二萬解之務次二萬二千務足其數嚴催督解務依其
時則運司之官無自而受餽　宗儀之禮從是而禁革私
欵侵漁胥此免矣否則是以　朝廷厚親之祿而反為運
司釣餌之媒是豈可哉輿論所謂明支放以均祿糧者此
也九曰寬商富以培利源照得固邦本者急於保民厚元
氣者先於節力二鎮絶域窮邊居民無他貿易縱有一二
殷實之家不過僅能自顧如盈滄之水其流易竭望秋之
木其枝已零苟非善為保惜幾何而不至於極也除臣巡歷
所至凡錢穀利病督同司道盡力興革外查得徃歲各邊

倉場俱係召商上納商得以為利而民亦以為便始因數
商侵利大損　國儲商始革矣維而法網太嚴商人失利
商不惟革而亦不樂為商矣於是遂僉軍民富家責之召
買因勢利道法固有不得不然者然而承行既久召買之
苦累更不可勝言矣故有所謂預借之苦焉蓋歲辦未發
先責上納恐軍馬之忽臨將以酬應其急名曰預借使借
之未久即行補給亦奚不可乃糧草已行支銷償銀尚不
為給誰道或行呈請而督撫故諉不管致使出納者貪求
一空控訴無地誠有醫眼前之瘡剜心頭之肉如昔人所
言者此預借之苦也有所謂時估之苦焉蓋凡遇召買及

欽買等項上之人欲知盈縮先報斗數名曰時估使
估之者或皆照時亦奚不可然或時估在前發銀在後以
致銀方給商而糧米草束已騰貴者又或估者加倍於常
求稱上意兼之交納倉場費用多端以致領銀若干即陪
銀若干不至於餓莩其身懸磬其室不止矣此時估之苦
也有所謂查盤之苦焉蓋商人輸力餉邊經官交納米豆
日久浥爛不無一遇查盤細行苛責或錢糧已放而不准
支銷或浥爛尚存而坐名拖欠商無不罪之人家無不破
之產非死則軍輕重於明例之間賣妻與女完納於箠楚
之際以致貨臬之源視為陷人之井而莫敢濡迹焉此查

盤之苦也夫　國之有民以固本也凡有司邊儲之責者
不思所以富之而且促之貧且逃焉是豈善培元氣者乎
故議者謂借可預也而償不可以不補估可行也而數不
可以故增查盤可舉也而法不可以太刻合無　命下
所司詳議轉行該鎮巡撫及管糧衙門或查各鎮所居人
戶殷富之家共有若干定以三等分以九則逐一清審務
使均平或輪番應當或照年更換預借必早補給無使延
稽時估必稱均平無使低昂查盤必求公正無使屈枉如
此則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而於邊儲亦不無小補矣然
七特商人之受累者如此耳至於奸商刁戶滑吏貪官糧

草全無通關虛出銀兩未散常例先收和糠土於米糧夾
木石於草束惟曰包販包攬詐為已放已支此則累年逋
同之弊又當重為之懲者也若夫豪強攀扯於下戶使喚
需索於公門或名造冊之紙張徵追無厭或名上納之封
貼催儹無期此則臨時無名之費又當痛為之革者也若
夫倉廒所以貯積今則敗瓦頹垣間架僅存甚者寄養寺
以出納矣似非收斂蓋藏之法斗斛所以較量今則隨方
逐處品式各殊甚者借民斛以盤驗矣似非關石和鈞之
制成式從忘官民交病此則兩鎮官司因循不振之習又
當一新其制以定耳目者也凡此數端要之均切邊儲而

不可不亟為之處者與論所謂寬商富以培利源者此也
十曰明體統以崇學政照得學校為賢士所關而賢士為
朝廷禎瑞苟非作養之善教育之勤鮮有能成其才者
大同一府例屬山西設立一府四州七縣十七衛所遠在
三關之外密邇北虜之區風氣剛勁禮讓鮮興產有人才
學無傳授故子弟之生有美質者不學以自弃生徒之學
知文義者易滿以自甘況選來教職率多歲貢精神既憊
於日暮心志又懈於途窮不過借祿苟延安望其立師道
以成就善人哉欲曲盡鼓舞之術以開化導之源時勤適
變之宜以培　國家之瑞惟於提學一官勤懇作人是賴

藩臺得本鎮因去山西寫遠又值賊出沒不常提學雖欲來
考校不便該先年巡撫題將督學事宜倚令分巡冀北道
官以其親臨作鎮便宜考校人必行所舉提師生各盡
職業故鄉試每不乏人而會試間亦有之自嘉靖三十一
年因僉事張鎬怠於考試以致提學陳棐且呈山西撫按
題 准仍將督學事務改屬提學此職掌之舊規 國
家之定制固無容議矣但提學之官視大同為邊境懼怕
虜警絕不一至每遇科舉之年率多代州調考其送考之
官吏并應考之師生間關數百之程跋涉重關之險或遇
游騎身且不保是以合鎮之勞而就一人之逸也及其再

考必至三年故人心玩愒多無日就月將之功考校久曠
雖望提撕警覺之効在有司雖有提調之責緣無進退之
權且為有司者不盡科甲也在教官雖有訓迪之任緣非
模範之人且為教官者無可師資也故生員率多曠蕩自
由不顧行檢放肆於禮法之外罔就於規矩之中假衣冠
以武斷鄉曲恃學校以出入衙門攬糧差用強說事苟
有利於身不顧廉恥而為之至若大豪傑之士能自興者
有幾人哉此其故何也蓋因提學屬於山西撫按而與大
同撫按無相關學政之寬嚴考校之勤惰山西撫按既
不聞而大同撫按又不干預是以提學之官行止决於

壹己而撫按衙門廉察無由以及彼此相承樂於無事欲
求其地有真才士有實學何可得哉况大同兵備守巡等
道奉 勑分隸大同撫按矣其到任繳憑給由等項事
宜俱行呈請山西撫按詳允焉有提學考大同地方之生
員而不一呈白大同之撫按者乎有行大同合鎮之事而
不一往見大同之撫按者乎有相臨大同合鎮之官為屬
官而自己非大同撫按之屬官者乎事體乖戾莫甚於此
合無今後山西提學道每年遇夏虜賊北徙按臨本鎮遍
歷州縣歲考其沿邊衛分調於適中州縣聽考考畢之日
備將取過各等生員并續進生儒名數照依考案備呈大

同撫按知會其賢仍兼聽大同撫按舉劾使地方生員亦
知提學與撫按體統相維所為不情不法等者撫按得以
徑批提學定議去留誰敢有越厥志而不存心上進者乎
若宣府一鎮則係屬北直隸不時過關以示較閱則又望
之督學御史者也若因循故弊習不更則士心益壞於
偷薄而用夏變夷者無其機學校愈臻於棘穢而殫敷文
教者剥其本何以育一方英邁之才而成 聖世文明
之會哉輿論所謂明體統以崇學政者此也十一曰革冗
員以節財用照得古者官事必攝以謹浮費而宋臣論去
三冗必先於冗官豈古人不詳於備制而故為是簡縮之

舉以就囹陋哉蓋時詘舉盈已非與世推移之道而吏職員
不繼名實兩亡其勢亦有不得不然者時為之也故察緩
急之宜酌損益之變所以相時而動也先年當事諸臣以
宣大錢糧重大後先建議宣府　特設通判八員分管
各路大同亦設五通判以分轄各方其各處儒學教授訓
導等官以大同府則計五員朔應等州縣共計有三十七
員宣州等衛則約有八員以萬全都司則三員右衛等處
則約有一十七員隆慶保安永寧則約有十餘員夫宣府
西北二路雖稱要害然除錢糧之外無州縣繁擾通判各
一員足矣今多二員鎮城離葛峪四十里所屬七堡東西

甚近亦一員足矣今亦並設二員大同府北路所轄僅止
數堡又且駐劄鎮城况查本鎮城內既有管糧中路通判
二員見在其管糧通判事又稍安閒兼以攝之自有餘裕
而五路並建亦似屬乎太多教導之官雖不嫌於多設然
年來財困已極起運祿糧已屬拖欠而存留學糧何望徵
收以此寒官而使之終歲枵腹以待斃饑寒日且迫身又
奚暇秉禮義哉名存實亡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如蒙
軫念邊方財用困詘冗員當裁將宣府通判西路裁柴
溝堡一員移右衛通判左衛駐劄北路裁龍門城一員移
馬營通判亦城駐劄中路裁一員附之在城即在城駐劄

其裁二員其大同府將北路通判併行裁革該路錢糧事
務即令管糧或中路通判并總其事本路原設通判租糧
盡行查出歸於本府以補支祿糧其教官除宣府已經裁
革者不計外其大同府并各屬州縣衛及宣府未經裁革
者合無各裁減一員以節冗費庶官聯不致多設財用或
可省減是亦損益盈虛之道也再查大同五路管糧通判
俱列銜本府出管各路每員各於州縣均徭內派撥門皂
跟隨若宣府各路通判則列銜保定大名真定河間等府
到任之後各守分署雖一門一皂該府並不撥與問其故
則曰無舊規也夫腹裏與邊鄙苦樂相懸奚啻百倍在腹

裏則有舊規在邊鄙則曰無焉未免不均之嘆也况大同
與宣府同一通判也同一管糧也大同則跟隨之役有定
額有定數宣府則招覓為之任其自來聽其自去錢糧何
以催辦前件何以完銷體面何以振立不能不為邊儲之
累矣合無比照大同事例每通判於各管路分火丁內每
員量行派撥門皂或比照各列銜府通判門皂行令該府
照數派撥庶邊官無腹裏之思而　朝廷之待臣無內外
厚薄之分矣與論所謂革冗員以節財用者此也十二曰
清場地以興馬政照得　國之大事莫大於兵兵之強弱
惟係乎馬故　祖宗遠鑒前代於兩京邊境各設太僕

監苑以掌之又各置草場以養之侵占者雖貴戚必禁焉
凡以期汗血之功衍雲錦之績而出入折衝之賴之耳臣
不敢他舉姑即一鎮言之如宣府鎮城并所屬城堡原設
牧馬草場共計八千九百九十八頃九十餘畝舊例鎮城
五月初旬各營軍士馬匹分為兩班一班存留在城一班
令把總等官統領赴保安燕尾河諸草場群牧半月一換
存留者於城西門外草場刈秋暮歸俱隨便採取備冬草
束為利甚廣邇年廢壞頗仍牧採例廢冬無積芻遂令折
價不知貧軍得銀借以自給豈暇買養以致瘦損倒死而
馬因大耗矣先年屢經巡撫衙門查出牧場被人侵耕數

多分析水田旱田共若干頃責徵稻米粟米共若干石以
濟軍需今碑刻具載名有實亡伊誰之咎良由勢豪之家
假以承種納糧侵占為業務猾僧道倚附權要霸為香火
由是場地益堙沒矣今欲壯兵威莫先於興馬政欲興馬
政莫先於復草場合無責成巡撫分委風力能幹官員將
原額場地盡行丈出隨宜酌處如堪開墾者召人承種照
依隣畔每畝量徵豆草若干不堪開墾者任其拋荒牧採
每軍日晒一束定擬斤數督令把總登記月報運場堆垛
以供冬春支用如此則人力不費養馬有資以歲記之節
省召買殆不貲矣輿論所謂清場地以興馬政者此也大

此十二事非臣自能見之臣亦不能度其可行與否而其利弊昭然臣
人耳目而二鎮之官吏軍民共所以朝夕之聚談而屬望焉者如
此耳臣忝耳目之寄故敢條具以　聞伏乞　俯垂　天聽
勅下該部照款備加詳議如其可行惟　早賜採錄以慰邊民之
心如其未當更望　宥其庸瑣而通融酌處以彰　廟堂遠略
如是則邊民沐我　聖皇順治威德之化即　天地覆育生成
之恩而鼓舞歌頌以共祝萬年雍熙之盛於無疆矣臣干冒　天
威無任戰慄之至緣係集輿論列邊情以光昭無疆　聖　治事理為
此具本專差舍人高富親齎謹題請　旨兵部少保兼太子太保尚
書楊　謹題為集輿論列邊情以光昭無疆　聖治事該本題

職方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巡按直隸御史胡維新題前事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巡按御
史胡維新條陳十二事除事干別部者各另徑自議覆外所擬議改
駐劄等七事均與邊防有益合就開立前件議擬上請　定奪
一改駐劄以保要害　前件臣等看得巡按胡維新所陳改駐劄
以保要害一節大率謂大同天城虜勢益倡修守日廢欲將朔州
兵備道暫移天城會同參將官員及時整飭又覆辨析極為明
切但總督軍門春秋兩防多在懷來參將先已移駐天城若再
將兵備移去遺下陽和未免空虛根本之地尤當謹慮合無
斟酌所擬將朔州兵備仍駐陽和以後不時巡歷天地以

誑東防年來殘破之極趂今秋事畢即便先詣彼中會同副總兵趙伯勳查照所議破格整頓兵馬疲鈍作何訓練墻塹傾圮作何脩葺軍人逃竄作何招徠居民疑畏作何安輯錢糧未充作何儲備火器未足作何處給盔甲未贍作何辦造應議處者具呈督撫議奏應給處者徑[illegible]施行如果應設巡歷之時怠玩不出聽巡按御史訪實參究其總督巡撫亦要往來巡歷以示一身倡率之義伏乞
聖裁　一處嫌疑以安地方　前件臣等看得巡按胡維新所陳處嫌疑以安地方一節大率謂原任宣大總督今充代州衛軍楊順交結權奸濁亂邊政興販私貨占種公

田潛通關節欲要遠加謫讁追奪功蔭但犯改調邊地自有明例必須罪當方服其心似難輕動合無斟酌所擬聽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宣大巡按御史將楊順行提到官要見軍民是否戕傷以裝功級邊儲是否盜冒以充囊橐來降果否殺害以快虜心但奏內一切事情逐一審究明實如果違法重大具招奏請以俟　宸斷伏乞　聖裁
一禁交結以杜厲階　前件臣等看得巡按胡維新所陳禁交結以杜厲階一節大率謂大同大邊墩臺撥哨官軍通同接手送廝之輩潛以紅布鈔葉針梳等物私行貿易透漏關防及指操守守備等官事跡顯著欲要督撫諸

下嚴加禁治查得大同墩軍交通北虜自來有之臣博昔任總督之時嚴加禁戢一時頗知畏憚乃今不止墩軍通虜操守等官公然通虜不止大同通虜宣府近亦通虜矣夷夏大防奔潰無極深為痛恨合無依期所擬備行宣大總督及兩鎮巡撫會同巡按御史先將守備閃元勳操守余可述嚴加查勘依律重擬以示懲戒仍查照先令事理嚴督各道將沿邊該撥哨軍上班下班之時細加搜檢本等衣裝器械之外不許夾帶別物違者即以通虜之律治罪如敢仍前通虜干礙職官從實奏　請處置諸重典以示懲戒伏乞　聖裁　一曰定墩堡以固保障

前件臣等看得巡按胡維新所陳定墩堡以固保障一節大率謂宣大各處墩堡應有損壞管理人員應有因循欲要分隸各路通判掌管脩補司道親行較驗巡撫巡歷勸戒查得巡撫出邊一節軍機民事均當整飭不止墩堡一事通判職務頗簡使之綜理墩堡委為有益合無依其所擬備行巡撫宣府都御史李　張　責令各該司道分行各路通判公同州縣衛所等官各將所管地方脩完墩堡壕塹嚴督堡長及時脩濬務要堅固選定民兵及時訓練務要精強該管司道不時巡歷親行督責二鎮巡撫除春秋兩防自難輕動其余季分亦要逐一巡歷以脩邊鎮不

許專坐鎮城持祿養望每年終將巡過城堡較過練習等
項數目日期造冊送部查考伏乞　聖裁　一嚴督撫
以振紀綱　前件臣等看得巡按胡　所陳嚴督以振
紀綱一節大率謂沿邊督撫諸臣體統不振立舉動不光
明法令不嚴覈奏報不真切乞要　叮嚀曉諭鼓舞振作
以懲夙弊詞嚴意正極為痛切查得總督權兼文武閫外
重臣巡撫政轄民兵臺端正職　朝廷之上既不輕以與
人當事之臣自全忠以報　國但今新任總督方及振勵
之　見任巡撫又值淬勵之後難以一槩申飭合無依其
所擬通行各該督撫果體統未立務要振作舉動未公務

加表正法令未嚴務要整飭奏報未真務加綜覈毋以小
忿而亂大謀毋執已見而不公議毋事姑息而長驕悍挺
旗敢觀烽煙振息方副　聖明委任責成至意中間如
或因仍舊習不思振刷悉聽各該巡按御史指名參奏伏
乞　聖裁　一免抽選以嚴守備　前件臣等看得巡
按胡　所陳免抽選以嚴守備一節大率謂各邊堡有
馬壯軍俱被督鎮抽作標兵輪班實閑寄名冒費止遺老
弱步軍戰守不敷欲要盡數歸還整搠戰守另行衛所挑
選并議清革幼軍及論賊勢衆寡以定將領功罪查得軍
門應援標兵三鎮總兵正兵彈壓等係一方均屬重大邊

堡軍士如果殘缺亦係總督總兵之責必須計處周匝難
以顧此失彼合無移咨新任總督官督同宣大二鎮撫鎮
官從長經理務使標兵堡兵應戰應守兩無妨害方為上
策至於清查存恤幼軍以省糧餉分別賊勢多少以定功
罪允為有見亦容臣等備行管軍問刑衙門一體遵守伏
乞　聖裁　一清場地以興馬政　前件臣等看得巡
按胡維新所陳清場地以興馬政一節大率謂宣府鎮原
有牧馬草場地畝軍士牧放馬匹採取備冬草束邇年牧
採例廢冬無積芻至今折價貧軍喂養不前所給馬匹多
致耗損欲要責成巡撫清查堪種者召種徵租不堪者仍

令牧採積草備用興廢舉墜深於馬政有益合無依其所
擬移咨巡撫都御史李　文書到日限兩月以裏將該鎮
原額牧馬場地備行該道選委能幹官員盡行查出逐一
丈量明白原係開熟并堪以開墾者通行召人承種每畝
定徵租數貼助喂馬不堪開墾者仍令各軍隨便牧放照
例採晒草束如法堆積委官收掌以供冬春支用清查完
日造冊　奏繳青冊送部查考伏乞　聖裁奉
聖旨依議行

零騎非時入寇以申法紀疏　胡維新

本年六月二十六日據宣府張家口堡守備張雲鵬差人報稱達賊約有七千餘騎入犯南路地方七月初二日又據大同平虜口防守把總原於天差人報稱前賊於初一日出邊去訖等因節報到臣臣看係零賊隨行朔州兵備守巡道查勘賊經地方攻毀堡寨殺虜人畜失事緣由并該路參守等官待查明另行具　奏外所據各該誤事臣工臣待罪地方敢容緘默臣查得前賊雖報七千有餘實數僅止三千原非大舉況前月節據哨報人役報稱零賊不時近邊住牧及要西搶等情是沿邊將領已熟知此賊

亟洗二鎮久矣使能各以地方為憂嚴加隄防虜雖驕悍未必敢肆縱橫今乃積習推委漫不加謹如宣府總兵官馬芳副總兵崔應奇遊擊盧國讓兵駐鎮城去賊進口處所僅數十里既不能領兵按伏於未入之先併兵堵截於既入之後任其越左衛暨紅塘溝至丁寧嶺長驅直入若蹈無人之境其間雖馬芳自統兵赴渡口桑乾往剳防禦幸而賊不南侵而崔應奇盧國讓又各延緩不進以致賊得由東西城肆犯大同天城陽和平虜口一帶地方及查大同總兵官姜應熊領兵在彼防範脩工開報甚早程途至近亦乃接兵自衛未嘗堵截軍門標下遊擊補於渶駐

剳陽和入衛遊擊劉淳駐剳天城正賊經由之地其力則銳其機可乘亦惟畏避坐視不行剿逐兼之督撫諸臣更復調度失時不躬行督察遂使二鎮之中縱其自去自來四郊之內一似無軍無將臣誠不知沿邊當事諸臣何怠緩之若是也且前項達賊若謂勢之不敵則彼賊數止三千而我兩鎮之兵有馬者不啻數萬協力夾攻其鋒易摧也若謂機無可乘則紅塘丁寧諸處天城平虜各口路至險隘張疑設伏其魄可褫也若謂時未可動則賊進境行走已六七日其來雖勇其歸自惰遊擊坐困其類易殲也今諸臣無故坐失機會各自束手兩鎮之中曾無一人見

賊縱雖地方無損已為賊所見笑矣而況虜殺有不止此者乎玩寇殃民是誰之罪況夏深零騎既不能挫衂矣萬一秋高之際恣其大舉臣不知諸臣之怯弱如此果能收斬獲之績張敵愾之氣否也夫　國家竭民財養將士將期實用也今皆見賊而靡則邊臣之設是為虛文我
聖皇北顧之懷何時可息哉若不重加懲治何以振飭法紀而勵頹風於將來合行參究照宣府副總兵崔應奇遊擊盧國讓韜鈐是寄退縮為心一則軍期延緩迹似涉於逗遛一則客氣橫行令故蹈於違紀況近來交相詬病體面全無倘異日漸至仇嫌　國家何賴所當重行究治

者也宣府總兵官馬芳大同總兵官姜應熊防禦無謀致
虜騎侵入乎內地應援不早俾機宜坐失於臨時徒負驍
勇之名未見擒斬之績軍門標下遊擊補於漢天城入衛
遊擊劉淳心懷觀望勇乏奮揚發縱指示雖稱令緩於轅
門避事推諉是亦習成乎圈套所當併加究治者也再照
總督尚書江東巡撫宣府右僉都御史李秋巡撫大同右
僉都御史張邦彥督贊叨承謀謨未效內不能和睦卒乘
列保障而衛彊圉外未見震懾虜酋驅羅蹄而壯關輔失
事地方難諉罪責所當併加罰治者也如蒙乞 勅該
部再加議擬將崔應奇盧國讓即行革任以為將官退避

之戒馬芳等併加究治惟復念秋防在邇重加罰治江東
等量加罰治庶法紀明而邊臣知警戎政飭而軍威克壯
矣緣係零騎非時入寇將領怯懦不行同心敵剿乞
勑究治以申法紀事理為此具本專差舍人高浩親齎謹
題請 旨

設險隘以固邊防疏　　　胡維新

照得上谷雲中切鄰塞北紫荊倒馬密邇 畿南每年
虜犯宣大兩關遂為戒嚴唇齒相連其勢不得不急恐其
南下突犯故也若兩關有警則 畿南震動而 京
師天下根本亦焉得以晏然乎故安 京師者必責兩
關以嚴其備備兩關者必先宣大以設其防譬如有家者
垣墉高厚則門戶肅清門戶肅清則堂室謹靜外侮雖強
何由得入今之宣大即有家者之垣墉也今之兩關即有
家者之門戶也今之 京師畿南之地即有家者之堂
室也宣大為戎馬之場徒有邊牆而不固一遇虜出戰守

莫支且每值秋防虜善窺伺兵集於東而虜犯乎西兵集
於西而虜犯乎東若東西俱有設備則東西俱出牽掣我
兵不得專攻散漫無彊場之據樓堡塞被胡虜之殘今已百
里丘墟荒蕪殆盡將來之危困城池在所不免矣是垣墉
既已頹敗欲求門戶之肅清堂室之謹靜得乎使虜徑南
下直犯兩關以宣大官兵尚不能禦兩關官兵原未見虜
焉有不棄甲曳兵而走者乎雖有金城湯池誰肯効死勿
去而守者乎所仗者惟 朝廷福德之蔭庇 皇上
天威之遠震故蠢爾犬羊自不敢逼近兩關隨入隨出即
為北遁幸其無大志而長驅也兩關雖屬於真保似與宣

大無干若究其處之從入則利害根本之地宜大亦馬得而他委乎為今之計宜大既不能保其尉之不犯兵馬又不能制其所之不南當事者受人之牛羊而不與之求救與觀坐視其斃共可也然虜欲南侵必由廣昌蔚迤南路有險隘但當事者徹而不知設備者衆而不守爾茲得蔚州正南三十里為口北兩山壁立石峽嶮巖紆徐四十餘里至黑石嶺蹊峻南下六十里直抵廣昌此可據之險一也蔚州東南五十里為九宮口雖亦兩山對峙較之北口稍為平漫將及百有餘里直抵廣昌之東可以徑犯紫荊此可據之險二也蔚州西南四十里為石門峪口雖亦

兩山對峙較之九宮口又為平漫將及百里直抵廣昌之西可以徑犯揷箭嶺白石口倒馬關等處此可據之險三也合此不守而徒用力於兩關之防是震鄰之患已及其躬而剝膚之災甚切其體矣患既及躬而災又切體徒為臨事之擾欲求免禍不可得也及查蔚州地方係宣府南路參將所轄虜若東由保安由桃花堡南下西由東城由洗馬堡南下宣府東西兩路參將反為殿後不過尾隨傍觀竟難堵截且宣府東西兩路地方橫亘各數百里之遠亦非一參將可以遥制者不若將大同南路參將改住蔚州另一堤備北口等處及渾源州磁窯口地方以防虜賊

南犯兩關北口等處既為嚴備是兩關又添一藩籬之固神京畿南之地可以永保鎮靜而無驚矣以三口論之北口最險止用黑石嶺原設把總官軍一百員名改住于口上擇其兩山窄狹處立關防禦九宮口亦設把總一員領軍一百名亦照北口立關防禦石門峪口較之二口稍為寬平須設把總二員領軍二百名立關防禦二口之中倚險設關關設飛樓樓設火器關牆橫截下修水口以洩漲水無事之時照常啓閉以通往來行旅有事之時堅壘不開官軍坐山擺守舉放火器拋打礌石任是猿猱之飛捷亦難免其矢石之不傷聞之先年虜由北口南犯回時止

百軍據險擂石打死牛羊馬匹賊衆積屍填壑至今不敢犯北口者懲此敗衄渾源之磁窯口係山西官軍守把每遇防秋不過加添按伏步軍而已况去兩關路遠中隔驛馬山嶺險阻難行雖不設備無妨也今參將住劄靈丘控制三城全為無用策應兩關徒應故事若改住蔚州專備三口一遇宣大有警相機應援可以北則北在北不失為堵截之師可以南則南在南不失為拒守之衆兩關加此一防　朝廷可以無西顧之憂矣且參將之兵不必別設原有渾源靈廣土兵如蔚州舊有土兵亦該合為一營屬之統領其蔚州守備官與渾源廣靈靈丘廣昌等處守

備　體恤彼提調其官軍應支錢糧合於　大兩鎮照數
會計　平派辦支用如此則兩關之隱憂由是而釋宣大
之禍本由是而消　國家桑土之慮亦由是而周悉不
然則險隘無據而事亦難以責成虜患無防而官亦徒以
虛設矣為此具本專差舍人　親齎謹題請　旨

武備類

嚴武備以壯　國威疏　　陳明時

臣聞天下之患發於遠者不足畏而發於近者為可畏發
於國之所戒者不足畏而發於國之所不戒者為可畏發
於戒而有備者不足畏發於戒而無備者為可畏何則緩
急之勢異而禍害之輕重隨之切惟　國家建都於燕乃
中國極北之盡處也東隣渤海兀良哈則女直奚契丹雜
種北接沙漠則蒙古餘孽彼之窺我者固近而逮我之所
以應彼者不可有一時之放逸一處之滲漏也宣大遼東
諸鎮皆　祖宗所規畫隄以重垣限以深塹警以烽燧戍

以重兵雖虜騎時或竊入去都城尚遠諸鎮亦自謹其封
疆慎守其土而備其不虞賊來則戰賊去則守故虜騎倏
來倏去不能為吾大患也惟居庸關以東至遼東之四海
冶與朶顏三衛虜寇只隔一山諸部落遠者去都城不過
三四百里近者僅百數十里耳　國初嘗以永平以北山
後置大寧都司統興營義會等衛以守其地後以朶顏等
部恭順之故移大寧都司并屬衛于保定等處空其地與
之以為我東北外藩離使之東捍女直西扼蒙古所謂守
在四夷是也北虜在我　祖宗時食我　桑椹懷我好音

朝貢以時種類微弱故得彼此相安後正統已巳之變為
也先所誘我是以有土木之禍弘治庚申之後為火篩所
脅我是以有魚臺之慘近年以来招納我叛亡驅掠我邊
鄙其衆日益部落日繁則今日朶顏三衛非復前日乞活
之比矣數年前嘗聞朶顏衛酋花當之子把兒孫與北虜
小王子結親此賊狡黠情偽叵測為虛聲以恐喝我邊上
將士未可知也心媚大種而獻女結歡亦未可知也變詐
如此尚敢以痴蠢無知易之乎往日害我參将陳乾把兒
孫實為戎首今石塘嶺殺我指揮殷隆等或亦此賊為之
蓋三衛之衆朶顏為強諸酋兇詐把兒孫為最　朝廷雖

歲加以爵銜時優以金帛終不能滿其溪壑之欲馴其豺
狼之心此賊不死異日東北有事必此人也數年來縱令
醜類剽掠我人民近聊歸一二即要市我名器都給事中
許復禮等憤其以堂堂　中國為蕞爾胡雛所欺侮已具
疏為　陛下懇懇言之矣今日之事不與則結怨而起釁
與之則損威而示弱二者皆當審處臣愚以為　中國者
乃中國所自立之中國初不係于猾虜之輕重也彼雖禽
獸豈不自念曰往歲吾嘗殺害中國將領部下時常侵犯
中國人民今復持所掠之餘以易官爵中國無乃不我與
乎知其不與而求是易中國也中國假羈縻之術示時嘗

之憤徇其欲而與之是示弱而畏夷狄也畏夷狄而易中國
則驕驕則凌人中國而畏夷狄則恭恭則受凌欲求弭亂
而亂乃速之矣乎今固當示強以破其姦嚴備以防其詐
振威以折其萌區區不知之說不可當稱事之身而施之
也所謂防其詐折其萌者臣請為　陛下細言之京城東
北一帶雖遍近胡虜然無邊塞所恃者山嶺陡峻林木稠
密虜騎不能衝突而已往日居庸以東有松木數百里後
以供採薪燒炭之利取者無禁如近日黃花鎮守備張楠
之所為者遂使林木日就疎薄往日朶顏諸部落時向北
虜大營盜馬過墻下者或語我以虜中動靜北虜亦追趕

此虜亦敵殺不甚相往還近見我邊備廢弛入無空回故
連合為一共來犯邊加以把兒孫調和於其間遂使二虜
日就親密況薊州等處雖設有三堂若一巨鎮然衛所單
寡卒伍空缺將士亦罕經戰陣名為邊鎮實則腹裏之兵
緩急實不足倚仗東北諸胡數桀　朝貢熟見我山川險
易納我逃人備知我士馬虛實此虜　國家真癰疽結於
脇下而豺狼伏于門庭也萬一北虜萌深入之利把兒孫
挾不逞之姦潜通北虜出我不意掩我無備縱都城金湯
高雉其若郊甸之民何且自此以南地皆平曠更無險阻
四通八達騎兵之利鳴鞭馳驟惟其縱掠臣嘗考之前史

五代時唐失榆關之險　虜文進道契丹入陷新州金之攻
遼自古北口入陷燕京元之攻金或自古北口或自大嶺
峪口今許關口皆近郊之險要也雖有戍守備禦力微又
蒙古之元史金人恃居庸之塞冶鐵錮關門布鐵蒺藜百
餘里太祖至關不能前召札八兒問計對曰從此而北黑
樹林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昔勒兵銜枚以出終夕可至
太祖乃命札八兒前導日暮入谷黎明諸軍已在平地疾
趨南口金鼓之聲若自天下金人猶睡未知也比驚起已
莫能支吾關既破中都大震元人知中都有備分兵三道
右軍循大行而南取保遂懷孟澤潞等州大掠平陽太原

之間左軍循海而東取平灤諸郡大掠遼西之地中軍當
雄覇而南破清滄濟寧等郡往者已巳之變紫荊白羊失
守虜騎直犯　京師其先至者星散搶掠大衆既去零騎
百餘猶驅掠各郡乃命楊洪等追至關殲焉夫考之前代
既如彼驗之近世又如此今不可不於無事之時而預為
之慮也蓋我各邊有山川之險有亭障之隘有備禦之具
且居民疎闊蓄積甚微虜入則戰雖有所得不無所損內
地原野平曠居民稠密城郭遼遠加以州郡無兵民不識
戰虜雖深入亦無邀遮之患而所掠有無窮之利然所以
歷百餘年而不敢大舉深入者一則懲我　國初殺伐之

威見我各邊將士猶足敢與之力戰將謂內地之兵皆然
不敢輕我無人二則見我各邊重垣深塹高山窮谷恐我
縱之使入據險邀截斷其歸路三則自疑精銳深入老弱
輜重在後或為別部所鈔或為邊將所刼如近世威寧海
子之類四則東北諸胡各有分土導虜入掠必由其境牛
羊未分其虜獲部落先受其騷擾故閉途距境不使得通
此所以百餘年但於沿邊剽掠未嘗大舉深入也今則不
然去歲西師屢挫虜氣益張凌轢我將士蹂籍我城堡安
行至入如蹈無人之境牛羊金帛如取囊中之物此已自
啟其輕我之志歆動其無厭之心矣加以新有把兒孫之

隙此臣之所拳拳也夷狄嗜利如蜂蚋之赴醯羶麼之復
集寧知紀極遭挫則遠遁有獲則復來近西邊擁虜騎萬
餘散漫賀蘭山後北邊報虜營聯絡駐牧威寧海傍然未
見大入犯邊安知非多方誤我俟秋高馬肥出狙詐以乘
我無備耶虜雖犬羊其形耳目甚長近見延寧地方原野
蕭條而又有大臣在彼總制宣大薊鎮有備而亦有大臣
在彼提督三處俱未可以得志彷徨塞下以誘我不虞今
之事勢殆賈誼所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寢處其上也臣愚
過為杞人之憂聊設必無之論倘虜以散騎迭入延寧境
內以綴我西師又以輜重往來宣大塞下以欵我北部納

葳人反戈之謀因兀良哈同利之衆以入我東北空虛之
處重兵據我隘口輕騎馳我郊牧餘衆剽掠我郡縣扼我運
道此亦坐困都城之術也已巳之變喜寧導也先直趨
京師由小兒為虜諜出紫荊抵臨清是虜無大志得利即
返當時若從其姦計北禍蓋有不可勝言者矣近世名臣
如大學士丘濬者欲以大寧都司移于保定者立于永平
或遵化或薊州以為重鎮凡舊所屬衛所移于沿山要害
相為聲勢此老成邵慮之圖也但保定當紫荊之衝實郊
外咽喉之地備亦不可無而安上之衆為遷邑之舉事亦
不可輕惟在 朝廷較量利害審度時勢不使有意外之

變斯為善慶之術臣迂淺之論非特一虜患而已自古有
國家者必居重以馭輕安內以制外頃以流賊之故調發
邊騎入剿邊上將士周歷諸省來見城池單淺將上怯弱
先帝末年扈 駕南征經過名都大郡又見人物繁華財
貨富實近日各邊餉運不給將士不免凍餒加以胡虜強
盛日有鋒鏑之苦安知其不厭窮邊為地獄之愁慕中華
有天上之嘆昔有唐中業府兵法壞而為彍騎其彍騎之
法天寶以後稍以變廢雇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
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 中國兵可銷猛將精兵
皆聚于西北邊安祿山見武備廢弛遂有輕 中國之心

悉所部十五萬衆反於范陽引兵而南無敢拒之者乃使
封常清詣東都募兵六萬人皆白徒未經訓練屯武牢以
拒賊賊以鐵騎蹂之官軍大敗高仙芝退自陝州哥舒翰
潰於靈寶玄宗幸蜀而長安不守矣近甘州假以索糧而殺
害巡撫大臣大同因下操而抗拒巡按御史宣府於彼處
吶喊或武因索糧潰散其他倔強不服者又往往有兵情
易動如此禍已滋漫乎其可畏矣萬一有奸人呼唱于其
間豈直為逃逋而已哉前日何錦之在寧夏近日李隆
之在甘州使其姦謀得遂事亦未可量也況近年以來水
旱不時 國家多事賦役繁重民不聊生匹夫不逞一呼

成群小則流剽鄉村阻刼道路大則攻圍城郭殺害官軍
隨滅隨起習以為常蜀寇甫平而霸賊起霸賊方息而礦
徒作此徐樂所謂土崩之勢也樂之言曰天下之患在于
土崩不在瓦解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
尊尺土之地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是
之謂土崩昔有唐之季奢侈日甚賦斂愈急連年水旱州
縣不以實聞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為盜所在烽起州
縣兵少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于是王仙芝起于
長垣黃巢起於○句其後巢賊自嶺南廻蹈江越淮直陷
東都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弟冒名軍籍厚得稟賜未

嘗更戰陣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
行往往不能操兵於是賊巢入長安僖宗走興元今觀其
宰相稱疾不出天子大延悲泣良可哀也今邊塞有踈脫
之隙胡虜有窺伺之形戎卒有玩愒之心窮民有離涣之
迹古曰明者見于未形聰者聽于無聲今形聲暴著夫人
皆能見之亦能聞之不待明者聰者而後能也事機如此
豈可聽其自來任其自至而不為之慮也大抵禍患已來
從而圖之為力既難幸而獲濟亦必有所損傷禍患未至
先以待之用力既易雖有不祥亦不能大為災害今日之
計上策莫若修文事其次莫若嚴武備所謂修文事者親

賢遠奸節用愛人而已所謂嚴武備者臣有管蠡之見不
避狂瞽之誅謹為 陛下陳之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
易萃之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宋儒丘
氏曰君子當萃聚之世而除戎器非右武也特戒不虞而
已既濟之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宋
儒程頤曰自古天下既濟而致禍亂者蓋不能思患而預
防也宋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晉人有
言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操蓋教戰乃所以息戰而
訓兵乃所以寢兵也我 太祖高皇帝聰明睿智神武不

殺天下既平猶令日遣其官甚處練兵明日遣其官甚處
練兵蓋無寧歲且制為 祖訓曰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
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況今 天子自為
守邊而將可不選兵可不練武事可一日不為備邪我
太宗文皇帝聖神文武繼志述事祗承 德意故大啓燕
都親控隘塞內難既靖猶令歲出開平明歲出興和
躬御鞍馬與胡虜角逐蓋恐一時武事不競後嗣將弱故
不憚一己之勞而為萬世慮也以教閱言之 國初南京
大小教場之設以練伍軍將士永樂初既有五軍營又有
三千營以司寶纛令旗 神機營以司神鎗火器是為三

大營各營管操官曰提督各哨分管曰坐營曰坐司而中
都留守山東河南大寧四都司歲輪班馬步官軍隸伍軍
操練此 祖宗時營操之舊規也景泰初因胡寇憑陵選
三營精銳分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是為團營每營官
軍一萬員名其提督及坐營號把總等內外官員略如
三大營之制而命兵部尚書或都御史一同提督天順初
罷八年復置成化初罷三年復置分奮武至振威為十二
營此則從來隨時之建置也自大團營建而三營漸輕今
三營壞而團營亦敝籍有萬人之名營無萬人之實科道
點閘官員據其實報到營名數無從究其隊伍蓋由內外

坐營等官假以軍伴工匠為名一任恣意私役之役老
壯不問有簡別之期畏怯不聞有去留之經去歲北虜有
警　命於團營選兵二萬聽征夫團營本擬二萬精銳而
設今團營選兵則兵之不精可知而今之團營猶古之三
營也臣嘗觀五代史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為姑息不欲
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居半每遇大敵不戰即降周世
宗自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兵務精不務多今以
農夫百未能養一甲士柰何浚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
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
羸老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為諸道所蓄召募天下

壯士咸遣詣闕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其餘步騎諸軍各
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所向克捷宋之藝祖亦踵此
制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為上軍
而命諸州長吏選所部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
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
由是獷悍之士隸禁籍矣又懲唐以來藩鎮之弊分遣禁
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
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卒不至驕惰夫以宋都汴去邊尚遠
餽輓亦便猶以兵不可濫者財不可浪費今各省水旱連
年災厲迭見　朝廷以小民困苦雖有蠲賑之恩有司屈

國計匱乏之際多費格而止當催徵之際期以促限迫以嚴
刑使閭里窮民質田毀屋鬻男賣女歲租僅辦生事一空
豐年流亡道路凶年轉為盜賊況漕運之要近亦千數百
里遠者往返萬餘里計其程途非周歲不能至有江湖風
濤之險有洪壩搬撥之勞有泥牐淺閘之患當夫秋冬之
交河水流澌猶裸身扤淺入水牽舟不幸舟敗米漂則貨
家易產以償官猶不足則逃竄四方至死不歸者有之今
諸軍日月所食皆農夫之脂膏漕卒之汗血也以輓輸之
難如此而養此疲鈍無用之物均一覆載之下幸與不幸
有如此哉臣愚以為今日之事民之財力竭矣兵之凋敝

極矣非大有所更張不能祛積年之弊非大有所振作不
能復已去之威近日本兵請于本部尚書外則設一員專
督營務良以此也請　命本兵大臣會同內外提督坐營
等官將各營見在將士大加簡閱仍　命給事中御史按
其不如式者如團營所統十二營必滿一萬之數兵必極
一時之選如伍軍等三營驗其實在之數以杜其占役冒
其逃亡之數以致其消耗然欲選兵當先選將今各營坐
營多以功勳之胄為之此輩生於紈袴之家長于婦人之
手目未嘗辨旗旌之色耳未嘗聆金鼓之音身未嘗經鋒
鏑之交足未嘗履沙場之地若一旦授以坐營重任彼違

樹大將旗鼓坐於將壇之上儼然一大將也叩其中之所識者不過衣服輿馬之間飲食男女之際而已既無材能又不省事只聽信心腹家人及積年識字光棍撥置剝削行伍責及軍役營務廢壞職此之由今各營坐營官請用出入均勞之例必選上有功將官方得入為坐營其武弁之胄非卓然有志功名擺脫膏粱氣習者但世其祿不任其事可也下而把總管隊官員亦要先擇其人所管部伍先令自選以次引驗如一隊五十人就俾管隊官自選精壯者幾人老弱者幾人逐一引於該管把總等官處驗看果精壯則留之果老弱則去之如有濫誤則隨其多寡而

杖責其原選之人甚者呈稟於提督官處易置之如有受財作弊等項情由則呈稟科道官處參　奏重治之如一把總該管若干隊就俾逐隊自選除老弱類開外其選中者明開某隊武藝精熟者幾人膂力強壯者幾人逐隊開寫引送坐營官處驗如選取不精輕則量為責治重則呈稟提督官處更換其人如有受財作弊等項情由則開具揭帖送科道官參　奏重治以罪如一營該管若干總坐營官逐總自選畢引送提督官處驗看有膂力者試其膂力有武藝者試其武藝且因以觀該營將領之才否則不行用心視為泛常會同科道官員參　奏黜罰提督官遂

一驗中者仍送科道官處覈實有不堪者駁回另選且誌數奏　聞請　旨戒諭其所選之法欲嚴之年貌以求其老壯驗之身材以求其勇怯驗之技藝以求其精疎雖伍兵並用而尤以弓矢為主蓋刀鎗旬日可精弓矢非積久不能熟弓矢既熟則他技皆餘事矣去取之間雖以武藝為尚尤以膂力為先蓋武藝可學而能膂力不可強而至膂力既壯則武藝皆可學矣團營取不足則於三營見操將士中取之猶不足則於四都司京操軍士中取之其四都兩班京軍士宜略倣周宋之制簡其驍銳者存為京軍即命原衛所官司將選中軍士當房家小津遣赴京常住待

其衰老仍遣回原衛所收伍其餘班操官軍亦不必赴京虛耗　國儲亦略倣大學士丘濬輔郡之議該班京操將士就于附近郡操備東則以永平或薊州西則以保定或易州南則以臨清或徐州但北乃宣府不必設輔郡邊城芻粟價高委輸實難內郡將士至彼不能戰陣虛糜錢糧有事則以京營精選將士戍之三營將士除選團營外餘留本營操演宜復簡其壯健者免其做工嚴加訓練別為一項一以備意外調發一以備團營選補其老弱不堪者團營則退回三營若慮外衛所選取既多原伍空缺則京營老弱將士願回原籍附近衛所者聽其便收充補伍

近世名臣大學士李賢等言於　英宗皇帝欲以在京軍
營老弱殘疾者令兵部漸漸調出在外以省冗費誠有見
也選取既畢賞賜月糧亦宜略倣前世之制稍為之差等
團營聽征將士為一等三營聽選將士為一等老弱做工
將士為一等如此則勇壯者勸而疲懦者勉兵庶幾可用
而　國無冗費之虞矣然兵法有曰兵無選鋒曰北又於
每營之中拔其驍銳者三千員名置為遊兵若先鋒之名
於各邊都指揮等官中擇其善戰有謀者授以署遊擊若
先鋒之號就俾于邊上平日所知慣戰將官中自指揮而
下奏取數十人以為領哨把總管隊等項應用又於邊上

夜不收人役中選其近年出塞及工于刼營者奏取數十
人以為京營哨探人役之師名仍統屬于該營操則別置
于一處使之常為戰裝一遇有警　命下即行有事之時
本營悉行就以充該營遊擊先鋒之用若只發所部則俾
受節制于所在三堂等官每歲發遣二三枝于宣大等處
以代內地邊操備禦之行寇入則聽所在三堂調遣與邊
上遊擊偕進以為犄角之勢不得仍踵京營閉門坐守之
怯不得肆為禁旅偃蹇驕悍之態輪班出戍周而復始以
識胡虜情狀以練戰陣勤苦以習塞上風寒其更代以期
道里之費又因時制宜而區處之有方至于教練之法臣

不避煩瑣為　陛下復陳之今京營將士教戰之法月凡
三次操練除祁寒盛暑工役外月不過數日通計一歲不
過數十日耳其下操也又不過聞鼓角火砲之聲首趨走
數十步吶喊數十聲而已質明而入營未午而歸家未嘗
習擊刺之方閑馳射之法甚至於都人所言京營下操非
操練也乃比較也今日下操則追昨日該操不到之罰銀
明日下操又追今日該操不到之罰銀何嘗有彎弓發矢
揮戈躍馬之實其將士之入教場也挾一無弦之弓插二
三枝無羽之箭或腰一無鞘之刀或以竿而為鎗或以棒
而為銃即其器仗真如兒戲昔　英廟北狩都御史楊善

往迎也先密遣一人先來因問向日土木之圍南朝兵何
故脫衣甲而走答曰太平日久將卒相安因四方無虞只
營修寺宇而已何曾操習彼領虜兵陡然衝突如何不走
嗚呼善言京營練習之無實將士之無能歷今日猶昔日
也今日之教練請勿以營中成法拘之使將各以己意教
之周旋進退必有擊刺格鬬之實技左右開闔必有陷陣
潰圍之實勇猶張巡所謂使兵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
使指兵將相識人自為戰斯為善矣或如宋太宗親閱之
法刻木為箭鏃裹以氈綢命強者兩兩相對射避即撫之
取其不避者又以禾挺為馬槊施諸革鞘俾騎騎相擊取

其尤勝者各分等級遷録之夫格鬭之法如手搏然精如
手搏者他人雖奮力擊之終莫能就而乘虛一手其人即
仆雖一人可敵数人雖中人可敵壯士格鬭之法其枝兩
避箭挑尤擣虛固自有方平居不習一旦臨敵則眼目眩
暈手足軟顫故有平日挽強命中而臨敵不能彎弓平日
運矟風生而臨敵不能牢握昔尉遲恭奪矟亦由目定手
捷故也至於神槍火礮亦宜使之常放演習其安置之宜
忖量其高下之勢盖槍礮之放尤難高一寸則騰空低一
寸則入地徒聞訇礚之聲殊無催擊之益亦以平日未嘗
量定故臨敵不知所以持架安頓也如此簡拔如此教練

則营伍充實將士勇銳有此十萬之衆賢於他日不習之
兵百萬可以折蠻夷猾夏之萌可以銷寇賊姦宄之漸可
以省 國儲無用之費 國勢有雷霆之威有泰華之固
豈直虎豹在山而已耶是則所謂伐謀之上兵也此法既
立而又一年一蒐補三年一大閱以若此施為雖以紛更
然于緩急實為有頼宋蘇軾有言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
輕于鴻毛有事則匹夫之言重于泰山今之形勢似不可
謂之無事矣如臣言可用乞下 廷臣會議務求 國勢
之尊安無憚更張之煩擾愚繆之見亦其大略耳若夫條
目之詳綜理之密自有 廟堂深識永啚非臣之愚所能

為也一得之愚上瀆 天聽惟 陛下留神省視臣待罪
該科切有所見不敢不言不知忌諱罪當萬死 一國初
永平以北山後置大寧都司統興營義會等衛以守其地
後以朶顏等部恭順故移大寧都司并所屬衛於保定寧
棄其地與之近世名臣大學士丘濬欲以大寧都司移
於保定立於永平或遵化薊州其屬衛移於沿山要害相
為聲勢但遷邑之舉事不可輕要較量利害審度時勢善
處之一修文事在親賢遠奸節用愛人嚴武備有管蠡之
見 國初南京有大小教場以練軍伍將士永樂初既有
五軍又有神機等營官軍而中都留守山東河南大寧四

都司輪班官軍隷五軍營操練景泰初選三大營精銳分
十營團操每營官軍一萬員名今有萬人之名而無萬人
之實要 命本兵大臣内外提督坐營等官將各營見在
將士簡閲仍 命給事中御史按其不如式者每營必滿
一萬之数然欲選兵先當選將各營坐營官用選上有功
將官入為坐營其武世胄但世其祿不任以事把總管隊
官員所管部伍先令自選以次引驗團營不足于二營取
之允不足於四都司取之四都司軍簡其驍銳升為京軍
家小赴京常住其餘班操將士就於附近輔郡操備或永
平或薊州或保定易州臨清等處但宣府不必設輔郡以

京營精銳將士成之三營將士聽征為一等聽選為一等老弱做工為一等　一兵法有曰兵無選鋒曰北每營之中營揀其尤驍銳者三十員名置為遊兵君先鋒之名於各邊都指揮等官中擇其善戰有謀者授以署遊擊就俾於邊上所知慣戰將官中奏取數十人為哨領把總隊等項又於邊上侯不收中選其工於胡營者奏取數十人以為京營人役之師遇有警　命下即行仍每歲發遣二三枝於宣大等處以代內地邊操備禦之行其更代之期道里之費因時制宜區處　一京營將士教戰之法月以三次操練除祁寒盛暑二後後月不過數日通計一歲不

過數十日耳其下操也又不過因鼓角火砲之聲音趨走數十步吶喊數聲而侑明而入營未午而歸家實未嘗習擊刺之方閑馳射之法甚至於都人所言京營下操非操練也乃比較也今日下操則追昨日操不到之罰銀明日下操又追今日操不到之罰銀何嘗有將官揀兵揮戈躍馬之實其大將之入教場也挾一無弦之弓揮二三枝無羽之箭或腰無鞘之刀或以筆而為鞭或以棒而為銳即其器仗且如兒戲今之教練請勿以營中成法拘之使將各以己意教之周旋進退必有擊刺格鬬之實投左右開闢必有陷陣潰圍之實勇至於神鎗火礮亦宜使之

常于演習如此簡拔如此教練則營伍充實將士勇銳有此十萬之衆賢於他日不習之兵百萬可以折蠻夷猾夏之萌可以銷寇賊姦宄之漸可省　國儲無用之費是所謂伐謀之上兵也

特增武舉額名以廣儲將材疏　張鹵

隆慶二年秋值當兵部會試天下武士之期覆伏蒙
詔旨勑該部舉行仰見我　皇上側席求賢之心必欲得
夫鷹揚名世之才以保乂我　皇家德意所嚮重可知矣
且諸凡條格事宜昭有明法該部與監試官員奉行當必
增飭加嚴以除夙弊以求無負我　皇上委託但且無容
再議臣獨伏思唐臣韓愈有言相為天子得人于朝廷將
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欲天下無治不可得也我　國
家為將得人固非止一途自科目之制既立則名器之歸
有定上之發進也固惟以此為至隆而下之進取也亦惟
以此為至重惜中式名額向苦不多其斟酌至意在　先
朝雖自有微權而鼓舞新恩在　今日則最為關係况武
舉會試之科弘治末肇舉一行正德中間行屢罷至　先
帝改元之初始　勑下廷臣修明　典制令此科每三歲
必舉每舉必于文科比隆故今日薄海人士仰感于　先
帝四十五年鼓舞之恩快覩于　皇上龍飛九五之會其
待試　京師者皆駢肩踵足植植濟濟即初試之集不止
千五百餘人而一時之盛視昔有加又況方今邊圉未寧
四方多事每臨敵任將動輒乏人而廣包併蓄以儲備他
日之用者正當此為急夫以將材之待用甚衆　國家之

需將甚急顧使今日選將之路太狹如往歲多拘循舊額
雖三試俱精亦不能盡取若此者殆非　今日鼓舞人心
之意指也伏乞　勑下兵部再加詳議果臣言不盡謬待
三試既竣之日合照邊腹分數將可中式數目據實上
聞乞　勑下近科九十名外　特賜增新額以廣招延使
天下之人皆知此武科之設肇始于　孝皇加重于　先
帝益振新于　皇上臨御之初庶人心思奮科目增榮謂
其中不有運籌決策名功將　社稷如唐郭子儀之流出而
以仰答我　皇上之隆恩者豈不敢信也再照選取貴精
既取貴用　先帝之勑旨昭然其為武科用人誠為見經
始但近年以來選取徒勤乘擲之易中有既經登進竟數
年不一附除且于緣事限年之法亦多漫無稽考無怪
乎豪傑之士多視為虛文而俸廩之供徒炊其糜費所以
求材甚急而之材愈甚者職此之由再乞　勑下兵部于
今　制額增新之後務查照　欽定資給其應當叙准委
用者務一如文舉登科待次之法即行叙用其有用之函
効當隨將所官資級據實標奇加給米石職日住糧如此
是我　皇上既以隆禮進之于前復以實効考之于後縱
如前郭子儀之流時不多得其中才以下若皆不感發思
奮敵愾酬　恩以求無負今日之發名者臣亦不敢信也

飭勵人心振新 典制惟在我 皇上一轉移之間耳何
今年春禮部會試天下士四時視篆稽科嘗以乞增 制
科額名上 請得蒙 皇上採納今臣敢復為是言者良
欲望我 皇上仰以文武科名並矣一時以操內修外攘之
要以運久安長治之術臣等固不勝其惓惓至望也故敢
復為是言也

預上京營五論以大修戎機疏 張鹵

頃惟我 皇上嘉納輔臣之奏數講 勑許將臨 大閱
累朝曠事一旦施行臣自幸得備後騶躬以再覩成周洛
水裳華千載一時之盛殊不勝至願邇日來乃見當事諸
臣不于興革事宜大較而顧庸心于當行儀式之間與夫
臨時條貫之末臣愚獨以為我 皇上所以躬 萬乘臨
戎意正不在此其意蓋以人心久玩法度久弛諸臣有避
難而不肯為諸將皆安常而不知變固欲借 六飛蒞臨
之會為六軍奮起之機凡諸臣有留心軍事平日阻于無
故而不可言縱言而不可行正當於此悉陳以無孤 盛

會臣愚所欲言者除將帥賞罰一節今月初四日因總督
京營戎政鎮遠侯顧寰奏老疾辭任本到科臣即謬向兵
部尚書霍冀而議謂我 皇上今茲之舉正欲分別諸將
功罪以明勑賞罰使寰賢而整飭營務有功則論功行賞
當首及寰今日之任不可辭使寰不肖而廢格營務有罪
則明法勑罰當首及寰今日之任不得辭且萬無使寰當
無事時則優游十五年以享大將之尊至此却脫然遠退
以使他人代當其臨事之難之理繼該部覆題見其亦不
擬寰謝任復荷蒙 明旨著寰策勵供職舉一寰而四副
將二十八叅佐三十二營四百餘員千把總之官莫不皆

然此皆首待我 皇上臨時視其功罪而斷自 宸衷
以為賞罰激勸臣固無容預及至于京營大端可論有五
若失今不振則不可復救五者何一論營伍消耗 國初
京師軍制有中軍有左哨右哨有左掖右掖名曰五軍營
又以大營圍子手幼官舍人及千二四營附之額三十餘
萬永樂中又以三千隨侍 神機譚家馬諸營附之至景
泰因大營兵不精強內選取十二萬聽征謂之十二團營
精兵至弘治又因團營兵不精強內選取三萬聽征謂之
東西官廳精兵其大營餘者謂為老家兒兵但以備差遣
修營無復恃賴至 先帝嘉靖庚戌又改十二團營為三

大營雖易新名仍沿舊額至今省班軍 先帝時但執役
土木為時滋久今雖脫役入營其將領軍人渾忘本來面
目俱寸挺不持空身備伍與無軍同故今日號稱精銳戰
兵亦不過祇有當時東西官廳之數而大實不副名數不
及額載總計三大營中其掛名投閒買差替役老弱無用
之人尤不暇悉計即明開缺額者亦不止十分之三當元
年左給事中孫枝巡視特臣詢其營中軍額枝尚謂有九
萬二年給事中陳行健替代臣復一詢之健謂與枝相代
一年間復消耗萬餘見數祇存八萬今臣一聞不勝疑畏
以此觀之見在之數視前十分之七猶所不及夫總 國

家兵制兵額自洪武視永樂自永樂視景泰自景泰視弘
治自弘治視 先帝嘉靖之末及 皇上隆慶之始其間
揀選因革多寡名數當時之所原有與今日之所僅存試
屈指一計不待有識之士始知寒心凡此在士大夫不詳
究則不盡知不盡知則不深憂于此若謂役占全無而其
實尚能有幾若謂勾補無益而其法必所當行若謂揀擇
當精而餘額亦不可使濫欲嚴行役占兵部當會同總協
巡視官先查見在役占人員繫行查究再將有眷營務官
員應准跟伴名額即終身跟伴不許擅易別名請 欽定
為例例定有多役及擅易一名者即充罪者家屬一名為

正軍雖貴官不赦欲嚴勾補總協巡視官當通三營缺額
云 勅下兵部兵部據所題缺額云 勅下各該清軍地
方官員始以地里遠近軍數多寡為降級為民拏問之例
至則更嚴保甲以杜方來欲嚴精別雖士馬闘營書難曉
銳而於舊謂東西廳三萬之精譚家馬五千之盛不可不
求充而抵足之其餘不係戰兵亦取次服名換易不得仍
以老弱充數徒耗軍食此營伍之不可不急為填實者一
也二論教演虛飾古稱兵不練猶無兵練不精猶不練練
兵者其六花八陣固所難言卒虜惟恃弓矢為長兵在我
刀之外又有槍盾鉤斧鎲鈀砲鎗及鳥銃佛朗机諸火藥

長技皆非虜所能及至今相傳我　成祖北征但用神鎗
一技即所向無敵豈神鎗獨宜于曩時不宜于今日哉習
與不習耳且如操教者即以此等爲習固亦人所易曉近
年京營操練每日平明以號頭聚放大砲三聲爲進操之
期至所謂操者如羣兒登場但出一二慣習熟爛規格以
爲搬弄爲將者更不知出一另著發一新語以真相較閱
日才辰初號砲再舉三聲間有一營將領尚營陣未畢比
較未完即所搬弄者且方行未竟各營之軍輒已散漫羣
嚣徑出不顧求能使三軍手足利而耳目明真如臨陣交
鋒景象一不可得　京師所以謂安定門外砲聲爲謹賛

朝廷糧賞之具故今皆有識諸臣每于此不勝憤激至有
謂若守今京營積弊而不變其法一遇緩急事亦非但不
可賴亦不能集宜于京城東北曠郊令指揮以上將兵以
居各立保伍給兵符爲信且守且練有事但命將統之又
有謂欲振營軍莫如調操宜選南北父經戰陣名將數員
到京及在營將領並加挑選會同總協巡視官將營軍選
其驍壯者籍其年貌付各取選將官每人一二千上下每一
次以一二萬數摘爲數枝聽其統到不拘遲順去京三五
百里內同彼兵備將官嚴加操練待有成功仍令番回伍
此皆事體重大俟另議施行今莫若先于　各營戰兵另爲

加功操教如見任原任總兵官郭琥来自邊方者即可將
之俾其于神鎗諸法鳥銃諸器進退之度金鼓之節器具
衣甲逐一整備且因月限事因事立法務使此輩一可當
百隱屹干城以光復　祖宗聽兵譚馬之遺意此教演之
不可不急求精實者二也三論將不聯屬今三大營以文
武二大臣總督即古謂大將副將四員即大將之偏裨每
參佐下把總十員即參佐之部曲將把總下管隊伍名即
把總之部曲將管隊下五旗甲每旗甲下軍人五名是以
旗甲約束五人把總約束管隊參佐約束把總副將約束
參佐大將約束副將正兵法所謂徹上徹下以一統十以

十統百以百統千以千統萬而爲節制之師向總協者止
知大將之尊情于節制爲副將者亦僅與兵三千而下視
參佐則無別參左之兵專爲部曲而上于副將則無預夫
上下相別以其相臨今副將視參佐之任既無異則統馭
之體褻大將遇副將之禮却不同則大將之威玩而又不
達夫古人兵制大將入營則副將固爲偏裨大將不入則
副將即爲大將此又兵法所謂奇亦爲正正亦爲奇者今
三教場之地總督既不得齊時俱入却以大號頭一員得
坐中臺司其進止左副將亦傍守信地同乎參佐是人各
兵其兵而總督不得不下親偏裨之務所以事業錯而且

不足勢分歧而政不舉識其勢而反之莫若副将但聽節
制于總督叅佐俱聽節制于副将副将無私兵其兵盡屬
叅佐叅佐無私兵其兵盡屬把總把總無私兵其兵盡屬
旗甲旗甲管五人五人自為伍則責成少而實効臻此将
兵之不可不急為歸一者三也四論兵無紀紀兵法曰治
衆如治寡分數是也今操法入場則隊伍錯亂散操則喧
譁無紀黙閙則攙越不倫平時如此其于臨敵整治萬所
必無所以然者以分數之不明也且如軍中以對兵為首
而馳逐風雨在步卒過不相及今各營分隔止于三千勢
難獨用故以馬步相兼而吏不知在大将合營馬步固當

兼用而二千一将馬步仍貴相別又兵法伍兵五當長短
輕重刺衛之枝互相錯綜雜用如五行循環其制明白易
曉如今長槍特為隊圓牌特為隊弓箭特為隊火器特為
隊甲什旗物分辨無章以此治兵尤為可笑今當令騎兵
自為營以知兵驍将領之步兵自為營各照本管領之又
自五人為伍五伍為甲五甲為隊五隊為哨二哨為總陞
總為營務使技藝相攙物采互辨紋領各別旗部曲適均
分數易定此營伍之不可不急為清肅者四也五論軍法
不信古云軍容不入于國者蓋以臣于君側太屬威嚴則
勢屬不可此蓋以國中而言若今教場即閫以外将軍治

之将任軍君命有所不受之地非國中也恨将帥者此心
息成風寧上負 君而不敢下繩軍士使 皇上今日
不為是舉雖日戮一将而求其法之行也亦不可得何者
蓋輦轂之下人心易揺人言易惑萬使威行而揺惑一動
則群起非之不曰浮躁則曰激變當是時竟無能為當事
之臣一引任其責無怪乎姑養活法牢不可破而軍中法
紀盡以陵夷今 皇上既不惜先勞而自任其事矣臣願
再為新其號令兵部當會同總協等官詳為條例以後有
玩愒驕悍者其事當盡其法當抵其罪亦上請 欽定為
例再明使悉知當 大閲一臨則将帥固當待罪而聽禍

諭于 君軍士平日亦當畏将而聽禍諭于将轉息玩而
為嚴威固于此尤為至要此軍法之不可不急為一定者
五也夫此五者自待罪兵科學于該管事宜經年窮究秉
今事機故敢 厭迂該伏乞 勑下兵部即會同京營總
協及巡視科道官員再加詳斟覆于言不盡謬者乞為請
勑下該部及該營諸将一一永照施行如諸将仍有不以
誠心上孤 德意容臣先指名参究以明示懲罰庶積弊
一新 大與斯稱由是六軍鄉從四海風聲萬年寧家皆
為我 皇上既同之福祿不朽若徒誓飾一日之觀瞻而
無救從前之積弊則其弊将有不可勝言者伏惟

皇上裁察臣不勝至願

附進京營議　張鹵

臣頃　請乞正　廷臣會議條格俾于輔臣所奏欲改京營制事宜人各詳議既欽承　詔命臣竊自　獻其愚大抵今日之議惟在于用輔臣之意而不可泥其詞蓋輔臣之意意在嚴訓練以強兵是切中肯綮若謂欲創更營制則今日營制不惟不可更而亦不必更所謂不可更者蓋人國變法乃變其法之不善在昔君臣雖欲變祖宗不善之法尤必乘事機可變之時若法既未嘗不善時又不可輕為則必不為之以言今日兵制當我　高皇帝開天合五府統隸之兵為一營操練有中軍有左哨右哨左腋右

腋故名曰五軍營外以國子手幼官舍人殫忠效義千一凡四營附之　文皇帝繼極以　龍旗　實纛下三千小達子立營故名曰三千營外以隨侍營附之又以神鎗及火器另立一營故名曰神機營外又以譚家馬附之夫曰五軍曰三千曰神機此所謂三大營也景泰初因巳巳之變遂于三大營中選立十團營成化中復增為十二團營以為操練之兵既未免權宜而非經弘治中又于十二團營中選立東西官廳兵以為聽征之兵亦未免失多而携寡至我　先帝當庚戌歲虜騎長驅大飭戎務乃革十二團營及東西官廳之名盡歸五軍以光復我　高皇帝之

舊制因神機為神機改三千為神樞以式增我　文皇帝
之宏規總之為三營以盡其大分之為一總督一協理二
巡視四副將三十二營四百餘員千把總之間以盡其詳
實昭析太甚固未嘗分數不明也在　先帝力復祖制百
方慎重之心會于羣臣告于　祖廟才者定規畫其詔
旨昭如日星有曰這事體非輕必復　祖制方可事權歸
一又曰朕復　祖制三營修武當時諸臣合詞稱頌有曰
規模宏遠修理精詳上增　二祖修攘之耿光下垂萬世
治安之成憲臣嘗發誦對揚以為我　朝京軍三大營之
制是　高皇創立于始　文皇增定于中　先皇完成于

終凡　三聖人作為二百年遵守誠　祖孫作述先後相
成萬萬世　聖子神孫當欽承無替此正我　皇上所謂
分營練兵係　祖宗舊制外此固無所謂　祖宗分營亦
非所謂　祖宗舊制也且　先帝所克復　祖宗成規不
獨臣與在　廷諸臣以為善即歲前九月　皇上勑諭營
臣有曰國家設立京營以養戰士越我　皇考又更新戎
政中飭宏規其制大備令　詔墨未乾是　皇上之心亦
已灼見其善矣夫既灼見其善而復強欲更之此固臣愚
之所未解況今正當　國家安定之時絕無景衰日事機之
變不能乘時修明　祖宗成憲以奏膚功乃無故徙取其

成憲而紛更之以大致駁異人心尤屬未便故臣以為不
可更所謂不必更者蓋　祖宗之法既不可以輕變而匡
時之策又不貴于循名為今之計在于營政責實而已誠將
領擇其才賢營伍補其消耗申法勵其嚴威而又賙給存
恤悉其情苦取從前節奉　欽依操練程法通行而責飭
之以日求成效則今日營制即　祖宗之營制今日兵威
即　祖宗之兵威此而不能則今日之營制無益也五軍
之分練亦無益也豈惟無益又將并其原有者而失之蓋
舊以人統三千顧更以人統二萬是本欲明分數而分數
轉淆統三千者尚相維相制統二萬者顧人自為兵是本

欲分兵權而兵權獨重況　先帝定制一更則平日垂涎
兵柄者皆得以肆為協同參預之謀將派敝潰決不可更
制重之號令多統紀愈弛占役多營伍愈耗誅求多侵削
愈恣又重之制度一新而法不可輒行人心未定而教不
可卒施胥將以可為之時日而盡曠于無益之紛變語曰
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又曰利不百者
不變俗功不十者不易器今即以功利言不惟百利十功
且無功而失利焉故臣又以為不必更也夫山臣前說則
成憲之當遵由臣後說則無益之可惜臣故以為不可更
不必更如此至謂大將原無專設我朝不當有印轄臣言

此二事徧誠為行稽無以則當裁總督之設銷戎政之印
三大營各等設總兵一員副將一員而五軍營冉特加副
將一員為三大支以司專領又 命文官大臣一員特加
本兵尚書級銜以總提督總督文臣一如巡視事例照當
銜職掌另請 欽給關防以便行事其巡視科道官員與
關防 勅諭各仍照舊例存留此既依守 二祖之法又
不失 先帝之意柳庶乎其可行也謹議

修兵政以固根本疏　管律

臣惟安不忘危明王之所以盛獘不知救庸主之所以衰
既往之迹昭明可考 陛下勤學鑒古篤志準今洞察萬
出百王謨猷遠追三代曩嘗發 綸音有曰朕以人君深
居宮禁不知外間事情群下開 命無作惟悅至今傳為
美談咸恐無所建白以負 陛下也臣以諫為職敢援政
之獘于今而關係天下之至重者言之惟我 太祖高皇
帝剪胡元凋獘之俗定萬世不易之規罷中書省而設六
部革樞密院而置五府五府之官設左右都督各一員同
知各二員僉事各二員統領天下衛所分掌在京軍馬上

下相維體統不紊歷代之兵制莫良於斯至如公侯伯但
帶銜隸籍以便支祿府事一無預也比時負缺寧 命六
王之仲子為署都督分僉事未嘗輕及公侯伯誠為慎重
權任成化初負缺宣襄伯郭登嘗奏舉都督指揮六員蒙
欽依補之猶能率循 祖典迨今承平日久事漸乖張而
其掌印者既侯伯僉書者亦侯伯應任之臣不過三四而
已缺多廢久與六部事體頗殊然以 國家兵馬綱領之
地坐擁豢養驕侈之徒利不知興獘不知革恒將侵漁之
術而為溫飽之圖此 祖規不復之大獘一也至于 京
師為天下根本之地五軍二三千 神機團營乃四方觀望

之兵存強幹弱枝之勢寓居重馭輕之機今乃坐詐[illegible]
託肯委之侯伯中間謀勇材略堪任營諳調度布置頗[illegible]
心固有二三其人餘則聽人指揮一丁不識者今總處恬
不致慮周也一遇有警則多冀能料者誰敢在前效用者
誰敢不待臣言固莫逃於　陛下之洞見也況我　太祖
高皇帝肅嚴軍政凡有事征伐則　詔總兵官佩將印領
之既旋則單身還第軍士各歸其衛又降律令各衛禁止
軍官軍人不得私下投受公侯所與金銀段疋衣服錢物
及非出征不得侍立于公侯之門　聖謨洋洋具載典策
今以此禁暴禦侮之兵資彼呵前擁後之具名雖管操實

乃僨事此　僨規不復之大弊二也執此二大弊臣恐非
社稷盤石之計亦豈勳戚帶礪之福乎矧今　天變屢失
其清地變屢失其寧人變屢失其常為　陛下消弭之要
固非一政臣以為兵則政之大者何也蓋　國之有兵猶
地之有險地有險人不敢踰國有兵人不敢犯是以易有
師卦洪範不去兵政所以有天下者立武以衛　國戰兵
以保安使當時平而妄動固以激亂使或世玩而廢弛不
修亦足招亂故周公詰爾戎兵之戒不能默乎成王極盛
之日也惟　陛下負不世之明可望袪累積之弊乞
勅兵部會執政大臣早為計處從實咨訪千侯伯之才德

聲望果堪委任者委任[illegible]當罷黜者罷黜各處
帶俸都督有年力勳時著者查取到府任事不許靡虛祿以
在京在外都指揮有才識超凡藝勇出衆名舉素孚可以
備緩急之用者援成化年事例奏請　上裁量假署職俾
之坐府坐營必如此則人才奮勵威武振揚可以固基本
之重可以折覬覦之奸可以消災異之患上續　太祖
太宗之緒遠弗　聖子神孫之謀如以臣言為非臣再以
時勢論之今夫都縣無高城之據深池之阻而盗賊之患
視　國初何如也今夫兵馬精壯在閑疲瘠在役而敵愾
之氣視　國初何如也今夫武備朽箭折弓殘旗破鎧而

器械之嚴視　國初何如也宣大二鎮乃　神都北門宣
府原設官軍一十九萬大同原設官軍一十二萬今兩鎮
之間僅十之三其延寧甘肅遼東以及天下衛所可以例
推而強弱之勢視　國初何如也今夫廣川流賊諸藩夷
虜恃驕犯順羽檄交馳而外難之侵視　國初何如也今
夫賞不及勞施　恩偏重于權倖而鼓舞之術視　國初
何如也兵政一弊于此日益洋渙而弗振矣且　祖宗于
兵政任重都督而不輕授侯伯者豈無謂哉蓋都督流官
無所怙恃心常小而畏常深恩之易感威之易行公侯伯
之世爵難視有犯不能盡其法有求必欲盡其恩此良法

美意通於任用別于嫌疑者如此其善也夫事常敗於所
忽禍每伏於無形伏望 陛下念 祖宗創造之難察臣
愚一得之細除宿弊而一新之則制治保邦千萬年長久
之計不外是矣 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脩舉農兵以壯邦本疏　葛守禮

竊惟我 國家定鼎金臺切近北虜初定經制內設雄封
外聯重鎮表裏相維計慮至悉防備甚完確乎天府之固
也自大寧內徙 京師遂露左右其初猶恃朵顏三衛為
藩籬後乃夷情漸異交通向導陰順陽背於是北虜得以
近境窺伺竊犯不時而我之登陴戍守亦無虛日矣庚戌
之後 朝廷旰食者已二十年矣有常衛則有常兵可也
初以倉卒至調陝西客兵以為待土兵練成則免調遣今
既二十年矣土兵之練者何在而調客兵如故且秦兵未
遣而越兵復來山東義勇亦以防秋而至果土人怯羸不

可用乎古稱燕趙為天下精兵處不宜至今遽不可用也
嘗考春秋而後燕趙與虜為隣各以其國當之未聞借兵
於列國也至漢設沿邊郡各以其郡當之未聞借兵於列
郡也今以萬世疆域而為朝夕背保之計或者有遺算乎
夫人情安於因循故議罷客兵抑亦不覩調客兵之害爾
彼其遠拋室家妻子而靡非內顧之心日夜不忘經年逐
戍介胄蟣蝨無所澣替何能自安此在本軍之苦不堪者
一也往來在途不免驛騷約束縱弛劫掠亦有所至寄寓
坊女相離市肆用強嚴禁不戢此為居人之害不堪者二
也至於歲用行糧司農之供億者已過千餘萬矣而山東

之費亦將二百萬年復一年可當繼乎且近邊州縣一二
富家久坐商人派買客兵糧草連年賠累皆思南遷此為
官民之病不堪者三也陝西亦邊地也防禦維均今那西
而補東顧此而失彼亦非通計也而此為三秦之缺不堪
者四也且庚戌以來虜犯東方又復數次每來必入客兵
見在也然則何益乎而鄉民奔竄無路延頸束手任其虜
殺以素不習兵無以自衛故爾如此不已即數年間中原
坐困財匱民稀不可復支持矣虜乃長驅不知何如為計
也臣愚以為及今客兵在邊伏望 皇上亟勅幾輔撫按
各行兵備等官督令府州縣官署倣唐家府兵之意從古

寓兵于農之法將各州縣壯丁但能勝兵器者編為保甲
分為守調二號除火器弓弩槍刀隨宜便置其餘貧者亦
令置連珠棍一根甚貧者官為處給不妨農事遇便演習
調字號者免其本身差役仍量加資給一有警報恐賊信
牌調集分布戰禦即給客兵行糧守字號者在城在鄉各
就近屯聚防守待賊散搶各出與戰其虜既舉國入寇我
民亦隨在應敵縱不大勝亦可令失利而去或者先發所
及虜知有備而自不敢入矣昔种世衡守青澗教士農工
商皆習射而夏人戒不犯可知也凡此皆不煩平日頤養
偶一用之雖厚其賞賚所費不多彼亦自保家鄉不誤生

業不惟為 國家敵愾亦且為地方後響鼓舞易從勇氣
自倍子子孫孫世世守之是畿域之長城永賴之保障也
此與客兵之利病相去豈直萬萬哉但須禁其擾害時其訓
練利其器械明其賞罰及其除津貼處辦酌量地里遠近
定擬聽調人數并諸凡未盡事宜通乞 勅下該部并各
撫按官從長議擬奏 請著實舉行地方幸甚軍民幸甚
臣熟思時務備虜為先而備虜之方惟農兵為要謹攄一
得冒昧開陳伏乞 聖明裁斷施行

外戚類

隆繼述抑爵賞以圖治理疏　曹懷

功惟喬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傳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蓋與並者人君之怒戒不守則將爵賞者人君之大柄不慎則濫濫與濫智者察焉　陛下倫序攸歸入繼大統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　陛下不得而私也凡繼述之道必重至計毋事變圖必協公道毋[illegible]其大者務學以明理正心以御物親賢以識得失納諫以廣聰明去讒以防壅蔽遠色以清志慮省躬以杜[illegible]變修德以紓[illegible]之如是則繼述之道盡而　祖宗在天之靈慰矣　陛下嘗覧

必于此而行之未力耶抑舍此不為而漸不克終耶邇來封拜大行名器日濫往者玉田今者泰和固知　陛下之眷注者蔣也陳也因以推恩者張也夏也流以旁及者勳戚數家也　陛下獨不視天下如固有而乃私德于人人耶或不念流弊之極似無意于繼述耶蓋藍田泰和之封雖非所當得而嫌于太驟紹祖帶俸雖不甚踰制而憎其文階成典具存固不敢喋喋以取煩瀆也若　皇親封公國朝未有宮端秩重視為翦桐豈所謂貂不足狗尾續者乎傳陛乞陞正德與政吳猱武受首為麗階豈所謂爛羊頭灶下養者乎凡此皆示天下以私不可為後世法者也

諸臣者席寵太過無知妄作設或請隧地取武庫奪沁園陛下將何以應之耶曾是慮而知傾邪臣以為萬言猶知恤人言也始激怒　陛下而欲二臣繼疏請而解之至方隅丈尺亦曲從該部所定斯二者不可少也乞　軫念四方告災　勅下工部暫停估計之命稍遲歲年乃所以益全萬言令名也輪則不畏公議也以情言之孰不知蔣為母后氏也隆之宜也但一門太盛猶屬濫觴振等則貪饕無厭非所以慰　母后而　陛下之孝亦不純矣乞勅兵部削絕振等所授大所以福輪也昌國之封鶴齡以何功而敢冒此不避　陛下亦何忍棄　祖宗之法于不

足守耶更乞　勅下吏部并夏臣等徐光祚等數臣　宮秩之　賜收回　成命斯則惜繁纓之意也由是大公至正昭王者無私之道而善繼善述莫大于是矣

惜名器以全戚畹疏　王璜

伏見　陛下推恩四氏有封公者有封伯者有加宮保者
有為尚寶司丞者有為錦衣衛百戶者在　陛下以為必
如是而後可親親也臣切思之甚為不可故敢不避忌諱
為　陛下陳之張鶴齡之封公因父爵也似矣然冒國之
封殄後之謚蓋榮終之典也今以其父榮終之典而為其
子生日之封不審鶴齡身後將何加之也臣恐不至于封
王不止矣王非臣子所當封也　皇親之疏遠者尚多而
其親且近者張氏之外猶有夏蔣陳邵四家鶴齡既公矣
四家必將援例以　請不從則親戚之間似有厚薄之分

從之則公爵不勝其冗且濫親同　恩宜同　陛下亦將
撫善處之術矣且今之稱公者定黔英成而已鴻勳燁績
其紀于太常者視鶴齡蓋不止百倍也今厠鶴齡于四家
之例抑何以服天下服後世哉此施于張氏者之不可也
前此　皇親封伯遲則五六年速二三年而夏氏之封又
遲至十六年之後今陳萬言猶未逾年即封伯爵比于諸
外戚則太驟夏氏則相懸絕矣夫　皇親而封伯當封者也
以當封之爵而乃不能少待于二三年之內臣謂萬言之
處富貴亦甚不智也其子　紹祖固仰日之伯也伯乃武衛
尚寶者文職　陛下欲嘗　紹祖武臣中獨無可以居之者
乎以侍位武衛之臣而置之文職之列踰階侵官莫此為
甚況義子府之害可即今物議未泯守法參公之臣如[illegible]
崔璘者猶繫獄待罪而陳氏父子封爵拜官日加一日臣
恐天下有以窺　陛下之淺深矣此施于陳氏者之不可
也宮保所以褒襃　崇功以致他日之太平也此天下第
一等人之任彼首從臣不過循理守分保有富貴而已惡足
以當此雖曰無官不親其事似不大害事者然豈才而授
官　帝王之先務循名而思義君子之盛心以此言之
陛下之賜夏臣之受皆非矣此則施于夏氏者之不可也
玉田之封亦足以榮蔣氏矣　陛下以為未足而復使為

指揮者二千戶者三一門貴盛其　賞之僭已不待言矣
然猶諉之曰至親也吳振武受　陛下之何親也而乃
亦冒錦衣之榮此門一闢凡與　皇親有葛者皆得為錦
衣矣若夫姦巧之徒伺間投隙藉錢神以交通假親黨而
冒爵此又勢之必至而臣預料其必然者也此施于蔣氏
者之不可也凡此數者　陛下固已行之矣然聞言必察
者智也改過弗吝者勇也　陛下天錫勇智臣不敢謂其
不能察於是不能改於是也伏望　陛下俯納臣言收回
成命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重名器以全戚畹疏　張仲賢
近該吏兵二部傳奉　聖旨張鶴齡封昌國公陳萬言加
伯爵陳紹祖做尚寶司丞舍人蔣泰將清將泳吳振武
受俱做錦衣衛正千戶百戶等官臣等仰惟我朝　列聖
之待外戚其優禮也固隆之以恩其愛惜也每節之以禮
盖以　母后之黨椒房之親非同　孝理情切姻締優之
以大官厚祿俾富貴榮顯恩固隆矣然其事行之有序而
不驟施之有節而不過者又所以防驕侈之萌杜陵踰之
漸以保全愛惜之也是以百年以來外戚之臣　寵雖渥
而不踰其制世雖久而能享其成者有禮以為之節也

祖宗成憲皇親不封公如會昌慶雲等侯皆以本爵終身
先太師張巒在　孝廟時寵榮雖盛以都督之戚帶俸三
年之後始進以侯爵身後方以公贈固非在生而封爵也
壽寧建昌二侯雖為　太后至親然　皇子誕生　東宮
既立始進今爵亦非驟然而賚之者至如錦衣世官亦不
可輕濫昔　英廟時爰彬以保護之功艱關數年備嘗辛
苦回鑾之日止授以錦衣之職又越數年方以指揮處之
況　皇家公主所生之子始得授此官名器之重昭然可
知亦未有外戚舍人旁及異姓同日授官二五人者也是
皆　祖宗之慎重官爵保全外戚而復節之以禮率皆類

此　聖明中興賞罰操縱百世瞻仰尤當致謹而不可忽
焉者今日之推　恩外戚是一大制度天下後世之所取
法者固宜遵　祖宗之成憲未可任情為之也且壽寧侯
張鶴齡　恩寵已極前日　皇上推恩已有加祿之典今
復此舉似為踰分況　上公之爵每待元勲　戚畹之家
未宜輕授并與世襲若在生待之如此身後有請何以待
之陳萬言為　國懿親待以異　寵固為當然但都督未
幾驟加伯爵若從復加　恩何以繼之陳紹祖之官尤當
酌處與之見任亦非　祖宗成憲外戚之法也將輪幸沐
寵光進以伯爵榮及祖考一時榮遇無以比隆者彼當謙

抑自持盛滿為惧可也顧乃衡非分之望恣無厭之求子
孫蔣泰等一日之間得受三官吳振武受俱得連茹祿蔭
名器之假似為輕易若以為　陛下致孝　兩宮推恩
后族禮固從厚臣等愚昧以為所謂禮之厚者乃得中而
不過者是也厚祿之家　寵榮既盛有禮以制其心使其
驕侈不至常保其盛自足以致　兩宮之懽心所謂事之
以禮乃　孝之大者伏望　聖明上鑒　成憲下恤人言
俯從吏部所　請張鶴齡免　加新爵陳萬言姑待以時
陳紹祖免為見任蔣泰吳振等毋令輕濫名器使天下臣
民曉然知　皇上推　恩至公不私外戚使他日史官傳

外戚者毋曰 戚畹濫封自鶴齡始受進自萬言始見任自紹祖始濫官自將輪子弟始𢧐一奢侈之源基冐倖之路俾外戚之家守禮遵度永保富貴 國家同為悠久而其為 恩寵曠蕩無窮矣臣等待罪言官事有當言不敢容默固其職也伏乞 聖明俯賜採納 社稷幸甚外戚幸甚臣等幸甚

皇明兩朝疏抄卷十一終

裁抑戚畹恩倖疏　　張濂卿

近該泰和伯陳萬言奏討莊田以贍家口該戶部覆題奉
聖旨給賜皇親莊田 累朝俱有事例還照前旨便查空閑地土來說欽此臣等敢敬陳之竊惟 賞予過多則恩數而為僭陳乞太繁則法傷而為褻僭則濫褻則弛皆非所以尊 憲典保 貴戚訓臣民也自昔外戚之家莫不以謙約退愼為盛美亦莫不以貪縱驕盈為深戒興衰隆替載之方冊歷歷可考其 國家欲保愛而曲全之亦莫不裁抑其勢而節減其欲也乃者泰和伯陳萬言起身寒悴聯姻 帝室即其平日為人頗能誦讀經訓豈不知

雅尚冲澹樂術朴儉為是與區區擣利之徒汩沒富貴而不能振拔者有間也被 眷之初衆方望其躬自檢修不忘儒素為諸戚首倡以裨益 清明之化顧不自愛惜日事貪冐去歲深冬寒沍亟起大第繼役數十餘萬勞役數千餘人入春以來增徒愈甚營伍疲卒罷操執錘街巷小民轉僦上工咨怨之聲盈傳載路况夫四方災沴相繼江淮餓死之人空穴攅埋動以萬計萬言豈是不意惟汲汲完美不顧 國家治忽今復求給莊田且欲自收租利及該戶部查覆抄沒地土變賣給賞殆盡近便田土又係輸納佃種民業別無空閑仰荷 睿旨猶欲再查臣等以為

陛下慈愛庶民必務保全誠宜杜漸夫士之受祿足以代
耕況復崇爵祿十倍之乃謂不足養贍奏求增加田土今
抄沒田產既已將盡其餘公私之田無非軍民世業且困
窮小民一廛之地一畝之田終歲耕作求數斗之入以供
國賦而養私室豐年厚入猶稱不足稍加災沴頓至顛越
是其謀生亦已促矣其不至流離散亡者幸有畦田咫尺
猶足繫戀其心今又折割而畀之 貴戚之家彼既受為
田里專其封植必將折毀田廬易置佃戶巧事誅求多生
騷擾小民其何以堪不亡不盜不可得也自萬言之奏被
有 優旨遂至轉相效尤錦衣衛正千戶文榮張楫亦各

緣 貴戚相繼煩奏俱經該部奏批復奉 欽依還查空
閑相應撥給的來看夫邦畿之田圖版有數節年侵奪所
餘無幾 皇上御極之初差官清理正其疆隅退其侵牟
小民方纔歡悅仰戴 天日今 戚里聞忽並起而吞侵
之若果人滿其欲郊牧之內豈復有餘田乎夫靡常之人
所望惟 恩寵賜逾涯驕恣漸積不至猖狂踰禮僭侈干
法不已也是以 國家立法率多裁損用圖底護查得該
本科題為禁革求討莊田欽奉 憲宗皇帝聖旨是今後
求討田地的都不准欽此成化十五年又該御史李仁題
畀平日久野無不闢宜有空閑厚祿之家奪田速怨令各

不許奏討違者科道糾舉祇奉 欽依節年遵守 新政
以來又申禁約萬言等明知 成諭諄切卻復故違奏討
若誤 准給是亂紀法臣等卷有前例冒敢依例伏望
皇上割恩以義杜漸以法將萬言等前項奏討莊田盡照
節年事例一切裁抑 勅下戶部通行查理仍乞 天語
丁寧諭令各戚務宜循法守分保延爵祿無過 請求致
上 褻典則 朝廷恩義兼全 貴戚始終無患矣

議禮類

行大禮以慰人心疏　周晃

近該禮部等衙門尚書等官費宷等題為　廟建禮儀事
奉　聖旨你每原計在秋祭完工今果完了何必又待朕
躬非長者豈自已變詐如何又與鬼神不序昭穆何得成
王禮着作急擇日奉安　神主朕難躬事或太子或攝行
事悉照　先朝儀節出　主上香奠獻等次皆除其惟奪
行具儀来看欽此又該禮部題　廟建禮儀事奉　聖旨
都依擬行欽此大小臣工捧讀　綸音罔不喜動顏色皆
曰我　主上以孝治天下而急于奉先也如此真天地神

人之福也臣濫廁言官無由補報一得之愚昧死　上陳
臣聞聖王繼天立極莫大於典禮而報本反始莫先于
宗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蓋自仁率親以至於祖
尊尊之義隆自義率祖以至于禰親親之仁篤尊祖敬親
仁至義盡王者所以萃人心以立人極正綱常以昭萬世
者莫要于此臣謹按易曰王假有廟禮曰惟孝子為能享
親蓋子孫之于祖考其氣本相為流通其心常相為感應
子孫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必子孫之精神萃於已而後
祖考之精神萃于廟此古今不易之道也禮孝子祭之日
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

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蓋事死如事生
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孔子嘗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先儒
朱熹解之謂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
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孔
子之心必已親致其祭而後其心始慊然也洪惟我
皇上德符天地　孝法帝王　睿智夙成　神謨獨斷觀
會通以行禮因心以盡制誠所謂考三王建天地質鬼
神而俟百世者矣茲當　大工告成之始臣仰見　肅清
廟貌煥然一新森嚴氣象照耀宇宙　祖宗　列聖血食
億萬年悠久無疆之休端在今日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

萃其神自數年来每祭皆於　景神殿　聖心常有所不
安今　廟成而　祖宗列聖得復其定位非　陛下之誠
敬無以安其靈　睿宗獻皇帝以精爽之在天與　祖宗
列聖同入　新廟合享一堂歡欣交孚不言而喻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通其忘於斯時也霜露既降仁人孝子
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發其思文武
百官皆得躬逢其盛思欲一覩　聖天子穆穆之容在上
廟廷以行大禮以交　神明非　陛下之誠敬無以慰其
心誠　陛下之心即　上天之心即　祖考之心惟
陛下之誠敬斯足以致　祖考之來格臣恐命攝者之心

豈能如　陛下之心而其誠敬豈得如　陛下之誠敬耶
矧　國家重典所係匪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比於常祭
萬有不同伏望　聖明俯從所　請或于奉安之日或于
秋祭之時齋祓一心親致孝享　祖考精靈昭然在上
皇上誠敬對越在下文武百執事奔走左右詩之所謂肅
雝顯相不顯丕承無射于人斯其在周廟者不有在於
今日乎自此奏假之誠下觀而化丕顯之德百辟其刑天
地神人共相慶悅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矣臣愚
無任惓惓懇祈之至

收　成命躬時享以光　聖孝疏　張鹵

本年新正初八日恭遇我　皇上時享　太廟之期惟時
大小臣工莫不精白虔恭肅將以待乃于初五日該司禮
監太監滕祥等于　會極門傳奉　聖諭孟春享　太廟
遣公希忠代行一時臣與在　廷諸臣莫不相顧驚愕臣
即具有疏草繼聞該禮部尚書高儀等已上疏懇陳冀
皇上必俯垂聽納矣乃今日卯刻儀等疏下奉　聖旨已
有旨了臣等固不知我　皇上何乃于萬分不可之中而
必有此　諭耶臣謹以萬分不可之中其大者三事敢披
瀝肝膽陳之何者寅承　宗廟帝王首務有事而攝史且

特書君無事而攝其將謂何且　皇上自正位以來而
時享之在孟春者今方伊始其上千獲端正始之慶最為
切要此其大不可者一也　先帝正位之初其制作禮樂
精誠　郊廟必躬必慎迄二十餘年至其　遺詔諄切且
追恨其未午　郊廟弗親惓惓以盛德成美托之　皇上
今凡我諸臣每誦斯言輒為歎歔其服膺遵奉在　皇上
當萬年如一日可也乃今　詔墨未乾　山陵甫畢行未
朞年而背之將使天下臣民于　皇上仁孝之心能無異
議此其大不可者二也臣又聞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親
者天子之孝今庶邦四朝群牧畢集薦牲祼將環趨　清

朝而所以歡騰鼓舞以快覩成周雖歌載見之儀式者正在于茲而 主祭者顧使希忠代焉則一時在 廟人心必大失望臣恐異時雖有條教號令之頒而所以作天下之愛作天下之敬若此機緘已失此其大不可者三也其萬分不可之中臣雖不能盡言即此三失其致累 皇上君德已誠為不細伏望 皇上俯鑒愚誠 特加省不靳收回 成命至期仍 躬親孝享以答九有之人心以承 九廟之靈既則遐邇幽明不勝均慶此惟在皇上一轉移裁度臣殊無任罪恐激切瞻望懇祈之至

舉曠典以備大禮疏 唐胄

臣聞祭祀之禮莫重於郊丘君臣之情必通於燕享古之帝王所以大本始之報而篤慈惠之恩於此乎在則大祀郊成誠禮之不可廢者竊照嘉靖二年正月十二日大祀 天地次日例該慶成 賜宴 皇上因禮部請念災傷之故 特賜罷免此誠懼災恤民之盛心也臣竊以為郊則尊 祖以配 天孝之至也宴則受釐而介福仁之至也一舉而仁孝之道備此帝王之所貴 祖宗之所詳定而垂世守也豈可偶因水旱之故例以他妥遂廢而不舉哉自 武宗末年巡幸在外或曠而不郊或郊而不宴神人乖隔災變頻仍可追觀也 皇上升潛繼統百度維新 敬天事神靈既鑒答今 臨御已及三年之久而君臣尚不能同一日之歡非缺典歟前此妨於 國卹今則委於歲凶議者必曰日食正朝前代曾已受賀見嘗災傷送服今日當以省禮為宜夫禮有大有小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也郊祀祀之大者慶成宴之大者今此特從罷免損孰甚焉禮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郊丘之祭欽天監擇日禮於也光祿寺設宴禮之終也終始具備是謂大成今損郊而廢宴有始而無終謂之備禮可乎臣誠寡陋無所知識攷之周公制禮首于后稷以配

天而行葦之詩則因祭畢而宴袚聲歌是知郊之必有宴
也唐張九齡告其君曰天者百神之君而王者受命之所
自故繼統之君敬天之命以報所受故於郊義不以德澤
未洽年穀不登而闕其禮又知災傷之不可廢郊也宋朝
因郊肆赦隆補賞賚為費不貲郊祀禮畢必宴紫宸廢郊
則廢宴矣然景祐不以淮汴之溢澶河之決而廢郊乾道
不以一府八州軍之饑而廢郊景祐猶夫節柄用之時乾
道則朱熹召對垂拱之後未聞其以為非則又知災傷之
不可省郊而廢宴也竊見江淮告災 陛下惻然憫恤發
去縣遣重臣往賑濟之其為民亦至矣要在大臣委任得

人處置得宜使民沾實惠以不負 簡命爾況禮行于郊
而百神受職則風雨調寒暑時而休徵應之亦轉災為祥
之二端也顧可惜一日之樂而不克承 天貺之既哉伏
望 皇上深惟大報之禮光昭大備之儀 俯察愚言
特賜俞允 勅下有司照例舉行則數年曠典一朝載覩
神人胥介悅之休而君臣慶同遊之盛矣

舉行盛禮以安群情疏　馬明衡

臣惟臣子之事 君親莫不願其有德而獲福尤莫不願
其有壽而享福故歌詠慶祝天下之至情也 國家以
孝治天下每遇 萬壽聖節則文武群臣畢賀於外
皇太后聖節則命婦入 賀於內所以昭福德之休而盡
臣子忠愛之極也茲者二月二十日恭遇 昭聖慈壽皇
太后聖旦節先該光祿寺請辦壽麵 陛下欣然舉行臣
雖至愚有以仰窺 陛下純孝之心至誠至篤上欲承歡
於 皇太后下欲廣示孝愛之風於無窮也伏覩近 旨
後令命婦免 朝賀臣竊疑之非惟臣疑之在廷諸臣及

衆庶莫不盡疑之矣夫暫免 朝賀在尋常固有是事然
當議禮紛更之時正人心匆皇之際忽傳此報至情所激
安得不疑故皆私惟竊嘆以為此意若出於 皇太后則
中間必有因事拂抑之懷往時存歿之感故情無聊賴不
暇及此耳若出於 聖意則 陛下母子至情有隆無已
豈以 皇太后聖旦之節而忍輟此 盛禮哉此臣民之
疑所不能自已者也況前者 興國太后令旦節命婦已
行 朝賀臣見當時左右之人 宴賜之余咸欣欣然有
喜色今 昭聖皇太后聖旦之節相去未越月耳乃輟而
不行前後情款相違異臣民之疑又何足怪乎伏惟

孝宗皇帝臨御天下十有八年深仁厚澤實在人心至今
父老道及　孝宗時事甚至流涕天下人心之思　孝宗
如此則其思　昭聖皇太后當何如哉　陛下仁孝夙成
恩禮之隆宜無不至然萬一因禮文末節之微稍成嫌隙
此其關係非細故也夫母子之間人所難言人臣愛君思
杜其漸況孝敬難篤而易踈讒言易間而難合徵之往事
自古為然其在　今日尤不可委曲而加之意乎伏願
陛下思　孝宗皇帝之仁恩念　武宗皇帝之付託追前
者　皇太后之懿旨体今日　皇太后之深情益隆　孝
養之誠務盡惻怛之實　聖旦之期還令命婦入　賀彼

此之情洞然無間則　皇太后安　陛下安天下臣民俱
安矣雖有今日之疑適為　陛下隆孝之地耳臣言及此
不覺痛心伏惟　聖慈俯垂　睿察則天下臣民不勝幸
甚

守禮義以明國論疏　鄒守益

伏見　皇上欲隆　本生之恩屢下群臣會議以求天下
之公而公卿至於臺諫百執事交章論奏惟大宗小宗之
議辯正統私親之等惟恐誤蹈前代覆轍此　皇上舍己
從人務以禮尊親而群臣孰可替否思以義事　君甚盛
節也繼而一二效人妄以強說欺　君上激　聖怒
陛下不察而說信之　尊號之上漸且　宸衷大小臣工
莫敢匡救近日建室之議復勞　聖諭詰責以為欺
朕沖年甚失綱常敗父子之倫傷君臣之義而公卿至于
臺諫百執事畏懼　天威不敢復陳一言以解　陛下之

疑而所司以漸奉行道路相傳且謂有孝長子之稱是
陛下徇情以為孝群臣順令以為忠共誇此而不已則
陛下獨斷于　上而不顧天下萬世之公群臣依阿于下
以苟一時之富貴而忽　宗社長久之計棄禮害義非
國家之福也昔曾元不忍父之寢疾憚于易簀蓋愛之至
也而曾子責之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
姑息今之致隆　獻帝非但一簣之失也以　獻帝之明
念曾子之守禮其不以　陛下為姑息之愛乎昔魯公受
天子之禮樂以祀周公蓋尊之至也而孔子傷之曰魯之
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也萬世之下將有非禮其衰之嘆

上累　獻帝　陛下其忍之乎大小臣工歷稽援古訓
陛下專意正統因欲異於　獻帝直稱仔始封之號遜
皇考之嫌而於　陵廟盛時遣大臣代祭後　皇嗣既蕃
立後安陸以全百世不祧之尊然後　宗廟　宮闈無僭
擬之嫌而在　本生得追崇之宜播之　宗藩而安傳之
天下而服此群臣忠愛惻怛之至情也　陛下察而督過
之謂忤且慢則　睿智清明之心有所撥奪而喜怒好惡
不無少失其平矣夫　陛下入繼大統以考　孝宗天下
臣民愛戴　孝宗之德而思報之於　陛下誰敢有二心
者况　聖德高明視　朝講學究圖治在　廷之臣莫

不感激　初詔忠佐太平大禮至重孰敢為欺欺之一字
非獨不敢宣之于口實不敢萌之于心獨一二姦人變亂
黑白指忠為欺離間上下之交推挫忠直之氣而求以投
間抵隙竊弄威福此先王之所必誅而不必聽也　陛下
不加誅斥而誤信其言臣恐姦說漸進共濟邪謀公論元
氣索然遂盡天下之事有大可憂者矣臣歷觀前史論所
後所生之義者昭昭可效也今褒段猶之徒當時所謂忠
愛後世所斥以為邪媚也師丹司馬光之徒當時所謂欺
慢後世所仰以為正直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古也臣愚
以為大小臣工宜披肝瀝膽仗節盡忠守師丹司馬光之

正以開悟　聖心不可怵於　威嚴遂就回互二三其德
以負　寵祿而　陛下屈己從善不吝改過察群臣忠愛
之情信而用之其忤　旨去　國者復而使之各展布
四體弼正闕遺而如今褒段猶者斥而絕之庶幾　聖慮
堅定　國論昭明無復敢有動搖　宗廟離間　宮闈正
聖德大孝光于四方太平之治尚其可圖也昔　先帝之
南巡也群臣交諫沮之　先帝赫然斯怒重加罰黜豈不
以群臣之欺慢違犯為可罪哉然　皇上在　藩邸聞之
必以是數臣者為盡忠于　先帝也今日入繼　大統獨
不能容群臣之盡忠于　陛下者乎今天變地震災惟頻

仍民窮盜起白骨盈野至有父子兄弟相食此自古以來
所罕聞也所宜上下交修畏　天憂民寢食弗寧之時豈
可泄泄相安自誤無虞臣待罪史館預修　先帝實錄每
見姦人用事政刑日非潸然出涕愧無匡救以報　先帝
之德若復緘默自全以負　陛下而從昔言死有餘愧
是以冒陳狂愚冀徼　聖聰使異日史冊之上德業日光
則臣屏伏田里亦與　寵榮干犯　天威不勝悶越俟罪
之至

遵 成憲以昭典儀疏　　詹貫

臣惟自古一代帝王之興必生一代佐命之臣以爲之輔
故君當大統既成之後必隆褒臣之典非但以酬其功亦
所以尊崇吾之德業以昭示萬世也我 太祖高皇帝南
京功臣廟之建此間 國之大典今日六十九年天下至
今無不仰者近日武定侯郭勛無故將伊始祖郭英 奏
欲添祀以致該部已請多官會議不敢遽抑之者以稱伊
祖與在祀徐達等功同一時但達等物故各當廟建之時
而英獨以後不與此可欺以方之一言惑之也及都給事
中邢如默之 奏已明而我 皇上慎重猶欲禮部看了

來說豈如默之論理雖甚當而敘事或未詳也臣惟
皇祖當開基洪武之二年正月乙巳 命立功臣廟于雞
鳴山六月丙寅則成祭論功列祀凡二十一人 命塑死
者之像虛生者之位蓋是時胡大海馮國用趙得勝耿再
成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茅成皆已死先棲神于卞壼蔣
子文等廟今復祀此所謂塑像者此也而徐達常遇春李
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華高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復
孫興祖俱見在所謂虛位者此也是當論祀之時已合生
死者之功而定之矣勛何據而敢爲此言也哉及細讀
祭稱英于洪武十七年論開 國功受封永樂改元始卒

享祀非功優劣實死有先後然後知勛乃不學少知之甚
也蓋洪武十六年雲南既平次年論功以大將潁川侯傅
友德進封潁國公而於副將已侯之藍玉仍成于彌許世
其爵因論及偏裨謂陳桓胡海郭英張翼等兵興以來屢
效勤勞今勳尤著於是各都督僉事桓封普定侯海東川
侯英武定侯翼鶴慶侯子孫世襲食祿各二千五百石蓋
廟之定祀在是已十六年而英始侯其所論者乃雲南之
功而勛誤以爲 開國也且 大明一統志凡天下郡縣
例書人物故鳳陽志英蓋各以其地言彭韶尹直楊廉所
著 皇明名臣錄俱不載英惟黃金 開國功臣錄五百

九十三人凡建功於 國初者不論大小皆錄而英亦與
蓋各以其人言 皇明祖訓首章議親條下開列三公二
侯五家而英以 皇妃王妃駙馬之貴其家亦與蓋專以
親言俱與廟祀無干而勛皆之引以爲證又惑也又
太廟配享當廖永安未除之先凡一十三人其已死廖永
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之七人
於洪武二年正月丁未 太廟之享已躋在配至九年始
加封號贈謚而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等六
王則各隨其卒之年進侑皆 皇祖親定即古爾祖從享
烝于大烝之義比之廟祀其典尤重英與廟且不與祀而

又欲望其配享豈不尤惑也哉夫茲功累至侯非不大又以武弁詩書大備孝友恭儉謙虛之德為世所仰而勤今日之祇奉　眷顧且能奏　大禮大獄諸罪之釋以將順聖德之美亦為可重故尊祖而陷於不知其情雖輕而於我　開國之一大禮所關則重前代帝王之舉此者君漢高祖唐太宗之自於其身漢明帝之於其父光武皆身當龍虎風雲之會目擊乾坤再造之自鱗翼攀附之勞素孚于平居而山海排倒之機久燭于臨境其翊戴之力雖俟不負于山河帶礪之盟而意氣之與則自有出於牝牡驪黃之外如西漢元功十八位次東漢雲臺二十二及唐凌

烟二十四之圖畫炳赫宇宙其歷世代未有異議而欲參差之者至今照映青史然皆託褒揚於位貌而我　聖祖之享祀則以血食寓褒揚其舉尤重故品尤精如六王元勳配享廟祀兩聯上祖其配享六王以下今尚六人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皆取于死事而當時茅成亦死事者惟與廟祀而不得配享廟祀六王以下十五人以多功于五百九十三人之中僅取馮國用丁德興華高吳良吳禎康茂才吳復曹良臣孫興祖九人以酬其功雖今配享六人之中惟胡大海趙德勝耿再成俞通海張德勝得與茅成而下六人其桑世傑雖在配享而

不得與廟祀其神會之妙非口舌能言筆墨能書者故今位列差次之間尚不可輕移易況有無之額敢得而增損乎使勛而知此縱英侯功先于　開國亦當俯首歛避況後以南征而敢啓口也哉伏賴　皇上於英之配享廟祀且寢其議使在　天之靈慰　聖祖當日之心頒序之屬悅諸臣素聚之魂而英平生謙讓之精爽安食家廟于百世而不致怬怳于非擬之旁則勛知孝而不知學之誤亦可洗雪以全終臣節而我　國朝之一代典禮崇隆于聖明之世而史籍萬萬年無疆之光矣臣以事干　祖宗成憲故敢罄衷披瀝冒瀆　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伏

望　聖恩俯察鑒納則典倩允協禮經昭明神人悅服矣

除胡邪正祀典以昭華夷大分疏　陳棐

臣惟天極尊於上地維奠於下聖人立乎其中惟天地立
聖人于中國是以函夏為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地此天地
華夷之限阻隔之以山川區界之以風氣殊別之以言語
辨異之以衣服乃二儀開闢之所建而非人力之可混也
故內夏以外夷而夷不可僭華如夜之不可為晝寢之不可
加首此萬世之綱常天地之大義也故蠻夷猾夏征誅必
加戎狄是膺籍稱厥功春秋予奪炳若日星臣見近者北
虜衆強稔惡逞毒犯我中土往年犯太原次年犯澤潞昨
年犯紫荊矣而我邊氓逋掠在彼導之攻刧往年有石天

爵次年有白通事昨年有王三矣夫北虜而犯我中國是
以夷猾夏也我氓而附乎北虜是以夏從夷也履霜堅冰
漸不可長臣愚竊謂　今日治禦安攘之方固欲群策之
畢舉而第一莫急之務尤自於嚴內夏外夷之辨明萬世
之綱常以正百代之典禮始　今日綱常典禮之極有關
係者胡元之鬼不可祀于我中國聖帝明王之列是也既
當祀胡虜之君又何以禁胡虜之侵既嘗禮其神又何以
遏其人此臣之所以晝度夜思輾轉而竟不可解痛心疾
首扼腕而不能平者也臣按帝王廟之建所以崇德報功
昭極明統奉　上天以尊中國也故自鑑古以迄于今上

下數萬千年歷數百君而所取者止十五六人曰三皇曰
五帝曰夏禹商湯周武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茲數
君者純金美玉無少疵議不惟功德俱盛而且大統相承
所謂功德者有功德於中國非謂強其本國也所謂大統
者承帝王之正統非但言其一統也擇之甚嚴取之甚精
矣夫何十數帝王之下乃使蒙古忽必烈元人稱為世祖
者廁于其間夫蒙古之元其先則孛端義兒其姓則奇渥
溫氏其居則烏桓之北其所謂鐵木真而元人稱為太祖
者雖荼毒中原猶未殄滅南統迨忽必烈時力愈稚而惡
愈肆真乘宋之弱而吞噬之習中國以胡俗言中國以胡

語譯中國之書以胡字官中國之正以胡人濁我寰宇斁
我彝倫始則以夷猾夏既則變夏於夷當是之時吾天地
所開之中土吾萬古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區域盡淪胥而
為夷狄斯皆忽必烈之巨罪也得罪於我中國帝王實得
罪於天地也若以為功是有功于夷狄而非有功于中國
也若以承統是得統于夷狄而非得統于帝王也我
太祖膺圖撫運起而驅之　神功聖烈所以掀揭宇宙超
越古今正以其驅開闢以來中國所本無之夷狄復開闢
以來帝王所本有之中國胡元為中國之所當驅是中國
決非胡元之所當居矣中國非胡元之所當居是胡元決

非中國之所當祀矣故必除胡君之祀而後驅胡之功彰
今欲存胡君之祀者顧不自察其夷之限而無以深著
聖祖驅胡之功耶臣嘗捧誦我　太祖諭中原之檄首曰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
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猗歟大哉我
聖祖森嚴數語凜如秋霜據斯言也使　聖祖興于忽必
烈之時則忽必烈亦必在驅逐之首夷狄生既不可以居
中國而治天下歿豈可以廟中國而享帝祀哉臣固知祀
忽必烈于帝王者非　聖祖之本心也是則當黜也臣又
謹考　國初　太祖高皇帝因禮部尚書牛諒奏三皇削

天立極大有功德于民京都有廟春秋享祭宜令太常寺
掌之　上諭曰五帝三皇及漢唐宋創業之君俱宜于
京師立廟致祭初不言元君同祭帝王廟也臣益知祀忽
必烈于帝王者非　聖祖之原議也是則當黜也臣又按
誦　大明會典洪武六年議定三皇五帝三王及漢唐宋
創業之君俱于京師立廟每歲春秋致祭遂建帝王廟于
京師止言漢唐宋則無元可知矣而下列位號乃及元世
祖夫不序其代而祀其君臣益知祀忽必烈于帝王廟者
非　聖祖之定制也是則當黜也夫祀此胡君既非我
聖祖之本心原議定制也而乃冒列祀典以至于今日者

何也　國初諸臣定禮議制者成之也諸臣多曾中元進
士受元爵秩於此不過欲強假元以帝統謬予元以帝祀
以掩其初仕元之非耳顧胡國豢養之私恩而不念中國
天地之大義臣為　國初諸臣深惜之也然　聖祖不斥
正之者何也　聖祖國初見于　詔諭者嘗曰朕元末布
衣是知　聖祖之意祇以生於元世不忍遽泯元迹姑亦
聽祀之耳　睿見淵衷豈不謂一再傳世　聖子神孫即
與胡元渺無關涉自有善繼其志而黜之者熟料寥寥百
餘禩襲常踵舊視若當然因而弗改臣知　太祖在天之
靈亦必切望黜此胡鬼于冥漠之中矣夫禮樂必待百年

而後興制作當俟千聖而不惑此所以當黜祛更正不能
不望于　今日也仰惟　皇上道合重玄權操三重　郊
廟群祀之典無不釐正精當於　太廟之配享者曾去姚
廣孝矣以其嘗從胡教也於孔廟之從祀者曾去吳澄矣
以其嘗仕胡君也而胡君之鬼顧可祀于帝王之廟而不
去哉我　皇上崇正黜邪於胡佛之宮之像之骨類除
之夫佛氏誠宜除之然猶胡邪之無位者耳乃若忽必烈
以強有力干取大器梟雄獰惡尤胡邪之渠魁也此而不
去顧廟貌而神禮之彼豈不陰助其黨以梗　皇上聖神
驅除胡邪之妙用哉胡君之鬼決不可崇祀于中國如胡

佛之鬼决不可崇奉於中國也胡佛不可以繼道統而胡
君豈可以繼帝統哉自 伏羲以迄唐虞三代漢唐宋中
國帝王之正統也秦晉宋齊隋梁中國帝王之變統也胡
元盜居中土變統之變者也此儒賢之定論而我 皇上
明晰之素也今帝王所廟祀皆正統者變統皆弗祀矣而
變之變者顧可祀乎秦晉隋有元之一統非元之夷狄而
固不可同元之祀秦晉隋諸臣亦不平之矣非但秦晉隋
不平之而宋太祖尤深仇之德祐景炎之末忽必烈于宋
之子孫何如也讀史而至此當為乾坤一墮淚而宋祖以
骨肉之恨與忽必烈實不共戴天之仇也而乃使之共座

一室共享一牢臣 知宋祖之心必不安也非為宋祖仇
之也諸 皇帝實羞之諸帝王咸以 神明之胄居中國
而馭四夷豈意數千年後天翻地覆有胡元一大變也今
并使腥羶之鬼披髮左衽之裔列之于一堂臣知諸 帝
王之心必不安也羞其與夷狄並列也非止羞其為夷狄
也羞其為禽獸也何也 大明一統志我 朝欽脩之信
史也內載元氏之祖實蒼白狼所出志載之言必有明徵
若誠然也是胡無夷狄而禽獸矣而可與諸 帝王同廟
以織精禋之享乎 皇上抱千古獨出之見正百王未備
之章能去此胡無疑難也失今不去後鮮能去之者臣不

今天下後世謂中國祀胡自我明始也帝王廟之初
建修撰姚淶已嘗 奏稱元世祖不當與祀當時禮官不
能集議一洗前訛而謬引夷而中國則中國之陋說竟從
淶之止奏沮格不行迨及流忠夫春秋謹華夷之辨故韓
愈氏曰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是明指
諸侯而夷狄者如春秋荊吳之類非進于中國而篡義禀
命臣於中國也如元則中國之爲非謂竊中國之統盜中
國之土即胡元之亢弗者亦何中國之也禮官引此語以
寬假胡元而不識夷字遂至于背謬聖經誣民惑世是謂邪
說甚于洪水猛獸之災啓夷狄僭亂之禍者也如曰待勝

國常厚臣謂 太祖於元之末主縱之北遁封其孫為崇
禮侯正使之在其宗祀也其優厚已過矣夫彼原為胡地
之人沒有胡地之依亦奚賴我立之廟而顧以堂堂中國
強祀大漠北胡鬼以示厚哉如曰係 國初初行臣謂制
度禮樂因時損益我 皇上登極以來所釐正者頗非
國初之典秩耶惟求其大當而已胡元竊中夏者六十年
非不久也 太祖起而驅之漠外縱遺孽為是我 太祖
之驅胡君不因其久居而存之而我 皇上之驅胡鬼顧
可因其久祀而留之耶惟我 皇上乾斷奮然議斥其祀
是 聖明驅胡元在世之君 皇上驅胡元既歿之鬼掃

廓清之功　皇上當興　聖祖一也臣謂帝王廟祀當
議斥胡君者指此臣因此有大感者焉　國朝於歷代帝
王陵寢之祭傳　制令官各有歲時致祭典也臣考方輿
圖志曰　伏羲以至宋孝宗三十五陵所祭之處俱有
陵墓惟順天府所祭元世陵臣遍考府志絕無陵所不知
何憑祭之臣聞胡元沒皆沒溺漠北之谷不加築為陵不
知去我　朝邊關之外幾千百里也今每遇祭但權於
府西廟址掃埋蘆幔以從事夫既曰祭陵而祭實無陵既
非祭地而祭於空地以禁闕之旁而望空祀一舊營竊據
之胡鬼其誰曰宜乎況陵寢無致祭之禮而華夷天限

隔閡封疆其何所望乎臣以為祭元世祖陵義亦無據通
罷之便臣竊家食已知此胡君之決當除此祀典之決當
正既而求之言官兼竊禮官職司如彼其專也遂叨速任
已幾三年籌度如彼其久也而竟使是難前卻不敢建明
是自待如彼其卑也臣今是輒不量力審勢敢一得于
聖明之前以求不負于心不負于所學不負于　中國帝
王伏望　皇上俯賜察納令行該部會議備考　太祖檄
諭并諸華元之旨質以春秋內夏外夷謹微之大義將帝
王廟所祀忽必烈及木黎華博爾忽等五臣并行黜祀毀
其木主送之塞外永絕根本仍　勅該部查所謂元世祖

陵委實在何地方考經據理較之伏羲以下帝王見有諸
陵應否同致祭如果順天府原無此陵或遠出　國家輿
圖之外即議罷祀然後　皇上以黜胡尊夏釐正祀典大
義　詔諭海內必有以發舒華夏之氣震驚犬羊之心續
議重委本兵嚴責總督將帥練軍閱武招亡行間募勇設
奇以為必可勝敵之計是大義既明則士氣自奮士氣既
奮則兵威自揚斯可以繫不孩之頸梟台吉之頭致之
闕下以奠　中國萬萬年盤石之安誠　大聖之作為曠
世之事業也臣鄙見如斯胡鬼有知當先自愧遁或能殃
咎宜加臣身臣憤切衷懐不自覺其詞之過激惟冀

皇上優容體悉虛聽勇行臣不勝千冒戰越之至

酌議從祀先賢疏　　周弘祖

竊惟學校者禮之所自出猶河瀆之宗滄海山嶽之祖崑崙也然禮莫大於祀亦莫先於祀主之以夫子配之以四亞從之以先賢先儒所以崇德報功垂世教淑人心也去取之間可苟乎臣以外服微臣未敢越俎而妄議第以承乏謬領文教職掌所關稽之史傳採之輿論反之於心而其有所不安者亦安能默默耶茲以不當罷而偶罷者一焉理宜祀而未及祀者二焉已在從祀之列而稱名未定似當歸一者七焉敢攄實爲　皇上陳之謹按衛大夫蘧瑗魯人林放卓哉二賢其從祀孔庭也久矣一旦罷去殊

駭聽聞瑗之修己寔與無頗行寡過若未能用則行舍則臧夫子以此許顏淵者亦以此許伯玉放之大哉之稱已見於問禮之日他日泰山之旅又從而賛歎之焉其有契於聖心也深矣漢時文翁成都廟壁所畫二子俱在從祀之列歷千五百載矣　太祖龍飛三年釐正祀典無異焉使果可黜　聖祖當先之矣何待今日乎嘉靖九年禮官建議始罷從祀而祀於所生之鄉然亦非始於禮官也弘治末年學士程敏政已倡此議當時以其謬寖閣未行近世禮臣勇於制作以新耳目者祖其餘談而遂成之耳臣愚昧不識其故考其疏議不過曰二子非聖人及門之士

云耳夫君子之教五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二子雖或門然親與夫子面相質正得非問答之科私淑之例耶且自澹臺滅明以及戰國及漢唐宋諸儒何嘗在夫子門也但求不悖於聖人之道而已伯玉林放爲聖人之徒無疑也但伯玉嘗使夫子尚與之坐而主人者乃斥逐而出宮牆之外聖心有靈其能安乎臣竊謂此二賢者似當還其從祀以妥聖靈者也謹按宋羅源主簿羅從彥劍州民李侗卓哉二儒其羽翼聖道也多矣廟祀未與誠爲缺典從彥受學楊時者而時則受學二程焉從彥嘗令學者驗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作何氣象而求所謂中者此與子思中

庸之旨大有發明學之本領不於此可窺其一二乎至於潛心力行任重詣極性明而修行完而粹見於宋史之所稱者又如此焉侗受學從彥者再傳則朱熹矣侗嘗謂熹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人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如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益耳此與虞廷精一之旨大有發明學之本領不於此可窺其一二乎至於色溫而厲神定氣和冰壺秋月瑩徹無瑕見於伊洛淵源錄之所稱者又如此焉時無從彥則無侗無侗則無熹而濂洛之傳絕矣二子有功聖道彰彰甚明不幸當南渡之後凡百草創未及表揚嘉靖初年提

學副使臣金賁亨具奏上　請以與禮臣意見不同旋則
詳議臣愚昧不知其故以鄙衷妄度不過曰少著述云耳
從彦著有春秋解毛詩解中庸說論孟解議春秋指歸遵
堯錄　國初其書盛行近以士人多習活套罕讀全經稍
散逸耳求之於仕也侗雖寡著述而熹所編輯遺書皆其
指授訓釋經傳每每引二家之言則熹之著述即從彦與
侗之著述也且歐陽脩文人耳濮安王議以乖戾乎大倫
性非所先尤得罪於名教今亦在從祀矣以二子而較脩
果誰為聖人之徒與果誰為不聖人之徒與取彼棄此臣
實未知臣竊謂此二儒者似當置之從祀以光俎豆者也

謹按先賢貝石作蜀冉孺公晳哀奚容蔵公夏首孔忠縣成此
皆據史記所稱而書之者考之家語作蜀書子蜀冉孺書
冉儒公晳哀書公晳克字季沉奚容蔵書奚蔵字子楷公
夏首書公夏守孔忠書孔弗縣成書縣成竊詳家語在先史
語在後家語出於孔氏門人史記出於漢儒司馬此七賢
者似當以家語為據正其名稱使精爽有所憑依者也仰
惟　皇上睿智性成　聰明天縱正吾道大明賢哲所由
以耒章日也盛典之待夫豈偶然臣嘗讀禮曰凡祭有其
舉之莫敢廢也況無故而廢其所不當廢者哉又曰凡有
功於民者則祀之況上續伊洛之統下開紫陽之傳者哉

臣之斯言似合天理當人心伏乞　惟臣所奏　勑下大
臣再加詳議將璣放還其固有與彥與侗特　賜從祀依
蜀等改正原名則吾道幸甚天下幸甚緣係酌議從祀先
賢以彰　盛典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典吏謹具
奏聞

定從祀眞儒以端士習疏　周弘祖

[illegible]惟我　祖宗以來　聖聖相承培養作興二百餘年禮義
[illegible]化隆美俗人文之盛匹休前古而孔廟俎豆尚缺其人爲闕
典熙朝之盛舉若有所俟而待於今日堯舜之君非偶然也
除臣知識愚昧未能仰窺前哲之萬一謹卽中外輿論僉
同者得壹臣焉焉　皇上陳之謹按已故禮部侍郞薛
瑄其學以居敬爲本以[illegible]窮理爲功以反躬踐履爲實
故其言曰敬者德之聚也此語最宜潛體又曰凡讀書思
索之又覺有倦意當斂襟正坐澄定此心少時再思則心
清而義理自見其他備載讀書錄者可考而知也稽其躬

行則又不折節於權門不謝恩於私室不曲法於近貴不
恆志於臨刑此其言必顧行行不愧心眞所謂慥慥乎君
子之輩聖人之徒也故我　朝孔庭從祀惟瑄爲最先時
言官亦嘗以此爲　請矣竟議格未行大抵人之所以議
瑄者有一一則論瑄專於修行而不聞道一又少其撰著
者夫道之爲言道也本自周行廣路人在窮壤間誰能去
周行廣路而凌虛厲空以有行乎設有能凌虛厲空以有
行眞幻妄耳夫行道者旣不可凌虛厲空則君子之體道
也卽當以躬行實踐爲貴如人之日遊於周行廣道者則
爲正所以聞道也安得以談玄語妙乘龍御風上天下地

出鬼入神閃倏於有無之際不可揣度如人之凌虛厲空
以爲行者而後謂之聞道耶況其言曰萬物不能礙天之
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
不相肖矣又曰鳥集茂林龍潛深淵聖人洗心退藏於密
豈非深造自得之言而可厚誣以未聞道哉至若少其撰
著此尤淺淺乎視瑄者孔門七十二子之徒自曾子子思
外其言見於齊魯論者曾幾何人其他姓名無聞者固多
矣而槩可以著述靳之耶夫傳聖人之道者在心不在言
百世之師者在風不在書必欲區區乎著述之爲功則鄭
衆劉歆之徒皆可師表而顏閔仲弓之輩俱當以罷祀論

矣臣嘗聞先尚書胡松有言曰論漢以前諸儒不患其無
躬行忠信之質而貴其有發明著述之功論漢以後諸儒
不貴其有議論詞說之詳而病其無眞積力行之實臣竊
謂卽此數言亦可以定瑄之從祀矣伏乞　皇上　勑下
諸臣再加詳議如果輿論攸同將瑄擇吉從祀仍乞再
勑諸臣通加查議取其學有本源高不溺於禪宗近不果
於功利其言其行眞無詭於聖人之門如瑄之類者一併
從祀則不惟有以彰我　國家人文之盛俾士類有所表
帥交勉爲下學上達躬行實踐之君子更不敢危談性命
而脫畧繩檢亂等妄求而懸處揣悟斷滅思念廢棄文字

而沉溺異宗其有關於世教有補於士風豈小小哉緣係
懇乞 天恩定從祀真僞以彰 聖化以端士習事理未
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舍人楊應龍齎捧謹題請 旨

議舉典禮以隆 聖德疏　王治

恭惟 陛下出震當乾龍飛御極大小臣工莫不欲披瀝丹誠以賛 明德臣極愚陋待罪禮科尸素懐憂芹曝思獻久矣矧以 先帝新棄 陛下身當大事 聖孝純篤哀慟何堪故不敢遽 進瑣言以瀆 天聽茲者山陵就功 梓宮發引有日 陛下必誠必信之心既盡乎送終之典則善繼善述之道當即為萬世之圖臣愚愧無博古通今之學幸際 更化善治之始伏念禮莫嚴于宗廟莫重於 朝廷莫急于親近乎輔弼侍從之臣莫要于致謹乎 深宮燕居之節謹條此四事昧死上 聞儻

蒙 采納議行不勝戰慄感戴之至

一曰議 宗廟之禮以隆 聖孝臣聞古者天子 宗廟尊崇始祖萬世不遷如木之本群枝生焉如水之源萬派出焉故隆如此其次則昭穆遞遷非曰薄之厭于 祖也先帝孝心無窮追崇罔極尊 成祖如 太祖并萬世不遷蓋以 成祖戡定内難再造 洪業故倣周文武世室之制永孝思焉已為義起之禮矣昔夫 獻皇邁德肇慶誕僾入 聖域追崇之至固世德重光也但以貴雖曰天子之父然實未嘗南面臨天下也而乃與 祖宗諸帝並列以親雖曰 武宗之叔父然實常北面事 武宗

矣禰乃設位于　武宗之右此雖　先帝天性之愛有加
無已然揆之名義終似未安　先帝之心終有未安是以
雖嘗近饗　太廟之後而　世室之發猶並舉之不以為
瀆者豈非孝思之極有以体　親意於不言以為或者
獻皇儀不便其饗于彼則必樂乎饗于此耶夫　宗法至
重不可不明名分至嚴不可不辨魯祀僖公躋於閔公之
右春秋譏其逆祀彼閔諸侯均之為君一國者也但先後
少紊猶為乖禮況　獻皇生為親王臣事　武廟其心豈
安於偃然處其上乎且漢不追崇定陶王宋濮園之禮猶
靳於稱皇稱帝固當時議禮之臣不明于父子天性之經

也　先帝追崇　獻皇尊稱大備誠得天經地義可為人
倫之至但聖人制禮緣人情而酌其中漢宋之制不及於
禮則　先帝追崇　獻皇隆至誠萬世不刊之典會制過
禮貽譏于經則　獻皇入廟稱宗迺　今日所當更議也
先年　世廟生芝之事誠奇異安知非天地　祖宗之意鑒
獻皇不安之心無以自解而　先帝兩朝之奉未得歸一
故一旦產此奇瑞以示吉兆以昭　獻皇萬世廟食之祥
當在此不在彼耶以觀　先帝遺詔祔享斟酌改正近議
孝烈皇后別祀而祔　孝潔皇后於　世廟夫婦之義始
森然明白真可法天下而傳後世以慰　先帝在天之靈

矣不知　獻皇廟祀乃今　先帝入祔之時亦斟酌改正
否耶此　獻皇祔於　太廟也雖同於　祖宗實殊於
祖宗終不免有所疑於時也奉於　世廟也雖於　祖宗
猶遠然禮由情生實為萬世不改之禮但事體重大非一
介小臣所能裁決伏乞　勅下多官博考詳議務求至當
可質鬼神可俟百世於以安　獻皇之靈則　先帝孝思
之心為無憾而　陛下孝承　宗廟之孝為益光矣
二曰議　朝講之禮以圖治安臣惟自古帝王勤學好問
視　朝親政汲汲遑遑無敢暇豫者豈好為是勞苦哉蓋
天工人代一日二日有萬幾焉非講學無以明其理非勤

政無以周其應臣竊聞　陛下嘗閱資治通鑑古人成敗
具在此書試觀前古有縱逸豫而不昭治化者乎有勵明
作而不昇治安者乎則勤學親政斷斷乎不容已也我
祖宗創業守成稽古作則如　御經筵御門各有成規午朝
晡朝各有　舊制經筵有禮　日講有官與夫前後左右
妙選宿儒大臣　奏事面相可否所以重熙累洽之治近
代莫及者非偶然也　陛下新臨萬邦臣下仰覩　聖顏
和粹齋莊剛毅莫不慶幸以為　陛下必繩　祖武克勤
勵精以培萬世太平之基也今　梓宮未行　陛下哀
慕方切臣子忠愛之道只當欲盡禮節哀勉襄大事保和

息慮調護　聖躬為急非敢遽以此責備　陛下也但不
日山陵事畢祔　廟禮成則　陛下孝思可以少寬　朝
講所宜並舉矣臣愚以為　朝講之儀似宜預定斯
陛下便於以時舉行群臣得以如期趨　侍伏乞　勅下
該部稽考　舊章條列儀注或刪去虛文或增補未備於
講也務有啓沃　聖智之良規於　朝也務有訂議取舍
之實事尤望　陛下朝夕勤政始終典學毋忽於難毋怠
於易毋因一人一言一事偶然不當　聖意遂興輒厭之
心庶乎　感與不為虛文則　聖德日崇　聖功日起而
萬世治安可坐致也

三曰議親輔弼之禮

以成　德業臣惟人主必待賢才以弘化人臣必遇　聖
主以立功上下相須誠甚殷也　陛下恢弘新政優禮老
成推恩舊學　盛德至矣一時諸臣際遇奇矣中外莫不
欣慶以為　明主思興堯舜之治故眷注左右輔弼之臣
如濟巨川者飾舟楫也如備大寒者採衣裘也誰不思效
寸尺以答　明時觀諸臣辭　恩陳謝之疏感激之詞矣
報之心許國忠矣然榮之以恩允貴親之以禮感恩於言
猶貴酬之以心若徒恩數隆渥而接遇稀踈爵秩優崇而
志意閒隔則人將曰　陛下於諸臣憐其舊勞云爾非任
賢圖治之謂也諸臣於　陛下承被　恩賚云爾非簡在
亮功之謂也不惟失臣民望治之心且無以明諸臣感激
酬報之志好爵豈能縻之哉洪惟我　太祖平安天下
之始　召杜斅等置諸左右更番首贊四時變理亦分屬
之　成祖創置　內閣使典機務接遇甚密至於　孝宗
優獎臣下猶為篤忠當時君臣之際如家人父子之相親
無睽離阻隔之患議處天下之事如議處家事之真切無
干撓掣肘之難此所以能開萬萬世無疆之休也伏望
陛下取法　祖宗親賢樂善信老成如耆蔡倚輔弼如股
肱早　朝之後即　御文華殿披閱章奏　召見閣臣面
相可否其諫隨之許其糾正俾各輸所見　聖明參決進

退着為定規率以常行不厭如是則　朝廷之待輔弼也
禮優於恩輔弼之報　朝廷也行副其志雲龍風虎之喻
都俞吁咈之風不過如是斯　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四曰議謹　燕居之禮以澄化源夫人主於　宗廟易於
齊明以心存於對越也於　朝廷易於端拱以心存乎照
臨也況公卿在側臺諫在下左右前後皆秉禮之臣便佞
邪媚自無所容雖欲放逸游騁不可得也乃惟燕居之時
境靜心閒百念易起深居邃密外人不知富貴繁華何物
不具巧佞便僻何人不覿或以宴飲勸或以聲容呈或以
遊戲進或以騎射諷或以技藝獻或以貨利售凡此皆人

情所易惑而難悟者也夫百物之務生人所需六藝之學
射御居二臣非敢謂聖主獨可一一禁絶乎此也蓋
接之貴有時用之貴有禮過則違和疾病所由生也惑則
累德危亂所由起也此古今不易之定理是以聖王致慎
忠臣進儆防之惟恐不早節之惟恐或溺也至於冠服頫
笑之間嗜好起居之細皆當從容中禮以建 皇極而表
萬方近日人言嘖嘖皆謂 陛下宮中燕閒所御有非所
陰所宜者臣意 陛下聖明必無此事或者奉承之人預
備太早 九重萬里遂成訛言然燕居之禮 陛下雖天
縱聖神亦當致慎不可忽畧伏望 清閒之燕欽謹齋明

調適服御愛惜精神防嗜欲於未萌使周旋而中禮考求
家法參酌 典制優重 中宮相成儆戒左右前後悉擇
淑哲使掌服御而知欲勝與器用而知 起居各許其隨
時進諫因事納忠再察謹厚內臣使約其徒凡無益之事
溺情之物毋迎悅要寵以瀆 聖脩庶幾 燕閒之際
非僻不干 法宮之中化源澄徹所以正 朝廷正百官
萬民者綽然有餘沛然莫禦矣

皇明兩朝疏抄

士風類

揭官箴明士節以正始進疏　葛守禮

竊惟夫人之情靜則無欲聖賢之教禁於未發皆見人為
諸生時莫不誦法聖賢講明道義冀得效用以樹勲名及
其出服官政矯然不變者固多乃輒動於利欲咨其性
情盡喪其平生者亦復不少何者勢分移人非有卓識定
見不能自立爾臣等今春謬以職掌得與大計群吏之治
見以貪酷不謹去者不勝嘆惜然已無及矣夫破甑既以
無顧而完璞所宜慎雕今科進士增額至四百人固以一

時濟事安民於四百人者攸賴也然鑒往逆來切慮未必
無一二復蹈不韙者昔人謂禮者禁于未然之前法者施
于已然之後與其既敗而行法孰若方初以明禮提撕一
悟則所全多矣今當諸士觀聽聿新之始臣等謹將官箴
節槩擧切要者數事條上懇乞 聖明俯賜嚴飭曉諭使
其為發軔第一義將不至于迷途而失命遠矣諸士幸甚
官民幸甚 一端趨向昔人謂士品有三道德功名富貴
是也顧人所志何如爾夫道德尚矣果趨向在此由是而
建功名必為光明俊偉之業若但志在功名而隨世俛俗
以就之雖未必無所成立其於道德所虧多矣若或見之

原缺第四十二葉

以恢廓大其名量非尚而爲謙虚功業而彌退遜斯爲服
膺之訓得君子之道也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一　四十三

振肅科定額貢以羅眞才　張　鹵

臣惟圖治莫先于人才人才宜先于始進科貢者人才始
進之途也今天下　天地醇液之氣　祖宗壽養之仁
皇上壽考作人之化宜厚宜凝宜渡明宜熟于文運泰隆
之會而群然趨類靡之風人才極盛之時而隱然啓漸溺
之漸或經術大壞或廢弛莫持經術大壞者科舉之法是
也廢弛莫持者歲貢之法是也其爲世道人文過計正望
我　皇上大聖至神一振而飭之今科舉行當天下開科
之歲歲貢正值言官建議之始臣又忝罪該科與聞職掌
謹條爲科舉之議者三爲歲貢之議者一實有因人擬議

而適觸大禹之心固欲即事效虞而莫已茫騁之　獻伏
惟　勅下禮部詳議施行則世道人文不勝幸甚
一日精考選以復應試之額臣惟兩畿十三省應試生儒
原有定數自嘉靖四十三年　臺臣建議欲減額名遂啓校
士者樂趨簡便之方實失奉承之過臣以爲殆非也蓋
國家當洪武永樂宣德中以級解之額無定入試之人至多
其後解額有定入試無拘也有定者所以防仕進冗濫之失
無拘者所以廣俊乂旁求之例在　祖宗先後立賢額後
之心具可想見其休美今　人文增盛不但十倍　國初矣
額于此時議減應試名額實令人心詫異臣故以爲非也

西以提學之任難盡得人即今好高者務講學之虛名苟
容者工悅人之常套先時于應該學憲漫不施行及為應
試選人勵勤從事或祇命四書義一篇經義一破而輒以
次完夫品評或祇憑隔年考案列名郡邑截考次第而但
為少加增損夫場屋所貢之士提學所選之士也提學以
如是草率之法而更藉口于裁減太削之數欲使洪才遂
養之士能無遺佚于科舉也得乎臣願　勅下禮部即轉
行兩京十三省提學官自嘉靖四十六年正月初一日
為始選完應試生儒在兩畿者當首奮風力以倡諸省在
諸省者將追隨撫按衙門出城進省賀節問安作揖候見

一切煩文俗調俱與罷停務當年巡行從新考試正可依
古人里選遞上之法許郡邑提調官先行嚴試其文詞應
察其行誼各照未經裁減以前名數加五倍之以送于道
各道當場考試務命題經書策論四篇各以所優者取之
更質提調師儒如文學雖優而行誼稍劣即不以入試盡
脫驪黃牝牡雖雜職儒士必盡錄其長仍取足未經裁減
以前名數以登于場屋咸矣也或有謂應試名數方裁而
遽議復之恐煩執事者議論之衡決臣謂昔議裁者為革
奸弊然革弊在立法之精嚴而不在人數之多寡如往時
提行會試之法是也一可復也為省冗費然各方試院有

定局科舉有定費以此為省費之名而　朝廷無可省之
實二可復也況千卿萬鍾不顧者士之志而效用　明時
則士之心多其名數而減其盤費作興誠無不可三可復
也即三者以變通而何煩于執事者議論之衡決也伏乞
聖裁　二曰勵公明以均校閱之任臣按鄉試試官自戊
子迄今四十年來京考外考當用與不當用之辨內簾外
簾閱卷與不閱卷之說建議紛紛屢煩　聖聽矣除京考
已不差京闈但當簡翰林官可任者為之總考又時有辭
事進士為之同考無容再議其在各省然皆不詳其內簾
所以漸不可恃之故而當為之振與外簾所以必無不用

之法而在去其積弊徒上之命下也曰外簾不許閱卷下
之應上也曰外簾並不閱卷上下相蒙名實俱左臣竊恨
之何者內簾者受專任而取人固所當用但通之充是任
者或歷官既久而問學荒蕪或徒具科名而齒年遲暮不
但職分既卑學力未稱恩之所加勢亦隨之如先臣謝鐸
之所憂者而實有不可恃之人惟人不可恃巡按御史以
監臨為責則必以得人為重簿之以不能自盡之心而協
之以外簾各所之力令其分經閱卷用之以稽察內簾者
固亦所宜也但其近日偏重任人之漸定人之取予惟因
其守取人之多寡惟循其望如某府州有物望者也其中

卷視他府州則獨多其今倖有物色者也其中卷視他令
倖則獨多在此則魚目燕石而珍綺在後雖隋珠夜光而
不售以致分卷則啓僥倖之端總裁則有其房之號外簾
既定內簾不過比例相同自然弊端以通防範難密而亦
有不可救之弊臣願自今另立規制而作新之乞　勅下
禮部轉行各該巡按監臨御史作急按若遇別省聘取考
官必會同各該提學官員倚行廉察親自考選不得切前
以匪人從事漫用塞責在監臨者于開場之際內簾亦有
考試官矣外簾亦當于提調監試官中會推年力精強問
學表著者簾外各二員雖無總考之名儼有總考之任而不

盡拘于官職內簾固有同考試官矣外簾亦當于諸所執
事官中臨期會推年力精強問學表著者將總為人數倖
之名雖分列于各所官則同聚于一簾而不更煩以專任
改壓墨卷于內留分殊卷于外分卷則監臨自為秘紙看
卷則各官不著名銜令內外參同互相校閱將揭榜之日
監臨官對同內外總要官員于內外取中相同卷中通加
掄選內外取中不同卷中嚴班謹數然後拔其尤者如願
中式庶于不可為恃者有以新其振興不可不用者有以
剗其尊恣自諸弊廓清而定制可久矣伏乞　聖裁
三曰正命題以發曲學之習臣按　祖宗去詞章以重經

術用敦根本之實今之淺經術以滋流弊反落詞章之後
古人恪守一經窮而愁脩達而弘濟終相為用　朝廷先
進諸臣彬彬濟濟亦咸允如茲而今之經生則有大不然
者不以經旨為沉潛惟以命題為決擇甚則一卷中以二
章為有題而更不知上下章詮次為何說一節中以一句
為摘題而更不知上下文相承為何意至經書是題以備
主司之求卻又非能研精以覃思也不過套襲冗詞濫語
漫衍成篇顧反不如自唐以還以詞賦登科為能振迅雕
詞輝煌靡藻者主司一失鑒別濫入選掄及布列有位欲
即是人而求經濟也難矣故邇日臣僚切議責成士習臣

以為此非士之罪也其所以取士之責者啓之也何者
比年科試出題或摘取片言或多及四字創立意義謂之
時務題目會試間有或然鄉試爭相附效嘗有一二題目
自有識者視之絕無所謂特以字面與其說有合乃不約
而同出者數省主司所注擬如此則士生　熙朝柔順馴
名而惡泯崇利又何怪乎為業之不比類分門以趨捷徑
也哉臣願　勅下禮部轉行兩京十三省自嘉靖四十六
年鄉試為始所試題目除應該迴避字樣自餘俱隨在出
擬不必拘泥其論表策場乃止可以我　祖宗我　皇上
聖德神功及稽古匡時事宜為題以觀其識見大端亦更

不必煩難細瑣當閱卷之際其剽竊之下思致浮勝之篇
醇確尤責成于典校閱者之甄鑒思致醇確朴畧必錄剽
竊浮泛濃麗必除其三場參酌互取務必遵照先年禮部
題准事例施行庶故調除而士林有更新之效表極樹而
文場端反王之趨矣伏乞 聖裁 四曰寓甄別以嚴歲
貢之典臣惟 祖宗時 國學有積分鄉學有歲貢今積
分不行而貢法大敝盖因提學官歲考之法久廢生儒以
一日之長妄食廩祿即為世守其為士也玩日愒月既貢
一巳之平生其為師也嘆老嗟卑文孤 朝廷之委任實
士習化本頹剎由兹故近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龐尚鵬

建議欲將郡邑生儒不拘廩增附名色但考入應試額設
廩生名数即與食糧隨每年歲考更疊不拘一定誠憂時
救弊之一法矣以臣觀之法在此輩其振新也固不可一
任委靡之因循甚易法也亦不可遽失 祖宗之仁厚若
渾同選貢而年資頓亡則于科試無異况今天下仕進之
途其洪才茂學者固致身甲第而貲官納級者亦濫籍冠
裳獨使此輩到肯之貧垂白之老沒齒窮經茫無歸着者
非人情也臣欲擬令該貢之年郡邑各起正貢生員一名
陪貢生員三名赴提學官考試定取學行優長者一人充
貢果正貢得在取中尤為當可不在取中而猶堪進用則

發學肄業以需再試果學業荒落年齒衰頽必不堪進用
則准給冠帶榮身餘俾發學以需再試如是以考試則換
名起四既不失 祖宗久行額定之規以寓甄則拔四得
一又不失 朝廷新寓甄別之意似人無異議法可常行
再照歲貢生上干禮部舊規雖祗稱引入午門內翰林院
出題考試原無 廷試之文今則事體優尋規格忽浸致
諸生于去取低昂之際每每不服自今禮部當上請
欽定春秋兩試時期如鄉試于秋會試于春確有時月不
得仍前漫為先後總試事者除掌翰林院事官一員再加
修撰編修等官五員分經校閱聽內閣輔臣定奪試後越

三日定揭名示于禮部有不稱數至二名以上監試御史
即會同禮部將該省提學官指名糾究其監試御史[illegible]
自始試閱卷以迄揭名必終始監同方許放出[illegible]
牒者有一定之趨錄名者懋至公之望亦責[illegible]
之一機也伏乞 聖裁

表揚六世同居義族以彰風化疏　賀一桂

據山西布按二司查勘過潞安府長治縣民仇火仇塌等一門合食六世同居自一世仇鸞等始至二世旌表孝子仇朴仇欄等立家範行鄉約建義學設義塚積貯義穀冠婚喪祭悉遵古禮家範鄉約二書見存歷三世旌表孝子仇勳等四世教諭仇堦等五世仇承教等六世仇崇儒等今男女數百人悉聽族長仇火仇塌約束凡事統于一敦和守義安分循理尊卑有序人無私蓄之財內外甚嚴望有義門之譽緣由到臣臣惟　朝廷有教化而後天下有風俗故觀化則知所風觀風則知所自上者表也下者影

也所從來豈無自哉今潞安仇氏一家六世同居合食事無異緒人無越分蓋與江州陳門壽張張氏異代同轍矣良由　皇上道德禮義之教感孚人深　昭代崇熙累洽之治化導歲久故仁讓風行士民影從而仇氏一家特被化最先者耳夫一節一行例應表揚况合族累世守禮尚義尤世所難臣叨觀風之責壅不　上聞臣之罪也是敢據實具　題如蒙乞　勅該部再加查議覆　請或表其宅或優其役或　賜族長冠帶以風示寰宇俾天下曉然知　聖心所嚮而又的然知　聖化所先庶在仇氏將感恩而益勵在天下亦觀風而思奮矣

民隱類

議救災預防後患疏　何孟春

昔宋蘇軾官杭州歲饑奏于其君曰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救災恤患尤當在早災傷之民救之于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救之于已饑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臣切見今歲戶部兩次會官議賑淮徐等處災傷是救之于已饑之餘用物博而所及微矣然又有可預慮者古人云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向去之災如人初病繼來之災如病再發其病雖同氣力衰耗恐難支持今各處被災傷幸被　皇慈大施拯恤民于百死中微有生意來年收穫知復何如軾謂當急

救之于可救之前莫待救之于不可救之後者實前事之鑒也宋孝宗時朱熹論荒政曰蠲除賑貸固當汲汲于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于其終譬如傷寒大病之人方其病時湯劑砭灸不可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所以將護節宣小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不深畏今者饑民雖免死亡然皆鳥形鵠面爾然無異于大病之人新起若有司加惠撫綏寬其財力一二年間筋骸氣血庶幾可復其舊若遂以既愈而不復致其調攝但見其尚能耕犂即時撑拄門戶而賦貢以累年之逋負與夫倚閣之官物是人其必無全理矣熹之所論譬者軾之論

也臣謂乾道間旱稅百皆崇其有而流殍甚衆久而不復
諡次年帶納遍追所致不濟熙祐乃以濟饑始蒙蠲放則
三年之間所失已多而無從及矣事又明年亡所當察者
也臣敢通錄如前上勤　睿覽者　詔在廷恭加熟議
聞漢先帝時魏相因歲不登奏故事詔書二十餘事孔覽
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皆條行之唐宋諸臣因災進言於
君多按前代故事我　祖宗惻怛民隱之實德務乎
詔令為荒政者甚備具載有司臣無容盡述惟願　皇帝
陛下特勅該部詳檢而速行之散　天保民救災恤患之
術蓋必有在若稍增飾斟酌議論則前代故事見諸史冊

亦極詳悉臣敢亦擬綴一二願切于今日者竊附愚忠開
坐于後幸惟　陛下少垂省焉臣吞君議列上瀆　天聽
無任惶悉激切屏營之至　一唐德宗時陸贄奏曰聖人
作則皆以天地為本陰陽為端慶賞者順陽之功行於春
夏刑罰者法陰之氣用之秋冬事或愆時人必罹咎典籍
垂誡言固不誣天人符同理當必應既有繫乎舒慘是能
致於災祥雖天所降沴不在災殺然海內為家無論遐邇
顧滌瑕以德消沴以和然惠之相濟合宜陰陽之運行自
序伏惟今日嘗多滯行刑失公平可用之財未歸藏府最
彰之罪非正典刑以月令推之愆時咎徵水旱並臻良有

以仁贊所謂慶賞刑罰者惟　聖明留意者　新恩之當
祿可以哺困窮追已罪之逋蹤可以補租賦檢視寬減順
後塵跡一聽于公可消前咎　一宋太宗時王禹偁奏曰
一谷不收謂之饉五谷不收謂之饑饉則大夫以下皆損
其祿饑則盡無祿廩食而已今旱雲未沾宿麥未出既無
積畜民饑可憂望下詔直云君臣之間政教有闕上自乘
輿服御下至百官俸糧非宿衛軍士邊廷將師悉遞減之
上答　天譴下厭人心俟雨足復故雖朝行中家最貧俸
最薄亦願首減俸以贖耗蠹之咎以感人心必召和氣臣
惟今日饑則淮南江北等處為甚饉則湖廣等布政司在

處有之成化間布政彭韶會奏要將在京在外文武官員
位高祿厚者額設皂隸量減名數還官公用該部查例具
奏多寡次第已經斟酌彼時不為災傷且有此議近日侍
郎吳廷舉又奏南京府部院等衙門自堂皂隸應合退出
若干賑濟次第明白深合昔人遞減之意四品以上祿厚
則家不可以言貧五品以下家貧則俸不能以更積尚備
所謂上答而下厭者惟　聖明留意自四品以上悉遞減
之文官五品及武官四品以下聽其自審為義無積不強
在京在外官有因事加俸添皂之資即當裁割以備振恤
者矣　乘輿服御　宮禁用度雖體大禹克儉之德　內

給何患無餘中貴外戚百凡賞賚無論舊例除茲歉歲供
各省免候災傷寧曰通議定奪　一宋高宗時李光奏曰
方今之患莫甚於州縣之吏蓋公廉多不容而姦貪或得
倖免百姓受弊不可勝言熙寧間歲旱范仲淹請遣使者
往勞來之於是命仲淹為江淮安撫今日荒旱民多流徙
願選公忠諒直之臣通民情曉吏治者以撫為名察郡縣
貪苛之吏孝宗時趙汝愚奏曰講行荒政全在得人任得
其人則能每事隨宜措置不至乖疎任非其人鮮不敗事
守令之不堪倚仗者宜委諸路監司體察參劾之責在令
尤須謹擇若旱傷分數稍重必須選師臣有才望者專一

措置施行臣惟今日所在有司得人甚少災傷地方復有
貪苛之吏民何以勝光等所謂撫按體察者惟　聖明留
意右都御史吳廷舉等通民情曉吏治責任斯在固當追
效古人伏望　勑吉叮寧而督勸之使於當職人員有實
格以待能幹有刑條以懲不職作新濟農之倉大舉惠民
之政則齊民獲免於饑饑民不至於流徙流民不至于殍
亡斯副　朝廷好生之德　一宋高宗時廖剛奏曰昔晉
饑民乞糴于秦秦伯以問諸臣百里奚曰救灾恤鄰道也
行道有福鄭之子豹在秦請伐之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
何罪于是乎輸晉之粟故後莫不以秦伯為有德于晉而

以晉之閉糴為負義夫秦晉敵國猶知通有無以拯其民
孰謂一化之內乃欲分彼此耶昨歲旱荒所在不收令適
穀將沒民且艱食竊慮州縣官吏各私其民胡越相視而
不相恤則老弱有溝壑之患而壯者聚為盜賊在朝夕矣
欲望申戒諸路監司使之監察所部官吏毋得遏糴庶幾
通融周急國無饑民臣惟今日荒熟相近地方有米頗糴
有錢頗易商旅規利船裝車載有司正當招誘以通有無
而州縣官各私其民彼路此郡有米去處遏不出境是豈
臣子與　國休戚之心　朝廷一視同仁之義哉臣訪知
各處為監司而遏亦間有之剛所謂通融周急者惟

聖明留意　勑下該部行撫按官今後有災地方召人興
販無災州縣遇有隣郡米客收買許依市價平糴仍約課
務不得邀租收稅則商旅皆願出于其途有無一通價值
自減而饑或接濟矣　一宋孝宗時趙汝愚奏曰諸郡連
歲旱傷流徙未定不可不厚有施惠以慰人情合將旱傷
州縣人戶第四等第五等來年諸物稅錢盡數蠲放使彼
無聊之民蒙被德澤預知嗣歲青黃未接之際免其催徵
自然人情稍安不至失所臣惟今日重災地方百姓艱食
已多流徙若不早加安慰彼戀土者亦將首鼠兩端待春
徂夏日月尚遙豐凶之期豈能自定戶有負逋各懷畏

寧無相率而逃失業既多羸弱者餓死溝壑強壯者聚衆
為盗賊盗賊一起倅難討檎兵盗相尋邦國深禍汝愚所
謂使彼預知免催徵者 聖明留意 勑下該部行撫按
官于重災地方再行詢究分別等第先後奏 聞曠然蕃
恩以示諭之徵催既寛逃亡必少所在田畝不至拋荒鄉
農安心布種自救其饑萬一更懽薄災可以不仰官司重
為拯恤而將來公家租賦亦免失陷矣

全大信昭至公以恵窮民疏　張漢卿

臣聞之惟天立君將以恵民也惟君恵民所以奉天也古
之人君制民恒産以安其居薄民税入以藏其富孚之恩
信以固其心謂奉天以恵民未聞仁人之言方布而𩜹已
恵政徒善而復使窮民盻盻然有望而弗得焉此豈帝王
致治之盛節哉臣等查得先該戶部題為傳奉事節該奉
聖旨是畿内根本地 祖宗朝屡有優恤禁例近年以來
奸猾無藉妄將軍民田土指作空閑設謀投獻管莊官校
人等因為乗機侵奪籍勢混賴横征巧取百般尅害利歸
群小怨在 朝廷以致軍民失業盗賊生發朕在藩邸已

知其弊曁奏深用惻然便寫勑差科道部屬官各一員前
去會同巡按御史親詣查勘但自正德元年以後朦朧投
献及額外侵占的盡行查出各依擬給王召佃管莊人員
盡数取回欽此仰惟 聖心軫念及此畿内之民罔不歡
忻鼓舞以戴 離照之明思享太平之福矣聖帝明王至
公至仁之政何以加此乃者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主
事淶布伊受欽 欽命會勘安州地方鷹房草場及涿州
薫皮廠地土已明應該給主䑕益又該戶部俱各覆題相
應准擬且旨昧奏辯之徒臣等又皆據法駮之是衆見之
明合輿論之公所以奉將 德音志加恵窮民全 陛下之

大信也況　陛下即位以來畏天愛民田猶蠲浙之事一
切升卸則鷹房草場地土係民產者俱照數給主係官者
者也謀數輩去管莊官校通行取回撥置之人各寘於法
戶部覆夏言等之章可行也及奉　聖旨近鷹房地土係
八年舊有的都還照舊與他不必紊亂紛更欽此則鷹房
之害民者尚在也　陛下服御器物動遵禮度供辦取給
各有司存則近年諸事皇莊皮廠即宜革罷管廠內官郭添
等并家人郭英等生事害人如戶部覆夏言等之請及奉
聖旨這地土已有旨留用了罷欽此則涿州受害廠人員
之害猶前也臣等切惟去年之　旨惠念民窮可謂切矣

諭下可謂公且嚴矣羣小乘機藉勢冠害軍民之情罪可
謂無所逃矣今　綸音屢分與前大異所謂信與公者安
在乎小民至愚而神怨不在大治當慎微纖輔之人心誠
不可重失而屢傷也　先帝之世群姦擅政蠱惑導誘積
以歲年以致政荒民流天下離二談者至今以八黨為惡
首焉永成既死矣谷大用止得降遣之罰有識者方以為
恨況黃皮廠永成之所創立奪之平民剝奪之家而重取
無名之稅今焉俊乃敢直蹈前愆妄奏死查其鷹房草場
又谷大用受姦民李義所投獻以盜脫脫貞玉之舊址假
名嚴放海青其實私徵子粒而趙彩利匪姦轍實緣仍舊

夫後與彩以　從龍之舊御恩倖狎內　上行私無畏前
日馬永成谷大用之所為　陛下又不深察且從而許之
是前日畏天愛民之善政一變而成啟寵納賄之弊端
王言不信于天下公道首壞于近習　畿甸之民疑且不
安橫暴之害久而益甚怨讟召水旱之災流移增盜賊之
黨臣等謂馬俊趙彩朦朧奏辯眩惑　聖明干犢　朝政
敢拂公論律以　祖宗之法該當深罪而不可緩其主謀
撥置積年通同生事害人之人並宜拿問以懲其後其原
場并侵占軍民勳戚之地俱各照舊給主召佃以昭
陛下至公至仁之法以蘇小民數十餘年之困況該戶部

逐一執　奏委曲懇切誠欲宣布　陛下惠民之德以副
海宇之望　陛下竟而答以　已有旨了是通置不省無
復聽納之意矣非所以勵臣等弘　主德也臣等待罪該
科事關職掌誠不忍　陛下拂公論以徇私請失大信以
貽民艱而傷　新政之大體也伏望　皇上詳察各官查
勘之明俯從該部執奏之切法行自近罪俊與彩以懲姦
奏欺蔽之姦令出惟行盡革鷹房草場黃皮廠等積弊以
除勢要侵奪之患其管莊人員盡數取回投獻撥置生事
害人之人從重究治使憸小玩法之惡無所容庶厚澤流
而民患息大信全而至公昭矣

輿地

議天下郡縣繁簡疏　楊博

伏覩　詔書內一欵各處府州縣大小繁簡衝僻難易不同或逸而得譽或勞而速謗既乖黜陟之宜遂啓趨避之巧士風日壞吏治不修吏部通將天下府州縣逐一品第定為上中下三等遇該推陞選補量才授任各官考語奬薦同在優列者先儘上等府州縣陞擢行取次及中等次及下等不惟視等以為歲月之遲速仍視等以為官資之高下內有以才優才短更調者各就中酌處之欽此欽遵隨將天下府州縣大小繁簡衝僻難易細加查訪逐一品

第又通行各處撫按官分別開報今已查理完備宜乞具題案呈到部臣等切惟吏治不清則士風日壞即如郡縣向來不分繁簡衝僻難易則勞者無所勸逸者無所懲避繁求簡避冲求僻避難求易勢所必至以致緊要難治地方缺人整理日漸廢弛頃雖漸次剗革然必法有畫一方可行之經久　皇上登極之初首念及此可謂仰體天心洞察民隱深得帝王之大經大法矣臣等奉行　綸音不勝踴躍其于各處地方今止備核民情未暇兼論形勢大率以邊方殘破遠方困備盜賊猖獗災沴頻仍衝繁難支刁疲難治為上稍易者為中易者為下每省總括數語以

陳其槩細列等差以憑詳使一方利病究然在目治道緩急可指諸掌為守令者果能視邊方殘破則思保障之畧視遠方困備則思極救之術視盜賊則思撫術而消蕩視災傷則思賑恤而安輯視衝繁則思愛人而節用視刁疲則思力本而善俗外以光徐其實政內以是課其成功至於推陞行取必準於此以為遲速高下又念一紀之間一方之事體更變不常五方之民俗美惡難定本部每十年釐止一次今將南北兩直隸浙江等十三省府州縣上中下三等開坐進呈恭候　聖明裁定勑下遵行此外合行事宜容臣等另行題　請　一北直隸臣等謹按北直

隸　畿甸重地根本係焉永平通近邊隆屢遭虜患順天役賦並繁禁場莊田星羅棋布事務掣肘而養馬之累則諸縣同焉河間類多水患真定保定路極衝繁軍屯達焉交錯其間撫輯為難且每秋防守三關吏為勞費順德俗淳訟簡次之廣平地僻土饒賦稅易辦長民者持廉倍儉加意撫綏可不勞而治矣　一南直隸臣按南都根本重地應天賦重役繁頗為難治蘇松常均稱煩劇蘇為最松次之常又次之至於歲遭水患時增軍餉則諸郡之通患也鎮江太平寧國池州安慶民業蕃殖吏事殊簡不甚難治徽俗鄙吝健訟蕃本逐末頑者且有礦寇竊發非庶而

有威者不能安於其職江以北廬鳳爲最地勢衝而俗
安輕㶊頑劇特甚鳳陽地廣大荒與淮北一帶不困賦而
困役徐邳俗悍叢盜水陸孔道州邑疲敝一望蕭條不當
以江北爲例也　一浙江臣等謹按兩浙當天下財賦
之半近歲倭夷登陸浙東則寧紹溫台浙西則杭嘉湖諸郡邑
皆被蹂躪以故增兵置帥加賦給餉視昔數倍近方稍寧
議者即欲議兵輟餉海上卒然有警莫不知何以應之况定
海係倭夷入貢之道尤爲兩浙門戶慄安攘之遠圖者
奚容以一日忘備哉至於杭嘉湖地饒多利俗尚紛華賦
役不均逋負日多救弊補偏誠爲急務處州依山盜礦黨

與本衆且與衢嚴徽州之寇聯踪哨聚時肆剽掠甚爲民
俗獷悍寬名兵籍散無所歸恐生他變先事預籌不可不
加之意也　一江西臣等謹按江西介吳楚閩廣之間土
薄民勤俗尚儉嗇頗稱安攘南昌省會沖繁吉安健訟奸
猾至於豪右攀附田糧逋負則二郡同也南贛容鄉閩廣
巢寇聯絡而贛當其沖故軍門兵備參將在焉饒州南枕
鄱蠡九江東據上流江湖水盜四出爲患而饒鄉內有藩
封邑多碩梗瑞州地狹民頑撫州訟繁多盜袁州臨江建
昌廣信頗稱饒庶第袁州界湖水寇當責撫臣南贛山寇
當責督臣有司又能輕徭薄賦俗而牧之瘠土勞瘁之民

庶幾其有瘳乎　一福建臣等謹按福建僻在南服昔稱
沃壤頃緣島夷入犯山寇内訌地方荼毒極矣大抵福興
泉漳以海爲襟民習獷悍而月港海滄詔安漳浦同安福
清等縣則爲濱海要害延建邵汀以山爲枕民多負固而
上杭永定大田永安松溪光澤等縣則爲逋逃淵藪福寧
居通省上游八閩咽喉而與係廣閩交界倭寇巢窟地勢
民情尤難控制且閩中地狹民貧殘傷之餘錢糧無措窺
伺者未已兵食之計不可緩也反側者未安綏靖之方不
可後也端本澄源補偏救弊全賴有司而風勵激勸則又
係乎撫鎮諸大吏焉　一湖廣臣等謹按湖廣襟帶江湖

澤多田少民俗慓悍紆思積聚且道通九省冠蓋輻輳郡
驛苦之即今　承天日繁徭賦日重採辦之役財力愈難
故其民寧此器訟而難治此其大較也武漢德安民窮地瘠
承天　陵寢所在費冗事繁荊岳潛沔之間頻遭水患盜
且乘之近日鄖襄大水盡損田廬則又向來未有之變長
沙地雖稍沃稅田甲於他所黄州洗頑常德困債辰沅半
爲賊穴麻陽溪洞諸蠻連結永保毋肆劫爭去歲支羅之
害實緣於此衡永僻僥寶慶僻静庶幾可爲然已非復曩
時比矣加志窮民者其尚思拯援之策乎　一廣東臣等
謹按廣東介嶺海間昔稱饒樂當然地遠法昧官多黷貨以

致山海諸寇嘯聚師旅繁興民之殘疲既極而廣西
兵餉又全仰給近增巡撫雖稱得策方在經始故廣潮惠
肇南韶諸郡盜熾事繁選用守令為急雷廉高瓊諸郡民
淳務簡稍為次之至于擇海道副使以備諸夷擇嶺南兵
備以防山寇擇屯僉事以修舉屯政講求鹽法庶幾南
粵有息肩之日乎　一廣西臣等謹按廣西當廣南右偏
幅員甚廣　國初以桂林為省會肇建靖藩于時編氓稀
少招徠墾荒歲久蔓延田土半為侵占糧額日減宗人日
繁祿糧軍餉支給不敷昔惟府江五百餘里夷獠阻難為
患潯州大藤等峽諸蠻巢穴其間與安西延陸峒與武岡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二　本十四　天五　中

接壤為猺獠藪又柳慶以西八寨者稱盜藪耳今則珠連
繩貫在在有之如古田洛容荔浦思恩懷遠等縣為其盤
食將無民矣是以官多陞調惟事誅求以致土官驕橫民
散徭盛越城劫庫戕害方面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邊方
之官非才不足以戡亂非守不足以服人非久任不足以
諳土俗而識物情斯乃謀國者任人之責也　一河南臣
等謹按河南為諸夏中區向稱樂土近以　宗室日繁黃河
歲徙祿糧工役勞費不貲民始不堪命矣開封河南衛輝
懷慶彰德五郡衛煩雖同彰德削于趙魏軍民雜處牽制
尤甚歸德地瘠數有統轄非一宿姦大猾時發首難之端

南陽被野且多礦盜殷富則盜繁　為優勁強則河洛為寇
是故濟祿非當均當如節約之恐不盡而毛無所附方來之
患有難言者保釐大臣其為保惜　國之計　一山東臣謹
按山東齊魯舊域瀕海臨濟　東患在役重民頑輕
於流移青登萊患在賦煩民怙　故於武臨濟南雖稱沃
壤而武濱霑浦一帶即古廣斥之地一望白茅兗州水陸
之沖且　宗藩河工勞費不貲至于沂費郯滕則荒落甚
矣東昌青州差役可觀均非昔比登萊地本瘠鹵舟車不
通雖值富歲猶多逋負大率濟青依山多礦盜萊登瀕海
多鹽徒臨淄之間多姦俠單曹之境多妖民保釐大臣實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二　六十五　天六　本

心綏輯之外又不可不銳意於防練矣　一山西臣等謹
按山西大同府逼臨虜穴最苦侵暴太原府屬如郡背嵐
保河一帶虜一大舉輒入其境斷烟宿莽蕭條甚矣汾州
宗藩不貲　國法頗為地方之害潞澤遼環列太行上下
谷深林密盜時竊發往歲青羊山之事可為鑒也平陽雖
稱富庶其實止蒲絳臨汾太平襄陵曲沃翼城差有可觀
地震之後則亦大不如昔矣是故休養內地之民使之裕
於供辦乃一方保釐者之責否則割肉充腹立見其斃可
嘆也矣　一陝西臣等謹按陝西內綜八郡外控三邊吏
茲土者牧且兼帥焉責誠難矣西鳳漢中稍稱饒裕百需

給仰供億頗艱延慶平涼臨鞏逼近邊陲虜一入無論貲
産錢鏹死傷之患獨先當爲三邊視諸郡尤衝而勢不相
貫故甘肅星懸於河外寧夏株保於橫城榆林一望虜巢
千里餽粮獨其人輕生敢戰相恃無恐頻年更番入衛耗
亡半矣堡城殞將蓋有由然又其甚者固原為開府調度
之衝重兵屯戍自去秋敗績之後懸賞遴募至今銳士尚
不滿千若虜襲奪套直驅踐汧隴薄涇汭窺三輔特再覺
務乃耳鳳汭之墟夙多回種而無良亡命者又多逃匿其
中立俟風塵鼓煽而起腹心之患其將大乎是故有牧帥
之責者所當觀釁而預圖也　一四川臣等謹按四川西

南奥區上則松茂建昌番夷時肆侵暴下則播酉石砫土
司互為劫掠控制消弭非一朝可圖者也成都素稱沃野
賦重役繁供億稱詘叙州地饒而嵩拱諸夷兵費不貲且
大木多産其境採辦之擾商民殘疲重褻土寇連結施州
諸夷虔劉未已而妖人內訌受患尤烈保順衝疲民朴務
簡馬湖僻小民夷相安龍安新造全在經大抵蜀地夷漢
雜處氣習龐淳地里遼邈巡歷難遍加以大木之困大兵
之後民貧多盜勢使然也事在撫按廣于咨詢司道勤于
躬歷督率有司持廉省費愛養撫綏數年之後或者蜀其
有瘳乎　一雲南臣等謹按雲南遠在西南漢夷雜沓無

事則互為猜疑積數然也府衞安寧雲南臨安大理永昌曲
靖楚雄足稱沃壤曲靖為入滇之路供億惟艱武定嵩新
造之區安輯為要元江景東瀾江姚安北勝鄧川鶴慶諸
夷其情叵測鎮巡同心恩威並濟方可稱治至于旗別燕
官責在監司撫字百姓責在守令惟求得人而已　一貴
州臣等謹按貴州初屬四川行都司永樂年間始建省治
官則流土相參民則漢夷雜處不當中土一大縣一線之
路外通滇南官軍月粮仰給川湖二省黎平寄治湖廣五
開衛銅仁僻處萬山逼近苗穴都勻程番與廣西接壤土
司仇殺素稱難治鎮遠湖廣之衝面水背山險頗足恃思

石所孤懸一隅勢可隱憂惟思南城下有江足通舟楫
商賈行旅比之他郡不甚蕭條大抵貴州開為雲南無貴
州是無雲南也內安外攘其撫鎮大臣之責哉

議處黃河疏通運道疏　　　霍韜

內閣臣前月過徐州聞建議引沁水自蘭陽注下宿遷步
殺河勢臣與少詹事方獻夫議不盡沁沛衛行二洪東岸諸
山環列若蘭陽注宿遷間爲陽邑德平地溢決恐數郡一
叢䆡閘時有定策不及竟言今聞愈溢則前議猶宜言之
先通運道後處水患此緩急之序也而議起天疏濬然沙
泥隨水勢無限極今運舟皆由昭陽湖入若沿湖側畔築
御長堤濬爲小河河口爲閘以時啓閉月前運道可以無
阻較之役夫濬淤勞佚大不侔也近山東僉事江良材到

京與臣面議亦曰此策一時之利也前議疏濬蘭陽不若
疏通衛河上接黃河可得三利三代以前黃河東北入海
宇內全氣脈而鍾聚我太祖定鼎　神京宇內全氣一旦
千萬年而獨盛今圖便宜之策自河陰懷孟之間審勢引
河注于衛河至於臨清天津則不惟徐沛水患可殺一半
而　京師形勢亦壯一倍此便利一元人漕舟溯河入淮
至淇門入御河達於　京師御河即衛河今由河陰原武
導河注衛水平由江入淮至天津水迅仍由徐沛至于天
津是一舉而得兩運道也此其爲利者二水流行于地猶
血運行于人身今河水注于徐沛潰決猶血注于下爲痔

孟津疏一支于海猶血運于肘股川而流爲濡泄引水猶
血運于[illegible]決西沿白逕鄭泰漢故跡但後則內資灌溉
外禦[illegible]頭觀臣聞今大學士楊一清云陝西
沃[illegible]而州三邊軍餉不煩饋運又聞副使
周[illegible]可備此濟亦可佐徵戎馬一年
創始[illegible]其成臣謂此策果行不惟可治
河患山東河南[illegible]轉疲敝爲富饒矣期十年之
力　聖德神功[illegible]萬世　聖明省覽
勑下該部詳議臣[illegible]以備討論謹
題請　旨

正曆元以定歲差疏　　華湘

臣自昔聖王承　天御極必以治曆明時為先蓋乾坤奠
位之後四時七政隨天而運寒暑之代謝為歲嬴縮之交
易為月晝夜之環轉為日經緯之錯列為星辰步算之周
審為曆數而王者曆數所在也故能承順陰陽時以作事
事以後生而世治時苟不明晦朔弦望失其節分至啓閉
乖其期進留伏見爽其候則攙搶失方螮蝀不伏無以諧
浹生靈而災祥至矣曆之明否治忽隨之聖王所以必慎
焉然曆之來由黃帝而訖秦末凡六改也由漢高祖而訖

秦末凡五改也由魏文帝而訖隋末凡十三改也由唐高
祖而訖周末凡十改也由宋太宗而訖宋末凡十八改也
由金熙宗而訖元末三改也一曆之改俟累見而治之測
驗之必精謀試之必密策無遺算思無遺智決無遺術冀
其行永久而不變然歷代言天者不數世而輒差是何
故哉杜預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歐
陽修曰事在天下其易差者莫如曆臣切考其所以差者
由天周之有餘日周之不足也天周有餘則天常平運而
舒漸差而移于西天日之運而于中星乎驗焉堯之初昏
昴中而日在虛七度虛者北方之宿則日行北陸躔於玄
枵之子也今之冬至初昏室中而日在箕六度箕者東方
之宿則日行東陸躔於析木之寅也計今去堯未四千年
而退餘五十度矣我以歲差及赤道黃道考之勝國至元
辛巳造授時曆大正冬至歲差一分五十秒今差三度六
十四分五十秒也日躔赤道十度今躔六度三十七分日
躔黃道九度者二十二分一十七秒今躔五度八十六分
七十四秒也故洪武中漏刻博士元統上言我　朝承運
以來曆雖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年遠數盈漸
差天度距之元辛巳至元統上言時歲在洪武甲子僅一
百四年迄今則二百四十三年矣年愈遠而數愈盈然則

治曆者豈可不隨時修改以求合於天哉乎立之分不脩
則陰陽二執不順孫天之分不脩則黃赤二道不正殆見
推步氣朔及日月交食并七政躔度必違天而不入數也
是以正德年戊寅日食已卯庚辰月時刻分秒起復方位
頗與本監所推不合山東道監察御史朱節為歲差以正
曆學事濫以臣充之使覩秘書加以歲月而謂庶幾曆可
可更臣仰惟　陛下應天順人入經大統之年陽在重光
陰在荒落適與元之革命改憲辛巳之歲相符則謂元正
曆以定未定之差法固有待於　今日也臣以凡陋之質
生謬曆重任竊念班固作漢曆志以昭治曆者之所尚必

專門之裔必明經之儒必精算之士臣於三者無類焉盖
夜不遑罔知攸措然於治暦之法畧聞其槩矣古今善治
暦者三家一曰太初二曰大衍三曰授時太初之暦以鍾
律大衍之暦以蓍策授時之暦以晷影暦以鍾律而起固
正也然推氣之元不易求暦以蓍策而起固善也然推朔
之數有一定惟以晷影而説日之體測之毫忽微秒不可
得而逃矣元史所謂自古及今推驗之精未有出于此者
顧豈誣哉今欲正暦而不登臺測影臣竊以為皆空言臆
見也伏望 陛下以欽天地而授人時為重乞可御史朱
節之奏 賜臣中秘所藏有關暦學之書及 國朝暦志

准臣親督曆 奏改暦中官正周濂等及疇人子弟因掄
選諳曉本業善于書算者及今冬至之前請觀象臺晷
晝夜推測日影赤道黃道中星分秒日記月晝候至來年
冬至以驗二十四氣二至二分日月交食合朔弦望併日
躔月離黃赤二道及昏旦夜半中星七政躔紫氣月孛羅
睺計都等類視元辛巳委有所差備錄 上之仍 勅該
部延訪四方之人如能知暦理之楊子如善立差法之邢
雍如靜深巧智之許衡郭守敬令其參別同異重建暦元
詳定歲差以成 一代之懿制可也方今天下涵沐 聖
化之中豈無其人哉臣雖不佞或可悦一籌以備[illegible]筭也

刑獄類

平刑獄以服人心疏　劉濟

仰惟 國家置三法司衙門專理刑獄一切大小罪犯刑
部都察院主鞫問大理寺主評審鞫問者未當評審者雖
覆駁不置必使情罪于決罪協其情而後已盖于是權姦
不得以愛怒為出入 天子不得以喜怒為輕重此我
太祖高皇帝立國之初稽古定制所以平天下之刑使天
下之人君子有所懷而守法小人有所警而遠罪萬世所
當遵守而不廢者也其後又有錦衣衛鎮撫司專理
詔獄刑法特峻繫者倍苦已非好生之意故中間因事不

一然雖出常制之外其所職掌則止是推鞫取具招由奏
行法司擬罪詳審如律然後奏 請發落其間或有冤抑
刑部都察院必一體與之辯明大理寺必一體與之駁問
高皇之良法美意亦未嘗盡相悖也法久漸弊姦宄乘之
其極也至以 天子詔獄為權倖伸忿之所而三法司平
刑衙門虛設不用其所得理者不過疏遠不關涉重大紀
綱者而已盖至正德為甚于今思之良可慨也 陛下乘
潛邸舊弊識大姦惡悉下法司人心痛快共贊 英明
邇來漸為私移大乖 初意法司所擬雖在大惡多亂法
以從輕鎮撫所擬雖在小過盖任情而加重 詔制既從

撓政亦於上累　聖德下拂群心災變之來夫豈無自臣等屢屢言之　陛下不以為信然也近日劉寂之私討應付黃國用之私出紙牌頗如璞之私用甕禁包標與夫郭九皋等實係趙紀所揮曾致再三瀆　奏乞付法司辯明劉寂黃國用頗如璞之罪亦不明條法所當聚　陛下天性寬仁或者追念寂昔在廷因言得罪國用如璞俱係小失不必深求從而　赦之未可知也不然則推問既明照依定制　奏送法司施行如律擬罪而已並以被逮以來不復為言既而忽出　獨斷不令照例擬罪寂則充軍矣如璞則為民矣國用則降遠方雜職矣夫罪至於充軍

為民降遠方雜職亦大矣使其不應是律所失固為不小若其與律相合何不使法司明白議擬　昭示天下以為懲戒而乃為此曖昧不明之舉哉且陳惠吉寅仔等情詞相連俱係一千人犯彼乃皆送法司而此獨煩　上裁其故何也傳之天下必謂寂等之罪本不至此　陛下特過為偏重爾不然何緝訪下錦衣之門鍛鍊于　詔獄之手而又裁決于　內降之旨哉李洪陳官罪至殺人降級而已王欽牙和犯該姦黨亂政充軍而已以國用視洪宣以劉寂視欽等奚啻天淵懸絕而　陛下顧乃一律罪之其何以示天下耶夫刑以輔治也刑而不平適以致亂何者

民心不服而怨讟生惡人無忌而姦宄肆雖堯舜在上臯夔在下亦將何以為之此其所係誠非細故臣等以言為職豈敢終為緘默以負　國家任使伏望　陛下念
祖宗定制不可不守毋偏聽以害公毋獨斷以害明毋任情以害仁毋吝過以害正悉付定制以勵初心仍將近日
特旨發落過劉寂黃國用頗如璞三臣俱送法司擬以律例應得罪名若其果係犯該充軍為民降調彼亦甘受無詞如有可原亦與分豁其郭九臯問明之日亦付法司擬罪無勞　特旨以乖大體自茲以往凡獄皆然則刑法無不平　聖德無不廣而天下咸服矣

信法令以全紀綱疏　曹懷

臣聞宋臣朱熹曰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紀綱正則朝廷尊而萬事理故之紀之綱以定四方我　朝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聯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以聽常刑令之三法司是也假鎮撫司以聽禁獄古之掖庭是也事下鎮撫司者必送法司擬罪乃　祖宗至公至平之法即刑人於市與衆共之者也使奪法司之獄而下鎮撫必奸佞之徒快私憤復睚眦願指氣使以養成禍階豈聖主所以壽命脈之源培根本之道哉前者奪刑部之李陽鳳以歸鎮撫此則陛下之失刑也今又奪都察院之程景貴以復歸鎮撫忍視　陛下再蹈之哉不知誰為　陛下畫此策者試思之其人可勝誅耶信若是則五刑之用任一鎮撫足矣殆恐法司為空庭法官為冗員豈古所謂士聽之公聽之而後王審之者耶如皐陶之所掌呂侯之所訓鄭僑之所鑄蕭何之所定以一鎮撫而能議擬耶是則倒持太阿之柄授之刑政舛錯孰大于是耶且景貴卑官也李曇中貴也信曇之情而逮械景貴已不能無偏聽之私而以中傷于鎮撫者豈為曇報復之地耶蓋法者天下與天下共者也烏得曇一人而壞天下法耶譬之主人委臧獲以田所入有告臧獲其私某私為主人者將治吾之臧獲乎抑訶譴其

告者乎今景貴能發曇之贓私猶告臧獲於主人也乃下景貴於獄猶訶譴其告者臧獲能畏其主哉以　陛下之聰明天縱何暗於此而不潛消黙奪其奸佞之心耶嗚呼景貴或不足惜也所惜者　祖宗之法也　朝廷之紀綱也伏望　勿蹈前轍速收令　命并付景貴曇等以歸法司則有罪無罪昭然於畫一之下庶刑以弼教而奸佞可杜　紀綱可立矣未敢擅便臣不勝隕越之至

平大獄以圖治安疏　韋商臣

臣聞人君有求言之舉必將有用言之實人臣遇得言之
秋必當納進言之忠臣自七月初旬伺候隨班感冒泄瀉
等證神疲力乏自分不免終負　聖明嘗具疏乞休未蒙
即行罷黜臣始勉強供職伏遇九月十五日　詔書有云
爾內外諸司有宜務體休戚之意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
責者盡其忠一切有裨於政理利于軍民者宜一一條具
奏聞朕將熟而行之臣竊慶幸雖堯之清問下民舜之樂
取諸人不是過也臣雖不肖忍負　聖明之德乎臣惟古
司刑官有士師即今之大理是也夫理也者理其情之是

非罪之輕重而已矣有廷尉平即今之評事是也夫評也
者評其是非之當輕重之宜而已矣古廷尉平專掌平決
詔獄故銓曹除注必以才望清高標格孤秀者署之臣之
庸陋愧非其人而謬蒙　陛下之欽除者則其職也職在
與聞刑獄詎得以獄之大者一二為　陛下評之臣自授
事以來竊見以大禮事群臣伏　闕號泣以詳觸犯
聖怒大臣調任者吏部左侍郎何孟春一人其餘以為首
死罪者學士豐熙等凡八人決杖病瘡死者編脩王思等
十七人以送逆忤使臣而繫問者副使劉秉監知府羅
幾人以織造抗使臣而繫問者布政馬卿知府查
仲道等凡幾人以失儀下獄者御史葉奇主事蔡乾前
後凡五人以京堂官為所屬訐奏下獄者御史任洛副使
任忠凡二人此皆　國家大獄上干天象下駭民心關係
甚鉅者也臣不敢愛死妄議以為伏　闕諸臣狂直之罪
信有之矣然其當宥者猶有二焉蓋雖已往情猶可推其
初不過欲　陛下特重　大宗崇奉正統為　宗廟社稷
計至深且遠若諸為首者又特以職銜在先故名次亦先
之耳如本寺奏疏雖左寺正母得純為之首然臣在病中
猶署名焉實徼忠所不容已也彼豈能迫之使從耶觀此
則其他可知矣此當宥者一也古昔聖王得萬國之歡心

以事其先王今　陛下行孝以先失廷臣之歡心臣夙聞
獻皇帝寬明仁聖使其有靈恐不能安其祭也此當宥者
二也　先帝朝罷謫者　陛下悉起而用之天下至今以
為美談今日貶黜者安知後日無優恤之者乎是　陛下
自安其過而遜其美以遺後人也惟自今大之自今復之
則天下萬世皆將謂　陛下前日之赫然怒者猶日月之
食人皆見之者也　今日之釋然悟者猶日月之更人皆
仰之者也豈非　皇明之盛事耶此當宥者三也臣願
陛下大奮明斷凡去位遠戍者悉復其官不幸死者悉錄
其子孫庶幾猶不失欽恤之意爾以迎送及織造逮繫諸

臣其踈虞之罪容有之矣然其當宥者猶有四焉蓋太監
賴義以奉迎　神主經過順德地方副使劉秉監等送迎
館穀禮也顧因驛遞之傳報失悞倉卒不及候迎因院守
之規模相似因循不及更易其迹誠若可惡然皆一時小
過所謂人有不及可以情恕者也且不免窘辱于當時幹
問于今日亦足以贖其罪矣此當宥者一也布政馬卿等
受藩宣之寄為　陛下保障一方者太監吳勳奉織造之
勑或失安靜之　旨故卿等少為鉗制之以安其民是知
有　陛下之民而不知有使臣也命使且然則其他豪強
不得以擾民可知矣為　陛下守土者皆君人也天下何

患其不治耶此當宥者二也劉秉監馬卿等及賴義吳勳然
等雖遠近不同均之臣子也勳等一言遂不辯其是非曲
直而卿等遽有拏問之辱臣恐宣力四方者莫不聞而解
體也此當宥者三也　先帝朝內使四出罕聞有此今
陛下在上反顧有之者必當時畏避隱之故　今日特
陛下為甚厚而敬　陛下為甚大也此當宥者四也臣願
陛下廣昭仁恕釋其囚書復其官庶幾有不失明允之意
爾諸臣以失儀下獄者罪固不可逭矣然臣愚以為臣子
之微或失儀于　君父之前斷非敬之不至乃其敬過甚
所致耳是過也非敬也[illegible]有過無大刑故無小且

陛下往歲亦嘗行之矣何獨至　今日而異之或曰失儀
察問亦　祖宗之法也臣竊謂　祖宗良法美意尤有大
于此者誠能舉其大而不拘其小得其意而不盡其法則
所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矣臣願自茲以後待臣
於失儀者必從而糾之所以盡其職　陛下於既糾者或
從而宥之所以　廣其量上下交盡夫誰謂之不可耶以
京堂憲臺為所屬小民訐　奏下獄者罪固有所歸矣然
臣愚以為諸臣不足惜所惜者　朝廷之大體爾夫
天子所以為至尊而天下之人仰之如天敬之如神明者
特以等級明白截然不可踰體統森嚴凛然不可犯爾故

曰蕭遠地則堂高又曰體統正而　朝廷尊今所屬得以
奏去其堂官小民得以奏去其方面是等級可踰體統可
犯也是豈　陛下之福也且陳彥章所　奏憲臣方因首
垢面係累於法司而彥章何人顧偃然得享家以去幾護
等刑部鞫之於前大理評之於後法律具在誰敢容私于
其間而　內批降級調任亦莫知所由臣聞之道路凡此
皆非　陛下本意或有左右其間者爾臣謂此　先帝朝
權姦播弄威福之所為而謂　聖明之世亦有之乎倘有
之則前車之覆後車之戒彼獨不見前日播弄威福者之
禍耶況西虜跳梁正日夜占驗天象之時而少知天文者

使之不在左右恐亦非計之得者北遒軍士反側議者猶
欲添註官司以備之易州兵備甚可㴱議裁革故當時兵
部之執奏科道之交章殆有見矣　陛下當得一一省覽
否乎臣願復諸臣之官近姦奏者之罪以存大體或有擬
除令吏部考其賢否而為之黜陟焉庶乎用刑用人各得
其當也臣與前項諸臣三四人鮮有桑梓之好宦仕之始
亦寡平生之交但念臣前疾雖已漸平弱質終難久待若
不及時少罄微忠竊效涓埃稍報萬一　陛下擢用之續
則有負臣父訓飭之恩負　陛下久化誨之功臣每思之誠有
食不甘味寢不安枕之意此或臣之良心也所謂人無有

不善者也所謂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臣安
敢避嫌遠罪自賊良心而不一盡其愚也昔有虞皋陶為
大理天下無虐刑其稱舜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罪疑惟
輕功疑惟重唐戴胄至大理犯顏據正務廣法意有罪當
流者太宗欲置之死胄曰法者布大信于人言乃一時喜
怒所發　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置諸此小
忿存大信也太宗從其言夫虞舜皋陶二聖交孚太宗戴
胄兩賢相得史冊流于當時聲施于萬世凡有道之君
有志之士莫不嘆羨企服于無窮今臣位微才劣固不敢
望戴胄之賢于萬一況舜皋陶之聖乎然　陛下寬信之德

則上追虞舜而下視唐宗者矣臣敢曰吾　君不能從佞
諸太息而已哉況邇者水旱厲疫風雹星隕地震山崩泉
湧蝗蝻之災殆遍天下又西戎不順說者謂應春首丘墟
聚于營室之變有識者多為之寒心臣以為消彌修禦之
道固自有在然不反刑獄亦一事也蓋刑獄不失其平然
後下得人和以上致天和近得內寧以遠消外憂爾其轉
移斡運之機亦非此疏所能盡者伏乞　聖明採納夫之
言舉蒙聽之意下臣言法司議果前項諸臣其情可原請
從肆赦以昭　陛下之仁如臣所言於律有碍情甘顯戮
以彰　陛下之義拳拳忠懇不勝待罪之至

正國法以光聖治疏　唐樞

臣竊見近日李福達之事　陛下存心懇至叡斷再三惟欲求民之平誠古帝王欽恤之盛心臣實欣誦不已柰何臣下之負　陛下欺蔽者肆其讒諂訑者混其說固位者緘其口畏威者變其詞訪緝者失其實是以　陛下之惑滋甚而是非卒不能明于其所冤矜而幾至於僻矣臣請得細陳之願　陛下細聽之細察之臣竊惟　陛下之疑此獄有六謂謀反罪不當輕意加於所疑一也謂天下人有形相似者二也謂薛良之言勿可聽三也謂李珏之申文明悉四也謂文臣立黨欲以傾郭勛因而輕摋五也謂

崞洛等縣諸証人皆讐勿可信六也臣願為　陛下一一細解福達始而王良李鉞從其意何為繼而為惠慶邵進祿等師其傳何事李鉄漢十月下旬之約其行何求口稱我有天分等語其情何謀劫庫攻城張旗封爵雖成於邵進祿等其原何自風流記太上玄天垂文書其詞何指要之反狀甚明故在外諸衙門曰可殺在內府部諸衙門曰可殺陝之人曰可殺山之人曰可殺　京畿中無一人不曰可殺是諸大夫國人皆曰可殺惟左右之人曰可不可則臣不得而知也此第一疑之不必疑可得而知矣且福達之形最易認識或取辯于青布之並立或明驗于自幼

之禿頭聲音于李俊李二李三是其族識之矣明發于戚廣之妻之口是其孫識之矣始認于杜文住是其姻識之矣對証於韓良相李景全是其友識之矣一言于高尚節王宗美是鄜州主人識之矣而言于邵繼宗白成是洛川主人識之矣三言于石文舉等是洛川道路人皆識之矣此第二疑之不得疑可得而明矣薛良怙惡小人誠非良善故所訐福達事情類多不實但所言張寅即李福達即李五即妖賊實是探訪明白今已驗之況福達蹤跡詭秘慧術過人人皆落其計中苟非薛良狡猾之人亦不能發彼之陰私也此第三疑之不可疑可得而明矣是時李珏

因見薛良非良民又見李福達指龍虎形朋無硃砂字又見五臺縣張子真戶內實有張寅姓名又見崞縣左廂都李無李伏答軍籍并李五名貫遂苟且粗率因小疑而誤大獄據纖智而釋元兇殊不知五臺縣嘉靖元年黃冊始收張寅父子入戶時張寅年五十四歲則張子名衛輝店內之交可考而知矣崞縣止有在城坊李福達字為伏答乃于左廂都追查又以李五為實名求其貫址安可得耶則軍籍之無查可考而知也況福達既能妖書妖唱燒煉等事安知其無妖術若果有妖術則龍虎形硃砂字亦不能盡必薛良之誣矣此第四疑之不當疑可得而明矣

京師之自外方來者不止一福達既改名張寅又衣冠言語似人郭勛從而信之亦理之所有也亦意料之所不能及也文臣縱有傾勛之心亦安能加之罪乎此第五疑之不待辯可得而明矣若曰薛良讎也則一千中証非讐也若曰韓良相戚廣黃讐也則高尚節承孔石文舉諸人非讐也若曰魏恭劉永振讎也則即今布按府縣官非讐也若曰山陝人讐也則京師各色人員非讐也何獨吸吸衆口盡願福達之誅乎此第六疑之不容疑可得而明矣臣竊見　陛下勵精圖治足追三五天下臣民深所仰戴但三思有聖賢之訓多猜非　帝王之宜伏願　陛下六疑一釋大奮　乾剛即將福達明正典刑以為　聖世一大快則政治之光可為萬萬世傳矣臣待罪刑官激切妄言罪當萬死不勝悚懼待　命之至

酌處緝訪事宜以廣　聖恩疏　　歐陽一敬

臣惟緝訪之設所以肅法紀寬抑之防所以廣　仁恩我
皇上乾剛不振而奸宄畏威法紀肅矣矜疑必恤暄熱必審即罪入大辟往往姑緩其死　仁恩溥矣然節奉
詔旨申飭尤諄切於妄拿誣陷之禁及知其冤而不為辯理之例則緝訪一獄實　聖明所軫念者一時廠衛法司諸臣孰不仰承　休德刑期無冤也哉臣愚待罪該科猶不能無過計者切惟訟必兩造具備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亶有據也緝訪則止憑風聞多涉曖昧即善聽者初無可據矧緝事員役隸屬廠衛衙門其勢易逞而又各類計所獲功次以為陞授則憑其可逞之勢而邀其必獲之功枉人利已抑將何所不至兼至鎮撫司衙門之私而嚴刑鍛鍊法司非甚有執法者不免懷忌避之念而苟且扶同則此獄之不能無冤亦勢之所必至也是故臣每問奸匿之禁內外雖多而無辜被逮寃抑終莫之伸者殊亦多狀捕風捉影兵番每附會以讐其奸非法者訐爪牙自威過以強其認有真盜出首辜免而故令多攀平民以備其數者有括家囊為盜贓而通同作惡以証其事者有潛種圖書陷人於妖言之律者有懷挾偽批坐人以假印之科者有姓名彷彿挙汪堯民為王氏而荼毒以死者有親欠

素稱孝子亦被拏誣作忤逆者有無辜 籲天極口寃號于法司之衢者有酷威所刼甘承寃擬頃少須臾無死而不敢復辨者且訪拏所及家貲一空且至有同室之有而席捲以去故被訪之家謗稱為劉言若剝刮無餘也毒害堪憐之狀莫此為甚語曰臣濤於鬱川無怙鱗驚颷拂野林無靜柯猶城亦子每驚跡於危獄也久矣我 皇上如天之仁無遠弗屆詎忍使 輦轂之下有是哉此臣所以感激愚衷不敢不冒為酌處之議也夫誣妄之禁嚴矣不為辯理之例重矣緝訪以詰奸慝本 京師之不可已者更將何以處之臣愚以為止沸在去其薪抹弊必塞其源

蓋廠衛之論功類 奏不免徇情所獲每獲一犯即紀一功不問其獄之成否虛張勞勛不記其犯之輕重含糊題請朦朧比擬即兵部覆勘亦不過查例陞授而功與犯之真偽皆非所與遂使市井厮養之流假此驟濫官階舉凡無功欲冒有功之賞不免以無罪致之有罪之地也籌邊之下亦何獄而不成哉合無今後緝訪人犯果係機密重情有干 憲典者廠衛據獲題 知其情非真偽隱微未經鞫審不得輒紀功必待法司詳擬成獄之後方許紀功該法司仍逐起開造招由畧節送兵部備照每當類奏該部同廠衛會題仍 勅兵刑二部勘對明白請 旨陞賞

其曾經緝拏而未成獄者不得虛冒比擬有主與親屬人命及占產詐財等項有對理者均乞 嚴旨禁諭無得一槩混拏以滋騙詐之局如有獄未成而官校及鎮撫司者打傷重或至死者許法司徑行參治法司容隱扶同仍聽該科并參重究如此則功必覆實而情涉誣妄者不得以行其私訪必機密而事干 常憲者不得以肆其擾刑無非而平民横遭羅織者不致見迫而妄招庶幾刑清民服奸宄戢而寃抑之防亦慎矣邦畿千里維民所止 聖恩之所被及豈其微哉要之禁詰姦細兵部之事也會題與廠衛同則冒濫之防是即所以禁奸問理獄囚刑部之事

也查勘與兵部同則議功之慎固亦所以議獄彼此相須關係殊非細故伏乞 勅下該部詳議如有一得可採特賜見之施行亦 今日刑獄中急務也臣愚不勝戰慄瞻仰之至

申明律例以全民命疏　葛守禮

伏稽我　國家稽古制律例為五刑其笞杖既有十之
數而大小杖又有直徑分寸之等取其可以決罰而不欲
其猶有也至於徒流各有等則亦不過苦之遠之而已若
夫罪大惡極殺所共棄者乃入于死然不遽置之法問以
刑部評以大理　朝審以多官及至臨刑又三覆而五奏
若不得已而後加刑焉蓋兢兢乎視人命如此其重也此
我　皇祖惟欽恤之此即虞廷欲並生哉之意也我
皇上登極之初大布　恩赦與民更生以致停刑有
旨熟審有貸此其　矜恤之仁即帝舜好生之德也顧我

皇上惻然有憫念黎元之意而在外有司無以奉承
休德臣切憾之如鞠審止宜隔別叅對多方辭究自可得
情即有決罰應用鞭朴今以為不足示威乃不論罪犯輕
重動用夾棍等刑剥皮碎骨慘不忍言有問一事未竟以
斃一二命到任甫期年而拷死數十人者輕視人命有若
草菅其見諸章奏如汾州知州齊宗堯三年致死五十人
滎河知縣吳朝一年致死十七人勑問甚暇惜不有以重
處也乃今遠近聲聞醻以成風殘民以逞在在有之是
皇上用之以牧民而彼自以害民任之也且循楚之下何
事不成威刼之餘何求不得此囹圄所以多冤抑之人而

貪饕所以滿溪壑之欲也小民何以堪命哉若不嚴加禁
戒日甚一日則下激民變上干天和所繫非小也伏望
皇上特降嚴旨　勅下臣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各處撫按
官督同司府等衙門加意戒諭各處有司不許設置夾棍
等項慘刻刑具如有仍前濫用者即照非法用刑事例以
降級為民中間有故勘故禁故入平人致死者依律問以
抵罪本管監司若姑息縱容只知為人惜官而不知為民
惜命者酷官別有舉發監司責有所分如此則上下知警
有司不得肆為刑殺而小民得以為生矣再照守令所以
敢于酷刑者不知律例之故也律有故勘故禁故入抵死

之條例有非刑降級為民之戒各官素未講讀是以任意
冥行全無忌憚夫既不知以律自治而又安能以律治人
查得　大明律講讀律令條下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
律意剖決事務每遇年終在內從都察院在外從分巡御
史按察司官按治去處考校若不能講解律意者初犯罰
俸錢一月再犯笞四十附過三犯於本衙門遞降叙用欽
此則是於已仕各官皆令講明律意矣乞　勅各該監司
着實舉行其未仕如辦事進士各衙門堂官督令人各熟
讀講明仍不時考校務使通曉其舉人監生待選于吏部
者每遇考選摘取律文數條令其背録本文解釋大義親

且通者分數以定銓選次第則凡在官者皆能通律例之
人既不敢以自犯而於民之觸犯者可以按律而治刑罰
清而百姓服貪殘斂而太平無冤獄矣臣民李甚

正國法以剷禍本疏　　[illegible]

臣自為書生時讀嘉靖初年　欽明大獄錄前後瞭然悉
其矛盾然及詢諸海內士大夫乃知李午係山西太原府
五臺縣人今逆賊李福之姪初名福達因發戍逃歸冒稱
陝西洛川縣倡白蓮教聚衆稱亂攻殺長吏屠其城後餘
黨盡殲惟午變姓名占籍該府徐溝縣詐稱張寅納授太
原左衛指揮使數被韓良相等訐其罪惡寅緣脫免已而
巡按山西監察御史馬錄捕之午即大賂武定侯郭勛移
書請託欲得以不死錄飛章劾勛黨逆賊執其手書及其
午反狀　聞奉　欽依李午抵法郭勛着回話勛懼

先帝怒禍且不測遂陰結貴近陽欺　朝廷流毒縉紳蔓
延天下如刑部尚書顏頤壽都察院左都御史聶賢大理
寺卿湯沐等皆讞議法司也或逮繫　詔獄或禁錮終身
給事中劉琦御史姚鳳鳴等皆抗疏言官也或埋冤犴狴
或委骨窮荒山西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都指揮馬豸
等皆原問三司也或已遷官而行提于別省或已罷職而
逮捕于私家甚或以通問致書而稱為朋黨以偶語立談
而指為訕謗其餘羅織成獄者通計部院各寺科道等官
凡四十餘人衣冠之禍可謂烈矣逆賊李午與其親男李
大仁李人禮等乃脫然於網之外叢有成案人不敢復言

臣亦以事經数十年無從發其隱矣近巡歷山西三關至
延綏訪徐溝洛川二縣皆李午徘蹄之鄉也質之故老稍
知其詳後聞嘉靖四十五年四川妖賊蔡伯貫反逆就擒
狀招以山西李同為師即李午之孫也傳習白蓮教自言
為大唐子孫當出世安民結謀倡亂煽惑人心隨該四川
撫按移文山西捕李同下獄反覆按問佐驗甚明招稱李
大仁李大禮皆號為祖師查刊刻大獄録姓名來歷一一
相同則李午以妖術傳家世為逆賊別無可疑今撫按衙
門将李同等依律坐斬題奉 欽依聴秋後處決臣復行
山西按察司取原發招由與大獄録參對彼此互見不謀

同符乃擊節嘆曰天下之所以誅逆賊信毫髮不爽能巧
護於生前而不能撫詞於死後能苟免於其身而終不能
免禍 以其子若孫如此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似亦足以示
凶德之報矣然李午身為叛賊殺長吏屠城邑且縉紳之
禍徧天下雖聚族誅夷人猶有遺憾乃得仍其官老死牖
下豈天地乎今觀李同之獄而午之罪狀益彰法當剖棺
磔其屍以正鈇斧之誅以洩神人之憤此千古一大斷案
也李同以妖言稱伏罪當止其身若以李午之窮兇極悪
盡法繩之即使闔門無噍類亦不為濫是在持法者權衡
于其間臣何敢懸斷也午之罪誠不可勝誅矣奔勅世受

國恩結知 明主乃黨逆賊陷縉紳白日撼風霆聚蔽
日月使朩 朝側目卷舌藏聲而樞要之人恣頤指氣使
會其意權奸之可畏一至是哉況一除當與誅人人皆重
足而立俛首順命焉其為禍豈忍言哉正朔之罪似當并
其生前之爵服為匹夫以示懲創誅權姦于既往垂鑒戒
於将来此誠今日正人心銷禍本第一義也至于大學士
桂蕚張璁等時以三法司被逮缺官奉 命典獄彼皆心
膂大臣也一言悟主動若轉圜乃觀望扶同寬易原案甘
犯天下之清議而不恤使 國是淆亂人心危疑載筆特
書豈免為 清朝之玷禍端漫長誰任其辜似應追論前

愆以明瑕真之責參之輿情使罪坐所由當無
復他詞矣先是獄既定 上以馬録為首悪欲誅之賴尋
等中救得改永遠充軍編發南川衛録之免死多其力他
或有所牽制不得自專云使當其時正色危言以去就爭
之必不至此苟以迎合徇時曲為自全之地又是心也亦
将何所不至哉再照大獄諸臣多一時忠讜之士其英風
勁氣百折不回寧忤權臣而不敢忤 國法世之所謂狂
流砥柱非耶今以姓名官階具載獄狀刻本見存凡未經
恤録者乞通行擬議請旨 上裁特加優異以廣 天地
生成之恩以伸忠良感慨之氣其于士風世教豈謂無小

補哉或告臣曰往轍可鑒何用招尤臣謂天地有正氣宇
宙有正人故天綱地維萬古不墜若依阿邪人埋沒正論
終使亂賊之徒得以苟容於後世天地且顛覆矣 國家
何賴焉天道有知亟當返正豈容魏虐焰猶能為厲于銷
滅之後耶 陛下秉嫉邪為萬世計倘不以臣言為大謬
乞 勑該部覆議施行臣素抱剛腸嫉惡已甚故得諸見
聞義難緘默惟 陛下聖明少垂矜察臣無任隕越祈望
之至

禁刑獄之濫以慎職守疏　毛一言

題者屢覩在外各撫按官後先 奏報災傷如 總河[illegible]
楚之南北山之東西與夫雲中七谷之間率洪水橫溢從
人田舍飛蝗蝻蝗彼此蔫作地方被災廣且重大災變不虛
生災由人召仰惟 皇上恭儉仁慈愛民勤政宜乎人安
物阜時和歲豐今若此將非大小臣工職守未盡有以致
之也乎否則何其反常若是也夫水與飛蝗皆陰物也為
災實重陰莫盛焉求諸所致厥類雖多而刑獄乃其尤者
蓋刑秉陰令主肅殺臣等所職業在于是毋亦中外之獄
容有橫濫不法如水之泛濫莫可隄防如蝗蝻之害稼奪
民生命者乎夫漢廷遇災策免大吏律以漢法臣等誠莫

知罪之所逃矣謹以中外刑獄之濫者有六敬為我
皇上陳之竊惟大凡詞訟自下而上越訴者有罰非係正
官而擅受者有罰今則有舍本縣而驀告之州有舍本州
而驀告之府有府縣未結而且驀告之監司者志在誣人紛
然無忌又多私自訴諸州縣之佐貳首領等官彼既利其
易行此亦因以自立至于正官之好事者則或不審其情
之輕重理之是非槩行准理遂使告訐之習相煽成風險
健之夫終訟不止是曰濫詞虛誕之詞累人衆多本無毫
而捏稱正犯非知見而指作證人蔓引枝牽動至數十各

該問官秪宜摘取緊關數名聽審為得至差人下遞甚數
弗遺隱突叫呼驚及雞狗求縛馳騾無異犬羊捉到則累
然滿庭供明則被誣過半而詐欺凌虐無論也已門監狗
人犯到官審理宜速然或才性遲慢而未即審或事勢忙
迫而未暇審則又不分人數多寡事情輕重概行寄監寄
倉寄鋪馬至于追贓之犯有以十來貫鈔而久為拘繫有
以家屬姻黨而幽令代償忽漫因循動淹歲月被犯之人
坐井觀天悲嘆抑鬱被累之家終皆供給生理俱廢是曰
濫禁從古訊獄問未去刑然刑之即加自有所在故鞭朴
秪以作教次罰不過臀腿問未嘗廢為非法之具而猛以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二　九十八　毛二　本

用之過體也今之用刑者與于是則手則有桚子刑足則
有夾棍刑頭首則有腦箍甚至烙鐵灼體錫龍灌身竹簽
釘指燒酒澆鼻諸如此類備極慘毒身無完膚因或就斃
其意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得其情而服其辜即未必盡
如臣等所言然如傷之視百不聞一如草管之視十常八
九矣是曰濫刑獄之擬議貴在明允與其過求毋寧過恕
故罪有惟輕之疑殺有不經之失蓋一成莫易君子慎之
也柰何今之司理好事吹求苛刻是務以深文巧詆為能
以哀矜勿喜為拙故入夫罪則旋添情節以合律妄引夫
例則摘去字句以從招甚至請托徇人通賄自營今以[illegible]

其是非之實又有不可勝言者由是知胥之夫挨壓于獄
中茹冤之婦不止東海一人而已是曰濫擬獄有定議自
宜查照發落間有以為情重律輕罪外加譴或指修理或
指備荒或指作興或指軍餉巧立名色重為厚科遂使賣
男鬻女散之四方破產蕩家委之溝壑者往往如是是曰
濫罰凡此六濫刑獄之蠹民生之殃召災致沴大率因之
儻蒙　皇上不以臣等所言為謬或以修省萬有一分之
助伏乞　勑下臣等遵守將前與嚴飭司屬及兩京法
司并各巡撫衙門仍咨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按御史一體
痛為禁革大大事二十日程中事十日程小事五日程而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二　九十九　毛二十

濫禁者應以不及論刑猶兵也不得已而用之因公科歛
律例猶嚴為之防而濫刑濫罰者應以貪酷論政出多門
議罪不當均干法紀者也而濫詞者掌印官以罷軟論擅
受與夫濫擬者俱以不謹論若夫濫拘一節初犯次犯量
為戒飭以警犯者送調別用以上數者祛革濫弊似或宜
然務在着實舉行毋事姑息庶幾從容幾措太和洋溢豈
惟災沴不生將雨暘時若年穀大有矣弭災召祥固非一
端然此其最先者云臣等不勝惓惓不勝待罪

皇明兩朝疏抄卷十二

近倖類

亟處倖臣以保 新政疏　　趙漢

臣聞我 太祖嘗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
權奸之漸嚴哉戒辭豈非百世 嗣皇所宜慎思而深畏
者哉自古國無權奸禍亂何由而作朝無壅蔽專恣安得
而容故將擅政者必先間於言言不足以通上下之情而
其奸以售其權以攬禍亂始矣夫方其竊弄之初不過使
已之私遂己之勝而已上挾制令下拒人言至於自知不
免則驕肆之勢不亂不止況夫勢之所在爭附者衆故奸

不獨成亦黨之者成之耳臣觀近日習倖之臣根據於
陛下左右而間言擅政如太監崔文者漸日以長尚不可
不豫處之乎令論文之罪者不止以十計頃煩 勅旨不
曰已有旨了則曰該衙門知道回 天之力若無詭柰之
何者臣何不憚煩而復以為言正以 聖明受其壅蔽忽
其專恣行道之人皆知其亂撓 新政之首而 朝廷獨
未知耳臣竊見 陛下繼統以來納言如嚮從善如流苟
有一得之愚陳于前者必嘉其言之有理而舉行之
玉音在耳何光且大也而今者以文之故致使 命令漫
汎不饜衆心豈 陛下知而顧為之哉蓋文之力能展轉

矯詐致此也凡 睿覽於論文之疏果一一得而悉之乎
抑止見其畧節也如止於其畧節者見之安知不有黨文
者為文姿匿被劾之條洗賓言者之過以激 聖情之喜
愠乎又安知其不覘見 聖情和成而 旨且以決
陛下為優容以防 陛下之疑乎夫謂已有旨了則文
之罪不必諸人之再言謂該衙門知道則文之罪已逃一
人之獨斷此即文之挾 皇命拒人言以諱己罪其為壅
蔽可謂甚矣若文之所專恣者豈特此一廝役李鳳陽而
已耶李鳳陽之事不甚大而文快心之大者在內矯 詔
獄以制人任能致尚書以回話在能加言官以參駁臣恐

充其勢蓋不亂不已也近者相傳初工部尚書趙璜准呈
發文家人之罪文族之輒捕告人痛杖幾死此之去曰此
杖寄與趙尚書的文之作威無狀至此則其呼叱大臣如
正德年間劉瑾之為者不患其不能為也是以冊十
勑旨眚林俊以遲旨之試于俊也俊何人也而文敢誤
陛下幾罪一耆舊邪此皆其壅蔽之深而 朝廷之上有
所不得而知者也臣請 陛下俯察臣言念臣非讐文也
不忍 新政亂於文也不忍 皇上粹質茂年謂中文間
而有過舉也由臣言之非必文以慰人心可也如 皇上好
生之德為文求全請亟 賜斥逐使之遠去 左右則所

以啄文者　恩莫大焉文不斥人言不已人言不及文必
執迷自圖臣恐權奸之禍無日矣

皇明兩朝疏抄　卷十二　二十

糾劾近倖疏　章僑

先是東廠太監芮景賢接受民人趙紀詞狀具　奏追勘
謀家　陛下過聽不疑輒差官校將知府鄭九皐等一千
人犯拏解來京問理已經刑科批帖大後都給事中劉濟
會臣等駁言之於是景賢有分理之奏　陛下褒崇獎借
倏美溢情雖古寺人彼呂強張承業奉朝等者無出其右
者使誠操守而應慎也才識而老成也行事而安靜也
朝廷委任臣方為得人賀而安所庸吾喙柰之何其不然
耳只以拏官一事言之其罪狀有六　祖宗設立東廠名
為緝事衙門京城內外察訪逆謀妖言等項重情原不該
受外方民詞景賢無上事而案趙紀之狀罪一先年張銳
張権等雖當　天地閉塞之時狐鼠縱横之日其或有詞
不當理則送法司景賢權招無上作威作福而甘出銳等
下罪二受詞誤矣奏行彼處撫按勘報一吏人事耳何必
追提來京天順年間大學士李賢極言錦衣官校差出害
民　英宗為之斂戢成化中大學士商輅又復言之時坐
廠汪直也至弘治以來此風頓伏㨿稱我明成康正德不
足論也矣景賢奏差此輩手握　駕帖而處拏人未免騷
擾地方置　陛下有過之地罪三知府秩二千石視古諸
侯今之所謂方面　天子與共安天下者也故治理效顯

書褒嘉九皐雖庸知府也一旦差人數千里外檻械之奴
廝之殆貢訴所謂不可令衆庶見者乎䏶 朝廷名器大
上大夫心罪凶會起時臣等咸謂景賢以安靜聞不應有
此乖繆耳必千戶陶淳為之今而曰未嘗被其愚弄將誰
欺與夫陶淳京城三尺童子皆知其惡或呼為陶蝎豈景
賢獨不之知耶政主文於內陶淳行事於外彼此相扇搆
洗作奸正恐景賢由之而不覺也夫不知而用之謂之不
智知而縱之謂之不仁不智不仁其究不忠罪五近言者
指陶淳罪狀不聞景賢考之於理罪人不在臨洮永平而
在蕭墻之內乃欲以身庇之畜其猺狗之力攫軍任前明

鑒不遠失今不治後患益深罪六夫此六者 祖宗有神
靈 朝廷有法度天下士人有公論景賢其何說之辭老
成蕭靜不如是也向挙 主事陳嘉言則以太監溫祥為之
訟者有說也迺今輒信一民人而便挙一官府自此開告
容之門長刀惡之風與羅織之漸嘗衣冠之辱解志士之
體變 成法之良蠹嘉靖之治蹈正德之亂是誤 陛下
者皆有崔文今又有芮景賢矣可勝誅哉為景賢訂開言
引咎亟請停差將人詞連送法司以謝天下天下之人皆
將開景賢之賢也如此而能不憚改過裨補 新政如此
則臣等亦與有休焉默可也而其執迷自是不能會釋終

為亂法之臣乞將芮景賢照原將陶淳邢政拿送法司將
郭九皐等一千人犯改付錦衣衛問理速罷差遣天下
幸甚臣不勝一念憤激知言出禍隨惟 陛下察其愚忠
無使箝天下之口謹題請 旨

殿禁今以杜奸謀疏　章僑
近者南京　孝陵神宮監爵香内外使谷大用奏爲懇乞
天恩以司香圖報以便調理一節　陛下付之該部知道是
盛不與其進也仰惟　聖明鋭意中興決不爲此輩所惑
而臣竊有過慮者則謂谷大用等罪大惡極網所逃於天
地之間當不即誅方將嚮召未遑猶恐不得首領以沒而
何敢於門鳴哉其爲此謀蓋以嘗試　陛下也不於此時
早辦而痛絶之死灰復燃之心爝家蹢躅之勢豈一大用
而已此臣之所謂過慮也痛惟　先帝初政清明可繼
列聖之美未幾爲大用等所誤内連瑾賊外引寧彬樹入

黨之宄醸十年之禍而汚我　明百五十年之治遂使
先帝不得正其終論者言之備矣　陛下知之悉矣是故
節奉　欽依列其罪狀則曰他每隨侍　先帝朋奸黨惡
百計蠱惑離間　宮闈竊弄威柄變亂　成法放逐大臣
陷死忠諫導引巡遊招權納賂盜竊名器冒濫爵賞古今
大惡神人共怒在都當從重治姑且寬處谷大用丘聚降
俸南京　孝陵司香欽此乃正德十六年四月之　明旨
也禁其潛縁則曰谷大用魏彬張永等首先黨比蠱惑專
權亂政張鋭張忠張雄于經蘇縉孫和劉養等相繼進用
彼此效尤朋奸壞事幾危　社稷罪眾　先帝俱罪惡深

重股任游邸知之甚悉且新政之初姑從寬發遣斷革其
容貪縁再亂天下今後但有與他每交通請謁的即係奸
黨一體從重治罪欽此嘉靖元年十月之　明旨也夫
天語戒嚴威於雷霆凛於鈇鉞由前　旨則大用等死有
餘辜由後　旨則大用等生無還理不知一旦何所竊嚮
何所倚賴敢違　詔旨而敢于陳乞如此叙　奉迎之勞
懷　康陵之便假生還之語投于進之機既誤　先帝復
欲誤　陛下既誤　先帝於御前復欲誤
康陵其爲設謀積慮可知也罪不容誅矣臣謂不早辯而
痛遏之而姑從應之恐乘間伺隙毎飯不忘一邪先登群

宄競起擅久僨之毒而甘心於熟路不但一大用不但如
往時而已也　先帝既誤　陛下容再誤耶且今左右諸
臣號爲老成練達者有之所望中外夾持共塞蹊徑將小
人自無容足之地萬一慮不及此而輕啓其竇致彼復亂
天下將来玉石不分矣臣之所過慮尤左右之所當徹者
也關係匪輕法宜禁絶不惟是也臣又風聞有等先年壞
事蘇閑文武官吏人等或以考劾或以裁革自宜甚遠
去老死牖下未爲不幸顧乃潛住京師交通往来夜聚曉
散鬼秘神奸或亂衣冠以混衆或假名姓以欺人或挾貸
以營求或流言以飛謗鱗黨以爲白倒上以爲下權門已

哀怨家致佻恣肆浸淫漸不可長凡此皆 先朝之罪人
新政之所宜誅而不誅者也況其奸謀去谷大用等無幾
矣如臣愚慮亦合通行禁約伏望 陛下大奮乾綱申嚴
號令先將谷大用遠徙以示决不復用之意然後
勅司禮監及南京守備衙門務各嚴加鈐束其有夤緣如
谷大用等前項罷閑官吏人等希圖復用蠹害 新政者
宜着緝事衙門通行訪拿斥逐務在盡絕不得容隱回護
知而不舉者許臣等科道指實劾奏以故縱論仍望
陛下以謹微之思圖勵精之治庶上下一德法度整嚴久
安長治之策端在此矣臣待罪言官今日不言將有不勝
其言者以故冒昧不敢謂杞人之私也伏惟 聖明裁擇

全國體以振紀綱疏 王廷

臣等候 陛下退朝散出 掖門外偶見內臣集有百餘
人塡塞 掖門外臣等以為 朝廷須賞伺候因即前行
聽聞諠擾回見衆內臣擁揉監察御史李學道按拉在地
剝去官帶口叫打死拳毆腳踢拔髮棍打頭破血出兇橫
莫救一時大小臣工相顧駭愕以為自古所未有之變蓋
帝王所以治天下者在法度臣民所最敬畏者在 朝廷
今 掖門之外皆 朝堂也乃糾集多人毆打朝臣猶謂
有法度乎猶謂畏 朝廷乎及詢被打之故蓋因御史李
學道巡視中兵馬司地方于六月二十七日總甲具呈并

徐氏投告有已故夫陳用先日逐出義男許義私自淨身
投入 皇城今來家持刀嚇財等因到官已經本官參奏
夫許義既入 皇城即不當出入既已具 奏即應候
朝廷處分今乃不候處分糾衆毆打御史于 闕廷之下
臣等切惟御史為 朝廷耳目之臣 掖門係 朝廷嚴
禁之地敢行稱亂是視 朝廷為無法度矣其視 陛下
為何如雖 先朝姦宦橫恣亦所未見不意乃見于今日
此事傳于遠邇人將謂何四夷 朝貢何所觀瞻臣等甚
為 陛下惜也今所毆人衆臣等不知其誰然 掖門內
臣必知之錦衣旗校必知之內官必知之盖許義既選入

皇城必有執事係何太監名下以此推求則今日糾衆敺打皆此太監之所為也身為太監為 朝廷禁近之臣敢于蔑視法度蔑視 朝廷猶使近臣左右殆恐不可况漸不可長姦不可縱臣等不能不為之隱憂也伏望 陛下軫念及此大彰 乾斷亟行究治以振紀綱以保治安再照臣等待罪紀綱重地不識閣劣先事不能發朋姦之謀臨事不能為解紛之策自激此變實切應悚乞將臣等速行罷黜以為不職之戒臣等不勝懇切待罪之至

嚴究恣肆內臣以端近習疏

詹仰庇

臣惟損德害身之大莫過於逸欲而逸欲之漸每起於近習蓋人君深居 九重延接正人之時少親近便嬖之時多侈靡習成逸欲易生至於損德壞身則莫之知也是可不為之戒哉臣聞本月初伍日夜 內官監研製火藥發火延燒房屋十餘間道路傳言調製辦烟火進 上臣聞之不勝驚駭夫 陛下躬行節儉四方仰頌阻抑寵倖宦官斂跡臣固有以知 陛下不肯為此也兩廣不寧邊關報警災異疊見余哀未忘臣又有以知 陛下不樂為此也蓋由此輩細人諂諛側媚詭巧姦邪思無以悅 陛下

之心志將欲緣此以為取寵之階慮無以娛 陛下之耳目將欲藉此以為求媚之漸而於 君德有損 君身有害彼何知焉况 宮禁之地法當嚴防奈何以研火藥而焚燒房屋設或蔓延難遏將若之何縱恣無忌至於此極若不嚴行究治則小人得肆其奸而侈靡之事皆抵隙而進矣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敦尚儉德深惡逸欲之漸以端近習之風乞將 內官監太監人員盡行查究而一切烟火燈棚悉皆禁止則於 聖德不為無補 聖身不為無益也今且正春伊始萬象更新茲一舉動天下所由傾耳拭目者矣若以上元之樂為微事煙火之舉為細故不

足以為 聖明之累者是歟 陛下而誤 國家也再照
旋年正月十一日起至十五日止 京師東角頭關張燈
市繁華異常每燈一架價至數百中官豪家誇財競買而
遊觀喧擾男女混雜淫侈之俗莫此為甚臣謂 京師者
四方之表率也 陛下既以節儉為天下先而 京師尚
奢靡若此則四方相尚民困俗偷有由然矣仍乞 勑下
嚴衛禁革使天下知敦本崇實以成朴儉之風未必非
國家之福也天下幸甚臣民幸甚

權奸類

申逆罪正典刑以彰 天討疏　林潤

臣聞君親無將春秋誅意故亂臣賊子天下之所共誅幽
明之所同憤也臣近因嚴世蕃羅龍文罪惡顯著敬陳其
概上瀆 宸聞仰荷 聖明洞察專委拿送臣感激就道
馳赴九江凡所經過府州縣及江西境內之民聞風聚觀
歡呼鼓舞若出于湯火之中而躋于春臺之上又莫不舉
手加額祝曰 聖天子為民除害造福誠願 萬壽無疆
臣因備詢其事始得逆狀之詳竊思世蕃之首惡雖拿而
餘黨猶未解禍根猶未絕人情洶洶尚慮其後此臣所以

切齒痛心不避斧鉞而再瀆 天威伏惟 陛下少垂鑒
焉切照逆犯嚴世蕃罪惡滔天積非一日而近時不法之
事又非一端任孔彰為主謀任羅龍文為羽翼任惡男嚴
鵠等家人嚴珍二等為爪牙窮兇極欲無所不至在省城
已占倉基而又併吞 宗室之府第在袁州已占官地而
又侵奪平民之居房改祝 聖之寺以為家祠鑿穿城之
池以象西海其直欄橫檻峻宇雕墻巍然 朝堂之規模
也袁城之中列為五府南府居鵠西府居鴻東府居紹慶
中府居紹康而嚴嵩與世蕃則居相府廊房迴繞萬間近
舍環垣數里招四方之亡民為護衛之壯丁森然 分封

之儀度也總天下之貨寶盡入其家傾天下之庫藏莫比其蓄世蕃已踰　天府諸子各冠東南雖豪奴之嚴年誅客之彭孔倚勢而作威福家貲亦稱億萬閭閻膏脂剝削殆盡民窮盜起職此之由從古以來未有　擬其貪而彼方揚揚誇于衆曰　朝廷有我富乎粉黛之女列屋群居所衣皆龍鳳之綃所飾盡珍珠之寶張象牙之床圍金絲之帳朝歌而夜弦左斟而右舞宣淫無度汙衊綱常從古以來未有擬其奢而彼又揚揚誇于衆曰　朝廷有我樂乎養家丁已踰二千納亡叛更倍其數以造房為名而聚四千之衆以防盜為名而募數千之兵精悍皆在其中妖

術並收于内且則伐鼓而聚暮則鳴金而解故有嚴珍一則窩藏強盜而白晝行兇如鄭宜三劉相誼洪斗文攀錦段回鍾福秀等百十餘人明稱嚴府官舍出沒于湖廣江西之界打劫無忌近有萍鄉縣張恭八之家則被其殺死男口淫汙婦女有瑞州過客兒巧兒則被其戮死性命劫奪財物此則袁州府已擒獲三十餘人招中亦備道可證也有嚴壽二則陰養刺客而昏夜殺人壽二與胡龍之妻何香兒稔姦遂令勇士刺其夫而拐其妻此則分宜縣訪獲成招監候可証也或奪人妻女而致其孤寡者則有嚴良一占周龍一之妻嚴良二占易通秀之妻嚴思一占易

江一之妻嚴来童占鄢良六之婦或授人投獻而毆傷人命者則有嚴和鳴之傷鄒均重嚴鳴鳳之傷黃賢練嚴夔之傷任良諫嚴瑞用之傷鄒公顯或奪人田地而負累啓糧者則有嚴富之騙陳賓也有嚴景八之騙孔源也有嚴臻富之騙彭栢也有嚴進壽之騙鍾發曆也有嚴琴之騙楊宗儀也有嚴珍之騙郭寓也有嚴七之騙鄧承勛也有嚴積之騙彭槐也或奪人之房基而指價不與者則有被嚴保之害者李元三也被嚴忠之害者崔元二也被嚴勤之害者王鎧也被嚴珍之害者黃亥也被嚴漢二之害者林紹新也被嚴仲一之害者彭述古也被嚴富二之害者

蕭珠也被嚴良之害者張文羅也被嚴志之害者朱寶王銮也被嚴珍二之害者楊允積陳子良也凡此皆世蕃之冀令孔彭之王謀敗露者已如斯而隱秘者又不知其何限也告發者已如斯而懼勢含冤者又不知其何限也結斷由詳者已如斯而把持抑案不行者又不知其何限也袁州府一衙門問理者已如斯而在別衙門者又不知其何限也自四十二年十一月起至四十三年四月止半年之間已如斯其餘臣所不及查者又不知其何限也臣竊思宸濠逆謀之初亦不過招納賊首誘致姦人受獻田産已令世蕃之不法擬之于逆濠無異故今日民皆嗟

殆甚于當日之民苦于濠耳江廣閩楚山谷之賊雖涎
彼家積世著威觀釁蓋未嘗一日忘也况在江西隱然不
在世蕃則在山賊矣况世蕃久蓄禍心已著於往　朝之
日臣又詳尚寶之伊蕃典楧安樸界金分節沒北府則有
毗况之嗣又有九五當乾之那是則河南布政司是伊蕃
不軌之迹甚明彰矣然其所結於內者實世蕃也世蕃處
典楧賂金十餘萬而止其知故典楧敢進其狂背之志及
聞世蕃聞進而典楧之惡已亦遂益縱二三十餘人至其
家倒賍回至吉安地方俱為世蕃計殺此中外大小臣工
之所共明也故臣前論伊蕃之亂有曰托交賊逆之問數

萬通神陰扶默助蓋已指世蕃而言矣是世蕃之陰結典
楧又何異于錢寧臧賢輩之交通宸濠乎若賴　聖明英
斷早發典楧之姦先逐世蕃于外以消防窺邪於未萌不
然則內外交謀雖萬不能為　宗社之憂而中州之民恐
亦無噍類矣然則世蕃仁　朝之日存沐　厚恩猶懷異
念况今怨望于罪遣之時乎况今不法之兆又昭昭如是
乎是世蕃始　朝則為亞貴居鄉則為逆濠以一人之身
而總群姦之惡至于敗壞士風流毒善類紊亂紀綱斲傷
元氣則又群姦之所無者臣謂雖赤其族猶有餘辜豈特
止于一身而已哉臣又反覆思之嚴嵩又惡得無罪孔子

謂事君之道止曰勿欺也嵩獨不聞是訓乎夫嵩位極人
臣寵絕百僚以義則不可欺以　恩則何忍欺而嵩顧公
然欺之何也自世蕃問發雷州並未赴伍僅居南雄二月
而返南雄去雷州二千餘里而抵袁州則數程耳嵩於往
歲乃敢朦朧奏　請量移附近衛所夫近已莫近于家不
知又移何處未赴伍而求改移既在家而復請乞斯蹟
一上物情俱駭嵩獨不顧恣意行私茲非嵩之欺　陛下
乎既而伏蒙　聖旨云嵩有孫鴻有待此恩已特是
陛下辭婉而意嚴直明見萬里亘古莫及矣嵩又怙不為
怪仍復容留在家以　明旨為不足恤以　國法為不足

遵惟知有私恩而不知有公義茲非嵩之欺　陛下乎近
奉　旨令問有伊孫鵠功濫任錦衣衛指揮嚴紹庭在京
隨差家人北來只三十餘日即抵袁州嵩一聞報又遣世
蕃潛遁乃哄謂兵備有司囑之曰小兒在家自不隱今回
文只云老夫有不起之病今其回家既次日度世蕃之去
稍遠又遣其婿袁應樞囑之曰但回云向在該衛門並未
回家各官乃應之曰無病而謂有病已不敢誣棄伍而曰
在伍孰能當罪是衆胎脈尚猶粧飾排忌茲又非嵩之
欺　陛下乎向日在　朝嵩猶誘曰以一身供奉　皇上
寸之六雖以盡知今在家矣世蕃朝夕與俱矣訴寃蒙

泣者聲徹穹蒼嵩亦曾聽聞矣有司受詞數千為之問理者十之一二其餘盡送與嵩嵩亦檢閱其詞而處分矣然則世蕃之惡嵩猶諉於不知臣求之信也夫既知之而又縱之不特縱之而又恐庇之此臣所以反覆之謂嵩誠不能無罪也故敢披瀝血誠以極忠悃而併鳴于 君父之前伏乞 聖明詳察 勅下三法司會同多官將臣所奏事件逐一查究如果臣言歷歷可據願將羅龍文嚴世蕃處以極刑碎肉梟首圖示天下以洩神人之憤嚴紹庭併提從重仍乞 遣忠直剛正素有德望大臣一員領勅前去會同江西撫按議處安輯鄒孔明正典刑以謝萬

姓之怨其無頼家人鮑招納亡叛之輩尚有數千餘人則設法解散毋貽地方之患其家財不啻千萬萬則籍沒輸邊且以杜姦賊窺伺之心並軍嚴鵠等與家人嚴珍一等則提問如律其地田產應還官者還官給主者給主原占妻女曾否給配原負税粮曾否豁分令袁州一府四縣之田七在宦而三在民在嚴者皆膏腴在民者悉瘠薄在嚴則槩戶優免在民則偏累不勝臣聞袁民苦楚難支逃散流離者接踵矣併乞行議處如近言官所請限田之制限制之外悉與百姓均差以蘇困疲仍出給告示聽民赴理一一俱為處分毋畏強禦要在安民茲豈特地方一時之

幸實 宗社無疆之慶也其致仕大學士嚴嵩伏乞
聖明裁斷少加切責以為人臣欺君之戒臣僻遠孤寒感
激[illegible]報乃其素心衒直沽名妄所深恥此犬馬
之微忠實神明之共鑒謹此干冒 天威臣無任忠憤激
切恐懼待罪之至

斥大姦以除惡本疏　孫應奎

臣惟君子小人各以類聚而消長之機繫小人進退之何
如致而治之君好諫　周傷而惡惡尤加警焉何也蓋君
子以禮義為大閑求之不誠則未必輕進小人惟利祿之
圖營營窺伺何所不至非深拒而痛絕之則是欲有徒此
小人所以常勝君子而亂之所以常多於治也然則進退
之權容可不知所輕重乎昔曾參大賢也其傳大學至末
章論平天下之道任絜矩繼之以公好惡均財貨矣又繼
之以容賢利國妨賢病國之臣對言之以見得賢臣而道
斯舉然獨於妨賢病國之臣則申之曰唯仁人放流之迸

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夫曾參既推得賢為絜矩之要而尤
諄諄於去惡君與之為仇者蓋狡猾一入則賢俊必無所
容而禁伏內人乃所以保安善人凡以平天下之道不越
乎此也臣一介書生遭逢　聖明簡置諫垣惴惴終日常
以無所補益為罪然竊觀時事若于曾參之說正今日所
宜採擇者焉臣請昧死為　陛下陳之臣觀邇者御史曾
翀等感激恩報忘其危辱糾劾群小劉龍輩以效愚忠奉
欽依吏部從公看了來說臣不勝欣躍慶幸臣謂　陛下
明目達聰察微燭隱　洞破諸奸大開言路意汪鋐者雖
欲逆杜言官之口以自固陰嘗嗾諸臣而封植之結為心腹

張其羽翼然必有所畏而不敢也及鋐將具本覆題撥置
於部曰若欲去他每官當去我官也為飾說恐加覆矣一
時諠傳臣甚駭愕自古奸惡排人好惡變亂黑白敢為蒙
蔽者以君之不能察也今　神武御極離照中天猶肆無
所忌如此不知視　陛下為何如主鋐固昔所無而今僅
有之奸臣即欲忘身奮擊陳於　丹陛既而思之奸弊昭
白情狀畢露必為　聖明所燭而進逐誅竄理所必加大
奸數盡實天下之福矣臣坐不安席臥不安枕仰望
明旨愈於饑渴是月二十一日趨入本科聞鋐復本且下
臣即從吏科觀之伏讀　御批盡正鋐之所罔而各屈處

之使群邪震聳四海徯觀臣歡聳喜躍不覺舞蹈嘆曰真
曠世盛事　大聖之所作為也非我　皇上聖學精一心
源澄徹曷能無私好惡以建此　皇極哉但鋐罪止罰俸
一月此固王者重絕人之意然臣愚竊有說焉凡亂臣賊
子與其知而不亟去不若不知之為愈蓋方其君之未知
則彼雖為惡尚懷顧忌曰君特未之知耳知則禍將不可
言及其既知猶遲疑不决誅逐不加則彼復嵩將逞謀用
智詐　上行私始無紀極延至大變然後從而處之甚不
過一死然民禍已極　國事已非亦已晚矣此理彰明不
待思而知者也今　陛下於鋐既已知其奸發其隱且數

亦極矣何不𣪘然遂去之以為天下大快而尚使之在位
哉臣聞春秋大義君人者之律令人臣無將君取之以律
銖則欽之誅當不違之今日而 陛下 猶未明罰勑法豈
將小懲而大誡以為小人之福與臣則以為 聖意曲成
固無不至然鉉血氣既衰行險僥倖之機已熟雖聖人與
居有不可化而入且人貴之可使為善者而後罰之可使不
為惡臣很 陛下於鉉何顧大臣之中擧家之任排
群議而用之位長六卿封及三代加以宮保蔭以子孫其
委任 恩寵亦云極矣而 陛下之所以必為此者將以
利其用也而有人心容不匪躬欽猶大為擾敵若無關於

君父之休戚誠惡積而不可解臣恐區區罰俸未必能為
之懲勸以變其奸且將以縱其無忌憚之心耳臣竊意
陛下將無以鉉昔為能勤且忠今特小失姑再試之而後
絕之歟臣則以為自古小人其得君秉權必有可觀之才
必有可見之績但其心惟欲藉此以竊君之寵患得患失
重肩 君國流禍且深他何足錄今鉉於部事辰入申出
固閒寒暑誠不可謂不勤也順承 意旨足稱任使謂不
可謂不能也然積招物議怙終不悛身黨群小惟招邪佞
可謂之忠乎惟其不忠故斯勤能祗足為部事之蠹蠹奸
之具而已人臣之罪莫大不忠尚可再試之耶 陛下所

賴以與共治者人才也銓衡之地正人才之端緒衆歟公
正或失不明而邪正之權低昂稍欠猶足以為上智之蠹
敗亂之兆況不忠如鉉而可與之一朝居之耶臣知鉉不
丞去則風之所鼓氣之所丞既不勝其漸染而從役以從
違為禍福以奪其所守中人以下將悉化為邪佞 陛下
一日萬幾鉉之抑揚搖弄豈能一一而察之亦可以默識
矣然則 陛下欲得真才以臻治理可不汲汲於銓曹之
地而加之意乎臣請復以臣之所見者言之嘉靖十四年
正月朝覲考察十三年冬正應官入 覲之期鉉身斯任
其當知所斂飭亦明矣臣于十三年起復赴京十月內行

至徐州以下道路傳呼咸謂汪公子來矣臣行數日果見
撑駕座艙牌榜吏部人爭走郡縣而奴隷之夫皂官快迎
送接踵由沛縣至矣夫撫按二司監守一方猶且榜禁子
姪親舊勿令過所屬如以考察論之則天下司府州縣孰
非鉉獲而乃適期使子招搖于道途此何為哉餽遺滿載
關節私通一時物議之沸騰真足以為 清朝之辱也又
請以臣之所聞者言之富饒大驛每選本科承差此謂之
優勞猶可說也大縣典史之缺悍然張主欲皆以陞大驛
驛丞其應選人員則沮抑之或乃以窮縣小驛為之多至
無所控訴始乞 恩開依遂使積年勤苦不得以寸一日

之䜟議哉　皇上欲使物各得所之意哉衆口傳議謂亦
惟視賄賂之有無為扶持之頓異耳斯天因人負　君誤
國臣之不知鋐之所為何如也　陛下誠以睿明已照從
即臣之所聞見者參之則鋐果忠乎奸乎果可以不速去
乎進退之機臣知　陛下不崇朝而決矣夫臣家居三載
入科甫及數月固非有積憤夙怨於鋐者也臣聞君之所
愛臣亦愛之此在狗馬且然況大臣乎則欲相忘于無言
者亦臣之心也比年以来又聞一忤鋐者則立中奇禍不
然亦以漸去其或僅存十無二三則臣亦誠危矣然臣不
服自顧猶諄復為　陛下陳之以鋐之必去為快以去之

不速為憂蓋君臣之義憂樂同之大奸當路群枉門闢
瀆公器而爵祿不足以為天下勸廟非　陛下之所望乎
則臣亦焉能默默以為容恐欲自便矣伏望　陛下諒臣愚
之匪他　俯採末議　大奮乾斷將鋐取賜斥逐以絕姦
諛仍乞　命下明正其罪　宣播于朝與衆棄之使天下
曉然知兇惡之斷不容于　聖代而千萬世之下永仰我
聖明之為不可及則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臣愚不勝幸
甚

罷姦佞以勵臣節疏　王廷

臣惟禮義廉恥立國之四維刑賞予奪君人之大柄匪四
維以攝之則風流波靡其潰離極匪大柄以馭之則奮惡
長奸其亂將大歷考古昔聖帝明王穆美當時垂休百世
率由是道莫之有改也今　陛下明聖洞燭幽隱收攬威
權親操大柄雖古帝王何以加之　陛下之臣乃有不公
不法冒姦惡以叨大位亦既暴白之矣　陛下亦既洞悉
之矣而猶使之自決隄防自破廉恥強辯飾非靦顏在位
是不能不吐露血誠仰望　陛下早為之所也近該科道
等官交章論劾吏部尚書汪鋐在任奸惡情狀該鋐自陳

乞休飭行　俞旨勉留臣仰見　陛下推誠待物以禮遇
下一以全大臣進退之體一以養士人廉恥之節甚盛休
也臣竊謂有言曰上設禮義廉恥以待其臣而下不勵
節行以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汪鋐若果以禮義自防以
廉恥自勵當不忍人言披瀝誠悃再四陳乞必於求去則
陛下優容之體大臣進退之義兩得之矣今汪鋐自陳累
無懇詞且強為飾辯大肆猖狂全無忌憚臣聞宋仁宗之
時任用臺諫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
罪至今相傳以為盛事今鋐處　聖明之朝敢肆其姦佞
貪鄙之狀掇拾奏辯欺藐　朝廷天下後世其將謂何臣竊

[illegible]不勝憤怒其往鉉嫉惡諸臣已甚[illegible]之臣不敢[illegible]
其奏辯之疏必欲上挾輔臣[illegible]傾陛下進同惡以剷[illegible]
盤結固之計人皆指為神姦鬼蜮有非不可攸臣則知其實
市井無賴小人之所為而鉉甘心為之決裂甚矣其辯諸
臣劾己者俱指為挾私夫挾私與否臣不能知然使鉉平
日果已光明潔白自持人雖欲挾私有言將以何為指實
鉉不自引咎而惟欲以挾私一言鉗制言官之口古來姦
[illegible]姦邪塞言路皆此等之言為之也近聞其語曰御史
出外巡按自行許多政事皆幹不在進言臣聞之實駭且
駭此實李林甫蔽誤國之術而鉉取以自用耳昔李林

甫作吏部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詔諫官謂曰今
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
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時補闕杜璡上書言
事即黜為上邽令自是諫諍路絕而朝廷之士皆容身
保位無復直言任李林甫之所為矣今鉉以林甫自待臣
不知其視　陛下為何如主也至於所言欲禁偽學此尤
奸險兇惡敢於無禮自有宋大儒闡明道學之統我
祖宗列聖及我　陛下　聖聖相繼以道化民而於申
飭天下提督學校憲臣之諭猶拳拳焉道久化成天下之
士方知講明義理砥礪名節有所昌而勉於為善有所畏
而不敢為惡今鉉欲以此為禁將欲使人盡如鉉貪昧無
恥蠅營狗苟桎梏於貨利不顧禮義不惜廉恥然後為善
耶何其不忠之甚也昔漢桓帝誤聽宦官而有黨錮之禁
唐文宗誤用訓注而有朋黨之禁宋哲宗寧宗誤信蔡京
韓侂胄而有姦黨偽學之禁一時端人正士斥逐殆盡至
今言之猶足酸鼻漢唐宋之天下竟以滅亡載在史冊一
一可觀也今鉉欲取以誤　陛下臣不知其視　陛下為
何如主也臣反覆觀鉉之疏其姦惡無恥具可槩見而
陛下猶不即斥去尚使供職者臣仰覩　陛下之意欲存
大臣之體以聽其自決耳然禮義可行于君子而黜罰當

加于小人臣觀汪鉉之意決不能自裁以義懇切求休以
仰承　陛下之旨矣何也臣有以驗之而知其然矣往年
汪鉉在都察院科道諸臣嘗糾劾其奸惡至斥為面帶千
層皮鉉乃強顏就列動輒肆辯今復蹈之是　陛下之所
知也不知累朝大臣被劾曾有此論辯否乎被劾人員不
許論辯所以防姦徵獎故　祖宗重禁之今被劾論辯實
自鉉始此知其不能懇切求退一也後遇吏部尚書員缺
鉉乃自陳才能獻於　陛下以求任用其轉吏部亦有疏
上陳臣猶記其語曰使臣十年不死得以十年在部而天
下有不治者請斬首以謝不職之罪夫天官冢宰人物之

權衡　陛下所慎重而不輕以授人者也苟非其人一日
不可使居其位而況可以自售得之且使之十年在位乎
鋐之意不過欲媚假　靈寵招權納賄行私報怨以歸姦
惡耳其為此言誠溺于其中而不覺也此知其不能懇切
求退二也夫官階之可予可奪　陛下實主之也臣下何
得而專之擅作　陛下嘗有旨責吏部矣為汪鋐者自當
輸情服罪祇候　明旨可也却乃先詣權門長跪乞憐且
曰汪鋐得吏部尚書是老先生與的全仗老先生扶持其
跟隨官吏莫不掩口非議一時士夫傳以為笑雖卒以嫁
禍而鋐之行檢益彰於人此知其不能懇切求退三也夫

由前觀今則汪鋐姦鄙成性無耻自恣若非待　陛下明
示譴發彼必貪昧隱忍戀棧繫祿且或不免有長跪乞憐
如昔日之所為者是不惟有負　陛下待大臣之盛心其
為汙　聖朝清明之化損　國家威重之體亦不少也孔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
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曾謂以患失之鄙夫而可
使之冐大位列　清班乎且冢宰者百官之表也士風者
治理之機也上古所以稱治者以士夫尚廉耻而風俗厚
也後世所以不治者以士大夫寡廉鮮耻而風俗薄惡也今
之士風惟務奔競交結阿諛趨諂之為務而禮義廉耻漫不

知為何物若汪鋐者前後論列幾數十疏且猶偃然在位
恬不為怪談笑如故撥辯不已是無禮義廉耻之尤者也
今其姦惡已敗露矣　陛下若不亟去之則在　朝諸臣
將益傚效成風廉耻道喪實不知其所抵極故臣欲
陛下亟去汪鋐者非有深讐宿怨於鋐實以百官表率之
地非鄙夫壬人所宜久據而強辯無耻之臣尤非　聖世
所宜有正以導士習而勵臣節也孔子曰遠佞人記曰見
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是無非言斥邪遠姦實
平治天下之大機括也伏願　陛下俯鑒臣下之奏深惟
治理之原察汪鋐姦佞欺負之狀早為罷黜別選德望素

著老成廉靜公清直亮大臣一員以充其任使凡內外大
小臣工如有姦佞無耻如鋐輩者決不容于　堯舜之世
而相勉為善不敢效尤則士習可端風俗可正而太平清
明之治可坐致矣實天下生民之幸　宗社無疆之幸臣
冒瀆　天威無任惶悚待罪之至

庸職不堪憲臺疏　朱伯辰

順者撫治鄖陽都御史員缺該吏部會推而以通政使趙文華充任一時傳聞舉　朝臣工莫不相顧駭愕驚訝不已皆謂文華何以堪此將何緣至此耶夫鄖陽重鎮界轄四方方今南患未息正疆埸有事之秋而乃犢僨猿非庸才得據之地臣竊謂其有不可者數併舉其平生而悉陳於　君父之前謹按文華本以狎邪小人市井無頼其素行久不齒於士論徒以其獵涉浮詞濫叨甲第初授部屬即放肆不檢乃以考察論調外任及其佐州善狀無聞貪聲愈著鑽刺夤緣營遷京職未及數年洊至通顯然猶謂

其所居非切要之地尚可置而弗論也乃今循資得遂濫推撫治則繼此而二於六卿又繼此而長于六部亦將循資而躋可濫及矣臣固不徒為今日撫治惜將為他日之名器重也夫古今小人不假之以權未有能濟其惡者倘也勢不得行其狡虎而翼焉則害將益烈鄖陽之民何罪哉矧邊徼鉅任付之匪人抑將何以彈壓軍民示威夷服以紓　朝廷南顧之慮耶臣固知撫治斷非文華之所能堪而名器之壞尤不能不為之深惜也祭照通政司趙文華邪媚鄙夫汙庸木品歷任不謹即考察而論官鑽刺通神遂爾緣而復進部署甫遷通參未改即北撫斷丁宗貴

之場可知競奔干進之路狐媚猿攀憑聲勢而寵賂日章蠅營狗苟恣貪饕而廉恥盡喪鄉黨羞稱縉紳共鄙縱令閑散之地猶為汙玷於班行加茲憲臺之重何以克堪於任使伏乞　聖明俯察愚衷勿俞所擬仍　敕吏部從公看詳如果臣言不誣將趙文華亟行罷斥毋得顧望回護使之靦面尤位久玷　清朝所有前項撫治員缺另行推舉才望相應者疏名　上請庶名器不致于濫觴而邊方緩急為有賴矣

昭國法以絶禍根疏　林潤

臣濫後巡視上江備防江洋夥賊強刼皆土豪巨室以為之窩主有軍犯羅龍文逃回原籍歙縣藏匿死迹渉可疑臣隨密行徽州府推官栗祁緝捕據本官揭稱龍文近潛住嚴世蕃之家不知何故臣又訪得到家隨差兵番同該縣協拏鉅惡龍文擁衆自衛竟致脫走聞又投入世蕃矣夫世蕃龍文二犯悖逆兇醜罪惡滔天仰荷　聖明洞察逮獄考訊一時人心奮躍孰不曰必粉身碎骨庶可以洩神人之憤伏蒙　聖恩寬大宥以不死姑從末減充軍為二犯者宜感激再生沒身圖報可也乃弗自省愆反懷怨望蔑視　國法徑不赴伍而安享富貴僭擬　王公此無忌憚何如哉如龍文之居則據山為險去縣五十餘里謁祖則鼓樂盛張冠裳炫燿居常則擅著蟒衣妓女環列且招集惡少出入靡常今之江洋行刼雖未必盡出其門要皆多彼之黨矣世番之暴横無異於在　朝之時或肆為訕毀或縱為淫樂或奪人財產負　國背　恩亂風敗俗莫此為甚聞鄉里含冤每赴愬於官司者動以百計近以造屋為名聚衆至四千餘人機謀詭秘人心動搖百姓挈父母妻子而逃有司以城池倉庫為懼不有推官郭諫臣申聞上司解散而地方之變成矣夫此二犯積惡成著

於平時狂兇更彰於謫後以世蕃之逆而濟以龍文之險以小人之無忌憚而更懷怨望之心况其交結往来神出鬼没而莫知其狀招徠黨與夜聚曉散而莫測其蹤此其意欲何為哉臣恐失今不誅後患難圖亂機所伏關係匪輕故敢披瀝以　聞伏乞　勑下法司詳訪如果臣言不虛乞　賜將嚴世蕃羅龍文差校提解或行各原籍撫按嚴拏解恐臣已發覺二犯必聞風竄起該衙仍乞行各着伍所在撫按嚴督解京究問明正典刑庶法度昭而姦宄知懼禍根絶而　朝野寧謐矣

黜巨蠹以消民怨疏　　　　　　　　　　　　林潤

仰惟我　皇上敬　天勤民任賢圖治邇者偶因旱暵綸
時風霾示異又從言官之請　特命兩京部院考察諸司
百官四品以上京堂着其自陳又聽科道衙門拾遺糾劾
甄別賢否去留至明至當故凡在位諸臣莫不洗心改行
勉圖職業以共成太平之治蓋彬彬然盛矣然內外喧騰
咸謂風憲大臣之中有罪惡昭著極為公論所不容者尚
得倖脫是猶未免為　清時之一塵穢也臣待罪南臺博
採群議不忍隱默敢舉其人併條其蹤跡為我　皇上陳
之謹按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鄢懋卿奉　命總理淮浙等

處鹽法蓋因　內帑空虛邊儲匱乏我　皇上特勅其經
理財用以濟時艱亦出于不得已之計也為懋卿者仰体
聖心潔己奉公調停區畫使我上不失　國課下不失民
情斯為大臣謀　國之忠也顧乃自蔑　憲典罔法行私
所過屬縣掊尅無遺府則定以千數州則五百縣則二百
三百各有遞等其鹽運司則無算焉兩淮尤為鹽商輳集
之所懋卿明對運司欲取銀十萬兩應用運司遂令商人
黃球黃燦王鎧等照引科派共計四百兩送進北管收則
經紀周仁等其投遞手本則龍楚瑞其抑送出境則楚瑞
同商人黃球等也以兩淮一運司而推之則兩浙長蘆等

處可知矣夫懋卿秉理鹽課不知有增於　內帑幾何而
攫入於私橐者如此是黷貨無厭背公營私其為罪一也
又平民李守謙告親人王鐵等侵匿寄頓財物懋卿將鐵
等親提面審定罪發府鐵等懼罪具送禮銀三千兩彼守
謙妻父千戶杜詩在於本院門首阻執又商人吳章彼人
首告頂堆事情吳章懼罪送銀八百兩托主簿吳道東門
子徐燕遞進其送銀之時吳章令家人持銀被聽事吏搜
獲併原遞進發出照收手本眾目共見道路傳醜夫懋卿
職司風紀正當嚴加律已以振肅百僚而乃暴露贓私如
是則大喪名檢玷辱風紀其為罪二也每張筵會百金為

常及至揚州明知巡撫劉景韶貪殘過甚則以為奇貨而
挾之乃對府官作冷語曰吾將參之使景韶聞風曲意阿
承設酒一席幾費千金金銀器皿極其奇巧花飾以寶珠
而下盱以銀瓶饌盧之禮聞亦萬餘然後始得其驩願又
往鳳陽謁　陵敢帶戲子王權王灼等仍分付江都縣帶
領茶廚郝信張元等及承應人等共百餘人各給路資工
食皆出自里役靡費無紀此奢侈縱肆反道悖禮其為罪
三也且陵縣有司暴虐百姓在揚州駐劄纔三月耳而平
民斃于杖下者二十餘人如塲官姚佩送冊稽遲廚役蔡
經置酒欠整皆小事也俱杖三十而身故聞沿途打傷人

亦不計其數也小民吁嗟無所控訴此殘忍酷毒不恤怨
言其為罪四也北直隷山東連歲荒歉餓殍盈野死亡枕
藉至廑我　皇上宵旰之憂多方賑濟懋卿躬歷其地目
擊其形略不加動念仍責於有司勢必取之於民是浚垂
斃之民膏血以自封也我　皇上愛養元元而懋卿固欲
戕之是果何如其為心也揚州畿輔重地自有倭患以來
兵費浩重蓋以去歲之水災重以撫臣之剝削富者蕩產
貧者流竄鹽商亦相挈而逃懋卿查覈過嚴人已不堪而
又加無名之派去歲鹽徒幾欲相聚為亂此動搖邦本斲
傷元氣禍雖隱而貽害實深其為罪五也夫懋卿之罪

朝野共知遠近側目比言官會議論列皆私恨竊嘆逡巡
發言謂懋卿廣於結交巧為彌縫非惟言之無益抑且懼
其中傷臣一介孤寒愚戇寡慮獨念身忝言職既知而不
言自負脂韋之罪不忠之甚也豈人臣事　君父之道哉
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禮于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
母也見無禮于君者誅之若鷹鸇之逐鳥爵也翅翼雖傷
不避也臣犬馬區區實如此伏乞　皇上察臣微衷　勅
下部院再加體訪如果臣言不謬將鄢懋卿逮　賜罷黜
庶民怨消而士論快如臣有一言涉虛臣甘受顯罰以為
言官妄言之戒臣無任激切忠憤之至

皇明兩朝疏抄

權奸二

襍奪跋扈權奸疏　　高時

近該巡按御史車邦祐等遵奉　明旨查參翊國公郭勛
招納亡命窩徙濫閑違法大肆擅收私稅酷用官刑四路
邀截客商貨物自計勒占軍民房屋貪賄專權召災致異
等項不法事情據實具奏俯惟　聖明洞察弊源着勛從
實回話續該都御史胡守中亦將郭勛奸黨畫情串結紀
事旅校暗握厰衛機權侵占官軍侵欺糧餉嚇詐各商資
本貪濫包辦工價狂悖不忠抗違　明旨怨望不領　勅

書等項欺心情節具本論劾欽奉　明旨着令鎮撫司一
併勘問見先後　命下之日京師小民賢愚老幼相向歡
騰皆云老奸臣得肅固根深賴我　皇上離明乾斷一旦
與民除害逆折奸萌百姓之福也是以輿情公法律之所
之罪不容誅矣兹者僅蒙　皇上暫令認罪回話姑待勘
明慶治此實　聖明御極頓挫奸雄之道必有深思遠慮
非臣等愚昧所能窺測顧為之助者法當惕然省感吐實
露情辭避兵柄衰乞賜罷置免重愆猶難逃於放殛之譴
矣夫何郭勛文過遂奸執迷不悛數日之間連章三次撫
飾妄辯中間情實怨尤一則曰臣實不敢深懷怨望在

聖明固以盡識其微而狂悖支吾端不止此何必文勞
皇上賜勑等語而已欺天罔人聽言可以觀志臣不知其
何心也意者勛之恣肆飾非尚謂守中邦祐所論事情未
得其察察要在可巧言遮蔽殊不知蹤跡敗露欲蓋彌彰
鋌使三尺之童亦能言其梗槩夫以勛之罔利無厭豈之
如南京東南財賦之地淮揚魚鹽饒腴之所臨清徐州德
州亦齊魯會通貿易之區也勛皆置有私店同夥計與販
群聚充斥道路水陸船車各懸國公金字牌面驚動地
方關津不敢止視侵漁民利賤入鉅萬而貪夫谿壑難填
之欲可謂無遠不至矣且以頻年剝削殘衊軍民膏血也

盡錐至　朝廷近侍内官寡麤勛亦任情吞併全無顧忌
如南城水頭華麗庄屋一所田連阡陌值銀三十萬兩此
則勛之白占近故蕭敬太監之業也東城沿濠衚衕大宅
一所中間古銅玩好之器不計其數又有城外庄田二處
值銀二十萬兩此則勛之白占近故魏彬太監之業也城
外八里庄房屋田園一所值銀十萬餘兩此則勛之白占
近故掌彩太監之業也城南八里莊輸臭膏腴墳宇田園
一所值銀二十萬兩此則勛之白占近故翁瑾太監之業
也又如太監溫璽物故家貲玩好值銀十萬兩勛則用強
奪取過半又占庄田一處值銀萬兩而竟抑無伸豪將各官

一應護々勑御碑毀壞拆行所創建院寺觀殿宇拆
回改造庄舍孰敢挑阻蓋由郭勛威力暴著先有觸甚懲
者欲求止於破家而不可得所以聞風戰懼不但犬馬之
畏猛虎也人言但願得罪於官府不願得罪於後府勛之
忍心害理當何如其々樂也且以運糧船隻成造工價不
少　國家賴以為用勛則每年慣使黨惡光棍騙將銀貨
握借運糧軍士按月收息甚其浪費貧窘逼勒就將官舡
准折私債不論舡之大小新舊一槩拆卸變價是誠何心
哉權奸之惡貽患於商賈貽患於畿民貽患於內官貽患
於漕運從此不治日久月深殆將無所不至矣民之蟊蠹

國之盜臣不圖見於　聖明之世也以上貪饕大略是又
出於御史車邦祐聞見之外者矣又以私植黨與言之郭
憲郭勛通同壞法嘗為守中所論矣若夫勛之坐地運籌
籍為謀主則有逆黨張綵嫡弟張維亡命生員楊紹言罷
斥鄉官錢俊民翁守洪喇虎高廷專一舞文弄法撥置行
私五人尤為無賴中之巨魁至於託之心腹可備緩急之
用者又有橫豪家旗人員陳琭孫聰孫永濟彭福李福鄒
經劉宣柴鐸郭鎮黃曙韓傑李魁陳並趙勳王龍林邵寶
申鑑司昇王胡孫應乾李濟王月李昂李東馬奎張鑾莫
非雞鳴狗盜之輩也若夫布為爪牙生事害人則有棍徒

孫錫孫濂裴應龍袁元璜戴保光周路王三孫淮來福保
宗義李茂日逐走透廠衛消息訪察詐財為生則有刁潑
校尉劉玫李淮呂保居鐸梁木等依假虎威軍民切齒且
有勉剝官軍極其狠毒輿言至此真可流涕每年河南山
東等處春秋領班都司到營要磕頭銀二百兩領班指揮
磕頭五十兩管隊千戶寫字旗軍各五兩辦納若為定分
要之所非各官之己資也却將班軍行糧賞米一一扣除
交送明白方免網羅凡遇外衛工價無措明縱孫聰
陳㯾用強擱借貸銀每一百兩先扣保頭銀二十兩互相
影射完工一候卓軍班滿回衛輒便濫批詞狀或差管工

把總守催責令該衛監併加倍追收解償私債以致原籍
軍餘貧窘徹骨而轉徙流離者踵踵也勛之貽患及此可
謂忍矣又如京衛官軍未盡派撥工所盖　國家節養餘
力優恤軍士之渥典也柰何郭勛私役計日役占者不計
其數聽信撥充跟用者有之仍令辦納月錢者有之買閑
回籍者有之修造房屋庄田凡有一技一能手藝軍士莫
不輪番役使止給食米一升皆隸陳㯾孫聰買有私簿挨
次分派令宣勤動控訴無門損壞營務實由勛始盖勛既
叨掌管府事又兼提督京營全不仰思我　聖明眷注者
何如而勛顧可以為是也是其上孤　君父之恩天理人

心狀滅盡矣再照郭勛舉動乖方機緘叵測蹤跡可疑者
非一是也且如重犯張延齡包藏禍心罪在不宥平人稍
知畏法者自能遠避嫌疑以圖保全身家勛為閥閱權貴
與之交通代伊管理庄店家私如此存心豈無所為也哉
京師舊制不許堆積粮食律法必有深意勛之莊第貯蓄
細粮各以萬計可謂多矣又如各倉每月放糧之期人人
隨處糴買多方私自轉殖有積無散此欲何為律開違式
器用不許擅製勛先年令漕運參將李節鑄造流金圓爐
六十面發藍方爐四十面又嘗造有金銀山等項侈肆物
件臣庶之家不知作為何用然其僭擬玩法尤駭觀聽外

國不許交通關津不許阻隔亦禁例也勛則拳拳然必欲
華夷巡關御史又令家人李禄孫錫王二等潛住縣頻過
郡販鹽販茶買馬交易恬無忌憚　祖宗法度森嚴不知
視為何物是必勛之貪鄙究殘根于天性恭惟　堯舜在
上尚不格心感化　聖明今日不可不為之所矣易謂童
牛之牿將以預防其觸也豶豕之牙將以預制其噬也臣
等伏覩　明旨責勛內云好生強悖無禮恬不畏法欽此
則知勛之桀驁情狀自悉於　聖明日月照臨之下若無
俗言矣臣又竊謂小人為惡亦恐人知未及知猶有所憚
也至矣貫盈敗露人皆知之矣然又不能明正其罪屈法

娼嫉彼將安意肆志養成隱惡積習不戒而堅冰必至天
下之勢則然也且駙馬謝詔英國公張溶思安伯張鏓均
一朝廷勳戚非征輕平比節為汝今皆置之明法而不
行若蓋以功臣外戚位望已隆則強悍難制故惡雖小而
不治使人不敢犯也夫勛之過惡深重無以加矣要之羽
翼尚多餘黨成群若輩一時難法則官未免遲疑觀
望誰肯體究為不便斗間疑忌幾倍所在不可不審 聖明
天縱高出尋常萬萬臣等何敢多言伏乞 皇上大施剛
斷其早奪坐府管事權柄 勅下錦衣衛將首惡郭勛及
一干惡人犯拏送鎮撫司同前謝詔張溶等一併究問明

白不許回護狥私從公具本奏請 明旨治罪將見軍民
之冤抑可伸奸邪之黨類自散禍胎永絕 國法昭明而
宗社無疆之休端在是矣

劾姦貪驕恣武臣疏　　謝瑜

近接邸報武定侯郭勛奏為陳愚見遵 聖明通述法用
人才立稽考惜民財蘇困苦添鎮守以肅政治永圖寧安
事奉 聖旨這所奏事宜各該衙門看議了來說欽此臣
等覽誦大駭 聖明在上內外大小臣工莫不祗肅請共
罔敢踰越而勛乃妄言瀆亂肆無忌憚如此據勛之言則
是六部院寺科道及撫按監司守令盡皆不才天下政務
盡出勛之指畫乃理也謂 聖明之世盡無一人可用盡
無一事得宜何其誣妄之甚乎觀其所論各項事宜類多
影響恍忽妄意未嘗灼見有何利弊其添設鎮守乃其志

之所在也必是欠附內臣重賄鑽求勛乃交其不貲之人
并其日後肆出剝民以供奉于己為之試探 陛下却乃
謗讟諸臣以鉗衆口臣不敢縷縷以塵 天聽請只此一
事執勛辯之其曰天下官吏貪污害民皆因 陛下無腹
心耳目之人在天下也又曰文武官員推奸避事該內臣
劾奏則奸貪斂跡此正 先朝奸邪之人所蠱惑 君心
蠹害 朝政之言而勛乃敢以陳於 陛下之前乎果如
勛言則內臣用事不如正德年間內臣歛手莫如 陛下
臨御以來是以正德年為太平極治而以今為積弊之時
也夫數年大壞極弊 陛下一洗而更新之得失治亂不

欺罔明而勛之倡議顛倒君臣此意豈無所為乎如勛之言
果行則 陛下累年東巡安堵之民一旦困苦愁嘆萬邊
如正德年矣且宦官用事害政傷治不獨正德年為然自
古有之 陛下斷自宸衷毅然裁革可謂度越百王傳之
萬世而逆作綿永書之史冊而守宦曾光勛乃謂嘉靖年
來不知何人 奏請 皇上節以因弊取回豈奏者為妄
奏而 陛下為過聽耶 陛下光明俊偉之事而勛以為
偏私不公之甚其恣肆不臣何如耶 陛下為萬國民臣
之元首凡文武百官莫非 陛下之股肱耳目心膂而刑
餘之竪特以備灑掃人役耳君臣一體忠義天性豈惟宦
官之親而大臣群臣皆疎也宦官鎮守利於宦官者勛欲
用之科道巡視不利於宦官者勛欲去之是欲 陛下盡
疑天下之臣而獨任宦官為心腹耳目勛何切切于宦官
耶前代有以宦官為心腹耳目者 陛下視之為何如而
勛欲以此望 陛下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
邪謂之敬勛之此言不恭不敬莫大於是又其言曰文官
弄法武官已被鉗制不得如文官並用之時又非虛心為
國忠 陛下之言也勛亦武官獨被厚 寵位極太師班
列三公之上此武官之極也正宜持滿戒盈謙虛自保以
求無負殊遇斯為善道乃欲以一身攬九卿之權以數言

鉗百僚之口內結宦寺外悅群小總握軍機忌人干預何
為者哉使其素有感恩圖報之誠經 國濟時之略方今
邊臣累警當決策以折衝 天討方行當身先以勇往其
職分之宜補報之地胡為逡巡退縮自無一籌可展而招
權出位為此誣妄之說乎知人如 陛下聽言如 陛下
照臨如日月催折如雷震不昵近習不悅佞倖如 陛下
而勛敢肆無忌憚憒亂 聖聽如此萬一得行又將無所
不至矣天下之人一聞勛奏莫不驚悸憤疾籲控無地臣
等待罪言責敢鉗結以自固乎其他怙 寵作威輕世罔
利又不能盡舉者伏惟 聖明俯察則勛之忠邪自見速

賜區處天下幸甚

罷斥奸貪以消治本疏　　徐學詩

頃者逆胡犯順入侵　畿甸殺之慘前所未有釐
皇上勑諭文武群臣凡有見聞可以助大破逆賊虜寇者
人人盡言昨又蒙　聖諭示諸府部院科道欽此仰見
皇上憂勤惕勵之誠先事預防之慮至矣臣愚思效條
屢閒陳而未嘗有拔本之論盡言於　皇上者臣備員郎
署非不知隱默遲延可以苟祿全身而出位言事罪當萬
死伏念委質為臣身非已有觀事積忿義激於衷又遵奉
聖諭人得盡言所以不避責難冒死陳之臣惟外攘之備
在於內治之修然內治之要貴先端本正原歷觀前史得

人則理匪人則亂其應如響今照大學士嚴嵩位極人臣
職司政本奸險莫測貪黷無止以內黜貨之交結以外群
小之趨承賄賂填門舟車載道凡文階武職自布按參遊
以下瑣瑣無論至如巡撫總兵等官每一遷擢例索銀千
兩諸他珍奇玩異之物尚難數計蓋不如是即不能安其
位凡此非剋軍衣糧則剝民膏血而來也故嵩每歲四季
遣家人數千輩回籍樓櫓座船更番迭運擅役夫皂員支
剝領沿河驛遞州縣望風承順嵩輔政十年不為不久不
為不專大臣不法小臣解體民窮軍剝日甚一日釀成虜
患其所由來漸矣如嵩自謂世篤貞忠得討日肆欺罔臣

嘗討嵩往歲從論虜班龔桔等疏內無故自表三寸絲尺
帛不敢收受門下然催等語謂目所視萬手所指將誰欺
欺天乎然此特無事時耳見今虜勢猖獗武備廢弛正宜
張皇六師克詰戎兵之日況身居元輔世受　皇恩如嵩
者尤宜食不下咽寢不帖席創往鑒新指蹤殺賊圖贖前
愆而何謬引佳兵不祥之說以沮　清問凡貪饕如故恬
不知畏薊州總兵羅希韓奉　占籍問嵩子太常卿嚴世
蕃接收失事問革李鳳鳴銀二千兩囑伊代任他日鳳鳴
必將掊剋邊軍取償倍利尚安望其練精蓄銳為　京師
之屏衛哉漕運總兵員缺世蕃又接年老昏庸郭琮銀三

千兩囑伊推補他日琮必將掊剋軍卒取償倍利又安望
其釐奸清弊為漕河之保障哉此二臣失事老廢眾所共
知又當多事之秋一旦舉而委之重任聞者莫不錯愕叩
故而臣亦得以知其緊又近日史館書辦例與入品此
聖恩也該部未題之先世蕃即邀為己力而預索顧布陳
世良等銀一千二百兩王府科吏至瑣猥也舊吏未滿之
日世蕃即為註撥而預受盛堯相銀三百兩故大而銓曹
本兵之選擢起用微而官辦吏胥之營求頂撥以世蕃權
臨勢托而得美地者十常八九臣徒見積忿痛心流毒滿
目故不能以悉數而亦不以瀆聞綱利之密不遺鉅細誠

前此輔相所未有之貪亦前此輔相所未有之富也夫嵩
節蒙 聖上之優賚久列一品之原秩歷計不下數萬似
可充其欲矣而不知足平居無事賣官鬻爵賂遺請托之
贓歷計何啻百萬似可充其欲矣而不知足柰何 宵旰
不遑緊要用人之際 京師安危糧餉緩急所依賴之官
而復賄囑李鳳鳴郭琮為之不知嵩之心何心哉又自九
月初旬以來嵩之私宅後門喧集車輛數十運行李出張
家灣旬日未息本月十三日黎明時分嵩有滑自直所出
私宅看發女轎四十餘頂回去非嵩眷屬即世蕃眾多之
妾媵今路河樓船一十二號滿載南還彼亦自知其非各

船封職悉假別衙門名號以誑道路臣聞 君逸臣勞又
聞 主憂臣辱嵩既平昔不肯任事以成 主上之逸臨
難又乏籌策以舒 宵旰之憂及事稍不寧人尚驚洶即
顧其家屬重賄悉徙而南以先眾望於已得矣如 君父
何負 天地罔極之恩積神人共憤之禍不知嵩之心何
心也臣受職至今每接士大夫論及嵩父子無不切齒痛
恨而七八年間竟無一人少敢抵捂誠以內外結成而世
蕃狡鷙擅執父政諸衙門奏 請稍涉疑畏者必先關白
世蕃而後 聞又嵩權柄足以假手下石機械足以先發
制人勢利足以廣交自固乘機借隙足以示威脅眾文詞

便給足以飾非強辯而精神警敏揣摩精巧足以趨避利
害而彌縫缺失其私交密會令色佞言又足以結當路之
權心而緘其口即巨奸老猾鮮能逃其術者矣今 天威
在上雖總方中先經論嵩者不能顯禍于正言直指之時
往往托事假人陰中於遷除考察之際臣晚進不能悉記
姑即目覩如先任給事中王燁陳瓚御史謝瑜童漢臣等
彼時俱蒙 聖恩寬宥而今安在哉故天下之人視嵩父
子如鬼如蜮不可識度痛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者誠畏
其陰中之不測也伏乞 皇上勑下科道備加詢訪指實
參論如果臣言不妄將嵩父子早 賜罷斥別簡忠良委

任責成 乾剛總攬於清穆之上而六卿分治其職自無
阻撓賄屬之患天下官司庶府庶幾革心向化而治擾之
政一舉可振內順治而外威嚴尚何醜虜之足慮哉此
聖諭所謂大破逆賊虜寇之大端也昔宋臣岳飛以精忠
神筭之將當偏安板蕩之餘論天下太平不過曰文臣不
愛錢武臣不惜死而已況今四海一統 聖人在天子之
位又何太平之難致然文臣愛錢欲責武臣之死亦相語
云腶子到門前閣老還愛錢我有口不敢言況陳列食祿
者乎故臣不量孤寒踰分觸權於嵩無一毫私怨惡也倘
涉虛誣甘受欺罔之誅死無悔憾緣係奸貪輔臣欺 君

題爲懇乞　宸斷特賜罷斥以清治本事理未敢擅便謹

奏請　旨

糾奸惡疏　王肄

臣毎讀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有曰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彰化洽四表横被無窮至此未嘗不三復欣感焉恭惟　皇上天縱仁聖求賢圖治之心勤惓朝夕眞天下臣民千萬載希濶之遇果得貞亮純實之輔仰宣德化則豐功偉續高明廣大何當　天地日月也夫何臣職不修上負　聖主闕輔理之効以勤　宵旰之慮臣等實爲承眷　命者懷憤滿焉前姦之去如距斯脫此固仰賴　明威之昭格矣臣等猶慮後人之負　聖眷襲前非而加甚耳竊照新任大學士仍掌禮部事嚴嵩梦無恥辱

汚同駔儈娟嫉成性毒甚虺蝎外謹恪而內卽諂淫陽恭順而陰肆驕横奸邪百狀屢經論劾復加鄙悪之子嚴世蕃招權納賂以助其惡是扈焰方熾又從而煽之也

皇上不世出之主而斯人猥居端揆豈不瀆　聖朝哉竊惟嚴嵩奸惡之詳已徹　宸聽而復加要任將惟以其位次之及而姑試之歟賛畫樞機庶務之舉廢係於斯百官之邪正係於斯而輔臣非姑試之位况士風日靡民生日艱夷狄日横求賢更化正　今日所宜汲汲也而非姑試之時臣等蓋反覆思之詃或人心可感萬一嚴嵩感激殊眷蠲舊惡以勉新圖亦有可望乎但古昔大臣勳業之

[illegible]積之源厚故能發之光大嵩自筮仕以收闕忏贅之
行術淡巷議譁然以為口實雖欲收闕如大木之斷橑采
從之不平何哉則後效之不可掩彰彰明矣臣等久思之
聖君當極萬一不敢大肆其惡但內外臣工多汲溺於利
欲之私而忘其忠義之良久矣若復樹斯人以為之標則
互相朋比為害滋蔓尼故嵩一人之貪雖未足竭天下之
財然貪者皆將攀附焉而天下之事僨矣惡源不塞末流
必濫是則塞源之計正當於此謹之太嵩之柄用簡在
帝心而臣等敢言之似不免於逆拂之罪然　君門之深
重萬里奸臣之詐偽百端故堯智如神而共工驩兜得以
象恭而難進此衢巷之議芻蕘之言堯之所必採也　新

命甫加任事伊始而臣等遽言之似不免於躁妄之罪然
與其言之于蠹政之後則焦頭爛額何救於焚不若言之
于方任之始猶得以效曲突徙薪之愚歟也臣等之論嵩
亦既屢矣而猶譊譊不已似不免于瀆聽之罪但輔臣政
樞也嚴嵩奸邪之尤者也嵩不去則必蠹　聖政以煩
聖慮會是不懋為　陛下言之餘無足言者矣況洗滌乃
心修舉乃職　綸音煥若而猶畏權避罪隱默乾沒以自
取容臣等雖至愚極陋如上負　聖明何所不敢也亦不
[illegible]也且　君父即　天也而臣下者猶一無二矣心[illegible]

以俟　明命之降而已　皇上俯賜鑒察以為出于天下
之公議而採納之於嚴嵩罷黜別求賢輔以成高明廣大
之業使微末小臣得依　聖主之光以竊榮照旨之幸也
若以為大臣之進退而小臣是議罪其冒昧而黜罰之則
身僇辱而仰報　君父之心庶幾其無負焉實臣等之分
也披瀝悃誠冒干　聖聽不勝隕越戰懼之至

早正奸臣誤　國以决征虜大策疏　沈鍊

臣觀昨歲逆虜犯順得利而歸邇又陽言入　貢陰懐故智致虜　皇上宵旰之憂奮揚神武張皇六師必欲乗時以興北伐此固　天地神人之所共憤文武群臣之所願戮力者也然用兵之機必先　廟筭方今　廟筭必先為天下除奸邪而激忠義則虜賊不足平矣伏讀　聖諭有能大破逆賊虜寇者人人盡言欽此臣至今思割肝膽竭股肱以效其至愚臣誠憤遘甞不與此賊俱生切見輔臣嚴嵩受　國重任視如鴻毛貪婪之性疾如膏肓愚鄙之心頑于鐵石當此之時不聞其劳心焦思延訪賢豪咨諏

方略以為治　國安邊之策惟與伊子世番日夜圖惟不過為目全之計人有欲為忠謀奇計者恐其勝我也多方以阻之人有欲貢諫言諂色者樂其親我也則曲意以交之揣摩之術利於錐刀而不用之以經　國孤媚之態病於夏畦而不用之以親賢納賄以鬻官吏也已成常例則心知其過而不能回開遠以結士夫也用市虚文則外懼其顯而不能止原其所以納賄者以為既得其財而又可以制其心既得其心又可以資其力此其為身謀善矣其如　國家之事何哉邊将非多用黄金不可以得官彼曷肯奮身却敵以錢而買死守臣非累通書幣不可以致譽彼曷肯忘已受民以私而為公乃今考察之時又其父子獲利之日矣　朝廷賞一人則曰由我而賞之也罰一人則曰由我而罰之也于是人人皆畏所以討嵩父子之愛憎而不復知有　朝廷之恩威矣臣非不能指其細姑舉其罪之大者有十納将官之賄以開邊隙之釁罪之一也受諸王餽遺令　宗藩失職罪之二也攬吏部之權奸贓狼籍至于驛丞小吏亦無所遺官常不立風紀大壞罪之三也索撫按之常例命走書使絡繹其門以致有司聚斂而百姓之財日削教化不行罪之四也陰制科道官俾不敢言罪之五也蠱賢嫉能中傷善類一忤其意必擠之死

地而後已使人為國之心煩然消阻罪之六也縱其子受財以斂怨天下罪之七也日月搬移財貨驚動道路民窮財盡　國之元氣大虧罪之八也為內閣久而奸貪日甚無一善狀罪之九也不能協謀　天討以舒君父之憂罪之十也故今虜寇之來者三尺童子皆知嚴嵩父子之所致也又况重之以十罪乎吏部尚書夏邦謨名為公室之臣實為私門之吏大事尚白嚴嵩而後敢行小事書通世蕃而後敢發三公但恭其議豈可以父子而干預六卿之政耶為邦謨者少有骨鯁之風昌言執法彼不能不回面而改行籍能陰措其手不過觧官而去耳惟其計利之心

一動則患失之謀百出始也因賄而得官既也因官而得賄勢利陞于膠漆道義薄於秋雲妾婦之道至丈夫之心已喪如之何其察天下之官吏也宵吏之言曰內閣吏部要錢吾黨守清無益于是內外遠近相視成風廉恥不行貪贓蜂起今之考察將以進廉退貪不除此三人者雖日大察[illegible]之吏無[illegible]也身為汚辱之吏而曰我將進賢退不肖也吾誰欺欺天乎使內閣吏部盡忠則六卿盡職矣又何罪于丁汝夔之失事乎廼今日之事未艾也猶聞有阻北伐以為不可者然虜賊之稱　貢也許亦來不許亦來而　朝廷之出兵也來亦伐不來亦伐善用兵者可以

守亦可以戰不善用兵者不能戰則亦不能守矣今能阻　朝廷之北伐能保虜寇之不爾侵乎但整兵列陣俟隙而後動以保萬全之勝則存乎將帥之能耳今之欲阻北伐者其心曰事成則歸功于將帥事失則歸罪于輔臣此所以倡為不可戰之說上下聞其為欺　君誤　國之罪又大矣伏乞　皇上　勑下廷臣將此三人詳議其罪應誅而誅應斥而斥則賞罰明而賢否別忠臣義士無不伏劒而起感激奮發爭先效死而虜酋不足滅矣邇者颷風大作　皇上所宜遠發　乾剛以回　天變以慰人心臣不勝惓惓激切之至

原缺第五十八葉

之恩雖粉骨碎身不足以報豈有令家人報捷又令其孫冒濫軍功之理竊疑不信既又聞士民傳言道路遣次兩廣功次有嚴閣老家人姓名在內原未有人親去平地安功得官臣始信人言不誣憤悶不平久之不意嵩居宰輔表率百僚乃惟知為家謀而不知為　國謀敢效市井之行忍壞　朝廷之法一至於此臣以事非職掌不敢以言今幸　聖明在上因尚書歐陽必進之奏辯　勑下本部查明來說嵩合當任部查明　奏請以聽　聖斷可也其子世蕃乃私創一稿令人封送到臣皆一片虛詞與堂稿多不相合欲臣依從題覆臣深憤往事皆非真實上下蒙

蔽緣以為奸臣欲明目張膽直言無隱以上聞於　宸聰顧恬不知畏猶自作稿欲部聽其指使欺罔之心可容誅哉天地鬼神鑒臨在上其稿見存可以對證臣請折之如曰嚴效忠果有勇敢何不咨送宣大之近而惟送兩廣之遠如曰效忠曾考會武舉未第何本省無起送公文今又自開民人不言武舉之故如曰效忠果係鵠之親兄世蕃數子俱幼未有名效忠者此滿京士夫軍民所共知如曰效忠果世蕃之子據當時通狀止十六歲豈有能赴戰陣親冒矢石之勇如曰效忠斬獲首級七顆有軍民將士未有斬獲之多者止宰相一孫獨能勇冠三軍遽收七級之

功如曰效忠對敵右手中傷左腿砍破討二月二十五日
方任陣中不及一月虛委何其身體畧無他恙即能飛報
軍情于萬里之　京師如曰效忠到　京金鎗舉發近日
病故何以嚴鵠替職之日止告不能授職而又提添病故
之說如曰效忠試鎮撫之官當替况奏捷之功止終本身
原無承襲之例如曰效忠功次當併具行事例當先奏
請何故止用通狀而逼迫同官以行臣訪得原無嚴效忠
親赴軍門聽用嚴鵠原非效忠之親弟其奏捷皆詐添之
姓名其功次皆買奪之首級千計百較神出鬼沒無非做
成圈套以為嚴嵩造謀欺罔之情明若觀火有不待智者

而後知也將誰欺乎且歐陽必進嵩之姻也陳圭係世蕃
親家依阿朋比預為之地誰謂其無窮谿壑之欲巧詐之
術發端于嵩之權奸濟成于世蕃之詭譎皆尤甚于嵩之
惡已無所不至况加以其子之惡中外之臣順之則有喜
拂之則有害一惟其言莫違罔不畏之如虎即此一事其
他罪狀可勝言哉昨世蕃又封一帖與臣云昨稿明日即
上本勿遲蓋恐　朝廷因遲致疑等語仰見　皇上所以
待嵩者真如股肱心腹未嘗有一毫疑貳於其中嵩亦以
陛下待極其隆人言難以搖動故欺　上罔下之事公
然肆行畧無所忌憚于外今乃自知事出虛詐有干軍國
法典恨日月之明奸莫能逃是以惟恐因遲致疑蹤跡敗
露自懷疑而不能安也天地鬼神昭然在上其帖尚存可
以對驗臣竊思　祖宗之法有汗馬勳勞真正擒斬者方
准計功陞賞所以鼓舞將士為萬世不易之法紀猶慮有
法外之遺奸也又條之以冒功買功奪功之明條行之既
久法為甚嚴累朝以來未見宰相之孫送軍門報効者今
嵩不惟咨送軍門而且提添名姓以無作有是大壞
祖宗之法者自嵩始惟嵩以輔臣冒濫于其前是以將應
魁唐國相以卿二之臣亦敢冒濫于其後　陛下方追論
之內外人心少知警畏今嵩之冒濫若不究正將來效尤

誰復禁乎在　陛下無一毫負於嵩在嵩之負　陛下已
到十分極處　陛下以天地之心尤欲望嵩之不欺臣恐
不可得矣臣與嵩原無夙怨臣雖至愚非不知含默可以
免父子之毒害但功次真偽係臣職掌將来襲替皆本於
此今日甘為嵩之奴隸則得罪於天地　祖宗得罪于天
下萬世之公議　陛下他日追論其罪臣雖萬死亦何能
贖是以罄盡言以致彼之害不敢畏忌隱默以負　陛下
官使之責以孤　朝廷作養之恩是忠於　陛下之職分
也嵩見臣之言必設為他說以自辨以激　皇上之怒以
中臣孤危之禍伏望　聖明察臣犬馬之心特　賜究正

使內外臣工知 朝廷之上有森然不可犯之法則賞不加于無功而將士知勸 朝綱整肅選法清明雖隕首亦無恨矣臣無任冒昧恐懼戰慄待罪之至

糾劾誤國輔臣疏　　王宗茂

臣聞舜之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壬人註曰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服從矣頃年我 皇上九重靜拱百工怠事以致蠢茲北虜敢肆𤜶牧仰賴 皇上勵精圖治大奮乾剛 赫然震怒如 軫念度支多方夙佩食可足矣罷息誅求敦崇節省遠近懷矣 從諫如流求賢若渴德元尚矣而獨所謂壬人者或為 陛下之鑒察或為言官之論列 皇上亦俯念忠讜察納敢言一犯清議輒加咎譴雖舜之明目達聰禹之去邪勿疑何以加焉但豺狼當道此特狐狸之問耳澄濁必於其源芟莠貴去其本臣敢昧死為 陛下言之自古宰相之設所以上佐一人下率百僚相道得而萬國理 中華清而夷狄賓蓋以 京師乃四方之極宰執為具瞻之係此調燮之機而理亂之本也故有苗來格虞歸荐賛之功而越裳來享周賴姬旦之力以至北門鎖鑰之對 中國司馬之相則夷狄之強弱每視輔弼之忠佞是以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朝有良將敵國不敢侮哉則其責誠大而其任誠不可不得其人也惟其責大而任重故唐之陸贄亦曰古先聖哲之垂言立訓必懇懇切至以小人為戒者豈將有意讎而

沮之哉誠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博傷善之類深所以自有 國家者不得不去之耳良由自古以来雖有明君而為奸臣蒙蔽以致亂亡者多是以我 太祖深鑒前轍置罷丞相恐致偏聽獨任之弊也臣訪得大學士嚴嵩本以邪媚諂諛之徒濟以寡廉鮮恥之行 陛下入其詐術之中進極人臣之位以持 國柄叨攬 朝廟凡有奏 請多資其判次一應所除悉出其用舍雖三尺之孫亦蒙一 命之榮 陛下待之無以加矣固宜靖共爾職用酬殊遇尚懼 至德之莫報而據之可羞也乃因根蒂盤固氣焰熏灼作威作福無忌無憚以黷貨為長策

以彌縫為嘉猷備縉紳之所惡以為智巧有往昔之所戒以為行能賕通萬國究含九地引用奸邪以為羽翼之助大小臣工半其門廡之人使中外垂駕神人怨恫雖唐之楊國忠宋之秦檜嵩將大有甚焉如吏部者銓選之曹黜陟之司也嵩攬吏部之權則每選額要二十員名州判三百兩通判五百兩天下名區聽其揀擇自州判而上以至二司雖間多恬退而奔競之出其門者無年生日不分遠近皆来稱壽折段銀皆百兩有餘該部非不知其柄之顯移也一不從則禍立至孰肯犯其怒耶兵部若將閫之府邊疆之管嵩總兵部之權則每選亦額要十餘名員管事指

揮三百兩都指揮七百兩二邊要地不計匪人自指揮而上以至總兵雖間多安靜而營求之感其恩者至於歲時皆来叩頭畢償或至千金該部非不知職之不專也一不從則禍立至誰敢當其鋒耶即二部而諸部皆然臣獨舉二部者例其餘耳此嵩誤國之罪一也如應天府監生勝應表借刁瑮銀五百兩充為饋送即除廣東德安州判官未及到任物故此債尚未完至今告償追不息臨江府富豪游三桂逃罪来京潛住吏部考功司員外郎萬寀私宅一月用銀二千兩萬寀侍鄉曲伊親百計求免寀既由賂而能脫人則由賂而能官人可知即令外官之陞沉不以

稽其器能察其勞考但視禮物之豐菲簡書之疎密是以方正忠謹之士或不得 陛下之用耳此嵩誤國之罪二也如己酉年因人論劾自分莫逃欲潛搬家屬回籍其他財物玩好不暇彈述但聞治裝之時有一家人曰請老爺檢點金銀器皿以紀入庫之數前列數十桌嵩坐于後愈出愈奇惟見卓之前增椅之後還尚無置處蓋不知其數目有一門官竊見其間發藍金銀美人高二尺五寸許者并金銀溺器很籍卓下皆雲南之物而遂集於此不知 陛下宮中亦有此器否耶此嵩誤負之罪三也如袁州分宜宜春等縣其膏腴田産投獻地宅不遑悉數聞相府之

後别盖空室五間下鑿一丈五尺旁砌大石上布堅板密
室皆積不赀煤炭云内皆珍寶金銀器物其成錠金銀[illegible]
賞　賜銀兩猶不在是此其深謀遠慮誠非盡心思勞費
謀畫若以此而謀　國尚何不賊之有此誤國之罪四
也如所畜家人五百餘名皆衣州所貂皆冒伊親名色給
繹水路其供應船隻無月無虛日日無虛時少有遲緩
即綑打需索雞犬不寧小民無所申控官司不敢阻當雖
督運糧船亦且讓其先過至于隔蹦商帆未有免其破碎
即今徐淮地方驛門舊閘過客有關文者惟在門樓畨縋
上下蓋懼狼僕鄉里之擾害也此誤國之罪五也如

陛下所食太牢滋味不過數品天下臣民無不知之蓋不
極玉食以費天下也嵩除　陛下賞賜膳羞之外凡窮海
之脩極陸之毛絕域之所產人間之所無罔不畢至以供
飲安九夷四方之待嵩有甚于待　陛下也其故何哉以
國家之事皆由于彼也此誤國之罪六也如往年虜犯
京畿止　主憂臣懼之日明銷骨髓之時嵩不惟漫無經
術之策尚有乘時之索謠云腰子在門前竿相還要錢雖
北狄亦聞之可謂　國之有人而陰消其犯順之謀乎鄰
人見嵩窓跚其贖貨病　國之久亦為謡曰介溪介溪好
不知幾禍福到頭終有數以爭來早與來遲蓋嵩積惡之

極贓貫之盈貫　恩之殃不小賣　國之罪匪輕不能假
手於　陛下而但祈假手於上天也為人臣子致人怨惡
之至無可柰何而求乞降于天其惡可想已此誤國之
罪七也如　陛下近因邊鄙多事太倉空虛雖各處　王
府苟有羨積亦奉　表輸納以助軍需盖以見忠愛之心
且臣子之分所宜爾也　王府於　陛下有骨肉之親嵩
於　陛下有股肱之託若存一毫愛　國之心當不知何
如為裕　國之謀矣而乃因　陛下不信人言遂愈縱谿
壑之欲不顧賢否之混自為編修以迄于今聚類養惡凡
為乾兒子三十有餘其踪跡尚藏猶可譬省以責後效臣

且不敢毛舉外若丹耕梁紹儒之數則其已敗露者也即
其已敗露者如此而其未敗露者可知也此皆衣冠之盜
獸心之人雖不嚴氏之恠實同一本之親其孤因城貴鼠
憑社黠肆毒稔害不可勝述夫富貴者　人主之操柄而
嵩之能貴人能富人如此則其柄不由於　陛下矣此嵩
誤國之罪八也嵩之欺天罔人雖汗南山之竹不足以紀
其惡縱有蘇張之口不能以言其詳而其尤大彰明較著
痛恨太息于天下者茲試便舉其臣惟　陛下臨御以來
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海內殷富四海向風何至邇年百物
虛耗軍民窮困南征北伐殆無寧歲乎蓋天下之所恃以

久安長治者財也兵也不才之文官以賂而出其門則剝
民脂膏去百而求償其千夫千而求償其萬然民幾何而
不困其困民如此又安有撫恤之政哉不才之武官以賂
而出其門則浸漁努粮或支之不及其時或散之常非其
數軍士安得而不弱其弱兵如此又安得有折衝之功哉
即今天下之民竭其地之出不足以勝其求殫其廬之入
不足以免其楇征誅之酷筭及雞豚嗟怨之聲徹于蒼旻
是以家之賦稅既有常數而私門苞苴又無定額也不然
則臣前所謂數十車之器皿五間庫之深藏豈神輸鬼運
哉皆斂之下民而又納之於嵩也嵩之授受若固有之視

之若不甚惜而不知箠楚之苦膏血之盡一路之哭何隅
之悲倘　陛下聞之亦不能不慘然而憫矣臣惟變異各
處地震由臣專權之徵也而所謂專權者寧有出于嵩之
右者乎乎　陛下用嵩將以論道經邦燮理　陰陽而至于
傷　天地之和招災異之至何取于嵩而信任之哉臣聞
陛下之帑藏不足以支諸邊五年之費而嵩之積蓄可以
贍諸邊數年之需是不惟孔子所謂富於周公而且富于
陛下矣夫　陛下以四海為富豈真不如嵩哉蓋　陛下
之積而有施而嵩之獨積于無用祇見其多而為害之甚
耳　陛下與其為賣官鬻爵之令以助邊用孰若出嵩之財

感衆之臣以培　國之元氣　臣又聞數年以來忠諫之
士敢怒而不敢言者由嵩蓄毒足以傳其奸險險足以肆
其毒未為朝陽之鳳即為泣仗之馬不為　廷杖之鬼則
為退徼之卒苟有身家之念孰肯犯大難之端為此無用
之言以買必死之慘哉是以吞舌而長吁結氣而有待也
臣為行人時每聞臣庶言及切齒腐心久矣彼以尚非言
責恐惧出位邇叨擢用待罪南臺乘廁當言之路遭遇受
言之　君既知奸惡復為緘默則臣尸位素飧之罪既不
可逭而　國家言官之置不如刻木為人而列之於　朝
且無食祿之費矣臣非不知暗薄西山漭麓無幾然一日

業乎其官則一日流毒于民　陛下為　三皇五帝之隆
而吝此共工驩兜之屬以　月恒日升之聖而睚此朝不
謀夕之奸臣不知天下後世將以　陛下為何如主也臣
非不知謝事高蹈褒勇退之名隱惡苟全養壽命之道何
乃自苦如此蓋既以身許　國則死亦人之所不免耳而
況於毒民以逞誠非細故為邊開釁每由斯人可隱忍自
全以貽　主上之憂乎臣非不知憸人無才不足以動
人主一為所動非疏逖之臣木字之言所能離也然進言
在　君不敢逆睹其不聽而不進也臣非不知　左右愛
立皆其深締之腹心一言浸潤密啓妄　瀆刀鋸伏焉臣

亦盡其職焉耳其他不暇顧也臣非不知嵩之數十假子
待嵩而舉火一苞或去諸孽安附則所以為嵩狩之救井
石之下者不知其幾也臣既為机上之肉其後不遑恤也
臣非不知錢至百萬可以通神以嵩之富惟願稍氣使臣
無死所矣臣雖握粟又何計焉臣父母雖老妻子俱少非
不知承歡膝下樂其妻孥之為快也臣死之後父母失養
妻子零丁孤苦有甚于天下臣民罹嵩之害也然時事至
此殊非太平之象將為戎馬之場臣且舉家焚燎自經林
木有甚于失養孤苦者此時若用微臣之言猶為不遠之
復則臣之父母妻子享安寧之福有甚于臣之生矣臣以

一死而易天下之治父母妻子之安顧不偉歟夫嵩之血
氣既衰戒之在得固也其所以得之不以其道愈得而愈
無厭者嵩能持之入地下乎為後計也臣亦人也寧無計
後之心而死　陛下之怒欲去必不可去之奸以取必不
可生之辱雖後亦不遑計者良以世受　國恩作養之遠
每欲捐軀以報　陛下之知遇復敢畏死嘿嘿而不言也
哉臣犬馬之誠甚不隨所緣之後以累平明之治伏乞
俯鑒臣言將嵩速　賜罷黜以謝　陛下並究臣不當訐
大臣之罪以謝嚴嵩則臣幸甚天下幸甚再照吏部為
百官之長內司為衡鑑之公衡不平則輕重或得以淆其

等鑑不空則妍媸或容以逃其形此進退人才之樞而古
今理亂之源尤不可使一壬人廁乎其間者也案既以奔
競而為中書復假權勢而入吏部玩法干紀肆行無忌公
徇私覿明受不辭遂使中外嗟罵賢愚共怒號私宅為金
帛之府關　京師有小萬之謠夫以嵩之奸佞欺負而案
又以邪僻濟之則寵賂之彰　國家之敗臣不知其所終
矣況頃值　皇上宵旰求賢若此近臣濫竽華秩固宜上
體　一人之憂兄稱百僚之式使來　王之遠人聞之凜
然有韓范之威可也而乃穢濫如此傳笑四方何以示
中國之清乎且　朝覲在邇冠裳咸集似此巧人僞夫必

善潛要詐索亦不可一日居乎其位以妨賢哲之路者也
伏乞　勑下該部并將萬案亟為罷斥別選正人以充斯
任庶名器不濫而官箴以肅奸慝用懲而蠹方可湯矣臣
感激于衷不識忌諱冒昧　上言干瀆　天威無任戰兢
隕越俟　命之至

察奸邪以清政本疏　　吳時來
臣連日伏睹　聖明以邊事為急將各誤事之臣究問大
小臣工無不忻躍昔舜四罪而天下咸服文武一怒而天
下舉安正　聖明今日之謂也夫邊臣尅剝軍餉以餽執
事之臣罪也何辭至若執政之臣與之交結通同上欺
人主下壞邊防揆其所自厥罪惟均若不一併究治臣恐
病根不除久必復發臣待罪諫垣有聞而不以告是謂之
上負　天子也臣不敢也臣聞四方多壘士大夫之恥宋
臣呂蒙正尚以四方無事蠻夷賓服自卜相識之盡人間
其故直以為我無他能可見惟知為　國求賢使文武各

稱其職而已今大學士嚴嵩輔政已十二年若謂文武進
退悉由吏兵二部則輔臣不當下侵其事今既下侵其事
而引用匪人以致蠹　國害民邊事日非誰之過與嵩年
已耄志慮精神大不如前位極志滿無所他望惟有黷貨
之心不自厭足私令其子世蕃入直托言書寫干預　國
政擬票揭帖盡出其手　旨意至今下先以傳播人口世蕃
亦每每先以示人不知辟避嵩留　對人言小兒之意如此
此臣謂　聖天子明明在上萬機　獨斷即有一二謀及宰
執嵩宜自竭其愚不應謀及其子　世蕃以輔臣之子自當
避嫌不應窺覘幾微以市恩嗽人今　丁外也濫引伊親萬寀
為文選郎中方祥為職方郎中彼此為奸賄賂公行吏部
推一官覆一事必稟白世蕃而後敢推敢覆兵部推一官
覆一事必稟白世蕃而後敢推敢覆世蕃何曾有思報之
心論其人之賢否事之是非助其父以忠於　君上哉不
過視其所入之多寡而已即不論他趙文華嵩所引用也
征兩回時將銀二萬兩銀絲帳一床送與世蕃娶妾二十
七人各金銀首飾一副世蕃猶以為未足文華告病疏草
即世蕃為之指非　聖天子明明在上文華且馳驛榮歸
矣張經之被逮也將銀五千兩送與世蕃求救及其不免
止將銀五百兩送還經弟張中洲名曰路費夫經、朝廷

之罪人也若非先前受其重賄死後何為贈以路費乎君
非　聖天子明明在上經且幸保首領矣王汝孝薊州失
事將銀三千兩央懇討保紹儒過與世蕃止問軍罪當有
給事中袁洪愈劾去紹儒特畏世蕃不敢言耳裁克廉一
陞淮揚巡撫即行吉安府將銀二千兩送至其家及淮不
及數月賊報方急而克廉果陞戶部侍郎去年給事中張
燦乞要久任蓋指克廉特未顯言之耳楊順誤　國欺
君　陛下之所知也何功可錄而三廕其子既於監讀書
又為錦衣千戶及百戶千人言陞賞一次順共銀三萬兩
方祥以職方司承行亦得三千則三萬之多必無疑也臣

恩　聖天子明明在上今已洞察其奸矣必不肯輕以陛
下之典濫加順有罪之人必世蕃誤嵩嵩因以誤　陛下
也共薪咨修邊冒破　陛下之所知也何功可録而驟陞
三級連廕三子乎人言嘉會將修邊銀兩打造銀器五扛
送與文華轉送世蕃嘗從尚書萬　而折其事今御史萬
民英言其鑽刺結援蓋其所結非世蕃而誰臣恩　聖天
子明明在上今已洞察其奸矣必不肯以廕子之典濫加
嘉會有罪之人必世蕃誤嵩嵩因以誤　陛下也夫為
朝廷弭盗安民於外者不過文武諸臣然而以督撫為尊
朝廷之激勵人心者不過曰賞曰罰然而以得中為權今

唯賄賂之行可以免罪可以脫身又可以陞官廕子亦何
難于剋軍民之膏脂以博賄賂而復繫于任事任難以為
朝廷圖久安之業者哉邊事之難人人知之若其難必須
自盡其力不能則繼之以死又不能則宜自度罔效以聽
其罰乎　朝廷但不應掩其莫大之罪以竊非常之
恩今日陞官明日廕子欺罔　天廷一至此極也今之軍
民貧困極矣謀　國者既乏長策又敢私其黨類任其掊
剋而又酬以陞賞之厚典焉是若賊之求以為市也不亦
深可痛哭流涕乎故今邊事之不張由於軍民之窮軍民
之窮由於上官之貪上官之貪由於謀　國之無人於本

塞源之喻願　皇上察之也昔楊溥相業似可稱述其子
以事受誅家藏十萬金今嵩之貪汚不比楊溥而世蕃之
很過於楊因每月二次差人搬運回家充斥道路絡繹不
絶其果何所從來哉萬寀方祥南行俱各滿載人有萬百
萬方十萬之號其在世蕃又可知也伏乞　勅下九卿衙
門提證如果臣言不謬將嵩放歸田里以全　國體世蕃
肆諸市朝以正　國法庶幾　天討彰而弊源清將內順
治而外威嚴安攘大業振揭古今於南倭北虜無難矣

亟處大奸巨惡以謝天下疏　張翀

臣自幼讀書知　君父之恩天於天地每懷忠孝欲報
明時耿耿於中久矣臣自二月以来病卧任床屢聞邉報
甚急錢糧空虛至厪　聖慮求所以備邉禦虜之宜久安
長治之策臣因扶病強起感激泣下曰　聖明求治如此
之勤憂民如此之切而下有奸臣重負　國恩使　朝廷
美意不能下究今天下臣民徒痛入骨髓然皆畏彼之威
愛己之死不敢言臣又畏威愛死亦不敢言其自為計則
得矣其如　君父之恩時事之急何哉乃敢焚香具疏瀝
血陳懇誓布赤心仰塵　天聽語曰主聖則臣直惟

陛下察之慷之臣按大學士嚴嵩　陛下任之甚專優之
甚厚以貴則位極人臣以富則貲羨天下録其子至工部
侍郎録其孫至錦衣中書賓客盡發顯要親戚盡衣青紫
古今以来可謂極榮遇矣犬馬尚知報主而况人臣受知
君父又極其優渥者乎報　恩且不暇而又況恣行貪險
大壞政事乎臣不暇歷舉姑以今日邉情之所以急錢糧
之所以乏人才之所以下皆本于嵩所致為　陛下陳之
何謂邉情之所以急　國家所恃以屏翰醜虜者在於邉
鎮而已苟邉鎮諸臣皆由公道推舉各得其人則必能留
心邉務何至今日惶惶哉自嵩輔政以來一時督撫將帥

盡由賂賄所得方其未推之先[illegible]不論其才但關節通於
嵩者該部乃收以其名上及其既推之後俱不論其功但
問安勤於嵩者該部隨即以其名陞托名脩邉者非實修
邉以餽嵩也托名築堡者非實築堡以餽嵩也所賂一人
或指以為功或謂入為[illegible]於今軍行以[illegible]了戕殺平民
得以陞官相欺相隱日甚一日至使　祖宗二百年以來
邉防之計盡為紛壞如此則醜虜安得不橫右衛安得不
困耶臣竊為嵩不能雖有善用兵如韓信李牧邉防無能
為也何謂錢糧之所以乏　國家定額以給發各邉者取
之戶部而已荷戶部所發督撫將帥盡得以供軍需而嵩

不重責常例似亦足用何至今日大壞哉自嵩輔政以來
一時督撫將帥惟以賄賂為事常收取之私家必侵剋軍
餉朝出戶部之門暮入奸臣之府以十分計之四分輸邉
六分餽嵩矣臣每過長安街即見嵩門下無非邉鎮承差
齎餽絡繹日以十數計未見嵩先見其子世蕃未見世蕃
先餽家人嚴年即嚴年一富已至數十萬則世蕃可知語
曰人臣不可使富於　國嵩欲何為耶致使軍餉盡歸私
第而沿邉將士凍餒不保朝夕臣不意　祖宗二百年以
來養軍之費盡為所耗散如此則戶部安得不竭四方安
得不窮也臣竊謂嵩不罷雖有善理財如桑弘羊劉晏軍

餉亦不能足也夫邊防急矣錢糧乏矣使為之人才者猶
足以供　陛下之用則亦不足憂也奈何今日之人才又
為嵩所敗壞無有底止乎蓋自彼輔政以來不㮣　朝廷
名器為紀綱所在惟知私家囊橐大開賄賂之門其子世
蕃又以市井無賴之資藉父虎狼之勢凡百貪惡害人罔
所不至故一時無恥之徒如梟攘腐如蛆吶穢或在內也
則圖為改官終日干謁于私第或在外也則謀為遷秩終
歲打點于　京師有以三千五千調美官者有以七百八
百得與選者公行白日乞哀昏夜遂至靡然成風如喪心
狂病然臣不意　祖宗二百年以來養士之節其廉恥禮
義盡為嵩所敗壞一至於此又安望今日人才有能忠貞

為　國愛民憂將那臣竊謂嵩不罷則人才日下人才日
下則理財禦邊終不能為也夫　國家之最重且大至於
邊防錢糧人才盡之矣今皆為其所壞如此　陛下雖憂
民之深求治之切奚益哉雖然不但已也其陰足以傾人
其詐足以惑世其辯足以亂正其才足以濟惡附己者不
顧公論立登之顯要不附己者不畏天道立陷之死地其
意蓋以箝天下之口使天下之人深畏其威而不敢言也
既不敢言然後益得以恣其兇惡無所顧忌忠義之士安
得不悒悒激憤深長之憂也臣嘗讀宋史至仁宗之朝夏

竦在位當是時元昊陸梁女直犯順于是歐陽脩論竦奸
邪傾險懷詐不忠仁宗遂罷之蔡襄言於仁宗曰陛下罷
竦之日士大夫賀於朝萬民歌於路至飲酒叫號以為歡
夫退一巨奸使人心踴躍如此則忠義奮發群策畢舉又
何憂乎元昊女真哉今　陛下聖神剛健即堯舜禹湯文
武豈宋仁宗所能彷彿其萬一如嵩者豈出奸臣趙文華
當時百官兆民莫不舉手加額極口稱快咸服　聖神明
見萬里以為太平盛事今嵩者又文華十倍歛怨已深不
可不亟處以謝天下者也況今虜騎縱橫東南未靖府庫
空虛天變屢見正人心恐懼之際若不先因其怨惡速加

罷斥則不足以謝天下又何以鼓舞忠義責其成功哉伏
乞　勅下九卿科道等官會議如果臣言不謬即　賜罷
斥則人心歡悅猶有過于蔡襄所云者沿邊將士不戰而
氣自倍百司庶府不令而政自清邊防立見其固錢糧立
見其足人才立見其正矣區區之念惟知報　主與嵩素
無怨惡豈不知言出禍隨況臣孤身萬里抱病且又少加
譴責即性命不全母老妻幼流離異鄉豈臣之愚不及此
哉但思古人忠　君愛　國凡有益于　社稷雖捐生為
之臣以是惟知　君父之恩為重惟平生之學為重而不
遑恤其他也惟　陛下察臣之心　赦臣之死罪臣不勝

早誅奸險巧佞賊臣疏　楊繼盛

臣前任兵部車駕司員外郎論馬市言不及時本內脫
字罪應下獄被逆鸞威脅問官將臣手指拶折脛骨夾出
必欲置之於死荷蒙　皇上聖恩薄罰降調不二年間復
陞今職夫以孤直罪臣不死逆鸞之手已為萬幸而又遷
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　皇上再生之身自今
已往之官皆　皇上欽賜之職也臣蒙此莫大之恩則凡
事有益於　國家可以仰報萬一者雖死有所不顧而日
夜祗懼思所以捨身圖報之道又未有急于　請誅賊臣
者況臣官居兵曹以討賊為職然賊不專於胡虜凡有害

於　社稷人民者均謂之賊臣觀大學士嚴嵩盜權竊柄
誤　國殃民其天下之第一大賊乎方今在外之賊惟胡
虜為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為最胡虜者犬羊之盜瘡疥之
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內外攻宜有先
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　請誅賊嵩當
在勦絕胡虜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
鍊王宗茂等常劾之矣然止言嵩貪污之小而未嘗發嵩
僭竊之罪嵩之奸佞又善為彌縫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
之非　皇上之仁恕又冀嵩感恩留之　恩而圖為改邪
歸正之道故嵩猶得竊位至今嵩於此時日夜感恩可也

以忌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之計因 皇上之留而愈
恣其無忌憚之爲衆惡俱備肆端已絕雖離經叛道取天
下後世之唾罵亦有所不顧矣嵩積 皇上敬天之誠格
于 皇天 上天恐奸臣害 皇上之治而屢示災變以
警告去年春雷久聲占云大臣專政然臣莫大于嵩而嵩
政亦未有過於嵩者去年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
夫曰叛者非謀反之謂也心不在 君而背之者皆謂之
叛然則背君之臣又孰有过于嵩乎如各處地震與夫日
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于賊嵩之身者乃日侍其側而
不覺 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 皇上

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既不見信雖 上天示警亦
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 君之十大罪
爲 皇上陳之我 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
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 殿閣之
臣惟備顧問視制草不得平章 國事故載諸 祖訓有
曰以後子孫作 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
淩遲全家處死此其爲 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爲
輔臣儼然丞相自居挾 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
每事之 題覆其初惟先呈稿而後敢行及今百稟而後
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絡繹

不絕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
又謝罪於人雖有前丞相之專恣未有如斯之甚者是嵩
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無丞相之下
係以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 恩先謝嵩矣益惟知事權出
于嵩惟知畏懼於嵩而已此壞 祖宗之成法一
大罪也權者 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
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 皇上令嵩票本蓋任人圖政之
誠心也豈意嵩一有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凡如 皇
上用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 皇上黜
一人嵩又揚言於衆曰此人不親附於我故票本罷之

皇上宥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 皇上
罰一人嵩又揚言于衆曰此人得罪於我故票本報之凡
少有得罪于嵩者雖小心躲避嵩亦尋別本帶出 旨意
報復陷害甚嵩竊 皇上之恩以市己之惠假 皇上之罰
以彰己之威所以群臣感嵩之惠甚於感皇上之恩畏嵩
之威甚於畏 皇上之罰也用舍賞罰之權既歸于嵩大
小臣工又盡附於嵩嵩之心膽將不日大且肆乎臣不意
皇上之明斷乃假權于賊手如此也此竊 皇上之大
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
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内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

斯猷惟我后之德善人臣以己之善而歸之於君使天下皆稱頌君之德不敢彰己之能以與君爭功也嵩乎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子世蕃傳於人曰　皇上初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善惟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于己也及今則將　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為書十冊名曰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皆知　皇上以前所行之善盡出彼之擬置主張　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權　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皇上令嵩票本盡君逸臣勞之意嵩乃令子世蕃代票答父逸子勞之為世蕃却又約諸乾兒子趙文華等群會票

擬結成奸黨亂政滋弊一票屢更教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　旨意未下消朝紛然已先知之及　聖旨既下則與前所講若合符契臣初見嵩時適原任職方司郎中江冕稟事於嵩曰昨御史蔡朴茶守備許實等失事本部覆本已具揭帖與東樓問東樓已票送入未知如何東樓者世蕃之別號也嵩云小兒已票罰俸內分兩等甚有分曉皇上定是依擬臣初甚疑及後　旨下果如嵩言即臣所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矣又前經歷沈鍊劾嵩　皇上將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文熟輒屬鄢奔走嵩門下為嵩心腹感嵩之恩畏嵩之威惶惶落魄莫知所措差人問世

蕃如何票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趙文華袖入遞與李本李本抄票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嵩之本世蕃猶得票擬則其餘又可知矣是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又以子而竊父之權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　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又曰此時父子二閣老他日一家盡獄因盖深恨嵩父子並專權柄故至此縱奸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為輔臣以明功罪以勵人心可也乃為壟斷之計先自貪冒軍功將欲令孫冒功于兩廣故先布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為兩廣總督親家平江伯陳圭為兩廣總兵鄉親御史黃

如桂為廣東巡按朋奸比黨殷勤凑合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有武選司吳字十九號堂稿可查夫效忠嚴鵠皆世蕃子也隨任豢養未聞一日離家至軍門乳臭孩童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功冒濫錦衣衛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陞工部尚書陳圭告病回　京得掌後府印信黃如桂得驟陞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　皇上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私黨此倫既作倣效成風將應奎等

令子冒功打死發遣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
將應奎等冒科道則劾之在嵩冒人所共知科道乃
不敢劾然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　朝廷之
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為事革任嘉靖二十
九年張達等陣亡正胡虜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為　國家
之心選一賢將胡虜聞知豈敢輕犯　京師世蕃乃受鸞
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為大將及鸞冒哈舟兒軍功世蕃
亦得以此陞官廕子嵩父子彼時嘗自誇以為有薦鸞之
功矣及鸞權日盛出嵩之上反欺侮于嵩嵩嘗自嘆以為養
虎遺患後又知　皇上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遂累始不

相合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跡以眩　皇上之明然不知
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
以相反者知　皇上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勾虜背逆者鸞
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則嵩與世蕃也使非嵩與世蕃則鸞
安得起用雖有逆謀亦安得施乎　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
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
也嘉靖二十九年胡虜犯　京深入失律歸路已絕我軍
奮勇正好與之血戰一大機會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
于嵩嵩宜力主勦戰以伸　中國之威以紓　皇上之憂
可也乃曰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可掩飾此處戰

敗　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自退回以故
汝夔傳令不戰及　皇上拏問汝夔求救于嵩嵩又曰雖
是拏問我且揭帖維持可保無事蓋恐汝夔招出真情故
將此言啜哄以安其心汝夔亦恃嵩平日有回天手段故
安心不變及汝夔臨刑始知為嵩所誤乃大呼曰嚴嵩誤
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夔不出戰之故天下皆知為嵩
主張特　皇上不知之耳此誤　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
黜陟者　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
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為民矣嵩乃於嘉靖三十
年考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

罷黜荷蒙　聖明洞察其奸將應豐留用夫應豐乃
皇上供事內庭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
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
劾嵩與世蕃降為典史矣嵩於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
之時逼嚇吏部將汝進罷黜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
皇上既降其官矣其為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
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
嵩為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嵩不惟罷其官又且
加之罪不惟罰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善類為之一空
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是黜陟之權　皇上持之

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嵩既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撓於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是者文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能不以報效皇上為心惟日以納賄賊嵩為事將官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為甚有司既納賄于嵩不得不濫取于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方之民為甚一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 皇上雖屢加撫恤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若非 皇上德澤之深 祖宗立法之善天

下之激變也久矣臣民之心既怨恨思亂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胡虜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天下之治亂我 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為少變 皇上即位以來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及嵩為輔臣謟諛以欺乎 上貪汙以率其下通賄殷懃者雖貪如盜蹠而亦薦用奔競趨附者雖庸如駑駘而亦擢黜一人貪於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為固滯巧彌縫者以為有才勵廉介者以為矯激善奔走者以為練事卑汙成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于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此天下所以尚乎貪

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 皇上之聰明豈有不知者何哉蓋因 皇上待臣下之心出於至誠賊嵩事 皇上之奸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奸而欺至誠之心無怪其墮于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奸言之知 皇上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之臣嵩欲托之以伺察 聖意故先用實賄結交情熟于 皇上宮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嬉笑欬戲之聲遊觀燕樂之為無不報嵩知之每報必酬以重賞凡 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以遂逢迎之

巧以悅 皇上之心 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為盡合聖意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 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此其奸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為通政司使凡章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繳 進呈本內情節嵩皆預知事少有干於嵩者即先有術以為之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摭拾其故是 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攔路犬此其奸二也嵩既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廠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子世蕃將廠衛官籠絡強迫結為兒女親家夫既與之親

雖有忠直之士孰無懲戒之情於賊嵩之奸惡又豈忍發
奸務發露不然嵩籍江西四大宗門行賄進乃結親於此勢必
不使敢何為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
皇上試問嵩之諸孫所娶者誰氏之女便可見矣
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瓜葛此其奸三也廠衛既為之親
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恐其 奏劾故於科道之初選非
出自門下者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
下者不得與行取之列考選之時又擇其柔輭圓融出自門
下者方補科道苟少有忠鯁節義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
京使知其罪而不得言豈惟言之而亦不敢既選之後或入拜

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為之餞贐或心有所愛憎則唆之
舉劾為嵩使令在五六年無所建白便陞京堂方面夫既
受嵩之恩又附嵩且有效驗孰肯言彼之過乎其雖有一
二感 皇上之恩而欲言豈有又畏同類泄露孤立而不敢
言而嵩門下之人每張大嵩之聲勢陰阻其敢諫之氣以
故科道諸臣寧忍於負 皇上而不敢忤干權臣也是
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隸此其奸四也科道雖籠絡停
當而部官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
將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托之親
識或結為兄弟或招為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

蕃知故嵩得預為之擺布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
知故嵩得以為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為一黨互
相倚附各部堂司太半皆嵩之心腹之人 皇上自思左右
心腹之人果為誰乎此真可為流涕者也是 皇上之臣
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奸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奸以
彌縫之識破嵩之五奸則其十罪立見嘗嵩握重權諸臣
順從固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 皇上
之知遇宜深抵力排為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之巧足以
肆其謗恨嵩之毒足以害其身寧鬱快終日凡事惟聽命
於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為嵩積威所劫然於 皇上亦

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為次輔畏嵩之威亦不足怪以
皇上聰明剛斷雖 纖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容于嵩
之顯惡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蓋不過欲全大臣之體
面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懷其然不知 國之有嵩猶苗
之有莠城之有虎一日在位則為一日之害 皇上何不
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況兩來疑
皇上之見猜已有畏離之心志如此 賜優容姑待之恩
恐致以前宰相之禍天下臣民皆知其嵩萬不可也臣前
見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一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
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甚復今職方繞一月臣雖至愚

非不知與時浮沉可閣賬於他日而從危冒險攻難去之
臣徒言取禍難成僥倖萬一之功哉顧　皇上既以再生
之恩　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　皇上況臣枉
直之性生于天而不可變忠義之心發於中而不可忍每
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已極死獨嵩尚在嵩之
奸惡又倍於鸞將來為禍更甚使含此不言再無可以報
皇上者臣如不言又再有誰人敢言乎伏望　皇上聽臣
之言察嵩之奸群臣于嵩畏威懷恩固不必問也　皇上
或問　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　閣臣諭以勿畏嵩
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權重罪以正　國法輕則

諭以致仕歸家以全　國體則內賊既去　朝廷可清矣
將見胡虜前既聞逆鸞之死今又聞嚴嵩之誅必畏
皇上之　聖斷知　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
而喪其膽況賊臣既去豪傑必出功賞既明軍威自振如
或再寇用間設伏決一死戰雖係俺答之頸梟吉囊之頭
臣敢許其特易易耳外賊何憂其不除虜患何憂其不絕
乎內賊既去外賊既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故臣欲捨
死圖報而必以討賊臣為急也然除外賊者臣等之責而
去內賊者則　皇上之事臣感　皇上知遇之厚不忍負
荷　皇上再生之恩不能忘感激無地故不避萬死

早除元惡以圖安攘疏　董傳策

臣近見北虜寇邊財用詘之處虛　皇上宵旰之憂至發
帑銀濟急　聖意所嚮遂令言官糾劾邊臣累下　明旨
究治此誠感發人心之一機也然邊臣之敢於欺罔皆由
輔臣嚴嵩之主持而言官所論未有極陳元惡之誤　國
者臣側耳數日寂無所聞蓋皆畏彼之中傷而愛身惜死
故寧負　陛下而不敢負奸臣耳臣知　陛下之英明神
武非不洞燭其奸特以輔臣尚為優容今日悛改而嵩怙
不知警負　恩日深不思主憂臣辱之義猶冒昧上行私
之奸居位一日則天下受一日之害今言官既不敢言諸

曹又不能言　國家養士二百年一旦披靡不忠至此臣
竊私心痛之　祖宗舊制天下事許諸人直言無隱況今
有　君如此寧忍負之臣敢披肝瀝膽條列嵩之大罪伏
惟　陛下少垂聽焉夫邊疆之守責在督撫諸將官督撫
諸將官所以鎮安邊陲者徒以財用得人之死力也今戶
部所發歲不下百萬至為一切苟且之計日不暇給而諸
邊臣尚猶結深嵩心以求護己之收所請財賦太半入嵩
之家或以數萬希圖內轉或以營鑽冀擢遷師長轉餽送
殆無虛日遂令軍士嗷嗷待哺救死不贍虜至閉城任其
得利而去嵩為元輔偃不以聞其至邊臣已罹法者嵩猶

受其賂遺曲為掩護所謂豺狼當道莫安問狐狸此其壞邊
防之罪一也吏兵二部文武人才所推用恒必由之而嵩
撓部事賂賄公行選司注官至持簿入嵩之門任其填發
將官求推善地動輒陪剋軍士以充饋獻如近歲萬案為
文選方祥為職方皆嵩之至親擇為心腹順指氣使不異
奴隸至有文管家武管家之謡此其鬻官爵之罪二也
大工興建財用不貲識者盖以民力為憂而嵩猶乘機侵
剋縱欲無厭採木侍郎劉伯躍係嵩同鄉行邸動支贓罰
銀兩或坐派民錢致之嵩家前後累至數萬他欲築堡修
城之費嵩皆假公營私而獻諂者又甘為浸潤或因而懷

入私囊遂至胃破日甚講求無措夫天地生物止有此數
不在官則在民今天下財賦既不在　公帑又不在民間
其在嵩家可知也　陛下試令人查檢嵩家恐嵩有富于
帑藏者此其蠹　國之罪三也趙文華罪悪滔天賴
陛下英斷斥之使去而嵩猶恃乾兒之愛所得囊橐鉅萬
盡寄嵩家盖造大房居　皇城之西扃壓上游而嵩擅收
入已畧無顧忌遣令數人護送文華南還北至徐州即駕
座船恐嚇州縣私役民夫及支供給費嵩之敢護私人類
如此此其樹黨與之罪四也天下諸藩臬有司歲時問安
嵩家動以千計勢不得不陪剋民財民財日困則嵩家日

富絡繹遣人解回江西動起關文騷擾驛遞有如狼虎所
至折乾要索綁縛官吏莫敢誰何此其騷擾驛遞之罪五
也自嵩貪饕不顧一時嗜利無恥之士盡出其門昏夜乞
哀或以五六千求改要地或與七八百與選士風大壞官
箴日喪緩急不得賢才用而嵩猶得洋洋坐政府自謂得
計回視要地皆彼心腹莫敢出一語即有能自振拔者亦
不得不隨風而靡此其壞人才之罪六也夫此六者罪大
悪極釀成患階徒以嵩之奸邪善能變眩名實擠人死地
而世蕃又以市井無賴之資入市攫金逐逆父惡恬不為
怪一時臣子非受嵩父子之舉即畏嵩父子之奸誰肯為

陛下言者臣待罪刑曹宜詰奸慝平生讀忠孝書盖熟聞
致身之義久矣臣豈不知此疏一入縱　陛下知臣忠直
而違忤奸臣之意一有譴責立可阻節致死況臣羸弱多
病尤易傾危加之以親老無子孤立異鄉寧不自惜但有
感於　聖明在上何奸不燭而諸臣患得患失動以及身
之禍自誘有　君無臣誠可憤惋臣故不論一身利害冒
昧上陳為天下蒼生懇祈　明主速　賜乾斷以求安攘
實効臣之微軀何足惜哉倘蒙　俯垂採納乞　勅九卿
科道官從公會議數嵩罪狀取自　上裁但令解柄放還
即天下蒼生受福而　陛下勞心焦思不為無益將見人

心從然思奮三軍之士氣增百倍而黨惡漸可消除賢才
漸可效用邊防漸可修舉官爵漸可愛惜　國用漸可充
積地方漸可寧謐矣臣不揣疎賤發自忠憤伏惟　聖明
憐察臣不勝激切惶悚之至

貪權蔽臣欺　君蠹　國疏　　鄒應龍

臣竊惟　朝廷之優禮臣下何其至哉貴以崇爵富以厚
祿以榮其身以潤其家足矣然未已也猶恤其私而廕及
其子若孫焉復為之崇爵厚祿視其父祖亞焉　朝廷之
優禮臣下何其至哉夫見則為之臣者正宜夙夜匪懈鞠
躬糜其軀猶不足以仰荅萬一也而況有貪橫欺罔靡所
不至者可不為之切齒痛心也乎此臣所以不避鈇鉞而
敢披瀝乎　君父之前也切照工部左侍郎嚴世蕃本以
父官得承　蔭命歷陞清要位貳冬卿　朝廷之優禮也
可謂至矣為世蕃者臣不知宜何如以報　朝廷也夫何
頻年以來大肆身謀蔑視　國法臣不暇一一悉數其罪
謹擇其尤者一二以瀆　天聽夫爵賞者　朝廷之典也
臣下惡得而私之然世蕃則視由巳物廣致賂貽每一開
選則其官銀若干某官銀若干至于陞遷也亦然其缺銀
若干某缺銀若干群級相競則價值轉增蓋未有不遂其
所需而可以自然得者試舉一以例其餘往年吏部稽勳
司缺主事凡資格相應者采訪而謀之如群兒爭啖一餅
然于是世蕃之門紛紛如市有刑部主事令告病禮部祠
祭司員外郎項治元者本以富家必欲得此乃增至一萬
三千金世蕃家人嚴年為之遊送竟陞吏部主事人以所

斯之數有符皆之害民況爲三者乃以況官兒呼之士論
囂然醜詆斥之其本心亦以抱愧抑鬱遂告病去矣今官之
陞轉未必盡此輩也然此輩不終無也夫姑以往歲河南
道監察御史今陞河間府知府張九功係陳時事有謂吏
部舊用千金今則增至萬金者論者猶冒而言之惜乎不
明言其姓名而公論至今惜之爾今歲三月揀選官員有
舉人潘鴻業者欲得山東臨清州知州自揣八百金乃挽
儀在京買人一千五百金託中書嚴鴻以二千二百金送
世蕃竟除此官于是數大臣多有面斥其非者鴻業則
惶恐自失事遂寢于同儕夫有司之陞授未必盡此輩也

然此輩不終無也竊念　京師俗係利半其本如此官者
計速償已不下三千金矣然何不取之民而誰取乎夫即
此二事觀之則餘可類推矣不特此也每遇歲時及父子
生日中外各官俱有饋贈遂爲定例略不見疑然則世蕃
父子所蓄可勝計哉以過送之人言之有轎夫牛班頭者
有家人嚴年者有親識中書羅文龍者有伊子中書嚴鵠
者此輩固多而此數人則其尤著者爾然數人之中嚴年
尤甚爲主人勢焰熏天故彼自爾尊重以鶴山爲道號
與士大夫相往來歷年贓貨何止百十萬金往歲大學士嚴
嵩生辰彼則以數萬金爲壽夫家人之富如此主人當何
如耶又有極惡家人嚴冬者今在南京揚州儀真等處用
強奪賈人田産數十處每處價可數千金賞者價銀纔得
十之四五而已剝取民財侵奪民利如此類甚多昔人所
謂敢怒而不敢言者其斯之謂與夫世蕃驕倨欺　君不
忠甚矣然猶有可議者借値母喪例應回籍荷蒙　皇上
軫念伊父高年老　綸音留以侍養　命其子錦衣衛都
指揮僉事嚴鵠送喪夫爲世蕃者猶當比例陳情以盡子
道可也夫何一聞　成命遂喜不自勝蓋彼自知所爲不
道惟恐身去被人指摘且縱淫偷安已久亦不任行路苦
辛應酬佐悠也故肆然家居明示謝客賄通賄遺姬妾滿

前酣飲竟夕今一日已育而愴心不悛昔人謂求忠臣于
孝子之門者臣敢必其不可得矣然猶縱子鵠沿途取索
郡邑爲空恣意鞭箠民生塗炭此其爲心何如也夫今天
下水旱頻仍倭虜未服民窮財乏難以措置者正由世蕃
父子貪淫過甚爲官者勢必剝民脂膏空人皮骨以奉彼
之欲以償己之費而後已夫是則民奚以不貧民貧則
國奚以得富去歲因天旱奉　旨斥貪墨荷蒙　皇上聖
明所斥降者凡數百人而此賊實爲罪首反不與焉何則
彼父子積威所劫天下畏之如虎狼蛇蝎且黨類布列搖
動掣肘言之自取禍階故人不敢及之耳比臣待罪行人

原無言責今蒙 聖恩擢以言官尚何愛惜一死而緘默
苟容以負 皇上以負 祖宗乎參照工部左侍郎嚴世
蕃本以鄙夫謬膺蔭秩不思奉公盡職顧乃罔 上行私
明開請託之門汙同狗彘唯塞忠良之路狠似豺狼項元
治一王事也乃受金一萬三千則陞京堂者所獲之多其
日潘鴻業一知州也必用金二千二百則轉方面者所費之
數可知任中書羅文龍為腹心自目之曰此吾拜臣是
朝廷之官輙敢玩侮聽家人嚴年之主使人稱之曰鶴山
先生是童僕之賤亦爾尊榮一歲而生日禮節厚禮各官
之解送魚胃珠聯一季而茶果儀問安儀各處之饋遺斗

量車載遞運珍奇寶貝水陸絡繹無休道路為之長嗟奪
占田地房屋左右侵凌未已士民付之一嘆錦衣玉食僭
擬王侯作福逞威椎脂中外生民之膏髓剝斂無遺時事
之艱難坐視罔恤居喪無禮教了惟貪不孝不忠大姦大
惡故天下雖婦人小子亦願臠其肉而泄其憤懣之心然
內外有文武百官莫敢指其名而數其欺罔之罪此臣所
以切齒痛心而冒死以瀆 天聽也再照大學士嚴嵩致
位首相受 國厚恩植黨蔽賢何有調和之度招權納賄
寔同市井之為庭訓無方官常失職戒之在得其背先賢
格言專擅選官輙犯 天朝明律此其罪當首論者也錦

衣衛都指揮僉事嚴鵠叨 朝廷之冠裳藉父祖之威勢
視祖母喪為奇貨一路恣意需索郡邑因之罄囊逞錦衣
官為近臣有官極力承迎豪僕為之吐氣此其毛頭鼠輩
亦敢狐假虎威非常倂論者也如蒙 皇上俯納臣之愚
忠 洞察逆黨如果臣言不謬將嚴嵩等或姑令退休或
加之顯罰或斬世蕃之頭懸之藁竿以示天下萬世為臣
子不忠不孝者之戒則天下之人有不稽首稱快仰頌
聖明者未之有也如是則群黨奇以漸除善類可以日進
官清則政善政善則民安 國用有不足四境有不寧
聖化有不隆盛者亦未之有也如或臣言不實則願斬臣

之首亦懸之藁竿以謝世蕃父子以為天下萬世言官欺
誑者之戒則臣雖在九泉亦無恨也臣干冒 天威無任
惶悚戰慄之至

懇乞 聖斷急斥姦險大臣并破明例疏 周弘祖

臣昨見邸報該給事中張齊論劾大學士徐階其包機械
已彰 皇上洞燭而處分矣但其疏中以植立私黨為言
竊詳黨之一字其流甚毒迹實關 宗社安危非 盛世
所宜聞也臣無任痛心疾首既而思之工部尚書雷禮實
首倡焉先該南北言官交章列禮姦貪諸狀禮不勝憤恨
一心欲堅於保位一心又急於攻人思得台之可以激人
主之怒而傾陷忠赤者盡一網形跡莫可窮詰善類不敢
中其[illegible]則黨為然遂恣心犯手用之其一應辯跡句連
牽鎖不曰某係某黨也則曰某係某朋比三五集聚夜分

雖黃時政此即李斯之餘談耳 聖明之朝毀謗有禁聚
談時政何害焉不意禮之無賴一至於此夫朋黨二字耳
其害人 國家鴆毒莫比鎮鉢為下閱稽往代歷有明徵
漢以此殺李膺陳蕃矣而漢室已屋唐以此黜德裕李絳
矣而唐祚遂墟宋初以此排韓琦司馬光矣遂釀而為靖
康之禍繼以此繼朱熹趙汝愚矣遂拯而為崖山之衰至
今慎黨錮之獄哀白馬之冤感郭太云亡之詠讀石工元
祐之碑千載猶有餘悲焉可忍言哉臣向讀禮疏不覺泣
上即欲為草論之後測聞 皇上已不道其說矣遂姑已
[illegible]而臣之狗馬之心實不欲再以此二字更騰章奏遺患

後人也不意險夫張齊遂踵其故智而為之雖以他事受
財擬遣而軋砌重臣緣此得售撰之 國體所傷實多始
禍之門禮實開之此其罪當參論者也祭照得尚書雷禮
貌陋心狡才小氣矜無故而倡朋黨之言陰同隻足之虎
稽首而叩巨鐺之座諂類九尾之狐慣擇利以投交善附
勢而干進辯疏歷叙勳勞中外笑稱行狀進退全無道氣
士林號曰鄙夫至於暴橫桑梓功納賂遺又其瑣瑣難更
僕未易言也伏乞 皇上 大奮乾剛將禮急為罷斥或
姑准致仕以全大臣之體察階之非黨也或再 賜召用
庶階與張齊不為兩罷之嫌亦惟 陛下裁察焉再照得

我 國家法度嚴明士大夫尤多正直忠厚二百年來更
不聞有朋黨之說即前左都御史張永明尚書黃光昇皆
與禮同遭論列而辯疏一味引過適足以見二臣之高何
損焉而禮遂下此毒手作此惡諱以求可快已私更不為
國家慮禍胎流注於張齊而 國是以為之搖動矣此
風未艾憂方大焉再乞 皇上 勅下該部立為明例中
外大小臣工及有彈糾奏辯俱要據事直書不許更括朋
黨二字敢犯者奏詞立案不行本官仍以姦邪罷遂為民
則庶乎法紀嚴而人心肅朋黨之禍根可拔而 宗社之
[illegible]有永矣

懇乞　聖明亟斷明輔臣被論真情以昭公論以植綱
常疏　　　　　　周弘祖
臣前後接到邸報見南北諸臣交章論劾太學士高拱俱
荷蒙我　皇上　温旨留用臣雖至愚竊見我　皇上嗣
登寶位優禮大臣其體固當如是也但其中所論貪淫鄙
穢事情皆可姑置勿論獨謂郭希顏被刑之日我　皇上
正危疑之時拱為講官恐禍及已遂納賄於嚴賊越序超
陞而出此一事情分係臣子之大義理法關萬世之綱常
臣竊謂不可不一追求而遂已也蓋人臣之惡莫大於不
忠不忠之罪莫大於背　主國家之利莫先於中背　主

之法國家之失莫甚於失背　主之刑若此事未明我
皇上雖有拾數次　温旨免留高拱在拱之所以自處者
亦不可一日安乎其位蓋天下未有身負背　主之名不
求暴白於人而遂可靦顏恐恥於輔弼之任者我　皇上
雖有拾數次　嚴旨切責言官在言官之所以報　主者
亦不能一日而已於言蓋天下未有視背　主之臣恥以
一言塞責而遂可含默保祿以取容者臣竊思此事非難
知也伏乞　皇上嚴　勑廷臣查覈郭希顏被刑與高拱
陞遷年月并拱與秦鳴雷俸資先後及舊日　藩邸講官
遷轉外補伊誰作始而其情可知矣若拱之陞也在希顏

未刑之日又俸資在秦鳴雷之先又　藩邸講官曾有先
拱而陞為拱倡者則拱之陞也為序遷而諸臣之　奏屬
風聞矣然後白拱之心與天下共明之庶幾足以安其位
而行其志若拱之陞也正希顏被刑之時又俸資在秦鳴
雷之後又　藩邸講官外陞者自拱作始則拱之陞也為
有意而背　主之罪在高拱矣然後聲拱之罪與天下共
棄之庶幾足以彰國法而啟人心如此則公論昭綱常植
大臣不致負重謗而蒙不韙之名人臣不敢懷貳心而背
危疑之　主矣再照得大學士高拱一時人言繁興僉云
奸險比蔡京暴拗類王安石而跋扈無禮欺罔不臣又貳

臣之所無者臣竊過之近讀拱所辯章草而知諸臣之言
為不誣矣夫作威作福　天子之權惟我　皇上得以主
之下此人臣雖尊且貴不過恪恭厥職而已其孰敢干之
今拱乃曰一敬慮應嘉之既出恐已身之難全故挾臣以
自重若然則歐陽一敬以後之內外升沉唯拱得以專之
而　陛下不能專也又曰劾一閣臣即為終身執當後有
缺失皆責閣臣陪賞若然則胡應嘉以後之生死榮辱唯
拱得以專之而　陛下不能專也此其詞氣抑揚之間畧
不知有　陛下安得不謂之為跋扈又曰應嘉劾彼不樂
贊玄夫應嘉所劾者劾彼不禀　命於先帝寅夜私出直

屢也何嘗効彼不樂贊玄而遂以此美名自居邪枉甚
帝時則屢跡贊玄詭於 陛下又稱不樂贊玄𥚃其心之
爲此而顧取辯於口之不如此也對 君之詞其反復畧
無顧忌安得不謂之欺罔他如曰 皇上孤立曰黨比成
風曰虎口曰衆友曰攻擊不已曰其機莫測無非張皇
穽伏戟埋戈使投之而必陷觸之而必焦此必正直鬼神
妬其藏奸畜詐陰奪其魄使之發爲陰語鋒詞以吐露其
心竅之存即使彈擊諸臣安能鉤深致隱而模寫其心之
所存如此之盡乎至於懷恨雁嘉以事逐出謀代徐階百
計陷害且波及李春芳欲打盡於一網使二臣既去他日

又將以謀二臣者謀郭朴矣急急焉只欲爲内閣首臣以
恣其美權之私以快其恩怨之報顧階等二三老成皆
先帝所簡以遺 陛下者能與此奸惡同事經其磨折而
不去耶階等去而善類空矣即此二節其野葛心腸莫鄙
手段以暴露其一二他日獨當國柄何弗至耶伏乞我
皇上大奮 乾綱俯從公議將高拱亟賜處分非特 社
稷蒼生之福亦高拱之福也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十二終

強藩僭擬恣肆稔惡怙終大逆 祖訓屢抗 明旨
懇乞 聖明特賜 宸斷重加究治以彰 國法以
伸 主威疏　丘岳

嘉靖四十一年十二月内該 伊王典楧三次瀆奏臣等
以爲事在彼中難以遥度且冀或能改圖自艾以贖前愆
未敢輙瀆 天聽止將該府前後僭擬折違等情恭駁禮
部該禮部題覆奉 聖旨是典楧罔遵 祖訓敢行僭擬
奏旨改正又屢抗違瀆擾且不深究着撫按官催促折毀
具奏欽此臣等復於今年正月初九日接到河南巡撫都
御史胡堯臣巡按御史李守仁勘奏下科乃知該府門墻

等項尚未改正退還復欲遷延歲月軍校餘丁仍舊占恡
不發止造花名文冊況傳奉 今旨語多倨傲不恭臣等
不勝駭愕夫以 皇上聖神英斷 統御萬方 如日月
照臨 雷電震薄百司庶府日懍懍受成不暇 伊王以
親而言雖曰 宗藩以分而言則爲臣子何乃恃強驕橫
敢於蔑視 君父一至此也臣等竊聞古昔汲黯在禁闥
而寢淮南之謀胥臣季子亦曰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
鸇之逐鳥雀臣等待罪該科每思 伊王僭擬之初既不
能如汲黯以寢之於未然今無禮之跡已著又復緘默不
言不一效鷹鸇逐雀之義則臣等之罪愈滋重矣故敢不

遲斧鉞冒瀆　宸嚴惟　皇上垂聽焉夫　天子之所以
尊於天下者以其　訓典與　威令之能行也而奉行尤
在於　親藩　藩王之所以保其富貴者以其　訓典與
威令之能遵也而遵守孰先於名分令　伊王一切抗違
若是無乃以　祖宗之成法　朝廷之明命為強藩所得
而陰撓摧敢於犯令迷革以必逞其無忌憚之為而後已
耶是以臣等私竊憤焉　伊王之過臣等且不敢指摘苛
細姑即往歲勘官之奏報與今撫按之回奏者舉其實跡
數端為　皇上陳之臣等伏覩　祖訓有曰凡　諸王宮
室並依已定格式起蓋不許犯分　伊王聽信術士田五

峯等誘說洛陽天地之中背邙面洛右澗左瀍自古建都
之地要得改闢壯麗以當風水之勝遂增建門樓三座於
承運端禮之前森然　天子五門之制創築城垣二層於
舊額蕭墻之外宛若　天子重城之居又私造乘風御氣
等閣及妄稱東廠緝事名色儼然　京師輦轂之氣象其
犯分僭踰極矣此其違　祖訓一也　祖訓曰凡　王國
內除額設諸職事外並不許延攬交結奔競佞巧知謀之
士　伊王故將犯贓逃回知縣吳希同休回教授畢貢
等畜養在府冒充校尉月給倉米五斗結攬寫發文案教
誘為非以致凌辱官府酷擾百姓裕尤惹釁為害不細此

其違　祖訓二也　祖訓曰凡　王國內時常點檢軍中
不許隱匿逃亡　伊王故將先問發充軍逃回秦州等衛
李思孝湯君李景林宗等收入府內作為伴當撥置為非
以致嚇騙人財物強占人田土使萬姓含冤一方荼毒此
其違　祖訓三也　祖訓曰凡　王府侍衛正旗軍六百
七十二名守禦　王城四門該府除正額軍校外校餘多
六千餘名軍餘多一萬四千六百餘名廣招羽翼盛蓄爪
牙此其違　祖訓四也　祖訓曰凡　親王宮人必須選
擇良家子女以禮聘娶但是倡妓不許狎近　伊王聽信
樂工潘貴等誘說令宮殿一新好選宮人侍奉遂將先次

安樂王奏選宮人勘合捏改年月張掛諭衆令潘松等闖
入軍民房室將劉鸞段紹等各女各妻小強拉入府淫樂
又聽樂工趙用等撥置帶領內官軍校多人乘馬出城入
富樂院等處遊戲以致禮義蕩然此其違　祖訓五也
伊王之大違　祖訓如此我　皇上不加罪譴止降　勅
戒諭　伊王自宜感　恩悔過痛加裁損以仰體　皇上
寬宥至意可也乃猶執迷蔽錮故拗不悛強辯飾非豈止
一次嘉靖四十年三月內該禮部會同三法司等官看得
修理違制議將門樓重城自行改正強取婦女給夫完聚
承奉等官照依律例問擬多餘軍校移咨兵部議覆題奉

聖旨這事情你每既會看明白都准議行 王着傳勑戒
諭遵守 祖訓法制以保祿位張柱等降調各犯提問發
遣發落俱依擬欽此 伊王却乃奏要不動墻門不發餘
丁不放強取婦女此其抗 明旨一也本年閏五月內又
該禮部題覆府第門墻係 皇祖分封之初法制所定理
宜世世遵守詎容擅自增建以恣己私既奉有節項 明
旨即當拆毀改正無容別議奉 聖旨墻垣照前旨改正
欽此 伊王復又遷延踰歲之久城垣門墻一一不肯拆
毀改正此其抗 明旨二也嘉靖四十一年九月內該御
史林潤條奏該禮部題覆行彼處撫按官查勘門墻等項

有無拆毀退還奉 聖旨是欽此又該兵部題覆議將旗
校餘丁盡發洛陽縣收籍當差奉 聖旨是伊府旗校剩
丁着照原議查發當差不許占恡欽此 伊王又復奏稱
仍要將墻門照舊殿堂修理內外官校 赦免罪咎此其
抗 明旨三也夫 伊王五違 祖訓是不知有 祖宗
矣不孝莫大焉三抗 明旨是不知有 朝廷矣不忠莫
大焉不孝不忠然則 伊王之過其得為小乎夫 皇上
聖恩浩蕩如 天如地而 伊王僭擬抗違至再至三是
我 皇上納 伊王於 覆載之中而 伊王乃自絕於
生成之外該府長史等官既不盡誠諫阻內使群姦又多

用心撥置慫之 憲典俱難輕宥若復姑息因循恐終尾
大不掉再照 伊王所為與昔寧府無異但寧府之事已
形而 伊王之心叵測不然何乃聽信風水之說占據形
勝以圖興旺寧至於違 祖訓抗 明旨而不顧而 方
城王遺舊謂其越理違法心存不軌抑豈無所指而云然
哉寧府不法先已革去護衛後因通賄權姦將護衛謀復
遂致宸濠之變士論至今恨之今 伊王必欲占恡衛司
餘丁不知其意將欲何為夫機貴防微事宜杜漸臣等私
憂過計須將該府護衛革去始可以消黨與而折姦萌是
亦保全 宗室之道也臣等又訪得該府官校潛往 京

師傅邸道路厄聚要政務不踰數日即得邸報 伊王分
茅洛邑自藩屏之外宜一無所干預豈得竊窺 朝政此
則尤當嚴行緝拏者也臣等愚昧不識忌諱然犬馬微忠
實關 宗社大計伏望 皇上體乾獨斷 勑下禮兵二
部會同詳議如果臣等所言不妄即將 伊王 重加究
治仍將該府護衛革去其長史等官及撥置群姦先行巡
按御史提問探聽人員嚴行廠衛衙門及五城御史緝拏
再乞 勑責河南撫按等官遵照近日 明旨催促改正
勒限完報毋為 伊王積威所劫含糊展轉以致該府逆
回觀望如或該府仍再抗違撫按官容情不舉聽臣等一

倂糾　奏庶　祖宗之訓行　天子之令信　朝廷之體
統益尊而　藩封之侯度愈肅　國家億萬載無疆之慶
端在是矣臣等干冒　天威無任悚息俟　命之至
嘉靖四十二年五月初九日奉　御批禮兵二部參看了
來說

兩朝疏抄十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顧爾行編爾行歸安人萬歷甲戌進士官大名府推官初張瀚撰疏議輯畧所載止武宗以前故爾行復錄世宗穆宗朝諸疏以續其書明至世宗以後紀綱日弛議論日多當時諸疏或忿爭詬厲使聽者不平或支蔓冗沓使讀者欲臥士大夫淳厚忠樸之風自是漸壞其間忠義激發非為名計者亦參襍其中然混淆而不能別矣是則世運為之也

皇明留臺奏議二十卷（一）

〔明〕朱吾弼等輯

蘇州市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三年刻本

皇明留臺奏議序

先王之世諫無常官工師矇瞍
何在非箴故人無擇言無啚
聽猶之鍾磬鼓鉊應響而發發
則收響於寂安所得傳其言故
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不聞

其所補者竟何旨也世道漸波
忠憤者憂時觸事形為奏牘非
得已矣至於焚草而默默此衷
徒自藏耳諫官之設已非其古
諫者重以其言與天下後世共
耳之卽屈平之辭流誦千古天

下後世謂其主何如主不無少
望在離騷哉噫若是則陳得失
列善敗以引古鑒今皆駢指乎
而賈誼劉向何敷奏至今不朽
也是不然矣蓋自梧鳳希聲伏
馬立斥宣室之召不再潮陽之

轍未返而世遂以言為諱夫有
諱於言也者始有貴於言也者
貴於言而激之亢之以鼓舌批
鱗幸而言行與身俱信也不則
挾片字之雄自號千秋曰此其
立言之大者嗟嗟言如是曷如

無言夫氣水也言浮物也余嘗
有味乎揚子之言故置杯於勺
水之上則膠行舟於江河則日
千里人臣而緘默如皇尸無論
也以言為市但藉名高要以與
古為徒未矣即皇皇徇義成心

未忘要以與天為徒猶未矣是
惟精白一心廓然無垠淵然無
滓而後明白正大以陳之有其
言不必有其意有其言不必有
其氣有其言不必有其名蓋以
其言為不得已而不以其言為

幸彼惟不言耳言必積思竭誠若越人察府藏而投禁方又若庖丁奏刀而肯綮立解此其言何妨與天下後世共聞之也則是留臺奏議之刻將有鏡於斯乎留臺係

天子喉舌陪京屬賛畫焉其封奏未有專刻若無以勵敢言者於是內江蕭公內鄉李公沁水孫公偕不佞輯而梓焉輯成將問序名筆又恐作者有譽無祝徒為前後諸同事者倖不佞因強為序之蓋嘗反復披陳

國家鴻昌茂龐之氣莫盛於弘治一時諸巨臣又能成以博大其為政務於存國家之體而不必掊擊之以見其操其所為言務益於國家之實而不必刻劃

之以華其名正德以後氣日開露此意稍稍蕩矣前後諸君子其乘時為升降者吾不能盡知要非辭暢意真寧無取焉覩斯集也其以為劒吷乎其以為鯱音乎其以為操艅艎而汎雲夢

無所不利於行乎則以聽之知
言者若明明
天子今終有俶公卿大夫相與
賡喜起之歌舌可箴牘可糜也
茲且為餘食贅行吾師乎吾師
乎天何言哉予日望之矣

皇明萬曆三十三年乙巳嘉平
之吉
賜進士第文林郎南京浙江道
監察御史高安朱吾弼諧卿
父譔

皇明留臺奏議序

國家稽古建官百司庶府各營其職
而參錯其間靡所不糾繩者莫如御
史臺御史臺之糾繩莫大於章疏章
疏之於憲度猶輔車也憲度有更張
而章疏在尤愛禮者所不忍廢滅也
南御史臺貴近烜赫稍遜於北然以

襟帶南服故
上所寄耳目視北加重焉何者南臺
無輶軒四方之事無驕蹶華膴之想
無風指觀望之撓顧得一意營職暮
思而朝筆之又其人大抵多用落落
來者也故其論事有侃直而寡匿端
忠憤欝積勃乎其不能自休也

國家有大廢置大利病竭情悉志以
排九閽甚至批逆鱗搜城社有北臺
所不能得而南臺一疏定之者即如
往者大禮議起所執不闔
上心赫然震怒臺中逮繫幾空而皇
囊相望不輟也嗟嗟隼以秋擊梅以
臘芳非其性習然哉然則南臺之有

奏議恢
人主之視聽關一代之紀綱惡可聽
其逸而不存也近者
天聽愈高疏入多不報憲度頹靡建
白之章委積充棟藏史不能悉收久
且泯泯有識寒心試問二百餘年以
來其人論其事其疏出其人有能舉

其一二者否語曰不習為吏視已成
事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章疏
者已事之典刑也故曰愛禮者所不
忍廢滅也同臺二三兄弟因延宣城
吳生伯與悉搜洪永以來掌故所藏
諸臣章疏裒而梓之題曰皇明留臺
奏議然而逸存相半間亦稍加刪次

於以載往哲之嘉猷作方來之明鑑
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昔者
魏弱翁好觀漢故事條奏上前蘇長
公繕寫唐陸宣公奏議以進夫使紙
上之言無益成敗之數則兩公為多
事於以備稱引稽故實使深計者有
所証據而忠諫者有所景行是編惡

可以已也若曰昔人焚諫草而此胡以存則請還諸結繩之世

萬曆乙巳一之日吉

賜進士第文林郎

欽差巡按直隸巡視下江兼管上江漕儲監察御史中州李雲鵠黄羽父譔

留臺奏議序

今之論諍臣者動曰古之遺直直於人為心即於臣為節故乾以直而生坤以直而利匪直則枉枉則負此生矣矧臺臣任

天子耳目而比周焉甘為妾婦可乎人即不肖誰甘以妾婦自居匿於中而張於口避影於澳

涊而假宿於篇牘且將逃枉沽直而奏議種種雜出矣則茲集也其精白之符乎其緒餘乎亦顧所為議何如耳余嘗歷稽往古諱言之朝天下方難於議能易其難者始足振國家之神氣

而收之既渙盡言之朝天下方
易於議能難其易者始足培國
家之元氣而安之已萃非難非
易之間按其時核其事以差等
奏議而臣道可鏡也我
祖宗並建兩京南北臺兼重南
中於耳目最近尤清議所聚

國初靖難諸臣及議禮被逮者
此中未暇更僕惜不得其全疏
讀之耳分宜當國動以刑僇刼
鈐諫臣口至默而無所控持當
時首發其奸摻捕其黨至戌之
繫之磔而尸之由南臺也嗣是
感憤輸赤者相繼紛紛其他增

補
主德掃除奸宄與夫國計邊儲
民風吏治所為爭自刮劘以庶
幾於裨益朝廷之一二至今讀
其疏凜凜有生氣夫古稱遺直
南臺豈謂無人顧余猶有說焉
蓋直之分於枉也固矣抗一論

以自高震之為名直於外者也
矯矯焉惟國是恤於義若嗜而
峻之為坊直於內者也直於外
者中有所殉直於內者直而自
有難乎為叅和矣乾動直而悔
在亢坤主直而章在含夫直也
而可自有乎自有則亢而不含

是惟栗而寬溫而厲誾誾侃侃合并以出而我不有也夫是之為真直諸君子必有合矣則是奏議之刻亦有而不有可也覩其有者以為直防也繹其不有者以與直忘也正直壹歸於忠厚以躋國家蕩蕩平平之治是

我同事兄弟梓而布之之意乎若曰一鳴驚人姑藉之以號於世非其好也石無當於玉而玉可攻麻無當於蓬而蓬可直三人行而得師者二況濟濟諸君之成步在不佞何敢自懲其將以是刻為韋弦矣

旹

萬曆乙巳長至日

賜進士第文林郎

欽差巡按直隸巡視鳳陽等倉

帶管屯田馬政南京福建道

監察御史沁水孫居相書于

留臺公署

皇明留臺奏議目錄

君道類 卷之一

脩省類 卷之二

援直類 卷之十一

民隱類 卷之十二

財儲類 卷之十三

皇明留臺奏議目錄畢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一

內江鶴侶蕭如松
高安密林朱吾弼　同輯
南京河南等道監察御史　內鄉黃㣲李雲鵠
沁水拱陽孫居相
宣城廩生吳伯與編校
金谿庠生周文明督梓

定大禮正大法急大務以全聖治疏　方　鳳　正德年任

臣惟禮者爲治之本而必先於正名名分不正不足以爲治法者輔治之具而必先於賞罰賞罰不明不足以成治至於萬幾庶政尤必以先務爲急不急先務則爲之無要施之無序而欲禮之定法之行亦難矣欽惟　陛下聰明睿知應天御極未及三月而　隆恩善政徧及海宇然謂之大有作爲則可進求以堯舜之道而尚有未全者況以近日之事觀之將來之作爲又未知其爲何如也臣請冒死陳之所謂大禮者　興獻王之議是也　陛下不肯自私而

付之禮部禮部不敢自專而會諸多官其所考定亦惟遵古人不易之制合天下人心之公而無一人敢以私意參其間者雖周公復起亦難改移

陛下留中不决一月有餘臣仰窺 聖心不過篤于孝思不忍遽定而獻諛希寵之臣遂立異說以搖

睿聽伏望 陛下割恩從義克己復禮不必論

孝宗 興獻之親疎而當體 太祖太宗之心不必泥一家一國之私恩而當垂天下萬世之法則大禮自定而治本立矣所謂大法者處决大獄是也

太監張銳張忠等罪大惡極無一民尺地不受其害論其情罪當與江彬錢寧一律賊臣蕭敬等曲爲救拔本司未減止作一死雖皐陶再興恐難別議本留于中半月必待御史屠橋催請方纔發出而又有多官會審之旨中外聞之不知所謂會審者將以其罪尚輕而欲加之以快人心耶抑因其重賄交通宮掖而欲減之以壞國法耶伏願 陛下奮然獨斷毋事姑息將張銳等早賜處决勿惑于近侍之回護勿沮于 宮戚之挽扶使將來內臣皆知畏法罔敢作慝則大法旣正而治具張矣所謂大務者御 經筵以親儒臣開言路以防壅蔽是也雖聖如堯舜舍此無以成其治盖 經筵之設所以培養德學講求治理不可一日而廢也 陛下經筵日講之議遷延不斷而內閣大臣動以經月不得一見且聞有造爲離間之言而多方誘引者臣切憂之科道之官所以補過拾遺規救時弊不可一時而廢也今

陛下比之 卽位之初聽信漸踈而事屬左右親信者輒以有旨爲辭且聞有不由內閣調停而徑自批

發者臣竊痛之伏願 陛下以經筵爲必當御而內閣師臣時賜 召問義理有未明者相與咨諏事體有未安者相與商度一言一動師保是依而內臣不得與如此則得于講究之餘者親切有味而禮樂法度之施自無不宜矣以科道爲必可信奏疏之繁多見 陛下之好諫不當有厭心言辭之戇直見

陛下之容諫不當有怒心或可或否斷之于獨而左右不得沮如此則得于聞見之下者聰明日啓而蠹政害民之事無不照矣臣待罪言職幸際 明時必

欲以堯舜望　陛下　陛下必如此而後可以
爲堯舜否則一心之微攻之者衆邪正相勝不彼則
此而天下事之可慮有不可勝言矣

乞愼舉動以保治安疏　郭惟賢隆慶年任

邇閱邸報該刑部主事董基諫停　內庭操練伏蒙
明旨降調臣竊惟　聖明在御　宵旰治理宇
內方喁喁觀　德化之成迺邇來有此　內操舉
動使抱忠之士不無懷憂治危明之慮者臣待罪南
臺安敢自并緘默以負此言責耶臣聞聖王之治修
德以爲安和民以爲樂不聞其以觀兵爲事也即或
奮威昭德不能去兵然亦非其地不舉非其時不舉
非不得已不用不聞其練之於　內地以預扈衞之

備也何者　禁庭非練兵之地中官非演習之人而
兵爲凶器尤非　天子之所宜近也　山陵之行
雖以祇奉　慈命然而　皇上前此嘗
恭謁矣嘗值風霾之變矣又嘗聞羽檄之警矣
天心垂戒不可不畏邊情叵測不可不防　萬乘
至尊不可輕出推　聖母保愛　聖躬之心必
不欲　皇上以　宗廟社稷託重之身而屢櫛
沐於　山陵遠　駕之勞者則此行是亦不可以
已乎君謂必不可已則　法駕一臨人爭翼衞六

軍之師足以備　扈從之用虎賁之衆足以壯
雷霆之威又奚俟於中官之演習爲也彼皆久安膏
粱不任戈矛非有章徹超距之勇卽日演月試亦安
能恃之以爲無恐也且非獨此也　皇上玩心聖
學　秉執聖道倘　臨御之暇不欲自逸則請
復午朝盛典以　詳閱言官之章奏　召諸大
臣　面對以商確庶政之是非一日二日
萬幾憂勤其於練兵之舉非惟不必爲而亦不暇爲
矣然臣尚有隱憂者竊謂事變常生於所忽有伏在
眉睫而不自見者有近在肘腋而不及察者自昔患
之語云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夫
戎羆畜之足以爲威挾之易以起釁演習之久有不
堪其勞者則怨有不遂其欲者則忿此誠有意外未
測者也卽今諸中官之演習者凜　天威而鑒覆
轍或可料其無他然以　九重之尊不處於萬全
無患而樂於蹈有一危之事以爲娛此愚臣之所私
憂而過計者也夫厝火積薪難與言安而杜漸防微
明主所重伏望　皇上圖久安之計愼未然之防

將　内操之　令亟行停止幷將董基　賜復原
職無使天下後世有以作無益忽遠慮爲
明時憂者臣愚不勝悚慄懇切之至

乞圖大本大務以光聖德疏

王廷稷萬曆六年任

臣聞人主之治天下也有天下之大本有天下之大務天下之大本立而四方奠安天下之大務舉而六合寧謐大本者何切於君身者是也大務者何關於當世者是也切於君身者多矣而其爲至要者則有三焉曰清心志也曰勤政事心也曰節財用也關於當世者多矣而其爲至急者亦有三焉曰備海寇也曰防虜變也曰恤災傷也夫是數者中外諸臣亦既

惓惓言之矣何俟臣愚置喙哉然事有出於本務者雖庶言之同而不厭其煩言有極於急務者雖芻蕘之賤而有所必察臣荷蒙 皇上破貲格之拘弘無方之用拔之於風憲而試之以言職臣日夜激勵思竭報稱無由苟有見聞敢終於緘默已乎此臣所以目昧具陳而望 皇上之有所採擇也先正有言曰人主保身以保民又曰人主養壽命之源蓋人主之身天下之身也人主之壽命天下人所恃以立命者也故必葆全精神順養氣體不邇聲色不恣宴遊夫然後其心日清清則其神日定其體日康而可永保天下之民同登於仁壽之域矣今 皇上起居動作自有定則又聖母有節愼之諭后妃有雞鳴之儆元輔日進格心之訓老成内侍亦時有逆耳之言所爲縱耳目之欲以從心志之奸者萬萬無是也臣尚冀 皇上以心爲嚴師不顯亦臨不諫亦入毋有畔援毋有歆羨調攝一身之元氣以培四海之元氣保養一身之命脉以延萬世之命脉傳曰天地之道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今九

重之上果能留意於此則不惟精完神固與天無極而專直翕散造化同流即則百斯男之慶亦於是焉基矣故臣願 皇上之清心志也書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一日二日萬幾能不叢挫乎故人主必日致兢業率作興事於其上然後股肱良而庶事康也今 皇上春秋鼎盛睿哲益開當日御便殿延見元輔閣臣曁九卿侍從諸臣凡諸幾務必與之反覆裁决而後施行凡諸章奏必與之斟酌可否而後批行其有疑義者則講讀諸臣

從而剖釋焉具有隱情者則臺諫諸臣從而駁正焉如是則　皇上日明習國家政事始微覺其煩難行之既久自然融會暢合四海之利病無一不聞於上九州之安危無一得隱於下太平之風不興起於世者無是理也昔太宗與羣臣議論藹然如家人父子後世集其言動爲貞觀政要至今讀之宛如見當時政治之美今宇內之所望於　皇上者豈止於唐太宗已哉故臣願　皇上之勤政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夫財之節不節何與於民哉

蓋財者民之心也過用則必害於民能節則民受其福故古　聖帝明王寧藏富于民毋寧藏富于國寧損上以益下無損下以益上凡所以節用無非爲民也　皇上儉德彰聞于天下邇因內府缺乏歲取太倉銀二十萬兩以益之科臣進言雖蒙溫旨批答未見協然允從臣仰窺皇王之心蓋以邇者宮中費用較前更爲浩煩內府誠有缺乏不能不取給於外庫者計內府歲時所入金花銀百萬兩非以盡供一歲之用也蓋亦爲有餘不盡之蓄

耳卽宮中費用浩煩亦不宜至處缺乏或出入之數有未稽乎臣聞　皇上卽位初年該司禮監太監曹憲爲年例缺乏物料事奉　聖旨目今內庫錢糧取用不敷每體朕崇儉節財之意有可減省的會同司禮監議處來說不必拘定舊例及本監查減上聞又蒙　皇上加賞此盛心也今內侍中老成忠實者亦彬彬有之　皇上誠以已意叮嚀之則諸內侍自能仰體奉行以贊成盛心費用自節卽內庫銀自當羸餘而無不足之患矣此在　皇上一加

之意而已且太倉銀兩所以供邊餉及諸大典禮之用今幸北虜納款太倉稍有積餘然虜心叵測一旦渝盟費用不貲未可知也連歲追徵新舊錢糧邇者荒旱相仍民不聊生輸納不及或致他虞亦未可知也　皇上其尚深思遠慮乎其尚慎儉德以懷永圖乎昔漢文帝露臺惜百金之費後宮無曳地之衣惟敦朴以爲天下先今歲賜民田租之半明歲賜民田租之半卽位數十年優恤之詔史不絕書天下古世稱頌其賢迄今不衰　皇上自處豈後于漢文

帝哉故臣愿　皇上之節用也去冬彗星經天該
占候者俱以東南兵兆爲虞邇者私門衛又有虜血
之異血主陽陽主殺一見於浙之慈谿而吳越殘破
一見于閩之晋江而與泉全㷊倭寇之流禍者且十
餘年近日通舟之船潛伏海島雖旋刼襲殺亦足稱
快然起釁之端實出于此又聞潮州地方逋賊林道
乾復引倭入犯東南多事於茲可見數年臥鼓江亭
兵防漸弛幸自總兵戚繼光俞大猷等以後破倭長
技即海邦一帶熟見習聞民間堡寨各自爲守清野

之一策尚在合無行撫按責令各處海防把總等官
多方隄備奮力殲除整練鄉兵修葺城堡緩急傳呼
首尾相救伺其來而絕其往今日急務也誠能按而
行之庶兵禍可消而民生可安矣故臣謂倭寇之患
不可以不備也馬市之開尚矣北虜輸款亦既久矣
俺答巳老近又爲挨落達子所敗若無足慮者然其
子有如黃臺吉等掘強驁鷙其心不測往者求索茶
市今又求增其外賞豺狼無厭漸不可長况泰寧諸
虜亦覬此效尤且邇見邸報屬夷長昂等攔阻各夷

貢馬因而挾賞而青王二酋又與合兵欲圖入犯此
其將來恣橫爲我邊患一旦如楚襄申之變焉未可
知也如土蕃刼軍城之盟焉未可知也而可不預爲
之防乎臣以爲宜嚴勅諸邊謹斥候焉固城堡焉密
哨探焉又精練土著以足其兵增修屯田以足其食
其叛也則奮吾之勇以勦滅之毋示之以弱也其服
也則施吾之恩信以撫綏之毋開之以釁也斯則和
與戰常在我而不在夷狄有以制而不制於人矣故
臣謂虜變之不可以不防也近聞各省被災之地在

在有之如山東陜西有亢旱之變河南荆襄有水溢
之變蘇常有蝗蟲之變廣東廣西則屢遭用兵之荼
毒以淮揚一帶則黃河爲患一望沮如寸草不長凋
瘵極矣而近日又遼東地方天降靈雨河水泛漲城
垣田禾淹沒殆盡此其災變非小也而可以坐視乎
我　皇上軫念民隱嘗問之元輔以黎民之安即
欣然爲天下喜今遇有此災變之報臣知
皇上聞之必有惻然不寧者所在撫按臣以蠲徵請
無不允從其鴻恩亦既丕布矣然臣愚以爲蠲免之

恩能濟之于常不能濟之于變能行於有產之人不能行於無告之夫彼災疲之地其民爲旱魃之所焦稿洪流之所淹没兵燹之所殘毁豈惟逋負不能輸即性命且不保而不有以賑之則無復卽生之望不相率爲盜賊者幾希今宜通行各省撫按查勘如山東等處地方則止令所在有司量其災傷分數發倉多少賑濟至於淮揚一帶則不惟當有以賑之尤必速停不急之征更加撫恤之意毋徒以有限農功塡塞無窮巨浪而遼東近日水災又當人爲之賑濟或官廪不敷則爲之多方處辦銀兩以補助之俾貧窮無告者皆有所仰給而不終於流離困苦則天下之民心舉安而無有忍於亂者矣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又曰安民則惠是以古聖賢之君愛民之心如愛赤子休養生息惟恐失所誠知夫民心之向背所係甚大故如此其切切焉耳此臣又謂災傷之不可以不恤也夫是數者非有超越之見也非有卓異之識也然而實天下之大本大務焉

皇上誠於此而亟圖之躬修力踐以倡百辟而又明發德音布告中外使天下曉然知勵精求治之至意毋因循故事毋搪塞虛文則海内蒙休而宗社無疆之慶在此矣臣干冐天威不勝戰慄之至

乞勤顧問以隆　聖學疏

唐　裔　萬曆八年任

臣惟　帝王一身萬代瞻仰之身也而所以奉
天子民者不容有一時之或懈　帝王一身萬化
從出之心也而所以握符運化者不容有一理之未
精自隆古之盛以迨我　朝之　聖人相傳肇區夏
而揚休烈信合萬世如一轍也　陛下睿資天授
聖德日新英齡御極八年於茲矣信任元輔鋭志治
平力挽積習之頹風大復　祖宗之舊制邇來海

內義安四夷咸服太倉之粟陳陳相困百司庶府濟
濟相讓任賢圖治之效已章章明著矣然治功在天
下而負荷之責非在　陛下之一身乎致治在輔
臣而運量之機非在　陛下之一心乎今
陛下春秋鼎盛較之踐祚之初不同矣以聖躬之聰
明明良固未嘗自懈其時凡之勅而　聖修之極
功及是時誠不容以自緩者詩之詠成王曰日就月
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又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此
非　陛下今日之急務耶臣嘗伏讀

陛下勉諭輔臣張居正有曰卿受遺　先帝為朕
元輔忠勤匪懈勳績彌隆朕垂拱受成倚毗正切欽
此夫自古　聖帝明王曷嘗不垂拱無為以享至
治哉臣竊意所謂垂拱者但不見其有作為之迹耳
而其圖惟化理則固兢兢業業而未嘗有一息之自
暇自逸也　陛下端冕臨朝肅然具瞻矣而
朝廷之機務寧無一二之未究心者乎設有之非所
以法乾之健也凝神聽講藹然加納矣而義理之精
微寧無毫髮之未洞燭者乎設有之非所以普離之

照也臣願　陛下乘此上下志同之會益懋內外
交修之功退　朝之暇遍閱章奏凡遇軍國之重務
大臣之進退與夫民生之休戚時御便殿間召輔臣
虛心延訪商確可否而後渙之　綸音播之中外
庶天下事日與聖心相流通而明良喜起相得益章
矣至於每日講官　御前講解經史倘有一間之
未達亦須少降威嚴俯垂清問俾諸臣咸得以效靖
獻之忱雖　帝王之學不在尋章摘句為工而好
問好察亦　聖人所不廢也夫　聖學日進則

輔理之功益茂輔理之功益茂則太平之業益隆
陛下所以垂拱受成以享無爲之化者固將遠踵隆
古而近媲 祖宗矣惟我
太祖高皇帝當定基肇業之始日與楊士奇等謨謀
帷幄逵旦不寐歷 聖相承紹休不怠此在
陛下繼序不忘耳臣愚不識忌諱干冒
天恩無任悚仄祈懇之至

陳愚見以光 至德疏 韓 介 萬曆十五年六月上

臣一介寒微伏處草茅讀 堯舜周孔之書講脩齊
治平之理思欲得時遇 主見之實用玆荷蒙
聖恩拔置南臺畀之耳目之寄正君子得言之會也
一念芹曝之忱敢效爲 皇上獻焉切惟人主一
身天地宗社之主百官萬民之所觀法者也
陛下涵養操持謹疾慎動誠重之矣但心者身之主
而欲者心之姤此心用之學問則日益精明而身無
不正不然忽不知其爲衆誘之牽引矣懇乞

陛下經筵日講之時與輔臣講官詢究經理退朝燕
適之際召大臣科道等官商確章奏悉從咨訪務求
至當始猶覺其扞格而久之熟慣情洽宛然都俞吁
咈之景象由是義理愈爲融徹靈臺無所壅蔽欲寡
心清本端極建 陛下之身儼然精一執中之再
見矣宮闈者 陛下之家也今孝養 兩宮友愛
潞王家庭之間藹然雍穆矣但其費用日廣而錢糧
將至于不可繼即一士庶之家亦必量入而出而後
可以致富饒苟費出無經而操其家者不爲之約束

寧能免其匱乏哉乞　勑司禮監備查內庭之供
用比往年加多幾何宦官之廩俸比往年加多幾何
不時之賞賚比往年加多幾何一一稽其盈縮而多
者裁之濫者革之定爲節制寧過於簡毋過于奢務
使所入常孚於所出而　國用充然有餘則
陛下之家法卓然千古而直接克勤克儉之芳規矣
京師者　陛下之國也今觀於都人多不務本業
而以淫侈相高其房屋衣服器用務窮美麗爲異常
而無籍之徒糾聚誘引雖經禮部奏須禁約都察院

節行革逐而目循日久違犯猶初都會如此安望四
海九州之遠不踵其故步哉乞　勑禮部查照原
刋禁約咨行都察院轉行各城御史查訪民間房屋
衣服等項但有違制與夫山人星相倡優之流盤據
雜出者逐一究治仍諭都市商賈不許鬻賣淫伎曲
巧貨物斯京幾有恬淡朴素之風而萬方臻蕩平熙
皞之化矣今之兩直十三省乃　陛下之天下也
近日水旱爲災固稱困窮即昔豐稔之歲民生猶未
遂風俗猶未淳此何以故蓋古者取民什一而公私

常裕今之取民十或二三而斂愈急而民愈窮困缺
一用則加征一稅其後用足而稅尤不已此類甚多
殆不止爲十取二三矣如之何民不日窮也乞
勑戶工二部細查各省直原額田土若干賦稅若干
雖不能盡如古什一之法而與之調停均節去其歷
年加添之稅如京折起運之外一切不急之征盡行
停止則百姓可足而積貯亦不至虛矣古之養士先
六德六行而後代更之以詞賦　國初養士太學猶
文行兼重而近日開科取士全重文詞砥德礪行之

事置之不講士風安得而不日趨于薄耶乞
勑備行各提學官幷掌印官諭令士子以脩德敦行
爲本果有講明　聖學孝弟力行涵養純粹端方
之士爲衆所推服者責令該撫按官歲舉一二人於
朝以備顧問或量才而用之其次者優待加奬以培
養士氣或有險怪邪僻之徒重加汰斥懲戒但要諮
訪的實不許夤緣作弊上以德求下以德應青矜之
中必多賢良方正而眞才可需世用矣教養備而太
和洽萬世而下不與協和風動者並稱哉惟我

皇上天縱英明冲養和粹至德直可以邁堯舜而治化猶未即唐虞者蓋由聖學猶未盡純耳臣前所陳者非不諄切而陛下尚未見之施行此臣之所以不容已于塵瀆也如陛下不以爲迂謬銳然行之則大哉聖君不得專美千載時難再得惟陛下留神則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披陳愚衷仰裨聖治疏

黃正色萬曆十三年十月上

臣本謭劣蒙恩拔擢叨冒南臺日夜兢兢惟恐不稱任使偶有一得不敢隱諱謹條爲三事伏惟聖明採擇焉

一曰酌治體夫治道過寬則弛弛則廢國之法過嚴則刻刻則盡人之情惟於寬大之中稍存節制之意斯所以稱大猷之世過者皇上加意黎元振刷吏治肯綮國稅減刑罰而竹篦枷號且有制矣罪酷吏逮贓吏而餽遺驛傳胥有禁矣斯不亦寬嚴並濟千載而一時者哉顧臣以爲當茲治平須酌用中典斯天下可守而亦可常如小民無知偶有過犯則擬議爰斷無令過求竹篦枷號無使踰制寧罪浮於法無寧法浮於罪至於憑恃刁惡豪橫作奸不可桀事姑息者當令有司盡法處治毋徒希長厚之名而廢訐奸之典不引蠅之外而亦不推蠅之內不緩治之內而亦不急法之外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就如官吏不良廉得其狀則重而逮治次而罪謫次而罷斥

又輕而降貶孽以自作此何足惜但以全盛之朝當令氣象寬裕無令促迫竊謂一切文罔似宜少寬寧爲冕旒之蔽無寧爲淵魚之察寧爲黈纊之塞毋寧爲數計之求昔賈誼有言曰廉遠地則堂高廉近地則堂卑又曰上以節義廉恥待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非人類此言誠於治理有切臣原
皇上繹之也

二曰正士風夫向者　國是不定邪正混淆暴戾者好詬訕柔奸者務依阿三五爲徒是非顛倒閧行一

政即群起而議之閧用一人即同聲而非之或陽以爲是而陰以爲非或指陳於東而實心向於西千態萬狀在處而有此皆足以眩觀聽亂是非然猶其小也又有甚者今日　國是稍定群賢方將協恭和衷乃一二巧僞者欲藉口諸臣以自文其過嘵嘵然無故而造爲不平人人自疑而不能安其位若有甚不得已者臣竊惑之夫諸臣慷慨激烈扶植綱常其中賢者誠多第以清明之世豈有蔽賢之人哉又誰不欲賢者安位而行志哉況諸臣之中固有間被指摘者亦有從無議論者彼顯爲此恣睢不平以挑釁生事則諸臣之疑忌實自若人起之而又誰咎耶
國是將定而復撓人心將安而復振彼自爲計則深爲　國計則甚謬矣此士風最奸者也伏望
陛下於諸臣則信任勿疑益堅其和衷之志更乞
勅諭各衙門自今已後惟勉脩職業毋得藉口諸臣以挑釁生事亦無得詬訕比附以撓亂是非有故違者容臣等指名參　奏即時處治庶人言知儆而士風正矣

三曰慎章奏夫進言者孰不曰　主上當親覽奏章固矣然猶未得其要也章奏無體則
聖覽弗便是故對　君之言貴顯易不貴艱深貴簡切不貴煩多試觀　國初諸臣章奏類皆明暢簡約而款誠要旨俱已竭盡彼誠得其體故也邇者人多好逞其才辨自鋪揚條陳建白多者動經一二十章少者亦不下數千言即　主上神聖或不厭其爲煩然以人情論之不惟屈聱聲牙驟讀難以通曉且長篇累牘雖展玩移時尚未能終其說竊恐

聖覽過勞而厭倦易生矣文雖工何益哉是欲下情無壅蔽莫若　皇上親覽章奏欲

皇上親覽章奏莫若定爲章奏之式如薦某人則直書曰某事某事可徵劾某人則直書曰某事某事可驗以至當興當革皆據事直陳達意即止無務艱深之語無剿支蔓之說庶乎　皇上一覽而大意可得　聖神不勞而上下之情通矣臣欵欵之誠不容臣已故罔識忌諱仰瀆　宸嚴伏願

皇上留神省覽俯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愍幸甚

敬進芻蕘以隆泰運疏　王學曾 萬曆十三年[illegible]月上[illegible]

臣伏覩　皇上年來勵精圖治易[illegible]敏政紘罷內[illegible]以消隱憂錄建言以來忠讜步郊行以祈雨澤減燒造以節財用降召諭以隆太交行賑恤以拯災疲責有司以重民瘼諸如此類不可殫述即古堯舜禹湯文武復生不是過也蓋誠千載而一時者臣待罪留臺奉職無狀舉手加額謂上有　聖明之君則下多戇拙之臣臣方將順之不遑奚敢過爲搜求掇拾以瀆　天聽但臣一念戇直生平自許偶見時事

皆　皇上意旨之所及者恐一時之奉行未當與泥夫相沿之積習或於德意未能盡宣也故題覆漫則關係乎政體提調濫則關係乎育才蠲免偏則關係乎　國計商權多則關係乎王仁臣有一得豈容緘默以負　陛下故忘其愚陋不識忌諱直陳於

陛下伏乞　陛下虛心采納焉

一曰愼題覆以一政體是也臣每見邸報捧讀

聖旨惓惓以有司阻撓　德意玩視勘合爲言眞可謂明見萬里外矣夫有司阻撓由文移太煩也文

務太煩由題覆未慎也近來言事諸臣每建一議畫一策或出一時意見或得道路傳聞未必言人人同亦未必言言皆當也所貴部院大臣虛心爲政體謀一切題覆當權時宜酌事理勢必期於可久法必準諸典章或宜於上而不宜於下者不妨行查或便於此而不便於彼者不妨酌議可則明言其利而當行否則明言其弊而當止務使政出而信如四時令行而堅若金石當行者載入考成轉行者嚴其查罰則有司孰敢不遵奉者乎乃今不然或甲是而乙非或

朝更而夕改方行而復止方革而復設議者各一其見覆者各一其詞其中又有不及致詳與行之便否而漫爲覆　請者是皆因人題覆非因事題覆也大臣謀國果如是哉文移既煩觀聽自玩又何怪乎有司之停閣而扞格也臣自受言責以來每見諸臣之條議部中之題覆不知凡幾矣各省之奉行謝報者能幾何哉間有奉行者不過循故事取其不違依准而已一目而束之高閣粘壁而徒懸觀聽至叩問之有不知爲何事者識者能不令人扼腕嗟嘆哉昔申公之告武帝曰爲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臣敢以是爲今日望也伏乞　勅下部院大臣以後題覆不厭詳慎務關大體務期可行既覆之後註入考成以便稽查凡有司給由朝　覲冊內俱要逐一開註奉到勘合完與未完件數撫按及部院嚴爲稽考比照錢糧積穀分數事例完不及分數者照例查參則政令一而久玩之人心知儆奉行專而

朝廷之德意可宣矣

二曰重提調以育人才是也臣近見邸報

皇上申諭吏部慎選有司無非爲教養斯民計也德意亦甚善矣臣聞古之帝王莫不以興教化育人才爲首務則首令之設豈爲牧養斯民已哉蓋將以師帥之而提調作養之責屬焉夫用人不可以資格拘而提調作養與起人才則又有不容以不拘者每月朔望視學面與諸生講解此提調事也匪由科貢則不能每歲則有季考三年則有科考此提調事也匪有科貢則不能卽省直提學條約內亦首重之矣邇者故相擅權倡爲三途並用之說而貢途援例等輩

日奔走其門納賄以求美缺而所用者皆張居正王篆輩之私人也以致矯枉太過遂有以吏員而作令者如即今山東沾化等縣之趙蛟楊果輩是巳官生作守如思恩姚安等郡尚乏人才上下猶未爲窒碍也即今如湖廣之衡州寶慶皆郡之至煩人才之傑出者亦以官生守之一切考校提調之事將責之正官乎勢旣有所不可將委之他人乎情又有所未安體統混淆僚屬多生嫌隙考校盡廢人才何由作興誠數郡邑之一扼也矧巧猾之徒每善承乎上官膏

粱之家尤易獵乎聲譽當事者特未之思耳即使吏員而有異才官生而有時望自當優以別秩奚必責以提調爲哉此皆故相之弊政且長奔競之風也伏乞

勅下該部酌議如果臣言不謬將趙蛟等速爲議處仍愼選以充其任以後郡邑不必處以雜流以妨考校一應開納事例原爲助大工今大工巳完速爲停止以清仕路則提調之責不至虛設而地方人才俱有賴矣

三曰酌蠲免以裕國計是也臣近接邸報戶部覆奉

聖諭將萬曆八年至十一年止一應帶征錢糧盡行蠲免仰見　皇上軫念民窮因旱行賚欲假此以少甦其一二甚盛典也臣復何言第臣作令時曾見

皇上蠲免萬曆七年以前帶徵錢糧其中貧民拖欠者固有但勢豪大戶任意延捱積猾刁民包收隱匿者良亦不少也自一郡言有民淳事簡州縣節年錢糧全完而無帶征者則此州縣也未蒙惠矣自一邑言有良善畏法之家每遇錢糧派出則竭力早完而無帶征者此一家也未蒙惠矣自一戶言有良善畏

法之人每遇錢糧派出則竭力早完而無帶征者此一人也未蒙惠矣雖奉　明旨委官清查包濫隱匿等弊安能盡令通縣小民而一一查審之畢竟俱成虛套反屬騷擾此臣所親覩其事不若不查之爲愈也故小民有云蠲免帶征止利頑民不利良民有味哉其言之也除萬曆十一年以前巳奉

明旨蠲免臣不敢再議外但臣偶得於道路者三說可以爲善後計者又不容於無言也議者有曰

聖恩欲通行蠲免宜於下年未徵錢糧定爲減免分

數須行天下庶無貧富無大小無良頑皆沾
皇上之恩而無向隅之悲此一說也議者有曰近來錢糧頭緒太多額派加派遞年多寡不一有司先期開徵派单後期方且吏胥易于為奸小民莫可稽查又有積猾糧里先於布政司未派時夤緣用計飛洒倉口奸弊不一莫可覺察夫派单既遲則催徵必緩舊者未完新者復至則舊者遂成帶征矣今帶徵者既可免孰若部中派单先期給發酌量緩急題請量寬減其款目科則使民易於輸納則寛一分小

民受一分之賜此一說也議者又有曰與其通蠲帶徵孰若查節年各省報到受災地方凡經二年以上者帶徵方為蠲免此一說也凡此皆便宜之策而有裨於 國計者伏乞 勑下該部從長酌議定為經制以後凡遇 聖恩不妨下部議擬上請照例施行斯為畫一之政也其以後年分錢糧行令各省撫按官通行有司催徵設立易知单限分定限期責令里排照依赴比杜吏胥之隱匿禁積猾之包攬如是而錢糧不完者未之有也其各州縣報到受災地方責令核實定為分數詳報具奏方為減免則奸弊庶可杜耳然臣猶有說焉曩歲見 皇上以覃恩詔免徵七減三仁恩溥矣但減三之中又有各王府祿糧各官俸薪各衙門諸役工食勢有不容減者部中未見說明而小民執以蠲免為詞撫按有司不得已倡為措處之說或移東以就西或科罰以湊補此豈 皇上蠲免之初意哉今無以後凡遇蠲免部中俱要申說明白起運存留某項應免若干應徵若干各府祿糧與各官俸薪等項不在免數之內庶有

司可使遵守而小民俱沾實惠矣

四曰清關榷以溥王仁是也臣近見邸報捧頌
聖諭朕無一念不在小民大哉王言其真聖人之言乎臣竊謂士農工商皆人君之赤子商亦民也伊尹一夫不獲視為已辜苟恤農而不恤商豈為安民之長策哉古者關市譏而不征此王者仁商之政也今不可復矣獨昔今日之征商反漢唐宋之不若者臣切感之遠者無論矣臣先奉南京都察院劄付委督抽分偶有感觸如上關抽分木料等貨方在蕪湖抽

之至南京又一抽之夫蕪湖之抵南京也如遇風水
之便僅半日程耳貨尤未賣也一抽於蕪湖再抽於
南京不亦苛乎 臣 每抽稅見諸商咸疾首蹙額而呻
吟其苦者矣即一南京而他省可知也又如 臣 省廣
東南雄巳立橋稅矣南雄之去贛州僅二三日程耳
貨尤未賣也一抽於南雄再抽於贛州不亦苛乎 臣
每見鄉里經商南都咸疾首蹙額而呻吟其苦者矣
即一贛州而他省可知也其中又有昔年原未設立
抽分近爲壟斷奸民告納稅向而新設者他無論巳

如 臣 省韶州府英德之浛洭是也始因奸民告餉官
府利其商稅因而成之初年告餉納銀五百次年爭
者則增以一千矣又次年爭者則增以一千五百矣
日增月益今聞增至萬計矣初年止抽下水之船今
則并上水者而抽之日逐食用之具酷筭無遺矣加
之吏胥之刁難官府之剝削書筭之夤緣守候之稽
遲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臣 里中每多經商于此向聞
其愁若嗟怨尚未之信今 臣 親督抽分而見諸商之
控訴則所聞者信非虛語矣即一浛洭而他省可知

也夫江南之民田地稀少民間每藉此以營生今
國家之征求日覺煩重而下民之生理日就蕭條以
致商旅不行亦非盛世事也 皇上深居九重雖
念念在民而諸臣未有爲此言者 皇上豈能一
一周知乎伏乞 勑下該部通行各省直撫按官
逐一清查酌議果有如蕪湖之於南京上關南雄之
於江西贛州相去不遠而重稅者及非原額設立而
妄行告稅如英德之浛洭者當裁則裁當併則併其
中各關稅亦有民間日用柴米蔬菓等物不當稅而

稅者亦量爲裁革務從寬恤則關徼庶其不苛乎夫
言及題覆之浸則大臣所不悅言及用人之濫則雜
途所不悅言及蠲免之偏則奸頑豪右所不悅言及
關榷之煩則當其事者或悅或不悅然 臣 一念犬馬
微忱則欲爲政體惜欲爲人才惜欲爲
國家惜欲爲商民惜其悅弗悅奚暇計哉儻蒙
皇上諒 臣 之心察 臣 之言俯賜容納或失於前者痛
懲於後相沿於昔者改正於今則政紀肅而有司無
玩視之心守令重而人才有興起之地蠲免旣均而

貧民咸沾實惠征榷不煩而商旅咸願出途誰謂堯舜熙皡之治不復見於今日哉

條議國家事務乞及時經理疏

王許之 萬曆六年任

臣竊惟國家之大事有三宗藩其衛也漕河其計也虜市其藩也我皇上英賢睿德親賢圖治舉百度而畢張于此三者宸衷非不惓惓也建白之臣非不諄諄也顧終不免因循膠固使譚理道者亦以積薪病腫憂之夫焚救於曲突醫視於未見失此不圖火將大燃而疾痼既深又何所救藥是故通時勢之宜破拘攣之見正今日事也臣備試南臺日夕恒兢兢焉縈心時務以圖報塞然不敢指摘小事輕爲瑣瀆謹條三議上陳睿德倘蒙採摘乞勅集廷臣會議而損益之求至當而力行之則宗社生靈萬萬年有永賴矣夫有非常之人而後有非常之事今明良相遇千載一時此三者正非常事也臣以不勝祈請之至

計開

一曰宗藩之當議臣聞協和平章始于敦睦大封同姓以藩王室從古帝王未見薄視其宗者近接

恩詔首及宗藩者四條臣有以仰見
陛下親睦之盛心矣顧齒繁而祿有限額具而征不
給流離困憊之狀節經言官道之詳矣其議欲處之
者不曰立限子之例則曰序親盡之法不曰賢達許
出仕則曰庶人聽自便夫嘉靖列省削抑已盡關係
潢裔更始爲難脫有不終誰其任之宜乎該部之靳
於覆也然則將任其極而不爲之所乎臣以爲治
國猶家也善理家者操一家歛散之權而齊其盈縮
則家不匱今　宗祿固不給矣而冗官之祿獨不

可汰而助之耶臣之府瑞州也屬止三縣設管糧捕
盜通判二員首領官四員管糧者不可缺而復裏盜
少同知可兼捕也首領原無多事四員可去一二也
所屬高安上高新昌各主簿二員其縣不如南昌豐
城臨川廬陵之大而官多過之則可減也高安所屬
洪城陰江二巡檢設在閑村官止住縣應差是可省
其一也臣又嘗任屬高州矣通判一二員計其合府
錢糧不及江南小縣追徵皆屬縣官通判徒虛是可
省其二也夫衙門之冗官不獨臣所見二府三縣試

通查之可汰者多矣天下儒學府五員州四員縣三
員往者歲貢濫寬儒林清秩徒以贍疾哺老近行六
人同選之例六人不中再倍選之法亦嚴矣然年少
能文希躐甲第者恒懷不足之望山州草邑弟子員
少有廩未幾而旋即貢者不無速化之驟臣以爲徒
取充年例之數也不若將府州縣學各減一員慮其
壅也則每年考貢照舊一正一陪壯且文者取之否
者間亦遙授冠帶是貢途一清也天下衛所有指揮
千百戶鎮撫司等　國初軍額衆盛官一稱之近

則軍少官多臣以爲此輩皆　恩蔭不可革也而比
試之規犯罪之條則當申　祖制以酌行之其初
襲也必試強勇謀藝者取之疾弱優給冠帶閑住藝
踈者許再次赴試不中亦間授之仍付劄許身後子
孫試襲其犯罪也當依律條科擬公罪通考黜陟私
罪笞者附近杖者解見任降等重者從重毋槩徇還
職立功之情則用舍之間寓選將之法是武職一清
也夫汰一官不但省一祿且免一官之擾即其所省
俸照舊編征改充　宗祿以彼之盈濟此之虛未

必無小補也然猶有正本之說焉　宗室之貧不專係祿米也奢侈使之也　國初各王府官選用得人輔導有賴正統後漸弛矣員缺不補者不任任者匪人至宗室犯法者紛紛近日弋陽等府之事可懲也夫宗之與民孰親令王官不如民牧可乎臣愚以為長史教授等官賞取賢能者任之凡各　王府定之以宮室器用之數嚴之以僭侈淫賭之條限之以名封婚嫁之期各宗有犯輔導官得以舉之王王得以法行之　王之自治有愆或治宗無法者輔導官得以諫正之大則令撫按叅奏之凡有長史教授之府兼差一才力內臣以協之遞年一換不涉民事專務覺察而舉以正於王焉至輔導官與內臣之賢否又聽撫按考察舉劾銓部而一體陟斥之賞罰之則內外大小繩繩相制惟正之供儉而益裕是亦安宗藩權宜之策也若謂親王祿厚得從郡王遞減儀賓家富優其禮而裁其俸　宗室繁盛之都當量移別省以分其勢三者亦可行也又恃在
陛下之宸斷耳伏候　聖裁

二曰漕河之當議臣聞懷襄滔天虞廷申戒瓠子河決宣房興歌黃河之治從古難之至我　朝兼用漕矣今日兼治淮矣蓋難之又難者也比年所患在人在財付之無可奈何近蒙　皇上軫念時艱勑才望大臣總之選賢能部司分之捐積貯錢糧而便宜之故今則非無人財之患也患不得其治之之法也臣究心於此舊矣敢以得於所經歷所稽謀者而論之夫水無所歸而後泛濫則淤其勢然也自雲梯閉塞草灣口小而徐邳宿桃之患極矣說者謂草灣不足容也當求雲梯之故道不知淤積高遠尨濬為難況舊口逼淮城便淮水遠之恐不速也可復之乎有謂當求入海之口以殺其流者不知河水子母從來不分禹之疏九河者上流之水緩土堅也若其入海則九河同歸禹亦何嘗折之乎有謂當求老黃河者策近矣顧自徐邳之大河口約三百餘里一路河身高出於岸宿遷而下漸逾城垛欲暫放水於缺口截上流而一一以濬之則聚米畫脂日亦不足況水起沙湧何所容力欲盡塞決口速還水勢令其自

冲則道理遼曠入口曲折倘水舍河身惟甲之冲則
或缺房村而穿靈璧缺及溝而趨夢湖缺宿之孫家
灣桃之成子等河而　祖陵之驚泗淮揚之患又
不勝言矣臣以小浮橋之衝此天之所以與
陛下救徐邳之民也今若將徐呂以下沿途一帶築
隄以來其流又用混江龍順水滾沙因而導出崔鎮
之口任其通脂老李等湖由魚溝逹黃河出灌口以
入海桃源而下築隄斷流引淮水從天妃閘出大河

口稍加疏濬使之會黃江濟運道則因川澤以為下
地形卑濫不拂黃淮東流之性利一也諸湖浩蕩可
容數千里之巨浸利三也黃淮相會于近海之湖以
海為壑可免內侵利三也淮得所歸倘高坐湖水漲
之則或剔支河射陽湖以入海或循新河故道由天
長六合以入江衆水皆有所歸利四也説者謂逆從
漁溝不免湖波之險然湖不如海高寶亦湖也何妨
於運水息而運以濟利五也雖然猶止治其流也何
源之水其出也本無幾自合長途之諸客水而後其

積廣至夏秋之淫雨而後其勢張蓋井田廢於阡陌
而神禹溝洫之則壞遂不可復是以雍豫梁冀之墟
牧地平衍無所蓄水一經洪霖瀰漫趨河舉而歸之
一淮斗浦盃盛固其爾也今曰不可井矣而溝洫之
制獨不可復乎臣以為藉數省之有戸田者而程督
之使之人治其田田自為洫洫合為溝蓄水以備旱
潦而入河者少是治田之中兼夫治河此非臣私言
也先　朝臣固言之矣都御史葛守禮等曾請行之
以捍虜騎矣臣舊年過臨清關山東諸臣亦曾論及

此也顧無有以倡之者耳試一行之民不勞官不費
其利溥矣設謂山東河南土性疎浮不可疆然神禹
畎畝距川是數省皆作貢之地也豈今日之土又一
變乎若夫未事而先度土之勞方事而求工作之實
旣事而預桑土之戒此又在當事諸臣之效忠也伏
候　聖裁
三曰虜市之當議臣聞周宣脩行儼猶于襄重華敷
德四夷來王萬世而下談者美之我
皇上德軼虞周虜酋納欵于時言于都市者非不紛

紛賴廟謨斷而乃成再八年久矣無論省餉增築卽
降敵中之生靈全活蓋不知其幾者 臣 于今有可
者焉今之欵互市者有曰狼子野心狡詐不常爭
搶畨逆兆已萌嘉靖年間之事可鑒也 臣 以為餓虎
之喙方俾得肉俺荅尚存不卽敗盟此不足慮也有
曰虜入教場戲慢無禮市宅嚣撞驕陵自恣詈室五
胡亂華之時可鑒也 臣 以為逍遥生心鷗鳥不來既
欲撫之此不能禁也又有曰虜馬抽筋市後多弊違
禁貨器彼得利而我反之 臣 以為互市之意原不在

馬苟有以待之此亦不足怪也 臣 之所慮者在無兵
馬非無兵也無新募敢戰之兵也盖虜未市之先憑
險隘守之足矣方市之日權威信馭之足矣若敗盟
之後變在堂奥非戰不可今衛所之軍從幼至老摧
挫百端日銷月磨氣力已憊而本折銀糧難充飢餒
雖主客不同其不可使戰均也故二百餘年邊功不
競者坐此耳昔韓琦言京師苦禁衛之兵肥弱贼皆
輕之乞增募土兵利其善戰今之衛所卽宋禁衛也
此何時也可費增募以備戰乎然 臣 所謂增者非敢

卽召號於三鎮之間以疑虜也亦非敢別求於額餉
之外以疑國也查得各邊馬步官軍原額八十六萬
五千三百有奇今不止少三分之一矣而客兵餉銀
則每年合用一百二十萬八千四百有奇山西擺邊
民壯約萬有數千每名半年支銀七兩二錢總計九
萬有奇是與其收疲憊以頻更畨孰若卽此而轉移
照南兵工食而稍減之則原募之下有勇夫也京師
有外省之軍年例上班徒備工役若以京軍應役而
扣班軍之月糧行糧又清在京虚冒役占者而改募

則京營有兵也州縣原設民壯以備倉卒今則徒供
差使若申嚴有司練兵之賞罰而 勑撫按總叅以
令操之則民壯皆兵也其應設于薊遼延寧等地方
卽就彼募之其應設于貢市三鎮者或集京師或併
隣鎮或練之附近州縣毋使虜中間而疑焉蓋舊軍
之氣易折新兵之鋭難當布置既定在我有隱然虎
豹之勢如市可久也則明禁其無厭之策弗論以陵
畨之罰虜人自守盟納欵之恐後萬一不然制之自
有餘力矣古云敎士一萬横行天下李陵三千衆岳

飛五百騎皆能破虜而今何謂虜之强哉臣以爲是
舉也不但爲貢市謀可服東虜制西畨奠我
國家轉弱爲强之大權也說者謂
祖宗設兵之制不可變更不知　太祖嘗長驅逐
北矣　成祖嘗三躁虜庭矣彼一時也軍新而銳
今積衰之漸不得其增也况兩廣多冦非無軍也
先帝俞撫臣之請章程設兵然後平靖此邊也者正
朝廷之有背畨籬也何惜不爲乎若夫偵探斥堠之
當謹軍士剥削之當禁屯田馬政之當舉當事自不

敢懈也臣何贅焉伏候
聖裁

恭請視朝疏　李自謙萬曆十七年六月上

臣惟上下交而其志同名之曰泰乃所以聯其交而
通其志者莫過於視朝勢分靡隔形跡罔間君令臣
共情意浹洽若元氣之流行貫徹於兩間而無阻塞
不通之處其所關于　國體民情政教號令非耿小
也自古帝王及我　祖宗所以稱聖明於今昔者
大都以是爲首務我　皇上臨御以來講學勤政
兢業萬幾昧爽視朝日夕惕若遠邁帝王之芳軌近
守　祖宗之成憲天下臣民所共仰久矣然自去

冬十一月內迄今春正月中暫輟視朝該戶科給事
中楊其休一本覲臣雲集闕下拭目仰觀懇乞
聖明益加振飭以慰群情以勵人心事奉
聖旨朕因動火靜攝暫免視朝這所奏知道了該衙
門知道欽此臣竊謂一時動火調攝若易易耳近閱
邸報復見鴻臚寺接出　聖諭仍因動火免朝傳
令面恩官員俟過三次具本　奏知不必再補則動
火蓋數輟朝亦屢矣夫　皇上以祖宗列聖付托
之身天下萬世仰賴之重乃至動火靜攝輟朝如是

臣容默默已乎臣聞太極之理判爲陰陽陰陽動靜互爲其根分爲五行化生萬物未常一於靜也惟聖人則主靜立人極此心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實非離動而爲靜也但不妄動焉耳易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此聖人主靜之學不離乎動而爲言也況天下之大億兆之重四方臣庶若見若辭若謝若貢日麟集於輦轂之下孰不翹首拭目快覩　天顏匪但如科臣所奏大計諸臣已爾此可令不遂其利見之願哉

臣仰窺　皇上愼重之意誠慮動火而視朝則火因之而愈動耳臣愚以爲當朝之時雍容端拱於淸穆之上而大小臣工祇服奔走於堂陛之間猶足以宣暢精神涵育性靈火似不能動也臣又伏讀
聖諭嘗以靜攝爲言矣然不必求諸屋漏淵默之地也誠於燕暇無事之際時　御便殿召見輔臣講明身心性情之微考究養德養身之要彼其閱歷旣久識見爲眞忠貞旣篤開導彌殷必能大有補於靜攝也且言及國本則　聖心爲　宗社悅言及民瘼則聖心爲蒼赤悅言及除奸任賢則
聖心爲進退人才悅言及納善從諫則　聖心爲福我　國家悅蓋至是則心和而氣和氣和而形和百邪不侵萬壽無疆火不期息而自息雖視朝何傷哉伏願　皇上體太極動靜之理繹行止光明之說念大臣啓心沃心之益察斯世斯民仰望之切當靜攝則靜攝務求所以安養之道當視朝則視朝又適得乎智臨之宜庶幾哉動靜惟時光輝明著
主上臣下通爲一心宮中外庭聯爲一體藹藹乎泰

和盈宇宙矣君道之盛何以加玆臣欵欵之衷不識忌諱敬攄一得於　君父之前仰瀆
宸聽儻蒙　俯賜俞允採納施行天下民生幸甚
臣愚幸甚臣不任懇切悚仄俟　命之至

乞慎喜怒審好尚辨忠邪節採織疏

林 培

職以一介草茅荷蒙　聖恩拔居言路夙夜兢兢勉效涓埃以佇任使從前條議略見施行近爲兵部黄選核濫内臣益溢臺諫諸臣未言職亦未言皇上于諸臣斥逐謫降有差職得及于寬政薄罰供職是職以往之官　陛下所賜也職一日未死之身　陛下所留也　陛下不奪職官職何敢愛官以負　陛下　陛下全職之身職何敢愛身

以負　陛下況　陛下既罪職等不言職復有言不盡是益其罪也職之所言不出慎喜怒審好尚辨忠邪節採織之四端或匡救于　聖怒方殷之中或條議于　聖心未回之日强之以所不爲止之以所不能已遂耳批鱗罪當萬死職不難一死以悟君心言行身死且有餘榮言不行而生有餘愧請盡言無諱而　陛下留神終覽焉

天子喜怒上通于　天喜怒當則天地之和氣至喜怒不當則天地之乖氣至　國家承平二百年使俾不敢有所播弄奸雄不敢有所睥睨者此一線之言路摘奸檢而防壅蔽耳自　陛下在宥言官之言雖不盡納然一事失錯罪止一事少者一二人多者三四人未有一事而波及三四十人者閣臣揭救雖不盡行然必略寬一二未有因閣臣之救而反加重者頃爲軍政内臣之事　陛下赫然震怒斥吳文梓劉士瞻未已也因而斥區大倫張同德又因而斥俞价强思又因而斥南北臺省耿隨龍等二十三人挫折亦太甚矣閣臣救之不聽九卿救之不聽

閣臣再救而邊方之旨下矣九卿再救而削籍之旨下矣中外臣民轉相疑惑謂　陛下平日敬禮大臣胡然一旦咈忤若是言官職司耳目胡然一旦挫折若是意者　陛下意有所欲爲恐諸大臣與言官之妨已也先示以必不可犯之威杜大小臣工之口然後爲吾所爲無不如意乎且區大倫張同德固曾論徐文璧者俞价强思固曾論沈思孝江東之者　陛下不加罪于抗疏建白之時而加罪于當言不言之日中外臣民又轉相疑惑謂耿隨龍等二

十三人必其平日有他論列不當
聖心特借不言以去之使進不蒙直諫之名退甘受
斥竄之辱于是人人以言爲戒恐　人主不聞至
過非　社稷之福也夏之臣等五人以捜贓被斥
人將謂　天子貴貨而賤耳目之臣非所以令百
姓見四夷聞也不崇朝而斥逐臺省三十四人非
明聖之世所宜有也職願以一身性命贖諸臣之官
部大臣累疏爭之不足惟一死可以悟
君心職死而　君心悟　國體全賢于生也然

職雖死矣詎敢一日而忘　陛下之思哉審好尚
辨忠邪節採織之三事請畢其詞焉職謂好尚之當
審者蓋有感於刑部司屬之以捜贓獲遣也夫費甲
金隱匿堅贓物　皇上追究之爲正法也非貨之
也刑部連日比併未有實跡且疏
上請其中甚有不得已矣彼司屬獨不見巡城之五
御史乎豈其不愛一已之官而苦爲費甲金回護情
固可推也　陛下於司屬則降級調外不諒有不
得已之情於堂官則姑且不究不全其大臣之體恐

其足以傷于明而累於德也且追究不已必致賠贓
賠贓不已必致株連京城内外纍纍衍揚以足原數
將無令　輦轂百姓罔怨於　陛下乎傳播四方
將掩　陛下明法懲奸之美而昭其違不類之徒
妄爲揣摩必有以某人當沒某人當抄惶惑
聖聽者流禍可勝道哉所損　聖德不既多哉職
願　陛下宥司屬徐維濂之官以明
上意之爲法不爲貨使　聖德光昭不失顯名于
天下職以觸犯獲罪雖死不憾職謂忠邪之當辨者

蓋有感于沈思孝因諸臣罷斥而揚揚見
朝也夫沈思孝江東之李植剛狠小人傾危變詐天
下之人皆知之臺諫交章彈之臺論疏十不一下思
孝東之反脣而論十疏十下　陛下得非以思孝
東之可用而欲重用之耶夫正人必與正人爲朋以
丁此呂之大奸大貪而思孝東之曲爲庇護至與尚
書孫丕揚相訐也則思孝東之固奸之魁而貪之首
也又不覩進退之難易乎難進易退者必君子也蒙
面厚顏不知人間羞恥事甘進不止者必小人也今

丕揚杜門半年辭疏十上必得去而後巳思孝則欣
欣于俞价强思鄒廷彦黄運泰馮從吾等之去謂
皇上不難罷言官五六人以安我心此從前於臣所
未有之殊眷也　朝廷之上惟吾所爲無不如意
矣于是揚揚見朝廣傍得意明示天下莫敢誰何使
沈思孝江東之李植柄用必將去其所憎而拔其所
愛去其恬静而方正者拔其陵鑠而荼毒者凡逆理
亂常不利　社稷不利生民之事皆導
陛下爲之以竊威權而固祿位此三人手段也只今

議論繁多　國是靡定惟是忠邪未辨耳正人指
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非　陛下超然朗
照獨斷　宸衷則無以別邪而定　國是
陛下試取丕揚思孝東之累疏讀之丕揚一意求去
別無撫拾惟恐　上意之不允思孝東之則兇憤
排擠妄逞狂鋒惟恐　上意之或允人品心術一
覽自見古稱爵人刑人必稽之國論而始定今四人
之中孰爲國論之所共與乎孰爲國論之所共擯乎
稽是數者君子小人之品定矣君子進而天下之爲
君子者雲附而影從小人進而天下之爲小人者朋
比而類集此世道升降之機　國家治亂興衰之故
宗社生靈休戚安危之漸皆決于此也願
陛下留意熟察于君子而任之不疑于小人而退之
必遠以自爲　社稷計毋兩賢而兩任之以釀無
窮之害職以觸犯獲罪雖死不憾職爲採織之當節
者蓋有感於撫按之爲織造罰俸也
陛下織造羊絨撫按以災疲請而不納矣採買回靑
部科以事干外夷請而不納矣湖廣撫按以魚鮓罰

俸蘇松撫按以織造罰俸矣通判以織造削籍矣應
天織造分四運而費至十萬矣夫撫按爲
陛下肅清百僚澄清天下豈飲食衣服之是司通判
雖職有思存然民社攸寄非止段疋一事也爲一服
食之故而令撫按蒙罰通判褫職是
陛下所用以彈壓地方者日奔走以供服御之需而
不足郡邑之官親民之吏舍其職業竭民膏脂惟求
上供無負以逭巳罪非所以彰　陛下畢服康功
約巳厚民之休美也况陝西外連强虜百姓疲痼不

支必折而入于虜撫按控請之詞備悉艱危困苦之
狀回青原非　中國所有應天一年而加至二萬五
千餘兩雖所費者工部之料價而舊京民力已殫嗷
嗷之聲盈滿道路矣爲羊絨而令邊鄙之民甘心以
倫于夷爲回青而令奇好之聲交騰于外國爲叚疋
而令　簡書之臣不安其職郡邑之吏莫必其命
竊爲　陛下不取也庶人必保其家而後飲食衣
服有所取而不竭　天子以天下爲家靡外府之
財竭百姓之力以供服玩之奇年復一年極敝不支
恐室家自是不完天下嘖嘖多事矣飲食衣服豈曰

可缺職不言停而言節誠不敢望盡如
國初之舊但遇撫按陳情部科執奏必令查
陛下即位初年之數過溢則損之復陞鎮黜之官罰
俸之令毋及于撫按生靈受福無量職以觸犯獲罪
雖死不憾抑職又有隱憂出于四端之外者
陛下設立閣臣非以託腹心乎設立六卿非以寄股
肱乎設立臺諫非以通耳目乎設立撫按非以示彈
壓乎　陛下初年信任大臣優容言官撫按條議
間有施行天下想望太平之福邇年以來宰執難售
造膝之謀臺諫難進犯　顔之規撫按爲百姓請命
任哀鳴而不恤執法而抑豪强則逮繫隨之是
陛下視大小臣工無一可信也不信宰執不信六卿
不信臺諫不信撫按　陛下所信者誰乎天下無
事則已有事職見　陛下孤立于　朝也職以嶺
海迂疎待罪言官憫時事之日非恐　皇心之未察
又思諸臣連篇累牘　陛下甫若罔聞反伏思惟
非剖心無以明忠非捐軀無以悟　主

陛下操生殺予奪之權　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
者萬石之所壓無不縻滅者敢以死之一字常試于
陛下哉憫時憂　國觸目激衷耿耿丹心不容已矣
伏乞　聖明少加裁察下閣部伏議如果職言可
採將一時斥謫南北台省三十四人併捜贓司屬織
造府佐各復原官或量加罰治以示懲創孫丕揚沈
思孝江東之李植分別忠邪定其去留毋或疑貳各
處採買織造查萬曆初年數目施行而後治職冒犯
天威之罪死不足爲職患亡不足爲職憂投諸四裔

以禦魍魎不足爲職辱言官死言死其職耳
皇天后土鑒照職心職無所悔若悚惕于
雷霆之威震悸于死亡之誅緘口結舌上負
天子下負生平職死不敢職不勝隕越待　命之至

乞克己恤民疏　章守誠

臣聞之書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故未有不召自至之災亦有有災無應之理惟　聖帝明王遇災知懼則災轉爲祥也今年自二月至今災異之生殆無虛日順德地震星隕矣山西天鼓鳴星墜如火矣宣大又地震真定又星隕矣河南山東北直則風霾晝冥傷人傷畜傷麥矣倏紅倏黑兵器起火光矣今臨洮又天鳴地震矣　京師亢旱禱雨不應矣
上天告譴何啻諄諄變不虛生禍亂將至尚可泄泄然視爲治安之世耶東南地方三年患水去年旱災尤甚幸蒙　皇上破格蠲賑飢餓之民寧死不忍爲非而轉徙流亡終莫之救乃今二麥雖熟斗米尚易錢百四十文父不保子夫不保妻苟得升斗以延旦夕安慶廬州等府今又疫癘盛行民死過半城鎮罷市村落斷煙麥被野而不盡收田荒蕪而不暇顧古云十室九空嗟無財也今則幾無人矣民困至此能不寒心項者　皇上深念　天變示儆特發德音笞杖減徒流審矜疑寬重辟惕然藹然惟恐一

夫含寃上干和氣卽古　聖王勑天時幾之盛節
無以尚矣臣又何容置喙然臣愚謂今日修省可以
仰荅天心者莫要于恤民尤莫先于克己恤民者
陛下修政之事克己者　陛下修身之事要之皆
自修省德意推而廣之也望　聖明垂聽焉律載
不應得爲而爲之者笞四十重者杖八十笞杖相去
凡四等今天下問刑衙門除徒流外不論所犯重輕
一槩擬杖若笞罪不惟問官弗知卽法家亦曰莫之
有行向年曾因條陳一申飭矣而奉行者能幾今

聖諭釋放見監笞囚臣恐海內郡縣無笞囚可放也
應笞而杖之寃皆向隅之泣也徒流以下通減二等
此五年欽恤之例今令減等擬審蓋遇眚肆赦意也
但無知小民誤投法網以本罪而喪身亡家者何可
勝計若通減之例止行于見監之囚亦惠未徧耳惟
通行天下至年終而止或文到之日一年半年而止
則所矜恤所全活眞若大旱之得時雨矣此刑罰之
當恤民者一也南直沿江州縣各有蘆課潮水流注
湖地又各有魚課去年潮水不長各處湖地盡成陸
地鄉村中有掘地及軏不得泉者魚何以生哉蘆州
田地江遠者無論近者初稍播種竟以灌溉艱難耕
而不獲卽蘆葦抽茁隨亦枯槁課銀何所從辦十七
年二課今正征收日也若不議　請蠲免恐氣息奄
奄之衆重以追呼箠撻之苦寧獨輸納不前必至捐
身溝壑二課所入在　國計不過如太倉一粟而恐
驅孑遺之民于死地也故或議全蠲或照原災分數
減免庶可存殘喘而安地方此課稅之當恤民者一
也每年夏稅及南北解部錢粮各省多至冬征解淮

江北諸郡縣當五六月間催提比較勢若燃眉曰此
麥熟時也然未奉會計小民莫肯納排年莫肯納獨
以責之粮長借辦完官其名曰包封此在豐年猶有
鬻產破家者今何時也而堪此不急之征耶且條編
內官吏有俸師生有膳兵卒有餉各衙門諸役有工
食悉于此時取給而奈之何不用一緩二也十八年
夏稅等項照各省至冬然後征解則災民息肩矣此
田賦之當恤民者一也夫民瘼以恤庶　天意可
回然非其本也臣聞大君天之宗子天則　君之

父也故天憂下民而仁愛人君爲甚父子之理則然
君奉天以愛民而自愛其身爲急子事父之道則然
由斯以談今日修省之事固在恤民而尤在
皇上之反身修已明矣我
皇上孝養備至享祀
精虔茹納忠言創懲墨吏綱紀振揚　仁恩宜霑固
宜　天心之默順又胡爲乎災異迭見也
陛下試反而思之視朝日講報罷經年輔臣言之弗
從省臣言之弗從臺臣言之弗從凡爲心肺二火靜
攝計也倘深宮燕閒之際起居食息之間有可快心

當意者一過其節則本求養靜適以滋動本求息火
適以導慾曾不若　視朝之爲暇豫　日講之能
養心也人命至重　陛下詔內外所司矜恤矣然
左右近侍弗稱使令一或忿怒太過則雷霆之威所
繫無不摧折縱有可矜可疑可從而詳鞫之是刑罰
不中　陛下所宜深思也宮中買辦自有本項錢
糧向年借取太倉銀二十萬兩實一時不得已權宜
之計乃年伏一年率爲定例部臣臺省連章執奏俱
未允可　祖宗二百年之積遂一旦空虛矣去年

浙直大旱　皇上發帑銀三十萬賑濟此　浩蕩
之恩也然災民得賑多者不過一二錢少者分數而
已倘　陛下幡然感悟停取太倉銀兩自今歲始
則一年所省可賑幾萬萬戶是災民之命懸于
陛下之財用弗節用而欲恤民無繇矣　陛下縱
不爲財用惜能不爲民命惜乎孔子曰父毋惟其疾
之憂非必疾病也凡人子有悖道敗德之事皆所謂
疾皆親心所憂也　皇上身爲天子何可貽天以
憂今欲修省以荅　天心莫如克已克已莫如戒

前數事臣愚謬居言職罔知獻替惟推廣　德意而
進克已修身之說如此伏願　皇上擴大舜之智
察矇瞽之見復　朝講之規勤　召對之命戒非禮
之動屏伐性之慾寬可容之過惜有用之財則
聖德格天諸祥可致而治安將保于萬世如或災異
有不消祈禱有弗應即治臣欺罔之罪臣甘心焉
臣不任隕越待　命之至

乞毅斷行以荅天眷疏　蕭如松 萬曆三十年閏二月上

臣等竊惟君人者天之宗子民之父毋天生民不能自治而以生養安全之任付之君民戴君不能自報而以祿位名壽之福祈之天上下一體天人一機人心悅則天心順感應捷于影響莫或爽也臣等待罪留臺　君門萬里二月內接邸報　聖躬偶爾違和不能前伏　闕下一念狗馬之忱實與在朝諸臣同瞻戀者本月十六日漏下二鼓內閣接出聖諭停止礦稅織造寬釋千連罪犯起用建言諸臣

午夜　恩旨自天丙朝歡聲動地　輦轂之下方呼　天以祝　聖　玄穹之上已人感而天申遂傳　聖躬勿藥有喜矣好音電馳普天率土匪直大小臣工共相慶慰雀躍舞蹈一時士悅于庠民悅于市軍悅于伍商稅于途農悅于野四夷悅于遐方凡有血氣者莫不舉手加額共祝天子萬年謂　皇上此諭功德無量其膺福於天者必無量矣未幾復讀　聖諭傳示內閣不盡釋然於礦稅之罷而謂其餘之事卿再酌量當行的擬　旨來行臣等竊意礦稅當亟罷千連當亟釋建言諸臣當亟用　宸衷已明見獨斷而又仰窺酌量請行之　旨則　聖意未嘗不欲旦夕間次第行也　皇上天所申命不難察識擴充閣部君所倚托必能調停匡正臣等即抱忠赤靜聽轉移且思　聖躬正在調攝何敢遽煩　省覽不謂太僕寺卿南企仲之疏驟然一上致蒙　嚴旨千連不得即釋言官不得即起與礦稅不得即罷者大負人心所望矣嗟嗟開採礦稅雖云權宜原非遠計宇

內小民苦中使之橫剝膚朘骨喪身破家不啻塗炭官切為民稍與中使相左輒被揑詞瀆激遂以逮繫千連至于臺省部署諸臣偶因觸事陳言或以同官波及前後降斥接踵于塗此誠　天心所矜憐皇上所不能恝然者數年來內外大小諸臣連篇累牘或論是非或論利害或論聚散安危之究竟以求罷礦稅或陳相左之由或明誣枉之故以求釋千連或申戇直之無他或辯事體之無涉以求容斥臣曾未有得　俞旨者一旦　聖諭煥發與天下更

始　官府内外無容贅一詞此豈偶然乎哉
天心仁愛　廟社護持欲　皇上為堯舜天下
際唐虞故思若啟行若翼耳　絲綸一出炳如日
星中外一傳奉為蓍蔡而況停礦稅之　旨尤人
心所延頸希冀欣其下而悲其晚者既聞停罷孰敢
背違在在中使俱已束裝就道民心方信而喜又得
復還設局張威民心必疑而愁民心疑則生懼民心
愁則生怨懼心與怨心合萬一蟻聚蜂起與中使抗
爭狂逞事有不測利耶不利耶故停罷礦稅以解倒

懸此已布　聖諭斷難移者所以信其視民如傷
之仁也忠直之士禁于圜扉無辜之人被以縲絏若
諸所干連夜號棘林者已有之矣以　皇上太和
宇宙安可令在繫干連仍抱向隅之泣耶故疎放係
累使之還職寧家此已布　聖諭斷難移者所以
信其解綱赦過之仁也臣多直道乃成　聖朝野
無遺賢斯臻至治今建言各官老於牖下者已有之
矣以　盛世　聖明遭際安可令言事諸臣竟
或齎志以終耶故起拔淹廢使之顯庸效忠此已布

聖諭斷難移者所以信其體恤羣臣之仁也矧今傳
宣既遠感格已通在　皇上必不可不察識擴充
全其得人得　天之善心在閣部必不可不調停
匡正盡其憂　國憂民之職分萬代瞻仰在此舉耳
皇上倘念　宮殿之費不肯釋然于礦稅臣等謂
君令臣共　君勞臣逸當事諸臣自有任其責者
無論臣工即民間幸礦稅之罷懽欣鼓舞輸將恐後
赴工趨事不日成之何煩　聖慮哉大學曰未有
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

則今日罷礦稅而無憂　宮殿之謂矣伏乞
勅下各部停罷礦稅釋放干連起補廢官則
皇上自諭而自行之原非聽人言之強聒萬方共悅
而共祝之靡不祈　聖主之凝休協氣導迎
天心寵眷　令名與日月爭耀壽算與乾坤並長
億萬年無疆之治平端在是矣天下幸甚臣等幸甚
臣等無任瞻依懇切待　命之至

乞去三壅一蠹疏　朱吾弼

臣以不孝庸流憂居墓下謬叨　特旨起自禫月雖非奪情寔是破格力疾違限又荷恩憐感激無地捐糜矢天乃從仲秋抵任僅共職事不敢以一言瀆擾亦緣大小臣工言者不乏日冀　聖明霍發有期奈何數月　天聽日高壅者不勝壅蠹者不勝蠹紀綱陵夷　國無善理姦貪縱恣民有戎心天之太白太陰同時晝見地之陷谷涌陵沴異非恒召亂有形致乎無象蓋不啻漢臣所稱可為痛哭流涕長

太息者臣叨言官敢復默默自幸　主恩貽漢臣羞也幸將改歲天運一新臣謂鼎革當念慮煩睿覽姑不敢縷舉直舉時政之要不可一日使壅者三不可一日使蠹者一為　皇上陳之夫皇儲天下之本也周官法詳世子　國朝重典東宮今　皇長子冠婚將行　冊立宜先去春曾幾何時　明旨尚未昭宣一切禮儀當叅查議欽奉　屢旨中外臣民皆知　皇長子聰明仁孝簡在宸衷眷顧特隆三陽開泰迎祥履端時所當乘臣謂宜於首春遵　祖制擇吉次第並舉　冊立冠婚之禮此時政之要關於　國本不可一日使壅者一也內閣號曰政府　皇上所以資啓沃總機務而百寮眎以為表率者故曰相道得而萬國理今宰輔病庸已非忠良能鞠躬盡瘁者間不得已有疏揭皇上又多藐若贅疣十不得匡正一二而閣臣之推頻上頻格致政府為虛譬之人身股肱任其痿痺誰代運用臣謂宜遵　祖制速行點用數員入閣辦事使庸病者去一清政本此時政之要關於　國體

不可一日使壅者二也科道號曰言官　皇上所以司糾繩寄振肅而　九重賴以無閼蔽者故曰后從諫則聖今臺省寥落已非暇豫得極思建言者間不得已有獻替　皇上又多置若敝帚十不蒙批發一二而考選之期愈催愈遲致言路為塞譬之人身耳目任其聾瞽誰司視聽臣謂宜遵　祖制速行考選科道取補缺員使忠良者進一廣言路此時政之要關於　國憲不可一日使壅者三也臣所謂蠹之一者則礦稅中使是已初　皇上苦兵苦

回祿用出浩繁不忍加賦偶聽礦稅之說行以蘇天
下之困非行以困天下臣民也奈奉行匪人假公濟
私竊威肆毒地方則多激變官吏則多摧殘海內囂
然喪其樂生之心奏疏種種無一虛語豈叢神作祟
煬竈爲姦而 皇上溺其利忘其害乎害在商民
者耳目覩記拔髮難數如安撫察院則無法捏誣守
令則無官槌殺生員則無士以刑餘之徒憑尺一之
旨禍商禍民積漸至於無法無官無士將復何所忌
憚誠 國家一大蠹也 皇上動法 世宗臣

諷革天下鎮守大監乃 世宗萬世瞻仰第一舉
蓋其起自藩邸稔知此輩之狐假狼貪故禁不使出
令 皇上宜法 世宗亟下撫臣賈待問按臣
馮應鳳張應揚等疏嚴拿姦惡劉有源等追贓正法
召回高寀等礦稅之使放釋華鈺等無辜之臣以上
念 祖宗之 陵寢者念 祖宗所遺之民
亦皆居有住宅葬有墳墓斷脈洩氣生命必戕憂以
天下槩停開採稅則酌量定額悉付有司庶
國可取盈商不重困民不思亂如大寒之後頃爲陽
春區區膚播足憂哉此時政之要關理亂安危之機
臣固謂不可一日使蠹者一也臣忠憤激切知識短
淺近聞民間私語諠傳 皇上用内相不用外相
聽内官不聽言官故天地示變兵荒釀亂武俠者不
難揭竿曾旄者易於簧鼓臣愚竊謂三壅不決一蠹
不除治平無時也伏願 皇上秉時省圖
聖德與天運同新壅者不使再壅蠹者不使再蠹如
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則天變可
弭人心可定億萬世治平無疆之休端在是矣臣無

任悚懇待 命之至

修德政以弭災變疏　方　鳳嘉靖

臣聞天變之來雖或然之數而人事之感召有必然之理故古之明王一遇災變或下罪己之詔或致省躬之誠而不敢易以處之也　陛下臨御以來方及年餘災異數見遼陽大水山東山西陝西福建廣西等處風烈星隕天鳴地震久旱疾疫死亡相繼民困已極今年南京　內府火災延燒國學號房及百餘間近于七月二十五日申酉時分惡風暴雨夜以繼日沖撞搏擊天地震搖瓦石飛走　孝陵石攔

倒壞樹木傾拔一千三百餘株國子監等坊牌并城中房屋倒壓大江平湧潮水丈餘儀真居民漂沒及千餘家商民船隻覆蕩無數浮尸填塞觸目痛心變異之大未有甚於此者臣思所以致變之由未必不因人事之感召而　陛下德政之可修者允所當急臣敢昧死言之經筵雖曰日講而未聞有咨詢之實甚至有愆期而不御者宰臣濫加爵賞而未聞有延納之禮甚至有累月不得見者兇阻之　詔方下而追徵益急是失信於窮民沙汰之法方施而傳奉繼行是縱姦于倖進信內使之言而使御史貶責主事被執益長貂璫之勢從外戚之請而使無功受封無名賜第漸張閥閱之威欺君誤國如張銳等罪當萬死今則止於充軍而百萬私藏仍歸舊橐黨惡害民如浦智等罪不容誅今則止於降級而入官贓物還給本人凡此皆蠹政之大且要者其他一時之失一事之弊雖拂乎人心之公而不足以致上天之怒者臣不敢一一細陳以取煩瀆之罪伏願

陛下痛加警省勿視泛常不必遠求古之帝王但思

我　孝宗之所以致治者其道何先及　武宗之所以致亂者其失何在則一心之中理欲自判萬機之際得失自明善者師之而君子必進惡者戒之而小人必斥左右之親信者必察其誠僞而不可委以腹心臣僚之老成者必展其才猷而不當求之形迹賞罰必公毋奪於私請而至於濫縱政令必信毋惑於群議而有所改移凡有章疏必由　內閣或行或止必取　上裁而擅自批發者必加重譴使言路大開新政日益而不可安於小成以自足仍

勅內外大小衙門官員一體脩省務求實驗毋覩虛文則災異可消休祥可致而天下之治其原蓋不出此矣臣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災異陳言以消 天變疏

仲 選 嘉靖年

臣等竊惟古今天下未有無異之國惟明哲之君能修德則災變爲祥不能修德以應之則災害必至是故春秋一書人君正心術之要典也記災異而略祥瑞唐臣張守珪亦曰古者多難開國殷憂啓聖事危則志銳情苦則慮深故能轉禍而爲福由是觀之人君於災變之來正所以動其憂勤之心而啓其治平之機也未足爲損而固已爲益惟求其應之之實何如耳近該禮部類奏週年四方災異歲無虛月皆出非常此亦咎徵之見必有所感臣等見之實爲寒心旣而伏覩

聖諭曰四方災異非常朕心朝夕憂懼又曰此非下民之咎皆朕之失臣等稽首三嘆以爲

陛下此言卽禹湯罪己之言也 陛下此心卽周宣遇災而懼之心也固宜上格 天心消彌災變而和氣充於兩間矣有君如此何忍負之然臣等聞之應天以實而不以文動民以行而不以言感召之誠亦唯於人事驗之而已人事修則天心格

人事乖則天理違必然之理也今日之災異無亦有以召之也歟臣等妄議或者　聖學之未敦也政權之下移也小人之未遠也忠直之未錄也百官之未勵也民生之日蹙也武備之廢弛也有一於此皆足以上干天和臣不揣愚陋敬條七事上陳伏冀

陛下采擇其一曰敦　聖學夫帝王之學與經生學者之學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已至於帝王則不然所以講明道理察識事機以為用人行政之本非小補也　陛下翠帷天開鴻儒日侍所以啓

沃之者無不周至固已匹休帝王矣至於或用一人其人之制行才器其當與否恐未必盡知也或議一事其事之始終利害其成與否恐未必盡知也臣等未敢盡以為然使時或有此是亦　聖學之未敦也伏願　陛下燕閒之時召密勿儒臣顧問天下政事四方動靜或行一大政令儒臣及該部陳說事狀利害始終備悉　聖心瞭然施行或大臣有缺或用方面重臣亦與之評論其人才制行應當是任然後授之日久驗其當否如有不職罪坐舉者如此久而行之積少成多其餘可以類推矣古之帝王憂勤惕厲所以祈天永命者此道也其二曰攬政權洪範有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凶於而家害於而國言逆尊卑之體亂上下之統則危敗有必至者

陛下英明夙成釐正羣弊威福之柄出自

朝廷凛然如太阿出匣莫可容議邇者或以姦黨而復其官或以極惡而宥其罪或奏擧官而即與擧官或討　勅命而即得　勅命人言紛紛皆謂此曹厚賂　陛下左右往往乘其喜怒陰援引而福

庇之殊非　陛下本意果若人言則政柄恐不免於下移而無怪乎　天變之屢見也臣等伏望

陛下廓離照之明奮乾剛之斷用人行政之間惟以理法是準以　成憲是遵無以一時之喜而遽賞人宥人無以偶然之怒而遂黜人刑人至公至正使人不得以窺伺其意則威福之柄不至下移天下之政皆出於一而　天意可回矣其三曰遠小人臣等讀易見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其卦為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其卦為否所謂泰者世道平治之謂也所謂

否者世道不得其治之謂也天下否泰係於君子小人之進退如此是故不遠小人不足以應
天變也可知矣今太監崔文以邪術而得侍左右張璁桂蕚以讒夫而得預　經筵劉棨以白丁而久厠　內閣蔡享蔡銘吳大田以匪人而居華職之數人者天下人人知其爲邪佞也知其爲匪人也
陛下任而用之是小人猶未遠也世道何由而泰耶臣等伏願　陛下大奮　乾剛於此輩人或令其閑住或令其致仕毋使久玷名器以順人言以從

天意則天下幸甚其四曰勵百官夏書曰先王克謹
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說者謂其人君能謹天戒于上而人臣者各守常憲各修常職以輔佐於下則君無失德而爲明后也自今觀之
陛下遇災而懼憂形于言可謂克謹　天戒矣而百官之在下者豈皆克守常憲者哉或覆庇匪人或苟且公事或私通關節或公行賄賂文雖麗而大節有虧外可觀而內行不足有一於此是皆臣職之未勵也其何以輔吾君以格　天意耶臣等伏乞
聖諭除天下官員見今嚴加考覈外其兩京百司庶職令兩京科道劾其不才不職者咸罷黜之以應
天意以勵臣工則百官各修其職以輔
陛下之明明矣其五曰錄忠直臣等聞之匹夫結憤六月飛霜一婦含寃三年不雨天人感應之機至速也前者在廷之臣或論事忤　旨在外之臣或守法被戾　陛下怒其狂妄皆置之罪謫戍如豐熙等爲民如馬明衡等降遠方如馬卿陳逅等調外任如吕柟等不幸而死如王思裴紹宗等罪之誠是也

然原諸臣之初心皆欲效區區之微忠以受知於
朝廷無他志也今而或死或謫或降或調使之抑鬱而不得其志也是豈　上天生才爲世用之心哉近者　陛下於衛道等諸臣憐而察之皆復其職而以上諸臣獨不被其　曠蕩之恩此災異之所以屢見也臣等伏望　陛下以天地父母之心哀而憐之或漸復其官或量移近地不幸而死者得瞑其目自然和氣充溢而　天意可回矣其六曰蘇民困天地生物以人爲貴故立君以生養之使各得其

所故曰民牧此天意也　祖宗盛時民戶計一千
六十五萬有奇而民口六倍其數當時差派不煩徭
役不重催科不擾爲守令者又皆寬厚平恕之吏是
故庶民得安災變不作自正德以來流亡頗甚且以
南直隸一方論之始遭流賊之變民之死者什三繼
以水旱疾疫之災民之死者什五加之權姦煽毒酷
吏肆威死者不生散者不聚十室九空蒿萊滿目較
之前日民散不支者已太半矣而差派如故徭役如
故不惟如故而又增之催科日煩無有寧日爲吾民

者大家怨咨小家巷泣殘酷之吏日新月盛天地一
大父母也視民皆其子也如之何而不動心哉此災
變之所以頻仍也臣等伏願　皇上體
上天仁愛之心悼下民流亡之苦乞　勅該部行
各省地方會計民數如百里者撮爲六七十里如五
六十里者撮爲三四十里量其里分審派均徭盡去
貪殘酷暴之徒而求寬厚平恕之吏以休養之一切
不急之征暫且停止待其稍稍振起然後徐復其故
則民生少遂民困少蘇而

天意可回矣其七曰振武備臣等觀之往事凡地震
冬雷氷雹之災皆兵象也今　聖明之時萬萬無
此然災變不已必主荒歉萑苻之盜伺隙而動不可
以不深慮也且以南京而言　祖宗根本之地承
平日久民不知兵軍職皆驕子徒事文具而不識戰
陣士卒皆壬人唯充私役而不辯什伍凡年力精壯
者皆私役於守備坐府坐營之家輪番上直多者百
餘人少亦不下六七十人其備操守備者往往皆老
弱不堪之徒且其紙盔布甲殊不精明木刀竹弓全

無堅利書曰有備無患今平居如此萬一有卒然之
變欲驅之以荷戈向敵豈能濟哉往年流賊橫江而
下士卒望風奔走宸濠動變選閱累日不足應用無
備之患固已如此此亦救變之不可緩也乞
勅南京兵備會同守備及點軍科道等官嚴加簡閱
更替老弱凡年力精壯充私役者盡數退出歸之行
伍使其充實訓練弓馬務求閑熟點視器械務求堅
利其有武藝不精兵甲不利者本管官一體住俸待
其完熟然後開支如是久而行之則人各自奮而士

氣百倍武備不期飭而自飭矣臣等待罪言官義當陳力平時不能隨事納忠匡救闕失致夫災異迭見驚惶 聖心此皆臣等不職之所召也謹略陳愚見以塞萬一儻言有可采少
賜施行仍將臣等罷斥以應天變以昭人臣不職之
訓臣等無任隕越待罪之至

因變陳言以謹天戒疏 趙錦嘉靖年任

臣伏見今者正月之朔日有食之夫日食之變雖曆數可推而春秋日食三十有六亦未有無其應者故
聖人書之以示災至于食在正旦古人所謂變見三
朝災非常有應爲尤重臣謹按春秋所載先賢所論皆以爲陰盛陽微之象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又山東淮徐之間連歲大水四方地震疊見章奏皆爲陰盛之類書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故自古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

有災而無應之理恭惟 陛下遇災而懼同符大禹必能上回 天心左右之臣亦必能極言時政之闕失以上副 陛下脩省之實臣愚雖身在萬里而志切效忠謹以天意驗之人事醜虜驕橫時肆侵陵閹臣怙寵擅作威福竊以爲有若影響之不謬者敢昧死爲 陛下陳之伏讀 皇明祖訓有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亾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 朝罷丞相設

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　朝廷總之所以穩當蓋前代政在中官則有望夷之禍政在外戚則有新室之憂至於委任臺閣最爲得策而用或匪人猶不能無專權亂政之失我　太祖高皇帝因胡元之敗長慮遠筭于是始罷丞相散其權于府部諸司而總之于　朝廷上不失其操柄下不嫌于僭逼此　聖祖之慮所以獨超乎前代也　成祖文皇帝時始命解縉楊士奇等七人入直內閣然初皆編脩待

詔等官終永樂之世亦不過春坊學士之職蓋取其足以代　王言備顧問而職輕員衆則無專盜僭竊之虞此　成祖之制所以深慮乎後世也洪熙中楊士奇等始以　東宮舊恩兼領保傅景泰中王文復以保傅之重兼領冢宰于是內閣之權日以重而　祖宗之微意寖以失矣　列聖相承循爲故典故議者以爲今日之內閣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非　高皇帝不設丞相本意然當時諸臣雖身居宥密參與謀議猶未敢招權市寵賄賂公行于外故內閣之

權雖重其弊尤爲未極頃者夏言以貪暴之資厠跡　禁扉今大學士嚴嵩復以姦佞之雄繼登台鼎怙　恩寵以張其威權假刑賞以行其愛憎事無大小咸欲稟承于已人有少違則必陰中以禍于是百官懾息諸司望風天下之事未以聞于　朝廷先以聞于內閣其大者銓司之黜陟本兵之用舍尚書先以白于內閣必許可而後敢具題其清要之職優厚之地非內閣之私人與通賂者則不可得邊臣遇有功罪則必扣尅軍士月糧行賂于內閣賂入則順指諸司

曲爲擬議無功者受賞有罪者免刑體勘之臣明知其冒濫而不敢以　上聞執法之司心知其寃抑而不敢與申理至於宗藩勳戚之封襲文武大臣之贈謚亦惟視賄賂之厚薄以爲遲速予奪而莫之顧諸司之章疏必先呈嵩而後聞四方之奏請各具副封以自達謂之揭帖白事之官班候于其門者日無虛刻請求之賂輻輳于其室者不遺微小其諸中外臣僚之陞除致謝朝　覲進　表公差給由之土物餽遺大者千百小者數十奇珍異彩水運陸輸者則

又視爲常例希寵于進之徒妄自貶損稱呼非類頌
美功德比擬不倫奴顏婢膝于其前而廉耻掃地者
則臣所不忍言也蓋昔日散丞相之權而分之于府
部諸司今則合府部諸司之權而悉歸于内閣雖前
代丞相之專權亂政何以加此　陛下天縱聖神
乾剛獨運自以爲予奪悉由于　宸斷題覆則在于
諸司閣臣雖參與謀議不過票擬取　裁而已而不
知諸司之題覆則已先受其風旨閣臣之票擬莫非
兩存其胷臆羣臣敢怒而不敢言　陛下何由而

知之今言雖莫逃于　天誅而嵩猶得以播其惡
者蓋言剛暴而疎淺其惡爲易見嵩柔佞而姦深其
惡爲難知前此諸臣有指嵩姦邪之狀者有列嵩貪
穢之迹者皆　陛下之所熟聞無俟于臣言臣本
外臣不知内事至于嵩欺罔　陛下之術則固四
方之所共知者臣請試舉一二而　陛下自察之
蓋嵩窺伺逢迎之巧似于忠勤諂諛側媚之態似于
恭順能引植私人布列要地以探諸臣之動靜而先
發以制之故少敗露善以厚賂結交　陛下左右

親信之人凡　陛下起居意向無不先得故多稱
旨　陛下見其小有所諍以爲非盡從者而不知
嵩成聖心所不經意之事稍爲執論以絶
陛下之疑　陛下見其外若無與以爲非招權者
而不知嵩意所欲則脇制諸司題請而莫敢不從或
俟　聖意所發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因事機所
會從而執之以肆其毒使　陛下思之則其端本
發于　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于内閣幸而
洞察于　聖明則諸司代嵩受其罰不幸而遂傳

于後世則　陛下代嵩任其咎則有丞相之實而
無其名有丞相之利而無其害故怙寵作威招權納
賂嵩與言等而立心之深爲術之巧則嵩非言之所
能髣髴也嵩粗有文學性亦警敏　陛下久加寵
任而不疑屢抑人言而不信竊意　聖心必以爲
嵩有可用之賢而闕于　國家之安危耳然自嵩輔
政以來惟恩怨是酬惟貨賄是好政權悉歸于掌握
而府部諸司皆不得其職故銓司之黜陟不當而文
臣多奔競貪冒之流本兵之用舍失宜而武臣無克

敵死綏之志邊臣之功罪不明而戰士解體將帥之掊尅日衆而卒伍耗弱封襲非賂不行而大典日壞贈謚非賂不得而國是日淆羣臣憚陰中之禍而忠言不敢以上聞四方習貪墨之風而閭閻日見其愁急十數年以來使 陛下欲致太平則羣臣不足以承德于左右欲遏醜虜則將士不足以禦侮于邊陲財用以竭而外患未見其底寧民困已極而內變日虞其將作蓋古者雖中材之主而輔佐得人皆足以致治今 陛下躬至聖之德總堯舜之盛憂勤

萬幾三十有二年矣而天下之勢其危如此非嵩之姦邪何由以致之中外之臣見其流害天下貽憂君父懷抱鬱鬱思欲爲 陛下一言者亦久矣每竊私議以爲昔漢光武不任三公其後政歸閹宦卒有王甫曹節之禍萬一 主上因一二匪人之故盡疑左右之臣則後世必有以斯言爲過者相顧莫發卒至于今上干天變洪範有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皇明祖訓有曰當未知之初一槩委用既識其奸退

亦何難愼勿姑息惟 陛下燕閒之頃深思而徐察之至于醜虜驕橫則固 聖心之所軫慮者其于防禦諒在周詳然自庚戌以來臣見
陛下當募天下之武勇以足兵矣竭天下之財賦以事邊矣搜天下之逸遺以任將矣行不次之賞神莫測之威以風示中外矣重血戰之功寬損軍之法以展舒諸臣矣二年以來雖仰仗 皇威虜無深入而封疆之臣猶復擁兵自護引日偷安未見有堅甲利兵眞足以制醜虜之死命而紓 陛下宵旰之

憂者何哉朱熹有言其本不在乎邊鄙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自項閣臣行私邊帥用倖以掊尅爲得計以營求爲有能遂致 朝廷之上用者不賢賢者不用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是則紀綱一壞雖有百萬何益于事書曰惇德允元而難壬人蠻夷率服詩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故內有張仲而後外有尹吉甫內有魏相而後外有趙充國自古未有小人在內而將帥能成功于外者也臣願
陛下覲上天垂象之顯察 二祖立法之微念操

柄之不可使移思紀綱之不可使亂將嵩早賜罷黜以應天變以後閣臣得如　成祖故事斯爲上策若　陛下以爲循用已久勢難卒變則請愼簡其人不許侵與府部諸司之政府部諸司亦不許事先關白仍踵弊風如此則　朝廷清明紀綱自正醜虜雖橫臣知其不足平矣嵩素有術數善爲傾陷聞臣斯言必將自謂直贊　陛下故入目爲姦邪

陛下左右直贊之臣非止嵩一人前後諸臣不論他人而論嵩則非以其直贊　陛下明矣前此徐學

詩等曾經論嵩又必將謂臣爲其鄉人報怨夫人臣忘其身以事君則謂之忠人子忘其身以事親則謂之孝忠臣孝子不多見于天下是忘其身之難也今臣以螻蟻之微上干　雷霆之威死生未測身家莫保以此而爲其無干之鄉人雖至愚者不爲也況御史何維柏等節經論嵩彼又將誰爲乎

陛下聖明必不惑于其說若嵩別生飛語曲爲中傷或將臣疏停閣于外先爲辭以激

陛下之怒使臣言無自而入此則非臣之明與力所能及亦惟區區盡死節而已臣職在諫諍目擊天變深惟安危所係不敢不竭其愚干冒

天威不勝隕越待罪之至

元旦日食脩省疏　　徐　栻嘉靖年任

臣聞天人之際每達於幾微而帝王之德常成於危懼近覩邸報該欽天監奏爲日食事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初一日戊寅朔日食分秒推筭共食九分九十三秒日未入見食八分一十八秒日巳入見食一分七十五秒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竊惟日者衆陽之長以清明普照爲德正旦者二陽之首以生育長養爲事乃於玆時謫見於天蔽虧侵掩若此況入秋以來如西南之赤氣廣東之大水徐淮之荒歉並

見疊出巳爲深災而又加之日食於三始數十年來未有天變如是之甚異者也夫十月之交詩人垂訓而春秋於日食必書其謹天戒也至矣蓋變不虛生而日食爲異食於正旦者爲尤異臣驟見之不覺憂懼恭惟我　皇上懋昭　聖德總攬　乾剛憂勤惕厲國爲化理其所以敬　天勤民者雖古帝王之勅天命畏天威無以過也是宜克享天心感召和氣詎至有此以臣瞽見度之豈非以聖明在御而大小臣工奉職不效者之所致歟抑天獨厚我　皇上欲　皇上寅畏自脩增益聖德應之以誠轉之以福而永綿　宗社無疆之慶也歟是以臣抱日中之慮效　獻曝之誠而有不能以自巳也伏願我　皇上深體　上天仁愛之意益虔帝王兢業之心應　天以實恒謹時幾之戒弭災以德愈養和平之福仍乞　勅下禮部咨行各該衙門大小臣工俱務竭誠脩省盡心職業毋諉日食爲常數毋謂救護爲常儀要在盡人事以荅　天道焉蓋日食之爲占陰盛陽微先儒謂小

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之象也以實應之則進君子退小人莫要於考察也卽當三載考察之期乞勅部院務要矢心會同秉公持衡去留允當以明黜陟之典其兩京堂上官員仍令照例自陳毋妨賢路以儆有位斯君子道長而小人不得以濫厠其間矣以實應之則綏　中國制夷狄莫先於自治也卽今防秋漸弛而武講遂疎乞　勅該部轉行各邊諸臣務撫士卒嚴團練固城堡謹烽堠以爲邊防先事之備其各衙門政事關涉軍國利害大計及有闕失

宸斷大非民便可以上干　天和者許令諸臣具
實條陳伏望　賜之采納施行斯内治日修而可以
坐收外攘之略矣修弭之實交孚中外將見人事修
於下　天道應於上災變消伏瑞符日臻清寧位育
享嘉貺遂而億萬年久安長治之休端在是矣臣待
罪言官適逢　天變義不敢隱上瀆
睿覽無任懇切戰兢之至

乞脩實政以弭天變疏　田成法 隆慶六年任

臣等切惟天人之理相為流通感應之機捷於影響
故人事之失足以干天和而召異人事之得足以轉
災異而為祥古之英君誼辟有值天道之變而卒能
保至治於無虞者夫豈倖致哉皆由實修其政以為
消弭之道耳我　皇上以聰明仁孝之資膺奉
天承運之寄遐邇人心懽忻鼓舞太和流行於宇宙
誠千載一時頃者乃有客星麗於壁宿光芒與日爭
耀　慈慶宮後連房亦有燒燬之變旬日之間災異

迭見豈偶然哉蓋　陛下天之子也父毋於子撫
育之又從而教戒之乃所以為愛之至今日之變得
非　天心仁愛因此以示警戒之意耶恭聞我
皇上齋心露禱減膳輟樂且諭内外諸司痛加修省
即此警惕之一念足以仰荅　玄穹潛消戾氣矣然
而星變尚未泯滅其故何也臣等以為
陛下有是實心矣必有是實政而後格天有全功
陛下敬修於上矣必羣臣交修於下而後人道無餘
事伏望　聖學亹亹而日新

聖德乾乾而不息動靜語默奉
帝則以周旋好惡用舍體　天心以從事篤
宮闈之愛敬以端化理之源勤閣臣之召見以資啓
沃之益防壅蔽則廣聽納於言路崇大體則存渾厚
於精明撫運盈成而不忘復隍之警身居九五而恒
念小民之依又必申命大小臣工共圖昭格有左右
之任者殫心以輔台德期袞職之無愆有分理之責
者協力以亮天功期庶績之咸舉撫綏于內者俾匹
夫匹婦皆被堯舜之澤禦侮於外者俾蠻夷寇盜永

無窺竊之虞斯則不徒有修省之文而有修省之實
廢弛者無不振湮欝者無不宣萬物和於下天道應
於上而轉災爲祥之道在是矣昔商高宗恭默思道
拳拳於同心臣辟之訓周宣王側身修行切切於靡
人不周之言卒之雊雉旱魃咸不爲殃而益衍商周
之令緒此非上下交修以彌災異之明驗也與伏乞
陛下念天監之在茲思人事之當盡俯察微言特賜
採納見之施行則維新之命益見其孔固而太平有
道之盛永底於無疆矣

乞飭邊備練民兵以昭警戒疏

于有年 萬曆十年任

臣等切惟　帝堯即政則景星出宋景公有君人
之言三而熒惑退舍上下感應捷於影響故周禮保
章氏掌天星察其吉凶以觀妖祥而漢儒孔安國云
人君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蓋天道遠人
道邇人事既脩天變自回固理之不可誣者也恭惟
皇上御極以來敬　天法祖約己惠民明良協德
遠邇向化所謂至治之世也固宜星辰順軌而休徵

協應矣何邇者　輦轂之下癘疫大行畿輔之地
恒暘不雨浙江之兵變繼作河西之赤光遠天而白
氣並見浮圖峪等口天火焚燬徽州祁門縣大水漂
溺均非　盛世之所宜有維茲四月末旬復有彗
星出見下起西北上指東南出似五車形如足鍊說
者謂其色白其應主兵臣等反覆思之方今
聖明在上夷狄虜情洞若火照德蓄威服如固磐石
而何兵之足慮也然顧有象者意者北虜之通好不
可恃以爲常內地之兵政容有未得其當故

天心仁愛　皇上出災異以警懼之欲其防微杜
漸以保億萬年之治安乎則申飭邊方武備團練腹
裏民兵皆今日所當亟爲修舉以仰荅
天意也請爲我　皇上陳之切自俺荅效順北虜
納欵邊關數寧塞垣安堵雖遼左時驚亦每報克捷
蓋十有餘年于茲矣自　成祖犂虜庭之後未有
如今日之盛者也識者顧不免隱憂焉何者虜不犯
邊則我備自弛虜旣内附則賫予必多以將帥則驕
縱目不識陣以卒伍則游惰身不荷戈甲兵朽鈍於

不試糧餉耗費於屢頒且俺荅旣故統馭無人或部
落生心起釁挑禍以彼久蓄之鋭攻我無備之師是
可不爲之寒心乎范仲淹有言曰隆禮謹信以和爲
權宜治甲繕兵以攻守爲實事彼不論盟我則撫綏
不倦彼若叛德我則攻守皆宜旨哉斯言蓋甚切今
日之事焉伏望　皇上示諭本兵申飭邊臣大破
常格勿襲故套剗將吏驕縱之習作士卒委靡之氣
修其戈矛豊其糧餉而又簡閲以時賞罰必公使人
人淬勵如李牧之兵日思一戰則恃其不來恃吾有

以備之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不可勝矣所謂邊方
之備當飭者如此臣等聞古之教民卽戎者教之孝
弟忠信使其知方教之務農講武使其有勇今備操
軍丁咸以免死罪人充之其人無良可知也乃其子
孫替補惟取充數不論强弱其力之不齊可知也此
操軍之所以不足爲用也而緩急有事不得已而募
兵召募之兵惟取其力足當以鋒勇足以突圍而無
賴亡命之徒固皆兼收而並用之者卽三時鼓舞亦
可藉其力而或少拂其心則卽敢爲不逞近日浙江

之事可鑒也惟民壯之設得古人寓兵於農之意蓋
人多良民家皆土著其與操軍募兵固不可同日而
語也但今之民壯不專處之於行伍而多處之於衙
門不專用之於馳射而多用之於勾攝近或以爲冗
役復行減革甚失立法之初意矣合無
勅下兵部行各省直撫按查各州縣民壯曾經減革
者卽復原額間有原額過少者量行加添審編之法
不拘上中下戶簡其膂力過人願意應當者卽行僉
派酌議工食務定費用每兵備道所屬州縣俱赴該

道總爲三營比照京營事例春秋各操三月選設中軍教習常川操演分班比試各使耳熟金鼓之聲目習旌旗之色兵備道每月兩次較閱賞罰之歇操之日聽其務農生理各衙不得占役差遣則人人可用處處皆兵其有軍衛之處選其壯丁得入行伍可也所謂腹裏之兵當練者如此夫邊方備戎則有以得先事之防腹裏有兵則可以制意外之變以威外夷以安中夏所謂應天以實不以文者卽有天變自將有其象而無其應矣又考之書曰　明王順德四夷咸賓宋朱熹亦曰其本不在邊境而在朝廷則飭備練兵弭災之具也而非弭災之本也臣等聞端陽佳節　皇上先期戒龍舟調駿馬于內苑欲爲後天下之樂旣以彗星之出輙卽中止是遇災而懼之心卽格天弭災之本也然敬畏每生於感發而怠玩易起於因循伏望　皇上堅持此心愼終如始仙釋土木不以荒此心遊畋宴樂不以弛此心聲色紛華不以鑿此心以此心而愼起居以此心而節　御幸以此心而沉潛經史稽覽章奏親近儒臣軫念民瘼則敬畏常存聖心純一卽帝堯之兢兢易災爲祥易禍爲福者此也惟在　聖明留意焉臣等無任隕越祈望之至

直抒愚見少助脩省疏　沈汝梁萬曆十二年二月上

臣竊惟人君以身爲天之子上而昊天成命之凝承下而億兆生靈之所尊戴前而　祖宗鴻基之所托藉後而子孫大業之所仰賴其位至尊其責至重是故　天心仁愛常出災異以儆戒之蓋欲緣微儆著居其位而思以盡其責也昔者洪水之災日聞於唐虞而堯舜終不以此貶　聖明者何哉警予其咨之語欽明允恭之德其所以秪事而消弭者固有道耳我　太祖高皇帝克勤民事尤謹

天戒九年秋以七曜乖度求直言十八年春以五星並見求直言二十六年夏以太白經天求直言而亢旱減膳藁席露坐晝暴於日夜卧於地此其心雖古堯舜奚加焉恭惟　皇上卽位以來親享上帝敬天之心無時敢怠是宜天心默順瑞應且疊見矣何災異頻仍歲無虛日以天文則有驟風暴雨之間作日蝕星變之交馳以地理則有山鳴谷震之屢報水溢赤地之相望以人民則往往有螟蝗旱澇之變在在皆飢饉流離之苦十一年來歲終各省直類報災傷已夥　聖慮近又接報慈寧宮被災復奉　聖諭上天示戒朕衷深切儆惕中外大小臣工都各宜省愆思職共圖消弭以承天心仁愛欽此　皇上之心卽　聖祖之心也顧臣愚謂應天變者以實不以文善弭災者以心不以迹脩省之道非徒區區弭文末節可昭假者臣待罪南臺以言爲職敢以六事恭獻　睿覽少俾修省之助惟　皇上垂聽焉

一曰勤講讀以熙　聖學夫人君之身在殿廷之

時少而在宮禁之時多虛靈之天易惕於講筵之頃而易逸於閒居之際我　太祖高皇帝嘗召宋濂于華盖殿講論經典又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及書洪範揭于左右以備觀省此　聖祖勤學之盛典也皇上日御經筵講求至理固與　聖祖好學之心同一揆矣然切計歲時寒暑除去四月中間朝祭亦有妨誤一年之中弗講過半況乎深居九重固儒臣所不得親侍從所不得陳少有放逸是所以熙聖學者尤未純也臣願自今以後每遇經筵之時則

當假之温顔舉凡治亂興衰不嫌忌諱使講臣得盡
言以輸其忠至於萬機閒暇之時尤當常閲經史舉
凡聲色遊玩一切屏絶使此心湛然悉歸于正則積
習久而啓沃日多涵養深而聰明日開其所以爲盛
德之助豈少補哉
二曰勤清問以宏聖政臣聞天地之氣必交泰而後
其澤普君臣之際必交泰而後其道光我
太祖高皇帝嘗於便殿召王偉等講論政事夜分乃
退　成祖文皇帝於左順門諭羣臣曰早朝奏事

不得盡言午後事簡卿等宜從容陳説朕亦欲隨時
商議此　祖宗勤政之盛典也　皇上視朝有
期隆冬弗輟天下臣民莫不仰　聖天子勤政之
美矣然朝罷即退便殿無由得見端拱深宮政事奚
由周知臣願自今以後法祖宗故事於退朝之後常
御文華殿召大臣面議政事而可否之或詢軍民之
休戚或訪人才之賢否或察治體風俗之得失至於
一應奏疏必令閣臣擬旨部臣覆議以求至當然後
上請少有未當許諫官從傍駁正審處而施行之則

情意通而政事爲之益周　國是定而體統爲之
益尊矣
三曰宥諍臣以開言路夫　國家之建立言官也必
選直諒敢諫之士以充備厥職而　國家之優容言
官也正養其直諒敢言之氣以扶持正論我
太祖高皇帝諭侍臣曰昔大禹以五聲聽治使人擊
鐸搖鞀大禹聖人也虛巳求言如此之切朕日總萬
機安能事事盡善所望左右直言無諱耳　宣宗章
皇帝諭楊士奇曰爲君以受直言爲賢爲臣以能直

言爲賢不受直言則過益增不能直言則忠不盡卿
等視朕行有未當須直言之毋以不從爲慮此
祖宗容諫之盛德也我　皇上臨御以來起耆舊
於淹滯之中拔忠良於廢棄之餘　聖德昭彰巳
十有一年於玆矣臣願自今以後遠法　祖宗之
盛美益弘加納之　聖度狂直者必賜優容抵捂
者毋加斥逐勿以巳有成旨而阻其忠諫勿以爲沽
名賣直而喪其節氣則從諫轉圜之盛眞與列聖媲
美而天下生民利病不至壅塞而不通矣

四曰崇節儉以紓國用夫天地生財之數不在官則在民而　國家理財之法與其藏富于國莫若藏富于民我　太祖高皇帝嘗諭侍臣曰人君理財苟樽節用度自有餘饒豈可聚斂以傷國體

聖祖儉約之德眞可爲萬世師法也乃今日之財以爲在民乎則閭閻之內十室九空多有啼飢號寒之苦以爲在官乎則天府之儲日消月削每有經用不足之慮臣近接邸報見戶部財賦一疏有隱憂焉度之時勢而權其事宜孰有外於節用之說哉伏願

皇上自今以後按藉而稽量入而出百凡用度悉從儉約不急之費可省也而抵補之數不必取盈於太倉不時之賞可節也而內府之需不必復支於光祿則行之既久積之必裕蓄有九年計在萬世雖不錙銖箕斂自無乏匱之患矣

五曰蘇貧民以培國本夫災傷之地有田者固困於時艱而無田者尤難以自存救荒之法有田者固當蠲恤而無田者尤當周急今遇災之處荷蒙

聖恩特加蠲稅十分之三則有田之民既已霑雨露之仁感頌　聖德於無已矣然無田之民本無升合之可蠲則　聖恩之所施徒加於富民而貧戶猶有流離之泣也況乎出粟賑濟之法其報名關給者率皆衙門吏卒之人而流離貧困之夫足跡不至城廓其於給領實惠奚有茲查得丁口之銀不拘貧富計口納官鹽鈔之銀亦無問貧富征輸與糧銀一例今鹽既不給而鈔尤日征獨不可酌議少寬以蘇流困之民乎成化二年江西各處旱傷　憲宗純

皇帝從御史趙歆之請　詔天下將本年丁口鹽

鈔通行停免此　聖祖賑荒之良法也方今災傷頻形於奏牘貧民流散於四方臣愚謂以後災傷之處與其蠲免田租十分之三不如法　祖宗故事將本年丁口鹽鈔銀兩盡行免輸則有田之民固得沾浩蕩之澤而無田之民亦可免征輸之苦貧富咸蒙實惠人人並沐　聖恩似爲今日救荒之所當行者也

六曰查軍伍以修武備夫　國家之備禦也衛所各有軍額邊海各有兵戍所以爲防患之備者周且悉

矣乃今衛所額軍逃亡過半年年行勾徒事虛文即
如南京各營原額官旗軍舍一十二萬七千二百一
十二員名逃亡九萬二千九十五員名計少原額十
分之七以留都如此其餘各省直衛所之廢弛可知
矣今欲仍舊勾補則原籍隔遠奸弊叢生必終額數
之久缺將欲置之不補則武備弗修廢弛日甚何以
壯　國家之神氣臣愚以謂宜通行各省直衛所除
自隆慶近年逃回嚴令行文關勾外其餘遠年失額
隨於舍餘軍舍內抽選精壯貧丁願領月糧養贍者

收入補伍勿聽營衛各官一槩勾擾以致套弊失額
則隨查隨補可以免行勾久稽之擾而軍多精壯可
以無孱弱疲癃之患矣至若各省水陸之兵近多異
境調募之夫彼其人非土著原無關心徒以糜公家
之糧餉而況恃其群黨驕悍難馭有如浙江兵變之
可鑒乎臣愚以謂此客兵者可以去而不可以遽去
宜行令兵備各官如遇客兵事故缺役不必復召客
兵充補只於本役名下召募土兵之精壯者充之仍
將月糧給于土兵則數年之間兵皆土著率多强壯

可用之旅而客調之兵漸漸消耗奚有群據難馭之
患哉伏乞　皇上俯賜採擇則
聖德日新而大政爲之益宏言路日開而國計爲之
益培貧民日蘇而武備爲之益振宗社靈長之慶寔
係于此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敬陳天變民隱以裨修省疏

孫鳴治 萬曆十四年任

臣待罪南臺近接邸報該內閣傳奉　聖諭朕見連日以來天氣昏濁塵霾蔽空又覽臺官所奏主百姓流離朕甚憂惶驚懼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云民罔常懷懷於有德古人之言甚有裨於爲治君民一體憂樂相關其害甚大着各該有司明白條具奏請定奪庶以仰回　天意以遂民生朕與卿等共享太平之治卿等傳示知悉欽此我　皇上見災

知懼而軫念民瘼即此可以徵敬天勤民之至矣又諭各省有司條陳其略即此尤可以知下詔求言之盛心矣有言責者於茲而無一言以仰荅

聖明是曠瘝厥職也臣請得而言之夫言之當先者在擇賢守令令非其人而欲民獲一日之安不可得矣況臣初叨邑令其於斯民困苦之情聞見頗眞而寧能以默默無言乎夫我　皇上存心天下加志窮民每於守令嚴加黜陟頃當　大計考察之後固無不肖輩也然豈無巧於彌縫僥倖漏網而深爲民害者乎臣固有以指陳其槩矣如征稅有定額火耗羨餘之必禁非不嚴也乃今則尚有不惟加火耗而且加派乎正數不惟加羨餘而且反令其增補者矣此其爲百姓之苦者一也如徭役有條編一切科派之悉除非不善也乃今而尚有由票不給小民不知該納之項私票橫行惡吏任意誅求之擾千條萬端不可勝害矣此其爲百姓之苦者二也夫蠲征自萬曆十一年以前節奉　明旨俱在減免傳之各省非不通行也然榜文方掛而旋收黎民何由而驟

知乃催征反急於星火而比之正額尤甚借口加補別項橫虐里甲押追成羣哀號滿路是減免者祇濟有司一己之私而　朝廷之恩澤毫不下究矣此其爲百姓之苦者三也如詞訟重辟外至應得之罪或杖或贖而止此外不容加罰　明禁非不厲也乃今於無力杖罪則槩免其決杖而加倍折銀於有力贖罪則輒罰銀數十兩名曰公用罰穀數十石名曰補賑固有破家蕩產賣男鬻女以充其數者不然則監追立斃矣此其爲百姓之苦者四也如刑以禁

民之暴人君不得已而用之者催征之間小民容有貧窘而輸納不前者可槩以重刑加之也乎乃今一遇比較無論男女老幼夾拶連日致多損壞手足竟廢疾而終身不能耕作者矣此其爲百姓之苦者五也如夫馬等類驛遞冒濫之禁誠嚴矣固可以蘇小民之困也然有冲疲州縣未設夫馬皆經州縣官差撥尤宜思所以節省而調停之迺於馬匹夫役內每十抽其一俱征銀貯庫以爲多官按臨備用之名而其實歸於已且於所支給工食之正數亦爲之尅減

而或走逓不敷仍復借派於里甲之顧替此其爲百姓之苦者六也如清丈田地原爲均賦俾富民無無糧之田貧民無無田之糧非不善也柰有司不肯親臨其畝而逐一踏丈亦不肯親査其糧而虛心均攤但憑里胥之低昂以故賄賂公行弊端日滋富豪之膏腴田地隱漏反倍于昔時其失額有由然也顧以貧民之古道荒林山徑水窪而任情鋪糧取盈額數拖累更加於往其在湖廣承天等府有民屯之混雜有守備衙門司房校總等之侵占受害較他省獨甚焉蓋不若照舊之爲便矣此其爲百姓之苦者七也如河南南陌一帶多陂堰之水利則渠道當疏如湖廣襄郢之間多漢水之爲患則隄防當築今渠道一任其豪强之兼併而方與旋廢能息心清査俾得以資灌漑之利者誰與隄夫一任其督役之包攬而雖築不固能量工加幇俾得以免潰决之虞者誰與此其爲百姓之苦者八也以上數條固未可槩論天下有司之皆然而臣之所耳聞目擊如此類者誠多其爲民害者不小是可不申飭而嚴禁之哉然則禁加

增以絶耗餘止私票以行由票張榜文以宣惠澤省重罰以正條律寛酷刑以全民命革抽扣以免借派均田糧以豁貧困正溝洫以通水利勤加幇以防隄决夫固今日之急務也臣又竊謂與其求政于有司不若求政於　朝廷之上與其詢人不若省巳身稽三五盛際　天災流行　國家代有第皆恐懼脩省卽有災異示儆而　聖治不少損焉是故堯切儆予之懼湯嚴自責之禱　高宗之克正厥事　宣王之側身修行　古聖帝明王所以挽

言亦何補哉誠不厭旁午　躬親覽閱必欲見之實
行而殊多實效庶幾膏澤下流而民罔不得所者此
覽斷之當親也方今　經筵日講儀制非不井井具
矣顧嚴然而臨肅然而退所横經而論議者其能悉
當　聖心乎臣以爲凡有疑義當　渙發綸音令
其旁引曲證必求其洞然豁暢而後已又徐究以
古帝王治世養民之道而效法之則綦隆且旦暮遇
此講讀之當專也臣觀古　聖哲之君不下皇序
而吏弊民姤若燭照數計而毫無隱情者以

召對時舉也今元輔以及部院大臣皆足以啓沃而
廣忠益　皇上誠虛心訪問相與商確而籌策焉
務求經世之訏謨毋徒一咨詢而輒罷則所以裨益
於靈明者豈鮮耿哉此顧問之當詳也自古諫官之
設所以弼違而補闕也故雖言涉過激或至於指摘
宮闈譏切　君身　明主亦必霽顏色而受今
皇上加納讜言固蹇諤伸氣之日第頃者建言之臣
如范儁龔仲慶蔡時鼎王學曾姜應麟沈璟等相繼
貶竄若不亟　召還甄則直臣稍稍自沮脫有事

回乎　天變也蓋如此我　皇上峻德洪猷超
三軼五凡所以釀醇和而來休禎者固無異
古帝王儆惕之衷也臣愚以爲今日尤當亟圖者其
說有六焉　人主一心養之以義理則清而牿之以
嗜慾則溷故皓齒蛾眉伐性之斧也麴糵饈膳迷心
之毒也珍奇玩好蕩神之器也我　皇上當深居
嚴禁之時誠守一篠眞若御大廷對臣民一切聲色
玩味息屛斥之而不使眩惑其心則此心洞灼化原
而百姓顛連疾苦之狀將時惕於念慮四海必且陰

受其福者此嗜慾之當屛也古者英誼之
主往往以晏安爲戒故未明秉燭夜分列炬備載圖
史者班班可考我　皇上留心上理雖日不暇給
然爾來臨御之時少燕豫之時多得無少勵精之意
乎今誠早　朝晏罷宵衣旰食而圖所以綏養元
元之方則　君勤於民隱而臣顧有怠於政治者必
不然矣此臨御之當勤也　人主雖至聖神閭閻
細務弗能周也今百官奏疏四方之利病具焉故事
一一疇之該部知道而不思所以區畫而究竟之則

關　國計民生又誰敢爲
皇上陳之乎此言路之當廣也是皆書生一得之愚
知非經　國之遠猷然一念犬馬之誠於
盛世不無火補惟　皇上留神垂聽焉如以臣言
可採將臣所見聞之弊政申飭通行各省直撫按痛
加禁革而又以後所言之事時備省覽庶幾
君身强固　君德清明官邪知警民隱日恤災變
潛消　天休茲至　皇上所謂共享太平之治
者或在於是乎臣不勝悚仄願望之至

乞順民心回天意以裨修省疏

党傑　萬曆十三年

臣等切惟　皇上神聖當乾雨暘時若天下際豐
亨之會十三年于茲矣邇者　畿輔重地亢陽爲災
荷蒙　皇上遇災而懼精誠虔具于　宮中祈
禱遠步于郊壇且屢厪　明詔恤淹獄緩征賦減
燒造懲貪墨諸凡修省之事無不舉行此雖商湯之
六事自責宣王之側身修行奚讓焉然而歷時日久
甘雨未沛則天心之仁愛　皇上必有在也臣等

待罪留臺仰承德意用是冐陳四事冀助修省萬一
惟　聖明採納施行

計開

一曰減織造臣等聞之書曰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
則衣服之敦朴自古尚之矣恭惟我　太祖碎麟
金之袱　成祖服澣洗之衣是以后宮左右一時
服用俱尚簡朴　祖宗之崇儉也如此
皇上卽位以來一切織造常聽人言罷之此盛德也
然罷之未幾而諸司猶膠于故常迨今織造錢糧則

逾加焉花樣奇巧工力煩密臣等常見工人筭帳每
龍被一件描工剔花費值不下百餘金每龍袍一件
堆花錦繡費多至六七十兩則其他可知臣等仰思
皇上宮闈之內一年袍服能用幾何西南蘇杭等處
日進月進所供者不知其幾十萬也非空貯于玉笥
設而不用則濫錫于左右靡而不珍至于民間麻縷
百結衣不蓋體　九重之邃何由聞見則所以忽
民之隱而干天之和者未必不由于此也臣等望
皇上敦朴爲先　勑下該部查議各處織造所用

錢糧何者爲舊額當依何者爲新增當減所用衣袍
何者爲簡朴當進何者爲奇巧當止不必通計一年
之用數以爲織造定數如一年足用暫停一年如一
處有餘暫停一處如是錢糧漸省則征求漸緩庶幾
民心悅而天意回此非僃省之一事乎伏乞
聖裁
一曰省工役臣等聞之聖王惠養元元毎欲相安于
田里漢文帝露臺惜百金之費唐太宗鑒秦止一殿
之營彼時上下寧謐時和年豐談至今美之

皇上卽位以來一切興作俱各報罷又且軫念飢民
屢次蠲免可謂安矣頃因被災而土木遂至煩興夫
人君以天下奉其親何惜于一宮然以
皇上萬壽無疆而急營乎壽域以　皇上謁陵一
行而欲建乎行宮此幾于工役之煩矣故年來幾輔
軍民創建甫出供應隨之版築未幾運轉繼之夫民
安然後四方可安今也節年勞役而都民疲困所以
傷民之力而干天和者未必不由于斯也臣等望
皇上垂念邦本　勑下該部從長計議如慈寧工

役固難中止然皇木之採道路艱難當議減也壽宮
之修尚有餘日當議緩也行殿之坐事尚未央當議
罷也減一工則民省一工之勞寬一役則民受一分
之賜由是土木不興則朝野相安庶幾民心悅而天
意可得此非僃省之事乎伏乞　聖裁
一曰愼刑獄臣等聞之書曰庶愼庶獄文王罔知罔
兼非怠之也蓋以法者所以公天下付之以人而已
無成心則刑獄不寃而天心可感格也
皇上卽位以來毎用刑罰叮嚀致愼雖虞帝欽恤之

心無以加矣然有一二事間或不然臣等思刑者一
時之喜怒法者朝廷之大信不可忽也邇來以重辟
付之鎮撫以大刑付之廠衛官校拿人勢如猛虎官
司羅織毒如蛇蝎致使外而撫按不得詰其罪內而
法司不得執其律雖　聖怒所發主于懲奸然意
有所偏則刑辟因之不平所以殘民之生而干天之
和者未必不由于此臣等望　皇上以罔知為心
勅下該部今後一切刑獄在外則付之撫按使之緣
情以定罪在內則付之法司使之酌律以用刑

皇上高拱穆清推酌其宜平反之將見仁義並施一
天之普物無心也由是刑法適中則人不稱冤庶幾
民心悅而天意可復矣此非修省之事乎伏乞
聖裁
一曰恤邊民臣等切見邊方之民內供賦役外迫强
虜視腹裡則又異矣今之時虜酋款貢邊民雖稱安
枕也然猶有所不忍言者何也重辟有五斬居其首
今之邊民遇虜入境則横罹于鋒刃而死亡可憫又
大師所至玉石難辨間有以假首充虜及無辜堪哀

且充軍下死罪一等非易言也今之邊軍有願退逃
竄而妄拿同名以冒頂者有假揑姓名而槩拿平民
以應軍者此數難以枚舉也地方州縣衛所俱被其
害而衛所為尤甚蓋自總兵以至守備等官孰非該
管上司以統左右之人下鄉捉軍誰得而阻之無論
雞不得寧甚有避害而脫逃者有負累而死亡者每
見臨邊地方村落蕭條人烟斷絕豈盡虜之害哉皆
由捉軍致之也夫一婦含冤猶足以致三年之旱今
舉各邊之民而使之含冤無伸有不干天之和者乎

自來邊方多旱正以此耳且元人有議徙民于塞下
者凡以實邊也今以見在邊民而任其朘削日盡萬
一地方有事欲練土著則苦于無人欲募勇敢則苦
于無應豈可不為之寒心哉此係邊方之大關係而
人多玩忽不之知也臣望　皇上加意邊民
勅下該部查議行令邊方撫按等官今後凡遇斬獲
首級委官詳辨真假而中有假充虜首希圖功賞者
查明奏處其一應軍士行令各營務俾加意優恤不
致逃離遇有應請之軍照依腹裏清軍事例申請該

道下有司衛所核實觧補不許仍前擅拿平民有犯者重處之勿貸由是邊民充實則捍禦有賴庶幾民心悅而天意可回矣此非脩省之事乎伏乞

聖裁

畏天變恤人言疏　　黄華秀

臣聞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誠以天道遠人道邇也　陛下臨御以來孜孜求理其于勑天之道似巳備至宜若無所致天譴者適閲邸報災及　乾清二宮路寢煨燼宸極震恐臣以爲此非細故也變不虛生意必有以召之者人事容有未至乎　陛下拊躬引罪恐懼不寧亦既厪修省之力而欲不虛　上天仁愛之意矣臣以爲此時發德音下明詔求直言布新德當必有惟恐不及者大小臣工因事效忠稱意俞旨當必有夕奏疏而朝施行者其奚待臣言臣盖疏草而焚者再矣又數日伏覩遣人告廟外僅僅詔告巳爾其于諸臣封事之疏咸留中不發臣不勝惶惑以爲此非修省之實也臣聞之太上修德其次脩救以今諸人之論列其爲修德脩救也審矣而一切不察臣不知其何省而何脩也臣謹仰察天心俯稽輿論聽民庶之謡吟問路叟之隱憂知今日修省當速舉行者三視朝也郊廟也納諫也當速議行者

一大婚也當共舉而通行者二太交也省刑也當議
處而酌行者亦三舉逸也揉辦也不難披心腹爲詳
陳之惟　陛下試垂詧焉夫臨朝聽政豈僅故事
臣主于是乎親禮法于是乎維承式者肅望風者懔
蓋其效至神也前代無論卽　祖宗視朝之制亦
無敢怠荒惟　世廟末造靜攝深宮而三殿之災
可爲殷鑒今　殷庭希御堂陛曠踈百官庶府思
欲覲　聖天子之威儀而不可得矣二宮火焚得
非天不欲　皇上以幽閒輟蹕之所而忘靑陽總

章之居耶且　陛下以今之日何時也東倭猖獗
西虜跳梁水旱薦臻流移騷繹不以此時
御朝視事　召諸臣而圖得失求長綏遠馭之略
而欲　深居高拱以希無爲之風臣恐天下脊脊多
事也臣見古者謹災有召群臣便殿者有御殿門親
受章奏者是知諸臣之請視朝是也所當亟行也
國之大祀惟　郊與廟天地神明森然對越
祖宗靈爽儼若降臨　聖代以前未有不親者乃
今數年來盡遣代矣以爲無益耶則胡以祭也以爲

有益耶則胡以代也二宮天燔適值祭禘之日得非
天不欲　皇上以内禁齋居而爲明禋報本之地
乎云何事也至此而告廟之禮仍復不親天方降災
而君猶未悔禍　陛下以災如是已也竊恐天意
有未可知也臣見古者謹災有郊祀甘泉者有入告
寢廟者是知諸臣之請　郊廟是也所當亟行也
苦言利行苦藥利病秦以惡聞過而失隋以不受言
而亡詧往鏡來可爲龜鑑　陛下督過言官厭薄
讜論落臣動至數十章奏百無一發使喑啞而歸朝

陽寡和則焚煬赫焰之虞得非天不欲
皇上以龍樓雞幛之嚴爲文書架閣之府乎云胡言
者踵至而猶未顯然施行也將天變爲適然耶將令
中外之人以災爲諱也將鳳扆回天自有獨斷而無
庸于言耶不則諫官之設豈欲祿靡之耶且使權奸
根據而莫除皇路蓁蕪而莫開臣以爲此非
國家之福也臣見古者謹災有詔求直言者有令群
臣極陳得失者以知諸臣之請開言路是也所當亟
行也乃　大婚當速行而胡以云當孰議也蓋臣

聞男女之好婚姻以時則陽不愆陰不伏故禮謹納釆詩咏標梅誠重之矣我　太子諸王婚禮雖殊然皆舉以十五歲未有愆期者歷歷可考也

皇長子十五歲于茲矣欲請以　冊立並舉則

陛下爲中宮故謙讓未遑也若因是而復不允大婚之請則倘　中宮過此而未有舉亦將閣是禮以需之乎竊恐　中宮之心亦有所不安矣臣謂齒均議嫡毋均議長天地之常經古今之定制也

皇長子出講也　陛下特寵其與諸王異則今日

大婚亦乞　勅禮官按故事暫以　皇長子妃命名而以　太子妃之禮舉之夫誰曰不宜此朝野仰望之誠心　宗社根本之大計炕陽示誡天得非欲　皇上安處周樓疏軒之中亦念

青宮胄禁之地乎且　皇長子與　皇女孰重

陛下已選　皇女姻矣豈故愛女賢于愛子乎臣見古者謹災有司有請豫建太子者以知諸臣之請

大婚是也當速議而行者也古者君臣上下手足腹心協氣薰蒸太和翔洽故天表之應應之以祥今也

宮禁端居堂簾萬里上既遠隔下亦濶疎大臣以格心之論小臣乏造膝之規人各有心心各一意譬之同舟而胡越然乖氣致異天固欲使內璧之深嚴易爲幄筵之親接也謂宜日賜燕見使元老得時奉欬音月數御門使羣僚得時望顏色而爲大臣者又當正笏垂紳而從容諷議爲小臣者亦宜隨職效忠而展釆錯事要使君臣道合相得益彰此毋寧諸臣協恭和衷尤　陛下虛懷延訪之日臣見古者謹災有謂君臣當交儆者有謂爲君難爲臣不易者以知

泰交之說是也古者罪止其辜罰不及衆故刑措之朝百端輻輳今也告訐門開抄沒習漸上既督責下亦阿承籍良右以抵贓駢無辜而受虐誅蔓裂門桁楊載路祝融示儆天固欲使廣廈細旃之間亦念爛膚焦骸之厄也謂宜解煩苛之網追贓者恕之蠲連坐之誅被逮者原之而理官刑曹亦宜體好生之心不難平反以逆主奉　欽恤之詔毋輕枉陷以毒民要使生者不死死者不寃此毋寧諸臣秉公執法尤　陛下布德施惠之時也臣見古者謹災有請

肆赦者有議五覆者以知諸臣之請緩刑是也乃舉
逸何以酌議也臣見草莽之伏多矣遺佚日久無論
朝野傾心即　陛下前旨亦謂罪廢諸臣且當録
用者乃邇時請而猶未蒙　溫旨何也得非恐沽名
干進之徒濫與輸忠攄赤者同科乎臣竊以懲饐廢
餐尤計之左也語曰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今諸
臣之言纚纚在也其隨聲希進者與忠肝義膽者俱
灼然可考　陛下試令吏部都察院從公查核分
別以請其于百折不回抗節砥柱者不次超遷以慰

人望次則循資推轉又次則稍寬譴禁以收人心將
見舉不至濫野無遺賢中外欣欣彈冠相慶民心悅
而天意得矣彼災變之來得非　天欲
皇上撫高居清穆之家亦念岩穴側陋之英乎臣見
古者謹災有擇賢良者有蒐遺逸者以知諸臣之請
舉廢是也夫採辦胡以酌議也臣見今採辦之困甚
矣湟中之絨西川之扇楚之魚鮓南之回清蘇松之
段疋逓年逾額供億不支稾目憂時之臣請蠲而因
以蒙罪乃一舉而付之烈焰之中此

天欲　皇上席重茵累縟之盛而思農夫織女之
艱也　陛下不以此時蠲額外之供停不急之役
廣大之以市民心計于今營繕方興物料等項其勢
又不得不取于民加以東事告急兵餉日增轉輸盈
途誅求四出有如居者不堪出辦之煩行者不耐登
途之苦東圄西竭新嗟舊怨襍然並作竊恐秦人戍
澤之變可爲寒心矣臣見古者謹災有議寬無名之
征者乃議省内供之費者以知諸臣之　請酌採辦
是也夫天與人通者也　人君承天而爲之子天

心仁愛　人君至無極也故六事責而七年虐焰
遂熄于桑林三言善而熒惑退舍不罹于火災
皇上邁德殷湯何論宋景哉況臣之所論列者非蒼
蒼是覆之天總臣庶之天也非臣一人之私言天下
萬世之公論也伏乞　俯順人心仰承天意
勅下該部着實舉行則宫垣雖赭　國祚益堅殿宇
可建邦基愈固腹心耳目無煬竈之憂山龍火藻有
垂裳之慶主德日以精明君身日以强固不化災爲
祥易歉爲豐登海宇于雍熙之盛者臣請從欺罔之

誅若乃以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
祖宗不足法此小人誤　國欺君之言臣決不敢
爲當宁　獻惟　陛下垂採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臣不勝待　命之至

乞秉天人交感之機以圖消弭疏

王藩臣萬曆二十八年二月上

臣等聞災異有二失道之君與天隔絶災異之應也常遲有道之君與天感通災異之應也常速故雊雉之異助商宗將恖之誠風雷之儆啓周成親迎之駕假令二君漫不加省則其心與天不相應安能消孽反風若此之速而迄今頌商周之盛不衰也哉
皇上聰明神聖性自天植御極之始雅志法
祖敬　天年來朝講久輟舉動日殊上天感召咎徵畢集無論　兩宮　三殿之災太白太陰之見山崩水湧之異人心已爲驚駭頃者尚寶印綬六科廊等處伏雁回祿邸報方至而南都非常天變忽繼之風霾晝晦霆霹蔽空午日爲夜冬令爲春聲動陵寢之地按其會適符寧國開採之初臣等竊意
太祖在天之靈必有震驚而不寧者夫雷火欝氣所發也天與人相通休與咎相感我　皇上靜懾以來宮闈九闇堂簾萬里所恃以通下情者惟此章奏乃大半中格間有批荅痛快人心者孰非天啓其幾

乎顧其端雖萌竟未究厥施於天下幾何不鬱而爲雷爲火以代天下人心宣洩之也臣等目擊其變未敢毛舉以瀆 聖聽第以時事最急爲天下人心所屬望者爲 皇上陳之夫天地一大父母耳大君者父母之宗子則推天地父母之心舉 皇長子之冠婚冊立而及時以行之非當今第一事乎伏讀 明旨不曰喜事在邇則曰 典禮臨近奈何請期不決即 皇長子有納吉迎喜之心而不能出諸口也氣安得而不鬱大臣者宗子之家相則

思政府所關之重許首輔以生還亟點屢推有望者入閣與次輔政非擇相之先務乎伏讀 明旨每曰政本重地豈可久缺缺奈何屢推而不下致大臣負朝夕納誨之責而不能啓乃心也氣安得而不鬱科道爲耳目之官世未有耳目不備而元首得成其尊者南北臺省落落晨星而行取諸臣且守候都門業已踰歲不得用伏讀 明旨不曰行取還候旨行則曰候旨逾時已知道了奈何明知不可已而猶預不決諸臣有排云披腹之想而不能匡其闕也氣

安得而不鬱 聖衷天啓

明旨昭然舉而行之在我而已矧欲斷之際正迷復晦明之會理亂興亾之機上天所以仁愛

皇上而反災爲祥惟在於此倘 聖意不可測竊恐 天意猶有不可測者豈臣等所忍言哉伏乞穆然思憣然悟設誠致行無徒飾以空言則實心實政朝發夕聞人通天通諸祥畢至 國家治平之盛永保無虞矣商宗周成豈得專美於前耶臣等無任隕越待 命之至

乞早釋被逮諸臣以回天變疏

蕭如松 萬曆三十二年八月上

臣等竊聞天心仁愛人君莫大于發災變以譴告之尤莫大于出妖孽以警懼之無非欲其省徳修政而養賢以及民也蓋天以林總之衆寄之乎君而一時豪賢尤天所挺生以爲民者故人君奉天出治匹夫匹婦不被其澤引爲已辜況所稱豪賢實心代君以任民事者尤當曲加優恤而可挫辱之係累之漠然不動念如今日被逮諸臣乎頃者 長陵雷火

明樓焜爐爲從前曠見之災仰厪 聖懷須諭内閣銓補官寮矜恤罪犯此誠 皇上敬天之威畏 祖宗之靈而修政弭災之初心也臣等竊幸太平盛治可即日覩矣顧 皇上言之非艱而行之惟艱諸臣望之彌懇而諫之彌直咸謂礦稅流毒宇内好貨乃其病根累牘連章併與報罷無非將順 德意以擴充善端云耳不謂 宸衷僉增遲疑而致天災頻仍疊見霪雨逾月洪水滔天諸陵松楸方駭蠹食而 神路橋梁又宊冲决且自都城至邊關數千里軍民廬舍半屬傾危邊牆亦多頽塌神人胥困中外繹騷虜可伺邊民易爲亂此等災異信非無因而然者閣部諸臣合誠叩 閽遠邇臣民延頸待 命廼 皇上僅僅捐資與工賑濟非不稱實政而政之最大最急幽可立解怨恫明可立躋平治者曾不加脩豈以非常之災此足消弭耶臣等謂礦稅横征下歛民怨上干天和斷斷當罷而被逮諸臣乃天心所矜憐 祖宗所培養尤急急當釋者也彼其膺監司郡邑之官有惠養元元

之責不忍貂璫肆虐擾害閭閻稍與相左即被羅織以逮於獄馮應京蔡如川何棟如華鈺等繫之鎮撫司沈聽之陸道通等繫之刑部卞孔時等繫之錦衣衛各數年于茲矣原其事始非有不赦之條自取之罪以激怒 朝廷而爲 君以恤民爲民以罹禍枉遭桎梏久禁圜扉暑雨祁寒向隅獨苦青宵白晝覆盆自悲慘切愁深魂消魄落形骸瘦損肺腑焦枯旦夕莫必其命彼其同患難如吳應鴻王之翰等已多困斃不獲生出獄門矣及今不早爲計安必非鬼

錄之續耶匹婦含寃三年不雨一夫抱恨六月飛霜天人感召捷于影響矧諸臣忠義所激奮不顧身其節槩可以動　天天寧不爲民而怒乎其精神可以格　祖宗　祖宗寧不爲民而痛乎臣等謂今日之災致之固多端而此其最喫緊也夫礦稅不利于天下諸臣詳言之　皇上亦洞燭之而幸停止有日之　旨稍可慰人心故今天下每聽釋逮臣之早晚以卜停礦稅之遲速若令無罪之牢久而益錮則天下將謂虐焰方熾終無停期竊恐慾極怨

劇揭竿而起借言釋箕子囚以倡亂于一旦譬之突火驟炎防隄直决燎原奔海勢不可遏雖有善者未如之何禍患方來可逆睹之而不忍詳言之矣臣等仰　皇上好生之心本通于天地　祖宗而矜恤之　諭發之獨斷宣布至再天下　恐緩須臾死以待　恩久矣　命令信如四時豈可以食言爲故常乎伏望　皇上憫念被逮諸臣積苦已極施澤宜先不攺泣罪之初心早行解網之實政勑下法司將見監馮應京等列名上　請應用者用應釋者釋則　朝廷收忠良之益囹圄免寃抑之聲沉鬱一舒歡呼四動可以答　祖靈可以囘　天變　聖諭所謂脩實政者首當及此逮臣既釋天下曉然慶礦稅之停止有期由是收內使罷橫征修　朝講　親祀典補員缺起廢官并省一切土木不急之役此在諸臣先後言之　皇上旦夕行之一悔悟轉移間與天下更始而諸祥畢集妖孽不生億萬年　宗社無疆之慶端在是矣臣等無任懇切待　命之至

兩宮災陳言疏　朱吾弼萬曆

臣聞天人之際應若影響災祥之來動有象類謹按漢書五行志曰賢佞分別官人有敘率由舊章禮重功勳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信道不篤或耀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魯成公三年新宮災劉向謂成公信三桓子孫之讒逐父臣之應襄公九年春宋災劉向謂宋公信讒逐其華大夫奔魯之應變不虛生言非妄謬頃者鬱攸挺災見於　乾清坤寧等宮肇戌逹寅驚動　聖母震駭都城致

聖心惕畏蓋不測之變爲非常之譴其漢臣董仲舒所稱警懼者耶惟至誠可以格天惟修德可以弭變故商湯有六事之責而霖雨降宋景有三言之仁而熒惑移躔　陛下責躬　諭旨諄切反咎固旦暮皇皇如也援古驗今　陛下果賢佞分別官人有敘乎率由舊章禮重功勳乎抑信道不篤或耀虛僞讒夫昌邪勝正乎臣謂火之失性至災　宮寢舉　陛下熙聖攸寧之所暨金珠寶玩之儲一旦鞠爲煨燼適在大逐臺省諸臣後若與劉向所論魯宋災者符則今日之火　天心實忿忠直屏疏庸祿尸竊臣應首蒙斥竄避賢路以膺　顯赫之威者而參之五行志則別賢姦由舊章　陛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尤宜首加之意焉此臣所爲以亟躬禱謝　親朝講錄忠直爲今日消弭第一請也夫　聖明下罪巳之　詔致省躬之誠正臣子不避忌諱可以極言得失　盛際臣獨請亟　躬禱謝　親朝講錄忠直者誠見陛下深居　宮禁臣下隔絕惟宦官宮妾之逢迎無

賢士大夫之規諷舊章之不率由巳非朝夕倘欲反躬切責不亟　躬禱謝　親朝講錄忠直心悔前日之非力圖今日之是祗襲　下詔之靡文仍用留中之故套諸臣諫納者將曲譬婉喻罔從啓其繹將危辭讜論罔從聳其聽將連篇累牘指陳是非利害如燭照數計罔從獲其詳覽而采收縱緣災異言者優示曠蕩總歸空言靡補奚殊緘默諸臣思靦顏就列不如去之爲快嗟嗟今言者至於以去爲快盛時景象可畏巳臣願　陛下穆然思幡然省擒

上天之意得毋曰 陛下數年胡然 宮居而不
郊祀也胡然 宮居而不 廟享也又胡然
宮居而不 朝不講不信仁賢以空虛其 國顛倒
其行也是 宮之爲祟也以 宮之爲祟而燔其
宮豈非 靈長之景運深於 帝眷
陛下之仁聖克享 天心欲錫以純嘏帝虞其傷
敗故自 宮居未出以來日食星隕火光地震旱澇
祲荒倭虜緬播災變之作陸不絕報史不絕書
陛下恬不爲意 夫人以耳目弗及莫或警懼先

以 北上門災矣 西華門災矣已驚
陛下耳目茲復災及 宮寢是譴告之不足繼之以
警懼惟斯其時詩曰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
無然泄泄 陛下可復憲憲泄泄爲耶則欲祈
天永 命禳災登治必沛發 明詔思與天下
更始 躬禱 南郊匍伏 九廟彷彿桑林
自責之虔 親講一如常期還初年之 徽政守
聖祖之芳規隨 諭吏部查經降斥忠直敢言之
士分第其等或 召還原職或超擢重任或量起

序用而林莽遺賢甲遠正士並得關其忠矣於是
孝養之不可不常親也 儲位之不可不蚤定也賢
邪之不可不別白也召取之不可不遄發也章奏之
不可不批荅也刑罰之不可不愼簡也貨財之不可
黷情好之不可偏名器之不可濫 畿甸之民不可
累海宇之力不可竭而肆赦之文不可已也彼忠直
見録之士必有疏於 御前閣輔講幄之臣必有
引古道折時政者曩諸臣奏牘中千百言所不能徹
者可面决以一言在臣下免煩激之擾在

皇上省披閱之勞慰一時駴懼之情成萬代瞻仰之
舉 陛下春秋 鼎盛血氣方剛只一覺悟振
奮間曾何苦而憚之董仲舒所云事在勉强而已春
秋傳例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宮庭嚴邃回祿災
蔓其爲天火明甚 陛下遴 國運之隆昌體
天心之仁愛反災而爲祥轉禍而爲福臣熟計脩省
亟務非 陛下 躬禱謝 親朝講録忠直群
囂必弗靜 天意必難回臣故以爲消弭第一
請也臣又攷昔魏文侯御廪災文侯素服避正殿五

日羣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族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喜夫御廩之災也文族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實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避正殿群臣皆素服而弔今已復殿矣猶入賀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内諸侯藏於境内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有所攘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族喟然嘆曰善臣於陛下今日之災敢竊附公子成父之賀并取其藏於四海之說爲陛下獻甂是以後幸毋復作篋櫝之藏以兆災也或者曰陛下聖明欲持乾斷往往意所將行以人言輒止噫好問拜善聖帝懿矩止輦轉圜英誼美談陛下詎不見及此耶夫天之視人甚信古之視今不爽伏惟陛下欽若昊天儀刑古哲痛自刻責惕勵憂勤如果臣言可采除躬禱謝親朝講陛下傳諭擇日次第舉行外即將臣疏勑下吏部查前忠直諸臣列名上請盡賜錄用庶省皆實心脩皆實事無負仁愛之天心永衍昌隆之國運則宗社幸甚臣無任隕越待命之至

天壇災請修省疏　朱吾弼萬曆三十三年六月上

臣等待罪南臺接閱邸報見　天壇雷火擊毀望杅　天譴大非常矣　聖心警惕亟切修
聖旨亦非常矣臣等竊以管窺　天共布愚忠爲
皇上側身脩行萬一助焉夫　祖宗以
天所付託之天下傳之　皇上父　天毋地而爲之子郊社之禮以事　天地自有帝王以來有其舉之鮮弗躬親者昔　皇上偶以靜攝遣代乃今　圜丘之上無　袞冕之灌獻久矣父雖愛

子而子之定省違則必怒天雖眷　君而君之昭事懈則必怒矧天子之位承之　祖宗者天位也其職天職其祿天祿其命天命其討天討其恩天恩其威天威無非所以奉若天道者雖天道遠人道邇而天視聽自我民視聽天人相感之際應如桴鼓捷於影響故詩曰命不易哉天監在茲聖喆之辟英誼之后法祖敬天無敢一念一動一時一地少屑越者災以召至變不虛生適　成祖碑成行禮之期致
圜丘望杅擊毀之變　天怒有赫　聖衷靡寧豈區區祝史之誠營繕之急避殿減膳青衣角帶之常可以回　天而弭變耶臣等竊謂自
皇上深居密勿　君門萬里賢士沉淪中使流毒舊章弗由臣民失所故仰拂　帝監而數年風霆雷雨火雹之災見於　祖陵見於　孝陵又見於　長陵發祥之地震驚既遍今擊毀望杅於
圜丘　長陵碑成行禮之會夫豈偶然是
天心之仁愛眞董仲舒所云譴告之不足又出災異以警懼之者頻駭郵傳至於　天壇且災極矣

皇上遇災而懼必非憣然猛省毅然改圖萬萬不可者臣等謂今日爲消弭計亟當躬禱　南郊效桑林之自責而　祖宗陟降之神無不在
帝左右不可不親　廟告頼　祖宗在天之靈祈　天永命其陳詞昭信於　天壇
祖廟者必曰今之綱　天褻　祖豈泰交隔於廢　朝常而咸虛堂於弛講讀與言路塞於抑臺諫而賢關閉於忌忠直與職司曠於滞推補而寃氣結於繫無辜與怨聲騰於苦礦稅而脂膏竭於召司空

與抑怙勢有叢神之祟蔽明有煬竈之奸濫賞售冒
功之欺唆法無不宥之頌旱涝靳肆赦之恩逋負多
詭朴之瘠與於是實省實脩竭誠祭告先
郊而　廟俾一時臣民快覩　六飛之馭
五位之臨隨延見閣部大臣凡　祖宗典制一一
與天下更始酌其緩急次第振舉臣等謂屏姦邪完
計典釋繫逮撤中使補科道及兩都大寮各省撫按
道府諸臣不可須臾緩者然後擇日復　朝講下
詔顯忠良刑不濫施功無僭賞災傷之頻仍勢難自

活者多方活之逋負之難前勢在必蠲者破格蠲之
凛凛奉若天道而於天位天職天祿天命天討天恩
天威毫無所私令　祖制一一由舊令臣民一一
得所則天下之湮鬱盡舒　祖考之怨恫盡泯能
法　祖而敬天將人歸而　天與易災爲祥反
異爲常直在　皇上一轉移間耳倘俢文告仍闕
實脩復恬然若　天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人
言不足恤民生已戚人心思亂中原一動四夷群起
五路之跳梁宰賽之作孽薊鎮報雷火之怪比虜獲

窺伺之奸在在兵端種種長壘天之方蹷猶然泄泄
恐　天不可回　祖宗不可恃人言之緊與不
可不爲之寒心矣臣等無任憂懼皇悚待
命之至

日食請行實政疏　李雲鵠萬曆三十二年五月上

臣等竊惟變不虛生而異常之變尤非細故天無虛儆而異常之儆尤當祗承今日日食何災也四月何月也兩年同見於一日何奇也尚可視爲泛常而泄泄從事哉臣等不諳占卜不知是何徵兆惟於是日同南京文武大小諸臣於禮部救護見陰霾氣象頃刻昏慘臣等相對驚歎以爲　上天譴告獨此於皇上爲最切焉葢日者君之象日爲陰氣所掩海宇無光其象　皇上數年以來爲羣小所蔽宣朗無

期乎其象　皇上數年以來靜攝深宮內外臣工不能一覩　天顏乎象爲易見譴爲最眞雖項者或示之山川或示之雷火或示之物怪人妖災非不異或應於兵戈或驗於饑荒或見於　陵寢重地變皆有徵彼時上天下地幾無寧相乃　皇上宵旰切責雖已布之綸音而儆惕改圖尚未有形之實政　天之心肯容已耶以故日食大變兩年之間不一而足兩食之期不約而同臣等知其非偶然之故矣況四月之朔又享　廟之期兩次易祭則仁

愛之心又豈獨上天爲然哉故知我　太祖與列聖在天之靈其儆告　皇上亦與　天同矣皇上敬　天法祖至虔至誠尚可不亟省耶而今日修省之實亦惟願　皇上乾剛獨奮則陰翳自息請自今日始速出臨御不當以宮闈自安下罪已之詔滌已往之疪停礦稅釋獄臣補庶官發章奏爲聖心之久蔽未開　天心之久恫未寧者銳然舉行與民更始一如日食之後大明旋復照臨之下將見魑魅魍魎不知遁之何所尚何有纖翳能掩其光

明乎善乎先儒子貢有言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皇上今日之謂矣臣等至愚無所知識亦惟於先儒之言三致意焉嗟嗟今之時勢已岌岌矣有識者咸謂民生日蹙時事日非正不勝邪盜賊蜂起一亂難收正在此時撥亂反正亦在此時　天心仁愛正在此時皇上仰答　上天以消譴告亦在此時葢此時將亂未亂之人心尚可收拾九死一生之諸臣尚可錄用　主德可以復完金甌可以復安過此則遲一

日更釀一日之禍　上天縱欲仁愛我
皇上也臣等慮其無及矣臣等與言至此涕淚交零
忝列言官回　天無計惟是懼今日災變非常大
非太平徵兆臣等一念杞憂寢食俱廢謹合詞以
請惟願　皇上留意焉則我　皇上萬壽無疆
之慶與我　國家萬年有道之長在此一舉矣臣等
幸甚天下幸甚臣等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星變陳言疏　孫居相萬曆三十年十一月上

臣惟我　太祖建都金陵我　成祖定鼎燕國
所稱重地非即地重則災祥形見治亂攸關是不可
以泛常視之者臣誤掌　簡用備員　留都本年
十月初四日夜五更時分流星起於中天飛往東北
光芒燭地有聲如雷少頃天鼓鳴響初八日未時分
應天府牌坊柱孔突然出烟一刻方熄本日申時分
孝陵第一尖忽然火起莫詰從來嗣是每夜見西南
方一星甚明散光七道爍爍射人方具本奏

聞間隨於初十日接邸報見內靈臺奏稱九月二十
三日東北方有星如桃大自參入宿後有二小星隨
之又有大小流星數百千枚四面紛紛交錯而行此
皆異常災變也夫變不虛生必有所以感之者今旬
日之間災異數見而且見於　兩京都會之地此豈
無因而至耶臣聞谷永有言王者躬行道德則五徵
時序祥符並降違道妄行則咎徵著郵妖孽並見此
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我　皇上邇年以來
尊生靜攝未有勝政　郊廟不親　朝講不御

召對罕聞於　便殿宴遊遍見於山園土木繁興而
不休珠寶宣索而無節宦官無功而冒蟒王之榮臺
諫無罪而棠譴謫之罰聽言利之臣則小民之骨髓
幾空信讒邪之口則　國家之忠良繫獄桊隨賤隸
也逼殺　命官而聽其漏網閹豎厮役也毆辱
爵宗而若罔聞知生者愁嘆於朝野死者悲號於窀
穸傷天地之和氣重　祖宗之隱憂夫是以天象
見異　山陵示警在　天地　宗祖若以此
儆悟　皇上而俾之恐懼修省者詩曰敬天之怒

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言恐懼也易曰山上
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言修省也故古有遇災而
祇懼者則天意卽回有謂天變不足畏者則禍亂踵
至此治亂安危之大機欲保世弭變者若之何而可
忽哉伏願　皇上念天變之可畏思人事之當修
痛懲前愆嘉與海內更始　時享卽不能俱舉也
獨不可間一親承以修仁孝之實歟　常朝卽不能
盡復也獨不可稍勤　臨御以荅臣民之望歟
宮殿雖有不得巳之役獨不可及時告完以省漏巵
之費歟珠寶雖有不得巳之用獨不可少爲樽節以
免竭澤之憂歟礦稅雖有停止之日獨不可先撤內
使逐棍弁而以額貢之數責撫按歟由是而修
召對之典由是而節無益之遊由是而慎賞罰之施
由是而釋忠良之獄其逼殺縣官毆辱　宗藩者各
寘之於理則人事旣修天心自順禳禍爲福返災爲
祥星辰有不順軌山川有不效靈者臣不信也臣猥
以庸愚備員言責旣不能蚤見預言以弭災咎又不
能因變陳說以裨　聖修倘將來災禍或不止此

臣雖萬死不足贖其罪矣是用不避忌諱昧死披陳
伏惟　聖明埀察臣謹薰沐祈禱之至

消弭天變疏　　胡　鴞萬曆三十一年

臣等聞天變非無故而遂起也毎由人事之感召亦非無應而即止也恒兆將來之隱禍是故聖王遇變必側身修行抜濯更始誠畏之也從古災異之大者莫過於日食頃則日食於四月之朔矣夫四月爲純陽用事之期日不宜食而況朔日爲孟夏廟享之日乎迺上天垂戒適與祭告合遂令廟享定期因而更易是上天示儆之意非曰僅如尋常且又藉　祖廟大典以爲我　皇上悚動之也尚可泄泄然而不思其故乎哉我皇上勅天之誠海内欽仰邇歳以來一二舉動未合天心偶于往歳違和下省躬之　詔礦稅議罷燒造議停誣獄議雪縻臣欲録懽騰海宇以爲堯舜復興唐虞眞再見矣乃渙汗復反屯膏未施是皇上有此美意而未竟天心尤不欲其遂已也故往歳秦報河竭矣閭報星變矣未幾而群星亂流爲兩都萬目之睹未幾而　孝陵火燃在根本發祥之地迺今於孟夏　廟享之期而復示日食之儆我

皇上聰明天縱包羅萬古曾聞其變之疊見而疊異者有若是乎曾聞其變之疊見而疊異者可晏然視之以爲常乎董子言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先出災害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災異以儆愼之尚不知變傷敗乃至以此見災異之來天所以震怒人主實所以仁愛人主也人主而誠知所應則震怒實爲休祥人主而不知所應則仁愛終爲譴責我　皇上臨馭以來遵成憲爲著龜守儉德爲型範農民感輕徭薄賦之澤商旅歌柔遠能邇之仁豈不誠上聖之休懿而泰隆之盛際也夫何自　兩宮　三殿相繼告災之後土木之費漸廣水衡之錢不繼乃稍稍遣中貴遣緹騎而出矣開礦不已轉而爲收稅餘鹽不已轉而爲變產爲稅契爲珠池爲寶井爲採金所差遣者數十輩所帶原奏叅隨委官則不下數千百如狼如虎如鬼如蜮指居者而嚇之曰盜礦指行者而嚇之曰漏稅乘宗族之搆釁而獻之曰損貲乘百姓之貿遷而許之曰漏契順其意則至於罄產不順其意則至於殺身商旅

爲之悲啼行道爲之咨嗟　皇上得而聞之乎匹夫斷命於錢布無辜自盡於誅求　皇上得而睹之乎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爲民之父毋子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以爲民之父毋矣今之禍敗何適蔑有其誰不知而父毋斯民者計獨有守令長吏耳乃宵人群小且得以衡命撓法之明章動乎先入易所之　上意即有朝士之連章累牘必無以勝其鑠金銷骨之螫吻鉤連之逮捕之沉滯圜扉竄伏草野縉紳短氣道路傷心嗟乎人臣不愛其

爵祿不惜其軀命凡以爲民耳乃身之不保而民於何有焉夫天之立君凡以爲民也今日閭閻之景象若此誰謂變故之疊出天心爲無意乎哉臣等謂我皇上之荅天惟有悉反新政信前日之　詔旨而巳常考我　太祖之遇災而懼有曰人事通天道遠得民心者則得　天心矣大哉　王言萬世祈天永命之要旨也伏願我　皇上體上天仁愛之心念祖訓憫民之　旨大奮　乾斷銳然更化速下　明詔撤回中使若礦若稅若採金珠若織造燒造諸不便於　國家有害於生民者一切報罷而又念被逮諸臣無非爲民爲　國祗因上干天怒久繫囹圄度時如歲相繼死者且不知其幾於是廣好生之仁發慈悲之念且爲矜釋則　雷霆兩露罔非　君恩特在一轉移間耳累年斥逐諸臣皆　上天篤生以需我　皇上用者懲創既深財猷更裕勿拘常格登之要途則前日之詔旨一一不爽而　朝野之人情爲之允快自是而　郊廟必親勿令代攝自是而章奏批發勿令

留中自是而員缺必補鬱滯自是而　兩宮告完以杜漏卮則海內垠黎再覩更生之慶內外臣工咸荷無方之恩人心胥悅　天心自回凡天變之來悉轉而爲休徵之應矣臣等所謂深維理道　亟圖儆弭以荅　天譴而奠　宗社者誠無出此是在我　皇上獨斷而行之耳臣等謬叨　聖恩濫竿言官之列用是不避忌諱昧死披陳伏惟聖明垂鑒臣等曷勝惶悚之至

天變請補缺官疏　李雲鵠

本月初七日據署揚州海防兵備道揚州府知府朱錦申據泰州申稱本州陰陽學陰陽生王彥呈稱八月初四日戌時天鳴有聲如風水相激自南方震響至東而下更初而起更餘而息經今二日未止事屬災異呈乞申報等情到學備申到州據此卑州於初六日戌時靜聽果爾其聲自南而來漸高至東而下漸微其響似潮聲而怒至初十日猶然不止其府依然不爽考之五行傳以爲兵象訪之父老以爲嘉靖

年間天上曾有此聲後果倭奴入犯淮揚搆禍不小據此看得上天鑒視變不虛生今不雷而作嘖不雲而雨聲且每至夜分騰騰怒起綿綿不息士民耳而目之靡不驚駭震怖卑州敢不俯省以挽天變第恐非一方關係蓋夜分陰氣也天聲似怒殺氣也兵家陰象也自南而東海氛也五行之書固非無據民間記覩猶有明徵况今民間憂愁悠悠上干天怒而倭奴窺伺躭躭思亂未形今日之變其爲兵亂之象可知事干　題請等因備申到道據此爲照今歲水旱相仍閭閻饑饉人心惶惶隱憂正切上天垂示如此况值小汛之期泰州濱臨邊海倭奴情形莫測外釁內虞深爲可慮等因到臣臣一見之不勝駭愕方屬草具　題間又聞鎭江府亦有天響之災且本府西南九華山忽裂有二三尺濶下視黑暗此皆變出異常皆臣不職所致除一面修省并行沿江文武衙門整搠兵馬倍加防守外看得上天下地以清寧爲常今天鳴地裂誠古今所稀聞者乃一旦見于泰州鎭江府等處地方天響占係兵端往事又屬倭兆大屬

可虞而華山之裂又適在一時總之皆天怒土崩兵起民離之象而地方人情覩此異變兼値今歲春苦雨夏苦旱麥稻無收盜賊紛起靡不洶洶然恐禍亂之旦夕至者臣新蒙　皇上差巡下江帶管上江業于前月二十八日莅任矣甫十日郎値此異常災變既慮　陪京又慮江防驚懼失色莫知所措將責之道府乎而揚州道與淮徐道徽寧道缺矣鎭江府與池州府缺矣將欲倚之南司馬乎叅贊尚書久未補矣侍郎臧惟一又在告矣將欲出巡料理乎而臣

衙門御史除蕭如松給由赴京外見在止臣等三人
且各管數差日不暇給臣所管中南兩城無人代矣
所管四道印信無人掌矣內外門禁及抽分等差無
人交矣顧此失彼前出後空近見邸報馬島狡倭又
與朝鮮搆隙爲謀叵測倘一旦揚帆而來或草澤奸
雄乘釁而起地方無官將何所責成乎臣雖不敢少
愛微軀竭蹷從事亦豈能以一手之力挽萬里江海
之鯨波置地方于磐石乎伏望
皇上念 天地之交變 留都之可虞缺官急在

燃眉補用時不可緩 勅下吏部將南京叅贊機
務兵部尚書并兩江道府諸臣作速推選才賢者請
皇上即賜點用令其刻期到任管事併乞將近日推
陞南北各部寺候缺諸臣原係奉 旨備選省臺
者即遵往例量改御史數員或先以南一二員就便
與臣交代俾臣得一意整理江防事務此今日第一
喫緊事惟冀 皇上亟賜採納 宗社幸甚地方
幸甚臣愚幸甚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崇正黜邪以隆聖治疏 史 梧 正德年任

竊惟帝王所以運天下之幾不可一事少試於權奸
之巧而其所以主天下之心不可一毫稍違乎道義
之臣臣等伏覩 陛下登極之初 詔毀添蓋佛
寺神廟石經山祠而法王佛子國師禪師盡行查革
凡所爲類矯 武廟故事直欲追唐虞而上之今不
載朞廼有邸報如壇塲齋醮之設大小廷臣所疏者
是 武廟前日之所爲而今復爲之 陛下之昔
以爲非而今顧甘以爲是而行之耶夫天人禍福之

幾之不可徵幻誕妄誣之妖之不可信大學士楊廷
和給事中張源御史屠僑等蓋已連章累疏援古證
今互攻其謬無餘說矣臣等不容復贅矣臣等惟謂
天下之理有是非之分邪正之對是非邪正之所以
相勝者其幾每決於人主好尚之微不可以不審也
今而指佛爲非目佛爲邪匹夫愚民而皆辯之豈有
人主德高天下而智獨屈於匹夫之愚也特壽夭禍
福之疑有以奪之焉耳夫禍福一出於天夫人而皆
辯之豈有人主爲天之子而獨不悟也特不勝左右

羣枉之讒焉耳左右之事其君者亦豈不知帝王萬乘之尊而錯聽於削髮涅槃之說貽笑中外也但彼之良心斲喪焉耳彼之良心斲喪欲眩其君者先之以壽夭禍福之說以售其似忠似愛之姦繼之終之凡可以蠱惑君心而逞彼之便者無所不至矣由此觀之則今日齋醮之設亦安知非　陛下主一無二之心誤旁落於權姦之試也哉臣等聞之深爲陛下惜亦深爲　陛下懼也況王道異端勢不兩立　朝廷之所作爲天下臣民之所趨嚮千百年道

統正脉之所繫不可不愼也夫旣以身繫天下臣民之所趨嚮則上有好而下必有甚焉者矣
陛下爲天下生民　主亦肯率天下之人而歸於無父無君之教也哉旣以身繫千百年道統之重則有今日浮屠之說其誰啓之　陛下亦甘暫釋道統之傳而坐百年之後壞道之議也哉臣願
陛下重思之也王者之度如天地之無心揆之理而順則行稍有違焉則改　陛下今日之所爲以爲順耶則何以來廷臣之所論列有如是者以爲違耶則何不改其違以歸於正而使在　朝無異議天下依然共仰　日月之明也耶此臣等所以共爲
陛下爭也然臣等論列至此終不甘心於左右妖妄之言復毅然堅執一說以勝之請爲　陛下終之
夫左右之言佛不過曰佛能養壽命之源佛能造天下之福也臣等則以爲養壽命之源不在於佛而在於講學養身造天下之福不在於佛而在於遏彊扶弱養壽命之源不在於佛而在於節慾順理造天下之福不在於佛而在於信任君子屛斥小人邇者

經筵之講暫　御復釋何有於講學養身復聞聲色之邇過而不節何有於節欲順理主事羅洪載罪遭慘刻是以一百戶之故中傷乎足也何有於遏彊扶弱事關大體不由內閣尚書林俊呼斥回話而崔文之姦固結不去何有於信任君子屛斥小人不如是而徒佛老焉齋醮焉使大臣解體小臣離德
陛下亦何便哉臣願　陛下遵崇正道講學養身信任君子屛斥小人速罷齋醮之舉求夫倡言之人而重治之佛像盡行燒毀僧道盡行屛逐將其蠱惑

之甚者與崔文明置典刑仍乞　勅禮部嚴絕僧道
內侍往來之路以杜媢寵由徑之漸其有僧不循禮
法潛使養髮之徒出入內侍衙門希圖賄賂漸要
恩寵者即送法司拏問則王道明而異端去矣

收成命以防易差後患疏

喬　祺嘉靖年任

臣等竊惟聖人貴未然之防而人臣有先事之戒蓋
事關利害幾伏安危有目前之所不必慮而為他日
之大可憂者惟在乎人主早見而預圖思患而預防
之耳近該浙江鎮守太監鄧文請易　勅書內織染
局太監刁永請差官往陝西織造羊絨袍袱近該科
道論劾該部執奏未蒙　俞允臣等遠在南都聞之
甚駭以為　陛下明聖而一旦忽有此舉切恐非

陛下本意也　陛下臨御以來節用愛人絕遠方
珍怪之物禁　內庭翫好之供一供役之必慎一用
舍之不輕惓惓乎周天下之慮以圖萬世之安薄海
內外皆有以知　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矣
今即此二事觀之若有異焉臣等妄料决非
陛下本意也臣等請舉其甚不可者為　陛下陳
之　祖宗設鎮守太監於各省者凡以為地方計
也自張慶請　勅以便己私而兩浙生靈至今受困
又況成化弘治年間民殷物阜已不能堪即今水旱

頻仍邑里蕭索生民凋敝莫此爲甚若是而更加以此曹之剝削兩浙之民如之何而可以生活耶訪得鄧文見在浙江以惡第爲謀主養無頼爲爪牙擅作威福多方害人索扛有分利魚鹽有供應糧長機戶索取銀兩段疋富家大戶無故訪拿必得重賄方肯釋放知府以下官員勒要拜見銀兩方許進見地方軍民甚是不堪道路以目既如此而又　賜之以勅是猛虎而益之以翼也民不堪其命者必矣

陛下設鎭守以安民而使民不堪命亦何以利於是哉畢眞浦知覆轍在前切恐此　勅之換亦非鄧文之福也至於差官往陝西織造羊絨袍袱尤爲不可蓋陝西地方連年苦於兵革病於飢饉　祖宗百五十年以來所患者惟陝西邊境之最要也其在今日甘肅則有回夷洮岷河州則有亦不剌延寧固原則有套賊邊警不時支給不暇連年　勅遣重臣鎭壓其境雖收薄効尚未底寧而今乃復有此舉差官一出供應不貲黍隨爪牙之徒惟利是索有司驛傳恣意誅求陝西地方近已匱於軍餉民情皇皇今復

加以科擾必將騷動地方震驚邊庭譬猶抱薪以救火也其不動外夷之覬覦者或寡矣　陛下宵衣旰食内修外攘言及邊事輒勞　宸慮今瘡痍之民尚未全瘳邊方之警尚未寧息而又可重以此等騷動之哉切恐此舉殆非　國家之利也夫天下大勢在東南浙江爲財富之區在西北山陝爲藩籬之地近年以來東南民力罄竭無餘西北兵威困憊不振譬之人身元氣索然强自支持其不仆者無幾識治者每爲　國家危之今又重以軍民不堪之甚者忽然加之臣等恐天下之大可憂者必無出於此矣臣等待罪言官有事當言有言當盡使

廟堂之上有此不令之舉以遺後日之憂一旦變生噬臍無及異時臣等雖身伏斧鑕亦無以逭其責矣伏願　陛下不以　成命爲難回不以微言爲可忽緬念萬姓之艱危俯從諸臣之論諫將鄧文亟賜罷黜以爲生事者之戒另選安靜老成之人以充鎭守陝西織造羊絨乞如該部所議着令彼處官司照數織造解送來京以給公用庶幾地方不擾民生

得安而後患可以潛弭矣
國家億萬年靈長之休端於是臣不勝懇切待罪之
至

乞賜停取以光　聖德疏

王學曾　萬曆十三年十月上

臣近接邸報禮部一本傳奉事該文書房太監劉成
口傳　聖旨聞河南產有麒麟撫按官如何不奏
禮部傳與他上緊進來欽此隨該禮部具奏續奉
聖旨卿等所奏知道了但麒麟鳳凰世間異物比他
瑞不同朕於罷瑞獻豈不知惟欲一見耳還着彼處
撫按官上緊進來欽此臣仰見　皇上之意不過
以麟為瑞物向未見今止欲一見似於　聖德盛

治無妨臣復何言但臣聞四方災異水旱盜賊日以
奏聞此撫按事也竊聞此麟產于光山托生于牛腹
即斃於次日旋產而旋斃則祥者亦為不祥矣不祥
之物撫按敢以上聞哉撫按既未嘗奏聞不知
皇上所聞者果聞之三四輔臣乎抑聞之部院大臣
乎抑聞之臺諫言官乎夫三四輔臣未有聞部院大
臣未有聞臺諫言官未有聞　皇上深居九重雖
聰明天縱何由即聞產于河南乎臣遠在南都實不
知其所有但以臣意竊揣之無亦左右小臣以奇怪

取悅　聖心多方差人訪求於外或傳聞於道路或收買於繪圖務爲鼓惑計耳若此者非　皇上之所宜聞也此端一開日漬月淫將來乘間竊發潛間於　皇上曰某省出有某物某地產有某瑞可着禮部上緊取之又其甚者則必曰聞文臣某人可用着吏部上緊陞之聞某項錢糧可用着戶部上緊進之聞武臣某人可用着兵部上緊轉之聞某人問某重辟可矜着刑部上緊釋之聞某處尚堪修造着工部上緊造之聞某處某官可逮着錦衣衛上緊逮之

皇上將惟其言而聽之可乎否乎天下萬世謂
皇上爲何如主乎臣竊謂　皇上獨斷之明雖不可無而從中之旨猶不可有此關于理亂安危之機匪細故也誠所謂始於微而成於著者也易曰履霜堅氷至正此之謂耳矧四方灾旱老稚流離啼寒之聲　皇上猶有未及聞者乎矧北虜驕橫士卒困苦呻吟嗟怨之狀　皇上猶有未及聞者乎矧孤臣寡婺煢獨哀哀哭泣之情　皇上猶有未及聞者乎矧　宗室困窮饔飧弗給愁苦涕洟之態

皇上猶有未及聞者乎諸如此類左右不以聞而以麃麟聞誠非忠于　皇上者也故臣願
皇上之愼其所聞而進於其所未聞者誠以此夫所謂罷瑞獻者豈徒曰罷之云乎哉乃其心則不見者也苟心欲見之則不可言罷亦不可以言知臣嘗鏡之古矣周武王却旅獒漢文帝却千里馬漢光武却寶劒唐太宗却名鷹此皆　聖主賢君不以異物爲貴誠却之而不欲見之者垂之後世遂爲美談
皇上德邁周武而陋漢唐于不足居者何爲旣知宜

罷而復欲見之乎又嘗鏡之今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于蘄州進竹簟則却之曰恐天下聞風爭進奇巧仍令四方毋得妄有所獻太原進葡萄酒曰朕飲酒不多自今令其勿進　國家以養民爲務豈可以口腹累人　世宗皇帝卽位之初珍禽奇獸一切縱放而淫巧玩異罔干嗜好是　祖宗之所以結人心凝天命培千萬年不拔之基者其好尚恒端舉動恒愼典則具存固　聖子神孫所當服膺而遵承之者也　皇上御極年來盛德大業光

昭　祖宗臣於以前仰德意一疏已經叙誦茲不敢多贅矣　皇上今日爲一稿麟之故必欲一見令撫按官上緊進來似比　二祖之盛德不無少損乎假使麒麟尚存　皇上必欲一見然產在遠方臣猶以爲不可矧麟已斃多時其形枯槁不堪進于丹陛之前亦明矣或者左右小臣以爲此希異之物不可不見或誑以爲麒麟尚存也遂鼓惑
聖德而必令撫按之進乎撫按聞　命徬徨無措則責之道府道府聞　命徬徨無措則責之州縣

州縣下吏徬徨無措又不知何如而後可應
皇上之命也其中道途之費用解官之科索驛遞之騷擾恐又有不可堪言者當此物力凋疲之際軍民困苦之時西河報災比他省尤甚　皇上惓惓以軫恤小民爲念何苦爲此無益之舉動而勤民動衆爲也　皇上睿哲已知罷瑞獻之爲是此正杜將來貢獻之漸也今必欲一見而不盡罷之則傳之四方咸以爲斃麟且見之況生者乎況出於斃麟之外者將來聞風而進獻接踵至也書之史冊寧不爲盛德一累哉昔舜之造漆器諫者七人夫漆器用物也造用物且諫則稿麟之取寧忍於不諫耶臣雖不敢以舜臣自待而實不忍不以虞舜望　皇上也伏望　皇上俯察臣言收回成命速爲停止仍乞
皇上自今以往不邇聲色終惟其始不嗜玩好久而勿替不聞亦試常存布衣祈禱之心不見是圖永堅停操滅造之節移此念以接賢人君子則所聞皆正言所見皆正行移此念以就日講經筵則所聞皆帝典所見皆王謨至于內臣之語有益身心者始聽之

凡涉于嗜欲者必黜之一切從中傳奉
旨諭倍加詳慎毋啓邪萌如是則　皇上之盛德格天駿業亘古不數年間有麒麟遊苑鳳凰儀庭以應　聖明之瑞者矣區區遠方一稿麟奚足美哉

乞　信詔令停差遣疏

丁元復 萬曆四年任

臣等切惟天下之治其原在於君身人君之德其要在於虔始　皇上以萬曆紀元而光寶祚迄今四載譬於歲序之運纔發春耳正海宇式治之端華夷觀化之始一食一衣關天下之命脈一舉一動係百性之安危誠不可不愼也頃者　登極之初明詔天下差臣坐守織造悉皆停止薄海內外罔不惟忻踴躍以爲　天子明聖方冲齡而能超然遠

覽洞悉民艱卽唐虞之盛德亦不是過將嬉嬉乎坐觀德化之成也乃今　詔臺尚新而差官織造頻遣皇上之意豈不念東南之疾苦而特爲是以勞民哉誠以祀宗廟臨百官法服所當御而內供之用亦不可缺故特允言官之奏量減段疋之半而又選內臣廉愼者督其織造庶幾民不擾而事易集此皇上虛心納諫之誠約已裕民之意天下臣民可望而知也然比之登極一詔亦異矣夫王者之令堅如金石信如四時雖歷之千萬世而不變何則其所關係者重也　皇上亦何忍以服御之用自異其明詔縱使內臣廉愼或仰體聖意然叅佐供奉及諸匠作人役非一類其閒庸有乘時希冀壞法騷擾者內臣亦安得盡知而盡禁之故願　皇上之信其詔令而布此　盛德於天下也昔我　太祖高皇帝創業之初面諭中書省臣有曰予嘗親歷田野見人民凋疲生息未遂譬之觸熱者思得清凉冐寒者思就温燠爲人上者固當念之又謂太平應天諸郡乃渡江開創之地供億先勞之民而蠲租免賦之詔

無歲不下二百年來戴渥澤而歌盛德者至今猶耿耿也我　皇上繼體握符所統之地卽皇祖開創之地所馭之民卽　皇祖供億之民惓惓德意何嘗一日忘東南哉而兹以織造事重役之恐非所以培根本而篤豐鎬之遺也且今天下雖已治平四方尚稱多故嶺表之叛徭方議征討高寶之汎濫頻築隄防膠萊則鉅費滋繁江浙則水旱薦至俺荅讐稱降順而窺伺漸萌番賊幸就誅夷而餘黨未殄此正

皇上宵衣旰食之際思艱圖難之秋而能無愼重於
織造之舉哉必若　上用供應之數委不可缺則
南司廠衛諸臣率多廉愼宜必有能稱
皇上之任使者卽以織造者委任之務令如式製造
依期觧運而撫按及巡視諸臣逅得以稽考而恭閱
之則藝修而財不費工興而弊不滋織造之計莫有
便於此者又何必添設一官特遣一命而後可責其
成哉伏願　皇上俯鑒愚衷亟收　成命培根本

之重地而厚之不傷念綸綍之王言而守之益固如
此則民心孚戴　帝眷重申
大聖人之作爲眞出尋常萬萬矣臣等不勝懇切之
至

乞　命東宮出閣講學疏

周晃嘉靖年任

臣備員言官待罪無補晝夜孜孜求爲建論思以仰
裨　聖政萬一不敢顧忌心至切也但才識凡庸
無遠者大者雖有縷縷之誠不足瀆　聞臣伏覩嘉
靖二十四年春我　皇上渙發　綸音欲行
皇太子　裕王　景王冠讀禮內外臣工不勝欣躍
續以禮官不能仰承　德意妄有所議是以中止臣
嘗聞漢儒賈誼保傅篇有曰天下之本係於太子太

子之善在於早諭教選左右又曰教得而左右正則
太子正太子正　天下定矣後世莫不首舉以爲定
論蓋古昔王者之教太子也未生則有胎教既生則
有保傅襁褓之教及其有識則有禮樂詩書之教如
拘以文成之年歲不同是蓋不達時宜之論至於禮
節繁多爲言者又書生畏難苟安之故習也豈萬世
不易之道哉欽惟　皇太子誕生岐嶷之質得於
天成以堯繼堯以舜繼舜似若無待于教也臣切思
皇上天縱之聖龍飛　藩邸人倫物理罔不周之尤

加意於二帝三王之學遜志時敏無時豫怠矧
皇太子生長　春宮之中隔遠　天顏不得行問安
視膳之禮而事親之道誰則陳之不得接士大夫於
左右而臨下之體誰則啓之不得覩稼穡之艱難而
所云無逸之言誰則告之不得見閭閻之疾苦而祁
寒暑雨之怨咨誰則聞之使不及時爲學禮樂名物
何自而知治亂興亡何自而識君子小人何自而辨
與其日處於深宮孰若　文華殿之淸嚴與其日
侍以宦官孰若士大夫之爲師保與其日逸于休養
孰若詩書禮樂之爲薰陶此蒙以養正之功在今日

所不可一日緩者也且古者人生八歲自王公以下
至於庶人之子皆入小學以收其放心及其十有五
歲皆入大學以養其德性況　皇太子之年有以
過入小學之期而將近入大學之時乎然重
太子所以重　宗廟　社稷也敎　太子所
以敎天下萬世也早一日之敎則天性之明早開一
日非獨臣之願也是天下之至願也臣愚伏望
聖明思　祖宗之業　皇太子繼之天下之大

皇太子理之億萬年之統緖　皇太子繫之蚤擧
昭代之儀以隆　聖朝之典博選天下之有道義
多聞孝弟忠良之士旦夕與居使之日陳正道日講
正言日行正事其前後左右侍御僕從必選小心端
恪之人至於　裕王　景王冠讀禮亦並擧行而所
以爲之擇　師儒以輔之者亦必極一時之選如此
則聖功可養國本可端本支百世宜君宜王億萬年
有道之長端在是矣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詩曰
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惟賜

聖裁臣不勝拳拳懇祈隕越之至

隆　聖德愼儲教疏　楊邦憲 隆慶五年十一

節該禮部題爲懇請　東宮出閣讀書以端睿養以崇　國本事奉　聖旨年十齡來說欽此切計來歲壬申　東宮妙齡正當講讀詩書繼正體以植大本雖恭敬凝自天資然學問有原教諭宜早皇上仁明慈愛　聖敬日躋所以儲啓幄之規者固亟育薰陶之有素矣今恭逢出閣正睿德一新之初爲臣工快覩之候凡儀文之所講求官僚之所懋簡稽之往牒酌以時宜誠資六行之符以弘三善之

益者也古者文王爲世子朝于王季日三寢必問膳必視此萬世太子之法我　太祖高皇帝遊宴有儆卹農有　諭食蔬藿而知畎畝之艱難親蠶桑而知績絍之不易此萬世教太子之法即今開講期近　聖學日新博訪賢德妙選人望使日侍左右從容講讀誠謂甫養調護義莫切于作醴矣然所貴端本澄源防微杜漸入奉　廷範之儀出明胄學之讓其本又安在哉漢臣叔孫通之言曰太子天下之本而臣等則曰　陛下太子之本傳云內有賢父兄外有嚴師友而學業無成者鮮矣夫以士庶之學不徒責之師友而必賴有父兄之賢矧　陛下本天縱之聖　皇太子有克類之資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至德要道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謂不本于聖教哉臣等願　陛下以嗣德在初進學惟敬留神出閤之務甫求數導之方不屑屑于儀文之煩不規規于事爲之末以文王之聖望太子則自飲食起居之微動靜語默之際立愛和衆惇讓明睦于以啓其親親之愛而發其繼述之孝將萬世彝倫之道

明矣以　太祖之法教太子則凡目之所接耳之所聞　帝王興替之由　國家盛衰之故善足爲法不善爲懲及人情物態閭閻稼穡無不一一開導俾聰明日啓聞見日親將萬世政教之本立矣且天地之大德曰生　聖人則之以育萬物故堯仁如天舜德好生我　祖宗以淳厚立國　陛下承之深仁厚澤覃布寰區世德作求後先一道今皇太子天德渾全物交未雜宜及明德之初導以寬仁之教使知元首股肱之義父毋斯民之念一元之

中德愛洋溢叶氣加生董爲太平俾　國家享億萬載無疆之盛者其本源端在於是乎　帝王之盛德曰儉昔禹愼財賦文供惟正我　朝列聖莫不躬行節儉以先天下　陛下遠紹　帝王近法列祖恭儉之德身有之矣今　皇太子年歲漸長嗜慾漸開正宜黜華尙素敦朴去奢愼乃儉德惟懷永圖一切靡麗之物不接于目難繼之味不以充饌氣淸而養愈純本端而尙益正非惟天下受節省之福而簡素菲薄以成其德淸心寡慾以厚其躬調護之法保訓之方尤莫先於此矣然臣等又聞傳說之告其君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使學不遜志不時敏尤不學也夫授經講業發揮啟廸一歸于正不可謂之不學矣顧晨而授書日中進講羣官侍班講讀數行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洽此何以昭德讓而懋進修以爲憲天聰明之益臣等欲乞　朝廷敷求講讀之禮務爲簡便可行講讀旣退常畱二人直日將所授書義舒氣怡顏從容講解以發自古帝王爲治之蘊凡　國朝典則　聖訓神謨時府

陳說其餘雜書俗傳務令屛去無耗心目以亂聰明庶幾一日之間所聞皆直言所見皆正事上下古今優游論議義理融會德性精純而作聖之功無以踰矣至於內直之司服勞宮省旦夕左右地近職親尤宜愼簡老成質實厚重小心之人定其名數分班輪直祗應講讀凡　皇太子游豫飲宴動靜起處莫不因事進諫與宮僚諸司協心贊導務廸以正大隨事箴規若果恪謹供事有裨　睿德厚加獎擢不則譴斥隨之此亦不可不預爲之慮而曲爲之防也臣等叨位南臺忻逢鉅典謬陳膚臆少效埍埃伏望俯賜垂鑒畱備採擇臣等不勝願幸之至

催請建　皇儲疏　　朱吾弼萬曆二十九年四月上

臣等屢奉　明旨於　皇長子　大禮靜聽舉
行自去秋來不敢一言激瀆意三陽開泰萬國
朝宗　皇上必以此時擇吉完　令典協天人
之交矣乃桃夭愆期標梅踰候臣等當言欲言尤遲
回不敢言者無非將順靜聽　皇長子
得早承　聖恩正位　東宮遂成人室家樂耳既
秋而冬而春而夏爲時久矣近禮部等衙門大臣以
請後軍都督府等衙門勲臣亦以　請俱未奉
旨於是南京大小九卿亦不得已　請矣臣等職
在言官詎容持祿溺職復無言以處此正具疏拜發
倏於邸報見司禮監傳出　聖諭將典禮所用錢
糧器物著各該衙門行文嚴催不許延緩悞事臣等
捧誦始知　典禮之遲皆由等待造辦之故而
皇上篤愛　皇長子至情未嘗不以延緩爲慮也內
外各該諸臣日引領　大禮之行豈敢不仰體
宸衷勉圖造辦而竟難措者或　皇上加厚
皇長子超越　祖制多求奇珍各該諸臣之造辦

勢必不能如數乎伏乞　皇上稽　祖宗之定
制酌內外之可供不貴奇珍亟成　大禮則
止慈蚤有譽於天下　崇儉永垂則於
聖神而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慶端在是矣臣等
無任延望懇切之至

乞察讒誣親藩疏　黄華秀

臣等閲邸報見留守衛百戶王守仁獻其先祖定遠侯王弼所遺御賜金寶財物乃二百年前寄頓楚府者臣等竊恠其誕以爲揹貲應取諸已進獻必其見存豈有借財於　宗藩輸助於遠代者陛下行查或者欲俟其詐欺情窮始坐之罪耳其何事臣等呶呶乃中外愚民見臺省交章未蒙明察眞以　陛下爲若有利于　楚府者臣等謹按據所聞爲　皇上陳之臣等聞之詩曰大邦維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言親親也說者謂周家有道之長實基於此漢文治幾三代至淮南粟布之謡稱盛德累矣我　祖宗分封同姓比隆成周而　陛下敦篤宗誼尤有加無替諸凡天潢之派無不被分外之榮享域中之樂者即近日韓王孝行卓異　陛下特爲表章豈顧獨於楚府寡恩哉　陛下以楚府果有珍藏乎臣等查先臣鄭曉吾學編載楚宮于宣德五年被火譜系符勅並從更給今無論守仁之先原無寄頓即其有諸

而回祿之後　符勅已不能保矧財寶煨燼其存尚能十一乎又其國多難亂績多孤聞　先朝時曾被通山王換私誣訐行撫按官會同查勘該府積貯僅可十餘萬後爲武岡王權攝侵盜乾没又日銷耗矣此皆往牒所載卷案具徵楚今日蓋無以爲寶者又無論　楚府空虛無用詰問即使府中遺藏或有一二餘蓄而以　楚王世守之物入小臣奸欺之語無故而輕籍之亦恐與尚德親親之意不類非所以示天下公而垂訓後世也况其無之而徒狥憸夫之口貽楚國之憂重失　諸藩之望臣等願陛下之熟計也臣等按　高廟實錄凡功臣之卒無不備書者獨王弼不書卒意必有別故及查國朝人物考載王定遠以　洪武二十七年坐奸黨不食死國除始知守仁所稱王弼暴卒宴延停柩謹身殿者俱屬迷罔而其餘欺誕不辨可知且如陝西牧地的係　皇祖欽賜楚業先是撫臣蕭廩題請收祖充軍餉猶蒙　陛下念皇祖之賜不忍無故追奪　明旨炳然爲年易考

而守仁亦敢巧飾揑誣謂其先世遺產則其欺
上罔下眞不容於　聖明之世者臣等聞
楚王孱弱差官將至撫按奉　旨持王宮甚急王
之妃眷合宮人等憂懼不知所出此在諸臣虞異日
差官查府中無有恐無以塞責其勢不得不爾第恐
楚王萬一不諒　聖慈無他而或以憂疾甚至有
不忍言者　陛下得無悔之晚乎又將何以謝
諸藩也臣等讀史見七國之變始於晁錯後雖伏誅
無救禍亂夫七國負重罪錯猶願忠者計畫稍失尚

爲難端今　楚府無辜守仁自適已便故行離間有
如　諸藩抱憤流言爲不必然之圖竊意磔守仁不
足以謝天下而於　陛下聖德虧損多矣臣等願
陛下俯念宗盟垂情親睦　勅該部併行撫按會
同差官從公查勘果係守仁欺罔差官不妨據實回
報仍正王守仁之罪以爲奸欺之戒是臣等狗馬之
忠也其或追回
成命姑免差查又或只委彼中撫按免遣内臣則恩
降自天誼出獨斷　宗藩之福　楚王之幸天下之
望又臣等之所大願而不敢過儌者也臣等職司糾
繩分難終默故敢冐昧
上陳伏惟　聖明裁察

廣德意以飭吏治疏　王廷稷萬曆六年任

臣近覩邸報該廣東巡按龔懋賢題爲乞大彰法紀特懲貪官以阜民生以保萬年治安事該吏部覆題奉

聖旨朕奉天子民恒恐一夫不獲其所前屢有旨欲懲貪進廉以飭吏安民撫按官通不着實奉行或前官論劾贓私滿紙接管提勘止將一二輕贓抵罪問革又不盡法追贓取具收領了事及奉旨駁回追併便說朝廷用法太嚴人不能堪似這等上澤何由得究小民何由得安今後撫按官都著嚴察奸

貪訪有實跡的不論官職崇卑出身資格卽便照例叅奏拏問遵律例追贓治罪欽此臣伏而讀之仰見我

皇上如天之仁好生之德媲美堯舜誠

社稷之福天下蒼生之幸也有　君如此而大小臣工顧無以仰荅報稱謂之何哉臣猥庸鄙陋無所知識獨犬馬微忱深懼尸素曩備員蜀邑每見今時吏治俱非實心爲民有所蘊蓄而欲言者久矣今又荷蒙我　皇上殊恩甄拔謬居言職是臣所欲言者今則可言矣可言而不言臣之大罪也矧恭遇我

皇上叮嚀告戒切切爲民如此臣有一二見聞少裨於民者尚忍於不言乎是以披瀝愚衷列有七事上瀆　宸聽倘以一得之見有可採擇乞　勑下該部覆議施行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計開

一曰急農事臣聞國之本在民民之天在食食之盈歉係於農之勤惰古昔盛時君臣相與咨諏惟以農事爲不可緩無逸一篇及覆不置春秋補助無非爲民考之月令春二月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

勸民又命司空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於都其所以叮嚀告戒於其臣者不一而足其在外而邦國則載之詩詞雖以公侯之貴出舍於郊至忘其勢分而嘗饁旨否煦煦然如家人父子焉故民不惟得以盡力抑且樂於趨事其時五穀豐登家給人足有以也三代而下此意漸微馴至於今與古大異矣上之所以責望乎下與夫下之所以奉行於上者惟歲督科徵之辨而已日理薄書之煩而已至於民之田業則若秦越之罔聞有指以爲言者且以爲迂而議之其

間不才之吏則又重徵厚歛嚴行酷法至於無故被累株連蔓引俾皆失其農時而廢其常產不惟無裨於民而反爲民之大蠹爲民父母至於蠧害其民是誠深爲痛心者也臣以爲今宜行令天下有司官惟以勸農爲重務爲之禁戢遊惰爲之撫恤流亡田地荒蕪者招募以墾種之堰塘堙塞者淸査而疏濬之及屆農期則命之親詣郊野誘掖其勤慰勞其苦有貧而牛種缺乏之者則官給之資以寓補助之意而又戒興作以顓其力也緩徵稅以節其財也省刑罰以重其命也撫按監司或巡歷而至其地必以田野之治與荒而稽有司之能否則官旣不視爲虛文民益相恤以從事無不闢之土無告匱之農民食於是焉足而邦本庶幾其永固矣伏乞 聖裁

一曰重教化 臣聞治之得失觀於民風而民風之美惡係於教化今之側名黌序者非異於凡民而爲士者乎率皆學無用之空文以爲媒利祿之偕心身性命漫不加省禮義廉恥寘無所知甚者又倚詞章之習以逞其驕橫之私至於頡頏其師長控制乎官司自爲得計無所顧忌而爲凡民者又愈趨愈下矣居鄉村者或武斷鄉曲或覇占田土或窩藏奸細或畧賣子女居城市者或包納錢粮或包當里甲或起滅詞訟或夤緣衙門奸盜詐僞無所不至是誠賈生之所以痛哭流涕者也然據目前而言押片紙呼之則立至折寸挺笞之則涕懾似無足慮者但小人學道則易使民不知方則易與爲亂乎居無事猶可以法度相維也一旦有急安必其無有他志而皆就吾之約束哉臣以爲宜通行天下有司務以興教化爲先

而教化之興又非徒恃乎文具之末爲也必也明之以義理示之以規條於朔望日群士子於學宮於朔望次日聚民庶於鄉約諄諄然曉諭之切切然告戒之使之知如是而爲善如是而爲不善如是而可爲如是而不可爲又爲之公其賞罰以嚴其勸懲其有明於倫理可資以淑世者則不問其人之爲士爲庶也必優禮而厚奬之其或悖於倫理不若於訓者則不問其人之爲士爲庶也必重懲而嚴斥之使天下之人皆知善之爲榮而必爲也皆知不善之爲辱而

必不爲也而有司者又以身先之守之以正行之無倦日漸月磨民皆向方嚮向之類俗不革自變而學校閭閻之間皆濟濟師師之風矣伏乞　聖裁

一曰廣儲蓄臣聞上古之世蓄積多而具先備是故天不能爲之災地不能爲之貧昔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民無飢寒之患今旱一月則民告飢三月則民菜色五月則民溝瘠何待七年九年若是者雖曰天時豈非人事哉宋朱熹作社倉於建多其積蓄使貧民春則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什二小不收

則弛其息之半大侵則盡弛之期以數年子什其母惠足以廣而息遂捐以予民行之至今建人賴焉臣嘗嘆其法之善而惜其不行於天下也及臣官蜀中閱簿書知蜀亦有此議於是奉檄諭邑民而邑民之富者二十餘人俱以粟應臣復益之以贖遂得粟二千有奇乃是建倉貯之以待凶年而歲之出入則倣朱熹之制焉因知古之法未嘗不可行於今而今之民亦非有異古之民也在上之人倡之耳今各處倉穀自額報之外無有餘積者雖常申明社倉之法而着實奉行之者亦少萬一地方有急因之以師旅加之以饑饉方始經營處置急遽倉皇糴買無從轉運莫繼如之奈何臣以爲宜行令天下有司官及茲暇時多方積貯除額報常數之外務再加設法區處或勸諭富民隨其多少輸納有能輸百石以上者爲之請給冠帶榮身免其雜泛差役其或不願冠帶者則爲之豎立義扁以奬賞之又如犯罪之人或徒流或充軍往往逃而不去去而復逃名爲治奸及資冗費合無除巨惡重情照例拘解外其有情稍輕而惡不

至巨願納穀自贖者亦聽有司爲之申請量定其數或千石或數百石許之輸納免其發遣俾所入者多倉有餘積選擇鄉社中公正而有身家者掌其出入之數每遇春夏青黃未接則借貸於民及至秋成之時則畧加其息而收貯之每年終則以置過社倉及積過穀若干申報撫按以備查考則社倉之法通行於天下而國有三年九年之積民無旱乾水溢之患矣伏乞　聖裁

一曰衛封疆臣聞古所謂封疆之臣者今之有司是也

封疆有内外内爲城郭外爲鄉村皆有司之所當加意防衛者也邇者揚州府夥賊強入斬關擁出山西長治屯留二縣盜賊夤夜連刧居民卽此一府二縣觀之則有司之防衛廢弛可以槩見况各處隱匿不報者又非止一府二縣已也若不大加振刷其流之禍曷有極哉臣以爲欲衛城郭在練民兵欲衛鄉村在嚴保甲夫各州縣之有民兵正爲城守而設也然必訓練有素使知攻擊之方旦夕在營乃無暮夜之虞今之爲兵者則以訓練爲虛文以差役爲公務有

名爲操閱者亦不過據簿查名颺旗數轉吹號數聲則以爲畢事矣至於操閱器械又多朽鈍不堪古稱以卒與敵者此之謂也而又分撥各衙門聽差勾攝占役大半各處城垣庫簿遇夜全無一卒巡守則何怪乎奸盜之不生心哉臣以爲宜行撫按官責令各州縣有司凡遇編審民兵務精選壯健人丁塡報本名在冊各戶應出工食銀兩或官追給領或對戶頂收依時不缺毋致尅減而訓練之職又必委能幹巡捕官將轄内兵分作上下二番每月二次盡數大閱

朔後半月操上番望後半月操下番掌印官仍以朔望親臨稽閱量加賞罰其法則弓矢責其引滿中紅褋械責其互角較勝膂力程其任重趨遠驗其不喘稍有勇畧出人者另優獎異夜則以日操之衆分植於城樓傳筴爲號分更守宿有警則委之休番者而城守者毋動他如公務之役宜別有處分而民兵之差嚴行禁止則兵有素教之勇城無意外之憂臣謂欲衛城郭無出此者至於保甲又必行撫按官責令掌印官親自挨戶編審毋致遺漏亦毋得騷擾其法

則放古寓兵於農之意於一堡之中每十家爲族族長帥之十族爲鄉鄉長統之蓋每百家爲一鄉也就中論產業之厚薄以爲編次如鄉長一人則擇其中之有財產而爲衆推服者爲之次以有產而僅足者爲之又次以有產而不足者爲之至如無產者則居族末責令自立議約一張置木牌一面如前列定次序註定日期每月初一日十一日二十一日則定一族人夜間巡邏各執器械或潛坐於冲要路頭或同登於高阜山崗但遇有更深夜行者卽擒拿搜檢審

其有何緊急事故并投宿何家方止如或踪跡可疑即送官究治或見有火光喊叫去處即時鳴鑼為號九族人齊起救護初二十二二十二則以第二族人巡邏悉如前規以次輪流毋得紊亂每一月一族人止巡三夜月小則族末一人止巡二夜如該期巡邏查有一人不到者九族人報知鄉長呈官問罪如該期本鄉被賊而不救護并不聞鑼聲喊叫者罪坐該族九人俱以交通賊情論有一人為盜而九人不首出者以知情論如一族同為盜而九族不首者亦然

如此則各保守身家不敢因循懈弛且勢既相維情亦相親出入相友守望相助雖有不測之變不患無備所謂無事則謂比閭族黨州縣之民有事則為伍兩卒旅軍師之衆者此也然所以必論貧富以為編次者蓋以富者既有身家畏其連坐必能制其貧者使不為盜又或遇凶荒則知每族之孰為極貧者次貧者給穀之多寡均而救荒之策亦可舉也臣以為欲衛鄉村無出此者仍以此通行天下俾此疆彼畧各有防守則盜賊亦無從而生發矣然臣所陳者群邑事也有司責也至若沿海各處撫禦防守事宜尤今日最急者則在 廟堂加之意焉伏乞

聖裁

一曰禁奉迎臣聞治理之道在得民之心必上下樽節愛養不勞民不傷財然後怨咨不作民心懽悅今之為官者其得此道者少矣下之人率以奉迎為職分也上之人亦以奉迎為好惡也而於民初不加之意焉如遇上官按臨則數月之前修理衙門補砌道路起集夫役無時休息及至迎接之期則盛整軍容

多張鼓樂前導後擁僕從騰踏至一夫而起數夫一馬而起數馬前途守候餽餉相繼其排設家火也雖花石玩好之物無所不備其供送饌席也至山海珍異之品無所不有又如遇歲時年節餽送各衙門下程動數十副肩担背負奔走路道相習成風率為故常如此之類其勞民傷財亦甚矣為上官者不問其所從來不顧民之向背惟見其官之奉迎恭敬也則以其能幹而譽之而或朴實尋常不趨時好者則曰此其無才者也不知此何裨於政治哉祇以滋民之

嗟怨不平而已臣以爲宜申諭撫按官敦尚古風痛
抑頹俗爲之嚴立規條凡上官出廵衙門可以住扎
道路不致傾頹足矣不許先期動衆修治致妨農務
迎接夫馬兵快只於本衙門伺候不許前來交界等
接額數應用之外不許多撥一騎一役吹旗鼓手只
用一班如笙簫細樂等類一切革去排設家火只辦
合用器具不許增置無用玩物供送飯食限定數品
不許分外多一餚一味其或監司跟隨等官有不遵
行而有司曲意奉承者密加體訪指實叅奏至如節

儀慶賀之禮則嚴行禁革不許有司官越境饋送遠
者定行提究毋得徇情姑息則民力不勞民財不傷
如近時言官所陳科泒里甲虧損鋪行者庶幾其可
免矣伏乞 聖裁

一曰省煩文臣聞法愈詳則弊愈滋故爲治者在執
其體要而不在多其條約昔夫子以仲弓可使南面
謂其有得於簡也夫子何取於簡哉蓋簡則精精則
明此衆志之所以一而奸欺之所以息也若使上之
人無所統紀而惟從事于棼棼楚楚之間則在下者
亦曰以虛文掯搪塞而全無有裨於實政不知欲以
防奸而反以長奸耳今之官司正坐此弊此簿書之
所以日煩文移之所以日多而奸益以乘間切發事
益以叢挫不治也是可不清其源而裁減之乎臣請
舉其一二之尤者爲我 皇上陳之如竊盜之捕
拿爲上官者懼有司之蒙蔽無以除民害也而使之
十日一申報至季終又責廵捕官帶兵總赴比焉此
謂督責之嚴矣而不知其赴比也路途費用何所出
乎官取之各兵而已各兵歛之本戶人丁而已況此

年之比方回而下季之比復至日見其紛擾而已何
曾用心於捕拿哉如波渠堰塘之清理爲上官者懼
有司之因循無以興民之利而使之每季一造冊且
遣該吏親賫赴查焉此謂稽考之密矣而不知其造
冊也紙張工食何所出乎徒取之堰長而已堰長歛
之用水人戶而已況此年之冊方畢而下季之冊復
起抵見其科害而已何嘗用心於清理哉他如屬官
之賢否消長雨水之入地方寸錢粮之有無侵欺拖
欠如此等類不可勝計上之人懼其無由知也而各

有月報季報文冊州縣既經申矣而又使州縣彙申焉此在府州縣不過苟且答應徒費紙筆甚至積數百件而不得完繳者在上官事件既多安能一一親查其勢必付之吏胥吏胥緣是以需索於是有所謂對房使用常例者一或缺少則以差錯稽遲駁回問罪是徒以啟吏胥之奸貪何俾於實政也推其原蓋由巡守道交代不常而又時以公事往省每歲不得一至其地不得不假此以呈報撫按耳臣以爲今宜行令各省撫按官申諭守巡道務常川住扎地方毋

得托以公事赴省每歲務遍巡各州縣凡一應官吏倉庫獄囚與夫地方盜賊水利田土等項俱一一親自查理而各項申報文冊煩擾者俱裁減不用庶有司無所肆其欺瞞吏胥無所容其奸弊而實政可舉矣伏乞

聖裁

一曰公舉劾臣聞昔者

天子巡狩而至諸侯之國見其地闢田治化行俗美則有進爵之典反是則黜罰必加焉是古人所以責望其臣者教養之外無他事焉今之郡守縣令即古之所謂州牧侯伯也今之撫按監司即所以代天子之時巡者也然而今之所以督責之者則與古異蓋各省地方廣遼州縣散處撫按官既無由周知巡守道又不一一親歷往往委府佐等官代爲查訪萬一委託匪人反籍此以作威福不問其政行之實而惟以奉迎遲速爲賢否咈其意者雖本廉幹惜民而反議之以害民順其私者雖本奸貪誤事而反譽之以能事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監司循之以註考撫按因之而誤聽至上之於部而黜陟加焉則陟者未必賢黜者未必不肖何所

賴以服天下諸司哉雖其是非之公未嘗不在民心而小民卑遠何由上達祇以滋其議而已夫人君所恃以勸懲有司者惟此黜陟也今也不以爲勸爲懲而反以起天下之議是可不思其故哉臣以爲宜嚴行申飭各省撫按官令各巡守道秉公持正無論荒僻小邑俱要親至其地采之民謡訪之士論其有心乎爲民而教養兼舉者則考之上也或心雖爲民而才有不逮者則考之中也又或無心爲民而徒以營己私者則考之下也監司以是上之撫按撫按以是

聞之　天子天子下之該部而詳覈之果所考不
謬則下考者盡法以治之中考者量才以調之至於
上考者則或賜奬或加秩或超遷率以資之淺深爲
序或所考不公致有遺議者則撫按及監司官俱當
議處斯則上之所黜陟者不徒以虛名縻天下而皆
有以覈其實行下之所以應其上者亦皆以實行趨
其所陟避其所黜而不徒慕乎虛名法令於是乎可
一而吏治有不興者未之有也伏乞　聖裁

乞裁革冗濫疏　鄭之亮萬曆九年六月內上

恭惟我　皇上御極以來躬行節約愛養黎元汰
冗剩而官聯清嚴驛遞而浮費減天下臣民方熙熙
然歌詠　德化之成矣夫復何言然臣竊謂極治
之世必一民一物無不得所而後足以慰　皇上
兼濟之懷論治之臣即可裁可革不避煩瑣而始有
以舒葵藿無已之念故敢以一得之愚爲我
皇上陳之臣近閱邸報該戶部題覆爲遵　旨辭任
以隆　聖治事奉　聖旨近來科道部屬等官凡

奉差委即濫收書筭人役專一欺公作弊罔利害人
今後着通行裁革有造言騰謗及營求復入的着本
管官即便拿送法司重究欽此仰窺　聖明深知
書筭人役玩法干紀爲蠹政之源也然吏農之害尤
甚於書筭而其額尤當限制惟　國初之選農民考
其字書猶存古意自嘉靖十三年後援納之例大開
考選之法遂廢濫觴至今弊無紀極其間差煩役重
之處畐自遁藪者率以其貲寄籍農民大都之缺僅
一二十其聚而守之者幾數十倍而州視縣又倍之

司府視州又倍之比遇審編紛紛呈乞優免從之則偏累貧戶不從反致其謗怨及其收叅之後衙門愈高則憑陵愈甚黨援益衆則氣勢益張武斷把持肆無忌憚幸獲役滿由之以塹銓途賤名罷斷樸俗熾貪心勢所必然也合無通行各省直撫按官除已納候叅外自今以始比照童生入學事例總計所轄額設之缺酌量郡邑之大小而定其數焉于一缺以三人須之不得過越凡有貲願上者止取于土著于良家之子而門書之類過犯之流不使得厠其間一應

開納撥叅嚴爲之制無容夤緣規避如是而冗吏裁矣其承差上納月濫亦多又必一體行之或有謂其入貲充費雖實頗有徙未爲不可者然不知　國家之用何藉于涓滴之微而減省一人則能免一人之害庶幾僥倖抑而利權撓姤政之源其少塞乎又該兵部題覆爲敷陳一二利弊以便地方事奉　聖旨是這贍夫依原議盡行裁革欽此仰窺　聖明深知驛站贍夫徇私濫用爲民力之困也然是夫役之設在福建則爲養贍夫而各省直則爲排夫長夫

前此驛遞未經查革固皆編養以便倉卒汎用近奉欽依稽覆甚嚴凡係眞正勘合公差卽一夫一馬亦必實報循環如有違縱許撫按官叅劾降斥之連坐之騷擾之蔽禁革殆盡則前項夫役委屬虛糜故有一州縣而長養一二百名者有三四百名者差使有限日費無窮有司以其空閑而莫之用也則曲意市恩任情欺罔不報循環漫無稽查或有新舊迎送絡繹不絕甚者貪婪之輩且遠役原籍捆運而歸焉夫此養贍之資皆取辦於小民而抵供於私遣其于膏

脂孰恤而撙節未聞也合無通行各省直撫按官除福建已遵奉行外其餘查照撫臣勞堪所議將原排夫長夫盡數革去量其地方衝僻定銀多寡具載賦役冊内徵貯在官遇有應付臨時雇募登報循環送查則分文出豁不容不報而報有假借罪坐侵欺支剩銀兩卽准減下年之派不許月破如是而冗夫革矣其走遞民皂所費亦多又必一體行之或有慮其銀既在官一時取用至衆無從召募者然不知閑民轉移固無乏人之理而于例該應付員役禁其額外

過索庶幾公務濟而私弊絶民力之困其少寛乎伏
乞　皇上軫念　國體民生所繫　勅下吏其二
部查果臣言不謬覆議上　請轉行各省直撫按嚴
加裁革則吏道清而胥竊者不能行其計夫役省而
阿縱者不得遂其私冗濫以除邦本以固　國家億
萬載太平之休端在是矣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急儲教剛財蠹疏　　施　懋萬曆十八年七月上

臣聞天人相與之際微矣人君欲求在天之噐莫若
求在人之天敬修匪懈則天之有災無災足以動吾
之憂喜而不足爲吾之累者譬之保身者然不必計
賦受之厚薄也爲之愼起居寡嗜慾節飲食固吾身
之元氣而已矣譬之處家者然不必計感遇之順逆
也爲之謹蓋藏其裘葛廣儲蓄急吾家之當務而已
矣頃者災害交侵烝黎失業　皇上日乾夕惕竭
誠祈禱幸天心感格自北而南雨澤誕布一時人心
稍稍慰豫矣臣愚猶不勝私憂過計焉遇災而懼人
之情也災已而怠尤人之情也況　內帑空虛籌策
無策一時之雨尚未必相繼之何如者敢以補掇之
事冐塵　睿覧雖不敢自謂於天下有裨儻荷
俯納而推廣焉亦涓埃之一意也天下幸甚臣愚幸
甚

計開

一曰急儲教臣聞人生八歲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
之子皆入小學豈八歳之童詎能誦詩讀書揖讓前

哲而爲人父者何若是責成之惓惓哉良以乘其純
一不襍之天則開導易爲力而其所受開導者亦堅
久不能忘此養之所以貴于豫而緝熈光明之學亘
千古而有光也恭惟　皇元子聖質方茂英異夙
成眞初曦之晹未琢之璞蒙養入聖之時也而愼選
師保日侍帷幄反復開陳問安視膳之禮虛懷納諫
之義治亂興衰之故閭閻疾苦之狀有不容一日少
怠者或曰　皇元子王體和粹不宜遽離阿保臣
觀自古　帝王之子未有八歲以往而不就外傅

者民間衣食稍裕之家動以延師訓幼子爲美舉蓋
夫人幼而習之長而安焉及其安也嚴禁之不能禦
方其習之未定導之而趨爲不難語云少成若性習
慣自然齊民莫不知所以擇也况人主哉或又曰
皇元子聰明天縱若不專俟夫學者夫古今聰明之
至孰逾　皇上哉六齡出閣親典謨而討究之宇
内尊仰後世傳頌之者也今　皇元子已越其斯
宮詹之官尚使其曠溺則諸臣之心亦有不自安者
萬一愛惜之至請於六局中多擇純謹慣習之人爲
之扈從戴日方出講畢即還血氣動盪將益舒展智
識習熟將益廣廓視之朝夕深宮逸於休養其相懸
矣且　皇上試驗十五年以前誦讀之心與十五
年以後之心靜專何如十五年以後之學視十五年
以前之學精專何如則教之當豫與豫教之裨益弘
博有不待臣之喋喋者雖然猶未及教之本也臣觀
周室父子祖孫聖聖相繼豈直天縱之篤厚輔翼開
導之備至哉而宮庭之間敬孝慈信又有以漸涵之
也今　皇上敬德勤學親賢恤民　皇元子固

耳而目之則轉移默化進於師保之誘掖眞什伯者
薄海内外既仰　聖明之在上而又慶繼統之有
人固結益深淪洽益廣文武成康不得專美於前矣
教　皇元子以重　宗廟社稷正天心所篤念
者伏乞　聖裁

二曰刷財姤臣聞唐有國計錄宋有會計錄凡以覈
周官之制總括天下財賦而備知有無多寡者也外
稱其所入而浸漁之政不行内察其所出而城社之
奸自弭脫或所入不能償所出又得隨時變通增減

於其間也今以　國家之大財用之廣而缺此一總
餘寧能必其無城社侵漁之弊乎邇司農告竭見缺
至百餘萬兩信有不容不皇皇為之講求者今不節
之大孰逾邊餉及在京冗役哉臣　生長于粵未獲親
履邊境難以盡按其虛實查自嘉靖年以來疏添兵
馬修城堡動至數十萬一經增給年年執之為例矣
不知所修所增能悉用之於邊否也　皇上托重
撫臣而各撫臣類竭心奉職萬無冒破第恐轉發給
散之官未必一一能盡體撫臣之心也即貢市一節

業行已久逐年遞加何無定額甚至剥軍需以奉虜
意果何為者是不亦耗財之一大弊乎臣又查各監
局工匠錦衣衛食糧軍校中書科之帶俸禮部之譯
字生鴻臚寺之通事光祿寺之廚役凡若此輩狐媚
猿扳日增月長皆張口待哺於　陛下者若不為
之裁省限制將來何所紀極是又不亦耗財之一大
弊乎外此又各直省摧務取之於民已無遺利而報
之於官不免有遺是以公家之費而充墨夫之槖也
是又不一耗財之大一弊乎凡此之弊相沿日久又

無冊籍送部稽查以故敢於冒破而無憚也乞
勅戶部轉行各撫督及冗役收稅衙門每年各自查
理造冊一樣二本合用存糧公費盡數登記一送戶
部一存本衙門　皇上照嘉靖年間事例選差給
事中御史在外或兩省鎮一員或五年一查在京衙
門每年一查所委摧務之官只許臨船驗貨給单其
稅銀各商照數所在府州縣庫秤納彼此牽制　弊
弊自清或者慮差官糜費不如就各巡按御史查理
臣意不然御史巡歷一方審錄考察激揚伸理不謂

不煩兼之時日有限孰若專精畢力之尤為妥便也
萬一通同負　簡書同京之日難逃物議或者又恐
碍撫臣體面拂中貴等官之心臣意不然當此財力
困竭之時而為　宗社萬不得已之計非無上事
而苛求於諸臣也儻仰體　國計民艱必有忠勤任
事如延綏巡撫賈仁元之自查理者盡心報主臣子
所同然也若新增　內供應否供給　皇上自有
定裁蓋　皇上家視六合猶家之所有以予家之
人不過一轉移之間焉耳查刷既清戶部歷筭既周

周悉煩就簡盡天下財賦公私出入之數照　國計會計彙總一錄萬幾之暇時進覽閱與周官並傳周室億萬載無疆之休不在是哉裁耗蛀以垂永久誠天下所篤念者伏乞　聖裁

乞折群言定　國是疏　李一陽萬曆十二年任

臣等近接邸報先該山東道御史丁此呂論劾禮部左侍郎高啓愚等科場事情該吏部議處各官及丁此呂續該給事中王士性江東之等參劾吏部尚書楊巍又該閣部諸臣具奏俱奉　明旨慰留處分無容置喙矣顧臣待罪南臺目擊時事此當　國是動搖人心煽惑之廼　朝廷體統所關理亂安危所係也尚忍默默無言哉夫大臣乃天子股肱心膂之司而諫官亦　朝廷耳目聰明之寄均之並重於天下然必衆有師師濟濟之風人懷謇謇諤諤之節一德相成同心共濟斯為盛世之氣象也已頃者丁此呂見　祖宗二百年之鉅典盡懷於權臣之手力擯羣黨據實糾彈夫孰可以短此呂也至論高啓愚命題輒祀禪受之旨即言語文字之間未可必其為附逆但巳卯賢書一出海內人士相顧驚疑至有以為病狂喪心目啓愚者又安得謂此呂為誣賢也夫楊巍惜一高啓愚未暇惜言官之斥逐江東之等相繼疏劾偶成於彼此之激然其瑕瑜固自不相掩也繼

列在廷諸臣見形疑影附和同聲倖倖然若聚訟焉
此何爲哉夫大臣之道當剖盈廷之議開忠讜之門
未有轉相搆議詆逐言官而共起爲讎如今日者也
臣等蓋虛心論之大都天下之人品邪正較若黑白
原不以一事之謬一人之毀而概其生平天下 國
家事須平心易氣以調停亦不當以一時之憤而爭
去如大臣各被人言義當引退或當辦明心迹以自
白又諸臣中或因其人素望足推重其去而各爲具
疏乞留此猶可言也乃言不相侵託之乎同心爲國

輙亦攘臂奮爭藉口求去甚則指言官爲私黨邪議
而排擠之者此又何以說焉夫大臣荷 國深恩當
有戀主之義如不可去而憤然求去是要之也不欲
去而矯焉求去是欺之也不則是脅制言官以箝天
下之口耳臣等竊謂人臣之氣節難培而 國家之
言路易塞矧常人之情多好默而不好言即有敢言
之士如及大僚則又曰搖惑是必顧言卑官而後可
于事關公論則又曰聲援是必人人結舌而後可耳
臣等[illegible]見若人之爲計矣至如江東之李植楊

四知王士性等皆直言敢諫之士也語曰虎豹在山
則藜藿不採直臣在國則奸宄不萌彼何負於朝廷
也顧詆之曰傾危浮薄不可使居臺諫誠何心哉倘
直臣可去脫有大奸如徐爵輩誰敢復爲張胆言之
此其誤國蓋不小也伏乞 皇上大奮乾斷時布
綸音申飭在廷諸臣自今伊始各宜虛心德讓協恭
和衷相與敦崇雅道維持國是毋得曉曉多讓以傷
國體再乞 勑諭言官精衡鑑慎舉動勿以人言
有所顧忌并鑒江東之等愚衷復丁此呂原職以杼

直臣之氣而倡敢諫之風庶大臣安其義言官盡其
職體統正而 朝廷尊億萬年無彊之休端在是矣

請祛邪録直疏　朱吾弼萬曆三十三年六月上

臣博攷古今歷鏡治亂惟君子進小人退則治而君子常難進易退惟小人進君子退則亂而小人常易進難退故闢衆正之途塞群枉之路一無所私相道也去邪以懲姦奬直以勸忠一無所假君道也反是則未有不滋議釀亂者臣大有慨於時事方將具元輔招權邪臣怙勢漸不可長一疏參論閣臣沈一貫及南北拾遺大臣蕭大亨王基等被察外推科臣錢夢皐鍾兆斗等日以兼冗病軀未皇脫稿忽接邸報

見候補郎中劉元珍一本宏議讜論已先得臣心一貫且有辯章　皇上既傳　聖諭以元珍排誣元輔憂及言官令内閣看詳重加懲治矣臣不勝驚愕言終難已夫考察何典可以權使可以姦逃竟任小人紊舊章而爲厲階耶則一貫明明招權當責以省愆圖報夢皐明明怙勢當亟於罷斥示懲元珍明明忠直當加之旌異超用者今仰誦　聖諭反右權姦而左忠直豈　皇上姑爲是存大臣之體乎抑未灼見彼爲權姦此爲忠直乎臣不得不據所聞見直數於　皇上之前爲權姦折之彼夢皐之當幽黜部院同聲科道同聲兩京大小臣工無不同聲北來者諠傳一貫力爲私援曾浼戶部尚書趙世卿言之部院且云處夢皐即處我世卿不能阿承婉辭爲荅已耳至票擬大犯公評之兵部尚書蕭大亨主筆而忌清正方嚴之吏部侍郎楊時喬非

皇上神明獨斷令歲之顛倒是非淆亂賢邪不知作何景象此又見於邸報昭昭者一貫之心公乎私乎

皇上留用被察科道　聖諭有洩忿結黨豎權立

威之切責非不堂堂正正而群情不以爲快轉以爲駭或者多疑一貫陽施陰設内交近侍故

皇上深居密勿第聞一貫所獨是非不聞天下所共是非　皇上愛惜人才何得不疑臣下誰不捧

聖諭而泣下僉曰有　君如此奚忍負之一貫誠秉公無私隆古之吁咈英朝之匡救豈其一以將順爲泰交耶孟軻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一貫讀其書以梯榮寵得君專行政久平旦夜氣清明内省反照恭耶敬耶賊

邪良心必有不能自昧自欺者不然考察
大典理亂攸關平章機務於此漫不可否復安所置
可否乎如部院之考察科道之拾遺果某官私庇某
官而漏網某官私讎某官而羅織何妨明目張膽會
同次輔三輔集九卿科道衆議分別請于
皇上指其人正其罪以爲徇私害公者戒豈不萬代
瞻仰一盛舉哉智不出此直護夢皐葷私人横分町
畦雄逞戈矛恣行胷臆仇讎善類若拾遺大臣必不
可容者被察科道之必不可全者外推各衙門諸臣

之必不可已與南京部堂之自陳庶寮之察處必不
可不奉　旨者濡滯將半年未聞其引爲相道之
虧疾首刺心懇乞於　皇上非不沿襲故套有疏
有揭傳播中外而中外於傳播疏揭中覩其悠悠之
議業盡窺其肺腸今乃曰訾言　皇上每有格外
舉動則臣等先受無端之疑等語是何過則歸
君善則歸巳耶臣不敢遽謂其擅權而招權之漸固
履霜特矣昔齊威王以譽言日至爲善事左右而烹
阿大夫以毀言日至爲不善事左右而封卽墨大夫
齊國於是大治臣願　皇上兼聽並觀耳目寄之
科道毀譽絶於左右念京察爲　祖宗二百餘年
礪世磨鈍之典合公論於下持　宸斷於上臣謂
部臣身在事外如尚書趙世卿侍郎李廷機清公端
亮　皇上所素信者試一　召問二臣必不敢
枉是非自欺罔之罪自喪其生平質以諸臣所議當
否然後沛發　明旨一一處分　恩威出自
朝廷中有才可惜情可原者曉然與天下共留之其
餘蒙垢已甚飾過不悛者凛然與天下共棄之不使

戀𧼈營窟之夫靦顏竊位壞　討典自今日始而他
年任事者免於憂讒畏禍遂以今日爲口實貽
國家無窮之害正　皇上大有爲作用中外喁喁
旦暮引領者元輔一貫荷魚水之懽慶風雲之會當
如元珍所云撤腑膈之藩籬除門墻之荊棘協恭和
衷閉閤思過以矢報効毋懷忿悁稱疾言去上負
特恩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可也前此未能以道事君
偶因人言托之不可則止孔子所謂大臣或不其然
臣於一貫有厚望焉元珍志希聖賢心懷忠孝不淶

一塵不憚諸艱當大任決大疑　國家必不可無此
等人伏乞　皇上嘉其忠直　特賜優擢以作
敢言之氣俾正士有所恃而無恐權姦有所懾而潛
消　國是弗淆一貫之心跡自是可白則元珍之功
在　宗社生靈𢇍于一貫殊非小補矣臣愚戇無
當鞭策難前六載兼三差不得代七年踰再考不得
行在在積案勉强支吾癈弛日多衰病日增度非致
身無以報　皇上故不避忌諱布其樸忠倘獲以
尸素負罪之身僅從夢皐等一體罷斥少清仕路仰

全　祖制俯謝輔臣此臣大幸大慶者萬一言出
禍隨自古有死無信不立他復何惜臣雖從龍逢比
干於地下又豈不大幸大慶也乎哉干冒
宸嚴臣無任皇悚待　命之至　奉
聖旨朱吾弼這厮黨救同類違褻狂妄揣擬　君上
誣詆輔臣好生可惡本當重治姑念留都科道差用
乏人朱吾弼且罰俸一年劉元珍已另有　旨了吏
部知道

議處京察留用諸臣疏　李雲鵠

竊惟國家治亂之機得人則治不得人則不治黜陟
幽明古帝王率由此道典甚鉅也我　朝六年一計
內吏以考察付之部院以糾拾付之臺省相沿二百
餘年吏治固蒸蒸稱盛矣乃今歲考察拾遺之典南
京尚未奉　旨北京業已告竣第其中有一二事
似爲　恩勝於法皆舊典所希覯而人人共爲駭
異者臣等謹爲我　皇上陳之一謂雲南巡撫陳
用賓劣狀穢聲久干清議前次　大計已掛彈章乃

用賓未見改圖貪鄙猶故今南北臺省復交章論之
人言踵至掛冠已遲　明旨再留隳履猶念顧滇
地遠在天南緬寇時聞竊發安攘重寄用賓安能以
積譽之身久堪之乎矧六年倖脫又復六年漏盡鐘
鳴彼固無能改於其德而地方敗壞將不知所終矣
故爲遠地計則此臣不可留也一謂工部尚書姚繼
可生平雖無顯過目病實難又持三十七懇其詞已
窮扶掖自陳其情甚苦　皇上責以狂躁而不聽
之去得無取其易與耶第　大工繁興非大司空

病之日此即耳目聰明者尚未必能勝其任矧衰殘繼可不惟自苦部事恐部事廢弛亦苦繼可故爲大工計則此臣不可留也一謂南京總督尚書王基品望薄劣已經糾拾乃哆口摭辯以兾苟全是基身爲大臣首觸　明禁矣臣等方謂基疏一上必難逃　皇上之明鑒迺留用之　旨即於其疏下焉不幾於賞其辯乎人情樂於辯而利於留恐將來效尤聚訟之風且日長矣故爲大體計則此臣不可留也一謂被察科道諸臣　皇上念其人少而留

用非重言路盛心乎乃臣等思之似稍有未便者葢科道明目張膽以言事必非人所指摘者而後可今諸臣遝事將言乎不言乎言之恐人議其後不言又恐有負　聖恩矧諸臣果賢而被誣亦必不肯以彈射之身靦顔就列今已各具疏辭矣　皇上盍聽其退省養高爲異日待用之地乎故爲諸臣計則一　允其請而臣節可全舊典不易所爲造就更多也臣等仰窺　皇上留用諸臣之心葢爲乏人耳而今豈借才於異代哉以備撫循之寄則內而卿寺外而藩臬可需也以備股肱之任則九列濟濟循資待權可用也以備耳目之司則　命與散館及近日推陞諸臣可選也況人心世道若水之就下恃有法以隄防之儻　計典一定之法偶以權宜更新竊恐後來戀羶之輩藉爲口實奔兢夤緣以圖持祿保位將益無顧忌安望有大法小廉之效以臻長治久安之休乎伏望　皇上念舊典之難更公議之當聽將以上數事　留神裁處庶法紀肅而人心正其所裨於　計典非淺鮮矣臣等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及時脩舉急務以隆治安疏

陳王道萬曆六年任

臣聞資理之要圖之於未形也爲之於未有也故可以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而垂之於無窮我祖宗立國開基肇造區夏並建兩都均重也而留都實爲根本重地其諸司之建置百度之振肅法紀之森嚴視之輦轂下無殊也顧承平旣久玩愒日生不無廢闕之弊臣愚所見方今時事最要所宜亟爲之圖者蓋有二焉一曰飭武備也一曰脩文事也何

謂武備之當飭蓋南京中地土夷曠城郭溝池廣衍其城内則延袤九十六里外郭則周遭百八十里高壘深塹雉堞連雲非不金湯固也而聲援策應防守實難以故統轄備禦之制星列棊布極爲周密有中官以爲之內守備有勳臣以爲之外守備叅賛則屬之兵部尚書軍於京城裏外者爲衛四十有九操演場所凡六簡閱以時蒐乘勿替其揀選汰斥歲率以爲常宜其士馬服習將率驍勇可恃以無恐矣臣愚切以爲未也文具徒存而實用鮮裨也老弱選耍取盈原額之數曾不聞有一超距剌蜚之輩乃其壯勇余丁固自在也脫有緩急國家亦奚賴焉爲今之計須責任內外守備等官時時督率將領申明紀律慎意汰選毋蹈故習罷弱者悉爲革去精壯者即以充補約束旣定行之有常毋得緩怠則自然營伍充實將惟所欲用之矣再照南京六部官額設尚書一人侍郎一人邇年以來止設尚書而侍郎亦不復更置蓋謂其事省而官不必備也臣切以爲六部惟吏禮二部曹務頗簡而刑工次之即以尚書一人總之諸

司務隸之亦足辦事若戶兵則不等也今戶部尚書總督糧儲侍郎一人而兵部則無之矣夫足食足兵爲政所先戶部所以不廢侍郎之官者爲其國儲積貯所係非輕足食也兵部爲兵戎所寄軍國之大計攸關即居常無事時籌策計畫商確可否獨可少此官乎夫兩都事體相同北部自本兵以外復有尚書協理京營戎政南京即不能効爲之而兵部侍郎之補置固其必不可已也何爲文事之當脩我國家開科取士以三年爲期兩京十三省各拟

三貢院其生儒號舍俱預構之甃以甎植覆以簷楹規制整齊葺治堅厚可垂經久各省皆然也惟南京則臨時搭蓋篷廠僅足容膝不蔽風雨窮日盡明繼以燈燭則風火可虞事竣則以芻狗視之且鞠爲蔬園矣夫　朝廷設科廣求才賢甚盛典也而京師首善之地顧因陋就簡一至于此豈非以其費貲浩煩而慮始之不易耶臣嘗周爰相度約號舍之數僅四千四百有奇計所費不過二萬餘金足矣即欲新其堂宇美其輪奐不過三萬金可無加益矣夫不一

勞者不永逸若經營創造措處有方擇委廉幹董治其役可量工而就者我　國家胡惜此有限之費而不爲之也矧南京上下關設有抽分稅課局征榷商人本色折色則竹木襍料等項緣江而下者比比鱗集也浹歲以來所榷杉篙之類朽腐不堪用者奚啻萬數藉令以此爲號舍榱棟之需何至積于空虛無用之地乎此臣所目覩者私竊重爲之恤也不獨此耳又有利弊所在其事若瑣屑而興利蠲弊者所關甚大不敢不一一陳之夫南京太常寺光祿寺衙門

及　陵寢歲時供應犧牲例取諸榷稅每猪三十口稅一所從來舊矣顧法久弊生不便于民且隱匿不報稅者十之四五其佻儇無賴往往鬻販私猪糾顆聚徒越城弔入持械衝擊無復顧忌直以城垣爲梯徑卽直警人役邏而得之懼其黨與衆多莫敢誰何南中在仕官每一聚談間僉曰是漸不可長也將來有大可虞者臣切憂之嚴行守禦官及五城兵馬司痛爲禁約且令其從長集議有可通變宜民弭患遏報者一一開報隨該守禦浦子口都指揮僉事嚴

驥南城兵馬杜凌雲等會議前來謂不當復稅商人之猪第責令屠戶報名在官每猪一口量納稅銀三分官給小票赴宣課司輸納仍榜示通衢曉諭則稅旣輕省易辦卽無賴者亦自重也犯法私猪之弊將弗戢自止矣若泥于三十稅一之制則彼賈豎市販者挾幾何貲安得一一足此數乎如必欲足此數直須等候別商計總而稅則留難抑勒且重苦之矣是則奸弊之所由起也夫都民戶口實緐一日屠猪不下五六百口稅之所入不惟祭祀之用足以取給而

每年奇羨尚可羸一二千金也臣即以此事諏訪閭閻無弗踴躍稱便似可創爲之者語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絶其胎禍何自來聚黨越城禍之胎也萌芽不折將尋斧柯矣試一變通之獨不可以消厲階杜釁孽乎矧于城守之備亦非細故而興作工力之資且未必無小補矣此臣愚芻蕘一得之見輒敢冒昧 上陳伏乞 勅下該部覆議如果臣言有可採擇俯賜施行則庶幾武備飭文事脩而留都重地可綏固於無虞矣

嚴禁令弭盜賊疏　張友舜 萬曆六年十月上

臣先奉南京都察院劄委巡視 皇城四門復劄委巡視京城地方凡該管事務法所當理者一一申飭兵馬指揮千百戶等官一體舉行不敢廢墜幸
國家成憲具在人咸遵守地方亦賴淸寧但其中事有牽制法難遽行者必須互相經理方能克濟謹披瀝愚衷敬爲 皇上陳之切見 皇城乃尊嚴重地祖宗先陵制品 上用物料錢糧俱各在內管理分辨其內供奉御火者等項員役非巡視之職所

得約束故今歲在內人役或自縊或投池不數月死者相繼且家人親識工匠人役往來出入襍然混淆雖經原奉有 題准門禁事例俱日久漸弛人心懈怠少知遵守致難盤詰若不申飭嚴禁如前火者陳洪被刼即係在內往來尹宗張爵之輩設或庫藏可窺安知其無他變乎此在內 皇城門禁所當謹者也再照南京地方廣闊居民鱗列商賈蝟集寇賊奸宄本難悉辨故四方刼掠者亦潛入京假裝貴遊豪傑宿娼飲酒一入樂院重門委巷邃室高樓任其自

各本房樂工只圖厚利兵番緝捕動輒拒阻即便拏
獲一時贓証不明事過之後又告稱嚇詐財物以致
不敢輕動及內外大小寺觀不止百計且分門列戶
居止參錯或師徒三四人多至八九人即有遊方僧
道在外行刼一入安宿一時難知是以揚州商人宋
國徵被刼乃僧道佘小庵胡雲霞其來舊院嫖飲者
乃李七王近陽也若非密緝得獲安知不延蔓橫行
耶此在外各城所當嚴者也易云履霜堅氷至則防
微杜漸不可無矣語云智者見于未然則思患預防

不可忽矣矧留都爲根本重地京師又四方之極如
不申明法紀何以消弭盜賊以固　祖宗首定之
業哉且事專職掌法當並行其在　皇城內各衙門
係內守備司禮監該管非巡視之所得與也伏乞
勅下本監示諭各內官衙門有不得已事情送本監
究治或輕或重據法審據不許淫刑拷打致死非命
并照原奉　題准事例凡內使火者家人出入俱
要懸常所給銅牌及各一應工匠并各衙門應用人
役亦要懸帶本等腳色牌面如有更代不常亦須添
置[illegible]守門官軍照牌看明方准出入如無前牌即
係奸細拿送內守備衙門究治庶幾稽查愼密而內
城尊嚴之地自肅然難犯矣其各樂院寺觀又屬禮
部該管亦非巡城之所得與者也伏乞
勅下本部行令各寺觀庵院如有僧道投宿須要住
持赴官投名迹有可疑即密行禀報敢有隱匿事發
之日先將主僧住持究罪本主房屋改公所各院樂
工亦行令不許窩藏面生歹人如有可疑即行密報
所得財物亦不追究敢有隱匿事發之日照弘治年

間事例將樂工色長治罪樂婦住房變賣入官庶幾
法度詳密而外城無虞都會之地自屹然永固矣

申明職掌疏

郭惟賢 隆慶年任

臣奉南京都察院劄委掣鹽除一面遵照近　題季掣事理行批驗所催鹽船及期赴掣外卷查得淮南水商解細小鹽例赴南京石灰山關聽御史掣驗遇有夾帶及鹽斤短少者問罪罰贖完日將銀兩解貯南京戸部轉解濟邊此法相沿已久諸經管者亦多悉心清理似無容置喙矣但　臣謬承差委隨詢之民瘼釆之輿論因得於事例之可倣而行者其何敢以無說而處於此　臣惟　國家之設官分職也職在錢

穀則理錢穀之務職在糾察則理糾察之務如南京工部龍江竹木抽分專委主事一員管理而南京各道御史不過監督之而已蓋惟有專官則事易責成惟有監督則弊無從滋於協心共理之中寓相維相制之義法莫善乎此也而何獨鹽政一差有不然哉

臣竊有以喻之今夫千金之家舉所積聚悉掌握於一人之手爲費易耳使有一人者掌之又有一人者朝夕按簿牒督而稽焉即欲恣費不已難乎理　國計何以異此夫鹽政贓罰俱解貯之於計部又經計部轉解則此項銀兩乃南京戸部錢糧雖聽該部委官分掌之可也既可以貯該部之帑獨不可以協管于該部之官乎即使委及於御史亦止宜倣監督抽分之例查其船隻之多寡若何覈其贖鍰之贏縮若何所謂一人掌一人督而稽焉者也奚得獨理之而獨專之耶何者　臣　臺臣也職忝糾察錢穀之務自有司存而非　臣之所宜專也借云此項銀兩係批發上元江寧二縣收貯爲務煩簡似不必別委以分事權然而政關利源則稽查宜慎利經多手則奸弊易生

與其經　臣之批發又經該縣之追收而後傾銷解部展轉之若此煩擾也孰若以該部之銀隨該部委官掣收而以　臣監督之於法不尤爲直截於事不尤爲歸一乎方今　朝政清肅百度惟貞諸凡省直之贓罰俱欽奉　明旨諭令撫按互相稽查矣矧是掣鹽之務其所關于邊餉之需者事亦非細烏容循循于故常之安而不爲之所也伏望　勅下戸部都察院覆議如果　臣言不謬乞照南京工部抽分之例行令南京戸部專委主事一員臨關秤掣仍咨南

京都察院輪差御史按季監督之其餘悉行停宜悉
聽所司從長詳議如有營私罔公減少　國課者容
臣指名參究庶乎責任專一而臣工之職掌不淆稽
覈詳明而軍需之詘乏有賴矣再照理鹽固所以足
國而足　國莫先于惠商所謂惠商者豈必蠲其常
課而可取之利盡置之於不取哉興一利莫若除一
害而省一分則商受一分之賜惟去其所以害商者
而其所以利商者自在也臣聞鹽商之赴縣納銀也
全憑保歇攬納此輩多積棍無賴詐稱勒騙者既指

一而科十甚至攬銀入手卽挈家逋逃縣官急於完
繳實收仍拘正身重復陪納商人敢怨不敢言此包
攬之不可不嚴禁者一也掣鹽之法數多者罪擬夾
帶短少者罪擬盜賣緣夾帶納贖重於盜賣故秤役
隨因而上下其手需索已遂卽爲報數少未遂卽妄
報數多自非躬親截查則增損任之而已此秤掣之
不可不親驗者二也鹽商投文到關每名私送該關
官吏共銀三錢以千名計之則數盈三百矣又歇家
指稱各衙門使用名色每船一隻索銀一兩以千隻
計之則數盈一千矣多方剝削營貲不貲此常例之
不可不嚴禁者三也又經收吏役勒騙火耗每兩多
至一錢少亦不下四五分故一遇罪單到縣吏役往
往爭收夫商既變鹽價以入之官矣又辦罪贖以輸
之官矣吏復勒其耗餘而取之彼所獲幾何而能當
此誅求之困耶此耗餘之不可不盡革者四也以上
四弊均爲蠹政病商之尤者臣竊謂商人之熙熙爲
利來也固將徼其贏餘以博富厚也乃各奸之朘彼
以生而使之無以爲生者其弊類若此如不及今明

禁安保夫改差之後寧無營營射利之役尋踵故轍
而恣害者乎伏惟　聖明留意併　勑部院議
覆容臣遵照施行有蹈前弊者重治之如此則宿垢
盡剔而實惠暨沾富商輻輳而赴掣恐後其于鹽政
未必無萬一之裨矣

陳察吏保民疏　　彭而珩萬曆十五年

臣愚昧迂疎不識時務荷蒙　天恩拔録濫列南臺待罪言責欲攄一得以仰報　大造於萬一而未能也伏思吏治之汙隆民生之休戚二者所關係於　國家甚重我　皇上在御風勵吏習勤恤民隱　德意甚盛則臣子欲匡時效忠宜莫先於此者用是不避芻蕘之愚少效涓埃之悃謹以察吏保民切要事宜條列五欵冐昧上　請伏乞　聖明采納　勅下部院覆議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一公舉刺以風吏臣惟激揚吏治莫要於舉刺故舉刺之權專寄於撫按官誠重之也舉刺有得失而庶吏觀望係之可不慎乎臣觀今撫按官秉公道以辨吏治所舉所刺往往協於人心似無容喙第恐拘攣或有未破鑒别不無失眞尚有一二當酌議者以薦舉言之藩臬職分稍崇其舉動猶爲易見下至群有司則耳目所難周矣豈無筮仕矯飾一登薦剡輒以宦成而虧晩節者乎豈無守悃愊後聲名日計不足而月計有餘者乎使矯飾者一薦偶及繼薦接踵悃愊者初薦偶遺終不與薦則誤矣郡守薦舉稍寬推官次之若縣官則人多而薦有限也豈無處地方之美者事能力辦聲譽易博取薦之易如探囊乎豈無處地方之難者竭力盡瘁無以自見望薦之難如登天乎使易地薦者相望入覗以爲捷徑難地薦者寥寥人視以爲苦海則偏矣至於論劾一節容有奸貪難察因彌縫之善竟得以漏網者亦有孤危易傾因萋菲之及不免於覆盆者劾語必用排偶則敷衍成章而事情半屬影響者有之証據少有錯漏則横口

展辨而隱奸又得倖脱者有之有一於此非枉則縱夫是數者舉刺之弊由習矣而不察故雖在今公道昭明之世未必無者臣乞　勅下吏部都察院通行撫按官今後務秉虛明益精鑒别其薦舉也毋忽矯飾而濫及變節之夫毋持成心而致遺悃愊之輩當難地者有勞必録處美地者勿狥其名其論劾也毋爲彌縫所蔽而致漏奸貪毋爲風聞所誤而致有枉抑劾語[illegible][illegible]直書証據不厭詳確若撫按舉刺有[illegible][illegible]弊者聽科道官訪實叅究如此則鑑衡不爽勸

成聽吏治日興而生靈蒙福矣伏乞
聖裁
一重律令以明法 臣惟我　國家律令之設堅如金石諸犯罪得贖者一二有明條在焉司獄訟者奉三尺以從事一罪一贖公而無私雖言贖鍰有無多寡何傷乎第假公濟私積弊已久其在今日良吏雖盛而不肖之徒舞法爲奸者亦未嘗無之 臣聞近時有司治訟有不論情節何如輒罪以不應罪名者有罪止於笞越本條而加之杖者是利其贖而故入之也

有富豪巨室所犯情重乃不盡本法輒擬輕罪而罰以穀石之價者或罰以修理工程之貲者是利其贖而故出之也若此者以法律爲弁髦而任意軒輊以訟獄爲壟斷而多方漁獵可恨孰甚焉故貧民無力而混擬有力則賣産鬻子無所控告富豪以有力而輒得末減則作奸犯科無所顧忌民之膏脂日削國之法典日盭未必不由之矣 臣乞
勅下法司通行在外掌印問刑等官今後一切訟獄務守憲章人無可罪者雖不應毋得擅坐罪不可贖者雖富豪毋得輕縱有本條則不得他分已問罪則不得再罰在藩臬守巡等官各宜持法守正表率屬僚其撫按舉刺群吏必以是爲臧否有仍前舞法者參劾不貸庶乎吏知奉法而民自得所矣伏乞
聖裁
一慎委用以釐弊 臣惟州縣之官於民最親得其人則百姓蒙福立見不然使匪人當事雖一朝一夕未必不貽虐於民也況積日累月乎今各省直州縣遇正官缺必委官以攝其事然所委之官不皆由正途

者其府衛幕職州縣佐貳等官亦得與焉蓋正途中有自好者輒欲避署印之嫌其餘碌碌者鮮有得上官之委若前項小官或由納粟或由刀筆其人每工於鑽刺習於逢迎故得承乏而攝州縣之事此輩中賢者最少不肖者實多蓋其以貲得官急圖取償一旦操得爲之權有如持券而索之於民又況前路有限不復有分外之望則凡壞廉喪恥之事何者而不可爲哉由是吏胥隸卒黠爲一家閭閻百姓任其剝削官一日之事則圖一日之利圖一日之利則貽斯

民一日之害故小官署印以贓敗者接踵求其法守自全者十不得二三由委用識之不早故也臣乞
勅下吏部都察院通行在外各該衙門今後州縣署印宜專擇府佐官之賢者委之或本府乏人即擇委隣近府佐官不然則擇委教職中之茂壯通達者其府衛幕職州縣佐貳等官不得一槩濫委以貽患地方倘遇正官入覲之時及有州縣稍多之府委官人數不足不得已及於此輩亦宜擇其人之謹厚者及由貢途而年未衰者然後用之盖府佐等官豈人人

皆賢但多出正途則猶知顧惜稍圖前進則敢不兢持藉令有碌碌者猶愈於殃民者也以彼視此不可以同日語故委用宜慎無非為斯民計也伏乞
聖裁

一權積散以足食臣惟民以穀衆為司命國以儲蓄為大計今天下軍衛有司所在有儲遇災而賑鮮濟於事此曷故哉良由穀價貴賤之間未之調停耳臣愚以為 國家自貯穀備賑之外即錢糧積散亦可以操穀價而使之平以佐百姓不時之急者盖各處

錢糧本色折色原有坐派其存留給散放折亦有定額在米價適中之時本折兼放固為良法但有時米極賤而所放者米則得米者費用甚易有米極貴而所放者銀則得銀者謀食甚難米賤之時放之如例而倉無餘積則米貴之日即欲多放濟急而無可放處矣臣聞事有經權貴在便俗是故歲無常稔亦無常歉稔則穀多而賤歉則穀寡而貴賤則民利於折銀貴則民利於本色此物理人情之常也茲欲使米價不甚相懸民食不至頓乏宜於錢糧積散之間一

劑量之乞 勅下戶部酌議將各處軍衛有司存留給散錢糧若給軍士給幕兵等項除米價適中之時應照舊本折兼放外如遇米價賤甚當放本色之月亦暫以折色放之量增本地時價十之一遇米價貴甚當放折色之日亦暫以本色放之量減本地時價十之一人情見利則趨一增一減之間而利在焉人未有不樂從者亦未有不以為德者米賤而少放則不至暴殄若泥沙米貴而多放則不至騰踴如珠桂米有羨則可以抵銀之不足銀有羨則可以抵米

之不足本色折色俱不必求諸常額之外惟在一通融間而倉庫兩不告匱民食亦不至乏此法之立於俗甚便蓋權以經濟而不悖乎經者也至於羨銀宜扣貯另櫃以防吏胥那移之奸羨米宜扣除另倉以省官攢守支之勞其委官查盤悉照近例庶此法之行可以無弊矣昔齊臣管仲曰民有餘則輕之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人君散之以重故財可得而平又曰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此

其意可倣而用者也伏乞 聖裁

一酌催科以救災 臣惟催科與撫字二者缺之不可惟緩急之間酌之以時則 國計民生兩無病矣頃河南陜西等處災歉異常我 皇上憫念民艱破格賙賑一時待命之生靈賴以延活者無筭第飢荒連歲膏血盡枯故併蠲起運一節諸臣數以爲請乃司計者輒難其議無非爲 國家抱遠慮耳 臣等復何容喙但 臣愚竊謂 國家惟正之供固不可以缺錢糧征輸之限則猶可以暫寛 臣近見人自中州來南都者言河北諸郡災重地方樹皮食盡村竈烟稀十八在途僵者五六此其危迫之狀不出於目前諸臣疏中所指但瘡痍之民延久而不起聞之可爲寒心當此之時催科如故竊恐追併徒急辦納寔難況民窮易與爲非又不獨流亡可慮也故錢糧不蠲者臣願以緩征之夫災地有司近經精覈其中豈無勤心於民瘼者然而催科考成勢有所驅孰肯爲小民而甘違限之罰乎 臣乞 勅下戶部行河南撫按官備查通省之中某府災歉爲甚一府之中某州縣

災歉爲甚將見征錢糧量與百姓寛之如原以三限征者今暫寛爲六限原係夏秋完者今暫寛之冬春諸如此類悉聽撫按等官隨地酌議令有司奉行以甦民困仍於考成之時爲之分別焉待其歲事有成生意漸復然後仍舊限征之庶乎有司不迫於叅罰則撫字可施飢民不苦於征求則非心自息 國計民生兩有賴矣伏乞 聖裁

議處留都屬臣以重根本疏

党　傑萬曆十三年

臣惟我
朝兩都並建官職並設視前代爲甚盛矣顧地里之相去甚遠南北之形勢亦殊夫地遠則人情難於萃而易於渙勢殊則事體難於合而易於離此在今日不可忽以略也卽如官職一事沿習偏廢南中爲甚識者增慨久矣臣爲我　皇上言之稽諸　祖宗時建設京官南北一例升除遷轉彼此相同此固　祖宗之睿識良有深意存焉者也

後來不知始自何年立爲定例南京部寺等衙門各屬官止就南京陞轉不論年限不拘歷任一槩在南及至資俸相應率卽外補以去臣逆其當時可以就近爲便嗣後相因遂爲故事一經任南則才力不問其優劣槩曰此南官也職事不問其煩簡槩曰此南差也以故往往典銓者每以舊例爲當然不復一加議處而南北門戶從此分矣噫西京者四方之極也視彼各省原自不同故乃從而拘泥之不知京有南北　國家之官職可以南北分乎人有南北而

國家之事務可以南北限乎甚非設官之初意也且外省各官有由州縣等官轉陞在京者此爲出入均勞今南京官竟不能如外官入內之例況各部堂上官亦有自南而北者獨於司屬各官靳此例而未開臣恐鼓舞豪俊之術不如是也南部臣考滿計其程限二千餘里以水陸則有盤纏之費以往返則有人事之費京官俸祿所入幾何而能當此費用且三年考滿者例截日住俸而身往北焉近者率送妻子於其鄉遠者妻子蹴居於京邸朝夕幽閉啼飢號寒往

往有之談及於此殊可隱惻夫六年考滿不赴部不住俸蓋爲體其情也而三年者獨不可體乎兩京各差諸臣考滿止令造冊報部爲職守不可離也今南京在任之臣凡一事一職皆公務也獨可以歲月曠乎且外省各官每遇考滿之期有撫按保留者有不准考滿者則外官以考滿而赴部亦無幾矣今南京諸臣無大無小俱赴吏部考滿而一應事體倍難於外官臣恐體恤勞臣之義不如是也故近時南中諸臣往往不肯以考滿而求辭登途者率以病而告回夫

人情孰不欲同奮清時而消沮若此誠有大不得已者以要其情也雖蓋臣事　君不以南北易慮然臣愚　朝廷之設官惟取其有益於　國家也而顧以南北之門戶風之耶此甚不可也方今
聖明在上銳意用人以起廢則有議以邊才則有議以行取官員則有議凡爲遴才計也顧獨於在南屬官拘泥往例而一切待之獨何歟臣知此非出於
皇上之本意也亦非當事者之本意也特以歲久因循相視未發耳臣望　皇上加意根本一視臣工

將臣所言　勅下吏部從長計議以後南京部寺各衙門屬官中有資望相應輿論共推者令無准照在南各堂上官事例間一北轉以示優異未必非鼓舞之一機也至于考滿一節既不能如外官之例又不能如各差之例令無比照六年事例止令造冊報部以憑殿最免其赴北過堂庶免於勞費而職任亦有考核未必非憫恤之一端也或曰北轉之例一開則事體不免更張臣謂南中諸臣凡丁憂赴部者率即補北矣又何疑於此乎誠開此例則南北均可習屬而臣工均圖報効有裨於治理亦多矣此何爲而不議耶或曰考滿之例中止則事權將移於南部臣謂外省撫按且有奏留之事兼三年考滿已屬之在南部院矣又何疑於此乎誠免此行則
皇上不過少一朝見銓部不過少一過堂而斥涉操縱之柄固自若也此何爲而不議也誠如臣言則南北相爲聯屬有以一天下之耳目內外相爲維係有以一天下之心志此固萃渙合離之長計而根本可賴以崇重矣

復科場舊制疏　潘維岳

竊以致治之要在於取士而甄別人才在於鑑空衡平之有人鑑空則精於品藻而可免魚目之混衡平則公以較藝而不啓私倖之途是以眞才並出俊乂彙征而致恭隆之治有由也我　太祖高皇帝開科掄才司之考校者惟務得人不以職任爲限典至隆也其後於京闈之同考各省之考官始皆一用學職遂致應名取具寢失其初弘治嘉靖年間大臣上言宮議乃照　國初之舊嘗選部寺名流司京省之

考蓋曠典之舉者屢矣臣　知以任自重而請託罔聞士亦乘時思奮而倖竇不事故一時主司有得人之譽士子無抱才之嘆各相淬勵舉忻忻以覲其盛如今宗祀王守仁以刑部主事出典山東今試錄傳之人世燁然有光俾數十年之後讀之猶可想見其美之同考非以首善之地爲獨重乎其時北場竣事得他可知也迨嘉靖四十三年兩京鄉試仍舉部臣爲稱上意惟南都因總考故臣孫世芳之變至於爭席故僅一行復輟今外省卽未復舉而兩京考官寧不

可遵先制援近典而特一舉行哉夫士生斯世涵育於豊芑之仁遭逢於熙洽之運論極盛至治者莫如今日然士習愈敝公道益壞群然而頹靡矣勢之所極當亟有以反之不可後也今届大比之期凡有志之士莫不翹首跂足以望曠典之行則思所以新其耳目而一其心志者宜無以易此蓋畿輔實風教之始四方人士所輻輳也同考之官又得與總考擅去取者也矧江南尤鉅麗繁華之邦織文錦貝之饒視天下爲最而馳騖奔趨之習如水之下而不可止乎

任之重則其典宜隆委之專則其人宜愼當鉅麗繁華之邦則其防檢尤宜嚴今之所聘學官豈無清修積學可膺是任者然此以數求彼以數應非有選擇其間也藻鑑未必盡當而苟且因循之弊亦或隨之況總考二人旣限於精力之難徧而教職分卑又無以展其兼濟之能邇年以來抱才者有壅閼之嘆孤寒者深贊抑之嗟豈不爲無其故與夫人才得失實關世運盛衰而求士於考官猶索模於陶求鑄於冶也埏埴鎔範之理未有爽者使授其職者皆經明行

俯之臣則所羅而致者必皆積學知名士也苟以冒濫而得猥瑣而混平居無學問之功欲其從仕有經濟之效難矣如是而欲風俗之厚治理之隆不亦萬萬無是理哉至於序坐之禮則同考諸臣當遵前席在嘉靖年舉行之時有定議矣循而行之可也奉公體國期得人以事吾　君則同寅協恭實諸臣自靖之職其無俟於言又可知也伏乞　勅下該部會同兩京大臣各舉部屬等官素有文學方正者屆期特允是選每房量加數員或純用部臣或參一二

教職則委任特隆人思自盡所以鼓舞眞才而成作新之化者不在是哉再照考官惟其賢不惟其人法貴無弊而後可行今兩京考官往往循資而推有以本省之人而典試事者夫循資則人可預擬本省則親知易通宜於迴考之官擇譽望最隆素孚於時者充之而不泥於資序之循預考之官籍在南者不得爲南考籍在北者不得爲北考則私門可杜而大公可布此其所當申飭者也又民間俊秀未嘗學問無視入監爲捷徑一藉其中遂百計夤緣至以曳白而致青紫又兩畿人士所深憤悒者近科臣張維新欲嚴覆試大臣子弟而俊秀中式者獨可容其冒濫乎此亦當申飭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愼擇考官稽査原籍仍會同都察院科道官係俊秀中式者各于揭榜後嚴行覆試庶紀法明而弊蠹清矣臣待罪南臺目擊時事深惟科塲懲創之際正人屬望之秋故敢獻其愚戇惟　賜採擇施行

肅臣綱挽士習疏　俞咨禹萬曆十六年十一月上

臣惟朝　覲以計吏治會試以羅英才二者均
國家鉅典三年而一舉之聚四方之臣民以聽
朝廷之政令視京師之風習其所係治道之隆汙生
民之休戚非渺小也故餽送不禁或以起寵賂之端
糜費不經或以長貪饕之漸又何以肅臣綱挽士習
使吏清民安風淳俗美以成雍熙悠久之治也哉臣
待罪留臺論思是職敢述朝　覲之官餽送爲弊
會試之士糜費爲苦爲我　皇上陳之夫朝

覲之典倣周家述職之遺意計畿省群工之賢否淑
慝而上下黜陟之要以爲安養民生計也臣聞正德
弘治以前臣綱整飭餽送不行如先臣於謙所云清
風兩袖朝天者其時之淳龐何如也嘉靖末年權奸
秉柄賄賂公行內外臣工一以餽送爲禮故郡邑之
吏有潔已愛民澤被黎庶古之所謂良臣也然苞苴
不行奸邪見妬於是有不受上賞者矣有殘酷貪墨
禍及閭閻古之所謂民賊也然鑽刺通神權奸見納
於是有不蒙顯罰者矣又其甚者是非倒置賢否混
淆私門一通公論大拂有以賢爲不肖而捶抑終身
有以不肖爲賢而一年數轉者夫中人之性孰不欲
獵取功名彼見賄賂之入者如此不入者如彼是以
秉　朝覲之由爲入賄之竇不偏派里甲則侵用
錢糧不多取羨余則濫罰紙贖必橐索充盈然後出
一入京師視衙門之炎凉顯晦而多寡分張之筐篚
載路金帛盈几送者以爲套物受者以爲常儀人賽
一人恬不知怪迨權貴之歡心既結則揚揚任其所
欲爲而無所顧忌矣餽送之弊其流至此此維持世

道者所爲必欲嚴禁而不願弊風之月以長也會試
之典倣周官賓興之遺意群畿省之才俊豪傑而倫
選録用之亦以爲圖治安生民計也臣親見萬曆甲
戌以前士習未壞用費未侈而前尚書葛守禮猶有
揭官箴慎重士習以重始進之疏誠知士習之當端
也丁丑而後倡導匪人士風大變新進之士每以紛
華爲悅開榜之初捷報有賞猶其常也廼住京棍徒
巧立名色有六主考房考廝役者有云監調堂內夫
皂者有云監試巡綽供給及謄榜掛號者所索不下

百金矣猶其小也至撥部辦事則有本部人役赴部選官則有吏部人役及主考提調等官人役索賞猶故也則所費又不啻百金矣自此之外又有餽送之儀宴會之禮用費不貲歛取多端大抵丁丑用其一庚辰則倍而十丙戌則倍而百矣夫中人之性孰能不蕩心富貴彼以為功名入手富貴可以立待是以甘酬應之繁而願為稱貸之舉或罄篋以用或重利以借或諂求于富貴大賈或干謁于豪室權門必求充所用然後已一出官郡邑則舉揭債之商賈權豪

已接踵而券取矣手足無措志氣不揚始為抵債之謀繼為肥家之計日甚一日恬不知恥蓋必至於縱己之欲重百姓之禍雖上負　國恩下負所學不恤矣糜費之弊一至於此挽回士習者所為必嚴革而不願弊習之漸以長也方今　聖明在上覈吏治以圖治安急求賢以充任使郡邑長吏悉洗心滌慮以待　天朝黜陟之命而計偕儁士亦敦本尚實以應　天子側席之求萬萬無餽送之事侈糜之習如臣前所言者一或頹風未變弊習求除而餽送

侈糜猶故焉其不為　聖治之累者否也況今日入覲之官大半為前科所取之士而今日所取之士大半以代入　覲之官而分布之郡邑彼新進之士草茅未脫學術尚眞當其家食時親見郡邑之吏廉而能官者則私心慕之且樂稱而景仰之意入計必蒙優錄也貪而無狀者則私心鄙之且嗤笑而唾罵之意入計必受顯罰也倘使入　覲之後餽送可行苞苴得入萬一有賢而未必見錄有不肖而未必遽黜則始進之士必將駭而思曰某也賢以餽送

不周也故考中下某也不肖以鑽刺通神也故考中上遂以賄賂之果可通而廉能未必庸顯也則變淳朴之性為澆漓之習改平生之學為身家之謀下以剝百姓之脂膏上以結權倖之容悅　朝廷之政令其何能新百姓其何能安盜賊其何能息而公計吏之典正以為造士之基革餽送之風正以杜糜費之漸二者雖若世俗常談而所關係紀綱風俗非細故也今待計之吏就試之士以次鱗集闕下　陛下試念吏治之當覈士風之當挽也特召吏禮二

部及都察院大臣面諭以　朝廷建官爲民訓廉爲急而餽送非政體也宜禁　聖諭諄切明旨森嚴則中外臣工知　陛下起弊維風化民成俗至意大臣廉潔以倡之而小臣罔敢違越矣近臣廉潔以先之而遠臣罔敢違越矣而又定之條教申之禁令凡　朝覲官員者定以不謹論黜新進之士務就澹泊以養廉節其有奔競權貴費用奢華者定以下等住選而嚴飭科道之官用心糾察敢有蹈襲前弊毋論權貴指名叅奏嚴令廠衛員役加意

巡邏敢有故違　明旨毋論內外官員訪獲送治庶禁革既嚴則頹習可回四方之觀聽一新朝廷之紀綱益振所以貽百姓太平之休而培國家悠久之治者端在於此

議處民饑兵餉疏　章守誠萬曆二十一年九月上

臣聞王者之所天在民民阻飢而弗救則昏墊捐瘠之夫揭竿而起矣　國家之大事在兵兵缺餉而弗與則枵腹荷戈之衆脫巾而呼矣今淮揚重地水患異常爲百年所未見海防孔亟非一旦可息肩民不聊生士不宿飽貽　朝廷隱憂勢岌岌也臣謬叨任使既見且聞敢不疾首蹙額爲　皇上陳之淮揚所屬自今年三春多雨二麥不收已經撫按奏勘猶未蒙優卹也乃於五六月間風雨交霪若將倒海淮

黃並溢何啻滔天淮安各州縣與太高興寶之間沉竈產蛙者十九葬身魚腹者無筭巢木爲居採藻爲食悲號震地轉徙無門生靈困苦莫可摹狀鳳徐等處被患亦同　皇上試取撫臣李戴疏詳讀之未有不測然心動者今欲徼浩蕩之恩以活旦夕之命舍蠲與賑無他奇而若尋常之所爲蠲賑無益也何也七年之病非三年之艾弗治也故存留可蠲積逋可蠲則議蠲漕糧可折起運可停則議折議停故典具存諒勿靳與然蠲停非小惠而貧無寸土將不免

閭閻而悲發帑非軀虞而米貴於珠或不免握金而死臣愚爲今日計則莫如　請留漕糧矣漕糧因太倉之粟而委積相陳非若帑金之告詘也淮運皆便綫所經而隨取隨足非若輓輸之勞費也運卒之行糧與夫耗米皆可收之以濟非卒二石而用一石漕糧之留其便若是合無於附近地方扣留四十萬石聽撫按酌量淮揚徐等被災輕重貧民多寡分發賑濟庶奄奄殘喘可望延生而於　國計亦無大損如不得已則以二十萬平糶之價每石五錢或四錢

糶完銀歸戶部下無玉粒之愁上有不費之惠兩利之策似可耳若給帑金已有成命仍將前粟盡許平糶其全活豈止百萬生靈而已哉我
皇上好生之仁如天視民之饑由已謂不忍四十萬之粟而忍百萬生靈之命必不然矣狼山濵海諸營向幸承平日汰月削積靡之氣幾于重地頃因倭奴大逞防禦励勤諸臣建議添兵增餉大非得已顧二十一年之餉狼山尚少三萬六千八百餘兩二十二年之餉各營共少四千五百餘兩狼山歲用四萬七千九百餘兩該撫臣先後具　題計口授炊用心良苦及至部臣議伏兵部諉之戶部戶部諉之撫按則何以故夫兵增餉益理勢固然部臣知之矣土瘠差繁不堪加派部臣知之矣庫藏空竭勢難容已部臣又知之矣顧於今年所待哺明年所儲蓄動則曰不敷之數自行議處豈以神輸鬼運之術望撫按哉蓋大將東征一戰而平壤復再戰而開城收三戰而王京克破竹之勢前無堅壘倭且度漢江而脅息於溟渤嶼島之區審如是則兵可漸撤而餉省此部臣

意也而今大不然也繕城結屋如虎負嵎摽掠攻圍如鯨鼓浪方憂晉州之不可援王京之不可克而尚望其去釜山歸日本乎乃臣之愚則又以爲關白非易與也狡焉啓疆其謀叵測住釜山則東北急歸日本則東南急無論倭之歸不歸而江海兵防鮮嚴無日若之何可一日無餉哉臣又據遊擊濮朝宗禀稱運日正理兵防不意黃淮奔暴湖水決堤海潮上湧廟灣適當下流將新建營房沖去二十餘間人馬棲息無所只得移紮高阜屯營官兵遭患等情夫郊原

沉陸腹裡猶然海濱之地可知已下民艱食減市猶然濱海之兵可知已舉一廟灣而諸營又可知已合無查照原題狼山二十一年缺餉二十二年歲餉或於戶部全給或戶工兵三扣留起運錢糧各營二十二年所少歲餉或淮馬價餘鹽各留五萬二千宜無不可不然各差按臣贓罰濟邊之用暫議借留可也淮揚兩關船料觧京之額暫議借留可也總之通融支給在是正餉　皇上之財防海防邊皆
國家之事緩急後先固有次第而今日江北之餉乃

最急而所當計者倘釜山之倭揚帆泒突則徐淮將士犯其先鋒狼山左右諸營皆爲後應江北江南卒然騷動當是時將一心以策兵又一心以議餉不惟士有飢色而桑土戶牖之計亦晚矣臣又聞之理財急矣用人要焉唐建中初國用大困任一劉晏爲海東轉運而軍國遂饒今豈無若人哉兩海額鹽七十萬引餘鹽銀六十萬此舊額也先臣霍韜曾盐兩淮餘鹽可得三百萬引今日濟邊之數僅僅三分之一其利不可盡收也近科臣廉知府石崑玉賢狀特疏推轂業蒙　皇上簡命矣及今趣令赴任設法經營使三百引餘鹽悉歸公帑豈特區區江北兵餉可仰給哉伏乞　皇上軫念　勅下該部淮揚等處災傷除該年分起存舊欠照例蠲停外仍將漕糧扣留四十萬或全賑半賑或全糶半糶狼山等營各該年分兵餉或照原額於戶部全給或扣留戶兵起運及馬價餘鹽或照今議儘留各差罰銀兩關船料併催運使石崑玉上緊赴任務收餘鹽之利以佐軍興庶根本重地內消潢池之警外澄瀚海之波而
皇上南顧之憂可賴少紓萬一
宗社幸甚地方軍民幸甚激切祈懇待
命之至

乞查礦議異同并重責成疏

黄華秀 萬曆二十四年九月上

臣惟聽言之道必以其事稽之則言者莫敢飾實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臣伏閲邸報見陸松曾長慶等條陳開礦事宜既稱其利如彼矣乃科臣程紹等又力言其害如此利與害臣愚昧固未敢定其指歸然言利者證之 世廟言害者亦證之 世廟臣以爲此一事耳不應舛錯若此竊意 世廟去今日未遠文卷簿冊應有可查

陛下試勅該部 先朝當日胡然而開胡然而止其所得之利孰與所失之害一據案可明也果松等言實乎則必然之利佐 國家之急官帑不傾民力所殫此所謂不竭之府也 祖宗故事誰敢故違後有言者罪以阻撓百喙奚辭如科臣之言有徵也則無論其別有不必然之害而即其無利 先朝已中止矣今日柰何蹈無益之舉紛紛錯出以招萬一有之害乎豈松等能以天地爲爐萬物爲炭陰陽爲冶別有神輸鬼運之術乎不然其欺罔既明臣以爲可正之以法使進言者不敢以當事漫試於 陛下之前 陛下亦因是而可以知忠邪之辨又參伍之說也若謂今日不用官開與民收利視曩者不同乎則又不應援 世廟之事爲證假飾說以欺 陛下也且利在則爭人衆則亂苟非畫統於官勢固不能息爭止亂也民六官三之說臣不知松等何以行之倘 陛下欲姑試之乎則亦請就近暫開一路俟其長便然後將産礦諸處逐一開採此不過外府寄之未爲晚也不必遠以未睹之利遣使

旁午輕傳呼召以搖人心也臣故曰礦之利害兩言可決也抑臣又有獻焉今日開採爲 大工計也 大工所需直財乎哉人亦有言得任事之臣勝得百千萬鎰今工部尚書非所稱將作大匠者耶乃列名推補十未一用此臣之所未觧也將謂左右侍郎亦足辦乎臣以爲此猶二之也天下有分理有總理其任不可溷也任事之權分則輕專則重其柄不可移也故官事無攝春秋紀之垂作共工虞廷咨之今必欲以侍郎而缺尚書之任是六官可五九列

可八恐非虞周設官之意也抑十人者未當
上心乎則未嘗試之何知其不勝任也此十人之外
又未見明有賢於十人者也臣願
陛下勅吏部於十人中會推其尤者二員　進呈
而録用其一彼責任既專總成攸寄將群職兢勸百
堵皆興木屑竹頭綜理周密所爲　國家無涯之費
者不知其幾十倍矣至於諸臣捐俸在大臣固爲體
國之忠在小臣未必非迎合之意止爲祿已薄所濟
纖涓而遷轉不常又成畫餅襍沓陳請體統更乖徒

使遠邇訛惑眞以爲府軍空虛而即　二官之建亦
待括諸臣之俸甚非所以誇遠夷隆　中國盛大氣
象也臣請文臣自閣部卿寺而下武臣自公矦錦衣
衛堂官而下如兵馬司經歷千戸等員量行議免或
自今日爲始已捐者姑俯從所願以後有請者盡行
停止以示養廉勸士至意使天下明知　朝家一體
之誼人人仰荷體恤之恩將恪供靖職爭思圖報視
錙銖之助何啻萬一間有猥瑣襍流以貲爲官惟利
是視棄捐於此安知其不取償於彼而以助工爲鉏

會哉夫覈效程功至明也推誠委用至聖也體恤群
工至仁也　陛下以仁聖明哲握樞於上令諸臣
眞實忠盡効力於下將　皇圖與天壤並悠奚論
帝居永固已哉伏惟　聖明裁察如果臣言不謬
乞　賜採納　勅下該部查覆施行臣愚幸甚
宗社幸甚

畿民困敝乞查例責實以安重地疏

徐金星 萬曆九年任

臣聞爲治不在多言考言乃可底績今天下恭遇
皇上以明聖照臨良弼夾輔所爲奠安生民計至深
遠天下舉欣欣愛戴而臣自試職南京待罪巡視乃
見京城軍民愁困衣食艱難私竊異之似非今日太
平之世所宜有徐思其故五兵馬司擾之也五兵馬
司利弊非難知也或謂瑣屑而不敢聞耳然
皇上軫念根本圖大於細即五兵馬司裁冗員黜贓

吏飭法懲奸已無遺慮間有一二利弊蓋常節奉
欽依但事以久而浸湮法雖立而未盡或因虛文塞
責原未着實舉行者臣敢無擇巨細查例上陳志在
宿弊頓洗實惠大行軍民永有攸賴以上荅
明時核實責成之意伏乞　聖慈重此根本之地
憫此捐瘠之民不罪臣毛舉將臣所言特
勅該部查議施行不惟京城百姓之幸實
宗社萬年之慶也

計開

一正體統查得嘉靖四十一年該南京兵部會議題
請一款地方積弊雖係各衙門沿習亦係兵馬司阿
承即五兵馬司副指揮吏目等官不論正佐分管地
方此殆爲巡捕詞訟而設至於差撥供應俱照分地
以致印信無稽指稱尤易今後除巡緝聽理照舊分
管外但遇各衙門堂票取討各項專行掌印兵馬承
行管理不許副佐攙越以便責成等因今照各官未
實遵行指稱工部分撥有一牌二牌三牌四牌之號
每牌火甲輪日折送差錢機兵舖行經紀人等按月

三限取結斯固刀錐之末耳然疲民手挼身傭肩鬻
背販朝夕營營以幾數錢之蓄而率爲貪吏攫取日
朘月削以爲當然畿民焉得而不瘠再照前議巡緝
聽理准其照舊分管亦屬未盡蓋此輩銖求寸取家
至戶及皆自分民畫地始也乞　勅該部痛革前
弊一切合行事宜統於正官而分授之不許各牌專
管取索常例民始獲蘇伏候　聖裁
一革冗役伏奉　聖旨近來科道部屬等官凡奉
差委即濫收書算人役專一欺公作弊罔利害人今

者違行裁革有造言謄謗及營求復入的許[illegible]
拿送法司重究欽此仰惟　皇上洞燭弊源[illegible][illegible]部衙門大小不同要其爲害則一今查該五
城[illegible][illegible]書手到官或二十餘名或四十餘名以爲冗
矣人曰此特其出官者耳每名又有貼寫數輩計之
不下七八十人焉應役則分日以爲利權之贏縮而
替役則計日以爲頂首之高下　臣亦知是在革之而
巳然革之猶不革也蓋名去而實固存也夫以一兵
馬司而官吏胥徒若此其衆要皆食民之食以肥其

家者也而又翼之以弓兵數十人及白役者不可計
是五城張口千百以叢食饑民何以堪命乞
勑該部查議各司令書手足任謄寫弓兵足任巡緝
而止其餘冗役一切痛革實於地方有補伏候
聖裁

一清差撥查得嘉靖四十一年南京兵部查照九年
三十二年會例題奉　世宗皇帝聖旨是這各項
差役逐一查審減免以清宿弊權豪勢要敢有阻撓
的着科道官指名參奏欽此欽遵該本部會同南京
各衙門將會議過應留革差役緣由具題仍禁約地
方總甲人等不許指倚科擾及票取物料夫匠器用
等項通行知會其有公舉事非得已一時暫用者亦
要印信牌票行城仍將原票呈送巡視衙門掛號方
許諭辦敢有隱漏不赴掛號者俱聽巡視衙門將承
行員役從重究治等因今照南中諸臣各安分守已
無票取物料夫匠器用等項如曩時矣但掛號事例
尚未舉行合無申飭五兵馬司今後如遇各衙門牌
票務要遵例呈送巡視衙門掛號不許隱漏以致滋

蔓其巡守火夫前議留革巳悉但各城差撥假手積
書奸弊百出如趙甲鋪分之差越撥錢乙鋪分又有
坐定鋪分私家役使者以致豪猾縱逸貧儒重困閭
閻不勝偏累之苦而議者方以細故忽之且事權不
一更代不常孰與地方除此患也乞　勑該部將
五城軍民鋪塵查討若干每日照前會議過應撥各
衙門人夫若干清理的確通融酌派刋立木牌行令
各該地方總甲輪流徑自巡守不必仍赴該城差撥
[illegible]等仍申明禁每月取該城不致私撥人夫取用物

料并結呈遞查考庶差役均平奸弊盡絕而地方肅清矣伏候　聖裁

一立保甲查得保甲之法節經兵部題奉欽依在外府州縣不分城市鄉村十家爲一甲甲有長五甲爲一保保有正書門牌置戎器平居則互相覺察有事則互相應援此亦足稱弭盗善策矣今在外府州縣多已行之而京城獨未之舉知有火夫已爾夫京城五方襍居商賈輻輳奸民之未易窮詰奚啻外郡而土著富姓多置店房容畱匀引不問來歷

官司又不立法漫無稽查即有地方總甲故多無籍市虎或孱弱貧氓耳緩急奚賴焉合無准令京城内外一體編立保甲愼選殷實謹厚之民爲之長爲之正除守望譏察外不許別項差擾其勸戒功過等項並查照在外事例施行亦不許五城官吏苟且塞責及因而生事擾民務不失古鄉井守望相友相助之意實於弭盗良便伏候　聖裁

一廣賑恤查得洪武初令天下置養濟院以處孤貧殘疾無依者而又特　勅京城聚寶門等處置三飯堂每年光祿寺支米一千八百石惜薪司支柴一十二萬斤油鹽諸物稱是内守備差官督率厨役造飯以給貧民恩至渥也緣與廵視衙門舊不關攝近乃虚應故事漫無稽查節據各地方總甲呈報倒死乞食貧民數多臣慮該管官縱容下人侵漁及積棍冒頂以致貧民不沾實惠有負　恩典行查間隨據各官口稱目今四外饑饉流入南京就食人多米少不敷支給等因臣惟三飯堂之設出我
聖祖嘉惠特恩錢糧似不爲少果能實心奉行貧民

亦克有濟今都城之内吽號相屬餓殍日聞竊恐
聖祖在天之靈尚未大慰乞　勅南京内守備會官將内官等監及光祿寺等衙門除前額支外將各項歳用柴米通行清查撙出羡餘增給賑恤凡遇無辜乞食者一體查收入冊仍許廵視衙門行令該城兵馬司正官每日會同三飯堂該管人員當官給散按月呈報以憑查考庶貧民得沾實惠而錢粮不致冒破是合億兆之懽心以仰承　聖祖尤
聖孝之大者伏候　聖裁

一省煩文查得府州縣官叅謁該管上司節奉
明旨嚴禁以勵職業節民力也今據五城兵馬司呈
稱統轄之多奔馳之苦除驗牌註銷載在大明會典
及該管各衙門事關體要者照舊外其餘月報事蹟
叅謁迎送領枷回風督府發放等項及火盜人命以
一事而解報守備三次候見私宅三處旦暮奔馳人
馬困乏不暇防捕乞議革免等因到臣臣查得前項
趨承本非舊制見今叅謁有禁外官遵奉方嚴豈容
各城尚沿舊套況職官既奉裁革煩文相應禁止乞

勑該部查議諸不在會典該載者盡行除免其月報
事蹟止用申文舖遞火盜係于地方親報守備衙門
一次後亦遞申文人命自有法司職掌不必混解守
備衙門徒滋煩擾盖承稟多則案牘積胥徒衆而弊
孔多不若優之使有餘暇以修職業因可損其胥徒
之柄絕其漁獵之端伏候　聖裁

一重正官查得隆慶四年吏部會題五城掌印官俱
選科目中壯年有志行者陞除奉有　欽依邇來
選充又或不由科目臣照五城兵馬司其官輕其責
重大至賊殺小至忿爭之獄咸與聽焉誠使官得其
人即如臣前所陳數者自無不得其理苟不才處此
則政以賄成貪以酷濟閭閻隱痛殘蠹最深雖其官
竟褫職而民已剝膚立法之詳亦復何益臣請今後
五城正官俱選科目陞任巡視衙門年終止造賢否
文冊送部不必如例舉劾即有稱職卓異者吏部於
考最之後不次優擢如其貪婪姿肆罪蹟彰聞巡視
衙門即不時請　旨提問庶各官少知自愛而強
盜人命重情不致枉縱且使爲之副與屬者知所嚴

憚知所承稟伏候　聖裁

[illegible]發拾遺武臣疏　　朱吾弼萬曆二十四年三月上
臣惟外内所以綏靖而無大可憂者文武之材備也
賢豪所以布列而無甚不職者黜陟之法嚴也故委
任簡授不以武弁而輕責成稽覈不以武弁而略載
在　令甲文職有考察武職亦有考察文職考察有
拾遺武職考察亦有拾遺歷查　祖制武職大計
每五年一行命曰考選軍政如期兵部題　請行
令各武臣照例自陳恭候　聖明裁定去留中間
有不協公論者聽兩京科道官拾遺糾舉捌規定法

至詳至密　祖宗深意蓋以權專於司馬詢廣於
言官武臣既有所束而不敢肆司馬復有所憚而不
敢私且也鎖刺罔施神功靡遁我　國家自有武臣
以來内無破柱之伏外鮮吞舟之漏勳戚免跋扈之
虞帥裨絕跳梁之釁名侯宿將安攘震赫未至於尾
大不掉者胥此有常　令甲足節制鈐縛之耳臣以
迂劣誤蒙　皇上拔置南臺會萬曆二十三年正
係五年考選軍政之期例與采訪十月内隨諸御史
於南京都察院清議堂會議走使四出博諮中外當
事者又相盟約悉心殫智集見裒聞務在核眞閫眩
耳目六科給事中亦設清議堂於會同館共議諮盟
約極其訪悉者不異臺臣預圖叅計已非日月待
命下有去留邸報六科集諸給事中十三道集諸御
史各於其清議堂啓所博諮陳所見聞非惡係彰灼
耳目僉同共稱遺爲者不輕入論列臣得逐隊與議
覩臺省之公之愼不縱不枉爲　朝廷剔蠹又爲
朝廷憐材有如此則　皇上欲執軍政大典勵世
磨鈍庸賢祛姦邇戢冦竊遐奠封陲措寰宇億萬年

泰山之安者臣愚謂北科道之拾遺不可少而南科
道之拾遺尤不可少也頃者南京兵科等科諸科臣
會同有疏叅董元鎭莊德福劉巨安等矣南京浙江
等道諸臺臣會同有疏叅董元鎭馬孔英賈邦信等
矣先是北科道之疏並奉　旨下部處分乃南科
道之疏竟未奉　旨迄今不獨臣等驚愕合兩京
文武百官人人驚愕相訝拾遺　祖制二百餘年
未嘗廢格於南一旦廢格臣誠有所未解偂
皇上别有疑於科道諸臣并其公論疑之則過矣何

也以一人叅一人非甚不肖尚不敢懐私滋毀自坣
欺誆得罪名教糾群諸臺省叅諸武弁曽誰私憎私
怒而肯共為私毀者試詳科道兩疏人有事欵欵有
確證風聞據以實跡月旦出於公評萬萬無顛倒是
非以白為黑以賢為不肖者　皇上可無纖毫疑
也諸臣之疏無可疑而日乆　留中其不便者有三
臣敢畢其説焉拾遺之典上肅　朝常下警有位南
北臺省從來不偏廢此　祖宗舊制更南都清議
最重是非最公今昔所談一旦不顧清議之重是非

之公而闕數百年不刋之　令典其何以示作求而
風庶官乎一不便武弁之流寡廉鮮恥者比比砥名
植義者尠焉有其防之猶虞恣肆奈何縱之而漫不
防也前此未經彈射行固恣睢心實畏忌一經彈射
非自矜脫網之得意則回思破甑之難完將貪縱奚
所不至望之惑　恩激濯効其死力者必不得之數
也其何以化貪庸而收功能乎二不便兵柄之重士
卒賴以作馭中外倚以干城彼名玷彈章者雖蒙曠
蕩非極孟浪喪心斷難居然視事春汛屆期武備宜

飭　陪京重地操練重權都督胡大忠可以貪耄不
檢為科道所叅論之身仍得與科道共事京營乎臣
見其垂首喪氣對人無色率下不威舉一大忠他可
知已不幾致中外重地潰士卒而撤干城乎三不便
夫一停閣而其所不便乃爾　皇上不可不動念
也臣等科道仰遵　祖制俯循職掌共矢天日畢
竭愚忠就令中有未當　聖心者恭候　命下
該部覆議上　請總歸　聖斷其去否非臣等
所敢與或欲一二留用不妨　明示安心供職使

得展舒圖報以副使過之仁奚為滯常典駭觀聽令
諸武臣靡所措手足耶臣前幸濫與衆議今冐巡視
營務近閱東封可疑諸疏恐倭情之叵測觸汛防之
戒嚴慨營將之匪人慮責任之難諉敢膺鈇鉞昧死
懇　請伏乞　皇上念　祖宗之成憲難廢
察諸臣之公論無他　亟賜俞納將南京科道所
糾董元鎮徐文煒祁光祖胡大忠馬孔英姚一元雍
德福吳廣劉巨安干以歸劉登洲賈邦信等
發下兵部從公酌議請　旨應罷斥者罷斥應革

任者革任應量處存留者量處存留庶介冑知劄戈
舊章不愆忘帳中有孫吳塞外多頗牧而 留都臺
省不爲虛設矣 臣不任戰栗隕越待
命之至

議革選籤減錢爐疏 李雲鵠

臣惟今天下號稱多事矣吏治日頹用人急焉而選
法不善人將不得所用 國用日匱理財急焉而錢
法不善 國將不得所利則今日吏部大選之抽籤
南京工部鑄錢之增爐誠不可不議處者臣請爲我
皇上言之我 國家以官人之柄付之吏部蓋責以
別材賢弘化理也從未聞以選除大典憑之籤者自
請託盛行而前吏部始議用籤以矯其私意誠公也
豈知籤一設則反爲籤所束南與北或相左矣人與

地不相宜矣甚且選後而告改者紛紛矣夫南北不
宜害猶在一人也人地不宜不害及郡邑乎害若此
奈何猶拘拘然株守一籤也故籤之當革不但如往
時或檢籤或換籤爲士人所閧鬨即如銓曹責在知
人止緣籤在而任抽之縱有月旦之明何所用焉則
器使之謂何而臣所謂選法之久敝者以此我
皇上酌鑄山之政付之工部葢責以裕貨財前民用
也從未聞以鑄錢一事頓增多爐者自水衡告詘而
南工部始議增爐以濟其用意誠善也豈知爐一增

則反爲爐所困今據告爐增至六百座矣銀七分五釐易錢百文矣甚且商賈畏行錢不敢入京矣夫多爐多利爐可加增也今爐多錢滯官民不交病乎壅若此奈何猶泄泄然不爲之所也故爐之當減不但如近日錢止行之京不行之外爲都人之大蠹即如工本之費不貲秪緣錢多而賤出之遂致利不償費國何益焉則持籌之謂何而臣所謂錢法之大壅者以此夫邇來鑽刺成風臣方欲以白簡杜邪徑豈以抽籤革弊反欲去之以潰其防倉庫如掃臣恨不得

以多方濟燃眉豈以增爐利用反欲減之以掣其肘良有見於吏部原號爲銓衡必遴選羣材如衡之錙銖不爽而後可若徒用籤而不用衡使人謂銓部爲籤部是之謂有遴而無法臣竊謂人材惜之蓋用籤以示公道孰若去籤而使公明之弁用也故採之輿論咸以爲革籤便財貨原謂之貨泉必錢法流通如泉之流行不滯而後可若行錢而不類泉使人視制錢如棄錢是之謂有錢而無法臣竊爲耗費惜之蓋多鑄以開財源孰若少鑄而使源流之無壅也故稽之民情咸以爲減爐便雖然臣又有說焉

朝廷自有大體在主官爵者當求得人以報

主恩不當守陋規以曠職掌況秉心誠公即請託何敢至前而區區藉三寸之竹以謝人眞同兒戲理財自有大道在司錢穀者當求長便以充公儲不當持一端以爲完計況稽察誠嚴即節省亦且無弊而區區守數百之爐以坐困何濟時艱是又在當事者勉圖之耳以上二事臣有激於衷久矣且錢法通塞又該臣等每季具奏故不避嫌怨謹據事直陳如此

知兩部之有識者當必有同心焉伏乞

皇上勅下吏工二部再加查議吏部之籤南京工部之爐應否一革一減第革宜速革臣無容喋喋矣減雖徐減然亦宜設法能令處處行錢而後爲得策總之俟兩部 題覆請自 聖裁庶人材各適於用而吏治日隆錢法不至於壅而 帑藏可裕其於用人理材未必無小補矣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乞申明大義飭諸臣以全國體疏

譚希思萬曆十二年

臣聞君猶心也大臣手足也言官耳目也手持而足行目視而耳聽皆聽命于心者也藉令有痿痺有聾且盲則各失其官而其形不全矣我　國家設部臣以義治理又設臺省以防壅蔽其意甚深故開誠布公集衆廣忠圭于培植善類者大臣之事也明目張膽隨事納忠要于維持　國是者言官之責也古之良臣知有君不知有己知有　國不知有朋故雖唐

介之切直文彥博且薦之不少置彼誠以言路之通塞關　國家之安危亦正己之道宜爾也頃者御史丁此呂忿科場之弊指摘諸臣楊巍極欲係全原任禮部侍郎高啓愚遂于覆奏內極忝此呂以致給事中王士性御史江東之李植楊四知恐塞言路交章論劾語侵元輔荷蒙　皇上洞察處分大小臣工莫不舉手加額稱明見萬里矣故事惟被論之臣具疏乞辭蓋或以心迹之不得不辯或以職掌之不容終默其去與留聽命于　皇上而已若他同寅卿貳熟觀事宜存心　社稷當披瀝忠誠徐言于　皇上曰某也素忠直不可去某也素負望不可以言廢某也心無他或當宥則　皇上有必爲堯舜之志諸臣輔　皇上有必爲唐虞之治明明在上休休在下傳之中外垂之史册豈不爲盛美事今接邸報各部院卿二多有人出一疏各以求去爲詞是豈不知　聖明無許去之義耶心知其不許而託言是似乎要也抑豈欲臺諫之緘口結舌耶　皇上之夢寐求言者何如而反其所好是似乎慢也

况此呂外調已非大臣之心所宜安今吏部侍郎陸光祖之疏且云江東之等傾危險詖之習不可以居臺諫向非　皇上明察秋毫則諸言官將接踵告罷致　堯舜之君蒙拒諫之名其責又將誰諉耶古者言關乘輿則天子改容敬禮之而將順彌縫周旋補闕大臣之依於君側者懇惻周至未嘗言去今所論者一大臣而稱去者在衆臣朝緡見之閭閻聞之外夷傳之不曰雷同以悅俗則曰承望以係寵不曰格君之令而逞于一擊則曰激　君之怒以私快其

所忿諸臣中多有負人望者前言曾一月三疏諸臣且短之今諸臣之疏不啻三矣如此舉動果爲
皇上謀耶果爲　國家謀耶其爲
皇上與何不欲聰明之益廣也其爲　國家與何不顧惜乎大體也忠臣愛君或不若此伏乞
皇上灼見羣情渙發綸音先諭諫臣以建白之當糾察之審論是非勿論利害有異同勿有將順毋因今之排互生疑畏以啓將來承望之漸次諭銓臣以評隲須精陞擢必公毋使朝除而夕可罷毋使甲是而乙稱非鑑空衡平務成立賞無方之盛治又諭卿貳以無執已見無信狹心繩愆糾謬從容論列斟酌運量計出萬全以調劑天下之事於不墜則大臣法小臣廉股肱耳目各效其職而太和在朝宇間矣

敷陳臆見乞賜采納以勵臣工疏

郭宗賢 萬曆年任

臣聞天下之大可以一人主之不可以一人理之大君宰于上百司輔于下然後啓沃疏附勵翼協恭太平可從而理也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是固然矣而其所以於昭有虞之大業者尤必賴於舉八元登八愷與去四兇也方今　聖明御宇碩輔贊襄凡巖林棲處之士拔茹彙徵朋奸挾勢之徒後先斥逐殆不翅於元愷之舉四兇之竄稽諸舜而尤光誠千載一時矣臣歌詠太平弗遑尚可容喙頃接邸報仰見　朝廷之上於舊日之臣廢而起起而旋廢方其起也爲其賢也而其旋廢也果何以也及其廢也爲其非賢也未幾復起也果何以也不要諸至當不歸諸協一匪直無以品才賢抑且無以定　國是似非盛世所宜然也臣猥以草茅尠知寡識謬蒙
聖恩擢授南臺兢兢焉惟無以報塞是懼偶有臆見不容緘默謹列四事上陳伏瀆　聖聽冀垂納焉
一曰兼名實夫名實之相須也久矣士固有其名而

無其實者未聞有其實而無其名者詩曰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又曰鶴鳴九皐聲聞於天蓋言有諸中者形於外實之大者聲自宏理之所必致也士君子懷才抱德於身卽處深嚴藏幽壑蔀屋茅簷之陋而罔不令聞昭彰名飛譽廣譬之珠藏而川潤玉韞而山輝不容秘也惟務實以全名斯爲善士矣先正有言曰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好名忘名不可得而見矣得見立名者斯可矣苟併立名之士不可見而惟馳騖於好名之場焉亦何貴於爲士耶 臣聞近世之

士德立而名成才高而譽達者固多亦有夙稱有道至與骨肉爭財產而甘赴愬於公庭者亦有高譚仁義而强占人田勢挾人業莫敢誰何者亦有與世浮沉狥人好惡其中如鬼如蜮不可得而測度者亦有孤介寡合凌世絕俗其中貪昧隱忍趨利避害脆弱無所振卓者甚至近日有聞舉邊才廼竊騎射之虛名剿韜略之糟說而欲覬售邊秩者諸如此類難以枚舉苟衆好不察影獵風聞遂張大其聲施誤厠諸剡牘采春華而忘秋實不惟見舉者懷負乘之羞而

舉之者且昧知人之哲矣乞 勑該部轉行各衙門以後薦用人才必廣詢博訪務期才與誠合德協譽茂者然後舉之否則隆虛譽而病實德不與也如是則名實相兼言行一致舉皆眞才庶不爲飾名者所罔矣

二曰嚴公私人臣薦賢爲 國也非不明之患而惟不公之患不明之罪小不公之罪大傳曰君子有更相汲引交好以爲公小人有互相朋黨比周以爲私其迹同而情異不可不察也昔祁奚請老晉侯問嗣

焉舉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又問焉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方今 朝政清明公論大著非但如呼朋引類崇奸植黨如宋權臣蔡京之流今故相張居正之輩比暱兒邪戕抑讜直然後謂之私也蓋賢才 國家之公器舉賢人臣之公心必無所爲而爲焉斯所舉爲至公否則動一市恩德我之念卽私也與一納交要譽之

懷卽私也誘於利而怵於勢卽私也若繫與情允愜卽舉之親知故舊桑梓枌榆人不得議之以爲私脫若弗諧衆論卽舉之八埏之外九州之遠人不得推之以爲公蓋公則天下同心一人舉而衆共是之私則人持異見一人舉而衆共非之故此一人也甲譽而乙毀此舉而彼斥譽者是而毀者非矣斥者得而舉者失矣是非不兩立得失不同情此公私所以判也乞　勑該部轉行各衙門以後舉用人才務要允協至公毫無私意庶乎一心一德舉則公舉斥則

公斥不待計較商確自無異同之患矣

三曰酌用舍夫人君之馭下不外用舍二端而賢否實因之用舍乖其當斯賢否淆其眞矣往年阿附權門虧損名節奔趨勢燄濁亂紀綱是皆奸邪之尤人人切齒幸賴我　皇上英奮睿斷擯斥無遺遐邇歡頌以爲舍之得當矣獨於用人之道臣愚猶有說焉近時所用之臣起廢者甚衆孰不以爲碩望宿德朝野忻服矜性韜眞士民式仰祇緣不善負融齟齬故相或因人詿誤遂至落職在草茅則爲潛德之光在廟廊則爲名世之彥起而用之得矣緬想其中豈無以他事獲罪如心術刻險排擠同儕才力懦軟驅策難前志行卑鄙垢濁淟涊者乎亦豈無蹤跡詭秘彌縫機巧指摘尚未得其根究者乎彼適當故相柄政之時解組遂槩目爲賢是猶混燕石於卞璞雜鴟鴞於鸞鳳奚怪乎人言嘖嘖起而復廢用而旋舍也臣愚以爲用人者與其紛錯於後孰若愼擇於先不因人之舉而輕於起也不因人之論而輕於廢也伏乞　勑下該部必覈其平生履歷考其人品邪正

察其志行純疵果爲特立獨行不詭不隨者乎起之可矣不然雖舉而毋啓也果爲趨炎逐熱毀節踰閑廢之可矣不然雖論而無廢也說者又曰唐虞而後完人實鮮有長於此而短於彼有務於大而略於小者苛於求備不亦難乎蓋人固有偏長而取人有大致狐裘而羔袖猶之可也苟虎皮而羊質尚可取乎合抱而寸朽尤之可也苟尺直而尋枉尚可取乎以此而審取舍則嚴而恕公而確兼得之矣是尤權之稱物低昂不同而施之各得其平也鑑之照物妍媸

本臣而爲之均協於當也用舍之法似不越於此者

四曰審進退天下有自重之臣而後　朝廷之爵賞益用舍予奪在人進退行止在我記曰周之士貴秦之士賤等士爾奚爲貴於周而賤於秦哉葢其貴也非人之所能貴雖進而易退者貴之也其賤也非人之所能賤雖退而易進者賤之也此貴賤之懸殊周秦之異政也今之人臣方筮仕之初猶曰少不更事冥行徑趨容或有之若夫諳練歲深閱歷年久其於進退之機業已見之定而審之熟矣當自省厥中果爲

老成持重不阿附權勢者乎進之可也否則未可進也果爲汚蠛無根心跡昭虐者乎進之可也否則未可進也果爲忠肝義膽沉淪日久際此清時藉以表樹者乎進之可也否則未可進也苟於此而操持靡定趑趄未決苟且以赴功名之會徼倖以獵崇高之階且揚揚然自喜曰今此之時非忠不起非直不起非聲名藉甚者不起乘此而進不惟可以掩夙昔之愆而且可以襲方張之善曾不思大奸似忠大詐如信盜名而欺世者可僥一爲之可暫也不可久也久則眞態畢露矣果能免於朝就塗而夕被謫任未抵而歸裝促乎方其進也人皆仰之如冲霄之鴻及其退也人皆唾之如伏穴之鼠功名何物也而乃汩沒人一至此哉以上四事皆膚淺俚談似無裨於謀謨宏略然下有關於巖穴上有關於廟廊而近有關於國家遠有關於天下未必非一得之見也伏乞

皇上采納施行庶士皆惇實以待舉皆秉公以薦賢以之用人則無二三之惑以之進身則無冥昧之羞野無遺賢朝無倖位致治與而太平可萬億矣

懇請考選代差疏　朱吾弼 萬曆三十年正月上

夫人臣之分鞠躬盡瘁不敢言勞惟軍國之圖思患預防實所當亟故力能任而巧于推避偷安者爲自私其力不任而甘于挨排釀禍者爲悞國自私之臣欺其君而罪小悞國之臣欺其君而罪大臣不敢自私爲小欺詎敢悞國冒大罪耶奈時窘于棼應沓酬而智索于任多責重勢必悞國不得不爲

皇上陳之臣自萬曆二十七年冬奉　命巡視下江巡按直隷傳領　勑書内有向因巡江御史安

處京城遥度事機以致地方受害今特命爾巡視下江常川在於鎮江駐劄六箇月餘往來巡歷嚴督守備備倭等事　天語諄諄踰三百言凡以沿江地方與倭爲鄰一海之隔在指顧間江海遼廓鹽徒出没盜賊縱横每計勾倭夥引倒戈内向網利爲害地方毒之故特設憲臣畀以　專勑肅僚貞度備内防外體統比之邊鎮一年滿日差官接管而自龍江關以上抵九江又另差御史一人飭江防理漕務意蓋深遠其不爲冗員明矣臣慚庸弱謬叨委用非不臣夜惴惴蚊負是懼適際臺員多缺一人數差維日不足臣奉南京都察院劄付巡視中東南三城經年不得代近以御史陳煃丁憂又奉　旨兼管上江矣他如九庫光禄抽分門禁　皇城鹽政撥船存恤小刷卷等雜差臣同御史王藩臣蕭如松三官遞相庤攝顧彼則失此居京則遺外其於　勑書肯違匪直臣巡江一差爲然是以臣自棠　欽差僅於萬曆二十八年三四九十等月一巡歷蘇松常鎮淮揚濵江聯海一帶郡縣營鎮審其要害試其操練

閲其城池稽其械餉訪拏其鹽盜窩家考察其有司軍衛官吏而又爲絶技絶力能將能戰者之搜求南止吳淞北止狼山及欲抵金山淮北邊海極處縱觀其洋島未遑也今且兩易伏臘合屬之官吏迭更各伍之軍兵非故幾過半矣上年川沙之失雖信地員役之罪臣罪亦安所逃哉且也倭奴叵測犯於閩犯於浙又犯於廣家康爲互市之說以危朝鮮轉瞬汛期臣不敢謂倭之必至不敢謂倭之必不至則躬行巡歷督率將領守令衛所百官整飭一切防禦爲未

雨綢繆之備臣職分也第臣同臺御史不過三人王藩臣則以屯田印馬兼掌各官考滿責皆重大蕭如松則以鳳陽糧儲兼管京營京倉事頗繁多若署道印帶別差二臣各不一而足肯聽臣卸巡視攝理諸冗劇出爲備倭謀乎　勑書所謂安慮京城遙度事機以致地方受害臣捧誦凛凛嚴於鈇鉞之臨寢食靡寧要之絆於兼差臣於事機未嘗一日非遙度而臣在京城未嘗一日是安慮無裨地方仰負勑旨究竟釀亂不無可虞若川沙之切於剥膚若各

省之驚於震鄰臣固有春汎近憂無奈群差駢集跋胡疐尾大類狼奔計無復之矣臣竊思　留都根本重地異方蝟處姦人狐潛神棍大俠不可方物倭於嘉靖中倡獗曾犯城下臣查有舊　題一城差一御史誠瞿瞿治安長慮豈昔不當兼城而今兼城及當兼大小差耶外之則屯馬倉江所隸十五府四州其職掌關係南差者撫按不越俎而理剔文武之賢否地方之利害歲異月殊名曰巡按監察御史竟逾年來無一巡其境按其事親見而察其人懲一警百稍

稍振刷整頓之奈之何官不玩法不弛姦盜不無忌而軍民不坐困也　皇上豈謂御史黃華秀段尚綉相續物故後藩臣尚在告臣暨如松丁憂只馬嗣武陳烇兩員未嘗廢格曠官耶不知其挨排強支格之不能不廢官之不能不曠猶之乎臣今日之挨排强支也嗣武積勞業以病歸而遂卧病就木烇積勞欲以病乞而遭母喪息肩大都不得請於皇上無可奈何耳臣籍江西溯游而下金陵長江天塹吳楚交會左黃漢右鄱湖綠林嘯聚爲四通八達

之區順流千里舳艫蔽江萑葦幛野妖孽伺隙竊發者難於防詰小則黑夜肆刧大則白晝橫行十數年前强盜劉汝國輩之狂逞致動兵蘇松可爲寒心當逆宗宸濠垂涎南京先攻安慶殷鑒不遠茲勑巡江御史於安慶彈壓當時非漫然議者併以督漕屬之任匪輶細便付之兼才兼力之士尚恐鞭長不及馬腹莫克兼制分上下江爲兩不欲缺人廢事臣何人斯克勝此艱鉅兼任乎江之永矣二千餘里城之廣矣數百萬家諸所攝治旁午而前精神不能

處處派貫力量不能事事周詳耳目不能人人旁及
而精神已耗力量已竭耳目已窮臣行年未五十血
氣折磨鬚髮斑白日賴藥物勉强支撐是委千斤之
重擔寄骨立之孱夫鮮不仆矣臣既不敢推避偷安
更不敢挨排醞禍又不敢泛論言路之難塞臺省之
難空惟有耿耿爲　國一念眞切苦情不得不冒昧
懇於　皇上耳伏乞　聖明察臣之眞憐臣之
苦觸汛期之伊邇思倭備之當嚴矜庸臣兩江之難
兼亟將考選原擬南京御史諸臣　欽定各道分

補缺員　勅下吏部給憑勒限速令赴任試職管
差庶臣寬一分受賜一分姑乘時力疾料理江防觀
兵海上以一職報効務使鯨波絕警厲澤安生而臣
之拙劣免叢挫於南諸臣之賢能不淹滯於北輦
陪京於磐石維東南於泰山則寧獨臣一人幸甚諸
臣幸甚半壁之士民幸甚臣無任懇切皇恐待
命之至

為諸臣爭職掌疏　孫居相

臣惟　國家衆建庶官几以共衛社稷故官得其職
則事治而　社稷安官失其職則事廢而　社稷危
此古今不易之理也我　太祖高皇帝甫定天下
卽諭群臣曰自古君臣本同一體若君獨用則臣職
廢臣不任則君事勞君臣之間貴在一德一心以共
濟天下大哉王言眞萬世人主之龜鑑也我
皇上初登大寶虛懷用人一時官備職舉事治民安
說者謂萬曆初治媲美　祖宗豈非任人之明效

歟嗣是　深居靜攝稍稍倦勤心有所獨嗜於是有
輕視天下之心意有所偏信於是有過疑群臣之意
舉內外大小諸臣無一足當　聖心者是故缺者
不補補者止令備員廢者不用用者僅取充位職業
不脩政事盡廢未有甚於此時者臣請得而備言之
如閣臣以論思爲職者也自　召對不行疏陳不報
堂陛之地若隔九閽是閣臣不得其職矣吏部以用
人爲職者也自野多遺賢官懸空位內外壅滯有如
積薪是吏部不得其職矣戶部以理財爲職者也自

武弁言利宦豎持籌官民匱竭有如懸罄是戶部不
得其職矣禮部職在典禮自　郊廟禋代攝之文
山陵乏拜掃之儀大祭大禮竟成闕典禮部之職何
在乎兵部職在詰戎自權璫弄禁兵於西郊儒臬殺
屬夷於滇南煽亂損威僅同兒戲兵部之職何在乎
刑部職在平寃自忠臣繫無罪之獄殺人逆天討之
誅是刑罰之用不得其平而刑部之職何在乎工部
職在營建自　前殿無　臨御之地後宮侈傳造之
役是工用之興不得其當而工部之職何在乎都察

院以紀綱爲職者也邇來僕隸下賤辱殺
命官掃除厮役毆傷宗室都察院曾不得執法問罪
以振揚風紀是可謂得紀綱之職乎臺省以諫諍爲
職者也邇來忠鯁之言百發不收立仗之馬一鳴輒
斥臺省曾不得明目張胆言天下事是可謂得諫諍
之職乎撫按以彈壓爲職者也邇來刑餘銅臭擅行
叅劾虎翼猴冠吮民膏髓撫按曾不得詰姦鋤暴以
信此簡書是可謂得彈壓之職乎藩臬以承宣爲職
者也邇來鋭意調停者指爲阻撓苦心節愛者動見

罣肘藩臬曾不得宣德達情以惠此屬邑是可謂得
承宣之職乎守令以牧民爲職者也邇來勞心撫字
者以遠稅蒙叅實心爲民者以讒言被逮守令曾不
敢任勞任怨爲窮民作主是可謂得牧民之職乎夫
內自閣部臺省外自撫按藩臬以及守令則盡乎天
下之官矣今求得盡其職者無一人焉然則
祖宗稽古建官豈其漫無責成而徒爲是冗員乎我
皇上重祿養士亦豈其糜大官之祿而徒養無用之
人乎必不然矣故諸臣有職而不能盡是諸臣負

陛下諸臣之罪也諸臣欲盡職而不得盡是
陛下負諸臣不獨諸臣之罪也恐於　聖德亦未
必無少累矣矧政事日見廢缺治道日見乖違天變
於上人怨於下究且土崩瓦裂不可收拾即使金玉
珠寶亘地彌天竟何救於危亂之勢哉夫諸臣幸際
風雲光依日月類欲致明主於三代之隆以少副其
幼學壯行之志今乃以職業不脩之故仰累
聖德兼損　聖治則諸臣之罪益大矣臣之憂滋
深矣用是不避忌諱輒爲諸臣爭職掌然非爲諸臣

計也蓋區區赤心知爲 皇上之 社稷計耳
萬一臣心可亮臣言可採伏祈 睿降勑旨明諭
内外大小臣工各修厥職勿從中格勿使外撓勿迹
信而心疑勿陽予而陰奪悉予便宜聽其展布亦非
爲諸臣計也蓋任人圖治乃我 皇上自爲
社稷計耳臣思及此臣心良苦臣言及此臣心欲吐
臣知無能爲也所恃 社稷有靈或能默啓
聖衷頓悟理道庶幾君臣一德大小協恭 社稷
之慶永綿於億萬禩後萬曆之治愈光於二十年前

矣臣不勝瀝血焚香叩頭懇祈之至

乞公銓典以激勸人才疏 張士佩嘉靖四十四年任

臣惟 國家所任以弼治者庶官也所持以權懲庶
官者黜陟也邇來中外肅清崇廉靜籲賢能擯不才
在任者百執事因之儆惕勵翼靡不精白承休濟濟
效忠眞一時明良之盛也但人心久則易生懈怠而
考察實激勸之典乃破格例以洗往弊尤所以易觀
聽而回心志邁往代而範百世也臣慶遭逢稍竭一
得之愚而略言之夫府州縣官孰不知爲親民當重
其選擇其人今之官於府州縣也乃率以文以資以

資則庸劣亦得以備員以文則浮章無裨於實政是
任之者已不盡其制矣既任之後所賴維持士心者
特有懲黜以惕其衷陞擢以鼓其志也今之陞擢又
有可慨者均一州縣官也在進士不過三四年有銓
司科道之遷遠有部院堂卿之望舉人極其歸竟多
止方面近雖臺署之榮亦千百中之一二非卓英積
著卽賄附之輩也歲貢愈拘愈卑遷擢府佐而止矣
皇上試觀今日吏禮兵三部之屬六科十三道之内
有幾舉貢出身者乎若以爲例不當也嘗有先爲之

者矣若謂中無才俊耶今天下舉貢幾萬人皆
皇上久道化成之者以為無人則誣也有例有人不
與舉貢而獨與進士者豈以近來任官得人甲科為
最乎然非進士生皆豪傑也特　朝廷優擢甲科咸
各自愛自勵是以業官者善人多爾若論忠勤名位
之心舉貢與進士同也雖下至吏胥或亦不無此心
各以上進無階鬱抑未能自發耳觀　國初任賢一
時得人獨盛才不可以出身拘亦明矣況今府州縣
星列宇內計一千五百有七設官六千七百有餘員

進士三年中纔三百人除選京職外除不越百五十
人使其皆賢亦天下編氓十分之中一分蒙至治之
澤其九分之所仰藉皆舉人歲貢官也蒼生籍于舉
貢者甚多而　朝廷乃待舉貢為甚輕焉可乎是
國家陞官之典不惟上待士類嘗昭公道而下為民
生尤當普公惠也況民為邦本不為民計寧不為
國計乎伏乞　皇上勑諭吏部推為國為民之念
察州縣牧責之同不肖者同其斥也才且賢者亦必
同其遷今後但府州縣官歷任年久廉能茂異不復

問其出身資格亦惟酌其德器相應堪任六部之屬
雖舉貢置之吏禮兵可也戶刑工亦可也堪任耳目
之寄雖舉貢選之六科可也十三道亦可也次之而
寺署之屬外之而方面之重量才度德咸與科甲參
任其位愈久望愈隆德猷足以經綸參贊器節足以
大受俾　國雖九卿三閣皆所不靳乞著為　令典
垂憲萬世將見大典一公風動自別為舉貢者莫不
以　上之待士不我限我隨所在出身皆可大行
身家之念靡不易而為為民為　國之忠孰肯以限

三級而忘居於行也孰肯任職自畫而不遠圖也孰
肯至債負殺身而後出為囊橐之計也翕翕焉及時
效用整齊焉竭忠報　國如此循吏之盛真可齊唐
虞駕三代豈止云掃除魏晉以來弊典爾哉此尤以
外言之也若在內則資格之外更增一弊焉陞遷論
衙門矣均一郎官也吏部之屬涉必崇階禮兵次之
戶刑工何嘗涉其津也均一七品也六科之任率多
喬遷十三道次之評事等官何嘗窺其徑也將以為
論年勞則歷任久近相懸職務煩簡互異也將以為

論賢能則庸劣恒叨峻秩才望擢多常調也臣嘗訪
之而詢其故咸云此各衙門舊規也臣伏覩
祖訓曰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
下庶務彼此頟視不敢相壓竝無優待一二衙門之
意也所云舊規不知出何典紀分明積弊當革乃謂
舊規相傳可永嘆也此且不古若矣況望古之治也
哉此 國弊之大者以一二衙門之便彼方固守之
若醫之利病者然孰肯言亦孰肯除之臣欲其除之
者非不欲其優擢也惟欲其人不惟其資惟其才不

定其官也伏望 皇上大奮乾剛革自古所無之
弊 勑諭吏部自今以後京職轉遷不許復沿舊
弊滕黃提督不必吏曹也府丞寺丞少卿不必科道
也叅政叅議副使僉事不必分拘某衙門幾年陞某
衙門幾年轉也懸虛位以待俊乂察政績以議陞遷
果端公廉幹聲實芳隆也凡在九卿之屬皆得內轉
臬要惟才不愧官功不浮位而衙門非所拘焉苟非
其人雖吏屬科道之年深者亦不槩轉京秩并外而
方面之叢亦不輕補而資次非所計焉祇爲 國家

之便不爲一二衙門之便爲豪傑之便不爲庸夫之
便陞一必足以勸百而後陞之優也如此則弊典一
清激勵自彰凡厥庶官莫不以 朝廷擢官無所拘
也我隨其所據之位能樹大勳皆可致大位而行道
不爾雖任爲衙門奚益也循常之念靡不奮而爲卓
異之忠孰肯仍前推諉苟延一官乎孰肯自持陞格
矜倨玩愒乎孰肯不以國士自期進圖匡濟乎爭相
砥礪之行達乎百僚凡非中人以下者莫不相率爲
善也在豪傑之無待而興者亦愜其衷倍其氣焉嗜

進之徒雖驅之鑽刺擇官不爲也竈薪撤而湯不沸
病根拔而癰不潰官以德懋位以功隆內焉得人之
盛殆可竝九官鴛宅俊豈止云革正昭代弊典爾哉
然拔舉貢矣但用之不廣何以回狂瀾於既倒之餘
取之不恕何以多得人于久挫之後論人品矣但要
地叨俸之最者竝未抑而量遷散局資望之深者當
優擢而多靳是破格例而未盡去其弊公激勸而未
定其典無以盡愜中外滌德之望久著鼓舞作人之
術也今當朝 覲會試之期天下官員舉貢咸萃

京師傾心聖政伏乞 天語叮嚀吏部益袪往弊
一任至公仰觀 國初之良法永定任賢之大典播
諸中外俾勿復以格例自阻惟當以忠愛自進賢才
幸甚民生幸甚 國家幸甚

乞定立諸臣疏章稽程疏 李之茂 任隆慶元年

恭惟 皇上履登大寶端拱穆清 聖躬居法
宮之中政令敷薄海之外其于內外臣工賢否貪廉
之跡人才風俗多寡厚薄之殊錢穀甲兵豐歉强弱
之數邊徼道路夷險通塞之由閭閻疾苦之狀海內
利害興革之宜靡不燭照數計而洞見其幾微是雖
英質天授 聖學日新無待於廣覽博識亦必候
諸臣敷陳疏章以啓其端也然 陛下以一身任
三綱五常之重以一心裁羣動庶務之宜萬幾之暇

于諸臣疏章固一覽無遺而處分各得其當大小臣
工莫不仰日月之明畏雷霆之威以爲大有爲之君
出於尋常萬萬也間有一二疏章留中不出者
陛下必有深意存焉或待而發耳諸臣愚昧遂疑
陛下該工科都給事中馮成能恭陳末議疏奉
聖旨是聽諫乃朕素心說得是的未嘗不卽加納昨
謂不諳事體者你每今後宜審擇所言以承朕意禮
部知道欽此則夫留中不出者無乃果未審擇所言
者乎事未可知也若于所留之疏姑有待而發雖期

月之間亦不爲晩特恐左右近習不諒
陛下留中之意祇慮方已所謂或處之高閣或置之
深藏　陛下一日二日萬幾裁决方來者未暇矧
暇搜索已往者哉　陛下不暇再覽臣下不敢再
瀆彼近習輩遂以爲得計至再至三末流不可收拾
要之其漸不可長履霜之所當戒也臣愚以爲欲愼
杜漸防微之意莫如定立稽查之程我　朝稽古定
制凡諸臣疏章外由通政司內由司禮監實封進呈
御覽畢內閣要指取自　上裁仍由司禮監散

旨于各衙門欽遵施行其制度精嚴固超軼前代遠
甚但由外入內者有數可查由內出外者其數不可
得而稽也留中之疏不無壅蔽之奸矣懇乞
聖明俯從臣議合無申命內閣通政司各置題
奏號簿二扇總開年月細分日時但有諸臣疏章各
以類附明開某日某時某衙門某官某人通政司記
其入內閣記其出每月終科道掌印給事中御史循
序各差一員先查由通政司入本若干數果相同會
題某月分題本若干奏本若干並無多少數目如有
留中不出會奏某月分某人題本某人奏本未蒙
聖旨批答稽程一立諸臣疏章咸得以　上聞
陛下益著從諫之美近習庶屏壅蔽之奸內外臣工
之賢否貪廉人才風俗之多寡厚薄錢穀甲兵之豐
歉强弱邊徼道路之夷險通塞閭閻小民之疾苦海
內利害之興革不惟燭照數計而知之眞亦將議處
調停而行之當矣守成業而享盛治夫豈外是哉

定兵變以肅紀綱疏　張　蒲 萬曆二十年四月上

臣等近接邸報見得寧夏鎮城標正奇遊四營官軍家丁因減削糧銀布花等項將巡撫党馨兵備石繼芳登時殺死焚毀公署文卷釋放各獄罪囚臣等大相駭愕謂　國家非常之變一至此也夫方今疆埸多事驅貔貅之軀命以當腥羶之醜虜須得休恤軍屬結其歡心彼方委順用命乃猶踵襲故套肆行漁獵二臣之被慘未必非作孽者之自取也夫復何惜顧巡撫兵備皆命自　天子以主鎮一方即使侵

削有據惟　天子得以殺之斯於　國法爲順今軍士大肆戕叛略無顧忌如　朝廷法紀何不知有二臣獨不知畏　陛下耶似此叛逆之徒大彰天討一鼓盡殲亦不爲過仰荷　聖慈允該部之議矜宥餘黨催與招撫脅從罔治已奉有　明旨臣等無容復贅矣其在今日惟以殲厥渠魁爲急務若不得眞正者明正其罪猶如歲前禁門鼓譟之變僅以一二老穉無干者搪塞了事恐貽害　國家不可收拾矣臣等以爲弭變者當慮其後除惡者須務

其本如兵部之議懸榜曉示各黨將眞正造意首惡盡從獻出固良計矣萬一各黨不爲自獻或獻者非其首惡將奈之何熟思之無如就當日觀變之武臣求之乎臣等詳玩總兵張惟忠本以稱說四營官軍家丁圍殺二臣時曾責令坐營都司汪廷輔屯田都司蕭部成中軍守備千總等官汪度等問衆軍有何吉軍各該軍丁便以二十事申訴夫衆軍作亂之際可以齊口稱冤而班軍記事者難以混聽槩寫也勢必計今二三軍人稱訴矣再詳所訴二十事內糧之

粗細銀之毫釐年月之先後詳悉周備且有序次是言之者從容而聽之者爲暇豫矣言者從容其自露其面貌以示觀者亦甚久矣聽者暇豫其觀出言者之面貌亦甚熟且眞矣假各武官認記之不眞其跟隨軍役未有認之不眞者縱跟隨軍役認記之不眞其部伍久相聚噪亦未有認之不眞者一一魚鱗挨查則能於倉卒殺官之罪者必平素懷殺官之心也是即其正造意首惡也何難得哉然而觀變之武臣雖易以挨查首惡彼必慮其部伍犯順主帥難免甘

心竊避終不肯捕綁出獻者諒人情然也誠開示赦宥之條以捉獲首惡之功准抵素疏紀律之罪在武官心無顧慮誰不幸恩而圖功此而猶不出心綁獻隨責以備寫軍寃之時豈其瞑目而坐畧無顧視耶彼將何辭如此究查又何渠魁之能漏網乎伏乞
皇上先開武臣擒惡抵罪之例專責張維忠督令都司汪廷輔蕭韶成中軍守備千總汪度等在于標正奇遊四營將叛軍首惡詳爲挨查綁獻亟加殲除無使遺種于重地枉及于不辜庶羣危定而頓消目前

之變法紀明而不貽久大之憂邊疆可常常無事矣

申明職業以便遵守疏　孫維城 萬曆十三年六月上

須者給事中葉時新題議明職掌等四事雖詞指不同大約指摘南都各差爲多時值北方亢旱
聖心憂勞　臣等不能交修職業仰助消弭宜罷宜斥方深脩省又何敢于科臣所請妄有陳辦瀆溷
天聽然覩邸報傳聞以來南京諸臣無不驚惶在外倉屯等差不敢根究所轄之病弊在内巡視五城不敢追問横道之死傷既負曠瘝之憂復虞尸越之嫌
朝夕眩惑莫知適從首尾顧畏不成事體　臣等目擊

如斯豈復仍容默默惟　皇上虛心覽察焉夫南都根本重地西接荊楚東連浙越北控江淮民多豪健奸變易生故　祖宗朝設五府六部又設有科道等官而外之江鹽食屯内之巡視皆以風憲之臣委之非徒贅麗之也所以重根本而防禍變也東南二百年來民間靡有竿旗之呼鋤耰之擾雖皆
朝廷威德所極而　祖宗委任事權之重亦不爲無賴已苟不論理勢便與不便情俗宜與不宜徒求目前之可聽罔思後日之永久盡取各該職務而分

吏之束縛之又阻抑而摧折之則事事招嫌誰敢不避人人掣肘安得有爲狗馬之心徒懷絲毫之力難展豪强得以窺伺奸僞莫可究詰將來東南[illegible][illegible]禍害深可慮也　皇上試容臣等細陳其說以通詳言之巡按兼總衆職其一應事務各差誠不宜侵越矣然巡按有巡按之事各差有各差之事其有司通詳者必其有事體相關者耳若一槩以爲越禮犯分而不令與聞臣等未識　朝廷專　勅差委此官之意止令坐鎮雅俗乎抑欲有所事事乎即欲有所

事事而又病其通詳則使各差奚所適從且文移批荅自是本分公事初非有成心此而以爲越禮不知所越者何禮也此而以爲犯分不知所犯者何分也事有干涉上當究而下未詳職難推諉彼已行而此不知則職業歸于曠廢　成命何以責成夫人之田固不可芸巳之田亦非可舍此通詳之禁名爲省事而實不便于行事所當酌議者也以訪察言之事有指証負累牽連禁之誠是矣然法可行則倶行法不可行則倶止斯蕩蕩平平之道也今以各差爲當禁

而巡按爲當行豈各差行訪東搏西擊上干　天變而巡按行訪東搏西擊獨召　天和乎臣等以爲惟論其理之當否不必拘于差之大小若禁之于各差而聽之于巡按是欲止其沸而存其薪欲塞其流而開其源將來詰訪窩訪之害决不能絶而巡按兼總之差恐亦難免于愛惜者之雌黄矣此訪察之害當通禁而不當偏禁所當酌議者也以査盤言之倉庫錢糧一歳數次定以爲額然法體貴于得中輕重期于不爽故事在得已雖間行而不爲宜在

不得已雖數行之而不爲擾其委官査盤則撫按可算而各差不可算何也撫臣數年一轉又與按臣事體多同故會同査盤自無相防各差之于巡按則不然矣或到任有先後復　命有早晩如遇各差將滿而巡按未到或雖到而未及委官或雖委而未及報官則各差將坐委而巡撫與巡按隔别難窮其弊又使巧吏舞文易行其奸或忽有而忽無或東掩而西擴數目缺于淸楚事務盡屬潦倒職掌謂何咎將誰歸夫一差査盤一二日可完計各差査盤歳不過

十餘日之擾費而以養無窮之奸非所謂權輕重而審法體也但委官在于得人名罪不宜輕坐耳此查盤之歸併便于侵欺之輩不便于各差職掌所當酌議者也以詞訟言之衙門濫受越境勾攝允爲騷擾然南都舊事臣等不知竊見近來勾攝不過百里准理止於都民雖應天上江之訟五城亦不得槩聽焉科臣以爲越境勾攝無日無之其殆訛指南都之舊事乎至于巡視五城御史尤不可不分別者蓋巡城御史專有地方之責奸弊皆當聽理而南都民情尤

多就之所以然者巡城聽理事大者方與叅送事小者酌量計放今日告而次日可給隨投而隨已寧家無牘追之累人無保候之艱一投通政司其間衙門轉折不得如是之速令不辨黑白而槩爲濫受不分願否而盡歸以通政司恐奸民易乎通狀以累無辜平民苦於通狀而自貽伊累強者得以凌弱不敢控訴民間寃抑百無一伸橫行得志良善懷憂將來地方不安而乖氣致異北方之亢旱又將移于南都矣此詞訟之槩禁欲以便民而實不便所當酌議者也

臣等又有說焉巡按尊　勑也巡鹽等差亦尊一勑也地方既有巡按足矣而又必議有巡鹽也因巡江巡倉等差無亦鹽屯倉江之務關係地方重大即巡按亦勢有不能兼者乎以勢所不能兼者而欲使權盡歸于一人以事之所當理者而欲使束手高坐于地方則文書收掌一吏役能辦衙門清閑一冷曹可攝是巡按之外皆虛設矣曷若革去此差乎此皆臣等之所未解也大抵天下之事不貴于可言而貴于可行人之論事不當執已見而當通衆見懲噎而

節食可也若曰一時能言之而一時能聽之不必後日果否行之則行者復禁禁者復行朝更夕改徒以多事而已何益于　國家之治道乎乞　勑都察院再加叅酌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凡通詳查盤等項當照舊者仍照舊行其訪察一節則併巡按禁止勿以一人知見而拂羣情致令各差不便事體難行庶一令之施無不合宜一法之立莫非可久而各差得效其職根本之地斯重矣

乞飭議臺規疏　　黃仁榮萬曆十七年九月上

頃該南京右都御史耿定向糸論御史王藩臣不送揭帖左都御史吳時來因而申飭南臺憲規奉
聖旨都察院既有相沿舊規兩京都着一體遵行王藩臣着罰俸二個月吏部知道欽此臣惟大臣當爲
國家持大體不當與言官競大都御史辨論官邪故事不白臺長臺長無侵官御史無撓法此大體也若
上疏公朝投揭私署邇來陋習耳即欲沿爲規御史偶失之不過小節罪不至糸況　大明會典不載

憲綱不列原非　祖宗舊制　皇上聽時來欲令一體遵行臣慮其開箝制之端壅蔽之漸也況南北事體不同實有難於槩行者關臣職掌安敢默默不言我　祖宗設兩京都察院有都御史十三道御史都御史固得糸論御史而御史亦得彈射都御史均以論劾爲職與部寺堂屬不同臣讀通志考見唐御史蕭至忠彈蘇味道贓汚貶官御史大夫李承嘉詰諸御史曰彈事不咨大夫可乎至忠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　天子耳目比肩事主各自彈事不相關白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又誰白哉御史之不白都御史由來舊矣臣又查得嘉靖三年吏部侍郎何孟春都御史王時中等劾張璁條議大禮　肅皇帝謂張璁等所上留中未發安得先知孟春時中等覆罪言璁先以槀示人且有副本存通政司故臣等知之　肅皇帝因戒通政司封納何不嚴謹夫副本且當嚴謹則私槀又何先投耶今年三月內吏部都察院一本議復人心不古等事奉
旨極其嚴切凡章奏未有　明旨先傳寫者不便

罪及傳寫人役且併原奏官罷斥矣　肅皇之舊典　陛下之新命赫然具在誰敢故違且投揭之不便者三其不必者二近事可鑑者一御史章疏
皇上尚未賜覽都御史先得觀之不敬莫大乎是非獨臣等有所彈而不敢即都御史亦安敢當之而不疑也一不便南都去　闕下二千餘里往來遲速之期預難計筭若北院朝進疏而夕達　宸聰矣一有傳播百弊叢生二不便彈劾之疏非貪贓壞法則狥私植黨及生事害民之類驅逐豺狼常虞反噬語曰

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又曰謀泄者事無功三不便
御史風聞論人行止予奪議覆于該部取裁一聽於
聖斷即未有當御史身當其罪不及都御史也不必
者一建白條陳不妨商確可否若論官負即有權貴
爲勢所必避門生故吏爲情所必狥御史言之都御
史將止之乎不必者二南道御史林可成劾吏部侍
郎徐顯卿不知顯卿從何得揭先覲大搜賫疏之人
三日不得又從通政司謀緩其事該司不從遍來章
疏或至途中而追趕或至 闕下而不投總之私藁

先傳可援而止此臣所謂可鑑也故會典止載凡建
言創行事理必須公同評議互相可否務在得宜方
許實封陳奏至於公列則不及之也前人豈智不逮
此亦知其不便且不必也蕭至忠卑卑耳尚能堅執
臺綱不肯關白卒之至忠劾罷疏欽明與承加等而
綱正爲一時所憚兩都御史爲 朝廷執三尺法豈
肯以承加自待臣等雖至愚又敢自處至忠下哉雖
然獨有深慨焉嘗觀胡世寧薦霍韜爲御史謂
祖宗初設都御史以糾劾百僚其後都御史又與六
卿皆同僚人情稔熟彈劾不行而遂委之御史至於
今非但不自彈劾且阻御史之彈劾矣如定向者時
輩號爲有聞者也昔副北院旣極言以詆周之翰今
總南院又借事以參王藩臣疏號愛惜人才迹類挾
制言官今日之事非有大不可已者祗因一二知厚
急索疏藁不得聞激於人言輕形論列使後之挾私
防口者借言於今之申明流禍之大將有不可勝言
者吳時來旣同總持之責宜有救正之言乃其持說
益悖低昂伸抑之間不勝恣睢較轢之意所謂不足

而奬進之有餘而要束之不知我 祖宗設官之
意果如是否耶至於上下內外之分理亦舛矣吏典
之譬詞益窮矣總之一博北臺之轉一急冢宰之推
皆欲以風力受之如往事也臣無容深論以傷雅道
但投揭終不可行投揭不已勢必至於稟白稟白不
已勢必至於阻抑阻抑不已勢必至於別有申究自
今以往苟有大奸大惡爲都御史所欲黨援者又孰
爲之論列語曰縶騏驥之足而責其走千里縛賁育
之手而望其敵萬人必不能也事體關係甚不小此

堂在臺長而不敢壞　國家風紀伏乞　勑下部
院科道會議如臣言或有可採仍遵　大明會典
憲綱凡建言創行事理聽其酌訂至于論劾照舊不
相關白必欲存一揭以備他日查考亦必奉有
明旨之後方許送堂庶耳目不至壅塞而風紀得以
振揚矣臣之此疏仍未敢先臺長而後
皇上如蒙俯采臣言禁投私揭姑一罪臣以謝臺長
罪斥不足爲臣患罰治不足爲臣辱何也臣去而臺
綱存也臣辱而　國體不辱也臣實不勝幸甚

乞肅法紀申公論疏　李用中萬曆十九年閏三月上

臣竊惟人君所恃以齊一天下者惟此三尺之法也
令嚴則臣下罔敢弁髦而公論稱快反是則法斁而
公論惜之矣我　皇上厲精圖治惓惓以飭吏治
恤民瘼正士風爲要務而奉法者率不能仰體
皇上之心此畫一之治所以不克臻於天下也臣愚
有慨於中久矣謹據實爲我　皇上陳之袁弘德
昔爲肅州兵備副使其所控制正邊方地也宜乘此
時以大展其胷中之奇矣乃一聞虜騎闖入卽惶懼
無措杜門稱疾必俟有襄寧之役而後已此其畏虜
如虎鳥有邊才萬分之一哉孰意去肅州未幾而邊
才之薦弘德亦得厠名於其間是豈弘德在邊方之
日全無才可見離邊之後始見邊才乎臣料弘德之
有此薦也葢一則懼討肅州規避之罪一則欲避襄
寧巧宦之名故多方營求此薦以自文耳假令該部
因其薦而仍薦之邊方則弘德其將攘臂以往乎抑
亦縮首回籍以再求腹裏之調乎臣恐是薦也卽使
弘德反鏡窺形當汗流夾踵矣此倖進之臣所宜懲

也閔世翔先任南京工部主事三年已碌碌無奇矣及其赴京考滿也臣意其當聽　皇上予奪耳奚遑擇官哉乃世翔于將啓行之日每與諸同僚者曰吾此去再回南京不筭手段此同衙門諸臣所共聞也然亦相與竊咲之比入京未久果如翔言改補工部屯田司主事南中諸臣始咸駭異世翔此改矣臣因恂知各衙門官員以考滿進京者每年不下二三十人其才望非俱出世翔下也其資俸亦皆與世翔等也何數年來未聞有一人改北者而世翔獨垂誕

此改也薄南曹爲冷局艶北部爲奇貨設心若此亦患得患失者流耳其能盡職業以求稱任使乎然臣非謂南部之必不可改也蓋方在南而卽怏其改北卒之果如持券而取焉斯有以啓干進者之奔兢而動守拙者之扼腕耳此夤緣之臣所宜裁也李廷儀原爲甘肅巡撫是　皇上擧河以西者付之廷儀詎非鎖鑰重寄哉爲廷儀計者正宜奮不顧身以期邊境奠安可也迺敢於重負　國恩不敢少忤虜意擧凡險道要路悉任夷虜往來且使其盤據內地結

姻漢族而亦漠然付之罔聞者此其撤　國家藩籬之固召彼狡虜荼毒之慘廷儀之罪不可勝誅前經言官周孔教等相繼衆論而猶得南京別用近臺臣董子行又論劾之乃調用南京者如故焉然則
廟堂之上豈以南京衙門之設專爲安置罪犯之所乎抑以廷儀所犯之罪尚未合於褫職奪爵之例乎才不足以使虜夷之我畏衛不足以結權要之我援若廷儀誠吞舟而漏網者也若不明正其罪亟加顯斥則不惟廷儀無顏面以見南都臣民恐將來邊備

之弛壞者難以懲卽邊臣之欺罔者無所儆矣此悮邊之罰所當重也嘗攷各省直之受理詞訟者下之而縣上之而府又上之而司道又上之而撫按其衙門雖至夥矣然而體統相屬總理則一此刁民難以得志而善類得以保全也若南都則有不然者有縣與府矣有五府六部三法司矣又有督儲操江臺省及內外守備矣其間爵位雖不無崇卑而彼此原不相統攝巧于搆訟者利其不相統攝也故趙甲方赴此衙門以告錢乙矣而錢乙又赴彼衙門以告趙甲

爲此衙門方牌行該司坊以拘解錢乙矣彼衙門又牌行該司坊以拘解趙甲焉在奸頑恃衙門之多而動輙逞刁肆毒無所顧忌在良民苦衙門之多而寧爲飲恨呑聲莫敢誰何刁風之熾若此欲自此而刑清訟簡也其可得乎況中間解送者有先後抑或意見有異同則不惟百姓之枉抑不得伸而各衙門之嫌隙從此起矣夫設立問刑衙門本以爲寃民計也乃流弊一至于是豈清平之世所願有乎此聽訟之責所宜專也我　國家設科取士而冒籍者有禁

蓋其惡混淆制科也前科馮詩章維寧等輩初以冒籍中試旋悉查明革斥矣即詞臣史錮亦以縱子冒籍落職矣若申用嘉係輔臣申時行之子其爲南直隷吳縣人也天下所共知也既而附于浙江烏程縣以中試其爲冒籍也亦天下所共知也乃竟獲免全焉此何以故聞彼之自辨者曰吾入贅烏程即可烏程籍非冒籍者比矣然則曩曰馮詩等當冒籍各省直之時豈無有於所托之處約爲婚姻乎假令馮詩等借用嘉爲解臣不知用嘉何辭以對也臣亦曾聞所謂入贅者以貧不能糊口而借資於妻家使相臣之子而入贅天下皆不得子其子矣臣切爲用嘉羞且用嘉既以贅烏程借口矣則未中之先與既中之後又何不居住烏程也臣又聞用嘉自中鄉試以來累科俱不曾入會試塲得非知其昨非而懼有後議乎用嘉且自悔而懼之矣奈之何久無一人置一喙于用嘉而俾其得以無恙也與馮詩等同一冒籍而不與馮詩等同一查處是法可行於貧士而不可行於權貴矣如天下之公議何如後世之公議何矧今

歲復當大比士設有鑽刺之徒娶婦別省而即附籍婦家以圖僥倖萬一當事者許之乎抑操三尺以從乎此冒籍之禁所宜一也以上五事固有爲諸臣所已言者然已議處或未能盡愜輿情亦有爲諸臣所未言者然緘默終無以大紓公憤此臣所以不得不爲之喋喋也倘　皇上鑒其犬馬之忠采其狂瞽之見則於吏治民生士風賢科未必無小補矣

乞奮乾斷定考察疏　蕭如松萬曆三十三年六月上

臣等待罪留臺職關言責接閱邸報刑科給事中錢夢皐一本楚事善後當除禍本懇乞　乾斷亟斥不忠大臣以正　朝綱以杜再亂事工科給事中鍾兆斗一本大臣專恣行私顯肆欺罔伏乞乾剛獨斷以清　朝廷事大都錢夢皐爲考察掛名鍾兆斗爲年例推外皆歸怨于左都御史溫純而有是疏也道路喧騰聽聞駭愕臣等仰思　朝廷設臺省之官付以言責凡　朝政是非人才邪正皆得白

簡從事而臺省諸臣之邪正是非則又付之公評非謂巳可彈人而人不敢議巳也故臺省不職則難逃考察考察有遺則年例隨之倘考察年例一或不當則滿　朝事外諸臣代稱不平公論久當自明令譽終無所損原非被考被推之臣可得報忿而求全也者二百年來令甲炳如日星孰敢以私意干之乎二臣考察年例當事者采論於公評聽斷於皇上錢夢皐既以被察見留正當仰戴　聖恩勉思報塞而區區借逆宗事以攻溫純不思罪人伏誅

楚亂巳定一切善後事宜議自撫按而覆之禮臣即傳播　諸藩可永絕干犯之念而謂純庇護逆宗意終不巳則羣衆會議誰其附之非但純無是心或亦勢所不能然也鍾兆斗既以年例見推自當靜聽新命圖効方來而紛紛借銓曹事以攻溫純不思衙門職掌各有專任一切銓選事體議自諸司而主之冢宰雖夤緣干進不無覬覦之人而謂純暗持吏權得受重賄則該部諸臣誰其聽之非但純無是事或亦力所不能行也楚搆初起是非易明諸臣共議于

下　聖明獨斷于上夢皐雖力辯逆宗誣　王之狀亦非言人所不敢言者何乃矜爲讜論而終始藉以自重乎忿爭一行聲氣相應夢皐帶兆斗之名於先兆斗續夢皐之説于後二臣雖當功名難割之會亦自有心不可昧者何乃甘爲聚訟而彼此執以傾人乎惟知要路可據故稍拂所願則哆口橫爭即加人庇逆不惜誣人多贓不顧也罔念言官難私苟有所爲肺肝畢露彼其設心何險其操術何卑也故自溫純有辯疏而侍郎楊時喬不得巳有折鍾兆斗之

疏矣臺臣孔貞一科臣侯慶遠又不得已有叅錢夢
皐之疏矣慶遠疏中所云私意未化強半成公等語
臣等不知其意指所在而夢皐復借口騰辯以結黨
之說動　皇上之疑聞者竟莫測其機鋒所謂也
臣等竊惟國家之治每成于和衷而壞于朋黨故東
京之標榜爰逮五屬西晉之揮麈禍及一綱有宋之
黨或以小人攻君子或以君子攻小人至元祐而君
子相攻隨釀紹聖之禍信乎朋黨者國步之厲階縉
紳之禍阱有憂世之心者所不樂聞也臣等奉職

留都從來有清議無朋黨而亦不知夢皐之所謂黨
者何居當　聖明在宥果有結黨之人恐非
國家之福未敢信爲然也臣等與夢皐兆斗非同鄉
則同年豈不欲相安無言諱其所忌而事關　大
典序屬建白私不勝公誠有不能爲之解者此而不
一糾正則年例終不可推考察終不可行竊恐將來
當事者慮身爲的懼人反噬惟務私情之調不顧公
家之計紀綱法度終必隳頹世道人心安所底止哉
臣等惟願　皇上洞燭是非　大奮乾斷將錢
夢皐鍾兆斗　亟行罷斥以爲挾私報怨者之戒
而又　念温純久在是非之塲頻招愛憎之口乞身
懇切蚤聽歸休以全大臣之體仍　勑下在朝大
小臣工聯情合志同寅協恭共念時事之艱各効急
公之義衆言矛盾務折衷於　聖心人情好惡期
同歸于　皇極庶幾蕩蕩平平之治不在唐虞三
代而在今之宇宙間矣臣等不勝悚仄俟
命之至

正班次肅官聯疏　胡　鶚萬曆三十年九月上

臣接邸報見八月十四日吏部文選司郎中倪斯蕙
一本爲百載班行一旦隕越請乞　聖裁申明舊
制以肅官常以存　國體事又見浙江道御史何淳
之等一本爲　朝班原有定規部屬妄生異議懇乞
聖明特賜申飭以肅官聯以重　朝廷事俱奉
聖旨禮部看議來說欽此臣詳閱二臣之疏大都部
臣所辯者以官品之有別也臺臣所論者以
會典之有定也二說雖各有因輿論當歸至當想禮

部必有成議以覆　皇上之命者臣竊謂品有崇
卑皆　朝廷之臣子班有先後原　祖宗之
朝儀正　朝儀乃所以尊　朝廷也班次誠當前者
不爲抗後者不爲屈班次誠無當一則見謂踰階一
則見謂歷位我　朝儀制備載　會典二百餘年
誰敢輕議則　朝班自當準諸　會典而品秩非
所拘者臣自試職　留都每隨大小臣工凡習儀
慶賀諸禮臺臣聯班科臣曾未見銓屬諸臣參入科
道間者夫　留都爲我　太祖開天定鼎之地一
代典禮臣子迄今凜凜遵守無敢變易在銓屬安然
於科道之後在科道亦安然於銓屬之先無非遵行
祖制以尊　朝廷耳臣質以　留都之班聯而謂南
北有二禮耶顧部臣之所以生議者其亦有說彼見
往時銓屬曾參入科道間一旦更止不得不一辯論
不知禮以　祖制爲尊臣以遵制爲敬而各以銜
門私心相競非禮也如謂御史秩卑於部郎則戶禮
兵刑工非部郎乎如謂御史事關銓屬則科臣之選
授考績獨不由銓屬乎葢儀制有照品秩者有不拘

品秩者科道職司耳目原非品秩所拘載在
會典良有以也臣願銓臣臺臣各捐成心共遵
祖制在銓臣不得以品秩之故而銳意滋辯在臺臣
亦不得以所持之是而盛氣相加惟以不合於
會典者一旦昭然與衆共更之無非正　朝班以尊
朝廷云爾初何嫌於說之同異乎臣猶有說焉方今
仕路否塞十署九空我　皇上特簡斯蕙爲選郎
爲斯蕙者正宜苦心焦思鑑別賢否充補庶位以求
濟時艱無負任使當有寢食不遑者乃以一　朝班

之故而銳然以去就爭之亦過矣臣官行人時雅服斯蕙恂恂長厚非憤爭者今日之辯或爲衙門體面致然而禮求至當正不必拘拘如此臣以試職之初非深於達禮者而言責所關義不容默謹以　留都班次傳自　國初者仰瀆　天聽以備禮部叅酌伏乞　聖裁施行臣不勝悚慄待　命之至

請給五城關防疏　李雲鵠

臣等荷蒙　皇上不棄拔置南臺自受事以來日夜兢兢於凡一切職掌事務敢不悉心以圖報效而巡城事體則又最重而不可忽者前此未曾請有關防深爲未便用是不避煩瑣謹爲我皇上陳之葢臣等巡視衙門文移極其浩繁批駁往來强半皆盜賊人命重情與夫拘攝人犯牌票俱無關防鈐葢匪直吏胥易緣之爲奸而都城奸宄叢集詐僞百出雖臣等嚴加申飾而空白無憑眞僞何辨

如近日南京鷹揚衛致仕百戸崔輔持假牌詐騙被南城徐兵馬捉獲除另行懲究外竊念京都通衢白晝之中又當三令五申之後乃有魑魅惡弁肆行觸扞若此尚可謂知有三尺哉葢人情重得利而輕犯法矧更無以隄防之則將來如崔輔之詐騙者恐未易更僕數也因查得萬曆二十九年四月內巡視中城江西道監察御史姚思仁等請討關防蒙
旨俞允南北事體相同彈壓最亟伏乞
勑下禮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俯將南京

五城御史覆
請照例各給關防一顆庶法紀可肅而重地亦可安
矣臣等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申飭朝覲事宜疏　林潤　嘉靖四[illegible]年[illegible]月上

臣等仰惟我國家稽古定制凡天下諸臣率三年
一朝大計吏治斥陟幽明甚盛典也我皇上憲
天法祖任賢勵治又四十年於茲矣歷年言官之建
明該部之題覆其法制詳盡宜垂諸萬世而無弊也
顧明禁雖嚴而奉行或有未至近例雖善而事體或
有未全臣等謹集一得列為四條上陳聖覽伏乞
勅下部院議擬俯賜施行

計開

一嚴法禁以杜科歛照得每次朝覲先期吏部通
將事宜題奉欽依咨行都察院各省禁革應朝
官員不許指以餽送為由科歛百姓其所以防奸杜
漸者非不嚴且預也奈之何因循日久法弛漸隳中
間遵守不敢干犯者未嘗謂無其人然亦有不才之
輩直以前項事情不過歷年故事殊無忌憚之心頓
生覬覦之念指名餽送需索百方剝百姓之膏脂半
充自己之囊橐況今四方疲困勞費百倍小民窮苦
極矣又如此橫歛暴征奈之何不驅而為盜也乞

勑部院今次申明法制務極嚴厲但有如前項不才官員聽撫按官從重叅拿究治仍於各官入京之時特　勑廠衛出給告示不許在京官員私相往來交接一面嚴差緝事人役多方察訪敢有仍前搨攢書儀餽送投謁即時拿問等因伏乞　聖裁　一旌異能以明徵勵切惟無所利而爲者大智之資有所感而後興者中人之性是以　祖宗每遇朝　覲必拔其賢能優著者賜宴賞賚以寵異之我　皇上御極之八年亦嘗傳諭舉行故一時人心奮勵職業

益修夫此浩蕩之恩希時之典爲臣子者雖不希望而心實翹幸焉應朝臣工奚啻數千而使二三卓犖之輩躬逢其盛則所以生其歆羨願慕之心而作其愧耻企及之志其於潛移化導誠非無補　臣等再照祖宗舊制在外有司官員九年考滿稱職者給與應得　誥勑封贈至正統十四年奉有詔書事例凡外官曾經撫按官保舉果有卓異政績者不拘三六年考滿凡與應得　誥勑旌異蓋九年例得封贈者所以待常流三六年先行旌異者所以優異等是

國家激勵之大權也近年以來定以三年之内必有保舉三次者方准給與是亦愼重盛典之意但各省地有遠近而撫按之交代時有遲速如南直隷則交代而近故一有賢聲即交章薦舉其在各省動至二年或代於任淺之時或滿於未代之先如是而槩舉以三次不可得矣遂使旌異之典不章人心亦何所勸哉乞　勑該部通行議擬賜宴賜賚盛典間一舉行其三年考滿者令其明開任内曾經幾次撫按有保薦又查歷年考語果有政績異等與該部所訪

相同及一二次保舉者仍照舊例准與應得　誥勑封贈等因伏乞　聖裁　一禁誣毀以佑善良照得每次朝　覲之時多有一等聽選辦事人役先在原籍得罪有司希圖報復即將各官微細詿誤張皇裝飾萋菲貝錦洗索瘢汚喧傳騰播惶惑人聽甚至寫作揭帖投遞衙門粘貼地方壞人名檢以快己私者夫當考覈之時人多樂聞人過一入在腹遂以爲真使當事諸臣疑信相半緣此竟致擯斥及後雖知未當而事已不可復者再照　祖宗舊制拾遺只

及方面而不及縣令非獨詳於方面而跡於縣令也蓋以方面官崇而履歷深任久而仕論定或有漏網公議不容縣令新進之士耳其職卑其任淺間有罪跡暴著者不告詰於百姓則訪察於上司撫按論列部院考覈臣等以爲網法之容與方面不同卽存留復任者雖未盡賢亦不過氣質之稍偏識見之未至可與之改過以遷善也去之則阻其自新之路矣仰惟我　皇上之心四海之内雖昆虫草木皆欲使之得所而新進之士或去以非罪使之沒齒懷恨於

草莽之中亦豈太平之美事哉乞　勅部院議擬嚴行禁革誣毁如有此等聽廠衛巡城御史拿究仍照舊制拾遺只及方面而不及縣令庶中人有自新之地而豪強無報復之門矣伏乞　聖裁　一懲貪墨以肅官箴伏惟我　太祖定國之初痛懲貪吏故置爲大誥省貪錄諸書以戒諭之又定爲官吏受枉法贓滿貫罪絞之律以恐懼之是以當事官吏畏法而犯之者亦鮮近歲貪官不過止於罷職爲民夫貪官之所愛者財巧需苛征陰增酷籌鞭撻所至一

孔不遺若止去其官不奪其財彼又不失其富亦何所憚而不爲哉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聚斂之臣昔人已切齒之然昔之聚斂以歸於國今之聚斂以歸於家昔之聚斂與盜臣以爲二今之聚斂與盜臣而爲一是安可姑息而不加重治哉乞　勅部院於罷斥之外擇其一二尤甚究治如律籍沒其財仍先行曉諭以照法紀等因伏乞　聖裁

推廣仁恩以光初政疏　尹　校隆慶元年任

臣惟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一草一木未值其生則天地非全功人君以好生爲德而一民一物未被其澤則聖人非全恩此博施濟衆堯舜猶歉於未盡而一夫不獲伊尹必以爲已辜也臣伏覩　皇上登極明詔有曰期衍舊恩適弘新化又曰凡爾有位尚體朕心各攄匡贊之誠共保熙昌之祚欽此中外大小臣工恭承　明命效忠宣力罔敢暇逸臣待罪南臺愧無報稱謹以下情之不能自達者條爲四事上塵

睿覽伏乞　聖明采擇　勅下該部查議施行

一曰均封典切惟凡厥有位莫非吾君之臣凡爲人臣孰無榮親之念我　皇上嗣登大寶在京文武群臣恩賚有差而南京諸臣未嘗暨及焉夫不泄邇不忘遠聖人公溥之心舉斯心加諸彼王者推恩之序均爲人臣均際維新之會而不嘗一命之榮寧能恝然乎篤近舉遠一視同仁惟　皇上加之意焉耳如嘗　俯念臣子至情比照北京事例凡誥勑進階實授移封等項恩典一體准給則浩蕩之恩不間於遠邇而　祖宗根本之地百辟增光矣

二曰恤倉攢天下雜職之官倉攢其一也祿薄官卑而有錢糧之責稱艱苦焉南京外設三十六倉內設四門倉又艱苦之特甚者也蓋各倉既有厫房以爲儲積之所又有氣樓鋪墊以防浥爛之虞收多放速加耗八升故鮮虧折四門倉原無厫座米皆貯於廊房上無氣樓下少鋪墊易爲浥爛且收少放遲耗米又止五升往年倉攢傳憲等累害身死羅寵等乞丐還鄉近日如陳楠周倫等數十人盤驗虧折每至百

石之多本部委官查勘雖無侵欺情弊而正米法當陪償未經豁免茲遇　皇上明詔渙頒仁恩覃布雜職每員給絹二疋倉攢如陳楠等既不得嘗賞賚之恩又不得嘗赦宥之典貧窘莫措控訴無由如嘗皇上俯念寒微行令查勘果無侵欺情弊豁免追補其四門倉糧米仍令從長計處收儲停當不致損爛數多苦累官攢則日月之明徧照於覆盆之下而雨露之恩霑濡於向隅之地矣

三曰恤吏典天下吏員始叅爲一考轉叅爲兩考給

由赴部有辦事之例北部十八個月南部止六個月
三考後滿有官辦之例北部六個月南部亦六個月
夫奔走服役固胥徒職分之常然南北事有繁簡人
有多寡餼廪有等差而官辦之期亦當酌量久近以
示優恤於其間也伏覩　皇上登極詔書勿拘三
途但有才能卓異者卽便破格擢用以示激勸欽此
又覩　皇上勅諭覃恩之典各衙門辦事官免辦
一個月承差并辦事吏二個月欽此兩京吏員事同
一體寧無一分之賜以及之乎如蒙　皇上憫念

異途行令查勘南京辦事官人數果少事體果簡
俯從末議各免官辦三個月就將各吏應得俸糧扣
除三月添補類派官吏俸糧以抵減免官辦之數永
爲定規則非但吏胥知感而財用亦可少節矣
四曰恤軍士我　祖宗得國之初設錦衣留守等五
十餘衛所軍皆註籍迄今軍伍之數不及北都之半
而差使之繁難則過之如衛宮禁衛京城衛孝陵兩
京體統相同至於兩關按伏係江防之重寄而解運
糧運輸運之苦又南京衛兵奔走捍禦而勤勞當郵
者也　皇上曾念及之乎如蒙　俯察軍情無
分南北比照在京軍士事例一體議賞則卒伍懷出
格之衛而留都之藩屏可固矣再照欲議行賞先議
錢糧南京戶兵二部塩引馬價等項南京都察院贓
塩後湖黃冊各紙贖等項銀兩或貯本部或貯應天
府上江二縣中間皆有可以支用者如蒙准行令各
該衙門公同計議各照分數多少動支給賞事完之
日造冊奏繳庶幾財用有資而事克濟乎

乞及時脩舉以裨治安疏

陳希美 萬曆六年二月內上

臣聞人君際雍熙之運不可無勵精之圖人臣遭明盛之朝不可乏危言之策臣一介草莽幸遇 明時伏覩 皇上以英睿天挺之資御重熙累洽之運卽位以來 敬天勤民 講學聽政翼翼爲稱一代中興之令主矣故六禩之間吏稱民安黠酋授首薄海內外靡不嚮化論治者皆曰天下可計日而平也臣不敢以爲未也然筭計見効猶未有以大快

聖心者如淮揚之水患頻仍四方之駭盜蜂起北出繒以和强胡南發兵以勦勁寇頃者 星象示異占應掃除中外皇皇恒恐有虞是豈足爲盛治之累歟蓋太平之世以事爲諱則日流于因循苟且而不覺惟夫當 國家多事之時正 天與 陛下經營之日 陛下試益勵精焉于多事而綏之以無事于太平而防之以不測則有備無患 國家之所恃以久安長治者端在于此此臣所謂太平萬世之業也臣知識愚昧不敢漫陳謹按 祖宗之典參之時務之略疏爲五事以備採擇惟 聖明矜察焉

一曰聽納之貴廣也臣聞自古帝王一日二日萬幾朝而聽政晝而訪事夕而修令何亹亹也然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也自公卿大夫以至芻蕘工瞽靡不獲盡治効乃可觀矣今 陛下聰明天縱虛心任賢每出一政行一令在 廷之臣皆舉首吐舌以爲明見萬里猗歟盛矣臣愚亡知猶過以虞廷吁咈之治望之臣往覩 陛下臨朝之頃所振肅者不過百官之風采而已傳曰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不

可謂非治世之徵也然 陛下曾未降一 清問發一 睿斷以釐天下之政而四方之臣以事至闕庭者亦未有以軍民利病之狀聞之 陛下如古君臣相與圖議政事之實則何望于治理之登耶臣不敢遠引竊攷 祖宗時 宣廟以前頻于便殿召見大臣成 密勿廟堂之美自正統初年壅蔽爲患而大臣始不得延召學士講讀之臣始不得關輪對矣今 祖宗之令典固在也幸 陛下時于 平臺召見元輔中外懽呼以爲一代曠

典誠　宗社之福生靈之慶也臣願　陛下自今
以往孜孜焉弘風俗而躋太平　常朝之外　時御
便殿如吏部有大遷除戸部有大錢糧禮部有四方
災異兵部有緊急邊報之類即　召館閣公輔及各
部大臣　面加咨詢曲折詳盡然後付之中書政本
總揆而行則不惟世事日熟于　宸衷百官莫逃
于洞洞燭而　陛下勤勞萬幾之慮周接見賢士
大夫之時多其於養心致理之助當不爲少也昔人
有言曰自古惟大有爲之君始能與學士大夫討論

先王之政以措之天下耳臣覩　陛下則眞大有
爲之君也二曰財用之當節也今天下吏治民風關
國家之理者亦多矣臣獨區區以財用爲言者何也
財者民之心也我　祖宗之深仁厚澤維繫至今
惟其不忍失民之心耳　陛下統一寰宇從未輕
有征調以傷百姓且寛卹之詔每從中出邇者俯憐
蘇杭民力困詘特罷織造以紓窮閻雖康誥之如保
赤子文王之視民如傷不是過也臣聞之京師之一
金田野之百金也自古帝王與其設法以足民不若
躬行節儉使天下陰受其賜之爲益也往往竊見光祿
寺錢糧　陛下一朝而取十萬焉科臣言之不能
止此必　陛下有萬不得已之需然以爲供
上用而　上用服御自有常額以爲賞賚戚里而
戚畹貴幸之家但願存心忠孝自然享有富貴固不
在于爭此尺寸之賞以開　國家之漏巵也是利孔
將安出歟業已往矣臣何敢言臣聞往者來之鑒也
今天下㫁勦恭遇　陛下嘉禮舉行之際萬一費
出不經錫予無節臣恐　内府禁錢不給其勢必取

外府以佐之外府司農錢盡一旦有警其勢不得不
括之民間矣　陛下此時然後下　詔求便利百
姓之道則晩矣伏望　念國家財賦需用之急　憫
天下民物凋弊之餘痛加簡約以防不然實　宗社
無疆之福也史臣稱漢家四百餘年命脉皆文帝所
留臣願　陛下爲億萬年留之也三曰　宗藩之
當卹也夫聖王御寓浸淫衍溢六合之内懷生之物
有不浸潤于澤者賢君耻之矧　天潢之派乃
太祖　成祖一氣而分　陛下豈忍使之失所

哉然今陵夷以至于可憂者則法制積約之漸也臣
聞　太祖皇帝初定天下封建　親藩祿制有差
固欲世世共享太平也迨今二百餘年　宗支日繁
祿糧不給事勢漸不能支矣臣伏讀　大明會典
內一欵凡　郡王子孫有文武材能堪任用者宗人
令具以名聞授任後俱如常選法是我
太祖皇帝未嘗不許　宗藩出仕也宣德初年屬漢
庶人之變當時大臣倡爲疎忌　宗室之說遂廢出
仕之令夫禁其出仕使不得隨職受祿惟仰食有司

是故昔也以一郡而供一王今也以一郡而供數千
百人矣此祿糧所由不給也臣聞諸道路陝西平涼
等處　郡王以上猶多受享將軍中尉而下有腹饑
而不得以糠粃自飽體寒而不得以敗絮自擁者矣
流離失所殆不忍言夫舉一關陝而天下可知也昔
人云草澤之中禍深難測言危民之易與爲非也而
況　藩封之間哉今　國家鼎盛　諸藩樂善萬無
此理脫有饑寒迫體詐爲使者以洩無聊卽不勤
國家一矢一鏃之費而　朝廷下咫尺之書以責問

之其于　親親之仁所傷亦多矣是可不爲之寒心
也哉臣願　陛下與館閣大臣熟議而行或通融
出仕之路或并講求五世之義務使脛不至大而枝
不甚弱是乃篤厚　本支思患預防之道也宋臣歐
陽修有言天下事言之于無事之時常患于不見信
及其既事而後言之則又無及矣此進言之所以難
也臣以爲惟　明君能蚤見而預待之也四曰勳
臣之當議也臣觀今公侯伯之家皆與我
太祖　成祖躬冒矢石定天下故剖符丹書之盟

君將曰世世與國咸休翼衛　王室無敢斁也今堂
堂萬乘乃天生　聖人以統羣生尚以　宗廟社
稷之重惟日兢兢旰昃不暇乃彼功臣子弟目不識
旌旗耳不聞金鼓卽已偃然膺爵祿之重矣　君勞
臣逸恬不爲異此臣之所未喻也跡今之天下臣亡
論其他以邊境一事言之數年間頼　廟謨弘遠力
主和戎之議邊將大吏又未至失筭以生戎心故疆
圉得請旦夕之命耳然套虜則戀牧矣東胡則糾聚
矣頃者虜王西行甘肅延固一帶警戒非常抑又匈

匈弗靖矣萬一虜酋寒盟飲馬長城則
陛下今日所稱折衝之將自戚繼光李成梁等一二
人之外孰可以使之歟而彼功臣世胄之家有能帶
甲控弦爲　國家發一矢以禦之歟臣不敢知也臣
伏覩　祖宗時勳閥舊臣嘗遣之守邊蓋其身爲
夷狄所知素所敬憚故足以鎮壓而成功今不責成
于功臣世胄之家而惟取辦于良家材力之士則何
緩急之足恃也臣願自今公侯伯除五府掌印僉書
不遣外其餘請如先臣吳寬之議年二十以上五十

以下者間歲分番留其半以備宿衛其半遣之邊方
忝隸大將麾下習險夷諳虜情練軍士待其邊事既
熟人望既歸一旦有警擇而使之則不惟諸臣之以
勞而食於國　朝廷以國之重臣而將兵其與用新
進喜功之士功當自倍矣昔漢宣帝與趙充國謀伐
匈奴魏相非之以爲當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
有識者詳議乃可此三人者非賢于趙充國也謂其
富貴已極與國同憂樂無僥倖功名之心則過於充
國遠甚此魏相之所以非也臣愚以爲　國家有急

有重臣以握其樞有勇敢材力之士以濟其變則彼
此交厲是乃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惟
陛下圖之也五曰士氣之當振也今天下大小臣工
曳裾束帶俯仰周旋庶幾烝烝淬礪以效　明時矣
臣猶以爲士氣之當振者何也則習俗之久靡而亟
反之難也臣嘗閱　孝宗皇帝時部臣李夢陽疏
曰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吶吶不吐詞則
目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爲善
處臣每誦此未嘗不扼腕而嘆也竊以爲今之士氣

實似之夫所謂老成者沉涵不耀力足以任事耳非
是之謂也今人既不喜人言又惡人直間有抵掌而
譚當世恢廓而任國事者則必反脣而稽矣彼之所
謂老成所謂委曲者則皆巧宦深藏袖手旁觀其視
國事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縱有施設但取其不
切于政體不涉于利害者稍稍辨之以見才諉曰是
吾職辦焉耳矣遇有利害即卷縮觀望莫肯自任優
游待遷去矣嗟乎　國家之張官置吏豈謂是哉是
萬乘日焦勞于上百官日規避于下奈之何政事之

得理也此最今日吏治之大患也臣竊惑之此等習尚不惟蠹治抑且蠹人夫豪傑之士不隨風而靡世固有之大都中人之性多耳今夫中人少有抱畜其始涉世孰不思效于一旦或不幸而遭任事之厭則精銳銷沮終身弗振視彼巧宦之徒身名兩全略無破綻方揚揚自以爲得志也則人之情孰不欲富貴哉于是相率而爲婾耍怯愞之風以成就其全軀保妻子之念而莫肯爲　國家殺一言任一事者皆此巧宦之習壞之也臣故曰此等習尚不惟蠹治抑且

蠹人最當今之大患也幸　陛下明見萬里精覈吏治于百官之貪者酷者闒茸無爲者具以法繩之矣中有推姦避事　明旨切責罔不懍懍逃誅然貪酷之弊有跡而可摞也猶可繩也巧宦之蠹懷奸挾詐不可詰也臣竊以爲　盛明之世此等吏弊不痛鑿之不可也臣願　陛下大奮乾剛在內責之各衙門堂上官在外責之撫按督察羣寮除大計復命外毎歲不時揭報如果有精明練達實心任事者紀録久任待以超遷其有巧宦推姦惟便身圖者詖部廉有實跡亟行黜謫不得幸免則人皆喁喁爭自祓濯務一心營職以求表見而莫敢有趨避自愛之私此實鼓舞人才礪世磨鈍之一端也臣聞士風所繇係天下安危　陛下不可不加意振厲之也是臣之疏爲五事者如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語又曰聖王在上號令未出而天下延頸舉踵矣則端本之謂也今域中之治惟　陛下所執　陛下誠能淸心寡欲以端其原　召見公孤大臣以縫其闕日乾夕惕以殫其勞則天下之事萬世之業可指顧而

定矣　陛下如日之升繇之而邁古帝王何難也是臣所望於　陛下之加意勵精者如此臣識淺才踈不諳當世極知言之不切于理伏念一介孤寒誤蒙　聖恩拔寘言路今既數月迄無一言以報陛下恥立于　聖明之朝而爲卷舌之士也且遭荷　明良千載一時竊見　陛下求治甚切而微臣復懷祿無狀有悖古人忘身憂國之義是以披瀝勉竭涓埃倘蒙　採擇賜之施行臣愚幸甚天下幸甚臣不勝隕越悚懼之至

摘陳時務疏

王藩臣 萬曆十六年十二月上

恭惟　皇上軫念四方水旱頻仍扎扎焉愼擇守令惠安元元是急時則合天下群吏而大計之正人心淬勵之始治道維新之會也然而監司爲守令之綱考諫爲守令之務廉靜爲守令之實於此不加之意其何以宣　上德而達下情乎臣敢以得於聞見之真者條爲四事爲我　皇上陳之一監司遷轉當就近蓋　朝廷之紀綱寄於撫按之措注監司者所以奉撫按行君之令而致之民也故分轄有方住

扎有地其爲責甚專其關係甚要矣況年來爲地方荒計議欲分道出巡遍歷誠恐其坐照不周者是可缺然久虛其位哉邇令有二三年間不至任者或因事故更易或以窎遠稽延帶管雖不乏人而不親臨不專理其於民情亦付懸斷遥度焉耳蓋十聞不如一見勢固然也彼當遷轉之時一省之中豈無資俸相應者就中擇而補之萬一本省無缺推之鄰近者庶地既不遠時亦不廢其間人情土俗知之既真處之必當不惟供應夫力之節省而裨益於地方非淺鮮矣故不若就近遷轉之爲便也一遠方考察當加密蓋天下猶一身也腹裏以內精神之所常注而肢節以外尤意念之所當周臣嘗承之江防巡察安寧池太等府其按視之精覈不待言矣至於府領縣佐而下有一事而開戒數次者有一官而罷不及期者緣各差耳目旣庶推求殆盡卽一言一動無所容其掩護也若彼遠方者不然蓋一按臣坐鎮一省旣難遍週撫臣時巡二年始得報命此其法綱之疏窎人情之敬肆較之直隸地方相什伯也茲當大計之年

宜盡均齊之法酌量地方以爲旌別詳者加寬略者加嚴無內肅而外弛無近覈而遠遺則斥罰之中寓愛惜之意而人心亦有所奮激矣臣固謂遠方考察當窎也一考成事件當實蓋　國家大事關切民生者奉　旨允議定爲勘合章程限以年月奏繳部院行之撫按撫按行之各府州縣科臣考成參治其法非不嚴矣然責成雖切終屬紙上空言類繳雖多竟是移文故事求其實心行實事俾小民得沾實惠者能幾何哉臣未敢槩言天下事卽如丈田一件方

行自萬曆九年始至今七八年於茲　皇上勤恤
民隱摘查改正之旨惓惓不啻三令五申而遠省遐
方尚有文書報結覆丈未完者有覆丈雖完而糧未
定者抽丈之時去年委一官今年委一官矣征糧之
際去年派一則今年派一則矣長吏不身親其事而
遍委之驛丞巡檢彼聽選省祭之流以小民生活之
產爲委官魚肉之資以　國家版圖之籍爲吏胥鬻
販之計年復一年日甚一日實徵冊漫無畫一竟使
猾書得上下其手而奸民得夤緣其弊兒戲苟且莫

此爲甚天高日遠小民亦何所控訴也閭閻之隱情
如此而文冊之結報如彼考成之謂何哉誠因此類
推其餘法必求其行事必求其當毋徇虛文毋泥故
套如臣前所言者摘查一二示懲則矯飭無所遁而
膏澤下於民矣臣固以考成責實之爲要也　一廉
靖之吏當風勵方今天下嚴禁餽遺重懲貪墨言官
申飭矣不踰旬而如故　詔旨誥責矣不踰期而
如故豈誠人心之不古法令之不行哉特未有以風
之耳蓋買馬收骨千里馬之所以常有也茲當入覲

之期宇內諸司會同濟濟其間豈無清風兩袖不受
一錢者乎即有之而衆皆唆之不以迂腐目之則以
矯激病之矣臣愚以爲人無全才有所長必有所短
皇上欲以廉風天下不必爲卓異之名以起徼倖之
望以德勝不以才勝惟其實不惟其名特查廉靖寡
欲悃愊無華者果即一省得數人焉不爲過果合數
省得一人焉不爲踈果郡邑優於方面但及郡邑果
尉倅優於正官即及尉倅不爲躐等但得數人至期
疏名上聞以請特加褒寵俾天下曉然知上之崇廉

也如此吾人之以廉見拔也如此而天下不翕然趨
於廉者臣未之信也蓋方今南北水旱災傷生齒殆
盡與其粉飭逢迎以竭小民之脂膏曷若休養生息
以培　國家之元氣一激勸之下而人心之轉移世
道之維繫胥有賴矣臣固以風勵廉吏之當急也此
四事皆於吏治民生最切伏乞　皇上留神采擇
如果臣言不謬　勅下該部覆議施行天下生靈
幸甚

黃冊屆期乞及時明作疏　易以巽任 萬曆九年

臣近接邸報見我　皇上允戶部之請委藩司諸臣督造各省黃冊臣伏念此事關係至重内有應行事宜可備採摘者臣備員耳目不容無言臣切惟國家所重莫先財賦版籍者財賦之所出也當今廟堂之上大小臣工淬磨洗濯其于財賦區畫詳盡亦可謂明作之日矣顧于版籍一事猶或畧焉臣恐今日財賦徒理於下知澄其流而不清其源甚非所以飭吏治而安民生也臣請備言六事皆下而民瘼所

係上而國計攸關乞　勑下該部查果臣言不謬議覆上　請施行或載入考成冊内不惟大慰今日海内仰德之心而吏治益修民生獲福臣愚幸甚

計開

一曰嚴考成之令我　國家定制天下省直州縣軍民黃冊十年一造令甲照然冊籍一成永垂遵守相繩官吏莫敢變易其當時責成之嚴切可知也往遇大造之年各州縣正官或因明斷不足致延閣於里書或見事體重難多推避於更代未見本年之內有能即完實徵者實徵者不完故射利書筭始得夤緣爲奸大州縣虛丁粮常至千小州縣虛丁粮不下百原額不滿追徵何從其勢不得不儘見虛丁粮盡責見年粮里賠納奸黠者得計詭免善良者破産完官閭巷愁嘆莫大於此實徵無就之期本官有遷之望遞相沿承其來已久不知於設官爲民之意謂何也况明歲爲科舉朝　覲之期再明歲應行取陞遷之候科甲正官不無有所規避踵循故習乞於先期勑令天下省直州縣但遇行取陞遷要查實徵完成

起解明白該道府取下手官吏并境内里老各結狀申詳布政司撫按衙門重復行勘明白方准起送如有將舊底冊虛應故事者覺發之日定行叅究重治庶官無玩怠事可考成而各該布政司與南京後湖之冊不爲虛文一洗相沿之積弊伏乞　聖裁

二曰定原總之數凡各省直州縣各有丁粮總數載在版籍藏諸天府而粮之納有常賦丁之差有定額不因十年之内偶有增損之也除水患旱傷去處有田地荒蕪人民流移者責令該司開墾招撫要足原

總外其腹裡地方有司不無生好大喜功之心延開
墾招撫之譽不知其實利裨於　國家能幾何也今
生齒日繁即多報戶口亦不爲僞增但原額之產既
湍雖多亦奚以爲合無申明此意行令省直州縣所
報丁粮俱以原額爲據不得增新出奇以開有司侥
倖之門至如丈田一節亦要足各處原額總數裒多
益寡務得其平不得短弓行丈積步生盈丈多爲能
以釣一時之譽其已丈者尅限催完即爲大造則實
徵黃册爲有據而可守矣其未丈州縣行令照依原

總速爲清理以成厚下安民實政不得藉口羈延以
悞大造伏乞　聖裁
三曰均丁粮之差有田則有粮有身則有丁丁與粮
皆差皆出百姓之財力其來舊矣漏報戶口與欺隱
田粮均之犯禁然田無隱而丁有漏者勢使然也假
如民生稠密之處奚啻以數十萬計而官丁所報亦
不過以萬計而已何也各州縣之差有原定之額期
於足差而止耳固不必一一而藉之也其最不均者
莫如大戶之丁多者常以百丁爲一二官丁而小戶

之丁少者常以一丁爲一官丁大戶之力下足以隆
壓里書上足以蒙蔽州縣故小戶之苦不得上聞罄
終歲之勤足以供一丁之費非賢明有司孰能立此
革之命哉合無行令各州縣先期通融總審大小戶
約筭境内若干丁口然後查照原報官丁若干或以
三五丁爲一官丁或以十餘丁爲一官丁隨其多寡
之期足原額而止仍令先照此欵出示曉諭使知必
行則丁差與粮差各得其均小戶與大戶各得其平
有不舉行通融之法許地方軍民告發該州縣委官

以不職論庶幾可以奉行不至姑息實督造之至要
也伏乞　聖裁
四曰一追徵之則昔有夏三則成賦周禮九賦斂民
蓋著之爲一定之法不特十年百年之間而已我
國家賦民之意何嘗不與禹周同至近年又行一條
鞭之法亦易遵信矣然戶部歲歲頒行稅粮條則於
各該布政司及轉行各州縣雖增減不多而則派不
等不特閭巷小民駭覩聽即昏庸有司已先受書筭
之愚矣釐毫絲忽之間過徵有不及省又其奉到常

遲而期限又早州縣且照往年派徵中間或遇有寬
恤之典小民已不得霑其實惠矣合無自本年起
勅下戶部行各省布政司轉行各州縣於原額所定
稅粮每十年之內通為一則其有奉行停徵及新例
起派者先期另行曉諭查照增減不在十年一則之
內差與徵差亦照此例庶幾法令畫一官民曉然民
間願望莫切於此伏乞　聖裁
五曰存留審編之規切惟　祖宗之法斟酌美善
使由之者不易知知之者不易言言不易況輒易之

耶隆慶年間兩浙始有條編遂易我　祖宗二百
年來輪差之法不數年盛行於江南旣而浸淫於江
北轉相倣傚以為救時之良方矣事無全利亦無全
害若較利害之多寡則耗　國家之元氣者此條鞭
也使人貪其利之近而不知害之無窮者此條鞭也
臣請先言利害而後及　國家元氣之說可乎條鞭
之法總筭人戶丁粮一例徵銀在官然粮差常易而
丁常難故大戶常饒而小戶獨苦若能行臣前所言
均丁粮之差之說則此若或去其半矣而猶終不能
免者村落細民吏卒困繫之日多而休養生息之日少
也然終言其利而莫言其害者大戶喜其免目前身
家之大費而細亦咸於朝三暮四之術雖若粮費物
賤弗計也若較之往者輪差之日十年暇豫一歲供
輸其氣象遠矣雖然此猶以民間利害言之也古者
耕夫有受田之制而近代亦有限田之說蓋恐民間
貧富不均則變所自起識治體者必先焉今皆不可
行矣而損富益貧之意獨不默寓于其間乎蓋昔者
輪差之行也間遇殘虐有司每一歲常破一二家之

產不知此一二者富民也其受栟懞者不知幾千萬
家矣今者條鞭之行戶戶聽比于公庭朝朝稱貸于
隣里此在通邑細民盡然而田連阡陌之家益吞窮
民之所有矣據一二家之所見以罷輪差是見刖而
欲廢屨也惜一二之富民而不惜千萬戶之細民王
道公平之體果若是乎大戶旣破產猶可及中人細
民力竭則溝壑流移而已矣　朝廷發政施行孰當
先而孰後耶況臣所論猶舉其偏重者言之也即條
編而有司果皆奉行者乎卽輪差而有司果皆殘虐

者乎反是而論其利害又不知幾千百也此其所關
在　國家元氣臣是以不惜細論之也顧今行之既
久者其勢已成爲有司者必不敢倡爲變之說其有
未行或行而未便之州縣乞　令戶部通行照舊審
編稍存　祖宗美意以惠此黎元實臣之所大願
伏乞　聖裁
六曰廣中外之示夫丈量清矣實徵就矣規則一矣
可據而可守矣不廣示於中外則冊籍雖有猶束高
閣遠方愚民何處憑稽是盈縮之權猶操於里書即

才敏之有司亦難使之家喻而戶曉也必須動支官
錢刊刻成書其書首開大造追徵之則次開該州縣
田地山塘總數次稅糧丁口總數又次都總圖總甲
總百里州縣不過百張千里不過千張其價甚微每
里各給一本餘聽民自行收買執照如是則在官書
筭既不得憑以愚詐細民即有豪民亦不搖惑有司
將此書鈐印一解該府一解該道一解布政司一解
南京後湖永爲十年遵守訟簡刑清莫此爲要伏乞
聖裁

申明考察事宜疏　蔣　科萬曆二年任

臣等竊惟旌別淑慝者固進退之大典斥陟幽明者
乃激勵之微權自古帝王未有不致慎於此者我
朝稽古立法在京官員例以六年一行考察著爲令
甲法至善也萬曆三年例該京官考察之期仰惟我
皇上獨秉貞明幽隱畢照當事臣工罔敢不竭忠慎
慮惟公惟悊以期無負於　明時之重典矣臣等又
復何言但事干大察法不厭於精詳人惟難知事尤
責於慎重臣等爰循舊例用綴前聞條爲五事上塵

睿覽伏乞　勑下該部議擬施行
一曰論大體
臣等切謂人臣立身志節爲上　國家論人大體爲
先況志甘守正者不能俛仰以徇時而智足飭奸者
或能彌縫以獵譽此樸茂之士恒多負俗之愆而耿
介之操動遭遺世之累若不辨其大體而槩指其苛
細之事則守正不阿者或以一眚見訾而任智多能
者反以文飭獲免矣是故桐梓不以尺朽遺夜光照
乘不以絲瑕棄何者以其可取者大也故今考察之

舉莫先於辨大體使其志節果虧也則雖才智可觀不得以此而倖免如其志節足取也則雖氣稟少偏不當以此而過求庶辨明精而善類不遺進退審而公道益著矣

一曰覈名實

臣等切惟考察名目大約有五年老有疾與夫不謹者例應罷斥矣才力不及與夫浮躁者例應降用矣年老有疾者既易見也不謹者不足惜也但不及浮躁二項欲以二字之微而槩人平生之實切恐老成

持重者似涉於遲鈍厚重少文者或歉於振惕慷慨任事者不足於深沉直諒自持者有歉於渾厚此皆以正直之儔而涉於疑似之迹萬一不察將不免有誤退之虞而此臣者一經指摘志意銷阻雖有抱負莫克自振矣故今考察之舉莫要於覈名實所謂不及者必智力困詘者當之而老成厚重者不可以不察也所謂浮躁者必輕佻不檢者當之而慷慨直諒者不可以不辨也庶旌別當而是非不淆權衡審而邪正不紊矣

一曰專考劾

臣等切惟京官考察府部院寺各有僚屬六年之內員數頗多當事臣工欲稽之素履則陞遷離任者或阻於聞見之未真欲參之輿論則徇私怨恨者未必議擬之皆當惟各衙門堂上官日率其僚屬朝夕共事考驗之真縱或先後異時其事蹟具在稽查亦易但心存長厚者憚於指摘欲避嫌怨者易涉含糊夫考察之舉斥陟所關事體至重不容不慎伏望

勑下該部轉行兩京各衙門通將六年之內各該僚

屬逐一虛心細加評品據事直書如某應罷斥則以某事考之某應降用則以某事知之疏其名務類遴以事列其款務允服其心不得復爲含糊兩可之說俱類造一冊先期咨送部院以憑覆覈庶責成專而人無推諉參酌審而事有指據矣

一曰愼咨訪

臣等切惟知人則哲自古爲難考察之舉當事者每以見聞難周其勢不得不資於廉訪但公是公非固多其人而私怨私憎者未必無也啚報復之私者多

肆爲媒孽之言懷中傷之計者或摭以曖昧之事一
或不察不惟直枉爲其所淆而善類之受害者亦多
矣伏望　勅下該部申飭當事諸臣必也本之考
驗以稽其素參之考語以核其實又兼之輿論以驗
其同一切媒孽之言摭拾之語務加詳察以辨是非
庶青蠅無以惑聽而市虎無以騰訛所以昭　國家
蕩平之治者在是矣
一曰惜人材
臣等切惟人材之生培植之也甚難摧折之也甚易

我　朝京官考察例以六年較之外官爲少疎者豈
故詳於外而畧於內哉蓋官聯寀邇法紀森嚴况耳
目易逮可無過於操切也伏覩自隆慶三年考察以
來隆慶四年特行考察科道矣　皇上御極通行
考察京官矣六年之間蓋凡三舉欽揚淘汰似亦無
遺况　聖明在上咸思砥礪以承　休德臣等切
恐循習故事或分限以衙門或取盈於定數將不免
吹毛以求庇洗垢而索瘢矣伏望　勅下當事之臣
今兹考察毋泥成規務拘定數果一署不肖雖多去
數人不以爲刻果一署盡賢雖不去一人不以爲徇
毋以衙門而限員毋以舊額而取足庶評隲不傷於
苛責而擯斥不至於泛加所以培　國家渾厚之體
者在是矣均乞　聖裁

酌陳考察事宜以飭吏治疏

陳　功　萬曆十年任

照得萬曆十一年又當天下庶官入　覲之期一應考察事宜節經言官建白部院議覆業已詳且備矣但先後時勢不同而議法不無少異有往年議行而輿論不便所當報罷者有裁省太過致生弊端酌議當補者有往時雖行而時移事久人心玩愒所當申飭者謹採群議叅以見聞分為條款為　皇上陳之

一曰權大較以服人心夫考察之典原為懲不肖但全才難得有所長必有所短或賦性稍偏而舉動不免忤物或謀慮未悉而措注少乖輿情揮霍裕於煩難而小德或有出入鴻碩利於盤錯而當事或有乖違是據其一節似於道有虧而揆之大較其所善者固多也若不論其衆善之長而惟指其一節之短則吞舟或至於漏網小疵乃過於銖求此去取容有欠當而人心之所以憤惌不服也故連抱寸朽良匠不棄而孔子亦曰赦小過合無今次考察行各該撫按衙門將所屬應考官員辨其人品察其心術槩其涖任以來行過事跡斟酌較量註為考語考察之時該部院據其實跡叅以聞見果大德不踰即小事少有出入亦在所收縱細行能矜而大德或至踰閑亦在所去如是則不肖者不以片長倖免賢者亦不致以一眚遽棄矣

二曰補考語以妨奸蠹查得往年覲例各差送冊俱有五花不獨紛紛攢造有工食紙張之費而冊送部院亦苦於檢閱校讐之勞萬曆八年該言官條陳部院議覆止存蕳明五花裁革蓋所以去煩文省靡費法至善也但查蕳明文冊姓名履歷之下止填貪酷年老不謹不及浮躁罷輭等字而絕無考語夫撫按原有五花蕳冊無考可矣各差惟有蕳明一冊而更不註考無論遺忘錯誤不便檢查而奸蠹生心舞文玩法以貪為不及以酷為年老諸如此類補綴洗改難保其必無各差據之以聞報部院據之以考察恐毫釐之差將千里之謬也夫考察之典正欲博採人言以資聞見何靳一考而致有訛謬如此乎查得先次南京屯田等差雖不造五花而於蕳明冊內間亦

註考似為長便合無今次考察行令各差御史除五花裁省不造外於齎明冊內仍註本差考語考註之下再分別貪酷年老等項明白填註不獨洗補不便絕無文飾之奸而叅互稽覈部院亦有所據以為准而無訛謬矣

三曰絕顧避以公糾劾查得往年朝　覲方面有司皆得撫按預先論劾以聽部院會同考察此舊例也但節查撫按糾合之章多苛於有司而疎於方面且多係去任夫方面之數原啇於有司本難一律然亦

豈處處皆然哉蓋緣方面之於撫按地位追近相處親密易於彌縫且中間或同里閈或屬舊知或溺於氣味之投或阻於權要之囑又有巡撫見其可去而避於巡按之見殊巡按見其當黜而避於巡撫之申救恩怨交戰於中是非眩惑於外往往一切姑置而惟取一二去任者以圖塞責矣然今日之去任前日乏見任焉有見任行事絕無物議而去任免事之後反有人言且其人已去對質無憑是非為淆賢否因之倒置者不終無也合無今次考察預行各省直撫按衙門將所屬方面官員不拘見任去任虛心秉公逐一細加體訪查照貪酷等例據實叅劾不論同里不念舊遊不溺巳之私不徇人之情巡撫真見其可去即拂巡按之意而不以為嫌巡按真見其可處即於撫按相左亦不嫌於異同不肖之人一二不嫌於少果衆也雖數人不嫌於多惟求其當而已如是則積久相沿之弊一時可革而方面之不肖亦不得以他故倖免矣

四曰慎糾拾以惜人才夫有司之職最號親民其人

果賢則地方受無疆之福若果不肖則地方受無窮之害此近例於大計群吏之後復許科道糾拾者蓋惟恐不肖漏網而重遺民之害法至善也但方面體勢稍尊而不親民事且其歷任也久更事也多槩其平生足可指摘若夫有司職卑而親事職卑則難於執法親事則易於斂怨而糾拾不據撫按揭帖不由司道開報多主於　京師之傳聞夫以難於執法之官兼以易於斂怨之勢惟執傳聞之言以定去留之準恐推奸避事者多安享祿位而任勞任怨者又遭

顯斥矣且各該有司多係筮仕一經指摘終身受汙深爲可惜查得嘉靖十三年科道建言部院議覆止糾方面不糾有司無非愛惜人才至意合無以後拾遺亦止及於方面於事體反覺停妥庶任事之吏不致以官爲累而斥幽不濫於無辜矣

五曰預禁約以絕科索夫朝　覲之典三年一舉即別項科求等弊如輿馬之供應僕從之工食須知之盤纏行一番則有一番糜費民已不勝其擾矣矧不才有司假此媒利不攤派於里甲則勸借於富戶不

動支自理之紙贖則掊括大戶之羨餘甚有將庫貯錢糧充爲京邸橐橐者以故身尚未回事先敗露往往見之奏牘行之提問降調褫職比比而是此固積弊相沿要亦禁之未預也臣愚以爲與其重懲於既徃孰若嚴禁於將來與其事後而法在必行百姓已被剝削孰若先事而預行申飭使斯民全無科索之害之爲愈也合無今次考察行令各該撫按衙門將所屬應　覲官員預行禁約人人曉然知科索之弊明例森嚴諸犯剝取之條攤派之禁者法在不宥如是不獨令預而知遵民免科派之擾法立而不犯官亦可無敗度之失矣

六曰嚴暗揭以杜中傷夫考察群吏先憑撫按疏册參以部院聞見賢者留不肖者去足爲指據又何流言之足畏顧奉公之吏每不便於行私而執法之臣多見忌於讐口或造爲飛語轉相傳播或捏寫事跡暗自投人其始尚知所從來其繼則不可究結夫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此理有固然勢有必至合無今次考察先行各撫按衙門將所屬應考官員

細加察訪可去可留一一的有指實不可輕信一二浮語致淆真僞至於考察之際大張榜文嚴禁私揭仍行五城御史不時查訪若有此輩暗地傷人者委拏正法其在京要緊衙門亦不許聽信流言接受揭帖如是則賢者不致中傷而不肖者亦不致倖免矣

以上六欵皆稽之往牒酌以時宜故敢先事冒陳輿以少裨計典於萬一耳倘臣言可採伏乞

勑下部院擬議施行其於吏治未必無少補矣

陳末議以廣德意疏　聶應科

臣以一介草茅蒙　恩拔居言職近閱邸報見刑部等衙門傳奉　聖旨近來災異疊見雨澤愆期朕衷深用警惕恐刑獄冤濫上干　天和三法司并錦衣衛見監罪囚咎罪無干証的放了徒流以下便減等擬審發落重囚情可矜疑着虛心鞫審并枷號的都爲來看南京及各省一體遵行欽此臣捧誦再三

皇上之遇災而思以格天者諄且切矣　皇上之遇災而思以脩彌者亦懇且至矣然格天以實不以文

而弭災則穆之道勝也臣敢以狂瞽之見爲　皇上陳之　皇上英資天授睿智性成孝養　兩宮恩覃萬彙郊則躬誠旱則步禱而尤加惠元元議蠲議賑從納如流天下臣民咸欣欣然謂　明主方隆唐虞之治海宇庶幾太平之象矣然而東南頻年水旱西北異常風霾百姓展轉於溝壑虜酋跳梁于邊陲天鼓鳴地脉震天星墜而有聲鎗刀光而起火　天心示儆變匪一端　皇上得無以忌予之天不可爲怒予之天猶可爲乎故切切然儆惕于衷而猶重以刑獄冤濫爲天下慮也臣切以爲變不虛生感召在人欲修省而挽回之其本在養　聖心以崇昭假之實次則以飭武備裕儲蓄爲修彌之具而刑獄之中最易冤濫者莫重于人命強盜兩端今日之所宜申飭於臣下者也所謂養　聖心崇昭假之實者何蓋人君一心卽天地之心其與居言動喜怒予奪皆關乎天地之動靜故惟勤學可以澄定此心　皇上經筵之御得無有昔勤而今怠者乎願自今以往時御經筵俾大臣侍從輪直進講凡正心修己敬天勤民之

許謨虛衷討論則典謨訓誥皆　聖心之師資以勤學而養矣惟勤政可以惕勵此心　皇上視朝之期得無有昔勤而今倦者乎願自今以往昧爽臨朝退御便殿　召見閣部大臣商確時事及章奏之可否旋賜批行則正言讜論皆　聖心之藥石以勤政而養矣而又毋以寒暑輟其功毋以幽獨墮其行　深宮大内懼女謁盛而遊幸不節左右近侍防讒夫昌而慎選其人一喜怒一予奪務與天心相昭合則心止而　天心未有不應者此昭假之實　皇上宜加

意矣以脩彌之具言之　國家之武備凡以爲不虞之防今之邊陲防範亦旣周矣但承平旣久玩愒成風操練皆屬虛應器械悉爲朽鈍脫有卒然之變則疲卒潰兵何以禦侮朽鈚鈍戈恐難决勝如兵計之調何　臣請　勅下該部轉行各邊督撫及將帥諸臣修險隘謹斥堠嚴哨巡以捍其外練兵馬新器械撫士卒以堅其內然大將擁重兵於巨鎭固爲緩急所恃亦恐驕盈易生令之掣肘不可寵之太過尤不可則愼選於始而節制於后毋亦今日之所當注意而

預飭者乎　國家之積儲凡以爲軍國之需今內而太倉告匱外而各省告賑勢岌岌矣脫有意外之用旣無以取于　國又莫能取于民上下俱困食計之謂何　臣請　勅下該部先將調停隨事撙節凡開納之銀兩徵解之錢粮并工部營膳太僕馬價等銀一應存留以備邊用其餘不急之費悉從裁省至于沿邊屯田行各鎭督撫稽查侵占分屯給種使無徵則歸田而耕有徵則執戟以戰寓兵于農而餉賴以濟毋亦今日之所當注意而預備者乎以刑獄之最易

冤濫者言之人命之檢驗必憑于仵作使于告發之日近則一日遠則三日問官親行相驗則真形尤在內外合一傷之有無自見仵作亦難弄弊于其間也邇來郡縣多至旬日不檢或又止于差官夫旬日之後形骸腐觧外傷已滅其迹內傷未免恍惚况所委之官又多下僚或狥情於請托或溺志於苞苴遷延日久奸弊愈滋皆由問官怠緩所至其上干　天和誠有如　聖明所慮者伏乞申飭各省撫按嚴行所屬自今人命務以三日之內初檢爲定其初無而後

有初有而後無者卽屬弊端嚴加訊鞫不得委之下僚以致踈虞違者從重叅罰如此則死不啣冤生不枉斃而人命之刑獄無濫矣盜賊之訪緝必藉于捕官使其所捕之盜果有原告所失之贓所扳之人亦分有原告所失之物罪自不容逭矣顧近日郡縣捕官一遇有盜推求影响捕兵乘機挨捕需索良民少不如意卽私記其姓名得一真盜則以私記之人令其當官口報大戶指曰窩主小民指曰同盜問官徃徃聽其扳扯縲引蔓連動以拾數旣苦桎梏繫囹圄

羅織鍜鍊致事未白而身殞牢獄者往往有之幸而得免亦體無完膚家無宿儲矣其上干天和誠有如

聖明所慮者伏乞申飭各省撫按嚴行所屬自今强盜除驗贓得實依律處治外其餘毋得聽信妄言指及讐扳窩主强盜誣陷良善違者從重參罰如此則猾捕不得以肆毒玉石不至于共焚而盜賊之刑罰無濫矣然此由京師以逹之天下直一有司事耳至于 宮闈之內臣猶有過計者 皇上英敏特出左右近侍未必盡當 聖心少不如意刑之或過於此

輩不足惜所以傷 聖心之和爲養心之累者非淺眇也中庸以喜怒之中爲位天地育萬物之根本有味乎言之哉臣願 皇上繹中和之旨慎七情之發無一念不對乎 天地則昭假之道信不以文而以實 聖明端本于上臣工自將順于下災異日弭禎祥疊見保 國家于長治奠 宗社於久安萬萬年無疆之慶端在是矣

陳經理川湖事宜疏

劉 寅 萬曆十六年任

臣待罪下邑五年每接邸報仰見 皇上愛民好生從諫轉圜凡諸臣請蠲則蠲請賑則賑以故海內百姓皷舞更生莫不舉手加額祝頌萬壽無疆矣惟川湖兩省一則屢年水患一則頻年用兵軍民有未盡得所者臣産於楚官於蜀耳目所聞見最親且切有不容緘默焉敢爲 皇上陳之夫西蜀去京師萬里峻嶺高山夷漢襍居土番種類非一而大爲害者松藩建昌二夷建昌乃雲貴咽喉有城池學校軍

衛商民湊集於此由省而至建昌將僅千里道經大渡河相公嶺九折坂二十四盤等處艱難登天險蹈虎尾惡番盤踞於內十餘年來出搶殺戮慘不忍言荷蒙 皇上遠念邊鄙特遣撫臣漸次剿除向以全軍已進建昌而止今三軍把守馬湖隘口爲賊乃誘和尋自喪厥躬即死有餘辜矣今日仰伏

天威直搗巢次惡番蕩平百姓歡呼載道可以紓

皇上西顧之憂彼撫臣職任閫外之寄雖臥薪嘗胆成此動業而人臣分所宜然但念蜀民方以採木未

已而師役繼之將士跋躡險阻出萬死一生斬首數千按臣精明勘驗甚確而又有監軍紀功二道在焉未敢有欺罔者其百姓造作火藥器械担運粮草魚鹽隨大軍以往相依爲命而辛苦艱危視兵卒無異夫撫臣無論其籌畧但卽其久住邊疆不可謂非勞將士無論其斬獲但卽其深入賊巢不可謂非勇百姓無論其轉輸但卽其採木征伐不可謂非苦况剿滅大夷邊境寧謐論其功烈民心自有公道

朝廷當有激勸也不有厚賚何以酬將士之死力不

有蠲賑何以甦百姓之久困乎夫松藩已安於盤石矣建昌因有瀘水之瘴前兵道多住雅州遥制之以故建昌扇亂賊乃邛部所轄反爲強敵也彼武侯五月渡瀘未聞染瘴而建昌貨財所聚素稱樂土該道何憚而不駐扎於此今惡番已擒乃政令一新之始其欲調度軍將脩葺城堡經畫兵食臺臣言之甚悉無容再贅事在撫臣酌量善後機宜以垂永遠之計

臣獨謂兵道居於建昌自可以訓練軍士控制蠻夷安撫百姓尙爲得其要領逸而有成乃今日之急務

也夫楚地乃江漢合流之區夏秋霪雨二水一旦驟發其泛濫冲决爲患尤在比之河民遭陷溺春間餓殍未可數計今年之水較昔尤甚所以然者蓋由支流淤塞兩岸堤築未堅以故洪濤并至急塞難通輒壞田廬爲魚鱉久矣而府州縣水利之官坐視而不爲之救奈之何民不窮且盜哉夫禦水者在堤之高厚脩堤者在官之賢能今之被災地方皆藉口築堤矣然春冬閒民方饑餓不能出門戶而責之興工是利未興而害已先之有官給銀者多爲吏胥所侵尅

未受實惠小民畏法勉強担沙成堤以爲高大可觀水至則决裂四出而不可禦是徒費官錢空爲勞民矣今當責令水利官親爲經理惟藉民之力不費民之財給以倉谷築極高厚如有冲决重加叅治可也况楚地廣濶大半蘆葦之塲東决西淤原無定在而决者淤者莫非民田歲有正賦但彼權勢見淤者則起貪心其天湖地市口皆侵冒爲已物莫敢誰何賦稅將何從出辨乎而民田與府田多犬牙相襍小民俛首任其侵越棍徒投獻爲行已私一爲府之佃民

則有司不敢問隨其暴虐鄉閭遯無忌憚而校旗威如狼虎橫行州縣擾害百姓有司惻目以待之耳撫按號令可行當委廉能正官逐一查勘何者爲府田則屬之於府何者爲民田則屬之於民正其經界立之碑石使無混亂包占者責令退還原在民者他不得以妄求其佃民亦聽有司節制其田租官爲代收依時起解勿令此輩出匣爲害乃百姓莫大之福也

臣目昧無似謹以川湖事宜上瀆　天聽倘蒙

聖明採擇施行未必於治道無萬一之補軍民幸甚矣

敬陳考察事宜疏　楊鳴鳳　萬曆十二年任

臣等竊惟　國家稽古定制每三年大計羣吏而斥涉之典制昭垂至爲周備照得萬曆十四年復當天下官員入　覲考察之期臣等待罪南臺叨備耳目之司謹稽之舊章察之輿論目昧條爲數事聊以自效其一得敢謂有裨於萬分伏乞　勑下部院覆議尚可採摘施行天下幸甚臣等幸甚

一曰崇實政昔漢世稱善治者必安靜之吏悃愊無華而嚴竣深刻者常垂之以爲世戒蓋悃愊無華之人守已廉靜不馳意於聲聞故施之於民者皆悶悶之實政可以深入民心而不足以致當世之譽嚴竣深刻之吏專事矯飾恒務華以絕根故施之於民者皆察察之虛文足以眩俗要譽而不可以欺至愚之民此較吏治於賢否之間誠辨之不可不早者方今薦舉之數甚廣而貪酷之禁甚嚴若可以旌賢而儆不肖矣然竊觀各處薦剡悃愊之吏或反見遺而所極稱以爲賢者則多材智有爲之士其間名實相符者固多豈無工於彌縫逞於炫燿而於民之利病瘼

然不加喜戚於心者乎以是求治譬之適越而北轅欲其事治民安臻熙洽之化不可得也乞
勑部院令次考察有惠愛循良之吏尚實無華者列上考而多獵聲譽炫燿於衆者稍抑而下之使天下翕然知　上意所向將率爲敦本尚實之治而浮華要譽之徒庶乎不日兢矣此世道轉移之一機而爲生民根本慮者至大也

一曰愼糾劾夫　國家張官置吏分職而事然必重之以監臨部使之權用以督察而糾彈之所以肅吏

治貞憲常也故吏有不法不職者撫按得疏其罪狀以聞至三年大計之時又各廉羣吏之不肖者大都曰貪酷也不謹也不及也罷軟也老疾也如是而止矣夫人一有於此撫按將指其實而直陳之部司因得以按其狀而處之固不必苛求其所甚不肖者而後足以示幽斥也　臣往見彈章刺一人則連篇累牘舉一事則蔓引株連甚至摭拾其影響鄙褻之詞搆索其曖昧淫汙之事以彰廉察而賁　宸聽　臣等蓋切惑之夫古之人臣坐不廉者而且曰簠簋不飾坐汚穢者而且曰帷薄不脩坐罷軟者而且曰下官不職柰何索瘢求疵毛舉隱過必陷人於非類而後已也乞　勑部院通行各撫按衙門自今糾劾官員以備考察除大奸巨惡仍備開事蹟參問外其餘應斥者務要律其大節指摘顯過如某也貪某也酷某也不謹不及等項惟就其中據事執証直敘緣由但不許虛泛隱略以致斥罰無憑斯可矣倘有瑣屑鄙俚淫穢曖昧諸不敬語許該科指名參駁庶雅道無傷而吏治亦肅矣

一曰審面詢竊惟知人最難甄別宜愼況考察乃斥涉所關尤當愼重而不容忽者照得每遇大計銓部暨諸司屬據歷年之考語平日之見聞殫精竭智參互評品分别去留其立法既詳矣又于司府過堂之時面加詢問者蓋緣考語或異而賢否難以執一故稽之于衆以求協于至公歸于至當耳然人品不同而言之眞僞難辨其間是非可否據實而奏者固多陰受賄囑報復私仇以愛憎爲賢否者未必盡無也乞　勑部院當面詢之時必辨其人品之殊以爲

聽言之準人果賢歟則所可者必公是也所否者必公非也即用其言以行斥涉亦奚不可不然其所可否非其親厚必其夙怨也宜嚴加詰問若果無當則不惟舍置其言而且幷斥其人以爲欺蔽者之戒庶乎公道昭明賢否不紊而考察之舉益詳愼而無遺情矣

一曰破額數夫三年一大計所以簡不肖而勵賢能也故時而不肖者少即少斥之而不流于姑息責之者無成心行之者無成筭要在協於公論與民共之

而已何歷年以來咸有常數通天下而言數必若干槩省直而言數必若干就一地方而言數必若干方面若干有司若干與雜流若干部院以此數求撫按撫按以此數應之行之既久恬不爲異夫官有賢否難律之齊賢否多寡難執其數假令不肖者多而竟爲數拘得無有漏網者乎漏網則縱奸宄以虐良民固非也而覆盆之寃固多矣且或無顯過也而多方鈎索或尚可策勵也而刻意催殘又或卑職下僚猶可原貸也而略不容惜諸如此類甚非所以慰人心而示大公也乞　勅部院轉行撫按各衙門及今大計在邇將所屬官員嚴查細核如有不才不妨盡數開造毋嫌過多倘迹未昭彰才堪驅策毋肆殘苛毋得槩棄毋以往額而有去取之私毋拘成規而有盈縮之計庶臧否咸服而斥陟惟精矣

一曰禁私揭夫賢否之在人未易周知必廣詢博訪然後聞見無遺必至公無私然後眞僞不爽所望操進退斥陟之權者愼之而已今之廉訪撫按司道各借便以廣耳目不問尊卑無論寅采或上下交訪或

彼此互詢周詳曲盡可謂無遺知矣然猶有乘機伺間出自仇人之手傳于積窩之家顚倒乖謬甚或以鄉官而憾請托之未行或以過客而誅贈迎之簡禮或以地方相嫌相輒而欲擠排之必逞巧于肆讒無端造謗暗遞揭帖陰圖中傷不曰公論不容則曰民情共憤不曰得之甚眞則曰聞之備悉情狀宛然眞可奪心移慮倘當事者智識深沉尚足以洞燭遺奸麾指阻遏俾不獲逐僥倖喜事之輩不及詳察得之無異拱璧謂益我智慮之未逮感彼意誼之勤渠竟

隳術中而莫覺矣茲此以往欲人品之不淆賢否之確當而不眩于司衡之度又何得乎乞　勅部院轉行撫按各衙門嚴諭所屬如係委托廉訪官員許令竭誠殫公多方查訪精明開具但有無因而投私揭或通私書卽係懷仇報復之類盡行焚之毋或乘間抵隙滋毒良善庶私竇塞而公道昭明藻鑑精而斥陟允當矣

觸事陳言以裨治安疏　陳所問 萬曆二十二年八月上

竊惟天下之勢譬之身也善理身者必求去其病欲去病者必求其致病之由不然所投泛漫卽藥物千鍾奚益也方今倭奴蓄謀不測夷虜乘間跳梁疇不謂　國家之病證在是宜急去之然而非病源也蓋天下不患四夷之不服而患內治之不脩不患萬事之不理而患君心之不淸臣敢以今日之急務悉有關於君德者爲　陛下陳之

陛下試垂聽焉臣聞　祖宗時當政事之暇時時

延見大臣召對平臺暖閣　命坐賜茶體貌有加故上下之情洽而爲大臣者得盡言以匡輔不逮今皇上之於大臣其優禮眷畱之文非不備至然而晉接之實則缺前輔臣王錫爵三上乞休疏隨蒙旨諭待朕少愈召卿面見商量國事彼時內外臣工咸忻忻然謂天下大本軍國重務在此一見而決自是閣部諸大臣或得以繼見言天下事矣詎意歷今已數越月而見之　召寂然無聞徒事文移謬悠歲月或偶一政事缺失致使上下相疑是豈

朝廷之福哉夫君元首也大臣手足也頭面與手足
頃刻不相骨攝則痿痹之患必生如是而曰吾手足
自在也吾聽之而已可乎幸而大臣悉奉公者爾不
然　陛下欲爲高居不聞人聲之主臣不知於
國家何如也伏願　皇上訪　先朝平臺之儀
時御便殿　召內閣部寺大臣相與裁決機宜商確
可否至於天下之大事必咸以爲當而後行庶上下
一心宮府一體如是而不成一代協恭和衷之治臣
不信也臣聞遊江海者託於舟致遠到者託於乘圖

治安者託於賢則正人君子之有裨於　國家章章
較著矣若吏部所推鍾羽正張棟孟一脉鄒元標等
陛下果以爲不賢耶則元輔交泰一疏何獨列名以
請果以爲賢而可用耶則宜不時拔擢以副輿望今
該部於鍾羽正等方推起用卽蒙切責而痛罰之於
孟一脉等屢遇缺推陞曾不得一　俞旨然則
陛下前日謂候旨用者豈其不俟部臣具缺以請而
欲特出　中旨用之耶必不然矣臣近覩
明旨以人才缺乏已有愛惜之念顧獨於諸臣棄之

乎夫骨髓之臣引置左右誠有所不便然而補苴罅
漏消析釁萌非是人莫可賴者伏願
陛下當抑情克己曲加優崇以俯順人心而裨重
本朝毋阻塞禁錮使之終於淪廢內孤忠直之望而
外蓄海內之憤也臣聞劉基曰三代之民如以膠摶
沙五霸之民如以水摶沙可見民心之離合由上之
固結與否爾卽今水旱頻仍干戈不息田野閭閻之
間大都十室九空幸見　陛下惓惓民隱於天津
等處稍加賑賚是以民間願少須臾無死以望德澤

若夫遼東登萊與江淮海濱之區當湯火災傷之餘
獨可不施一視之仁乎語曰寠民易與爲非甚可慮
也臣猶以爲賑貸之　恩所濟有限蠲停之惠細
民不沾惟願　陛下申飭撫按責成循吏多方體
養凡糴餉之苦硝黃之費諸如此類一毫有擾於民
者悉在必革庶民有樂生之心卽或有警必如三代
之民以膠摶沙而不散矣倘因循不變擾民如故譬
之病癰者徼倖於一旦之無潰以爲安豈不謬哉臣
聞天人之際應若影響沴氣致異理固然也今旱魃

肆毒於　畿甸霖潦浸淫於淮徐雷火星變東西不絕報焉　天心示戒亦明甚矣頃者

陛下因禮部躬虔　廟享之請亦蒙

旨諭以郊祀遣代非敢安逸似若翻然修省然躬親之誠竟莫覩焉夫　天道陰陽而已人身一陰陽也勵精則爲陽明懈惰則爲陰弱陽明則禎符見陰弱則災異生自古及今未之或爽者臣願

陛下修德正事以承　天心各處奏報災異之變必蚤夜觀省凛然敬畏庶天變可回而丕隆不難奏

也臣聞唐太宗曰欲盛則費廣賦重則民愁是節儉之德人君不可少也頃見戶部以丙丁等庫積羸物料多半朽壞請暫改折色濟邊似得盈縮之體未蒙

陛下采納雖　九重尊富自難減損茲聞　內用之額比　祖宗朝歲踰百萬費有日增而賓不內塞歲復一歲後將何支況　京師之一金田野之十金也　朝廷之數十萬民間之數百萬也值今多事之秋人民尚未寧息伏望

陛下躬行節儉凡　內府物料逐一清查從部所議倘省一分之費則民不止受一分之賜矣臣聞尚書曰令出惟行傳曰令重則君尊詔令其可以不信乎近見一令興旋一令罷矣今日　國都閭巷宣傳

聖諭也如此明白　宮府內庭告播中外也又如彼甚至　宗社根本之圖亦跆朝更夕改之轍嗚呼

天子言則左史書之　天子動則右史書之

陛下自謂詔令可易天下不可欺也天下可欺後世不可欺也又何用此紛紛者耶嘗觀古之明主愛一嚬一笑夫嚬笑猶不可輕況詔令哉臣願

陛下主之以剛果勿情牽於愛惡勿惑生於蒙蔽一令之出堅如金石信如四時則天下之人莫得而議其後矣夫臣之所言非以過高難疑之事嘗試

陛下之前皆

陛下之所已行今漸移者耳倘一振勵之若舉毛易耳昔公孫僑之語平公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節宜其氣勿使有所壅蔽湫底以露其體臣亦敢以是而惓惓致望於

陛下也伏惟

陛下諒臣之心不罪臣之戇俯賜裁察施行臣愚

幸甚宗社幸甚

地方火災疏　孫居相

本年八月十四日據南京金吾後衛左所三鋪總甲林二呈稱本月十三日未時分有國子監外西號監生姚虞良失火燒燬號房三連係干地方理合呈報等因到院該臣批行北城兵馬司查報續又行牌催報照得國子監號房被火已行該城查報去後數日未見報到事屬違玩擬合行催爲此仰城官吏即查國子監前地方的係該城某牌某官所管巡邏把總等官爲誰起火之家爲誰巡緝軍兵爲誰牌甲火夫爲誰因何起火火起之時因何不行撲救實燒號房若干間有無傷人作速查明限三日内回報以憑叅處施行毋得遺漏隱諱等因隨准該兵馬司回稱查得本月十三日國子監前外西號房内監生姚虞良失火處所係本城副兵馬劉在中分管二牌金吾後衛左所三鋪地方本日係該本司夜巡弓兵徐文舉張學王舉本方總甲林二火夫黄安趙宗夏忠等巡守其本日輪該監前巡邏把總及巡捕官軍班次職名係屬巡邏羮坐營管轄本司無從開報及查監生

姚虞良所住監外西邊格字號房左連本號房屋及圍墻總門右連本號房屋相抵射圃廳其前後俱鄰本監致字等號各房內皆監生寓所原無十家牌甲又經行拘姚監生家人姚成總甲林二火夫黃安等到司査得姚成稱伊本主監生姚虞良原籍福建人近年帶有成等來京坐監肄業一向寓住監外格字號房三間今年八月十三日未時分姚虞良偶出會文因成在寓炊爨陡失小心遺落火星在於柴內被風吹着不期天意不測大風驟起火焰熾盛以致延

燒本主寓所格字號房一連十四間又致字號房一連十二間彼時本監各廳督該方甲夫人等協力攤救不息本監恐致遍燒別房卽隨令各役將緊鄰誠字號房六間正字號房七間射圃廳三間扛帮俱各擒倒其火方息並未傷人等情據此覆查相同除失火監生姚虞良聽該監重加壓罰家人姚成甲夫林二等容臣分別叅送責治外竊謂國子監號房創自先朝所以作養人才關繫爲最重也今突然被火延燒多間火起雖曰有因撲救豈容無策乃地方各官法令疎弛平日鮮曲突徙薪之計赴救不蚤臨時無焦頭爛額之功卽槩從重懲亦不爲過但火起白晝夜巡官軍罪若可原至該城副兵馬劉在中練才潔守臣等嘗首薦之今地方忽有此變實出意外且旋起旋滅計無所施似當量爲罰治以示懲戒再照南京地方遼濶保伍最難聯絡而五方雜處情誼不相維持且法紀久弛人心怠玩每遇地方有火盜之警軍民保甲杜門旁觀文武各官互相推諉臣雖百相告誡百相叮嚀曾未覩臂指相使之勢也自非仰藉

嚴旨何能振起積玩伏乞　皇上軫念根本降旨申飭倘今後京城內外突有火盜生發該巡邏巡捕兵馬等官有不上緊赴救者容臣等叅論重處庶累年之廢弛可振而地方緩急亦有攸賴矣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奉

聖旨姚虞良着該監壓罰姚成等叅送法司究治劉在中姑罰俸二箇月留都地方遼濶人心怠玩偶有火盜輙袖手旁觀不以救護是何法紀着嚴加申飭有仍前推諉的叅來重處都察院知道

請旨申飭積玩疏　孫居相

頃蒙　皇上不以臣爲不肖　勑令廵視鳳陽等處倉糧受事以來日惴惴焉惟恐催查不效仰負
皇上任使是懼隨於本年十一月初三日廵歷鳳陽滁泗地方因移手本於鳳陽管倉戸部分司煩查各倉見貯糧米若干每年應放若干見在糧米可足官軍幾年支用幷查直隸所屬府州縣衛及河南布政司所屬州縣各起運鳳陽倉夏麥秋米除已完外其三十二年以前年分未完錢糧各若干希數過院以

憑查理等因隨准該司主事劉克勤手本回稱除各府州縣衛所未完錢糧數目另冊開送外查得見在倉厫糧米四萬一千八百六十三石鳳陽中等九衛所官軍每月約支米六千六百餘石前項所貯米石僅足六箇月支放等情到臣該臣不覺錯愕失色以爲昔人謂國無三年之儲者國非其國今且無終歲之儲矣是尚可以爲　國乎因查閲該司送到未完錢糧書冊自萬曆二十七年起至三十二年終止鳳陽府屬未完夏麥若干未完秋米若干淮安府屬未完夏麥若干未完秋米若干揚州府屬未完秋米若干留守司所屬鳳陽中等九衛所未完夏麥若干未完秋米若干廬州府英山縣未完秋米若干常州府無錫縣未完夏麥若干河南布政司所屬未完折色麥若干總計直隸河南未完麥米共八十二萬九千四百六十石零夫由二十七年至三十二年纔六年耳曾額派錢糧幾何而積欠乃至八十餘萬是已完者不若未完者之多見在者不當掛欠者之半雖曰年穀不登是亦有司怠緩蓋歲遇水旱災傷臣等不

得不題　請改折停徵以蘇民困然所謂改折者改本色而爲折色非幷折色而不徵也所謂停徵者遇災暫爲停緩遇豐仍當帶徵亦非盡蠲免而不徵也乃有司一獲改停之令遂視爲不急之需藉口災傷漫不爲意於是有拖欠在軍民者有包收在排甲者有績徵在官而那移別用者甚至有埋沒冊卷巧潤私囊者種種弊端莫可究詰歲歲相仍率以爲常其始也慮災民難於本色而議折色其究也不但無本色且幷折色而無之矣其始也慮災民艱於輸納

而議停徵其究也不但停徵者未見帶徵即帶徵者
亦歸停徵矣計紙上之開載億萬有餘核倉中之積
儲百什不足今幸窩內無事猶可勉强支持儻一旦
有急而數萬之衆　國家何以給之又幾幸過歲豐
稔或可措處接濟儻不幸又值方數千里水旱而數
十萬之餉　國家又何以辦之凡此雖皆未必然之
事而謀　國者不得不深思而遠慮也臣今受事之
初適值地方大歉　國計在念貧民堪憐固不能以
數年之逋取盈於一旦亦何忍以數十萬石之糧求

多於災民但恐各該有司視鳳倉爲緩圖以負欠爲
得計因仍故習致悞軍需他日以白簡糾之於後而
勢已無及不若今日請　明旨申之於先而時猶
可爲用是不避瑣　瀆冒陳言懇乞
勅下戶部查議如果臣言可採更乞
俯賜　嚴旨申諭管糧司道及府州縣衛各官查
照撫按二臣近　題災傷事例除三十一年以前積
欠姑准停徵外其本年見徵錢糧及三十二年帶徵
錢糧照例徵完折色限來歲三月以裏解赴鳳陽倉
接濟軍儲如有過期不完者容臣分別疏
請處分嗣後再不得如前逋欠致損軍儲庶積玩之
風可振而
陵寢重地亦可永保無虞矣臣不勝懇悃待
命之至

慎推用撫臣疏　戴[illegible]　萬曆二十年[illegible]月內上

竊惟撫臣專制一方吏治民生胥賴焉吏治不可一日不振民生不可一日不安則撫臣之在地方誠重矣而在應天根本之地爲急何也三吳之凋敝有年海外之警報叵測及此時而得人振刷之不容一日緩者也而問今日巡撫應天者誰乎李淶已奉旨回籍矣今調保定宋仕以代李淶又調江西任養心以代宋仕又調操江邵仲祿以代任養心計其遞爲交代之期已需數月之久而茲仲祿已故矣江西

之代又緩矣必江西得代而後保定有人保定有人而後應天可代況其間有山川跋涉之勞而不能無曠日持久之患乎則應天之代不徒以月計而當以歲計矣以今日之應天而寄于今日之李淶不惟淶視地方爲秦越而無任事之心卽地方亦視淶爲贅罷而無趨事之念矣軍伍久缺糧餉久乏戰備久弱俱付之漫不加意萬一卒然有儆胡以應之是重臣可虛而重地可委也可不爲太息哉臣每嘆近日撫臣無故調用朝受　命而夕已渝席未煖而地已易然在陝西甘肅等處猶曰邊方腹裏才品相遠也至於保定江西操江諸巡撫非有邊方腹裏之異似可無更調而直爲此紛紛也人皆駭之夫價不十者不易貨利不百者不變常以建牙重臣無故而數易之非所以爲體也旣有東奔西馳之煩又多送故迎新之費非所以爲安也夫立法有常利國爲本從政有輕宜民爲上一舉而無益於　國不便於民非所以爲計也況乎吏之賢否俗之懲惡非久延訪則不能知有利當興有害當除非久閱覈則不能定彼撫

臣蒞任未久於地方之利病正在咨求爲政規模始有次第吏方拱手而受成民方拭目以待治而一旦乃遽奪之以去卽無論之人情有所不順而於爲治之道亦大甚拂矣此臣之所以日夜捫心爲地方慮者也伏願　皇上嚴勅調用撫臣剋期赴任不許私便稽遲以緩　國家之急庶幾應天之代得早一日地方亦受一日之賜仍　諭當事諸臣今後撫臣非有甚不得已勿輕議調以爲地方之擾夫當事之臣豈不知調之非便而顧樂於調者必以諸臣之

才品各有當也爲地方擇人也臣之愚陋則以爲與其調之於既用之後孰若愼簡用而謀之於始與其用之不當而速調之孰若任之久而責其成功夫國家擢任撫臣而必付公論於廷推誠重之也今則視爲具文矣銓臣僉名出之袖中諸臣畫諾而已名爲　廷推而實故事則欲求撫臣之得其人不可得也願　皇上更諭部院及科道諸臣今後遇推巡撫許秉直評論商酌才品與地方應否相宜要於其當不可使易逮其受事之後又遲之歲月考其成績

不效則治撫臣之罪間有政善民懷者不靳加銜使地方永頼以無負　聖天子計安元元至意則不易官常不廢時務而清淨寧一之化可興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而雍熙太平之風馴可致矣天下生民幸甚臣愚幸甚

乞搜遺賢疏

王以通 萬曆十七年任

臣聞帝王致治惟以親賢爲急務而其立賢則無方是故有弓旌招賢之典焉有鄉舉里選之法焉而又有辟召徵聘以起岩穴之士焉若堯之舉舜湯之聘伊尹皆岩穴而登之廊廟者也輔佐得人政治畢舉時雍風動之化兆民允殖之休於今爲烈有由然矣我　國家取士以科目而得人獨盛今秋兩直各省所貢士眞彬彬然足充任使矣然我　朝祖宗辟召徵聘每科舉間行如　太祖高皇帝選

秀才張宗　文皇帝聘吳與弼至京而擬授以官僚之職蓋爲官擇人而不專倚於科目是以野無遺賢而士效實用治化之盛眞與堯湯並隆矣以臣觀於今日化理之所甄陶豈無隱逸賢士可以冀贊皇猷者也臣前閱邸報見南京祭酒趙用賢一本爲申飭監規修明　祖制等事内開請修遺賢拔用之典據薦江西新城縣舉人鄧元錫安福縣舉人劉元卿陝西藍田縣舉人王之士三臣學行已詳於趙用賢之疏章蒙　皇上允其請下吏部覆議該部

臣將王之士當行陜西撫按衙門查果行誼可嘉久嬰足疾宜遙授師儒之官以示風勵而鄧元錫則欲其起送吏部銓補劉元卿則欲其起赴禮部會試此其進賢慎於重始甚遠慮也但臣聞孟軻有云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　皇上勵精圖治銳志稽古邇者與輔臣議斥者貞觀政要進講禮記諸賢書葢卓乎不世之主也士生斯時豈忍高蹈遠引以爲潔哉故如王之士者足既患疾授之儒臣可以儀刑多士矣至於鄧元錫劉元卿未可以節祿常例引

至也臣愚以爲　皇上當取法　祖宗成憲徵聘隱逸二臣則召入便殿而親試之或質之經術以觀其學或探之匡濟以觀其才或察之動靜語默以觀其操履果有可用則用之以輔導　元子可也方今　元子睿齡日增聰明日啓可正與進學之時也寸陰之惜大禹猶然臣見庶民之家積有千金之資則亟欲聘明經於四方及時以訓誨其子何者葢蒙養匆端則有浮靡之習時過後學恐有扞格之虞故所以爲之慮甚殷也況　元子行將日理萬幾而講

學又不可少緩乎雖其天縱之資不與凡民伍然而古今之典衰非賢士孰與通其故天心之微隱非賢士孰與浙其幾四海利病之大原非賢士孰與擴其聞見君子小人之情狀非賢士又孰與辨洞其眞僞故誠得鄧元錫劉元卿以輔導之則隨時論思因事啓沃起居出入之間皆聞正言行正道　聖功以豫而學問將日新　國本以端而國祚將益隆矣所以衍　宗社無疆之萶海宇臣民之望者何以踰此

臣前待罪江西下邑已六年餘知二臣之學行頗詳茲蒙　皇上拔置留臺思效涓埃而惟以講　元子之講學者爲甚切故敢不竭忠愚上瀆　天聽如不以臣言爲枉乞　勑下該部咨行江西撫按衙門轉行該府縣禮聘二臣入京因其能而授之職臣雖愚昧亦得效以人事君之忠矣臣愚不勝隕越惶懼之至

議遣憲臣督屯疏　　彭而珩萬曆十八年三月上

頃科臣王繼先建議欲脩舉九邊屯政該戸部覆題
奉　聖旨各邊屯政久敝屢經建議申飭只是虛
應故事須要着實清查責成經理你部裏還詳究弊
源再議停當來說欽此　天語諄諄務在懲虛文
責實效我　皇上軫念邊計抑何切也顧屯政載
在　令甲炳若日星惟法立而不能守故致有目前
之敝茲科臣所議該部所覆捄時敝而圖永利亦既
纚纚具矣卽欲進而求之寧别有奇計哉第治法無

議治人尚有所當議者各邊管屯之官星羅碁布
朝廷督屯之　旨三令五申乃　詔令格而不行
職員具而無裨則以奉行　君令而致之所司者
未有專官玩愒廢弛日甚一日此惟在近世則然耳
臣攷宣德五六年節遣兵部侍郎柴車吏部郎中趙
星禮部員外郎吳政等經理各處屯田嘉靖三十九
年遣御史陳旌往陝西甘肅延寧等處溫如章往山
西宣大鴈門等處查理屯田及查　會典嘉靖二十
九年令遴風力重臣二員督理沿邊屯牧隆慶二年

有都御史三員之差總之遣廷臣董其事者重之也
宣廟時各邊管屯百執事雖設立而未甚備迨
世廟時則以次大備矣猶然有重臣憲臣之遣豈非
以提綱率屬必須得　簡命之臣而後百執事奉
其約束不敢曠厥職乎其時邊土無曠　國用不詘
未必非任人之效也承平日久輙以屯爲弁髦督屯
之使庸易報罷此豈計之得耶又何怪乎屯田之日
壞也臣竊謂事之當急莫如九邊官之當用莫如御
史今宜倣嘉靖年間故事遴差御史二員分往前定

地方督理屯政撥之事體其便有三焉邊屯弊竇甚
于鼠穴撫按官政務旁午未必能一一窮詰之况非
履畝查勘恐隱奸未可坐照也得御史拮据而理之
自爾振刷風生科臣所謂托爲荒者名爲逃者諸如
此類莫能售其奸一便也先大學士楊一清有言附
郭屯地每歸于世豪之家屯田軍餘有終歲陪糧而
不知屯地之所在者此其弊至今無改也各邊該道
未必無任勞任怨欲清理之者而限于事權動見掣
肘必也御史奉璽書持三尺以從事則兼併者法之

陪累者甦之二便也昔婁師德屯田豐州身衣皮袴以率先士卒故作事勸功非以身倡之不可也今塞上屯官果有如師德者乎先禮部尚書劉文定之有以管屯爲職者率優游于城市何嘗有阡陌之巡邏來因循之習大都坐此惟御史不時以單車巡行原野閱其土之荒闢以課吏之殿最則羣吏曷敢憚胼胝士卒曷敢舍耒耜耳目所及孰不象指三便也語曰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今諸邊屯政業已極敝敝極則反正當更張之時而憲臣專督一舉三便則更張之第一義也爲拘攣之見者則以官非額設難其議不知　朝廷設官遣使所以爲　國也捄時也苟于　國有裨于時爲急即自今創設之特遣之未爲不可況率由舊章者哉先年曾革巡關革儹運無何而次第復之則以其終不可少也督屯所係不在巡關儹運之後顧獨可以駢拇視之耶　命官誠便也乃其效非可以旦夕計也則宜需之以久焉請著爲令亦如兩京屯差之限以三年爲期仍令每年終籍報墾田之實數併舉劾屯官之稱職不稱職

差滿之日　廟堂覈其功能則立法庶爲不踈乎久任誠是也乃其事非可以牽制爲也則便宜可假焉昔漢用趙充國唐用韓重華皆得以便宜行事故湟中振武之屯竟成大功今宜彷彿其意任是職者無務以常格繩之凡利病興革一任展布而惟省其成則用人庶盡其所長乎屯不可一日而不講則督之不可一日而無官政成之日勿輒議罷必如是而後事功無作輟之病　國家享長久之利也伏乞勑下户部都察院會議果臣言可采查照前例遣憲臣二員分督邊屯仍選擇而使至于責成事宜臣言有未盡者再加議處務求長策則　明旨所謂清查經理者不患無人虛文可剔實效可期屯政從此大修額餉從此全復裕　國安邊佰必賴之矣臣不勝隕越悚慄之至

乞酌議選法疏　陳　燵萬曆二十五年四月上

臣查得　大明會典凡引選先期將應選等官考試已定查審得實具各官麄子數進入至日早朝已畢吏部官請　旨選官奏各官總數候本經御覽發出塡榜揭示此舊制也未知有以籤選者又查得　會典載稱正德七年奏　准廣西除方面知府外其餘大小官員職事許本省別府州縣人員相兼選用至嘉靖七年奏　准四川邊遠地方東川等處首領屬官許以本省別府人相兼選用此又酌諸

時宜者也未知有以籤選者選之用籤由原任吏部尚書孫丕揚始初意在杜私請而示公道顧其中有大不便者未暇計也及請　旨允行之後彼亦自知其窒礙處迺其執性偏拗又不善於調停迨去任而沿及同事之臣見謂奉行久矣遽難議改以傷雅道故有明知非是而聊且仍之者所以宜更而久不更也今　陛下深維銓政久廢務在得人冢宰選司一時　簡用矣此正改絃易轍之會而可復因循已乎臣請詳其法之不便試爲　陛下言之夫吏部每雙月大選例也在進士除授有先於試政衙門稽勤惰訪行能者而又兩經過堂以驗其年貌蓋品級雖定而人與地之相當其中當有辨也至於舉貢等項則加堂考以定職銜而就其本銜之中仍酌爲先後次第蓋官銜雖定而人與地之相當亦貴有辨也今付之一籤而已乎則大小職官並有不便者如均是官也有宜簡僻而授以煩冲有堪煩劇而授以偏簡縱不爲地方計亦非所以全器使惜人材也此似與任大責重者尤不便焉故有一履任而輒爲請

調者矣均是官也或南人而處之極北或北人而處之極南無論水土不習即一官路費稱貸不可得也此似與官卑俸薄者尤不便焉故有膺一命而向人泣訴者矣凡此皆今日用籤與本來選法大相背戾以致多有不便如此故臣謂其法之不經也臣非不知變法之意苦於公道之不能白而假是以濟其勢之窮然若籤之變也不通之甚者而可久乎且臣惟掣籤之法但能行於大選已矣乃若推舉推補改調改除之類其不能用籤者尚多也將盡掣之乎不能

盡掣而欲假是以藎該部之無私也其誰信之無惑乎議其後者謂籤法雖新猶夫闔缺之故智也闔始於公卒於弊而弊獨免於籤乎哉自古聖王圖治不任法而任人人臣奉公不務名而務實實心秉公即遵舊制而可以集事可以服人意念少私名爲新法而適以僨事適以滋議然則居銓衡之地者顧其實意何如耳奚事引嫌而以籤爲名況銓衡云者謂其能權宜而善低昂也假令抽籤而可以了事則何必吏部一神祠足矣此甚非 祖宗設官立法之意

陛下動思法祖獨奈何而忽此重務乎恐執此不變所妨吏治不小也臣故謂其當議也抑臣猶有說焉選法者用人之具也銓臣者用人之人也曩

陛下久虛銓部堂屬不輕易以與人誠愼之矣夫旣愼而後用則貴信而勿疑葢上用疑下亦疑而自沮上用信下亦自信而任事焉此疑信之間堂陛通塞之關而世道否泰之機也方今 國家多事須人最急 陛下誠寄心膂於用人之人而重其事權行其志願乃專責以知人善任之效彼不竭犬馬以報國者非夫也此又臣欵欵之愚竊爲 聖明今日望焉倘臣言不至甚謬 陛下幸採擇之仍乞

勑下吏部查議掣籤之法果否合乎經制協乎時宜今後大選應否人地相當南北兩便務使行諸今而無弊傳之後而可遵酌議上 請而該部以實意奉公行之少有徇私聽該科訪實參奏庶政本肅清選法停妥深於吏治有裨而安內攘外各有攸賴矣何東事之足憂乎臣愚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乞及時用才以裨化理疏

郭惟賢 隆慶年任

臣備員南臺伏覩　皇上宵旰求治痌瘝英賢起廢之典無日不下直將羅天下之士空巖穴之良邇者又從科臣之　請將南京卿貳盡行推補即唐虞庶明勵翼之風不越於此矣但有屢騰薦剡負一時之望天下之所期嚮用而未及用者臣安能以無言乎臣嘗觀大學傳論平天下之道歸重用人而見不能舉舉不能先名之曰命則是用人之貴於及時也

故天下非無才之患非才不見用之患用而不及時之患也譬之烏獲之力一夫能舉重任而騏驥之足一日可致千里然用之於强壯之日則其力尚奮然有餘而用之于衰憊之後則其力亦有時而竭今諸臣之所薦舉者清議首推如原任禮部侍郎王錫爵猶曰在憂未報闋也餘如原任光祿寺卿賈三近孫鑨太常寺少卿何源尚寶司卿汪文輝保定巡撫孫丕揚福建巡撫耿定向貴州巡撫曾同亨吏部郎中王鑑廣東按察使胡直福建副使蔡國珍雲南副使劉應峰廣東參議詹仰庇之數臣者類皆以才品著稱可肩艱鉅之任而致千里之遠者也彼或以病告或以憂去或以讒斥退修山林遠者十餘年近者數年使不及今强健之時而用之臣恐其歲華相催精神意氣漸就靡頹不將使人才有後時不用之嘆耶即云在位不乏人然太平非一士之略舉而不先何貴於舉伏乞　勑下吏部將賈三近等諸臣及時遇缺推用庶俊乂在官而野無遺賢詩所頌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者將于今快覩其盛矣雖然臣猶有說

焉昔之用人者其任之也專其養之也至語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言貴專任也又曰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言貴愛養也方今
聖明在御羣工式序臣子當斯時誠千百載一遇矣而臣區區芹曝之　獻尤願　皇上知人善任虛心用賢使輔弼部院之臣皆得盡其所懷直己而行道　宮府上下之間精神脈理相通為一其有法未合於　祖制謀未協於僉同事未宜於民情者乞復　祖宗朝執奏之規許院部諸大臣因事

執奏敷陳利弊　聖明召輔臣商確其是
裁而行之務在法　祖宜民與治同道有都俞而
濟以吁咈有獻可而不廢替否間有愚戇之臣意在
披瀝而昧於將順者尤望　聖慈優容愛惜以培
天下謇諤之氣以示　國家養士之仁毋乍進而乍
退毋旋用而旋斥使諸臣皆欣欣然有所願效而無
憂懼不敢之意如此則股肱喜而　元首起士氣
伸而豪傑奮此尤隆泰交寓鼓舞之要機也惟
聖明加之意焉

乞下考選之命以充任使疏

蕭如松 萬曆三十年正月上

臣惟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五行之吏各宣其氣以
成歲功故人臣受命於君各願修其職掌越俎代庖
虞不克塞匪直才力所限要亦事勢之難兼也方今
聖明在宥總攬朝綱行政用人悉由　獨斷項者
大典聿舉　恩赦旁流遠邇臣民罔不歡呼鼓舞
于堯天舜日之下　泰運之隆真千載而一時矣矧
遺佚在野之臣咸得奉　詔起用乃行取諸臣待

補　闕下而不之及　聖意淵微臣愚莫能管
窺惟是留臺乏人至極差務兼攝爲難臣日與諸臣
之補以爲解任之計翹首白門視待　恩闕下者
望更殷焉臣稽　祖宗朝以留都爲　開天定
鼎之地設十三道御史以掌道務以備差使額有三
十九員與北臺稱並重後雖稍不符額而每次選補
新舊共計十七八員之外即臣於壬辰之冬誤蒙
聖恩簡錄臺末於時濟濟在事者猶有十二員大小
差務人肩其一故臣得畢力巡江以竣厥事嗣緣守

制歸田同時御史亦各星散留臺幾於無人臣于巳
亥之夏再蒙　聖恩起補南來共事僅四人而今
又去一人矣臣自待罪兼管山東山西陝西貴州四
道印務本年十月蒙　皇上差巡視鳳陽等倉次
年五月又蒙　皇上差兼京營京倉二十九年九
月都察院劄委巡視西北二城夫鳳陽係　陵寢
重地設九衛所官軍以爲衛設各省直錢糧以爲餉
邇年各屬灾荒徵解不前非躬省其地責成有司多
方催督不能爲三軍寄命而文移往返掛號銷批清

完查欠與京倉事務冗集如蝟加以京營之差閲操
較射點馬選軍臨倉放糧渡江放賞各有期會尤爲
旁午又加以巡城之差平息爭喧禁緝強暴五方之
人雜處其間類多奸宄盜情人命無日無之振刷調
停更爲紛糾大臣一人之身耳以一身兼數務日夜
靡遑寢食未暇時方料理糧儲而鬧馬練兵適當其
會何敢獨後旋思經營城務而省方督餉復際其期
焉敢緩圖操瞻前顧後之心竭馳東騖西之力始猶
勉強撑持久則神情困憊精血耗散頓起怔忡體貌
尫羸痰火日熾且臣父家居見年八十一歲日薄西
山不能啟口告養緣病思親積思益病將雖力疾視
事難勉瘝鰥之愆倘異日者廩庾空虛三軍枵腹兵
旅不振疆場多虞巡緝無狀蠹民生奸　皇上一
一數以責臣臣將何辭以解哉故不暇自逸臣之分
也臣不敢言勞也不遑將父臣之情也臣不敢言私
也惟不稱厥職以負重任臣之罪也實臣之所大懼
而不容默默也矧臣之兼差俱久報命逾有歲月四
顧旁皇無人可代而同臺兩御史其差繁不下於臣

以　聖明之朝豈果乏才而致令廢事若此臣竊
謂候補諸臣才經百練俊邁千人撫院所薦揚部院
所咨訪其賢數倍於臣臣以具官久妨賢路尤一念
耿耿不自安者臣向來靜以候　命未敢一言輕
瀆乃今年復一年事勢窮蹙萬不得已呼　天而
鳴俾下情上徹　宸聰縱不爲臣子計勞逸亦當
爲政務計舉廢而　蚤斷預圖之矣伏望　皇上
法　祖宗規制官不缺人念庶官職掌事不兼攝
速令吏部列名上　請　欽賜點用以布列於南

北臺省之間如臣庸病許以請告回籍爲親侍養庶久役之臣稍得息肩新補之臣協力抒悃在位在野靡不感奮治人治法聿見修明億萬年長治久安之休端在是矣臣不任激切顒望待命之至

乞慎重臣去留以安地方疏

蕭如松萬曆三十年六月上

竊惟江北鳳泗陵寢在焉徐淮之間姦雄所窺爲東南要害漕儲所運爲西北咽喉實稱重地而撫臣握兵坐鎮控要害而扼咽喉永奠國家億萬年發祥之基實稱重臣故重臣一身去留關重地一方治亂矧其人才望夙隆輿情共協則又不可輕去之使賢者遂其高蒼赤失所倚也臣等待罪留臺奉命巡視倉屯江務共有地方之責五月内接邸報鳳陽巡撫李三才一本微臣自劾待斥按臣堅意謬推懇乞聖明亟賜廷議以濟河漕事奉聖旨李三才既推托着他去罷員缺即便另推來用吏部知道欽此臣等相顧錯愕隨見漕臣崔邦亮按臣李思孝塩臣蔣以化三御史相繼具奏而在朝科道之臣復交章有言矣言者連篇悉蒙中格臣等誼難緘默不得不爲皇上請焉夫皇上之去三才非以推托乎推托之臣不利于地方地方人所同願其去者也使三才而果其人去之誰

曰不宜而三才則實心肩事衆所信服從前無臣中指不多屈者以實心肩事得推托之名　聖衷淵微非管窺所能及矣臣等習見三才其品孤騫其才卓犖其氣剛正其心真誠惠澤足起疲癃威令足懾姦宄精神力量足投艱大而應紏紛自其撫鎮以來諸凡彰善癉惡與利除害不避嫌不避怨不避勞苦其心一主于任試讀在前建白諸疏論礦稅論姦逆論財用所由耗論治亂所由基侃侃數萬言忠誠愷切毫無回護匪獨以去就爭至以生死決推托之臣

有是乎頃因河流潰壅阻漕灌　陵三才矢心竭智崇論竑議抵掌與巡漕御史崔邦亮極譚平成石畫邦亮深嘉篤信而薦用之三才遂有按臣謬推乞賜廷議之疏其心蓋謂爲　國論治臣子分也會推任官　朝廷事也若因其言而薦其人則言以干進于義未可且時方與稅監陳增齟齬自劾待斥而又求治河無以明心跡故自鳴于　皇上見進禮退義欲爲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云耳初非簡命及之而畏難固遜也不謂偶觸　宸嚴頓以推托目之使三才得釋重負縱忠臣去國不忘其君江湖懷　廊廟之憂而自此閑閑桑畝儘有餘適三才固安心聽去矣惟是正直弗庸儉壬思逞自三才杜門候代諸所懷姦之人揚揚復出若狐兔幸虎豹離山而漸肆呑噬無論陳增程守訓華益肆咆哮横行歛怨即各監素稱安靜者亦不免惑于左右以致居者行者受毒不少法紀蕩然靡所隄防適留守司副留守韓有光以被論逞忿輒敢毆傷知府金時舒兇暴之狀同於寇亂罔所顧忌地方事勢忽至于

此可爲寒心故江北士民見三才聽去有日皇皇無依若赤子之失慈母極其啼號千百爲羣不遠千里乞哀在事諸臣望其保留撫此重地且也淮北徐南異常水災田成巨浸窮苦萬狀草澤中逆惡盜黨寔繁有徒乘間伺隙斬木揭竿鼓怨誹無知之衆借礦稅播惡之名思以一朝發難禍變叵測若三才一去彈壓失人是撤東南之保障增西北之隱憂萬萬不可者况人才之生不數一代之才原以供一代之用以此異等而去之草野寧不爲天地生才惜哉故以

陵寢關係而言不可不留之以安重地以時事多艱而言不可不留之以共治理以才望夙著而言不可不留之以盡所長以人心公議而言不可不留之以孚衆志總之　皇上自爲封疆計而非徒爲三才計去留已也倘非重地重臣有關治亂休戚臣等方鄙小人貪位固寵方嘉君子難進易退祗區區爲人一官爭去留不從旁成就三才爲君子而甘效小人附和俗態非夫矣是以躊躕候　旨不下而有此言所言無能加于諸臣而實非得已也伏乞

皇上仍查按差諸臣及科臣曹于汴臺臣表九皐史學遷等諸疏則知諸臣所以惓惓于重臣之留者爲重地也爲天下　國家也　特賜諭令李三才照舊供職盡展其才庶災黎更生群兇落魄其于治安非小補矣地方幸甚臣等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催用部院請和衷疏　朱吾弼

臣攷之都俞吁咈之朝事必備官師師濟濟而世躋昇平猜忌傾險之朝官多兼事渝渝訿訿而國因危亂振古不忒若影響然故英君誼辟不愛爵祿以收豪傑而賢佐良臣每忘恩怨以圖治安上慕師濟之盛軌下醜渝訿之澆風臣於今日不能無深慨焉今之日何日也　皇上仁孝疎於　郊廟惕勵弛於　朝講土木興於　宮苑蓁蕪滿於　殿陛群小肆於中外正士錮於囹圄閭閻掃

於礦稅郵傳疲於推挽流亾驅於旱澇郡縣艱於支撐草澤多攘臂而生心冠裳胥蹙額而短氣閣輔不得効焚詔補牘之忠臺諫無從致折檻引裾之直歷稽史冊治平之時鮮有景象至於斯者迺災變之疊見若異若常不爲殃悖逆之迭出輙起輙滅不爲害此無他故特以　祖宗之德澤淪浹既深　祖宗之法度嚴密難犯　皇上獨神其斷有莫測之恩威臣下各守其官無不供之職業耳第彼守其官者寧以身庇民不敢戕民以安身寧以官明職不

敢溺職以戀官寧蹇蹇諤諤以獲罪於
皇上不敢唯唯諾諾以取譏於當時豈其欲惡非人
情哉亦惟　國家有　大計典不可逃賢士大夫有
公議論不可干於是人用凜凜　祖制京官伍年
一考察玆萬曆三十二年倣古三歲計群吏而弊之
正考察外官期也令甲凡不肖者各省直撫按糾之
兩京科道又糾之吏部都察院合以吏科河南道之
公評而軒輊降黜之吏部主之者尚書參其議者則
左右侍郎也都察院主之者左都御史參其議者則

副僉都御史也尚書李戴方被劾　請告重於自
爲避怨左都御史溫純又剛直寡和難於獨任秉公
避怨重而左右無分其責者勢不得不模稜了事秉
公難而副僉無贊其決者勢不得不遷就因人一模
稜了事一遷就因人將毀譽出於愛憎是非必不公
將殿最淆於是非勸懲何所示究也以幽明之公典
快好惡之私情卽世號太平猶懼官評倒置民患縱
橫矧民患縱橫而官評倒置是不能拯民于水火且
益之焚溺矣臣謂吏部左右侍郎都察院副僉都御
史當此　大計時決不可無人者故曰　大計關繫
匪輕大臣委任難闕寔喫緊時事臣非無故而發唱
然之嘆矣邇以　楚王一事諸臣見既枘鑿意遂矛
盾詎知或參輿論或據習聞或持大體或泥疑心總
非恩讎之私要不失爲君子如閣臣沈一貫及諸臣
所云然者參輿論而持大體默契　皇上之神斷
天下誰不是之而部臣郭正域則以楚人習聞楚語
自武岡王媒孽以來凡楚人惑楚語者十而九匪直
一正域矣正域疑心生於習聞固執有之必無他腸

獨怪正域任眞太過以楚城之人遇　楚王之事例
應迴避既不能先事別嫌復因人言急於自明至發
楚王之壽金其淺之乎爲量宜來衆口之嘵嘵併累
閣臣沈鯉又累部臣李廷機夫非正域此舉不厭人
心哉要之玉不爲石瑕不掩瑜就楚事論正域在正
域終難文過飾非而正域之生平居巳峻疾惡嚴臣
與同官　留都頗服其門無私謁行有師模迨轉北
而署秩宗議謚法正文體攻異教種種犯人所忌毅
然不顧不可謂非端人故沈鯉李廷機重其人而過

信之　聖明在宥碩彥在列　朝固多賢良方正
若鯉若廷機若正域或未必能先之倘宏其識量竟
其才志安得以一青輕訾正域耶臣謂以楚議言去
者皆　皇上社稷臣不可不惜才爲
社稷計令之各安位而行志也況元輔一貫荷阿衡
之眷任次輔鯉蒙東山之　特起礪衹之使未停
縲絏之臣未釋　國事日非民生日促此乾坤何等
時也爲二輔者所宜旦暮皇皇如恥吾
君不爲堯舜恥吾身不爲伊周同三輔朱賡合誠以

感動多方以斡旋斯不負　皇上斯不負所學今
衮闕百不補一忍遽言去耶昔齊景公以梁丘據爲
和而晏子以和者五味相濟五音相成病梁丘據之
同也非和也故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者傳
爲美談爲國家而忘私讎者卒來負荊之請臣方以
都俞吁咈之隆望之　皇上豈諸臣肯出數子下
耶然必　皇上晝加　溫慰使之同出供職毋
襲近時託疾之故套務追上世揖讓之休風各捐私
忿共矢忠貞不責人以梁丘據之同而以下殿不失
和氣爲國忘私負荊請罪者是法乃可耳不然猜忌
一生傾險必至君子分黨小人交構一時師濟之美
傳爲滃訛流毒於　國可勝道哉臣以年來
天聽日遠疏多　留中每慚戇率徒彰
主過無益治機類於葉蟬久矣顧天變人離已極世
情局面已非終不能違心結舌以負
皇上敢復遠怨而怵禍耶臣是以冒昧懇
請伏乞　皇上悼　國步之孔艱憫世風之漸薄
重乎計典先之和衷亟以　旨促李戴會同九卿

科道公推吏部左右侍郎都察院副僉都御史隨
旨促輔臣早出閣辦事正域毋更言去同廷機進部
供職庶諸臣之猜忌釋雅道全而治平可坐致也不
然人人以去爲快不以留爲樂舉
朝註籍時當入覲班行落落如晨星胡可令衆庶見
耶此　明示諸臣釋嫌和衷各出供職以共襄上
理者又臣所惓惓也臣愚靡所短長僅爲
國爲民一念眞切樸忠所激忌諱頓忘所恃

主聖臣直生死進退温露晞之遑他恤耶臣無任隕
越皇恐待　命之至

請留重地重臣疏　朱吾弼

竊謂古之帝王不愛異數殊寵以收賢豪而古之賢
豪必欲進禮退義以敦風節蓋不如是不足與有爲
也臣等待罪留臺奉差屯倉江上者與鳳陽巡撫右
僉都御史李三才已四年共事地方而秣陵去淮陰
盈盈一水其忠直端亮家視　國子視民焦勞拮据
不遺心力若置恩怨榮辱生死於度外又人人耳而
目之有臣如三才眞所稱　社稷臣惟　社稷
安則悅不安則不悅者矣　皇上自爲　社稷

計或偶中群小先入之言不快其憂危讜論故陽去
之陰留之將顛倒豪傑而盡其用　聖衷淵邃非
庸愚所能仰窺其時臣等曾繼按臣李思孝蔣以化
及北科道諸臣懇　請候　命臣等日以臣襄
望閣臣之不靳補牘日以職掌望銓臣之不憚叩
閽今且兩更歲月三才竟不蒙　旨加職惜留又
無人得代以去類於羝羊觸藩狼之跋胡疐尾矣雖
三才眞品眞忠實心實政無一念不汲汲無一事不
皇皇未嘗以　皇上去留二心乃開府大臣所云

推轂而遣專閫而聽文武是寃軍民具瞻者名不占
銓曹之尺籍祿不享司庚之石儲縱三才浮雲富貴
敬事後食於　皇上之敬大臣謂何昔范叔上昭
王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
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國者其
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隱蔽使
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
久留臣無爲也正三才今日之謂也鳳泗爲
二陵根本重地奠鞏之非三才不可中使爲數郡生

靈酖毒調劑之非三才不可河伯爲祟漕運多虞草
澤謀逆浮屠聚奸閭井滿目憂愁倭奴有心窺伺計
利害緩急而隨時整頓消彌之又皆非三才不可三
才爲　皇上奠鞏調劑整頓消彌一切能人所不
能屹然東南長城卓然中外端表勞不爲不大功不
爲不多治衆不爲不能則祿之爵之官之極其富厚
尊顯以一三才風勵天下之爲三才者正宜首加
恩禮奚而實用之名舍之令三才進不得據用行之
樂退不得遂舍藏之高耶此三才所以　請去不

一而足固自重宜爾亦爲　朝廷重地方爲地方
重重臣耳臣等近閱邸報所據祖廣才出首獲妖人
鄭才之子鄭國柱又供有鳳陽等處爲佛頭薛眞王
臣等總領一百餘會約萬餘人得非趙古元輩孽黨
乎戎心叵測乘閒伺隙不敢竊發者未必非三才顯
制潛杜力也誰謂淮上坐鎭可一日無三才耶語云
任賢勿疑又云疑人勿用臣等亦知　皇上之賢
三才任之用之無纖芥疑者惟　君之使臣有禮
臣之自處有義古昔盛時上下相成禮通於去留義

嚴於出處　皇上誠爲重地果不能去三才則當
以禮强之留而三才義不得更言去如　宸衷終
不欲留三才則當以禮聽之去而三才義難於苟爲
留庶用則行舍則藏在三才出處有據使人知
皇上大有爲之作用非常而親賢任能終不以讒閒
蚤有譽於天下豈不休哉臣等共叨言責不容坐視
溺職上爲　國體下爲地方盡欲爲　皇上求治
安目昧合誠以　請原非敢爲三才私者伏乞
皇上俯念重地得人惟艱重臣去留匪輕

勑下吏部即將三才通論資俸增秩進階特加
溫慰照舊安心供職紓
皇上南顧之憂則地方幸甚臣等幸甚臣等無任隕
越待命之至

請補南都大臣疏　孫居相 萬曆三十年十月上

臣惟張官置輔者宰世之具也控要扼衝者保治之謨也故明主不以神聖而廢股肱之佐盛世不以泰寧而忘根本之憂古之帝王所以久安長治而無土崩瓦解之禍者凡以加意官僚之任而能制輕重之勢也乃今所稱地之最重而重臣最不可缺者孰有過于留都者乎蓋當我太祖之起淮甸也首議取金陵而其時陶安贊之曰龍盤虎踞此帝王之都也據以臨天下何向不克太祖如其言竟由

此肇萬世之業豈非以地跨中原瓜連數省防江備海誠握其要則天下可不勞而定哉我成祖再造區宇定鼎燕京至于設官置吏南與北未嘗不相埒夫以成祖之睿聖豈不知省官之爲便而必不省者誠見夫祖宗之陵寢在焉
國家之咽喉係焉非衆建庶官則不足以控制遐方彈壓重地耳我皇上初登大寶虛懷任人大小相維南北並重維時庶政修舉海內乂安治幾與
二祖比隆濟美矣邇年以來嗜好少偏登用弗廣以

猜疑成壅滯以壅滯成廢格在　皇上方謂愼于
用人在諸臣亦且澹于用世或鈌而不補或補而不
來或來而輒去有一署鈌至數官者有一官鈌至數
年者凡官皆然大臣尤甚兩京皆然南京尤甚以南
京大臣之鈌而歷數之如吏部鈌矣總督倉場鈌矣
禮部鈌矣兵部鈌矣工部鈌矣都察院掌院鈌矣通
政使鈌矣大理寺正卿鈌矣即其間有一二已點已
任者又屢辭未至久歸未旋矣夫吏部鈌則統百官
者爲誰總倉鈌則理軍儲者爲誰禮部鈌則司典禮

者爲誰兵部鈌則詰戎兵者爲誰工部鈌則富邦土
者爲誰都察院都御史鈌則掌風紀者爲誰通政使
鈌則達幽隱者爲誰大理寺正卿鈌則評究抑者爲
誰優游家園者尚抵任之無期遷延不補者又懸鈌
而廢事徒使一戶部尚書張孟男也既管本部矣又
管倉場矣又管吏部禮部矣一刑部侍郎王基也既
管本部矣又管兵部工部矣一操江僉都御史耿定
力也既管操江矣又管都察院矣大理寺矣夫設官
分職各有司存　聖明之朝原不乏士今乃使一

官而兼數官一人而攝數篆縱使諸臣之才力固足
以勝之然事非專制官屬代庖能保人心之不玩政
事之不弛乎况今採榷之擾遍及閭閻稅契之議洶
洶未息農夫怨于野商賈怨于途生民之釁禍
國家之隱憂眞有不可勝言者儻有陳勝吳廣之徒
乘積玩積怨之民心因而鼓煽其間而傑黠者誘之
脅衆以窺茲土臣恐二三大臣顧東則遺西支左則
漏右　祖宗二百年創業之地亦大可爲寒心矣
昔寧庶人南昌造變意在直擣　金陵然竟趑趄

安慶而不敢下者非當時南京兵部尚書喬宇威名
智略有以奪其氣而屈其謀哉由此言之　留都之
大臣胡可忽也胡可鈌也且也任用大臣非但用才
亦以養才蓋其素所豎立表見者習熟於　人主
之耳目一有軍國緩急簡而補之如探囊而取挈券
而求無不如意不然無事而忽之有事而求之不亦
難乎我　皇上誠爲養才計爲　根本計爲
祖宗之　陵寢　宮闕計則夢卜延訪正惟其時
烏得視　留都爲賸地視大臣爲贅員願乃寘而不

念哉臣新入陪京值大僚多缺其蕭條寥落之狀不忍見聞故首言及之伏惟皇上穆然深思逖然遠覽審輕重之勢察安危之源勅下吏部令已黜用者速來到任未推補者速爲推補其托故久歸未旋者勒令嚴限復職庶在位有師師濟濟之風而國家享磐石苞桑之固矣留都幸甚宗社幸甚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乞宥言官以光聖德疏　　陳　　隆慶六年任

臣等近接邸報恭覩聖諭惓惓於星象之變責令臣工着實盡心修舉職業共圖消弭及聞皇上宮中露禱減膳徹樂一時南都大小臣工莫不傳誦以爲即此可以格天而宰輔大臣又能仰體聖心辭免纂修筵宴特蒙俞允遂罷無益之費君臣一德交相警惕如此則災變何復爲患而天意豈不孚格也哉臣等竊惟自古聖帝明王不恃其無災異之生而恃其有消弭之道堯之水湯之旱皆不足爲聖德累而況我皇上超越百王出於尋常萬萬也乃者御史胡涍祗因奏放宮人語意狂悖竟蒙罷斥臣等又復疑之夫御史言官以言爲職者也陛下既欲在廷諸臣着實修舉職業則所以爲御史者舍言何以盡心哉欲責之言而又甚其罪是尤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嘗聞唐臣陸贄有言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

斯皆盛德臣等雖未獲覩胡涍然莊誦
陛下詰責之旨則涍誠狂悖矣故以陸贄之言觀之
則凡爲多爲直爲狂誣爲漏泄皆進言之過而無損
於　陛下惟夫好而賢之怒而從之則固
帝王聖德千古以來所未有也且查放宮人古之明
君常有行之者矣唐太宗是也比因亢旱少雨李百
藥上言宮人無用者尚多陰氣鬱積亦足致旱遂命
簡出之前後三千餘人光耀往牒至今以爲美談夫
唐太宗三代以後君固不足爲　陛下道而史稱

貞觀之治庶幾成康者　陛下倣而行之則亦超
越前代比迹成康矣臣等未識天道仰觀玄象示異
誠不知感召爲何災咎但以人事攷之能宥言官以
開言路俾　朝廷之上情意交孚毫無壅蔽之患亦
修德行仁消衰弭災之一端也況今一歲之內日月
交食天鼓時鳴　慈慶宮後連房燒燬皆君
天心仁愛有以示儆於將來者使胡涍竟以狂誣不
蒙赦宥則羣臣之中自愛者衆天下事誰復與
陛下樂告哉是以臣等披瀝肝膽敢陳於

君父之前伏乞　陛下俯察愚誠特原胡涍之罪
俾復其官令其照舊供職勿以　成命爲不可易斯
天下臣民曉然知　陛下之從諫眞如轉圜而下
情以和氣畢達　天心可格於有永星變可弭於
將來矣

開言路杜奸萌以全聖德疏

王嘉賓 隆慶年任

臣見邸報有吏科給事中石星一本歲序更新萬化伊始懇乞 聖明亟圖政理以慰人心事奉
聖旨這廝惡言訕上好生無理着錦衣衛拏在午門前着實打六十棍爲民當差不許欺縱欽此 臣驟見不勝駭愕切思 陛下卽位纔逾年耳前於太常寺少卿周怡則調外任矣於禮科左給事中陸鳳儀則斥之爲民矣今於給事中石星旣使爲民當差而

復廷杖之幾乎就斃矣數月之間所以處進言之臣日漸以甚如此此實言路抑遏之機而奸邪鼓弄擅竊之漸治道升降于此乎繫誠不可以無慮也 臣時見報卽欲具奏陳其不可頃緣 陛下節有籍田春祭冊立之儀卽有疏諒未暇覽乃遲違數日今各舉已竣事 萬機從容輒敢冒昧一言非不知觸犯忌諱拂逆左右然而不容已者誠以待罪言職不敢顧惜一身之利害而陷 陛下於過舉也 臣請卽不可者爲 陛下陳之國家置耳目之官所以補過拾遺不使人主陷於不義也是故在朝有諍臣而後人君無過舉給事中以諫爲職者也例當隨仗糾拾凡主上言動少差皆得而言之若夫箝楚言官而嗔其言主上不得聞其過而怠心生矣怠心一生萬幾叢脞而政事墮矣故 臣謂石星一事啓
陛下怠政之漸其不可者一也古人云仗節死義之士必於犯顏敢諫中求之是犯顏敢諫之臣世道所賴而立而培養成全則在大君優崇而護惜之耳嘉靖末年權奸在朝士氣委靡 陛下卽位凡以建

言得罪者或起用之或䘏錄之加恩於既往實以激勸乎將來士類稍稍生氣矣石星入科未久乃卽能謇謇諤諤正色危論此實 陛下育養之人物是猶萌蘗始生正宜吹噓培植以期成全顧罷斥廷杖是摧折其生意也士氣由此銷沮而側媚依阿之風興矣於世道何賴此其不可者二也 臣嘗觀古中世之主欲止人之言往往加以誹謗之名夫人臣進言于君無非效忠于國詞非激切不足動人主之聽自非病狂喪心何敢忤犯此情理之所當察若夫禁人

之言而謗加之則言涉于直者皆謗也是雖欲以箝
言者之口而實不足以服天下之心誠恐名色一立
非所以訓臣下 臣 竊惑之其不可者三也言路者國
家之命脉繫焉其通與塞而治亂隨之言路一塞則
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無人言之而天下之事去
矣聖明之主方導之使言而顧止之乎 臣 謂處石星
一事是杜衆正之路而開羣枉之門此其不可者四
也壅蔽之患前史載之詳矣故我 朝票旨付之內
閣擬之昨石星之旨見其從中批出莫不疑惑咸以

聖量含弘天覆地載縱石星有未當諒亦包荒而遽
處之如此如果出于 聖衷已非納諫之美如出
左右所擬或生壅蔽之奸竊弄之漸殆不可長此其
不可者五也宦官不預政 祖訓戒之嚴矣
陛下即位加恩從龍之臣雨露覃布欲其沾造化之
仁固然也爲此輩者正宜愈加勤慎小心以拱掃拂
之役可也但小人難養近則不遜從來內官未有條
陳時政者而李芳則妄肆其如簧之口他如黃浦之
廕襲錦衣滕祥則爲票旨王本之生事高麗 朝廷
置之不行此輩防過之嚴猶恐其肆然無忌若夫縱
容之過其亦何所不爲正德中劉瑾事可爲明鑒言
官斥逐正以示其用事之端耳不見其形當察其影
今其形狀不已暴著矣乎 陛下不早加關防則
將來之害不可救藥此其不可者六也小人之性睚
眦必報中傷善類以快巳私又其故態也近日滕祥
輩每被言官摘其壞事之跡欲起而報之者屢矣石
星之疏所謂察讒譖者則灼見其肝肺而深中其膏
肓也其所假而激 陛下之怒者不過即其語涉

聖躬者以爲言耳遠近傳聞石星當廷杖時有內臣
數人環列詈罵人言豈誣事必非虛即其詈罵之跡
益見其讒譖之實矣假使石星不幸而斃于杖下則
陛下有殺直臣之名左右之悞陷 陛下非淺也
縱欲悔之其將何及此其不可者七也是則由前言
之則關言路之通塞由後言之則繫奸邪之滋長誠
非細小然也昔者仲虺之美成湯也不曰無過而曰
改過吉甫之事宣王也不曰無闕而曰補闕蓋人不
以無過爲難而過以能改爲貴語曰君子之過也如

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臣願
陛下以從善爲心以聞過爲喜平旦而思畱神俯察
推前日起用建言廢棄之意而施于今日以言得罪
之臣將石星召用陸鳳儀原因條陳邊事誤遺旨意
字眼亦非大罪俱復原職使天下曉然知石星一事
乃偶爾一時之誤庶幾可復于無過而不至于有闕
矣左右有言臣下短長者必察其毀譽之由左右有
竊弄威福者必治以恣肆之罪如滕祥王本罪過明
著已經論列下之法司問擬仍選忠厚老成如先朝

金瑛懷恩王岳之儔使之供役一切章奏必以二三
大臣　面議請　旨俱不畱中庶上下之情可
通壅蔽之奸可除朝政清明而治道不無少補矣臣
俯伏待罪無任隕越之至

矜狂愚以光　聖治疏　朱鴻謨萬曆年任

臣近接邸報內開翰林院編脩吳中行檢討趙用賢
刑部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進士鄒元標各一本
大要陳乞元輔奔喪守制以明大義以植綱常等因
伏蒙　聖明廷杖遣戍爲民遇例不宥臣聞之不
勝恐懼遠在千里未得全疏想其情詞或多狂悖必
有大傷　聖心觸犯　天怒者且不能仰體
聖明爲　社稷蒼生之意諒輔臣迫於
君父不得自遂之情愚眛之罪焉可逃也語云世必

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
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五臣之罪惟在
執常人之見耳若謂排擠輔臣圖便己私不惟諸臣
所不忍爲　聖明在上憲典具存此何時也而敢
萌此念哉臣謂諸臣之罪雖不可逭而其情尚可矜
恭惟我　皇上臨御以來　聖仁天覆草木羣
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諸臣蒙被　恩寵咸通仕
籍或列　侍從或廁郎署或叨黃甲犬馬報
主之心方有待於異日乃以一眚之玷自棄　明時

遣戍者未卜生還之期削籍者永絕　國門之望後
雖欲致身報　國其道無繇孤臣去　國萬里投荒
風霜之所剝蝕憂苦之所銷鑠萬有一二不幸溘先
朝露使上傷　陛下好生之仁下沮忠臣敢言之
氣非所以勸百工示來世也臣閱邸報輔臣張居正
亦嘗為疏救之諸臣以輔臣之故而罹　嚴譴想居
正當是之時亦必有甚不安於心者
陛下以　社稷懇畱輔臣而乃使輔臣有不安之心
陛下縱不為諸臣惜獨不為輔臣惜乎臣惟君之於
臣猶父母之於子也人子有過為之父母者未嘗不
訶詈而鞭笞之方其鞭笞之時戚然其不忍於心也
既鞭笞之後煦然其不衰於愛也慈父不棄有過之
子孰謂仁君終棄有過之臣哉五臣已蒙罪責足昭
國法既經懲創悔悟必深伏乞　聖明憫念狂愚
收回　成命遣戍者重加降罰為民者降調外職俾
得改過自新庶有罪之臣亦　聖心之所不忍終
絕而　王度益廣太平之世無一夫向隅之泣而
聖治益光諸臣亦將困而復作蹶而知奮報

主之忱以使過之仁而益勵矣其於　聖治豈曰
小補之哉恭奉嚴　旨不許救護臣雖牛馬亦畏
鞭笞臣雖螻蟻亦戀微生况臣親老家貧又無兄弟
子姪臣雖木食豈不顧念第念臣身有言責義難自
全終不忍以畏死之故上負　明主下負言官臣
死之後庶幾天下後世有諒臣不得已之心者倘蒙
聖明特寬斧鉞　俯賜采納臣與吳中行等未死
之年皆　陛下更生之賜也殺身報　國萬死無
恨臣愚不勝祈懇之至

覃恩廣孝以崇國體疏　孟一脉 萬曆年任

臣聞之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而孟軻氏亦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誠以孝者百行之本萬善之源天子之德教所以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者率是道也是以虞舜以大孝成時雍之化武王以達孝致永清之休此虞周之世卓冠千古迄今稱盛美者必稽焉我　皇上聰明仁孝勤政講學毎於視事之暇即朝　兩宮問安視膳日夕無逸大小臣工皆欣欣然有喜色而相頌曰此

虞舜之大孝也邇因嘉禮告成特薦徽稱仍于奉冊之後　詔頒海隅大霈　明恩內外臣工又欣欣然有喜色而相慶曰此武王之達孝也臣嘗伏讀詔書有曰各王府親郡王嫡毋與生母竝存詔書到日其嫡毋許奏請准加稱爲太妃生毋准授封爲次妃給與　誥命是　皇上之孝首沾于藩服矣有曰勳臣公矦伯襲封見職者俱與應得誥命是　皇上之孝大賚于世臣矣有曰兩京文官未及三年考滿者俱與應得　誥勑命是

皇上之孝湛濡于文臣矣有曰軍職自萬曆六年二月以前有犯該充終身軍已經開五年六十以上者比照爲民事例子孫承襲是　皇上之孝流行於罪人矣有曰天下儒學生員有親老無人侍養願告侍養者聽是　皇上之孝覃布於士類矣有曰軍民有年七十以上者許一丁侍養免其雜泛差役是皇上之孝洋溢于百姓矣夫鴻均之世何物不熙聖孝之廣何幽不被雖大造不求仁於芻狗而行潦恩委潤於江河此天下臣民無論貴者賤者遠者近

者存者歿者年老而無依者作慝而負罪者咸荷其仁也夫以　皇恩之錫若此其大　聖孝之推若此其廣臣請爲　皇上陳之臣於萬曆三年十二月內見御史傅應禎率其愚戇之見冒爲狂悖之言仰忤　聖心允爲有罪乃蒙　皇上恢弘天地之量待以不死調戍窮邊矣臣聞其往戍之時伊父傳國相年逾七十卽今　皇恩浩蕩凡軍民有年七十以上者許一子侍養而彼之父子分離各天生而永訣死難再見此誠　陛下之至仁所當矜

憫者一也臣於萬曆五年十月內見進士鄒元標執
拘攣之迂談昧　社稷之大計仰觸　聖怒罪
復何贖乃蒙　皇上弘開覆幬之仁寬以不殺謫
譴絕域矣臣聞其臨譴之時伊母羅氏年已六十即
今　聖母覃恩軍職犯該終身軍年六十以上者
比照爲民事例子孫准其承襲而彼之子母遠別天
涯生還無期沒齒難逢此　陛下之仁所當矜憫
者二也臣竊思之御史劉臺與傅應禎之事相若也
編脩吳中行趙用賢與鄒元標之事相若也三臣者

得以待罪於畎畝之間復伸其天性之愛皆
陛下之賜也而何靳於此二臣耶夫人君之尊天也
天無外聖人之仁亦無外臣觀天之於物雷霆以震
之霜雪以威之而又煦之以日月澤之以雨露是殺
之乃所以生之毀之乃所以成之此天之所以爲至
仁也伏願　皇上丕顯無外之仁大廣無前之孝
如天之覆如地之載如造物者之無物不容將傅應
禎者比照劉臺事例俾其父子得以再見將鄒元標
者比照吳中行等事例俾其子母不至永訣其他如

貟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雖其父母之存亾臣未敢
必而推彼親親之至情使亦得以照例生還則是當
霜雪之後而暴以日月之光霽　雷霆之威而潤
以雨露之澤　聖恩既廣　聖孝並隆配天之
業足以比　隆於造化錫類之仁且將遠軼乎虞
周矣於　國體顧不甚美而　聖治豈不彌光哉
臣愚不識忌諱目覩　皇上覃恩之孝覆被天下
不勝懽欣鼓舞冒昧上　瀆伏乞
陛下俯鑒愚誠少垂省察則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乞寬譴罰以光 聖治疏 劉 維萬曆二年任

項該南京科道官楊節等条小火者張進已奉
明旨處分隨該科道諸臣鄭岳麻永吉趙參魯等執
陳前事蒙將諸臣降罰有差夫以一事屢陳委屬煩
數 皇上降罰以儆臣工宜矣然臣等竊念言官
建白凡事關 國體無擇細大無嫌再三使所言足
采宜蒙 聖明虛受設有忤觸猶望 曲賜優容
此誠 皇上公聽之量而言官獻納之衷賴以伸
也今諸臣瓆奏固未能仰契 宸衷而原其本心惟

欲共全 國體要亦各舉其職守圖報於萬分耳一
旦降罰若此使天下聞之謂臺諫之議既不獲伸進
議之臣仍皆獲譴恐非 聖世所宜有也漢臣有
言開導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
猶恐懼而不敢言正以 天威嚴重而犯 顏抗疏
自古爲難諸臣幸際 聖明之世事 堯舜之君
既欣欣然勉其爲難矣 皇上不用其言且罰及
其身其於忠諫之路不無少阻或者巽耎之臣繇此
咸守卷舌之戒則忠謀至計孰與 皇上陳之共
成 光大之治哉臣等待罪南臺義不容默用敢冐
昧 上陳伏望 皇上大恢仁度 特賜聽納
將諸臣宥免降罰再乞 聖明垂察羣言果有可
采不以一眚而併棄之則臺諫得以正色立朝忠讜
無不上聞我 皇上蕩蕩平平之治益 光大於
重熙累洽之日矣天下幸甚臣等幸甚

乞矜釋言官以崇 國體疏

胡 宥 萬曆四年二月上

臣等備員南垣近接邸報有御史傅應禎建言冒犯
伏蒙 皇上既加戒懲復擬發遣并將給事中徐
貞明御史李禎喬岩謫調傅應禎率其愚戇之見冒
爲狂悖之言加以罪遣亦復何辭竊惟 人主端
臨億兆之上而天下之利弊生民之休戚至於四海
九州之遠靡不周知者以有獻納之責寄之言官也
夫惟獻納之責於言官寄之則責其盡言者亦甚殷

唐虞之世稽衆好問以受天下之言豈能必其言之
皆善而用之哉其心嘗恐人之不言多方以誘之雖
或其言之未盡善尤必曲加矜容而招徠之此都俞
吁咈至今稱爲美談盖非惟作臣直亦所以養重
國體也 陛下亶上智之資擴兼聽之度登極以
來日御經筵輔弼大臣尤能善體 聖意相與朝
夕論思惓惓以興道勤政爲務而於章疏之進必嘉
納而酌行之至或有觸冒忌諱冒干 明威者每
荷 聖德寬恤曲爲優容是以中外咸欣欣然喜

曰 皇上之虚心受言如此凡職居言路間有一
得之愚皆爭求自效以獻於 聖明之前而御史
傅應禎乃不能仰體 宸衷冒陳瞶説蒙加戍遣誠
足以示懲創矣但念應禎言雖過激而心無他盖一
則急效其芹曝之忱一則素恃我 皇上天地之
量遂爾冒昧上陳不自知其言之過也況 國朝優
恤言官之體媲美唐虞應禎一人固不足惜竊恐天
下徒見 皇上一時懲創之迹而未詳應禎獲罪
之由遠近傳聞致生疑畏將來雖有關於 國計切

於民生亦將畏避顧惜而不敢披瀝以直陳矣此
國體所係最重而忠讜之氣宜養也昔賈生言於漢
文帝曰開道而求諫和顏色以受之文帝因以止輦
聽受魏徵言於唐太宗曰自古上書率多激切太宗
嘉其言而賜皇甫德參帛足以言之可用而樂受之
固足以見鑒納之明惟於言之狂激而矜容之益彰
皇上仁恕之意超漢唐而獨隆矣且 人主之威
天威也威一加而天下以畏以懲 人主之恩天
恩也恩一布而天下以感以勸恩威兼著

皇上之所以鼓舞臣工懲而且勸尤臣工之所以仰
戴於　君父者也伏願　皇上俯鑒愚誠特矜
傅應禎之罪　恩賜赦釋幷徐貞明等各從寬宥
復俾天下臣民翕然慶　皇上之優容狂戇之臣
莫不感頌　聖德而益知所圖報矣臣等備職言
官干冐　威嚴不勝戰兢懇切戴罪之至

乞矜宥言事諸臣以全臣節疏

郭惟賢 萬曆九年任

竊惟士君子之正氣國家之元氣繫焉正氣伸則元
氣固元氣固則國脉昌其機毎相乘者自昔直言敢
諫之士何代無之然英君誼辟未有不優容之愛惜
之以養和平之福而扶正直之風者凡以爲培元氣
計耳臣竊見往者翰林院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
戶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刑部辦事進士鄒元標
各以建言伏蒙　天威廷杖遣戍爲民遇例不宥

諸臣不體　皇上留元輔安社稷之心而區區欲
以持綱常之說勝之其狂戇之罪固不可逭然其奮
焉不顧而必欲效欵欵之愚者彼豈不知承順之恭
而與人異性哉誠各持其見各執其是而其心非有
他也　皇上之罪之也亦豈終擯絕之哉誠欲其
動心忍性而玉之於成也今其罪廢也已六年
於此矣謫戍者堅志於瘴鄉削籍者杜跡於衡門行
道之人惻之即　皇上聞而見之未有不脉脉然
動也　皇上者天地父母也諸臣者子也人子得

罪於父母父母怒之宜矣迺其後𫉬恭順靜思引咎
自悔爲父母者寧獨無介於懷乎方今恭逢
聖嗣誕生普天同慶卽昆蟲草木凞凞然如登春臺
之上而諸臣久在罪斥之列萬一有身先朝露如朱
劉故事其於　皇上愛惜人才之心必有宥過後
時之悔四方傳之史冊書之豈不爲　聖明之累
哉伏乞　勑下該部覆議如果諸臣情有可矜臣
所言不謬望　柔賜特恩寛宥將吳中行等復其
冠帶艾穆等赦還故里則以全謇諤之節至明也以

擴好生之澤至仁也天下仰　聖德之高明廣大
真配天地而同流垂萬世而有光者豈不休哉至於
數年節經言事得罪如傅應禎朱鴻謨余懋學等諸
臣其言不無過激其志均有可原者亦乞
聖慈槩覃　洪恩盡行矜宥庶蕩蕩堯天無不蒙
施之物而士君子之正氣因是以發舒　國家之元
氣培之永永矣若復憐其愚忠將先後諸臣一體破
例叙用使蹶足之馬猶得趨馳於前途而圖報於來
日此尤出於　皇上使過之仁再造之賜臣之願

也天下之願也非所敢必也臣愚不勝惶悚懇祈之
至

乞矜宥言官以光　聖德疏

王藩臣　萬曆十二年十二月上

近接邸報該雲南道等御史蔡時鼎湖廣道御史王學曾各一本請重視聽以悉羣情停征取以免騷擾俱蒙　明旨降罰臣等待罪南臺皆司言責聞之不勝惶懼竊惟人君其尊天也其威雷霆也人臣以卑微之身思欲抗天而觸雷霆卽誘之猶恐不敢而況示之懲創鮮有不疑畏而消沮者稽古帝王之盛舜稱重華武云大烈豈直有淫逸之事狎侮之失哉

而勿貳勿疑之戒玩人玩物之規下言之而上能受之不以爲諱此明良之遇所以萬古稱隆也仰惟皇上臨御以來拔擢耆俊察納忠言宵肝憂勤圖惟治理凡在臣工際遇昌期孰不忻忻思効涓渙之報于萬一哉邇者之懲　陛下本非輕視聽也麟皮之取　陛下本非貴異物也乃諸臣輕於瀆奏具言雖涉狂妄不識忌諱然原其心以爲人臣愛君當防其漸而憂盛危明之論必　聖主之所樂聞故冐昧陳說盖以虞周之聖望　陛下而竊欲台效其因事納忠之過計也誠由羣情之悉以廣明聽之實由麟皮之停以謹好尚之端則陛下之聖益聖而二臣區區犬馬之誠庶幾得以少輸矣　君父之前豈敢有他念哉臣等竊意聖度汪涵必將俯原而優容之乃今一時被譴在皇上天地之心雖不過薄示懲創而在狂妄之言亦屬自取臣等未敢以爲過但恐傳之天下後世不曉所謂將以爲欲重別科而反輕言路以一麟皮而處一言官則　陛下所聽納稍有不廣而于

聖德未必無少損也臣等又惡敢默默無言也伏願皇上擴天寬地容之量赦過宥罪亟召二臣復還原職則　國體益崇　聖德益光虞周明良之盛不得專美於前矣臣等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乞錄直臣以光　盛治疏

方萬山 萬曆十三年四月上

臣惟明主不諱憂危之言以博觀忠臣不避斧鉞之誅以直諫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自古及今主聖臣直未有不相須而成者也仰惟我
皇上英明天縱　睿斷夙成從諫如流求治若渴日者因言官之請　准令建言諸臣鄒元標等分別敘用一時遠聽之士無不歡欣鼓舞思竭涓埃勉圖報塞　大聖人之所作爲眞有出於尋常萬萬矣

然范儁亦言官也以其言獲罪亦猶之乎諸臣也乃獨未蒙一視之恩臣竊疑之意者　皇上因其過於切直故特爲之異處乎無乃謂諸臣見在職任而范儁業已爲民不可復用乎臣竊以爲言官之職惟恐其緘默而不言非以其切直之爲患也范儁不識忌諱致干　聖怒罪復何辭然其心切於效忠實與諸臣無異諸臣咸蒙敘用而儁仍在擯斥之列恐非所以弘大公而昭一視也若曰爲民不可復用則鄒元標前已謫戍貴州矣孟一脉亦已削籍編氓矣
皇上始而竄之以言責今又示之以優容
聖度恢弘遠邇歌頌范儁之罰或恐無所加於二臣而處之獨異故願　皇上之以待二臣者而施及於儁也臣又聞人君之於臣猶天地之於物父母之於子也天地普物而無心故栽者培傾者覆雖物有自棄於天地者而天地並生之心則無二也父母愛子有心而無私故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雖子有弗克肖於父母者而父母兼愛之心則無二也故天地不以摧剝之後而廢發生父母不以震怒之餘而

替慈愛人君亦不以罪謫之臣而忘錄用何者罪謫之臣一時狂戇之態雖若可罪然其心切於効忠則固明主之所資以成其大者也語云滿堂宴笑一人向隅而泣則滿堂皆爲之不歡諸臣咸蒙敘用而儁獨抱向隅之泣無亦　盛世之所當憐而察焉者也伏乞　皇上推天地父母之心　弘赦過宥罪之仁如果范儁創艾既久情有可原或與諸臣一體錄用於以昭　聖明納諫之美於以作言官敢諫之風其於　淸明之治未必無小補矣

乞矜宥諫臣以開言路疏

李文熙 萬曆二十二年十二月上

頃閱邸報該福建道御史冀體爲論輔臣趙志皐奉
旨回話蒙賜降調旋以臺省申救斥爲編民又該南
京戸科給事中任彦蘖爲救文選司郎中馮生虞奉
聖旨任彦蘖降一級馮生虞等降罰有差抗疏月瀆
宸衷且意涉急遽詞失婉曲上干
聖怒譴謫示懲固其自取更復何辭 臣 等濫厠留臺
不能默默者誠有見於 朝廷之言路關係治道匪

細耳恭惟我 祖宗設官分職兩京並置六科十
三道寄以耳目之責凡時政得失百官邪正皆盡言
無諱所以廣聰明而防壅蔽也使阿諛唯諾 國家
何頼焉今冀體任彦蘖俱有獻替之司因事納言本
其職分非出位妄言者言有可採固俯賜 俞允詞
或逆耳當曲爲包容體以大義而責備乎志皐明臣
節也生虞因推賢被譴而彦蘖救之實愛惜人才之
忱耳要之以市恩結黨 臣 等知其必不敢也昔人云
主聖則臣直又謂君仁則臣直 朝有諍臣而
皇上之仁聖益彰不諒其謇諤之忠而責以憤激之
罪白簡甫陳譴謫隨加 皇上設立臺諫之意謂
何培植真才之意謂何而遂一鳴輙斥耶由是天下
之人見諫臣以言獲罪也必將曰清明之朝且諱言
如此 聖明之主且拒諫如此二臣無負於
朝廷而顧不能容如此爲盛德之累多矣古之諫官
言及乘輿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宰相待罪故聖帝明
王稽衆舍已未嘗罪一言者所以養天下敢言之氣
而折奸邪之萌也今悃悃款款者立見斥逐此風一

長自非仗節慷慨幾何不爲利害怵哉天下中才最
多鑒二臣之覆轍將以言爲戒緘口結舌效於寒蟬
豈敢明目張膽批鱗折檻以身試不測之威而買其
罪耶異日脫有大奸巨姤 陛下深居九重何由
而知之直諒骨鯁之士遠憸夫壬人乘隙而進讜論
不聞而國是日非將來壅蔽之患有不可勝言者豈
社稷之福也哉 臣 等非止爲二臣惜也爲言官惜也
非止爲言官惜爲 國家大體惜也伏乞
皇上廓天地之量霽雷霆之怒念育才之甚難思建

言之不易收回成命將冀體任彥蘗照舊供職併馮
生虞各復原職仍願自今以往不復以言事罪建言
官庶幾開天下忠義之門豈惟體等感恩圖報內外
大小臣工靡不思罄涓埃　皇上德業之盛名譽
之美真可以增光　祖宗匹休帝王而億萬年無
疆之慶端在茲矣

乞優容諫官疏　張萧 萬曆

近該吏科都給事中林材等一本爲儒臣鮮耻貪位
可羞懇乞　聖明亟賜議罷并行申飭以昭大公
以杜羣枉事伏蒙　皇上肴成憲回籍養病去劉
元震馮夢禎俱着照舊供職林材則降三級調外任
矣該科道諸臣吳文梓崔景榮等合疏申救又蒙
皇上將林材降襍職調極邊方用不許朦朧推用矣
夫林材抗奏一疏糾論三臣摘事陳辭未當
聖意始尤輕降三級隨且襍職極邊　臣等厠班

都鸞覩　天威震疊不勝戰懼曷敢復爲贅詞
再瀆　宸聰顧　臣等竊思　祖宗創制設官特
設六科給事中使之列署　內庭班聯侍從者以
謂　天子深居九重雖亶有聰明難周天下之見
聞故以耳目之寄寄之言之而是則嘉納之言之未
必皆是則包容之然必養其銳氣而借之重議者蓋
重茲耳目也科臣林材非所稱耳目臣乎况官以吏
科名吏科以給事中名凡茲百司邪正才品薰蕕或
時觸於目擊或事得於風聞皆其臣所得言臣所當

言材之就官論人敷陳於　黼扆之前者蓋爲官
擇人罄忠赤而明職掌也其心非有他也至於言之
可聽與否人之可去與否一惟聽命於
皇上雖於　聖心不欲去者未能盡合於
聖心所欲去者未必能孚殆非越職而言無當而語
者比也　皇上威漂雷霆誰敢觸犯材亦何敢以
狂悖而冒干不測之怒哉　皇上肯以大聖人之
心孰思俯察曰聖王御世寧使有狂言無使有隱論
夫誠不欲論之有隱自不見言之有狂況材列在言

官職掌謂何循職彈劾未必有狂　皇上可以無
用怒而可以無用降謫矣　皇上於六科諸臣之
中特簡材爲吏科之長以三年大計之典頒授材以
諮訪之權任之不可謂不重矣且向來屢次奏言悉
加採納知之不可謂不深矣材也感知遇之隆益攄
忠讜　皇上鑒惆直之素少霽　天威則在材
爲感恩思奮之直臣在　皇上爲受諫容直之
聖主顧不稱　盛朝之美事哉臣等又聞曰容一
言之不當者則百當者集罪一言之不當者則百當

者難何者尚忠之士進不關人主喜怒退不顧一身
榮辱者十百之一二也故明王開導而求諫和顏色
而受之猶恐士之畏懦而不敢進若一鳴而便斥之
恐見影生疑皆謂忝官獲罪相率顧忌噤口成風自
玆以往事若有大於此而難言者誰爲
陛下言之夫天下事至於人不敢言則　國是之可
畏者至矣言之可爲於邑臣等遥叩　九閽不能
默默者非爲一科臣也爲言路關　國家之命脉言
路之通塞關　國家之治亂也方今各省直隷推官

知縣等官應徵書而來　輦下蒸蒸焉需臺諫之
選矣丹誠赤心炯炯躍發秉謨竭忠勃勃思効玆以
吏科都給事中彈章方騰貶降旋至恐非所以鼓士
氣而作敢言也伏願我　皇上念　祖宗設官
之意重　殿陛耳目之官將科臣林材俯賜寛貸俾
復原職或重加罰治則　聖德之天寛地容海涵
春育者爲益廣大此臣等之願也　宗社無疆之
慶也臣等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乞寛宥科臣疏　　段尚繡 萬曆二十二年五月上

臣等待罪南臺先于邸報接得户科都給事楊恂一本特事觸心不忍隱默昧死陳言仰冀

聖明垂察亟賜省納以清政本以圖治道挽回萬一事語侵輔臣致干　聖怒奉　旨降一級調外任中外臣工莫不震愕隨大學士趙志皋張位各一本申救俱奉　旨姑免降級臣等慶　天威之少霽冀　聖意之漸回于科臣不終棄也迺今調任如故臣等竊謂諫官以諫諍爲職而以他意揣之則深亦以風聞言事而以妄詆非之則鑿夫威福在

朝廷議歸臺諫苟太阿獨持衆庶共見苞苴絶跡仕路亨夷復有開訾議之端逞無根之説是則自棄于盛時也惟化日光天鬼魊出没深機密勿闇昧莫窺于是見者膠于迹聞者激于衷又有時與事會機與人合若符左券則志士扼腕藎臣撫膺而爲痛哭流涕之説者有矣心實無他也方今　聖明在御碩輔秉鈞窮簷蔀屋疇不拭目以觀其盛詎意考察禁約亡奉　欽依乃有如許茂橓者出西討畫謀實

壓　聖慮乃有如楊應龍者出其間點陪推驅逐言官奉　旨知出　聖明而薄識小臣誰則知之科臣于茂橓欲究根因非爲一茂橓蓋塞其源也于應龍欲求下落非爲一應龍蓋防其漸也于聖斷而誤爲専擅朋黨之説蓋中外臣工防倒持慮旁落望輔臣格心之功借相道以規　主德而不覺其言之渉於誣詆矣上干譴責夫復何詞惟是科臣職司糾繩又心切攄忠因時事之觸衷致陳言之忘忌　皇上不採其言復責其罪節奉　溫旨欲

安輔臣之心而姑免降級臣等竊謂科臣難輔臣亦難科臣有弼違之責迹渉輔臣而不敢爲輔臣避忌諱輔臣有引咎之心詞干科臣而不得與科臣爭是非顧雅量欲容而容之不能嫌于妬實心欲救而救之不終疑于虚由是而安輔臣之心而宥科臣之罪或復其原官或量加罰治則　皇上雷霆之威既震而雨露之仁無窮　聖德優容出尋常萬萬矣更祈　總攬乾綱　召見輔臣用舍注措而訂可否輔臣必不肯有私庇以誤　皇上

皇上亦可無有紕繆以訾輔臣　君臣一德百度惟
貞大小臣工相忘于熙皞之日也天下幸甚後世幸
甚臣等濫竽言司冐瀆　宸嚴無任戰慄待
命之至

乞矜宥愚忠亟回天聽疏

王藩臣 萬曆二十八年十二月上

臣等閲邸報工科都給事中王德完近因愚直疏及
宮闈致干　聖怒下鎮撫司獄考治中外惶惶咸
謂德完以忠蒙譴有傷　聖主之明諫官以言獲
罪有虧　治朝之體臣等誠不勝駭愕既伏而思之
則又不勝過望以爲此我　皇上今日悔悟轉圜
之一大機也夫人臣披腹心矢忠藎業已置生死於
度外言而見信雖鼎鑊若飴言不見信縱苟全何益

邇來章奏上憂　國本下憂民生一切　宗社安
危大計諸大小臣工流涕痛哭而陳於旒纊之前者
不知幾矣退而杳然不聞命也莫不囂然自喪謂
皇上置羣臣於無用付羣臣言於不理　天聽益高
無可奈何一日言官論及宮闈忽蒙　皇上赫然
批發乃諫垣章疏得經　御覽德完雖受箠楚人
心殊切仰望臣等亦不爲一臣危而竊爲天下幸也
至於深罪德完重加譴責者　皇上特謂宮禁嚴
密有非臣子所得言者耳不知人主以天下爲家宮

中府中俱同一體豈有藩籬之隔人臣事君如子事父分姝堂簾情均骨肉亦何形跡之嫌如劉甫之於成帝以危辭諫趙婕妤之立宋李元之於眞宗以却詔抑劉美人之寵自古忠臣觸忌諱而不顧者類然非創見於德完也矧今訛言煩興充溢京邑幸而德完言之 皇上明之天下始曉然知 中宮得侍左右并無危疑莫不舉手加額爲 國家稱慶向非德完冐死一言則雖 宮闈交泰下既不知道路流言 上亦不聞其爲 聖德之累大矣然 皇上試以此思之德完當言耶不當言耶德完之言有罪耶無罪耶臣等又莊誦 憲章實錄隆慶年間御史詹仰庇曾上慰問 中宮一疏亦因彼時人言藉藉而發正與德完今日事同維時奉 穆宗聖旨謂爾不曉宮中事多言免究當時翕然稱仰庇愚忠頌 先帝盛德至今以爲美傳臣等乞 皇上以 先帝爲法寬宥德完仍乞乘此省悟之機盡閱留中之疏亟舉典禮以定國體漸罷礦稅以甦民窮則羣疑盡釋 聖德益光矣天下幸甚臣等幸甚

請救建言諸臣疏　蕭如松萬曆二十二年二月上

臣等待罪南臺接得邸報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孫繼有廣西司郎中譚一召吏部驗封司主事安希范各因疏論 廷處高攀龍楊應宿等事語侵元輔 皇上罪其狂瀆將孫繼有降極邊雜職譚一召安希范革職爲民俱奉有 旨欽此夫前項會處事情 皇上所獨斷也孫繼有譚一召安希范乃疑元輔王錫爵票擬而語多侵之則降職削籍皆其自取臣等似無容贅然展轉伏思有不容終默者蓋人君以集衆思采公論爲兼照之明以敬大臣體羣臣爲兼容之量明能兼照則是非邪正悉無回互而佞人不得遂其姦量能兼容則中外遠邇咸無廢棄而正人始得盡其用此古昔盛時所爲協人心而致盛治率是道耳項者郎中楊應宿鄭材因吳鎮奏婚事情初上論綱常一疏人心非不是之其後罵詈堂官誣排衆正一切險詖瑣褻之言形諸奏牘天下洞見其小人之態而公論所不容矣行人高攀龍疏及之則降職御史吳弘濟剖分之則削籍臺省諸臣是攀龍非應

宿救弘濟則各加重罰而應宿竟止調降鄭材且調之南中夫使材而賢也則北可也南可也材固犯公惡者南都豈納汙之所哉從來清議出自南都大小臣工聞諸臣之處分罔不相顧駭愕彼三臣者遂憤激不勝而陳言矣此其狂瀆之咎安所辭之若謂其明姦黨惡其排善類希圖援引如　旨所責者則三臣所未有也夫楊應宿等處分之事本是
皇上親裁而三臣乃侵及輔臣亦自有說矣蓋　廟堂之上事無大小　君主之閣臣輔之語曰爲君

難爲臣不易而况相道有關君德則君之一舉一動輔臣與有責者自古英君誼辟其於用人行政之間多有因啓沃而恊人心者明係輔相所爲也乃人不歸美乎相而曰人君聖神之獨運亦有厭救正而拂人心者若與輔相無與也乃人不歸咎乎君而曰相臣匡弼之有虧故孟軻氏論相道亦謂人不足適政不足間而獨以格心定國之功歸之大人前項票擬雖非出自輔臣而一時之處分未當各官之邪正此三臣之所以因迹疑心而責備元輔者過詳也夫元輔爲　皇上心膂倚毗殷隆其自任之重人所夙仰頃覩泰交一疏思以和衷明公道一疏急於起廢則其論思密勿所爲與　皇上相弼違當無鈇者使三臣所言而是輔臣將受益焉抑所言不是輔臣固無損也大臣其心休休容言納善皆其分量
皇上欲隆重元輔惟在言聽計從使　朝政清明天下不得指隙而生議最爲要務奚必去此三臣以爲安輔臣計乎頃於邸報中見元輔以寛妄言請而
皇上以雅量稱之則知三臣激切之言非必不可原

之過矜憐而寛宥之是在一轉移間耳如以爲必去此三臣而後可以安輔臣之心則人將疑輔臣之不受人言而徒以虚留塗天下之耳目是輔臣之心反覺有不安者　皇上縱不爲三臣惜獨不爲元輔惜乎况今災變日報海警未寧盗賊横興民窮財匱此不獨　皇上求言之日而亦輔臣延納之時若使朝進疏而夕罷官竊恐人人相率緘默以言爲諱忠直從此阻塞佞諛從此競進天下之理亂安危未可知也伏乞　皇上深察楊應宿鄭材並犯公論

而與杖調南非宜另加處分以謝天下至於高攀龍吳弘濟孫繼有譚一召安希范諸臣原爲疏論楊應宿事情所累而其心之一念忠懇無他大開
聖慈亟賜矜宥將降職者復其官削籍者登之用庶幾上有公論下無棄才世道躋於蕩平　聖德光於覆載而雍熙悠久之盛治可必於今日矣臣等干冒天聽曷任恐懼懇切之至

救言官疏

孫居相　萬曆三十年十月上

臣等待罪留臺接閱邸報見山東道試御史劉九經疏論刑部侍郎董裕通政使沈子木詹事范醇敬不堪銓二因及工部尚書姚繼可推舉市恩蓋風聞言事有見必陳諫官之職宜然耳我　皇上留中不發業已置之度外初非有心以處九經也比繼可具疏自陳惟欲辨明心迹亦非有心激　皇上之處之也顧我　皇上優禮大臣不欲以一言斥去慰留繼可而于九經重加降調蓋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安繼可之心耳乃臣竊謂臺臣之職在于進言大臣之分在使臺諫得進其言　人主兼收其美方爲相成盛事今以繼可自辨之故而降謫九經是
皇上本有優容之意而翻蒙斥逐言官之名繼可雖無報復之心而竟負鉗制言官之罪無論繼可之心不能自安即董裕等之心亦何能安是以連章累牘各求引去非但有激于人言亦謂以己之故致譴言官仰累　聖德實無顏立于　朝端之上耳故矜宥九經不獨存言官之體亦所以安四臣之心降謫

九經不獨折言官之氣適所以速四臣之去况御史
乃　朝廷之耳目凡　國家利弊時政得失百官邪
正皆得言之是以古之帝王及我　祖宗建立言
官必選直諒敢言之士以充厥職言之而當則用其
言而顯其身言之不當則略其言而寛其罪未有官
之使言而又禁之使不得言者今九經職列臺班言
非出位彈論方脫干戶而貶謫隨及其身其無乃非
設官求言之初意乎臣竊有感于　先朝之事矣
洪熙初大理少卿弋謙言事頻數　仁宗將罪之
楊士竒對曰主聖則臣直惟　陛下容之不然進
言者將懼矣　仁宗遂不罪謙特免其朝叅專令
坐司視事自是月餘言事者少　仁宗諭士竒曰
自免弋謙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遂令士竒就前
草勅引過命弋謙如舊朝叅令百官言勿以謙為戒
此　祖宗盛德明訓　皇上所當祖述憲章者
也若因九經論人而遠罪之臣恐罪一言官而人皆
以言為諱倘後日有大奸巨惡蠹　國害民誰肯復
為　皇上言者臣不敢為九經惜一官而言路從

此遂壅誠可惜也伏願　皇上反優容之初意察
辯者之無心　寛宥言官免其降調則不惟九經
感激圖報而四臣由此少安其位諫官由此益矢其
謨君臣都俞大小協恭遠近傳之以為盛事青史書
之以為美譚其　聖德　令聞寧不與
祖宗濟美帝王匹休哉臣不勝懇切祝望之至

請宥直臣疏

孫居相

臣等竊惟今歲計事半年始完雖其間不無少違祖制然　聖主獨斷於上群情懾服於下夫既聊且稱結局矣頃從邸報中讀聖諭知劉元珍龐時雍兩奉　嚴旨處分輔臣救之不聽也臺省救之不聽也豈惟不聽反加重焉救者且罰俸有差焉赫赫　天威中外震疊小臣何敢復置一喙竊思臣等以言爲職雖斧鑕在前猶不敢避矧　上有明明之君下有休休之相又何敢

以言爲諱者臣等聞宋臣蘇軾曰天下治亂出於下情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達臣等姑無遠引前代即我　太祖高皇帝御極自文武群臣以及軍民匠役諸色人等應有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陳說其言中理即爲施行且或與之官或給之賞其不中理者亦置而不問故當時閭閻無不達之情　廟廊無不究之澤治成化洽有由然也今元珍時雍雖非言官然列爵郎署似與軍民匠役人等不同彼其目擊時事各效讜言雖言人人殊意在納忠則一我　皇上默察其忠潛行其意決數月不決之疑了半年未了之局說者謂已略用其言矣語曰用其言而顯其身非今日之謂乎乃不惟不顯庸之且降黜加焉臣等想二臣建言時已置功名於度外今茲之處適足遂其初心可無遺憾矣獨念賞罰不當則是非不明是非不明則勸懲無策祖制從此陵夷臣工從此解體毋乃不可乎況優容直臣非但容賢亦以養賢昔人謂平居無直言敢諫之士則臨難無仗節死義之臣遹來　國家多事

皇上數以爲言幸有直言敢諫如元珍時雍者正宜多方培植以需異日緩急之用乃切責而降黜之則人將習爲謏佞詭隨儻遇　國家有事竟將何所倚藉乎司馬光曰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也是可深長思矣夫衆臣皆謂二臣可原我皇上排衆言而必欲處者豈以不如是不足以安元輔之心乎臣等竊以爲過矣蓋輔相之道貴於集思廣益休休有容即元輔亦自誓不傷言者一毛又曰不傷一人今因二臣直言而重處之則所傷奚啻一

入一毛是元輔之言不信於人而元輔之心滋不安矣況二臣之言亦輔臣之所常言者如元珍謂祭臣宜去而輔臣亦謂宜去時雍謂時政宜更而輔臣亦謂宜更如以二臣爲結黨爲挾私則輔臣亦結黨挾私乎於此可以明二臣之無罪矣臣等恭繹

聖旨有曰閣臣職在密勿時進獻替之忠言其可否行止出朕裁斷又若將以此重二臣罪而爲閣臣解者獨不思　皇上居萬乘之尊爲四海臣民主言則左史書之行則右史書之天下萬世且從而評議之臣等誠不知閣臣之在密勿所獻替者何事但據邇來耳目之所覩記亂政亟行常政俱廢並未有一善言善動可以光史冊而垂美名者豈以閣臣之所不居而　皇上獨居之乎天下後世將以　皇上爲何如主而甘冐不美之名也竊爲　皇上惜之嘗謂廟堂舉動論臧否不必辨有無政果臧歟君任之可也臣任之亦可也苟弗臧歟臣居之不可也君居之尤不可也今明知其不可而陰避之致令

聖主獨當其咎輔臣之心安乎不安乎故臣等謂欲安元輔之心當行元輔之言欲行元輔之言又當自宥二臣始蓋宥二臣即所以留輔臣也不然忠直被黜議論叢生元輔雖有救揭人且疑爲陽救陰排元輔雖有敷陳人且目爲空言無補

皇上安能人喻戶說而爲元輔白心跡元輔亦安能以不白之心跡而強顏立於百官萬民之上也乎哉

臣等謬列言責願效朴忠若此非爲二臣計爲元輔也非爲元輔計爲　皇上也伏乞

皇上弘天地之量霽雷霆之威　矜宥直臣免其降調或薄罰其俸少示裁抑則不惟二臣感激

聖恩益圖報稱即二三輔臣以及內外大小諸臣亦莫不鼓舞懽忻共襄化理

明旨所謂維新庶政協和萬邦者意者其在斯乎意者其在斯乎臣等不勝懇悃候

命之至

乞大賜蠲恤查議考成疏　郭惟賢萬曆十一年七月上

臣于本年閏二月由浙江復任道經三吳一帶地方屍棺蔽野比屋漂沒井里爲墟蒿目怛中詢之民間則曰吳地連年被水也去年被風潮蟲傷歲復不稔也以故道殣相望民不聊生臣心切憐之嗣後聞撫臣郭思極奏　聞請蠲臣意　聖天子必憐此一方民彼例大蠲以溥還定安集之仁也續該戶部開款題覆奉有　欽依其所蠲之數臣不得知其詳但聞蘇松小民嗷嗷觖望以爲　聖德如天而

蠲免甚少澤不下流也臣以此必限于常賦或難處補者及今閱邸報戶部覆議陝西巡撫蕭廩之疏奉聖旨是延平等五府災困異常免過民糧准動支太倉銀兩照數全給其西安府應免災糧依擬量給各抵補欽此仰見　聖明加意元元邊陲萬姓欣然有更生之慶矣但臣竊謂均之赤子也均之重災也處補之惠獨行于關陝而不行于蘇松是　蕩恩猶未盡洽窮民猶未盡蘇也夫　國家經賦原有定額故款款而派之歲歲而徵之在小民爲惟正之供在官府有催徵之責安敢求免然而邦之本惟民民之託命惟　君苟其阽危不安而無以自存則其勢不得不於常賦之中爲酌盈濟虛之法而使民命有所託以生全者今財賦之地莫過蘇松而民之窮亦莫過於蘇松本之俗侈易費齊民無蓄藏而賦額大重十倍他省非遇大穰卽難以完官數年災沴相仍民不堪命撫臣謂其訟牒中艱苦之狀至不忍讀者太倉嘉定之間計無所處官爲借庫銀代完兌米州縣最近民者儻民間有所出辦彼安肯坐視而至動官

帑乎至于動帑而民之損瘠可知也旣不能兌糧而他又可知也民之出賦于田猶取漁于澤澤無魚卽竭澤而捕何益也民窮財詘雖弛征調猶恐不能安全復拘於常賦之一定而必欲征之是將使之殫其地之出乎而地無所出矣將使之罄其廬之入乎而廬無所入矣尚安從取辦輸公賦耶彼有司者雖權借庫貯應燃眉之急勢必日比以追補之比追不已必至箠楚箠楚不已必至逃竄逃竄不已必至相率潛伏萑苻者此甚可慮也臣謂與其征之而無益於

征孰若蠲之而足以爲惠乎今夫富人有千畝之田而授之耕者歲收其田之入以爲常間有不稔亦置之不取以紓其困而繫其心使必責之一一盡輸于我也彼有逃去而已耳夫民之輸公家猶是也我
聖祖當御宇之初免租之詔無歲不下彼其時創造之始豈不稱煩費倍今哉其常賦豈不斂額有定哉然賦愈蠲而未常不足於用者則爲其視天下爲一身苟有疾痛如同已出故常酌量于有餘不足之間以樽節愛養之也方今宇內恬熙太倉殷富足當九

年之蓄即此所蓄積者而通融權處以補給一二郡應蠲之糧尚何損于　國儲之萬一且一舉而所以蘇民生者在是所以培邦本者在是
皇上何憚而不爲也天下之患莫患於下有疾苦之狀而上不知既知之矣然猶限於有常之賦而不急遺黎之急反裘負薪豈所望于　聖明視民如傷之世臣待罪言官目擊其事是以不敢隱諱于
君父之前也伏乞　勑下該部覆議如應倣延平等處及西安府動支太倉全備量補之例將蘇松十年分錢糧蠲免另行處補庶孑然之民得以煦沐于
皇上之湛恩所謂損上益下民悅無疆者在是矣再照取民有制則其取易供立法適中則其法可久自往時輔政者以考成之法繩天下地方諸臣奉行太過文罔日密民命日殘說者謂海內元氣虛耗多由于此臣以考成之舉官不廢事事不迂期其用意固亦無惡于天下但行之而善爲虞室屢省乃成之遺行之而不善則不過一韓非督責之餘術耳其最不滿人意者令戶部註冊送閣查考是則以政本之地

兼錢穀之數以燮理論思之任而預天下之經費臣以爲此非養閣臣之體也夫稽四方之登耗覈錢糧之完欠者大司農事也事有司存即專責之自足以爲治何必躬自督之而冒越俎之嫌也昔漢陳平對文帝謂錢糧有主者責治粟內史至今以爲確論方今　聖政維新一切煩苛悉從蕩滌固不至如曩者之操切且錢糧應否止責計部其送閣冊籍應否停免併其餘各部考事例乞
勑輔政大臣通行會議停妥以垂經久庶乎分守可

明事體可一人人皆得盡其職以自效而天下之治
將不勞而舉矣

乞寛恤以安地方疏　林應訓萬曆八年任

臣於本年四月内廵至蘇松等處勘劾河工不意閏四月二十五日以來天雨傾盆連旬不止江湖湧漲道路悉渰暫回南京雷雨倍作京城内外街衢隄岸率多漂溺水勢不退於五月十一日牌行按屬蘇松常鎮四府水利官查勘各屬田地有無分數具申報奪去後續據各府水利官奉臣牌查水患因由與各府呈報相同各呈批行蘇松常鎮兵備道并該府縣覆勘尚未詳報臣自念待罪蘇松等處水利四年於

茲矣濬治之工罔不殫其心力復因去年淫潦之後臣多方諮諏墻治浦塘加築圩埠凡以爲捍洩備也自期非有大災可保無虞矣不揣今年復遭此患雖據各屬報災災不過數縣其餘尚多車救無恙而臣之奉職無狀其何以自諉耶臣以去年曾以災請仰荷　皇上軫念東南重地　垂察狂瞽微言特下綸音禁亂民譏蠲賑東南赤子遂得保全至今日又復敢有所冐昧陳乞哉切惟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不思亂者恃有　聖人在上爲之扶植

而全安之也蘇松諸郡連年歳祲方今被災之民咸
盡力于補蒔之務而弗欲有亂萌者亦恃我
皇上聖恩浩蕩加意窮民而　明旨森嚴在人耳
目也知有嚴禁故相率以守　朝廷之法思有厚恩
故相率以待有司之　請苟臣不以轉聞乎
上則是下有窮民而情不上達上有　聖主而澤
不下究有臣如此將焉用之臣是以不遜煩瑣復有
所瀆議者有曰今歳之災尚不至如往歳之甚且分
數未經勘報胡以輕數爲也臣以爲不然譬之人也

有血氣尚壯而驟得風疾者病勢雖危而藥之尚易
至如久病者精氣已竭方在呻吟而風疾復有傷之
即盧扁亦望而驚矣往歳之災驟病之症也故今歳
之一分抵舊歳之數分今歳之二分抵舊歳之十分
使不亟爲之所萬一秋期已過蠲拯不下事勢轉迫
致有他咎將誰諉耶若夫上元乃京邑根本江都爲
南北咽喉被災獨重所當一體寬恤者也除災傷分
數容撫臣勘實另奏臣謹以被災緣由先期具報并
蠲賑二事采之輿論酌之時勢補偏救弊立款以
請伏乞　勅下該部議覆如果臣言不謬亟
賜施行則東南之民幸甚臣愚幸甚

計開

一議蠲以救窮民惟今年各屬被水雖不稱爲全災
然其被災特甚者據一郡言之如蘇之常熟常之江
宜鎮之金壇是也據一邑則如吳江之十八等都長
之十二等都華亭之近於泖澱浦黃等保是也上元
江都類皆如此夫一邑災甚則一邑之錢糧無所出
矣一區災甚則一區之錢糧無所出矣向隅之泣誠

爲可憫往歳雖有蠲免率諸邑而皆灘之是以恩有
頭分全荒之區每畝尚徵銀一錢六分以上夫熟田
得蠲數分不得爲惠荒田即欲納一二分且無所辦
矣況不止於是乎爲今之計宜行各撫按嚴責所司
據實定蠲田果全荒即與全免半災者量行改折無
災者照舊徵收至於災輕縣分不得比例攤平然有
捏熟作荒者里排重治而官吏以不職論斥庶熟田
不至倖免而荒區之民得受全惠將來免於追呼刑
杖之苦此固無私之仁至公之法也伏乞　聖裁

一議賑以收實效臣惟江南水多發於插蒔之時而秋苗未長易爲淹沒故雖有河以洩水亦必有圩以捍水臣於去年以來加高築圩除各縣盡責民力外即如武進無錫之蕪蓉湖汙崑山縣之西北等圩一則工程浩大民心弗齊一則村落用窮民力弗能措用隨該府縣之議量以備賑米穀賑之小民相勸於工而各區之田舊歲被渰者今皆得圩以救秋成可望此其明驗也往歲蘇松之屬破格議賑不下二三萬金矣給散之時小民未必親領侵冒者未必全無

至於鑿封之間吏書匠役抵換欺匿無所不至臣偶巡歷崑山嘗究其人寘之於法蓋官有所散而無以稽其實故也先時會爲議於此者似非原題之言遂寢爲今之弊耳宜行撫按查處堪賑銀米發督有司踏勘極低田地賑此荒民築此荒圩即使中間侵冒之弊則因圩岸之工可以考其虛實也此民有所濟以爲生土有所籍以興利其視　請省賑濟事無實效者不侔矣伏乞　聖裁

陳末議以備採擇疏　孫惟城萬曆十四年四月上

臣待罪南臺頃以考滿進京伏覩　皇上軫念連日塵霾蔽空諭令各該有司條具民瘼臣不勝鼓舞以爲　陛下勵精圖治洗滌吏風加惠元元海內稱治安矣而風霾一作輙屢　聖慮且惓惓爲生民之計此堯舜病諸之心文王如傷之視以是憂民民生何弗安也以是格天天變何難回也臣雖辭闕在途然伏念　聖諭諄諄苟有見聞尚可緘默臣竊思之今天下病民之政節年條議

陛下亦多允行矣豈宜有弊端未去而民間疾苦未聞者乎然有四事焉或人言之未及或及之而未行或行之而未至民瘼之所當察而不可不急爲之所臣請冐昧歷陳其說　陛下試垂聽焉臣所謂四事者何也

一曰禁投櫃以息朘削之端　二曰寬考成以杜科罰之害　三曰贍疲驛以息累逃之困　四曰恤收頭以免蕩傾之禍夫惟正之供不能不取諸民而一法之立恒一弊生焉不可不愼也　國初錢糧催徵

責之保里坐取委之大戸有司者驗比之而已故上無所容其侵謀之奸而下亦安妥及後好事者創爲投櫃之法防人之索壓而絕其侵欺而不知巧取之吏遂相率視爲利孔矣故投有加二加三者有加五加六者賦一費倍而戸人輳辦則難下歛怨而上比責而保里陪納則雖悉民間之膏脂幾何不爲私囊之羸餘哉此法初行於江南耳後侵及於北方而北方咸受其病何也大戸勒索猶可訴之於官官則誰敢與抗大戸侵漁猶懼有官法治之官則何所于畏

故臣愚以爲此法不變民病未可瘳也爲今之計莫若行令撫按凡有司徵收一應錢糧除南方行久人情相安者量從其便外其河南山東等處地方仍令照舊大戸坐收惟隨收寄官庫俟其通完原封領出傾解官耗重者懲治之自始至終官不得染一指焉則朘削之患與花費俱絕而民庶不苦于輸納矣臣之所謂投櫃當禁者此也夫刑所以弼教非所以富國也撫按有司自理贓贖 國初存留貯庫正項支銷原無定額自嘉靖間始行搜括在撫按者解濟邊儲在有司者積穀備賑後又定爲額例最後則其數層增矣夫刑清則民安而限以贖刑之鍰欲其不煩于刑胡可得也訟簡則民安而責以理訟之科欲其不貪于訟胡可得也比廉吏苦難奸吏借口而濫受詞訟橫肆科罰刑之所以日滋矣解濟多于上而民力竭於下所積者未必能救萬民之饑而被罰者已踵受其破家之禍雖經 明詔量減然額例猶存而禍端尚未已也臣愚以爲自今宜稍寬之撫按贓罰多則解少則寡解亦常存留其半以備地方之急

有司積穀多固爲功少不爲罪使得遂以寬民勿拘考成之例則天下明知 朝廷之德意期在與民相安於無事而不在於贓穀之有無由是上而監司下而有司皆愛其民而所謂詞訟濫受查盤多問罪名不恤一路之哭者其弊皆可漸次消除矣臣之所謂考成當寛者此也驛遞之設所以通天下之往來而今之地方冲疲告病者則十邑而十然矣夫驛禁既嚴而驛費必減宜稱裕可也乃反日益告病此豈獨應付之累哉則以南馬之工料不足故耳葢驛遞之

費莫重於馬而馬夫召募之工料半出於江南半出於江北邇來北價猶足南價則歲歲拖欠矣彼之拖欠固當體其所出之艱而北之客使絡繹焉能一日不費況又有已徵在官而那移別用者乎一歲所當半歲不贍急用于目前而曾不得給領于日後客使一臨其勢不得不重息以稱貸日積一日出息愈多而坐困愈甚有司懼其逃竄或强取鄉民之有力者以充其役而利其包賠十役十累無怪乎衝途嗷嗷者之衆矣臣愚以爲蘇北地之疲民莫如先清南馬

之工料徵在某處某處該徵其數或附入考成或以別項錢糧南北攺撥務使工料應給各驛者每歲常完而無欠而又以時給之寬其苛削則衝疲之民可以免於逃累是謂贍疲驛也亦除民病之一端也民之害莫重於偏累而偏累之害莫重於收頭則今之所以爲民病者葢不惟徵斂之急而已今之收頭之害臣固不暇枚舉姑以一二言之如南京矦伯祿糧一兩重壓二錢內官監白米三兩重壓二兩解京金花一兩重壓五錢甚至不才有司借出公費而折色

之收頭累矣南糧監兌需索於官旗河南席米把持於請托臨清等倉米麥積猾常例不下數十餘種加以碾晒浪戾虧折而本色之收頭累矣一收頭累則一戶窮一歲而數十收頭累則十歲而數百戶窮矣盡天下州縣之民家有蕭條而戶無興起者其弊葢坐此乎今議者欲槩條編之法其意固善臣以爲條編可行而本折之收頭安得盡廢病痛殊未消也何也毫釐增損何所輕重于民而蕩産破業未容坐視其累故臣愚以爲收頭當恤也恤之之道無他調停

之而已矣嚴禁之而已矣解京錢糧皆交戶部而南京矦伯之祿內官祿米等項何獨不然一歸戶部收支則彼掯壓者無所滋其弊矣南北月糧多從攺折而臨清等倉米麥獨不可比例而通融之乎願攺折者攺折則彼積猾者無所肆其他兌運需索之例蓆米把持之奸凡可以作弊而爲上納害者悉責司計之臣嚴禁而重處之即以是考其功能則弊端清而收頭庶乎不累民間之就窮者漸少是謂恤收頭也最除民病之要務也夫是四者或害生於法行之弊

或害存於弊治之久其務雖小而其所切於民生之利病甚大皆閭閻所恒疾苦亦臣耳目所親擊覩臣願　陛下之無忽也然臣又有說焉邦本在民治民在　朝廷民之力可盡而不可繼　朝廷之用當節而不當糜　陛下亦觀今之海內乎江西則有燒造之累蘇杭則有織造之累蜀楚則有採木之累畿輔徐邳則有採石之累曾有一處之不勞於役乎火炭添取熟銅添取御馬草料添取川扇添取天燈工料添取曾有一歲之不增于費乎故請錫請賑

陛下雖俯從矣而當事之邑與任事之人獨受其累者未必得聞于上臣以為尤當加惠也減織造燒造

陛下雖已行矣而無益之費事在得已若天燈之累者尚見憂愁於下臣以為不當止于量減也什一關市不可以待來年王者量入為出我

太祖須用之式非萬世　聖子神孫所當遵守者乎臣願　陛下內庭諸費悉以稽之

祖制所有斯必用而不吝　祖制所無雖欲用而必裁則用於得已之中必尤有出於一時之私恩左右之妄請而義在所必省者夫節財則羨濫用則縮而一詘于上必竭于下　陛下之取用常省則民生之愛惠愈無窮矣如是而中外承休四方傳頌和氣流通天變不作太平之治未有不樂享者也臣狂瞽不識忌諱惟　陛下裁察幸甚

陳救荒裕民崇儉足國疏　陳邦科萬曆十五年八月上

臣惟自昔 帝王之世不能無水旱之憂是有災非治朝諱也然偶災而復稔則殘息可以苟延北歉而南豐則徵輸可以不乏民貧而國富則蠲除可以少甦乃若今日之時勢艱危 皇上以爲何如哉夫十餘年間無兵革而民已窮不旱澇而財稱詘人情洶洶已無聊生之狀矣乃歲以來災異屢見山陝之間六年不雨野無青草疫癘盛行死徙流亡枕藉道路迄今尚未卜收成粒食之期東南幾郡若蘇松

寧太及加湖財賦居天下之半邇年疊苦水淹所以收成不及十之五而今歲霖雨異常湖河泛濫田廬漂沒禾麥俱空又數十年未之有也往歲西北旱荒蒙 皇上憫念元元賑粟銀不一而足近見戶部上會計數歲出多餘入二百萬太倉之積不滿三百餘萬傳記謂國無三年之蓄曰非其國也況所蓄不支一年此尚可以爲國乎今日不議蠲賑則民命莫支議蠲賑則國計無補以南北俱災之時值公私交困之秋人情苦於倒懸公廩等于屢空豈非賈生之所欲痛哭流涕時哉而 皇上安得置之晏然當事諸臣亦安得視之泄泄也臣反覆思維濟目前之急有法當酌議例當遵行禁當申嚴惠當核實恩當破格者五事皆所以爲救荒之計也而至于經國用以免匱乏則莫先於 皇上之節儉焉臣嘗聞搢紳之議有謂 國家毋輕改折蓋穀之所產無窮銀之所積有限折色則穀賤穀賤既能傷農而輸太倉則民亦困匱乏此亦宏遠之識深遠長慮也然在平時可持此議若今日時勢又不可膠執矣蓋地方顆

粒不登小民糊口無策而責之以必令輸粟太倉陳陳相因俱可銀給而拒之勿令折銀豈非強民以所無而於 國家亦無甚利焉民何以堪乎故臣謂災傷之處除蠲數外若漕之難盡免者莫若暫從改折以寓寬恤其無災之處不得一槩輕改致虧儲蓄此折兌之法當酌議者一也向者春荒淮揚督撫臣曾題留米四萬石濟地方之急而米價遂平民甚便之今運道經由之處災荒日甚米值倍增乞勑各省地方撫按題借漕米濟急者許照淮揚之例

如數措處折銀解還太倉准其留米運赴被災州縣陸續以粟價補庫其山陝河南雖離運道稍遠然一自徐州抵汴一自臨清衛河之衛輝彰德懷慶而轉之大河達河南省會由此而上便可運及西安若西安少餘則全陝就食之民庶幾獲濟豈非拯救之一切務乎此借留之例當通者一也春間蒙

聖諭處積米穀地方閉遏隣境糴買殊失　朝廷愛民均一之意着各該撫按官曉諭禁約務令通融協助大哉　王言眞救荒之要策也奈何地方官各

私其土　諭旨雖嚴遏糴如故上官間一語問之則動以本處不足爲詞以致豐收之所粟狠戾而不售災歉之處民貴糴而無從相率流亾職此之故乞

皇上天語嚴勑各省撫按官密訪所屬郡縣有仍路前輙者不時叅法其各處關隘但遇米穀船隻即時放行不許羈阻蓋商民販賣米穀必因本處價賤以故裝賣遠方若本地米少價高則士民必不輕粟而商賈轉賣利微即驅之不肯遠販又何事阻遏之乎此遏糴之禁當申嚴者一也偶災地方隨銀米皆可

賑矣而山陝等處連歲不收公私積粟俱竭縱傾帑藏以給之小民得金不可療饑徒增米價之貴騰而已今後乞　勑該部及撫按官凡迭災地方毋輙議賑銀或發臨德之米或查庫貯堪動銀易粟於有收地方務使饑民得沾實惠不致懷金枵腹轉爲溝瘠此則分賑之惠當核實者一也山陝地方小民拚死不贍雖欲不蠲且無從追納矣若蘇松等處額數太多即不能起存全免而今歲之災迥異常時倘一切追呼不置非惟剜肉難完抑恐激生他變乞

勑該部詳議務將起運漕糧半准改折半准蠲免其各色折銀亦酌量緩急以議蠲停不得止蠲存留致爲虛惠且東南之災當嘉靖年間已曾盡蠲運計今日太倉之積數倍於嘉靖而反恡一貸此蠲免之恩當破格者一也然此皆僅捄一時目前之急耳若

皇上不躬崇節儉汰省靡費則內帑坐見困詘又將以何者行蠲賑耶夫太倉歲出每年納五百萬而供

皇上御用者九百萬此在豐稔平時則以天下奉一人分也誼也何敢言多寡乎惟是今日時勢民膏已

竭公府更虛上下皇皇計無所出不能不仰望於
皇上之樽節矣近者部臣言臣累疏請停織造止收
買減金兩罷銅錫　聖諭不曰照舊買進則曰遵
旨行豈以　皇上聖明顧肯恝然於民瘼哉臣知
左右近習有執　先朝舊旨以感
皇上曰上用錢糧從來不因人言停減也或曰停減
不可開端後將援以爲例也或曰今雖告免終當免
强辦足也或曰始且倍數多派待後量減以塞人言
也此說相沿牢不可破臣願　皇上歷查累朝收

支之數遍訪　先朝公私之積有如今日之帑藏
空虛閭閻愁苦者哉及今不一節省此如千金之子
囊橐已空租入復鮮家口嗷嗷而猶欲執先世之故
態食必萬錢衣必紈綺尚幸其家之不墜無是理也
且今所懇　皇上之節省豈敢望損於正供之內
必瘠已以肥天下耶惟查其無益者罷之不急者止
之未甚缺者停之派有餘者減之而每年可省三之
一矣以此存積則公稟充以此槩蠲賑則民命活其
效豈不速而甚大耶是在　皇上銳然儆惕且身

先節儉則各監局人員亦必仰體　聖衷不敢泥
襲故套矣臣觸事感時忠懷所發不覺詞之過激罪
當斧鉞乞　勑下該部詳議施行至于國用日詘
之故海內虛耗之由其來已漸極于今日若不大加
講求着實區處雖欲爲燕雀處堂之安已有剝牀及
膚之勢矣并乞　勑下大小臣工各攄所見用贊
廟謨再祈申諭當事諸臣毋以天下事爲一人事而
虛心采訪又當任國事如家事而實心措處則民窮
可甦國用可足一人享無疆之慶萬年增有道之長

矣

水旱異常乞賜軫䘏疏　林可成萬曆十五年八月上

臣竊惟我　國家財賦多出東南東南財賦多出浙直若浙之嘉湖等府直之蘇松等府尤為財賦奧區頻年災傷幸而未甚僅延喘息所望漸為調劑復得完生豈意今歲天不悔禍水旱交侵大江以北如鳳陽淮安等府地方自三月以至七月亢陽不雨赤地千里大江以南如蘇松常州鎮江寧國太平杭州嘉興湖州寧波紹興等府地方自五月以至六月霪雨連旬瀰漫無際旱魃肆殃未已甚者加以黑蟲滿野

蝗蝻蔽天蠶食禾苗不生顆粒雨師淫溢未平甚者加以蛟水橫流水雹搏擊漂流老穉相枕溝渠又有颶風大作湖海竝嘯疫氣流傳災病洊至閭里蕭索廬舍閒其無人烟火稀疎釜錡棄而不用使賈誼更生奚止涕泣而鄭俠或見胡忍繪圖臣猥以菲材誤蒙投擢叨任言責待罪留臺密邇災傷處所稔知凄楚情狀哀此顛連日夕憂戚顧念洪武二年
太祖高皇帝詔曰鎮江太平寧國為　京師翼郡創業之初止此數郡供億子孫世世不可忘江左之民於是夏秋二稅悉與蠲免是無事之時尚加拊循也況値今日之災傷乎又考嘉靖七年
世宗肅皇帝憫蘇松被災蠲免全稅發太倉庫銀一百萬兩抵補起存錢糧餘行賑濟是遇災之日破格存卹也況災傷之尤甚乎　皇上誠倣而行之遠繩　祖武而近守宗法可乎臣又聞山陝河南等處連年大旱今歲益烈雖山西雨澤近報霑足而陝西河南至六月尚未得災以繼災歲復一歲家室眞如罄懸草樹亦已剷盡米珠薪桂何足以喻今年三

月間南京戶部欽奉　皇上德旨差司官解銀一十六萬兩賑濟陝西柰粃粒無存糴買不出見銀徒在無異土苴但見彼中百姓富者抱珍衣錦立斃街衢貧者棄子拋妻直投水火言之痛心思之酸鼻寧忍坐視其斃而已乎臣思一切蠲除勸借召商和糴興作鬻粥等法皆不足濟而急救燃眉之術無如發粟一端憶往歲伏覩　皇上念山西陝西河南等處旱災慨然從建言者之議發帑遺賑蠲稅停征遍知　皇上憫念元元恩之渥也臣又懽然喜曰

皇上家視天下子視萬民豈有拯援財賦淵藪之民不如山陝河南之民乎第恐安步徐行非以救焚溺之棘而勺泉掬水無以活涸轍之魚蓋此數郡舊穀既乏新穀不發枵腹者難以待待上戶匱乏下戶離仳待哺者難以數計其勢誠急其情可悲不啻蹈乎水火而困於涸轍也伏乞 皇上軫念東南重地以培養財源爲急查照浙直撫按奏報災傷分數早賜兪允速渙 綸音發倉庫以濟民饑或賑粟使嗷嗷之衆及今賴全活之仁議稅糧以寛民力或緩

征使奄奄之民將來免暫催之苦庶幾焚溺可拯鮒魚可蘇起死回生大造莫過矣蓋諸郡之恒暘恒雨俱在秭穜之時百物既已焦枯四郊亦久淹没縱甘霖大沛何補毫毛惟 皇上洪恩一布則燔炙者舉可出諸鼎鑊而逃亾者盡可登之袵席往者
皇上命發臨德倉糧以濟北直隷山東河南等處生全甚衆而陝西猶未之及今聞二倉儲蓄尚有餘糧
臣願照例發賑陝西雖不無轉運之煩而水程居多不甚勞費由黃河載至近陝次後從陸路輓入關中或令該省差官隨帶車輛前來接濟庶幾億萬年生靈垂斃而復活百二秦關大定而不搖亦安邊濟時之全策也其在河南雖已蒙賑過然災傷無改於舊釐卹不厭其頻惟一視而同仁勿飽此而餒彼是則乾坤浩蕩之恩而 皇心所當加意者臣本書生不諳事務然目擊時艱心憂民隱失今不救恐生厲階遂竭芻蕘之愚以紓宵旰之慮如蒙
勑下戶部再加覆議從長區處若果臣言可采亟賜施行則南北赤子俱獲更生而書稱元后作民父母

者於我 皇上見之矣臣愚無任戰慄激切之至

敷陳救荒要務以濟時艱疏

黃正色 萬曆十六年任

頃者水旱頻仍蒸黎失業浙直江西河南山東陝西等處流離瑣尾道殣相望父不能顧其子夫不能保其妻始而食糠覆茹草石今野無青草樹皮且剝盡矣始攜老幼鬻男女今强食弱生啖死甚哉父子相食慘及骨肉矣懦者轉于溝壑强者聚而衝擊所在嚻然人心思亂如南直之揚州上海江西之進賢餘干皆擁衆攘奪莫可誰何慈谿則生儒勸借士夫爵

溪則軍人圍縛官吏頗聞震澤具區之間聚衆立號漸不可長語云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亂自古揭竿斬木之變皆由於此是可不爲寒心哉

皇上視民如傷側身引咎屢下 明詔議賑加惠元元之意至渥也奈何天未悔禍災沴薦臻自春徂夏大江以南霪雨綿綿田圩渰沒淮揚以北旱魃爲虐赤地千里以旣困之窮民當此未回之天意夏麥失望秋稼未登小民訛言官司束手欲請 內帑則

皇恩不可屢徼 內帑則告匱矣欲發倉廩則年來搜括略盡而庫藏皆空矣欲行勸借則累荒之後雖大家巨室亦上困於徵輸下困於逋負而閭閻之積如掃矣 臣反覆思維計無所出欲爲權宜救時之務惟漢時入粟之令庶其可行乎昔漢文帝時賈誼晁錯以積貯爲憂勸帝募民入粟拜爵免罪曾未幾邊食可支五歲郡縣可支一歲除民田租海內富庶當其時未有天災數年之水旱也而文帝猶爲之況今日乎請將戶工二部見行開納事例頒示天下令納監納級人員皆輸粟本處文書類繳其所納之粟聽

有司隨時賑饑庶納者樂輸轉之便饑者獲及時之恩此兩利之道也或曰此策若行將礙工部開納不知大工今已垂成可緩之一二年以拯萬姓垂絕之命 臣知其無不可也至于贖罪之說則不獨漢有之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曰金作贖刑是唐虞之世亦未嘗諱贖也今除徒杖等罪律有常贖及軍罪以上曾經奏請 欽依者不敢輕議外其餘有罪在大辟而情可矜法可疑其力能自贖者或罪當遣戍而法不至死者或誤問革而不當以一眚棄者

皆令其出粟免罪以所犯之重輕爲納粟之多寡隨收發以賑饑民如此則上爲不費之惠而亦可全好生之仁下拯垂斃之民而亦可以保無辜之命此一策也臣謂目前救荒之策似無便於此譬之醫家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入粟之說正所謂急而治其標者也若求備荒之策而永久可恃者則惟義者之說焉夫常平義倉自古有之顧主之在官則擾令民自爲之則便此固臣之所目擊者今見任南京刑部尚書陸光祖置義倉於秀水縣以三十都捐數百石

爲本春放秋收豐年則三分取急歉則減之荒則置之每五人爲一票票有長十票爲一約約有正彼此互結即奸頑亦不能負不十年而米石幾以萬計其先盡散本圩本里次及各圩各里米漸多則所濟漸廣凡圩岸堋塌怠惰不修者不貸其願修圩岸者量加工本不惟鄉民有濟而水利亦興即一都一鄉而天下可知矣今且倣此法令所在有司勸民自爲之如一都之中有殷富者有稍厚者各量力捐資多者百石或數十石少者十餘石擇忠實者各量力司其出入斂收票約悉如前法豐年既以薄息而民樂於趨凶年自可備賑而民免於困雖有旱乾水溢不能爲之災矣且今富家之田耕種多由佃戶部內居民大率皆由此也義倉一立則佃戶永有藉而田土不致拋荒是一舉兩利將有不賞而勸者至於始事倡義之家仍令有司量爲旌賞或免其更徭則人益鼓舞爭相倡義而在在蒙樂利之益矣臣目擊民艱不勝款款謹陳救荒三策以舒目前之急以備後日之虞倘所言不謬伏望皇上俯賜採納

勑下該部作速覆議施行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蠲豁馬價疏　彭而珩萬曆二十年六月上

臣奉命巡屯兼管馬政往歲巡歷泗州叅謁祖陵其時晴霽良久而州治十九水淹公署亦在沮洳登陵眺望萬頃滔天茫無彼岸因訪其人民日逃月竄皆因田沒糧存力不能賠計無復之故土臣目擊景象爲之心寒邇來聞彼中昏墊之苦較臣巡歷之日更有甚焉爲一想像輙爲流涕臣竊惟天下之患莫大乎無民離散者無民之漸也在郡邑且不可況泗州哉泗人流離瑣尾其命不絕如綫欲爲招輯計宜莫如蠲若尋常之蠲亦無當也其必破格而後可乎近該穎州兵備道副使王之猷條議拯卹之策有三一馬價銀兩宜永蠲一漕糧改折量減一協濟河夫宜免派此三議均爲喫緊均應允行地方當事諸臣諒必有采其議以請者惟是馬價一節臣職掌在焉安敢以無言查得該州在國初時原無派養馬匹宣德間因江南高淳溧水等縣水災將彼中馬匹寄養於州久假不歸遂沿爲額每年派納折銀二千七百五十兩後又加至三千三百六十兩

隆慶二年及派草料銀七百兩夫原無額設而陸續增之數逾四千不可言少藉令泗無水患猶慮不堪玆者桑田滄海變遷異常執續增之課而責水中之民以辦之其勢必不能矣萬曆十六年起至二十年止馬價該撫按兩次請蠲蒙恩允免民困少甦今限期滿矣無何又開徵矣彼流移之民畏此徵求誰肯復還故土其境內孑遺畏此徵求又將散而之四方則安可不及時圖之也臣請將該州馬價草料銀兩永蠲勿徵不然則請自三十一年爲始連蠲十年俟限滿另議徵豁臣非不知蕩恩不可以長徼第念該州彈丸之地在水中央泛濫三災慘不可言目前行諸臣相度咨議未有定策則疏瀹之效猶未可以旦夕計也議遷減議開河與大工必動大衆則勞民息肩之日猶未卜也異時險阻遠矣汙萊開墾豈宜一旦可望成熟耶戶口消耗豈一旦所能生聚耶久病之夫尫羸日甚調理休息非假以歲月不可若遽責以負重實速其斃泗人亦然則十年之蠲不言久也聞太僕寺馬價積儲稍裕不以區區一州

之歲課爲盈詘矧泗爲　昭代豐鎬之地
祖陵在焉以湯沐之故而永蠲之亦不爲過他處亦
不得援以爲例伏乞　勑下兵部查議如果臣言
不謬將該州前項錢糧破格蠲豁庶瘡痍少甦離散
漸復　國家根本之地益固而　列祖在天之靈
益妥矣

乞備荒停刑疏　劉　寅萬曆十七年七月上

臣讀洪範見箕子衍庶徵之疇云人君五事修則休
徵應五事失則咎徵應而王與卿士師尹隨分驗之
是可見天人感通之機捷於影響君臣修省之道不
容懈弛從古已然於今爲要彼南直江浙湖廣皆稱
財賦之地　國家所仰給者邇來數月不雨旱魃爲
災春末之播夏末之耘秋末之收即草木亦多枯槁
井泉亦且乾渴旱之極矣而瘟疫之流行十室有九
一家之老幼十去二三此固氣數使然實由在事臣

工奉職無狀所致則守法信度生養安全以下貧民
庶上弭天變者不可不亟圖也臣竊惟凡事豫則立
不豫則廢而救災恤患尤宜蚤爲規畫蓋荒政非一
載在史冊與夫發於　詔令者歷歷可考無容再贅臣
特言竊于今日可爲目前之安者夫撫按統制一方
則視民饑猶已饑者乃職分之常此時宜如救焚拯
溺汲汲皇皇經畫區處無所不至責令監司巡歷州
縣問民疾苦查果某處災傷爲重某處爲輕從實具
奏以爲蠲免之次第又查州縣之官某爲廉能某爲

貪鄙嚴加戒飭以免百姓之誅求仍查各項錢糧某
爲當急某爲可緩條分縷析以定催科之先後又查
衙門人役某爲民害某爲冗食沙汰整肅以去城社
之憑陵又查各項詞訟某爲遠年某爲戶婚俱令省
發以免閭閻之騷擾又查相連之境某地有收某地
不收禁勿遏糴以爲有無之通濟又查某事可積穀
以備賑貸某處可勸借以贍貧乏查某興作可止以
惜民財某禮節可殺以省妄費凡此皆爲一時樽節
愛養之法可以救凶年死亾之患而厚生之政豫矣

夫救之於未饑則事逸而功倍圖之于已壞則空勞
而無補民饑盜起則兵戈擾攘益爲不堪近如劉汝
國者豈非明鑒耶夫民之疫矣而拘囚困者染疫尤
甚我　皇上屢年停刑彼須臾勿死者莫不均沾
浩蕩之恩臣何敢再請以沽博大之名但臣觀罪過
大者即不時處决未嘗輕縱而監繫者則可疑之獄
纏延既久非老則病死亾無歲無之況值瘟疫乎即
近時有罪律不合者尚未見宥由此觀之四方之可
疑者奚啻十倍臣昔待罪下邑曾見停刑矣如四川

雲貴等處以道路之遠未奉部文先以決之則死而
不得復生而殊恩容有未盡沾者臣聞天地之大德
曰生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蓋仁可過義不可
過也臣冒昧以爲大疫之歲不可無破格之惠孑遺
之衆不可無寬恤之澤我　皇上德并生成即再
一停之所以爲慈仁爲天地也豈曰姑息如不可再
各直省惟處一二重辟以示懲創其餘情可矜可疑
律未合者法司推鞫窮詰緣情擬罪依律上　請早
爲開豁勿使老斃于獄爲　聖世之寬抑也昔唐

太宗縱囚三百迄今侈爲美談我　皇上仁聖聰
明陋漢唐諸君與不爲者何嫌于至再至三耶夫厚
生者責在百執事飭吏之權在　上好生者機在
皇上而愛民之德格　天令明良喜起燮理參贊
宜乎休徵類應矣而災疫若此則克謹天戒者非今
日之急務乎願　皇上致中和之極擴覆載之量
俯念古今周成王有足法者昔周公進戒成王祈天
永命而必以和民爲本責之顧畏民巖而必以服御
事爲先責之化服臣民而歸之曰王敬作所不可不

敬德蓋敬者德之聚而洞洞屬屬兢兢業業惟恐一念之不公一事之不當者敬之畏也人君天之宗子惟心可以通天惟敬可以存心天體事而無不在敬當無往而不存彼自深宮內室以至大廷端拱皆不可忽之地自左右僕從以至輔弼臣鄰皆不可忽之人自語默動靜以至飲食起居皆不可忽之時自立本定國以至發號施令皆不可忽之政自尊養孝順以至燕翼貽謀皆不可忽之道於此一主於敬則心和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可以迎嘉祥洪範所謂歲月

日時無易又百穀用成俊民用章家用平康者此也伏願 皇上不棄臣芻蕘之言 俯賜採擇勑下該部將臣所言備荒停刑者酌量議覆施行則於民生未必無萬一之補而四海有謳歌之慶矣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乞肅吏治以安民疏 黃仁榮萬曆十五年九月上

臣等待罪留臺接到邸報伏覩吏部都察院接出聖諭朕承天子民惟恐匹夫匹婦不得其所乃者南北水旱災沴頻仍百姓何辜罹此酷罰朕心憫焉不寧守令為民父母宜上德意下達民情為職乃者貪墨之吏剝下罔上肥已瘠民或罷軟廢事炫燿博名侈費傷財阿承取悅朝廷雖有蠲賑實惠不及於民其問斷獄情每多寃抑撫按官亦不為虛心聽理淹禁日久干連多人以致斃獄情由猶為可矜所以傷

和致災皆由於此爾部院今後選擇守令毋用匪人阿縱不職仍嚴飭各該撫按官務在懲貪墨理寃獄舉察所屬務在有犯必懲以稱朕計安元元克謹天戒至意一應合行事宜次第修舉其欽承毋忽故諭欽此仰見我 皇上一念憫恤元元之意恨不起四海之瘡痍於一旦而躋之咻噢之地雖古帝王視民如傷之心不是過也且 勑部院次第修舉合行事宜臣知斯民更生之會將在今日然合行事宜不出在 廷諸臣之所言其最切民生而為今日之

所當申飭者則莫如　聖諭中之選擇守令耳蓋
守令之職最爲親民苟得一實心守令之吏不必斗
授匹賜之爲惠而政令詞色皆惠也不得其人丘山
之粟徒飽奸欺貫朽之錢徒填谿壑方今　朝廷清
明俊乂布列奉宣　陛下德意以惠養蒼赤者固
彬彬在位也而傷和致災以重爲斯民困者亦不可
謂無人焉其大端有五吏不除雖傾太倉之粟而賑
之雖盡起存之賦而蠲之皆屬虛文無救於下民之
困苦　聖諭謂　朝廷雖有蠲賑實惠不及於民

其弊正坐於此臣請先言五吏之害而後及今日修
舉之宜

一曰咎在貪吏之剝削也今天下州縣吏受賂鬻獄
至五百兩其罪至于戍邊與亾命之徒竝列什伍此
亦天下之至辱也然猶多冒行之何也其說有三府
胥賤吏與夫以貲入官者皆得補郡縣比知雖有出
羣之才終亦不得躋於顯貴之列遑其一時之欲無
所不至其勢然也有血氣既衰志惟在得此其初未
必貪夫也不幸而歲晚途窮饜饜靡騁則遂以自棄
此兩者甘心於不肖者也雖至於鞭笞戮辱不足以
禁其貪又直假詞訟催科以豪奪其贖鍰橫取其羨
金若以爲宜然曰吾不鬻獄夫誰得而議之此在賢
者且然也民財止有此數此三人方日誅月朘而無
已時此傷和致災之一也

二曰咎在酷吏之鷙悍也今天下頻年水旱皆窳偷
生而亾積聚民散久矣是以詐僞成風訟獄滋起大
者遠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赭衣載道捁拳盈犴
仁人之所不忍聞也乃今之聽訟者臣每見其捍然

任意既無照覆之明淫威已逞又無見牛之痛喝其
民使不犯薄責一不服輒以笞掠定之即有寃不及
白者亦見尺箠在庭旁皇驚顧不敢出一語自扳也
胥吏之徒舞文撓法十金易字百金易詞爰書以成
郡縣又重成業不喜覆勘往往有罪者其詞既不與
罪蒙而無罪者又牽於文致不可得及株連蔓及無
復提出之門徒日夜從縲絏中自若呼其寃而已此
傷和致災之二也

三曰咎在慢吏之因循也方今吏治之弊不止一端

而苟且偷安塞責一時爾之則民生無補去之則官
箴未壞今天下十而七八也何也頻年以來士習盡
壞始之以持祿位之心繼之以沿習俗之念能者不
思激發以自見不能者甘於廢弛而無用依違可否
未聞有一言以切引事情安習故常未見有一事以
深究利害俛首帖耳于簿書期會之間以了故事僥
倖於三年五年考成而無過曰吾歲滿矣吾可拱手
遷去矣譬之百戲之場各相互弄以偷耳目使天下
之病日甚一日積至於不可復爲而上之人方且目

爲安靜間有滌蕩振刷以求補過於民者不外此而
内蹐此傷和致災之三也

四曰咎在巧吏之奔兢也天下之事固非遲鈍木彊
者之所能辨而智巧才辨之士又多炫飾於耳目而
無眞德實惠以及吾民知廣譽在過客則飾廚傳以
悅過客之心傷財勿恤也知起謗在鄉貴則狗鬻請
以杜鄉貴之口撓法勿恤也知事權在要津則厚遺
餽以結要津之知喪耻勿恤也其所畢智竭慮者皆
奔走趨承之事至于閭閻利病生民休戚泄泄然秦
人視越人瘠也此至一年而薦五年而取此輩往往
居先而悃愊無華者後矣則今之仕者又何憚而不
務奔兢此傷和致災之四也

五曰咎在遠吏之恣肆也方今天下法度内肅而外
弛邇嚴而遠遺畿輔之近上無容奸下無宿詐庶幾
可以語治荒服千萬之外貪吏白日攫人之金而莫
之禁酷吏日斃赤子箠楚之下其誰問之遠民咨嗟
無所告訴莫不飲血嘆息仰而呼天說者皆曰見聞
有所不周法度有所不及勢也噫是不然山海瘴癘

之鄉有力者孰肯分符以去往往以科貢之及罪而
當黜者置之若弁髦然彼其失爲近臣而去也已不
慊然於其心三年五年計期又度不免是以不自聊
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無所顧恤此傷和致災之
五也五吏相賊而害民猶之五行相沴而病民日夜
犯其肌膚侵其骨髓雖有倉公扁鵲何救於死亡哉
頃見山陝保定等處　大計救荒之吏而斥陟之輕
者降級重者褫職亦甚嚴矣宜乎五吏之不容于民
上而民得以甦旦夕之命也然未聞某縣之民免於

饑困某州之民免於逃移而呻吟愁苦不安其生者日甚一日此其故何哉方今天下大患在於習故常之過而昧通變之宜圖苟且之安而憚振作之勇總之無實心無實事也凡事皆然不特救荒一事蘇軾曰宜如諸葛之治蜀王猛之治秦然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心然後今日之吏可飾今日之荒可救蓋病之所由來者深則以治之者固非因仍苟且之所能去也而當事者乃且循舉劾之故事泥資格之常談各舉一二科貢之士或有弛罪當去借以

塞責不已踈乎嘉靖初年吏部侍郎何孟春因歲不登條奏宋臣救荒二事其一宋高宗時李光奏曰方今之患莫甚於州縣之吏盖公廉多不容而贓貪或得倖免百姓受弊不可勝言慶曆間歲旱范仲淹請遣使者往勞來之於是命仲淹爲江淮安撫今日荒旱民多流徙願選公忠亮直之臣通臣情曉民治者以撫爲名察郡縣貪苛之吏其二宋孝宗時趙汝愚奏曰講行荒政全在得人任得其人則能每事隨宜措置不至乖踈任非其人鮮不敗事守令不堪倚仗

宜委諸路監司體察監司之責在今尤須謹擇若旱傷分數稍重必須選帥臣有才望者專一措置施行由此觀之救荒之有安撫有體察宋嘗行之何孟春嘗言之矣其在于今日謂宜訪安撫體察故事于西北東南重災地方之所救荒之策如蠲如賑如改折如贖罪與夫懸爵以待輸粟輸銀之士皆得便宜行事有可變通者不必泥夫故常有當振作者毋得仍前苟且州縣官員並得舉刺賞格刑條一以荒政爲主不得泛及他事其間或有仍前五吏者許其特疏

斥逐單車匹馬親諳郡縣兼聽博以周知地方之利害災沴之輕重凡事之關於荒政者悉以付之如此則授任專而操術簡庶乎其有濟矣蓋救荒之政因地所宜非若其他政令生之廟堂便可通行天下者也最卑莫如州縣然修舉非其得專最尊莫如撫按然徧歷非其所暇又且一心緩徵又一心以畏考成泛泛焉莫任其責今舉一人而授之使日夜思所以軫念災民然後得以熟籌靜慮求生民之大計而惟其所欲爲臣非妄言也今天下之鹽政舉而歸之巡

監天下之刑獄舉而舉之恤刑其他茶政莫不有專差凡責專而後其事可舉也方今天下二三年間旱澇頻仍南北兼困議蠲則計臣難之議賑則帑吏難之議罷織造停買辦則 陛下又以爲不可所恃以撫此孑遺者二三守令若無專責荒政誰其舉之伏乞 勑下該部亟爲查議或于卿寺科道官内揀選曉吏治通民瘼者二人專一措置施行或查近日都察院申飭撫按官專督監司事例於各司道司道官内揀選公忠亮直之人專重荒政事竣即止自後非遇重災之年不得常差夫如是則吏治以飭民生以安而天意亦於是乎回矣

請緩徵弭亂疏

朱吾弼 萬曆二十八年四月上

臣承乏江上弭盗安民乃其職掌邇者逆惡趙古元孟化鯨等無知么麽敢於狂逞雖古元未獲業已伏誅執黨竟自悔禍遠遁乃本月初四日 臣又接淮徐兵備副使郭光復申到淮安府抄録逆賊僞示内開順天王詔諭孤立爲王非圖尊貴實救萬民即今寵用宦官不納忠諫聽信姦妄剥尅民膏殘害生靈天人共怒切照連境兇荒萬民塗炭去年淮徐二郡二麥少收雖種秋田先遇炕陽禾稼枯槁後遭大雨連綿水深丈餘渰没已盡又兼太監抽稅擾阻客商民無營計日亦難支即今青黃不接百姓流離嗷嗷待斃孤心惻然今舉大義替天行道應命順人自立爲王特示詔諭本郡在城并附郭鄉村鎮集居民得知如有早識時務順命投降兵到秋毫無犯將爾百姓大施賑濟萬曆二十八年以前拖欠錢糧盡行宥免以後蠲免三年稍甦民困拯救殘遺再赦釋獄囚以取豪傑上至官將下至軍民有能獻倉庫城池門禁定封侯爵與國同久若能聚千人短住糧運封爲伯

爵聚百人或獻銀百兩或米百石封爲指揮如若執
迯不識時勢抗違天命不順孤者大兵至日誅戮一
空汝若順命所有害民贓官汙吏與爾除害決不食
言故茲詔示遐邇知悉等語僞示一紙到臣 臣不勝
憤怒除一面嚴行緝捕防範并移文各郡縣出示曉
諭安民毋爲逆賊所惑酌量緩急追徵外 臣日夜憂
維所職下江一帶十九濵江沿海鹽徒盜賊最稱淵
藪錢糧逋負甲於天下萬一有司追於 屢旨而
歷年拖欠之兼徵貧民迫於有司而合室係累之不

免勢必至於妨農妨農則失業失業則計窮而生促
計窮思亂生促忘死一惑於逆賊之蠲徵再惑於逆
賊之封爵匹夫揭竿萬夫響應事有不可知者 臣愚
謂制治未亂保邦未危急在收拾人心令誠無切於
緩徵者故唐馬周諫其君曰臣觀自古以來百姓愁
怨聚爲盜賊其國未有不亡者人主雖欲追改不能
復全故當修於可修之時不可悔之於既失之後也
蓋幽厲嘗笑桀紂矣煬帝亦笑周齊矣不可使後之
笑今如今之笑煬帝也陸贄亦曰建官立國所以養

民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
其所養又曰蠶事方興巳輸縑税農功未艾遽歛穀
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啓其君更定
徵税限期詳二臣忠直之論正今日對證之劑我
皇上仁聖剛明緃古帝王而陋唐宗於不居者 臣最
迂鄙謬辱 主恩自許寧敢後於周贄耶屢奉
嚴旨頒示院司郡邑凡有錢糧干係官員靡不住俸
責令追完 臣目擊多故支費孔艱正供民分徵欠
國法自應催督完解豈有胷無心忠 君憂

國耿耿寸念反在閫人武弁下乎第逆賊無忌窮民
易搖東作方殷春耕當慮憤激時事竊倣唐臣冐昧
以瀆聽 宸聰懇乞 勑下戶部酌議上
請除萬曆二十七年一應錢糧無災地方勒限追完
其二十六年以前者盡行停止俟秋成開徵時頒
詔告天下明示 朝廷體恤德意諺云寧爲治犬
不爲亂民家自爲守人自爲兵縱有赤眉黃巾終是
釜魚犲趙古元輩未足稱鼠竊狗盜之雄旦暮將齒
鈇鉞奚亂之足憂者 臣故曰緩徵爲今日收拾人心

弭亂第一切務也不然歷年所稱拖欠者非包攬無籍之棍徒則實不聊生之窮漢耳箠撻桎梏之難堪有田宅則鬻田宅田宅盡則賣妻孥已之田宅妻孥盡則株連兄弟兄弟之田宅妻孥盡則又蔓延宗族親隣縣差四出鷄犬不寧卒之家家驚皇邑邑騷動彼棍徒無籍窮漢無聊其兄弟宗族親隣又僉受無辜之累將人人思亂所稱鳥窮則啄獸窮則攫者是已夫非逆賊以蠲免之僞示號召於前而我以催督之嚴令爲之敺其後乎其時卽朝議停徵而夕下令

晩矣不可不爲之寒心者臣願 皇上鑒臣樸忠軫民窮苦 亟賜施行庶幾人心固而亂本消
宗社幸甚生民幸甚臣無任激切哀懇之至

撫恤屯田官軍疏 方日乾 嘉靖年

一曰召佃 看得各衛屯種軍餘近年以來苦於賠補相繼逃亡拋下田畝荒蕪間有暫荒之田易於開墾非無人領佃也但以我 朝屯法每軍一名給田五十畝其田四散一軍之名或跨數圩一圩之田又分數處屯官旗甲不知事體或有鋤種一二畝者便率全糧彼欲廉領又患窎遠孰貪一二畝之便而任數十畝之勞圖數畝之地而賠五十畝之稅哉人視荒田畏如蛇蝎以致荒者日荒賠者愈賠患不得息

自非 朝廷寬恩停稅設法召佃則此荒田迄無可耕之期矣今南京戶科等衙門給事中林士元等官奏要將拋荒屯田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各擇所便開耕具告本衙門計畝定稅給帖承耕免其二年租稅不許屯田官分外科擾俟三年成熟方許征納深爲有見蒙本院備劄到職竊惟前項荒田零坵屑遠則不便於全領荒蕪則不望其收成非聽令擇便則人苦於四散而不肯佃非量停租稅則人憚於賠糧而不敢佃卽今勘得南京和陽鎮南等衛近年拋

荒田畝共計三百三十頃九十七畝儘堪耕闢乞聽本衙門多方召人佃種不拘全分隨其所便開坐畝之數其有未足待二年之後財力稍舒補完蒙本院備劄到職竊惟各官所住之俸已係在官今復以之准抵逋糧揆諸事體恐亦未安合無照各年分豁災傷事例查各衛見今勘實冊荒田地若干所欠屯糧悉爲蠲免此外若有未完的係拖欠俱照原欠多寡數目分作三分嚴立程限先完一分暫准開俸其餘二分續征取通關繳報如二年之後不完仍舊住俸

庶幾人心有所遵循漸次補完否則各官之俸可住所欠之糧終不得完且祿以養廉士人尚資於此軍職之中求其甘貧守職者不多得也今俸糧久住日用無措未免侵尅屯軍屯軍既窮未免復欠子粒計所虧損仍在正額不若寬以處之之爲愈也如蒙乞賜施行非惟屯官有資生之慶而屯軍亦無侵擾之虞矣

一曰薄徵　照得屯田之則有三曰比較曰改科曰新增比較之田每畝納糧一斗二升改科則減其半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新增每畝納銀一分六釐蓋又輕矣看得比較之田屯軍一名佃五十畝每歲納糧一十八石內准十二石准作月糧實納糧六石豈得爲重但　先朝末年頻歲凶歉嘉靖三年加以時疫流行人死過半以致前項屯田無人耕種如南京鎮南等衛坐落江浦等屯行數十里俱是曠地葭莽極目不勝淒涼此項無徵糧稅所司因循不與匾豁逐年俱係衆戶賠補賠補愈重逃亡愈多逃亡賠補反覆相因勢不能已屯政之弊至今極矣今南京戶科等衙門給事中林士元等官奏欲將三則

之內一項停免候年豐人衆方議並復又欲通查三項田地見種若干頃畝照常輸納見荒田頃畝若干姑且停免以待召佃成效一體征收無非憫時救弊之意也蒙本院備劄到職看得田有常額額有常稅前三項屯田俱係在冊正額遂欲除額一項恐亦有碍如云將見荒田畝姑且停征待召佃成效一體征收竊恐法亦未備蓋停征而不召佃則征之停者何時可復召佃而不設法則召之佃者何人敢承查得嘉靖六年曾經總督南京糧儲右副都御史杭淮巡

視屯田監察御史唐勳王世爵等覆咨題行欲通查各衛墹荒田若干項畝坍江者悉與除豁拋荒者俱作改科所缺額糧將各衛新增田內每畝加銀分蠲通融處補以足原額虧欠之數酌量事體似為永久可行之規詢訪輿情俱各稱便今大約計算勘實各衛坍江田地四十五頃二十一畝一分委實崩坍合應除豁拋荒比較田地四百七十頃的係久荒難於開墾若非薄稅改科必無願佃之人矣合無照依都御史杭淮等官所議將前項坍江田畝悉為除豁比

較荒田俱減作改科計缺額糧共三千五百餘石通衛新增田地三千四十八頃每畝加銀五釐共加出一千五百二十四兩每糧一石折銀五錢准備缺額糧米三千四十石又查三則之外有三升二合等項之田此項田地俱係成熟年久俱當陞作五升三合五勺共陞出糧四百七十五石足以抵補原額而無虧欠然後出給曉諭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擇便開坐畝段俱赴本衛門告領戶由開墾耕種永為已業量寬二年租稅待三年之後田已成熟一體征收

如此則有力之家貪圖輕稅庶幾出力承佃矣再照中間有等田地坐落和州等屯荒蕪久遠措力極難則雖薄征改科人未必願佃者又不可不預為之計查得紅牌事例承佃故軍田地戶由每戶不過二分近年以來各衛故軍好田槩被軍官戶內舍餘侵領每戶領戶由十紙二十紙者有之磽瘠不堪之田俱着貧軍領佃賠補稅糧最為作弊合無通查衛所戶由每戶多領二紙以上每三紙者着領久荒田一分務要立限開完田報如不願開者即將戶由退出另

召有力之人承佃每三分戶由帶領荒田一分將見得三分熟田而領一分荒田未有不願承佃者矣如此則前項久荒之田俱可耕闢待十年之後成熟已久仍當復作比較　國稅可增人心亦願如蒙採擇施行則屯無曠土軍有餘糧屯弊庶幾可清矣

興利救弊以裨屯政疏　　方日乾 嘉靖年任

欽命巡按南京應天鳳陽滁和等府州縣清理錦衣等四十二衛屯田照依清軍事例三年滿日差官更替自揣微才莫勝重寄奉　命以來已經三年計日雖多全無寸補用心徒切實有餘慚但巡歷久而風土諳習咨詢遍而利病頗知得於目擊耳聞未敢條分縷析姑以至切要者言之夫興利莫先於賑濟補弊莫急於坍江賑濟預則饑年不至於逃竄坍江補則窮軍不苦於包賠屯務最切要者宜無有過於此

也謹以便宜二事具本奏陳如蒙　采納實軍民之福也

計開

一曰備賑濟　臣惟南京各衛操備駕船運糧各項軍役固皆貧苦然未有如屯軍貧苦爲最甚者蓋各項軍役俱有月糧可資屯軍則自食其力輸糧於公牛具種子備不及時收成鮮薄僅足爲納糧贍家之用一遭荒歉輒至流移宣德成化年間屯所饑荒陸續借過應天府常平倉糧四萬餘石賑濟軍士賴以存活自此以後歷弘治正德至今五十餘年饑荒累見不復聞有賑恤之舉蓋由本衙門自無蓄積饑荒之際欲頻借貸勢固難爲奉職之臣坐視軍士離散再無別處至於弘治年間巡屯御史亦曾建議欲於各屯設立倉廒將本衙門一應問過詞訟贓罰紙價銀兩買穀上倉以備賑濟亦一策也但各衛三十六屯地方四散若蓋草廒約有數十餘所土木工力先難措辦且無均徭斗級看守人役謀議疎濶事寢不行臣看得各衛屯所俱雜處應天等府州縣地面臣

奏　命以來問過贓罰紙米贖罪等項價銀紙價以十分爲率八分除解南京都察院作正支銷二分本衙門公用外查得罰銀尚有一千七百餘兩贖罪稻穀三千二百餘石見貯各府州縣倉庫趂今豐成之際動支前項銀兩差委廉能官員照依時價收買好穀幷原贖罪穀石俱仍貯各倉自此以後但問過贓罰紙價逐年查考收買穀石貯積各收倉廒若遇有大荒之年審實極貧軍餘各就該地方倉廒支領造冊奏繳庶倉廒無創立之煩關支有附近之便深爲

便益再照南京總督衙門總理屯務各年批發各司
詞狀贓罰紙劄贖罪穀石數多亦俱貯各府州縣庫
倉如蒙一并存留以備屯田賑濟如此則稲穀益多
賑貸有賴屯軍不致失所矣

一曰處坍江　臣惟南京各衛所屯田大半附江原
無高堤捍禦江流只靠沿堤栽插柳樹潮水一漲漫
不可支年復一年江形漸移附近田土漸次坍没其
未没者江潮往來亦成糜地近年子粒俱係各軍包
賠甚可憐憫　臣於嘉靖八年已經遵　命處補坍江

田三十九頃餘畝由是以來又經三年近歲江湖尢
爲横暴濱江處所復多坍没本年正月内據和陽等
衛陸續呈報坍江田畝數目并各軍賠糧情狀到　臣
最爲困苦查得　臣先年處補荒田剩有餘糧七百一
十餘石及陞科過營房等地餘糧約有二百餘石皆
係額外聽補坍江之數今據該衛呈報前情除一面
委官踏勘外竊惟田去糧存實係弊政屯種貧軍難
以全賠極貧之戶未免責房齎子償納前銀若不極
爲分豁誠恐賠納税糧不堪逃亡相繼成熟田土亦
轉抛荒如蒙乞　勅戶部轉行南京戶部委官一
員會同踏勘果係坍没量與分豁額糧虧缺即將前
項積出餘糧補足原數如此則　國課不缺窮軍亦
裕矣

議處急缺段疋銀兩以寬民力疏

陳　堂　隆慶年任

臣等近接邸報　內承運庫太監崔敏等爲急缺段疋事該工部議覆奉
欽依咨行應天等處撫按官動支無碍官銀督令有司織造各色段疋共計九萬七千九百有奇分限三年解運以備　供用賞賜
臣等竊惟　陛下既爲好仁之君則下當有好義之臣府庫之財皆　陛下之財供輸役使皆臣下之事臣等豈敢有所置喙顧念昔人有言天地生財

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未聞有以無碍官銀之說干　天聽者也無碍之說起於貪墨之吏陰取下官以充私餽近者　陛下綜核吏治簡任賢能其貪墨不仁者若遠去於舜與湯之世即有一二倖進猶當斥逐不暇獨奈何以其說而貸取下民爲漁獵之事哉臣等仰窺　聖意蓋以額外之賦業不可加而　內庫之用又不可缺故從權宜爲一切不得已之計以爲無碍官銀不取於民而亦不費於官既又恐倉卒難辦分作四限解運誠於征輸之中寓寬恤之意所以體察民情者亦既至矣臣等竊恐下官承望　風旨避咎者多而執法者寡萬一奉行未至率以爲　陛下之急於供用也必至掊括公帑以充之掊括不已必加漁獵漁獵不已必加科派科派不已必加箠楚朘削之下遂成怨號戕百姓之膏脂以充庫藏　陛下豈樂聞之哉茲者應天府查照坐派數目該各色紵絲紗羅綾錦等件九千五百疋段每疋酌量舊規估計料價工銀一十二兩零總計一十二萬兩有奇一府如此他府可知直隸如此他

省又可知以九萬七千九百餘疋成數計之計銀一百二三十萬矣已經查無無碍官銀盡派里甲丁田加納織造　陛下聰明固不料其至是也然而轉輸解運所費不貲之數猶未與焉兼之貪墨之吏乘機而額外倍尅私充囊橐又所不免閭閻愁苦千態萬狀語曰公家之金一田野之金十自一百二三十萬之外其間意外之費尚可以數計哉臣等愚昧以爲與其取之無名之官銀不若取之有常之經費與其科派於無辜之百姓不若取足於逋負之頑民項

者戶部爲急缺　上用銀兩事查該浙江等省蘇州等府拖欠應進京庫金花銀自嘉靖四十三年起至萬曆二年共計一百六十餘萬兩已蒙
陛下明見萬里洞燭勢豪恃頑不納領解員役侵欺之弊責成各撫按官照考成簿內完解又爲議處改留事例贓罰納解等事查該各撫按官贓罰銀兩有二三年間全不解部者亦蒙　陛下詰責着令今後依期完解以上贓罰銀兩十分爲率除二分備賑四分解部濟邊者不敢輕議外尚該四分查係工部

額數近以不事營建方行改議此固戶部之數所本無而織造又係工部之所自出者也至於金花銀兩原該歲辦備供　上用與今題奉　欽依織造段疋事體相同以　上用之歲銀供　上用之段疋宜無不可臣等斟酌權宜議寬民力竊謂今日之急莫如查該地方撫按官萬曆二年以前未解贓罰銀兩扣該工部四方額數并前金花銀兩萬曆二年以前拖欠侵欺者盡法追出不必解部通融筭計照依派定見今段疋數目分解限期就令織造解運

各該應天等府州浙江等省一切原議無碍官銀並不許分解額外派及百姓如尚不足及追徵不前倉卒難辦者又查工部歷年額派四司料價亦自萬曆二年以前或未徵或未解或侵欺者亦要追完那用湊補務足織造原數支費其無前項拖欠銀兩地方免其織造比所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在上則爲經費之常征在下則爲歲辦之舊額在戶部不損其原數之所本有在工部不失其職分之所當然一可以懲積逋之臣民一可以充目前之　內帑無槩及無

辜之民無巧中黷貸之吏如蒙　勑下戶工二部覆加會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查照隆慶四年題准議將嘉靖四十四年起至隆慶三年止歲造拖欠并見年未織數內改織解用事例斟酌施行天下臣民之幸也臣等之幸也臣等又嘗聞之明君必先節儉以惠民人臣不諱直言以進諫天下有迹若逆耳而實所以爲將順者臣等之言是也臣等恭遇
陛下御極之初嘗　詔天下有曰一各處織造絨褐紵絲紗羅綾紬等項除額辦成造并工部奏派之數

照舊解運外其陝西蘇杭嘉湖并應天府等處差人坐守織造者悉皆停免已織完者照數起解未完者并已徵物料交與所在官司准作歲造内支大哉
王言天下信之後世傳之史官書之豈不洋洋謨烈稱盛美哉昔者文帝愛百金於露臺節帷帳於書囊或有言其儉者曰朕爲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至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世稱殷富極治今
陛下自初政以來歲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筭計歲單盡民力凋耗卒有不虞復當重賦而乃又坐織

造似與 詔旨不相似此 臣 等之所未安也頃者恭接邸報該司設監太監曹憲爲年例缺少物件事奉
聖旨目今内庫錢糧缺乏取用不敷你每體朕崇儉節財之意有可減省的會同司禮監議處來說不必拘定舊例欽此及該本監查減又蒙 陛下嘉賞惓惓然以天下民窮財匱爲憂惟恐多取於下重困吾民至屢 天語叮嚀務要汰去無益不許各衙門造辦等項動引舊例朦朧奏討即此
陛下撙節一念雖文王視民如傷之心何以逾此天下臣民聞之莫不仰聖人之在上方幸知有生民之樂詎乃又有額外織造 陛下以爲該庫段疋歲造之外所供賞賜者果皆有益耶無益耶據稱嘉靖三十等年事例所謂援引舊例否耶邇者輔臣梭出
聖諭十二事首曰謹天戒而以撙節用終之
陛下妙齡聖哲凡此皆爲 明見之所及矣方今四方 奏報災異倍於曩昔兩淮太水無日無之而又各處春夏亢旱雨暘不時米價騰踴天降黃塵白日星殞邊城旗竿火光禾傷水雹天鼓時鳴地維震撼

日食無光浙潮海嘯皆天之所戒而 陛下之所謹者 臣 等愚昧竊以爲欲格天意必順民心自古未有民心悅而不可以得天意者信如躬行節儉約已裕民即所謂悅民之大端也 臣 等惟願
陛下自今以始戒其所已往杜其所將來執 詔書堅如金石持獨斷信如四時勿以小善而不爲而忽漆器象箸之戒勿以小勞而輕賞而忽縈纓微矜之微貴近之請乞欲保其終當防其漸俾享太平之福於無虞錢穀之蠹穴欲節其流當塞其源俾培

國家之脉於有永容該科之封駁如　陛下所謂
朦朧奏討者必以　上聞容該部之執奏如
陛下所謂無益之費者不嫌停免務使崇儉節財言
行不悖納諫從善上下交孚斯庶幾乎百異消弭而
衆祚洊臻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等叨列言官又
目擊　畿輔之民不堪加賦遂不知忌諱誠冀有益
毫毛伏惟　陛下少留神明厚自修而薄責臣等
以罪不勝悚慄候　命之至

乞定錢法規制疏　唐　裔萬曆八年任

臣惟財用在民而利權之操縱則在上而不在民利
權在上而奔走以導利則在民而不在上自古有一
代之興必有一代之錢有一代之錢自供一代之用
其間設法調停俾疏通而不滯者固自有道也仰惟
陛下因錢法之難行不靳再三申飭言官之所建白
部臣之所議覆不啻諄矣其在于今乃有未盡行者
南京係都會之區行未數月竟停壅而不達南京如
此其在外府州縣可知矣毋怪乎噪攘者之紛紛也

進言者以為私鑄之混官鑄也即今私鑄者且獲重
遣矣以為新錢之濫惡也而舊鑄之堅厚者自在也
一槩不行其故難知矣臣愚以為有二端焉價值之
不歸一也督責之太驟也何謂價值之不歸一也癸
錢之初議有成價每銀一分或錢八文或十文行未
幾八文者或改為十文矣十文者或改為十二三文
矣匹夫持尺寸布粟入市易錢不至盈百既而以錢
易他物則其價又若十指然矣自匹夫而上其積錢
愈多則其虧本愈甚甚至積于無用能令不悔其始

之受新錢耶欲望其行之久也難矣此其故皆起于
市井壟斷之徒設計奇贏陰爲轉移而致然耳伏乞
勑下該部轉行撫按衙門將各處官錢鑄合式之錢
立爲一定不移之價刋刻成數頒示中外毋致先貴
而後賤毋致日異而月不同而市井壟斷之徒嚴爲
體訪懲一警百若是而錢不行者未之有也何謂督
責之太驟也鑄錢一出則官府急急焉速爲示諭某
項給錢某項納錢某項不許收錢某項不許並用有
不若令者刑罰且隨之愚民轉相淆惑以爲今日之

使新錢非正直也乃官府以法驅之也他日官府一
弛錢將焉用也此其所以展轉趨而錢日壅也夫以
銀易銅以銅鑄錢錢卽銀也何至以刑威迫而使之
重自疑畏也伏乞 勑下該部轉行撫按衙門諭令
各府州縣將新鑄萬曆之錢與我朝 列聖實號
之錢相兼行使不致舍彼而取此不致遺舊以專新
從容導引以期民之信從若是而錢有不行者未之
有也毋照財者民之命也人情者 聖王之田也
大學論理財而本之絜矩要之使民各得分願也曾

見雲南巡撫饒仁侃奏雲南一省自來不知錢法夷
人行使不通乞要照舊以安民俗奉 聖旨雲南
地方既不用錢不必鑄造其見在庫藏着貴州差人
該省搬取以資兵餉價銀免解還欽此仰見
陛下行錢之令原無成心未嘗用此以苦民也五方
風氣異宜膠於故常而駭於新制恐不但雲南一省
爲然也伏乞 勑下該部轉行撫按衙門再加查核
如原係行錢地方上緊着實舉行務在設法疏通倘
有積習已久不便行使者不妨明白開奏以便裁奪

毋得隱忍遲囘以釀厲階此實用法之深仁而亦順
治之大權也統惟 陛下留神俯賜施行

計足京儲疏

劉　寅 萬曆十八年七月上

竊惟王者之政以食貨爲先天下之人以積貯爲命故人君視民如傷而散財發粟成賦中邦而養軍衛民者盖以兵農合一生養不容以偏廢天灾流行有備斯可以無患古人有云國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彼荷戈執銃之士嗷嗷待哺在上者不能謀之於目前人心訩訩識者憂之此時政所當亟圖者莫有過於此也恭惟我
皇上聰明仁聖軫念民瘼因江南旱傷遣科臣遍歷州縣分賑百姓矣而又惠及

軍餘該南京都察院奉
旨劄委臣親至屯所賑過九萬有奇一時軍民老弱匍匐升斗以延旦夕孰不鼓舞更生歌詠
帝德乎誠曠古一見也然臣切思之軍餘之衆既已蒙
浩蕩之恩而食祿之軍不可無桑土之慮邇來倉米不足二年之支尚可泄泄然不急救濟之耶原任御史黃仁榮因軍衛月支不相關會而欲設御史一員科臣徐常吉以節年拖欠程督不嚴而欲設御史二員無非謂軍儲匱乏而建白耳臣奉
命巡視鳳陽府等處倉糧兼理京倉已閲月矣切見京倉有部臣以總督之憲臣以按治之監收諸臣以分理之査糧廳郞中臣以稽査之官非不備也舉刺者原在總督權非不重也而應解額糧所以節年逋負者豈特歲時之凶荒小民之拖欠亦以官府之怠緩糧里之侵費耳而解到者則有官攢貫例歇保需索衙門使用船脚艱辛百孔千瘡不可枚數夫始而苦于征之難繼而苦于解之難民益困迫而拖欠有由然矣彼各省直皆有管糧官終年不一經心催儹設法追徵則建官之謂何此而無

以勸戒則人心懈矣又以百姓之脂膏充奸猾之囊橐利飲剝削肆無忌憚則法紀之謂何此而無以懲創則人心玩矣可不一振肅之哉故于彼速爲之催于此嚴爲之禁皆今之急務也夫京倉御史不過掛號驗米故先年併之一人所以前者月支而不相關會亦視之爲贅瘤耳向使如科臣近議假之事權俾糧儲所由地方皆得管轄舉劾則人未有不畏而事未有不集也此亦易爲者哉且天下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然未有不自上積之而能散之者也惟

改折則本色漸少蠲租則輸納漸微賑濟則内帑
漸虛茲京倉無二年之儲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
矣不及此時于節年拖欠者申飭參罰立限完解則
倉廩何由而充軍士何由而食也況京軍五十二衛
所乃
祖宗根本之所係歲支百餘萬石乃軍士
性命之所關而其氣素稱驕悍易于鼓噪當事者必
日爲訓練而後可責其信服嚴加約束而後可制其
強項厚施愛養而後可望其效力設或一日糧有未
給則衆志危疑其爲 國家之隱憂豈聊小哉夫催

徵則倉糧日至而居常恒損於浥爛見今奉議修倉
已有專官矣科臣郝世科復言及此無非欲責成之
意臣查南京二十七倉廒多者至二十餘座少亦十
數座率皆傾圮茲舁建者間止有數座且砌築未乾
遽難就緒邇來雨澤沾足儻年豐登而歲入且近百
萬議留漕糧至百有二十萬一旦奏集則司庾吏惟
將舊廒因陋就簡以蘆席墊覆之耳難乎免於昔之
患也莫如每倉擇其墻垣完固梁柱堅實者或揷瓦
或鋪地或鋪板或修氣樓料理即可堪用而大修者

漸次舉之務令堅固不可苟且塞責且二十七倉相
距甚遠勢亦未易周遍若一瓦一椽一堵之拆俱待
專管者親至估修亦不憚煩矣彼監收諸臣日夕在
倉支放可以秦越視乎自當相爲協贊凡有損壞隨
即令葺補約所費若干該用錢糧專管者給之驗之
可也夫督修者務其大不遺其小監收者分其責不
攬其權義在急公又何嫌忌之有值此創造之日而
爲萬全之計豈不一勞而永逸乎臣待罪巡倉耳聞
目擊於其職掌不容隱默今查各處屢年拖欠糧米

開揭送部爲此昧昧上瀆 天聽伏乞
勅下該部移咨各省直撫按轉行布政司糧儲道催
解凡一應倉中利弊容臣次第查行至于舉劾之可
否則在部院從長酌議事理自有至當非臣草茅所
能與也

乞脩屯政疏　彭而珩 萬曆十九年閏三月上

臣荷蒙　欽命巡視南畿屯務受事以來見屯政日敝亟圖一整頓之須巡歷鳳陽等府地方到處諮度於一切利病亦且耳而目之矣大都屯額賠耗致虧課程則清查當議屯官冗濫致有包侵則催征當議屯災政折不得其平則折征當議此其關於利病最切而整頓所必先者臣有慨於衷謹以一得之愚列爲三款冐昧上　請伏乞　勑下戸部覆議如果臣言不謬懇祈　聖斷允行釐奸布利在此一

舉其於　國家兵倉大計未必無所裨益矣

計開

一議清查夫屯田之壞壞於名存而實亡則隱占與典賣二者是已南畿屯田固多然所在膏腴之產軍不得種如該管指揮千百戸輒垂涎奇貨而欲居之就中隱占不知其幾矣夫軍田官占名爲屯而實非屯也典賣一節官與軍俱有之官與軍通同者有之展轉典賣一業更至數主者甚至盜典盜賣者亦有之夫公田私售名爲屯而實非屯也斯二者固積弊之大較而其飾弊則多端或以詭名佃或以逃絶開或託之拋荒或託之迷失隱奸種種孰從而辨之屯額日耗屯糧日逋大抵坐此今不着實查刷勢必至於大壞異時欲收拾難矣南畿各衛所屯種坐落各州縣地方宜及今行委衛所掌印官會同該州縣正官單騎履畝博訪廣詢前項弊端大加摉剔倘覺察有所不到被諸人首發者責有所歸官軍有犯但能先期自首者准改正免罪係查出者究問如律清查竣日經手各官仍會同造冊報臣衙門要見會勘田

畝的數以憑覆覈報部查考所有清出田土分給軍種來年實征准以新冊爲額其各衛造冊計費不多量於庫貯新增銀內處給不得指稱科派在事官員有能不避勞怨秉公摘發清出田畝數多者容臣酌量報部紀錄或有徇情行私苟且塞責及因此擾地方者亦容臣據實叅究庶查刷有法田額可清而錢糧亦因之以清矣伏乞　聖裁

一議催征夫屯糧不完不皆旗軍之逋負多因管屯官之侵沒邇來設有考覈叅罰之例然止叅指揮間

及千戶而百戶不與焉故侵沒惟百戶爲甚南畿管屯百戶冗濫極矣下鄉征斂如蟻聚羶騷擾剝削無所不至包攬錢糧有一石倍收二石者有今年預收明年者額外倍收而正額未必輸之庾倉新糧預收而舊糧猶以未徵爲詞查及未完槩稱軍欠孰從而覈之延挨歲月必至於蠲　朝廷蕩恩皆此輩所自以爲厚利而于軍困毫末甦也並欲照例參罰以示勸懲而官冗格卑寡廉鮮耻有參罰不足以爲懲者將奈之何揆之事體惟汰其管事爲便焉何也一衛

有一指揮一所有一千戶催征之力有餘官催旗甲旗甲催花戶指臂之勢易使胡不倣有司征民糧之法行之折色投櫃本色上倉悉令花戶自輸倉有定在固無庸設櫃設於衛所衙門之內所以示公仍量委首領文職一員會同指揮千戶監收銀滿千兩即解所在官司寄庫一切加耗預收等弊嚴行禁革花戶有拖欠者許旗甲報官勾追其屯地窵遠花戶有願赴旗甲代納者聽其便旗甲革去積滑選軍丁殷實者充之如是則將焉用百戶哉夫軍民同一糧也指揮千戶譬則州縣長吏然旗甲里排也屯伍編戶也衛所之糧豈能多於州縣州縣以一長吏催科不爲少衛所何獨不然必欲假手於衆百戶是猶以丞簿雜然侵長吏之職政出多門欲民安事集難矣故不用百戶則包侵自革額課自完上不病　國下不病軍且保全此輩不致罹法網尚亦有利非病之也倘不欲盡汰止可於衛所量備一二員協同經收亦不得容其下鄉爲害伏乞　聖裁

一議折征邇來災祲頻仍屯粮子粒無歲不折矣見

行事例十分以至八分稱爲全災每石折征銀三錢次則七分以至五分稱爲輕災每石折銀三錢五分其四分以下仍征本色此係嘉靖間御史沈一定建議題　准遂沿爲例令雖用之往往稱不平看詳此例誠不無可議者蓋災之輕重或相倍蓰折征等則亦宜相稱十分全災五分半災相去甚懸一征三錢一徵三錢五分其則不遠此果相稱否耶況查民災事例應征應免等則不齊大都因其災而低昂之期於適均焉耳屯災與民災何以異顧可使有不均

之歎哉叅酌通變宜以十分稱爲全災每石減銀五
分實折征二錢五分以五分稱爲半災每石增銀五
分實折征四錢其九分八分爲重災征銀三錢七分
六分爲輕災征銀三錢五分四分以下征本色各不
妨照舊斯則增所當增豁所當豁而輕重各得其宜
以所增之羸抵所豁之詘而會計可以相當雖經久
行之可也既定折征之例當重勘覈之規年來報災
者多而覈實者少則有司不任事之過也合無
申飭州縣長吏今後勘災務躬歷郊原辨驗荒熟酌

定分數毫不可爽勿假手羣小以滋奸勿抄騰衛冊
以塞責有不率者議處夫勘災不清則折征之例不
爲徒設矣再照屯官征收利在折銀而其弊視本色
尤甚沿門箕斂任其壓秤窮簷茹苦安所控告弁投
櫃之法行相應較發天平法馬當官秤兌京衛行南
京戶部外衛門該府州各如式鑄給衛所官有不依
行者查出叅治省一分則軍受一分之賜也伏乞
聖裁

敬陳倉場末議疏　章守誠 萬曆二十年三月上

臣聞之法不救不與更新而更救法貴於愼始易曰
先庚三日先庚者叮嚀於事之前後庚者揆度於事
之後言愼始也邇南京倉糧月支數目法甚敝矣荷
蒙
皇上俯從臺省之請部院之議將巡視京倉
弁京營御史不妨原務兼攝爲其事相關分相屬也
臣猥承
明命適當事始敢不慮後懲前勉釐奸
弊以佐一時維新之政顧弊之生也其枝蔓於下而
其根伏於上所貴乎善治者不能必下之不爲弊惟

吾根本所在何如耳今臣所獻凡七事責成於上者
恒詳而防閑於下者恒略夫亦求正根本之意也如
蒙
皇上勑下該部酌議倘采芻蕘之見可備
採擇卽爲題覆施行豈惟京衛官軍有賴而　留都
重地當益安於磐石矣

計開

一議查考收糧夫收糧之法期於乾潔昭然載　令
甲矣乃各州縣糧解聽信歇家希圖作弊而官攢軍
斗又從而垂涎之常例入則未乾報乾未淨報淨雖

甚濫惡亦爲容隱此其責在監督也今監督諸臣禁
諭固已嚴明閱驗固已周悉然不設法稽查恐苟且
易安勞怨難任或掩嚴於目前致釀患於日後土餱
塵糗不可爲炊又將誰任其咎乎臣謂宜令該設收
粮文簿一扇開列監督諸臣姓名及該管倉塲每收
一縣粮完塡註某年月日某倉某厫某縣粮米若干
付之掌記以備查考若後放粮之時驗有朽爛摻和
弊在收粮者卽本官陞任亦聽總督指名追論庶人
懷遠慮則事有實功而太倉粟紅效可期矣伏乞

聖裁
一議預驗放粮軍士月粮待充枵腹粮不堪則嗷嗷
焉賴何怪其脫巾而呼也有等官攢員役慮糧虧折
計將碎席土屑之類陰入其厫以致各軍支糧用錢
買囑扒夫求領好米此其上干　國法下失軍心爲
何如者然猶其小也脫米本欠乾加之收藏不密濕
蒸爲熱米腐成灰放者持籌領者荷擔弗與則軍弗
散與之則軍弗受弗受而强之强之而不已將艴然
鬨然其禍恐有出於意外者可不爲深慮哉臣謂宜

將應放倉粮先期啟驗如有前項情弊卽便呈報總
督會同巡視根究作弊緣由一面指實參　奏一面
換厫支放無待軍士要求臨時更換致傷大體各軍
並不得違拗生事擅起釁端庶士有宿飽亦無譁伍
而　國家有常伸之法也伏乞
聖裁
一議查粮部臣冐支之弊其端非一其責在查粮驄
也支粮尺籍姓名非不詳具按之則有而爲無者有
逃而爲在者有未娶而爲有室者甚至有改一爲十

改十爲百者自查粮之案令一發各衛官卽奉之以
請查同而唱籌給粮矣職掌所關之重如此而奸弊
叢生曾不覺察亦何以察粮稱哉萬曆十七年羽林
等衛冐與倉糧事敗參治止於武弁而不及查糧亦
倖矣查糧一年差耳卽差倖深部臣何碍陞轉今不
問其才品率以俸最淺者充之安所望能其官耶臣
謂宜選資極深素稱廉幹者任其事差滿之日該部
考其任內有無摘發情弊分別稱職與否題
請定奪倘有徇情隱弊或失於覺察與衛官一體參

論庶治人與治法並行而月與之弊可清其源矣伏
乞　聖裁
一議給散粮籌月支之弊其孔竅在粮冊其吃緊在
粮籌而唱名給散各衛經歷事也經歷一人之耳目
固不能舉一衛軍士盡而識之而各所有親管各軍
有隊伍則未有不識其情僞者故凡逃亡虛浮之數
官識朋奸揑故不到直俟衆軍既退或顧人或類領
而籌已入奸人之手矣蹤跡詭秘氣焰要挾卽經歷
明知其非恐與官職牴牾莫敢究詰此其弊不可更

而理乎臣謂今後粮籌宜令衛經歷會同親管千百
戶當堂給散仍令該所識字及同伍軍互相認識如
有可疑卽時首發不到者不拘有無情弊經歷官詳
列姓名具申總督巡視衙門行提查究又每月查糧
巡視總督出其不意間掣一衛親自按冊散籌巡視
御史差滿聽將各衛經歷從公奬戒以示勸懲庶綜
核有要奸弊自消而月與可永杜也伏乞
聖裁
一議裁革委官軍之有糧與馬之糧皆武備所繇振
也糧籌既掌自經歷料籌又付之委官每年終另委
更替各衛千百戶之無差者營求充管初委有常例
領籌有錢大都剝馬之食以食人人肥而馬日瘠矣
又甚有盜當官籌得錢私費領料軍無籌則塗墨於
面以爲驗認其名曰畫臉如與武衛百戶范繼祖自
十八年領籌一百五十三根盡行當用十九年委官
化從善呈舉究治至今籌無不落徒滋掊尅無補軍
儲惡用此輩爲哉臣謂各衛草料委官宜裁革原
領籌令交納經歷照依糧籌事例按月給散仍將范

繼祖當籌情弊及受當人通行查究庶省一官則軍
省一官之費而草料可無虛糜也伏乞
聖裁
一議追賠虧折各州縣糧解在江浙多包自棍徒在
湖廣多包自船戶遇有虧折皆積猾之侵牟也自合
責令本縣照數賠還但本人每托言別故以自便其
私而有司又偏聽姑容以自文其故遂不問典守之
責不問蠹耗之由重派闔縣追補還官彼豈不以千
百之數責之一人難升合之數責之百姓易而不知

朘剝窮民保全狐鼠固仁者所不爲　國法所不赦如黃岡縣解戶王得富虧折十四年粮米一千八百石應城縣船戶周艮壐侵欺十五年粮銀二百五十兩皆自闔縣派還此何法也至於遇風漂沒理固有之然解官糧長通同侵匿而沉舟飾罪者焉保必無若不酌量情罪一槩重派不惟輸納者令再納不勝其剝膚之苦而典守者縱之失事益啓其玩愒之心豈所以創遺奸而重民脂哉臣謂凡額糧虧折宜儘本解家產追賠不得重派小民即有沉沒亦不得徑

寬本解輕擬派補庶利害切身人知自保而侵牟欺罔之弊或可衰息矣伏乞

聖裁

一議久任總督夫總督之繫於儲鉅且重矣內之表率部屬以督收支外之彈壓有司以督完欠下至倉官攢斗衛官軍士解官糧長胥吏歇保靡不賴總督之權以成振肅之治非得人而久之無益也近年以來居是官者席未及煖忽報陞遷即有治　國如家之臣思所爲興除利病亦未免朝行而夕格甲是而乙非案牘沉埋奸弊竊發以是而爲人擇官則可以是而爲官任人則不可奈之何舉粮儲之重而屑越視之哉臣謂總督大臣今後宜令久任如期考滿勞績懋彰合無比照戶部總督倉場加以尚書職銜照舊管事不得仍前旋推旋轉庶乎官有常職事可責成而亦兩京倉儲並重之道也伏乞

聖裁

議邊餉部入疏　揭廷諫 萬曆二十年六月上

臣近接邸報延綏巡撫賈仁元一本虜衆謀犯兵食缺急懇乞　聖明俯賜預處以圖自固以裨防禦事大略爲陜西邊餉拖欠甚多每年請預發銀二十萬兩軍士猶然缺乏卽今各路軍士約欠月餘一年未補共該三十六萬七千餘兩已經部覆將二十年例銀酌議足濟時艱而會計見存折色僅僅足支七月且虜聲内犯議處宜先拳拳以給客餉催拖欠爲急乞奉　聖旨該部作速看議來說欽此臣讀之

不勝酸楚不勝疑懼夫苦莫苦於邊軍無論斯夕警於斥堠生死懸於旦夕卽枕戈衽革沐風櫛雨較他軍不啻霄壤所有月糧雖毫釐不可少况積而至於數萬乎雖時日不可待况延至於一年乎當事者苟非盡心優恤思患預防而胡然以枵腹待哺之狀詳疏以聞也仰知　陛下卽出　内帑不恤矣乃含糊積歲不一設處此不獨非　國家養士之意而當事者亦不近人情不慮禍患甚矣苟非賈仁元魏學曾查處會議以　請也延綏不爲寧夏之續乎臣固

因而論之變之成也其罪在上不在下何也生殺予奪上之所操以制下者自下干之也變之起也其釁在上不在下何也饑寒疾苦下之所執以望上者自上拂之也上拂情則下干紀總之皆當事者之過也賈仁元亦庶幾懲殷鑒而濟時變矣或者曰兵弄潢池效尤潛伏此而查歷年之欠糧爲數年之補給不幾于惠驁而長驕乎臣以爲月糧之查給論理之可不可不論士之驕不驕理可與而執驕士之說則嗷嗷待哺之衆恐不能以安靜俟也與之而驕不愈于

脫巾而呼乎廼臣之所憂則有不在是者蓋延綏有内犯之虜患他鎭未必無叵測之夷情延綏有經歲之欠糧他鎭未必享全支之實惠延綏受積年之查補他鎭儻亦有仰給之同心此皆事勢人情之必至者今延綏而年有二十五萬之預發也部中可常繼乎他鎭而有比例延綏之請也部中可靳與乎客餉而可那此借彼也客兵苟至能無望于部中乎不與則無以救目前之急頻與實足以貽難繼之憂是不可不思爲計矣臣以爲該鎭糧芻原發解京轉發則

可今止以陝西各府拖欠之故而欲以天下之樂輸補一時之逋負豈獨非王法殆亦非人情矣且查買仁元疏內西安等府折征斷折及十四年以後拖欠本折五十七萬五千九百五十有零查計該鎮月粮是拖欠者幾足二年之用使各府而無欠也則二十五萬可免預發軍士可免歲欠而買仁元亦可以無請矣奈之何不追彼以與此而日損內以益外乎項見部覆亦奉 旨督責該省撫按司道先嚴有司催征之限續禁該鎮額外之求誠深恩哉我

皇上之神謀睿斷盖以權時艱嚴玩愒而懷遠圖矣

臣以爲西安等府以前官吏弁髦王法致使腹裏百姓任情拖欠胡越官軍日積月累竟至數十萬置之若罔即嚴限追解孰曰不宜但邇來三秦之民岷洮虜犯瘡痍未瘳水旱頻仍閭閻愁苦即見年錢粮且巳完納不前今欲以積年之逋負催征于一時數十年之粮餉責備于一旦無論民不堪命而有司亦不勝追呼之擾乎況今寧夏之變全陝搖動人情疑畏苟撫綏無道催科過嚴恐非地方之福也相應行令彼處撫按轉行司道先責有司將各應解邊儲錢糧自二十年起不許拖欠分毫而前項銀兩據難輕易催征務須因時酌議多方調停毋假帯征而有加征之弊毋借新納以抵舊欠之科效猾不至欺隱良善無容賠累優恤軍屬之中每存愛養斯民之意庶幾邊計民生兩得之矣臣復思之天下者公帑之外府也亦九邊之內府也今以陝西而即有數十萬之拖欠則各省可知以邊儲而且任意推延則部入可知此何時也寧夏苟一蕩平犒賞豈容數計秋來防禦

多事各邊仰望不貲該部之需誠岌岌矣伏乞

勅下該部及各鎮督撫衙門將各省逓年拖欠太倉并各邊應解錢粮盡數查出各省各年有無荒歉地方有無事故通融酌量定筭分數題 請欽限專責巡撫御史嚴督布政司欽限如數解京邊以濟緩急毋得藉口所屬追解不前即如有司一時難完先將該司堪動官銀備行借解徑自就便催補盖戶部之拖欠在藩司而藩司之拖欠在府州縣惟布政無所責成則戶部日聽懸缺府州縣日逐延推無足怪者

若以借解立法則該司既知太倉匱乏罔容任意稽
遲彼亦嚴責有司不致懸缺貽害公帑庶幾其有資
乎雖嚴那解之令括外藏之便此皆不得已之計那
括而解亦必動經歲月恐無以濟緩急伏望我
皇上俯念帑藏之歲入有數邇來之解給頻煩有司
之追呼可憂民間之懸罄可憫大發　內帑之積用
濟目前之需則財流　天府萬姓之困苦少甦
恩自上方三軍之感激益奮內外安攘在斯有無均
助耳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陳倉庾利病疏　　柳　佐萬曆二十三年四月上

臣惟中都　陵寢在焉猶周之岐山漢之豐沛億
萬年根本之地也額設九衛所官軍以備環衛而其
食仰給鳳陽倉不屹然淮泗之間一都會哉頃法弛
于因循生于積玩陵遲至今而軍士嗷嗷甚矣臣以
固陋蒙　皇上簡拔委之巡視　國計民瘼有槩
于中久矣然不敢以恍惚風聽之言輕爲論列茲一
歲之中體驗頗得其詳敢以擔負已釋而不一效其
款款謹條爲六事冒塵　睿覽伏乞　勑下該部查
議覆請施行地方幸甚臣愚幸甚

計開

一曰議改折查得鳳陽倉粮如江南各府原派折色
者無論已江北鳳廬等四府原坐本色者十之九載
在令甲所將實倉廪濟緩急者賴有此耳邇來水旱
相仍苦輸運遂起而告改折矣膠固不通則人皆效
尤狡猾解戶以改折爲詞然任意延緩不改不已甚
者重賄該司吏書陰受折色而至于通關批廻猶然
本色也此其價不下六七錢而至支放則曰有三錢

之則在矣雖毎月有冊報部然止稱本色收放孰從
而核之是不半爲囊橐之潤乎請自今被災地方果
係八分以州縣重災或應全折或應半折毎石照折
色舊例不得以意增損具文呈報夏災如過四月秋
災如過八月俱不准行若道府報不以實及誑司私
收改折者許巡倉御史查確叅奏伏乞　聖裁
一曰議改放查得各軍月粮本折原無定額蓋通融
相濟其意甚善第聞之萬曆十三四年間毎年止兩
月折色迨後本折相半矣至今則一年之中放本色

僅僅三月耳折色之入毎石米六錢麥四錢而放則
三錢此雖舊例然折色漸多軍士不漸病乎月粮多
者一石少者止三斗是一軍一月僅得折銀九分
中都何地而令軍士倒懸若是請自今著爲令毎年
二季分照例以三錢放本色季分有本色則已無則
以各州縣原解改折米六錢麥四錢之數與之謂之
改折蓋軍士當得之本色而改之以卹民也欲以卹
民而固可病軍乎如曰恐出浮于入倘州縣不改折
亦將以本色之半給之乎卽萬萬不然亦當量爲增

益則寛一分軍受一分之賜矣伏乞　聖裁
一曰平給散蓋錢粮者斂之則民之脂膏放之則軍
之命脉不宜分毫低昂其間也據臣所聞卽如往時
給散班軍月粮毎五十兩有短四五兩有短一二兩
者付領班衛官分折呈驗而必責全數以塞各軍之
口衛官不得已復取償于各軍名曰添封是掩耳盜
鈴也習以爲常恬不爲怪其他可盡信乎宜令自今
但遇分散粮銀不許專用衛官許鳳陽府于首領中
擇賢能官一員先期詳報委董其事毎月具放過數

目及有無短少冊揭申報倘刻削如故御史得以三
尺按之蓋首領隷在府屬在上則難以頤指在下則
不聽其利求軍士或庶幾其沾惠矣伏乞
聖裁
一曰明職掌照得鳳陽重地也軍儲重事也且計日
待支豈容少緩　朝廷　特命御史彈壓而督理
之則錢粮其所專者邇來有司積玩成風漫不留意
已完在官者聽其那移領銀起解者任其花費及至
發覺則又百方覆庇不曰那充官用則曰拖欠在民

必得寬假而後已如不得請則徑申別衙門朦朧完
銷如此是鳳陽倉糧藉猾吏而資奸民也請乞自今
申飭各該有司嚴加稽考如有那移侵欺等弊卽行
申報各巡倉衙門究罪追賠如代爲隱匿妄申別衙
門以圖抵塞者許御史查實參奏伏乞　聖裁
一曰專責成照得錢糧之拖欠責在州縣之玩愒御
史欲時時督之不勝其煩且褻矣各府管糧官非所
該催督一郡者乎舊日未有查比之規無由激勸況
今鳳陽倉逋負日多與日支放不敷恐有脫巾之患

請自今責令各府管糧官每年會計到日將所屬州
縣某本色若干折色若干造冊申送御史印發催督
每雙月將州縣完欠錢糧數目塡註冊內差吏齎比
每州縣管糧官吏有違抗者許府官具文申究御史
復命時卽品功過而舉刺焉則提綱挈領而逋欠積
弊或庶幾少挽矣伏乞　聖裁
一曰裁衙役照得各處解戶言及本色輒蹙額攢眉
百方求脫盖畏積年衙役朘削之苦耳此輩憑城倚
社自謂莫敢誰何肆無忌憚起家鉅富者往往而是

奈何以無辜赤子而聽此輩魚肉也以後御史出巡
細加廉訪如有貪奸玩法干碍錢糧者屬有司徑自
拿問屬分司會同管倉主事拿究正罪此亦懲一儆
百剔蠹安民之機括也伏乞　聖裁

循職掌議軍餉疏　蕭如松萬曆二十八年五月上

臣以固陋待罪留臺仰荷　皇上委之巡視鳳陽等倉竊謂　中都根本重地　陵寢在焉額設九衛所官軍以備環衛徵解各省直糧餉以養官軍綜覈則巡倉御史有專　勑收放則監督分司有專任法至備也倉場利病在前條議者非一人奉行者非一日臣自履任思與各屬諸臣勉圖報塞凡力可行者行之力可禁者禁之一切事體總俟考成而後敢聞于　皇上不欲以恍惚疑似之見嘗試于建

白而數數請也頃因巡屯御史王藩臣綜屯政而議及鳳陽月支三斗軍士改折之苦請增糧值荅得旨倉分司貟外郎張一棟之揭而申其說已經部覆奉有　欽依臣復何言乃分司復難其行而請于部臣近接南京戶部尚書張孟男題揭大意謂三斗軍士加增已無從辨別軍借口比例猶屬艱難其議詳而其慮可謂深遠者惟是疏中有據分司揭稱乞禁改折清通貧則量增之議不煩更張之說夫禁改折清通貧正臣職掌臣所爲與分司計畫而約各屬者不啻三令五申邇來各屬諸臣漸覺奉行若罔有背但地方偶遇災傷改折甚非得已且查改折固便民亦非病軍惟不可沿爲常耳分司既有增糧之議以悅軍心而又欲藉禁折清通以報罷臣恐議論徒多總非實政調停未盡靡所適從無論將來有隱憂即目前三軍希望之心未肯晏然已也臣謹畢其說而請　皇上定畫一之規可乎臣查鳳陽倉設自宣德年間每年額編民糧本色米麥共九萬五千二百石有奇屯糧本色米麥共七萬二千石有奇又民糧

折色銀共八萬八千一百兩有奇而壽亳倉不與焉河南江南各府屬額解折色鳳廬淮揚四府屬額解本色以地有遠近之殊故派有本折之異從其便也本色例給守衛官軍折色例給班漕諸軍以行者樂于輕齎居者樂于資養利其用也本色每石實收實放折色米每石六錢麥每石四錢而給放則槩以三錢餘者存留以備緩急以補通貧此非
祖宗朝剏立收放之微權爲千百年遵循之成憲乎各軍月糧雖多寡不同本折各別而額有定數各守

故常卽月支三斗者無復他議惟因邇年廬鳳四府屬間有災荒暫將民糧本色議改折色每米一石改六錢每麥一石改四錢折解在官而給散于軍每石亦惟照折色三錢之例于是軍士失本色之實受折色之虧枵腹待哺嘖有煩言矣夫糧有本色有折色此定額也本折收放舊有成規誠難以意增減也彼改折者改本色之米麥爲折色之價值不過一時權宜而安得額視之哉若米以六錢改卽以六錢放麥以四錢改卽以四錢放原非損上所有益軍所無亦

只足其應得本色之數耳乃議放者指改折爲折色亦曰留其半以備通融不知改折非額折比也倘民間不遇災不議改而以米麥解也亦將放其半而留其半乎說者又謂民糧改折誠厚而屯糧遇災改折猶然三錢或三錢五分與民糧改折兼放若有不便不知鳳倉額編屯糧卽鳳陽九衛所與兩京衛之軍輸也以軍所改折者還以給軍卽厚薄不等彼何說之詞乎夫法無所因猶曰可諉臣考萬曆二十三年巡倉御史柳佐條陳倉庾利病惓惓乎改折改放二

條曾經戶部覆題內云臣等看得鳳陽等衛軍士護衛 陵寢俯仰所給者獨有月糧耳乃今本色漸少折色漸多况折色之入其值尚厚而放則止給三錢是于民無當而于軍則病甚矣臺臣條議及此無非恤軍戍固根本之意相應依擬咨行鳳陽撫按幷南京戶部劄行管倉主事將鳳陽等衛軍士應支月糧每年本色二季折色二季除折色每石給銀三錢其本色米麥偶遇支盡卽以各州縣原解米六錢麥四錢盡數給散永爲定例巡倉御史按季查核如有

積弊據實題參奉 聖旨依擬行遵守在卷臣詳部覆之意蓋謂折色定額放以三錢給軍不可增其改折米六錢麥四錢給軍不可減也矧二十三年至今僅五易春秋耳覆題得 旨赫然彰明豈彼時管倉者格而未行乎抑行之有碍而漸更乎可行而不行與不可行而不言臣所未解也今若不調停酌定而徒以禁改折淸逋負爲詞萬萬不能箝三軍之口臣查原額本色應給守衛軍士者從前以來每年儘所收本色放盡方改折色未有限季分放本折之

額派民糧本色派在鳳廬淮揚四府除淮揚所屬一
二災疲地方徵輸不前其他各府州縣亦毎照常解
報間或遇災請改雖無本色米麥而有米麥價値猶
之手本色也加以屯糧相兼而放儘足供守衛軍士
二年之需臣以爲今後給放守衛軍士月糧當先儘
本色米麥若當年本色間有改折卽以改折銀兩抵
充本色給放如本色米麥與改折銀兩俱已放盡或
少一二月不足一年之支方補放折色亦止照折色
舊例毎石給三錢諒軍士共聞共見夙知改折與折

色不同既幸得改折之値于額內必不加求折色之
値于額外無論守衛者心服卽他軍亦難比例而生
羡心也伏望 聖明洞鑒詳改折改放之議定畫
一可久之規量入爲出永示遵守則本色非虛名三
軍蒙實惠不議增値而値倍不煩加賦而賦充或亦
庶幾乎補偏救弊之術乎此因部疏增糧之艱臣姑
就事論事以備採摘若謂改折不可全給增糧聽自
聖裁則有南北戶部大臣之疏在焉非臣所能議也
雖然臣猶有說焉古之論治者謂國無三年之儲國

非其國方今海內虛耗倉庫一空無論他方卽
中都重地官軍嗷嗷待哺庫貯歷年折色雖有盈餘
而倉庾本色則至匱乏一有緩急奚以賴焉臣今巡
視倉儲彈壓督理固有專責而錢糧完欠在各州縣
臣以一人耳目之懼不能周非賴共事諸臣同心
嚴督其何有濟臣有末議三款最關軍餉願奉
明旨一申飭之俾臣得畢力焉其一謂糧有定額改
折者偶因災年一行之而人情憚于轉運毎毎藉口
災荒故議改折于有收之年則謬矣請自今嚴行道

府查告災地方果係七分八分以上方許具文轉報
如夏災過四月秋災過八月俱不准改卽係別衙門
批允仍詳臣衙門酌定庶事有專責而改折可禁矣
其二謂糧有定數停徵者偶因災地一行之而人情
喜于逋負年年藉口蠲停故虧正賦于額派之地則
舛矣請自今嚴行道府查逋負地方先年有何重災
奉何明文停免災過之後毎年夏收幾分秋收幾分
應納倉糧因何久逋不報務期設法立限嚴行催解
查不以實責有所歸庶人無推諉而逋負可清矣其

三謂糧有本折同爲軍需而本色爲尤重當此倉庾空竭之時脫有師旅饑饉之厄軍士饔飧無所取給卽欲倍值轉糴以濟臨時之用恐無及矣鳳陽地方雖稱瘠薄而時值有秋米價亦不甚貴無過四錢或五錢可糴一石請自今移知分司除在前貯庫餉銀不輕動外以後每年終確查放除存積銀兩約有若干以十分爲率八分照例貯庫二分糴米貯倉每年先以糴米給軍卽以解到本色補數以寓出陳易新之法仍禁積年倉場衙役不使爲姦蓋此輩憑城倚社罔所忌憚收民糧夙遭朘削之苦收官糧不無阻撓之言敢犯此禁重懲以法行之十餘年倉廩充盈本折俱足無論地方有事無事可備緩急之需而長治久安端在是矣臣事關職掌心切杞憂因部議之陳申芻蕘之獻伏乞敕下戶部如果臣言不謬速行酌議覆題請旨咨行鳳陽撫按幷南京戶部劄行管倉分司遵奉施行地方幸甚臣愚幸甚